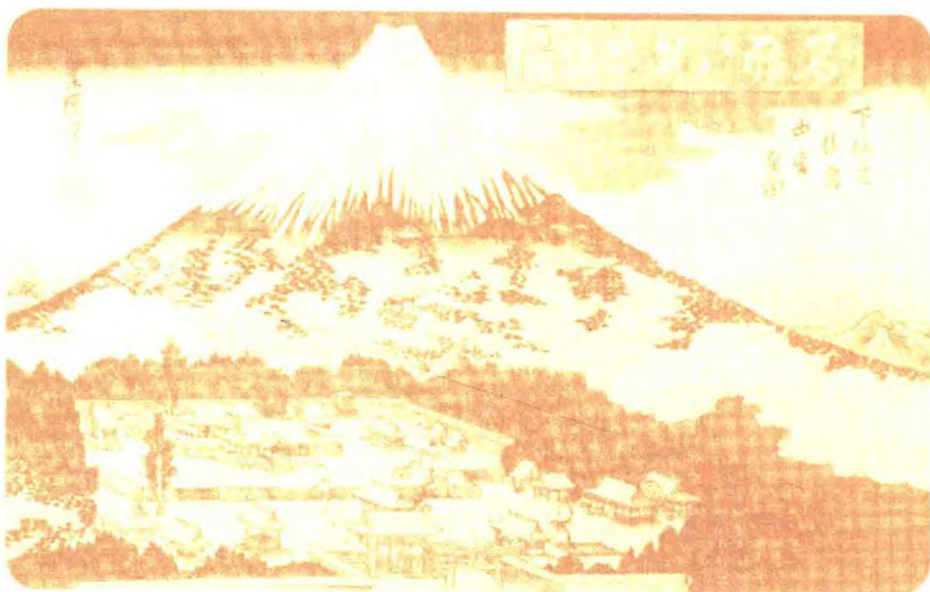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二册目錄（總第41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花園天皇中

嘉吉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結城城兵出戰、京軍擊却之、三日、三星合、十一日、赤松氏奴與大內持世奴相鬪傷、持世怒將攻赤松氏、細川持之調停之、十三日、將軍義敎參朝、十九日、義敎修六字護摩法于室町第、二十日、萬里小路高倉火、二十三日、幕府命東寺祈關東平定、是月、太宰少貳嘉賴卒、子敎賴嗣、將軍義敎削嚴島神封、予之安藝守護武田信賢、二月二日、信賢就封、社司拒不納焉、九日、將軍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十二日、命安倍有清修天曹地府祭、禳辛酉厄、十七日、改元、將軍義敎修不動准大法于室町第、十八日、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十九日、釋奠、將軍義敎如

神祇伯雅兼王第、是日、義敎怒伶人東忠右當無禮、近臣斬之、忠右妻聞之自殺、二十三日、義敎宿禱北野社、二十七日、畠山持國叙從三位、二十九日、住光院火、是月、室町第有怪異、三月二日、將軍義敎訪大僧正義承于圓融院、六日、修法于禁中、京師訛言、明日雨毒、幕府令禁飮水、七日、堀川火、八日、鎌倉執事上杉清方與告稅所某、獎勵其功、圖報效、九日、將軍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禳辛酉厄、十日、義敎謁石清水宮、十三日、修後白河帝忌辰法會于長講堂、島津忠國遣樺山孝久等、圍前大僧正義昭于櫛間永德寺、義昭自殺、時年三十七、義昭義滿第六子也、慈仁愛人、有大度、爲僧居大覺寺宇智院、又住仁和寺西院、任大僧正准三宮、義昭密使人約菊池大村諸族、起兵遙爲聲援、菊池答曰、結城不下者二歲者、天下必動搖、可以乘而起也、二十一日、帝患痘瘡、修孔雀經法于清凉殿、禳辛酉厄、二十三日、將軍義敎謁皇太神宮、義

敎疑北畠氏匿義昭、親詗察之也、是月、嚴島社僧起亂、武田信賢擊平之、夏四月二日、有盜入春興殿、竊內侍所鈴及宮人衣服、而棄鈴於月華門而去、近歲偸盜屢入禁內、宿衞廢弛、不能捕獲、因命幕府戒飭諸門衞士、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鞍馬、三日、前下野守東益之卒于周防貶所、子常緣嗣、益之善和歌、常緣又能傳和歌、十日、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宮、島津忠國送致前大僧正義昭首于京師、首壞敗不可辨、將軍義敎召義昭侍童視之、侍童涕泣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檢之果然、義敎大悅、公卿以下參賀幕府、義敎怒庶母藤原氏不參賀、奪其邑、十三日、帝病愈、義敎獻劒賀之、幕府賞島津忠國功、以琉球國爲附庸、賜手書及劒馬等、又賜物于老臣五人、因命忠國搜捕義昭餘黨、十六日、上杉清方督諸軍攻結城、城兵竭力固禦不撓、及戰酣、城中有反者、縱火于樓、會暴風、煙焰漲空、城兵驚擾、諸軍乘之奮擊、城陷、城將結

城氏朝、子持朝、光久、及里見家基、一色、宇都宮、桃井等一族死傷者、男女三百八十三人、士卒一萬八千九百餘人、氏朝時年四十、春王安王變作女裝逃出、爲長尾實景所擒、初持氏之死、春王弟永壽王六歲、瑞泉寺僧昌在懷之而逃、潛匿信濃、依大井持光、及氏朝起兵、持光送之結城、至是、乳母懷永壽、匿于伊佐、亦爲小山小四郞所擒、氏朝季子重朝、生僅三歲、家人多賀谷氏家懷逃走常陸筑波、憑佐竹義俊潛居、家基子曰義實、雄傑有策略、適乞援於三浦氏、聞城陷父死、乃航海奔安房、匿白濱、十七日、上杉憲信、長尾昌仲攻古河、野田氏行聞結城陷大軍到、乘輕舸遁去、矢部大炊助留鬪死之、上杉清方檢結城氏朝等首、報捷幕府、清方褒水谷隆持忠死、索子道通、繼隆持後、二十八日、公卿已下參賀幕府、是月、幕府與書于伊達持宗、結城氏直等、責其不會結城師、五月二日、將軍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四日、梟結城氏朝等首二十九

于六條河原、公卿已下參賀幕府、五日、賀茂競馬、九日、修不動法
于禁中、將軍義敎修大般若經法于室町第、是日、張猿樂祝結城
平定、十日、法華堂火、十一日、六角滿綱第火、十二日、大外記舟橋
業忠侍講春秋左氏傳、十五日、無雲而雷、十六日、長尾實景護送
春王安王抵美濃垂井、將軍義敎遣萩野美作、小早川春平戮于
途、遇之垂井、護將長尾實景乃入金蓮寺、進浴二孤、二孤亦知其
意、正坐受刄、春王年十三、安王十一、送首於京師、傅母長尾氏自
初逃日光、至是不須臾離側、遂就虜抵京師、義敎使鞠問持氏他
子所在及與黨、不應、遂齧舌而死、十九日、義敎檢春王安王首、公
卿已下參賀幕府、二十日、大雨洪水、四條五條橋墜、長星孛于西
方、長數丈、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三條實雅饗義敎
于其第、賀義昭伏誅及關東平定、二十五日、幕府遣僧梵桂于鎌
倉、二十六日、祈晴、細川持之饗將軍義敎于其第、賀關東平定、二

十七日、義敎修普賢延命法於室町第、二十八日、皇妹性恵尼寂、
六月三日、八幡社務宋清饗將軍義敎于京師別院、五日、皇女某
入安禪寺爲尼、六日、風雷雨雹、祇園會大鉾三本折、七日、祇園會、
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臨于京極高數第、十三日、三條室町有
光怪、十四日、幕府斬足利安王春王傅小山大膳大夫等于六條
河原、十七日、因幡堂成、是日、復藥師像、勅封其帳、幕府遣僧等金
于薩摩、重賞島津忠國誅義昭功、賜劒馬、十八日、加賀守護富
樫某獲譴幕府遁、既幕府褫其封、與之弟某、二十日、奉幣于二十
二社、禳辛酉厄、二十一日、將軍義敎修仁王經法于室町第、二十
三日、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又詣雲澤軒、二十四日、播磨守護赤松
滿祐弑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敎、義敎爲人猜暴、以盛氣馭下、既滅
關東、意益驕、自謂爲父祖所不能爲、天下無復足畏者、滿祐之與
持貞爭也、及持貞死、遂并其邑、持貞兒子貞村、幼喪父、邑除、義敎

見其美姿容、收爲近侍、甚寵之、曰、家兄庇其庶、吾則庇其嫡、自有
別也、因疏斥滿祐、滿祐形貌矮陋、義敎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
嘗侍宴醉舞、謠曰、軀矮勿侮、三國之主、義敎愈憎之、義敎畜猴、每
滿祐入、輒使人放猴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心深怨義敎、而不形
顏色、時幕府多怪、有狐夜鳴屋上、又有小人長二寸許、來集燕室、
群戲百狀、爲猿樂奏鵜飼曲、衆就執之、四散不見、初一色義貫、土
岐持賴之見殺也、天下以爲冤、義敎屢夢二人爲祟、至是臨水又
見二人影、心甚惡之、貞村已壯、寵之不衰、遂欲割滿祐邑予之、將
就其第論意、從容謂滿祐曰、聞汝園之鳧乳矣、可一觀否、滿祐佯
喜請期、期六月二十四日、滿祐從子曰敎祐、爲幕府近臣、微聞削
邑之議、以告滿祐、滿祐大怒、於是與長子敎康及老臣等議曰、吾
宗積功於將家、將家遇我亡狀非一、我伏受其制、何所底止乎、吾
欲先發行大事、汝等爲我努力、敎康等贊之、上原對馬諫、不聽、乃

伏甲三百於第中、而請義敎、義敎即往、置隨兵于門外、獨與朝貴
諸將入、置酒高會、觀猿樂、奏鵜飼、時已薄暮、第中有呼曰、廐馬逸
矣、因急闔門、門闔而甲發、義敎將起、敎康則賴耦進、執其左右手、
伏之曰、今日之事、公自取之、安積行秀自屏後出、揮刀斬其首、一
坐拔刀起、起者輒見殺、相殺者又數十人、中納言三條實雅、斯波
義廉、大內持世被創、越垣而逃、細川持之、細川持常等皆逃去、京
極高數、山名凞貴死之、隨兵皆潰、管領細川持之馳使就近臣奏
其狀、滿祐既弑義敎、欲待府兵來討戰死、而諸將士悉聚幕府、惶
惑不知所出、旦日、滿祐乃以浦上宗安、中村彈正等三百騎出京
師、至攝津中島邑、葬義敎首于崇禪寺、而西歸播磨、據白旗城、滿
祐命構木山城、使赤松龍門寺、上原備後守守但馬口、常陸彥五
郞守一谷盤坂、能登守國祐守丹波三草口、以備焉、自是幕府以
鵜飼爲亡、不列樂府也、義敎薨年四十八、二十六日、諸將會議幕

府、迎義敎子義勝于伊勢貞經第立之、甫八歲、管領細川持之爲補佐、翌日議討賊方略、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陣須磨明石、山名持豐自大山口進、山名凞高、山名敎之率因幡伯耆兵繼之、兵凡五萬人、足利直冬之孫義尊在蔺原、赤松滿祐遣則賴迎之、義尊兄弟乃以兵五十至、滿祐推爲主將、將攻京師、既而備中守護細川持常兵斬義尊弟僧某、送首于京師、幕府下令諸國關吏、捕義尊弟傳檄者、二十九日、贈故將軍義敎于太政大臣、興福寺僧攻東大寺、燒其諸坊、別當公顯逃不知所之、法眼見賢潛匿京師、興福寺訴見賢舊惡于幕府、請獲之甘心、是月、以將軍義敎葬、令斷機於海內、夏、麻疹流行、秋七月四日、先是畠山持國爲其部下遊佐勘解由左衛門、齋藤因幡所讒、得譴幕府、遁河內、幕府與其封邑于異母弟持永、至是持國罪釋、將還京師、遊佐齋藤懼、勸持永及母弟持富、聚兵自備、管領細川持之慮生變、遣畠山滿

則、僧用江諭解持國、持國請誅二人、時持永部兵多去屬持國、持富亦潛走河內歸之、持永與遊佐齋藤出奔越中、國人拒不納、六日、葬足利義敎于等持院、諡普廣院、七日、藏人頭藤原長淳、藏人橘以益、棄官爲僧、十日、幕府赦得將軍義敎譴者、十一日、赤松滿祐遣書管領細川持之、請受兵自殺、持之斬其使、是日、幕府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等、自攝津進討滿祐、十二日、山名持豐部下橫行輦下、掠奪財物、幕府命禁之、不肯、細川持之將發兵擊之、持豐懼謝罪、十三日、命賀茂在方行泰山府君祭、祈禍亂鎭定、十四日、越智維通子某與畠山持國謀、擊楢原某走之、十八日、附御衣及宸筆壽量品于泉涌寺、資足利義敎冥福、二十三日、修佛眼法于禁中、禳辛酉厄、二十五日、赤松某陣兵庫、賊兵來襲、某擊敗之、二十六日、京師訛言、赤松滿祐入寇、幕府戒嚴、二十八日、幕府遣山名持豐、伊豫守護河野某等、自丹波但馬進討滿祐、先是上杉房

定與諸將議、請立故足利持氏季子永壽王爲關東主、至是幕府欲赦以爲鎌倉主、會播磨亂、命入京師、措土岐持益第、周防長門豐後筑前守護大內持世卒于京師、滿祐之亂、持世被創、病亟遺言、我偸生至今日者、欲殄逆賊也、而今奄先朝露、何憾如之、宜速發兵討賊、吾死之後、裹尸瘞埋、勿修葬事也、持世無子、以姪敎康爲嗣、二十九日、幕府咒詛赤松滿祐父子于太神宮、八月朔、詔管領細川持之曰、滿祐法師及敎康、搆逆謀於私第、亂人倫之紀綱、拒王命於播州、招集天吏之干戈、迅發軍旅、遄報捷、盡忠於國、致孝於家、惟在此時、莫弛日時、與賊通者、虜有攸赦、以將軍義敎薨、勅停親王公卿已下八朔贈遺、三日、北畠顯雅叙從三位、幕府復畠山持國封邑、是日、持國至京師、甲斐某至自遠江、幕府與十市遠淸于其父食邑、六日、不豫、七日、故將軍義敎夫人日野氏、修如法念佛於淨花院、資其冥福、九日、太神宮神人與祀田吏鬪爭、多

死傷、十三日、釋奠、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五日、平岡祭、鬪爭有死者、十九日、賜名足利義勝、叙從五位下、義勝獻沙金及劍馬、因又賜劍馬、細川滿俊航海攻赤松滿祐、燒鹽屋關、滿祐聞赤松貞村來、大喜曰、豎子來、吾所願也、乃遣兵逆擊于蟹坂、大敗之、二十一日、先是滿祐出兵備前美作、與堺和某、松田某、勝田某等戰、是日、美作捷報至京師、二十二日、細川持常等進與滿祐次子則尙戰、敗退于人丸塚、滿祐悅曰、京軍怯也、我奉蔺原御所、長驅而進耳、二十四日、滿祐遣長子敎康攻人丸塚、持常與之戰、不利、幕府賜采地安堵狀于少貳敎賴、筑紫滿門、二十五日、大風、二十六日、細川敎春、吉川經信等奮戰、敗賊于蟹坂、二十七日、大外記舟橋業忠侍講春秋左氏傳、晦、前大僧正義承爲准三宮、山名敎豐與賊戰于田原口、互有殺傷、是月、平泉寺僧與豐原寺僧鬪、畠山持國遣兵擊弟持永于越中、不克、既而持永爲僧匿播磨、土人殺之、

送首于持國、幕府以京極持清為侍所、持清立榜申禁博奕、若伴為僧裝、若捕魚于鴨川白川者、九月十日、先是山名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阨守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山名氏冒嶮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減、持豐則收牛數百頭、縛薬為人、跨牛背、驅赴敵陣、精兵數百、皷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薬人為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持豐進入播磨、連陷諸砦、先衆至白旗城、城兵逃降略盡、滿祐弟義雅出城而降、士卒胥謂、親族且然、況於他人哉、各爭先離散、勢氣益屈、是日、滿祐謂教康曰、敵軍日滋、我兵時損、城叵保有、我將自殺、汝適伊勢、宜憑國司、彼與我同宗、必不防禦、若不納則逃詣熊野、為僧以可俟時、教康辭曰、小子縱免死、乃翁既歿、則何以忍生、只請偕從、滿祐忿曰、汝不從則義自是絕矣、教康不得辭而去、滿祐顧安積行秀曰、城殆陷邪、曰、未、

猶且急、滿祐終自殺、年六十一、親族從死者六十九人、行秀收尸骸、與餘兵十三人登城樓呼曰、手刃將軍者我也、欲鬪乃來、山名景安怒、射劒柄、行秀跳出力鬪、所嚮草靡、斬景安弟景光、而入城縱火、自割腹攫腸自殺、持豐兵赴烟中、取滿祐及行秀首而去、城陷、教康遁奔伊勢、則繁航海奔朝鮮、足利義尊逃亡不知所之、是役也細川持常為總督、持常與滿祐有姻、自以一軍居前、逗遶不進、而武田信賢、赤松貞村在後軍、以故皆無功、貞村已不能死難、討賊亦無功、議者譏焉、十二日、先是京畿民群起、稱行德政、所借錢財並子母莫還、所質衣物亦不得出錢償、縱火抄掠、所在紛擾、諸國倣行、良民不便之、愁訴日甚、人始思亂、是日、幕府令行德政、島津忠國自末吉歸鹿兒島、逐弟持久、持久據谷城叛、高木章家、市來久家應之、是日、持久遣誓書于樺山孝久、十八日、山名持豐送致赤松滿祐、及安積行秀首于京師、是日、足利義勝檢之於伊

勢貞國第、公卿已下參賀幕府、二十一日、勅梟滿祐行秀首于四條河原、明日梟赤松義雅、及弟僧龍門寺首于六條河原、是月、幕府論功、賜播磨於山名持豐、美作於山名教清、備前於山名教之、其他賞賜有差、自明德應永二役、山名大內氏皆微、至此復興、持豐自平賊、恃功專橫、管領不能制、伊豆守赤松貞村卒于播磨、貞村為義教被眷遇、會弒逆之日、力不能抗、又不能殉、幕府議不加賞罰、又不問是非、當歲初獻椀飯、傍人或嘲之曰、發椀飯精力於播州、對滿祐縱一矢、過於式裝華麗遠矣、貞村聞之憂愧悔慚、遂成病而卒、閏月五日、幕府修義教百日忌辰法會于等持寺、伊勢國司北畠教顯誅赤松教康等、是日、送致其首于京師、因梟之六條河原、六日、大水、十日、幕府定德政條目、二十一日、諸將凱旋京師、二十七日、駿河守護今川範忠侵掠遠江地、遠江守護斯波義廉遣使責之、冬十月八日、以太多御厨賜權大納言洞院實凞、代

其采地英比鄉、筒井順弘、成身院僧光宣、與其徒有隙、走立野、是日、光宣弟順永請幕府、承筒井氏宗、光宣與之和、十一日、播磨守護山名持豐遣守護代垣屋某就國、十三日、御黑戶、賦和漢聯句、賜酒侍臣、十四日、幕府命大內教弘、大友親綱、志賀親賀等、擊少貳教賴、大友持直等餘黨于豐後、二十日、足利義勝避方忌于伊勢貞國第、遂臨細川持之第、留二日、二十三日、義勝自細川持之第移于室町第、嫡母藤原氏徙于北小路第、公卿已下參賀、十一月朔、勅以前月晦日為是月朔、廢朔旦冬至之儀、二日、以前內大臣久我清通為氏長者、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足利義勝修佛眼大法于室町第、是月、內大臣西園寺公名罷、十二月七日、權大納言花山院持忠為內大臣、十二日、幕府命樺山孝久、禰寢重清等、援島津忠國擊其族持久等、十七日、幕府以金剛峯寺寺田近木庄為守護不入地、二十三日、前內大臣久我清通為

奬學院別當、二十五日、相國寺僧乾珍寂、賜諡號曰圓乘宏濟禪師、二十六日、幕府還付東西九條地頭職于東寺、充其造營費、二十九日、下總守岩城親隆卒、是歲、一色義貫遣黨侵若狹、幕府命吉川經信出兵援武田信賢、經信戰于小濱、敗之、安房亂、里見義實討平土豪、取其地、

山縣禎曰、義敎嘗殺一色義貫、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爲冤、世傳、義敎屢夢二人爲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貫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遁、亦有其理焉耳、

賴襄曰、叛逆罪也、逆至於弒、大罪也、故行弒逆者、不論而可、可論遭弒逆者之所以速之、足利義敎之所以遭弒者安在、在其

待將帥無恩意耶、驕而不加禮矣、信讒殺之矣、使人人自危、雖無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焉、襄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權威不立也、義敎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太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弒焉爾、曰、信長則然、義敎則不然也、義敎自以爲威權已立爲可恃也、不知足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闕一、而義敎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愛而畏之、是以無凌犯之禍、不然、行道之人耳、何所不至、雖然、唯可畏也、而後可愛、可愛而不可畏、則其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也、以義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夫妻、人人知之、不知非所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狃、狃則輕之、輕之之至、心鬻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斃之、以從其所私者、皆非初不愛其

夫者也、不畏之者也、足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數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怒、不足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義滿之世、威令稍振、諸將莫不敢戴上者、而義持庸懦、幸時無事、優游宴晏、寵赤松持貞、滿祐與之訴而不得直、怒焚其第、據邑而叛、下敎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足利氏之威權、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義敎則以爲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復致其怨叛、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塡胸、而義敎不以爲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我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從子、欲諭滿祐割予之邑、爲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鬻叛焉、莫我能誅也、今弒焉、誰能禁我、是其所以敢剚刄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雖赴討、亦忸前役、逗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興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

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足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義持義敎、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發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縱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敎以緇流入嗣、好兵嗜殺、滅同姓、殺羽翼、關東遂爲上杉氏之有、取於彼、與於是、仁者不爲、而況於取諸同姓、與諸異姓者乎、不仁之甚也、數出兵於四方、殺戮無辜、殺一色義貫而奪其妻、水中之怪、小人之妖、不可謂無餘殃、宜哉爲赤松滿祐所弒、可不戒哉、

二年壬戌、春正月十四日、在狂僧入禁中、二十一日、地震、幕府命東寺禳其災、修不動法于禁中、二月十四日、地震、十六日、足利義

勝讃書始、及手習始、二十日、一條猪熊法華堂火、二十七日、多武峯廟鳴動、其像破裂、三月十七日、前下總守細川頼重卒、二十二日、奏樂、二十三日、內大臣花山院持忠罷、右近衛大將、二十五日、權大納言洞院實凞兼右近衛大將、滿季之子也、是月、東大寺修西室坊址、興福寺僧遣七鄕民毀之、是春、幕府遣使于明、夏五月三日、武者小路火、十四日、幕府梟逸見某首于六條河原、十七日、大水、二十五日、皇子成仁生、二十八日、竹田民與伏見民爭鬬、六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帝受笙于前權中納言藤原季保、十四日、奏樂、十七日、大僧正增運爲准三宮、二十四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足利義教冥福、七日、二十五日、足利義勝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幕府罷管領細川持之、以畠山持國代之、是月、幕府命東寺禳明年三星合厄、幕府徵收酒稅、秋七月七日、和歌會、奏樂、八月四日、攝津丹波土佐讃岐守護細川持之卒、子勝元嗣、九日、

釋奠、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卒、老臣常葉壹岐守矯命立次子宗康、嫡子持長攻殺之、代立、十五日、杵築大社成、遷神于正殿、是月、疾疫流行、號曰三日病、多武峯廟復鳴動、冬十月二日、太白犯南斗第五星、七日、幕府遣飯尾貞元等于伊勢、諭國司北畠敎顯、及太神宮神人、止爭鬬相轢、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令一月六次受訴狀判決之、十五日、帝患癰、畠山持國進醫下鄕淸阿、下鄕診曰、宜可鍼也、而難犯聖體、權中納言三條實雅、中御門宗繼、中山定親議謂、置針博士正爲此也、遂使下鄕進針、是日、藏人頭中御門明豐捧告文於多武峯、謝是春二月鳴動、且祈大織冠像破裂、讀告文七遍、求瘳、行內侍所神樂祈不豫、十六日、奉幣伊勢、禳明年三星合厄、十七日、行臨時神樂于內侍所、禱不豫、十八日、命陰陽頭賀茂在方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禱不豫、十九日、奉幣七社、禱不豫、修金剛童子法于淸凉殿、又命諸社寺禱不豫、鳴河

合社神鏡失、二十日、地震、二十五日、帝病愈、賜砂金一盆于醫下鄕淸阿賞之、幕府命入來院重長、吉田若狹守、援島津忠國擊其族持久等、是月、管領畠山持國置匭函於府中、受諸國訴訟、每月六次與評定衆判決之、人以爲便、三河守護仁木滿將卒、十一月七日、從五位下足利義勝加首服、是日、任征夷大將軍、敘正五位下、爲左近衛中將、十一日、筒井順弘與僧光宣爭河上關務代官職相鬬、順弘敗走、幕府遣飯尾貞連、松田持鄕處分之、十三日、將軍義勝弓始、及乘馬始、十二月十三日、義勝受孝經于大外記舟橋業忠、是日卒業、與業忠于劔馬、十五日、幕府命志賀親賀等捜索少貳敎頼、大友持直、大內敎幸等所在、二十四日、卜豐受太神宮盜、及吉田社第三神殿服失、鼠嚙第四殿神服、是冬、會津大雪、是歲、大島噴火、

三年癸亥、春正月二日、將軍義勝奉其母藤原氏臨畠山持國第、

六日、義勝敍從四位下、八日、乘南法橋御所前地火、十日、公卿以下賀正幕府、十一日、地震、十二日、四天王寺太子堂火、初天王寺上部與中部爭論、中部據諸堂、縱火燬太子堂、御影堂、鎭守十五社、三昧堂等、二十六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七日、觀松柏于禁中、二十九日、高辻堀川油小路火、二月三日、勘解由小路火、五日、石淸水宮有光飛南北、八日、幕府斬塔森船渡代官山本彌次郎、以德政首謀也、明日以片岡次郎三郎代之、鳥羽民唱德政者皆逃、十四日、冷泉西洞院火、十九日、押小路火、延及三條坊門、二十八日、先是富樫安高與其兄介入道爭加賀守護職、諸將各有所黨、守護代山川八郎怒管領畠山持國援介入道、放火作亂、時有訛言、小倉宮通謀、京師戒嚴、是日、八郎請安高兄弟分領一國於幕府、自殺謝罪、是月、先是越智春童援筒井順弘、逐僧光宣筒井順永、順弘乃還筒井、族人及其黨叛殺順弘、式部大輔二階堂行嗣卒、

子爲氏嗣、三月二日、雨五穀、八日、萬里小路富小路火、十日、霖雨大水、文章博士東坊城益長侍讀史記、十一日、召公卿觀花于禁苑、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二日、將軍義勝弟義觀入聖護院爲佛弟子、二十六日、祇園社僧與榊房杉本房等爭鬪放火、杉本房等死者三人、二十七日、奏樂、夏四月朔、山田若宮火、十一日、松尾祭、明日松尾神人與駕輿丁爭鬪、死傷數十人、二十七日、以春日社羽蟻起、奉幣謝之、二十九日、勅施藥院使丹波盛長檢覈藥稅、是月、妖星見、五月朔、日有食之、建仁寺塔頭火、五日、賀茂競馬、鳥羽民與橫大路民爭鬪、六日、室町高辻五條火、七日、小倉宮薨、九日、祈雨、十日、岩城左馬助與族人有隙自殺、幕府命石川中務少輔與左馬助弟彥次郞謀、鎭定衆情、十二日、祈雨、十四日、有群蛙鬪、二條堀川、十八日、有女盜入禁中、捕附之幕府、二十日、霖雨大水、二十一日、祈晴、二十二日、大水、人畜流死者多、二十九日、修理大夫

最上滿家卒、子義春嗣、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六月五日、武內祠白蛇死、十一日、時朝廷虛耗、以無資用罷月次祭神今食、十二日、大外記舟橋業忠侍講春秋左氏傳、是日卒業、宸筆跋其卷尾、十五日、幕府以義敎大祥忌在近、逆修曼陀羅供於三寶院、十九日、朝鮮遣使來聘、管領畠山持國議謂、朝鮮來聘、課天下出賦役、今將軍幼冲、未能視事、不得課賦役于諸侯、宜還其使、大外記舟橋業忠以爲朝鮮通貢其來尙矣、今還其使、頗失事體、然上古遣使貢獻、而近世托事聘使、來爲互市、且其牒狀殊乖舊典、宜檢索故事、責其無禮却還之、乃遣使諭之、使者曰、爲弔喪來、非求互市也、遂許來見、是日、將軍義勝見之室町第、使者因訴赤松則繁侵掠其國、二十日、地震、二十四日、勅修法華五種行及曼陀羅供于泉涌寺、資足利義敎冥福、幕府修法會于諸寺、將軍義勝詣普廣院、是夜大風、二十七日、修法于宮中、禳三星合及地震厄、不豫、箸尾

辰已殺姪春代奪其宗、辰已徒黨攻之、是月、內大臣花山院持忠罷、秋七月二日、賀茂社大樹僵、帝疾愈、賜劒馬于醫下鄕賓忠、朝鮮使祭故足利義敎于相國寺、七日、奏樂、十八日、將軍義勝病、修五壇法及泰山府君祭、又發使七佛藥師禱其病、二十日、大雷雨、賀茂社樹枯千餘株、二十一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勝卒、義勝幼喜騎馬、左大臣一條兼良諫止、弗聽、卒墮馬死、年十歲、謚慶雲院、贈左大臣、時都鄙人心危疑、管領畠山持國盡心補戴、事無巨細、皆決於持國、義勝母卽小辨、讒殺一色義貫者、世稱義貫爲崇云、二十二日、粟田口火、二十三日、送足利義勝柩于等持院、是日、諸將會管領畠山持國第、奏立義勝弟義成、時年甫八歲、帝賜之劒馬、公卿已下參賀幕府、大舍人寮火、二十四日、三條高辻火、二十八日、赤松滿祐餘黨、推其族敎政爲主將、作亂、幕府遣山名持豐討之、敎政力竭、是日自殺于有馬郡、二十九日、葬足利義勝于等

持院、八月二日、二星合、四日、卜石淸水神殿鼬嚙殺蛇、五日、一條火、石淸水猪鼻山大木自倒、樹下蛇多死、十一日、先是石淸水宮廏有怪異、命神祇官及陰陽寮卜之、是日、修五大空虛藏准大法于禁中、禳二星合及怪異、十六日、炎旱、井水涸、祈雨、二十二日、先是幕府及諸將第有怪異、是日、足利義成生母藤原氏宿禱五大堂、遂移烏丸資任第避之、二十三日、暴風雷雨、二十六日、幸東洞院殿、晦、故將軍義勝生母藤原氏修法會于等持院、資義勝冥福、是日、足利義成修孔雀經法于仁和寺、是月、毒蟲害禾、九月四日、大風洪水、十六日、先是僧光宣與古市胤仙有隙、使十市遠淸擊胤仙、是日、胤仙與井戶某豐田賴英攻光宣于奈良、光宣弟實意等與戰敗走、前大僧正經覺就幕府奏請、罪光宣兄弟及其黨箸尾辰已等、命小泉重弘及賴英、胤仙掌奈良雜務、褫光宣河上關務、直屬之大乘院、十八日、將行北野神輿迎、以西京民嗷訴幕府、嘯

聚其祠、不果、是日、園城寺僧徒亦嗷訴、據金堂、二十二日、市原野民狩鹿山野、與山名教清部下爭鬪、殺傷數十人、教清族人山名教豐聞變發兵往擊、細川勝元、土岐持益、赤松滿政、六角滿綱等援之、放火民家、戰、遂不克、死傷甚多、二十三日、修法于宮中、先是前權大納言日野有光獲罪于幕府、褫封、是夜起兵、入禁中、奪神器、擁尊義王、據比叡山、先是尊義王初爲僧、爲萬壽寺派海弟子、稱金藏主、嘉吉中、吉野兵奉王爲南方主、還俗潛稱帝、是歲七月、十津川餘黨、及河內紀伊國人擁尊義、密謀恢復南朝、日野有光爲之內應曰、無三神器、則不可爲帝業也、於是赴會者三百餘人、是夜大和河內紀伊國人潛入京、分作二隊、襲土御門內裏、自西門入、楠木二郎率一隊、侵入清涼殿、越智某一隊入局町、縱火、事起倉卒、衆驚騷、無能拒者、一卒執薙刀逼帝、目眩而殪、餘衆見之不敢進、甘露寺親長、藤原秀春、揮劍拒禦、帝微服由唐門避之于

參議正親町持季第、而徙權中納言廣橋兼鄕第、轉幸前關白忠嗣第、南兵奪三神器、幕府聞變遣兵擊之、南兵敗逃、東門守衞黑田高滿逐之、復神鏡、南兵數百人捧神璽、登比叡山、奉尊義稱南帝、據根本中堂、移檄集兵、僧徒告變、幕府命擊之、二十四日、朝廷亦下詔延曆寺討之、二十五日、幕府軍議、乃遣畠山持國擊之、二十六日、延曆寺僧徒變約倒戈、攻擊甚急、楠木越智等皆戰死、尊義有光遂自殺、捕斬其黨、傳首京師、幕府奉勅捕有光子參議資親及其臣隷、是夜、帝還幸貞成親王東洞院第、伊勢禰宜言、二十三日夜、皇太神宮馬逸厩、流汗而回、二十八日、斬日野資親等五十餘人於六條河原、是夜、淸水寺僧心月拾寶劍獻之、初兵之入、帝親換蒔繪劍於神劍、封錦囊而棄之、故兵察其非眞、附匿名書棄去、明日幕府下書賞護正院僧徒戰功、尊義有三子、曰尊秀、曰忠義、曰尊雅、尊義自裁後、吉野民奉神璽、擁尊秀、稱南方新皇、或

稱自天親王、居北山莊大河內、稱北山宮、擁忠義于河野谷、稱河野宮、人稱南方二宮、私建元曰天靖、

山縣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光明帝、是皆傚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元中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而作亂者、有謀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與南朝爲名、自尊氏立二帝以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作俑、而高時尊氏傚尤、其罪不亦大乎、

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幕府疑後龜山帝孫勸修寺權僧正教尊與尊秀王反、遣兵執之、斬坊官二人、收十六人、其黨慈尊院大僧正弘繼、報恩院權僧正隆寬先遁、又捕相國寺僧瑞藏主斬之太田、

幕府修仁王經法于仁和寺、十日、安東盛季背南部義政、逃蝦夷、十三日、管領畠山持國辭職、幕府不聽、勅賜劍于持國賀之、時禍亂既平、訛言不止曰、公卿諸將多與賊者、幕府遣兵、捕潛匿于八幡賊、二十三日、幕府獻故將軍義教遺器數種、二十九日、祈神璽還宮于東寺八幡社、十一月二日、幕府修足利義勝法會于三寶院及等持寺、七日、淀納所民與豐田江尻民鬪爭、放火江尻、八日、地震、十三日、奉幣伊勢、奉神馬逸有徵、二十二日、不豫、二十五日、左衞門權佐日野重政卒、贈內大臣正二位、晦、皇居解嚴、是月、西宮戎祠門隨身倒、將軍塚屢鳴動、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十二月八日、內侍所修營成、遷神主、十三日甲午、造皇宮、先是祇園祠巫女作神語曰、予護衞皇宮、免難、且云、宜以甲午日營作宮、蓋從巫言也、而因兵禍相尋、邦家多事、不果、幕府奏右近衞中將藤原秀春護駕避難之功、賜中御門油小路地、以幕府所獻象牙製笏、二

十五日、河崎火、內侍所神樂、及臨時神樂、二十九日、貞成親王自一條東洞院、移土御門高倉第、是歲、足利義成弟義尋入淨土寺爲佛弟子、對馬島主宗貞盛與朝鮮約互市、每歲遣船五十隻、若須外遣船、謂之特送、朝鮮歲給米豆二百石、自是交易不絕、朝鮮交易之進船、以對馬守護信牌爲證、擬于此、我邊民侵明浙東、

文安元年甲子、春正月、七日、赦輕囚、十八日、宮中修爆竹禮、幕府命管領畠山持國、衞四足門、二十三日、修不動法于宮中、二月五日、改元、赦囚二人、詔曰、每歲以仲春十七日始治獄、頃日國家多端、舊規弃廢、自今以後以十二日始聽訟、二十日、以皇弟貞常爲親王、二十六日、前大僧正經覺遣越智某、率兵襲僧光宣、筒井順永等、不利、經覺懼奔嵯峨、既光宣弟僧實憲等攻興善院、與古市胤仙兵戰敗死、三月四日、雨豆、八日、肥後守菊池兼朝卒、子持朝嗣、十一日、發山陵使、告去年皇宮火、今年甲子革命、十七日、奈良

大水、大木僵、寺殿壞、夏四月朔、大外記舟橋業忠獻氷于朝廷幕府、四日、攝津滿親第火、七日、延曆寺僧徒有所訴、據釋迦堂、幕府判之、事遂寢、十日、雨雹、大如棗、幕府命陰陽頭賀茂在貞行天地災變祭、禳甲子革命、十三日、東京商人與西京商人爭事相訴、不勝、怒據北野社、幕府遣侍所京極持賴捕之、商人縱火鬪死、殺傷交多、燬北野社、延燒西京、二十五日、遷北野神于假殿、二十六日、所生從三位庭田幸子爲准三宮、二十七日、地大震、太白鎭星相犯、是月、熊野皇子阿須嘉祠牝鷄晨、竹田莊兩方塔汗、尋卜之軒廊、五月五日、賀茂競馬、神人與朝倉部下鬪爭、六日、贈故外祖父右近衞少將從四位下庭田經有于左大臣從一位、六月五日、前大僧正經覺築城鬼薗山移焉、十三日、先是幕府遣松田貞清、飯尾貞連等、擊僧光宣、筒井順永、是日、攻高山、殺光宣黨小泉重弘、既順永等赴援高山、貞清貞連還京師、言難勦滅之狀、二十五

日、造北野社、閏月二十一日、幕府以深恩院寺田苔生、比志賀、松岡名等、爲守護不入地、二十三日、彗星見、秋七月朔、近江守護六角持綱家臣訴其主持綱無道、逐之、近江亂、七日、命僧祝修法、禳彗星變、十日、先是美濃守護土岐持益殺其守護代戶島高景于京師第、是日、高景黨募兵近江、入美濃燒垂井、與持益兵戰、互有殺傷、美濃亂、二十二日、追發祈年穀奉幣使、是春、因幕府不獻資料延及是月、兼禳去年三星合、今年甲子革命、彗星變、八月四日、熊野社人奏、南朝皇子某據紀伊北山集兵、某後村上帝皇子泰成子也、名圓胤、住圓滿院、任大僧正、爲一身阿闍梨、蓄髮更名義有、世稱圓滿院還俗宮、楠木二郎之起兵也、其弟某奉義有據八幡城、守護畠山持國傳令攻之、不克、南兵乘機掠略近郡、持國復遣細川出羽守加兵攻之、楠木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十一日、釋奠、十九日、奏臨時神樂于內侍所三夜、禳去年三星合、今年

甲子革命厄、九月十一日、發伊勢例幣使、禳今年甲子及地震災、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延曆寺馬借嘯聚、攻日嚴院、嗷訴罷妙法院主于幕府、十四日、伊東祐堯等遣書樺山孝久、誓艱難相救、二十五日、赤松滿政出奔播磨、幕府遣山名持豐等擊之、二十八日、故正四位下舟橋良賢爲後光嚴、後圓融、後小松三朝侍讀、文學冠世、至是特勑贈從三位、時人榮之、是月、新坊及上松院門火、琉球國王尙忠卒、子尙思達嗣、十一月二十二日、地大震、數日不止、十二月二十日、毛利凞房兵與赤松滿政戰于眞弓、有功、山名持豐與書凞房褒之、是歲、大和守伊東祐立卒、以子祐武先卒、家臣相議欲立嫡孫祐家、祐家季弟祐郡戕之、乃逐祐郡、立仲弟祐堯、祐堯與島津氏戮力、討叛臣曾井某、降長井美作、長井式部等、千葉胤鎭起兵小城、將擊弟胤紹及中村左衞門、舊臣聞之多來屬者、大友親繁亦起兵、欲復豐後府取

立花城、與大内教弘摧兵、與平貞久築城于市𡓁移焉、蓋名盛久
卒、弟盛信嗣、
二年乙丑、春正月四日、豐後守護大友持直卒、二十日、山名持豐
等與赤松滿政戰于播磨、二十八日、六角滿綱長子持綱以兵入
近江、擊父子時綱、戰敗自殺于感德院、從兵死者數百人、時綱遂
據飯高山、二月二十五日、北野社成、遷神于正殿、三月九日、贈故
大納言日野重光于左大臣、二十四日、幕府罷管領畠山持國、以
細川勝元代之、山名持豐等攻殺赤松滿政于有馬郡、殲其部衆、
是日、傳滿政以下百餘人首于京師、幕府命梟之高辻河原、是月、
大雨洪水、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竹田民與深草民鬭、二
十九日、春日社羽蟻起、行軒廊御卜、禳之、五月十五日、修不動法
于禁中、二十六日、祈雨、六月二日、大風、拔木倒屋、藥師堂、金堂、青巖
寺塔倒、九日、里見義實攻金山城陷之、安房國也、治承四年、杉山

之戰敗、源賴朝濟洲崎浦、安西景益、神餘光秀、麻呂信俊、東條秋
則先衆歸屬、賴朝割予安房國於四人、而後歷世相傳、結城之陷
也、義實初上白濱、據居館于堀内、遣使於正木大膳乞援、大膳乃
使其子庄九郎將兵五百應援、相約屬麾下、頃歲有神餘景貞者、
家人山下定兼弒景貞、奪其食邑、麻呂信朝、安西景春、遂誅定兼、
割其邑論多寡、互起兵相擊、終滅信朝、而盡奪神餘領、逮義實初
度、神餘麻呂遺類、請義實爲謀主、欲滅安西氏、義實遣堀内貞行
于三浦乞援、是歲六月、揚兵于千臺邑、來服者五十騎、貞行及三
浦介、率麻呂遺士等百餘騎、伐東條氏、將攻安西領、兵到瀧田礦、
景春遽出乞降、義實併其兵得二百餘騎、時正木彈正援東條常
政、據金山城、是日、義實密遣木曾氏元、三浦爲重等十餘人、擬作
鄉人、以高利綱豐爲鄉導、夜攀壘入城縱火、外兵鼓譟乘之、城兵
驚走、常政終自殺、彈正衝圍走大瀧、十一日、幕府修理東寺八幡

社、十三日、山名持豐凱旋自但馬、二十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
持寺、二十七日、以皇弟貞常爲親王、是月、伊東祐堯取門川、秋七
月八日、山名兵部少輔凱旋自播磨、八月十一日、以免去年甲子
革命厄、奉幣太神宮、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以伶人嗷訴不果、十
七日、千葉胤鎮攻殺弟胤紹于國府城、取小城佐嘉杵島三郡、二
十三日、幕府修仁王經法于東寺、禳變異、是月、大内教弘攻立花
城取之、九月十八日、遷皇太神宮于假殿、十九日、筒井順永攻鬼
薗山城、殺豐田楢松、布施某等、前大僧正經覺燒城遁、是日、僧光
宣率兵抵奈良、築城于鬼薗山、勅復光宣五箇關務、七人衆據古
市摧兵、連年不止、二十一日、幕府令雖都下典舖罹火災者不蠲
賦稅、又禁陽廢其業、陰貿物貸貨貪嬴利、是月、伊東祐堯攻穆佐
城拔之、冬十月三日、島津忠國與誓書于禰寢重清、十四日、修法
華懺法于禁中、法華八講于安樂光院、薦後小松帝冥福、十一月

三日、關白持基薨、十二月二十九日、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時房爲
内大臣、嗣房之子也
三年丙寅、春正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東大寺戒壇院火、十六日、
内大臣萬里小路時房罷、等持寺火、二十三日、里見義實率兵攻
正木彈正于根古屋城、彈正力竭出降、尋大膳亦降、安房悉服從、
酒井定隆者遠江人、累世將種也、經歷諸州、到安房見義實、語譏
徇諸國弓箭之理非得失、義實欣悅、而謂非斯人而莫藩屏者、乃
令居二總境中野寨、扼塞敵便路、二十九日、前攝政兼良爲太政
大臣、權大納言洞院實熈爲内大臣、二月七日、貞成親王、貞常親
王參朝、觀松柏猿樂于禁中、權大納言三條西公保、中山定親、三
條實量、正親町三條實雅侍焉、九日、釋奠、二十二日、道朝法親王
薨、二十九日、地震、三月十三日、慶長講堂、前九州探題澁川滿賴
卒、子義俊嗣、爲九州探題、十七日、先是吉田社有怪異、是日、行軒

廊御卜、二十二日、六角時綱黨襲四郎于京師第、互有死傷、夏四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三日、關白房嗣罷左大臣、十五日、大雨、二十七日、足利義成讀書始、二十九日、右大臣鷹司房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通爲右大臣、五月十三日、祈晴、二十一日、又祈、六月七日、祇園會、駕輿丁爭鬪有死傷、九日、豐受大神宮鳥居僵、高宮震動、二十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伊東祐堯以族人縣某不從命攻之、遂取細江城、是夏、疫、近江洪水、瀨田橋壞、秋七月朔、避方忌于別殿、五日、美濃守護代齋藤利永襲擊外島景秀、殺其黨數百人、七日、奏樂、二十日、大風、二十四日、震百萬遍堂、二十五日、課棟別錢于公卿諸將及都下佛寺民戶、充皇居造營費、二十八日、肥後守菊池持朝卒、子爲邦嗣、八月十一日、釋奠、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石清水放生會、以伶人嗷訴不果、二十二日、相國寺東明樓火、是月、南朝餘黨復擧兵紀伊、幕府遣遊佐國助、

宇都宮祥綱攻湯淺城、城兵捍禦、祥綱敗走粉川寺、九月四日、命陰陽寮卜豐受宮及高宮怪異、五日、幕府遣六角四郎、京極持清、攻六角時綱于飯高山、時綱自殺、其黨死者千餘人、十三日、和歌會、斯波持種援加賀守護富樫安高、與其兄介入道戰、士卒死者數百人、十六日、島津忠國部下新納修理亮、禰寢重清、肝付兼忠、贈誓書于樺山孝久、陳盡忠公室之意、孝久作誓書答之、既忠國亦與誓書于孝久、二十三日、營中火、二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冬十月十六日、先是幕府允管領細川勝元請以富樫安高爲加賀守護、陰助其兄介入道勝元知之、是日辭職、不聽、二十二日、修不動法于禁中、禳怪異、十二月十一日、造清涼殿、十三日、賜名于足利義成、敘從五位上、義成獻金謝恩、公卿已下參賀幕府、十八日、修法于禁中、二十六日、出雲路火、二十九日、幸內侍所、是夜、避方忌于別殿、造大神宮、伶人豐原倚秋等屢嗷訴、以妨石清水放生

會、是日幕府捕之、是歲、幕府以鹿苑院周鳳爲僧錄司、與蔭凉軒同掌五山事、宗貞盛就管領細川勝元、哀訴少貳教賴窮乏於幕府、我邊民屢侵明疆界、

四年丁卯、春正月七日、赦輕囚、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賜宴公卿、貞常親王侍焉、二十九日、修後光嚴院法會于龍華院、及雲龍院、是月、大僧正公承爲天台座主、二月五日、釋奠、內侍所臨時神樂、七日、足利義成敘正五位下、任侍從、十四日、法雲院火、二十三日、吉田第一神殿有五體不具穢、閏月十七日、卜之於軒廊、三月十四日、幕府修佛眼法禳怪異、十八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三日右大臣二條持通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洞院實凞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量至右近衛大將、實量公冬之子也、是日、奉幣吉田社謝穢、夏四月二日、南禪寺火、十三日、造等持寺、二十一日、避方忌于

別殿、二十六日、足利義成觀犬追物、二十七日、遷吉田神于假殿、日吉社屢有怪異、二十九日、足利義成母從一位藤原氏薨、五月五日、賀茂競馬、幕府罷侍所京極持清、以一色教親代之、十五日、幕府命出雲國造出雲高國、襲領杵築大社社田十二鄉、十七日、幕府命富樫次郎、富樫安高、各領加賀半國、十八日、祈雨、又詔幕府浚神泉苑、二十四日、祈雨、六月十五日、關白房嗣罷、以太政大臣兼良爲關白、初二條持基爲關白、兼良及近衛房嗣皆望其職、及持基薨、房嗣代之、二年、幕職不辭、於是兼良就將軍義成母藤原氏請之、使房嗣辭職、終得代之、時人兩醜之、十八日、順法寺造營功竣、遷觀音像於本堂、十九日、遷春日神于假殿、二十二日、大風、二十四日、修如法經會于泉涌寺、資足利義教冥福、幕府亦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地震、是月、三日病及咳嗽流行、秋七月五日、天龍寺火、十八日、祈雨、十九日、西岡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令、放

火七條、幕府遣土岐持益等却之、自德政之行、姦民乘衆怨作亂、白晝相率入人家、劫奪資財、遂至召諸國兵禦之、而兵卒入京又暴殺良民、民益苦之、二十五日、會津大風雨、塔寺八幡祠鳥居僵、八月朔、日有食之、六日、中條左馬助以其黨襲兵庫頭常秋第、幕府命明智頼秀援常秋、二十日、東大興福二寺迭爭春日社修理、遂別棟造之、九月八日、卜去六月皇大神宮正殿千木鰹木覆、左右板盡頹危、及正殿荒祭宮鳴動、櫪馬走出等於軒廊、十一日、奉幣伊勢、十四日、先是興福寺課東大寺寺田、以春日社造營棟別錢、不聽、將相爭鬪、勅諭解之、是日、興福寺僧徒攻東大寺、毀其坊舍、二十四日、造天龍寺、冬十月二十一日、造春日社、十一月九日、足利義成始學射小笠原持長、十四日、以雪深行鎭魂祭於神祇官北門、十六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十六日、足利義成學蹴鞠及和歌、二十二日、貞成親王參朝、二十七日、尊生父貞成親王爲

太上天皇、使母弟貞常嗣其家、世世無墜親王號、公卿已下參賀土御門高倉第、晦、足利義成獻劒馬于帝及上皇、是月、伊東祐堯取石塚及跡江、十二月十八日、鷹司町火、十九日、北野神輿歸座、先是八月因延暦寺訴、日吉神輿動座、末社末寺皆閉戸帳、至是復故、二十二日、修法于禁中、畠山持國遣其將遊佐兵庫助、宇都宮祥綱等、攻湯淺城陷之、楠木二郎等士卒多死、義有自盡、二十八日、月次神今食、其内侍遭盜于中御門西院、近衞中將藤原顯言聞警、遣人追盜、是月、幕府賞吉川經信戰功、與志摩莊、是冬、藤澤道場火、天台座主義承罷、足利義成詣天龍寺、少貳教頼還自對馬、潛匿肥前、謀復舊業、

五年戊辰、春正月七日、遣紀氏卿、橘吉俊等於伊勢、更造神寶及神殿粧飾、十日、畠山持國傳義有首于京師、入莊嚴寺、具狀以聞、廷議梟之、關白兼良以爲不可、以爲皇族也、二十七日、遣左衞門

大尉坂上明世、大判事大石惟弘驗視之七條河原、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釋奠、内大臣洞院實凞罷左近衞大將、十三日、左近衞中將飛鳥井雅親上紅梅及歌、御製和之、二十二日、上皇上表辭尊號、二十八日、幸伏見殿、視准三宮庭田氏疾、三月四日、尊准三宮庭田氏號敷政門院、二十一日、十禪寺火、夏四月五日、珍皇寺火、十一日、和歌會、十三日、敷政門院崩、門院每言曰、凡人可察因所好有過謬、所其不好莫有過謬、又曰、自古爲婦女者、難保節操、爲男子見調舌、意稍蕩、喪節者多、決心於貞節、則雖骨成粉肉成泥、欲終身立節者、惟有守道而已、二十九日、祇園社成、遷神于正殿、是月、清武祐行卒、伊東祐堯收其四邑、祐行弟祐幸訴之幕府、幕府賜地八千町、五月十日、南部助政卒、子光政嗣、十六日、幕府令、有匪徒私集會者、罰其窩主、二十二日、大水、六月六日、卜皇大神宮正殿覆板、樫木頹墜于軒廊、十八日、奉幣伊勢、秋七月八

日、徵佛舍利于東寺、十三日、十念寺住持琮頊寂、後龜山帝皇子也、十九日、霖雨洪水、五條橋、瀨田橋壞、人多溺死、八月三日、釋奠、九日、先是赤松則繁還自朝鮮、潛匿河内、至是細川持常斬之、傳首京師、九月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以神人嗷訴不果、經四日行之、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三日、造大神宮、二十九日、延左大臣源高明祠于備前、贈從一位、是月、島津忠國會伊東祐堯于都於郡、冬十月十一日、幕府賞吉川經信戰功、十二日、阿波守細川勝有卒、是月、島津忠國攻弟用久于谷山城、新納忠臣諫之、因與用久和、十二月二十六日、足利義成任左馬頭、二十七日、長壽寺火、晦、僧正義賢爲准三宮、是歲、足利義成使圖四時花卉于障子、命公卿僧侶賦詩歌、蘆名盛信鬪飯豐山道、以通越後、岩橋元祐始通奥川路、少貳教頼築城于與賀莊、土寇據靑土屋、岩城隆忠乞兵于結城直朝擊之、地震疫癘飢饉、琉球人來、

寶德元年己巳、春正月、大風、足利義成延見足利永壽王、賜劒馬、
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釋奠、十三日、白虹見、十六日、權大納言一
條敎房兼左近衛大將、兼良之子也、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民
部大輔上杉房朝卒、是月、大水、三月十一日、足利義成自烏丸移
北小路萬里小路第、十四日、以八幡神人據石淸水嗷訴、停祈年
穀奉幣、二十八日、出雲高國讓出雲國造杵築大社神主總檢校
兩職于子持國、是春、帝覲太上天皇於東洞院宮、夏四月十二日、
地大震、數日不止、屋宇傾倒、八幡山圯裂、嵯峨釋迦堂、及五大尊
倒、幕府派遣吏檢視之、十四日、右京大夫細川勝元任武藏守、敍
從四位下、右馬助細川持賢任右馬頭、細川成賢任右馬助、十六
日、足利義成加元服、勅賜御劒、義成獻釼馬及金、謝恩、獻上皇于
銀裝刀及馬、十七日、禱禳地震災、二十日、大內敎弘至京師、二十
六日、鎌倉府以二階堂忠行爲評定衆、二十七日、奉幣伊勢、禱禳

地震厄、二十九日、以左馬頭足利義成任征夷大將軍、五月四日、
前關白左大臣滿家薨、是月、五日、有虹繞日、十四日、修仁王經
法于法身院、二十九日、祈雨、六月四日、以僧徒訴停延曆寺六月
會、十二日、誦仁王經大般若經于祇園社、禱禳天災地妖疾疫飢
饉厄、二十八日、祈晴、豐受大神宮鳴動、千木鰹木墮、秋七月二十
八日、改元、大赦、是夜、祇園山王兩社鳴動、命諸寺讀經、是月、若狹
有老尼、來居京師、自言年八百歲、遠近來集、觀者如堵墻、八月四
日、以日吉神輿動座、停北野祭、九日、釋奠、多武峯大織冠廟成、遷
神于正殿、足利義敎夫人從二位藤原尹子薨、十二日、地震、十五
日、先是出雲人澤某侵掠八幡祠田、神人訴之、幕府奉勅命守護
京極持淸擊之、持淸戰敗之、斬某弟、送致首于京師、是日、停石淸
水放生會、十九日、地震、二十二日、卜豐受大神宮正殿鳴動、西寶
殿千木鰹木覆板頹落於軒廊、尋遣使祈謝、二十三日、發祈年穀

奉幣、先是廢絕既二年、幕府請復之、是日發使于二十二社、二十
七日、將軍義成敍從四位下、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義成修法于
北小路第、二十八日、義成始參朝、二十九日、不豫、義成進醫、卽日
愈、是月、琉球商獻藥種及錢千貫于幕府、幕府獻錢充造宮費、九
月九日、足利永壽王入鎌倉、永壽初走信濃、依母黨大井持光、上
杉氏不之知也、憲實旣剃髮、又與攻結城、心甚愧之、聞永壽王東
歸、以其二子爲僧、携而遁去、幕府物色索之不得、猶有一子在伊
豆、是爲龍稱、將軍義成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鎌倉山內、改
名憲忠、任右京亮、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淸輔之、
於是景仲資淸頗擅威權、時結城成朝、里見義實並仕鎌倉、爲永
壽所親近、以其父皆爲上杉氏所殺、欲修怨於上杉氏、十一日、地
震、十八日、又震、二十六日、前大僧正祐嚴爲准三宮、冬十月二十
二日、熒惑與太白鎭星合、二十五日、使陰陽頭賀茂在貞行天地

災變祭于其第禳之、是月琉球王尙思達卒、叔父尙金福嗣、閏月
十四日、幕府允和泉河內鑄冶請、下書鎌倉府、使禁上野下野二
國新鑄磁器、十一月朔旦冬至、公卿表賀、詔赦天下、九日、先是幕
府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持國代之、是日評定始、十三日、幕府
以京極持淸爲侍所、是日、以持淸部下若宮某爲所司代、十五日、
地震、先是八月石淸水放生會、因神人訴延及于此月、迄神輿將
入于移殿、神人三員謂有訴訟不得行會、上卿權中納言藤原公
綱、參議源政賢直歸京、二十一日、左大臣鷹司房平聞右大臣二
條持通踰爲關白、怒欲辭官、關白兼良、前關白房嗣遣使幕府告
之、先是將軍義成造會所竣工、是日、避方忌于烏丸資任第、明日
移焉、二十八日、幕府和歌會、晦、先是造足利永壽王第、是日移居、
加首服、將軍義成授偏名、更成氏、十二月十四日、追行朔旦冬至
赦令、修不動法于禁中、十七日、阿波參河守護細川持常卒、姪成

之嗣、二十五日、卜吉田社怪異于軒廊、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長安寺、柿崎赤御堂等持院火、是月、丹後守護一色教親卒、幕府赦其伯父義貫子義直罪、嗣家、是歲、京師疾疫流行、人多死、

二年庚午、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成臨畠山持國第、五日、義成敘從三位、是月、疾疫流行、至七月京師最甚、死者日千餘人、二月十四日、島津忠國怒伊集院凞久蓄異志攻之、凞久奔肥後、三月二十九日、將軍義成任權大納言、是日、義成參朝、幕府以東寺寺田在山城播磨丹波若狹者、爲守護不入地、夏四月十四日、吉野大塔火、內侍所神樂、二十日、幕府令島津忠國、催徵大內修造段錢于大隅薩摩日向三國、先是足利成氏召用往年死父兄難者子、或謂成氏起兵伐上杉氏、上杉憲忠宰長尾景仲、上杉顯房宰太田資清等、疑懼不自安、是夜作亂於鎌倉、率兵五百、急襲府館、成氏不能捍禦、避諸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小山下野守禦戰、

從兵八十餘人皆死、自亦傷而退、敵勢强大、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宇都宮某等四百餘騎禦戰、資清等軍敗死者百二十餘人、走保于糟屋莊、憲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憲實弟僧道悅自駿河抵江島、訴憲忠無異志、成氏移牒幕府、請處分、且陳使憲實爲執事之意、二十三日、幕府以多田院寺田小戶莊、爲守護不入地、二十七日、和泉半國守護細川敎春卒、弟常有嗣、二十八日、關白兼良罷太政大臣、五月二日、以疾疫流行、行四角四堺祭、將軍義成生母藤原氏有病、宿禱嵯峨五大堂瘉、是日歸北小路第、七日、內大臣洞院實凞罷、八日、修法于禁中、九日、祈晴、十四日、前大納言三條西公保爲內大臣、實淸之子也、十六日、延曆寺妙樂寺奏請、以新造藥師佛藤原鎌足木像擬御製、並聽之、二十五日、足利成氏祈戰捷于稻荷社、六月四日、更造四條橋、二十日、祈雨、二十一日、幕府令山城捕盜賊潛匿守護不入地者、二十

二日、內大臣三條西公保罷、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二十六日、初山城紀伊河內越中守護畠山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嗣、既生子義就、是日、持國請幕府傳國義就、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三條實量爲內大臣、將軍義成敘從二位、秋七月朔、烈風拔樹發屋、周防長門最甚、五日、地震、將軍義成參朝、十日、造等持寺佛殿、金剛峯寺與行人學侶爭鬪、死傷數百人、十六日、越中大雨、牛嶽發光行艮、損山河草木者多、十七日、先是故和泉守護細川敎春殺修驗道士、至是都鄙道士所在群起、據新熊野、是日、欲奉神輿入京攻敎春子常有綾小路第、常有懼與下手人及物事稍寢、二十三日、七條西洞院有棄兒、形如馬、二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又震、是月、管領畠山持國辭職、幕府不聽、起視事、八月三日、先是前南禪寺住持宗簡建眞乘院、勅禱海內安寧、是日、幕府列之塔頭、四日、足利成氏自江島還鎌倉、五日、東方有流

星、長可五丈、光如晝、六日釋奠、九月晦、帝及將軍義成拜夢想國師畫像、行受衣儀、受法號、詔加賜夢想諡號曰佛統國師、是日、修其百回忌辰法會于天龍寺、幕府遣諸將警衞之、冬十月二十二日、幕府命大野宮內少輔等、擊津野之高、二十八日、幕府徵硫磺于島津忠國、是月、幕府遣僧龍西堂于鎌倉、使足利成氏與上杉憲實憲忠、長尾景仲、太田資清和、憲忠還自七澤、謁成氏、景仲資清獻劒馬、憲實猶不應召、當是時、長尾一族據白井佐貫越後猶繁衍、景仲每代憲忠執事、誇威專權、私有宿憾者、雖莫罪科籍沒、或欵訴者託罪濫禁、是以山東諸州樹黨鬩諍、一稱御所方、一稱管領方、御所方黨相謂曰、上杉長尾隱謀已發覺、請顯戮憲忠、鎭山東、頻勸成氏、成氏悅、傳命結城成朝、武田信長、里見義實、印東式部少輔等、

靑山延于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

其佐、惡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簒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爲長也、若景仲者、眞可謂傾危之士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甲斐守護武田信重卒、是月、將軍義成召歌人令賦百首和歌、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是歲、淺間山噴火、

三年辛未、春正月四日、等持院火、十六日、內大臣三條實量罷右近衛大將、二月七日、釋奠、八日、有盜入六條八幡社、竊神寶、二十八日、足利成氏敍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是月、造寶德院于嵯峨、資後小松天皇冥福、三月十八日、左近將監蘆名盛信卒、子盛詮嗣、二十三日、白山神輿歸座、是月、北白河佛像自動、是春、大友親綱讓國于持直弟親隆、夏四月十三日、弘助法親王薨、晦、大椽清幹卒、子高幹嗣、五月十八日、幕府課諸將封土二十一國、築神泉苑墻壁、每國四丈八尺、十八日、幕府令諸國關津、禁抑留關東貢

物、二十三日、修法于禁中、禳歲厄、二十六日、將軍義成參朝、賜和漢朗詠集、是月、祈雨、夏、雨水、疾疫流行、人多死、秋七月三日、地震、七日、乞巧奠、奏樂詩歌會、式部卿貞常親王參朝、九日、星犯月、十五日、蘆名盛詮老臣松本右馬允率兵急圍多多良伊賀于尾山寨、事發不意、伊賀走小高木城、右馬進到小高木攻之、禦戰死者多、右馬挾盛詮據私邸擁衛、伊賀父子及伊藤等皆自殺、十九日、延曆寺僧徒擁奉日吉神輿嗷訴幕府、是日、遣使責其罪、震東大寺南門、雨水傷禾、是月、琉球人來朝、貢錢一千緡、將軍義成以獻焉、自是入貢無虛歲、二十八日、山名持豐部卒殺細川勝元部卒、持豐送殺部卒者于勝元、是月、先是琉球商人至兵庫、守護細川勝元買物不與直、商人訴之官、至是幕府遣人按檢之、令勝元還所買物、八月十一日、釋奠、百番歌合、十二日、幕府以正觀寺列十刹、十六日、祈晴、奧羽大水、二十六日、又祈晴、二十八日、毛利熙

元讓于采地子豐元、二十九日、先是蘆名盛詮部將猪苗代盛光攻濱崎政賴于其城、城兵善防、是日、結城善季來和解之、是月、日吉七社神輿動座、九月三日、地震、五日、足利成氏寄地于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平安、七日、先是幕府收興福寺所管兵庫河關、僧徒怒、移春日神木于別殿、將奉以入京師、幕府懼聽其要請、是日、勅諭止僧徒、九日、星犯月、二十四日、春日神木歸座、是月、畠山持國家士執侍所京極持清監吏私誅之、持清怒、將圍持國第、細川成賢制止、諭持國出下手人而事成、當是時、持國擁二將軍、爵至三位、得乘網代輿、負功專橫、其家臣多爲不法、公卿將士皆諂事之、獨山名持豐勢不相下、持國號德本、持豐號宗全、並以法稱行、冬十月十日、先是將軍義成納婦人言、罷尾張守護代織田某、欲代以其族鄕廣、守護斯波千代德丸及老臣甲斐某不奉命、義成欲罪之、義成母藤原氏聞之諫義成、義成不聽、藤原氏怒遁嵯峨、管

領畠山持國諫義成、逐女、是日、藤原氏還北小路第、公卿已下賀之、旣千代德丸、甲斐某、斯波持種俱謁義成、獻物、十四日、奈良民嘯聚稱德政、放火焚元興寺金堂及大乘院、二十三日、將軍義成修仁王經法于北小路第、二十六日、幕府遣僧允澎等于明、二十九日、將軍義成造學問所于北小路第、十三日、先是延曆寺有所要求于幕府、管領畠山持國托言辭職、延其期、僧徒奉大宮神輿將入京訴之、幕府請勅諭座主公承、持國亦遣書諭之、是日、山門公人等放火萬壽寺、毀其塔頭、輦下騷擾、十八日、地震、十九日、前權大納言中院通淳爲准大臣、二十一日、斯波千代德丸加首服、改名義武、是日、以義武爲治部大輔、二十八日、准大臣中院通淳薨、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地大震、二十六日、將軍義成如烏丸資任第、幕府命吉川經信援河野孝通、二十七日、將軍義成朝上皇、遂參朝、晦、內侍所神樂、是歲、北畠敎具任參議、伊東祐堯與日

向地八千町于土持某、幕府命渡邊弘、築城波瀬村、與渥美半郡地、以山中村法藏寺爲勅願寺、

亨德元年壬申、春正月五日、北畠敎具叙從三位、六日、將軍義成使祈大神宮、二月十三日、釋奠、二十五日、將軍義成與書權中納言飛鳥井雅親、證歷朝蹴鞠師範、三月四日、義成觀花于東山、九日、義成謁春日社、二十四日、權大納言近衞敎基兼右近衞大將、祐殿寂、夏四月二日、鎌倉府以結城朝脩爲小栗六十六鄉地頭、忠嗣之子也、二十八日、伊勢國司北畠敎具辭參議就國、准三宮二十一日、鎌倉府令禁士庶不納稅錢過小田原關、二十六日、觀舞于禁中、五月六日、祈雨、十八日、以三星合及疱瘡流行大赦、十九日、修仁王經法于禁中、二十五日、祈晴、是月、丹後海中見無首屍、背書隸字、六月七日、以延曆寺訴停祇園神輿迎、十八日、更造南禪寺、二十五日、右馬助細川成賢卒、二十七日、賜大德寺僧宗

曇于諡號曰大機弘宗禪師、秋七月十三日、幕府除上皇御邑英比敷兩鄉租賦、二十五日、改元、大赦、是月、熊野山中有人、察事未發、集兵器、黨者六七十人、八月三日、伊勢石淸水住吉神馬斃、北野社洗手水涸、五日、幕府有怪異、修法禳之、十三日、地震、十五日、將軍義成召東福寺僧正徹講源氏物語、而後屢招使講和歌書籍、十七日、釋奠、幕府修尊星王法、禳三星合及諸社怪異、十八日、幕府揭德政榜于東寺南門、二十六日、祈晴、二十九日、卜豐受大神宮正殿鳴動及千木折墜于怪廊、是月、松平信光率兵擊額田民部允、六角式部大輔拔其城、九月朔、尾張遠江守護斯波義健卒、無子、家臣議以叔父大野持種子義敏爲嗣、十日、將軍義成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冬十月三日、內大臣三條實量罷、八日、前內大臣久我淸通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一條敎房爲內大臣、十二日、將軍義成觀犬追物于犬山馬場、是月、奧州衣川有辨慶石、傳言

辨慶死石上、甚有靈異、至是遷送京師、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奉幣伊勢、謝豐受大神宮怪異、十六日、幕府罷管領畠山持國、以細川勝元代之、十二月五日、幕府移牒鎌倉府、徵熊野那智祠造營段錢於伊豆、十九日、遷豐受大神宮神主于假殿、是歲、大雨洪水、山崩人多死、疱瘡流行、踰年不已、兒多死、佐竹義俊與弟實定有隙、屢構兵、琉球國王尙金福建天照大神祠于那覇、

二年癸酉、春二月二日、太政大臣淸通罷、七日、將軍義成觀犬追物、三月十二日、御遊始、律師尊覺戰死鬼園山、十六日、蘆名氏部將松本筑前守請援結城義季、俱襲松本右馬允及芳賀將監第、右馬允逃日光、田島城主長沼政義殺將監父子、二十二日、將軍義成叙從一位、二十七日、蹴鞠會、晦、天龍寺、長谷寺、妙樂寺、請幕府輸礦物及兵器等于明、夏四月四日、慶吉野大塔、七日將軍義成臨細川勝元第、觀犬追物、二十六日、觀舞于禁中、義成陪焉、二

十八日、關白兼良罷、右大臣二條持通爲關白、二十九日、島津忠國徙北鄉持久于三俣院高城、是月、琉球國王尙金福卒、弟泰久嗣、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月十三日、將軍義成改名義政、二十四日、幕府修法會、資義敎冥福、古市胤仙死、其黨與僧光宣和、二十六日、前關白兼良爲准三宮、食邑及隨身兵杖、一如忠仁公故事、二十七日、修法華八講于安樂光院、秋七月七日、將軍義政臨細川勝元第、觀犬追物、八月二日、大德寺火、九月五日、前太政大臣淸通薨、十日、承道法親王爲准三宮、即日薨、十一日、毛利豐元襲領父凞元采地、十七日、先是松本右馬允出日光、依河原田重直、請援猪苗代盛光、攻濱崎城、取之、是日、松本筑前守攻鹽川、結城義季攻濱崎、右馬允力竭自殺、其臣悉殉之、盛光衝圍去、冬十月二十五日、院中和歌會、十二月七日、幕府褒朽木貞高鬪若狹變、率先出兵、十八日、猶子師凞爲親王、既師凞入仁和寺爲僧、改名靜

覺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九日、將軍義政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晦、大風、是歲、等持院火、

三年甲戌、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政參朝、又謁上皇、遂臨伊勢貞國第觀猿樂、二十三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二十四日、北野社有穢、二月三日、因北野社穢停此月諸社祭、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臨侍女某父家、是月、京師盜賊橫行、三月十七日、關白持通罷右大臣、十八日、將軍義政謁上皇觀猿樂、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少貳敎賴與澁川敎直戰巨勢野、將軍義政詠和歌百首、供大神宮法樂、是春、伊勢守貞子十歲女產子、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三日、畠山持國部下神保次郎左衛門、神保越中守等、謀廢義就立政長、事發覺、次郎左衛門自殺、持國遣遊佐國佐、攻殺越中守父子于其第、是夜政長逃依細川勝元部下磯谷四郞兵衛、匿其黨于勝元及山名持豐第、持國因請討政長於幕府、幕府聽之、

靑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爲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偸安、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召還義就、此非啓亂賊、且觀其終始所爲、翩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貿亂、皂白顚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五日、畠山持國檢神保越中父子首、是日義就謁將軍義政、十三日、修曼陀羅供于上皇宮、供宸筆經典、資敷政門院冥福、十八日、祈晴、十九日、將軍義政如烏丸資任第、五月十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四日、修不動法于禁中、二十七日、院司室町火、二十八日、幕府政所執事伊勢貞國卒、子貞親嗣、六月七日、祈晴、十一日、東福

寺設關于法性寺大路、欲以其稅錢充三層塔造營費、醍醐山科民怒、將火其寺、僧徒防戰不克、告以廢關、事遂寢、十七日、和歌會、二十日、修法華八講于禁中、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晦、關白持通罷、前關白忠嗣薨、秋七月朔、左大臣鷹司房平爲關白、四日、將軍義政避方忌于日野勝光第、十六日、前內大臣洞院實凞爲右大臣、二十七日、祈晴、八月二日、大炊御門京極火、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二日、豐受大神宮有怪異、二十一日、畠山義就與畠山政長各集兵士、於是物議沸騰、京師繹騷、將軍義政召諸將戒嚴、山名敎之守于東門、武田國信于西門、細川勝久于北門、群士競集幕府、而細川勝元、山名持豐不赴、廷臣又各朝禁闕、遣武士護衛左衛門陣、是夜、政長黨縱火民舍、攻持國家、持國避難于伯父滿則第、義就奔山名敎之家、敎之不內、遂投遊佐家、明日國助隅田某等火其宅、俱奔伊賀、是月、大神宮風宮倒、九月八日、京師盜賊

蠭起、白晝橫行、劫掠市廛、其黨各以隱語爲號、曰止湯、曰合沐、曰錢湯、錢湯者、各私其所竊、合沐者、各分其所竊、止湯者、以其所竊與賊魁也、民皆苦之、時頻歲凶荒、兵革屢動、民方困窮、而將士驕僭、衣服無制、雖賈豎販夫、著綾羅衣紅紫、天下奢侈之俗極矣、獨大友氏在豐後、尙節儉、而頗有惠政、嘗當入唐船之還、下令諸商人曰、將征十分止出七百、惠出意外、衆大悅之、十日、畠山持國與族西方備中守等、屏居建仁寺西來院、憤怒不解、衆以謂老君與義就協謀、事未可知也、不如迎以濟事、政長然之、遣族畠山持純以三百人迎之、持國忿將自殺、備中守勸之歸、持國出、持純擁衛之而歸、備中守恥憤不敢從、子彌二郞亦送持國里許而還寺、備中守覺其意有在、因與之家世所傳劍、諭曰、我家世以忠勞被稱、而今日之禍自內起、可恥也、我忍復還京、汝立身於我之死後、孝莫大焉、彌二郞謹受劍、從容曰、勿庸、兒已決、乃伏刃死、年纔十九、

備中守亦潰腹死、從者皆自盡、義政常憤持豐勝元黨政長、勝元不自安、白義政曰、近日之事、臣僕磯谷所爲也、歷三日、誅磯谷兄弟舍匿政長罪、斬之、山名持豐怒、將攻勝元、不果、既政長爲持國嗣、謁將軍義政、獻劍馬、二十二日、義政修五壇法于北小路第、冬十月十日、管領細川勝元請罷職、義政壓止、不從、是日、臨其第諭止之、十五日、幕府遣明船歸、遣吏于兵庫檢之、二十九日、先是土民嘯聚、稱德政、毀典舖、掠奪財物、幕府不能制、遂下德政令、是日、令改其條目、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政惡山名持豐驕恣、將誅之、下令曰、持豐驕恣、擾畠山氏族者、皆渠之所爲也、今不伐、則後世可有用斧鉞之變矣、乃下令召募諸州兵、京畿騷擾、義政又慮兵馬犯濫禁闕、促行幸于幕府、帝將御鳳輦、法皇幸伏見殿、共竢義政之報、在京將士犂聚中營、山名教之雖爲持國之族、嘗以不相善、故應幕府之募、既而義政征旗將發、各待其促期、欲竢相國寺鳴

鐘而發、細川勝元以持豐之婿也、不欲與事、俄逃東山五大堂、舉族從之、幕府兵寡、義政抑怒罷兵、勝元爲請赦持豐、持豐又謝獻醬共非稍解、勝元獻劍馬謝之、令持豐屏居但馬、留子教豐居京師、細川成之素與赤松氏善、至是滿祐弟祐之及子則尚、因成之請赦、義政從之、山名持豐怒曰、則尚之被赦也、勝元何不沮止之、乃欲使之刺殺婦翁邪、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嗣、已而生子、則廢之、持豐因是恨勝元也、赤松氏遺臣賴成之請、自起兵取其故邑、義政許之、遂遣赤松則尚於播磨、密託以誅持豐、十二月、則尚西下、亡何播備作皆屬則尚、遂攻平井城、斬大橋美濃守、七日、帝聞細川勝元辭職就國、遣權中納言東坊城益長諭止之、勝元謝以非實、二十三日、地大震、二十七日、畠山持國政長謁將軍義政、晦、樋口大宮道失火、延燒猪熊、是月、以京師騷擾、停諸祭儀、十二月三日、土寇縱火焚龍華院、四日、圓通寺火、十日、地大震、十四日、

將軍義政召畠山義就于河內、是日、義就謁義政、既畠山政長出奔、義政召還義就、任右衞門佐、時畠山賢良與三寶院義賢、細川道賢、皆以老成、周旋危難之間、時有所濟、人以爲當世藥石、義就得入京、亦賢良之謀也、於是政長不得在京師、遂出奔、勝元不得救、自是義就日被眷遇、其家與賢良東西相臨、而義政春時遊二人家、雜戲百設、至笛物狂蠻狂言、莫不盡其枝、而酒酣、義政顧賢良子彌彌若戲曰、爾父善歌、爾亦能乎、彌彌若年纔十歲、應聲而揚歌、音吐琅然、曲中有春時觀花之詞、大協義政旨、爭稱不已、翌日義政妻藤原氏、亦來極歡、義就以謂賢良將軍之所重、乞其子爲嗣、賴以固寵、賢良亦悅之、乃請以彌彌若爲義就嗣、義政許之、改彌彌若曰基家、稱二郎、二郎卽義就幼名也、二十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二日、先是足利成氏盡收長尾景仲等采邑、雖請和宥罪、未復舊邑、執事上杉憲忠屢請、弗納、是以諸豪地望樹黨訴訟、猶

不聽、憲忠家臣奪神祠佛寺封戶、分與部下、由是郡邑怨訴不已、成氏命憲忠制止之、憲忠不肯、景仲及憲忠外舅上杉持朝等、潛往上野發兵、進至島河原、成氏弟僧成潤亦背聚其徒於日光、是日、成氏襲擊長尾景仲等走之、二十四日、指月庵火、二十七日、將軍義政參朝、又朝上皇、遂臨伊勢貞親第、足利成氏與結城成朝議、遣成朝及武田里見印東等、率兵三百餘、急襲西御門第、上杉憲忠不意而守備不整、狼狽與從者二十人格鬬而死、明日進圍山內第、又遣武田信長、一色直明、與上杉持朝等戰克之、持朝及其族退上野食邑豐川越、二十九日、將行石淸水放生會、參議左大辨勸修寺敎秀、左近衞中將藤原實仲赴之、是夜、遷神輿于絹屋殿、神人相訟紛諍、敎秀等不能詣社頭、天已曙、遂不行而還、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花園天皇下

康正元年乙亥、春正月五日、伊勢國司北畠教具叙正三位、十日、將軍義政參朝、又謁上皇、遂臨伊勢貞親第、十一日、大智院火、二十一日、長尾景仲邀越後守護上杉定昌于上野、以上杉憲忠弟房顯爲將、又與上杉憲秋持朝議、請賜教書以討足利成氏、將軍義政許可焉、成氏亦發使請曰、賊臣憲忠以有罪誅之、更無有佗志也、願納足利莊於幕府、賜拔參以撫綏東陲事、再三不聽、成氏怒督兵次府中、與上杉憲秋、上杉顯房戰于分陪、憲秋等敗走、追斬憲秋於池龜、明日殺顯房於夜瀨、成氏部下石堂、一色、里見、世良田等戰死、房顯、持朝、景仲等收合散卒、走保小栗城、顯房持朝

之子也、十一日、釋奠、二月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日、以上皇養子邦康爲親王、赤松教祐之起兵播磨也、募國人分爲二隊、一隊據埴特山、一隊攻山名是豐于室山城、於是山名持豐入播磨、砦普當山、三月朔、修曼荼羅供于元應寺、法會于法勝寺、賽慈恩上人冥福、四日、關白房平罷左大臣、二十日、千葉胤直背足利成氏而黨上杉氏、支族原胤房、胤茂、圓城寺尙任皆有勢、胤房最勇武、成氏倚賴之、是故胤房勸胤直令歸成氏、尙任獨黨上杉氏、亦勸胤直屬上杉氏、於是胤直父子遂歸上杉氏、胤房怒乞援于成氏、是日來急襲、胤直及子胤宣率兵據多胡志摩二城、募兵以竢上杉氏後援、故大介二子馬加常輝屬成氏、應胤房、胤房大悅、自攻志摩城、使常輝圍多胡城、常輝斷糧道、三面攻擊、城中窮迫、二十六日、山城紀伊河內守護畠山持國薨、年五十九、二十八日、幕府奏請征旗、命上杉某追討足利成氏、是日某發京、是月、

肥後土匪群起、圍隈府城、菊池爲邦拒禦危急、島津勝久率兵救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閏月二十日、小田城主中務大輔小田朝久卒、子成治嗣、是月、足利成氏進至結城、遣兵攻上杉房顯于小栗城、破之、房顯走下野、宇都宮等綱、子明綱、山川兵部少輔、眞壁兵部大輔、各據其城、應上杉氏、成氏進攻宇都宮城、等綱部下芳賀伊賀守、紀淸兩黨相議諫、明綱遯小山持政、乞降、等綱勢撓、削髮走白河、山川眞壁二城望風降附、聲勢大振、五月六日、大僧正教覺爲天台座主、是月、山名持豐攻埴特山、不克、退次坂本、赤松教祐則尙措室山、欲與持豐戰、回兵、而聞持豐威武匹敵、士卒逃走者多、埴特山戍兵亦棄壁而走、教祐遂犇伊勢、國司不納、因自殺、則尙奔備前甲島而自殺、無幾持豐被赦歸京師、勢威益熾、持豐長身赫面、人呼曰赭入道、六月二日、關白房平罷、五日、以前關白持通爲關白、六日、前內大臣西園寺公名爲太政大臣、十六日、先

是上杉定昌在上野、上杉房顯、長尾景仲驅兵於武上、與上杉藤朝、上杉憲明等據天明唯木山、足利成氏遣兵唯木山、梗塞糧路、衆困憊不能禦戰、去保埼西城、成氏抵古河、使簗田某守關宿城、野田右馬助野田城、將大擧攻埼西城、遣使幕府、請罷東征師、不聽、於是駿河守護今川範忠督海道兵、攻鎌倉、範忠與成氏所屬木戶、大森、印東、里見等戰于離山、連戰皆克、成氏走世宇保、驅聚散兵而保下河邊城、範忠兵縱火焚鎌倉邸第府庫、及名社古刹、焚蕩無遺矣、是後關東大亂、諸將各據郡邑、迭相攻伐、二十日、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秋七月二日、有赤氣起等持寺八幡祠、先是畠山政長奔河內、畠山義就奏詔追擊、戰于譽田祠前、互有殺傷、是日、又戰敗政長黨僧光宣、筒井順永等、義就亦多喪其良、敵勢猶張、幕府命講和、召還二人、二十一日、幕府修法會于等持寺及三寶院、資義勝冥福、二十三日、春日社及平岡八幡祠有怪異、二

十五日、改元、赦囚二人、二十六日、七大寺僧徒、聞畠山義就擊片岡某于大和拒之、欲奉春日神木訴幕府、是日、管領細川勝元諭止其入京、上杉房顯送致不堂、一色、世良田、里見等首于京師、將軍義政檢之、八月六日、南朝皇族忠義王下尋色川盛氏募兵、八日、足利成氏聞宇都宮等綱舉兵白河、命那須資持嚴守備、族援師至、并褒其戰功、十二日、千葉氏族馬加康胤子孝胤應足利成氏、以兵會原胤房、進攻多胡城、城兵多逃走、千葉胤直子胤宣遁園城寺、直時於敵陣請死而致城、乃招監使、徙于武佐阿彌陀堂自殺、直時及椎名胤家等十四人殉焉、十四日、釋負原胤房攻千葉胤直于志摩城、胤直不能防禦終遁城、徙土橋如來堂、胤房代入城、十五日、急襲如來堂、胤直與弟賢胤倶自殺、池田胤相介錯而殉、園城寺、木内、池内、粟飯原、多田、高田等亦各刺妻孥而自殺、原胤茂收屍於大日寺、建塔品之下、總金剛授寺中納言房、年弱能

書、嘗就胤直學之、聞胤直父子死、詣阿彌陀堂、讀經念誦、書和歌于堂柱、投水而死、既康胤移千葉城、繼其宗、胤房居小金城、上杉房顯立賢胤子實胤自胤、據市川城、自是千葉分爲二、十九日、畠山義就怒僧光宣、筒井順永、片岡某等誘七大寺僧拒其軍、是日、遣兵擊光宣等破之、收宇智郡、毀鬼薗山城、既使越智某築城、還住禪定院、僧二十七日、右大臣洞院實凞爲左大臣、内大臣一條教房爲右大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政兼右近衛大將、近衛教基爲内大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日野勝光妹富子爲夫人、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足利成氏攻長尾景仲等于岡部、不克、明日破之分陪河原、又其黨戰二宮、十八日、白鷺二止南殿上、卜之、二十二日、卜伊勢兩宮怪異、幕府祈關東不定于伊勢兩宮、二十四日、付討足利成氏詔書于東寺、修仁王經法、是日、大僧正禪信修八字文珠法于

禁中、二十五日、小城郡司千葉胤鎭卒、子元胤嗣、二十六日、以僧等助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政溢焉、五山長老怒其褻禮遠禮而去、明日等助愧之逃亡、冬十月二十日、修法會于安樂光院、資後小松帝冥福、赦、二十八日、邦康親王冠、任中務卿、後二條帝五世之孫、稱木寺宮、幕府令定諸寺祠堂錢、十一月五日、將軍義政如正親町三條實雅第、觀猿樂、十一日、菩提山火、十三日、東常緣奉幕府命、與濱春利至下總、募族人擊馬加康胤、原胤房走之、二十日、幕府命小笠原光康督徵東征兵、十二月六日、足利成氏使武田信長、里見、簗田等、攻上杉房顯、長尾景仲于埼西城拔之、房顯等敗走、其兵死者數百人、十四日、參議高辻繼長侍讀史記、十七日、和歌會、十九日、延曆寺僧徒訴以莊園事而不得意、是日、奉日吉神輿將入京、到水飲、管領細川勝元拒之、幕府與教書諭之、還付其莊、事輙寢、二十七日、將軍義政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九日、内

大臣近衛教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公有兼左近衛大將、公有實盛之子也、内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地震、是歲、饑、少貳教賴逃松浦、駿河守護今川範忠卒、子義忠嗣、足利成氏賞那須資持戰功、與地、扇谷上杉家宰太田資清老、子資長嗣、資長幼而穎悟、甫九歲、入學校、十一歲、能屬文、上杉持朝召加元服、授名一字、稱持資、後改今名、適十五歲、父資清謂曰、汝容貌魁偉、而膽亦大、如此而無禍者鮮矣、汝宜勉愼戒焉、譬如板牆、直則立、曲則倒、資長退持屏風來曰、直則倒、曲則立、何如而可、資清默而入、他日資清手自書驕者不久之四大字、掛壁、召資長讀之、問曰、斯意何如、對曰、小子願加之一字、乃書不驕亦不久五字、資清怒、以扇打資長、其不羈率如此、資長素有大志、不拘細節、好學、善韜略、與父資清扶翼扇谷、扇谷之爲勢、雖國狹少、父子執家事、衆皆屬望、畠山義忠私與朝鮮通好、我邊民侵明疆界、

二年丙子、春正月六日、將軍義政補右馬寮御監、十日、義政參朝、又朝上皇、遂臨伊勢貞親第、十五日、鷹司房平第失火、延燒近衞房嗣第、又勘解由小路烏丸火、十九日、足利成氏遣兵、攻千葉自胤弟實胤于市川城、兄弟分走石濱赤塚、上總下總將士多降成氏、武田信長築城于廳南及眞里谷、里見義實築田河內守應之、侵略隣境、上杉房顯黨三浦時高、大森安樂齋據岡崎小田原二城、攻略近郡、二十日、將軍義政觀松柏及猿樂于室町第、二十三日、義政臨管領細川勝元第、議皇居造營、二十七日、足利成氏聞上杉房顯黨侵佐貫太田兩庄、命岩松持國防之、二十八日、有盜放火權大納言久我通尙庫、累代文書悉亡、二月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十日、治部少輔吉川經信卒、子之經嗣、十六日、幕府命太宰權帥正親町三條實雅、權中納言柳原資綱、管領細川勝元、監督皇居造營、十七日、釋奠、二十二日、造淸凉殿、將軍義政如飛鳥井

雅親第、是月、以相國寺住持周鳳復爲僧錄司、三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將軍義政觀花于若王寺、二十三日、命權大納言西園寺實遠董皇居造營之役、二十四日、避方忌于上皇宮、明日還宮、二十七日、將軍義政始謁石淸水及左女牛八幡祠、儀准天授例、帝上皇賜劒、公卿參賀幕府、二十九日、造紫震殿、春興殿、伊勢國司北畠教具敍從二位、是月、大草城主西鄕賴嗣築城龍頭山、稱岡崎城、春、蝦夷東部兒來鍛冶村、托冶工造匕首、爭其利鈍、冶工怒殺夷兒、因是蝦夷蜂起、大爲掠殺、夏四月九日、避方忌于上皇宮、明日還宮、十一日、幕府造北小路新第、二十七日、幕府遣歸足利成氏兄某于關東、五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三日、有光怪、龜山鳴動、十六日、上皇不豫、遷御寶嚴院、十九日、祈晴、二十五日、避方忌于上皇宮、明日還宮、二十六日、又祈晴、幕府課皇居及北小路造營段錢棟別錢于諸國、二十八日、越前守護斯波義敏與守護代甲

斐常治、有隙、訴幕府、幕府命吉良、石橋、澁川等判其曲直、義敏部下多黨常治、二十九日、七條道場火、晦、勅贈故權大納言持明院家秀于內大臣、是月、彗星見、至八月復見、六月五日、幕府遣使催徵用錢于興福寺、僧徒嘯聚拒命、幕府罪僧懷實、事輒平、十日、阿部忠親戰死于野村、子忠正嗣、十二日、將軍義政巡視新宮、遂參朝獻物、二十日、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五日、大雨、有光怪、二十七日、以新宮遷御在近、奉幣八社、豫祈其安全、是月、伊勢國司北畠教具至京師、秋七月六日、造新宮諸門、八日、前汾陽寺住持玄祥寂、賜諡號曰佛智廣照禪師、十日、命靑蓮院大僧正尊應修安鎭法于新宮、十六日將軍義政肄拜賀儀于三寶院義賢坊、二十日、土御門宮成、帝自東洞院宮徙御焉、將軍義政徙北小路新第、二十五日、義政參朝謝恩、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七日、大雷、震京中凡十八所、八月二十日、釋奠、二十五日、有盜放火出

雲路、二十九日、先是太上法皇自寶嚴院還東洞院宮、是日崩、稱後崇光院、明日、送靈柩于大光明寺、法皇初爲親王、爲稱光帝所忌、遂薙髮稱道欽、嘗著椿葉記、錄崇光以後至上卽位、皇室喪亂之事、以明天命之有歸、世以爲實錄、正統廢興記、看聞御記傳于世、又嗜和歌、有集曰砂玉集、九月四日、火葬後崇光院于大光明寺、十五日、命陰陽頭賀茂在貞行天地災變祭于其第、十九日、坂本土寇起、號德政、據八王子社、幕府命延曆寺擊之、土寇縱火社頭、戰死、二十日、召定親寺老僧某于禁中、講法華經、二十九日、將軍義政遊嵯峨、八王寺火、冬十月四日、修如意輪法及佛眼法于禁中、五日、北野萬部經會、將軍義政涖焉、十七日、上杉房顯、上杉憲信父子協謀、進陣人見、又築城于深谷、足利成氏使鳥山右京亮、高因幡守攻深谷、是日戰于岡部原、深谷兵敗、井草久下秋元氏等死之、鳥山亦被創死、岩松小五郞、金井新左衞門來自上野

援深谷、戰于羽續原、敗之、成氏兵退足立郡、二十八日、召二尊院僧某于禁中、講大般若經、受圓頓戒、十一月十四日、上杉持朝軍下總、足利成氏欲擊之、召小山成長于宇都宮、十五日、幕府蹴鞠會、將軍義政寵伊勢貞親、約其部下犯罪藉沒釆邑者、還與其地、二十二日、山名敎豐第火、先是土持景綱、土持宣綱、叛伊東祐堯、據牛山、是日祐堯遣兵擊景綱于毛作原、降之、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又震、十二月朔、先是出雲國造出雲持國、出雲高孝、與日御崎社檢校小野政繼爭地不止、幕府召持國持高、不至、將攻政繼、是日、命尼子某視察其舉動、五日、祈天災地變及南朝餘黨平定于太神宮、又命東寺禱禳之、十八日、幕府以日前社毛見鄉、仍舊爲守護不入地、是歲、僧龍澤撰錦繡段、幕府贈書朝鮮國王李瑈修隣好、因求助修造建仁寺費、又來歲爲遣使于明先容、

長祿元年丁丑、春正月二十五日、將軍義政參朝、二月十一日、九

條民與貞經親王釆地民爭鬭、縱火、延燒南小路、二十五日、將軍義政謁三條八幡祠、及祇園北野兩社、二十七日、以足利義量三十三回忌辰、是日、贈左大臣從一位、義政欲移東寺不動堂松于其庭、三寶院義賢諫之、事遂寢、是月、水鳥充溢山野、自北飛度南方、響如雷、迄秋而止、疾疫、三月五日、將軍義政如飛鳥井雅親第、十二日、義政觀花于若王子、十四日、義政詣西芳寺、十七日、義政詣常在光寺、二十九日、權中納言北畠敎具沘、是月、畠山道祐享將軍義政及夫人藤原富子、終日觀散樂、酣燕至夜闌、明日、夫人富子與左右密請義政、以義就代政長、爲一家總領、義政頷焉、義就之徒唱萬歲、政長不悅、益倚賴細川勝元、夏四月四日、先是幕府以嚴島社田佐伯郡賜武田信賢、禰宜佐伯親春與大內敎弘俱拒之、吉川之經援信賢、與親春敎弘戰、是日、幕府褒之經功、八日、太田資長築江戸城成、資長時年二十五、引僧材菴蕭菴述作

城地風景、榜軒名靜勝、西曰含雪、東曰泊船、使僧萬里作銘及序、山東細素賦詩、又藏史傳和歌撰集記錄醫方兵書數千卷於軒中、有兵馬之間暇、諳詠歌、講兵學、能熟得築城兵馬之法、或設筵會集賓客、建管廟于城陰、栽梅、亭名香月、寄田數千頃、相上杉定正、以家國爲己任、定正深倚重、事無大小咨詢、兵勢稍振、上杉持朝築河越城、資長父資清築岩付城、十一日、左大臣洞院實凞罷、二十八日、修足利尊氏百回法忌于三法院、勅贈太政大臣、幕府又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明日修曼陀羅供、五月十日、猿澤池水赤如血、十四日、祈雨、十五日、蝦夷東部酋長胡奢魔尹父子作亂、侵箱館及松前地、二十二日、勅紀伊國造紀伊行孝、討吉田五郞太郞、六月七日、祇園會、將軍義政臨京極持清第觀焉、十七日、右大臣一條敎房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三條實量爲右大臣、十八日、彗星見、命東寺祈禳之、二十日、蠣崎信廣與胡奢魔戰于七里

濱、斬之、餘黨悉平、信廣若狹守護武田信賢子也、豪俠有膂力、挽强弓、享祿中、如陸奧田名郡、據蠣崎、因爲氏、於是築城于天王河北名勝山、移居爲、二十三日、東常緣擊足利成氏黨馬加康胤等、不能平、幕府將召還之、是日、遣澁川義鏡于鎌倉、援上杉房顯討成氏、義鏡義俊之子也、初成氏走古河、武藏相模及上總下總將士多屬之、各據其城邑、不從京師令、初義鏡曾祖義行任武藏守、城蕨邑居焉、至義鏡世襲封邑、爲土人所畏服、以故將軍義政委義鏡以鎭撫之職、使諸將受其節度、以上杉房顯爲管領、以討成氏、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夏禁中有怪異、秋七月十日、將軍義政有疾、修千遍陀羅尼、藥師不動法禱禳之、二十日、逆修稱光帝三十三回忌辰、赦、是日、祈雨、又使五畿七道僧俗男女誦讀般若心經、禱禳旱疫及彗星、二十二日、吉田社鳴動、是夜、諸國大風拔木發屋、是月、土持景綱復叛伊東祐堯、

祐堯攻之財部城、景綱降、更與新名爪地、大安寺池中生雙頭蓮、八月六日、釋奠、十一日、祈雨、二十一日、大風、二十八日、太政大臣公名罷、二十九日、修後崇光院一周忌辰法會、是日赦、九月八日、右大臣三條實量罷、內大臣近衛敎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雅爲內大臣、實雅公雅之子也、二十八日、改元、是月、有星隕陰陽頭安倍有季第、冬十月、足利成氏城古河、自鴻巢徙居焉、部屬稱曰古河御所、十一月朔、先是郊外民嘯聚稱德政、橫行京師、幕府命諸將擊之、不克、四日、南朝皇族擧兵吉野、與金峯山僧戰、是日、幕府命興福寺援之、二十日、前內大臣萬里小路時房薨、是月、禁中觸穢、十二月二日、先是石見雅助播磨人也、播磨國赤松氏累世爲守護、嘉吉弒逆之後、宗族盡滅、遺族逋臣、或謀復其祀、然以今守護山名持豐強大、憚之、雅助潛往京師、仕內大臣三條實量、經歲大被眷遇、雅助得間白曰、爲何事也、赤松氏可得

再興、實量曰、建殊勳以贖、則或得成乎、雅助曰、臣聞南朝皇胤猶帶神璽在吉野、鄕民保護之、地嶮路艱、非嚮道則不能通人馬、我甞謀弒王子、則可得贖往罪乎、實量憐爲奏之、且試告將軍義政、義政許可、令雅助擇其人、雅助薦擧舊僚播人中村貞友、乃賜綸旨敎書、有弒南帝獻神璽之文、貞友辭曰、臣募徒黨、入南山、輕死則王子可弒、然則鄕民羣起、臣等不必生還、是故獻神璽之文、臣等有不能應命矣、雅助又請實量曰、以重賞募之、彼儕不可辭焉、於是義政授敎書曰、事成則賞以加州石川河北二郡、備前新田莊、出雲宇賀莊、勢利、高宮、保安寺、宜復赤松氏、雅助得以授舊僚掘兵庫、依藤彌三郎而附、貞友乃應命、而與兵庫、彌三郎、及間島雅光、上月滿吉等趣吉野、據鄕民乞仕、而窺便宜、康正二年十二月、貞友抵大和宇智郡、募徒與相謀、入南山、小寺性說留大和、越智彌三郎、及明石修理在京師、或辨資用、或通消息、旣而貞友等

入南山、時有竊告變者、王子令鄕民拒之不納、貞友使小倉與次剃髮號忠阿彌、赤松敎祐子也、潛入山、得見王子、覗無異謀、王子亦謂彼等大逆之徒、踽跡者宜也、故稍信之、聽寄居於山中、然未許携衆而入、是故一人或二人、漸漸入山、聚徒窺隙、當是時、尊秀居北山莊大河內、號一宮、其弟忠義在河野谷、號二宮、貞友黨二十九人相分陰窺便、是夜乘大雪、丹生屋帶力左衛門、及弟四郎左衛門入北山營、叉擊尊秀、尊秀年十八、裹首取神璽而走、敵追急、帶力左衛門乃匿首道傍、欲欺敵脫走、俄而迸於外、敵覺圍二人殺之、又奪神璽、彥太郎亦與滿吉等、入河野口、前持忠義衣、使滿吉斷其首、忠義年十六、從忠義者宇野大和守、僧智莊嚴院、及定順、二郎三郎等四人皆鬪死、滿吉彥太郎等八人被殺、貞友提首而走、又見殺于路、北山與河野相距七八里、山谷頗阻絕、而其遺殺蓋同時矣、王子兄弟不知其父爲誰也、或曰後醍醐帝四世

之孫、又上野宮之族、而上野宮亦不知爲何人也、應永中、上野宮擧兵、有河上三村者應之、新田義宗之至熊野、蓋亦在是時、而後不知其所終也、自文安初、二王子以北山稱行宮、移沓近縣、而其沓唯以干支行、義政以時方多事、不暇加兵、而二王子亦不能出戰、區區稱帝山谷之際、殆十數年矣、三日、修五壇法于禁中、禳彗星及怪異、十九日、以皇子成仁爲親王、先是澁川義鏡督兵擊足利成氏、不克、與諸將議曰、關東不置主帥、無所受令、不如奉將軍子以爲主帥、諸將以爲然、請之於京師、將軍義政乃以弟政知爲關東公方、政知初爲僧在天龍寺、至是命返初服、是日奏爲左馬頭、發京師、下敎書東海東山二道、使奉政知爲鎌倉主討足利成氏、伊豆駿河甲斐信濃國人競起邀之、二十四日、足利政知率上杉敎朝等至伊豆、冠三島祠前、以鎌倉數經兵燹、將府爲墟、且無險要、營館舍於伊豆堀越以居焉、上杉房顯定正等、陽尊崇之、稱

堀越御所、則講自大之事、政知徒擁虛號而已、是月、彗星復見、二年戊寅、春正月朔、越前守護斯波義敏以與守護代甲斐常治有隙、與父持種倶屏居東光寺歲餘、幕府諭常治、使義敏歸其第、斯波氏家有三老、曰甲斐、織田、朝倉、三老常不喜義敏、相共竊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因伊勢貞親請廢之、貞親娶甲斐氏、則右之、爲請義政、義政欲兩和解之、三老不肯、五日、將軍義政臨畠山義就第、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九日、兩日並出、幕府令五山喝食服色及髮樣、從舊規、閏月朔、日有食之、二日、是夜月輪圓滿、命陰陽頭賀茂在貞卜之、博士奏曰、日月增光、蓋表陛下聖明、而國家隨安矣、帝意喜之、百官奉賀、中納言日野勝光抗奏曰、臣惟元曆以降、武臣弄政、天子袖手、承命將門、元弘以降最甚、免死爲幸、何賀之有焉、不如願身修德、以改舊弊矣、公卿服其言、帝亦然之、三日、地震、十一日、先是幕府伐廣

隆寺杉、充新第造營材、是日、將軍義政俄病、爲木島明神祟、乃還其材于廣隆寺、二十六日、義政命僧等蓮、一慶、周藤、龍惺、澄昕、祖默、周鳳、周嚴、題詩于高倉第八景圖障、是月、幕府禁令廳下士服豹文直垂、無紋小袖、又養鷹及鷙、二月三日、鞍馬寺火、六日、豐後守護大友親綱卒、從祖叔父親隆嗣、十五日、地震、二十一日、幕府使還自朝鮮、付其所贈大藏經及錢一萬貫于建仁寺、充造營費、既將軍義政往觀焉、二十三日、授正一位於本島神、晦、義政觀花于西芳寺、三月朔、幕府下禁令四條于尼寺、五日、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雅罷、十五日、命大僧正禪信、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十六日、將軍義政避方忌于伊勢貞親第、二十七日、義政謁石清水宮、足利政知招足利成氏黨岩松持國父子、持國等應之、夏四月六日、松平信光攻菅沼貞直降之、十六日、幕府置家司、十七日、成仁親王加元服于清凉殿、十九日、將軍義政釋弟義副罪、召還自隱岐、

五月十五日、勅大藏卿清原業忠、改姓眞人、賜朝臣、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日、幕府評定衆兼寺奉行飯尾爲種卒、是月、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及蔭凉軒、六月九日、祈雨、二十四日、幕府修法會于相國寺、資義政冥福、將軍義政涖焉、二十六日、讃岐大雪、秋七月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五日、關白持通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足利義政爲內大臣、是日、義政行大饗、八月四日、義政見琉球使于幕府、義政生母藤原氏第火、九日、山名持豐入京、謁義政、十八日、將軍義政參朝、十九日、車駕幸義政第、是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三日、興福寺僧徒毀鬼薗山城、二十四日、蘆名盛詮命金上某攻伊達持宗、不克、晦、先是尊雅王、二兒王遇弑、而後楠木正理等、擁立尊雅、奉神璽居十津川、是歲六月、遷居吉野、小寺性說在大和、與國人越智某、小河中務少輔議、率間島衣笠寺襲之、尊雅復走十津川、是夜性說中務等、追躡掩擊、尊雅被傷、適

吉野北山高福寺、遂薨、謚高福院、南朝皇胤於是乎絕、間島等奉神璽還京師、是日、神璽入宮、勅奉安紫宸殿、諸將參賀幕府、幕府賞性說等功、帝下詔赦赤松政則、政則年僅五歲、曰二郎法師、初滿祐之死也、其弟義雅見擒、其子爲僧、曰性尊、政則卽其子也、於是將軍義政賜政則于加賀河北、石川二郡、備前之新田、出雲之宇賀、伊勢之高宮、幕府允土岐持益請、遣使朝鮮、求大藏經、九月十五日、幕府以僧周壽爲相國寺住持、義政涖焉、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四日、足利政知褒岩松持國父子背足利成氏來歸、既幕府亦褒之、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觀紅葉于岩栖院、冬十月三日、義政觀紅葉于西芳寺、十一月十二日、幕府作園地、徵南燭于諸寺、十九日、讃岐大雪、赤松政則謁將軍義政、二十七日、幕府命山名持豐、畠山義忠、董室町新第造營工事、畠山義就發兵援鳥羽軍、十二月五日、關白持通罷左大臣、

一條教房爲關白、幕府造新第、將軍義政蒞焉、十日、仙道人山內
越中率兵攻長沼政義于田島城、蘆名盛詮援政義相戰、越中敗
績入中野第、明日與二子俱自殺、十四日、幕府作答琉球書、十九
日、左馬頭足利政知敍從五位下、二十三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
神輿要請賜東寺寺田唐橋地于幕府、幕府權聽之、是日、復還付
東寺、二十六日、幕府行泰山府君祭、是冬、近江湖氷合、是歲、將軍
義滿歷詣諸寺、北畠教具敍從二位、島津忠國遣新納忠續于飫
肥、備伊東祐堯、
三年己卯、春正月四日、圓覺寺火、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幕府召相
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八日、將軍義政側室某氏恃寵讒捕夫
人富子事覺、義政命侍所京極持清流隱岐、卽日某氏自殺、二十
六日、義政臨京極持清第、上杉持朝在河越、與上杉顯房偕扶翼
足利政知、與足利成氏黨屢戰于武野總之間、山內氏勢强大、上

越豆武四州、大半風靡、長尾景仲爲之老、太田資清資長父子屬
扇谷、頻年兵威稍振、至是兩上杉氏迭生嫌疑、二月三日、平山某
叛、島津忠國、忠國子立久命比志島義重擊之、七日、幕府賜宴公
卿諸將、二十一日、將軍義政毀烏丸舊第、用其材造花亭于室町、
二十八日、義政謁石清水宮、二十九日、幕府以僧棠蔭爲等持寺
住持、義政蒞焉、三月十日、義政觀花于西芳寺、十二日、前權大納
言烏丸資任爲准大臣、義政觀花于常在光寺、十七日、義政詣禪
佛寺、伊東祐堯擊叛者于臼杵郡降之、夏四月九日、超昇寺火、十
四日、因幡守護山名勝豐卒、十八日、幕府移相國寺觀音殿于室
町新第、二十二日、椿井鄕堂火、五月八日、赤松政則謁將軍義政、
十二日、祈雨、義政生母藤原氏宿禱釋迦堂、十三日、先是義政命
越前守護斯波義敏討足利成氏、義敏率兵次小野澤、轉襲守護
代甲斐常治于敦賀城、是日、海陸並攻、會大風、船漂去、城兵乘機

出戰、義敏敗績、義政怒使能登越中加賀近江兵援常治擊義敏、
十五日、幕府命鹿苑院周鳳撰室町新第扁字、曰洗月、十六日、幕
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一日、前右大臣三條公冬薨、
二十六日、塔尾民與賀茂民爭鬪、二十七日、幕府釋僧光宣、筒井
順永、箸尾某罪、復其采地、是日、光宣謁將軍義政、既光宣歸大和、
管領細川勝元發兵護送、六月七日、祇園會、義政臨京極持清第
觀焉、十九日、兩日並出、二十日、赤松政則家臣入備前、山名教之
守兵拒之戰、互有死傷、既幕府諭教之受代、是月、多田祠鳴動、秋
七月朔、筒井順永襲小泉金刀第、金刀重榮及其黨龍田英舜等
自殺、二日、幕府令大乘院諭僧徒國民勿黨越智家榮等、三日、先
是島津豐久使子有久守梅北城備伊東氏、是日有久戰死小山、
四日、幕府納佛舍利于神泉苑祈雨、十七日、筒井順永、箸尾某襲
越智家榮於佐味敗之、十八日、畠山義就潜遣兵援佐味、二十一

日、幕府修法會于相國寺、資義勝冥福、將軍義政蒞焉、義政素信
佛受戒、時方禁殺生、而有告畠山義就按鷹郊外者、又義政聚花
石課諸將植木第庭、而義就所致適枯、至聞其救佐味益惡之、二
十三日、下令管領以下諸領將特赦畠山政長召于河內、是日、北
野祠牝鷄晨、民間訛言、諸國兵潛入京師、八月朔、瑞雲菴火、筒井
順永拔佐味城、畠山義就兵退河內、越智氏黨番條長懷以下皆
遁、十日、將軍義政如飛鳥井雅親第、十一日、斯波義敏與甲斐常
治戰于越前、部將堀江石見守、朝倉豐前守等敗死、明日常治亦
病死、幕府以常治子政盛襲父職、既使義敏讓國于子松王、義敏
奔周防依大內教弘、十三日、兩月並出、十六日、帝徙于黑殿、將軍
義政參朝、先是伊勢兵入紀伊、殺熊野新宮祠田高屋庄代官及
祠官、是日、幕府命守護代禁其橫暴、十八日、日色如銅、二十一日、
幕府令撤諸關、更設關于入京七路、以其稅錢充太神宮造營費、

二十二日、將軍義政詣南芳院、明日詣蔭涼軒、及普廣院、二十七
日、有星入月、九月二日、以興禪寺爲祈願所、山名教豐入京師、三
日、大館教氏第火、五日、將軍義政召僧錄司周鳳、講觀音經、十日、
山城大和大風雨、鴨河漲溢、屋壞人死、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
諷讀大般若經、十七日、室生寺火、冬十月六日、相國寺錢納所寮
火、七日、將軍義政觀紅葉于西芳寺、十三日、赤松政則家臣又入
加賀、守護富樫次郎使岩室某襲擊、義政令詰政則家臣、對以彼
來擊不得已應之、是日、幕府命吏判其曲直、嚴禁爭戰、十四日、上
杉房顯與足利成氏兵戰于太田、上杉教房等敗死、明日、上杉房
定與成氏兵戰海老瀨及羽繼原、房顯退于五十子、成氏還古河、
十五日、命大僧正禪信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二十四日、京師火、
二十六日、幕府借新第移徙費于五山僧徒、十一月二日、幕府定
典舖收息及償還期限制、四日、幕府修鎭宅法于室町邸、九日、京

師民嘯聚唱德政、幕府命諸將鎭撫之、是日、斬其渠魁、十四日、先
是越後守護上杉定昌率兵擊足利成氏黨敗之、是日、捷報至京
師、十五日、將軍義政避方忌于細川持賢第、明日、徙室町花第、公
卿諸將參賀、伊勢氏以世掌出納、甚有權、而至義政時尤甚、義政
妻曰富子、日野重政女也、有寵、所言莫不聽從、內謁公行、號令牴
悟、而伊勢氏專權於中間、義政獨事遊宴而已、義政喜奢侈、高倉
第部子、一間直二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十倍前代、前代借錢
內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
將府有大儀、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天下彫
弊、二十四日、足利政知與書岩松持國、褒羽繼原戰功、既幕府亦
褒其子成兼、山名持豐素怒赤松政則、遣赦計出石見雅助、及都
人聚觀幸若舞於三條實量家、伺衆方散、使人殺雅助于路、二十
六日、將軍義政詣鹿苑院、是月、佐竹實定、小田持家等、與足利成

氏兵戰、信太不克、十二月八日、關白教房罷、左大臣前右大臣三
條實量爲左大臣、幕府命多田院祈禱、建長寺火、十一日、將軍義
政臨細川勝元第、十四日、幕府以僧光謹爲相國寺住持、義政蒞
焉、十八日、幕府逆修法會于等持院、資義持冥福、義政蒞焉、二十
三日、造太神宮、二十六日、幕府允興福寺請、禁船舶不納稅錢、恣
過兵庫關、是歲、將軍義政屢詣諸寺、河內旱、多武峯大織冠像破
裂、山名教豐、千葉元胤私遣使于朝鮮、朝鮮國王李瑈復書幕府、
寬正元年庚辰、春正月朔、兩日並出、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諷
誦大般若經、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政臨京極持
清第、二十八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公保薨、二月九日、地大震、十日、
又震、十七日、大和大風、十九日、地震、是月、奈良多盜、三月朔、下野
守宇都宮等綱卒、子明綱嗣、幕府下書吊等綱、獎勵其族人部下、
二日、南禪寺請京師每人勸進一錢、充佛殿造營費于幕府、幕府

許之、六日、加賀守京極教久卒、十日、朝鮮使船遇颶漂沒、幕府便
船載大藏經還、是日、土岐持益獻金于幕府、謝之、十一日、將軍義
政徵松于聯輝軒、二十日、義政觀花于西芳寺、又詣妙法院、二十
二日、義政觀花于若王寺、二十六日、義政詣七觀音、遂省生母藤
原氏于高倉第、二十八日、幕府捕南朝遺臣楠木氏族在吉野者、
悉殺之四塚、二十九日、十市某、與田某、屢放火于奈良、是日、興福
寺僧殺與田父子、夏四月十一日、幕府會所成、十六日、將軍義政
如飛鳥井雅親第、十九日、義政與書足利政知、使勞千葉實胤、二
十一日、幕府賜劍于上杉房顯、上杉房定、賞太田、海老瀨、羽繼原
戰功、又褒其將士、督責伊達持宗等應徵不出兵、二十四日、將軍
義政詣蔭涼軒、及普廣院、又視鹿苑院塔婆修造工、二十八日、幕
府褒僧有良勤勞追討足利成氏使命、及結城七郎來歸、五月八
日、先是幕府聽松浦義塔使船往明、是日、付勘合票、紀伊根來僧

徒與民爭灌漑、又叢守護畠山義就亡臣、義就遣遊佐豐後守論之、僧徒襲擊豐後自殺、從兵死者千餘人、義就遣遊佐某擊平之、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諷誦大般若經、二十三日、以義敎忌辰在近、赦勝定院、香廣院、常德院僧在獄者、二十五日、地震、二十六日、祇園社牝鷄晨、二十七日、美濃守護代齋藤利永卒、六月四日、前大僧正良什寂、明日、勅贈准三宮、七日、祇園會、將軍義政臨京極持淸第觀焉、十一日、奉幣祇園社、禳地震厄、十七日、幕府以僧周嵩爲相國寺住持、義政涖焉、十九日、義政詣相國寺、二十四日、義政詣普廣院、二十七日、太政大臣持通罷、義政臨細川勝元第、是月、霖雨洪水、饑疫、祈晴、幕府以伊勢貞親爲政所執事、琉球國王尙泰久卒、子德嗣、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旣、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日、大乘院尋尊獻長谷寺緣起畫卷、五日、將軍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七日、幕府和歌會、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

倉第、又臨伊勢貞親第、十日、義政謁石淸水宮、十二日、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八日、御靈祭、義政觀焉、是日、地震、相國寺西明樓崩、二十日、稱光帝三十三回忌辰、修法會于禁中、二十四日、先是近江半國守護六角四郞擅殺其臣伊庭出羽守、是日、幕府授出羽子某于父采邑、二十七日、左大臣三條實量罷、二十八日、將軍義政惡六角四郞擅殺、斥其謁、四郞直出奔小原、入僧舍薙髮、明日、幕府召故六角某子龜壽、補近江半國守護職、二十九日、幕府造泉殿及廐、八月朔、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七日、地震、義政詣等持寺、遂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二日、義政臨一色義直第、十五日、地震、幕府將遣使于明、是日、以僧淸啓爲建仁寺住持、明日罷之、充遣明使、十七日、朝鮮復贈書幕府、告使船遇颶、若漂到、請護送其船、埋葬遺死、十九日、將軍義政及夫人藤原氏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觀猿樂、二十二日、足利政知

將入相模、是日、幕府與書誡其輕進、義政臨醫師上池院胤祐第、二十四日、幕府撤東海道諸關、二十七日、內大臣足利義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有爲內大臣、幕府新廐成、二十八日、將軍義政參朝謝恩、二十九日、大風洪水、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九月朔、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日、幕府命東寺禳變異、五日、地震、幕府令、凡將士遭誣告失采地者、覈審得其實復之、籍沒告者財產、無產處遠流、若被告有罪猶相訴、若請託權貴者、亦流之、即有罪跡陟疑似過二十年者、置不問、其親戚臣隸連座者、有司具狀請裁、擅不得沒收財產、九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日、有白氣起西南、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將軍義政使伊勢貞親召畠山氏老臣遊佐恒正、譽田三河、譴責義就、使退居領邑、以子悲家嗣家、恒正等謝服乞哀、不聽、義就曰、吾顧無罪、將軍豈信讒乎、將拒命、父賢良諭使速退于遊佐氏、

十九日、以義就猶在京、諸將皆戒兵、義政亦命細川成之衞禁中、二十日、義就燬所居宅南下、騎士七十、步兵千餘、皆甲而從、遊佐國佐出迎天河、入若江城、二十四日、地震、二十六日、又震、將軍義政召畠山政長、與義就封邑河內紀伊越中等地、二十九日、義政命大乘院及長谷寺僧徒戮力擊義就、閏月朔、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漂船至鹿苑院寺田三河赤羽禰鄕、郡吏奪貨物、併燒寺田廨舍、鹿苑院僧訴之幕府、幕府命守護一色義直誡飭郡吏、還付貨物、二日、畠山義就縱火于天王寺傍、幕府命諸將部署其兵討之、三日、先是本法寺僧日親如肥前、說法華經、使他宗徒歸依其宗、是日、幕府毀本法寺、又召日親將罪之、傳旨小城城主千葉元胤、六日、幕府命近江守護六角龜壽出兵守宇治橋、備畠山義就、義就部將遊佐國助遣人是夜縱火于京師第、九日、畠山政長將攻義就于河內、謁將軍義政、率兵發京、是日、至奈良陣營

提院、明日義政賴權中納言廣橋綱光、請追討義就綸旨、帝不聽、義政固請、不得已聽之、幕府令五山僧徒帽製從先規、十一日、畠山義忠第火、十二日西園寺公名第火、十四日畠山政長與畠山義就兵戰于宇智郡、敗之、是日、細川勝元遣兵播磨、擊援政長足利政知部將朝日近江守、富永駿河守至京師、陳京軍不利于幕府、十六日、幕府褒結城直朝報足利成氏黨動靜、及二階堂駿河守來屬足利政知、將軍義政徵樹木奇石于永安院、及芬陀利華院等、十七日、畠山政長進軍龍田、是日、幕府授義就追討綸旨及旗于政長、二十日、幕府遣使撤興福寺塔頭諸院押板板障、充修理泉殿用、僧徒不從命、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四日又震、二十五日、畠山義就部將譽田遠江守率族人入紀伊、畠山政長兵擊却之、是日、政長黨畠山教元、僧融性自京至奈良、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山名持豐奉將軍義政旨、將擊畠山義就、管領細川勝元論

止之、不聽、是日、進兵河內、二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月、義政詣南禪寺及普廣院、有貼畫圖於管領門者、畫一鐵輪、去其二足唯存一足、在棋枰之上、蓋其意謂斯波畠山細川世補管領、稱爲三職、猶鐵輪之有三足、今二家已亡、次當及細川也、世謂棋枰曰棊槃、凡輪直者當其次曰御番、棊槃御番國音相通故也、冬十月朔、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日、幕府釋富樫次郎罪、五日、北野萬部經會、將軍義政蒞焉、又詣松梅院、遂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六日、地震、七日、幕府命加賀守護赤松政則出兵越中、擊畠山義就黨、十日黎明、畠山義就聞畠山政長兵少、乃分兵爲二、一襲政長於龍田、一襲三島於平郡、政長大擾愕、政長從容默禱祠前、不敢動、衆賴稍定、大和人筒井順永、僧光宣等奮戰大敗敵、斬遊佐國助及譽田三河守、甲斐庄新右衛門、隅田某、越智備中、古屋彥三郎以下數百人、國助家士岡部彌六等戰于平郡、亦見

斬、義就喪氣將自殺、衆止之、遂奔據嶽山、更城寬弘、金胎、觀貞觀正四寺、以爲拒備、政長進入河內、與中島中務、成身院光宣等入若江城、十七日、畠山政長獻遊佐國佐等首于幕府、是日、梟六條河原、十八日、長野某兵發奈良赴河內、畠山義就軍西芳寺、畠山政長進陣寬弘寺、二十日、會津小高木城火、二十一日、幕府與書關東奧羽諸將、討足利成氏、二十二日、畠山義就寄木原地于觀心寺、祈戰捷、將軍義政詣淸和院、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及普廣院、二十六日、山名持豐怒子教豐逆意逐之、教豐奔播磨、二十九日、將軍義政臨一色義直第、明日、臨伊勢貞親第、十一月朔、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三日、飛驒國司姉小路基綱去京歸其國、十六日、將軍義政生母藤原氏宿禱嵯峨五大堂、是日、義政省之、二十二日、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及普廣院、二十五日、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大內教弘令統下、禁

養他人子以爲我子、經允許者、不在此限、十二月三日、矢田寺火、五日、內大臣德大寺公有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政忠爲左近衛大將、政忠滿家之子也、幕府泉殿成、十五日、將軍義政參朝謝恩、是日、聽牛車于義政、十九日、幕府以僧澄鄧爲相國寺住持、義政蒞焉、畠山政長至上弘川、先鋒長野某進陣嶽山下、畠山義就出兵擊之、互有勝敗、某退歸弘川、是日、政長大舉將攻嶽山城、不果、二十一日、改元赦、二十三日、和歌會、是歲、將軍義政屢詣諸寺、幕府奏以畠山政長爲彈正少弼、大飢、餓莩盈路、京師爲叢塚數十所、以瘞埋之、讃岐旱、斯波義敏、畠山義就私遣使于朝鮮、

朝鮮人來聘、

二年辛巳、春正月二日、畠山政長邀擊畠山義就兵于太子河原、互有殺傷、既僧光宣援政長出陣郡山、政長與義就對壘數月、四日、太神宮更造未竣、假殿損壞、神人連署連請遷宮、是日、命就工

役、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諷大般若經、十七日、將軍義政命僧
等連、一慶、周藤、祖默、周鳳、周厳、洪曹、眞圭、宗价、龍睬、建冑、澄昕、題
詩于泉殿圖障、十八日、四條火、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臨管領細川
勝元第、議討畠山義就之謀、是日、命大乘院一乘院等、發大和國
士、援畠山政長、二十六日、義政臨京極持淸第、二十八日、菊池爲
邦與海東村于阿蘇大宮司宇治惟忠、二月七日、幕府召僧光宣、
自河內入京、十二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七日、
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二十三日、義政謁石淸水宮、畠山政長遣兵
縱火于嶽山城、城兵出戰交綏、二十七日、義政觀花于西芳寺、是
月、饑饉、疾疫遍于天下、諸國之民、就食京師、有司不能悉救之、餓
莩盈巷、修施餓鬼於四條五條橋、帝親寫一字三體般若經、使僧
義賢慶焉、義政好奢侈、遊宴自如、新造花第、窮極靡麗、令四方輦
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悶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

陽蕨、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
慚懼罷役、三月三日、義政命興福寺、禳太一定分厄、五日、眞如寺
火、二十日、先是南禪寺僧結黨縱火、幕府遣飯尾之種、飯尾之淸、
捕鞠首惡僧麟琳、是夜麟琳黨殺大雲菴僧菊澗、二十二日、祈雨、
二十三日、勅興福寺禳三星合地震及饑疫、二十五日、幕府褒伊
東祐堯忠節、除島津澁谷二氏、外使日向薩摩大隅三州士皆屬
其麾下、於是起兵征討拒命者、威武震鎭西、二十七日、幕府徵贍
明硫黃于薩摩守護島津立久、以相國寺僧充其使、二十九日、施
食貧民于建仁寺及六角堂等諸所、是月、平等院禪徒與學侶有
隙、縱火大智院等、大乘院使十市遠淸居間講和、夏四月七日、幕
府以春日社田兵庫鄕、爲守護不入地、八日、暴風、十三日、以直明
親王子全明爲親王、十四日、將軍義政詣雲頂院、十九日、義政如
日野勝光第、二十日、金剛峯寺僧關畠山義就、與畠山政長兵戰

敗績、二十四日、大雨、將軍義政詣普廣院、二十六日、鎌倉府令還
付武士所奪鶴岡八幡祠田在武藏者、二十八日、幕府遣松田貞
賴、飯尾爲衡于畠山政長陣、召僧光宣協議軍事、二十九日、將軍
義政詣大光明寺、及退藏菴、五月六日、義政詣鹿苑院、九日、義政
謁栂尾春日祠住吉祠、又觀僧高辨像、十二日、出雲國造兼杵築
大社神主總檢校出雲持國老、子直信襲職、十四日、幕府賞岩松
持國族家純告持國父子陰通足利成氏之功、與劒、僧光宣將赴
弘河寺、會畠山政長、畠山義就出兵要之途、十六日、幕府召相國
寺僧、誦諷大般若經、十九日、幕府召定法寺尊勝院僧、修五壇法、
二十一日、召靑蓮院准后尊應、修七佛藥師法于禁中、是日、將軍
義政參朝、二十三日、飯尾之淸與問注所某爭鬪、某負傷死、之淸
自殺、二十四日、將軍義政詣蔭凉軒、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將出
兵于布留鄕、筒井順永拒之、不果、是月、鴨河涸、六月四日、大雨、七

日、祇園會、將軍義政臨京極持淸第觀焉、十二日、毛利豐元、山名
是豐等、與畠山義就兵戰于桐山、二十一日、義就部下須屋正興
等六十餘人請義就曰、敵欲持久以疲我、臣等請乘夜襲其不備、
義就許之、正興曰、臣等不復生還、願主公爲衆擧觴、義就乃歡飲、
衆咸奮躍而出、馳至弘川營、縱火攻之、營兵倉黃出戰、神保丹下、
草賀等、勇悍之士、三十餘人皆戰死、政長整陣徐進、擊正興等大
敗之、正興等戰死者百餘人、傳首京師、義就保嶽山金胎寺兩城、
是月、足利成氏與上杉房顯戰于武藏、秋七月二日、伊勢貞藤有
罪、幕府收其采邑、十一日、幕府令興福寺按檢僧徒黨畠山義就
者、十二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觀猿樂、十六日、毛
利豐元、吉川經基屬山名是豐、與畠山義就兵戰于淀子、多喪其
士、幕府與書豐元經基慰諭之、十九日、祈雨、二十一日、將軍義政
與生母藤原氏詣慶雲院、二十三日、內大臣德大寺公有罷、二十

九日、畠山義就黨某與畠山政長黨戰于越中敗死、八月四日、北野祭、神人爭鬪、有死者、九日、釋奠、左大臣足利義政罷右近衞大將、十日、權大納言久我通尙兼右近衞大將、淸通之子也、十一日、權大納言源通尙爲內大臣、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以神人嗷訴不果、贈故准大臣廣橋兼宣于內大臣、九月十一日、幕府與書千葉實胤、褒累世戰功、獎勵其忠、十五日、將軍義政修尊星王法于室町第、禳三星合厄、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諷讀大般若經、二十九日、召大僧正嚴寶修法于宮中、冬十月四日、前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雅有罪、收其采地、賜其若山莊、和田、大濱、海原井於權大納言日野勝光、其竹田莊於前權中納言高倉永豐、將軍義政觀紅葉于西芳寺、十日、興福寺領長岡民某殺春日社人、社人斬某火其家、十三日、多武峯妙樂寺僧徒與學侶爭鬪、互有死傷、十六日、斯波氏諸臣請以治部大輔澁川義廉襲斯波氏、是日、幕府

廢越前越中守護斯波松王、以澁川義廉爲斯波氏嗣、義廉義種之孫也、徵守護代甲斐政盛、朝倉孝景于京師、是日、義廉謁將軍義政、明日幕府割越前越中地、授采地于孝景、朝倉氏、姓日下部、世爲但馬朝倉邑、至廣景屬足利高經、領越前坂井郡、居黑丸城、子爲其家宰、十七日、義政與生母藤原氏、觀紅葉于鹿苑寺、十八日、上乘院火、二十三日、伊豫守上杉教朝卒于伊豆、是日、幕府遣其孫子政憲襲父後、諭足利政知、澁川義鏡、上杉房顯、上杉房定、上杉持朝扶持之、二十四日、將軍義政命雲頂院、移植東山楓樹于其塔後、二十六日、幕府與書結城駿河守等、獎勵其忠、是月、足利政知如鎌倉、今川範忠將駿河伊豆兵守鎌倉、將軍塚屢鳴動、十一月朔、日當食不應、二日、准三宮兼良、關白教房、將軍義政並參朝、是日、兼良進講源氏物語、五日、六角龜壽兵將攻嶽山、進陣大安寺、六日、石淸水及將軍塚、譽田八幡宮鳴動、二十二日、連歌會、

將軍義政參朝侍焉、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明日、詣七條道場、二十六日、天龍寺僧欲募求佛堂造營費于朝鮮、請勘合印于幕府、幕府允之、因求牛黃于其國、晦、地大震、是月、法起堂火、十二月朔、雪、將軍義政召將士賜宴、三日、義政臨山名持豐第、相國寺薪舍火、六日、萬壽寺訴延曆寺僧徒將來襲、幕府命土岐持益、京極持淸警衞萬壽寺、七日、幕府與書上杉房定、慰久勞軍旅、討足利成氏、八日、將軍義政生母藤原氏宿禱五大堂、是日、義政詣蔭凉軒、遂省藤原氏于五大堂、十二日、卜譽田八幡宮鳴動于軒廊、是日、發遣山陵使、十四日、後崇光院猶子某入相應院爲佛弟子、十九日、幕府命今川義忠援足利政知、二十三日、將軍義政如日野勝光第、二十五日、左大臣近衞房嗣爲太政大臣、內侍所神樂、幕府行如法泰山府君祭、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臨管領細川勝元第、觀貢馬、又賞雪、二十九日、遣豐受大神宮、是歲、將軍義政屢詣諸

寺、大關增雄屬足利成氏、屢敗上杉房顯兵于武藏、

三年壬午、春正月九日、大雷雨雹、十四日、將軍義政觀松柏及猿樂于室町第、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諷讀大般若經、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臨細川勝元第、南部光政卒、弟時政嗣、二十六日、義政臨京極持淸第、二月五日、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九日、又省、十七日、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二十二日、連歌會、義政參朝侍焉、二十八日、木屋町火、二十九日、將軍義政謁石淸水宮、三月二日、義政訪准三宮義承于其第、六日、義政聞關東諸將懷貳、上杉時朝亦通足利成氏、寄諭書于足利政知、及上杉房定、又與書持朝、慰藉多年勞軍事、八日、義政觀花于若王寺、明日、又觀花于高倉第、張猿樂、幕府命細川成之援畠山政長、擊畠山義就、是日、成之以攝津兵進次河內、十一日、幕府以僧梵桂爲相國寺住持、義政涖焉、二十四日、島津立久與入來院重豐于

島津莊山田城、二十七日、將軍義政如三條實量第、元興寺火、仁王像燒、二十八日、三條火、二十九日、幕府聞三浦高處隱遁、與書召還之、晦、連歌會、夏四月朔、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八日、三日並出、十三日、復收前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雅采地、分賜權大納言日野勝光、權中納言廣橋綱光、前權中納言高倉永豐、十九日、幕府命僧祝禱河內亂平定于伊勢兩宮及諸寺、二十二日、千葉自胤隱遁、幕府與書弟實胤、及足利政知召還之、且慰諭自胤、二十七日、相國寺有怪異、是日、幕府命相國寺及諸寺讀經禳之、五月朔、日有食之、五日、押小路火、十二日、將軍義政命畿內及紀伊伊勢備前安藝等諸將、擊畠山義就、時義就分兵據金胎寺嶽山、是日、畠山政長與細川成之等、攻取金胎寺、義就獨保嶽山城、十五日、幕府以天寧寺爲祈願寺、十六日、幕府撤山田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七日、下總守岩城隆忠卒、是月、

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及普廣院、六月二日、不豫、命諸社寺祈禳之、七日、以延暦寺訴、停祇園神輿迎、八日、加賀洪水、濃美川白山川溢、幕府命守護富樫二郎等浚河道、九日、將軍義政詣七觀音、遂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一日、高倉第園池竣功、義政往觀焉、十五日、信濃守小笠原持長卒、子淸宗嗣、二十一日、幕府命小栗助重畫高倉第障子、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觀蓮于西芳寺、二十四日、京師以諸道米穀多輸入、穀價大低折、秋七月五日、造元興寺金堂、十二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四日、幕府寄鹿苑院以下諸院于燈籠、十五日、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及等持院、二十一日、義政詣慶雲院、觀讃岐根香寺所藏藕絲曼陀羅、二十四日、義政詣普廣院、八月朔、右大臣近衞教基薨、五日、前內大臣德大寺公有爲右大臣、十三日、幕府以僧慈稽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政蒞焉、二十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又避方忌于烏丸資任

第、二十二日、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十三日、義政詣東寺、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生駒寺火、九月三日、先是長谷寺僧有罪、幕府命侍所所司京極持淸捕獲之、所司代多賀出雲守殺傷住持元明以下六人、毀寺院、掠奪財物、其檀越山名持豐訴之、部下村木助次郎自殺謝罪、是日、幕府賜出雲守弟新右衞門死、既持淸罷出雲守、以其族高忠代之、五日、足利政知報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無貳心于幕府、幕府與書實賴獎勵之、九日、久旱、是日雨、十一日、近畿土寇起、京都尤甚、幕府命侍所所司代多賀高忠鎭之、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九日、有流星、二十日、願成寺火、二十二日、京師人蓮田兵衞率其黨放火所在、掠奪財物、幕府命京極武田赤松等諸將擊之、兵衞退據東寺、遂出奔、幕府賜刀于赤松政則、賞其功、冬十月六日、將軍義政避方忌于烏丸資任第、十一日、義政詣西芳寺、遂如日野勝光第、十五

日、義政詣鹿苑寺、及經王院光聚院、十七日、伊達持宗至京師、義政延見、賜鎧仗、持宗獻黃金謝之、二十三日、細川政有奉幕府命、攻畠山義就于河內、二十五日、大內敎弘頒調布長短制于豐前、十一月四日、將軍義政臨細川勝元第、幕府誅蓮田兵衞等、梟其首于四塚、八日、義政詣普廣院、千葉元胤捕日蓮徒日親、送京師、日親橫行諸州、誹謗他宗、屢放惡言、犯戒律、幕府命禁獄焉、明年赦之、九日、幕府欲詢關東平定策、召大森實賴、二十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十二日、帝疾愈、幕府措錢于五山諸寺、充工作費、二十四日、將軍義政詣普廣院、十二月七日、准三宮兼良進講源氏物語、義政參朝待焉、先是上杉定正陳父持朝無貳心于幕府、獻劍馬、是日、義政與書足利政知、復持朝部下采邑、且與持朝于河越莊、八日、義政猶子某入大乘院、爲佛弟子、尋命名曰政覺、十八日、義政詣神祇官、二十日、義政每日詠和歌一首、

至是百首成、二十一日、足利政知寄相模久友地于鶴岡八幡宮、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詣大德寺、遂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十七日、皇太神宮成、遷神于正殿、義政觀貢馬于細川勝元第、二十九日、結城成朝卒、弟長朝嗣、晦、幕府祈禳明年厄于伊勢兩宮、是歲、將軍義政歷詣諸寺、伊豫守護河野通春叛、義政遣大內敎弘討之、敎弘病卒于軍、島津立久討市來久家、久家棄城逃、

四年癸未、春正月朔、三日並出、六日、兩日並出、十四日、將軍義政觀松拍于室町第、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八日、義政詣相國寺、還付其寺田堀部上坂地、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政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三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二十六日、義政臨京極持清第、二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月、大雪、二月五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二日、義政詣德雲院、又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二十二日、義政詣革

堂河崎堂、是月、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三月四日、將軍義政觀花于花頂山、七日、幕府和歌聯句會、十一日、將軍義政詣常在光寺、又觀花于若王寺、十四日、畠山政長用僧光宣計、陣國見山、攻畠山義就于嶽山、山名是豐以備後兵先登、與義就戰、七勝七敗、城兵疲而卻、是豐曰、我宗全子也、不拔城不已、城兵不敢出、義就揮刀、身先士卒、是豐曰、義就勇士、眞吾敵也、戰至日暮、乃交解、二十一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畠山義就祈戰捷于金剛峯寺、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謁石淸水宮、二十九日、義政詣香嚴院、又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晦、義政詣法住院、遂臨伊勢貞親第、是月、疾疫、人多死、吉田祠有怪異、夏四月三日、關白敎房罷、前關白持通爲關白、將軍義政將謁春日祠、大乘院訴疲弊難堪供億、幕府命課祠田河口坪江兩莊院家造營段錢、充其費用、六日、山名是豐、毛利豐元等與畠山義就戰于赤坂、十日、幕府與書宇都宮四郎、

褒其速應徵、十一日、將軍義政臨土岐持益第、十四日、義政詣雲頂院、畠山政長攻嶽山城拔之、畠山義就欲自殺、湯淺二郎乞義就甲、自稱義就戰死、遊佐國中村左近將監等三十餘人死之、士卒逃散、義就僅免、十五日、政長捷報至京師、公卿將士參賀幕府、二十四日、幕府聞畠山義就黨在河內、遣越智家榮、十市遠淸、筒井順永等守若江城、二十七日、幕府令諸國守護、番士在國犯罪者、具狀請裁決、不得私專斷之、五月二日、先是畠山義就將入金剛峯寺、僧徒拒不納、是日、據岡城出陣粉河寺、畠山政長陣當蒲谷攻之、五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遂臨伊勢貞親第、六日、義政詣鹿苑院普廣院、八日、五山僧徒獻盆山于義政、九日、山名是豐、毛利豐元等攻畠山義就于熱河谷、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八日、幕府令大乘院寺田越前兵庫鄉民、從其代官命、禁從其守護之命、十九日、水分祠成、遷神于正

殿、幕府以滿願寺爲祈願寺、二十二日、修法于禁中、二十八日、幕府命神宮祭主大中臣淸忠、祈禳災異、六月二日、內大臣久我通尙罷、右近衞大將、五日、京師胡蝶羣飛、十一日、畑田義幹傳鳥栖富田大和田地頭職于其子宮王、十二日、將軍義政生母藤原氏有疾、幕府命僧徒禱之、十五日、義政詣等持寺、及七觀音、文珠堂、因幡堂、十八日、幕府命赤松政則修築高倉第北墻、尋使僧眞蘂發徒助役、二十日、河內守護畠山政則免金剛寺境內公役、又禁人民獵禽獸、毛利熙元讓采地于子豐元、二十四日、將軍義政詣普廣院、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今出川敎季兼右近衞大將、實富之子也、二十九日、修法于宮中、相國寺詩會、將軍義政涖焉、閏月朔、大神宮舊殿心柱折、二十四日、鎌倉大風雨、鶴岡八幡祠壞、是月、疾疫、秋七月七日、岩城常隆與那須資房、宇都宮義員有隙、率兵攻資房于山田城、敗之、尋與資房戰于繩釣原、大敗、死者五百人、

十二日、將軍義政省生母藤原氏于高倉第、十五日、義政修法華懺法于室町第、十九日、朝倉貞景卒、二十一日、將軍義政詣貞如堂、又省生母藤原氏疾于高倉第、二十五日、命僧祝禱其疾、八月六日、畠山義就棄岡城走入吉野山、畠山政長兵捕其養子基家、是日、幕府命僧祝禱干戈平定、八日、義政生母從一位藤原重子薨、十四日、義政詣等持院修法會、因課費用公卿將士、又大赦禁殺生、二十一日、修理大夫畠山義忠卒、二十六日、上杉房顯家宰長尾景仲卒、薙髮號昌賢、子景春嗣、景仲頗有智謀、山內屬下皆畏伏、山東諸士亦望威風、太田資長謂、山內氏雖强大、所憚唯景仲耳、餘皆碌碌不足數焉、令山東將士僞服扇谷、其在邇乎、幕府與書房顯及景仲子景春弔之、九月八日、兵庫頭大館教氏卒、十四日、命僧正宗濟修佛眼準大法于禁中、二十八日、結城直朝獻馬于幕府、幕府命沿道關吏勿過止之、京師民嘯聚、號德政、幕府

命將士鎭之、勅金剛峯寺僧徒援畠山政長、追擊畠山義就、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將軍義政參朝、四日、大寶寺出羽守至京師謁義政、獻錢及馬、八日、足利政知遣書幕府、弔喪贈賻錢、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一月三日、命東寺修法禳變異、幕府亦令禳之、七日、幕府命今川義忠赴伊豆援足利政知、十二日、長谷寺僧徒與早山某鬪、小山戶某與勝原某鬪、是日、幕府下書和解之、十三日、初准三宮義賢承管領細川勝元意、請釋斯波義敏罪于將軍義政、不聽、居丹波待後命、至是以母氏百日忌辰法會赦之、又赦神宮祭主大中臣淸忠、飯尾肥前守、猿樂師觀世彌五郎等、十七日、義政詣蔭凉軒、明日又詣、十八日、和歌會、斯波持種請致仕、幕府允之、明日以其孫松王爲相國寺喝食、二十日、斯波持種孫松王謁將軍義政、獻劒馬、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二十五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是月、上乘院火、十二月朔、畠山

政長獻酒饌于幕府、三日、命僧正宗濟修五壇法于禁中、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五日、足利政知請補關東五山住持于幕府、幕府以無其執事上杉房顯書不聽、十六日、幕府褒佐竹實定及其部下江戶通房勤勞軍事、又褒大森實賴獻錢、十九日、幕府樂堂成、二十三日、先是興福寺訴船舶過兵庫關者、藉管領細川勝元名不納稅錢于幕府、不報、又訴春日社田細呂宜鶴丸等公文職大館教氏不納租賦、會教氏卒、幕府命興福寺直管其地、勝元沮止之、僧徒怒、是日閉社門、明日移神木于別殿、二十四日、將軍義政書勝智院扁字、是日往觀焉、又詣普廣院、幕府釋畠山義就、召還畠山政長、松田貞賴、飯尾爲衡、政長退入若江城、二十六日、鎌倉執事上杉房顯辭職、幕府不聽、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詣安禪寺、遂參朝、又臨細川勝元第、觀貢馬、賞雪、是月、斯波義廉私遣使于朝鮮、僧等揚還自明、等揚備中人、號雪舟、初爲相國寺僧、通禪學、又

善丹靑、寬正二年、乘海舶適明、爲四明天童寺禪班第一座、明主召書禮部院之壁、以是著名、居三年、至是始歸國、畫法益進、居筑後後遊歷四方、飄然有塵外之操、其作畫也、先飲綠醑半盎、吹尺八數聲、或唱詩歌、箕踞盤礴而後揮毫、及成氣韻生動、意溢筆外、妙絕天成、人莫能測知焉、評者以爲神品云、是歲、將軍義政屢詣諸寺、

五年甲申、春正月朔、以神木動座停諸節會、二日、將軍義政臨細川勝元第、十一日、雷、十四日、將軍義政親松拍于室町第、畠山政長置戍兵守紀伊諸城、遂凱旋、山名是豐歸語父以義就勇、持豐謂、畠山氏兩雄相諍者、我所濫觴也、義就惟對二十餘州兵士僅保孤城、歷四年、勢機不撓、今雖流落、豪雄可愛、我若與彼同心、天下不足圖矣、義就亦謂、持豐威權壓列將、故密通志、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日、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義政詣勝

定院、又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三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二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遂詣聖護院、是月、內大臣久我通尙罷、二月朔、畠山政長獻酒饌于幕府、五日、毛利凞元卒、七日、將軍義政如日野勝光第、十六日、義政詣等持寺、又觀梅于毘沙門堂、十七日、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二十七日、義政詣西芳寺、明日觀花于若王寺、時將士驕僭、相伴衆以黃金爲箸、供衆以檀沈爲之、其競爲華靡如此、由是上下罷敝、皆質領邑、費財破產、賦役無制、百姓止耕、餓莩盈塗、二十九日、幕府和歌會、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三月九日、管領細川勝元辭職、義政諭止之、二十日、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二十四日、赤松貞祐第火、二十七日、畠山政長借細川勝元第饗將軍義政、二十八日、帝將讓位、課段錢于諸國、幕府命東寺禳災異、夏四月三日、村上政國部將中澤賴通等攻小川左衛門尉于古山擒之、是日、政國授大澤鄕于賴通賞其功、五日、將軍義

政及夫人藤原氏、構看棚於糺河原、觀猿樂、三日、細川勝元、畠山政長、斯波義廉各司供億、費用不貲、遂臨細川勝元第、七日、畠山政長饗義政于細川勝元第、地震、八日、義政詣蔭涼軒、九日、伊東祐堯遣其子祐國、會島津立久于鵜戶、明日、祐堯復會、十日、將軍義政夫人藤原氏觀猿樂于糺河原、遂臨斯波義廉第、明日、諸將獻太刀賀之、十三日、春日神木歸座、十四日、雲頂院楞嚴會、將軍義政蒞焉、十七日、贈春日大明神于大慈行滿菩薩號、二十三日、不退寺火、二十四日、將軍義政詣蔭涼軒、三十五日、義政臨土岐賴成第、二十八日、義政邀貞常親王于室町第、開連歌會、五月五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七日、義政聞大森實賴隱遁、與書實賴及其父氏賴召還之、十一日、管領細川勝元不請幕府、宿禱久世戶、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二日、東寺八幡祠鳴動、二十八日、太寶寺出羽守歸其國、是月、大和霖雨洪水、六月

七日、祇園會、將軍義政臨京極持清第觀焉、十四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十五日、幕府將遣使于明、徵石硯于諸寺、尋命細川勝元修理兵庫島、十七日、修金剛童子法、二十八日、因幡守伊勢貞仲卒、子貞誠嗣、二十九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秋七月二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五日、權大納言九條政忠爲內大臣、滿教之子也、十六日、帝將讓位于皇子成仁親王、是日、移貞常親王東洞院第、十九日、帝讓位於成仁親王、帝在位三十六年、災異屢臻、兵革連起、民罹大亂、餓莩盈巷、公卿離散、文籍蠹灰、可勝歎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土御門天皇一

後土御門天皇、諱成仁、後花園帝第一子也、母嘉樂門院、大炊御門信子、贈太政大臣信宗女也、嘉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生、長祿元年十二月、爲親王、二年四月、冠、寛正五年七月十九日、踐祚于土御門殿、關白持通、征夷大將軍兼左大臣足利義政、右大臣德大寺公有、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九條政忠、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今出川教季並如故、尊前帝曰太上天皇、上皇聽政院中、以義政爲院執事、二十一日、幕府禁五山喝食服紗紋及雜色、二十九日、將軍義政朝上皇、謝恩、八月四日、土岐成賴獻造營勝智院費于幕府、六日、幕府以僧等爽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政涖焉、七

日、義政詣相國寺、明日、以生母藤原氏忌辰、赦桃井伊豆、富樫康高等、八日、義政修法華懺法于相國寺、養生母藤原氏冥福、公卿諸將納佛事錢、是日、義政詣相國寺、九日、賜兵仗于義政、十一日、大雨洪水、十二日、將軍義政如藤原某第、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以神人訴不果、十七日、上皇以將幸將軍義政室町第、豫命東寺祈禱之、先是、勅小山成長、鹿島實幹討足利成氏、二人黨成氏不從、義政下書詰責、命成長部將水谷壹岐守諭其主、又與手書于佐竹實定、及其部將江戸通房速討成氏、二十三日、上皇幸義政室町第、是夜、車駕還宮、義政隨入朝謝恩、是月、大風洪水、人多漂沒、九月二日、右大臣德大寺公有罷、八日、侍所所司京極持淸辭職、將軍義政慰諭止之、九日、幕府罷管領細川勝元、以畠山政長代之、十三日、夜有光、又有聲如雷而隕地、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七日、上皇命神宮祭主大中臣淸忠、及東寺

醍醐寺禳二星合厄、幕府亦命之、二十七日、幕府和歌會、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冬十月朔、幕府賜宴諸將、四日、將軍義政觀紅葉于高雄山、作連歌、七日、幕府免金剛峯寺寺田課役、爲守護不入地、十一日、幕府禁僧徒乘輿過禁門、及上皇宮門前、十四日、將軍義政詣三時智恩院、聽法華經講義、十六日、義政與書于鎌倉執事上杉房顯、止其辭職、且使足利政知諭之、二十日、皇子勝仁生、多田祠鳴動數日、將軍義政納劍馬于祠、二十二日、幕府連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臨攝津之親第、觀猿樂、二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小城城主千葉元胤卒、子教胤嗣、十一月七日、上皇幸將軍義政室町第、八日、義政詣相國寺、九日、義政朝上皇宮、召觀世音阿彌演猿樂、十三日、細川勝元部兵與河野通春戰于伊豫、是日、幕府遣僧承勳諭大內教弘出兵擊通春、二十四日、將軍義政詣蔭凉軒、二十五日、義政以弟准三宮義

尋爲義子、義政年已三十餘而無子、謂人生無幾、不若使弟僧義尋還俗讓職、而優遊終年、於是遣使於淨土寺、告之義尋、固辭不從、義政又贈書誓曰、自後生男、則宜爲僧、我若食言、神祇有罰、義尋乃棄衣鉢、還本服、明日入于今出川第、改名義視、以細川勝元爲傅、二十八日、義政爲準三宮、前內大臣久我通尙爲右大臣、十二月五日、上皇宮三席會、義政陪焉、十一日、命東寺禳地震厄、十三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十五日、義政謁石淸水宮、二十三日、幕府和歌會、二十六日、幕府以山名是豐爲山城守護、幕府免雲澤軒寺田郡家庄諸役、爲守護不入地、二十七日、將軍義政參朝、又臨畠山政長第、觀貢馬及猿樂、是歲、幕府定諸士品級、曰大名、曰國持外樣、曰外樣衆、曰伴衆、曰部屋衆、曰申次、將軍義政屢詣諸寺、村上國重私遣使于朝鮮

六年乙酉、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臨畠山政長第、

四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日、幕府詣初、五日、足利義視敍從四位下、義政臨畠山政長第、觀猿樂、十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臨伊勢貞親第、是日、義政參朝、十二日、義政臨斯波義廉第、觀猿樂、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四日、將軍義政張松拍及猿樂于室町第、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政臨山名持豐第、觀猿樂、二十三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觀猿樂、二十六日、義政臨京極持淸第、觀猿樂、遂臨畠山敎元第、晦、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二月七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如日野勝光第、十二日、義政詣德雲院、遂詣三時智恩院、聽法華經講義、十三日、幕府以僧等璜爲相國寺住持、義政蒞焉、十四日、土御門火、二十二日、上皇勅前權中納言飛鳥井雅親、撰近古和歌、二十四日、成恩寺火、二十八日、上皇觀猿樂于其宮、將軍義政侍焉、幕府課段錢于越前、充觀花費、三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將軍義政

訪准三宮義承于梨本坊、四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華頂山及若王寺、關白持通以下公卿諸將從之、鹵簿從衞、窮極靡麗、三條室町火、延燒西洞院、六日、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大原野、是日、大風雨、桂河浮橋壞、武田信昌獻馬幕府、幕府賜信昌鈸及器物、九日、義政朝上皇、觀花、張猿樂、二十日、義政疾、命興福寺禱之、二十三日、大覺寺房官長田某、率其黨襲大覺寺、執大僧正性深、幽之其家、尋幕府令還性深于寺、二十四日、內大臣九條政忠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政嗣兼左近衞大將、政嗣持通之子也、二十六日、幕府命靑蓮院尊應、禱禳災厄、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月、上杉持朝部將太田資長入朝、謁義政、義政將饗資長、營中飼一猿、若遇始至者、必抓傷其人、資長聞之、竊賂飼者、借猿至旅亭、資長服朝衣過其側、猿果躍攫、資長以鞭笞仆之、猿低首惶伏、資長厚謝飼者還之、當饗應之日、義政縶猿

其座、欲以試資長、畢止、及資長至、猿忽伏地不動、資長整衣過之、衆皆大驚、知其非常人、時有勅問武藏野、資長乃詠和歌奉之、都由於加奴、加多毛阿利計利、由布多知乃、久毛與利比呂幾、武佐志乃乃波羅、其後又勅問其景色、資長又奉和歌、波我以保和、末都波羅都都幾、宇美知加久、不悲乃多加彌毛、乃幾波爾曾美留、帝感賞賜御製和歌、武佐志乃波、加留加也登乃美、於毛比志爾、加加留已登波乃、波奈毛佐久羅牟、人以爲榮、夏四月七日、義政徵花卉木材及茶器于五山諸寺、十三日、幕府遣僧禪久于陸奧、徵馬于氏家安藝守、南部政盛等、幕府以僧與熙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政蒞焉、二十一日、幕府徵伊勢貞親第浴室造營材于土岐成賴、二十三日、大友親繁與志賀親家、褒高良山戰功、二十五日、將軍義政臨一色義直第、二十六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七日、土御門火、二十九日、吉良氏部下丸山中務等、據參河額田郡、寇掠郡邑、兵勢甚盛、守護細川成之兵擊殺中務、幕府命伊勢貞親部下松平信光、戸田宗光擊餘黨平之、是月、將軍義政聽法

華經講義于三時智恩院、五月二日、住吉社司菊園仲親上書幕府、告夢松樹生社前、幕府奏之、是日、納劒馬于其社、三日、但馬守江戸通房卒、孫通長嗣、五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七日、義政臨土岐成賴第、觀猿樂、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日、千葉孝胤遣其部下中村胤賴率兵、攻今川胤秋于與賀城、不克、退軍于河上、胤秋追擊敗之、二十六日、幕府奏以大內武治爲彈正少弼、又借錢千貫其父敎弘、充遣明使費、二十七日、上杉顯定獻馬于幕府、是日褒之、復獻前所索、二十九日、熒惑犯南斗、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月、義政聽法華八講于三時智恩院、六月二日、地震、三日、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侍所京極持淸辭職、幕府諭止之、五日、太白經天、幕府諭大內敎弘、無阻過宗貞國入覲、七日、祇園神輿迎、將軍義政臨京極持淸第觀焉、九日、幕府命小笠原光康擊村上兵部少輔、高梨彌太郎等、十二日、

足利義視獻酒饌於將軍義政、張猿樂、十四日、大内教弘獻鼈皮
于幕府、幕府更徵猿及野牛皮、將軍義政授偏名於長野滿壽曰
政高、十九日、足利成氏黨在五十子者、多來降者、足利政知欲乘
機擊之、遣上杉政憲率兵踰箱根入相模、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
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教冥福、將軍義政與夫人日野氏涖焉、二十
五日、河野通春作亂于伊豫、幕府允細川勝元請、令近隣諸將討
之、大内教弘率兵至伊豫、陰援通春、二十六日、將軍義政臨山名
持豐第、觀猿樂、二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足利義視延正三
位舟橋業忠于今出川第、講大學、是月、幕府以多賀高忠爲所司
代、高忠能斷訟、不嗜殺人、衆服善政、以爲協其職、高忠問弓馬故
實於小笠原持長、又與父宋閑所傳聞具筆記云、今稱高忠聞書、
以傳于後、將軍義政聽法華經講義于三時智恩院、秋七月七日、
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十七日、義政夫人日野氏詣石山寺、十九日、

幕府與書長尾忠景褒戰功、二十五日、幕府命大内教弘課大嘗
會段錢于鎭西九國、將軍義政聽法華經講義于三時智恩院、是
日、賜錢于講師瑞溪、夫人日野氏亦賜砂金及盆、二十八日、幕府
聞大内教弘病、遣醫板坂宗德診視之、八月六日、幕府以僧守蔭
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政涖焉、又與夫人日野氏詣鹿苑院、八日、
義政修生母藤原氏法會於鹿苑院、上皇賜御衣及佛經、是日、赦
本鄕五郎、廣岡九郎等、十三日、義政將謁石淸水宮、修齋於伊勢
貞親第、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義政涖焉、夫人日野氏亦往觀其
儀、是日、大風雨、明日洪水、橋梁民屋多壞、十八日、御靈祭、義政觀
焉、十九日、義政臨小串次郎右衛門第、二十二日、義政、夫人日野
氏、及義視臨細川勝元第、觀犬追物、二十四日、幕府促南部盛政
獻馬、命大寶寺出羽守護送之、義政詣蔭凉軒及普廣院、二十七
日、河内民作亂、幕府以其代官畠山政元請、遣諏訪忠鄕、飯尾貞

朝鎭定之、二十八日、將軍義政與夫人日野氏、及義視宴室町第、
二十九日、日色如紫、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九月三日、周防
長門豐前筑前守護大内教弘卒于伊豫興居島、子政弘嗣、尋贈
教弘從三位、十日、命東寺禳災異、十一日、幕府遣鹿苑院圓圭于
伊豫、欲諭大内教弘、不果、十三日、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有星如
月、自西南飛東北、光照天地、聲如雷霆、識者以爲兵革之兆、幕府
命諸寺禳之、十四日、幕府以伊勢貞祐爲日吉總奉行、十六日、細
川勝元管下讃岐土佐兵、與河野通春、大内政弘戰于伊豫、土佐
守護代新開之實等敗死、通春攻殺小笠原通賌于岩川城、二十
一日、將軍義政至奈良館一乘院、觀延年舞、二十二日、義政謁春
日社、詣一乘院、大乘院、二十三日、義政詣東北院、松林院、二十四日、
義政遊覽東大興福兩寺、受戒於戒壇院、觀寶器於正倉院、天龍
寺僧徒結黨逐住持梅谷、毀佛殿僧房、既幕府訊鞠之、流黨魁乾

高等、二十五日、義政觀猿樂于一條院、常陸介佐竹實定卒、父義
人欲以其子義實爲嗣、族人部下不從、立實定兄義俊、二十六日、
内大臣九條政忠罷、權大納言今出川教季爲内大臣、將軍義政
詣法花寺、尊勝院、東北院、二十七日、春日若宮祭、義政觀之、二十
九日、義政還京、冬十月五日、義政觀紅葉于西芳寺、遂詣松梅院、
八日、義政詣鹿苑院、遂遊東山、相別墅于惠雲院地、又詣若王寺、
是日地震、十七日、義政詣石山寺、十九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二
十日、上皇修法華八講于其宮、資後小松帝冥福、是日、義政朝上
皇、遂詣安樂光院、二十二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朝上皇、幕府允
細川勝元請、發追討大内政弘令、勝元等獻劍謝恩、二十三日、義
政夫人日野富子敍從一位、二十七日、上皇宮詩歌會、二十九日、
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晦、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十一月六日、
越智家榮就山名持豐訴僧光宣部下扼山城道、橫奪軍糧器物

于幕府、請禁之、七日、御靈辻子火、八日、將軍義政詣鹿苑院、畠山義就出吉野陣天河、十一日、西岡民號德政、嘯聚據東寺、幕府命山城守護山名是豐、侍所所司京極持淸鎭定之、旣所司代多賀高忠賞赤松政則部下浦上則宗功、與劒、二十日、足利義視加元服于幕府、今川義忠欲復舊采地遠江河勾懸川兩莊、狩野七郎右衛門與守護代巨海新左衛門謀拒之、義忠率兵攻七郎右衛門于府中城斬之、二十二日、將軍義政夫人富子徙細川常有第、明日生男義尙、義政臨焉、內外慶賀、富子不忍以爲僧也、日夜啼泣、願立爲嗣、欲得一强援、念諸將有威力者、無若山名持豐者、密作書閟之曰、將軍嘗約以國家託義視、雖渝其約、又細川勝元補之、不可搖、妾齡垂三十、始擧此兒、不忍棄之桑門、今卿祿重、齒高、世敬憚無出其右者、故妾以兒附與卿、請垂憐持豐意謂、勝元者我女婿、彼與赤松昵、其意必欲損我矣、義視如履職、則勝元必

專權、不若輔翼郎君爲世嫡、乃從命、夫人大喜、二十四日、義政詣蔭凉軒、普廣院、二十五日、左馬頭足利義視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義政與義視俱參朝、又謁上皇、二十七日、詩歌會、義政參朝、二十八日、山城八書公文近藤某有罪、幕府命守護代及筒井順永等、援伊勢貞親部下擊某、十二月六日、安樂光院火、七日、大僧正道興爲准三宮、八日、前大納言東坊城益長侍讀史記、十日、內大臣今出川敎季罷右近衛大將、十一日、幕府召聖護院道興修五壇法、十二日、幸神祇官奉幣、十四日、帝覽歷代卽位禮服、將軍義政參朝侍焉、十六日、遍昭心院火、十七日、足利義視任權大納言、敍從三位、二十日、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自細川常有第歸室町第、義尙移伊勢貞親第、義政夫妻涖焉、相國寺、大德院火、延及勝定院、二十五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臨伊勢貞親第、二十六日、赤松次郎加首服、謁義政、義政賜偏名名政則、二十七日、卽位太政

官廳、義政臨伊勢貞親第、遂臨畠山政長第、觀貢馬及猿樂、是歲、義政屢詣諸寺、幕府遣使于明、

文正元年丙戌、春正月朔、將軍義政及義視參朝、四日、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五日、義政臨畠山政長第、六日、足利義視敍從二位、十日、將軍義政參朝、又臨伊勢貞親第、十一日、義政訪准三宮義賢于三寶院、遂避方忌于伊勢貞親第、十二日、義政臨斯波義廉第、十四日、義政觀松拍于室町第、十六日、右大臣久我通尙罷、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十七日、島津立久講犬追物、十九日、幕府連歌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政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三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二十五日、義政饗五山諸老于室町第、又賜宴諸將、是日、訪大僧正尊應于青蓮院、二十六日、義政詣崇壽院、又臨京極持淸及畠山敎元第、二十九日、義政及義視、訪准三宮道興于聖護院、二月朔、幕府賜宴諸將、畠山政長獻酒饌、三日、

將軍義政及義視謁上皇、獻酒饌、陪觀猿樂、幕府以攝津之親、飯尾之種、淸貞秀爲御禊大嘗會奉行、六日、豐前守原光胤卒、七日、將軍義政如日野勝光第、八日、內大臣今出川敎季罷、十日、東福寺法華懺法會、將軍義政涖焉、遂觀梅花于岩倉及毘沙門谷、下野守細川持春卒、地藏院准三宮某寂、十一日、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十二日、足利成氏出兵五十子、與上杉房顯對陣、是日、房顯卒于軍、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政嗣爲右大臣、十七日、將軍義政臨一色義直第、觀猿樂、十九日、幕府遣飯尾貞有、齋藤豐基、松田數秀于伊勢、撤諸關、又按國司北畠敎具與山田民相爭狀、是日幕府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三日、將軍義政觀女猿樂于室町第、二十四日、初斯波義敏之西犇也、大內敎弘厚供給之、欲請還之京師、會伊勢貞親爲義政所親任、貞親納義敏娣爲妾、以故義敏因貞親請還、義政許之、至是義敏還京師、是日、與父

持種、謁義政、二十五日、義政夫人日野氏臨飯尾之種第、觀猿樂、二十八日、改元、義政臨伊勢貞親第、觀猿樂、幕府贈書于朝鮮、求修造藥師寺費、晦、島津立久與伊東祐國講和、觀犬追物于楯間、閏月四日、綾小路火、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遠爲内大臣、七日、將軍義政觀花于若王寺、九日、園城寺火、十一日、上皇觀猿樂于其宮、將軍義政陪觀焉、十二日、地震、十五日、安富勘解由左衛門第火、十八日、上皇觀女猿樂于其宮、十九日、幕府遣明船遇颶于呼子浦、伊勢貞親部下與山名持豐部下爭鬪、幕府諭之和解、二十一日、幕府申禁諸將使僭奢、是日、將軍義政觀花于西芳寺、二十四日、鎌倉大風雨、鶴岡八幡祠、及瀨戸祠倒、二十九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是月、上杉憲實死于長門大寧寺、憲實使二子爲僧、一曰德舟、一曰清藏主、與二子俱著草鞋、把烏傘、巡行諸國、人不知其所在、嘗謂人曰、世將彈指謂彼叛主

者、蒙罰如此、我亦以爲然、嘗以少悔非耳、三月五日、將軍義政謁石清水宮、遂謁六條八幡社及北野社、六日、義政如二條持通第、十日、先是武田信昌率兵攻村上政國、政國部下杵淵下野守、布下民部等、逆擊却之、是日、政國與馬標大旗于下野守、褒其功、十二日、上皇觀蹴鞠于其宮、十五日、將軍義政將謁皇大神宮、與夫人日野氏、修齋于伊勢貞親第、十七日、奏樂、二十日、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謁皇大神宮、二十一日、足利義視訪准三宮道興于聖護院、二十三日、勝定院火、夏四月二日、將軍義政觀蹴鞠、六日、命東寺禱禳變異、是日、地震、七日、雨雹、十日、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臨伊勢貞親第、行子義尙色直食初儀、幕府命五山僧徒禱遣明船安全、十四日、將軍義政延見畠山政長乳母某氏、政長獻劍謝恩、十六日、日吉社社人殺社司樹下修理大夫、幕府誅其首謀、十七日、足利政知獻盆山于將軍義政、二十日、義政齋于

伊勢貞親第、二十二日、義政參朝、二十五日、准三宮義賢修法于室町第、是日、地震、二十六日、風雨地震、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臨土岐成頼第、二十八日、舟橋業忠進講典籍、五月十一日、大雷雨雹、十二日、幕府以諏訪貞郷爲引付衆、十三日、幕府和歌會、是日、修法于室町第、十五日、幕府以僧本續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政蒞焉、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誦讀大般若經、二十六日、幕府令、凡借貸收息、不得過一倍、若合算子母爲母錢、改作證券者處罪、又訟者不經賦奉行者、禁控訴、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六月三日、幕府與書奥羽諸將、褒功勞、討足利成氏、督責不從其命者、又以越後守護上杉房定子顯定承上杉房顯後、爲鎌倉執事、既足利政知命顯定移居山内、七日、祇園神輿迎、將軍義政臨侍所所司京極持清第、持清窮乏苦供億、所司代多賀高忠出私財辦其費、十二日、義政將如近衛房嗣第、房嗣辭之、十五日、義政將營東

山別業、借覽房嗣舊第圖、二十三日、土御門富小路火、二十五日、將軍義政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七日、義政臨細川勝元第、二十八日、近江守護京極持清與敏滿寺爭灌漑、遣兵焚其神祠僧坊、二十九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秋七月五日、足利義視參朝、八日、奏樂、十日、大雷雨、震一條成菩提寺塔、尋又震祇園塔報慈院諸所、十一日、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十六日、斯波義廉捕斬斯波義敏部兵、義敏訴之幕府、幕府命伊勢貞親、僧眞蘂議其曲直、十九日、權大納言久我嗣通自殺、幕府修理馬埒、諸將獻劍賀之、二十三日、將軍義政納伊勢貞親、僧眞蘂言、將斥斯波義廉立義敏、禁義廉朝從、收其第宅、義廉走告之山名持豐、持豐大怒、欲自往其第、以拒公使、家臣垣屋越前守、大田垣美作等交諫曰、以私姻背公命、其若之何、君盍以其適武衛者、轉適公方乎、是轉禍爲福也、君不聽、臣等、臣等嘗薙髮染衣、往高野粉川而已、不忍視君

及禍也、持豐笑曰、吾加箭於奴輩、何不可之有、赤松滿祐之弑普光公也、細川六角武田諸人、往者如雲、大敗於蟹坂、踏跙不進、然而自但馬口入、一戰梟逆賊首、以報將軍仇者誰乎、然未幾何、召賊餘孽、奪我功田予之、吾聞父讐不與共戴天、田夫野人猶知此義、今不疾父讐而疾報仇者、欲奪此以予彼、如此公方眞可賴也、饒令吾背公命、而若輩謹愼以納媚焉、何必高野粉川之之、因拂衣而入、大聲罵曰、大姓有可罰者、當告管領諮諸將、以決其議、貞親一豎子、敢進退三職、欲使武衛家亦踵畠山氏之禍、禍敗之至、眞不可測、今日在彼、明日在我、我必往與義廉共生死耳、於是山名氏家臣、咸決意修兵、京師訛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義視懼、乃走入勝元第、有人告貞親曰、細川山名奉命來討、二十六日、幕府以飯尾之種爲公文奉行、二十八日、琉球使僧芥陰謁將軍義政、獻方物、晦、足利義視子義材生、八月三日、將軍義政以權大納言

日野勝光諭山名持豐與斯波義廉絕婚、明日、尾張守護代織田廣成應義廉召、率兵入京師、細川勝元、山名持豐、一色義直、土岐成賴等謁義廉、四日、琉球國王舅某謁足利義尙、獻方物、六日、幕府命東寺修法、琉球使僧芥陰就僧眞蘂、請點檢其貢物于幕府、明日幕府命飯尾元連掌之、八日、將軍義政詣等持院、畠山政長等率兵屯北野、備不虞、九日、下總守葦名盛詮卒、子盛高嗣、十一日、命東寺禳星變、幕府亦命之、斯波義敏弟竹王潛匿京師、依細川氏部下一宮左京亮、是夜勝元捕獻之幕府、義政付之其父持種、明日許其謁見、十四日、對馬守江間爲時戰死于高井城、子時村嗣、十七日、幕府與斯波竹王于大野郡、是日、竹王從父持種兄義敏、謁將軍義政謝其恩、十八日、大風、二十五日、幕府遣僧于北野、祈海內平安、以斯波義敏爲越前尾張遠江三國守護、義敏、松王、持種謁義政謝恩、是日、畠山義就聞京師兵起、出吉野陣壺

坂、二十八日、幕府命僧光宣、筒井順永、古市某擊畠山義就、晦、將軍義政臨伊勢貞親第、一條火、九月二日、畠山義就進入河內、取升形城、畠山政長部將游佐長直將擊之、軍若江、先是朝倉敎景弟久侍者、侵略一條兼良釆地安居、逐代官康俊、是日河井及加賀民逐久侍者、復康俊、五日夜、京師騷擾、近衛京極火、六日、將軍義政信伊勢貞親讒、怒義視黨斯波義廉、欲殺之、義視避難于細川勝元第、因與諸將連署、請誅貞親、曰、貞親不伏誅、羣臣不復能朝從、義政不得已逐貞親、是夜貞親奔近江、義敏奔越前、僧眞蘂、赤松政則等亦逃亡、義廉持豐部兵放火所在、土寇乘之號德政、強奪財物、九日、廏司正親町火、十日、春日社第四殿千木隕、幕府召寶相院增運修法于室町第、十一日、幕府修熾盛光法于青蓮院、禳流星變、權大納言日野勝光說足利義視行成、義視不肯、細川勝元、一色範直屢諫乃從焉、是日、義視還今出川第、十三日、天

狗星自艮飛坤、十四日、幕府以斯波義廉復爲越前尾張遠江守護、義廉謁義政謝恩、斯波持種、子竹王等在京師待變、十七日、畠山義就與遊佐長直戰敗之、取嶽山深田兩城、十八日、土寇放火于福智院松谷、二十一日、先是上皇頒百首和歌題于公卿僧徒、是日、前關白房嗣賦之進奏、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畠山義就命越智家榮攻布施某高田某焚都鄉、是日、僧光宣入京師、與細川勝元畠山政長議戰略、冬十月朔、多武峯僧徒攻越智家榮于越智鄉、不克、二日、一條火、五日、幕府以伊勢貞宗承父貞親後、是日、貞宗謁義政謝恩、六日、土寇將據東寺、僧徒逐之、明日、興福寺出僧兵備土寇、十一日、富士大宮司富士忠時、及其父祐本不從足利政知命、幕府遣使諭之、祐本不服、放火神社、是日、幕府使政知罰祐本父子、以其族富士親時爲大宮司、十五日、帝欲肆御禊儀、是夜、至上皇宮、留三日、以觸穢不果、十六日、畠山義就部兵放

火攻智恩寺、布施某高田某防戰不克、與筒井順永共入箸尾城、義就黨越智家榮進陣大智寺、二十日、命東寺禳星變、幕府亦命之、十一月十二日、將軍義政參朝、十三日、帝肄大嘗會儀、十四日、觀女馬騎、十七日、興福寺出兵于福寺防土寇、既遣筒井順永懲戒寺田越田尻莊不法之民、二十日、幕府罷神宮開闔政所執事代飯尾之種、以其兄式評定衆爲數代之、是日、將軍義政遣齋藤豐基、松田秀數于美濃、檢東山別業造營材木、二十四日、延曆寺僧徒訴京極持淸不法于幕府、將奉日吉神輿入京、幕府奉勅、遣山門奉行淸貞秀等諭止僧徒、二十五日、幸太政官廳、將軍義政、權大納言義視扈從、命東寺禳二星合變、幕府亦命之、二十六日、御禊、二十七日、筒井順永與越智家榮有隙、十市某居間先與家榮黨小泉某和、二十八日、幕府命東寺禳明年災厄、十二月五日、右大臣二條政嗣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洞院公數兼左近衞大

將、內大臣西園寺實遠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公敦兼右近衞大將、公數實淵子、公敦實量之子也、僧光宣歸奈良、七日、幕府修法會于等持院、資義詮冥福、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蒞焉、是日、赦布施貞基、十日、上皇巡視太政官廳、十一日、發一社奉幣使、十二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據祇園社、將襲京極持淸第、是夜、侍所所司代多賀高忠出奔、會僧徒失火、神社悉燬、十三日、將軍義政詣通玄寺、遂臨伊勢貞宗第、十四日、幸太政官廳、權大納言足利義視扈從焉、阪本土寇襲京極持淸第、十六日、五節舞帳臺試、帝臨御、關白持通、將軍義政侍焉、是日、春日山屢震動、幕府收侍所所司代多賀高忠第、是夜其第火、十七日、淵醉及五節舞露臺試、帝臨御、延曆寺僧徒奉神輿歸、十八日、大嘗會、十九日、幕府召實相院增運修法于室町第、二十日、三條坊門室町火、又細川勝元部兵邸舍失火、延燒相國寺塔頭、河崎觀音堂、二十五

日、畠山義就應山名持豐招、率兵發河內、是日入京師、持豐自出迎之、館千本地藏院、義就謁幕府、徑詣謝持豐、極歡而出、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衞門佐拜賦二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義就詞勝元政長之黨所爲也、管領畠山政長得細川勝元、京極持淸、赤松政則、六角政信援、爲戰守備、課軍糧于所在、是夜盜襲室町第、二十七日、畠山政長部兵放火勘解由小路及富小路、延及等持寺、秋野道場、二十八日、東北院穴口火、二十九日、地震、幕府命岩松兵庫頭避足利成氏諱、地震、是歲、天下飢饉、疾疫流行、頻年群侯爭雄、黨毅騷擾、山碕、西岡、伏見、深草、淀、鳥羽土民蜂起、唱債負除放、擅鐘發喊、掠奪酒肆倉廩、都鄙習以樹黨作亂、近江鹽津人熊谷左衞門尉、世事將府、視世將亂、上書諫之、義政大怒曰、其言雖善、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罪在不赦、收其食邑逐之、僧正哲宗砌並死、正哲善和歌、爲東福寺書記、世稱哲書記、所著有草根集、正哲物

語行于世、宗砌以連歌聞、所著有古今連談抄、頃間我邊民至明寧波、知彼有備、矯稱進貢、是歲又詐稱聘、遂破大嵩諸處、大內政弘使部將陶弘房、鳩弘直監其統內筑前豐前肥前軍事、二將有隙、厚田、秋月、宗像、麻生諸氏分爲兩黨、肥後守菊池爲邦傳封邑于子重朝、松平信光攻西鄉賴嗣于岡崎城、瀧山寺眞福寺僧居間和解之、幕府命五條坊門酒家、每月獻酒、一歲直錢七百二十貫文、澁川義堯、麻生信歲、久野賴永、私遣使于朝鮮、

應仁元年丁亥、春正月朔、管領畠山政長獻椀飯于幕府、是日地震、二日、畠山義就謁將軍義政、義政將臨政長第、俄止之、免其職、禁參衙、政長憤歎曰、頻年大役相繼、而我恪勤不懈、今有何辜、疎我乃爾、蓋持豐義就讒言所致也、義就聞之大喜曰、彼已爲將軍所疎斥、當往驅逐之、五日、足利義視叙正二位、畠山義就襲義政義視于山名持豐第、諸將多陪從、獨細川勝元、京極持淸不往、是

日、諸將爲義就請收政長萬里小路第、義政允之、六日、諭旨于政長、政長不奉命、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修戰備、僧光宣至京師、與勝元議事、幕府罷畠山政長四足門守衞、權命引付開闔治部國通等更番守之、七日、前內大臣花山院持忠薨、尋贈太政大臣、八日、幕府以斯波義廉爲管領、九日、畠山政長部下放火市街、鈔掠財物、十日、將軍義政參朝、遂臨伊勢貞宗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五日、鎌倉壽福寺火、十六日、山名持豐適今出川第、擁足利義視而到幕府、使義就護北門、一色義直警衞羅門、分部下衞東門、斯波義廉、土岐成賴等、各以其兵樹黨群集、請幕府曰、義就既被赦、當移住本第、而勝元右政長、以梗公命、請詰問之、義政乃遣使問勝元、勝元曰、臣將自往答矣、使者還報、或流言、勝元政長謀反、幕府戒嚴、兵聚細川氏者可一萬、義就等亦聚兵於幕府、義政出令曰、政長義就獨身決戰、諸將毋得援、持豐怒曰、我在府下

既三月、所望未遂、且不得援義就、何面目列士籍、義就悅曰、獨身決戰、素吾所願也、且白僕當以手兵赴攻、諸君傍觀勝敗何如、於是諸將皆奉令、勝元弗肯、義政遣伊勢貞藤、飯尾爲數說勝元曰、諸將咸不助義就、則卿亦莫援政長、如不得止、則須令彼等孤鬪也、勝元猶不聞、義視召細川敎春諭曰、勝元若與政長不絕、則應爲反逆之臣也、敎春曰、勝元雖睦政長、豈換君命之重哉、臣奉命往而說彼、彼如不從、則臣敢不生還、乃往說勝元、勝元歎息久之、乃答曰、賴春死國難、賴之輔幼主、以至於臣、六七世、未嘗倍叛也、今寧背友誼、不忍被叛名、當謹奉命耳、敎春反命、神保長誠聞之、謂政長曰、勝元已不援我、我孤立矣、義就自幕府來、諸將豈無潜援之者、本第平夷、不可拒守、爲今計者、宜據上御靈林、南負相國寺、西依勝元第、戰卽不利、勝元豈坐視乎、且勝元家老安富元綱、與臣親善、卽使勝元不援、而元綱必來也、政長然之、十八日、政長

燒其第、以六千人出、從士以爲奔也、行道亡、比至御靈林、裁二千人而已、畠山義就曰、兵利在乘勝、是不可失、侵晨赴之、時方雪、兵凍不輒前、帝與上皇同車、避兵於將軍義政室町第、義政請院宣命義就討政長、政長與義就大戰、管領斯波義廉、及山名持豐、陰遣兵助義就、政長苦戰、細川氏闔門不出援、長誠使人言元綱曰、自且戰至暮、我兵疲矣、不敢望援兵、特請惠一尊酒、將與主公訣飲自裁、元綱不答、政長察勝元遂不救、乘夜闇縱火於祠宇、潜穿相國寺林中、而與士卒離散亡蹤、義就入視宇下有三屍曰、政長死矣、乃凱旋、持豐大喜、散遣其兵、世唯勝元不援政長也、謠曰、細川宜改洲股川、害尾張者是此川、時政長爲尾張守、勝元愧之、閉門不出、二十日、京師解嚴、帝上皇還宮、是日、斯波義廉以下、獻劒幕府賀之、二十一日、義廉遣部將朝倉敏景、火斯波持種第、持種及子竹王等逃亡、是日、畠山義就遣人毀上池院胤祐宅、胤祐出

奔伊賀、二十三日、幕府令興福寺搜索畠山政長、及其黨與、二十五日、幕府饗五山長老、二十六日、和歌會、二十七日、細川勝元、京極持清等謁將軍義政、二十八日、幕府連歌始、二十九日、以觸穢停諸社祭、是月、內大臣西園寺實遠罷、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權大納言日野勝光爲內大臣、罷院執權、九日、將軍義政參朝、又謁上皇、十日、以權大納言柳原資綱爲院執權、義政詣某寺、幕府授畠山義就于封邑安堵狀、以清秀數、飯尾任式、布施英基爲恩賞奉行、十七日、岩松持國及子成兼至京師謁義政、義政遣歸持國、討足利成氏、二十七日、義政朝上皇、召猿樂師奏伎、是夜地震、晦、飯尾元連與二階堂某有隙、元連部下殺某部兵、某遣兵報之、不克而止、是月、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豐有隙、足利義視大憂戰亂將作、而親入勝元陣和解之、又如持豐陣開諭之、兩陣暫撤柵解嚴、不日而復構柵戒嚴、將軍義政下令曰、不論彼此、以始戰者、爲反逆

之臣矣、蓋其意在欲使二人相鬩也、勝元陽服從之、持豐意益驕、不復設備、勝元叔父持賢密謂勝元曰、重府命不救政長、爲不失累世之業也、然棄反之辱、不可不雪、且今持豐義就暴行、不可不制矣、勝元曰、是我所切齒也、又家臣香西元直、香川元光、安富元綱、奈良元吉、秋庭元高、藥師寺與一、安養寺佐左衛門等、亦勸勵、於是勝元決意、三月三日、山名持豐、畠山義就等諸將、參賀幕府、又謁權大納言義視、細川勝元、京極持清、及其黨杜門不出、繕修戰備、或告山名持豐、持豐哂而曰、渠不能救鼻目之急、奚得挽張大之弓哉、不足爲之備、是日、山名教之部兵殺細川成之部兵、將軍義政臨細川教春第、五日、改元、九日、命大神宮祭主大中臣清忠禳災異、幕府亦命之、十一日、內大臣日野勝光參朝謝恩、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觀其儀仗、十四日、畠山義就遣兵要擊僧光宣徒于嵯峨、殺傷數人、十六日、將軍義政如日野勝光第、賦連歌、

二十七日、山城大和土寇嘯聚、放火焚般若寺、興福寺撤其支院、購首魁十一人頭于百貫文、二十九日、幕府和歌會、天竺孫四郎第火、是月、赤松元久卒、子政資嗣、夏四月七日、細川勝元部兵奪山名持豐輸送貢米于途、十日、上皇幸內大臣日野勝光第、將軍義政、權大納言義視侍焉、十一日、土寇縱火焚朱雀院及民家、二十二日、將軍義政參朝、二十三日、義政、夫人日野氏、及義視臨斯波義廉第、二十五日、義政如鷹司房平第、二十七日、修石清水宮臨時祭、幕府以僧梵琇爲相國寺住持、義政涖焉、是月、蠣崎信廣遣人于東西部、定民夷區別、五月三日、義政將如近衛政家第、政家辭之、六日、義政詣鹿苑院及七觀音、九日、關白持通罷、前關白兼良爲關白、十一日、細川勝元使赤松政則徇播磨備前、而率兵入京師、又分遣諸將士、侵伐山名持豐徒之領邑、持豐初驚、十六日、大雷雨、震元興寺二天門、十九日、幕府命東寺修法、二十日、細

川勝元馳檄諸道、自發其所管攝津、丹後、土佐、讚岐之兵、族政元以阿波、參河、師春以備中、元春以和泉、政春以淡路、斯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內、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並屬勝元、兵凡十六萬餘人、持豐令一色義直衛室町第、勝元以爲舉兵無名、不如擁將軍以號令天下、幕府門前有一色義直第、與西陣相接、而爲之守、我今遣一將、陣實相院以隔絕之、則義直必怖而走、我可以取幕府、二十四日、勝元遣武田國信等陣焉、一色義直果走、勝元乃入幕府、請將軍牙旗、樹之四足門、又迎義視置府中、令將士屯諸街巷、以討持豐、持豐聞之曰、悔爲豎子所先、於是亦發兵、持豐自發其所管但馬、播磨、因幡之兵、族教幸以伯耆、備前、教清以美作、石見、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內、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六角高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後、伊勢、土

佐、土岐成賴以美濃、並屬持豐、兵凡十一萬餘人、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以故獨屬東陣、西陣遣垣屋攻實相院、遣太田垣守東面前壘、京師人民屓擔奔竄、持豐勝元舅婿之好、年旣久、兩家僕從又相親暱、幷軒接壁、或姻或婣、至是互爲寇讎、二十五日、准三宮義承避亂于大原、二十六日、細川勝元兵攻前壘、發火箭燒而走之、山名持豐遣斯波義廉、山名教幸、攻細川師春大宮第、師春乞援於勝元、勝元乃遣京極持清、將萬人、過戾橋、未陣、義廉將鹿草太郎左衛門、朝倉敏景等、呼譟薄之、持清兵卻、遂大奔、爭橋而墜者數千人、赤松政則曰、師春孤軍嬰壘、不援之者非士也、勒三百騎、自猪熊巷赴援、擊走義廉兵、拔師春、入政之村雲第、山名氏兵躡之、縱火第外、戰煙微中、如此者兩晝夜、伏屍塡塞街衢、是日、革堂、百萬遍、雲文寺、淨菩提寺、猪熊第、新善光、佛心、廣覺、圓光、盧山諸寺罹災、二十七日、安居院、花房罹災、二十八日、大宿直寺

罹災、二十九日、祈干戈平定于伊勢兩宮、晦、當是時、伊勢貞親在鈴鹿關、細川勝元以其不善持豐、欲置爲己黨、爲請復其舊職、以伺察府中應敵者、貞親憚足利義視、止陣花頂山、是月、京極持清、時六角高賴不在、遣兵攻觀音寺城、守將伊庭雪隆禦戰死之、六月朔、幕府命足利義視、擊山名持豐等、細川勝元奏請追討勅、又請牙旗于幕府、內大臣日野勝光曰、不可也、不許、勝元怒、欲火其第、勝光懼依幕府、爲隍於一條大路、廣二丈深一丈、二日、地震、西黨越智家榮與東軍戰、死傷數十人、四日、幕府授牙旗于細川勝元、但馬已下八國兵應山名持豐招、先徇丹波、守護代內藤貞正邀擊斬宮田父子、而衆寡不敵、其族貞德等戰死、七日、勅公卿警衛皇宮、斯波義廉兵與畠山政長兵戰于近衛西洞院、所在三四町罹兵燹、前關白房嗣逃于三寶院、曼殊院權僧正良鎭避于延曆寺、八日、足利義視樹牙旗于幕府四足門、督諸將攻山名持豐

等、斯波義廉、六角高賴、土岐成賴等、倚細川成之請降、將軍義政命立功償其罪、赤松政則擊山名敎之于一條大宮、多獲首級、義視檢之、義廉部將朝倉敏景襲京極持清族人多田某第、縱火、十日、夜有光怪、十一日、將軍義政逐近臣侍女黨山名持豐者、細川勝元遣人殺飯田爲數父子于幕府東門、一色義直弟義遠自火其第、火延及寺社及公卿邸第、燒一條第、延及近衛油小路東街、迨一條颷起、燬縱橫十八町、十三日、細川勝元、京極持清、赤松政則、細川成之等、攻山名持豐壘、不利、幕府諭西岡村吏塞通路、擊畠山義就等、又止伊勢國司北畠敎具入京、赤松政則族人太田三郎、宇野上野入美作、陣南峽及鹽垂山、守護山名政清、伯父掃部頭攻之、三郎上野敗走播磨、十四日、斯波義廉部兵奪東陣糧米于途、古市家則發奈良入京援義廉、十六日、關白房嗣避亂于宇治、十七日、太白歲星相合、翌夜有流星、畠山義就養子政國發紀

伊、至河內、將入京、與東軍戰于西岡、敗績、是日、富樫幸千代自火其第、二十日、今川胤秋攻小城城主千葉敎胤、敎胤逆擊斬胤秋、取其地、二十一日、山名持豐陣北山、毀佛堂、細川勝元誘鹿苑寺僧徒約放火、持豐覺之、捕斬長老已下十一人、筒井順永課軍糧于奈良、二十三日、桃井某自火其第、二十五日、赤松政則縱火攻斯波義廉第、明日拔其一壘、是月、幕府命諸寺禱天下靜謐、仁和寺靜覺法親王避亂於高雄、尋入高野山光臺院、秋七月三日、斯波義廉部兵縱火焚三福寺、六日、上皇命貞常親王及關白兼良、傳旨幕府、令細川勝元等罷兵、二十三日、細川勝元部兵襲山名敎之第、火之、二十五日、東軍屢攻斯波義廉壘、不克、劇戰互有死傷、所在悉罹兵燹、是月、阿波大膳襲金剛峯寺、橋口忠藤與僧徒合力擊殺大膳、斬其黨五十餘人、八月朔、長清寺罹災、八日、六角高賴自火其第、十日、毘沙門堂、相國寺法界門罹災、十三日、綾小

路四條、正親町三條、伊勢乙、伊勢武衞、攝津、六角上下、一色大夫、波多野、齋藤等諸第、罹災、十五日、誓願寺、崇福寺、長講堂、城福寺、禪心院、清和院、堀出寶傳寺、慈福寺、寶相寺門室、梶井門室、紫野白毫寺、大德寺等罹災、十六日、斯波義廉部兵與細川勝元兵戰、鷹司、近衞、勸修寺、日野町、一條、裏松、館、四辻、久我、日野、轉法輪三條、東榮地等館第罹災、東軍流言、將軍近臣有通欵西陣者、常泄密謀、所以取敗、勝元疑惑、親帥甲騎六千、擁衞幕府、嚴禁近臣出入、嚴戒、義政驚懼、尋勝元使敎春愬曰、頃聞侍臣竊應西陣、如速不制、則災變生於肘腋矣、請逐焉、乃上其內應者、上原大夫判官、一色式部少輔等、十二人名籍、義政諭其徒曰、勝元所訟已如斯、汝等其避之、是乃一時無爲之謀也、近臣皆怒曰、上意所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蹙、何獨吾儕、逃於衆中、特受放逐之命、亦足以死矣、爭結束將鬪、營裏周章、義政將往他、然四門戍者、悉勝元部

卒、容易不能脫出、偶聞西軍將襲禁闕、勝元惕、二十三日、請義政以畠山政長假叙從三位、帥兵抵禁闕、奉迎主上上皇及神器、幸幕府、事發倉卒、不整儀仗、文臣脫衣冠帶戎衣、細川政春爲前驅、吉良義信、赤松貞祐候後騎、護輿至門、門中喧騒、輿止門外者、自午至亥、大納言三條公春、吉良義信、以義政旨諭近臣、近臣乃出奔西陣、而輿乃入、蓋勝元計義政如不右己、則挾天子以戰也、勝元請迎義視入其營、義視素惡伊勢貞親、恐其離間兄弟、意自不安、竊謀逃奔、是日、遂間行至北畠敎具營、與俱奔伊勢、大內政弘、河野政通、應山名持豐、率水軍東上、赤松政則、池田某、細川持久等要擊之兵庫、池田叛應敵、政則等敗走、政弘入京陣東寺、明日政弘移陣于北野、晦、京極持淸自焚其第、是月、信濃兵陣伊田野、將攻岡崎城、松平信忠發兵擊却之、蝦夷大風、山名持豐亦計擴下京之敵、以出敵東面、取三寶院、相國寺、以塞御靈口也、九月朔、

令畠山義就、大內政弘、土岐成賴、六角高賴、一色義直赴攻、五將臨發、誓持豐曰、此行不取相國寺者、無復生還、乃各將萬人、攻三寶院、武田基綱與其父信賢、以二千人守之、力拒終日、兵皆散亡、基綱獨開院門偏扉、以身當敵、敵不敢逼、畠山氏驍卒野老源三有膂力、挺身搏之、基綱叱曰、試受吾刀、乃擊其冑、刀折、基綱大號奔逸、莫敢遏者、源三頭碎死、西陣兵旣取三寶院、是日、萬里小路、今出川、中御門、松木等第、三寶院門室、布施大御乳人、播磨細川、武田等第罹災、二日、左大臣足利義政罷、三日、前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雅薨、六日、修理大夫上杉持朝卒、九日、伊豫守山名敎豐卒、子政豐嗣、十三日、畠山義就、大內政弘等進攻淨華院、逐東將京極持淸、吉川經基兵禦戰死傷甚多、是日、淨華院、東北院、伏見宮第、吉良第、安禪寺、粉河寺、地藏堂、常樂寺等罹災、越後守那須資持卒、子資實嗣、十八日、興福寺以更造春日社、課段錢于大和、

是日、遷神于假殿、二十日、地震、上皇薙髮、法諱圓滿智、受戒於大僧正增運、權大納言萬里小路冬房爲准大臣、是日、烏丸、西園寺、花山院等罹災、二十二日、地震、二十六日、細川氏赤松氏部兵、自攝津播磨來援、陣東岩倉、西軍攻之、不克、六角政信自近江來援東軍、陣東山、是日、南禪寺罹災、是月、彗星見、光芒丈餘、冬十月三日、細川勝元令部將安富元綱等三千騎守相國寺、別出兵於一條、而寺僧陰通款於西陣、舉火爲應、扞一條者、駭顧引還、西陣五將進至寺門、元綱兄弟以手兵拒總門、與大內政弘、六角高賴搏鬪七合、殺傷大當、自晨至昏、西陣兵終不能入、已而東門失守、西陣兵分入、元綱兄弟咄嗟馳之、箭洞胸死、政弘高賴旣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之以車八輛、以送致西陣、當是時、餘燄覆幕府、鯨波裂耳、營中侍女悲鳴涕泣、勸義政夫人富子謂曰、走鞍馬貴布禰矣、富子自若而不搖、開宴劇飲、有松田則定者、前曰、洛中之戰

期今日、願賜一杯、以爲生涯之榮、義政方宴、乃擧杯賜之、則貞拜戴飮盡、率兵五百餘、禦戰三寶院、死焉、成之駐兵戍我營、挈族勝久到幕府、人或謂成之擁幕下避難矣、成之入一揖而座、富子令女監春日局謂成之曰、逆徒已逼矣乎、奚不徙大旗於他、對曰、勝元未死、成之猶存、何爲移哉、挫敵不遠、何懼之有、而顧左右曰、徒聚合營裏、爲無益、俱戮力須擊拂敵也、乃退而到勝元陣曰、敵若取相國寺址張屯、則營中出入梗塞、恰如籠鳥矣乎、宜撰率將擊郤之、勝元曰、我意亦然、諸將皆罷、强命山名是豐、是豐報曰、我頃日陣百百橋、日夜接戰、雖一步退則此陣潰矣、弗從、秋庭備中守進曰、畠山公其人也、勝元曰、然、召政長語之故、曰、事急矣、煩公一行、果勝則當今忠勳、誰出公右者、政長對曰、僕雖無似、辱受此命、不敢不往、顧御靈林之役、多亡士卒、在者僅二千而已、若之何、勝元有漸色、政之乃令東條國氏援政長、政長於是出四足門、覘者

相語曰、以此寡兵、恐不能克、政長據鞍而言曰、諸君勿憂、政長在焉、雖有百萬敵、保能破之、卽得克乎、今日之事、僕專任其功、諸君幸證之、乃進望敵陣、指問其侯騎曰、彼山門前者爲誰、曰成頼、山門後者誰、曰義直、其南者誰、曰衛門佐氏、神保長誠說政長曰、敵兵衆盛如彼、君厚集其兵、合力衝突之、彼必縱火圍我、我可以破其一面也、政長從之、乃蒙楯而前、比薄敵、乃捨楯、直衝門前陣、陣大潰、郤入門後、門後兵沓蹙、不能揮槍、義就謂其將甲斐莊某曰、彼其尾張守也、我前軍槍鋒不整、必敗、亟勒隊、吾將代進、言未畢、門後兵大敗、奔壓義就軍、軍不得戰而退、東陣復收相國寺、政長名震兩陣間、於是兩陣皆戰疲交綏、以相國寺爲界、高壘設塹、爲持久計、赤松政則部下中村五郎左衛門、與山名掃部頭部兵戰于美作、取院莊、部兵退保妙見城、及菩提寺和介山、政則聞之、遣廣岡祐貴援五郎左衛門、六日、上皇允細川勝元請、下詔討山名

持豐、九日、准三宮持辨寂、十六日、幕府祈干戈平定于伊勢兩宮、十八日、京極持清與子勝秀俱至近江、攻六角高頼部兵於高瀬、取其城、二十日、嵯峨火、是日、和泉播磨兵入京師、是月、帝上皇將幸延曆寺、不果、又傳旨畠山義就、斯波義廉等罷其兵、足利義視依北畠教具、教具迎接甚厚、義視歷遊勝地、詠和歌遣興、幕府命教具、許徵國稅半額供給、守護世保政康拒命、教具怒擊政康、准三宮義承寂、十一月八日、地震、十八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二十八日、將軍義政子義尚行髮置及著袴儀、帝上皇賜劍、公卿將士贈劍馬賀之、十二月朔、有流星、七日、細川勝元部兵攻一色義直等于船岡、火其陣營、土佐守護代民部少輔細川持益卒、子勝益嗣、十一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到山畠、先是近江守護京極持清與敏滿等相爭井水、縱火焚寺、山徒嗷訴、不果、至是遂奉神輿將入京、十二日、祇園社火、二十日、五辻火、延燒鹿苑院塔、相

國寺、河崎觀音堂、二十四日、右京大夫佐竹義人卒、子義俊嗣、二十六日、地屢震、幕府召山徒、悉聽其所請、神輿歸座、二十七日、等持院、秋野道場火、是歲、出羽由利郡民依太田資長、請置郡主于鎌倉、足利政知命小笠原重衢、大江義久等十二人、分掌其郡、又給故由利惟實曾孫某于瀧澤地、朝鮮國王李瑈託去歲那久野頼永所遣使僧壽藺、贈書及方物于幕府、又諸州將士遣使于朝鮮、僧等揚遊于明、東西連戰、踰月不決、罹兵災者三萬餘宇、庶民扶老攜幼、逃走四散、攝關而下、諸卿雲客、遯走邊土遠境、朝廷衰頽、振古未之有也、

頼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

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挈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

又曰、應仁之亂、本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戕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逡巡、莫能齟齬、有一奴焉、獨能奮前擊斃之、則擊斃之者、昂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爲家宰者、引之以排己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己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其勢長、復欲與之抗爭、則其鬭亂紛紜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亡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其間、是

以能操其權、遂至移其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此、而
桀驁悍惡、如山名宗全者、其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
乎、則其篡足利氏之國、不爲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
是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雖然、當時之爲
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慮焉、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
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
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復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
宗全盡領赤松氏地、使其同族之封相聚、已非慮之固者也、然
猶曰、有不得不然者焉、又立赤松遺孽於播、以怒之而鬪之何
哉、彼怒而不直我、鬪而奪之、我何辭責之、正足以成其勢而失
我權、況我固授之權乎、夫所謂授權者、何必其官職云哉、我倚
託之、使彼爲輕重於我、是之謂授權、細川勝元嫉畠山德本之
貪望、欲擠而代之、是以引宗全爲黨、與之結婚、又養其子、及德

本之欲易嫡、乃與之幷力、陰助其子、以逐其父、是管領授之權
也、將軍義政既養義視、而欲復立己子、則亦藉宗全爲援、是將
軍亦授之權也、夫德本之事、私也、而宗全據公以排之、義政之
事、亦私也、而宗全知私以援之、其乘焉以執權逞志、則一也、勝
元初與宗全結、以得其志、既而視宗全之勢、殆出己上、亦知將
軍之陰有託焉以軋己、於是、亦植黨以與之爭、而不知已先授
之權以至於此也、義政亦授之權、使與勝元爭、而已乃爲勝元
所劫持、亦不能得宗全之力、所應仁之亂、滔天塗地、十餘年而
不決也、後之爲國家者、不幸逢惡人之有功者、務善處置之、以
服其心、則何患其不可制哉、雖然、不使國家之勢至惡人之有
功者、爲先務也、

山縣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
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孫相承、親親恩薄、視

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傚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
仁之亂、干戈日尋、狺狺相鬪、人皆化爲虎狼、豈不悲哉、

二年戊子、春正月朔、帝上皇在室町幕府、停諸朝儀、召侍臣聯歌
賡載、以歎時運屯邅、將軍義政謁帝上皇、是夜、細川勝元攻西陣、
十一日、右大臣二條政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政基爲右大
臣、政基滿家之子也、十五日、壽福寺火、十六日、百司不朝、輟踏歌
節、二十日、地震、二十四日、大內政弘兵攻略攝津、二十六日、內大
臣大炊御門信宗薨、是月、南荒民貢白雉于幕府、幕府獻之朝廷、
大內政弘部將鳰弘直與少貳敎賴、千葉敎胤、菊池武國等通謀、
逆應細川勝元、敎賴起兵據雨入高祖城、政弘遣陶弘房、筑紫賴
員等擊敗之、二月五日、地震、六日、槇島火、十日、三寶院僧越前等
陰通山名持豐、將毒殺准后義賢、納其兵、義賢命帥上座執越前、
越前脫檻殺帥、衆逼越前自殺、十四日、有黑氣自春日山飛西方、

十七日、東兵燒芝藥師堂、二十二日、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室町第、
二十五日、伊勢貞親敍從四位上、二十八日、安東師季納書熊野
祠、祈戰捷、是月、幕府遣僧心苑復書朝鮮、三月八日、斯波松王及
竹王入京師、十五日、雨雹、十六日、京師火、是夜有流星、十七日、土
寇放火市街、與東陣兵俱襲西陣、敗之、二十日、細川勝元將長九
郞左衞門、內藤孫四郞等侵但馬、太田垣新兵衞逆擊之夜久野、
斬長內藤、山名持豐賞新兵衞功、授甲刀、更遣其兄宗朝援之、宗
朝進入丹波、二十一日、先是骨皮道賢等據稻荷山、絕西陣糧道、
是日、畠山義就、大內政弘等攻敗之、斬道賢、稻荷祠、文珠堂、本地
堂、御影堂等燬、二十七日、將軍義政朝上皇、二十八日、六角高賴
部下據守觀音寺城、京極勝秀攻拔之、晦、幕府授朽木貞高于朽
木莊安堵狀、是春、蝦夷大風、夏四月朔、西陣將垣屋平右衞門等
聞東陣將天笠孫四郞等侵掠丹後、自但馬進陣于富光山、孫四

郞等來攻、平右衞門奮戰却之、斬孫四郞、九日、勅召足利義視于京師、先是將軍義政以書招還義視、義視狐疑不應、細川勝元、畠山政長、赤松政則等、連署請之、尋義視發伊勢、十四日、山名持豐、大內政弘起樓櫓于鹿苑院東南、十五日、京師火、十六日、大內政弘等擊東陣、不利、二十三日、畠山義純遣兵能登、東兵要擊加賀、二十六日、六角政信部兵守長光寺城、六角高賴兵襲取之、二十七日、上皇猶子堯胤入圓融坊、爲佛弟子、梨本火、五月二日、東陣將細川成之攻斯波義廉第、遂屯大宮巷、捕兵士入西陣者、五日、地震、六日、幕府收山名政清采地安那郡、賜細川政春、赤松政則部將小寺某與富樫氏部將額某戰于加賀、額某敗死、八日、赤松政則、安富兵庫等攻西陣、兵庫戰死、迭有死傷、二十一日、先是幕府收社田寺田及公卿采地在山城近江伊勢者、將與足利義視、權大納言近衞政家愬訴幕府、其山城近江采地如故、幕府允之、

二十二日、前太政大臣公名薨、二十五日、須田某與井上某戰、二十七日、東陣起樓櫓、六月朔、鑿塹一條大路、隔絕東西陣間、北山火、八日、東兵燒西陣樓櫓、十二日、金輪院僧某屬東陣、軍一乘寺、足利義視之發伊勢也、北畠敎具送至白子、義視入木造東明寺、伊勢伊賀美濃國人、或獻馬餉送之、世保政康出遮路、十三日、幕府命敎具討政康、十七日、中務大輔京極勝秀卒、二十一日、西兵攻東陣、東陣禦戰、互有殺傷、是日、地震、夏、蝦夷大風洪水、人多死、秋七月朔、有流星、四日、吉田社神人屬東陣、西兵擊之、本社及新長谷寺、淨蓮華院等罹災、八日、久旱、是日雨、十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廉、以細川勝元代之、十一日、幕府令祇園社神人屬東陣、十三日、帝上皇幸將軍義政第、二十日、風雨洪水、二十一日、山科土兵絕西陣糧道、二十五日、大內政弘出兵于攝津、略倉橋、二十八日、北畠敎具率兵攻世保政康、拔上箕田、林崎、栁、若松等諸城、明

日取其屬城楠原、尋政康自殺、二十九日、延仁寺塔頭火、八月朔、日有食之、東陣將吉川經基等與畠山義就戰于相國寺地、經基奮鬪被創、幕府與書賞之、東西軍戰于東岩倉、是日、移眞如堂阿彌陀佛于青龍寺、三日、有流星、四日、西兵燒青蓮院、太子堂、法勝寺、聖護院罹災、鎌倉大風、極樂寺、壽福寺塔倒、七日、西兵毁清閑寺陣清水山、既解去、慶長谷寺塔、十一日、聖護院准后道興齎勅書詣東明寺、傳朝旨幕旨于足利義視、既義視移長野、將軍義政遣畠山式部少輔迎之、細川勝元、畠山政長等、皆使其族從迎接、十三日、御厨某率其黨絕東軍要路、幕府使飯尾貞有、清貞秀與武田信賢、赤松政則部衆擊敵于深草、明日、西兵據東福寺、東軍自東西分進、戰于藤森、深草諸所、是役東林寺、光明峰寺等罹災、一條氏舊記多燬、十六日、東西軍戰于深草、十七日、豐後筑後守護大友親繁與麥生村地于志賀親家、賞高良山戰功、二十四日、

西兵燒御靈祠、二十五日、東軍攻嵯峨、縱火于民家、延燒寶壽院、清原氏舊記悉燬、二十六日、東兵燒泉涌寺、妙法院、攻御厨某于法性寺、不利、二十九日、幕府命內宮禰宜荒木田氏經禱將軍義政及義尙疾、是月、關白兼良避亂奈良、初兵革起、兼良慮一條桃華坊委戰場、去寓九條、一條果罹兵燹、文庫幸存、然戍卒等欲奪金帛毁之、累代所傳和漢群書、盡爲烏有、兼良惜之、擧聲痛哭之、鬪戰益熾、遂去九條、到奈良寓僧房、子孫離散、兼良欲編聯歌、纘良基菟玖波集而擬勅撰、纂二十卷、號新玉葉、未經奏覽、遇兵革、隻字不遺、乃在奈良詳敍其事、名曰筆占、九月四日、東軍攻仁和寺燒之、六日、彗星見、長丈餘、前關白敎房避亂、移其采地土佐幡多郡、篠脇城主東常緣從軍在東國、山名氏黨齋藤利藤乘虛攻取其城、東軍燒藤森神祠、七日、東將內藤貞正等以丹波兵、歷大江山谷堂入京師、山名持豐遣宮田備後守逆擊于嵯峨走之、細川

勝元欲遣兵救之、而路梗不通、使山名是豐、浦上則宗攻西兵于舟岡城、破之、斬其將小鴨安藝守等、是日、天龍寺以下罹災、八日、足利義視入近江、燒田上民家、九日、大內政弘與東兵戰于攝津、不利、溺死者多、十一日、足利義視入京師、館北岩藏、明日謁將軍義政、十六日、命神宮祭主大中臣清忠及東寺、禳彗星厄、幕府亦命之、十七日、石清水宮鳴動、二十一日、西兵燒華頂粟田口等、絕東陣要路、東軍攻西兵于丹後、敗之、二十二日、足利義視請黜內大臣日野勝光等于幕府、是日、義視入東陣、既與義政不諧、出次三時智恩院、尋移聖壽寺、二十四日、畠山義就遣兵攻法性寺五大堂、二十五日、雪、二十九日、如意寺岩坊火、冬十月二日、齋藤利藤攻今須城、城將長江景秀元景敗死、三日、山名政綱攻三井信高于弓削、殺之、四日、幕府聞備後國人黨山名持豐、命吉川經基、援守護山名是豐兵擊平之、七日、右馬頭細川持賢卒、養子政國

嗣、八日、西兵擊東軍于鳥羽、敗之、明日、攻山田、不利、十日、幕府聞一乘院安住寺候人通西陣、命大乘院案檢之、十一日、西兵燒西岡鳥羽下桂等、十五日、木幡民浚塹設寨、備西兵來侵、十八日、地震、二十八日、幕府命島津季久出兵、攻大內政弘統內豐前筑前、約與其所攻取城地、山名持豐遣兵攻播磨、不克、閏月二日、准三宮義賢寂、四日、越前守赤松則遠卒、十日、東軍襲擊西兵採樵于粟田口者、殺之、十三日、西兵燒杉坊岩坊、十四日、斯波義敏攻略越前、斯波義廉遣其將朝倉敏景擊之、既敏景降于義敏、十六日、伊勢貞親謁將軍義政、十七日、西兵攻花山、不利、二十八日、山名持豐等移陣于興福寺、督衆徒國人屬西陣、二十九日、大平某入京師、援東陣、十一月朔、西兵焚法性寺五大堂、三日、東軍疾足者三百餘人、詣伊勢太神宮、西兵要擊之于歸路、殺二十餘人、五日、守山火、八日、六角高賴部兵據觀音寺守山兩城、京極持清遣兵

攻觀音寺城、敗之、既持清黨六角政信亦攻守山城、斬其將馬淵某等、城將出降、國人叛高賴歸持清政信、十日、赤松政則族有馬上總隱黨足利義視、幕府命政則殺之、十三日、京師訛言、細川勝元謀廢立、內外洶洶、將軍義政疑懼、潜將投西陣、勝元大驚、以爲義視奔敵陣則解疑、與武田信賢謀、是日、令信賢擁義視冒雨上比叡山、山名持豐聞之喜、遣兵迎之、奉于斯波義廉勘解由小路第、自稱臣擁衞之、諸將贈劍馬賀之、自是兩陣如將軍兄弟爭者、二十三日、備後守護山名是豐聞吉川經基敗報、自將赴援、是日發京師、二十八日、足利成氏與書那須資持、詢謀略、奬慰其從軍積勞、是月、幕府以赤松政則爲侍所別當、以浦上則宗爲所司代、十二月二日、東軍放火西郊、焚民戶屬西陣者、五日、上皇勅褫權大納言足利義視官爵、命興福寺祈其誅滅、又褫前權大納言葉室敎忠、權中納言藤原公照、四辻季遠、西園寺公國、四辻實仲、藤

原實久、藤原公躬、參議藤原房任、藤原公益等黨西陣者官爵、六日、幕府復少貳敎賴封邑、與大友親繁俱攻大內氏屬城、敎賴乃自對馬歸太宰府、據內山城、乞救於宗像氏弘、千葉冬通等、而不應、大內氏代官大內敎幸叛應之、還兵入周防、會敎幸兵敗自殺、士卒潰散、氏弘率部下夜襲內山、斬敎賴、敎賴子政資以餘衆保高祖城、十二日、內大臣日野勝光罷、八幡社務透淸與弟享淸有隙、襲擊之替法寺、享淸放火焚寺院、走山崎、二十二日、上皇慮太政官圖籍罹兵燹、勅藏之寺院、二十四日、西兵內訌、爭鬪有死傷、二十九日、權大納言鷹司政平爲內大臣、房平之子也、是歲、盜毀神祇官眞言院、山名持豐建遠碧軒、資陣亡將士冥福、薩摩櫻島發火、宗貞國先以峯郡佐賀爲國府、於是遷府於與良中村而居焉、諸國城主遣寺僧等于朝鮮者多、對馬守護宗貞國爲之紹介、對馬民侵朝鮮忠淸道庇仁浦、

文明元年己丑、春正月朔、帝上皇在室町幕府、廢元會諸節會、圓敎寺火、大井莊八幡祠火、八日、將軍義政立子義尙爲嗣、受管領細川勝元已下賀、時足利義視在西陣、山名持豐以下獻劍馬賀正、大膳大夫伊達持宗卒、子成宗嗣、十八日、大森賴春卒、十九日、幕府命神宮祭主大中臣淸忠禱國家安寧、二十八日、幕府連歌會、二月二十五日、岩松家純築金山城、二十六日、妙樂寺火、是月、客星見、三月十四日、足利義視以周防介大內政弘爲左京大夫、是日、義視臨山名持豐第、諸侯伯陪從、十六日、細川勝元使安富紀四郎等夜縱火西陣、襲山名持豐芝藥師第、持豐提薙刀出親戰庭中、從兵四集斬六郎等十餘人、餘衆走歸、是月、幕府命靑蓮院准三宮尊應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禱戰捷、夏四月八日、京師大風、東陣樓櫓壞、十三日、召前關白持通于醍醐、入居東陣、福智堂某與長柄某爭境界相戰、旣筒井順永居間講和、二十三日、西兵

燬西芳寺峰堂等、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十二日、齋藤利藤感東常緣述懷和歌、還其所奪篠脇城、十六日、幕府命山崎八幡祠人禁西兵鹵掠、二十七日、菊池重朝、大友親繁等、舉兵應東陣、是月、多賀高忠率近江兵入援東陣、陣如意嶽、聞六角高賴據觀音寺城、還攻不利、細川勝元令武田信賢城北白河、守近江口、屬之叡山、以通近江商賈、尋又令山名是豐城天王山、塞西陣糧道、山名持豐令畠山義就屯勝龍寺拒之、又令大內政弘城狛野、以其家臣二宮弘直留守焉、弘直擁政弘叔父敎幸爲主、送欵於東陣、畠山義就催徵兵於紀伊、六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先是番條某等謀奪興福寺寺田作亂、古市家則、筒井順永居間講和、是日、勅賞家則功、爲筑前守、是月、千葉敎胤率兵將擊大村家親、渡大町江、會大雷、敎胤兵爭船溺死甚多、秋七月十日、東兵燬淸水寺、珍皇寺等、十八日、但馬守大河內光綱戰死于東條、子貞綱嗣、二十六日、初

池田筑後守以池田城降于大內政弘、旣守護代藥師寺與一親屬于東陣、政弘怒遣兵攻之、東陣遣安丸光綱等援筑後守、至是山名是豐部將宮下筑後守平備後還、與赤松政則部將赤松政秀俱與政弘兵戰、成就院光宣還大和、二十八日、今井高遠攻抑立城、斬目賀田藤左衞門、二十九日、興福寺僧徒毀管內妓院、八月二日、長谷寺火、五日、月赤如火、十一日、大和暴風、十三日、幕府遣明船還、懼大內政弘橫奪泊土佐、十八日、田原本某焚掠中山鄕、鄕民拒戰敗之、二十八日、北畠敎具爲權大納言、是月、洪水人畜多死、九月九日、千葉胤朝宰中村胤明、與岩部常樂有隙、胤明譏之胤朝、是日、胤朝遣仁戶田近江守攻常樂於國府城、不克、旣胤明令土寇逐常樂、二十九日、幕府命島津立久、大友親繁擊大內政弘、統內周防長門、是秋、蝦夷饑疫、人多死、冬十月八日、西黨葉室敎忠、四辻實仲等、留守皇宮及法皇宮、山名持豐等給其費、

十六日、內侍所鳴動、十七日、山名是豐、赤松政秀等、與大內政弘兵戰于兵庫、敗之、是豐政秀兵殺權大納言一條政房於福嚴寺、明日、政弘兵縱火遁奈良、二十二日、西陣聞成身院光宣率兵入山城、遣畠山政國于淀禦之、十一月十六日、幕府授兵庫五箇莊于山名是豐、攻大內政弘于中島、二十日、成就院光宣寂、十二月十九日、將軍義政賦百首和歌、二十七日、大法師筒井順永爲權律師、是歲、伊勢長氏京師人、稱新九郞、新三郞行長之子也、初盛時氏茂、後改今名、爲人豪邁有謀略、善騎射通鈐韜、初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長氏竊散財結豪傑、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强、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制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制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於是沽却所領地、

為旅費、乃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四郎、荒木又四郎、大導寺重時、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途詣太神宮祠、祈福運、且倶盟曰、立先貴者為主、六人服事之、戮力竭忠、莫懷貳心、如倍斯盟者、神罰殛之、盟畢而東、依其姉夫今川義忠、讃岐有年、蝦夷疾疫流行、大飢、民夷多死、本多定助城伊奈、金剛寺火、僧等揚還自明、山名義安等遣使于朝鮮、琉球王尚德卒、

二年庚寅、春正月朔、帝法皇在室町幕府、停諸節會、十六日、金藏寺罹災、二十日、薩摩大隅日向守護島津忠國卒、子立久嗣、二十八日、幕府連歌會、是月、大內政弘使陶弘護率兵攻太宰府城、少貳政尚使司馬政資等禦之、二月九日、幕府以大內政弘封土授伯父敎幸、欲令應東軍、諭旨于其部將、是日、部將連署更請賜之敎幸子加嘉丸、二十六日、珍皇寺火、三月八日、三鈷寺火、南朝遺族日尊奉故小倉皇子裔某舉兵、建元明應、是日、軍藤白、畠山義

就部下多應之、日尊又傳檄諸國募兵、幕府捕其使于和泉、九日、幕府禳星變及兵亂平定於伊勢兩宮、及祇園社、十五日、眞如堂阿彌陀佛像自青龍寺移寶光寺、十八日、前肥前守松浦義卒、二十三日、將軍義政饗帝法皇于室町第、命猿樂師奏松拍、夏四月朔、公卿避亂、多在奈良者、大乘院困供給、課其費用段錢於寺田諸莊、十四日、連歌會、將軍義政侍焉、山名是豐督兵攻兩黨于開田城、及勝龍寺城、十七日、雨雹、十八日、地震、二十六日、將軍義政奏設蹴鞠會、帝法皇莅焉、畠山義就軍鳥羽、將攻山名是豐于山崎、大內政弘部將仁保十郎叛屬東陣、既歸周防、五月七日、連歌會、九日、大雨洪水、二十一日、大內政弘陣中島、東將細川成之在尼崎、遣兵攻之、不克、是日、政弘撤陣縱火天王寺、二十三日、大友親繁攻大內政弘所管豐前、島津立久聞之自將欲出應親繁、與其部將本田國親為從軍備、二十四日、權大納言洞院公數罷左

近衛大將、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勅七大寺、祈干戈平定、又傳令東大寺、妙樂寺、擊南朝遺黨、九日、前權中納言藤原實祐薨于加賀、十日、京極持清部將多賀高忠欲攻西黨于京師、發近江、與武田國信倶陣東山、會西黨宮田備後守襲備後守護山名是豐、聞報不顧進軍、援高忠國信、是日、高忠移陣如意嶽、國信軍四條、縱火燬道場及淨土寺、十一日、根來寺僧兵攻畠山義就黨于鷄巢、取其城、十三日、畠山義就、大內政弘、縱火焚神祠佛宇、是日、義就去京入大和、依古市家則、十四日、賀茂下社火、既作假殿于松崎鄉遷神主、二十五日、故小倉皇子裔某館越智家榮第、西黨奉迎欲為主、獨畠山義就拒之、諸將勸諭、遂從之、是日、大內政弘怒部將杉七郎通東陣、斬之、二十九日、西黨攻東兵于山階、放火所在、是月、祇園社人盜黃金佛像、畠山義就捕社人投之淀河、又揭榜禁軍人橫暴、秋七月朔、從三位持明院基信在木津、為土寇所圍

自殺、二日、幕府命大乘院、一乘院等拒西黨逃兵入大和、十九日、關白兼良罷、西黨復攻東軍于醍醐山階、焚勸修寺、守將逸見某死之、又東西兵戰于宇治水牧、東軍敗、或降或遁、二十六日、大乘院尋尊聞軍人入奈良、命古市家則等守本院及法華寺、八月朔、櫻馬勝吉坊火、四日、畠山政長等分兵守若江譽田兩城、西陣遣兵與越智家榮攻之、八日、有光怪、十日、左大臣二條政嗣為關白、右大臣九條政基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關盛元、長野政高部兵將入山城、軍開津、二十八日、幕府遣使朝鮮、慶其王嗣立、是月、幕府侍所所司近江飛驒出雲守護京極持清卒、二子政經嗣、九月三日、興福寺課春日社神供、及法華會段錢于大和、八日、幕府流右少辨日野資基于播磨、十三日、西黨仁木敎將、狄川某與東軍戰于木津、東將武田信賢國信等陣如意嶽、筒井順永陣善洛寺、二十二日、故京極持清部將多賀出雲守與族人高忠有隙、與

若宮某俱黨六角高賴高忠奔伊勢、二十四日、皇子勝仁始讀書、少納言舟橋宗賢侍之、斯波義敏入越前、甲斐八郎黨西陣據土橋城、義敏亦入保焉、是月、幕府賜敎書朝倉敏景伐之、敏景與八郎戰于桶田口克之、八郎棄城奔海津、又攻千福氏于松山城、前關白兼良遊伊勢、國司北畠敎具饗之於其第、冬十月三日、大雷震相國寺塔災、五日、三條烏丸火、畠山義就命朝倉敏景殺養子政國于越前、十一日、左衛門尉酒井忠勝卒、子康忠嗣、十九日、小城城主千葉胤明部將岩部常樂、擁胤朝弟僧某蓄髮改名胤將、據國府城、送款于少武政資、又募土民、將攻小城城、政資遣兵援常樂、十一月十四日、中村胤明攻岩部常樂于國府城敗死、常樂進縱火小城市街、陣彥島嶽、攻小城城、城堅不拔、少武政資更使宗貞國援常樂、十九日、帝學笙于伶人豐原緣秋、二十六日、足利政知敍從四位下、十二月六日、畠山政長捕斬日傳、傳首于京師、

將軍義政奏之、七日、內侍所鳴動、十二日、命大判事勢田某檢日傳首于北白川、十七日、造賀茂社假殿、十八日、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請贈生父故右少辨重政于官位、尋贈內大臣正二位、二十日、室町第百日和歌會、是日終、二十三日、千葉胤朝欲與宗貞國講和、會幕府使來諭旨、胤朝胤將和解、是日、胤將與岩部常樂等收兵歸國府、小城民要擊、殺常樂、走貞國、二十七日、太上法皇崩于室町泉殿、年五十二、明日遷玉柩于聖壽寺、是歲、菊池爲邦復遣使于明、二子武邦懲父率兵五百據豐福城、爲邦使重朝伐之、武邦拒戰數回、從兵皆死、自斬二十餘人終鬪死、年十九、重朝任肥後守、好文學、建聖廟于隈府、世稱重朝曰月松館、蓋名盛高陣安子島、今井高遠與服部五郎左衛門戰黑橋斬之、畠山義勝、伊勢政親等遣使朝鮮、先是琉球王尙德卒、國人廢其世子某、王是
立天孫氏裔尙圓、

三年辛卯、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以諒闇罷諸節會、三日、火葬大行天皇于悲田院、尋諡後文德院、時泉涌寺爲賊所據、故葬于此、葬儀不備、將軍義政徒步奉送、管領細川勝元、侍所赤松政則、所司代浦上則宗警衛之、四日、參議東坊城長清薨于伊勢、七日、地震、八日、又震、幕府命七大寺禳災、九日、納後文德帝御骨于聖壽寺、修法會、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會焉、後每法會義政會焉、十二日、奈良民家火、十六日、興福寺衆徒蜂起、二十三日、近江守護六角高賴起兵將入京師、京極政經擊敗之、高賴敗走保甲賀山、其部將佐佐木勝綱戰死、高賴政經並佐佐木定綱之後、高賴五世之祖泰綱始稱六角、政經高祖高氏始稱京極、世爲近江守護、應仁已來、兩家始搆兵、累世相爭、干戈無弭云、郡山及古市民攻藥師寺、是日、法華寺火、二十九日、有盜放火修行院、興福寺懸賞錢百貫捕之、二月五日、置山陵于山國常照寺、藏御骨、足利義

視臨畠山義就第、壺坂寺火、十一日、超昇寺火、十九日、改後文德院稱後花園院、二十三日、將軍義政參朝、獻金及劍、二十七日、東將武田兵庫降西陣、毛利豐元亦還封邑、應西陣、二十八日、京極政經兵與六角高賴兵戰于米原山、晦、地震、是月、西陣橫奪青蓮院寺田、付院主准三宮尊應兄前大僧正義快、稱青蓮院、三月四日、命賀茂社及七大寺禳災、五日、地震、十五日、先是里見義實娶眞里谷氏、生一男、曰若松、義實加首服曰、我家素系於新田氏、而乃祖假冒足利氏、吾更令汝稱里見氏、乃稱里見刑部大輔、名成美、至是義實謂成美曰、汝年旣二十有五、吾尙半白、宜及今畧定上總、是時眞里谷氏族道觀據玉木城、虐使其下、道觀子丹波據喇海、置關海岸、義實欲先攻道觀父子、三月、率軍入上總、分兵使成美攻喇海、而自圍玉木、一鼓拔城、道觀走喇海、成美至明金、距喇海數里、丹波使其將佐久間藤內設伏鋸山、布陣瀨濱、里見氏

先峰安西勝峰擊之、藤內拒戰甚力、不得進、成美即夜列炬其面、而潜兵從金谷浦航、繞出其背、襲破之、味爽遂圍喇海、道觀丹波第壁出降、義實繼至、乃旋軍、二十二日、山名是豐與其子賴忠、率兵入但馬、攻西黨垣屋宗忠于九日城、奈佐太郎等應之、陣富遂羅山、垣屋平右衛門擊斬太郎、走是豐等、二十三日、伊勢國司權大納言北畠敎具薨、是月、西黨齋藤利藤將攻武田信賢、多賀高忠于如意嶽、信賢自火其營退、利藤攻高忠敗之、高忠奔若狹、遂入東陣、足利成氏出兵侵略三島、將襲堀越、足利政知兵逆戰不克、上杉顯定部下矢野安藝來援、成氏兵敗走、夏四月二日、安後花園帝御容及御衣于常照寺、六日、當是時、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豐抗衡、援戰無隙、諸州亦各樹黨鬪諍、天下一日無安所、帝厭世態、將遜位歸佛、竊諭旨於內官、衆遽驚、以聞將軍義政、義政乃使貞常親王諫止之、十五日、天台座主敎覺罷、二十一日、西兵攻東

兵于木津、火地藏堂、二十八日、參議萬里小路春房棄官、與伊勢貞親俱奔近江、勅召還春房、不從、遂薙髮于朽木、多賀高忠入近江、齋藤利藤將擊之、高忠逃走、五月八日、下野守東氏數卒、九日、准三宮尊應爲天台座主、十四日、地震、尋又震、命賀茂社禳災、幕府亦命之、二十一日、斯波義廉部將朝倉敎景降東陣、幕府擢爲越前守護、旣其子氏景亦降、六月二日、安藝若狹守護武田信賢卒、弟國信嗣、十一日、筒井順永部下今市丼順殺古市胤榮部下今市某、是日、胤榮攻丼順第、縱火焚之、丼順出奔、十三日、大內政弘兵援土寇、與東兵戰于山城、敗之、明日、土寇攻斯波義廉營、二十三日、畠山義就部下甲斐庄某兄弟、與東兵戰于和泉、敗死、二十四日、上杉顯定部將長尾景信率兵攻足利成氏于古河、拔其城、成氏走下總、依千葉孝胤、顯定政眞駐軍五十子、平成氏餘黨、是月、東軍略加賀、又木津兵襲西兵於稻八妻城、取其城、秋七月

十二日、皇子勝仁有疾、命實相院增運禱之、興福寺六方衆率寶來祐尊等兵數百、襲沙汰衆某第、某出奔、十五日、二乘兼乘使其黨起昇寺某襲北市、火井戶某部下第、二十日、筒井順永、十市遠淸等、率兵入河內、攻畠山義就部將遊佐某于若松城、斬之、二十一日、斯波義廉部將甲斐八郎與朝倉敏景戰于越前、敗之、二十四日、帝患痘、二十八日、歲星與太白合、八月二十四日、朝倉敎景與甲斐八郎戰于鯖江及新莊、二十五日、木津兵殺大內政弘部兵、二十六日、西陣迎小倉皇子裔某于壺坂寺、爲主、二十七日、布施某攻萬歲某于其第、筒井順永援布施、古市胤榮援萬歲、旣布施某歸河內、是月、近畿旱、將軍義政與夫人日野氏不協、遷日野氏于北小路新第、禁公卿將士出入、義政如細川勝元第、旣還室町第、里見義實攻久留里上總介於久留里城、殺之、萬喜、勝浦、和田、窪田、東金等諸城皆降、乃納萬喜左近女妻成美、左近本姓土

岐、世爲萬喜城主、閏月朔、祈晴、霖雨傷禾、八日、以疱瘡麻疹流行、移大覺寺所藏嵯峨花園後光嚴宸筆般若心經于安樂光院、使衆庶拜之、將軍義政亦書般若心經、納日吉社、禳災、九日、十市遠淸攻殺楊本範滿父子于其第、越智家榮出兵援範滿、遠淸使楢原某防之、遂取楊本大市兩莊禾、奪岸田福智堂等地、興福寺僧逐法花宗徒在奈良者、十日、所生大炊御門信子爲准三宮、以後花園帝猶子梶井堯胤爲親王、二十四日、先是大乘院尋尊徵饗將軍義政費用于支院、獨長岳寺不應命、至是命十市遠淸督責之、遠淸發兵毀其房舍、僧徒懼納錢謝罪、二十五日、幕府命京極政信徇近江、是日、勅幕府諭政信勿課租賦于近臣采地、是月、命七大寺禳麻疹及星變、幕府亦命之、九月九日、原道喜戰死于小弓館、十二日、櫻島噴火、秋篠某與和田某爭鬪、二十五日、召二尊院善空講佛經、將軍義政侍焉、是月、筒井順永奪諸國將士及吉

野奈良僧徒、應小倉皇子裔某檄出于途、冬十月朔、星犯月、二日、將軍義政參朝、十五日、薩摩守護島津立久遣五代友平于京師、就侍所所司代浦上則宗、請免國役及勿與日向于伊東祐堯、是日、則宗與書于友平諾之、二十三日、造賀茂社假殿、二十五日、召僧周鳳爲國師受戒、周鳳固辭、進夢窓國師畫像、因拜之、周鳳代授法衣法號、將軍義政侍焉、尋加賜謚號于夢窓曰大圓國師、是月、山入義繼將滅佐竹義俊復舊業、義俊請援于結城貞朝擊之、十一月二日、幕府納延暦寺要請、撤眞野新關、四日、賜妙心寺日峯于謚號曰禪源大濟禪師、五日、幕府令薩摩守護島津立久禁堺浦船舶不帶官劵航琉球者、犯者沒其錢貨輸京師、十二日、六角高賴攻京極政信于清水城、政信縱火自殺、十九日、張宴于禁中、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侍焉、二十五日、和歌會、義政侍焉、幕府與寺原鄉及南方村北方村等于吉川經基、賞其功勞、十二月

朔、彗星見東方、二十日、幕府聞越智家榮出兵宇智郡通謀于畠山義就作亂、命大乘院尋尊、一乘院敎玄等擊之、二十六日、幕府召相國寺僧修觀音懺法于泉殿、資後花園帝冥福、帝蒞焉、盧名盛高會伊達成宗于白河、前參議鷲尾惟頼薨于遠江、大友親常等遣使朝鮮、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土御門天皇二

文明四年壬辰、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罷諸節會、彗星見東方、迴見西方、將軍義政子義尙參朝、四日、奏樂和歌會、公卿參賀幕府、十七日、幕府和歌會、是夜兩月並出、二十日、蹴鞠會、二十四日、內侍所鳴動、是月、薩摩守護島津立久遣使琉球、促其王尙圓來朝、尋尙圓使使來聘、立久延見饗之、二月五日、造內侍所、十五日、連歌會、十六日、山名持豐求和于細川勝元、赤松政則異議拒之、旣持豐將屠腹自殺、勝元及養子勝之亦將薙髮爲僧、竝不果、藉以避爲亂首物議、十七日、幕府連歌會、十九日、西陣侵東陣、黑川城火、二十二日、內侍所成、遷神于正殿、奏神樂、二十三日、連歌會、

將軍義政侍焉、三月二日、連歌會、義政侍焉、明日又連歌會、十六日、伊勢國司北畠政鄉應幕府命、出兵木津、二十七日、將軍義政觀蹴鞠于中川、是春、足利成氏攻古河城、復之、細川勝元以將軍旨說能登守護畠山義統、義統降、將軍義政賜之越中能登、以通北國糧道、西陣益失勢、逃降相屬、夏四月七日、蹴鞠會、八日、以權大僧都救舜爲授戒和尙、幕府命島津立久討大友持直、大內某、九日、幕府蹴鞠會、十六日、和歌會、將軍義政侍焉、十九日、連歌會、義政侍焉、五月三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如貞常親王第、六日、幕府修法會於法花寺、資義滿冥福、二十日、大井某與甲斐人戰于花鳥山、二十一日、東大寺與東南院爭寺田、遣兵毀東南院僧坊、是月、屢蹴鞠會、夏六月五日、以久旱將祈雨于丹生社、以用度匱乏不果、自正月不雨迄是月、禾稼皆枯、十二日、山名教之歸其邑、二十七日、幕府命尼子經久立榜、表日御崎與宇龍境界、尼子氏、

出自佐佐木信綱、信綱七世京極高詮、明德三年春、始受封于出雲隱岐、高詮三男高久子持久、爲京極持清代官、入國而後京極氏衰、持久推爲出雲守護、族稱尼子氏者、持久爲孤、有比丘尼養爲子、故稱之云、持久生清定、清定生經久、二十八日、造杵築大社、是月、長尾景信榜示鑁阿寺、禁兵士暴行、秋七月三日、多田廟鳴動數日、幕府遣使祭之、議者謂、多田廟源氏之始祖、宜贈爵位、以齊神怒、四日、赤松政則遣部將浦上宗則陣天王山、七日、奏樂、二十日、大和大風、一言主祠壞、元興寺佛堂倒、二十八日、幕府以前權中納言甘露寺親長第、將與一色義直、旣勅止之、是月、屢蹴鞠會、八月二日、畠山義就襲取天王山城、城將赤松政秀、浦上則宗等退次五位川、返擊走義就、復之、六日、先是甲斐八郞以北莊叛、守護代斯波義雄討之、不克、其下皆叛應賊、義雄自殺、國中大擾、朝倉敏景在京師、聞變、請義政討賊、義政賜之刀、曰、汝烝平賊、以

通北陸之道、敏景感奮、與長子氏景馳歸越前、圍攻北莊、城兵逃亡、多來降者、八郞奔加賀、越前平、九日、筒井順永課奈良富民納財、十三日、幕府令三好之長逮捕阿波國內使犬神爲妖術者、十六日、和歌會、十七日、詔贈故正四位下鎭守府將軍源滿仲於從二位、是日、以猶子某爲親王、賜名高平、十八日、京極政經部下今井秀遠攻堀次郞左衛門、斬多賀蓮臺坊等數十人、部兵亦傷、政經褒其功與邑、二十六日、蹴鞠會、二十八日、旁野某與澤某鬭于宇多、土人援澤氏、旁野敗績、放火遁、二十九日、後崇光院忌辰、賜食公卿、上釋教歌、晦、有流星、幕府命興福寺禳之、是月、山名持豐致仕、僧光以還自朝鮮、九月朔、幕府二番衆與松崎民爭鬭、互有死傷、五日、慮內庫所藏佛經罹兵燹、寄托之鞍馬寺、八日、將軍義政參朝、九日、義政課題詠百首和歌、二十四日、前權中納言甘露寺親長奉勅編纂御製和歌集、二十五日、東大寺火、是月、多賀高

忠攻六角高頼略近江、齋藤利藤率美濃兵来援高頼、將擊高忠、高忠出奔越前、畠山義就亦遣兵援利藤、東陣發兵擊之、不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幕府遣使于朝鮮修好、十六日、筒井順永攻大北城、斬城將杉十郎等三十餘人、杉右京在御厨子城、聞之、發兵擊順永敗之、十九日、幕府命菊池爲光修營阿蘇社、晦、賀茂上社境内行德政、管領細川勝元爲出社務賀茂勝久意、奏罷其職、以賀茂榮久代之、榮久辭、尋以勝久子延久補社務、十一月三日、以用度匱乏權停春日祭、六日、有盜入東寺、竊八幡祠神像、十五日、前關白左大臣房平薨于奈良、十二月十九日、前左大臣西園寺實光薨、二十日、斯波松王加首服、改名義良、幕府奏叙從五位下、義良謁將軍義政謝恩、二十一日、幕府命神宮祭主大中臣秀忠禳義政父子明年厄、二十七日、後花園帝忌辰、修曼陀羅供于聖壽寺、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會焉、是歲、大旱饑饉、近畿土寇屢

起、松平信光與武田信繩戰于金谷、大破之、

五年癸巳、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罷諸節會、四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一日、和歌會、十三日、伯耆備前守護山名致之卒、子豐之嗣、二十二日、前政所執事伊勢貞親卒于若狹、二十四日、將軍義政參朝、二十八日、幕府連歌會、二月三日、有盜入東寺八幡祠、四日、興福寺別當經覺以管下多盜、命沙汰衆糺繩之、十二日、幕府以延應寺爲祈願所、十五日、美濃守護代齋藤利藤將率兵入京師、勅延曆寺禦之、十六日、和歌會、將軍義政參朝、獻酒饌、明日復朝、二十一日、義政夫人日野氏饗安禪寺觀心、曇華院某、眞乘寺某於泉殿、帝幸焉、義政等陪侍焉、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興福寺課春日社費用于新市富民、二十八日、蹴鞠會、三月五日、南部時政卒、子通繼嗣、十八日、前但馬備後播磨守護山名持豐卒、年七十、西陣猶不解去、細川勝元欲乘喪擊之、二

十六日、島津立久請犬追物于梅間、夏四月七日、八條民與七條民鬪、十日、足利義尙始乘馬、伊勢貞宗佐之、是月、屢蹴鞠會、五月二日、太白犯輿鬼、准三宮兼良自奈良遊美濃、守護代齋藤利藤迎饗之、五日、賀茂競馬、十日、歲星犯房鈎鈐星、蹴鞠會、十一日、攝津丹波土佐讃岐守護管領細川勝元卒、年四十四、自賴之至勝元、世補管領、人謂之細川六侯、子政元嗣、幕府使其族政國權知軍國事、勝元與持豐構難、未決勝敗而死、然政權終歸細川氏、初自交兵、至是七年、雌雄未決、二人尋死、遺黨猶在京師爭戰、群雄割據、大呑小强制弱、朝廷幕府命令不行、五畿七道騷亂、無所管轄、十三日、歲星與月會、二十日、肥前守飯尾之種卒、姪爲親嗣、二十一日、命諸寺禳星變、幕府又禳之、六月二日、連歌會、將軍義政侍焉、九日、義政徵佛舍利於東寺、十九日、勅大德寺再造伽藍、二十一日、上杉顯定家宰長尾景信卒、顯定以景信弟忠景爲家宰、

景信子景春怨望將作亂、上杉政眞家宰太田資長以景春姻屬、說顯定補之武藏守護代、欲黜忠景以紓禍、不聽、景春遂據鉢形城叛、二十四日、幕府再造普廣院、幕府修法會資義教冥福、二十九日、幕府與謀足利政知催徵關東諸國大神宮役夫工米、是月、疾疫、屢蹴鞠會、細川勝之爲僧改名宋林、秋七月四日、肥前守石川光長卒、七日、七夕和歌會、二十一日、蹴鞠會、二十六日、興福寺課段錢於大和、充春日社神饌、二十八日、月次和歌會、八月五日、勅賜故僧眞傳于國師號、六日、皇子勝仁受孝經于大藏卿舟橋宗賢、幕府命石川光衡與伊達成宗等俱平北國亂、八日、西黨甲斐八郎率兵入越前、與守護朝倉敏景戰于細呂宜、大敗之、歸加賀、十一日、東軍游佐某兵入河內、放火所在、十八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西陣諸將邀足利義視于大內政弘第議事、二十八日、細川政元謁將軍義政、二十九日、幕府蹴鞠始、是月、屢蹴鞠會、九

月七日、蹴鞠會、明日又蹴鞠會、十一日、延暦寺僧徒以六角高頼美濃守護土岐成頼、守護代齋藤利藤冒占寺田、請呪詛成頼利藤、擊高頼于幕府、是日允之、高頼遣僧徒謝罪、事遂寢、十九日、幕府和歌會、土岐益香、永井長弘謁將軍義政、伯耆守護山名豐之就國、二十八日、妙樂寺造彌陀佛像、帝施刀擬御製、冬十月朔、甲斐八郞遣兵火河口坪江兩卿、七日、菊池重朝課棟別錢于管內、修造阿蘇社、八日、賀茂民請撤幕府所設諸關、十三日、大藏卿船橋宗賢進講論語、十八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一日、先是齋藤利藤養子利國、部將石丸利光率兵入伊勢、國人梅津某據城禦之、是日利藤自將來攻、遂拔其城、二十三日、西將大內政弘遣兵攝津、援池田筑後守攻守護代藥師寺與一、放火所在、東軍慮其兵入京、遣遊佐越中守守淀、是月、幕府傳敎于諸國、討美濃守護土岐成頼、成頼執其使奪敎書、飛驒守護京極政經、逐國司姉小路

基綱、奪其地、十一月四日、筒井順永入河內、與西兵戰于野崎、二十四日、上杉政眞與足利成氏戰于五十子、敗死、部將相議迎故持朝三子定政爲嗣、是月、小笠原家長奉幕府命、率兵入美濃、討守護土岐成頼拔數城、十二月三日、連歌會、齋藤利藤兵與伊勢兵戰、不利、十八日、畠山政長任左衞門督、十九日、足利義尙加首服、改今名、前右大臣久我通尙避義尙名、改通博、是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政罷、以左近衞中將足利義尙爲征夷大將軍、敍正五位下、甫九歲、以畠山政長敍從四位下、爲管領、七日而辭、以族義統代之、賞降東陣功也、畠山氏庶流補職是爲始、前左大臣三條實量薨、二十五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謝恩、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以無資用不果、是歲、大旱、陸奧甲斐饑、畠山義統遣使朝鮮、宗貞國頃歲與朝鮮交易、商船約以五十、今加遣七船、別謂之特送、而後九州國主部酋、又遣使船不爲尠、然其部屬等悉依

貞國接待、交易不絕、

六年甲午、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罷諸節會、皇子勝仁始讀書、右近衞少將三條西實隆侍焉、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時義尙歲猶幼、義政執事、義視亦在西陣爲主、幕府如有三主將云、松尾社釜鳴連日、四日、公卿諸將賀正幕府、十五日、右馬介細川頼常卒、十八日朝倉敏景攻甲斐八郞于杣山城、致首虜於京師、幕府與書褒之、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八日、和歌會、是日、幕府連歌會、二月朔、揚弓、二日、前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四日、幸皇子勝仁宮、七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獻酒饌及劍馬、明日、義政復朝、八日、熒惑犯輿鬼、命神宮祭主大中臣秀忠禳之、幕府又禳之、十日、前權中納言甘露寺親長進讀太平記、十一日、連歌會、前將軍義政參朝、熒惑復犯輿鬼、十四日、蹴鞠會、十五日、以後小松帝皇子宗純爲大德寺住持、先是足利

義視會諸將于畠山義就第、將議事不果、是日、東西諸將互議和、獨義就不與、十六日、皇子勝仁行點眉涅齒儀、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延曆寺僧徒與杉生房有隙、是日、僧徒攻杉生坊燬之、二十八日、義政參朝、三月三日、義政移小川新第、八日、幕府修法華懺法資義政夫人冥福、十一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十二日、日有食之、連歌會、義政侍焉、十六日、有狐入宮中、十九日、又入、二十日、前將軍義政獻酒饌、召親王公卿賦連歌賜宴、義政召夫人日野氏及將軍義尙于小川第、倶觀猿樂、二十一日、右京大夫最上義春卒、子義秋嗣、二十六日、先是有狐入宮中、是日行內侍所臨時神樂禳之、二十七日、前權中納言甘露寺親長進讀地藏驗記、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夏四月朔、日向大隅薩摩守護島津立久卒、子忠昌嗣、黑川火、三日、山名政豐與細川政元和、明日告之西黨諸將、獨不報畠山義就、時

義就及大內政弘等營相國寺趾、一色義直屯船岡山、七日、長井某部下放火焚正曆寺大門、八日、令寶相院增運修太元法于宮中、五日、太元御修法、古來無斷絕、應仁亂之後、因資用不給廢之、但修護摩法耳、而連年兵革不謐、天變地殃交至、是歲當太一定分厄、幕府獻資給行焉、九日、畠山義就使部將譽田某守勝龍寺、十五日、山名政豐子俊豐謁將軍義尚、獻錢百貫、一色義直撤舟岡山陣、入大內政弘陣、山名政淸亦率其殘兵去、山名政豐使人送政弘及畠山義就兵留在船岡者於其營、政弘等以足利義視與義政未和解、不通東陣、十九日、大內政弘、畠山義就將攻東陣、謀之齋藤利藤、是日、義就祈戰捷於祇園社、二十三日、帝聽觀音經談義、山名政淸部兵與義就部兵鬪于室町、二十五日、幕府蹴鞠會、二十六日、以貞常親王子邦康爲猶子、加冠幕府、改名邦高、五月二日、少納言船橋宗賢進講論語、前將軍義政侍焉、因獻酒

饌、七日、義政參朝、義政釋一色義直子義春、與丹後舊封、武田國信、細川政國部兵、據其地拒之、九日、幕府納興福寺要請、管兵庫關、十二日、興福寺植松鄕氏殺神鹿、因論罪籍沒財產、十六日、禁中百萬遍念佛、二十一日、幕府蹴鞠會、閏月三日、地震、五日、畠山義就賂前內大臣日野勝光、乞降于幕府、六日、連歌會、十五日、朝倉敏景敗甲斐八郞于崩河、傳甲斐中務少輔已下首于京師、八郞奔京師、與斯波義廉謀、將發尾張遠江兵擊敏景、二十一日、命諸寺禳變異、二十六日、護正院火、是月、幕府以山名政豐爲山城守護、前將軍義政不意兵亂、與諸將遊宴騎射、六月朔、祈雨、二日、和田某與鵜山某爭事、圍鵜山第、秋篠某怒其不法、是日、攻和田于鳥見莊、縱火所在、藥師堂罹災、四日、普光寺火、六日、茗讌、十日、齋藤利藤率兵數千至越前、諭朝倉敏景、甲斐八郞和解、十一日、連歌會、將軍義尙始視庶政、前內大臣日野勝光以外戚佐之、十

七日、太田資長修和歌會於江戶城、題曰江戶歌合、資長年弱、一日狩金澤山、會驟雨、過六浦、造民舍借簑衣、時有一女子出、視歎冬一枝、唯微笑而已、資長不解意、怫懌而歸、告狀臣士、有老士判曰、無簑、問其故、對曰、奈奈返耶返波那半佐久止毛也麻布伎乃美乃比登津歟仁、難幾曾加南之支、是女假借乎花之無實、喩之無簑衣也、資長大慚曰、顧我不若一女子邪、因是發憤、初學和歌、遂得奧旨云、所詠有慕京集、又平安紀行、十九日、以邦高爲親王、將軍義尙敘從四位下、二十二日、大雨洪水、二十三日、東兵與大內政弘部兵鬪中御門、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六日、山名政豐謁將軍義尙、二十七日、大內政弘稱大擧平亂、徵兵古市胤榮、又授兵庫關于興福寺、秋七月二日、帝將遜位歸佛、宮女諫止之、西兵縱火猪熊、堀川、油小路、畠山政長部兵防之、三日、車駕幸式部卿貞常親王第、視其疾、是夜親王薨、尋贈一品、貞常博學多識、爲世所重、及薨人皆悼惜焉、後花園帝詔

貞常承伏見殿正統、迄今奕世相襲、稱伏見宮、七日、大內政弘率兵陣大宮四條間、畠山義就扼二條三條要衝、九日、禁中觸穢、十三日、西黨出兵于三條坊門油小路、是日、東兵縱火于土岐成賴第、及妙行寺、法華堂、成賴大內政弘部下禦之、陣岩神祠、十五日、會津大風雨、十六日、將軍義尙命小笠原長朝行蟇目儀、禳狐妖、十八日、大內政弘募兵古市家則、越智家榮、爲戰備、二十五日、北野祠人懼大內政弘來襲、遷神輿于山名政豐陣、二十六日、大內政弘、土岐成賴、畠山義就等發兵、火北野千本民家、山名政豐邀擊斬義就兵遊佐彌六、齋藤利藤聞之、欲援成賴、率兵次墨俣、二十八日、有盜入宮中、將放火、左少辨藤原政顯逐之、二十九日、白蛇二見內侍所唐櫃上、占之、晦、西兵放火攻東陣、戍兵擊卻之、八月朔、西黨出兵梅津、火陽寧院、常陽院等、是夜田中鄕火、五日、將軍義尙與前將軍義政及生母日野氏、觀誓願寺鑄鐘、七日、西兵

侵東陣、十二日、六角四郎部將伊庭某率兵入京師、十四日、細川政國與竹田昭慶私鬪于犬馬場、十五日、十市遠清讓家于子遠相、十六日、西京火、十七日浦上則宗營火、十八日、西兵火梅宮、梅津、太秦、二十日、西兵侵東陣、二十三日、島津忠昌講犬追物、二十五日、美濃守護土岐成頼兵入京師、二十七日、皇女某入保安寺、爲佛弟子、九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西陣火、五日、皇子勝仁受論語于右近衛中將三條西實隆、七日、不豫、前美濃守護土岐持益卒、九日、西兵數千侵東陣射戰、十八日、右近衛中將三條西實隆進讀顯淨抄、大內政弘憂鎮西亂、將西歸、詢畠山義就、義就託其妻子于越智家榮、欲與東軍決勝敗、不果、政弘依前內大臣日野勝光乞降于幕府、二十一日、幕府允堺商湯川宣阿等渡航琉球、令薩摩守護島津忠昌勿妨碍、二十四日、北市火、是月、前將軍義政遊相國寺、義政欲修好于明、贈書于朝鮮王李娎求紹介、先是義

政遣使于明、明主付以勘合、會天下喪亂、所得勘合爲賊所奪、至是遣使朝鮮諭告之、使爲請於明、冬十月二日、將軍義尙與義政及生母日野氏觀紅葉于鹿苑寺、五日、大僧正性深爲准三宮、十四日、連歌會、十七日、將軍義尙參朝、政所寄人治部國通卒、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政參朝、十一月十一日、和歌會、安樂光院火、十九日、前將軍義政參朝、十二月二日、和歌會、義政侍焉、六日、學問所成、公卿獻酒饌、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十九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參朝、是月、朝鮮國王李娎復書幕府、遣勘合符、是歲、上杉顯定、上杉憲房遣兵討長尾景春于用土原、憲房部將長尾爲業戰死、先是三河守護細川成之與守護代東條國氏戰、今川義忠承幕府命援成之、幕府賞其功、賜遠江、守護代巨海新左衛門等拒其命、義忠擧平之、至是其黨作亂、義忠族人見附城主堀越貞延與之戰、敗死、琉球國王尙圓遣使

於明、從者殺懷安民奪賊、

七年乙未、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始行四方拜、應仁以來、朝典悉廢、至是諸節會皆復舊、二日、地震、四日、千秋萬歲樂、公卿賀正幕府、五日、和歌會、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十三日、將軍義尙獻酒饌、是日、義尙省義政于小川第、觀猿樂、十四日、皇子勝仁受論語于右近衛中將三條西實隆、十六日、蹴鞠會、十九日、幕府和歌會、二十八日、行縣召除目、應仁後廢絕、幕府獻金而行之、將軍義尙兼美作權守、二月六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七日、蹴鞠會、八日、西陣火、地震、九日、和歌會、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獻酒饌、十一日、關白政嗣罷、左大臣、十四日、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十五日、車駕幸將軍義尙第、聽遺敎經、十九日、大風雨、北野假殿有光怪、斯波義良、甲斐八郎謁將軍義尙、以八郎爲遠江守護代、二十日、安樂光院火、延燒數百家、遂及西大路、北野、今宮等假殿、

二十二日、松平親忠建大樹寺于鴨田村、二十三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島津忠昌講犬追物于櫛間、二十五日、連歌會、北野祠人爭鬪有死傷、二十六日、勅社寺禳火災、幕府又禳之、是月、西黨山名政清部下多降東陣、三月三日、鬪鷄、因兵革廢絕、今玆復之、是日、百日和歌會、五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六日、蹴鞠會、十日、右大臣九條政基爲左大臣、罷左近衛大將、內大臣鷹司政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政家爲內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敦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量兼右近衛大將、政家房嗣子、信量信宗之子也、十一日、奉幣北野社、去歲七月亂兵侵北野、遷神輿于西大路、前月有火、神輿一基燒失、是夜奉一基復本殿、連歌會、二十七日、復修法勝寺大乘會、二十八日、風雷雨雹、民屋多倒、是月、甲斐洪水、夏四月二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明日復朝、四日、與卞貞久卒、子貞昌嗣、十六日、會津地震、十九日、將軍義尙叙

正四位下、二十日、皇子勝仁學笙于右衛門督四辻季春、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政饗安禪寺觀心、眞乘寺某、曇華院某、前關白持通於小川第、二十六日、畠山政長獻猿樂及酒饌于義政、楢原某與吐田某有隙、將相戰、其黨各赴援、西兵乘虛攻木津、五月二日、楢原某以河內援兵與吐田某戰、越智家榮、古市胤榮、援吐田出兵于俱志羅城、筒井順永軍大安寺、備西兵、四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八日、大內政弘陣相樂、筒井順永、寶來祐尊等出兵木津、絕大和應援、古市家則經河內入山城、十四日、十市某、箸尾某等、與古市胤榮、越智家榮等戰于春日社前、大敗之、筒井舜覺、佐川某在般若寺、擊大內政弘兵于木津及天神河原、斬其將陶遠江守父子、畑經胤兄弟以下百餘人、寶來祐尊、秋篠某等、進取染山城、二十三日、布施某攻萬歲某、火民家、越智家榮、古市家則援萬歲、二十七日、大雨洪水、是月、室町第有光怪、將軍義尚召准三后尊

應修法禳之、六月六日、會津大風、七日、將軍義尚觀犬追物、八日、無動寺僧徒取東塔南谷敗之、筒井舜覺援布施某、與萬歲某戰敗走河內、部兵死者數百人、九日、楢原某與十市遠清、吐田某戰敗走、無動寺衆徒掩擊南谷衆徒、南谷衆徒敗走、十七日、細川成之獻猿樂及酒饌于前將軍義政、十九日、祈雨、勝田修理亮等背今川義忠、作亂遠江、義忠族人某與之戰敗死、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六日、政所寄人松田親秀卒、二十八日、相模守澁川政實卒、是月、加賀土寇起、火神祠佛宇、是夏、小笠原家長率信濃兵、復入美濃東疆、秋七月三日、權大納言高辻繼長薨於加賀、七日、將軍義尚臨伊勢貞宗第、觀犬追物、九日、義尚臨伊勢貞宗第、行犬追物儀、十五日、奏樂、會津風雨洪水、二十一日、幕府修法會于慶雲院、資義勝冥福、前將軍義政涖焉、二十三日、今川義忠出兵遠江、擊勝田修理亮、二十九日、禁中觸穢、八月朔、前將軍義政參

朝侍宴、六日、大風雨、鴨川洪水、汎溢宮垣、內侍所壁壞、和泉攝津海潮溢、船覆人溺、七日、遷內侍所于軒廊、九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十日、六角高賴掠奪延曆寺封邑、寺僧愬請擊高賴于幕府、幕府許之、命京極政經援僧兵出軍近江、十一日、島津忠昌講犬追物于帖佐、十五日、和歌會、十七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宿禱鞍馬寺、十八日、福昌寺火、二十八日、內侍所歸座、幕府遣使于明、求典籍及銅錢、九月朔、日有食之、筒井順永將攻山田某等軍福住、二日、幕府派遣吏於賀茂、糺氏人罪狀、步卒乘之入賀茂、縱火所在、掠奪財物、遣告文使于多武峯、七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九日、足利政知叙從三位、京極政經部將多賀高忠與延曆寺僧兵、攻六角高賴于近江、斬獲伊庭某等數百人、是日、傳首于京師、十一日、車駕幸室町第、聽僧義庵講佛書、十三日、和歌會、十六日、皇子勝仁肄蹴鞠、十七日、將軍義尚兼參議、二十日、十市遠清與楊

本某請和、還其侵地、是月、朝鮮國王李婺復書幕府、冬十月六日、會津地震、七日、將軍義尚觀紅葉于北山、九日、義尚觀犬追物、十三日、不豫、十五日、修歡喜天供於二尊院、十七日、將軍義尚讀書始、二十二日、山名政豐張猿樂于小川第、饗前將軍義政、二十三日、皇子勝仁受中庸于少納言舟橋宗賢、二十八日、土岐成賴等出兵援六角高賴、與延曆寺僧徒及多賀高忠戰、僧徒敗走、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修曼陀羅供于北小路第、資父贈內大臣重政冥福、義政涖焉、十一月十八日、斯波義廉奔赴尾張、二十四日、毛利豐元傳封邑于子弘元、二十九日、將軍義尚令神宮祭主大中臣秀忠禳明年歲厄、近郊火、十二月四日、比叡山火、五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觀田樂、七日、又侍宴、九日、又侍宴、二十七日修法會于禁中、資後花園帝冥福、赤松政則移北小路新第、是歲、內大臣近衛政家還自奈良、幕府命松田本光鑿西山採

砥、合津饑、

八年丙申、春正月朔、帝在室町幕府、行四方拜、二日、避方忌于泉殿、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四日、帝賞雪作詩、南禪寺僧靈彥奉和、西陣火、六日、行敍位、文正二年廢此禮、至是修之、將軍義尙敍從三位、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參朝、東大寺八幡祠鳴動、十二日、近臣獻酒饌、賜勅題詠進和歌、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十三日、將軍義尙饗義政于室町第、張猿樂、十九日、幕府和歌會、二十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一日、觀田樂、前將軍義政侍焉、二十五日、藏人頭三條西實隆奏請以高橋神明祠官源雅秀爲民部少輔、廷議以雅秀嘗奉南朝、不許、二十六日、春日社有怪異、客星見、是月、春日山鳴動、東大寺有怪異、又有蛙戰、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前將軍義政參朝、六日、辰星入月、七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十三日、勅三鈷寺祈寶祚長久、十五日、車

駕幸將軍義尙室町第、聽遺教經、二十一日、奏樂、二十五日、震平野社、春日山鳴動、二十六日、初島津國久、島津季久、援相良爲續請、擊北原貴兼、祁答院重慶于島津忠昌、不聽、國久怒、與季久謀反、本田兼親、島津豐久等黨之、至是國久悔悟、入龍雲寺、剃髮謝罪、致城邑、逃去、部兵止之、據加世田城、忠昌遣兵攻之、二十八日、將軍義尙行矢開儀、是月、千葉胤朝與大村家親戰、略取其采地、今川氏臣橫地四郎兵衞、勝間田修理亮叛降斯波氏、義忠自將擊破之、斬橫地勝間田、引兵還、至鹽見坂、餘黨復起遮路、義忠中流矢卒、當是時、子氏親猶幼、其族瀨名、朝比奈等、植黨相鬭、氏親母氏懷走山西、避小川法榮家、國郡亂離、母氏下令曰、吽孺子者皆敵也、國人莫叛之者、各樹黨抗衡耳、足利政知在堀越、聞駿河亂、使上杉政憲平治之、太田資長副焉、陣于狐崎八幡山、諭今川家人三浦、岡部、朝比奈、庵原、由比等曰、守護死、而嗣子幼、汝等

不恤戴却而樹黨爭私、故今我征伐之、然未辨正邪、速其決意、會氏親外舅伊勢長氏、來訪其姊在駿府、迺出謂政憲資長曰、諸士素非吽守護、而唯爭威耳、請我往說兩將之命、和解之、如不服者、指爲敵、加征討、幸而相睦、迎幼主擁衞之、我亦左袒焉、二人許諾、長氏乃說諭諸士、諸士相喜、和議速成、於是盟于淺間社、長氏迎氏親母氏而歸、入府第、一州屬平、政憲資長班兵、長氏駐府、扶佐氏親、姊氏爲懇請氏親、乃畀月俸三百口於長氏、姊氏亦贈資財以給費用、諸氏亦以長氏有功勞依賴之、頗有威望、築壘八幡居焉、三月朔、召小犬彌太郎演歌舞、四日、信濃諏訪社再興不斷大般若經轉讀、仍元弘建武之例、賜綸旨、五日、前將軍義政參朝、島津忠昌復使島津友久攻加世田城、北鄕敏久、樺山長久等攻三俣下城、禰寢重清、肝付兼忠等攻揖宿城、旣相良爲續島津國久、島津季久出兵寇牛山、羽月、鹿兒島、六日、召小犬彌太郎演歌

舞于內庭、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九日、義政參朝、明日與夫人日野氏復朝、十二日、貝合、十三日、春日若宮神鏡無故墜、十八日、宮內少輔赤松某卒、子彌五郎嗣、二十三日、島津忠昌使禰寢重清等復攻揖宿城、諸臣議奉忠昌遷內城、伊作久逸、新納忠續留守鹿兒島、島津友久降加世田城、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二十六日、將軍義尙獻酒饌于東宮、帝臨御、義政侍焉、夏四月五日、義尙、義政參朝侍宴、筒井順永卒、十一日、幕府遣明使船發堺、十二日、連歌會、十五日、畠山政長遣部將遊佐長直于河內、視察國政、十七日、地震、二十一日、赤松政則獻酒饌于前將軍義政、張猿樂、二十二日、義政饗安禪寺觀心、曇華院玉輝、眞乘寺某于小川第、觀猿樂、二十七日、前天台座主敎覺爲准三宮、二十九日、大內政弘部兵倦戰鬭、多逃亡、是日、下狛守將杉弘相饗政弘于其營、是月、豐島一揆叛扇谷、通足利成氏、太田資長伐

走之、五月五日、賀茂競馬、十三日、關白政嗣罷、十五日、左大臣九條政基爲關白、十六日、關白政基罷、左大臣、前內大臣日野勝光爲左大臣、勝光有姻足利氏、以故拔進、人或異議之、百萬遍念佛、十九日、賀茂社氏人結黨殺社司賀茂延久、榮久、遠平、敏平、用久、久通等逃亡、命社司以聞其首謀、二十日、太白與歲星合、二十三日、禰寢重淸降揖宿城島津忠昌、授之重淸、島津友久以田布施叛、忠昌誘島津國久、忠昌遣兵攻田布施、二十八日、治部少輔毛利豐元卒、是月、旱、六月朔、春日若宮鳴動、六日、西倉火、延燒數百家、十四日、左大臣日野勝光罷、明日薨、將軍義尙母勝光之妹也、以故勝光參決將府事、威權赫奕、珍玩瓌奇充積、至是薨、十六日、地震、二十一日、島津忠昌部將北鄉敏久自安永移都城、二十五日、連歌會、是夏、江戶城主太田資長築一亭、名靜勝、遣使京師、求五山僧徒題詠、秋七月五日、小島時淵殺伯父飛驒國司姉小路

淵綱、八月十五日、和歌會、十六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明日復朝、十九日、義政參朝侍宴、二十三日、先是賀茂社人排怨殺社司數人、至是社司結黨殺氏人數十人、餘黨據賀茂社拒戰、遂火社自殺、二十五日、因賀茂社火、廢朝三日、二十八日、以皇子尊敦爲親王、右大臣鷹司政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政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敦爲內大臣、是日、皇女某入安禪寺、九月二日、修如法念佛於聖壽寺、資後花園帝冥福、九日、島津國久、島津季久、相良爲續、合兵圍伊集院三郞左衞門于長嶺、北原貴兼、肝付兼恒等援之、與國久等戰于馬越、不利、長嶺兵遂潰、十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十二日、大隅櫻島噴火、人畜多死、雨灰五日、十七日、前將軍義政參朝、命杉原賢盛、隅山貞隆營南庭、細川政元、山名政豐獻石、是月、前將軍義政觀紅葉于北山、詠和歌、斯波良將赴越前、將擊朝倉敏景、不果、幕府與富樫幸世于加賀半國、冬

十月二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四日、故日野勝光生母北小路尼獻酒饌、義政參朝侍宴、五日、以廬山寺爲勅願寺、九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十五日、義尙、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觀紅葉于北山、十七日、帝學笙于雅樂頭豐原緣秋、二十一日、將軍義尙張猿樂于室町第、二十二日、召元應寺僧惠忍誦讀法華懺法、是夜、延曆寺上書奏天下和睦之事、二十六日、納宸筆阿彌陀經于石淸水宮、二十七日、修五種妙行于聖壽寺、資後花園帝冥福、又修曼陀羅供、前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會焉、十一月十三日、室町行宮火、帝避義政小川新第、歷代典籍珍寶貨物悉燬、而嬪嬙徒跣脫走、號哭滿道、公卿武將之第宅燒亡無算、將軍義尙亦避于新第、十四日、黎明火滅、帝遷御北小路第、儀仗不備、輿丁科頭舁神器、安東庭、尾張守護斯波義廉部將織田敏定與弟敏春有隙、是夜襲下津、縱火去、敏春率兵陣一宮、二十二日、將軍義尙移于

伊勢貞宗北小路室町第、二十七日、修法華懺法于大原勝林院、資後花園帝冥福、初將修之、假皇居豫設備、會火、故修于此、二十九日、遷內侍所于假殿、十二月二十四日、命諸社諸寺禳災異、二十七日、修法會於聖壽寺、資後花園帝冥福、琉球國王尙圓卒、子尙眞年幼、叔父尙宣威攝政、

九年丁酉、春正月朔、帝在北小路殿、因御服散失、參仕無人、停四方拜及節會、先是停廢已久、偶一兩年稍復舊典、因災復廢、四日、地震、五日、內大臣三條公敦罷左近衞大將右大臣近衞政家兼左近衞大將、將軍義尙敍正三位、七日、義尙訪義政疾于小川第、伊豆守吉川之經卒、子經基嗣、九日、內侍所鳴動、卜之、十日、將軍義尙、及生母日野氏參朝、十一日、筒井城火、十二日、賜宴公卿、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六日、百萬遍念佛、大風、十八日、武田國信將士與赤松政則部兵鬭爭、遂攻政則營、戰北小路、矢及行營、皇

山政長開論、不從、將軍義尚親出止之、或謂將行火宮闕、中外騷擾、十九日、長尾景春率兵襲上杉顯定、上杉定政於五十子、顯定定正走上野、據那波、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以水無瀨鳴動、是日命僧徒祈禱之、二十九日、北小路火、閏月三日、土佐陣火、五日、權大納言廣橋綱光爲准大臣、六日、島津季久黨攻宮內退去、島津忠昌遣兵攻田布施、季久亦攻吉田、別出一軍圍比志城、十一日、和歌會、二十五日、禁中觸穢、二十九日、皇子勝仁復諱孟子、藏人頭三條西實隆侍焉、二月九日、菊池重朝行釋奠、十三日、將軍義尚饗義政及生母日野氏于北小路第、張猿樂、義政留三日、十四日、准大臣廣橋綱光薨、贈內大臣、十九日、有流星、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政造新第于小川、二十八日、義政夫人日野氏獻紅梅、賜御製、日野氏奉答、是日、召日野氏生母北小路尼、賜宴、是月、千葉胤朝遣部將內田某、攻大村家親于有尾城、家親不能支

逃、某收兵歸、三月二日、召侍臣開觀花宴、五日、有流星四迸、住吉社司言、神馬無故斃、十四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阿彌陀經、十八日、長尾景春部兵據相模溝呂木、小磯、小澤諸城、其黨豐島泰經等城武藏石神井、練馬、斷江戶河越應援、是日、上杉定政部將太田資長出兵攻拔溝呂木、小磯兩城、進攻小澤城、城堅不拔、資長使弟資忠守河越城、上杉朝昌、三浦義同、千葉自胤等守江戶城、二十四日、島津忠昌遣部將村田太郎左衞門、和泉孫太郎等救比志島城、二十六日、將軍義尚、及生母日野氏參朝侍宴、是春、遠江守護代甲斐八郎赴任所、夏四月五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移小川新第、十日、長尾景春黨陣武藏府中、攻小山田城拔之、矢野兵庫助將攻河越城、率兵軍苦井、上杉政定部將太田資忠等逆擊、勝原敗之、十三日、太田資長圍豐島泰明于平塚城、放火城外去、泰明兄泰經率石神井、練馬兩城兵救之、資長等出江古

田原、沼袋、相戰、斬泰明已下百五十人、既攻石神井、小澤二城拔之、十五日、以安禪寺覩心尼、復爲景愛寺主、十六日、島津國久、與島津季久俱歸順島津忠昌、十八日、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量、參議飛鳥井雅康、以家計窘蹙赴采邑、十九日、島津友久、島津國久、伊佐久逸等表同盟無貳心、島津忠昌亦遣盟書、二十日、皇女大慈光院宮得度、五月六日、霖雨洪水、七日、神宮和歌法樂、十三日、太田資長往那波、迎上杉顯定、上杉定政于五十子、歸、邀長尾景春于用土原、景春敗入鉢形城、顯定定政進陣甘粕原、十四日、賀茂社法樂和歌、頒勅題、十六日、百萬遍念佛、十八日、幕府使伊勢國司北畠政鄉管北伊勢、尋罷之、命一色義直、義直遣吏于北伊勢、政鄉恨幕府政令不一、是日、與義直兵戰、互有死傷、二十二日、賀茂競馬、將軍義尚、及義政夫人日野氏往觀焉、賀茂社鳴動、六月二日、細川政元兵藥師寺某率兵入山路莊、大內政弘兵與之

戰、敗走中島、湯山旁近地、悉屬細川氏、七日、兩日並出、十六日、山城守護山名政豐以豐西院鄉民不應命、燒其家屋、二十六日、造誓願寺、前將軍義政過焉、寄錢萬匹、二十八日、將軍義尚詣犬追物、是月、佐竹義俊謀殺弟實定、子義實於水戶城、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岩津城主酒井信親卒、子家次嗣、五日、西兵陣營火、七日、歌合、十九日、前將軍義政以足利義視女爲猶子、入曇華院、二十二日、辨財天法樂、二十八日、有盜入東寺、竊什器、是月、北國雨紅雪、積寸餘、足利成氏率兵數千、援長尾景春軍上野瀧、上杉顯定定正等退屯白井、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貸公卿將士耽飲酒窮乏者千金、收其息、又營米廩、八月三日、將軍義尚猶子九條某、入東南院、爲佛弟子、六日、豐後守島津季久卒、子忠廉嗣、八日、將軍義尚受圓頓戒于二尊院、十三日、幕府改造鎭守八幡社、十五日、停石淸水放生會、薦法樂和歌連歌會、二十一日、將軍義尚

誅犬追物、三日、是日、義政及夫人日野氏觀焉、二十二日、畠山義就韜戰捷于東寺八幡祠、二十八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九月朔、春日社有怪異、八日、春日社法樂和歌、九日、百日和歌會、十六日、百萬遍念佛、二十日、夜奈良神火飛行、二十二日、大和地震、畠山義就率兵去京師赴河內、幕府出兵逐其黨在西岡深草者、又和泉守護細川持久部將和田次郎左衛門陣堺南莊備義就、二十四日、以義就去京師、東陣諸將參賀幕府、一色義直攻三河守護代東條國氏、國氏逃大和、二十六日、幕府以西兵退去、還付其所掠略久世莊以下地于東寺、二十八日、畠山義就與遊佐長直戰若江、轉將取和泉堺攻天王寺城、和田左近將監奮戰却之、既細川政國、細川持久、與書左近將監賞其功、晦、和漢聯句會、前將軍義政許畠山政長請、勅北畠政鄉及大和紀伊諸寺討義就、冬十月三日、大內政弘歸順、幕府奏任左京

大夫、敘從四位下、授舊封三國安堵狀、七日、畠山義就攻譽田城、斬守將和田美作守已下三十餘人、送其首于畠山政長、明日、義就黨吐田某攻嶽山城取之、九日、義就拔往生院城、又攻遊佐長直于若江城、長直逃入天王寺城、義就追擊之、取其城、河內歸義就、是日、義就黨攻島某于平群、某焚營而逃、十三日、義就分兵侵和泉堺、又攻木津城、劫仁木成長、筒井順尊、成身院順宣等縱火其營逃去、大內政弘部將杉弘相自木津軍般若寺、將入奈良、古市代官井上九郎說止之、十四日、高田某與飯高某有隙、是日、攻飯高斬八十三人、二十日、行百怪祭、禳變異、二十一日、行內侍所安鎭祭、營課資給於幕府、而不果、從三位吉田兼俱獻資用、賞賜爵一級、是月、長尾景春、長尾爲景得足利成氏援、陣上野荒卷爲戰備、上杉氏不戰而退、長尾氏、鎌倉景政裔也、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爲嗣、藤景本藤原氏、其什

祖藤原重房、徙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自藤景而後十二世爲爲景、十一月三日、不豫、六日、地震、十一日、大內政弘獻水牛于幕府、是夜、土岐成賴縱火其第、奉足利義視赴美濃、政弘及畠山義統、焚其營之采邑、先帝宮及公卿第宅罹災、西軍諸將各解歸國、東陣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此凡十有一歲、兩陣兵士交出焚掠、文武第宅、蕩爲荒野、關白兼良以下諸公卿、散走四方、或遭戕害、歷朝典籍、概罹兵燹、而義政宴詠自若、十二日、皇居以免災、幕府遣將士警衛之、命權大納言勸修寺教秀、葉室教忠、甘露寺親長、庭田雅行、藏人頭廣橋兼顯等、檢閱燒餘御物、十五日、勅內藏頭山科言國、管掌在山城信濃內藏寮附屬地、二十日、前將軍義政獻劍賀京師平定、公卿將士參賀幕府及小川第、二十四日、伊豫守佐竹義俊卒、子義治嗣、二十五日、遜遷嵯峨淸涼寺釋迦像于五條淨敎寺、避兵燹、至是復舊、是月、幕府以大館尙

氏、大和政郡、伊勢盛種、伊勢貞賴、畠山政近爲申次、十二月五日、皇子勝仁受笙于雅樂頭豐原緣秋、九日、頻年兵革連續、火災屢起、上下困乏、人心乖離、有司胥議、稱天下德政、禁止借貸、貸財返辨之沙汰、奸邪之徒、疾鬪之、掠借鄰里資具鎌鋤、候有德政之命、赴謝曰、返則違法令、否則失芳志、不可奈何也、傲然奪之、十一日、將軍義尙如日野政資第、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三日、皇子勝仁受箏于權大納言四辻季春、將軍義尙及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前關白兼良依召侍焉、二十五日、幕府以畠山政長復爲管領、二十七日、修往生講于安禪寺、資後花園帝冥福、二十八日、雷、是歲、甲斐饑、痘瘡流行、幕府遣使于明、故琉球王尙圓弟宣威嗣王位、經數月、讓兄子尙眞、

賴襄曰、郡縣之世、患在於姦臣與叛民、而封建無之、非無之也、雖有之、而不至猝亡其國也、何者、諸侯各有其土地甲兵、其力

足以內懾姦邪、而外禁盜賊也、然其力足以禁盜賊、而懾姦邪、故雖制、制之以權、權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分、以奉上令、權不在於上、則天下之勢合、而下恣其志、合者何謂、謂有黨、有黨必有耦而爭、爭以其土地甲兵、故呑噬拏攫、數十年而不止、非如郡縣之存亡立決也、而爲之上者、既莫以制之、聽其或勝或負、而已、而勝者或挾我以取其勝、而及於既勝、乃終制我、我無如之何、是封建之通患、而應仁之亂、亦爲然、何由而然也、曰、喪權而已、何以喪權、曰、不公也、不一也、唯不公、是以不一、史稱、足利義政之令斯波氏之嗣也、十年之中、二奪之而二予之矣、畠山氏之繼也、二十年中、三奪之而三予之矣、予播於山名氏、賞其討滅赤松氏也、而復祿赤松餘孽於播矣、其不一也如此、此皆因請謁賄賂而然也、非不公而何、自以其弟爲儲貳、細川勝元傅之矣、而復援山名宗全以軋勝元、其不一也如此、此由欲廢其

弟以立其子也、非不公而何、已亦知其不公也、是以宗全斃赤松氏子以奪其邑、而不能禁也、勝元出怨言、盡除其左右爲西陣耳目者、而不能止也、而天下莫肯復奉其令者、夫苞苴陰行閨闥之間、襁褓之呱呱、與枕席私語、浸漸於耳、而致兵戈之氣塞天地之間者、十有餘年、而不絕、蓋雖義政、始不自知其患之至此也、幸而渠魁再斃、如無勝負、而細川氏終專其權、至廢置將軍、如奕碁然、群豪相幷、海內分裂、至織田豐臣氏、纔得混一之、其禍遠矣、雖然室町以衰弱而得長存、非如鎌倉之速亡於姦臣者、何哉、封建郡縣之勢異爾、如豐臣氏、亦爲封建、其季世變寵亂政、亦以私易儲、而天下諸侯、陰各有所黨援、以至於亂亡、其勢乃與應仁同、其主之明暗、雖大懸絕、其以不公不一以喪其權者、一也、而其亡速於室町者、新造之國也、

山縣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

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爲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鑑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十年戊戌、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帝在北小路第、廢四方拜元會行平座、時廷臣俸祿不充、朝章多闕典、四日、千秋萬歲樂、命陰陽頭土御門有宗祈邦家康寧、十一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十八日、星變、十九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二十日、召小犬彌太郞演歌舞、二十四日、足利成氏與上杉顯定定政和、遣使于長尾景春傳旨、是日、上杉定政、太田資長自倉賀野歸河越、明日、攻平塚、城將豐島泰經退保丸子小机二城、景春率兵次二宮、應援泰經、二十五日、辨財天法樂、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政張猿樂于小

川第、晦、將軍義尙受笙于雅樂頭豐原緣秋、二月朔、成身院順宣抵京師、迫管領畠山政長、請討畠山義就、三日、薦和歌于北野社、九日、和歌會、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侍宴、十三日、樂始、十七日、將軍義尙張猿樂于伊勢貞宗第、十九日、義尙義政受戒金光寺、二十二日、義政下書島津忠昌、勿怠遣明使往復待遇、二十四日、奏樂、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八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臨細川政元第、三月七日、義尙觀犬追物于伊勢貞宗第、十日、一色義直獻酒饌于幕府、十二日、勅以專修寺爲祈願所、賜住持直慧于上人號、二十日、右大臣近衞政家罷、左近衞大將、上杉定政攻二宮城、降大石駿河守、長尾景春走成田、與千葉孝胤合兵陣羽生峯、定政與太田資忠攻之、孝胤景春退去、磯邊城、鬪風潰散、殘黨保奧三保、太田資長在村山、使資忠等攻奧三保、本間近江守、加藤某等與之戰敗走、資長追躡入甲斐、燬鶴河、

退陣鉢形成田之間、二十五日、奏樂、二十八日、帝將讓位、召權大納言庭田雅行告旨、按察使甘露寺親長諫止之、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信量轉左近衛大將、夏四月二日、皇子勝仁、尊敦、密謁御靈祠及諸祠、十日、權中納言一條冬良兼右近衛大將、敦房之子也、太田資長攻成田某于小机城、是日陷之、十六日、清水寺新鑄大鐘、十七日、越智家榮城今市、課役夫於興福寺寺田辰市莊、不應、十九日、以眞乘寺宮爲景愛寺主、二十一日、幕府罷山城守護山名政豐、以畠山政長代之、二十二日、將軍義尙觀勸進猿樂于小川今小路、二十五日、奏樂、是月、幕府和歌會、五月朔、興福寺再造北圓堂、五日、賀茂競馬、十三日、霖雨、洪水、十四日、辨財天法樂、是月、肥後大水、六月四日、延曆寺六月會、勅使按察使甘露寺親長蒞焉、七日、前將軍義政患浮腫、八日、畠山義就至越智家榮第、明日歸河內、九日、辨財天法樂、十三日、有稱邦高親

王兄王大和國紀寺者、興福寺送之京師、十七日、春日社法樂、二十日、大內政弘營安藝西條鏡城、定條規、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和歌千句會、是月、江戶城主太田資長建日吉神祠、荒神祠、菅公祠于城中、秋七月三日、石淸水宮常燈滅、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足利義視遺書毛利弘元、應西黨、八日、京師民撤七道關、幕府又置之、十七日、足利成氏厭長尾景春屢請援兵、傳旨太田資長、資長諾、攻鉢形、却景春、取其城、是日、成氏歸古河、上杉顯定移居於鉢形、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八日、辨財天法樂、八月朔、應仁已來停八朔贈遺儀、至是復舊、三日、津野之高攻天竺花氏于大津城、花氏戰死、六日、細川政元出兵、攻畠山義就黨于三宅、義就遣游佐長直、譽田某援之、十九日、勅以伊勢聖壽寺爲祈願所、二十二日、將軍義尙賜宴浦上則宗、多賀高忠、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與其弟義視講和、免土岐成賴、畠山義統罪、二十五日、連歌會、

二十六日、幕府以松田長秀爲政所寄人、列晦、越智家榮以畠山義就命、奪幕府下興福寺密書、致之河內、九月二日、褒貶歌合、三日、賀茂上社社務鴨祐躬以詐上且怠其職、褫其職、沒收采地、充賀茂社造營費、五日、淡路守護淡路守細川成春遁世、十五日、帝受鎭將夜叉法于堯胤法親王、二十一日、皇子勝仁詣鞍馬寺、二十三日、奏樂、二十六日、大內政弘部將杉重隆遣使豐前狩宿城、說佐藤右京進、右京進致城去、又少貳政資出兵于豐前、政弘部將杉弘重擊却之、四恩院僧徒呪咀越智家榮、家榮聞之、遣兵捕之、二十七日、政所寄人加賀守飯尾爲信卒、晦、歌合、實乘院寺田民號德政、私占貢租、池田春能訴之幕府、冬十月朔、大內政弘謁筑前筥崎八幡宮、三日、政弘在筑前、諭麻生家延致花尾城、不肯、政弘出兵攻之、家延請致質子爲政弘守之、不許、家延遂降、四日、政弘修筑前高島居城、五日、政弘延見在筑前高祖城諸士、尋又

延見降士、六日、政弘下書筑前守護代陶弘護、申令德政訴訟法、八日、政弘使澁川敎直說千葉胤盛、致小城城、不肯、是日、政弘使秋月種朝助同族胤朝擊胤盛、敎直亦出兵助之、九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遊高雄、十日、澁川敎直與陶弘護欲擊少貳賴資殘黨于筑前、遣書弘護定部署、十二日、大內政弘遣使僧于宗貞國、擊少貳政資敗卒入對馬者、十三日、政弘與其家士安富堯祐以下七十八人于采地、十五日、夜帝復將遜位幸聖壽寺、公卿倉皇參朝諫止之、十六日、菊池重朝入筑後、攻少貳政資、大內政弘與書阿蘇惟家援重朝、暴徒將破毀筑前妙樂寺、政弘遣尾和武親等鎭壓之、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政詣法界寺、造相國寺、二十三日、大內政弘欲出兵于豐前、與吉見信賴、益田貞兼等于佩刀及錢、陶弘護辭筑前守護代、政弘至其館諭止之、二十五日、澁川敎直子萬壽丸館筑前妙樂寺、政弘往贈劍馬及金、二十

六日、河野通春與族人通秋戰、乞援于政弘、政弘發兵、能美蒲刈三島兵、大友親繁父子率兵入筑後、十一月二日、遣明使僧妙茂等歸朝、是日、上復書于幕府、十五日以僧梵桂爲相國寺住持、前將軍義政蒞焉、十六日、幕府香合、二十一日、皇子勝仁學箏于權大納言四辻季春、二十九日、奏樂、十二月五日、京師民蜂起、請毀七道關于幕府、七日、幕府修法會于相國寺、資義詮冥福、八日、信濃守護信濃守小笠原淸宗卒、子長朝嗣、十日、太田資長將攻千葉孝胤、排砦于國府臺、是日、孝胤以原胤房、木內某爲先鋒陣境根原、資長擊破之、胤房等死之、孝胤退保臼井城、時資長威名日著、關東將士多屬定政、顯定由是與定政有隙、十三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往生禮讃、十六日、織田敏定承幕府命、復至尾張、城淸洲據之、美濃守護代齋藤利藤率兵來援、織田敏春與敏定戰不克、是日復戰、城固不拔、織田氏出于平重盛、重盛次子資盛有孤

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鄕、鄕長悅其母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田莊祝人數入京師、每過鄕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一子養之、鄕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眞、稱權大夫、子孫世爲祝人、及足利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爲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氏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爲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爲斯波氏重臣、從於尾張、自親眞而後十五世曰敏定、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而自輔之、居淸洲城、尾張凡八郡、分爲上下各四郡、敏定領四郡、使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十七日、武田國信歸若狹、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二十四日、奏樂、二十五日、遣左少辨甘露寺元長于石淸水宮、再燃常燈、先是兵革連結、羣寇壅路、於是路初得通、御靈祠火、延燒數十町、二十七日、修舍利講于樂壽寺、資後

花園帝冥福、幕府以上野政直、吉見政家爲政所中次、二十九日、熱田社大宮司尾張某請募資修營其社、勅賞其志、邦高親王弟良嚴入曼珠院、晦、幕府以布施遐秀以下五人爲政所寄人列、是夜、春日山鳴動、先是足利成氏之走千葉也、總常將士多背成氏、是歲、成氏命多賀谷家植擊之、家植出兵于下總、攻行田宮內、常樂寺某、取行田下栗二村、二氏落魄、家植懲之與采地、袋島右京等聞風乞降、家植又拔吉沼城、斬城主原外記父子、使渡邊道欽守之、用道欽計、焚豐田城、殺城主豐田四郞、石毛城主豐田中務乞和屬麾下、讃岐民號德政、私占貢租、守護細川成之斬其魁數十人鎭之、菊池重朝、大友政親與少貳政資盟、姉小路勝言請幕府管飛驒國、信濃尼妙音至紀伊慈尊院、慮有其水害、擲私財拓神通寺山址、豫爲遷院地、創佛陀寺、以僧邦諫爲住持、僧蓮如建本願寺于界浦、蓮如名兼壽、存如上人圓兼子也、任權大僧都、叙

法印、有辨才、始祝髮著緇、而啖肉蓄妻自若、文明三年、爲山徒所破却、廻歷畿內北陸、後歸京師、至是建之、善化誘、得衆資、甚致富、乘世亂蓄兵招客、所在攻略、劫歸其宗、是故宗門滋行、四方巨刹名祠、各傚樹黨、民間無賴、亦託以嘯集、自稱曰一揆、蓋謂糾合要結、同心歸一也、又有一向、法華祠人、士民等目以分之、諸司牧宰、雖苦其橫、戰爭或取援其黨以利一時、故勢日張、皇一揆之害、卒偏諸道、天下支派、儼然稱僧寺者昉於此、

十一年己亥、春正月朔、帝在北小路第、停四方拜、行平座、雷雨雹、震吉野金峰神社、審寫山大塔、管領畠山政長賀正幕府、五日、將軍義尚叙從二位、細川政國叙從五位下、十一日、義尚義政參朝賀正、十三日、義政臨義尚第、十七日、幕府的始、義政及夫人日野氏來觀焉、十八日、太田資忠使千葉自胤攻臼井城、不利、請援上杉顯定、十九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義

尙奉幣于石淸水宮、齋藤利藤圍淸洲、踰歲不拔、至是與織田敏定和、解圍去、二十四日、月次奏樂、夜手猿樂、二十五日、皇子勝仁學笙于雅樂頭豐原緣秋、連歌會、幕府和歌會、二十七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往生禮讃、二十八日、幕府猿樂、二十九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往生禮讃、二月十二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和歌會、十三日、幕府再造室町第、課段錢諸國、是日、造營始、義尙涖焉、遂省義政于小川第、二十三日、皇子勝仁謁石淸水宮、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七日、關白政基罷、赤松政則上京謁將軍義尙、晦、右大臣近衞政家爲關白、三月二日、平淸水城火、七日、十市遠相覺知弟成家黨畠山義就伐我、是夜殺成家、又擊其黨澁谷某、火其城、退據小山戶、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六日、左大臣愿司政平罷、夏四月三日、地震、七日、野田民與東鄕民鬪、十六日、課棟別錢于京畿、修造內裏、又課段錢于越前、十

七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謁宇治八幡社、十九日、關白右大臣政家爲左大臣、內大臣三條公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量爲內大臣、三條公敦奏請往周防、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修造內裏、三室戶民與宇治民鬪、放火燒放生院、宇治民訴之幕府、幕府收三室戶地半、充放生院再造費、二十九日、會津諏訪社華表成、是日、興德寺寶相寺火、五月八日、皇子勝仁觀傀儡、十二日、前將軍義政行六番香合于小川第、十七日、山名政豐部下梅野某、湯屋某、殺赤松政則部下甘草某、赤松氏山名氏聚兵爲戰備、幕府諭止之、二十二日、九州探題右衞門佐澁川政直卒、二十三日、蹴鞠會、二十六日、治部卿町顯卿薨于土佐、二十九日、蹴鞠會、六月九日、賜勅題于公卿、詠進御靈社法樂和歌、十一日、夜有變異、二十五日、連歌及連句會、二十六日、春日山屢鳴動、是月、筒井順尊課料足于奈良、不應者放火燒其家、將軍義尙使權

大納言飛鳥井雅親詠十首和歌、納之八所御靈社、秋七月朔、夜北小路行宮火、車駕避聖壽寺、管領畠山政長率部下來護衞、因賜劍、五日、都下火、太田資忠、千葉自胤分兵攻長南城、降城主武田上總介、丸谷城主武田信興、飯沼城主海上師胤亦降、六日、又都下火、十一日、車駕徙御侍從日野政資一條第、爲假皇居、十五日、千葉自胤以兩總平定、與太田資忠解臼井圍去、城兵追躡資忠返戰、拔其城、自胤留部兵守之、凱旋石濱、是日、資忠等五十餘人戰死、松平信光欲攻安祥、而患勢兵力、設策、陳妓樂於城西、潛兵三面、齊登拔之、令子親忠守之、又攻岩津大膳城取之、自居之、十六日、連日群鴉啼殿上、是夜煙氣起掖庭屋上、卜之、祈禳災異於諸社諸寺、十八日、命正三位土御門有宣、陰陽頭土御門有宗行井靈祭、二十一日、朝倉敏景獻段錢千貫于幕府、二十四日、設假殿于土御門內裏東庭、奉安內侍所、先是水無瀨廟鳴動、是日、

遣從二位白川忠富奉宣命謝之、二十五日、連歌會、是月、京師屢火、近江守護六角高賴抑遏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所收舟木關稅錢、八月朔、公卿獻劍于朝廷幕府、賀仲秋月朔、納將軍義尙所獻馬于水無瀨廟、二日、幕府罷伊勢國司北畠政鄕守護職、以一色義直代之、四日、興福寺六方衆、課有德錢于奈良、六日、正曆寺支院火、七日、五條高辻火、火連日屢起、八日、按察使甘露寺親長進讀明德記、前將軍義政修法會于等持院、資生母日野氏冥福、水室社成、遷神于正殿、十日、筒井順尊、十市遠相等、乞援多武峯僧徒、欲擊畠山義就黨、僧徒以通越智家榮及義就事不成、十一日、悲田院火、十四日、和漢聯句會、旱、十五日、關東八州大風、二十三日、前關白兼良如越前、二十七日、帝受戒雲龍院、九月三日、會津連日地震、七日、和漢聯句會、九日、賜勅題于公卿、詠進和歌、十三日、和漢聯句會、十五日、細川政國部下垂水某、不脫履過皇

居東門、時畠山政長部下守宮門、咎其無禮、不聽遂毆殺之、垂水族怒將報仇、幕府遣使諭止之、十七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謁皇太神宮、十八日、萬延星大將軍星見、十九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三日、安御香宮于伏見某寺、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七日、生母大炊御門氏自清秀敗第、移居聖壽寺、二十八日、誹諧歌、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相國寺火、閏月二日、相國寺僧景茝進講三體詩、三日、斯波義敏與子義寬俱率兵赴越前、擊朝倉敏景、四日、和漢聯句會、僧景茝復進講三體詩、五日、筒井順尊兵與今市某兵戰敗、入菩提山寺、七日、幕府以一色政凞爲申次、十日、多賀高忠率兵赴近江、與六角高賴戰、敗走、興福寺僧徒課段錢于辰市以下、十三日、和漢聯句會、古市澄胤、越智家榮兵與筒井順尊、佐川某兵戰、敗走西方院山、其黨在奈良者、遁逃四方、十五日、星變、十七日、先是聖護院道興、三條公躬等、從足利義視在美濃、是日、赦其

罪入京師、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是夜賜宴公卿、二十三日、小給歌合、二十四日、因幡守護山名政豐聞森某作亂、率兵歸國、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令公卿還幸土御門宮之後、候小番者、著朝衣、二十九日、古市胤榮城西方院山據之、是月、興福寺課段錢于大和、充神饌、是秋、旱、冬十月朔、東大寺大佛燈悉滅、二日、古市澄胤自火西方院山城、筒井順尊率兵來攻、明日澄胤戰于紀寺、遂燒粁田庄、畠山義就造新第于譽田、是日移焉、五日、北野社万部經會、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蒞焉、筒井順尊兵與古市澄胤兵戰于西方院山、敗走、六日、古市澄胤、筒井順尊互課軍資于奈良民、十一日、平野社樹發火、勅勘進先例、十二日、筒井順尊大發兵攻郡山中城、放火其民家、今市某、堤某、古市澄胤兵擊却之、十五日、筒井順尊遣兵奪越智家榮軍糧、十七日、讀日本紀、侍從舟橋宗賢侍焉、二十日、夜成身院順宣攻山陵城、陷之、二十一日、

赤松政則歸播磨、二十三日、畠山義就部下市若某率兵入大和、與筒井順尊兵戰、敗之、尋與成身院順宣兵戰于善勝寺橋南、斬僧聽延等八人、二十八日、宇治民燒三室戶觀音堂、報宿怨、是月、前將軍義政病浮腫、將軍義尙亦罹病、十一月朔且冬至、以用度匱乏、不能行旬儀、因改曆、以十月晦爲是月朔、二日、雷、三日、筒井順尊、十市遠相、楢原某、箸尾某等、聞畠山義就、北畠政鄕等、率兵入大和、止戰各保其營、四日、斯波義敏、子義寬、甲斐八郞、二宮某等、率兵入越前、陣豐原平泉二寺、進與朝倉敏景兵戰于細呂宜、會大雪、不能戰、遂陣長崎待明年、七日、畠山義就部將甲斐庄某不奉命、且密以通畠山政長兵殺之、十八日、豐後萬壽寺俄然燬、地下寺址成池、寺中僧侶百餘人皆埋沒、沙彌喝食二人在圊得免云、十九日、少貳政資與筑紫滿門仍舊管其領地、二十二日、將軍義尙行判始、評定始、沙汰始儀、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蒞

焉、賜管領畠山政長于劒、公卿諸將獻劒賀之、是日、義尙受禪衣、北畠政鄕與長野政高戰、不利、退據神部城、二十七日、因大和兵亂、權停春日祭、二十八日、古市澄胤課有德錢于奈良、成身院順宣亦課棟別錢、是月、將軍義尙召山名政豐謝祖父持豐恩、不問應仁亂、封土悉如舊、十二月二日、和漢聯句會、是日、僧景茝進講山谷詩集、三日、勅三鈷寺僧善空賜御衣、爲律衣、爲般舟三昧院住持、先是細川政元遣一宮宮內大輔族人收丹波守護代內藤某所冒占地、內藤殺之、於是一宮氏與內藤氏有隙、宮內大輔欲狹主報私怨、是日、擁政元入丹波、七日、車駕還幸土御門殿、自應仁元年御行宮、十有三年、至是復舊、九日、追行春日祭、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以長橋局爲直廬、二十四日、東福寺塔火、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晦、筒井順尊自福住移佐川、爲戰備、是歲、伊東祐堯伐佐土原、三宅、富岡、平田等十人於日向滅之、

十二年春正月朔、停朝拜及諸節會、七日、大風雷雨、八日、使僧正公殿修護摩法于宮中、應仁亂後、因兵革廢御修法、而僅修護摩、今雖還幸、公稅不納、惟存狀而已、十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參朝、甲斐八郎出兵襲朝倉敏景於金津寨、殺城兵數十人、既敏景襲八郎營、不克、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如將軍義尙第觀猿樂、十五日、有流星長數丈、十八日、三室戶民放火燬宇治橋、絕通路、十九日、奏樂、二十六日、贈故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于太政大臣、二十七日、芦名盛高擊高田城主澁川義基、不克、與義基部將荒川數馬通謀、是日、窺漁宮川、襲殺義基、取其城、二月三日、不豫、命諸社寺祈之、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詣千本釋迦堂、聽遺教經、是日、大風雷、慶雲院倒、幕府令島津忠昌督貢琉球入貢、二十一日、美濃守護代越前守齋藤利藤卒、姪利國嗣、春日祭、初應仁之亂、諸神祭祀悉廢止、獨存春日、頃年闕之、祝人奏

請復舊、聽之、先是成身院順盛部卒殺盲人于平野、是日、盲人爲群、襲般若寺、咒咀順盛、部卒擊却之、二十二日、東寺三鈷松鳴動、三月十一日、右大臣三條公敦罷、前內大臣今出川敎季爲右大臣、十四日、內大臣大炊御門信量罷左近衞大將、將軍義尙蹴鞠始、前將軍義政會焉、帝賜銀劒于義尙、十七日、帝病愈、十九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一條冬良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淳兼右近衞大將、實淳公有之子也、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去年旣廢之、還宮以後初行之、先是丹波守護細川政元兄勝之爲大德寺長老、一宮宮內大輔與族人備後守謀、欲迎勝之幽政元、至是備後守悔悟、奉政春與安富新左衞門、庄伊豆守殺宮內大輔父子、旣政元携其首上京、謁將軍義尙、二十九日、行縣召除目、初文明七年而後廢之、今因幕府有兼任獻資用行之、將軍義尙爲權大納言、夏四月朔、室町火、延燒柳原以南、細川

政國叙從五位上、五日、島津忠昌部將伊作久逸、村田經安、平田兼宗、盟協心戮力、輔佐其君、八日、命諸攝家、出禁中番士、十日、大風雨、東大寺八幡宮門破、十四日、將軍義尙娶故左大臣日野勝光女爲夫人、慶堺輪藏寺、十五日、北畠政鄉與長野政高交兵不解、越智家榮遣僧春圓講和、是日、政鄉收兵歸多氣、十七日、先是權中納言淸閑寺幸房、與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持季爭淵醉座次、獲罪幽死、家絕二十年、至是召其子家幸興家、家幸年四十始加冠、二十二日、日吉祭、應仁亂後廢遣使、迄是遣右少辨坊城俊名復故典、二十四日、刑部少輔細川政有卒、弟元有嗣、二十六日、颶風暴雨、二十八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侍宴、是月、罷准大臣烏丸資任所管丹波山國庄代官、更選其人、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並拒旨、五月二日、將軍義尙與義政不和、剪髻將遁世、伊勢貞宗諫止之、幕府命諸寺祈義尙安全、是月、義

尙奉勅召東常緣于美濃、近衞政家、及三條公敦俱受古今集秘訣、六月十五日、有流星大如鳩、二十五日、北野法樂聯歌會、是月、旱、太田資長應幕府召到京師、踰逢坂山、詠歌曰、多毘比登耳、阿布砂可耶麻波、幾利巨女天、由久毛加返留母、和可奴許呂可那、見將軍義尙、達足利成氏旨、拜王命、還到駿府、詣總社、詠歌曰、爾幾許登耶、志津波多也麻乃、保登登伎須、多嬰由久和迦乎、由布加計天登返、秋七月七日、七種會、十二日、斯波義寬軍豐原寺、督甲斐八郎兵擊朝倉敏景、拔長崎寨、又進兵放火金澤、兵庫、新庄寨、悉燬之、敏景走崩河南、隔河水嚴防備、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政命相國寺僧景三撰壽像贊、及成閱覽、刪諡美過實之句、二十五日、連歌會、是月、將軍義尙咨治天下之道于一條兼良、兼良著樵談治要遺之、義尙好文學、善和歌、常試射御、習書法、召小槻宿禰雅久講論語、使吉田兼俱講神書國書、以爲常式、八月二日、畠山義就張猿樂于譽田營、招南都衆徒、鳥屋某兵三百餘人襲吉野、吉野僧徒邀戰斬

七十餘人、鳥屋兵敗走、六日、詩會、九日、連歌會、賜宴公卿、十一日、前將軍義政詣壬生地藏堂、誦經納劒馬、十二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相國寺僧景蓭進講山谷集、是日、觀孔子及十哲像影于景蓭、又賜詩題、詠進本朝人物勝地、十五日、連歌會、二十一日、連歌會、賜宴公卿、二十四日、賜和歌題于公卿、詠進漢土人物勝地、將軍義尙、生母日野氏詣壬生地藏堂、又詣西院地藏堂、二十六日、大風、殿屋頹倒、二十七日、北畠政鄕出兵援關盛元、擊長野政高走之、二十八日、甲斐八郞兵與河口民擊朝倉敏景、敏景邀戰斬千餘人、二十九日、皇子勝仁奏樂于其宮、修理內裏、九月朔、百日和歌會、二日、前關白左大臣政嗣薨、八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土寇蝟起、縱火連日、毀京中典舖倉庫、奪其物、或侵入公卿第宅、行火却掠酒貲、二十二日、罷散、二十三日、島津忠昌獻劒及錢萬匹于幕府、謝進官恩、是日、幕府遺劒酬之、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宿

禱長谷觀音堂、七日、冬十月朔、畠山義就巡視大和、傳令于越智家榮、伐平群谷所在竹木、三日、前關白兼良進講江家次弟、五日、北野萬部經會、將軍義尙蒞焉、前關白左大臣政房薨于土佐幡多、七日、播磨守細川常有卒、九日、將軍義尙、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詣天龍寺、泛船大井河、爲宴、十日、幕府設關七所、稱禁闕造營貲、課稅于人馬、京師民頗苦之、屯東寺、集北白川、號德政、破倉庫、掠奪財貨、橫暴所在、是日、放火七關、迄是行路得通、人以爲便、十五日、北野萬部經會、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蒞焉、二十日、義政詣西芳寺、島津忠昌部將島津友久、島津國久、伊作久逸、島津忠廉、佐多忠山、新納忠續、盟同心協力、輔佐其君、是日、忠昌盟與諸將國事無細大倶議之、二十一日、從三位吉田兼倶進講日本紀、晦、觸穢、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勅課和漢人物勝地各三十題、令歌人詠漢題、詩人賦國題、三日、幕府令赤松政則赤松政資止支

族稱赤松氏、美濃守護代齋藤利國、與弟齋藤利綱爭地、遂以兵晉擊、是日、利國與利綱戰、不克、四日、和歌會、五日、土寇亂入大和、放火善城寺、古市澄胤兵擊斃三人、是日、興福寺發僧兵備之、十二日、和漢聯句會、是日賜冬至宴于公卿、十九日、土寇放火眉間寺、又燒四恩院十三塔、十二月十二日、將軍義尙以失寶劒、命諸寺祈之、既捕其盜、十三日、以皇子勝仁爲親王、十五日、島津忠昌獻劒及錢萬匹于幕府、賀京師治安及代始、是日、幕府遺劒酬之、二十日、勝仁親王臨前將軍義政小川第、加首服、二十三日、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獻劒及金、賀親王首服、二十六日、修理大夫最上義秋卒、子滿氏嗣、是歲、幕府定諸將班列、上杉顯定、上杉定正使部將長尾忠景、太田資長擊長尾景春於秩父城、景春敗走、降顯定軍、日前國懸神主國造俊連修營其社、成、攝津鳴尾民、與小松民鬪于難波、赤松政則如備前、謁吉備津宮、止福岡城、部將浦

上則國迎三石城襲之、陸奧稔、

十三年辛丑、春正月五日、將軍義尙臨伊勢貞宗邸、明日還、六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專擅國政、不遵舊式、義尙紊亂家事、失父子禮、義政憤而籠居、九日、義尙再薙髮、十日、公卿賀正幕府、義尙稱疾不延見、以義政籠居、豫使傳奏權大納言勸修寺敎秀停公卿參賀、十一日、賜宴公卿、侍臣獻酒、前將軍義政參朝、將軍義尙有疾不朝、十二日、自去冬不雨、井水皆涸、是日雨、十五日、有星自東流西、其聲如雷、十七日、皇子勝仁賜宴、侍臣獻酒、十八日、再興月次和歌會、二十日、將軍義尙侍生母日野氏宴、留六日、二十三日、土岐成賴賀歲首于幕府、獻物、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右大臣今出川敎季罷、前內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右大臣、幕府和歌會、二十六日、帝受戒于雲龍院、二十九日、和歌聯句會、晦、大內政弘獻物于幕府、二月二日、命侍臣作謎辭、奈良有光怪、三日、地震、十

日、所司代浦上則宗始獻物于幕府、蜷川親元獻石、十五日、連歌會、十七日、筒井順尊兵襲古市、放火岩井川邊、十八日、皇子勝仁受萬秋樂秘訣于雅樂頭豐原緣秋、二十日、伊勢栗原庄代官布施英基赴任所之際、國人關胤盛將自代之、傳奏權大納言勸修寺教秀下書止其專橫、令國人受英基命、二十三日、千句連歌會、三日而終、二十七日、將軍義尙張猿樂于伊勢貞宗第、二十八日、又張、二十九日、幕府月次和歌會、三月四日、古市澄胤兵夜襲福住、焚別所寺以報岩井川役、筒井順尊陣擾動、六日、順尊兵覘澄胤不在、夜放火鹿野薗、嵯峨釋迦堂再興念佛會、七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皇子勝仁受蹴鞠傳于中納言飛鳥井雅康、十二日、幕府賞所司代浦上則宗搜出寶刀之勞、賜書、其主赤松政則獻物于幕府奉謝、十五日、結城政朝行一日萬句連歌會于白川鹿島社、十六日、將軍義尙張犬追物于伊勢貞宗第、十八日、前將軍義

政和歌會、十九日、地震、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詣壬生地藏堂、宴妙蓮寺、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皇子勝仁受祓式于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倶、畠山義統賀歲首于幕府、獻物、二十六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因費用不給、去年廢之、迄是幕府獻費行之、二十七日、帝受戒于雲龍院、二十八日、古市山鳴動、朝倉敏景賀歲首于幕府、獻物、前將軍義政夫人詣鞍馬寺、慶本堂落成、二十九日、將軍義尙遣伊勢貞弘于近江、和平兩多賀氏、晦、和漢聯句會、山名某賀歲首于幕府、獻物、夏四月二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兼良薨、年八十、號後成恩寺、兼良博識多聞、最熟朝議、善和歌、達神道、涉佛書、當時推稱才學無倫、著書最多、公事根源、花鳥餘情、東齊隨筆、藤河記、小夜寢覺、文明一統記、代始和抄、桃華蘂葉、除宮雜例、年立渙語秘訣、歌林良材、連珠合璧、雲井春、二判問答等、皆行于世、自謂

吾勝菅丞相者三、爲攝家、任太政大臣、且諳延喜以後之事、或招兼良、床頭掛菅公像、兼良不悅而曰、奚置彼乎我席上、日暮四條綾小路有怪、通宵拋石礫、至明日午時止、七日、皇子勝仁謁石淸水宮、八日、前將軍義政和歌會、將軍義尙失父義政歡、闕定省、十日、義尙張猿樂于伊勢貞宗第、十七日、前中納言四條隆量避亂在美濃、是日、還京師、就按察使甘露寺親長乞宥其罪、二十日、將軍義尙詣鹿苑院、二十二日、義尙詣相國寺、二十三日、管絃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獻酒饌、有和歌三十首、連歌五十首應制、前關白持通等侍焉、歡飮夜闌而退、唐橋大宮以北大路成、是日人始往還、幕府誅竊寶刀盜于六條河原、投其母妻于水殺之、五月四日、和漢聯句會、皇子勝仁蹴鞠會、五日、賀茂競馬、江戶通雅攻小幡長門守于小幡城、小田成治、及大掾高幹、宍戶政家、北條出羽守、率兵三千援之、是

日、戰于小鶴原、成治兵敗、出羽等死者六十餘人、通雅兵死者百餘人、明日和成、長門守出降、通雅以小野崎直通寘小幡城、十一日、免前中納言四條隆量罪、十四日、京極政經賀歲首于幕府、獻物、十八日、多武峯常燈無故滅、尋卜之、十九日、北小川街火、二十日、管絃會、得光盛敎賀歲首幕府、獻物、興福寺僧徒與春日神人鬪爭、二十三日、皇子勝仁蹴鞠會、內大臣大炊御門信量罷、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和歌會、二十六日、皇子勝仁蹴鞠會、二十七日、帝受戒于雲龍院、二十八日、將軍義尙命三寶院義覺始修法、是月、幕府遣使朝鮮、六月朔、奈良有光怪、二日、畠山義統獻物幕府、三日、球麻川大水、多流民家、四日、蹴鞠會、旱魃、五日、幕府命諸侯造營室町第、以管領畠山政長爲總奉行、造祇園社、七日、一條以北村雲以東火、八日、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淳爲內大臣、祈雨、十一日、將軍義尙詣等持寺、十三日、蹴鞠會、皇子勝仁亦蹴鞠會、

將軍義尙詣等持寺、十五日、義尙與生母日野氏詣葛川、十八日、帝受笙曲相傳書於雅樂頭豐原緣秋、十九日、朝倉敏景獻馬于幕府、二十一日、管絃、二十三日、島津忠昌與入來院重豐盟、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政冥福、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會焉、應仁以後廢絕、至是復興、南都民詣東大寺、禳疫者甚多、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尙張犬追物于伊勢貞宗第、晦、帝受戒雲龍院、大內政弘賀歲首于幕府、獻物、秋七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三日、南都祇園社樹無故仆、四日、伊勢貞宗獻愛馬于幕府、幕府亦賜馬、七日、和歌會、管絃會、十日、幕府改山城守護職、爲代官、以侍所赤松政則爲代官、浦上則宗爲代官代、十二日、皇子勝仁月次連歌會、十三日、將軍義尙詣鹿苑院、十四日、義尙詣等持寺、鹿苑院、普廣院、十五日、義尙詣鹿苑院、等持院、相國寺、普廣院、武者小路以北室町以東火、十七日、地震、

皇子勝仁蹴鞠會、二十一日、畠山義就援越智家榮伐筒井順尊等、古市澄胤等應家榮燒中川寺、吉良俊氏卒、子義尙嗣、二十三日、筒井順尊等與越智家榮戰于戒重、順尊等戰敗、退多武峯、遂潰散、古市澄胤燒福住、織田千代夜叉丸就斯波義良、獻物于幕府、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尊准三宮大炊御門信子、號嘉樂門院、年官年爵如故、本封外加五百戶、前右大臣久我通博爲太政大臣、朝倉敏景卒、敏景代斯波氏徙一乘谷、舉堀井景用爲宰、國中大治、薙髮號英林、子氏景嗣、二十七日、土岐成賴獻物幕府、賀八朔、二十八日、佐佐木貞信、大內政弘獻物幕府、賀八朔、持是院法印齋藤妙純初獻物幕府、二十九日、畠山義統、佐佐木秀慶等、獻物幕府、賀八朔、八月三日、不豫、六日、將軍義尙詣等持寺、琉球貢船至、足利成氏與感狀于大島正時、賞結城役戰功、八日、將軍義尙詣鹿苑院、又訪蓮光院病于烏丸第、

十日、命赤松政則復爲山城代官、十一日、織田敏定獻物幕府、賀八朔、十二日野依雄春卒、十五日、幕府遣浦上則宗于廣瀨、十六日、嘉樂門院參內、幕府賜劍馬于則宗、賞其功、京師民請廢七口關于幕府、京師奈良間路塞、十七日、幕府賜書赤松政則、促上京、十八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島津忠昌與入來院重聰盟、二十三日、帝每日拜神、受拜式于神祇伯益王、二十四日、將軍義尙張猿樂于伊勢貞宗第、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帝受戒雲龍院、九月朔、命侍臣十人、賦千首和歌、每人百首、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張猿樂于伊勢貞宗第、杉長松丸獻物幕府、三日、大內政弘刊行金剛般若經、祈父教弘冥福、四日、皇子勝仁蹴鞠會、十五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三心釋、斯波義良臣甲斐八郞等、與朝倉氏景戰于越前豐原平泉兩寺僧徒叛降氏景、甲斐八郞等敗走加賀、氏景陣長崎道場、鎭撫國中、十八日、前將軍義政

和歌會、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六角街火、二十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三心釋、二十一日、將軍義尙宿籠平等寺、二十四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三心釋、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詣平等寺、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三心釋、二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是秋勅開三十六番詩歌合會筵、冬十月朔、幕府臨時歌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五日、大雨洪水、內侍所法樂和歌會、八日、因興福寺訴、削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公躬籍、織田千代夜叉丸、廣近、敏定、土岐成賴、齋藤妙純、赤松政則等、獻物幕府、謝賜內書、十三日、越智家榮、古市澄胤築新城于山內、十五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寺、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日、夜前將軍義政密出小河第、投長谷聖護院、上下驚駭、不知其故、蓋應仁以來、外諸侯不奉命、內妻子不相協、欲遣鬱脫累、遂至此、二十五日、野依夜叉丸始獻物幕府、謝襲封、二十六日、山名政豐獻物

幕府、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帝受戒于雲龍院、二十八日、月次連歌會、是月、京師盜起、應仁已後造新關於各所以備非常、至是土兵作亂、抄掠燒關、十一月三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小笠原長朝擾亂遠江、以故保安寺采地村櫛庄年貢闕乏、十四日、帝召常住寺佛舍利于儀仗所拜之、下邊火、十八日、山名豐泰獻物幕府、十九日、梶井堯胤親王修護摩供養法于黑戸、十九日、畠山義統獻物幕府、二十日、幕府歌合、二十一日、大德寺住持宗純寂、年八十八、宗純性闊達、不拘泥矩度、詼諧謔世、物我相忘、貴賤一視、志存慈惠、隨得隨施、嘗居和泉界浦、每出市巷、携一木劒、有問之者、則曰、世間知識、猶此木劒、室之則似矣、出之則木片耳、殺人猶不能、況活之乎、其徒傳之、甞拔劒于像、埜下有藏瘰喉痺法者、宗純聞妙、就請口授、主翁請盟、乃載書不可口授人云、予之、得其法而歸、書其法于榜、建之諸處、主翁大

怒、請宗純背盟、答曰、盟書不載乎、不可口授、我未盟不可書授、晩年爲大德寺住持、後築瞎驢庵於東山居焉、初後小松法皇臨崩召見、賜以先朝奎翰及御書飛白數帖、宗純生平不藏一物、惟法皇所賜叡翰終身寶愛、所至必携、未嘗離身云、其所著頌偈曰狂雲集、有子爲僧、名紹偵、二十二日、朝倉氏景獻物幕府謝襲封、二十五日、帝病愈、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帝受戒雲龍院、十二月朔、將軍義尚延見諸侯、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遣權大納言勸修寺教秀于長谷、諭前將軍義政還京師、十九日、使梶井堯胤親王修護摩法于黑戸、二十日、連歌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是月、關白政家罷左大臣、二十七日、前右大臣今出川教季爲左大臣、大内政弘獻物幕府、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政獻物朝廷、二十九日、朝倉氏景獻物幕府、飯尾貞有卒、晦、畠山義統獻物幕府、是冬前將軍義政賦和歌百首、是歲、疫疾流行、蔓延天下、死者甚多、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土御門天皇三

文明十四年壬寅、春正月朔、山村胤慶第火、四日、千秋萬歲樂、七日、欲再興應仁以來所廢三節會、召諸卿議其方法、十四日、畠山義就張猿樂于譽田第、十五日、將軍義尚省父義政于長谷別墅、二十日、千本火、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將軍義尚張松柏及猿樂于北小路室町第、近江守飯尾任連卒、二十六日、手猿樂、二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四日、前將軍義政營別墅于淨土山、前權中納言飛鳥井雅康奔近江松本、薙髮、明日帝遣甘露寺親長召雅康、將軍義尚遣大館重信勸歸京、既雅康還京師、七日、帝御南殿、觀公卿肄白馬節會儀、十二日、皇子

勝仁宮月次連歌會、帝蒞焉、十六日、春日山鳴動、十七日、手猿樂、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訪義政于別墅、義政不面、十八日、將軍義尚弟三寶院主某得度、改名義覺、二十三日、千句連歌、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政避方忌于正傳寺、明日遂按視淨土寺山造營地、二十八日、將軍義尚及生母日野氏參朝、西洞院火、晦、和漢聯句會、三月二日、月次和歌聯句會、六日、帝御南殿、觀諸公卿肄踏歌節會儀、七日、手猿樂、八日、畠山義就略河內、又侵攝津、置兵守三宅城、畠山政長請幕府欲討義就、與細川政元率兵發京師、軍山崎、細川政國亦軍芥川、政元攻三宅城、城兵退去、十日大內政弘與豐前津隈莊地二十町于毛利弘元、十七日、幸鄉藥師堂火、十八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使僧侶修觀音懺法于七條河原、與將軍義尚往聽之、二十日、義政長谷別墅聯歌會、二十一日、手猿樂、二十五日、月次聯歌會、二十九日、不豫、石淸水鳴動、是月、畠山

義就納錢于春日社及大神宮、石淸水宮、祈禍亂平定、夏四月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前將軍義政觀猿樂于長谷別墅、八日、勘解由小路室町火、九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十八日延曆寺僧徒以近江半國守護六角高賴掠略寺田、奉日吉神輿、據横川中堂、訴幕府、是日、僧徒爭鬪、放火中堂、神輿罹災、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長谷別墅蹴鞠會、二十八日、細川政元山崎陣營火、延燒民家數百、二十九日、慶天川塔、畠山義就出錢資之、晦、將軍義尚自伊勢貞宗第移小川第、五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四日、皇妹眞乘寺尼寂、五日、建仁寺大路火、七日、地震、十二日、辰星犯月、十九日、寶藏院西群蛙分南北鬪、訛言是日赤松政則遇害、二十三日、興福寺僧徒遣書細川政元、速發兵請擊越智家榮、古市家則等、二十五日、月次法樂聯歌會、二十七日、大內政弘召部將宴山口城、陶弘護、吉見勝賴爭座次相刺死、二十九日、大雨洪水、五橋橋墜、

六月二日、大雨水、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七日、幕府下書興福寺、屬細川政元、畠山政長討畠山義就、大和兵屯垂水者、爲洪水舍兵器退西岡、十日、幕府歌合、十九日、細川政元移軍于富田、畠山政長陣茨木、明日鷹山奥某父子叛畠山義就降政長、筒井順尊、箸尾爲國、十市遠相等、合軍政長、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於等持寺、資義敎冥福、二十五日、細川政元贈鷹于畠山義就、二十九日、大風雨、成身院順盛率兵陣鷹山、攻西田城火之、是月、客星見東方、秋七月十六日、細川政元與畠山義就交換地講和、越智家榮與有力、大和人黨畠山政長者、不知其所爲將散、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朝倉氏景贈馬于畠山義就、古市家則、越智家榮、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政遊高野河觀鵜飼、二十五日、月次聯歌會、二十六日、幕府十五番歌合、是月、旱、閏月三日、朝倉氏景一乘第失火、斯波義敏、甲斐八郎等在加賀、將入越前、爲戰備、六日、細川

政之恨沛上則宗殺友成某、請幕府歸阿波、九日、藥師寺備後守承細川政元旨攻茨木某父子、某等自殺、又攻殺吹田時通、收其邑、十三日、幕府令東寺論寺田民勿黨凶徒、十四日、前將軍義政與書畠山政長速討平畠山義就、促其上京、越智家榮獻錢千餘貫于幕府、請釋義就之罪、十六日、地震、十九日、大風發屋門墻傾倒、稻荷中社倒、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四日、神祇權大副吉田兼俱言貪狼星降第庭、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細川政元收兵還京師、將軍義尙不悅、二十八日、大風暴雨、武藏洪水、二十九日、畠山政長將入紀伊、以池田莊寄根來寺、是日、自尼崎航入和泉石津、八月十日、幕府下砦長谷寺、屬畠山政長討畠山義就、十一日、幕府千首和歌會、十六日、勅春日社及七大寺禱禳災異、十八日、造清水寺、畠山政長移陣堺南莊、十九日、前將軍義政造新第于東山、二十日、畠山政長部兵在河內者、與畠山

義就兵戰多死、二十五日、政長率兵入河內陣橘島、筒井順尊等歸大和入其第、畠山義就據譽田城、某黨越智家榮亦據其第、二十六日、將軍義尙生母日野氏臨伊勢貞宗第、觀犬追物、二十七日、畠山政長兵與畠山義就兵大戰守口城、殺傷相當、是月、幕府收細川政國采地攝津中島、九月二日、相良爲續以薩摩有內訌、軍牛屎院、聞名波顯忠乘間襲高田城旋兵、三日、前將軍義政贈松簟于義尙、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法樂聯歌會、筒井順尊出兵攻郡山城不利、十四日、多田廟屢鳴動、十七日、澤某、秋山某黨畠山義就率河內兵入大和、聞十市遠相、箸尾爲國陣菅田、與越智家榮、古市家則等放火十市箸尾等、明日、筒井順尊與家則戰于丹波莊敗之、既爲國等與家榮等戰、陣結崎、十八日、前將軍義政觀紅葉于大原、明日又觀于鞍馬、二十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觀念法門、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詩歌合、是

月、少貳政資率兵攻澁川萬壽丸于綾部城、萬壽丸走筑前、冬十月七日、太政大臣通博薨、十三日、畠山政長部兵與畠山義就兵戰、多死傷、十四日、幸內侍所、二十六日、修法事讚于安禪寺、明日往生講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二十九日、地震、北畠政鄉應畠山義就、使族人木造政宗、大河內親忠等陣長谷寺、是日、河內兵燒生駒谷以下、十市遠相、箸尾爲國在結崎、出兵放火于八木鄉、政宗親忠等俄收兵去、明日、高田某、越智家榮、古市家則等、分兵攻結崎及筒井、是月、赤松政則怒備前鹿田莊代官松田元成假細川政元威、冒占采邑、將攻之、元成懼謝其罪、事諏寢、十一月朔、高山某悔降畠山政長、又應畠山義就、以河內援兵、與狹川某、秋篠某戰于鳥見谷、敗走、是夕古市家則擊政長黨于郡山、十七日、將軍義尙與夫人日野氏不和、寵准大臣萬里小路冬房女、十八日、義尙召侍臣探題詠和歌、二十五日、法文連歌會、佛地

院火、二十七日、欲爲後花園帝修法華懺法於禁中以用度匱乏、不果、二十八日、幕府蹴鞠會、十二月二日、內大臣德大寺實淳罷右近衛大將、三日、幕府令吉川經基出兵河內促討畠山義就、五日、修法華懺法于淸凉殿資後花園帝冥福三日、十一日、權大納言花山院政長兼右近衛大將、定嗣之子也、十五日、准大臣烏丸資任薨于參河、十八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畠山政長部將游佐兵庫據草路城、守護山城、是日、河內兵來攻、遂陷之、二十七日、修法會于安禪寺、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是日、前將軍義政詣三昧院、二十九日、山城兵鬪、將軍義尙與義政異意見、援畠山義就、背畠山政長、應義就、晦、地震、是月、左大臣今出川敎季罷、將軍義尙明年將狩、徵鷹于細川政元、畠山義就聞之、贈鷹于政元、是冬、畠山政長部兵留在和泉者、侵掠所在、幕府遣守護細川元有鎭定之、少貳政資城與賀移之、使子高經管大宰府、遞名

盛高修稻苗代城、朝鮮國王李婺復書幕府、寄大藏經及藥種、
十五年癸卯、春正月朔、右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左大臣、前內大臣
大炊御門信量爲右大臣、八日、信濃諏訪社大祝諏訪高家、勸酒
于同族政滿、窺其沈醉殺之、遂奪諏訪邑、家臣等潛護其幼子賴
滿而逃、十二日、手猿樂、侍臣獻酒饌、十三日、幕府褒貶詩歌合、帝
賜御製、關白政家、式部卿邦高親王、及公卿武臣禪侶等四十人
會焉、文飲之盛、近古無比矣、十七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
御焉、十八日、和歌會、是夜不豫、十九日、畠山義就部下略下津屋
宇治、京南之地悉歸義就有、畠山政長撤宇治橋禦之、二十日、將
軍義尙省生母日野氏、二十三日、以帝値厄歲、近臣相謀、每月一
次詣因幡堂藥師祈禱、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和歌會、二十
六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覲松柏、明日張猿樂設宴、二十八日、
信貴山火、佛閣罹災、是月、春日社有怪異、幕府以所司代浦上則

宗爲山城守護、置奉行一人助之、前將軍義政宴足心庵、諸將賀
正于將軍義尙及義政、獻物、越智家榮困軍食闕乏、冒占鄉中佛
寺僧糒物、衆皆苦之、二月四日、細川政元謁前將軍義政、九日、以
將軍義尙請、命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淨寫和歌御集、十日、義尙
與父義政不協、自截其髻、十一日、法樂聯句會、公卿緇徒侍焉、前
夜帝失夢所得詩句一字、命僧景蒞塡補、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
詠其對上之、十七日、幕府蹴鞠會、寶來某卒、與古市家則、今市某
卒、鬪爭于三條彌勒堂、十九日、內侍所法樂和歌會、二十三日、西
陣火、二十四日、雨雹、二十五日、關白政家罷、前左大臣鷹司政平、
爲關白、以勸修寺常信爲親王、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大風、吉野
社鳴動、二十八日、和漢聯句會、是日、不豫、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政
宴東山新第、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連歌會、五日、主計頭榊原清
政卒、子政光嗣、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九日、前將軍義政詣聖護

院、十二日、義政張猿樂于長谷別墅、十三日、月次聯句會、十六日、
畠山義就兵襲狛下司某、殺父子四人、十九日、猿樂、侍臣獻酒饌、
二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將軍義尙敍從一位、夜舞樂、二十
三日、前將軍義政以猶子一條敎房子某、以大乘院政覺弟子、二
十四日、將軍義尙兄香嚴院僧等賢寂、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細
川政國邸後火、細川政元部下家屋罹火、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政
參朝、是日、和歌會舞樂、將軍義尙與侍臣守庚申、撰和歌題二百
首、共探詠之、晦、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是月、將軍義尙開打聞會、
囑公卿將士、撰古今和歌秀絕者、前將軍義政遣鹿苑院僧周璋
于明、求銅錢、夏四月四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侍連歌會、明日又參
朝、歸途詣三寶院、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九日、幕府令島津氏一
族、査察日向沿海出入渡唐船、十二日、幕府徵吉川經基、伐畠山
義就兵、經基猶豫不應、幕府下書促之、十三日、納劒于石山寺、前

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詣鞍馬寺、伊勢貞宗饗之市原野、十五日、
畠山義就建華表于攝津住吉社、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
氏詣壬生地藏堂、宿祈九日、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是月、越前守
護代朝倉氏景與遠江守護代甲斐八郎平、五月四日、祈歲厄于
賀茂社及諸寺、五日、賀茂競馬、中務大輔武田持明卒、七日、月次
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尙守庚申、
與侍臣撰和歌題二百首、共探詠之、六月二日、造御靈殿、奈良民
戰于郡山、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三戶城主南部通繼卒、
子信時嗣、十三日、將軍義尙過東山山莊、觀新第、十九日、義尙與
生母日野氏不諧、是夜移伊勢貞宗第、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
講、資義敎冥福、義尙詣普光院、遂省其父義政、二十五日、月次法
樂連歌會聯句會、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政徙居東山新第、義尙往
賀之、勅稱義政曰東山殿、義尙稱室町殿、義政使狩野正信畫瀟

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同朋相阿彌、能阿彌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湯盛行云、既義政又別起一堂、飾以銀、時人稱銀閣、

新井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況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爲孽、自爲孽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微尤之戒、尙有慕其風者、何耶、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

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捌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傚、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尙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淸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爲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茗飲之爲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爲强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爲人君者、可不以爲戒哉、

秋七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前左大臣今出川敎季薨、六日、從二位半井明茂薨、七日、將軍義尙張猿樂于北小路室町第、九日、安禪寺觀心、大聖寺尼某參朝、侍宴觀歌舞、十一日、前將軍義政至北小路第、一色義直、細川政國、伊勢貞宗、並叙從四位下、十四日、將軍義尙詣鹿苑院、明日復詣等持院、普光院、十六日、幕府和

歌會、十七日、前將軍義政令島津忠昌鎭內亂、幕府講犬追物、十九日、月次聯句會、二十二日、將軍義尙騎赴賀茂、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幕府講犬追物、二十九日、帝聞前將軍義政將薙髮、使勝仁親王止之、是月、旱、幕府課段錢于寺田及諸將采地、充東山別業造營費、備前鹿田莊代官松田元成掠略赤松政則邑、政則憤將復其地、元成聞之、據金川城爲戰備、政則命浦上則國出軍福岡、元成赴備後、乞援山名俊豐、八月朔、大內政弘定兵船渡海關役之事、三日、幕府五箇莊下司岡屋七郞、以畠山義就部下罷其職、收其地、其弟六郞仕細川政元、請下司職、入五箇莊、民逐之、是日、政元部兵在水主城者、火五箇莊、五日、和漢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使陪侍公卿觀籠禽、八日、將軍義尙詣等持院、十日、月次聯句會、十三日、畠山義就黨古市家則出兵山城、又火河內尊緣寺城、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

詠進御題和歌、義尙觀競馬于北野、一色義直邀其第饗之、畠山政長黨十市遠相兵火三輪鄕、與戒重某戰、翌夜筒井順尊兵襲古市家則黨于福住城、城兵覺拒之、十八日、幕府講犬追物、二十日、大風、二十二日、復從二位正親町三條公躬氏藉、畠山義就兵攻狹城、不利、是日、義就決大塲植松堤、灌水河內、攻取城壘十七所、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政所寄人和泉守淸貞秀卒、是月、賀茂社華表倒、九月朔、將軍義尙省其父義政于東山第、二日、幕府百首和歌始、畠山義就將太田某、甲斐莊某兵圍犬田城、是日、越中兵椎名某應畠山政長徵、與遊佐長直合兵進楠葉、爲犬田城應援、既城兵半遁去、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減公卿所獻會賚、九日、賜重陽宴于公卿、十日、月次聯句會、十三日、和漢聯句會、賜宴于公卿、十五日、僧景薗進講山谷詩集、十六日、將軍義尙弟三寶院義覺寂、十七日、畠山義就兵襲椎名某、遊佐長直、某戰

死、長直傷走、死傷無算、義就兵攻水主城、却守將游佐兵庫助、宇治橋以南罹兵燹、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太白犯歲星、命社寺禳之、畠山義就兵夜攻犬田城拔之、守將野尻某自殺、二十八日、畠山政長黨十市遠相、箸尾爲國在結崎、爲國以降畠山義就逃去、筒井順尊亦捨筒井城潛匿、義就屬將越智家榮遣堤某守筒井城、晦、和漢聯句會、是月、奈良神火飛行、又有怪異、前將軍義政聞畠山政長軍不利、欲使將軍義尙將兵討畠山義就、又命細川政元、細川成之、武田國信、一色義直等爲出師備、冬十月五日、勝仁親王宮連歌會、帝御焉、義尙獻菊花、賜御製、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布留社年預某以有不法事、古市澄胤、萬歲某出兵攻之、火其所在、年預某遁、因懸綬搜索其遁者、十日、月次聯句會、伊達成宗上京、明日謁將軍義尙、義政、獻劒馬砂金、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四日、夜有光怪住吉神主津

守國昭獻海千鳥、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石清水鳴動、二十二日、勅東寺召佛舍利于禁中、幕府講犬追物、二十四日、將軍義尙倣小倉百人一首、新撰百人一首、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月次和歌會、大內政弘、以澁川萬壽丸與少貳政資戰、走筑前、訴之幕府、幕府命政弘及隣近諸將伐政資、又與書萬壽丸慰諭之、二十九日、一條房家臣爲松某在土佐、與河原某謀、聚難波備前守同族難波次郎左衛門逃入京師、是月、上杉定政攻應南城、夜過海崖、敵設石弩於崖下以備之、定政駐騎、遣人視潮滿干、衆疑懼不進、太田資長請而赴、無幾歸報曰、潮乾、不勞行軍、定政問其故、答以古歌、登保久奈利、知可久奈留美乃、波末知止利、志保乃美知比乎、巨惠仁天曾之留、定政乃進軍、又嘗夜渡利根川、不知津處、人皆憂之、資長曰、古歌有之、楚古比奈喜、布知也波左半久、也麻加波能、阿佐喜世仁古曾、阿多奈美半多天、卽令曰、水聲怒激者淺瀨也、可渡、果如其言、十一月朔、幕府講犬追物、二日、將軍義尙薦和歌于北

野社、五日、田樂、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浦上則國聞山名俊豐援松田元成、與諸將議據福岡城、嚴防戰備、使長船右京亮等守吉井川東板屋瀨、是日、俊豐率備後安藝出雲石見伯耆兵、來合元成、圍福岡城、十日、月次聯句會、十三日、將軍義尙講犬追物、十五日、慈惠大師法樂和歌會、十八日、納劒于栂尾社、二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山名俊豐、松田元成先鋒渡吉井川、破板屋瀨備、進放火于長船右京亮館去、翌夜大風、福岡城兵楢村與三兵衛兄弟擧火內應元成、元成俊豐乘之齊攻、城堅不拔、各收兵退、天明城將浦上則國捕與三兵衛兄弟磔殺之、二十三日、勝仁親王詠一夜百首和歌、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勝仁親王宮連歌會、帝御焉、僧景茝進講山谷詩集、將軍義尙詠石清水法樂和歌、晦、不豫、十二月朔、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授嬖人猿樂尙正于廣澤氏、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和漢聯句會、十日、月次聯

句會、十三日、浦上則國在福岡城、見莊元資分兵薄城逆擊之、元資子右衛門四郎奮戰死之、元資與城兵戰、斬七十餘人、相良爲續擊名波顯忠、島津國久使弟彈正忠、修理亮、祈答院重度等赴援爲續、志岐、上津浦、栖本兵亦來會、是日、破八代麓城、退高田鄕、待守護菊池重朝命、十六日、伊達成宗遣使河內、贈劒馬砂金于畠山政長、是日、政長上京、訪成宗、贈劒一口報之、十八日、慈惠大師法樂和歌會、十九日、連歌會、前左大臣三條實量薨、二十日、將軍義尙臨廣澤尙正第、二十三日、義尙爲源氏長者、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前將軍義政有病、命七大寺禱禳之、又命陰陽頭勘解由小路在通修泰山府君祭、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山名俊豐在備前、屢遣使但馬勸父政豐攻播磨、政豐依違不決、浦上則國亦送使赤松政則、乞發美作兵絕敵應援、言遂不達、政則別欲攻但馬舊采地、自將軍大賀莊、先鋒抵眞弓嶺、會大雪不得進、是日、政豐部

將垣屋越前守來襲、殺三百人、政則退小鹽城、二十九日、赤松政則部將小瀨彈正忠、大河彈正左衛門率美作兵、陣備前界大松山、爲福岡應援、城兵出守熊山、松田元成子元勝、部將松田孫四郎等軍金川吉岡、備美作播磨兵、是日、元成進兵渡吉井川、城兵放矢挑戰、元成兵不戰退去、是歲、從三位八條實世薨于河內、島津忠昌贈盟書于肝付兼連、岩城常隆自白土移于飯野平城、痢病流行、甲斐疫疾、

十六年甲辰、春正月元會、百司俸未復舊、而廷儀闕人、遽命賜資召起行事、停諸節會、二日、大雪、帝賦詩、祝嘉瑞、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相國寺僧景三奉和御製、六日、赤松政則部下藥師寺則能額田十郎左衛門、片岡孫左衛門、屬浦上則國、守福岡城、以播磨援兵不至、衆寡不敵、預決死、突山名俊豐部將太田垣參河守陣奮戰、松田元成援參河守、鼓譟而進、城將浦上則國先衆防戰移

刻、勝敗不決交綏、是日、兩軍多死傷、藥師寺額田片岡皆死之、十一日、手猿樂、二十一日、浦上則宗聞福岡城急、馳至播磨、國中訛言、則宗及宇野下野守叛攻置鹽城、赤松政則大驚、是日、棄城奔京師、既福岡城兵亦棄城退入高田城、二月六日、浦上則宗奉赤松族有馬某子、與山名俊豐戰于播磨、不克、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大雷、九日、赤松政則與族人別所則治入京、謁前將軍義政、請擊山名俊豐、義政聽之、令居白雲院、十日、月次聯句會、十二日、勝仁親王宮連歌會、帝御焉、伊達成宗詣興福寺、觀薪猿樂于南大門、如伊勢謁皇太神宮、歸國、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北野社法樂和漢聯句會、二十七日、村上某攻大井某于岩村田城、陷之、三月五日、小弓、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相良爲續攻名和顯忠于麓城、拔之、明日謁賴親廟、凱旋人吉、十日、幕府連歌會、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六日、手猿樂、二十五

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幕府猿樂、二十八日、奏樂、初應永二十八年之後停廢、於是舉以爲恒典、將軍義尙夢後京極良經詠春日山和歌曰、此一章以爲自負之篇、覺而後檢其家集得、悅命畫工圖其像、使權大納言飛鳥井雅親書其歌於上、張和歌會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政依權大納言飛鳥井雅親奏請設大和歌會于禁中、帝以宮殿狹隘辭之、夏四月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謁皇太神宮、止北畠政鄕第五日、二十日、朝倉氏景贈割符錢于畠山義就資軍費、二十二日、將軍義尙如二條尙基第、觀庭園、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五月朔、會津淨光寺火、五日、賀茂競馬、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將軍義尙納和歌五十首于多田廟、祈文藝武技達練、奏贈二品、十八日、佛陀寺僧邦諫進講住生要集、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畠山義就將還付山城寺社田

于興福寺、是日、興福寺遣使譽田營謝厚誼、是月、大內政弘令其封內七國、禁妄增減金銀價額、六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是夜有盜放火、會風烈延燒數十家、四日、命前將軍義政警宮殿東溝、備盜賊、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二十六日、畠山義就兵與畠山政長兵戰于宇治、部卒長互戰死、二十七日、淸水寺修造成、遷觀音像於本堂、是月、京師疫疾、將軍義尙納和歌百首于伊勢大廟、是月、與生母日野氏和、還小川第、秋七月五日、前將軍義政東山第有怪異、十二日、朝倉氏景庶弟景總殺異母弟敎景、走京師、依細川政元、改名元景、十九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四日、秋山某助故澤將監子某、欲斥今澤某、國司北畠政鄕善之、於是秋山某與澤某生隙、以兵相爭、互有死傷、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寶光房某放火於寶藏院門、二十七日、會津大風拔樹、是月、旱、八月朔、前關白政家獻盃

子帝賜之花瓶、四日、信貴山南座北座僧徒爭寺田、畠山義就諭之、不聽、南座徒襲擊北座、北座先之擊殺四人、既興福寺裁決之、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前將軍義政觀紅葉于栂尾、十五日、連歌會、將軍義尚及公卿詠進御題三首、二十日、前將軍義政觀樓閣造營于庭園、二十三日、先是將軍義尚停和歌打聞會、至是又囑公卿諸將、撰古今佳絕者、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政詣七觀音、九月朔、日有食之、三日細川政元謁皇太神宮、四日、左京大夫一色義春卒、明日將軍義尚爲停猿樂、又詠和歌弔之、五日、和漢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將軍義尚張猿樂于小川第、招公卿閱打聞撰定者、生母日野氏來觀焉、葦名盛高率兵攻岩瀨城、城將二階堂盛義奮拒、互多死傷、盛高遂解圍還黑川、九日、賜御題于公卿、賦楊妃菊詩獻之、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越智某謀使秋山某澤某和解、北畠政鄉不聽、

發兵、古市澄胤又率兵至宇多、十八日、將軍義尚詣金龍寺、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奏樂、二十九日、一條火、將軍義尚使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參議姉小路基綱品評褒貶和歌、晦、和漢聯句會、是月、前將軍義政使義尚親將討畠山義就、徵兵于諸將、冬十月三日、赤松政則發京師、止攝津有馬、將待明春進擊播磨、六日、和漢聯句會、七日、不豫、尋命諸社寺祈之、十五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寺、登金閣觀紅葉、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天滿宮遷座、二十八日、飫肥城主新納忠續與櫛間城主伊作久逸有隙、請遷久逸于他邑于島津忠昌、忠昌諭久逸、將與伊作、久逸不肯、舉兵襲擊飫肥、忠昌命北鄉敏久、樺山長久等擊櫛間、是日敏久等分兵軍熊田原郡本、是月、奈良有光怪、自北飛南、朝倉氏景與甲斐八郞擣兵、陣河口莊、加賀民將應八郞襲擊氏景、十一月三日、祈答院重度、北原立兼等如帖佐、勸島津忠廉叛、忠廉佯

聽之、島津國久、島津友久聞之、如鹿兒島、爲防戰備、四日、土寇起據東寺、六日、細川政元奉前將軍義政命、發兵陣于六角堂、因幡堂等、拒擊獲酋金碕、餘黨潰散、十七日、北鄉敏久、樺山長久等薄櫛間城、戰犬馬場、不利、伊作久逸出兵擊敏久長久等于熊田原、郡本、時流言、伊東祐國應久逸軍飫肥、薩摩大隅有叛者、敏久長久等慮無援軍、收兵而還、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三日、吉田社齋場成、是日遷神靈、二十八日、伊東祐國率兵數千、擊新納忠續于宮嶺、破之、進薄飫肥城、待伊作久逸至、十二月朔、將軍義尚省父義政于東山第、七日、帝病愈、十六日、前將軍義政詣智恩院、二十二日、伊作久逸拔南鄉城、進攻酒谷城、城將和泉久氏堅守、北鄉敏久、樺山長久等聞其急馳至、尋島津豐久以部兵三百陣鎌藏、久逸擊之、豐久防戰死之、二十六日、皇子尊敦入青蓮院、爲附弟、是月、足利成氏子政氏首服于古河城、是歲、大友政親

讓國于子義右、土佐金剛頂寺火、宇土城主菊池爲光欲奪宗家、與姪重朝戰于赤熊、敗走松隈、大內政弘命陶弘仲將兵擊少貳政資族于筑前、疾病痘疹流行、多死者、

十七年乙巳、春正月朔、行四方拜、停平座、將軍義尚獻其資、四日、千秋萬歲樂、將軍義尚獻魚鳥、七日、和歌會、九日、大雷、十日、將軍義尚探題詠百首和歌、流言入來院重聽、祈答院重度等襲鹿兒島、島津忠昌聞之、移夫人大友氏于伊集院、爲戰備、重聽重度等勸島津忠廉叛、十二日、舞猿樂於清涼殿東庭、初後小松帝時舞之、爾後久廢、後花園帝亦觀之、又絕、於是復舉、而後亦觀猿樂迄今不絕、諸卿獻酒饌、十四日、連歌會、十六日、筑前守古市家則卒、十七日、島津忠廉如福島、說伊作久逸、欲使與新納忠續和解、入來院重聽等請與往、忠廉止之、不聽、遂俱發帖佐、至都城、北原某等背忠廉、譖忠廉于忠昌、忠廉以不爲意、進至志布志、遣忠續弟

忠明遮路不得進、既還帖佐、十九日、勝仁親王親久世舞、將軍義尙張松柏于小川第、義政臨焉、二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權中納言四辻季俊薨于和泉、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和歌會、二十九日、前關白持通與子尙基俱如奈良、二月朔、祈答院重度復叛、島津忠昌陰遣東鄕高城兵、攻水引城陷之、是日、入來院重聽攻碇山城、守城兵出降、五日、和漢聯句會、近衛政家依前將軍義政請、賜信樂槇七株、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進讀延壽類要、十一日、島津忠昌、信北原某讒、以島津忠廉爲叛、忠廉欲明之無由、遂擧兵、是日、與吉田尾張守子治部少輔等、攻川田立昌于其城、不能拔、會村田經安率衆來援立昌、忠廉等邀擊破之、十四日、召僧宗觀奏篳篥、十六日、貝合、將軍義尙獻酒饌、十七日、美濃守護土岐成賴獻錢七百貫于前將軍義政、二十日、島津忠廉率入來院吉田等衆、攻祈答院重度于

蒲牟田城陷之、東鄕重理、加治木右衛門佐等率兵援重度、擊忠廉兵退之、尋忠廉歸帖佐、二十二日、幕府水無瀨法樂和歌會、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東鄕重理發軍于高尾野、攻穗北舍人佐父子殺之、二十九日、召左大臣西園寺實遠、具乘院僧正覺遍圍碁、是月、伊東祐國攻土持某于縣城、士卒善防不能拔、因城野別府使八代駿河守守之、三月三日、鬪鷄、應仁已來停廢、至是復之、五日、和漢聯句會、八日、將軍義尙詠水無瀨法樂和歌三十首、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以理性院救昌爲延曆寺探題、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三日、幕府猿樂、十六日、扇合、二人舞、島津忠廉攻上井城陷之、先是、島津國久、島津忠福等聞上井城急、欲救之、率兵至敷根、聞城既陷皆還、十八日、出水領主島津重久率兵攻湯田城拔之、尋攻水引城降之、二十日、關白政平爲太政大臣、二十一日、太神宮法樂和歌會、

將軍義尙觀花于東山、探題詠和歌、二十三日、久世舞、二十五日、內大臣德大寺實淳罷、前權大納言中院通秀爲內大臣、通淳之子也、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內大臣中院通秀罷、閏月朔、細川政元講犬追物、二日、將軍義尙觀勸進猿樂于壬生、四日、和漢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權大納言花山院政長爲內大臣、十六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前關白持通經歷若狹越前、是日、還京、十九日、先是島津忠昌疾、遣使乞醫幕府、將軍義尙使竹田昭慶行治之、二十一日、義尙詠水無瀨法樂和歌、畠山義統獻物幕府、二十二日、義尙參朝、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古市澄胤張蹴鞠會、又迎小笠原美濃守學弓馬技術、二十八日、赤松政則攻山名政豐部將垣屋越前守于蔭木城、殺越前父子及其族人、夏四月朔、主水司獻氷、二日、使按察使甘露寺親長奉幣於吉田社、五日、和漢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斯波

義寬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佐、八日、織田敏信獻方物于幕府、十日、和漢聯句會、前將軍義政移居西指菴、諸將獻錢賀之、島津忠廉與菱刈氏重、相良長輔等、俱會國見謀事、島津國久等憂之、欲諭忠廉止干戈、是日、國久如水俣諸相良爲續、十一日、造興福寺十三重塔、十二日、權大納言一條冬良自兵庫還京師、十三日、將軍義尙設和歌宴會、義政臨之詠和歌五十首、十四日、義政詣相國寺、島津忠昌兵與吉田孝清兵戰飯山、孝清兵敗走、十五日、連歌會、不豫、祈平癒於七佛藥師、十九日、關白政平罷太政大臣、二十五日、連歌會、將軍義尙探題詠源氏目錄雜體和歌、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參朝、賜勅題于公卿、詠和歌、二十七日、賜二法寺僧信中禪師號曰續燈西院禪師、二十八日、以僧景三爲相國寺住持、前將軍義政涖焉、伊東祐堯卒于清武城、晦、連歌會、是月、伊勢神宮忌火殿竈鳴動、五月朔、將軍義尙省父義政于東山第、二日、

阿蘇大宮司阿蘇惟忠薨、初惟忠無子、養惟安子惟歲爲子、後惟歲讓職弟惟家老、而惟歲惟家兄弟相惡、搆難爭鬪、惟忠廢惟家、使其子惟憲襲職、惟家奔據守護菊池重朝、及惟忠薨、惟家起兵攻惟憲、重朝援之、於是相良爲續發兵援惟憲、大戰于矢部莊幕平、重朝兵屢敗走、城爲冬、隈部忠直等居間和解之、三日、島津國久與相良爲續俱往牛屎、使人說島津忠廉歸順、忠廉未決、爲續親往菱刈諭忠廉、相伴歸牛屎、遂俱至鹿兒島、忠昌使頴娃兼心賞其歸順、是日、召忠廉等見之、尋爲續歸菱刈、四日、和漢聯句會、惡疫流行、幕府命春日社及七大寺祈禳之、五日、端午節、設菖蒲輿于清涼殿前、幕府猿樂侍所所司多賀高忠請幕府新設新關七所、收行旅稅、既細川政元毀之、六日、幕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滿冥福、前將軍義政詣焉、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將軍義尙納和歌五十首于水無瀨廟、十五日、細川成春卒、子尙春嗣、

十七日、萬里小路火、十八日、細川政元部下物部某與天竺掃部助爭鬪、二十一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將軍義尙詠石淸水宮法樂和歌三十首、二十三日、奉行飯尾元連、布施英基等侍前將軍義政寵專恣、義尙侍臣怒、將結黨攻之、二人據城備、義政與書諭止之、英基遂出奔、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飯尾元連等四十人薙髮遁世、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參朝、二十首續歌、二十七日、伊東祐國、其子祐邑、眞幸領主北原貴兼父子率兵復圍飫肥、累月、島津友久、島津國久等將救飫肥、會鹿兒島會霖雨以道路不通不果、是日、忠昌遣國久及島津忠廉于都城募兵、是月、將軍義尙詠和歌二十一首、納日吉社、六月三日、伊勢宇治民與上鄉民鬪、互有死傷、四日、赤松政則部將浦上掃部助等、與山名俊豐戰于片島敗死、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權中納言高倉永繼捕盜、細川勝久部下欲奪之、圍永繼第、細川政元遣人制止之、十二日、

島津忠昌胃疾自將將救飫肥、竹田昭慶止之、忠昌告其情、與昭慶俱出軍敷根、十五日、前將軍義政披剃三會院、法名道慶、道號喜山、十七日、因觸穢停伊勢太神宮月次祭、島津忠昌至末吉、島津國久、島津忠廉、北鄉敏久自都城會于此、是日、忠昌以敏久爲先鋒、軍逆谷權現尾、明日、國久忠廉亦進、與敏久合、會北原立兼部兵出眞幸、放火于栗嶺霧島等、島津忠堯兵與之戰、斬數人送首末吉、二十一日、北鄉敏久等進入飫肥、軍于蔣田、敵將伊東祐國自與伊作久逸、北原立兼、伊東次郞五郞、伊東次郞太郞、伊東祐邑等陣楠原、大龍寺、田間、野頸四所、嚴戰備、是日、敏久等分兵齊攻、遂獲祐國、併斬立兼以下八百餘人、收兵旋逆谷、祐國既死、飫肥諸將議立子祐良爲嗣、二十四日、千句連歌會、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前將軍義政詣普廣院、多氣淸幹居水戶城、當是時、江戶通勝謀滅大掾氏、六月、淸幹往府中觀祭數

日、通勝乘間起兵襲水戶城、城門不閉、衆爭降、淸幹驚歸、道聞城陷衆降、軍卒分散、不能張軍、退收遺民、而保府中城、大掾氏日微、江戶氏益興、秋七月朔、畠山義就部將齋藤彥次郞襲宇治田原、幕府遣明使僧周璋寂于寧波、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北鄉敏久等率兵陣熊田原、島津忠昌走自末吉、島津國久勸伊作久逸降、久逸從之、國久請忠昌許之、是日、久逸出降、忠昌命移居伊作、尋忠昌收諸卒還鹿兒島、五日、古市澄胤開馬市于元興寺門前、六日、前將軍義政寄書足利政知、將使以某子某嗣香嚴院、七日、賜七夕勅題于公卿、詠進和歌、奏樂、八日、右兵衞佐斯波義敏薙髮、關白氏長者鷹司政平令多武峰檢校修造大織冠寶殿、九日、前關白政家詠打聞五十首和歌、贈將軍義尙、十日、義尙獻海棠狂花枝、副以和歌、御製和之、細川政元部下毆打聯輝軒主就山于途、毆其僕、就山義政猶子也、政元懼獲其罪出奔、義政使伊勢貞

宗召還之、十一日、勝仁親王、保安寺尼某宮嬪等、陪宴觀歌舞、前將軍義政臨小川第、岩城常隆將擊佐竹義治、率兵入常陸、攻義治屬城、殺車某、降龍子山城將大冢成貞、進攻太田城、義治出防木崎、屬將鯉淵賴通戰死、退據村松、常隆進擊放火日高寺、義治軍敗績、常隆遂使弟隆景守車城、隆景稱好間氏、後改車氏、十四日、義政詣鹿苑院、明日、又詣鹿苑院等持院、大炊助松平忠景卒、子元心嗣、十七日、刑部少輔朽木貞綱卒、靈泉院火、山城民擅設新關、收行旅稅錢、二十一日、權大納言一條冬良爲橘氏是定、二十二日、甲斐八郎入越前、將擊朝倉氏景、軍于東坂本、二十三日、宗町柳原火、二十五日、月次聯歌會、幕府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以城東寺爲祈願寺、齋藤彥次郎叛、畠山義就降畠山政長、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公卿諸將獻劍於朝廷及幕府、賀仲秋月朔、四日、土寇蜎起、自唱償負除放、掠略質物、六日、畠山義就子基家加首

服、九日、細川成之部下三吉某稱德政、煽動土民、橫暴市街、侍所所司代多賀高忠發兵捕之、細川政元、一色義直亦出兵、某逃匿成之第、高忠等兵圍成之第、成之爲辨解、因解圍去、幕府遂下德政令、土民解散、既土民又至奈良、放火所在、殺傷人、榜興福寺南大門、求行德政、越智家榮、古市澄胤等、發兵搜索其巨魁、十二日、畠山義就援守護細川元有、與畠山政長兵戰于和泉、十四日、東大寺常燈不斷香悉滅、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尚赦飯尾元連等三十三人罪、尋以元連爲公文奉行、祁答院重度遣使島津忠昌、謝不從飫肥之役之罪、請降、既復叛、是日、忠昌往谷山、召島津國久、島津忠廉等、議攻重度之策、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治部少輔武田信親卒、二十五日、幕府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內大臣花山院政長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尚兼右近衞大將、晦、和漢聯句會、避方忌于別殿、是月、將軍義尚前將

軍義政遺書足利成氏、講和、九月三日、義政詣鹿苑院春日若宮神鏡無故墜、五日、月次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織田敏信講犬追物于清洲城、十日、以僧伯輪爲等持寺住持、前將軍義政蒞焉、遂詣勝智院往生院、十一日、將軍義尚詠和歌納水無瀨廟、十三日、連歌會、十四日、賜題于公卿、詠進石清水宮法樂和歌、島津忠廉、村田經安至入來、與入來院重豐、東鄉右京亮等議、進軍山崎牧嶺、島津友久、島津國久等來會、與忠廉進軍馬比尾、將攻祁答院、以大風雨不果、是日、忠廉子忠賴率帖佐兵、來圍重度于大村城、明日、城兵出戰、忠賴擊却之、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謁皇太神宮、十八日、畠山義就聞秋篠某通筒井順尊等、使譽田正康、古市澄胤等擊之、秋篠某出奔賀茂中、義就收其地給佐川某、先是成身院順盛等在佐川、至是佐川某以黨義就、順盛去移于他、二十四日、島津友久、村田經安等至大村、與島津

國久、島津忠廉會、發兵燒黑木中津川、祁答院重度出軍鋒尾、兩軍交射、時日置美作守率橫川兵至長野、與重度兵戰、國久忠廉等退入來休兵、復攻祁答院、會鶴田兵屯大願寺、忠廉擊却之、是日、諸將收兵凱旋、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幕府月次和歌會、晦、九月盡和歌會、秋、讚岐洪水、冬十月二日、將軍義尚詠北野法樂和歌三十首、三日、常陸介大關增雄卒、子宗增嗣、四日、令南都七大寺祈禳變異、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前將軍義政觀紅葉于高雄山、九日、修理大夫上杉定正臨家宰太田資長第、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細川成之部下以在阿波者不從命、是日、與子政之率兵發京師、細川政元令族人政春、政國、尚春等、出兵援之、十四日、畠山政長自橘島移植松、筒井順尊、十市遠相等陣山城光明山、齋藤彥次郎率兵拔外野寺田兩城、又攻水主城、畠山義就部將譽田正康、古市澄胤等鬪之、將救水主城急、苦兵寡、遣使乞

援兵于越智家榮、十五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寺、登金閣、十六日、山田某攻福住某于福住、二十日、勝仁親王宮法樂和歌會、帝御焉、二十四日、前關白持通病篤、憂即位禮絕、傳授弟准三宮尊應、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柳原火、二十六日、小川火、十一月四日、帝賞雪、將軍義尙獻酒饌、是夜連歌會、池尻某等叛箸尾爲國、各火其家、歸筒井順尊、七日、幕府猿樂、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和漢聯句會、十五日、鹿苑寺不動堂火、十六日、越智家榮率伊賀兵、發大和、救水主城、尋越智家全、箸尾爲國等亦至、是日、與譽田正康、遊佐中務、古市澄胤等會議、興福寺僧徒火森本民家、二十日、月次聯句會、二十四日、興福寺僧徒攻多田城、燒之、又攻上笠間、二十五日、月次聯句會、二十八日、伊賀守杉原宗伊卒、子盛孝嗣、二十九日、染田寺火、是月、春日山鳴動、十二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褒貶會、八日、元應寺僧眞盛進講往生要集、畠山政長兵攻

畠山義就兵立野某、小泉某等、却之、是日、又政長兵與義就兵戰于上內城、十日、古市火、十一日、紀寺鄉火、十二日、北鵲火、地震、十三日、又震、十七日、畠山政長、畠山義就等兵對峙山城久、國民苦之、結黨迫之促撤陣、十八日、興福寺僧徒將攻吐山城、爲戰備、二十一日、月次和歌會、淮大臣萬里小路冬房薨、二十三日、幕府猿樂、二十四日、遣明使船歸朝、至肥前奈留浦、報幕府、幕府令取路中國海上京、二十五日、幕府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大內政弘定公暇日數、小吏在勤山口者、一年與百日暇、其不告歸鄉、或他行者、照日數收罰金、前將軍義政召布施英基父子、英基及飯尾爲忠、與兄弟俱謁義政、義尙、侍臣請義尙殺英基等四人于殿中、是歲、將軍塚鳴動、旱、神代大和守改造千布住吉社、醫陳祖田榮一亭、名杏林、求題詩于禪徒、前建仁寺住持龍澤爲作序、

十八年丙午、春正月朔、行四方拜、以無資給停諸節會、應仁之後、

天下無寧處、京師殊甚、兵燹不熄、宮闕衰頹、百官錯亂、節會大禮悉廢、頃適有節會、恒例公事、僅存舊儀而已、先是公卿百司、侯節會諸公事、皆用車、應仁已後、上下窮乏、至徒步以朝參勤公事、衰廢窮矣、先是尼子經久在富田城、爲鹽冶掃部助所奪食邑、遯山中某及賀麻黨、是歲、歲旦起兵急襲富田城、殺掃部助、復得入城而後威武稍張、國人三澤、三刀屋、赤穴等豪族往往來服、遂治一州、此夜、春日社神鏡無故墜、五日、將軍義尙補右馬寮御監、六日、山名政豐將垣屋越中守、子孫右衛門、與赤松政則兵戰于英賀、與從兵數十人死、七日、前將軍義政臨將軍義尙第、十二日、雷、十三日、將軍義尙張樂猿于小川邸、前將軍義政臨焉、筒井順尊等侵掠大和、縱火所在、十八日、義政詣鹿苑院、十九日、手猿樂、義政詣相國寺、南都有怪異、二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將軍義尙張松柏及猿樂于小川邸、二十六日、前右大

臣德大寺公有薨、二月四日、手猿樂、赤松政則將浦上則宗擒山名俊豐將六人、護送兵庫、南都大風、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幸別殿、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前將軍義政詣等持院、二十日、月次和歌聯句會、二十三日、奏樂、一條火、二十五日、月次法樂連歌會、細川政元第有連歌會、將軍義尙臨焉、二十八日、小弓、晦、連歌會、是月、武藏品川原有戰鬪、三月四日、當座和歌會、猿樂、六日、嘉樂門院病、勅賀茂祈平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幕府欲令宥畠山義就罪、與畠山政長和、與內書于二人、政長不應命、細川政元黨之、頗有不穩色、幕府戒心、十四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十五番歌合、十七日、有變異、勅伊勢、賀茂、及南都七大寺祈禳之、十八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三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杉谷邊火、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幕府栽橘樹于內裏南庭、幕府和歌會、二十七日、有賊放火五辻大宮、二十九日、

臨時連歌會、夏四月朔、主水司獻氷、三日、月與金曜相犯、四日、細川政元兵放火權大納言三條公治第、公治脫走近江坂本、九日、將軍義尙納和歌二十首于石淸水宮、伊東祐良殺叔父祐邑及野村右衛門佐等野村一族十一人城主、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狩野常陸介、及子某戰死于伊南城、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九日、將軍義尙陪母日野氏、省父義政于東山第、二十一日、大和疫疾流行、人多死、二十二日、幕府歌合、二十五日、地震、千句連歌會、二十八日、和漢聯句會、赤松政則兵、與山名政豐兵戰播磨坂本、敗之、五月朔、幕府和歌會、三日、遠江守小笠原光康卒、子家長嗣、七日、月次連歌會、和漢聯句會、八日、大水、鴨川多流死者、十日、將軍義尙題古來和歌名家人名、詠和歌、佐竹義治屬將大山義成與江戶通雅謀、攻德宿三郎于其城、烟田入道某出兵援三郎、三郎與山戶中務、小室大和戰死之、三郎兄二人見之

與其屬十二人奮戰而死、城陷、十二日、鹿島孝幹、香取十郎等、應烟田某請、率兵水陸並進、聞德宿城已陷、與烟田兵俱火安倍野宮陣于此、江戶通雅、大山義成進至樅山、此日、烈風飛砂石、通雅等乘之襲擊、互有死傷、烟田屬兵戰死尤多、明日烟田降、和成、佐竹義治檢首級西原宿阿彌陀寺、十六日、連歌會、幕府儐拜賀用脚段錢于諸國、十八日、九州大水、人畜多死、十九日、以近江極樂寺、爲祈願所、二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納和歌五十首于水無瀨廟、前將軍義政詣寶鏡寺、二十四日、不豫、幕府遣使于九州促遣明使歸京、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幕府命越後守護上杉房定、禁靑苧濫商、大內政弘定社寺頭取扱規則、二十七日、賜智禪院眞盛于上人號、進講往生要集、六月二日、有賊放火于右中辨日野政資第、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贈故從四位大內敎弘從三位、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六日、聖護院准后道興巡

遊東北諸國、十七日、連歌會、十九日、九條氏一條氏爭論東福寺所管、勅任幕府判決、前將軍義政定一條氏所轄、二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義政詣焉、是月、大內政弘由先規、嚴禁家臣部卒受領任官、秋七月三日、帝詠十如是和歌、四日、朝倉氏景卒、子貞景嗣、七日、佳節宴會、和歌奏樂、九日、月月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前將軍義政臨將軍義尙第、十三日、義政詣鹿苑院、十六日、將軍義尙肄拜賀禮于三寶院、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九日夜、將軍義尙內覽禁裡、細川政元敍從五位、任右京大夫、幕府罷管領畠山政長、以細川政元代之、政長子次郎加冠管領細川政元第、將軍義尙授偏諱名尙順、二十一日、尙順敍從五位下、任尾張守、二十四日、不豫、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上杉定正殺其執事太田資長、初定正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及資長相之、內修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將士畏服、兵威日驅

初資長惡長尾景春父子逆謀、諫定正、將除之、不聽、景春父子聞之、遂叛定正、而屬顯定、顯定乘機欲滅資長、資長怒、欲滅山內、將起兵、定正制止、不聽、據江戶河越兩城、積糧畜兵、顯定遣使、佯說定正曰、兩杉氏同出、偕戮力鎭撫山東、然今以道灌意支故、屢相惡、卿殺道灌、我亦戮意支、以全骨肉之親、永修同盟之好、偕銜山東矣、定正智淺量陋、嫉資長智勇能撫衆、自以爲布武於山東、皆己力也、嘗欲除資長、故悅諸、召資長、資長不識有陰謀、乃發江戶、往定正糟谷第、定正賜酒、酒酣命浴、使入槍刺資長、資長神色不變、抑槍幹、詠和歌而瞑、時年五十五、聞者哀焉、資長薙髮號道灌、城中嘗有菌生、大如織、資長見之曰、汝能倒値否、菌翻然倒植、衆皆愕然、資長笑曰、汝因人言乃爾、何足以爲怪、又爐中鐵架自飛在坐上、資長見之曰、人二足猶能步行、汝三足而行、不足以爲奇也、竟不介意、怪亦消、僧集九詩云、山仰士峰人道灌、其爲當時所

推服如此、子資安與資淸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我術中、
也、不足復圖、不殺景春、卻用其謀議、定正兵勢日衰、
靑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
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
而齊社屋、高穎死而隋室傾、岳飛死而宋師蹙、凡此敗君者、皆
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
國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一旦聽讒殺
之、人心瓦解、彊土日蹙、卒爲北條氏所並、此理之必然、何足怪
哉、
二十七日、將軍義尙夫人日野氏薙髮、二十九日、義尙參朝謝恩、
兵衞儀仗太壯、見者傾都、義政及夫人日野氏構棧觀之、是月、幕
府遣明使歸朝、八月二日、幕府罷管領細川政元、復以畠山政長

代之、四日、大水、六日、伊勢國司北畠政鄉老、子具方嗣、八日、命女
官謁皇太神宮、十二日、將軍義尙小川邸有怪、勅出雲法王寺祈
內裏再興、十五日、觀月連歌會、十六日、小栗助重死、削髮號宗丹、
善畫、每近侍幕府、助重有妾名娥、及小栗城陷、娥與助重別、而逢
母于六浦、照手追助重乞宿、娥說母迎入宿焉、母聞爲照手、竊欲
害之、趨出呼已黨、娥意憐哀照手、告以實疾走去、而自就其床寢、
夜間母促來兇徒殺之、見乃娥也、十七日、多賀宗直作亂、欲弑其
主京極高淸、高淸避之三雲、二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前將
軍義政詣妙蓮寺、二十三日、近畿騷擾、勅賀茂社祈靜謐、二十五
日、月次連歌會、京師土寇蜂起、每夜放火所在、幕府命諸士鎭撫
之、大田原定淸卒、子重淸嗣、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夫
人日野氏第、將軍義尙侍之、義政信宿而還、幕府傳朝旨一色義
直、以其所管若狹小濱付武田國信、義直恨之、歸采地丹後、是月、

幕府遣使朝鮮、求大藏經、九月二日、石淸水神人爭鬪社壇、縱矢
流血、是夜大風雨、禁闕北門頹、諸第民屋多倒、石淸水鳴動、有光
東飛、出雲杵築大社火、勅賀茂社祈前將軍義政病、七日、月次和
漢聯句會、八日、夜鴨川東河原有怪異、九日、有重陽御製發句、明
日諸卿續之、經六日連歌百韻成、十日、和漢聯句會、二條油小路
火、地震、十三日、和漢聯句會、頃日、京師土寇唱德政、據東寺謀作
亂、幕府命細川政元鎭之、是日、土寇放火寺中散走、堂塔伽藍蕩
燼、十六日、東寺有光怪、十七日、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使連歌師
宗祇、獻僧頓阿所撰國名名所一卷、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連歌
會、二十一日、南都地震、二十二日、造春日社、京師土寇又起、據淸
水寺及蓮華王院、幕府命細川政元鎭之、二十四日、大膳大夫南
部盛政卒、弟助政嗣、二十五日、月次法樂連歌會、晦、月次連歌會、
冬十月二日、京極高淸從三雲發兵討其臣多賀宗直、宗直走美

濃、三日、千葉胤將殺其兄小城城主千葉胤朝、少貳政資將擊胤
將、胤將聞之出奔、政資卒以己弟胤資爲胤朝嗣、胤朝養子胤棟
奔周防賴大內政弘、五日、月次聯句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
一日、細川政元臣丹波守護代物部豐前守、以紙商事與安富新
兵衞爭鬪、放火三條姉小路、十三日、因石淸水宮中蹀血廢朝五
日、十五日、前將軍義政詣等持寺、遂如北野聽萬部經會、十九日、
島津忠昌使其臣新納忠續去飫肥、復志布志、別與末吉財部救
仁三鄕、使島津忠廉守櫛間飫肥、二十三日、將軍義尙姉寶鏡寺
尼寂、水葬大井川、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京師土寇起、放火所在、
二十七日、依大內政弘請、以周防興隆寺爲勅願所、賜氷上山勅
額、政弘謝恩、十一月二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五日、和漢聯句會、月
次連歌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更栽南庭櫻、九日、多武峯
大織冠像破裂、畠山義就任歷朝宣旨、免河內金剛寺領諸役、十

日、和漢聯句會、月次連歌會、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十八日、將軍義尙移小川第于室町舊址、二十三日、義尙納和歌三十首于日吉社、二十五日、月次法樂連歌會、命幕府建內裏東門衞所、晦、和漢聯句會、十二月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三日、前將軍義政造會所於東山第、五日、和漢聯句會、月次連歌會、十六日、信貴山禪徒學侶爭事、皆離散、幕府下書大乘院、命畠山義就令學侶歸山、禪徒不奉命、放火僧房、舉山灰燼、十九日、內大臣花山院政長罷、權大納言一條冬良爲內大臣、二十日、勝仁親王受戒于二尊院善空、前將軍義政以世上不快、謝絕公事、二十二日、先是神宮屬官分爲二、屬內宮者曰宇治黨、屬外宮者曰山田黨、至是兩黨生隙、山田黨置關於岡本、絕內宮路、宇治黨來訴、國司北畠具方命山田撤關、不從、宇治乏食、再來訴、具方大怒、發兵攻山田、首魁榎倉武則據外宮奮戰、遂放火自盡、其他死者數百人、外宮罹災、二十五

日、月次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籠居岩倉、二十七日、修慶宸筆經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二十九日、夢想法樂連歌會、是歲、對馬守護宗貞國自佐賀移居國府、疫疾流行、人多死、相模江島前海爲陸、

長享元年丁未、春正月朔、行四方拜、以去年伊勢神宮罹災、停節會、二日、千秋萬歲樂、足利義視子義材加首服于美濃、四日、將軍義尙避方忌于細川成春第、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及東山第、十一日、將軍義尙賀正于東山第、幕府營新第于高倉、十三日、前將軍義政觀猿樂于小川第、十八日、義政詣鹿苑院、十九日、詣相國寺、二十四日、詣等持院、二十五日、將軍義尙直衣始參朝、義政觀其鹵簿一條室町、直至夫人日野氏第、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義政觀松柏及猿樂于小川第、留三日、二十八日、嘉樂門院入內、晦、月次和漢聯句會、二月六日、蹴鞠會、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前將軍

義政設豫修會于鹿苑院、九日、關白政平罷、前內大臣九條政忠爲關白、十三日、將軍義尙有疾、命諸寺禱禳之、十四日、元興寺塔崩、十六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納法樂和歌于石淸水宮、禱平愈、二十一日、和歌會、蹴鞠會、二十三日、內大臣一條冬良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近衞尙通兼左近衞大將、尙通政家之子也、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佛地院火、二十八日、細川政元謁皇太神宮、三月朔、以多武峰大織冠像破裂、遣告文使于多武峯祈謝、賜花宴于公卿、前伊勢國司北畠政鄕至京師、相良爲續率兵擊豐福、斬其守將竹崎安淸父子、使刑部大輔稻留某守其城、遣使請併領八代豐福于菊池重朝、許之、二日、猿樂、三日、勝仁親王宮著到和歌會、帝御焉、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五日、細川政元還自伊勢、是日、大雨川漲橋墜、六日、植櫻樹于南庭、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中山宣親

第火、山名政豐入播磨據坂本城、赤松政則分兵東西齊攻、政豐敗走、是日、政則攻英賀笞見兩寨、斬守將馬田山城守、十二日、兩日並見、十四日、日月薄蝕、明日又蝕、十六日、前將軍義政始東山第經營、十八日、宴公卿觀猿樂、二十日、月次連歌會、鴨川水溢、二十三日、京師舟橋火、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晦、奏樂、是春、相馬高胤與標葉淸隆相持于藤橋、高胤病死、家臣祕喪還小高城、其子盛胤尋率兵擊之、泉田胤直姻某爲內應、淸隆自殺、殘兵未服、或屬岩城、或附仙道、故置城代于新山以鎭之、夏四月三日、賜故大內敎弘於築山明神號、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大和人多田某與早山某爭事、敗援兵、筒井順尊、十市遠相等援早山某、古市澄胤、越智家榮等援多田某、陣白石及小山戶、是日、多田某降早山某、澄胤自火陣、與家榮俱退去、十日、前將軍義政及夫人日野氏參朝、十四日、將軍義尙有疾、前將軍義政訪之、自詣七觀音禱平癒、

將士亦詣七佛藥師、十五日、大雷雨、雹、十八日、賜宴于公卿、詠歌、二十日、大內政弘令從士禁高談與前、又赤馬、小倉、門司、赤坂、關間、渡船遠近、人馬器具以輕重定直、又異裝帶兵器夜行者、二十三日、熒惑犯輿鬼、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北畠政鄉發京師至壺坂、越智家榮設關課稅錢于行旅、政鄉詰問家榮、毀關而過、幕府令諸津關、禁外宮造營中、課其宮司等於往來稅錢、有盜火聖護院、五月朔、京極高清與多賀大成戰國支河原、敗之、遂進兵中野、大成自刎、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將軍義尙納和歌于多田廟、十六日、東寺請設內裏料所關於幕府、十八日、幕府欲遣使于明、命蔭凉軒主集證等議方物及船數、十九日、以豐受大神宮罹兵燹、是日廢朝、二十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八日、月次連歌會、是月、疾疫流行、修東寺心經會禳之、又以多盜修千遍陀羅尼于西院、六月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相良賴泰與

佐牟田上野介、吉牟田孫左衞門謀欲殺兄爲續長子長每、立子長泰、爲續知之、是日、賜死賴泰父子、誅上野介、孫左衞門二人、十四日、將軍義尙、及生母日野氏赴葛河、淹留七日、二十三日、義尙詣普廣院、二十四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足利政知子某到京師、入香嚴院剃髮、改名淸晃、二十八日、烈風暴雨洪水、是月霖雨、將軍義尙始折句和歌會、秋七月七日、前將軍義政第聯句會、八日、筒井順尊與越智家榮以事相怨、是日和議成、十一日、前將軍義政如小川第、十七日、旋風捲屋、二十日、改元、觸穢、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三日、暴雨洪水、幕府將士采邑在近江者、以爲六角高賴所掠略、訴將軍義尙請出征、義尙聽之、將士獻劒謝之、二十七日、鴨川水溢、二十九日、將軍義尙詣西芳寺、晦、勅淸凉寺刻二王像、八月四日、右大臣大炊御門信量薨、六日、地震、

八日、前將軍義政修法會于鹿苑院、資先妣日野氏冥福、蒞焉、九日、幕府改元吉書始、及評定沙汰始、細川政元權補管領、即日罷之、是日、奏飯尾乘連敍從五位下、爲大藏丞、有僧怨訴訟不達、恚入禁中自殺、十一日、將軍義尙省生母日野氏于其第、十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將軍義尙欲親征六角高賴、遣使東山、諮父義政、義政可之、依下敎書、徵在國諸將、十三日、鹿王院修法會、資普明國師冥福、義政蒞焉、播磨守護赤松政則以國亂平定、以福井莊附吉川經基、報應援之勞、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以乏資用不果、十七日、白虹見西方、二十一日、土寇蜂起、幕府以六角高賴掠奪春日社、興福寺、藥師寺寺田在近江者、欲征討之、命興福寺、藥師寺祈禱、二十三日、將軍義尙以征討高賴在近、命賀茂及七大寺祈戰捷、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政有疾、召相國寺僧轉讀大般若經、又命五山諸寺、及七大寺禱禳之、左大臣西園寺實遠罷、二十九

日、前內大臣德大寺實淳爲左大臣、前內大臣花山院政長爲右大臣、足利義視子義材敍從五位下、任左馬頭、是月、松平親忠以麻生邑主天野景孝不從命、亡之、以九男乘淸自瀧脇移居麻生、九月三日、遷豐受太神宮于假殿、五日、北小路大宮火、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將軍義尙以出征謁父義政告別、是日、伊勢貞陸率兵發京師、十二日、義尙率三十餘將六萬餘騎發京師征近江守護六角高賴、軍坂本、十五日、公卿及僧侶至坂本營賀親征、命諸寺祈戰捷、十六日、細川政元率兵數千軍三井寺、二十日、諸將進渡湖水、軍勢田、二十五日、六角高賴據金剛寺城、將軍義尙命諸將攻之、高賴棄城據甲賀城、是日、仁木貞長戰死、一色義秀、浦上則宗、有馬某、細川政賢、玉置某、湯川某、皆率兵陣近江、兵部少輔伊達成宗卒、子尙宗嗣、二十七日、勅三鈷寺、賜故仁空於圓應和尙號、是月、大內政弘令禁以蠅龜及蛇爲鷹餌、冬十月二

日、斯波義寛部將織田敏定及與次郎率尾張兵到大津、和泉兩守護細川元有、細川民部大輔、課軍費于其民、與義寛等俱陣坂本、四日、將軍義尙軍安養寺、旣返公卿門跡領及山門領、明日、入甲賀郡放火、浦上則宗先軍、六角高頼逃匿、五日、幕府命多田院祈天下安寧、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九日、朝倉冬景率兵軍坂本、二十日、伊勢國司北畠具方斬五藤某首、致之細川政元、二十一日、多田廟鳴動、讃岐守小田持家卒、二十二日、大内政弘先鋒入京師、二十三日、山名俊豐軍于鈎、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將軍義尙軍鈎眞法館、晦、筒井順尊謁義尙于鈎營、義尙賜之劍、是月、越智家榮、古市澄胤、就結城尙隆謝舊罪、請從軍、十一月三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上杉顯定與其子憲房議、將兵發平井、驛上杉定正、太田資長子資康募兵應之、關東將士多叛定正屬顯定、定政聞而驚、資長死後、扇谷衆多通山内、顯定再不通音問、

定正始知其所誣大怒、乃使子朝良守糟谷城、曾我祐賢子祐重守河越江戸兩城、大森實頼守小田原城、遣使于古河、謂足利成氏曰、顯定先欺我、殺道灌、且欲幷吞我宗、我若滅則八州盡爲彼之有矣、然則卿亦不安、冀援我俱伐顯定、成氏以爲然、乃使子政氏率兵赴援、於是長尾景春復歸定正、定正陣菅谷、與顯定對峙、四日、前將軍義政東山第會所成、公卿僧侶賀之、幕府命清水寺祈天下安靜、五日、島津忠昌擊賊于隈城、本多秉親受忠昌命軍横川、與賊兵戰敗之、忠昌與書賞其功、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改植櫻于南殿、大内政弘令定上京從士制、又禁其奢侈、專修補武器、十九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政預設大祥齋于鹿苑院、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是月、幕府以伊勢貞宗爲山城守護、細川政元說將軍義尙、勸移陣于坂本、不聽、政元部將安富某、小笠原某得譴、閏月三日、手猿樂、五日、月次連歌會、

邦高親王命宗祇講伊勢物語、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八日、伊勢貞誠下鈎陣營失火、延燒民家、二十一日、連歌會、美濃守薄以量至鈎陣、二十三日、月次和漢連句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島津忠昌出兵與東鄕重理戰、殺其弟刑部大輔以下數人、收兵之帖佐、與書本多秉親戒飭戰備、旣以秉親復爲大隅守護代、二十八日、宴侍臣於小御所、嬖人若千代侍之、是月、結城政胤、弟尙隆、大舘尙氏、二階堂政行、飯尾淸房等、矯幕府命、其所令朝暮不一、且私掠社寺及公卿田園、細川政元惡之、請將軍義尙賜死彼輩、宛諸將違命者、十二月朔、東寺爲將軍義尙祈戰捷七日、二日、帝遣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于鈎營、賜和歌于義尙、義尙獻答歌、京軍撤甲賀圍、六角高頼兵乘虛襲之、京軍不利、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幕府修法會于等持寺、資義詮冥福、細川政元率族人往鈎陣、獻甲冑劍馬等、將軍義尙設饗宴、遺劍馬答之、是夜、

政元歸三井寺陣、抵六地藏宿、會普法寺營火、政元馬焚死、九日、織田遠江守鈎陣營火、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澁川萬壽丸臣森戸修理亮、足助某等謀弑其主、少貳政資聞之、出兵攻修理亮于龜尾城斬之、使筑紫滿門、馬場經周、大窪經康等、進圖萬壽丸弟刀根王丸于綾部城、刀根王丸懼走筑後、十一日、新宮社成、遷神於正殿、京師大火、有賊殺鴨野五郎右衛門、及同族子弟于細川政賢門外、十六日、將軍義尙聽公卿訴、命美濃守護土岐成頼還付其所冒占田園、赦成頼子政房罪、十九日、春日社神人爭事爭鬪、有死傷、二十三日、皇女某剃髮改名仁尊、二十四日、將軍義尙不用生母日野氏言、日野氏怒、寓岩倉金龍寺、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與轉經院地藏堂火、二十七日、大内政弘敍從四位上、晦、幕府使飯尾元連傳朝旨于蔭凉軒集證、議朝鮮修信之事、是月、加賀一向宗徒亂益劇、富樫政親在鈎陣、欲平定之、請將軍義尙歸其

國、發兵據高尾城、是歲、大內政弘出兵筑前、與少貳政尚戰敗之、

朝鮮國王李娎復書幕府、

二年戊申、春正月二日、將軍義尚在鈎里營、命畠山政長討畠山義就、九日、三寶院政紹鈎里館舍火、十日、公卿賀正於東山第、十一日、猿樂、十三日、大雪、帝御小御所覽焉、十四日、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撰伊呂波文字樂獻勝仁親王、十五日、將軍義尚設和歌會于鈎里軍營、十七日、和漢聯句會、前關白持通訪義尚于鈎里營賀正、諸公卿前後相次至賀、十八日、行三毬打、先是應仁後廢之、至是修之以爲恒典、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二十一日、勝仁親王賜宴侍臣、二十二日、尊勝院僧貞譽如鈎里幕府、其下與結城尚隆部下爭鬬、貞譽亦被創、尚隆令部下田村某自殺、二十九日、將軍義尚張松柏于鈎里、晦、前將軍義政賜大內政弘子次郎于偏諱名義興、是月、大崎義兼避內亂奔伊達成宗、成宗出兵納之

大崎、二月二日、和漢聯句會、五日、上杉顯定攻上杉定正、進軍實蒔原、定正親率二百騎、擊顯定大軍卻之、七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畠山義豐謁義政、十日、幕府以三星合命諸寺祈禳、十三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聽地藏院寺田訴、命寺奉行松田某還付之地藏院、斯波義寬至京師、是日謁義政、二十一日、義政命朝倉氏移植仙洞宮庭樹于東山第、二十三日、賜宴于公卿、大張猿樂、二十七日、嘉樂門院大漸、詔權大納言勸修寺敎秀、按察使甘露寺親長議置院司及諒闇之事、二十八日、勝仁親王宮月次樂會、是月、幕府詰問北畠政鄉新設新關、不覲京師、侵略神郡、外宮禰災四項、政鄉遣使辨訴、因敎搜捕六角高賴黨于其國、四日、勅賀茂社祈嘉樂門院病、三月五日、奏樂、六日、將軍義尚疾、命諸寺祈之、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嘉樂門院宮置院司、以前大納言葉室敎忠、左中辨坊城俊名等爲之、將軍義尚遣前權中納言高

倉永繼、訪嘉樂門院病、九日、密使甘露寺親永等、議嘉樂門院後事、諭幕府獻資用、義尚義政相推諉不決、夜密幸嘉樂門院宮、省其病、十一日、奏神樂於內侍所、祈嘉樂門院病、十二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十四日、義政側室大館氏欲詣伊勢、至長谷寺、先是伊勢國司置新關于此、關吏以無國司命不內、留數日、終不得入而還、二十三日、義政祀諸神位于東求堂、將安置後醍醐帝靈牌、命吉田兼俱、僧集證議其書式、二十四日、民部大輔上杉定昌卒、二十八日、將軍義尚以宗祇爲連歌會所奉行、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盜八十人襲松梅院禪椿于其旅館、禪椿率其下拒之、互有死傷、是月、六角高賴將伊庭某入伊賀誘國人二百人、待將軍義尚旋軍、俱謀入近江、夏四月朔、觸穢、停諸社祭祀、主水司獻氷、四日、武藏大風、船舶多壞、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安房守護里見義實卒、年七十二、子成美嗣、九日、山名政豐與赤松政則相持播磨、

是日、政則擊政豐于坂本敗之、十五日、復松尾祭、人衆鬬爭、褻神輿于途、命神祇伯白川忠富理之、土岐成賴及子賴綱至京師、十六日、將軍義尚命宗祇講伊勢物語于行營、十九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二十五日、多武峯言、大織冠廟壇松樹無風倒、義政詣鹿苑院、二十七日、細川政之、土岐賴綱、佐佐木政經始造鈎里行營、二十八日、嘉樂門院崩、即夜殯般舟三昧院、五月三日、火葬嘉樂門院于般舟三昧院、奉遺令停任葬司山陵國忌素服擧哀諸儀、五日、停菖蒲節、因明德凶事例也、賀茂競馬、六日、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十二日、土岐賴綱謁義政、義政授偏名于賴綱、名政房、二十一日、義政及諸公卿獻寫經資、資嘉樂門院冥福、二十五日、幕府政所代蜷川親元卒、二十六日、加賀一向徒群聚、圍富樫政親于高尾城、將軍義尚命朝倉貞景援之、六月朔、日當食不應、三日、廢氷物、先是四月朔、主水司調氷物、守護某氏叨伐樹、因無復

樹、而不得、氷云、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進講西方要訣、勝仁親王以下陪聽焉、九日、先是加賀一向徒蜂起、其徒有三派、曰佛光寺、曰高田專修寺、曰本願寺、加州有高田、本願二派、而本願徒甚熾、國內大半其黨也、高田徒怨其專橫於守護富樫政親、政親聞高田所言、爲是、疎斥本願徒、其黨類大惡曰、守護乃我法敵、不可不伐、大募國中及能登越中與黨、成群結黨、烏合蠅集、攻富樫氏、政親戰敗、入城防禦、本願徒圍城、日夜攻剿、是日、政親勢屈遂自殺、越前國人堀江景用、爲富樫氏一族、乞守護朝倉孝景弟慈親院光玖、率兵一千餘赴援、將入江沼郡、聞田江城陷、政親亡死、欲回兵、江沼本願徒群起、扼之於橘口、景川力戰、迭有死傷、景用遂敗脫走、宗徒橫行益暴放、逐高田徒、遂掠奪諸郡、相誇謂、四海人民盡爲我宗徒矣、乃侵入越中、掠略能登、守護畠山義統奔于餘吾莊、溫井越前守走越前、倚賴景川、加越能三州遂爲一揆有、十八

日、上杉顯定憲房出軍山東、國人多屬、上杉定正使足利成氏及長尾景春、大森氏賴對之須賀原、初政氏召景春、景春曰、臣以惡太田入道、屬山內氏、入道既伏誅、臣何爲叛主君矣耶、兩杉矛楯、一杉必殪矣、於臣滅主家何慊心矣、惟從君命以決處分耳、政氏乃說定正、令復仕、於是景春隸定正、是日、定正族子朝良與長尾政長戰而不利、顯定憲房乘機而進、定正返戰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二十日、細川政元拔大津營還、京師多流言、二十二日、幕府修八講會于等持寺、二十四日、幕府修法會于普廣院、養義教冥福、二十五日、北野法樂和歌會、二十七日、淨花院僧玄同進講阿彌陀經、晦、將軍義尙命將士賦和歌爲歌合、自判其優劣、是月、疾疫流行、人多死、細川政元以幕府令召伊勢國司北畠具方上京、具方不肯、秋七月朔、不豫、七日、將軍義尙演大追物于行營、細川政元第有妖怪、十二日、以疾疫流行、勅徵大覺寺心經、御議定所

拜之、皇子以下皆拜、十三日、內議復盂蘭盆會、按察使甘露寺親長諫止之、前將軍義政詣鹿苑院、十五日、義政歷詣鹿苑院、等持院、普廣院、十八日、山名政豐軍潰、政豐走還但馬、赤松政則追擊敗之、遂復播磨備前美作、十九日、將軍義尙聞帝不豫、命五山僧禱禳之、二十一日、大聖寺尼女王薨、二十二日、岩津城主松平信光卒、信光智勇兼人、威惠並行、西參河士多歸、有男女子四十餘人、顯著十餘家、女配豪族、由是親姻蕃衍國、子親忠治于岩津、二十四日、以疾疫盛行、人民多死、是日勅諸社諸寺禱禳、又命吉田兼倶修疫神祭除其祟、前將軍義政有疾、命五山僧徒禱禳之、二十五日、北野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兵部少輔細川政之卒、是月、將軍義尙改名義凞、八月四日、京極政經與其弟高清戰于松尾、不利、多賀某先走、政經出奔黃檗、十六日、勅七大寺祈前將軍義政病、十八日、將軍義凞獻新雁、奏和歌、賜御製和之、二十日、義凞

召備前治工長船勝光、宗光等、鍛鍊刀劍、二十三日、關白前內大臣政忠薨、二十四日、山名孫四郞補因幡守護、造鈎里行營、謁將軍義凞、二十五日、義凞慶新造勝軍地藏於行營、二十六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內大臣一條冬良爲關白、以皇猶子覺胤爲親王、是月、將軍義凞欲召大內政弘、細川政元抑不發、政弘終不上京、九月二日、但馬人不和、依國宰垣屋某廢守護山名政豐、將立子俊豐、某未許、田公某奉政豐在木崎、而敗奔餘部、勢不復振、三日、土寇起、焚下京、細川政元遣兵平之、十七日、前關白左大臣政家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一條冬良罷、權大納言足利義凞爲內大臣、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斯波義寬就國于尾張、二十九日、赤松政則以山名政豐潰走、管內無事、遊浴美作、是月、將軍義凞使講春秋左氏傳于行營、冬十月朔、雷、三日、細川政元出陣大津、淸住院火、十四日、勅興福寺徵五色佛舍利、前將軍義政徵

一乘院大乘院庭樹、移植于東山第、十七日、結城尙隆部下與伊勢貞藤部下爭鬪近江、互有死傷、十九日、前關白太政大臣房嗣薨、二十三日、前肥後守菊池爲邦卒、先是子重朝嗣、當國既二十三年、是月、將軍義熈命筒井順存、入大和伐越智家榮、十一月五日、大內政弘使其長門守護代內藤某、將兵千人至鈎里、十日、北野法樂和歌會、十二日、勅越前已下十五國、依例進采女料、十五日、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正戰于高見原、又敗、定正每戰雖得利、士馬罷勞、死傷者多、顯定每敗、國人多服、軍亦振、二十一日、遷春日神于正殿、是月、織田敏信攻族與九郎于其城殺之、十二月六日、土岐政房至京師、謁前將軍義政、七日、和漢聯句會、八日、盜襲前關白政平第、政平親拒卻之、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夫人與義政和諧、始自岩倉歸京師、十九日、將軍義熈生母日野氏訪義熈于鈎里行營、留六日、二十五日、越智家榮與北畠氏以事相爭、乃出人

道途、抑止謁太神宮行旅、二十九日、尊敎親王入靑蓮院得度、是歲、相良爲續更造井口八幡社、幕府將遣使于明及朝鮮、屢撰定使僧、而終不果、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八大尾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土御門天皇四

延德元年己酉、春正月朔、以諒闇停元會、四日、將軍義凞在鈎里陣、獻扇子於禁中、賀正、七日、前將軍義政獻物賀正、十日、公卿賀正於東山第、太白與歲星合、命賀茂兩社及七大寺祈禳之、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四日、又震、前將軍義政獻梅花、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義政獻魚、二十七日、智恩寺火、二十八日、將軍義凞遣書權中納言三條西實隆、注和漢朗詠集作者名字、二十九日、大內政弘以獻皇居修理費、修東方墻壁、是月、山名時豐在但馬、山名新九郎在伯耆、互爭權、時豐出兵攻新九郎殺之、其族小太郎出奔、時豐竟併其地、二

月朔、品十種香、二日、賜宴于公卿、四日、白雲寺僧一勤進講毛詩、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九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一日、前將軍義政聽遣教經于千本釋迦堂、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四日、將軍義凞調兵馬、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前將軍義政獻物、幕府北野法樂和歌會、有盜放火今出川、二十七日、徵東寺佛舍利禮之、三月朔、正親町火、上杉定正以子朝良無狀、與書江戶城主曾我祐重申飭之、二日、以庚申守夜、有當座十首和歌、將軍義凞獻梅花、三日、前將軍義政命細川政元、移栽室町故第松樹于東山第、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九日、太政大臣政家請諸公卿于其第、大張猿樂、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將軍義凞獻物、十八日、義凞病篤、遣右少辨廣橋守光唁之、義凞生母日野氏亦往見之、十九日、南都有光怪、二十日、山陰北陸二道雨泥、二十三日、使僧貞盛進講提婆品、資嘉樂門院冥福、二十五

日、月次連歌會、是夜暴雨雷鳴、二十六日、征夷大將軍右近衞大將足利義凞薨于鈎里陣營、年二十五、謚常德院、贈太政大臣、義凞資性溫厚、懲父義政驕奢、自修德布惠、聰敏好學、又習騎射、在行中使人誦書而聽之、常有撥亂之志、至是薨、不得如其志、人皆惜焉、近江之役、一日泛船於湖水、遇二童棹船而來、問其閭里、曰住梅原、義凞賦詩曰、湖邊自與山林興、童子尋梅棹小船、而起句未成、其夜夢有人續成之、又嘗陣于鏡山之下、時方酷暑、士卒皆疲、義凞乃作和歌曰、幾與婦婆迦理、阿毛連阿收美儂、儞㴷美夜未來、多叫儂耶都聯儂、迦計儂美由類耳、少選天陰風生、衆皆蘇息、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政好奢侈、而不恤下、厚賦歛以奉諸己、屢興土木之役、徒勞吞師之夫、防忠臣之諫、納婦人之言、柔弱無斷、承制强臣、送義視於敵軍、兄弟鬩牆、遺政知於關東、同姓窺隙、上行下傚、理之常也、斯波畠山山名富樫之屬、悉皆本支分

爭、骨肉相害、禍亂之大、未曾有如此甚者也、是以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四海、長爲戰國、宮室臺榭、家乘朝典、悉係兵燹、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墜露沾行人之衣、禽獸偪縉紳之居、其血食豈不幸乎、義尚幼而好學、陣中延儒者、講文問治、庶幾有可取焉、然其於義視、無一讓之義、征近江也、不足將略以服敵、嗚呼惜哉、

晦、細川政元、畠山政長、土岐成賴等、扶義凞柩至小川第、竟安等持院、是日、結城政胤其弟尙豐、放火陣營出奔、近臣廣澤尙俊薙髮爲僧、是月、旱、夏四月五日、前關白太政大臣持通爲准三宮、八日、前將軍義政以義凞薨無嗣、與義視和輯、招入京師、養義材以爲繼、義視乃携子義材自美濃上途、是日至大津、九日、葬義凞于等持院、十一日、修驗靑松院春盛死、年百七十二、春盛不知何許人、或言京師人、花園帝文保二年生、少奉小角之道、尤精密乘、足利尊氏義詮皆召見之、又嘗謁義滿義敎、好修塔廟、每有壞者、竭

力修造、晩年絶穀一日病死、七日又蘇、世以爲異人、至是死、十二日、前將軍義政有病、命五山僧禳之、十四日、足利義視及其子義材入京師、寓通玄寺、十八日、幕府命狩野正信、畫故將軍義淵肖像、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迎足利義材于小川第、二十日、會津地震、二十四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五日、赤松政則以山名時豐部兵侵美作、聞不能會故將軍義淵葬之状、幕府慰諭之、二十六日、幕府修法華懺法于鹿苑院、資義淵冥福、生母日野氏會焉、大内政弘以義淵喪、令管下禁士民爲游獵、二十七日、幕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淵冥福、生母日野氏、足利義材會焉、足利義視剃髮、號道存、二十九日、烏丸冬光遣人竊殺義姪侍從烏丸資敦、五月二日、竹田定盛進講和劑方指南、四日、三室戸寺成、勅祈寶祚長久、五日、賀茂競馬、七日、太白犯軒轅、尋命諸寺祈禳災異、八日、室町火、延燒二千戸、十日、月次和漢聯

句會、十一日、細川政元、細川政國詣龍安寺、十三日、連歌會、十五日、足利義視詣常德院、十九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日、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興兼右近衛大將、教季之子也、有流星、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賜宴于公卿、晦、受樂于豐原繁秋、是月、有投匿名書于細川政元者、極言窩藏其賊于家、政元懼、急嚴其家法、部下上野某逮捕盜數人、斬其巨魁、大内政弘令禁賣買不正物、六月四日、召碁僧重阿彌于小御所、與青蓮院僧泰本對局、七日、奏樂、不豫、八日、等持院火、十日、雨雹、震關白冬良第、赤松政則及其臣浦上則宗獻駿馬于幕府、謝不會故將軍義淵葬、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和漢聯句會、帝御焉、賜故南禪寺僧靈彥于諡、曰慧鑒明照禪師、細川政元部下上原神六捕盜魁小川四郎左衛門斬之、十四日、暴雨、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伊勢山田神人、憤宇治神人恃國司北畠氏勢專恣、結黨攻宇治、火之、二

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敎冥福、大和人越智家榮、以秋山某死、欲併其產、前伊勢國司北畠政鄉拒之、家榮怒、出兵絶兩國通路、興福寺僧賂書政鄉和解、是日、家榮撤兵去、二十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秋七月三日、細川政國大會僧侶將士賦詩、相國寺維那憤不得列之、訴幕府、五日、赤松政則使狩野正信畫故將軍義淵肖像、七日、七夕奏樂、前將軍義政獻瓶花、幕府修法會于常德院、資義淵冥福、義淵生母日野氏會焉、細川政元、赤松政則獻錢若干資之、八日、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興爲內大臣、十日、配秋花于宮娥、賜宴于皇親、十七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地震、二十二日、地大震、大和人筒井順尊卒、以子藤王丸年幼、其弟成身院順盛襲筒井氏、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地震、八月朔、納馬於石淸水宮、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七日、復諒闇已來所停月次和漢聯句會、太政大臣政

家、前左大臣西園寺實遠、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等參朝侍宴、地震、九日、賜宴于公卿、太政大臣政家、前左大臣西園寺實遠、左大臣德大寺實淳參朝獻酒饌資、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三日、前將軍義政病、命五山及七大寺祈平癒、細川政元講犬追物于其第、十五日、賜仲秋和歌題于公卿詠進、又連歌會、十六日、禁中有怪異、命從二位土御門有宣禳之、十九日、前左大臣九條政基爲橘氏是定、二十一日、改元、二十四日、以故貞常親王子興譽爲法親王、爲聖護院道興嗣、明日、以興譽補一身阿闍梨、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明年歲首欲復應仁已來所停節會、使按察使甘露寺親長、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等議之、是月、上坂景重等擁京極政經入近江、將擊政經弟高淸、高淸懼奔餘吳竟潛坂本、九月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九日、賜重陽宴于公卿、前右大臣三條公敦薨、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和漢聯句會、

帝御焉、明日、復賞月連歌、幕府赦近江半國守護六角高賴罪、論還所冒占地于興福寺、其部下不聽、會猶子某死、高賴竟潛匿甲賀山、二十一日、連歌會、二十八日、赤松政則在國、幕府以不獻東山第修理資及造營工夫等、下書促上京、冬十月四日、有狂夫亂撞相國寺鐘、是夜、有流星大如傘、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八日、前將軍義政復有病、九日、久世舞、十日、命鴨社務鴨宜祐、以社田梅原莊貢租、造營其社、神祇大副藤波秀忠奏豐受宮舊殿火、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三日、前將軍義政行泰山府君祭於東山第二日十六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十八日、古市澄胤怒多田某等降早山某、出兵攻之、多田某出奔、二十二日、足利義視與其子義材、謁義政于東山第、唁其病、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使僧景三撰院號、稱妙善院慶山、是日、行豫修會于常德院、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九日、不豫、是月、島津忠昌

如飫肥、講犬追物、三日、十二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六日、連歌褒貶會、七日、田樂、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和漢聯句會、帝御焉、田樂、幕府以越前善法寺爲諸山列、十七日、島津忠昌贈方物近衛政家、十九日、神祇權大副吉田兼俱奏、太神宮神器降吉田社齋場所、是日、命安其社中太元宮、神宮禰宜荒木田守朝等連署彈劾其虛妄、二十三日、少貳政資率兵入肥前、攻澁川刀禰王丸于養父城、刀禰王奔筑後、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六日、田樂、是月、和泉守護細川元有以細川阿波守父子不相和、互作亂、出兵鎭之、阿波守懼出奔、山名時豐率兵攻因幡守護山名孫次郎于紀佐市城、敗之、孫次郎及其臣矢部某等自殺、島津忠昌如飫肥城、講犬追物、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勝仁親王宮月次連歌會、帝御焉、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前將軍義政病篤、十六日、丹波民作亂、守護細川

政元率兵往將擊之、部下安富玄蕃頭諫止之、遣荒川民部丞鎭之、二十三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慶壽容、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是歲、伊達尙宗、蘆名盛高、岩城重隆、結城政朝等率兵入常陸、攻佐竹義治于太田城、義治懼、部將三野崎通綱邀擊死之、義治潛伏兵襲其不意、遂大敗之、赤班瘡行、

二年庚戌、春正月朔、復元會及節會、自應仁二年廢其儀二十二年、始復舊、四日、將復白馬踏歌節會、費用不足、議未決、是日、前將軍義政夫人日野氏獻其資、七日、准三宮足利義政薨、年五十六、諡慈照院、贈太政大臣、義政荒耽酒色、不委政於管領、惟用婦人之言、是以賄賂公行、怨訴日至、畠山義就、畠山政長三襲封、三奪職、斯波義敏、斯波義廉二受罪、二見容、故諺曰、勘道無咎、赦面無忠、勘道言受罪、赦面言遇赦也、是以天下大亂、尊氏業衰、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心者矣、以八歲童子、爲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摯殺兵燹、蕩爲廢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其在職窮極奢靡、至花亭之營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値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尙、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四次、義敎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牴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如此、夫如此者、處於祖宗厚澤

巻制之後、猶不能不亂、況如足利氏者乎、而義政槃乎不察也、又以其私、託外臣之有力者、欲以濟之、以此啓亂端、兵禍驟起、已遂爲所却制、傍觀戰鬪、心悸舌揚、不能出一語以禁止之、幸得其兩敵交綏、如脫於械因、亦可以少懲毖矣、而讓職之明年、乃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正如唐德宗脫奉天之厄、而興瓊林大盈庫、彼猶有志削平藩鎭、不得其計、而懲於困乏、懲其所不宜懲、猶有說也、義政則直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人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非苟爲美而已、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況代天子權宰天下者、烏可曰是吾有也、吾臣僕也而奪其所以生活、以養已逸樂哉、而有不亂乎、不察於未亂、不懲於既亂、故曰喪其心也、而得全首領沒牖下者、何

哉、曰、天疾足利氏深矣、欲暨其家、故生此喪心之人、又使不逐死以極其亂、亂不極、不足以暨也、

山縣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爲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鑒往跡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停白馬節會、十二日、足利義材臨細川政元第、殯義政、十三日、勅畫所預左近將監土佐光信畫大黑毘沙門二像、像成、天台座主尊應開眼、故將軍義政猶子從五位下左馬頭義材嗣立、帝賜太刀于義材、義政夫人日野氏削髮、十四日、不豫、無幾瘉、十六日、復踏歌節會、內大臣今出川公興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二條尙

基兼右近衞大將、尙基政嗣之子也、十九日、帝臨勝仁親王饗宴、十種茶十炷香、二十日、夜有狂僧闌入禁中、二十三日、葬足利義政于等持院、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九日、勅東大寺僧正公惠裁黃熟香、是日上之、太神宮禰宜荒木田守朝等奏社殿廢頹狀、請修造之、島津忠昌講犬追物、凡數日、二月五日、幕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政冥福、足利義材、入道義視、義政夫人日野氏蒞焉、斯波氏老臣織田久長卒、子敏定嗣、敏定稱伊勢守、此時斯波氏領尾張八郡、使織田信安治上四郡、居岩倉城、敏定治下四郡、與斯波氏居清洲城、先是織田遂勝治下四郡、在清洲城、遂勝家有三奉行、曰織田因幡守、織田寬故、織田信定、信定居勝幡城、信定生信秀、十日、四條上杉某卒于京師、十一日、日傍有光如日、十九日、沍寒、雪、二十三日、足利義材義視詣鹿苑院、與僧集澄議相國寺修造之事、又以義政遺言、以東山第爲寺、號慈照院、二十四日、幕

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政冥福、義材蒞焉、帝遣使賜經卷御衣、法會畢義材詣慈照院、二十六日、以大智院住持寶處爲慈照院住持、定其僧侶數、是月、太神宮禰宜荒木田守朝等奏御堂灌河堤防頹損狀、請修理之、三月二日、太政大臣政家罷、五日、右大臣花山院政長罷、權大納言近衞尙通爲右大臣、尙通政家之子也、細川政元赴其封地攝津、七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土寇起、唱德政、據北野社、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京師多盜、穿溝渠于禁垣南北、是日成、二十一日、幕府遣兵圍北野、土寇放火焚死、社宇悉燼、六條道場等爲其所火、死傷多、尋令幕府衞皇宮、備餘黨、二十二日、僧一勤進講法華經、以北野社火、廢朝三日、晦、猿樂、夏四月二十五日、太田城主佐竹義治卒、子義舜嗣、二十七日、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以其所居小川第、與香嚴院喝食淸晃、淸晃足利政知第二子、將軍義凞猶子、旣入道義視與日野氏有隙、沒收田園、使吏

毀、小川第、二十八日、修法華八講于清涼殿、資嘉樂門院冥福、五日、故事以宸筆八講、爲恒例、長祿四年修之、以爲恒典、豫下議於諸卿、而不果、於是更行焉、是月、島津忠昌如志布志、講犬追物、五月十二日、細川政元張猿樂、二十日、幕府賜宴于畠山尙順、伊勢貞宗等、二十一日、召從二位吉田兼俱、聽諸社來歷、二十首續歌、是月、幕府以大館政重、上野尙長等十人、爲奏者、六月三日、勅前關白政家、書寫古今和歌秘抄、是日政家上之、二十一日、若狹安藝守護武田國信卒、子元信嗣、大和今宮社成、遷神于正殿、幕府造等持寺佛殿、二十四日、千句連歌會、二十八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政冥福、是月、大和旱、秋七月三日、浮浪之徒、嘯集丹波、守護細川政元遣老臣物部某剿之、是日、攻位田城、斬須智某、四日、以足利義視第二子某、爲喝食、爲慈照院主、名周嘉、五日、左馬頭足利義材補征夷大將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敍從四

位下、以入道義視、爲准三宮、賜封三千戶、當是時也、故舊部將皆歿、畠山政長獨存在、祿位超群、齡亦高、且熟練事務、頗得武名、意稍驕侈、輕侮諸士、細川政元及巨室群侯皆不悅、六日、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以與香嚴院喝食清晃小河第、寄附之常在光寺、七日、奏音樂于黑戶、帝臨焉、親王公卿侍之、畢賜宴、狩野正信卒、伊豆人也、稱大炊助、山東兵革不靖累年、家族衰微、殆匱給食、避亂入京師、仕將軍義政、以善丹青、掌畫圖事、剃髮號祐清、敍法眼、常見周文畫、慕習之、拔萃進、等揚見之曰、與我筆力亦無異、卒年三十八、子元信嗣、大田原重清卒、子康清嗣、十日、先是以般若院修造、遣人于朝鮮、有所求、朝鮮商來獻鐃鉢等、是日、勅下付幕府、十二日、紀伊根來僧侶黨畠山政長、高野僧侶黨畠山義就、互紛爭、政長義就遣兵援之、戰于一乘山、義就兵敗退、十六日、幕府以大德院住持周麟、爲遣明正使、尋周麟謝疾辭之、二十二日、帝御黑

戶、覽春日社所藏靈驗記、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三條西實隆進讀其記、二十四日、幕府還付朽木材秀於近江高島郡朽木莊、八月朔、女舞、五日、不豫、八日、京師訛言、人心恂恂、十日、賜欽定五代集（風雅、新千載、新拾遺、新後拾遺、新續古今、）類句新編三十卷于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二十二日、京師暴風、河水溢、幕府以管領細川政元兼近江守護、二十五日、大風、二十七日、應仁之亂、關白兼良愛記錄災蕩、託之大乘院尋尊、僅免兵燹、平定之後、漸次還之、至是送還殘餘、閏月朔、熒惑犯輿鬼、命七大寺及賀茂上下社祈禳之、七日、多田廟鳴動、幕府命多田院祈禱之、十四日、京師土寇蜂起、唱德政、尋大和亦起、十五日、帝御議定所、覽大原松林院觀音像、二十五日、將軍義材賜細川政元老臣安富元家于崇壽院領堺南莊、元家謁幕府謝恩、獻腹卷、二十七日、佐竹義舜族山入義藤與其子氏義俱襲太田城、義舜不支走大山孫根、義藤據其城、幕府欲討畠山

義就及其黨與、命興福寺屬畠山政長、効力軍事、九月朔、多武峯禪衆與越智家榮被官爭鬪、十四日、豐受太神宮假殿火、十六日、遷神于假殿、十七日、伊勢外宮高宮、及土宮假殿成、是日遷神於假殿、二十一日、以豐受太神宮火、廢朝五日、二十六日、山城大和雪、連日沍寒、是月、幕府遣使朝鮮、報大將軍繼立、且求大藏經、冬十月六日、大祥院火、十五日、松尾城主小笠原家長卒、子定基嗣、二十四日、大和般若寺火、二十六日、遣神祇伯白河忠富、拜廣田社、是月、大內義興獻長刀于幕府、十一月十四日、兩日並見、二十四日、彗星見西方、命賀茂上下社及七大寺東寺禳之、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是月、太秦安樂院火、十二月朔、賜前大德寺住持宗淵於正續大宗禪師號、二日、不豫、不幾癒、三日、細川政元赴攝津、赤松範行卒、子元範嗣、九日、以美濃立政寺爲祈願所、十一日、以准三宮義視疾、奏內侍所神樂三夜、

後花園帝第一皇女惠春尼寂、以會內侍所神事、至十四日奏之、因廢朝三日、十二日、畠山義就卒、子基家嗣、十六日、伊勢山田火、延燒千餘戶、二十六日、北野社假殿成、是夜遷神于假殿、

三年辛亥春正月七日、准三宮足利義視薨、年五十三、贈太政大臣、停白馬節會、十日、山入義藤卒、子氏義嗣、十三日、將軍義材詣等持院、右大臣近衞尚通罷左近衞大將、十六日、權大納言久我豐通兼左近衞大將、豐通通博之子也、二十五日、葬足利義視于等持院、二月二日、地震、七日、細川政元還京師、十日、島津某至京師、十二日、細川政元養前關白政基子爲嗣、年甫三歲、稱聰明丸、初父勝元無子、祈愛宕山而生政元、是故政元甚尊崇愛宕山、居常齋戒、修妖術、遠婦女、既踰壯年、未有嗣、自悟遂可無子、而欲養貴種以爲家門榮、款請政基、求其季子、政基喜而許之、政元取養曰源九郞、二十日、島津忠昌講犬追物、二十六日、行德政于長谷

寺、三月二日、猿樂、三日、細川政元歷覽關左、使從僕著修驗者裝、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高倉某卒、兵至竹田、十二日、幕府以相國寺住持等恩爲遣明正使、命僧三景草信書、十五日、內大臣今出川公興罷、幕府改慈照院爲慈照寺、改大德院爲慈照院、十六日、奏樂、十九日、京師火、二十一日、幕府移足利義政遺骨於慈照院、二十七日、詔因幡堂祈賽算、是月、島津忠昌講犬追物數日、夏四月三日、左兵衞督足利政知爲其子茶茶丸所弑、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某、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爲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憤怨、伺守者懈、潛出幽室、遂聚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年五十七、茶茶丸殺其大臣外山豐前、秋山藏人等而自立、某時年十三、左右扶之奔駿河、依今川氏親、氏親送之京師、託管領細川政元、政元爲請爲天龍寺香嚴院喝食、

山縣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

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爲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敎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五日、權大納言二條尙基爲內大臣、政嗣之子也、十日、花營第趾火、十三日、將軍義材詣大智院、十六日、山名豐時之奈良、尋葉室敎忠、二條持通、一條冬良等亦至、二十一日、將軍義材既襲職、近國將士盡來賀之、獨六角高賴不至、義材怒曰、我親率師征伐彼賊、以解義父之遺憾矣、頒令諸將討定賴、是日、幕府蹴鞠會、義材以其弟某爲大智院喝食、改名周台、是月、大和疫、五月六日、將軍義材學弓馬術于小笠原宗信、二十三日、細川政元之攝津、六月二日、大雨洪水、十三日、雷雹風雨、十八日、太白歲星相犯、命諸社寺禳之、二十日、細川成之子彥九郞謁將軍義材、義材與其偏名

稱義春、二十一日、義材移細川成之一條第、二十四日、命伊勢兩宮、賀茂二社、及興福寺、祈禳二星合、二十六日、義材始參朝、獻劍、帝延見便殿、賜酒、秋七月朔、足利茶茶丸弑其繼母某氏、及其幼弟潤、五日、連旬旱魃、祈雨、八日、將軍義材受戒于三會院、十日、幕府下敎書討畠山基家及其黨類、十二日、奉幣于皇太神宮、是日、山田黨攻宇治黨、放火村落、延及神宮社內、十四日、幕府行施食於鹿苑院、將軍義材詣焉、十八日、命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倶、祈海內治平、二十三日、幕府命僧徒轉讀大般若經於一條第、丹後守護一色義直至京師、二十五日、大乘院招提寺上東征傳繪、伯耆守護山名某至京師、二十八日、將軍義材學笙于豐原統秋、八月十三日、地震、十五日、尾張遠江守護斯波義寬至京師、十六日、將軍義材臨伊勢貞宗北白川第、十九日、山名豐時至京師、二十二日、將軍義材欲征六角高賴、奏請錦旗、是日、賜之、二十三日、義材

閱覽傳家鐵衣、二十四日、細川政元爲先鋒向近江、伊勢國司北畠政鄕子材親至京師、二十七日、將軍義材率諸軍發京師、以三井光淨院爲牙營、六角高賴復匿于甲賀山中、以近江守護賜細川家人安富筑後守、二十八日、赤松政則至京師、直赴牙營、晦、前關白政平赴近江牙營、尋諸公卿亦至、九月二日、爲大將軍出征、命七大寺修百座仁王講、三日、勅神祇伯白川忠富祈天下靜謐、四日、細川政元再赴攝津、六日、多田廟鳴動、二十日、赤松政則請將軍義材于其營、張猿樂、冬十月九日、義材如高倉永康營、十日、和漢聯句會、帝覽當麻寺新曼陀羅、十一日、幕府命斯波義寬討越前守護朝倉貞景、二十一日、備中守護細川勝久部下與莊伊豆守戰于備中、敗、偶勝久在京師、聞之急赴備中、二十八日、遣從一位葉室教忠於大將軍營、傳東帶年始公事等六條旨、是月、朝鮮國王李娎復書幕府、賀其嗣立、贈所需佛經及方物、十一月三

日、六角高賴將六角政綱出降、是日、謁將軍義材于三井牙營、十三日、大內政弘定家憲、妙行寺火、十八日、幕府命斯波義寬、赤松政則等襲擊六角政綱于大津、梟其首于京師、政綱子小三郞逃去、二十三日、大和地震、權大納言久我豐通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八日、前關白政基爲准三宮、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尙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尙經兼右近衛大將、尙經政基之子也、十二月十二日、但馬守護山名政豐部下齋藤壽明、垣屋某叛政豐、十八日、美濃守護土岐成賴至近江牙營、二十四日、雷、大內義興至京師、尋至近江牙營、二十八日、先是肥前田平城主峰弘與其養嗣昌不諧、寄留平戶、將以其邑土讓昌弟正、無幾弘卒、正軍攻田平取之、昌乃投有馬貴純圖回復、至是貴純與大村純伊等出兵攻田平、正避鋭于中野箕坪城、貴純等又來犯、正竟脫城遁筑前、乞援大內政弘、二十九日、命賀茂神宮禳帝明年厄、將軍

義材避方忌于京師、晦、勅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倶重造鴨社神像、十市遠相卒、是月、權大納言久我豐通罷左近衛大將、是歲、伊勢長氏率兵攻堀越、足利茶茶丸戰敗自殺、長氏取伊豆、初長氏之在興國寺城也、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民相率來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爲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長氏及聞政知遇弑、佯稱有疾、浴伊豆溫泉、以詗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郞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効力、於是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瀨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踏其稼、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臥于家、長氏

與以醫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其豪傑佐藤四郞兵衛先衆屬長氏、長氏授以大見鄕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關戶吉信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移兵攻殺之、長氏恩威大行于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因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長氏嘗使人讀三略、而聽之、至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歎曰、此一言而足、乃掩卷而罷、其敏捷如此、伊豆之西南有島曰八丈島、其俗貴女賤男、女主家事、男出爲贅婿、伊豆人朝比奈知明始至此島、招撫其民、還而告長氏、長氏大喜、以下田鄕與知明、自是島人屬北條氏、每歲貢絹云、大友政親與少貳高經謀、麾諸豪族、逐探題略筑後、千葉胤盛討同族胤將、報父讎、乞援于大內政弘、交戰于小城、明年講和、武藏人岡谷香丹築城于上舖免、居焉、稱加賀守、爲深谷城藩屏、美濃尾張甲斐荒歉、多餓莩、京師多盜、

明應元年壬子、春正月二日、復殿上淵醉、六日、復叙位、七日、復白馬節會、十三日、內侍所神樂、十六日、行踏歌節會、復舞樂、勅七大寺祈禳重厄、十九日、空中有聲如雷、命諸社寺禳之、是月、神宮禰宜荒木田守朝等奏社殿朽損之狀、二月朔、將軍義材參朝、二日、太田資清卒、資清嗜和歌、所詠有新菟久波集、亦能連歌、招心敬宗祇于河越、賦河越千句、號居所曰自得軒、十二日、夜紫宸殿有聲、卜之、十三日、幕府將討畠山基家及其黨在奈良者、是日、下書興福寺戒之、十五日、將軍義材避方忌于京師一條第、二十六日、賜宴于公卿、張猿樂、是月、京師多盜、三月三日、將軍義材修祭于陣中、禳天變、命少納言東坊城和長作祝文、猪苗代盛賴臣金曲伊賀叛、是日伏誅、八日、帝覽當麻寺所藏稱讚淨土經、十四日、細川政元赴丹波、十七日、奏樂、二十日、修護摩供於清涼殿、禳天變、二十一日、以河內光通寺爲勅願所、二十七日、赤松政則聞

近江警報、赴比叡辻、尋陣杉江、二十八日、備中守護細川勝久與莊伊豆守戰、伊豆敗走、尋講和、二十九日、先是六角高賴黨襲若槻民部丞陣、是日、將軍義材遣安富元家、織田敏定、浦上則宗等擊之、愛知川、斬數百人、晦、設宴觀猿樂、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參朝、獻酒饌、是月、播磨圓敎寺火、夏四月二日、修法華懺法于般舟三味院、七日、三日、細川政元詣奈良長谷寺、九日、修圓頓戒于小御所、十一日、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以近衞政家子爲猶子、受戒于常德院、名承尊、尋以承尊爲金龍寺住持、十二日、葦名盛高臣富田淡路守作亂、是日、盛高誅淡路父子三人、二十日、將軍義材臨畠山尙順陣、五月四日、以二星合、命興福寺祈禳、七日、六角高賴據甲賀谷未降、將軍義材使斯波義寬代統其軍討之、是日、義寬發大津陣守山、北畠政鄉、山名豐時等亦踵進、六日、少貳政資兵與陶弘仲戰于筑前箱崎、放火市街、因御蔭祭還幸延及明朝、

削鴨社司秀賴、秀興、祐名、祐松爵、八日、建仁寺栖芳軒火、九日、以疾疫流行、禮拜嵯峨後光嚴後花園三帝宸筆般若心經於宮中、又祈禳春日賀茂兩社及七大寺、二十一日勅五畿七道諸寺、讀般若心經禳疫癘、二十三日、有盜殺准三宮聖護院道興坊官二人于大津客舍、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遷伊勢風宮于假殿、二十九日、大雨洪水、六月十三日、連歌會、十六日、陸奧地大震、十九日、命賀茂二社及七大寺、豫禳變異、二十五日、有盜數入豐受太神宮、尋捕斬之、二十七日、將軍義材以其弟喝食周台爲三寶院主、義材親書金字阿彌經薦其外祖母從三位苗子冥福、是夏、疾疫流行、人多死、秋七月四日、將軍義材至自近江、明日歸營、七日、復乞巧奠、十九日、改元、幕府遣使于明、將賀明主祐樘嗣立、是日、將軍義材見使僧等恩等于近江牙營、付其信書、二十日、太白辰星相犯、命諸社寺祈禳之、從三位庭田朝子爲准三宮、即日薨、勝仁

親王以喪、徙下河原殿、八月十日、幕府命武藏一宮大宮司祈海內治平、十七日、伊勢風雨、神宮壁板破、鳥居倒、二十八日、幕府命園城寺祈國家安全、是月、幕府遣僧元菊于朝鮮、需妙勝寺修造資、九月四日、武田元信被官某與粟屋越中守部下爭地、有隙、是日、鬭近江草津、互有死傷、十日、參鈷寺善空寂、賜謚號曰圓慈和尙、十五日、赤松政則進抵芝原、諸將亦向市原山上甲須畑、六角高賴黨望風走甲賀、政則等班軍于立入、二十六日、陸奧塔寺八幡社鳥居血出、踰年不已、是月、幕府借社寺及公卿采地在近江者田租、充兵糧、冬十月十六日、將軍義材進抵守山、翌日、陣金剛寺、二十二日、細川政元被官安富元家辭近江代官、是日至京師、十一月五日、春日祭、上卿權大納言甘路寺親長赴之、社司未設祭備、上卿不能行儀還、尋使社人追行之、十五日、六角高賴兵自甲賀走伊勢、國司北畠政鄉兵遏之坂下、捕斬百餘人、十八日、祇

園社成、遷神于正殿、二十日、奈良有光怪、二十二日、後鳥羽帝法樂百首、講續歌于黑戶、是秋、諸下守衛怠備、盜賊白晝橫行街巷、狙處掠奪、莫所畏憚、遣權中納言中山宣親于近江、詔將軍義材回師、警衛京師、義材耻長征無功、而不肯還、帝累促之還、十二月朔、攝津瀧安寺火、三日、細川政元赴攝津、七日、幕府修法會于慈照院、資義政冥福、十二日、群盜入幕府、番衆拒鬪斬賊魁、十四日、近江粗平、將軍義材以六角政高猶子虎千代爲守護、斥京極政經、使弟高淸承其家、是日、義材凱旋、入伊勢貞陸第、十八日、斯波義寬、畠山尙順以下諸將、詣幕府賀凱旋、二十一日、公卿門跡以下、就伊勢貞陸第、賀將軍凱旋、是日、貞陸設宴張猿樂、二十三日、義材臨貞陸別館、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二十九日、復追儺、是歲、松浦弘定避亂在筑前箱崎、乞援大內政弘、遂復舊封平戶、岡崎城主松平光重致仕、子親貞嗣、陸奥

行方邑主相馬高胤卒、子盛胤嗣、

二年癸丑、春正月四日、伊賀次郞左衛門作亂丹後、守護一色義直往討之、先是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朝族鈴岡城主政秀、襲長朝于林第、逐之、奪其地、國人不服、因講和、稱長朝曰養子、還侵地、至是松尾城主小笠原定基誘殺政秀于松尾、其子長貞于名字熊、奪伊賀良莊、長朝將復其讎、應與定基戰、六日、關白冬良爲太政大臣、七日、將軍義材詣大智院、十日、公卿賀正幕府、義材避方忌于細川勝元第、十二日、准三宮二條持通薨、十四日、幕府猿樂、十六日、踏歌節會、將軍義材參朝、倍觀其儀、亂後舞樂具散佚、借與福寺爲之、十七日、幕府以松田數秀爲上人奉行、二十日、幕府講犬追物張猿樂、二十二日、將軍義材徙細川成之一條第、二十八日、成之獻猿樂于幕府、二月朔、將軍義材參朝、二日、猿樂、四日、將軍義材納畠山政長議、欲討畠山基家于河內、細川政元與政長

有隙、陰與基家及越智家榮、古市澄胤通謀、窺其動靜、是日、政元使族人政國張猿樂于幕府、饗義材、六日、義材謁賀茂社、七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材詣大智院、慈照院、妙音院、幕府命東寺祈賊徒討平、十日、義材參朝、十一日、細川政元入京謁幕府、十三日、幕府召遣明使等恩、副使等緣、以慈德軒壽蓂爲使、尋使船發堺浦、十五日、將軍義材欲討畠山基家、奏請尊氏所納佩刀、勅授之、義材獻刀二口謝恩、是日、率諸軍發京師、次八幡善法寺、畠山政長、尙順、斯波義寬、赤松政則等諸將、權大納言葉室光忠、右兵衛督高倉永康從之、成身院順盛起兵大和、應政長、河內大和諸城望風潰、十六日、星入月、十七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畠山政長謁將軍義材于善法寺牙營、獻錢一千貫、又賂遺諸將、五辻大宮及山崎火、二十四日、將軍義材進軍河內、陣正覺寺、攻畠山基家于譽田城、基家知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相忌也、陰使說細川氏家

老三好之長之子之慶、勸政元援基家、京極、山名、一色等諸將皆黨政元、二十五日、連歌會、三月九日、奏樂、地震、十日、熒惑犯太微、和漢聯句會、島津友久卒、子運久嗣、十五日、幕府士與攝津天王寺民爭鬪、十七日、幕府禱賊徒討平于祇園社、二十日、細川政元時將軍義材出征、欲立香嚴院喝食淸晃、遣密使于大和、告越智家榮、古市澄胤、二十一日、畠山政長進陣葛井寺、將軍義材亦將移營、以諸將有異議不果、二十二日、命七大寺及東寺禳星變、二十三日、京軍攻雲宮壘取之、和泉人毛穴某降、二十五日、復縣召除目、美濃守護代齋藤利國獻除目費用、二十六日、京軍與畠山基家軍戰高屋城西、迭有死傷、二十八日、關白冬良罷、右大臣近衛尙通爲關白、夏四月朔、幕府命東寺祈國家安全、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天台座主准三宮尊應罷、十七日、和漢聯句會、隱士肖柏侍之、二十日、細川政元嫁其姉于赤松政則、二十二日、政元

前將軍義材、迎香嚴院喝食淸晃于遊初軒、立爲主、初政元議將軍繼嗣、前關白政基與故足利政知有姻、因說政元曰、淸晃在天龍寺、未剃髮、當立、政元然之、乃會諸將言曰、東山公嘗約養堀越氏之子、今將軍黨政長、自亂國家、不可以統師、諸將莫敢異議、乃立淸晃、從軍諸將聞之多逃歸、政元近臣奉行等、逃歸京師者數十人、二十三日、政元遣兵焚毀畠山尙順、從一位葉室敎忠第、及三寶院、通玄寺、慈受院、妙法院、京師騷然、帝厭世亂、欲避位、諭旨內臣、權大納言甘露寺親長、三條西實隆、前權大納言勸修寺敎秀等奏曰、頻年幕府政令不整、黜陟無度、姑任彼所望、請應機以正賞罰、亦不以爲緩、請枉宥叡慮、以安臣等之意、是夜政元使人請立淸晃、以襲幕府職、二十四日、阿彌陀院僧某進講阿彌陀經、是日至二十八日、二十六日、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罷、二十八日、足利淸晃徙細川政元第、改名義遐、是日、敍從五位下、公卿將士贈

太刀賀之、晦、前右大臣花山院政長爲左大臣、梶井堯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是月、里見成義率三千騎入下總、擊殺其守護木內友安、焚城、初友安父某與上杉憲實、從攻結城、以功爲下總守護、至是而亡、成義望城中煙起、指之曰、結城之役、既五十年矣、渠藉上杉氏力、爲二世守護、今如何、我知祖君之目瞑于地下矣、乃還軍、徙稻村、於是并安房上總、兵威益盛、閏月七日、細川政元遣其部將上原元秀、安富元家于河內、擊畠山政長、諸將應之、連下二十山譽宮諸壘、圍葛井寺、政長退保正覺寺、十日、命東寺禱國家安全、和漢聯句會、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如足利義遐第、大內義興陣和泉堺北荘、逗撓不進、遂歸周防、十一日、赤松政則部下相鬪有死傷、十七日、和漢聯句會、二十日、近江比叡辻火、赤松政則陣堺南荘、細川政元疑通畠山政長將擊之、政則乃出兵向正覺寺、命部將浦上則宗之京師、陳謝無異圖、政元意解、遣族玄蕃

頭、約與播磨美作備前舊封及加賀、二十二日、政則擊畠山基家紀伊河內及根來僧兵于和泉向材、大敗之、斯波義寬軍北荘、京極材宗軍南荘、以備紀伊水軍、二十五日、諸軍齊攻正覺寺、畠山政長曰、吾可以死也、使其子尙順遁紀伊、與其臣丹下備後守等訣飮、縱火自殺、遊佐長直已下九人殉之、幕府命延曆寺、東寺等、祈國家安全、二十八日、先是越前守護朝倉貞景分部下兵爲六隊、每隊二千人、於是使其將松若藤次、久原平兵衞率一隊入京、二十九日、細川政元命上原元秀殺權大納言葉室光忠、逐其叔父沙法院僧正某、五月二日、政元聞將軍義材匿在筒井、畠山尙順在高屋、遣兵攻之、捕義材、是日、上原元秀護義材還京師、政元幽之於龍安寺、尋移之元秀第、近臣桃井治部少輔等三十餘人薙髮、六日、義材授傳家鎧刀于足利義遐、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赤松政則還京師、是夜、政則部下浦上則宗與細川政元部下

上野玄蕃頭爭營、放火妙滿寺、十五日、大田原信淸卒、二十一日、畠山基家其黨越智家榮、古市澄胤入京、是日、基家家榮謁幕府、基家任彈正少弼、家榮任伊賀守、二十四日、古市澄胤謁幕府、二十六日、還大原、二十七日、楊弓、斯波義寬、赤松政則、京極材宗謁幕府獻物、則宗獻物、謝賜加賀之恩、是日、細川政元饗政則于其第、六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足利義遐改名義高、二十日、細川政國獻猿樂于幕府、二十六日、會津地震、大雨洪水、二十九日、是夜大風雨、將軍義材出奔、侍臣皆從、獨同朋木阿彌留、細川政元執之、既義材依畠山政長部將神保越前守于越中、傳檄于諸國徵兵、能登守護畠山義統、加賀守護富樫某等來會、大內政弘亦應之、秋七月十三日、山名俊豐與其弟致豐戰于但馬、二十八日、畠山基家赴河內、二十九日、命興福寺及東寺禳變異、是月、畠山尙順略紀伊、和泉守護細川元有等部下七人走紀伊、降尙順、

尚順使根來寺僧兵出陣堺、八月二日、楊弓、三日、細川政元使秋篠某歸秋篠、古市澄胤拒不納、十六日、畠山基家部將遊佐河內守入京謁幕府、二十二日、下京土寇蜂起、放火民屋、伊勢國司北畠政鄉率兵擊豐受宮祠人山田上野黨、遂攻磯城、殺千餘人、祠人皆遁、乃入山田、縱火歸、九月二日、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薨、足利義高于其第、張猿樂、十日、和漢聯句會、住吉社權神主津守國則與畠山尚順部下遊佐某有姻、上原元秀擊之、放火祠宇、國則出奔、十一日、細川政元部下在山城相樂綴喜二郡者、不服守護伊勢貞陸、貞陸與政元家臣上原賢家謀、與其地于古市澄胤、平之、是日、澄胤發兵入山城、擊稻八妻文、進藤某等、殺數十人、十四日、命七大寺及東寺禳變異、二十三日、京極高清得美濃守護代齋藤利國援兵入近江、京極政經退保八尾城、二十六日、帝受笙秘曲于豐原繁秋、是月、上杉定正攻手綱城拔之、冬十月四日、畠

山基家出兵紀伊、與根比高野僧兵戰、細川政元部下上原元秀與長鹽彌六鬪、殺之、彌六族人訴之政元、伊勢貞宗以幕府命和解之、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三河舉母城主中條、寺部城主鈴木、上野城主阿部、八草城主那須、伊保城主三宅、合兵將攻岩津城、城主松平親忠率兵三千要之伊田、大戰敗之、西參河諸城多送欵、十七日、細川政元獻猿樂于幕府、二十三日、奈良地震、二十七日、越智家榮課段錢于大和、二十九日、隈府城主菊池重朝卒、子能運嗣、家臣隈部朝夏乘喪作亂、球麻城主相良爲續出兵援之、京師訛言、嵯峨土寇襲皇宮、晦、地震、是月、八幡山鳴動、幕府命故山內政綱子小三郎嗣其宗六角氏、十一月二日、地震、三日又震、五日、將軍塚及水無瀨宮鳴動、都鄙相傳云、頃間東大寺火柱起、南圓堂瓔珞震墮、春日山鳴動、猿澤池水濁如泥、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地震、明日又震、命伊勢兩宮神官禱之、松尾社

及多田社鳴動、豐後筑後守護大友親繁卒、子政親嗣、十五日、近江土寇起、唱德政作亂、據日吉社、延曆寺僧徒擊平之、二宮三宮等罹災、志賀郡土寇亦起、山徒縱火于志賀八幡、擊平之、十八日、丹波守護代上原元秀卒、二十日、遣權中納言滋野井教國于水無瀨宮、納御製和歌及刀馬、二十六日、實相院准三宮增運寂、十二月四日、地震、五日、命七大寺及東寺禳三星合、九日、奈良多怪、越智家榮請內大臣二條尚基奏神樂于春日社、七日、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四日、奈良地震、二十六日、內大臣二條尚基罷左近衞大將、是月、太神宮神主奏神殿廢頹、請造假殿、是歲、京師多盜、肥前守護少貳政資率兵赴松浦、遂與有馬城主有馬貴純會于平戶島、聖護院准三宮道興歷遊備前讚岐伊勢、長氏既主伊豆、居韮山城、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

胥而困蹙、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爲汝君、汝爲吾民、生相爲君民、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爲之用、長氏外家橫井氏北條氏疏屬也、於是韮山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爲長子氏綱、娶其孫女、以爲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川三鱗徽號、削髮號早雲、長氏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一日會其老臣謂曰、在昔源平二氏迭秉兵權、而建武已來、平氏不振、今源氏方衰、平氏將興、是我圖進取之秋也、乃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嚙其根仆之、化爲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爲鼠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長氏心竊喜焉、聞上杉定正顯定更相怨隙、兵結不解也、曰、可以成吾事、乃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大森氏賴謂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親

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書而重爲之備、定正略不加意、

三年甲寅、春正月朔、雨、罷小朝拜、七日、會津地震、九日、細川政元部下與赤松政則部下鬪爭、互有死傷、十四日、前松梅院住持禪椿殺現住僧禪豫于北野正殿、十六日、大和大雪、十七日、和泉堺火、十九日、猿樂、二十四日、烏山城主那須資實卒、子資房嗣、二月二日、猿樂、五日、興福寺衆徒相議逐奈良博徒、九日、和漢聯句會、十日、越前守護朝倉貞景抑留河合莊御料貢租不納、因命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督促之、細川政元臨其老上原賢家第、觀猿樂、又畠山基家老臣遊佐某、饗政元于賢家第、張猿樂、尋賢家又饗、十二日、太白犯昴、十六日、先是命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書寫梵網經、是日、實隆上之、二十一日、連歌會、二十二日、修法樂、資後鳥羽帝冥福、有流星、命東寺禳之、二十八日、修法華八講于宮中、五

日、資嘉樂門院冥福、令天下禁殺生、三月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是月、薩摩守護島津忠昌、擊日向高山城主肝付兼久、禰寢茂清援之、伊東祐良與新納忠武等相謀、將舉兵俱與抗忠昌、夏四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伊達尙宗與其子植宗不相協、戰不克、奔猪苗代、尋葦名盛高輯睦之、十八日、美濃篠脇城主東常緣卒、子元胤嗣、伊作善久爲其家僕所殺、五月七日、地大震、南部殊甚、連日不止、八日、又震、二十日、蝦夷天河城主蠣崎信廣卒、子光廣嗣、二十一日、幕府猿樂、二十九日、楊弓、六月朔、震一條烏丸、三日、有盜傷權中納言中御門宣胤于其第、十日、復御體御卜、和漢聯句會、十五日、八幡護國寺火、大旱、十九日、旗雲見、自巽𦟌乾、二十二日、內大臣中院通秀薨、是月、大和地屢震、秋七月六日、四條火、延燒六十六町、七日、和歌會、八日、大和地震、十日、炎旱、祈雨、十四日、山形城主最上滿氏卒、子義淳嗣、十七日、將軍義材在越中、將

入京、因令紀伊諸寺效力軍事、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八日、盜傷內藏頭山科定言于其第、尋定言卒、二十九日、命前關白太政大臣政家、書寫平家物語、是日上之、八月朔、日有食之、三日、陸奧藤田城主石川光衡卒、四日、廬山寺火、時屢有放火者、尋捕之、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五日、幕府令公卿及門跡、禁通交將軍義材、二十三日、追尊後鳥羽帝、稱水無瀨神、遣權中納言滋野井敎國奉告帝廟、二十六日、小田原城主大森氏賴卒、子藤賴嗣、氏賴屬鎌倉管領、因父祖之功、足利持氏授諱字、令元服、築小田原城、領相模川以西、當是時、山東擾亂、群俠割據、氏賴屢起兵討不義、以援管領氏、迨成氏政氏、猶不變志、上杉顯定及定正、爭威攻擊、氏賴作書諫之、世所謂大森敎訓狀是也、後號寄栖菴、北條長氏聞氏賴死、拍手喜曰、我謀成在邇也、陸奧大旱、九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第四皇子薨、二十日、將軍義材與書大傳法院及粉川

寺衆徒、賞其戰功、二十三日、二星合、京師士民號德政、將爲暴掠、幕府命捕首唱者、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爲嗣、後生一子、欲遂廢之、群臣或諫、弗聽、竊謀殺義同、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藤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義同據新井城、略取傍近、北條長氏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

靑山延于曰、三浦時高受足利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搆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二十九日、日向福島城主島津忠朝與志布志城主新納忠武戰、冬十月四日、細川玄蕃頭將斬其臣某、得傷竟死、五日、上杉定正與北條長氏偕出兵高見原、擊上杉顯定、夾荒川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墮馬死、軍潰、朝良走歸保河越、長氏亦歸韮山、時大森氏賴

已死、子藤頼嗣猶幼、長氏欲取小田原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
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從一位葉室教忠薨於美濃、十七日、越
後守護上杉房定卒、子房能嗣、十八日、越前守護朝倉貞景與甲
斐八郎餘黨戰于越前、十九日、山內政綱子小三郎、與六角氏戰
于近江、延曆寺僧徒援之、不克、二十八日、斯波義寬赴其國、是月、
幕府以細川成之爲山城守護、大和地屢震、十一月五日、猿樂、十
二日、水戶城主江戶道長卒、子通雅嗣、十三日、春日山鳴動、十七
日、大和地震、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四日、足利義高任左馬
頭、叙正五位下、二十八日、細川成之赴其鄕、十二月三日、有馬城
主有馬貴純卒、子尙鑑嗣、七日、大和地震、十日、和漢聯句會、美濃
守護土岐成頼宰齋藤利國開龕其所建大寶寺、其部下石丸利
光圖殺利國事露、十二日、大和地震、二十日、左馬頭足利義高將
以是日行元服禮、仍以細川政元爲管領、任武藏守、政元加冠、儀

已備、不果行而止、二十七日、義高冠、乃以義高爲征夷大將軍、年
甫十六、政務無巨細、皆決政元、時將軍義材未免職、前關白政家
奏曰、古者無二征夷、陛下雖于先聖未行之舉、無乃不可乎、有司
贊唱之、帝曰、武臣弄事也尙矣、若褫其職、必生事、安以小瑕易大
變焉乎、是歲、小田政治部將北條治條叛、政治使宍戶政家等伐
之、會政家卒、園部宮內大輔亦叛、政治發兵伐之、大戰于府中、大
掾慶幹發兵援宮內大輔、敗政治軍、
四年乙卯、春正月朔、地震、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六日、地震、十日、權
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尙經轉左近衛大將、十一日、內侍所
臨時神樂、十三日、地震、十四日、美濃守護土岐成頼使石丸利光
與齋藤利國和、尋利國築壘于加納、十七日、猿樂、二十一日、和漢
聯句會、二十四日、將軍義高招飛鳥井雅俊爲歌鞠師、二十八日、
播磨守護赤松政則獻物、是月、將軍義高繫歌于梅枝、贈蔭凉軒

僧錄、諸僧賦詩酬之、少貳某謁幕府、將軍義高賜名一字、改高經、
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猿樂、五日、將軍義高獻梅、是夜月傍有光
如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幕府以朽木彌五郎爲禁裏警固、十一日、
賜梅枝於將軍義高、十二日、納馬于松尾社、十三日、納阿彌陀及
勢至像于宮中、十四日、更栽南庭櫻樹、十六日、北條長氏襲大森
藤頼於小田原、破走之、初長氏以與大森氏接境、遣使修好、至是
長氏遣使請藤頼曰、予以數獵豆山、境內之獸、悉逃箱根、願公以
箱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頼許之、長氏乃使士卒百餘人獵裝
持竹槍、登箱根、其夜長氏潛率兵隨之、先縱牛數十頭、皷螺從之、
憑高馳下、直入城中、藤頼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長氏遂取小
田原、自是長氏兵威益强、遂有兼併之志、使子氏綱居小田原、二
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七日、納泉涌寺佛舍利于宮中、
是月、讃岐一揆起、牟禮兄弟爲其所殺、時將軍邸無近習祗候者、

宿直數人夜明乃去、三月四日、前關白政家、關白尙通觀花于鞍
馬、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細川政元赴攝津、十六日、畠山義豐
出軍紀伊、十九日、幕府分義政義熈遺骨、納之高野山、二十八日、
土岐頼定與族支宣爭地、幕府令和之、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
夏四月三日、細川政元還京師、十日、連歌會、十四日、赤松氏部臣
上其詠草一卷、十五日、島津忠昌使其族忠朝攻平田兼宗于串
良城、陷之、因以其地與忠朝、五月二日、揚弓、七日、新造水無瀨神
殿、十七日、連歌會、十八日、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上連歌草子、二
十五日、帝誕辰、親讀經、二十九日、地震、晦、不豫、不幾瘉、六月五日、
武者小路火、延及尊體寺、十三日、將軍義高獻鶴、十四日、齋藤利
國與石丸利光戰于正法寺、二十九日、加治木久平叛島津氏、取
帖佐城、是月、京都相傳、將軍義材以西國兵入京師、有公卿密通
謀者、秋七月朔、島津忠昌攻帖佐、加治木久平逃、四日、一條武者

小路火、公卿諸司第宅多焚、五日、石丸利光戰敗、與土岐元賴走、近江、淸洲城主織田敏定率兵援利光、不及、尋卒于軍、越前守護朝倉貞景來援利國、數日而歸、島津忠昌殺其家宰村田經安、十三日、甲斐大風害稼、十五日、大水、十七日、先是上原元秀焚住吉社、神主津守國則出奔、闕其職、是日、復以國則補神主、十八日、細川政元從士與上原賢家從士相鬪、共死、賢家爲政元所譴、走丹波、二十五日、政元猶子聰明丸謁將軍義高、二十八日、政元赴丹波、是月、政元籍沒攝津丹波寺社領、詔義高如故、八月三日、太白與歲星相犯、八日、伊勢風雨洪水、五十鈴御裳濯二橋壞墜、民家流亡者五十餘戶、十一日、納廣隆寺所藏僧空海作觀世音像于宮中、尋返之、十五日、鎌倉地震、由比濱海水溢、破大佛殿、溺死二百餘人、二十日、大雨迅雷、二十三日、細川政國卒、二十四日、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細川政元自丹波還京師、是月、北條長氏率兵

入甲斐軍鎌山、尋講和引還、九月五日、美濃守護土岐成賴讓家於子政房、出居安國寺、六日、將軍義高獻初雁、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將軍義高遊鹿苑寺、十八日、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大內政弘卒、子義興嗣、二十六日、太政大臣冬良上僧宗祇所撰新著菟玖波集、詔准敕撰、是月、淸洲城主織田近江守與其族與三郞戰于尾張、敗死、冬十月四日、京畿土民蜂起、尋平、二十八日、細川政元至兵庫、晦、遊佐彌六放火于眞木島民家、十一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九日、葦名氏部下松本備前、伊藤民部叛、奔宇都宮、爲追兵所獲、出雲國造千家高俊讓家于其子豐俊、二十一日、細川政元自攝津還京師、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和歌會、長谷寺火、二十三日、將軍義高臨伊勢貞宗第、二十五日、前左大臣西園寺實遠薨、島津忠昌與伊東尹祐講和、割三俣地與之、十二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京師火、二十七日、讀經于般舟三昧院、賚

後花園帝冥福、是月、僧宗祇納百首歌于長門住吉神社、是歲、京極高淸與兄政經鬪、宮部、敗逝多良、尋得朝倉貞景兵、復克之、

五年丙辰、春正月朔、雨、罷小朝拜、四日、公卿賀正幕府、六日、天野社火、延及村落、七日、前關白政基忿少納言唐橋在數私其田租、與其子權大納言政尙殺在數於其第、菅原氏族權中納言高辻長直、少納言東坊城和長章長、五條爲學連署上疏、訴其寃、帝震怒、遣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神祇伯白川忠富于尙經第推糺、停政基父子朝參、十三日、島見矢田二莊民爭生駒山木伐採相鬪、十四日、伊勢山田黨攻田丸城、是日、宇治黨防戰走之、十八日、幕府納神馬於石淸水宮、是月、少貳政資據筑前高祖城、掠取長島飯守以下諸城、徵大內義興兵、義興請討政資于幕府、幕府許之、二月三日、內侍所神樂、帝臨焉、五日、伊東某演習犬追物、九日、猿樂、二十一日、水無瀨宮法樂和歌會、二十七日、幕府猿樂、二十

八日、大隅加治木城主加治木久平降島津忠昌、是日、忠昌賞木多重親加治木戰功、與塚之門地、閏月四日、和漢聯句會、五日、星入月、十日、地震、和漢聯句會、十三日、連歌會、十七日、細川政元之攝津、十八日、小田城主小田治光爲其弟北條顯家所殺、季弟政治殺顯家、嗣其家、二十一日、蹴鞠會、二十四日、蹴鞠會、足利義政夫人日野氏陪焉、二十七日、京南火、二十九日、赤松政則敘從三位、三月十三日、有人放火大和今宮前殿、十六日、僧敎運進講佛經數日、二十二日、和漢聯句會、夏四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詔極樂寺僧光感祈天祚長久、佛法昌盛、二十二日、設法樂歌筵于細川政春第、前左大臣德大寺實淳、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以下會焉、新田長純卒、子明純嗣、二十五日、播磨備前美作守護赤松政則薨、族人政資子義村嗣、義村幼、其老臣浦上則宗專決國事、則宗死、子村宗代秉國政、跋扈滋甚、是月、將軍義材在越中、聞

遣明船歸、贈書大内大友島津三氏、約分與各一隻、五月三日、旱魃、祈雨、六日、宮中有怪、卜之、二十日、足利義政夫人從一位日野富子薨、二十七日、豐後守護大友義右以與將軍義材爲其父政親所毒殺、大内義興逼政親自盡、政親弟親治自襲其家、晦、先是織田氏有内訌、美濃守護代齋藤利國出兵和解之、時石丸利光在近江、乘虛與子利高舉兵、闖入美濃、擁土岐成頼元頼等據城、守護土岐政房與利國謀討之、近江守護六角高頼與利光越前守護朝倉貞景等援政房利國、數戰美濃近江、是日、利光等軍潰死之、尋成頼退加納城、元頼自盡城中、六月四日、和漢聯句會、京師火、五日、前大納言勸修寺教秀爲准大臣、七日、雨水暴漲、十四日、宮中設連歌會、資從一位日野富子冥福、十六日、賀茂民與若狹安藝守護武田元信部下爭、事殺之出雲路、元信怒放火其地、二十二日、不豫、二十四日、洪水、日蓮宗妙覺妙蓮二寺僧徒論宗

派鬪爭、幕府命和解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詔攝家淸華遊徵禁門宿衛、十一日、准大臣勸修寺教秀薨、十八日、長澤城主松平近宗卒、二十三日、和漢聯句會、八月四日、和漢聯句會、八日、東福寺僧了庵進講圓覺經旬餘、竟宴賜物、十七日、大風雨洪水、二十三日、細川政元兵攻山城守護代游佐彌六、敗之、九月九日、詩會、十日、遠江松原城主川井成信爲其部下落合久吉所攻、城陷自盡、十四日、廣田社牝雞晨、卜之、命諸社寺禳之、十九日、詔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使僧宗祇論連歌事、尋上之、冬十月朔、廣田社鳴動、五日、畠山尙順與畠山基家黨戰于和泉、不克、十三日、大織冠像破裂、十一月十日、内侍所法樂和歌會、十五日、左大臣花山院政長罷、十七日、熒惑犯氐星、二十六日、出羽檜山城主伊駒尋季攻其支族下國季恒殺之、十二月朔、山城宇治土民蜂起、尋平、三日、關白右大臣尙道爲左大臣、前内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右大臣、七

日、美濃守護代齋藤利國與子利親起兵、攻近江守護六角高頼、報援石丸利光之役、血戰累月、是日、美濃軍潰敗、利國父子戰死、利親子勝千代嗣、猶幼、乃以其宰長井利安攝家務、九日、内侍所神樂、二十三日、皇孫知仁生、二十六日、造水無瀨宮、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是歲、安祥城主松平親忠退隱岡崎城、子長忠嗣、肥後守護菊池能運部下鹿子木寂心移住隈本城、京師多盜、

六年丁巳、春正月十日、熒惑歲星相犯、公卿賀正幕府、十六日、前太政大臣政家爲准三宮、幕府猿樂、二十一日、大雪、二十四日、和歌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高納馬於春日社、二月二日、有盜入禁中、五日、猿樂、十三日、下野日光山僧坊火、三月二日、幕府猿樂、七日、摺寫藥師像八萬四千體、九日、關白尙通遣告文使于多武峯、禱神像平癒、十四日、勅賜大德寺前住宗頁

於佛宗大弘禪師號、十六日、祈禳三星合于伊勢兩宮、每月七日、又祈春日稻荷二社、二十日、大織冠像又破裂、二十一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藤兼右近衞大將、實遠之子也、晦、猿樂、是春、大内義興率兵入筑前、擊少貳政資、破之、政資及子高經奔岩門勝尾二城保之、既義興軍太宰府、遣兵攻之、政資奔據晴氣城勢福寺城、夏四月三日、前美濃守護土岐成頼卒、五日、行千度祓于内侍所、是日迄十二日、二十一日、勝仁親王親蹴鞠、關白尙通詣春日社、島津忠昌建寺鹿兒島、號大興寺、修故大僧正義昭冥福、二十三日、帝以長谷寺佛像餘材作念珠、二十六日、關白尙通罷左大臣、二十七日、右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左大臣、幕府納馬於北野愛宕野宮三社、二十八日、細川政元部下香西某與堺人鬪于其地、是月、大内義興進兵攻少貳政資于晴氣城、其子高經于勢福寺城、攻圍累日、城兵潰、政資遁多久、高經入市川山、共自殺、義興撤兵

還、五月七日、今宮祭、及神輿出、兇徒遮掠之、舁人棄輿逦走、九日、今宮神輿歸座、十日、內大臣二條尚基爲右大臣、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常陸江戶崎城主原景成卒、養子治賴嗣、十九日、連歌會、二十四日、勅賜美濃瑞龍寺住持宗頓於大興心宗禪師號、二十八日、僧盛雲進講倶舍論于小御所、是月、幕府賜山城勝龍寺三千貫地于細川元有、尋授備後舊封安堵狀、元有城勝龍寺徙焉、六月二日、楊弓、幕府猿樂、七日、關白尙通罷、十一日、皇女安禪寺想仙女王寂、十三日、多武峯僧寶藏院某、與其衆徒相鬪、越智家榮、遊佐彌六援某、與衆徒戰、是日、二條尚基諭衆徒和之、十八日、右大臣二條尚基爲關白、權大納言久我豐通爲內大臣、二十日、先是伊勢國司北畠材親與其弟右馬助有隙、右馬助出依木造政宗、是日、材親出兵襲木造城、會長野氏兵來援、與戰不克、材親父政鄉抵木造、携右馬助歸、既材親殺右馬助及其黨、事聞、乃命材

親與政宗和、二十六日、和漢聯句會、是月、旱、秋七月朔、連歌會、十一日、僧玄空募緣作長谷寺佛像、因賜上人號、且命効力堂宇再造、十二日、太政大臣冬良罷、二十一日、春日若宮社地群蟻爭鬪、二十四日、河內守護代遊佐某、與譽田某生隙、起兵、古市澄胤、毛穴某援遊佐氏、攻譽田營、譽田氏火營走和泉堺、八月六日、尾張吹上城主丹羽氏從卒、子氏員嗣、十四日、細川政元謁幕府、十八日、幕府猿樂、九月六日、相模大風雨、二十三日、畠山尙順兵襲毛穴某于和泉、某敗走河內、二十七日、京師土民蜂起、晦、足利成氏卒于古河、年六十四、子政氏嗣、政氏與上杉朝良數攻上杉顯定、已而和之、當是時、海內武人迭相爭奪、不復知有天子將軍、是月、將軍義材自越中將入京師、不果、冬十月五日、下御製和歌五十首于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加評點、毛利弘元援山名俊豐陣備後、是月、俊豐與邑謝其勞、又欲略但馬、乞援弘元、七日、畠山尙順

率兵入河內、攻畠山義豐于高屋城、義豐敗退山城、時筒井順盛等起兵應尙順、與古市澄胤、越智家榮等戰于大和、大破之、十日、關白右大臣尙基薨、十二日、皇太神宮社殿朽損歲久、禰宜等屢請造營、至是假造神殿遷之、十八日、畿內地大震、二十一日、命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書寫日本紀第三卷、是日實隆上之、先是幕府以香西元長爲山城守護代、是日、遣權大納言勸修寺政顯等於幕府、勿冒占寺社及公卿采地、二十三日、太政大臣冬良復爲關白、二十六日、細川政元赴丹波、二十七日、貝合、二十九日、命延曆寺、園城寺、東大寺、興福寺禱海內治平、朝儀再興、是月、大內義興遣書朝鮮、請工放應者、十一月三日、義興將修理豐前崇聖寺、遣使朝鮮、需銅錢錦布、九日、觀田樂于小御所、幕府納馬於神宮、十三日、勅賜故萬松軒澄安於佛德大滿禪師號、畠山義豐擊畠山尙順兵于三箇、敗之、進將攻高屋城、會與筒井黨古市澄胤等

鬪于大和、乘勝入河內、義豐與之戰、不利遂走、十四日、不豫、不幾瘉、古市澄胤等擊筒井黨于福住、不克、是日、筒井黨攻澄胤于白毫寺、放火諸堂、兩軍多死傷、澄胤遂敗退笠置、二十三日、越智家榮據壺坂寺、與筒井黨戰、是日、畠山尙順自河內軍萬歲、家榮走入吉野、十二月二日、設連歌會于黑戶、隱士肖柏等侍焉、六日、安房守護里見義成攻上總眞谷城、降之、十五日、細川政元部下香西元長毀醍醐坊舍、二十日、內侍所神樂、帝涖焉、二十二日、關白冬良遣告文使于多武峯、祈神像平癒、大和土寇起、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薦後花園帝冥福、是歲、島津忠昌建其祖忠國祠於鹿兒島、稱小城權現、陸奧飢饉、甲斐有年、多武峯火、

七年戊午、春正月朔、停小朝拜節會、大織冠像破裂、將軍塚鳴動、二日、奈良土民蜂起、焚紀寺鄉民屋、筒井氏兵捕其首唱者、尋土民又起、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六日、連歌會、十一日、伊勢神宮法樂、

十五日、不豫、不幾癒、十七日、猿樂、春日山鳴動、十九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帝臨東宮、二十七日、帝受戒于雲龍院善叙、命梶井堯胤親王修羅天供、東福寺上五百羅漢卷軸、帝觀焉、二十九日、景愛寺火、是月、大和地屢震、二月二日、猿樂、四日、千句連歌會、五日、安禪寺某女王薨、十日、連歌會、十二日、東宮連歌會、帝臨焉、十四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楊弓、二十日、連歌會、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二十四日、連歌會、東尙盛、筑紫滿門、與千葉胤盛戰于肥前、胤盛敗、郤筑前、又少貳政資三子資元依大友氏謀事、二十五日、地震、二十七日、佛陀寺僧宗芳進講佛經五日、三月六日、蛙鬪、大和上總、幕府納馬於北野白大夫社、七日、帝觀花設宴、十四日、和漢聯句會、筒井氏兵攻郡山中子郡山、中不能拒逃、十六日、幸勾當內侍局、二十三日、住吉神馬無故僵、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稱下總葛西庄社曰葛西大明神、二十九

日、和漢聯句會、是月、細川政元放鷹山城寺田、是春、幕府張猿樂、細川政賢又獻之、夏四月朔、伊勢貞宗病、將軍義高訪之、二日、連歌會、五日、筒井氏兵攻片岡某、某不克自殺、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日、連歌會、二十三日、雨雹、二十五日、連歌會、五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先是山城山科鄉民守衛禁闕、是日、勅中納言山科言國賞之、獎勵後來、十四日、公卿與細川政春等蹴鞠於中納言飛鳥井雅康第、十五日、京師訛言、鬼瞰小兒、競扮巡詣者、詣清水寺及革堂、數日乃止、十六日、鴨社法樂、十八日、御靈社法樂、關白冬良罷、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葦名盛高斬其臣松本豐前守、又殺松本右馬允及其與黨、二十九日、連歌會、山城守護代香西元長罷、尋復之、伊勢丹後守護一色義秀在丹後普甲山、爲敵所攻自殺、其子義幸嗣、是月、炎旱、祈雨、六月三日、贈故無量壽院僧在空于上人號、四日、連歌會、八日、關白冬良將遣告文使于多

武峰、時多武峯僧徒侵大和諸寺社地、興福寺訴之、請止告文使、仍姑停之、至九月發遣、十一日、地大震、連日不止、十六日、和漢聯句會、十八日、第三皇子某入圓滿院得度、二十二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五日、連歌會、秋七月二日、水無瀨宮山林鳴動、六日、天滿宮法樂連歌會、七日、奏樂、十四日、大風洪水、二十五日、連歌會、地震、晦、和漢聯句會、是月、太宰府神社火、八月二日、畠山義豐子義英擊畠山尙順于河內、尙順逆戰木津傍近地、大敗之、義英退八幡、四日、鴨社鳥居倒、七日、命僧淨阿祈禳運長久、九日、百濟寺火、勅再建之、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將軍義尙獻物、十五日、帝賞月、十八日、復御靈祭、十九日、久世舞、二十五日、連歌會、地大震、伊勢、三河、駿河、伊豆、海溢、沿海民多死、是日、遠江海亦溢、壞荒井崎、與濱名湖通、命諸社禳之、是月、陸奧甲斐大風雨、九月二日、將軍義材圖上京師、發越中、是日、至越前、依守護朝倉貞景、貞景材武有

膽略、地震、三日、又震、六日、和歌會、七日、月犯歲星、八日、連歌會、九日、帝受圓頓戒于元應寺光能、竹田御塔鳴動、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大織冠像又破裂、十三日、帝賞月、十五日、本多秀淸卒、子淸重嗣、十六日、將軍義高至遊初軒、十九日、長尾能景卒、子爲景嗣、二十一日、近江建部明神久廢其祭、是日、命復之、二十二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八日、命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書寫僧盛雲所作往生傳、是日上之、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是月、京師地屢震、大風、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僧一勤進講春秋左氏傳、五日、地震、有盜入勝仁親王學問所竊物、綾小路火、十七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以圓滿院宮爲親王、稱仁尊、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細川政元至京師、畠山尙順放鷹山城、二十八日、雷、石淸水鳴動、明日又鳴、是月、地屢震、帝患瘍、閏月七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內侍所法樂、十七日、地大震、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

將軍義高獻田樂于禁中、幕府納馬於石淸水宮、十一月朔、日有
食之、四日、災異荐至、勅神宮宮司以下、祈天下安全朝儀再興、七
日、石淸水社法樂、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松尾社法樂、十三日、
山城桂宮院太子法樂、二十一日、多武峰奏大織冠像破裂、卜之、
二十二日、設宴祝皇孫三歲、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帝賞雪、
是月、京師地屢震、十一月朔、平野社法樂、三日、住吉社法樂、四日、
香西元長放鷹山科、歸路捕其鄕人、鄕民群起拘元長、細川政元
使安富元家等救之、元家等拔元長、遂焚民屋歸、五日、筑前宗像
神社大宮司宗像氏佐攻前大宮司與氏于西鄕、與氏敗走大島、
十一日、釋准三宮九條政基、及其子左近衛大將尙經罪、使政元
退隱薙髮、故唐橋在數子在名嗣在數家、十二日、和漢聯句會、十
六日、稻荷社法樂、細川政元至京師、二十二日、政元獻猿樂于幕
府、二十三日、平戶城主松浦弘定使大野定久攻松浦政于相神

浦、政拒戰不克、潛出城遁、政臣山田某在弘定軍、要其走路、捕
殺之、城陷、虜其子幸松丸及夫人少貳氏、二十四日、今町火、遣告
文使于多武峯祈禳、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以權中納言三
條實望爲御料所奉行、二十七日、修經供養于般舟三昧院、資後
花園帝冥福、二十九日、夜有盜入上乘院、傷靜覺親王、是歲、政所
執事伊勢貞陸罷、甲斐大饑、先是武田信昌與其子信惠不和相
戰、至是輯睦、

八年己未、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二日、大織冠廟鳴動、四日、千秋萬
歲樂、是夜有光怪地震、五日、又震、是夜有盜穿皇宮東門下、十日、
畠山義豐與畠山尙順爭河內、是日、攻野崎城取之、十三日、連歌
會、十七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畠山尙順與甲
斐庄某戰敗之、某走和泉、自殺楨尾寺、筒井順盛等率兵赴河內
應尙順、二十三日、但馬備後守護山名致豐卒、二十四日、幕府張

松柏及猿樂、細川政元獻其資、二十六日、帝臨勝仁親王宴、晦、畠
山尙順與畠山義豐戰于河內十七箇所、敗之、義豐自殺、義英走、
部兵死者百餘人、尙順逐細川氏吏、奪十七箇所、政元自將將擊
之、不果、二月二日、幕府張猿樂、細川政元家臣赤澤朝經獻其資、
九日、三隅興信付石見永安別府等地于吉川國經、約緩急相援、
十三日、千句連歌會、十六日、大內義興部下杉平左衛門等、將廢
義興立其弟尊光、事覺自殺、尊光出奔豐後、蓄髮改名高弘、義興乃
殺高弘二子龜童丸乙童丸、二十一日、細川政元赴丹波、二十六
日、地震、三月二日、帝觀花、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三條西實隆等
獻酒饌、十一日、越前雨雹、十七日、帝拜內侍所、十九日、肥後守護
菊池能運率兵擊相良爲續于八代、爲續出兵豐福防之不利、能
運進圍城、有馬氏亦以舟師會之、是日、爲續棄城走保球麻葦北、
二十三日、以三河大運寺爲勅願所、二十五日、權大僧都本願寺

兼壽寂、年八十五、子光兼嗣、二十六日、張猿樂于宮中、前左大臣
花山院政長獻其資、夏四月八日、地震、十三日、將軍義材追悼畠
山政長詠歌、遣使京師、乞正于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十五日、地
震、五月朔、日當食不應、五日、甲斐地震、八日、命大神宮神官禳二
星合、十一日、雷雨雹、十八日、楊弓、二十二日、大雨洪水、將軍義材
遣同朋木阿彌于京師、訪細川成之、二十七日、帝受戒雲龍院善
叙、二十八日、內大臣久我豐通爲右大臣、二十九日、命興福寺東
大寺禳二星合、六月四日、奈良地震、九日、天台座主堯胤親王請
檢封慈覺大師入唐所得佛經諸器、允之、十五日、召淸淨華院僧
聽法談、二十八日、修不動護摩法於宮中、二十九日、西坊城顯長、
桃井某、及延曆寺僧徒、遙應將軍義材、攻南圓院毀坊舍、秋七月
七日、訛言、義材使人刺伊勢貞宗、貞宗借細川政元兵自衛、十日、
帝觀手猿樂、地震、十六日、地震、十八日、京極高淸與京極材宗戰、

敗之、二十日、細川政元徵丹波攝津兵、以赤澤朝經、波波伯部宗量將之、攻延曆寺、殺桃井某以下十餘人、焚根本中堂大講堂西坊城顯長逃走、天台座主尭胤親王出寺辭職、既政元執幕府近臣通將軍義材者、籍沒其田宅、義材與畠山尙順約、將起兵入京師、朝倉貞景請緩其期、不聽、是日、發越前府中、次敦賀、二十二日、幕府猿樂、八月四日、延曆寺僧徒請復前天台座主尭胤親王職、允之、六日、地震、安藝守護武田元信部下溫科國親叛元信、幕府命毛利弘元、援元信討國親、十三日、權大納言九條尙經爲內大臣、政基之子也、九月五日、細川政元聞畠山尙順將攻京師、部署將士、守山城宇治淀及攝津、是日、尙順入攝津、略西生東生兩郡地、使大和人秋篠某、寶來某侵山城、相樂新等據其地應之、六日、右中辨烏丸冬光出走越前、從將軍義材、幕府籍沒其田宅、土寇集如意嶽、政元部將安富元家等擊走之、政元置關于鴨河磧、禁

輸出米鹽、尋撤之、七日、遣告文使于多武峯、祈瘳、十日、細川氏兵與秋篠某、寶來某戰宇治木幡、敗之、二十二日、地震、二十八日、赤澤朝經擊畠山尙順黨在山城者、取御牧御厨子諸城、降槇島某、走相良新等、山城悉平、二十八日、京軍擊畠山尙順兵于攝津中島、走之、畠山義英等攻河內野崎城、及十七箇所、力戰拔十七箇所、是月、畠山尙順削髮號卜山、冬十月五日、安富元家不能平土寇、是日、赤澤朝經率兵歸京師、直抵鞍馬口、土寇見之潰走、朝經追擊、斬其渠魁、十日、細川政元命鑿壕于京師、自鷹司至堀川、十一日、政元放鷹茨木、二十六日、畠山尙順黨筒井順賢、成身院順盛等、與畠山義英黨越智家榮、箸尾某等、將講和、多武峯僧徒異議而不成、二十九日、命春日神官、祈天下安全、朝儀再興、七日、十一月三日、細川政元徵山城社寺及廷臣田租半、將充軍資、權中納言勸修寺政顯傳勅止之、十日、今井彈正與太秦鬪死、二十日、

北畠材親多藝第火、二十二日、朝倉貞景奉將軍義材入近江、軍坂本、幕府遣細川政春、安富元家、長鹽元親等擊之、相戰半日、勝敗未決、會守護六角高賴兵渡湖、縱火襲義材、義材敗走河內、二十七日、富野某將攻大津、事聞、使准三宮近衞政家傳命于佐佐木就綱、諭某勿犯圓滿院仁尊親王坊、十二月二日、地震、五日、公卿將士賀戰捷于幕府、細川政春代政元檢首級、十二日、命准三宮近衞政家書寫最勝王經、十八日、先是赤澤朝經陣山城狛、窺大和、興福寺僧徒懸賞購其首、是日、朝經以古市澄胤爲先鋒、與成身院順盛、秋篠某等戰大和、秋篠敗之、順盛等走河內、朝經焚毀法花寺、西大寺、菅原寺、入奈良、縱兵鹵掠、二十日、細川政元擊畠山尙順于天王寺、敗之、尙順走紀伊、河內諸城盡潰、二十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是月、赤氣見、伊勢外院火、歷代珍寶多焚、帝患瘍、飛驒國司姉小路基綱就國、是歲、播磨

美作備前守護赤松義村部下分黨相鬩、浦上則宗擁義村入播磨鹽屋城、請幕府命和解之、幕府遣僧正龍于朝鮮、求大藏經彫板及珍禽、朝鮮貽經不寄板、肥前五島主宇久圍家臣玉浦納等背圍攻之、圍走黑島自殺儀、

九年庚申、春正月朔、不豫、停小朝拜節會、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二日、地震、葦名盛高攻其臣松本對馬于中野館、對馬走綱取城、盛高從圍之、十八日、大和三笠山有光、二十日、伊豫守護河野通直卒、子通宣嗣、二十五日、前太政大臣政家上所書最勝王經、春日社從前生菌、是月、將軍義高繫詩于梅枝、與僧雲浦五山僧徒和之、二月五日、葦名盛高陷綱取城、松本對馬自殺、七日、以屢有災異、祈松尾稻荷廣田諸社、十三日、將軍義高放鷹高雄、二十二日、義高遊東山、細川政元從之、二十八日、修理大夫越智家榮卒、子家全嗣、是月、將軍義材航海往阿波、細川高國、畠山義元、伊勢

貞宗等三百餘騎從之、懸船于鳴門、召兵、無應之者、去而至周防、館大全坊、遣上野民部大輔說大內義興、以復歸京師、義興來見、義材大悅、義興乃奉義材移居山口神光寺、義興時併周長豐筑藝石等數國、威令遠及諸道、而崇奉甚謹、義材安之、三月八日、將軍義高詣三時智恩寺、十日、大和大風有光怪、十一日、不豫、十六日、將軍義高遊于鞍馬、二十三日、奏內侍所神樂、祈不豫、二十四日、長井某與山村某藤原某鬭、晦、右大臣久我豐通罷、使一百僧讀法華經于革堂、夏四月三日、將軍義高詣聖護院、細川政元從之、以不豫行千度祓于內侍所、十四日、使神祇大副吉田兼俱行三魂安健祭、安倍在誠行泰山府君靈氣道斷祭、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嘉樂門院冥福、禁斷伏見川殺生、二十六日、彗星見、是月、將軍義材使大內義興與大友親治和、移牒于西國諸將、圖恢復、五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彗星出北方、

六日、盜殺二階堂尙行、七日、前太政大臣政家行法樂連歌、祈帝平癒、九日、政家奏、命上聖廟緣起六卷、奈良土民蜂起乞德政、古市某許之、十日、多武峯言、大織冠廟壇松樹枯、占之、蠟鬭大乘院門前、十三日、行尊勝佛頂護摩法於淸涼殿、十六日、炎旱疾疫、人多死、命諸社寺祈禳、十八日、甲斐大風、赤澤朝經將擊郡山助弘、助弘懼逃走、二十五日、幕府猿樂、六月四日、甲斐地大震、七日、復祇園會、將軍義高觀其儀、八日、造橘寺佛像、九日、將軍義高遊宇治川、十八日、奈良多盜、興福寺衆徒欲捕獲理之、有異議分黨爭鬭、二十日、幕府與書毛利弘元、圖將軍義材在山口、球磨城主相良爲續卒、子長每嗣、二十五日、地震、虹起京師第中、是月、登富士山者、因關東亂取路須走、秋七月十七日、權大納言甘露寺親長薨于美濃、所著有親長記傳于後、二十五日、安富元家臣殺香西元秋臣、元秋將放火鬭、細川政元使二人和、二十八日、柳原火起、

延燒百餘町、公卿諸司神祠佛堂、二萬餘字文簿貨財焦爛、不可枚舉矣、是月、前權大納言柳原資綱赴丹後、八月八日、雷雨颶風、十日、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寬仁愛物、省賦歛、卹孤寡、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況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不能舉、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廩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歎服、子長親嗣、十一日、皇孫生、後稱覺道、十二日、將軍義材以澁川尹繁爲鎭西探題、九月朔、地震、二日、大風、伊勢內宮故殿倒、畠山尙順擊和泉殺守護細川元有、遂入河內、十六日、畠山尙順攻畠山義英于高屋城、細川政元使赤澤朝經援義英、尙順大敗歸紀伊、二十四日、帝大漸、二十八日、崩于土御門殿

黑戶、年五十九、法諱正等觀、稱後土御門院、帝資質小心、孝恭慈仁、崇敬鬼神、不侮下民、而逢世騷亂、百事不如意、祀享祖先、用度難給、隱恤鰥寡、賑貸不能、常憂之、驟詢遜位、亦爲侍臣所止、皇居罹災、流寓假居、屋敗不葺飾、衣垢不澣濯、以坎壈終其身、遺詔停任葬司山陵國忌舉哀素服、文明中、詔卜勝地、建般舟三昧院、請僧眷空住持之、以修冥福云、帝嘗受金戒及宗要於大原山良眞、賜紫衣、迨疾篤、召良眞于寢室、詔曰、朕罹恙、醫藥共無驗、惟待佛來迎而已、良眞掛阿彌陀像及曼陀羅、講觀經、帝歡喜、遺命賜阿彌陀像曼陀羅於良眞、是月、幕府令京師酒戶典舖罹火災者、免稅錢六月、失火者不在此限、其新營業者、免稅錢五月、非移其家新營業者、仍納稅錢、冬十月六日、勝仁親王徙小御所、幕府諭曆博士勘解由小路在通、停經師良精管三島曆、以大經師愛竹及良椿代之、朝議命在通屛居、二十一日、奉追號于先帝、曰後土御

門院、二十四日、京師火、上野支蕃與細倉某鬪、死者數十人、是月、近江守護六角高頼奪近衛政家采地信樂莊、政家訴之幕府、幕府命高頼還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柏原天皇上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土御門帝第一子也、母蒼玉門院庭田朝子、贈內大臣長賢女也、寬正五年十月二十日、生、文明二年九月、始讀孝經、七年四月、始彈箏、九年十二月、始吹笙、十二年十二月、爲親王、尋冠、明應二年正月、敍三品、九年九月、後土御門帝崩、帝自北對屋遷御于小御所、十月二十五日、踐祚于小御所、關白冬良、左大臣今出川公興、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九條尙經、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藤並如故、饗公卿于宜陽殿、三日、是月、幕府令、禁商賈擇錢精粗、十一月十一日、火葬後土御門天皇于泉涌寺、時府庫空乏、無瘞埋之資、置屍棺中四十餘日、近江守

護六角高賴獻金幣、詔賞賜菊桐記號、聽昇殿、敕曰、忠節無倫、後世子孫莫混、自餘云、島津忠昌族忠興與忠福有隙、忠興起兵、攻忠福于加世田、伊作久逸援之戰死、十九日、帝移本殿、十二月十八日、前太政大臣政家等詣般舟三昧院、拜先帝御影、二十七日、修法會、資後花園帝冥福、公卿賀歲末於幕府、幕府還付五箇莊於近衛政家、是歲、將軍義材改名義尹、

文龜元年辛酉、春正月朔、因諒闇停諸節會、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三日、大雪、二十五日、和歌會、將軍義高與細川政元有隙、不相見數日、是日、政元謁義高賀歲首、晦、義高臨伊勢貞陸第、觀犬追物、政元陪焉、二月四日、盜入邦高親王第、十九日、內大臣九條尙經爲右大臣、二十日、召眞光院尊海、修護摩法于清凉殿、五日、禳辛酉厄、二十三日、避方忌于長橋局、二十八日、興福寺訴細川政元部下赤澤朝經橫奪寺田、移春日神木于移殿、二十九日、改元、

大赦、細川政元如兵庫、是月、將軍義高、將軍義材各自聚兵、細川政元欲折義材威、勸義高奏請詔削義材官爵、三月三日、雪、十一日、帝受秘旨于神祇伯白川忠富、事畢賜劍、十六日、帝觀花于小御所、詠歌、夜將軍義高入謁東庭、十八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藤爲內大臣、二十一日、將軍義高參朝、二十九日、帝欲行即位禮、勅幕府上其資、晦、連歌會、夏四月七日、以瑞龍寺某爲大德寺住持、勅使右少辨甘露寺伊長涖焉、八日、勅賜黑戸殿材于雲龍院、修造佛殿、將軍義高出遊放鷹、十日、十炷香、十九日、復加茂祭、應仁已來、諸社祭祀悉廢、今年復祭、二十一日、雷雨雹、大如栗、損草木、二十九日、近江坂本火、滋辨財天罹災、應仁以還、官司諸廳儀盡廢缺、乃下正殿造營及奉幣山陵使等事於諸卿廷議、是月、京師疾疫流行、五月三日、奈良大雷、震四恩院、五日、將軍義高觀賀茂競馬、細川政元獻酒饌、十三日、美濃南宮神社火、二十三日、以有

恕梶井堯胤親王、妙法院覺胤親王、內應前將軍義尹者、幕府下令、悉沒入其莊園、二十四日、細川政元召日蓮宗本國寺、淨土宗妙講寺僧于藥師寺某第、論宗旨、南部信義卒、弟政康嗣、二十六日、細川政元屏居、委部下安富元家聽斷政務、元家辭、是月、肥後守護菊地能運部下隈部忠直叛、能運率肥後筑後兵與戰不克、走肥前高木、忠直奉宇土爲光爲主、球麻城主相良長每與能運講和、擊名波顯忠于八代、取六邑、六月五日、幕府禁武人橫奪興福寺所管兵庫關及大和地、因神木歸座、九日、將軍義高獻所自漁年魚、十三日、命大覺寺准三后性深、修不動法於清凉殿、七日、禳辛酉厄、大風雨、前將軍義尹在周防、謀入京、徵兵諸國、十四日、先帝皇女大慈院喝食某得度、十六日、將軍義高遊眞木島城、留三日、細川政元張猿樂、獻酒饌、熒惑與歲星合、十七日、上坂景重、近江人也、仕京極高淸、自幼聰敏、十三歲初仕、及長每從軍旅、樹

功、高清恩吝日渥、六角氏與京極氏皆出於佐佐木氏、分領近江、京極氏至高清勢微、不能抗六角氏、一日高清謂景重曰、江北諸豪、稍雖來服、六角氏振武日强、我宗益蹙、勞心如煎、子代我指揮諸豪、宜撫納焉、景重固辭、强而後從、築上平館、遷高清于是、自築上坂、綏撫江北、高清部臣淺井亮政、三田村某等叛、京極材宗在美濃、聞之、是日、率兵入近江、與高清戰于今濱、不利、十八日、建延曆寺根本中堂、二十三日、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右中辨萬里小路賢房蒞焉、二十四日、興福寺僧徒使土人池田藤若等殺赤澤朝經部下大野某、朝經怒將有報、是日、古市澄胤斬藤若以謝、二十五日、命陰陽頭安倍有宣禳變異、二十八日、猪苗代盛頼與葦名盛滋戰、盛頼父子敗死、二十九日、關白冬良罷、右大臣九條尚經爲關白、罷左近衞大將、是月、甲斐大雨水、閏月朔、内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西園寺公藤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香兼右

近衞大將、實香公敦之子也、十日、允幕府請、賜大内義興追討之勅、將軍義高聞義興翼戴前將軍義尹、傳令於大友等西海諸州將士、令擊之、遣僧泰甫帶綸旨致書、及管領細川政元狀、諭起兵、雖然西土侯伯畏憚義興、不敢應命、十四日、大風雨、秋七月二十三日、大内義興兵攻大友親治兵于豐前馬岳城、大破之、二十六日、炎旱、祈雨、二十七日、月暈三暦、命諸社禳之、二十八日、京師火、八月十日、幕府命小早川勝景、武田元信等討大内義興、十二日、小笠原長朝卒、子貞朝嗣、十五日、連歌會、二十五日、命公卿寫五部大乘經、九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幕府猿樂、十四日、歲星入月、十五日、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受古今集傳于僧宗祇、十六日、遷豐受太神宮于假殿、二十三日、帝書金字阿彌陀經、是日、命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校訂之、准三宮聖護院道興寂、二十五日、修禊、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頃歲在國諸

侯多不述職者、是秋細川政元發師和泉河内、征討通前將軍義尹者、頗有功、幾何小寧、既而班師于京師、藥師寺元一與弟與次共有武勇、世隸細川氏、爲攝津守護代、政元令元一守淀城、以壓西兵、與次在京師、輦細川家事、兄弟俱威權稍振、冬十月十三日、將軍義高宿禱因幡堂、十八日、贈故乘福寺住持鏡空于禪師號、十九日、帝移御于常寧殿、武田元信、伊勢貞陸等獻猿樂于幕府、賀將軍義高疾瘉、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十一月六日、地震、十一日、帝賞雪、賜宴于侍臣、十三日、再勅幕府、促即位資、幕府課之諸國、諸國無奉令者、二十一日、因寺門之訴、廢春日祭、春祀已廢、而後神木動座、迄歸座之後、遂不行之、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高娶故日野永俊女爲夫人、十二月二日、會津八幡祠鳥居動、七日、幕府修法會、資義政冥福、十六日、月次和歌會、十七日、攝津守護代藥師寺備後守卒、子元一嗣、二十七日、修法會

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二十九日、内侍所神樂、帝臨焉、二年壬戌、春正月朔、行元會、初應仁亂之後、廢絕久、迄長亨延德之交、稍復舉、又廢、至是催復之、而敘位白馬踏歌等未復焉、五日、幕府令公卿不來賀歲首歲末者、沒收其采地、九日、熒惑與鎮星合、尋命神宮宮司禳之、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六日、近臣獻酒饌、前將軍義尹賞龍造寺家和戰功、予肥前下加瀨等地、是日、家和謁義尹謝恩、參河井田城主酒井康忠卒、子忠親嗣、二十二日、十炷香、二十四日、幕府奏樂、二十五日、和歌會、是月、大友親匡請大内義興追討之命于幕府、二月五日、避方忌于勾當内侍局、停春日祭、因細川政元被官掠畧寺社莊園也、九日、將軍義高放鷹槇島、政元襲之、十日、伊賀農民不服土豪、土豪擊之、山城愛宕山衆徒赴援農民、是夜、襲土豪、破之、十一日、帝受笙曲于豐原統秋、十二日、大館元重疑其父尚氏廢己、將殺其二弟、幕府遣飯尾清房

論止之、十六日、幕府以不上即位資、命太宰權帥町廣光諭細川
政元、先上其管國攝津丹波等段錢、奏樂、十七日、政元與將軍義
高有隙、屏居家臣安富元家第、不視事、尋乞暇之丹波、二十五日、
連歌會、二十八日、春日神木動座、三月三日、命尊勝院光什修護
摩法于宮中、五日、齋藥道場、及尺道場火、大田原次清卒、子高清
嗣、六日、石清水法樂、慶長谷寺佛像、十日、手猿樂、十二日、前太政
大臣政家、前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等獻酒饌、二十一日、賜宴于公
卿、二十二日、小笠原尙清卒、二十六日、帝賞花、晦、三月盡和漢聯
句會、夏四月三日、前權中納言飛鳥井雅康上和歌、帝賜御製、五
日、群盜入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神樂岡第、宣胤子宣秀擊斬一
人、九日、伯耆守護山名六郎遊于大和、十日、關白右大臣尙經之
尾張、十二日、大和雨雹、十六日、賀茂社法樂、十八日、命權大納言
三條西實隆書寫公卿補任、是日上之、二十日、赤澤朝經使椒井

某、依利某入大和、擊楊本某、戒重某援楊本、擊椒井等卻之、二十
三日、細川政元自丹波至槇島、將軍義高往慰諭之、政元乃歸京
師、二十四日、權中納言中山宣親至自加賀參朝、二十九日、和漢
聯句會、五月二日、帝幸儲君宮、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獻酒饌、赤
澤朝經復出兵大和、將擊楊本某、戒重某遁佐越中守越智家全
等和解之、五日、將軍義高觀賀茂競馬、七日、大和西大寺火、堂塔
坊舍蕩盡、十二日、賜宸筆于將軍義高、義高獻劒馬謝之、興福寺
衆中與六方衆有隙、衆中放火六方衆屋舍、別當光慶和解之、十
五日、村田珠光死、年八十、珠光居南都稱名寺、後移京師、扁菴室
曰珠光、以善點茶得名、唯貯一鑵、或和糝而獨自喫、或煎茶而會
于賓友、時人爭求交、其茶室珠光遺愛之書畫及玩好之具、後人
以千金市焉、二十八日、齋藤利家卒、晦、幕府蹴鞠會、六月四日、土
佐守護代細川勝益卒、子政益嗣、十一日、浦上則宗卒、子宗助嗣、

細川政元部下在上鳥羽者、與東寺僧徒爭鬪、幕府下書諭止之、二
十四日、復祇園會、二十日、若狹守護武田元信苛歛國人、權大納
言三條西實隆奉旨諭之、獨御邑吉田段錢不從、國人蜂起、殺元
信子元度、孫彌五郎于小濱、二十三日、雷雨、命權大納言三條西
實隆續書紹運錄、二十四日、京師火、二十六日、將軍義高避伏見、
東大寺衆徒蜂起、逐別當秀應、奏其罪狀、二十九日、奈良有光怪、
是月、京師痲疹流行、藥舖某建療病院、秋七月朔、幕府命大館元
重自盡、七日、七夕和歌會、九日、伊勢貞宗獻酒饌、十二日、以左馬
頭足利義高任參議、叙從四位下、兼左近衞中將、是日、參朝謝恩、
十三日、賜宴于親王以下、十八日、先是赤澤朝經掠奪大和社寺
地、興福寺以下僧徒訴之、幕府不理、是日、閉春日社及七大寺門、
參河小川城主石川政康卒、子親康嗣、二十一日、將軍義高改名
義澄、因賜宸筆、二十六日、炎旱、祈雨、二十七日、將軍義澄如細川

政元第、政元饗之、日野高光等會之、是夜、高光從者與東坊城和
長、廣橋守光等爭鬪于一條、有死者、高光執守光僕一人歸、明日
斬之門外、幕府措不問、二十九日、常陸友部城主小野崎朝通卒、
子親通嗣、晦、僧宗祇寂、八月四日、將軍義澄忿細川政元驕傲、以
五事責之、將入岩倉金陵寺遁世、政元往謝之、義澄不見、五日、實
相院義忠將謁義澄于金陵寺、義澄命政元殺之、赤澤朝經至河
內十七箇所、與八箇兵戰、六日、遣傳奏勸修寺政顯于岩倉、賜勅
書于義澄召諭之、義澄乃還京師、七日、命太神宮宮司禳變異、十
五日、設和歌會、賞月、欲叙將軍義澄于從三位、不果、義澄請以正
二位冷泉爲廣爲歌道師範、及和歌所宗匠、許之、十七日、義澄參
朝獻劒馬謝勅書下賜恩、仍設歌宴、義澄侍宴禮、十八日、大和旗
雲見、二十日、納將軍義澄所上馬于水無瀨宮、二十一日、以清華
公卿加小番、二十五日、幕府以水無瀨宮神領與守護代藥師寺

元一、是日、勅幕府還付之、不奉命、二十七日、一乘院大僧正敎玄與弟子良譽有隙、良譽父近衛政家遣其家臣、說敎玄退隱、二十九日、山城大和丹波風雨洪水、橋壞人死、是月、球麻城主相良長毎復讐名和顯忠于八代城、城堅不拔、九月七日、行祇園祭、應仁之後擲于此、十二日、細川政元如槇島、十三日、高野山寂靜院增進請勸請龍神大明神、及鎭守諸神、修不斷如法、聽之、十八日、修懺法講于宮中、賚後土御門帝冥福、北條長氏入甲斐、將士拒之、長氏不戰而退、二十三日、春日社鳴動、二十八日、修經供養于般舟三昧院、賚後土御門帝冥福、冬十月十日、僧等楊寂、年八十三、嘗爲明人寫富士三保淸見三絕景、啓僖爲作讚曰、亘嶙稜層鎭海涯、扶桑堪作上天梯、嚴寒六月常留雪、勢似青蓮直過氏、名刹雲連淸建古、盧堂塵遠老禪栖、乘風吾欲東遊去、特到松原竊羽衣、又四明徐璉送別詩曰、家住蓬萊弱水灣、丰姿瀟洒出塵寰、久

用詩賦超方外、賤有丹青落世間、驚嶺千層飛錫去、鯨波百里踏杯還、懸知別後相思所、月在中天雲在山、等楊歸自明、居周防山口、大内義興嘗購求畫于明、明擇等楊畫、託明工酬之、等楊見之曰、是老衲嘗所畫于明、義興大怒、以爲欺罔售名、追郤等楊、等楊倏然去適石見、後畫絹觸物涴汚、因命工洗瀝、等楊名識隱隱而見、義興始知其不欺、悔召歸、使者至則等楊已死矣、十一日、近江守護六角高頼部將伊庭出羽守叛、高頼伐之、不克、尋走日野城、十一月十五日、細川重隆再造土佐新宮三所權現祠、十二月五日、帝覽後宇多帝宸筆、十五日、儲君行著袴儀、將軍義澄獻劍馬賀之、十六日、葦名盛高殺其部下常代某、下荒井某、逐勝某等、十七日、帝賞雪、十九日、修曼茶羅供于安禪寺、賚後花園帝冥福、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幕府申令、公卿不來賀歲首歲末者、沒收其采地、是冬、甲斐雪中蝮蛇蝦蟆出、是歲、京極材宗以六

角高頼援兵與京極高淸戰、不克、菊池能運自肥前至肥後、集兵還肥前、

三年癸亥、春正月朔、以無資用、罷節會、細川政元謁將軍義澄、七日、義澄謁北野社、十日、義澄參朝、公卿賀正幕府、大和安位寺火、十三日、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等獻酒饌、張小猿樂、十四日、將軍義澄敍從三位、十六日、幕府蹴鞠會、十七日、細川政元赴攝津、十九日、和歌會、是日、命公卿和御製詩、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月四日、十炷香、十日、春日祭、以春日社及興福寺閉門、付社家行之、幕府猿樂、十二日、和漢聯句會、蹴鞠會、十七日、大和妙音寺火、延燒長岳寺、十八日、奏樂、二十五日、法樂連歌會、和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澄遊槇島、細川政元饗之、二十八日、帝受戒于雲龍院善叙、二十九日、將軍義澄還自槇島、詣三時智恩院、是月、丹波洪水、三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將軍義澄臨左中辨廣橋守光第、守光使

其妻姉守子侍焉、九日、笙始、傳奏町廣光使椿阿彌說細川政元上其管國攝津丹波即位段錢、政元諾之、椿阿彌因請權大僧都本國寺日了任權僧正、廷議許之、十日、猿樂、十三日、帝賞花、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等獻酒饌、將軍義澄命伐泉涌寺樹木、供蹴鞠用、十六日、前太政大臣政家獻酒饌、侍宴、勅使詠和歌、二十一日、賜宴于近臣、張歌舞、將軍義澄獻鶏、二十六日、帝拜內侍所、二十七日、幕府猿樂、二十九日、三月盡和漢聯句會、是月、幕府遣使朝鮮、求勘合符、夏四月二日、朝倉貞景族景豐以敦賀叛、貞景、景豐父遠江守、敏景弟也、爲敦賀郡司、驍勇爲衆所服、衆目呼朝倉小天狗、景豐承其後、負勢驕橫、懷異圖、貞景欲誅之、未發、貞景諸父敎景黨景豐、據龍恩寺、既而悔、夜見貞景、具告景豐反狀、貞景即下令徵兵、是日、自將兵二萬、攻景豐於敦賀、景豐自殺、以敎景爲敦賀郡司、守金崎城、景豐外舅元景自近江赴援、不及、乃走加賀、

三日、雨霜、是日、幕府修足利政知十三回法會于鹿苑院、細川政元命其部將赤澤朝經、乘近江亂、攻守護六角定頼于日野城、城主蒲生貞秀奮戰、屢敗京軍、是日、百濟寺罹兵燹、四日、幕府續歌會、五日、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進覽眞光院所藏篆字古文、七日、帝臨儲君宴、十日、地震、武田元信獻猿樂于幕府、十七日、細川政元謁內侍所、二十二日、幕府蹴鞠會、二十六日、東福寺僧桂悟獻茶、二十九日、購圖大曆、五月五日、將軍義澄觀賀茂競馬、十日、細川政元、畠山義英獻猿樂于幕府、十一日、避方忌于長橋局、十二日、和漢聯句會、蹴鞠會、十六日、勅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書詩于屏風、十八日、左衛門督冷泉爲廣奉旨點檢著到和歌、將軍義澄聞之、贈物爲廣、獻之於朝、六月五日、赤澤朝經圍日野城、累月、城堅不拔、納內堀某議、講和還、十日、畠山義英獻猿樂于幕府、十二日、炎旱、祈雨、十四日、歌合、著到和歌會、十九日、祈雨、二十五日、法

樂和歌會及和歌會、秋七月六日、細川政元在槇島、將就國、將軍義澄往止之、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九日、賜宴于近臣、十日、幕府政所評定衆二階堂政行卒、十四日、將軍義澄觀宮中燈、十五日、准三宮仁和寺靜覺親王薨、二十五日、授石見小石見神于大明神號、二十七日、天滿宮法樂奏樂、二十九日、將軍義澄上和歌御製和之、八月十五日、設和歌會賞月、十九日、命諸社寺禳天變地殃、二十一日、賜近江新豐寺住持麟易於號曰眞興正續禪師、二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將軍義澄詣七條道場、二十九日權中納言甘露寺元長如美濃、是月、大堰川洪水、眞淨院壞、甲斐大風、奈良諸寺行德政、九月五日、將軍義澄獻雁、九日、重陽詩歌會、十二日、設和歌聯句會、張觀月宴、十九日、幕府猿樂、二十日、歲星鎭星熒惑相犯、尋命伊勢兩宮神官禳之、二十七日、日向大霜、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九月盡

連歌會、是月、京師多盜、放火市街、里見成義築佐貫城、對鶴城、是稱龜城、使佐佐八郎左衛門戍焉、鎭安房上總、武威稍震、冬十月五日、將軍義澄往槇島、慰諭細川政元、尋政元還京師、十六日、幕府召本圀寺僧誦佛教、二十二日、將軍義澄遊高雄、觀紅葉、留三日、細川政元饗之、二十四日、遣權中納言三條實望、左兵衛督冷泉爲廣于幕府、督促卽位資料、二十九日、將軍義澄放鷹郊外、遂如聯輝軒、晦、義澄請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抄錄尊氏以來詠歌入勅撰者、是月、菊池能運、重朝子也、繼父任肥後守、從祖叔父宇土爲光欲逐能運奪嫡宗、爭戰數回、能運每不利、明應九年、遂奔肥前高來、爲光奪嫡宗、能運寓居三年、文龜二年、得有馬純鑑援入肥後、募舊臣、城重岑、隈部運治等會高來、是歲十月、到高瀨、與爲光父子戰、獲百餘人、爲光敗走大見邑、爲光子重光等皆自殺、能運復宗、頃間細川政元益修妖魔、言行狂慢、喜怒不常、藥師寺

元一、寺澤宗益等憂苦、竊謀欲令政元退老、而迎六郎於國、已專國柄、十一月二日、田樂、十日、和漢聯句會、田樂、避方忌于小御所、二十五日、帝賞雪、晦、帝受箏曲于右衛門督四辻季經、延曆寺六月會、勅使藏人頭廣橋守光蒞焉、是月、球麻城主相良長每攻名波顯忠于艫城、守護菊池能運軍守山、阿蘇大宮司阿蘇惟長軍小川、以爲聲援、城兵堅守不戰、十二月三日、南部信時卒、七日、住吉社法樂連歌會、十日、和漢聯句會、田樂、十九日、著到和歌會、二十四日、細川政元部下波波伯部源次郎等與武田元信部下粟屋孫六郎鬬、殺之、元信遣人細川氏詰之、明日、幕府使權中納言三條實望、及大館尙氏慰諭元信、元信稱病不見、二十七日、公卿賀歲末于幕府、是冬、冱寒大雪、是歲、陸奧伊佐須美祠火、

永正元年甲子、春正月朔、停節會、四日、大雪、十日、將軍義澄參朝賀正、特旨賜天盃于細川政元、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五日、和漢聯

句會、二十七日、青蓮院尊傳法親王薨、二十八日、細川政元會諸卿于私第蹴鞠會、二十九日、京師火、以煙焰逼禁闕、乘輿將出、將軍義澄遣使唁之、細川政元不至、二月七日、相良長毎攻伯耆顯忠于八代城、菊池能運遣使諭顯忠、使致城于長毎、二十日、將軍義澄獻酒肴、朝倉貞景修越前貢、獻物品若干、以故貞常親王子興譽爲親王、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晦、改元、以伏見貞敦爲親王、三月九日、細川政元部下赤澤朝經忤政元旨、政元命藥師寺元一攻之槇島城、朝經出奔、幕府以朝經管地五箇莊付傳奏飛鳥井雅俊管之、十二日、賜宴于侍臣、賞花觀歌舞、十三日、奏樂、十五日、權大納言三條實香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五日、肥後守護菊池能運卒、從祖弟政隆嗣、閏月四日、將軍義澄參朝、觀花于清涼殿、陪宴有惰容、公卿竊議之、六日、祈雨、八日、內侍所神樂、十五日、以日月連源蝕、勅諸社禳之、將軍義澄如山科本願寺、十六日、

細川政元欲罷攝津守護代藥師寺元一、義澄爲元一諭止之、二十三日、京師火、二十四日、將軍義澄爲細川政元請御製及諸公卿和歌、設和歌會、二十九日、和歌會、席上探題不許去座賦之、有人殺細川政元部下赤松某、是月、北畠材親與長野具藤講和、夏四月十五日、安房國主刑部大輔里見成義卒、年七十六、子義通嗣、二十一日、春日北野法樂和歌會、幕府大張猿樂、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權中納言姉小路基綱薨于飛驒、二十六日、將軍義澄如三時知恩院、二十八日、相伴衆若狹守護武田元信老、居葛川別邸、五月朔、將軍義澄觀賀茂競馬、十九日、大安寺八幡祠火、二十六日、春日神社告粢盛不供、請藤原氏諸家獻之、事聞、勅賜物助之、將軍義澄亦納劒馬、二十九日、細川政元如攝津、六月七日、御紫宸殿、覽祇園會、二十四日、太白歲星相犯、二十六日、細川政元在尼崎、南都訛言、政元使人迫將軍義澄退居丹

波、義澄竊逃不知所之、二十七日、政元宥赤澤朝經罪、召還之、間一日政元還自尼崎、秋七月二日、權中納言勸修寺政顯在加賀、乃使其子左少辨尙顯假行武家傳奏之事、七日、詩歌會、十日、賜諸親王及群臣于宴、將軍義澄詣妙善院、十三日、朝倉元景擊其宗貞景、欲報婿景豐讎、起兵入越前、十八日、贈故准后庭田氏于皇太后、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八日、細川政元欲納千首和歌于愛宕祠、豫請關白政家以下諸公卿賦之、是日詠進祠前、八月六日、地震、十五日、以星變地震、勅神宮祭主藤波伊忠禳之、觀月和歌會、九月朔、將軍義澄遊于高雄、四日、細川政元部下攝津守護代藥師寺元一叛、據淀城、赤澤朝經應之、京師驛騷、五日、政元命藥師寺長忠率兵伐元一、西岡土寇起應元一、遣上野玄蕃等攻之、七日、土寇蜎起、暴横掠奪、士民構假屋於宮垣中、運輸資財、東西奔走、赤澤朝經出奔、九日、山形

城主最上義淳卒、子義定嗣、十日、藥師寺長忠攻淀城、安富某死之、十一日、幕府令行德政、十三日、朝倉元景率斯波氏族及甲斐氏餘黨侵越前、朝倉貞景擊于長崎敗之、元景奔能登、尋病死、十六日、北野法樂音樂、藥師寺元一黨四宮某敗西岡、十七日、細川政元又遣香西元長、柳本某等助藥師寺長忠攻淀城、十九日、淀城陷、藥師寺長忠擒元一送京師、政元命自殺、赤澤朝經奔大和、政元賞長忠功、爲攝津守護代、長忠元一之弟也、長忠由是專權、二十日、歲星與熒惑鎭星相犯、占之、二十三日、上杉顯定輕侮上杉朝良幼弱欲滅之、今川氏親出兵援之、北條長氏亦出兵援之、朝定領之、是日與顯定戰于立河原敗之、二十五日、畠山尙順起兵應藥師寺元一、不及、入和泉、遂進陣河內、細川成之部下三好某侵淡路、二十七日、細川政元割京攝所在社田寺地、將賞其部下戰功、諸公卿憂之、事聞、諭幕府止之、政元不奉命、上杉顯定徵

兵越後、與上杉朝良再戰于立河原、朝良敗走川越、二十八日、設法會于安禪寺、資後花園帝冥福、故事每修之般舟三昧院、是時以土寇充溢、道路梗塞也、冬十月二日、細川政元遣細川政賢、細川政春入大和、擊越智某、十市某、幕府令行德政、四日、上杉顯定率越後兵攻川越城、上杉朝良嬰城拒戰、踰年、十一月朔、田樂、二日、將軍義澄使細川政元、武田元信等講犬追物觀之、九日、義澄請御製及諸公卿歌、歷其夢所得歌、二十一日、細川政元論大和諸將、講和弭兵、二十六日、幸儲皇宮、十二月朔、避方忌于別殿、內大臣西園寺公藤罷左近衛大將、五日、北條長氏寄書及黃金于尊長院長雲、謝其祈禱効顯致戰捷、七日、權大納言鷹司兼輔兼左近衛大將、政平之子也、八日、帝御松懸、試將軍義澄所獻鞠、九日、以內帑書幅及三代和歌集、賜朝倉貞景、以大和平、細川政賢、細川政春等收軍旋京師、武田元信就國于若狹、十日、細川政元

加冠聰明丸、請將軍義澄偏諱名澄之、十八日、儲皇子始讀書、畠山尙順與畠山義英講和、細川政元懼其與俱攻攝津、自往備之、旣亦行成而還、十九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歲、大友親治率兵入豐前、秋稼不登、天下大飢、京師多盜、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停節會、九日、幕府猿樂、十日、將軍義澄參朝、十五日、細川政元勸義澄、將弭諸將爭鬪、義澄不省、十六日、幕府蹴鞠會、十九日、和歌會、細川政元大狩大津、二十一日、帝命侍臣七人、詣因幡堂藥師堂、祈禳歲厄、二十二日、蹴鞠會、二十四日、和漢聯句會、大友親治其族五郞、白將軍義澄、譖不與力大內義興、竭力、二十八日、帝受戒于雲龍院、二月朔、暴雨雷鳴、三日、河內生七足犬、十三日、奏樂、十四日、將軍義澄觀梅于今熊野、細川政元命藥師寺長忠弑之春林寺、二十三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興罷、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澄觀花于寂光寺、

三月七日、上杉朝良遣使言上杉顯定曰、吾聞兩虎相鬪、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內費弊、而早雲窺其後、荐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是日、顯定解河越城圍還白井、朝良亦還江戶城、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十四日、細川政元如淡路、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六日、十種香、菊池政隆將擊大友親治入豐後、親治將戶次親元等邀擊政隆、間其將紀野親則叛返擊之、夏四月十九日、蹴鞠會、飛鳥井雅康子阿茶丸始上其場、帝賞其妙技、賜御製和歌、二十一日、幕府猿樂、二十三日、造春日社、二十四日、細川政元歸京師、二十八日、建仁寺火、二十九日、將軍義澄參朝、五月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四日、楠原西忍如明、十二日、三星相合、一星墜、二十三日、將軍義澄詣慈照寺、晦、內侍某爲野狐所憑、命賀茂在通禳之、是月、霖雨洪水、六月二日、將軍義澄再下書山名政豐、其部將垣屋信成和、十九日、前太政大臣政

家薨、二十一日、幕府令東寺其寺領民警衛內藏寮率分所、震吉田社、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秋七月四日、細川政元獻鞠、七日、七夕詩歌會、奏樂、八日、客歲幕府行德政、大安寺辰市等民乘之不奉興福寺令、僧徒怒、至是放火燬之、二十日、誦經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日、盜火倉庫奪貢金、八月朔、賜瀧安寺僧雪江於諡號曰佛日眞照禪師、二日、細川政元赦赤澤朝經罪、再爲山城守護代、震上京、七日、北野社法樂奏樂、二十五日、地震、九月三日、勅神宮祈禳災異、四日、楊弓、十一日、香西元長復半濟京郊村民貢租、村民等不應、元長怒放火所在、細川政元自出擊之、元長退入嵯峨、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三日、行轉害會、二十八日、誦經于般舟三昧院、資後花園帝冥福、冬十月五日、葦名盛高與子盛滋有隙、結城義親和之、不背、是日、戰鹽川、盛滋敗走米澤、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

日、室町火、十一月十六日、北畠材親遣劒馬于將軍義澄、二十七日、細川政元使赤澤朝經率兵入河內、是月、勅將軍義澄、獻即位資料、義澄課之諸國、不果、十二月三日、菊池政隆部下八十餘人、厭政隆暴猛、請阿蘇大宮司惟憲子惟長爲主、惟長讓神主職於弟惟豐而襲菊池氏、更名武經、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四日、皇太神宮火、由貴殿機殿等焚、先是京極材宗與其族高清戰有年于此、是冬和會箕浦日光寺、是歲、今川氏親使牧野成時築今橋城、成時守之、佐竹義舜與岩城常隆和、娶其女、乞援常隆、攻其臣山入氏義于太田城、氏義敗走、義舜遂復其城、龍造寺康家讓居城龍造寺于子家和、營別館于水江、老焉、陸奥會津飢、死者三千人、

三年丙寅、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無資給、停諸節會、四日、避方忌于淸涼殿、應仁之後、每以密議、於是復舊例、十日、將軍義澄參朝、

十三日、猿樂、十六日、幕府蹴鞠會、十九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一日、吉田城主毛利弘元卒、子興元嗣、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三時智恩寺近邸火、將軍義澄往候椿性女王、二十六日、赤澤朝經攻畠山義英于譽田城、敗之、義英走入高屋城、二十八日、朝經攻高屋城、拔之、義英及畠山尙順走大和、是月、筑紫資方、麻布元貞、嚼藏資通等迎少貳政資於對馬、謀恢復、拂內山城據焉、大內義興帥師次于赤馬關、以杉興政爲前鋒、陣于勝野山、宗像興氏屯內尾山、少貳政資率騎兵三千、急襲勝野山、興政布陣未整、士卒驚騷、資方元貞等先登攻擊、興政殆危、興氏援之衝橫、政資軍敗、退保加麻城、義興濟師、使興政興氏爲先鋒來攻、政資自東山從內山禦備、出師進來圍攻、政資終走太宰府、長門國人靑景政則携兵五十餘人追躡、政資返騎先鬭、終爲所殺、資方元貞等皆死、軍潰、子高經在東肥城原勢福寺城、爲師所攻陷、走廣瀧山而自殺、二

月四日、蹴鞠會、五日、右大臣九條尙經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公藤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西實隆爲內大臣、實隆公保之子也、喜島某、中村某入大和、攻布施行國、越智彈正居中間和之、七日、赤澤朝經自高屋城還京師、八日、東福寺修法華懺法、將軍義澄蒞焉、十日、和歌會、義澄遣發句于細川政元、大內義興遣僧安中西堂于朝鮮、謝助龜山八幡社修理費用、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九日、三好之長部下植田某攻香西某、大侵讃岐、三好氏勢威頗張、將軍義澄召之長、是日之長入京、二十五日、北野法樂聯歌會、二十七日、將軍義澄張猿樂于其第、三月二日、細川政元遊兵庫、四日、北野社法樂聯歌會、五日、將軍義澄遊聯輝軒、六日、幕府令公卿、書爲諸國守護所橫奪采地、出之、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赤松政則卒、宗族爭立、至是伊豆守請賜佐出鄉等地于幕府、不聽、遂賜之義村、十九日、月次奏樂、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二

十八日、北畠材親敍從三位、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大典侍局、是月、大友親治、少貳資元攻豐前筑前諸城屬大內義興者、義興遣陶尾張守擊之、勝敗不決、武田元信將攻一色義有、義有聞之、遣使幕府、請眷顧、京極高淸與六角氏綱、京極材宗戰于北郡、克之、將軍義澄與刀馬賞其戰功、義澄又與書齋藤利良、賞出其兵救高淸、夏四月五日、內大臣三條西實隆罷、北畠材親任權中納言、細川政元自堺還京師、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權大納言鷹司兼輔爲內大臣、二十一日、細川澄元率步騎三千餘入京師、藥師寺長忠等從之、二十二日、命幕府替造神宮、幕府課其費用于諸國守護、二十三日、內大臣鷹司兼輔兼左近衞大將、二十六日、細川澄元徙安富某舊第、二十七日、細川政元欲授丹波于澄元、令下國、會武田元信將擊一色義有、請援于政元、政元遣澄元援元信擊義有、是日、澄元發京師、尋入丹波、五月四日、北野法樂和歌會、

五日、賀茂競馬、將軍義澄往觀焉、七日、美濃土寇蜂起、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賜東福寺僧桂悟于佛日禪師號、十三日、熒惑歲星相合、十七日、月次和歌會、十九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先是將軍義澄與細川政元有隙、義澄遣書與之和、是日、政元謁義澄、二十八日、義澄詣妙善院、六月七日、祇園會、細川政元澄元往觀焉、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細川政元將辭管領、將軍義澄臨其第諭止之、十六日、幕府以若狹守護武田元信兼丹後守護、十七日、賜翰墨全書於藏人頭三條西公條、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聯歌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澄參朝、是月、加賀一向宗徒侵越中、游佐某戰敗奔越後、求援長尾爲景、宗徒又侵能登、畠山義隆遁近江、秋七月三日、三好元長將攻細川尙春邸、尋和、十一日、細川政元令禁撰錢、十三日、越前吉崎、藤島、和田、及照嚴寺僧徒、應越中加賀一向僧、入越前、屯兵兵庫及長崎、兵號三十萬、國中震駭、

朝倉貞景召諸將議守禦、朝倉敎景以嫌疑屛居僧寺、削髮號宗滴、聞變曰、吾當此際、可坐視其急乎、直擊破照嚴寺、虜其僧徒、謁貞景、貞景大喜、部署諸將、令敎景陣中郷、朝倉貞識陣志比莊、青蓮右京、堀江景實陣九頭龍川、兵各三千、山崎吉象將二千人、陣黑丸村、以拒賊、賊分兵來侵、而赴中郷者十餘萬人、旌旗蔽江、敎景謂衆曰、賊兵方熾、若使其濟河、寡兵難拒、不若我濟而戰、衆危懼未決、貞景馳使趣敎景進戰、於是敎景令騎兵濟上流、步卒濟下流、既上岸大呼追擊、大敗之、賊之向九頭龍、黑丸者、聞之皆潰散、朝倉氏兵追躡斬首無算、貞景大賞敎景、詔吉崎、本覺、超勝諸寺、盡逐僧徒、十七日、細川政元至本願寺、將赴關東、將軍義澄往留之、筒井順賢遣兵、焚略窪莊、十八日、彗星見、二十日、修經供養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四日、和漢聯句會、赤澤朝經欲擊畠山尙順于大和、率兵至宇治、細川政元下禁令于興福

寺東大寺、止軍人橫暴、二十八日、朝經進陣木津、大和土寇蜂起、擊朝經弟福光寺某殺之、二十九日、勅幕府使朝經不入大和、成功明年春日社造替、不奉命、長尾爲景欲擊一向宗徒、率兵入越中、八月朔、細川政元容成身院順殿言、不疑筒井順賢、順賢更變心與土寇合、是日、赤澤朝經至奈良、順殿亦去應順賢、二日、和漢聯句會、朝經侵秋篠寶來、陣西大寺、三日、武田元信攻一色義有于丹後、不克、四日、赤澤朝經進陣郡山、筒井順賢、成身院順殿棄井戸城去、五日、朝經縱火焚法華寺、六日、肝付兼久據高山城叛島津氏、忠昌自將擊之、不克、尋班軍、將軍義澄命前内大臣三條西實隆、及子藏人頭實條、謄寫千載集續古今集、實隆以老眼辭之、肝付兼久以高山城叛島津氏、是日、忠昌自將伐兼久、新納忠武率志布志兵救之、忠昌不利、七日、赤澤朝經縱火焚菩提仙、十日、和漢聯句會、蘆名盛高攻子盛滋于黑川城、遂平、十一日、赤澤

朝經攻戒重城陷之、越智彈正忠奔于大窪、十市遠治、箸尾爲國等于多武峯、筒井順賢于東山、十二日、越前土寇悉平、十六日、月次奏樂、赤澤朝經與畠山尙順戰于大和、畠山右馬頭等來援朝經、擊大敗之、十八日、細川澄元始謁將軍義澄、十九日義澄命前左大臣近衛尙通謄寫續後拾遺集、二十一日、細川政元遣三好之長于大和、援赤澤朝經、二十四日、朝經擊筒井順賢于東山走之、拔郡山城、戍兵走平野、與古市丹後戰亦敗、十市爲國等據于多武峯、順賢等于吐山堅守、二十七日、朝經陣香久山、攻多武峯、不克、退陣天神山、權中納言中山宣親奔攝津、尋薙髮、松平長親有勇略、及立能修父祖業、名聲四布、駿河國主今川氏親深忌之、謂德川氏樹基數世、今不取、後或難制、是月、與北條長氏攻親長於岩津、時長親居安祥、其兄親長守岩津、長親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獨屬今川氏、及氏親長氏來攻、長親將五百騎赴援、謂其騎曰、

衆寡懸絶、我知爲魚肉、然見危不拯、後復何顏、皆能從否、僉曰、存亡唯命、長親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爲吾決死、我心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盃數十、自飲一杯、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長親曰、當今之計、特在因暗擊之、乃乘夜渡矢矧河、襲駿河軍、宇津忠茂麾衆馳且呼曰、我勝必矣、若等努力、士氣益振、無不一當百、駿師敗績、長親退陣水西、氏親與長氏收散兵于水東、衆讋不能陣、宵遁、親長大悦、慰藉將士、問忠茂曰、汝何以料勝、對曰、臣聞長氏輕我、在途酣飲、不設備、且特寵而驕、士無鬪志、是以知之、於是戸田憲光以田原降、東參河望風歸屬、封彊益闢、忠茂者、新田義貞將泰藤五世孫也、後因其所居稱大久保氏、九月五日、贈妙興寺前住持聖翁于禪師號、赤澤朝經攻多武峯、縱火、廟塔坊舍蕩盡、僧徒二人奉大織冠像、安山下假殿、七日、三好之長率兵還于京師、朝經縱火焚桃尾寺、蔵

星熒惑愼星相犯、小鍼城主阿部正重卒、子正宗嗣、八日、赤澤新兵衛至奈良、九日、赤澤朝經遣兵放火龍門郷、十日、朝經發法貴寺向京師、明日兵起朝經反法貴寺、十三日、三好之長與香西元長爭鬪、十五日、春日山木枯者七千餘株、十九日、細川政元召赤澤朝經、朝經還京師、分兵置奈良、二十三日、修懺法講于清涼殿、資後土御門帝冥福、將軍義澄參朝侍焉、二十四日、細川澄之兵與一色義有戰于宮津城、二十七日、遣春日社、二十八日、修經供養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越前守護朝倉貞景獻其費三千匹、晦、和漢聯句會、冬十月七日、赤澤朝經至奈良、八日、勅來迎院勝林院相和、九日、春日社法樂和歌會、十日、赤澤朝經宿礒信貴山毘沙門堂、越前土寇襲豐原寺、明王院僧某拒之、朝倉貞景遣兵援僧某、擊土寇破之、土寇奔加賀、十一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赤澤朝經歸奈良、十三日、姉小路濟繼如飛驒、十七日、地

震、十八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月朔、召天台座主堯胤法親王于宮中、令賦和歌、三日、細川政元欲歸其國、發京至堺、明日、將軍義澄遣細川高國止之、五日、六角宮内與六角高賴和、歸其邑、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觀後三年合戰繪于前内大臣三條西實隆、吉田城主牧野成時、及田原城主戸田憲光爭强相戰、駿河守護今川氏親援憲光、擊成時殺之、十六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澄至堺、諭細川政元還京師、政元奉命、十七日、赤澤朝經橫占南都寺社領、大乘院僧訴之管領細川政元、政元使朝經還付之、二十一日、地震、長尾爲景及一向宗徒戰于越中、不克、二十三日、地震、二十五日、奏樂、將軍義澄至自堺、細川政元從之、是月、大内義興遣使朝鮮、明侵其堺者非吾意、以修和親、閏月四日、石清水常燈滅已數年、是日、遣藏人頭右中辨勸修寺尚顯取天火續常燈、六日、將軍義澄臨細川政元第、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將軍義

澄將薦神樂于春日社、以乏資用停之、二十九日、地震、十二月二日、和漢聯句會、三日、以乏資用停春日社神樂、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五日、避方忌于小御所、十八日、廬山寺火、二十三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内侍所神樂、是歲、幕府以金山城主武田元繁爲安藝探題職、

四年丁卯、春正月朔、停節會、五日、典藥頭半井利長卒、十日、將軍義澄參朝、公卿賀正幕府、十三日、公卿獻酒饌、十六日、幕府蹴鞠會、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詩會、二十八日、興福寺僧徒訴赤澤朝經橫奪社寺田、命幕府處分之、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二月二日、肥前高來城主有馬尚鑒出兵横遂田、與千葉興常戰、不克、三日、以關白尚經請、聽前藏人宮小路資直昇殿、公卿二十七人連署沮之、將軍義澄亦奏止之、因依地下昇殿例、細川澄元謁義澄、獻太刀及金、謝賜伊勢恩、四日、有菌生春日社大

炊殿竈前、八日、地震、九日、鎭星犯軒轅、十日、和漢聯句會、南部政康卒、子安信嗣、十二日、祈禳地震于伊勢兩宮、十三日、奏樂、十四日、右近衞權少將正親町三條公兄如駿河、依守護今川氏親、甲斐守護武田信繩卒、子信直嗣、後改名信虎、上杉氏憲之亂、信滿自殺木賊山也、長子信重遁而爲僧、依族父信元、次子信長依加藤氏、遂與逸見氏相戰、關東管領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與逸見氏、將軍義持不肯、賜之信元、信元死、子幼、家宰跡部某、假立信重爲主、而自專國政、結城之亂、信重以戰功爲甲斐守護、於是誅跡部氏、而逸見加藤諸氏皆臣屬焉、信繩信重四世孫也、十六日、楊弓、二十一日、奏樂、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賜故南禪寺住持景盧於諡號、曰佛慧圓應禪師、二十五日、和歌會、二十六日、帝賞花、賜宴于親王公卿、晦、佐首座進講文選、是月、幕府與普明王院某、賞去年豐原寺戰功、三月六日、蹴鞠會、對馬島主宗材盛卒、

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行神樂於春日社、七日、去年山木枯槁、下詔將祈謝之、以國郡擾亂不果、迄是幕府獻資行之、右大臣西園寺公藤罷、幕府蹴鞠會、二十日、帝受戒雲龍院善叙、細川高國將入鞍馬遁世、不果、是日、還京師、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二十五日、天滿宮法樂連歌會、續歌、二十六日、帝受五帝本紀于文章博士高辻章長、參議東坊城和長侍之、二十九日、三月盡和漢聯句會、是月、豐前守護大友義長攻星野重泰于筑後妙見城、少貳資元率兵會之、城兵斬重泰出降、義長以重泰族親實承其祀、還兵、時前將軍義尹在周防、令大內義興等諸將解兵講和、是春、武藏相模群鼠害穀、夏四月六日、內大臣鷹司兼輔爲右大臣、七日、地震、八日、前右大臣三條公敦薨于周防、九日、權大納言三條實香爲內大臣、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五日、細川政元將遊陸奧至若狹、是日、幕府遣萬松軒等、責召之、時武田元

信與一色義有相持丹後、勸政元北遊歸諷之、留其行、乞援、政元許之、二十三日、細川政元部下香西元長將出兵于丹後、募夫丁於賀茂、社人以守護不入之故辭、元長怒縱火燬所在、社壇僅存、盡廢競馬及諸祭祀、二十五日、和歌會、楊弓、二十六日、佐首座進講文選、二十七日、細川政元徵兵近畿、率其子澄元及三好之長、赤澤朝經等、擊一色義有于丹後、二十八日、遷廣田神于假殿、帝受戒雲龍院善叙、二十九日、疾癒、五月五日、將軍義澄觀賀茂競馬、怒社務某不設棚棧、奏罷之、是日、詣鹿苑院、六日、幕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滿冥福、七日、以將軍義澄請、遣權大納言三條實望、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俊于丹後、賜勅書制止管領細川政元將往陸奧、幕府以園城寺不從令、收其寺田付之延曆寺、九日、有盜火大聖寺、十一日、細川政元武田元信、攻一色義有于阿彌陀峯城、延永春信于今熊野城、不克、二十五日、政元至自丹後、澄元三

好之長等從之、二十八日、天滿宮法樂奏樂、帝受戒雲龍院善叙、細川澄之、香西元秋率丹波兵攻賀屋城、與守將石川直經通謀、稱城陷旋兵、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佐首座進講文選、近臣宮嬪獻酒饌、賀帝病癒、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避方忌于新典侍局、二十日、春日山有光怪、二十一日、伊勢國司北畠材親獻物、二十三日、細川澄之弒其父政元、初政元養關白政基之子澄之爲嗣、與之丹波、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不中意、更養族成之子澄元、時政元崇信奇衺、喜怒無常、會澄元至自阿波、三好之長爲傅、之長勇有才略、藥師寺長忠與山城守護代香西元長謀、以爲主君狂暴必至危家、若澄元襲職、之長必秉權、不如立澄之爲嗣、則吾屬不失權矣、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長等謀逆、賂政元近士福井戶倉等、伺察政元、是日、政元齋戒、夜入浴室、戶倉就而刄之、近士波波伯部走救、亦爲所刄、不殊、奔阿

波。二十四日、香西元長兄弟襲細川澄元其第、澄元部下大和元行、波波伯部元繼等善禦、殺傷相當。晡時元長縱火攻之、澄元敗走、與三好之長俱依山中爲俊于近江甲賀。是日、細川高國尚春警守幕府、元長等乃迎澄之於丹波立之。將軍義澄不能制、參議高倉永康與政元善、聞政元死、懼禍及薙髮。二十五日、元長焚澄元之長等第、細川氏兵守高屋城者、聞京師變棄城走。畠山義英取河內、赤澤朝經黨和田源四郎等在大和亦遁、筒井順賢、越智家全黨要擊之櫻井、殺源四郎已下七百餘人。二十七日、先是六角氏綱以細川政元命在京師、將軍義澄不許謁見。至是將歸近江、義澄召之警衛幕府。武田元信收兵歸若狹、赤澤朝經與一色義有講和、退至宮津、石川直經等襲破之、朝經走普甲谷自殺、和久掃部、古市胤盛以下死者數百人。朝經養子長經逃去。是夏、足利政氏與其子高基有隙。秋七月六日、暴雨雷鳴及明日。七日、七

夕和歌會。八日、不豫。幕府以細川澄之爲故政元嗣、於是澄之至京師、館遊初軒。十六日、多田社鳴動六回、幕府寄附劍馬。十八日、細川澄元將圖再舉、京師戒嚴。是日、停御靈祭。二十日、以京師騷擾、停贈皇太后法會。二十五日、六角氏綱在京師、應細川澄元歸近江。是夜將軍義澄直禁中。二十八日、藥師寺萬德丸應澄元、擧攝津守護代藥師寺長忠于茨木城陷之。明日、澄元部兵進圍嵐山城、細川政賢、細川高國等皆應澄元。八月朔、高國、政賢、尚春等、攻細川澄之於遊初軒殺之、藥師寺長忠、香西元長等皆戰死。是日、三好之長、赤澤長經等、爲澄元先驅入京師。二日、幕府與書澄元、爲故政元嗣。是日、澄元率兵入京師、謁將軍義澄謝恩。四日、敕神宮司職曰、近日兵革不熄、輦下騷亂、庶民愁苦、宜抽天下和平、朝家安全之懇祈。五日、細川政賢檢藥師寺長忠、香西元長以下首級、葬澄之于紫野。六日、武田元信至京師。七日、長尾爲景叛弑

其主上杉房能。初爲景居越中西濱外以備西寇、內以輔房能、房能好色酖酒、狠戾無親、專以嚴酷爲治、是以北陸不服、爲景患之、數諫、房能怒詈曰、老革敢侮我、面辱不一、唯以宿臣故不忍行法、宜退自爲計、莫敢泄語矣。爲景性褊急、憤然起色曰、君欲棄社稷、臣何敢沮之、請自此辭矣、遂還西濱而叛、與家臣柿崎景家、直江實綱等相議、築壘壁作圍塹、積穀數千斛、而晨夜警守、越中豪傑多應之者、爲景大喜、潛率輕銳數百乘漁舟入越後、焚掠沿海村落而返、房能大怒、起兵五千伐越中、爲景逆擊大敗之、房能走于雨濤、爲景追躡復圍之、房能力竭勢窮自殺、於是爲景返軍奪府城自居。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細川澄元憤三好之長恃功橫恣、將歸阿波、將軍義澄親臨其第諭止之、之長懼、殺部下梶原某謝罪。十四日、奏樂。二十三日、先是前將軍義尹召大內義興謂曰、余居于此地久矣、然義澄無有貌我、宜乘彼無備而入于京

師、義興乃傳檄募兵、將大擧入京師、畠山尚順、畠山義英以下諸將在河內者多應之。事聞京師、是日、細川澄元至幕府議拒義尹、二十七日、澄元如細川尚春第觀猿樂。是日、澄元以赤澤長經爲大和守護代、與部下內堀神次郎俱赴之、大和諸士聞之、將擧兵拒長經。二十八日、幕府奏以山中爲俊爲遠江守、賜攝津闕郡之地。越前和田超照寺僧徒、與加賀人山本玄任謀、率能登越中兵入越前、守護朝倉貞景遣兵擊斬玄任。是月、將軍義澄患京師亂未止、奏請改元、廷議以資用乏遂寢、多武峯罹兵燹、僧侶四散、勅依舊歸住、再造伽藍。細川澄元令賀茂神官仍舊領社田在山城者。九月二日、奈良暴雨雷鳴。三日、細川氏部下冒占社寺公卿田園、勅遣權中納言甘露寺元長、藏人頭勸修寺尚顯于幕府、諭將軍義澄及細川澄元、政賢、高國等、還付之其主。四日、畠山尚順、義英等遣使大和、約諸士叛細川氏者、緩急相援、於是諸士聞赤澤

長經等既至、軍郡山備之、九日、重陽詩歌會、十日、和漢聯句會、將軍義澄獻酒饌、細川澄元觀猿樂于細川高國第、十六日、十市遠治・箸尾次郎・越智春竹丸等、行奈良、應筒井順賢、備京軍、河內兵亦漸入大和、於是赤澤長經軍木津、內堀次郎左衛門軍祝園、將合力襲奈良、二十三日、佐首座進講文選、是夜西方火、二十八日、帝受戒雲龍院善叙、修法會于安禪寺、賚後土御門帝資福、冬十月六日、內堀次郎左衛門徙自祝園陣山田、奈良諸士出兵襲之、次郎左衛門、其子神次郎・藤兵衛皆戰死、會木津京兵援至、諸士敗績、乃送內堀父子首級于河內、八日、先是詔改元、定、傳奏權中納言中御門宣秀曰、天皇未行卽位禮、無改元之故典、以幕府所請、下詔、再與公卿議、問其所以請、答曰、以兵革連續、兇徒暴橫也、請獻資給、而不果、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佐首座進講文選、十五日、遣前參議持明院基春于美濃、督促御邑貢租、越前守

護朝倉貞景獻御邑貢租、十八日、細川澄元欲親將擊大和、命部將三好越後守・波波伯部因幡守等、先驅至木津、河內兵聞之、懼不進、於是赤澤長經與越後守等、合兵襲奈良、大敗之、筒井順賢・成身院順盛・十市・箸尾以下諸士出奔和泉河內、二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一條火、二十九日、奏樂、十一月朔、賜常陸龍江寺僧宗岱于號、曰大功正傳禪師、二日、赤澤長經入奈良館朱雀院、問興福寺僧徒黨諸士罪、出錢償其罪、尋還京師、三日、佐首座進講文選、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田樂、十三日、幕府以赤澤長經爲故朝經嗣、長經復入奈良館朱雀院、是日、諸士蠭四散潛匿者、漸屯聚放火襲京軍、長經使木島三郎・粉井刑部丞設備箸尾九條、十四日、諸士進圍九條、京軍亦放火拒之、筒井順賢・十市遠治以下、收拾殘兵、軍高田城、將再至奈良、諸士響應、京軍益嚴其兵備、二十四日、長經令大和徵春日社造營費用、及興福寺

領貢米、二十六日、佐首座進講文選、田樂、十二月四日、畠山尙順畠山義英和議復破、義英與部下遊佐孫三郎、俱據嶽山、尙順軍隅田寺、使其將遊佐順盛入譽田、細川尙春・細川高國在和泉、陰應之、大和諸士亦多赴尙順陣、七日、土寇嘯聚下京、尋散、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畠山尙順與細川澄元和、贈劍馬于赤澤長經、澄元遣部將奈良元吉、命長經應尙順、圍嶽山、粉井修理亮・古市澄胤等從之、細川尙春・細川高國、亦率攝津和泉兵入河內、援尙順、於是大和諸士皆離散、擇各所其適隸之、十二日、奏樂、十五日、前將軍義尹與大內義興率山陰山陽諸道兵、將入京師、戰艦七百、發周防到安藝蒲刈、武田元繁・島津貴久・大友義長・龍造寺家兼、尼子經久等率兵來會、勢聲大振、幕府大懼、是日、令細川澄元諭義興及細川成之、請和于義尹、二十三日、遷春日神于假殿、二十七日、幕府停公卿歲末參賀、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琉球國

王尙眞遣書島津忠昌修好、大村城主大村純治爲千葉興常所逐、至是乞援澁江公勢與興常戰隈口、敗之、乘勢還大村、

五年戊辰、春正月朔、停節會、十日、將軍義澄參朝、十五日、三好之長請義澄、以細川澄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而自執政事、後剃髮稱希雲、之長之先、曰小笠原義淸、義淸之子長房、爲阿波守護、自信濃徙焉、居三好鄕、及細川氏領四國、屬部下、爲重臣、至是始著、而細川氏始衰矣、十七日、畠山尙順攻畠山義英于嶽山、陷之、義英奔和泉、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四日、勅天台座主堯胤法親王造藥師像七體、二月二日、土寇蜂起、焚因幡堂、幕府發吏擊散之、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薩摩日向大隅守護島津忠昌自殺、年四十六、當是時、國勢不振、強臣跋扈、忠昌志在靖難、迄無成功、還自高山、以爲我不獲志於肝付氏也、則新納忠武使然、居常邑邑不樂、歎曰、人生若此、不如死也、是日遂自刄、其家臣奈良原湍

殉之、子忠治嗣、十九日、奏樂、二十日、幕府聞前將軍義尹將入京師、下敎書于斯波義敏、六角高賴等、徵兵備之、大草城主松平光重卒、二十三日、石淸水宮火、廢朝五日、令幕府獻奉幣費用、二十九日、細川澄元獻劍馬于幕府、議拒前將軍義尹兵、三月七日、帝賞花于東庭、賜宴于公卿、十二日、薩摩日向大隅守護島津忠治、遣書于琉球、修舊好、十七日、內侍所臨時神樂、細川高國攔赤澤新兵衛讒己于澄元、稱參宮走伊賀、十八日、東大寺火、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先是京畿屢火、乃勅伊勢兩宮祈禳之、是春、地屢震、夏四月三日、細川高國揭禁例于賀茂社、五日、前左大臣花山院政長被官與北門衛士鬪爭、有死傷、政長怒訴之、乃勅權中納言甘露寺元長往諭解之、九日、細川澄元家臣伊丹元扶反于攝津、內藤貞正于丹波、細川高國領之將入京師、奈良元吉應之、澄元及三好之長各火其第、出奔近江、是夜之長之子長

秀亦遁、潛伊勢、後爲北畠義親所逼自殺、十日、細川高國率攝津兵入京師、十六日、將軍義澄奔近江、途難梗、潛甲賀山、二十一日、細川高國率兵行攝津、擊澄元黨池田貞正、京師騷擾、二十七日、大內義興奉前將軍義尹東上、抵界浦、細川高國、畠山尙順等迎之、管領細川澄元、及斯波義廉、赤松義則、畠山義豐等諸將拒之于攝津、聞師大至、不戰而潰、晦、和漢聯句會、五月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細川尹賢攻池田貞正于池田城、陷之、貞正自殺、十四日、北野法樂連歌會、六月七日、細川高國爲前將軍義尹前驅入京師、八日、義尹入京師、大內義興率山陰山陽諸道兵從之、畠山尙順等相次入京師、關白政基執義尹手曰、使君早還、吾兒不死矣、十九日、田原城主戶田宗光卒、子憲光嗣、二十四日、以參議右大辨勸修寺尙顯爲武家傳奏、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七日、樂會、北畠政鄕參朝、是月、以細川高國爲

右京大夫、秋七月朔、削征夷大將軍左近衛中將足利義澄官爵、以前將軍義尹叙從三位、任權大納言、還補征夷大將軍、以大內義興爲管領、都督畿內中國西海事、斯波、細川、畠山三家之外、爲管領者、義興爲始、六日、公卿賀義尹還職于幕府、七日、七夕和歌會、十日、關東大水、十一日、但馬因幡守護山名持豐入京師、十九日、細川澄元黨赤澤新兵衛侵大和、幕府命畠山尙順討之、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一日、將軍義尹參朝、二十三日、大內義興請還周防、于幕府事聞、內旨遣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諭旨止之、二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隱士肖柏侍宴、赤澤新兵衛縱火于法華寺燬之、晦、幕府諭大內義興止其下國、是月、正親町三條實望、今川氏親等獻劍馬于幕府、賀義尹上京、幕府尋以氏親爲遠江守護職、氏親亦獻劍馬謝之、八月朔、大內義興獻劍馬謝勅諭、是日、義興叙從四位下、尋又獻劍馬謝

恩、五日、幕府猿樂、七日、地震、幕府定撰錢令、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隱士肖柏侍宴、十二日、將軍義尹臨東福寺畠山尙順寓、十一月二日、天台座主堯胤親王竣大藏經看閱功、下勅書褒之、五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六日、幕府和歌會、尾張守護斯波義敏卒、二十九日、奏樂、十二月二日、和漢聯句會、四日、京極政經卒、前伊勢國司北畠政鄕薨、年六十、八日、帝賜觀雪宴于公卿、十四日、賜宴于公卿、將軍義尹獻酒肴、義尹始讀書、直講舟橋宣賢授論語、十六日、田樂、十八日、奏樂、十九日、田樂、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山名致豐獻劍于幕府、是日、將軍義尹張猿樂褒之、尋免毛氈鞍覆白傘袋網代輿、二十七日、將軍義尹叙從二位、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終

堅守、亮政曰、可矣、我且覘其情、是夜、使大橋秀元海北貞兼潜出城、繞出淨照寺後、遣別將發里民、擧炬火馬上山、臨發飲士卒酒、夫人自出佐酌、士卒咸感泣、飲畢、亮政將八百人、出門鼓譟、敵兵顧望馬上山火大駭、不戰而潰、秀元貞兼直衝高岑麾下、時夜闇黑、敵兵自相擊、遂大潰、高岑脫身走上平、斬首三百七十級、貞兼京極氏驍將也、先是與阿閉三河、赤尾清綱歸降、亮政既破京極氏、尋自稱備前守、兄敎政稱駿河守、更姓赤尾、弟政信稱大和守、八日、貝合、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著到和歌會、公卿以大和亂平、參賀幕府、尋畠山順光歸京師、十四日、北野法樂、十七日、侍臣進講孟子、連歌會、十九日、地震、二十日、勸進猿樂、二十五日、丹後守護一色義清與族人九郎不和、相戰有年、至是幕府下書朽木植綱、出兵援義清、二十九日、皇孫方仁生、是月、諸國洪水、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若狹守護武田元信族逸見河內守作亂、丹

後人延永源六應之、率兵來陣和田、元信遣使越前、請援女婿朝倉孝景、幕府亦下書孝景促出兵、孝景從祖父敎景代將兵入若狹、援元信擊源六、三日、當座和歌會、六日、貝合、十三日、猿樂、十七日、楊弓、二十日、會津地震、二十二日、甲斐武田氏有內亂、今川氏親出兵赴援、大河內貞綱窺間、再取引間城、侵掠池田入野、兵勢頗張、復求援斯波氏、義達使織田敏信爲淸須留後、將發、織田信安固諫止、弗聽、是以上四郡兵士弗從、義達僅率士卒赴援、是日、氏親率六千騎赴遠江、造浮橋、濟天龍川、義達貞綱迎拒、氏親擊敗之、義達貞綱退保引間、今川兵隨而圍城、絕水道、二十三日、月次樂會、二十五日、月次連歌會、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侍焉、秋七月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有菌生春日社第三殿階、先是延曆寺修六月會、右中辨藤原秀房爲勅使赴之、不調供給關役、是日、當結願、不果會而歸京、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三日、大雨洪水、二

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皇太后冥福、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侍焉、二十九日、月次奏樂、是月、旱、自六月迄是月、石見民作亂、守護山名紀伊守出兵鎭之、八月二日、楊弓、八日、朝倉敎景攻延永源六、敗之、源六奔丹後、據倉橋城、敎景進圍之、遂陷之、源六降、歸所其侵地于武田元信、丹後守護一色義清收拾源六殘黨、將應逸見河內守擊元信、幕府聞之、復下書朝倉孝景、依舊援元信、十二日、奏樂、將軍義植參朝侍宴、十五日、中秋和歌會、十七日、連歌會、十九日、甲斐人咋其主武田信虎、信虎遣使駿河請救、今川氏親使其將由井某赴援、大河內久綱攻引間復之、斯波義達援久綱、久綱遂渡天龍川來侵、氏親自將赴遠江、與久綱戰破之、久綱走引間、氏親進圍引間、是日、城陷、久綱戰歿、斬首千二百級、義達乞哀、氏親宥其死、幽之普濟寺、逼薙髮、改名安心、送還尾張、義達賂盟書曰、後世我子孫對駿河

館、不可敢彎弓、於是斯波氏威大衰、尾張三河諸將士多屬氏親者、二十一日、將軍義植收藏人頭正親町三條公兄采邑加賀地、將付先帝宮人花山院兼子、不應、於是督促奪之、公兄慚愧、出奔駿河、二十八日、智恩院火、晦、幕府猿樂、大內義興獻劍及金等、九月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七日、內大臣二條尹房罷左近衞大將、九日、賜宴于公卿、是夜地震、十三日、賞月于小御所、詠和歌、將軍義植參朝侍宴、十四日、楊弓、圍碁、十七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大炊御門經名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公胤兼右近衞大將、公胤實淳之子也、十八日、三好之長與寒川某謀、率阿波讚岐兵侵淡路、淡路將士懼出奔和泉、十九日、月次奏樂、二十二日、淸和院僧格翁進講和歌撰集、二十三日、允前太政大臣尙通請、賜妙滿寺住持某于日崇上人號、勅祈禱太平、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九月盡和歌會、

是月、京極高岑與六角氏連和、圍小谷、淺井亮政乞救於朝倉孝景、孝景召將士議之、將士皆曰、勿許、朝倉敎景曰、淺井氏雖微也、本華胄、臣觀其用兵、應變出奇、殆非常人、且人窮來歸、我寧可不救乎、孝景從之、使敎景將兵赴援、亮政與敎景、夾擊破京極氏、遂攻上平、高岑懼請和、約以亮政爲湖北守護、一如上坂泰貞之故、亮政許之、和成、乃與敎景攻近傍不服者、盡定之、尋見高岑于上平、東野、井口、平野諸族皆來降、翌月、亮政如越前謝其來援、冬十月朔、楊弓、十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月次奏樂、十五日、足利義明攻小弓城拔之、義明初爲僧、稱雪下殿、後蓄髮還俗、稱左兵衛督、與父兄不睦、漂泊陸奧、頃年千葉氏族原胤榮居小弓、與國人武田豐三、眞里谷參河守、爭地境、胤榮每戰克、武田徒依難敵、密迎義明於陸奧、奉以爲盟主、義明勇猛剛毅有度量、安房上總下總國人、貳古河不快兩上杉者、悉來歸于此、威武稍震、略邊境不

順、至是滅原氏、次年移小弓、颺言曰、我廢古河而爲八州管領、十六日、權大納言一條房家還土佐、二十一日、丹治比元就與武田元繁戰、破斬之、元就幼名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躓溺、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躓常也、庸何傷、年甫七歲、其所愛白鷄爲物所取去、憤甚、時假山側有狐穴、鷄毛狼藉焉、曰狐殺鷄、狐殺鷄、乃命環穴積柴、其母聞之、馳人止之、松壽曰、有家士二人于此、甲殺乙、爲之君者置而不問、可乎、今鷄非寇于狐、然狐殺之、狐有罪矣、且鷄與狐俱在于兒邸中、不可曲赦也、遂薰殺之、比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者、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元既而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治比氏、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令朋使來聘京師、路經吉田、有

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宣威於四方也、元就心自肩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諸隊、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內、是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敗之、元繁挺前濟水、毛利氏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內義興請褒賞元就、元就遂並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據銀山不下、二十七日、細川高國如攝津、二十九日、以御邑灰方村民貢新穀賜宴公卿、閏月二日、將軍義植有病、浴有馬溫泉、畠山順光、大內義興

等率手兵屯堺衛護之、七日、楊弓圍碁、是日、大風及明日、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月次奏樂、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政平薨、二十二日、將軍義植歸京師、二十三日、阿彌淨寺僧請創無常三昧所于近江尼子莊、許之、二十四日、以將軍義植獻酒饌賜宴于近臣、二十八日、公卿僧侶賀將軍義植還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楊弓圍碁、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北野法樂會、十二日、田樂、十三日、楊弓、十四日、初伊東尹祐無子、側室生一子、立爲嗣、既尹祐容垂水又六妻、生一子、名虎乘丸、於是惡長子遂殺之、二十九日、月次奏樂、是月、遷熱田神于正殿、十二月八日、修理大夫蘆名盛高卒、子盛滋嗣、九日、楊弓圍碁、十三日、前伊勢國司權大納言北畠材親薨、子晴具嗣、威武不衰、十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大雪、甲斐禽獸餓死、相模川凍、十九日、奏樂、二十二日、伊豫、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美濃守護土岐政房惡執權

覽、二十九日、幕府猿樂、是月、幕府允大內義興請復本鄉扶泰若狹本領、五月六日、山城大水、十一日、幕府猿樂、十三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七日、鴨川洪水、五條橋壞、六月十二日、上坂景重攻六角氏兵于松原佐和山二城、六角定賴將兵來援、景重泰貞邀擊破之、乘勝追北、敵將永原某伏兵䩜射、泰貞危窘、淺井亮政代泰貞扞戰走之、亮政時年十六、淺井氏、其先出於大納言三條公綱、至重政事京極氏、領淺井郡、因氏焉、重政曾孫亮政稱新三郞、幼有大志、嘗自覩家譜、慨然曰、吾元縉紳之裔、今下爲人奴隸、大丈夫不能覇天下、猶當主一國、景重愛亮政材武、善遇之、十六日、聖護院道應親王薨、二十日、先是長尾爲景航于佐渡、樹旗羽茂郡、以收散兵、得七千餘騎、乃潛遣人招其女婿高梨政賴、政賴乃背上杉顯定應之、約爲內應、當是時、諸將僉奉顯定命、各引手兵徇諸郡、府城及保砦皆爲空虛、爲景諜知之、夜發軍艦、襲上杉憲房於

椎谷、政賴從內應之、憲房腹背受敵、不能防、遂走妻有莊、爲景追圍之、顯定赴援、與北軍戰長森原、敗死、年五十七、憲房軍潰、走還白井城、先是上杉房方嫡孫定實居上條、國人尊戴之、與上杉房能並稱、猶關東兩上杉、顯定之戰歿也、中條藤資、宇佐美定行以下將士、多謀奉定實起兵、爲景深憂之、欲徐圖之、陽臣事定實、以其女妻之、居上條如故、而自退居西濱焉、由是國內略定、屬長尾者始多矣、二十日、尼子經久造營出雲大社、二十五日、太白東井犯南轅星、二十七日、蘆名盛高老臣松本源藏、率越後兵攻狐戾城、城主金上某擊却之、是月、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秋七月七日、七夕詩歌會、奏樂、十一日、先是上杉憲房老臣長尾景春起兵、黨其族爲景軍沼田、上田政盛叛其主上杉朝良、據權現山、北條長氏城高麗寺及住吉、俱應爲景、是日、朝良自將圍權現山、遂破之、政盛逃走、長尾景春制一百錢、作九十六、缺其四數、以資軍國用、後

世山東用九六之法、蓋濫觴焉、憲房遣使京師、請伐長尾爲景、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味院、資贈皇太后冥福、是月、大內義興納大藏經于十禪寺社、八月二日、將軍義尹設宴、招中御門宗綱、甘露寺元長等、八日、地大震、寺社堂塔多壞、九日、奏樂、十日、祈禳地震及二星合于神宮、將軍義尹獻酒饌、乃召義尹賜宴、十四日、幕府猿樂、十五日、太白軒轅犯宮星、十九日、權大納言中御門宗綱如伊勢、二十日、大風、二十四日、地震、二十六日、山城大水、二十七日、遠江海溢、沒橋本驛、陸路爲海、二十八日、將軍義尹詣曇華院、是月、越後守護上杉定實入府內城、尼子經久起兵侵安藝、九月九日、重陽詩歌會、幕府猿樂、結城政朝族小峰氏作亂、誘岩城兵襲白川城、政朝走那須、明日卒、結城五郞奔會津、十日、和漢聯句會、僧壽桂侍焉、十三日、召隱士源肖柏、設連歌會、初帝夢後土御門帝設歌會、肖柏列其末座、以獻一章、覺後奇之、命三條西實隆迎

肖柏詠歌、咄嗟之間成百韻、帝自唱和以助歡宴、十六日、伊勢國司北畠材親任權大納言、二十八日、修法會於般舟三味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冬十月五日、堀田正綱卒、子正道嗣、十三日、發多武峯告文使、會安倍寺訴訟起、還自途、十四日、將軍義尹臨大內義興第、十七日、伊東尹祐與其臣長倉若狹、垂水但馬有隙、尹祐擊之綾城、二人自殺、二十日、幕府更定議事條規、十一月十九日、田樂、久松定益卒、子定義嗣、二十日、江戶通雅卒、子通泰嗣、二十四日、和歌會、田樂、二十五日、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二十七日、岩城常隆卒、子由隆嗣、是月、權大納言冷泉政爲至自播磨、十二月十二日、大心院火、二十四日、幕府諭公卿勿賣買朝恩地、二十六日、第二皇子入仁和寺得度、晦、地震、是歲、甲斐都留郡麥大稔、年饑、薩摩大隅日向大亂、南蠻國貢鳥銃、

八年辛未、春正月朔、停節會、地震、五日、幕府笙始、十日、將軍義尹

参朝、公卿賀正幕府、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十
九日、和歌會、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俊、爲東宮歌道及蹴鞠師、二
十五日、揚弓、二十九日、設詩筵、張猿樂、大內義興陪焉、是月、將軍
義尹使畠山基延代詣石淸水宮、甲斐口瘡流行、二月二日、和漢
聯句會、十九日、太政大臣實淳罷、儲皇子讀書於便殿、少納言五
條宣賢侍之、已後以四九日爲定例、神祇大副吉田兼俱薨、自其
先兼延以來、世爲吉田祠官、至兼俱大弘神道、後遂總督天下神
祇之事、以爲世官、二十一日、地震、大和喜多院火、二十五日、天滿
宮法樂連歌會、二十六日、奏樂、二十八日、幕府旣成、是月、上坂量
重與六角氏和、量重無子、養京極高淸二男泰舜爲嗣、守今濱、已
而復養美濃土岐某子泰信守上坂、而老今濱、剃髮號泰貞、三月
二日、以行卽位禮修理禁裏、五日、足利義澄在近江生子義晴、時
六角高賴素屬義尹、圖襲之、義澄潜赴播磨、依赤松義村、託以子

義晴、旣而生子義維、遣之阿波、託細川澄元、十四日、花宴、十七日、
將軍義尹觀花于鞍馬、十八日、連歌會、是夜風雨雷電、二十日、帝
覽泉涌寺羅漢像、幕府蹴鞠會、二十六日、以仁和寺宮某爲親王、
名覺道、二十八日、發多武峰告文使、祈神像癒晦、三月盡和漢聯
句會、細川高國、大內義興等參朝、是月、千葉喜胤、東尙盛等、與澁
谷某戰肥前杵島、克之、略取杵島藤津地、夏四月朔、帝拭眉、六日、
前關白政基與其子左大臣尙經不諧、是日、部下士相鬪、互有死
傷、尋幕府使人誅父子協睦、十二日、將軍義尹講犬追物、十七日、
地震、二十二日、以圓滿院仁悟親王補熊野三山檢校、二十三日、
幸儲皇子第、五月二日、京北火、二十九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俊
如紀伊、六月十日、將軍義尹講犬追物、十二日、義尹歷覽禁中、十
四日、山城洪水、著到和歌、二十五日、天滿宮法樂歌會、二十八日、
大內義興講犬追物于細川高國第、夏、先是以朝鮮國有變、絕兩

國交通、宗義盛奉幕府旨、殺叛逞暴掠匪徒、函送其首謝、幕府亦
使僧彌中差遣朝鮮、需通交復舊、朝鮮諾之、秋七月四日、地震、五
日、將軍義尹避方忌于伊勢貞陸第、七日、七夕詩歌會、九日、以細
川澄元軍迫京師、幕府下書越智彈正忠、遊佐順盛等、勵忠節尋
移牒一色佐佐木以下諸將、亦効力、十三日、細川政賢率四國兵、
援細川澄元、至和泉、與三好之長、畠山義英等、合兵將攻京師、赤
松氏復起應澄元、是日、與細川高國兵戰攝津河內、克之、偶高國
在京師、獲警報、急以柳本宗雄等爲將、出禦南軍于兵庫、宗雄擊
敗之、十六日、幕府命伊勢神宮及祇園社、祈邦家平安、敵徒退散、
伊勢祠上書、乞革造兩宮行遷宮、是月、幕府命石淸水社務修仁
王講、八月四日、北條長氏除底倉村土民徭役、七日、地震、十日、南
軍攻陷灘城、城將河原林正賴奔伊丹城、南軍漸迫京師、十四日、
足利義澄薨于近江岳山城、年三十二、謚法住院、贈太政大臣、是

時諸國援兵多罷歸、兵寡難守、大內義興欲誘敵京師伺惰襲之、
十六日、與高國等奉義尹奔丹波宇津、澄元入京師、據舟岡山、使
細川政賢、三好之長、畠山義英守之、自軍小川、義尹遣使求援於
六角高賴、高賴使子定賴將兵赴援、十九日、大風、日華門廊、小御
所等破損、年中行事障子壞、當是時、周防山口正山寺小僧在東
福寺勤學、傳聞大內義興逃在丹波、深憂之、日往舟岡遶乞託鉢、
探搜守備、二十一日、赴到丹波、具狀告義興、義興大悅、二十三日、
松尾城主小笠原定基卒、子貞忠嗣、二十四日、大內義興與六角
定賴、大友親治、伊勢貞宗等、合兵三萬、發丹波至嵯峨、將攻舟岡
山、問野上正忠曰、此軍有必勝之術矣否、對曰、有、夫軍者以死爲
必勝、義興曰、善、乃自斷表帶忍緒、以深野與房爲先驅、自揮薙刀、
殪敵三騎、定賴率部兵、橫突三好之長陣、破走之、斬細川政賢、斬
獲二千三百餘之長從細川澄元脫走歸阿波、餘衆弭散、京師平、

赤松氏方攻伊丹城、聞之解去、義興入京師、嚴禁鹵掠、是月、甲斐洪水、富士山鎔岩火、由良成繁卒、金山城地未堅固、文明中、成繁招太田資長胥議、悉修造城地、陸奥蝗、九月朔、將軍義尹還京師、館妙本寺、諸將皆護衛、義尹以義興功最大、賜劍及鎧、賞諸將各有差、大內義興諭小僧還俗、小僧固辭曰、恐禿爲邦君破戒焉、何面目可見衆哉、出奔、小僧者姓林氏、大內氏家人子也云、五日、公卿諸將賀義尹還京、九日、重陽和歌會、阿波讃岐守護細川成之卒、二十二日、以行德政、山城一揆蜂起、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千葉胤繁卒、晦、九月盡和漢聯句會、是月、六角高賴紿殺九里某於其第、是秋、幕府遣明使東福寺僧桂悟抵明京、冬十月二十四日、駿河大石寺火、十一月二日、地震、十四日、幕府猿樂、十七日、幕府又猿樂、十八日、管絃、二十二日、田樂、二十七日、設宴于宮中、十二月二十二日、賜薩摩保

泉寺住持等與于號、曰無着悟本禪師、二十九日、島津忠治賞種子島忠時戰功、與土田百町、是月、木造政宗、其子俊茂至京師、是歲、甲斐大風、宗義盛入京師謁將軍義尹、謝客年恩賜、幕府與近江八千貫地、駐留京師、長尾景春經甲斐入武藏、三浦義同讓新井城於子義意、而自修岡崎城居焉、削髮號道寸、爲義意娶上總人眞里谷某女以爲外援、意欲略武相、北條長氏有幷三浦統領豆相之志、陽示柔弱不與抗衡、明艦三隻來朝、

九年壬申、春正月朔、停節會、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一日、皇子命文章博士五條爲學講古文眞寶、十五日、賜宴于侍臣、十六日、伊勢貞宗舊邸火、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細川之持卒、二十五日、和歌會、二十六日、猿樂、二十七日、幕府會三條西實隆等張宴、島津忠治命調所恒房戍阿多城、二月朔、松平信忠付水田于稱名寺、祈戰死者冥福、三日、伊勢大雪、尋禰宜奏神殿朽損之狀、

四日、和漢聯句會、八日、地震、十一日、木造政宗、其子俊茂還國、十二日、將軍義尹詣得長壽院、又臨東福寺、觀涅槃像、十五日、細川高國張猿樂于其第、萬松軒等實臨之、十八日、奏樂、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二十五日、天滿宮法樂連歌會、是月、左衛門督持明院基春如美濃、三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將軍義尹受馭術于三上某、九日、義尹參朝、十二日、奏樂、十三日、將軍義尹遊北野、又詣鹿苑寺、十四日、大內義興參朝獻物、十八日、將軍義尹歷覽二條尹房庭園、十九日、甲斐大雪、相模大風、二十五日、越前守護朝倉貞景卒、貞景出畋、卒于路、年四十、貞景素信佛教、造南陽寺佛殿、又造觀音堂於京師淸水寺、置燈田、號曰朝倉堂、生三子、景高、孝景、景隆、孝景嗣、朝倉教景輔之、二十六日、賞大內義興舟岡軍功、叙從三位、如畠山政長、赤松政則故事、二十九日、三月盡和漢聯句會、僧周麟侍焉、是春、對馬島主宗義盛讓家于養子盛長、盛長遣

使朝鮮修好、更定舊約、大內義興遣寒川元家于西蕃、洋中到一離島、交貿得利、我船悉書八幡宮文字爲舟標、夷人稱曰八幡舟、夏四月八日、立皇子知仁爲親王、十日、權大納言小倉季種、大炊御門經名如加賀、十四日、大內義興參朝謝恩、十六日、將軍義尹臨細川高國第、蝦夷作亂、攻陷宇須岸、志濃里、與倉前三城、二十日、義尹臨畠山義元邸觀猿樂、二十一日、幕府定神事法會訴訟條規、二十六日、知仁親王加元服于小御所、閏月五日、對馬匪徒劫朝鮮商船、害人掠物、尋朝鮮遣書宗盛長、請捕其徒處刑、十四日、參議高辻章長進講書、十六日、賜伊勢觀法寺住持寺苴于大圓心宗禪師號、是月、有盜入廬山寺、五月十四日、帝臨知仁親王宮、十五日、賜養德院住持宗牧于佛惠大圓禪師號、是月、山城大水、畫所預土佐光信畫勸修寺緣起圖、六月八日、將軍義尹謁石淸水宮、宿齋七日、細川尹賢等從、九日、地大震、十六日、紀伊天野

社造營成、十八日、祈禳地震及宮中怪異于神宮、十九日、前右大臣西園寺公藤薨、二十六日、幕府調馬樂會、是月、細川高國與赤松義則平、伊勢兩宮禰宜等、諍遷宮前後、廷議以豐受大神宮爲先、定爲永式、秋七月七日、七夕和歌會、二十日、修法會、資贈皇太后冥福、是月、長尾景長攻上杉顯實于鉢形城、顯實奔于古河、八月十一日、祈禳變異于神宮、七日、十三日、北條長氏率伊豆相模兵、攻三浦義同于岡崎城、拔之、義同奔入住吉城、二十日、將軍義尹遊西芳寺、晦、幕府申禁撰錢、九月十三日、森可房戰死于近江赤田、二十一日、賜薩摩長光寺住持宗艦于智燈惠光禪師號、二十三日、修法華懺法于淸凉殿、祈後土御門帝冥福、三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始着宿德服、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冬十月十日、鹿島景幹攻木內右馬頭于下總米井城、敗死、弟義幹嗣、十六日、將軍義尹參朝、是月、北條長氏築

玉繩城、使大道寺重時守之、十一月三日、畠山尙順詣幕府、十九日、皇太神宮諸門火、二十七日、以常磐井恒直王爲親王、十二月十一日、祈禳二星合及變異于神宮、十六日、將軍義尹詣七觀音院、二十五日、第三皇子入靑蓮院、二十九日、先是命正四位下世尊寺行季、書年中行事障子、是日以其勞叙從三位、是冬、前權中納言六條有繼薨于伊勢、是歲、但馬因幡守護山名致豐老、其弟誠豐嗣、肥後人吉城主相良長每老、子長祇嗣、參河人大河內貞綱入濱松莊、募集近鄕士民、今川氏親將朝比奈泰凞擊走之、足利政氏與子高基有隙、搆兵、初政氏有三子、高基、義明、基賴、政氏欲廢高基、高基擧兵攻政氏、上杉顯定和解之、使政氏退老、高基立、義明奔陸奧、基賴奔下野、彫工後藤祐乘死、饑、人多死、

十年癸酉、春正月朔、停節會、細川高國寄附河內窪莊地于石淸水、祈武運長久、四日、石淸水宮鳴動、有流星長數丈、南飛響如雷、

十日、將軍義尹參朝、公卿賀正幕府、十五日、賜宴于親王公卿、大內義興以相模淸淨光寺住持意樂巡國、令諸國守護支辨其夫役、十六日、因皇太神宮牆門火、廢朝三日、十七日、雷、雨雪、二十一日、和歌會、二十三日、和泉守護細川澄賢謁幕府、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九日、北條長氏與三浦義同戰于相模、是日、淸淨光寺罹兵燹、二月朔、修理水無瀨宮、六日、將軍義尹命大內義興歸國、七日、那智千手堂火、十四日、將軍義尹與故足利義澄子義晴和、義晴及赤松義村、使在田式部少輔獻駿馬于幕府、二十四日、攝津守護細川高國、蠲近衞尙道采地在攝津者課役、二十七日、將軍義尹臨大內義興第、觀猿樂、二十九日、奏樂、三月三日、着到和歌會、四日、以僧桂峰爲妙心寺住持、勅使右少辨葉室賴繼涖焉、五日、帝賞花、十一日、菊池武經攻阿蘇惟豐、惟豐不能拒奔日向、武經奪矢部城、十五日、將軍義尹修日吉禮拜講、十七日、義尹

忿大內義興、細川高國專恣、乘夜出奔近江、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祈禳變異于神宮、二十五日、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三月盡和漢聯句會、夏四月十七日、將軍義尹有疾、義尹賞本鄕政泰扈從勞、與若狹本鄕地、晦、連歌會、五月朔、雨雹、大如梅實、三日、將軍義尹還京師、細川高國、大內義興、畠山尙順等迎之坂本、十六日、興福寺六方衆與衆中有隙、閉春日社及本寺門、十九日、太白與辰星合、細川尹賢致仕、二十七日、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右少辨葉室賴繼涖焉、六月十三日、將軍義尹命從二位土御門有宣、修小泰山武軍法、二十七日、蝦夷起亂、攻陷大館城、毀社寺殺僧祝、秋七月五日、幕府造三條第、十七日、北條長氏復免底倉村課役、十八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家任權中納言、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及安禪寺、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五日、常盤井恒直親王詣淸水寺、浴瀑布、有盜傷之、八月二十四日、畠山尙順與畠

山義英戰于河內、義英敗走、其弟播磨死之、二十八日、勸修寺覺圓親王薨、是月、伊東祐充講犬追物、九月十四日、細川高國及大內義興講犬追物、二十一日、安禪寺智圓女王寂、二十八日、修法會、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太田資康戰死于相模三浦、冬十月五日、關白左大臣尙經罷、七日、前左大臣近衛尙通爲關白、十日、右大臣鷹司兼輔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三日、長尾爲景遺書長尾房景賞戰功、二十六日、月星晝見、春日社及興福寺開門、十一月朔、參河田原城主戶田憲光卒、子政光嗣、九日、將軍義尹改名義植、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實香轉左近衛大將、二十日、日暗灰降、十二月八日、地大震、二十一日、將軍義植資近衛尙通女爲子、入寶鏡寺、晦、內侍所神樂、是歲、先是肥前五島主宇久囲爲其臣玉浦納所殺、其子盛定幼、逃依松浦弘定、至是盛定乞援松浦興信擊納殺之、復其地、痲疹流行、甲斐年、幕府遣明使僧桂

悟歸朝、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朔、停節會、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蹴鞠會、二十六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九日、詩會、晦、二人舞、二月朔、島津忠治復與大隅地二十五町于本田親安、三日、太田原胤淸卒、其子資淸嗣、四日、前左大臣今出川公興薨、十三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十五日、伊達植宗與最上某戰于出羽、捷之、尋講和、十七日、慶淸水寺法華堂、三月六日、小笠原信重卒、今川氏親爲人豪爽、蚤有意定京畿、欲略遠尾以開西上之路、七日、大河內貞綱糾合信濃參河兵、據遠江引間城以附斯波氏、氏親率兵入遠江屯笠井、斯波義達援貞綱據深嶽山、氏親議曰、先下深嶽山、則引間不攻而下、迺使前軍將朝比奈泰以以夜襲深嶽拔之、義達遁走、遂攻引間、貞綱棄城遁、十三日、蠣崎光廣入大館城、修築名德山、始取諸國商船稅、十九日、上﨟局

張猿樂、帝臨焉、二十一日、賜筑前妙光寺住持玄長于號、曰佛光慧照禪師、二十五日、以第三皇子爲親王、名淸彥、二十七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冬良薨、廢朝三日、晦、淸彥親王得度靑蓮院、改名尊猷、夏四月十日、幕府設私鬭罰則、十二日、奏樂、十三日、大雨雹、十七日、陸奧黑川火、二十一日、小田成治卒、二十四日、地大震、是月千葉胤勝襲東尙盛館、尙盛奔松浦、五月五日、伊達尙宗卒、子植宗嗣、二十一日、使前左大臣九條尙經管領東福寺事、二十五日、著到歌會、是月、有馬義定與大村禪賢有隙相戰、禪賢不利行成、義定乘勢竟擊千葉氏、六月五日、權大納言二條尹房兼右近衛大將、尙基之子也、二十日、命肥前慶善寺住持鎭譽祈聖祚長久、秋七月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八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關白尙通爲太政大臣、十六日、岩城某攻宇都宮某于宇都宮、不利、十七日、足利政氏詣香取宮、二十四日、太政

大臣尙通罷關白、長尾景春卒、子景英嗣、二十五日、地震、二十七日、伊東尹祐講犬追物、二十九日、右大臣鷹司兼輔爲關白、九月五日、幕府祈禳天變地妖于祇園社、十四日、島津忠治講犬追物、後屢講、二十八日、修法會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賜日向長善寺住持丘花于佛日燈傳禪師號、冬十月三日、尾張小河城主水野賢正卒、子淸忠嗣、十九日、雨灰、豐後萬壽寺火、十二月十四日、命攝津、和泉、河內、越前、美作、播磨、周防、七國守護、調進采女養料、二十六日、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望還自駿河、是月、大友義長老、子義鑑嗣、是冬、喧煦如春、是歲、三浦義同發住吉城、襲北條長氏于鎌倉、長氏逆戰大敗之、進擊至秋屋之陰、義同據險止戰、長氏乃引兵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倉皇奔入新井城、與其子義意俱固守、長氏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築長圍圍之、陸奧再進伊佐須美社、炎旱累月、豐稔、痘瘡流行、

十二年乙亥、春正月朔、賜宴侍臣、十日、將軍義植參朝賀正、十五日、伊勢氏三毬打、火延燒星野某邸、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九日、賜宴于侍臣、張猿樂、二月七日、島津忠治講犬追物、初櫛間屢有妖怪、民間相驚、以爲大覺寺殿爲之、於是達祠於櫛間、號福島大明神、妖怪漸熄、忠治復立大興寺於鹿兒島、以祈其冥福、十六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是月、月次和歌會、閏月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圓滿院仁悟親王薨、是月、月次和歌會、三月二十日、足利政氏下書實相寺、列關東十剎、二十一日、熊野本宮衆徒、與新宮衆徒以事爭鬪、幕府下書制止之、二十九日、高橋元光戰死備後、大內義興命與其采邑于同族興光、是月、月次和歌會、夏四月八日、淺井亮政納願書于淨信寺地藏菩薩、祈治亂興家、十六日、右大臣鷹司兼輔爲左大臣、內大臣三條實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望爲內大臣、

實望公治之子也、是月、月次和歌會、五月十六日、禁中臺盤所鳴、多怪、是月、月次和歌會、六月三日、信濃守小笠原貞朝卒、四日、勅僧正公助修護摩法于清涼殿、禳災、八日、大外記中原師象、得足利氏傳家寶笙于鞍馬、進之幕府、將軍義植與劍馬及金賞之、十五日、肥前守松浦弘定卒、姪興信嗣、十八日、勅賜僧善譽于佛項禪師號、二十六日、幕府新經營第于三條高倉、蝦夷叛亂、蠣崎光廣擊平之、是月、月次和歌會、秋七月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二日、將軍義植令兩行祇園祭、是月、月次和歌會、八月十六日、岩城由隆因足利政氏命、率兵入下野、宇都宮成綱邀擊敗之、岩城氏、平繁盛孫則道之裔也、則道配藤原秀衡女、秀衡讓與岩城郡於則道、因以爲族稱、二十五日、薩摩守護島津忠治卒、弟忠隆嗣、是月、月次和歌會、九月十三日、勅賜僧禪巷于正覺大鑑禪師號、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

御門帝冥福、是月、月次和歌會、冬十月十七日、武田信虎與其族大井信達有隙、發兵攻之上野城、敗退、小山田某等二百人死之、是月、月次和歌會、細川高國以其生父政春爲備中守護、十一月十一日、以慈仁院列勅願寺、十四日、以建仁寺僧月舟請、追賜其先師祥瑞于祇燈大明禪師號、十九日、畠山次郎加元服、將軍義植賜偏名稱植長、是月、月次和歌會、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三條高倉第成、將軍義植徙焉、六日、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望罷、九日、權大納言二條尹房爲內大臣、十五日、前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實望如駿河、是月、月次和歌會、是歲、長尾景長迎上杉憲房居平井城、紹山內氏稱管領、幕府命安藝守護武田元繁就國鎭亂、元繁乘勢將攻略諸城、攻已斐某于有田城、毛利興元援已斐、擊元繁破之、壬生城主源元泰叛之降興元、有馬義定遣部將有馬某、會大村禪賢軍、擊千葉興常將岩部某于藤津敗之、北條氏綱寄

書建長寺、圓覺寺、東慶寺、竝除其諸課役、甲斐大雪、飢、

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將軍義植命細川四郎代詣石清水宮、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二月六日、仁木千代菊謁將軍義植、高長之子也、月犯畢、八日、修理大夫本多清重卒、子信重嗣、十七日、細川高國襲畠山植長、大內義興于其第、張猿樂、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三月二日、地震、二十日、和泉守護細川彌九郎上京、其族尹賢代赴之、二十三日、春秋泰勝欲擊伯父朝勝子朝重滅之、誘朝重部下高阿治友、與朝重戰敗死、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將軍義植請求武家系圖于太政大臣尙通、二十五日、賜美濃圓滿寺故住持宗紀於佛明眞光禪師諡號、二十八日、會津柳津村火、二十九日、右大臣三條實香罷、左近衞大將、是春、甲斐物價騰貴、武田信虎與同族大江信達戰、駿河守護今川氏親出兵援信達、遂據勝山城、是月上原量重卒、泰舜嗣、爲人

闇弱、遠徙將多變節、淺井亮政歎曰、幼主當國、不用諫、我豈坐待其亡乎、因圖除泰舜、密告其兄教政、教政愕曰、今我兄弟集兵不過六十騎、以是起大事、何不自量力、勿妄言滅我族、亮政又語其族三田村定元、大野木秀國、亦皆不從、亮政竊罵曰此輩何足以謀大事、廼語其友大橋秀元、秀元應之、且曰、大野木三田村如何、亮政曰、我已告焉、彼怯懦、乃反以我爲狂、秀元曰、伊部爲利雄略過人、與我親善、請與爲利圖之、於是秀元往語爲利、爲利曰、是吾意也、不圖爲少年人所先、淺井君既有此舉、僕不敢致死、唯臨事遲疑、恐露泄、宜速決、亮政得報大喜、決策夜襲上坂、亮政以百騎伏城傍、遣秀元爲利、縱火堀部、以誘城兵、泰信望火空城而出、亮政直入守城、而秀元爲利亦間道馳入城、既而泰信不見敵而還、亮政拒之、不得入、遂走今濱、翌日定元秀國以八百人來屬、勢稍振、泰舜聞變大怒、數來攻、亮政擊卻之、遂攻今濱、陰招降宮川某、

筧某二人乘風雨、夜縱火焚城、亮政兵因殊死戰、泰舜、泰信走尾上、亮政以兩月拔上坂今濱、京極高清在上平、聞今濱陷、大驚欲發兵、會疾篤不果、尋亮政城小谷徙焉、壞今濱及上坂城、淺見俊孝說泰舜、及小谷修備未成攻之、不從、夏四月三日、細川高國謁皇太神宮、四日、前關白准三后政基薨、十一日、雷、雨雹、大如梅子、水禽觸死者多、會津大雪、十三日、鎌倉洪水、會津白虹見、十九日、不豫幕府仍例論大內義興管掌遣明船事、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五日、琉球使僧天王寺謝那大屋子至薩摩、晦、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尹房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名兼右近衛大將、經名信量之子也、五月三日、東尙盛率松浦波多、草野兵、攻千葉胤勝于晴氣城、敗死、是月、美濃守護土岐政房獻劍馬及錢二千疋于幕府、幕府遺劍答之、六月朔、日有食之、備中漣島人三宅國秀欲取琉球、率兵船十二艘至薩摩坊津、守護島

津忠隆以其屬國、告幕府譴國秀、殺之、五日、勅三鈷寺、賜故普空于心地和尙謚號、七日、島津忠隆請犬追物後歷講、初福原城主那須資親無子、養結城顯朝子資永、爲子、讓家、後資親生男、稱資久、置之於山田城、及資親疾篤、遺囑大田原胤清、使廢資永而立資久、遂資親死、胤清等襲資永于福原、資永擊破之、敵兵益至、資永遣關義時、潛入山田、執資久至殺之、是日、乃率餘衆出戰、遂死之、結城顯賴聞資永急來救、戰于細釣臺不利、於是烏山城主資房併領那須上下莊、島津忠隆請犬追物、十一日、幕府分命禁門及府門守衛于諸將、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是月、會津大水、將軍義植以管領大內義興請、許越前守護代朝倉孝景用白傘袋毛氈鞍帕、秋七月六日、大風、十二日、甲斐地震、十三日、又震、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賠皇太后冥福、二十一日、北條長氏納劍三島社、祝戰捷、二十六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會津

塔寺彌勒堂櫻華、八月十三日、大風、二十日、會津有光怪、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小田氏治部將菅谷勝貞、代氏治攻若泉五郎左衛門于土浦城、斬之、足利高基賞其功、二十五日、毛利興元卒、子幸松丸嗣、二十八日、細川高國謁石清水宮、是月、大內義興遣僧朝鮮募豐後萬壽寺再造費、伊庭貞說自近江北郡入南郡、與六角定賴戰敗走、九月九日、長尾爲景侵越中、多失其兵、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夜春日山有神火飛、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將軍義植採松蕈於吉田山獻之、是月、嵯峨、松尾、山田、西岡等火、冬十月五日、筒井順興與越智家全、古市某戰、敗走、二十日、大內義興部兵與天竺上野介戰于太秦、民家罹兵燹、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五日、徵采女養料于攝津河內周防越前備中播磨美作和泉八國、十一月八日、下野守宇都宮成綱卒、子忠綱嗣、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

二十九日、伊豫守一色灑榮卒、十二月七日、土佐國主一條房家到京師、十三日、名波顯忠侵守山、相良長每築砦防之、又出兵攻宇土城主伯耆長照于豐福、是日、遂破之、豐後守護大友義鎭使人說長每、與長照講和、二十日、琉球使僧建善寺至薩摩、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太政大臣尙通罷、一條房家任權大納言、足利政氏在小山城、知小山政長有反心、遷岩槻城、上杉持定、多賀谷家植護送之、二十八日、三日並出、白虹亘天、二十九日、會津大水、武田信虎出兵攻吉田城、城堅不拔、是冬、伊達次郞遣使京師、獻劍及金于幕府、賀將軍義植歸京、且請賜偏名敍任、先是大內義興與尼子經久接境壤、有隙、及義興輔足利義尹專京畿政、威權熾盛、諸將無敢比肩、經久恥爲之下、常怏怏、至此潛遁歸出雲、

十四年丁丑、春正月朔、復元會、初文龜二年行之、而後廢絕十四

年、是春、幕府獻資行大禮、二日、陰陽頭加茂在富行身固祈于禁中、六日、避方忌于皇子知仁宮、七日、復白馬節會、延德已來停之、至是復之、依例赦囚二人、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將軍義植參朝、十六日、復踏歌節會、明應已來停之、至是復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賜詩題于侍臣詠進之、二十七日、細川高國饗大內義興于其第、張猿樂、晦、猿樂、二月四日、京師訛言賊至、都下騷擾、細川高國以手兵護衛幕府、五日、和漢聯句會、七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家設和歌會于其第、招飮前權中納言冷泉爲政已下數人、十三日、賜宴于公卿、觀猿樂、前太政大臣尙通、前左大臣花山院政長、前右大臣久我豐通等持焉、十四日、以庚申守夜、詠當座和歌三十首、是夜圍碁、飛驒人江馬某作亂、國司姉小路濟繼在京師、聞之歸國、薩摩守護島津忠隆闕、吉田位淸據其城叛、率兵攻之、位淸懼以城降、依姻戚島津忠興、忠興族人島津善左衛門要殺之途、

十六日、東胤久臣寺島某叛、胤久請援鹿島義幹、擊殺之、二十二日、賜題侍臣、詠水無瀨法樂和歌、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是月、京極高淸卒、子高岑嗣、三月二日、武田信虎命部將小林尾張守、圍勝山城、絕其通路、今川氏親聞之、遣連歌師宗長乞和、信虎允之、是日、駿河兵撤戍去、四日、權中納言中山康親如加賀、八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九日、將軍義植授伊達次郞于偏名、稱植宗、植宗獻劍馬謝之、義植亦遺物答之、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著到和歌會、十二日、知仁親王宮張猿樂、帝御焉、十三日、連歌會、太田城主佐竹義舜卒、十四日、大內義興饗細川高國于其第、十六日、設觀花宴于淸涼殿、張猿樂、二十三日、賜宴于公卿、詠和歌、二十五日、月次奏樂、晦、三月盡和漢聯句會、是春、千葉胤勝出兵松浦、擊東尙盛殘黨、夏四月朔、不豫、五日、細川高國如攝津、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日、著到和歌會、十二日、

幕府以越智家全、古市某等作亂、將命筒井順興擊之、順興先是與家全有隙、至是不待幕府命、率兵入大和、將軍義植怒其自專、命逐之、更遣畠山順光擊家全等、十三日、土佐須崎城主津野元實攻福井玄蕃于井場城、國司一條房家部兵來援玄蕃、元實與之戰、陷沒惠良沼、城兵進略須崎鄉、元實臣中平元忠奉遺孤國泰、邀擊敗之、十五日、以延曆寺僧等寺田爲六角定賴所冒占、訴之幕府、以故停日吉祭、十七日、細川高國徵備中一宮法樂和歌于公卿、二十四日、猿樂、晦、以全明親王子恒直爲親王、名海覺、五月二日、月次奏樂、三日、京極高岑發湖北六郡兵、圍小谷、屯德照寺、淺井亮政伏兵城東大寄及小室、大洞、虎御前、約敵來圍則同發、已而敵覺之、乃收兵入城、敵驍將磯野員詮及子爲員、上城後山、瞰射城中、我兵患之、亮政使候騎覘敵營、返報曰、敵人皆曰、爲員以弓困城兵、城兵將自潰、諸營皆不設備、獨淺井氏陣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柏原天皇中

永正六年己巳、春正月朔、停節會、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日、將軍義尹參朝、公卿賀正幕府、大內義興部下三隅某、與細川高國部下柳下宗雄爭事、義興部下助三隅、與宗雄鬪、十五日、幕府和歌會、眞光院灌頂堂火、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五日、和漢聯句會、二月四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請宸筆帖、遺今川氏親、朝倉貞景、十日、幸新大納言典侍局、覽猿樂、十九日、山城土民蜂起、二十二日、水無瀨法樂和歌會、二十三日、幕府蹴鞠會、二十四日、將軍義尹避方忌于院廳宿所、二十五日、法樂連歌會、二十八日、大雷、尋命勘解由小路在重、修天曹地府祭禳之、二十九日、奏樂、三月朔、長

澤城主松平勝宗卒、五日、幕府蹴鞠會、七日、雷、地震、十一日、將軍義尹受笙于權大納言中御門宗綱、十三日、帝賞花于小御所、賜宴于公卿、十四日、山崎人犯水無瀨宮、放火民舍、十五日、少納言舟橋宣賢獻氷室氷、十七日、將軍義尹參朝、獻酒饌、十九日、幸長橋局、覽歌舞、二十日、幕府旗禮、公卿賀之、二十二日、奏樂、二十七日、幕府講犬追物、二十九日、三月盡和漢聯句會、夏四月五日、賜宴于將軍義尹、七日、僧壽桂進講杜詩、九日、地震、十三日、東大寺訴周防守護大內義興掠其寺領國衙、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居間和解之、義興遂還付國衙、十四日、義興獻猿樂于幕府、十五日、以善能寺爲勅願所、二十八日、以妙心寺爲出世所、許入院紫衣、幕府欲遣書于琉球、詢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五月三日、先是球磨城主相良長每獻物幕府、賀前將軍義尹復職、是日、幕府遣書謝之、五日、賀茂競馬、大內義興觀之、爭鬪有死者、八日、成田顯忠

卒、九日、幕府定訴訟法、是月、京畿炎旱、土佐國司一條房家老臣山本茂宗、嫉長曾我部兼序專橫、與吉良駿河守、太平元國、山田基道謀襲兼序于岡豐城、兼序拒戰不利、自殺、長曾我部氏出於秦河勝、河勝後二十五世曰能俊、自信濃徙土佐、居長岡郡曾我部、因氏焉、及細川氏領四國、能俊子孫世屬其部下、文明中、一條敎房避京師亂、挈次子房家至土佐、將軍義政奏請、以房家爲土佐國司、能俊十五世孫文兼、與本山、安藝、大平、津野、吉良、山田六族、翼戴房家、俱輔政、稱七郡司、文兼孫兼房、於是所殺、有幼兒千雄丸、生僅六歲、其臣近藤某匿千雄於竹皮籠、擬回國修行者、歷甲浦、如幡多中村、依託千雄於國司一條房家、六月十日、將軍義尹直禁中、帝賜宴、詔准內臣、十七日、三好之長起兵近江、陳如意嶽、將攻京師、大內義興、細川高國出兵討之、是夜大雨、之長逃走、二十一日、參議廣橋守光爲武家傳奏、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二

十九日、奏樂、將軍義尹陪焉、秋七月朔、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右中辨萬里小路秀房蒞焉、三日、勅誓願寺住持宗滿再造堂宇、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七日、關東管領上杉顯定與子憲總、率步騎萬五千、討長尾爲景、將爲其弟房能復仇也、於是房能舊臣中條藤資、新發田長敦、八條景國、大熊朝秀、宇佐美定行、柿崎景將、風間信綱、本莊爲實、五十嵐友常等、各引兵往屬焉、爲景自度衆寡不敵、遁退市振、顯定進擊敗之、爲景走越中、保西濱城、顯定留御越後、越後士民不服、二十八日、丹波和邇別宮造營成、准石淸水宮、遷神于正殿、是月、皇子生、爲梶井堯胤親王附弟、八月三日、命諸社寺禳火災、十日、幕府賞伊勢國司北畠材親捕斬足利義澄黨、遣刀馬、十七日、幕府觀月宴、二十五日、賜薩摩福昌寺住持宇津于號、曰佛智法照禪師、二十七日、二人舞、二十九日、不豫、閏月八日、勅修寺恒弘親王薨、十七日、菊

池政隆與武經戰敗死、二十四日、賜薩摩龍雲寺住持良從號、
曰大通德光禪師、二十六日、幕府揚弓、九月三日、命大典侍某謁
大神宮、左近衛少將白川雅業亦謁神宮、幕府遣之馬、十三日、設
和漢聯句會、賞月、十七日、大德寺住持某入院、勅使右少辨萬里
小路秀房蒞焉、十九日、允東大寺僧盛懲請、使僧眞惠稱上人、二
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九
月盡和漢聯句會、冬十月十日、伊勢國司北畠材親叙正三位、十
一日、足利高基命鶴岡八幡社、祈天下安全、二十一日、歲星犯塡
星、二十六日、夜有盜入幕府、欲刺將軍義尹、義尹拔刀手斬四人、
身被九創、義尹發兵近江、索足利義澄、細川澄元等於甲賀山、義
澄遁賴九里備前守、澄元等走阿波、二十八日、幕府前政所執事伊
勢貞宗卒、子貞陸嗣、二十九日、幕府以有聯輝軒僧徒黨盜者毀
其寺、晦、將軍義尹書寫僧高辨論詞、請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校

正、十一月八日、奏臨時神樂于內侍所、祈義尹創平愈、二十五日、
田樂、十二月朔、議定所火、撲滅之、十九日、前左大臣德大寺實淳
爲太政大臣、將軍義尹創瘉、諸將獻劒馬賀之、二十日、着到和歌
會、二十一日、奏樂、遷春日神于正殿、二十二日、細川高國獻猿樂
于幕府、二十七日、河內守護畠山義英、仍舊免金剛寺領國役等、
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結城政朝與那須資親戰、陸奧大雨
雪、疾疫流行、人多死、幕府遣宋素卿于明、修好、對馬民屢寇朝鮮、
殺吏民奪物、朝鮮擊斬十七人、禮賓寺遣正尹段浦、告島主宗盛
順、請使薺浦釜山浦等邦人還、
七年庚午、春正月朔、停節會、九日、將軍義尹參朝、十日、公卿賀正
于幕府、十一日、幕府遣東福寺僧桂悟于明、尋使船遭風不果行、
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九日、和歌會、幕府連歌會、二十一日、將軍
義尹賜源姓及偏名于宗盛順、授屋形號、盛順改名義盛、二十二

日、延曆寺僧徒擁日吉二宮十禪寺客人神輿登山、二十五日、詩
會、和漢聯句會、是月、甲斐大雪、將軍義尹將擊足利義澄等、命細
川高國、大內義興、京極高清、北畠材親等出兵近江、義興頓于大
津、戰于東坂本、無利、再率寒川元家等出師湖東、二月朔、丹波山
國一宮、及比叡山橫川佛堂火、二日、帝幸別殿、六日、多武峯大織
冠像破裂、十四日、幕府祈敵徒退治于祇園社、十六日、幕府使細
川高國、細川尹賢向近江、是日、高國尹賢率兵發京師、高國陣今
熊野、先遣其被官雲龍軒紹登等擊九里備前守、二十一日、奏樂、
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和歌會、二十五日、天滿宮法樂連歌會、
二十八日、京軍與九里備前守戰不利、還、雲龍軒紹登等死之、是
月、皇太神宮假殿朽損、禰宜等奏其狀、三月二日、觀花宴、四日、土
佐國司一條房家叙從三位、五日、幕府與書佐佐木九郞、佐佐木
小二郞、蒲生貞秀褒出師勞、細川高國慚近江敗將遁世、將軍義

尹往諭止之、是日、高國還京師、十三日、第二皇子入仁和寺、東尙
盛、千葉喜胤等遣兵于水手、擊千葉胤治、胤治敗死、十八日、京極
高清使其將上坂景重擊六角定賴、是日、景重部署兵、攻拔磯山、
圍佐和山城、兩軍大戰鳥居本、景重居今濱城、高清委以國事、威
權侔于君主、二十一日、龍造寺康家卒、二十九日、三月盡連歌會、
是月、幕府行德政、權大納言冷泉政爲如播磨、夏四月朔、日有食
之、三日、大內義興講犬追物、四日、有流星、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
先是義興遣使朝鮮、不用宗氏文引、宗義盛及遣歲船、朝鮮拒之、
至是義盛使其族盛弘擊朝鮮三浦、恒居邦人等應之、陷薺浦熊
川二城、殺僉使李友曾、尋盛弘與防禦使柳聃年黃衡戰于熊川、
敗死、十四日、幕府賜劒一口于朝倉貞景、賞鎭壓土寇功、十八日、
將軍義尹詣清和院地藏、二十一日、義尹詣鹿苑院、是夜皇子臨
三條西公條第、二十五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寫令義解、供叙

齋藤利良擊之不克、是歲、阿蘇維豐率兵入肥後、擊見武經于矢部城、菊池氏族甲斐親宣等從之、武經與其子維前走薩摩、依島津忠隆、天下飢饉、

十五年戊寅、春正月九日、風雨雷鳴、安房守細川政春卒、子晴國嗣、十日、將軍義植參朝、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十種香、二十一日、楊弓圍碁、二十二日、幕府遣伊勢貞陸於堺、促大內義興上京、二十六日、召猿樂、侍臣獻酒饌、二月朔、上總介里見義通卒、初義通之嗣立也、有內疾、弟曰實堯、銳果有武幹、出守久留里、至是義通疾篤、子竹若年猶幼、義通乃召實堯及諸老臣、特命實堯曰、吾罹病累年、自知不起、而竹若幼冲、未能親機務、吾煩卿以家國事、卿努力待其成立、可傳則傳焉、汝一二老臣能記之、言畢而卒、實堯於是從稻村、權決軍國事、而竹若居宮元、三日、避方忌于別殿、是夜、諸臣獻酒饌、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帝始御長橋局、諸

臣獻酒饌、歌舞、二十五日、月次北野法樂連歌會、是月、屢楊弓圍碁、三月四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六日、觀花宴、七日、奏樂、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圍碁、醍醐寺衆與近江粟津人鬪爭、有死傷、十三日、猿樂、侍臣獻酒饌、十四日、楊弓、十七日、將軍義植臨畠山順光第、順光張猿樂饗之、十九日、知仁親王詣石山寺、皇族公卿從焉、禁中宴、猿樂師宮千代侍焉、二十四日、月次奏樂、二十六日、知仁親王及諸公卿侍宴、連歌、二十七日、左大臣兼輔罷關白、晦、內大臣二條尹房爲關白、夏四月四日、慶延曆寺中堂、將軍義植往觀其儀、六日、淸彥親王薙髮、改尊鎭、九日、帝觀舞樂于東庭、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楊弓、賜宴于侍臣、十三日、天台座主梶井堯胤法親王罷、以妙法院覺胤法親王代之、十九日、初越前一揆敗而後、堀江某、宇野某、警衛海口、斷北陸往來、衆爲苦之、至是幕府遣伊勢貞陸于越前、諭朝倉孝景撤國堺戍兵、開加賀通路、

二十一日、和漢聯句會、左大臣鷹司兼輔罷、修理大夫上杉朝良卒、以子藤王丸幼、姪朝興嗣、二十四日、月次奏樂、圍碁、五月朔、日有食之、五日、避方忌于別殿、豐受太神宮觸穢、賀茂競馬、將軍義植往觀焉、六日、刑部大輔石川顯光卒、子隆光嗣、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一日、近江守相良長每卒、子長祇嗣、先是淺井亮政將賀正上平、大橋秀元來告曰、聞大津彈正、加州宗懸、勸上平公誅君、至刺之、請勿往、亮政乃稱疾、遣弟政信、彈正宗懸怒曰、疾愈不可不速來、政信歸報、具言其有異圖、亮政曰、秀元言果然、吾且誅雪消攻之、是月、京極高峯與六角定賴來攻、諸將請乞救於越前、亮政曰、去歲乞救、吾猶以爲恥、豈可再乎、唯當枕城死耳、乃分兵守大嶽、小丸、十二日、六角氏兵至橫山、明日京極氏、六角氏、圍城數重、亮政堅守、磯野員詮、爲員襲大嶽焚之、瞰射城中、城中危懼、亮政謂衆曰、置敵高所、非我之利、如此而因循久守、是坐待亡也、

我有一策、欲及吾兵未疲用之、乃遣東野某等、將五百人、夜潛出城、募里民三千人、昧爽張旌旗於柳瀨賤岳諸山、以爲疑兵、亮政留兵備大嶽、親以千餘人開門出戰、敵兵顧見諸山旌旗、相驚曰、越前兵至矣、乃大潰、我兵追北、至尊照寺而止、敵守大嶽者亦遁、亮政將攻上平、高峯使人來言曰、近日之事、皆彈正、宗懸所爲、今已逃矣、上平公欲自殺、唯在子所裁、亮政召諸將議之、諸將皆曰、成和未幾、破約來攻、今而不除之、亂何所底止、亮政曰、諸君言是也、然彼爲近江源氏嫡流、一旦滅之、吾不忍也、廼對使者曰、臣非敢負君、唯君誤用讒臣、將被誅、是以不得止至此、且上平與弊城隔絕、姦之所易入也、請徙弊城、以絕姦路、於是亮政築館城中、寘高峯、收江北諸將質、上坂泰舜、泰信、及淺見俊孝等走湖南、諸城望風而降、獨山本、磯野、澤山、高山未下、後攻山本城、城將淺見對馬乞救磯野員詮、員詮脫走、對馬懼而降、使對馬招降員詮、於是

伊香、高島、淺井、坂田諸郡皆降、而高宮賴勝、磯野員吉、仍據高宮澤山、高岑遣使招降之、湖北盡平、亮政自起兵至此凡五年、而代京極氏地、十三日、賜日向大慈寺開基故支提于佛智大通禪師號、二十八日、前左大臣花山院政長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三條實香爲左大臣、關白內大臣尹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經名爲內大臣、晦、連歌會、正三位姉小路濟繼薨于飛驒、是月、貝合、楊弓、圍碁、六月朔、圍碁、五日、賜尾張一閑院住持道根大化知幻于禪師號、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七日、楊弓、十九日、月次奏樂、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月次北野法樂連歌會、和歌會、秋七月朔、淺間嶽雪、五日、細川高國子六郎加首服、諱將軍義植、義植與偏名稱植國、七日、七夕詩歌會、奏樂、賜土佐妙光寺住僧故支祐于佛國法覺禪師號、八日、楊弓、九日、猿樂、前近江守六角氏綱卒、十一日、先是赤松義村臣久米近氏憤浦上村宗無禮、

議之義村、義村將擊之、村宗聞之、遂據三石城叛、宇喜多能家援村宗、北條長氏圍新井城數歲、上杉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長氏兵七千人、乃分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三浦氏將大森越後、佐保田河內謂義同曰、宜走上總依眞里谷氏以圖再擧、義同曰、吾從祖義明已來、世食此地、天下所知、然而吾父滅鎌倉、我亦叛父、積惡已稔、我安往而得免、今日之事、枕城而死耳、遂飮酒與訣、長氏諜知之、十一日、鼓衆疾攻、義同奮戰而死、子義意稱荒次郎、驍勇絕倫、膂力過人、提丈餘鐵棒、衝突敵陣、縱橫奮擊、斃敵兵數百、遂自刎而死、年二十一、義同嗜和歌、又能書、傳古今集秘決於東常緣、平素有干戈之餘力、則詠和歌遺興云、十二日、若狹守蠣崎光廣卒、子義廣嗣、十三日、大風雨洪水、損禾、十七日、將軍義植詣醍醐三寶院、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

是月、以伊勢國司北畠具國爲左近衞權中將、八月二日、管領大內義興與西歸周防、以久居京師費用不支也、義興在京十一年、爲政公平、衆皆悅服、是時出雲守護尼子經久攻國內不從者盡定之、伯耆、石見、安藝、備後、多通經久、經久遂謀攻周防、義興聞變奏請還國、於是安藝毛利、平賀、天野諸族、留京師者、亦各就國自守、政不述職、命令壅絕、聲敎衰耗、公卿諸司與義興相善者、多客遊于周防、其餘各求其親、爭趨寓食諸國、細川高國與三好長秀戰于攝津破之、逐細川澄元部下兵、入京師、代義興爲管領、專政、五日、祈晴、十日、土岐政房次子賴藝讒其兄政賴于革手城敗之、齋藤利長擁政賴走越前、依朝倉義景、初政賴父政房、舉松波利政於旅賈登庸之、政賴密諫父曰、渠面頰異常、恐生簒逆之變、請君勿親昵、乃命停出仕、利政憤怨、政賴弟賴藝强悍有奪立之志、利政深相結托、密勸廢嫡、於是胥議起兵奪革手城、利政京師人也

幼入妙覺寺爲僧、頗有辨才、兼智惠、名法蓮房、衆謂當時碩學也、而志意稍變、脫衣還俗、號松波莊九郎、鬻油爲業、每歲來往美濃、仕齋藤氏老今須城主長井長弘、利政與常住寺僧日護相識、日護薦利政于長弘、當是時、齋藤氏衰、而長井一族執國柄、利政嘗讀書、善音曲、長弘得而寵異之、會長弘室老西村三郎左衞門者死而無嗣、長弘命利政爲之後、更稱西村勘九郎、名秀元、十一日、修理大夫大友義長卒、十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中秋連歌會、二十四日、前權大納言中御門宗綱爲准大臣、尋薙髮如伊勢、二十五日、大霜、諸國無蠅、禾穀不實、菜草枯槁、天下大飢、餓死相望、二十八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家加首服于長曾我部千雄丸、稱信濃守國親、歸舊領岡豐城、是月、尼子經久攻阿與宗的、拔其城、隱岐守龍造寺家員卒、子胤久嗣、九月九日、命公卿詠進重陽詩歌、二十四日、畠山義英出兵和泉、聞細川高國來邀、義英兵退、

去根來寺、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養土御門帝冥福、是秋、春日山木枯者、三千八百八十株、冬十月二十八日、山名致豐獻物幕府、幕府賜之內書、是月、平山忠康遺書調所恒房、修舊好、十一月二日、大織冠像破裂、三日、奉幣皇太神宮、謝五月觸穢、廢朔三日、九日、赤松義村攻浦上村宗于三石城、松田元成援村宗、義村臣櫛橋豐後守綮始終不利、設計略、慰諭義村、義村遂歸小鹽城、十八日、尾張本鄉城主丹羽氏員卒、子氏興嗣、二十五日、帝受笙曲傳于前權大納言四辻季經、十二月二日、幕府與內書于赤松義村、制止其部下黨細川澄元、二十六日、幕府與內書于朝倉孝景、諭土岐政賴還美濃、二十八日、前大僧正性守爲准三宮、賜封三千戶、有犬入宮中死、是冬、細川高國數攻九里伊賀于岡山城、是歲、淺見俊孝死、俊孝剃髮號春向軒、居尾上城、屬京極高峯、淺井亮政謁高峯、執君臣之禮、巡邏江

北、徇不服、俊孝切齒、亮政招俊孝、俊孝避居高島新莊、密謂六角定賴曰、高峯與亮政爲君臣、故姑枉意而已、請討之、定賴諾、此歲、俊孝臥病、自謂不起、乃遺言二子曰、我恨不使亮政至其赤族、汝等能扶戴我君、宜戮力莫辱我武也、而瞑、高峯聞訃歎曰、俊孝之死、是我家之衰也、聞者皆哀惜、由是軍議不決、亮政亦歎曰、可惜、彼雖寇敵、抗拒皆爲其主、且而曰、彼既死、我亦無所畏憚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柏原天皇下

永正十六年己卯春正月朔、停節會、五日、奏樂、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一日、將軍義植參朝賀正、侍宴、十七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二日、奏樂、楊弓、圍碁、二十四日、和歌會、二十六日、猿樂、二十九日、詩會、是月、赤松義村密遣使于香香登城、誘浦上宗久以利、宗久應之、將與播磨兵俱攻兒村宗於三石城、宇喜多能家與宗久俱守城、報有其異志於三石城、宗久以事覺走備中、二月五日、和漢聯句會、十日、將軍義植臨細川高國第、觀猿樂、十一日、多武峯鳴動、十二日、帝宴別殿、十三日、圍碁、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連歌會、美濃守護土岐政房以內亂平定、獻劔錢于幕府、

幕府賜劔答之、幕府賜諸島山植長、今川氏親、北畠時具、答賀正禮、特與劔于一色義清、謝之、二十五日、大風、清瀧宮大杉倒、二十六日、猿樂、賜宴于公卿、二十九日、東宮樂始、晦、北野社法樂連歌會、是月、筑後人河崎刑部大輔叛大友義鑑、義鑑命國人三池某等擊滅之、三月二日、楊弓、圍碁、五日、和漢聯句會、奏樂、十二日、月次奏樂、十三日、連歌會、將軍義植詣慈昭寺、十八日、地大震、從五位上土御門有春卜之、奏兵亂或有疾疫兆、二十六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七日、楊弓、二十九日、宴公卿、賜勅題詠和歌、是月、武田信虎遣兵伐加加美岙時、戰于小熊谷、兵敗、信虎怒、自將赴擊、克之、夏四月朔、避方忌于別殿、三日、興福寺僧徒與多武峯妙樂寺僧徒爭事、是日、權大納言中御門宣秀至奈良、諭僧徒和解、四日、楊弓、圍碁、日向大隅薩摩守護島津忠隆卒、弟忠兼嗣、十二日、月次奏樂、十三日、細川高國請犬追物于上馬場、十六日、細川高國

詣皇太神宮、十八日、奏樂、和漢聯句會、二十日、河野通宣卒于來島城、子通直嗣、二十一日、少納言舟橋宣賢進講論語、二十四日、奏樂、二十八日、出雲大社成、遷神於正殿、北條長氏割伊豆相模地、寄金剛院、充三子菊壽丸采邑、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赤松義村部將浦上村國陣於梨子原、宍粟範高陣於八塔寺、將攻三石城、浦上村宗聞之、命眞木貞邦乘夜雨放火於八塔寺、襲擊之、範高不能支、走上月城、貞邦取首二十、還三石城、晦、奏樂、是月、栗原信友叛其主武田信虎、前民部卿冷泉爲廣以一向亂夷如加賀、是夏、大飢、給米粟于悲田院、賑濟飢者、五月六日、出雲路火、十日、連歌會、二十三日、幕府令赤松義村捕播磨將士應細川澄元者、是月、以加賀本泉寺爲勅願寺、六月三日、參議松殿忠顯薨于越前、七日、停祇園會、因日吉神輿動座也、十五日、盜入前大納言飛鳥井雅俊第、雅俊斫其二人、二十一日、大星流西北、二十二日、和歌

會、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秋七月二十七日、賜遠江郎心寺僧周嚴于玄珠大明禪師號、八月十日、島津忠兼請犬追物、十五日、足利政氏老於武藏久喜、子高基嗣、北條長氏卒于韮山城、年八十八、子氏綱嗣、以遺言葬湯本、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長氏之興業、氏綱力居多、長氏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隙、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譬雞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制二十一條、以頒將士、一年三浦義同攻玉繩城、時已臘季、大導寺重時爲歲賀之備、召邑民令舂、舂於根小屋倉、會敵來、衆肩舂逃散、義同進放火薄城、重時固拒于郊、自元旦迄三月、長氏聞警後援、義同引兵而去、四

日、長氏入城、所去民捧贄歸到、重時以奉長氏、而借食祿歲首、今尙據此例云、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模、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二子長綱、以工技名山東、受伊勢氏家傳製鞍法、且作弓及石礮、世稱無雙、後居久野、稱久野幻菴、

青山延光曰、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尙、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拔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爲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爲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故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取者矣、而北條氏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盪

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寃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以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衆、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於關東、余觀其所爲、蓋襲鎌倉北條氏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泰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泰時時賴者、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要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

者子也、安有父爲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速也、時人所謂獰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襲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二十日、和泉守護細川民部大輔在京、是日歸國、二十三日、足利高基下書小田政治部將菅谷貞勝、賞上總椎津戰功、是月、幕府令細川高國援畠山順光、討大和暴徒、是月、武田信虎遣兵侵葛尾、村上義淸次小諸拒戰、九月朔、大風雨洪水、樹木倒、人多死、二十日、島津忠兼部將伴兼憲造霧島社、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將軍義植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是月、佐佐木定賴又攻小谷、淺井亮政擊大破之、定賴僅免歸觀音寺城、冬十月十

日、議即位日時、將以二十一日行大禮、幕府聞細川澄元起兵入京、奏請停大禮、前太政大臣尙通爲准三宮、十一日、足利高基命鶴岡八幡社神主大伴時信、祈國家安寧、十四日、內大臣大炊御門經名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德大寺公胤轉左近衞大將、二十日、奏樂、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二日、細川澄元在阿波、聞大內義興去、與三好之長傳檄近國、將募兵上京、部將池田三郞五郞據攝津田中城、先爲兵備、是夜細川高國部將河原林正賴、池田民部丞、鹽川孫大郞等乘暗黑襲之、三郞五郞逆戰斫三十餘人、澄元與豐島一郡、賞其功、二十六日、奏樂、楊弓、二十七日、細川高國兵擊暴徒於大和、不克、二十九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是月、赤松義村攻松山城、衣笠村氏棄城而走、十一月三日、幕府與譬義村絕細川澄元、與細川高國和親、五日、楊弓、六日、細川澄元率四國兵、到兵庫、陣神呪寺、三好之長進西宮、圍河

原林正賴於越水城、城兵一宮宗時善射、一發斃數人、澄元兵視之不敢進、七日、楊弓、九日、蹴鞠會、十日、和漢聯句會、細川尹賢、長鹽民部丞以兵二千發京、救越水城、十三日、楊弓、圍碁、十六日、和漢聯句會、十七日、幕府命理性院、祈攝津亂鎭定、十八日、田樂、十九日、楊弓、二十一日、田樂、細川高國率丹波、山城、攝津兵救越水城、是日、發京師、二十二日、避方忌於別殿、將軍義植避方忌於高國第、高國與之謁將軍、明日又如攝津、二十六日、楊弓、圍碁、晦、和歌會、十二月、二日、細川高國以池田城爲本營、進兵武庫川、爲越水援、六日、有流星、和漢聯句會、七日、楊弓、八日、島津忠兼部將伊集院尾張守據曾於郡城叛、新納忠元應之、忠兼命肝付兼演擊尾張守、三州大亂、九日、月次奏樂、二十一日、赤松義村以部將浦上村國爲先鋒、又攻三石城、城將浦上村宗計敵兵薄、注水轉大石、乘其虛擊義村軍破之、義村收敗兵不敢攻、二十二日、和漢聯

句會、二十三日、前權中納言中院通世薨於加賀、子參議通胤馳赴父喪、二十四日、連歌會、帝賜宴於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賞雪、二十八日、幕府與書佐佐木定賴、獎勵忠節、二十九日、宇喜多能家居香香登城、將整兵援浦上村宗、擊赤松義村、義村聞之慮軍無利、收船坂梨子原兵、還置鹽城、是月、武田信虎新營館於甲府、徙自石和館、畠山義英榜金剛寺、禁軍人橫暴、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奇權中納言三條西公條夢、詠和歌百首、納住吉社、祈南海凶徒鎭定、先是大內政弘發舟師侵朝鮮、朝鮮王懼而乞和、納全羅道貢賦、是歲、義興遣兵巡察全羅道、以視武、

十七年庚辰、春正月朔、停節會、二日、奏樂、八日、駿河守吉川經基卒、子國經嗣、九日、連歌會、十日、細川高國督諸軍援小清水城、將河原林正賴與細川澄元戰、高國偏將丹波守護代內藤貞正、攝津人伊丹國扶等奮戰、不克、城兵雀部與一郎、同弟次郎太郎突

出勇戰、斬澄元將田中賴堅、負重傷遂死、十二日、土寇蜂起、十三日、以攝津亂、今川氏親遣使伺京師安否、幕府賞之、賜內書、十八日、和歌會、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二日、土寇蜂起、焚盧山寺、二十六日、賜宴于侍臣、二十八日、土寇放火幕府木屋、其他京中所在火、二十九日、詩會、二月朔、連歌會、二日、修理大夫最上義定卒、養子義守嗣、三日、小清水城糧乏勢屈、城將河原林正賴與阿部藏人謀開城、若槻長澄一人留、詠和歌自盡、於是細川高國諸軍不利、退伊丹、久久知、長洲、尼崎等、細川澄元先鋒三好之長進陣難波、其他諸兵進小屋、富松、生島、七松、濱田等、其後互有勝敗、四日、楊弓、五日、宮門守衛士將捕賊被傷、北條氏綱寄神領於走湯山、六日、幕府與內書於京極高淸、促上京守衛、八日、幕府遣彈正忠飯尾堯連于攝津、賜細川高國手內書、十二日、將軍義植參朝、十三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六日、畠山義英與其部

將越智家全等攻畠山植長於河內高屋城、細川高國陣尼崎、長洲、池田、伊丹、三好之長進屯難波挑戰、高國將香西四郎與之長族三好孫四郎戰于大物浦橫堤、此日戰高國多亡兵、十七日、高國察戰遂不利、率八千兵、侵曉竊奔京師、是日、伊丹城將伊丹但馬守、野間豐前守二人、火城自盡、十八日、高國昨宵在六角堂、欲誘將軍義植奔、義植不聽、今朝高國出奔近江、依六角定賴募兵諸國、土岐、齋藤、朝倉諸族率兵來會、細川澄元欲請幕府命、贈書畠山順光託之、十九日、細川澄元欲上京、豫點定諸將士在京旅館、大友義鑑使弟義國繼菊池政隆後、二十二日、水無瀨法樂和歌會、帝御製曰、阿遲幾那久、與乎於毛布由遲能、巨止乃波牟、裘留伐奴毛廼乃、於奈志許許呂遊、講師迨拔講、左右親臣泣下歔欷、二十四日、幕府發德政令、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八日、蹴鞠於櫻庭、二十九日、月次和歌會、幕府賜書畠山植長、賞保高野城勞、獎勵士氣、三月二日、楊弓、圍碁、三日、赤

松義村獻物幕府、幕府賞之、賜内書、五日、奏樂、六日、蹴鞠會、七日、大風雨雷、地震、十五日、三好之長微服潛行、窺京師情勢、十六日、前權大納言飛鳥井雅俊如周防、細川澄元自神咒寺移伊丹城、河内高屋城陷、畠山義英將越智家全、竊使城主畠山植長、及部將遊佐順盛走、植長臣多戰死、十七日、賞花東庭、賜宴于侍臣、是日、中務卿貞敦親王初參朝、細川澄元使三好之長告畠山義英、制赤澤某侵入大和、義英亦通其意於古市公胤、十九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日、蹴鞠會、賜大隅法壽寺僧芳淸于大慈常光禪師號、二十一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三日、月次奏樂、二十七日、三好之長以二萬餘騎入京師、意氣驕、將士解體、二十九日、和歌會、是月、武田信虎部將小山田某架猿橋、夏四月二日、當座和歌會、楊弓、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連歌會、十四日、將軍義植詣相國寺、十九日、連歌會、二十日、赤松義村遣其部將小寺則元攻浦

上村宗屬將中村五郎左衛門于美作岩屋城、二十三日、月次奏樂、細川澄元令其部卒、禁侵入賀茂社領、二十八日、修法會於安禪寺、資嘉樂門院冥福、先是細川高國在近江、憑六角定頼、稱幕府命大募兵、由是近江美濃越前兵數萬應之馳到、是日、高國率諸軍陣阪本、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五月朔、細川澄元使三好之長獻物幕府、謝襲封恩、三日、澄元令其部卒禁狼籍祇園社境内、細川高國兵二萬餘與六角定頼等、越如意嶽、陣吉田河原、先鋒將近江人小原某進陣北白川、是日、丹波守護代内藤貞正以兵八千應高國、自長坂出舟岡山、陣七社、三好之長備師二千兵、配賦三條、偏憑幕府威名、五日、高國進渡賀茂川、陣河崎天神社、與三好之長兵戰、等持寺東南、然依有幕府内命不至大戰、既日暮、之長以其屬將多降高國、知始終不可對抗、是夜竊逃走、潛匿曇華院、其子長光、長則、姪新五郎、亦來共隱、明日高國分遣兵於四

方、搜索之長等不獲、僅捕殘黨斬之、七日、賀茂競馬、細川澄元在伊丹、聞之長敗、自生瀨口出奔播磨、高國將河原林正頼在堺、聞之、迅航追擊、斬二百餘級、澄元僅脫遂歸阿波、九日、畠山義英在八尾、聞之長敗、出奔吉野、畠山植長屬將筒井順興攻義英屬將古市公胤於山城、既公胤兵井上九郎、山林某、藤原某等降順興、山城遂陷、十日、植長與其將遊佐順盛再入高屋城、順興欲入南都、到桃尾、順盛諫、令順興及義英將越智家全等講和、細川高國聞三好之長潛匿曇華院、遣兵圍之、院主庇蔭不出、之長頻乞降、高國陽納其降、是日、使出二子長光長則、命安達某監護之、十一日、高國使出之長及其姪新五郎於曇華院、護送智恩寺、故細川尙春子彥四郎、以之長父之仇、欲殺之、請高國、高國聽之、於是彥四郎遣兵、圍智恩寺、迫使自殺、新五郎介錯、亦自盡、十二日、連歌會、細川高國見將軍義植、細川彥四郎復請賜之長子長光長則

於高國、後強可之、彥四郎復遣兵、圍安達某家、告之長自殺、二子大慟、遂自盡、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八日、楊弓、十九日、有人放火下桂、二十一日、連歌會、二十三日、中坊美作將筒井順興兵千二百餘、陣宿院町、古市公胤兵三百餘、將襲美作陣、舉火國見嶽白毫寺邊、此時順興陣井戶、其將十市某陣田邊、既越智家全通切不可動搖于古市公胤、仍明日公胤屬兵悉去、公胤將箸尾某不知之、屢出挑戰、二十五日、順興屬兵以一院及白毫寺人通公胤、火兩所寺家、二十九日、月次奏樂、是夜、古市公胤兵再出襲中坊美作宿院町陣、悉火之、美作敗、死傷者多、公胤將鹿野園某負重傷、明日公胤兵悉入南都侵掠、人皆惡之、公胤在大平尾、未來南都、筒井順興陣井戶、是月、權中納言西園寺實宣如伊豫、先是赤松義村使浦上村國守宇根城、防浦上村宗、義村自將攻村宗族小寺村氏於松山城、是月、松山城陷、村氏出奔三石、六月三

日、筒井順興兵二千餘入南都、與中坊美作兵合、逐古市公胤兵、公胤兵悉退大平尾、四日、和漢聯句會、修造日吉大宮、畠山植長獻物幕府、幕府賜內書、五日、北條氏綱寄地於走湯山、七日、連歌會、八日、先是武田信虎部將栗原信友叛信虎、是日、信虎遣兵與信友戰于都塚、信虎兵戰勝、即日攻信友於其居邑栗原、十日、連歌會、和漢聯句會、筒井順興將中坊美作收兵、退今市城、古市公胤兵毀美作所搆三條城樓、越智家全示將攻順興於井戶城勢、出陣佐味、順興兵等屯平等坊、右京大夫細川澄元卒於阿波、年二十五、子晴元嗣、陸奧地震、十二日、古市公胤陣鉢伏、壞白毫寺堂舍、以其材作假屋於山城趾、越智家全進陣鎰唐古邊、十三日、六角定頼攻伊庭貞說、九里伊賀等於岡山城、貞說等遂開城而去、十五日、大雨洪水、薩摩守護島津忠兼任修理大夫、十九日、畠山植長與細川高國、畠山義英謀、命部將遊佐順盛使僧說筒井

順興與越智家全講和、順興不聽、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伊達植宗與蘆名盛滋、俱攻最上義守、二十二日、遊佐順盛强筒井順興與越智家全講和、順興稍諾、於是家全等告和成於古市公胤、班兵、是夜公胤還大平尾、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二十六日、島津忠兼謝任官恩、獻物幕府、賜內書及物、二十七日、高野山奥院拜殿成、二十八日、幕府賜內書于細川淡路守、慰諭在京勞、二十九日、楊弓、閏月五日、楊弓、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以賀茂前神主賀茂縣主泰久再爲賀茂神主、十六日、幕府獻金一萬匹、供即位資、十九日、奏樂、二十七日、和漢聯句會、是夏、武田信虎攻族大井信達於大井、信達遂降、栗原信友亦降、秋七月朔、伊東尹祐攻北鄕忠相於都城、尹祐將福永平右衛門擊北鄕民部少輔捕之、伊東三河守擊民部少輔子北鄕某殺之、其他北鄕兵多戰死、尹祐兵凱旋和田梶山本陣、忠相兵收、退固守本原、二日、楊弓、七日、

七夕和歌會、詩會、奏樂、八日、赤松義村部將小寺則元圍攻浦上村宗屬將美作岩屋城主中村五郎左衛門、村宗聞之、使宇喜多能家援之、是日、能家與則元戰飯岡原、則元戰敗、溺死英多川者甚多、十三日、極樂坊源榮進講法華經自我偈、十八日、御靈祭、知仁親王臨權中納言勸修寺尙顯第觀焉、二十日、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二十二日、日向飫肥城主島津忠朝、與野野美谷領主樺山長久、廣久謀、二十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六日、月次奏樂、晦、以內侍所修繕、遷神鏡、是月、權大納言花山院忠輔如若狹、京師歌舞流行、每夜不絕、歷日而止、八月朔、大隅高山城主肝付兼興、攻日向飫肥城主島津忠朝將平山近久於串良城、近久擊却之、五日、將軍義植納自筆觀音經於御影寺、八日、春興殿成、內侍所歸座、十二日、岩城守隆欲亡那須氏、併其地、以白川城主結城義永有宿怨於那須氏、教唆之、起兵、是日、攻那

須政資於山田城、政資父烏山城主那須資房聞山田急、得宇都宮忠綱援兵、翌日陣山崎、守隆等捨山田、渡中川、屯繩釣原、資房短兵急接、守隆兵多死者、白土淡路守、志賀貞弘亦戰死、既守隆義永收兵走本國、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和歌會、十七日、楊弓、二十一日、六角高頼卒、子定頼嗣、將軍義植、細川高國共詠和歌百首、吊之、先是島津忠兼部將伊集院尾張守叛、據會於郡城、是日、忠兼親率兵攻之、志布志城主新納忠武援尾張守、二十二日、月次奏樂、將軍義植張猿樂於三條烏丸邸、權中納言勸修寺尙顯如加賀、二十四日、將軍義植獻物、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六日、梶井堯胤法親王薨、晦、大內義興獻物幕府、幕府賜內書及太刀、是月、筒井順興、越智家全、古市公胤和平、畠山尙順部下叛、尙順擊之、不克、遂棄廣城、出奔和泉堺、部下相謀以畠山植長弟某爲廣城主、東國霖雨、損禾稼、九月五日、當座和歌會、六日、楊弓、

九日、重陽和歌會、詩會、十二日、曲舞、十四日、將軍義植觀躍拍物於三條烏丸邸、陪觀者攀門上者多、門屋陷有死傷、十八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北野法樂樂會、二十八日、帝受戒元應寺長老、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晦、和歌會、冬十月二日、楊弓、三日、赤松義村親援小寺則元、浦上村宗聞之、欲援宇喜多能家、此日至岩山南、與能家兵合陣、村宗兵等見則元兵增加、大怖、乘夜皆散、殘兵僅七十餘人、能家恐敵知之、翌日未明、率殘兵突戰、破則元陣、由是一日中散兵復聚、一千餘人、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七日、小寺則元陣有宇野村秀弟中務丞者、應敵將中村五郎左衞門放火、慝敵陣中、浦上村宗進兵急襲、則元父子力戰死之、村宗得數百級、凱旋三石、赤松義村到白旗城、聞則元敗死、倉皇撤陣還小鹽、九日、遊佐順盛會越智家全、筒井順興於法隆寺、結講和條約、十一日、地震、十二日、月次連歌會、十四日、

細川高國部將河原林貞賴獲嫌疑自殺、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十六日、御領灰方村獻貢、賜祝宴于侍臣、二十六日、月次奏樂、十一月二日、楊弓、四日、和漢聯句會、六日、當座和歌會、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多武峯廟成、遷神于正殿、十二日、以近江小幡神社為總社、十九日、雪始降、賜宴于侍臣、二十二日、以皇子寬恒為親王、二十四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七日、皇子寬恒親王如幕府及曇華院、先是島津忠兼攻其部將伊集院尾張守于曾於郡城、新納忠武援尾張守、踰月、尾張守忠武力竭、是日遂請降、忠兼留守兵於曾於郡城、凱旋鹿兒島、二十八日、寬恒親王入梶井宮為僧、晦、月次奏樂、是月、赤松義村部臣不一和、浦上村宗乘隙、論故政則夫人義村夫人納和、請退隱義村、兩夫人同之、義村力不及、讓封子才松丸、薙髮號常印、才松年甫七歲、十二月三日、月次連歌會、五日、楊弓、六日、對馬守護宗義盛卒、姪盛長嗣、九日、田樂、賜宴于侍臣、

十一日、和漢聯句會、十九日、避方忌於長橋局、賜宴于侍臣、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六日、浦上村宗挾幼主專恣、小鹽城下不穩、由是赤松才松丸、故政則夫人、義村夫人、皆移三石城、家臣等悉參仕三石、仕義村者甚少、是以義村不堪怒、是夜奉足利義晴、竊奔榛石、依衣笠五郎左衞門、召募舊臣、將再興事、是冬、甲斐大雪、是歲、下妻城主多賀谷家植使赤松民部殺和賀鄉島城主和賀十郎、賞其功以民部為島城主、又降横曾根邑主羽生式部大輔、及報恩寺平太郎、遂併三氏領邑、少貳資元臣朝日某屬大內義興、寇主家、資元使宗義盛請義興、無用朝日某、又資元與義興分領筑前、各收其貢、

賴襄曰、應仁而還、足利氏之事、紛紛擾擾不足復論也、綜其大略、以為世戒云、足利氏之君臣、其事酷相似也、初畠山氏欲廢其義子而立其子、足利氏與細川氏亦然、是以成應仁之亂、足

利氏立義尙、細川氏立政元、並如其所欲、而畠山政長以義子立為管領、其所與爭立者死、其子猶存、政長害之、挾將軍往擊之、所挾者義尙所與爭立者之子也、蓋義尙之夭也、父義政召其舊所養義視、立其子義植、以義尙無嗣不得已也、是政長所挾者也、而細川政元稱義政遺旨、立義澄、義澄與義植、於義政均之姪也、義政豈有所愛憎哉、政元所以矯旨立之、欲排政長而奪其所攝耳、猶其父勝元之與山名宗全戰、以賭義視義尙之位、其意在排宗全也、而勝元未逞其志而死、而政元成之、政元廢義植殺政長、而已為管領專權十有五年矣、乃為其臣所弒何也、初政元無子、養其族子二、澄元高國、以澄元付三好長輝、輔之、而香西元近欲排長輝也、是以弒政元、更立他義子、反為長輝所誅、而三好氏專細川氏、義植義澄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足利氏、高國澄元之交爭者、至其子孫、以終細川氏、澄

元、與高國、或助義澄、或助義植、而長輝子孫始助澄元、及子晴元、敵高國、後又助高國之子、以排澄元之子、三好氏既亂細川氏矣、三好氏之臣、松永久秀者、亦亂其家、至毒殺其子、以立他義子、然後相與共弑將軍、而足利氏滅矣、蹇曰、孔子論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曰、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今細川氏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得失而已、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川氏之罪也、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氏之亂王家、

大永元年辛巳、春正月朔、停節會、六日、以庚申守夜、當座和歌會、

七日、楊弓、十日、將軍義植參朝賀正、十八日、龍造寺胤久爲民部大輔、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島津忠兼命大中臣篤則下三章法于諸鄉院、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九日、賜詩題于公卿詠進之、是月、赤松義村欲攻三石陣、御着先鋒弘岡左京軍大田城、浦上村宗聞之、遣僧日興以利誘左京、於是義村不能戰、退入玉泉寺、二月二日、楊弓、三日、大白犯月、六日、避方忌於別殿、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葦名盛滋卒、弟盛舜嗣、十一日、將軍義植獻即位資用萬匹、十二日、高野山福智院火、大塔金塔坊舍以下三千九百餘宇、佛軀經卷、悉灰燼、學侶數員入火自燒死、十六日、奏樂、是日、雷雨、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七日、連歌會、當座和歌會、是月、越後守護長尾爲景定條制、令禁一向宗、三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楊弓、七日、爲故將軍義熙設詩歌會弔之、將軍義植爲細川高國所逼、慮害及其身、出奔和泉、畠山順光從之、畠山尙順率

兵來衛護、既義植潜居淡路、圖再舉、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日、以明日行即位禮、廷議召細川高國警衛公門、二十一日、以雨不果、即位、二十二日、帝即位於紫宸殿、時年五十八、初帝之立也、以喪亂日久、府庫耗竭、不能行大禮者二十二年、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深憂之、喻本願寺僧光兼、令奉經費、光兼乃獻黃金一萬兩、於是始得遂大禮、帝嘉之、陞光兼准門跡、永傳子孫、二十六日、幕府修法會于鹿苑院、資義尙冥福、二十七日、內侍所臨時神樂、奏宿禱、太政大臣花山院政長罷、二十八日、權大納言久我通言兼右近衛大將、豐通之子也、二十九日、公卿獻酒饌、晦、和漢聯句會、三月盡和歌會、是月、遠江人福島兵庫侵甲斐、武田信虎邀擊飯田磧、斬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夏四月朔、楊弓、二日、高野山金剛峯寺僧以堂塔伽藍罹災、請募緣貴賤再建、聽之、七日、和漢聯句會、八日、賜西福寺僧祝叉于會上禪師號、十日、月次

和漢聯句會、十三日、甲斐守護武田信虎敍從五位下、十七日、月次奏樂、十九日、曲舞、先是葦名盛舜部將松本大學謀叛發覺自殺、是日、盛舜召其弟藤左衛門迫使自殺、鴫山城主長沼盛秀欲擊盛舜、率兵入檜王村放火、盛舜邀擊殲之、尋盛舜欲擊盛秀、自將軍南山、伊達植宗居間和解之、二十一日、第三皇子某爲上乘院道朝佛弟子、是日、薙髮稱道喜、二十五日、備中蓮島人三宅國秀族人率兵船入薩摩、燒坊津、以復前年之怨、五月二日、和漢聯句會、連歌會、十四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家敍從二位、二十三日、參議正親町公兄如采邑駿河、二十四日、月次奏樂、六月五日、筒井順興娶越智家全女、六日、不豫、命諸寺祈禳之、十三日、遷皇太神宮及豐受太神宮于假殿、十六日、蘆名盛舜部將松本藏人、松本宇門、鹽田刑部等、背盛舜應猪苗代盛光、倶攻盛舜于黑川、盛舜擊敗之、斬藏人刑部等、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五日、連歌會、秋

七月朔、左大臣三條實香罷、右大臣二條尹房爲左大臣、內大臣大炊御門經名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胤爲內大臣、四日、賜永源寺僧承儀于大悲佛光禪師號、六日、故將軍足利義澄子義晴在播磨、爲赤松義村所養、細川高國欲迎立之、遣使諜浦上村宗、村宗欺其主義村、奉義晴上京、館岩栖院、時年十一、七日、大膳大夫相馬盛胤卒、初盛胤約許伊達植宗女妻子顯胤、及盛胤病篤、植宗背約、盛胤怒、遣靑田左衛門說迎女、十日、猿樂、是日、公卿參賀幕府、十一日、幕府獻銀及劍馬、十五日、武田八郞在駿河、應武田信虎召歸甲斐、十六日、足利義晴臣屬數人、懼陰謀發覺自殺相國寺、是夜新內侍局某密出宮中、不知所其往、二十日、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瞻皇太后冥福、二十三日、賜興禪寺僧全匊于佛覺法昌禪師號、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足利義晴始讀書、從三位舟橋宣賢授句讀、二十八日、足利義晴叙從五

位下、宸筆賜今名、公卿諸將參賀幕府、二十九日、月次奏樂、八月三日、足利義晴獻酒、幕府猿樂、七日、伊勢守伊勢貞陸卒、九日、足利義晴涅齒、十日、北野社法樂、十二日、贈故足利義澄左大臣從一位、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十八日、島津忠朝攻鹿屋城、戰克而還、肝付兼興要之鹿屋原、忠朝擊走之、二十一日、先是浦上村宗幽其主赤松義村於室津、是日、使人迫自殺、浦上村國、宍粟範高等擁其子才松丸、出奔淡路、初村宗專權、義村惡其偪也、討之、不克、村宗幽之於室津、至是遂弑之、二十三日、詔改元、大赦天下、又復天下今年半徭、老人及僧尼年百歲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先是武田信虎遣小林宮內丞及小山田信有議事、是日、率兵攻穴山某於河內、某敗走、上杉憲房與上杉朝興戰、敗之、奪其兵船、二十九日、公卿賀足利義晴代始於幕府、慶眞如堂晦、大內義

興與尼子經久爭國相戰數年、足利義晴贈書和解、是日、互收兵而還、義興告之松浦興信、九月三日、月次奏樂、武田元光上京獻物禁中、九日、重陽詩歌會、十一日、地震、十二日、月次和漢聯句會、誠樂、六角定賴入犬上郡、陷高宮、淺井亮政命三田村定元爲留守、自將兵三千拒之、諸郡聞警來會者三千人、定賴方攻犬尾城、其子義賢自間道來攻、亮政使赤尾教政拒之于無常堂、是日、亮政軍六波羅山、伏兵蓮華寺及地頭六波羅兩山間、使先鋒挑戰不利卻、敵競進、伏起大戰、勝敗未決、會教政爲義賢所敗戰沒、義賢長驅、繞出淺井軍後、定賴縱兵乘之、淺井軍大敗、木村小市郞、小室隼人等百五十人死之、亮政與赤尾清綱、海北貞兼馳犯陣、殊死戰還上小阜、顧視我兵、兵皆散、政信說亮政、與清綱等十五騎突圍走新莊、保今村城、城將今井賴弘素通定賴、亮政不覺、命政信建牙旗于瀨戶山、招散卒、且曰、今日之戰、多喪我良、今且還

小谷、何能爲、今敵新勝而驕、必弛備、可襲而破也、是時定賴屯地頭山、施亮政卽夜分兵、向門根、醒井口、讃岐口、而親率精兵登地頭山、約已定而賴弘密告之定賴、定賴大驚、整諸軍、圍地頭山、亮政知謀泄、欲自殺、大橋秀元諫之、井口義氏貌肖亮政、自擐亮政甲代死、送其首於敵中、定賴以爲眞也、大喜、乃解圍還攻佐和山、亮政因走新莊、其兵向門根、讃岐者、漸來集、亮政急擊六角氏軍後、定賴大駭、欲返戰、軍擾亂不可制整、佐和山城將磯野員吉出城夾擊、定賴脫走、斬首四百級、亮政聞義氏死、祿其男、以其女爲嗣子久政妻、定賴之入湖北也、請援於美濃西村秀元、秀元將兵來援、定賴、亮政分兵守諸險要、迎戰大寄山、克之、秀元退軍關原、明日秀元悔敗復來攻、亮政拒之玉村東、既而聞定賴復攻佐和山、乃欲先破秀元而救佐和山、議未決、會朝倉教景聞地頭山之敗、請其主孝景來援亮政、亮政大喜、與教景俱擊秀元走之、追至

小關秀元屯菩提山、亮政令敎景赴佐和山擊定頼、定頼走高宮、秀元遂引去、亮政留政信守小關、親馳赴佐和山、與敎景合兵擊定頼、會三井、叡山僧徒來講和、亮政以頻年用兵、疆內疲弊、從之、以愛智川爲界、亮政論功罪、誅今井頼弘、今井孫左衛門等、自是數攻美濃、取不破、安八數郡、後與西村氏和、國內始無事、十三日、賞月連歌會、十六日、前權中納言冷泉爲孝如采邑播磨、十七日、允武田元光請、入禁苑、賜酒饌、二十八日、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冬十月朔、蹴鞠會、四日、武田元信獻禁裏北門修造費、六日、連歌會、武田元光獻猿樂於幕府、十日、武田元信叙從三位、十一日、武田元光就細川高國第、饗公卿、觀猿樂、十六日、內大臣德大寺公胤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稙家兼左近衛大將、稙家尙通之子也、十七日、賜前大德寺僧宗宣于佛心正統禪師號、十九日、地震、二十三日、月次奏樂、將軍義植在淡路、

以畠山尙順逡巡不出兵、不能圖再擧、自奮復到界、將入京師、畠山義英與尙順和應之、謀泄、細川高國命畠山稙長擊義英敗之、以故義植勢益孤、遂納和足利義晴、二十六日、御邑灰方村以貢新穀、賜宴于公卿、十一月四日、當座和歌會、岩城常隆憤前敗、使子貞隆兵一千餘、與白川顯朝三百餘、來攻那須城、小田宇都宮步騎二千爲之應援、那須政資督上莊兵七百保烏山城、當岩城白川、資房自將兵五百、欲擊小田宇都宮、修築上川井砦據之、岩城白川兵進攻山田城、會城中勢微、縱火棄壁而走、常隆顯朝悅、濟中川、將攻烏山、是時小山宇都宮次喜連川甲乙坂、是日常隆及諸將從兵三千、攻川井砦旬餘、或議毀民屋堙隍、將乘砦、川上出雲諫資房曰、敵預期明日合圍、彼衆我寡、雖捍禦恐不利矣、不如夜去保烏山矣、資房可之、半夜自後門走烏山、明日敵入砦、砦已空虛、將進攻烏山、宇都宮屬鹿沼德雪齋諫曰、如斯雖小寨、歷

旬餘拔之、而况烏山城、那須兵士戮力捍禦、我兵恐傷多矣、宜收兵、諸將可之、皆收兵而去、五日、武田信虎贈書平岡良清、賞飯田河原戰功、十四日、月次奏樂、十九日、武田元光歸若狹、二十五日、足利義晴叙正五位下、任左馬頭、公卿參賀幕府、二十八日、幕府以細川高國爲管領、是月、治部大輔斯波義達卒、十二月三日、若狹安藝丹後守護大膳大夫武田元信薨、七日、修經供養於大慈院、資足利義政冥福、常盤井全明親王薨、九日、右京大夫細川高國叙從四位下、尋兼武藏守、勢燄熾灼、恣權專橫、將軍義植厭之、初義植之見幽也、有一僧姓畠山氏者、破幽室脫之、以故義植寵秩其子、任式部大夫、欲以爲管領、高國由是與義植有隙、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九日、月次奏樂、二十日、帝受戒安樂光院、二十三日、有流星、自東飛西、北條氏綱因父長氏遺言、創立早雲寺、二十四日、足利義晴移三條第、加首服、二十五日、削征夷大將軍足利義

植官爵、以左馬頭足利義晴任征夷大將軍、依細川高國請也、高國爲管領如故、細川尹賢任右馬頭、參決鎭西事、義晴起第柳原、二十七日、公卿諸將參賀幕府、二十九日、島津忠兼賞種子島武藏守戰功、與地百町、是冬、飛驒不雪、氣候如春、是歲、種子島武藏守使僧妙滿寺齋書遣於琉球、求通信互市、琉球王尙眞答書聽之、三木直頼擊甲城主東相模守父子、及阿多野藏人、黑川越中守等、悉降之、取阿多野、馬瀬兩鄕城、櫻洞移焉、筑紫滿門創立上宮於寶滿嶽、

二年壬午、春正月二日、復殿上淵醉、十三日、幕府猿樂、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和歌會、二十六日、行縣召除目、自明應六年廢絕、至是復之、二十八日、將軍義晴觀猿樂於細川高國第、二十九日、猿樂、二月二日、楊弓、十日、月次和歌會、十六日、猿樂、十七日、將軍義晴叙從四位下、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二十三日、義晴始

参朝、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五日、法樂連歌會、二十六日、奏樂、二十七日、楊弓、是月、武田信虎受戒、僧日傳、三月三日、六角定頼至京師、四日、月次奏樂、六日、伊豫守吉川元經卒、子興經嗣、七日、北條氏綱令相模今泉村禁伐竹木、八日、中務卿貞敦親王第詩歌會、諸公卿會之、十日、和歌會、十一日、知仁親王詣日吉社、十三日、當座和歌會、十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二日、月次奏樂、二十三日、楊弓、二十五日、和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晴訪六角定頼於本能寺、二十八日、薦名盛舜、安置父盛高像於高巖寺、寄采邑、是月、島津勝久與伊東氏并兵敗島津忠良於穆佐城、其部將伊集院平佐等援忠良、敗勝久、夏四月朔、里見義堯築城於上總浦田、窪久留里、三日、六角定頼次本能寺、十五日、帝受戒僧光智、十七日、月次奏樂、二十六日、連歌會、先是伊東尹祐部將伊東祐梁、伊東祐兵等軍梶山、北郷久家據

山田城、遂出兵戰于本原交綏、是日、久家勸和於北郷忠助、不聽、於是久家帥兵攻梶山、敗死、士卒死者八百餘人、二十七日、將軍義晴覩犬追物於細川高國第、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五月八日、宇津宮忠興卒、子忠茂嗣、十日、六角定頼發京師、十三日、連歌會、十五日、北野法樂樂會、十八日、連歌會、二十一日、大雨、狹戸山崩、二十八日、帝受戒安樂光院、二十九日、月次奏樂、六月八日、梶井彥胤法親王參朝、九日、蹴鞠會、十三日、細川高國謁皇太神宮、十六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勅賜僧梵良于靈光圓珠禪師號、二十四日、月次奏樂、二十五日、法樂連歌會、二十七日、月次奏樂、將軍義晴覩祇園會於三條第、秋七月七日、和歌會、月次奏樂、十七日、尾張守畠山尙順卒、子植長嗣、二十日、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贈皇太后冥福、勅日向大隅薩摩守護島津忠兼、以泉涌寺舍利殿壞敗、令募緣修造、宜使國中往觀、六角定頼圍日野城、

高田某與萬歲某戰、是月、從二位圓基宮還自加賀、八月四日、筒井順興率兵赴大平尾、燒其地還、五日、島津忠兼與本田兼親謀、十四日、將軍義晴詣相國寺、十五日、和歌會、是夜賞月、十九日、命春日社及七大寺祈禳災異、七日、二十六日、月次奏樂、二十八日、豐田某與井戸某爭鬭、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北條氏綱定大井宮社領法度條目、十三日、和漢聯句會、是夜賞月、十七日、和歌會、十八日、北條氏綱遣使聘古河、會過淺草寺、觀辨才天堂邊錢涌、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二日、智恩寺僧進講佛經於小御所、二十八日、修法會於般舟三昧院、資土御門帝冥福、晦、連歌會、是月、北條氏綱再興寒川神社、冬十月二日、武田信虎創建天神宮於山梨、六日、連歌會、十二日、將軍義晴詣慈照寺、十九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月二日、月次奏樂、二十二日、伊東祐充張犬追物於都於郡岩崎、二十六日、楊弓、二十七日、月次奏樂、二十九日、春日社

法樂、猿樂、筒井順興部人與神人爭鬭、楊弓、是月、浦上村國、宍粟景範等擁赤松政祐起兵、自淡路入播磨、軍大貫山、浦上村宗出兵圍之、但馬守護山名致豐乘其虛、欲奪播磨、村國遣使村宗結成、連兵擊致豐敗之、大友親安以豐饒親述爲筑後守護代、十二月三日、楊弓、十三日、連歌會、二十一日、月次奏樂、和漢聯句會、二十七日、諸公卿賀歲暮於幕府、二十八日、上京火、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晦、高屋城火、是歲、島崎草菴攻長山幹總、幹總燒城自殺、伊達植宗與最上義定戰、植宗遣使京師、賀足利義晴任征夷大將軍、尼子經久出軍藝州、請毛利幸松爲先鋒、攻坂城、毛利元就奉幸松陷之、

三年癸未、春正月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十九日、和漢會、二月七日、猿樂、十日、奏樂、土佐國司一條房家就國、守護代細川益民迎之和泉、十八日、連歌會、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

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北野法樂連歌會、有人夜入左大臣九條尙經邸、殺家臣信乃四郞、二十七日、楊弓、三月二日、關白尹房罷、左大臣、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名罷、阿蘇惟豐攻菊池武包於小代山城、陷之、武包出奔高來、八日、六角定賴陷日野城、城主蒲生秀紀逃走、定賴命毀日野城、九日、內大臣德大寺公胤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近衞植家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通言爲內大臣、淺井亮政、三田村某、今井某等、與小野江城守將淺見某謀、據其城作亂、今濱城主上坂信光遣兵攻小野江、亮政等逆擊敗之、乘勢攻今濱、信光棄城出奔、十三日、穴山信永與南部某戰於花鳥山敗死、十五日、大風雨、十六日、月次奏樂、十九日、連歌會、幕府奏岩城守隆爲修理大夫、守隆獻劒及馬於幕府謝之、二十四日、觀花宴、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晴參朝賀正、前權中納言園基富如加賀、晦、百首續歌、閏月四日、法隆寺火、寶器

多焚、十七日、宴公卿觀猿樂、二十二日、月次奏樂、二十四日、和歌會、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皇長子親王受皇帝破陣樂、關亂旋兩曲於正二位四辻季經、筑紫滿門修造櫛田社、二十九日、宴公卿詠和歌、是月、淺井亮政以京極高淸通謀於上坂信光、將攻上平、高淸懼出奔尾張、亮政等縱火燒上平、取高淸子六郞、徙神照寺、旣淺見某奉六郞入小野江、是春、赤松政祐將浦上村國又起兵、討浦上村宗、村宗入播磨、與村國會戰、宇喜多能家奮戰多獲首級、村國敗退、旣村宗得赤松氏族某立爲主、屢與小鹽軍戰、後某戰死、而村宗威猶振、大內義興入安藝、攻取尼子經久屬城數所、使藏田信房守鏡山城、於是安藝大平屬大內氏、已而聞龍造寺氏小田氏入筑前、迺引兵還赴筑前、龍造寺氏兵引去、遂歸山口、當是時、安藝平賀天野、阿曾沼、竹原諸族皆應大內氏、獨吉川經基武田光和、毛利元就附尼子氏、夏四月六日、奏樂、七

日、連歌會、九日、足利義植薨于阿波撫養、年五十八、謚慈林院、贈太政大臣、世稱島御所、故將軍義澄少子曰義冬、義植無子、收義冬撫之、及其遜也、亦取以從、遂立爲嗣、義冬徙阿波居平島、後世因氏焉、義冬子義榮義助、義榮蚤亡、義助子曰義種、歷世賓於阿波、到今弗絕、世呼曰阿波公方云、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植爲逆臣細川政元所幽、幸得逃去、寄偶于北陸山陽之間、遂雪會稽之恥、再受將軍之任、雖然喪亂無極、不能平治天下、武略有餘、文雅不足耶、抑天不幸于室町氏耶、義澄爲政元所立、政不由己、拱手承制、猶嬰兒望乳、何夫懦弱、若其速正政元罪以迎義尹、讓職而退、則當免禍、惜哉、

十日、參議中院通胤如加賀、十一日、前權大納言飛鳥井雅俊薨于周防、十八日、靑蓮院尊鎭法親王出奔于高野山、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細川高國使宋素卿聘于明、素卿明人、姓朱名縞、

先是歸化更姓名曰宋素卿、時大內義興亦遣宋設于明、五月十三日、和漢聯句會、權中納言日野內光娶細川高國女其第、有鵄抓興福寺五重塔寶鐸去、蓐歷有怪、十九日、大雨洪水、二十一日、月次奏樂、二十四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使船相次入明、爭其前後、宋素卿貨市舶大監賴恩、事皆居先、宗設怒、與素卿鬪殺其人、焚其船、縱火于寧波府、執指揮遠璡、與都指揮劉錦戰于海上、擊殺之還、六月五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菊池重治與夯書于相良長祗、領八代郡益城郡及豐福如故、十三日、幕府遣伊勢貞充于大和、請還于尊鎭法親王、是日、親王至伏見、權大納言廣橋守光、少納言高倉範久等迎入京、幕府許浦上村宗用白傘袋及毛氈鞍覆、村宗獻物謝之、尼子經久將大兵入安藝、令毛利幸松丸攻鏡山城、毛利元就輔幸松丸、率兵與吉川元經等攻之、時主幼兵寡、拒其命則先被其難、

是以權屬經久、十八日、安富辰氏與寒川元隣戰于鹽木、辰氏敗走、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續歌、二十六日、前左大臣三條實香臣與細川高國部下梶某爭地疆爭鬭、某怒、以兵將攻實香第、高國制止之、二十七日、月次奏樂、二十八日、鏡山城守將藏田信房知尼子氏軍不可拒自殺、致城毛利幸松丸、是時經久與大內氏連年搆兵、石見安藝豪族介立二氏之間、向背無常、是月、北條氏綱造營箱根社、秋七月七日、詩歌奏樂、十五日、吉田城主毛利幸松丸卒、家臣聚議、選於羣叔、以元就爲嗣、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皇太后冥福、二十一日、左近衛中將持明院基規如美濃、二十四日、幕府獻前左大臣三條實香舊采地加賀輕海鄕爲供御地、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勅賜僧永好於大化法德禪師號、八月五日、將軍義晴臨伊勢貞忠第、十日、毛利元就繼宗家、入吉田城、既弟就勝受尼子經久誘、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自

立、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不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十一日、幕府修法會于相國寺、資義澄冥福、將軍義晴蒞焉、十四日、尼子經久以石見地寄日御崎社、十五日、五十首續歌、十八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冬任權中納言、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伊達植宗既爲陸奧守護、未納聘禮、管領細川高國促之、獻幕府營作工用、九月九日、詩歌會、十三日、和歌會、十五日、理性院宗永修不動護摩于幕府、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幕府和歌會、晦、和漢聯句會、冬十月三日、豐田鄕民殺興福寺僧英海、衆徒怒、是日、以筒井順興將兵赴豐田縱火聚落、剪伐竹木還、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十一月八日、伊東尹祐攻北鄕尙久于野野美城、卒于陣中、子祐充嗣、十六日、興福寺

以筒井順興爲律師、班僧綱上、十九日、春日法樂和歌會、山名致豐入播磨、與赤松氏戰期年、至是引兵還但馬、播磨亂定、公卿諸將詣幕府賀之、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十二月七日、島津忠兼遣伊地知重周等、攻新納忠勝于梘野、大敗、死者七百餘人、浦上村宗以播磨亂定上京、是日、謁將軍義晴、十六日、義晴臨細川高國第、村宗獻酒肴饗之、張猿樂、二十三日、將軍義晴有病、使上乘院公譽修護摩禳之、二十五日、帝受笙譜于豐原統秋、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安祥城主松平信忠老于大濱、子清康嗣、信忠長親子也、嗣父居安祥、信忠不恤政、嬖臣用事、國內皆叛、群臣交諫、不聽、因相聚謀廢立、信忠覺之、剟戮一人、乃召群臣曰、我悔吾非、嚙臍靡及、長子清康雖幼有器局、宜以代我、終老于大濱、清康稱二郎三郎、幼聰達、每見老臣、問古今成敗戰鬭事、憑膝捋鬚以爲樂、或問其何在、聞其死且戰歿、輒痛傷之、嘗當食受謁、呼衆前之、

以其所御椀飮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醉而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高橋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好某戰死、毛利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少貳資元與筑紫滿門和、甲斐大飢、痘疹流行、明船抄掠筑前海濱、大內義興出兵擊走之、宗盛長遣兵侵朝鮮邊海、

四年甲申、春正月十日、公卿賀正幕府、十三日、北條氏綱將兵攻上杉朝興於江戶城、朝興逆擊於高繩、不利、退守江戶城、氏綱急攻之、朝興走保河越城、氏綱置戍兵於江戶、引軍而還、十八日、綾部城主馬場賴周、惡外舅筑紫滿門黨大內義興、亡其主少貳政資、誘殺滿門父子於綾部城、從兵走勝尾告變、族人急發兵、賴周邀擊却之、是時千葉胤勝通大內氏、賴周遣書其家宰副島中務少輔等、諭與大內氏絕交、既政資遣子資元賞賴周功、割筑紫氏

邑、與之、十九日、和歌會、豐後守護備前守大友親治卒、先是大友持直孫政親、傳國長子義右、而生隙、義右弑政親、義右亦見殺、政親弟親治起兵、平義右黨自立、尋傳國長子義長、及義長卒、子義鑑猶幼、親治決國事、至是親治卒、義鑑始親政、二十一日、猿樂、二十四日、召青蓮院尊鎭法親王、修北斗法于淸凉殿、禳歳厄、侍臣等詣因幡堂、多武峰鳴動、二十七日、詩會、二十九日、幕府猿樂、二月五日、將軍義晴將移三條第于他、議其地及造營之事、七日、和漢聯句會、九日、避方忌于別殿、觀歌舞、十一日、將軍義晴參朝、武田信虎率兵軍猿橋、上杉憲房陣八十里、數挑戰、十六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一日、水無瀨廟法樂和歌會、二十四日、將軍義晴使侍從舟橋宣賢講論語、二十七日、法樂連歌會、是月、大內義興遣使于明船破志賀浦、三月二日、賜宴于侍臣、觀猿樂、五日、和歌會、六日、細川尹賢饗將軍義晴于其第、十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准三

后尙通第和歌會、十二日、板鼻八幡社火、十六日、和歌會、十七日、以多武峯鳴動、命陰陽頭賀茂在富卜之、十九日、四條隆永第火、所藏文書罹災、二十八日、千葉嘉胤賞龍造寺胤久功、加賜采地、晦、三月盡和歌會、夏四月二日、成身院順盛寂、六日、細川尹賢謁皇太神宮、九日、賜故遠江雲巖寺住持慧濟于法覺佛慧禪師諡號、五月五日、伊東祐充與北鄕左衛門和、旣娶其女、十一日、波波伯部兵庫頭部卒、與七條民爭鬭、縱火、小城城主千葉胤勝不聽馬場賴周言、通大內義興、龍造寺家兼與小田政光謀攻胤勝、胤勝出奔、胤勝族人興常與子嘉胤俱入小城、十三日、大雨洪水、四條五條橋墜、二十日、大內義興將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兵二萬五千入安藝、分兵、使嗣子義隆攻武田光和於銀山、陶興房、杉重矩、問田隆盛等屬焉、而親攻草津及二保島、遂攻櫻尾、不下、退而軍二十日市、安藝人熊谷信直、山中某等、起兵援銀山、屯坂上、二十

八日、松平昌安居岡崎城、威武稍張、竊窺東參河、謀自立、以居城畔松平淸康、而城山中、屢侵掠郡邑、淸康累遣使招諭、弗從、淸康怒、欲攻岡崎、宇津忠茂止之曰、不若先取山中、山中旣陷、岡崎孑立、當不戰而下、是日、淸康發兵、乘風雨夜襲山中、拔之、進將攻岡崎、昌安懼遂乞降、送女妻淸康、讓岡崎城、避遷居大草、岡崎爲參河要地、淸康乃徙居焉、遂出師徇西參河、諸豪相踵歸降者五十餘姓、淸康皆推誠撫納、勢大振、淸康欲賞忠茂、召問其所欲、辭曰、臣四子（忠俊忠次忠貞忠久）皆叨祿秩、臣老矣、復何所須、强之、曰、願賜城下市租、淸康許之、旣而曰、忠茂廉士、今冒私利、得非老悖乎、使視之、忠茂盡召市人曰、君賚我市租、自今悉蠲之、無所復徵、於是土人大悅、商旅爭歸、岡崎殷富、擬于此云、淸康大嗟賞、六月六日、富田某第火、八日、下總守成田親泰卒、子長泰嗣、十一日、以權大納言九條植通爲橘氏是定、十四日、祇園御靈會、四條民爭鬭、幕府捕獲

之、是月、信濃人作亂、高梨政賴乞援於長尾爲景、爲景以越後兵往平之、伯耆揖部謂陶興房曰、熊谷山中陣阪上、是欲遮山入城也、彼若入城、勢難復制、不如我急登山追敵、興房曰、彼果入城乎、我乃攻其居城高松及八木、擒其妻子、則彼必悔而降、彼不入城而來攻乎、兵不過二千、我竢其來擊之、何足懼哉、若不諳地勢輕進敵據險遮擊、非我之利也、伯耆等不從、即夜率五百騎赴之、明旦戰坂上、遇伏而走、興房遣兵赴援、不及而還、城兵出戰興房擊卻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尼子經久率出雲伯耆備後備中兵軍赤穴、援銀山、毛利元就吉川元經等會之、與大內義興戰敗績、十三日、會津黑川馬場町火、十五日、會津大町火、十九日、九里伊賀守還幕府相傳小袖鎧、明日公卿諸將賀之、二十日、修法華八講于宮中、資皇太后冥福、敕五畿七道、禁殺生、二十一日、山內侍淸部下山內兵庫介謀反、橫田某、高根某擊兵庫介殺之、八

月五日、毛利元就以兵四千夜斫大內義興營破之、開田隆盛等解銀山圍去、大內義隆引兵攻狼森城拔之、斬二百七十餘人、至二十日市、與義興合、義興急攻櫻尾、不下、會尼子經久自將來陣佐藤、義興留兵備櫻尾、而自拒經久、既而聞肥前龍造寺氏兵侵筑前石見人小笠原、福屋、三隅諸族、應尼子氏侵長門、乃旋軍、六日、延曆寺僧徒就管領細川高國奏請、追却日蓮宗徒、十日、猿樂、十二日、帝觀女舞柳原、火、會大風、延燒數百家、細川高國、伊勢貞忠等、率部下來護親王公卿第、十三日、東大寺北門內火、十四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五日、會津大旱、自四月不雨、至是月二十日、伶人前筑後守豐原統秋卒、統秋得妙橫笛、爲帝笙師、統秋嘗吹笛、回歷諸處、至大原、與異人遇、合調數回、或夜乘月明、入北山、更闌迷路、有狼數頭出遮前後、統秋進退窮、無逃路、意竊傷悲爲猛獸餌、乃決心取笛弄秘曲、狼皆低首感伏引去、卒年七十五、二十

四日、人吉城主相良長祇覺族長定有異志、遣久保田右馬允詰長定、長定陳無貳、是夜率兵襲城、長祇走出水、明日、長定入城自立、既遣使出水、謝襲城之舉非我意、請移水俣城、長祇聽之、二十六日、月次聯句會、二十八日、幕府獻大內修理資錢五萬匹、九月二日、畠山義英率兵陣日野、部將游佐某毀佛寺僧坊、城仁王山、七日、細川高國、及子植國、謁石淸水宮、二十日、高國謁皇太神宮、二十二日、三福寺僧進講曼陀羅、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仁木七郎、九里某、古市某、陣笠置寺、筒井順興與狹川某攻之、七郎出奔、古市兵死傷、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和歌會、肝付兼興攻殺串良忠吉于其城、冬十月四日、春日山有光怪、又有蛇焚死神饌所、十日、上杉憲房在上野、恥上杉朝興失江戶城、欲復之、軍鉢形、攻毛呂、北條氏綱出兵防之、會憲房罹病、不果、十二日、和歌會、十一月十一日、月次和歌會、

十三日、畠山義英拔仁王山城、畠山稙長部將游佐某以譽田井寺兵當前面、根來寺僧兵吉野長藪兵要其背後、筒井順興、越智家全等軍龍田、應援稙長、遂入河內、是月、里見義堯城于館山、爲國鎭、權大納言勸修寺尙顯還自加賀、十二月二日、細川高國屬將香西元盛、柳本賢治等、與細川澄元餘黨戰于和泉敗走、三日、新納忠勝遣書肝付兵部少輔與串良、六日、細川稙國陣攝津、聲援畠山稙長、稙長軍烏帽子形、畠山義英慮衆寡不敵、是夜潛走紀伊、筒井順興、越智家全等、收兵歸大和、十四日、上杉憲政攻大石道俊父子于其城、放火焚城、二十五日、右大臣近衞稙家罷左近衞大將、二十六日、內大臣久我通言罷右近衞大將、二十九日、權大納言花山院忠輔兼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九條稙通兼左近衞大將、忠輔政長子、稙通尙經之子也、是歲、鹿島義幹嬖淚客玉造源三、家臣松本右馬等、與大掾忠幹、江戶通泰謀攻義幹、義

幹與東胤久俱走下總、右馬迎立忠幹弟二郎、以義幹兄景幹孤女妻之、請通泰偏名、稱通幹、於是右馬屑功專恣、同儕惡之、通幹亦厭之、義幹乘釁來攻、不克、遂戰死于平井、子治時在東城、後歸嗣鹿島氏、伊達稙宗爲子晴宗、欲娶岩城重隆女、託之相馬顯胤、請、重隆諾之、又許婚結城義綱、顯胤怒之、攻重隆大敗之、重隆遂納女講和、太田資高創建法恩寺於江戶平川、資父資康冥福、北條氏綱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上杉憲綱拔兵、兩無所獲、

五年乙酉、春正月朔、停節會、四日、前權中納言高辻章長薨于越前、將軍義晴避方忌于七條道場、義晴臨伊勢貞忠第、七日、夜、有光怪、八日、相良長定誘其主相良長祇于水俣城、命部下犬童匡政急擊之、長祇出城潛匿、既知不免自殺、十日、將軍義晴參朝、公卿賀正幕府、十六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三日、宴皇族于淸凉殿、觀猿樂、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是日、賜詩

題于侍臣詠進之、二月三日、香合、勅賜眞如寺僧禪金于密夾正續禪師號、六日、北條氏綱攻上杉朝興部將太田資頼于岩槻城陷之、進攻葛西、朝興懼、遣書長尾爲景請援、十三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七日、奏樂、二十二日水無瀨廟法樂和歌、賜題于公卿詠進之、二十四日、細川高國講犬追物于其第、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三月朔、以庚申守夜、和漢聯句會、是日雪、四日、月次奏樂、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二日、賜宴于侍臣、賞花、十三日、當座和歌會、十八日、前太政大臣花山院政長薨、神祇權大副吉田兼滿火其第出奔、二十四日、設三席會、初寛正五年行之、而後廢絕、今復之、二十五日、上杉憲房卒于平井營、年五十九、憲房智辨有韜略、勇武而慈仁、浴恩澤者多、子憲政幼稚、長尾景盛等迎足利高基子賢壽王丸爲嗣、名憲廣、稱管領、當是時、北條氏綱在小田原、允武田信虎請、遂和平、大內義興將兵入筑後、與龍造寺氏、小田

氏少貳氏戰、六戰皆克之、遂議和、於是筑後星野氏、肥後菊池氏皆送欵、義興還屯博多、修政務、明年二月、歸山口、是春、命太神宮及南都七大寺、祈禳災異、蝦夷作亂、大友義鑑部屬秋月種時、應大內義興部將陶美作守、掠筑前筑後地、義鑑鬪之、遣兵擊美作守敗之、納種時和、既種時復叛、義鑑出兵筑前、以美作守侵豐後、命撤陣、夏四月朔、皇孫某爲曼珠院慈運法親王附弟、薙髮改覺恕、諏訪頼滿請武田信虎移居府中、五日、和漢聯句會、關白尹房罷、右大臣近衞植家爲關白、七日、畠山植國應幕府徵、率兵陣西京、九日、宴公卿、十日、將軍義晴臨細川高國第、十一日、和漢聯句會、十三日、賜鞍馬寺僧眞海于上人號、十九日、日薄蝕、二十一日、管領細川高國以當厄年、剃髮號道永、子植國嗣、二十五日、將軍義晴避方忌于七條道場、二十六日、幕府造新第于上京、是月、會津磯、五月二日、地震、大智院火、六日、和漢聯句會、九日、令宮祭、與

丁爭鬪、損神輿、十二日、幕府修六字護摩、十八日、勅僧見昭、造營大光明寺、十九日、女舞、二十六日、大風、晦、當座和歌會、六月三日、連歌會、丹波守護代備前守內藤貞正卒、九日、和漢聯句會、十四日、細川植國謁將軍義晴、十七日、月次和漢聯句會、二十日、准三宮尙通、關白植家、奏神樂于春日社七日、權左少辨廣橋兼秀奉旨涖焉、二十一日、安禪寺宮某得度、二十五日、連歌會、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准三宮尙通、關白植家、觀延年舞于一乘院、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細川高國謁將軍義晴、獻酒饌、十四日、少納言高倉範久僕從田口某兄弟、與門役仁木六郎四郎爭鬪、仁木以手兵逼範久第、事聞、使傳奏廣橋守光、勸修寺尙顯諭幕府、制之、不聽、答以某兄弟處刑、二十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皇太后冥福、二十一日、鮮齋宴近臣、二十三日、前岡崎城主松平信貞卒、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八月二日、連歌會、天神辻火、准大臣松

木宗綱薨于伊勢、六日、月次奏樂、七日、細川高國第和漢聯句會、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會焉、九日、美濃守護土岐政房卒、子頼藝嗣、十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三日、前權大納言正親町公兼薨于加賀、子權中納言實胤聞訃如加賀、十五日、中秋和歌會、十八日、小川火、二十二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四日、月次奏樂、九月二日、初島津忠兼與僧於郡地於本田兼親、家宰本田親尙嫉之、讒忠兼、遂自殺之、併侵兼親女婿樺山信久釆地、兼親怒、命子親安、城清水隼人、備親尙、信久亦據生別府城應之、三日、北野法樂樂會、五日、京畿洪水、鎌倉大風雨、六日、東下野守卒、七日、中務卿貞敦親王第蹴鞠會、青蓮院尊鎭法親王會焉、八日、連歌會、十日、不豫、十三日、賞月于小御所、和漢聯句會、十八日、月次和漢聯句會、十九日、月次奏樂、二十一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五日、幕府聞丹後民作亂、令朽木植綱、應若狹守護武田元光、鎭之、二十六日、將軍義晴

以痘瘡盛行、將書寫般若心經、納四箇大寺、命侍從舟橋宣賢艸與書、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二十九日、鮮齋、秋淺井亮政、上坂信光等、擁京極高清、據小谷城、六角定賴將擊之、以叛臣伊庭貞說、九里伊賀守作亂、請援細川高國、急圍小谷、朝倉孝景將救亮政、至近江、說高清定賴和解、於是定賴納信光降、殺伊賀守父子、事悉平、既和議復破、亮政高清及其子六郎等出奔、冬十月二日、和漢聯句會、不豫、十二日、以不豫、皇族近臣等、摺寫藥師如來像八萬四千體、祈平癒、十四日、太神宮法樂連歌會、十九日、月次樂會、二十三日、細川植國卒、部下三十餘人薙髮、前田某欲殉之、植國父高國諭止之、二十五日、觸穢、是月、太神宮神馬斃、幕府命長尾爲景補其闕、十一月二日、和漢聯句會、不豫、四日、楊弓、九日、不豫、公卿詣因幡堂祈平愈、十一日、楊弓、大風發屋、十六日、上京火、十七日、以不豫書宸筆大般若經、勅

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艸其奧書、權大納言中御門宣胤薨、文明長亨之際、上下窮乏、盜賊橫行、掠奪莊園、初小臣諱著裝束、近年多用直垂、宣胤雖祿微、嚴用裝束、以存舊典、大和守蜷川親孝卒、十八日、御邑灰方村民以貢新穀、賜宴于近臣、二十日、石淸水宮成、遷神于正殿、將軍義晴將涖焉、以細川植國死、不果、駿河守護今川氏親子龍王丸冠、改名氏輝、二十二日、連歌會、二十六日、月次奏樂、田樂、閏月三日、連歌會、四日、十種香、六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圓滿院道悟爲惡僧房猷所脅迫、潛依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第、帝聞之、命權大納言勸修寺守光、三條西公條等、逼房猷逐之、十七日、楊弓、圍碁、十八日、前能登守護畠山義統卒、二十一日、長尾爲景獻劍馬等于幕府、幕府遣劍答之、二十二日、五十首續歌、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侍焉、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月次奏樂、不豫、二十八日、幕府新第柳御所成、將軍義晴將徙、

避方忌于萬松軒、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和漢聯句會、四日、楊弓、七日、不豫、九日、將軍義晴設當座和歌會于萬松軒、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前民部卿冷泉爲廣、權中納言日野內光等會焉、十日、月次奏樂、十三日、將軍義晴徙柳御所、聘前左大臣三條實香女爲側室、十六日、立春宴、供强飯、二十二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是歲、千葉嘉胤部將大叮土佐守、與須古城主平井經則戰、有馬純義聞之、出兵援經則、擊土佐守等、殲之、里見實堯召諸將曰、吾聞北條氏日事攻略、行將及我、我且先彼而發、乃命萬喜賴定、率勝浦、東金諸族、助足利義明、以備北條氏、自率國中兵、航海攻三浦、正木大膳、安西式部、爲先鋒、北條氏將芳賀景氏、內藤勝倫等、列兵艦海岸拒之、大膳、式部、麾兵而進、大戰海中、實堯豫蓄大石巨材于船底、令力士設機投敵船、敵船覆沒、里見氏乘勝進、陣督島、會西風暴起浪濤怒、實堯曰、天時未

至乎、吾且再舉、乃還軍、本願寺僧光兼寂、年六十八、孫光敎嗣、

六年丙戌、春正月朔、石淸水宮鳴動、盜入春日社酒殿、害神人去、五日、不豫、十日、幕府以不豫停賀正、十一日、長尾爲景屬將新津景資、豐島資義、千田憲次等、呈書爲景、誓永無異心、十三日、幕府猿樂、十六日、幕府納馬伊勢太神宮、祈不豫、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將軍義晴臨細川高國第、明曉還第、二月六日、和漢聯句會、十二日、畠山植長入京、謁將軍義晴、十四日、鹿苑院主等貴寂、特賜佛眼天祐禪師號、十六日、遷石淸水八幡神于正殿、將軍義晴詣石淸水、納甲冑弓劍馬等于神殿、二十日、島津忠兼與島津忠譽于盟書、二十一日、連歌會、二十四日、細川高國張犬追物及猿樂于其第、招參議木造俊茂徹夜爲宴、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六日、木造俊茂假細川高國第、張犬追物及猿樂、謝前日宴、二十九日、奏樂、高國謁皇太神宮、辭、命

南都七大寺祈不豫、三月五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月次奏樂、十三日、圍碁、十九日、松平乘清卒、子親正嗣、二十五日、月次奏樂、二十九日、大友義鑑叙從四位下、是月、大内義興略石見、攻尼子氏屬邑、連下六城、夏四月朔、前大納言廣橋守光爲准大臣、即日薨、二日、修護摩法于禁中、祈不豫、四日、遣少納言高倉範久于近江、祈不豫於多賀社、七日、帝崩于小御所、年六十三、遺詔停止任葬司山陵國忌素服舉哀、帝性質溫雅、善文辭、當是時、四海擾亂、武人陵轢皇室、私有封土、歲時弗貢獻、即位大禮、猶不能以時行之、縉紳無祿、黎庶失產、吁嗟之聲、滿海內、帝深愍之、意見于詩歌、聞者感動、十一日、殯大行天皇于記錄所、十四日、駿河遠江守護今川氏親制法訓三十三條、爲家法、二十七日、追號大行天皇曰後柏原院、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奈良天皇一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柏原帝第一子也、母豐樂門院勸修寺藤子、贈左大臣教秀女也、明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文龜二年十二月、著袴、四年十二月、始讀孝經、永正九年四月、爲親王、尋冠、十八年四月、叙三品、大永六年四月、後柏原天皇崩、二十九日、帝踐祚、關白右大臣植家、左大臣德大寺公胤、內大臣久我通言、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九條植通、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花山院忠輔並如故、五月三日、火葬後柏原天皇于泉涌寺、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四日、納御骨于深草法華堂、十六日、肥後人吉城主相良長定叔父瑞堅逐長定自立、群臣不服、瑞堅走據永里城、瑞堅

兄義滋與上村頼興寺督軍攻之、瑞堅敗入金藏院、放火自殺、義滋乃入人吉城自立、二十日、以所生從三位勸修寺藤子爲准三宮、大隅曾於郡城兵叛本田兼親、陰通北鄉忠相、忠相遣部將擊之、新納忠勝亦欲取之出兵、城兵遂降忠相、忠相乃使族久利守之、初島津忠兼以島津家久姊爲夫人、任實久以國政、實久專恣、求爲忠兼之嗣、忠兼叛實久、又去夫人、實久怨忠兼、跋扈益甚、忠兼忠之、乃遣本多親尙告伊作領主島津忠良曰、願以國事爲託、與南鄉日置鄉、二十七日、鮮齋、將軍義晴獻鮮魚、左京亮松平守親卒、子親營嗣、是月、上野人長野業政築箕輪城居焉、稱信濃守、在原業平之後、勇且智、六月七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川越城主上杉朝興攻北條氏部將澁川某于蕨城、某棄城遁去、九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一日、先是島津勝久使伊地知重貞、梶原昌豐等攻大隅垂水城、不下、是日、命山田安藝守發兵擊援、十五日、賀

茂競馬、十七日、納神馬于北野社、二十一日、山城蝗、二十三日、將軍義晴參朝賀踐祚、駿河守護今川氏親卒、子氏輝嗣、二十五日、命陰陽頭安倍有春祈國家安寧、秋七月朔、前權中納言冷泉爲孝還自播磨、十二日、先是香西元盛、柳本賢治、有寵管領細川高國、細川尹賢嫉之、會高國使元盛賢治助尼崎修築之役、元盛卒與尹賢卒鬪、尹賢益惡之、與元盛遁臣矢野宗好結、誣構與故澄元餘黨謀叛、是日、高國將面結元盛、召其第、尹賢矯命殺之、十三日、日向眞幸領主北條久兼、率兵攻人吉城主相良義滋、會上村頼興輸糧于城中、久兼欲奪之、城兵出擊大戰于中河原、皆越貞尙聞警傳發、放火沿途爲聲援、久兼收兵引還、二十三日、前權大納言冷泉爲廣薨于能登、大內義興遣書于本田親安、與島津勝久講和、二十五日、延曆寺六月會、右中辨廣橋兼秀蒞焉、晦、先是武田信虎雖與北條氏綱講和、不相諧、是日、信虎與北條氏將須走

某、高田某戰于梨木平、斬之、八月朔、琉球王尙眞贈物于島津忠良、十六日、將軍義昭詣泉涌寺、土佐香宗城主香宗我部某、爲安藝某所攻、力盡自殺、子秀義嗣、十九日、將軍義晴狩坂本、二十一日、日星犯月、島津勝久攻蒲生茂淸于蒲生城、爲祁答院重武所敗、勝久更與北鄉忠相、島津忠朝等盟約、又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山口社、祈戰捷、二十三日、將軍義晴獻雁、九月三日、以變異祈雨太神宮、又命諸社寺禳之、九日、平井城主上杉憲寛入武藏、攻小澤城取之、十一日、少納言高倉範久罷山國奉行、以權中納言萬里小路秀房代之、十三日、將軍義晴獻狩獲雉、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賚後土御門帝冥福、多武峯鳴動、二十九日、左大臣德大寺公胤罷、晦、將軍義晴遣使訪准三后近衞尙通疾、是月、近江守護京極高岸與六角定頼合謀舉兵、伐淺井亮政、亮政請援于朝倉教景、教景來救、戰于椿坂破之、自是兵威益强、盡拜江北、京

極氏遂微、是秋、山城鎭、冬十月二日、將軍義晴觀紅葉于高雄山、五日、先是大內義興入石見、陷尼子氏部下數城、進攻三隅兼隆于三隅城、是日、兼隆力盡出降、尼子經久援兼隆、至赤穴、聞兼隆降、怒來攻、義興陣濱田、尼子氏先軍四將縱火濱田民家、挑戰、義興使陶興房、靑景越後、仁保右衛門大夫等將五千人擊之、四將大敗走、靑景仁保乘勝追北、興房令收兵、不聽而馳、興房切齒曰、吁敗矣、果爲敵後軍將若林某所破、後兩軍相持五十餘日、會山名致豐侵伯耆、經久因收兵、義興旋師于山口、於是石見屬義興、初義興父政弘定周防、長門、豐前、筑前、至義興略取備後、安藝、石見、並有七國、而筑紫豪傑多通欵、威震西海、中國、九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二日、地震、前左大臣德大寺公胤薨、十七日、宴智恩寺椿性尼、曇華院某、光照院某於宮中、十九日、將軍義晴張猿樂、越智民部少輔獻其資、二十八日、幕府遣飯川山城守于若狹、使武田

元光出兵京師、是月、波多野植通、柳本賢治兄弟、怨其兄香西元盛死、出細川尹賢讒構、與故細川澄元餘黨、及三好氏通陰謀報復、稱兵據丹波矢上神尾寺兩城、叛高國、京師戒嚴、先是薩摩守護島津勝久委政島津貴久、是歲封內乖亂、勝久委國務於友久孫忠良、忠良勇而智、討逆納順、國人悅服、勝久授南鄕及日置地、尋忠良謁勝久于伊集院、謝恩、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四日、細川高國聞波多野植通、柳本賢治叛丹波、使族將尹賢率諸軍擊之、是日、發京師、島津勝久與會於郡城于本田兼親、賞和協國人之功、五日、賜金剛經五家注於建仁寺月舟、六日、幕府下書朝倉孝景、武田元光、山名誠業、赤松晴政、赤松政世等、各發其兵以備波多野氏三好氏、七日、幕府部將內藤彈正脫走丹波陣、是日、更命和泉守護細川九郞率兵向丹波、細川高國兵、及伊勢貞忠尋發、二十一日、京師火、二十三日、詩歌會、長鹽民部少輔等、從細川尹賢

圍神尾寺、是夜、城兵斫民部少輔營、斬首二十餘級、二十七日、薩摩守護島津勝久老、養子貴久嗣、貴久忠良子也、忠兼使忠良輔佐之、命群臣徵盟書、貴久修文練武、撫綏領下、三州國人往往來服、晦、赤井五郞率兵三千援柳本賢治、衝神尾寺城圍、藥師寺九郞左衛門、荒木大藏督衆奮戰、若槻次郞等死之、是時細川尹賢、河原林修理亮、鹽川孫太郞等、攻波多野備後守于矢上城、聞神尾寺城敗、解圍遁、會池田彈正通波多野氏、要擊于途、修理亮孫太郞、走依有馬源次郞、尹賢以下遁歸京師、既高國賞九郞左衛門、大藏戰功、九郞左衛門爲備後守、大藏爲安藝守、十二月二日、幕府令行德政、四日、山名誠豐應幕府召、自但馬率兵陣丹波、先是讃岐西尾城主十河景滋、與虎丸城主寒川元隣搆兵、三好下野守率千餘人援景滋、元隣諜知之、是日、遣其將額孫右衛門、神前雅樂助等要擊津柳、大敗三好軍、下野守與三谷氏、神內氏、植

田氏相議、更出兵長尾寒川、旣香川山城守、香西元定援寒川氏、率大兵軍一宮、下野守收兵還阿波、五日、因幡宇倍祠火、勅造營之、六日、宇都宮忠綱謀滅結城政朝、政朝怒、率兵出陣河內郡猿山、忠綱出拒之、叔父芳賀興綱乘其虛襲宇都宮城、忠綱狼狽、依壬生綱雄于鹿沼、興綱因自立冒其姓居宇都宮城、七日、島津實久益橫、稍有反謀、帖佐領主邊川忠直應實久、築本城新城據守、勝久使島津忠良擊之、是日、攻取二城、斬忠直及援將島津安久等、尋以島津昌久爲帖佐地頭、與忠良于伊集院、賞其功、十一日、伊丹城主伊丹國扶、爲細川高國守其城、會澄元餘黨起中島、三宅某、吹田某等應之、涉水陣吹田、是日、國扶與森本新左衛門等、擊斬吹田某、十三日、阿波三好左衛門尉、三好政長、畠山式部少輔等、擁細川澄賢爲主將、航海抵和泉堺、進陣攝津中島、細川高國部下在堺中島者、望風遁去、十五日、稻村城主里見實堯、再發

船師、攻鎌倉、北條氏既懲其力士、豫製鋏鎔叉等、以兵鎔邀拒、實堯射戰、故逡巡退、及天且暮、乃列土偶于船上、皆被鎧、伏兵其下、冑、暗而進、餘船繼之、北條氏相警曰、力士來矣、爭赴之、以鋏鎔叉等鉤土偶、實堯令力士亂投大木石、大敗之、伏屍蔽海、餘兵走上陸、實堯縱兵進擊、獲伊藤主膳、小笠原源左衞門、相川五郎等、北條氏兵從扇谷退、實堯止衆曰、彼當從大佛退、今則否、是有策也、乃伏精兵山下以待、敗兵果與小田原援兵返戰、實堯邀擊、伏發皷譟、橫衝其陣、破之、縱火鶴岡祠而歸、大論功行賞、使長子義堯守久留里、里見氏勢振隣國、二十日、六角定賴應幕府徵、自近江出兵京師、二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七日、幕府部將藥師寺備後守出守山崎城、是日、發京師、二十九日、武田元光應幕府徵、自若狹率兵入京師、是月、幕府以畠山義堯爲管領、補河內守護、是歲、會津疾疫流行、人多死、琉球王尙眞卒、子尙清嗣、

七年丁亥、春正月朔、以諒闇停節會、五日、細川高國築城東山勝軍地藏山、七日、公卿諸將賀正幕府、十日、幕府諸臣入朝賀正、是日、將軍義晴不朝、先是三好元長前軍自阿波至和泉堺、與柳本賢治等合兵將攻京師、元長長秀子也、長秀之死伊勢、之長以元長爲嗣、及之長死、元長以嫡孫承其後、稱筑前守、是日、將軍義晴遣使播磨、促赤松晴政、浦上村宗入京、十七日、楊弓、二十日、畠山義宣殺畠山式部少輔于堺、二十六日、帝覽智恩寺寶器松陰硯、及僧法然畫卷等、二月二日、柳本賢治等兵既迫京師、幕府使上野玄蕃防之西岡、管領細川高國侯朝倉氏兵至、將自往討焉、是日、遣右中辨廣橋兼秀于幕府、勅止其出征、明日、賢治縱火于西岡近傍、細川尹賢陣北野經堂備之、三好元長爲祖父之長寄香火田于讚岐高松晃性寺、四日、京師大風雨、五日、柳本賢治攻山崎城陷之、城主藥師寺備後守走高槻、其弟與二止戰、賢治欲降之、不

屈、擒送致之細川高國、攝津諸城聞風潰走、六日、島津忠良與樺山信久修盟約、七日、上野玄蕃撤西岡陣、十二日、山崎之捷報達堺也、三好左衞門尉與弟政長、率兵至山崎、與柳本賢治合兵、陣桂川西、是日、將軍義晴陣本國寺、細川高國于東寺、武田元吉于吉祥寺、細川尹賢、上野玄蕃爲先鋒、陣桂川東鳥羽街道、既兩軍隔川射戰、日暮交綏、十三日、地震、左衞門尉與弟政長、合兵濟桂川、衝武田元光陣、元光敗、高國自督衆奮戰、其兵奈良元吉、及子與三郎决死格鬭、波多野備中守以生兵來擊、元吉父子與其族源五郎等終死之、日暮交收兵、是日、權大納言日野內光爲高國戰死、十四日、高國度京師不可守、奉將軍義晴遁坂本、尋居長光寺、十六日、柳本賢治、波多野孫右衞門等、率兵入京師、既賢治退陣山崎、三好左衞門尉陣中島、左衞門尉憂創終死、十九日、近畿諸城聞京師敗皆解散、獨伊丹元扶爲高國守城、是日、波多野孫

右衞門、柳本賢治、發京師赴攝津、攻伊丹城、元扶固守不屈、後將軍義晴與書賞之、賢治分兵攻畠山植長于高屋城、植長父尙順會在近江、候將軍義晴起居、聞警單騎馳歸、設奇兵爲聲援、賢治兵以爲近江援軍至、終潰、城兵乘之進擊、賢治兵大敗、死者八百人、後義晴與書植長賞其功、二十一日、幕府命越前守護朝倉孝景出兵守近江北境、二十五日、相國寺鹿苑院火、住持某辭寺務去、尋將軍義晴與書于某歸任、圖再建、是月、柳本賢治揭禁榜于賀茂社、三月五日、賞花、十五日、僧永賀作觀世音像三十三躰獻之、十七日、將軍義晴命美濃守護土岐賴藝入京之日率兵會、二十二日、先是三好元長加冠聰明五郎、名曰晴元、元長輔佐之、元長叔父政長薙髮稱宗三、嫉元長專權、與晴元所寵木澤長政、柳本彈正俱譖元長、由是晴元與元長有隙、是日、元長奉故將軍義澄二子足利義維、及晴元自阿波至和泉堺、幕府與書大友義鑑

擊其虛、二十三日、幕府命朝倉敎景、俟入京之期定、速率兵來會、又出兵近江南北境、夏四月朔、右少辨烏丸光康赴近江、有人毀其第、三日、波多野孫右衛門、柳本賢治赴堺、四日歌人肖柏死、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將軍義晴獻香資一萬匹、十五日島津勝久求退隱地于島津忠良、忠良奉其邑伊作、是日、勝久徙伊作、尋勝久忠良並薙髮、二十八日、高倉範久赴近江、候將軍義晴起居、五月朔、當食不應、曇華院火、四日、詩歌會、六日、帝受拜神秘于神祇伯白川雄業、自是日每旦拜神祇、京師多盜、十九日、詩歌會、將軍義晴命管領細川高國、襲土佐國司一條房冬、襲阿波空虛、六月五日、島津貴久部下加治木地頭伊地知重貞、與帖佐地頭島津昌久、俱據邑叛、是日、島津忠良往伐之、遂誅二人、六日、柳本賢治入京、據本能寺、八日、大雷雨震上京、九日、詩歌會、十一日、島津貴久遣人伊作、說島津勝久、請再奉于守護

職、勝久聽之、貴久遂舉兵、陷伊集院谷山城、島津忠良既更加治木帖佐、置戍往伊作、欲見勝久、還至戶柱、聞變、經間道徑歸其邑田布施、十五日、貫久使神殿神田寺告於貴久、請反守護職於我、不反、則吾將以武取之矣、伊集院忠朗等答曰、汝能以武取之乎、則我將以武守之矣、於是群臣會議、或言乘城禦之、或言投寺避之、貴久曰、身已爲守護職矣、而乃避寇托寺、不亦遺身後羞乎、只當致死守此城耳、貴久年甫十四、於是或言鹿兒島亦應貴久左右恐有其變、奉貴久西走小野村、賊徒果追跡、貴久僅免、途過伊作、見勝久、勝久悅、謂貴久曰、貴久謀反、非我所知也、淹留三日、遂之田布施、十七日、足利義維遣大和兵部少輔、齋藤右衛門大夫、入朝獻刀馬、請任左馬頭、勅使入京自請、且戒侵掠各地庄園、十八日、蹴鞠會、十九日、遷春日神于假殿、二十一日、島津貴久迎勝久于伊作、是日、勝久歸鹿兒島、薙髮、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

當座會、勝久遣兵攻蒲生茂清于蒲生城、茂清拒戰破之、二十七日、詩會、二十八日、奏樂、秋七月七日、帝受戒安樂光院長悅、和歌會、奏樂、島津勝久遣兵生別府、攻樺山信久、信久嬰城拒戰、十三日、足利義維加首服、敍從五位下、任左馬頭、將軍義晴欲與義維和、使管領細川高國自往堺議之、高國終不果、二十三日、島津勝久既歸鹿兒島、使伊地知重貞守伊作城、島津貴久求伊作地于勝久、島津忠良聞之不懌、是夜潛兵襲伊作城、殺守將重貞、復其地、二十四日、和歌會、二十七日、將軍義晴自長光寺移守山砦、諸國兵至、八月三日、島津勝久兵攻樺山信久于生別府城、圍不拔、勝久自往加治木、遣島津忠秋及島津貴久家臣松崎丹波守、諭信久降、不肯、又使福昌寺、大乘院僧與忠秋等俱往說、信久終降、送其子幸久于勝久、勝久乃歸鹿兒島、既幸久遁歸生別府、四日、詩歌會、十七日、前大納言甘露寺元長薨、二十八日、奏樂、二十九

日、先是四國丹波兵去京師、是日、將軍義晴前軍自近江入京、是月、先是大內氏使臣宗設擒指揮袁璡還也、會琉球使臣鄭繩在明、明主厚燬囑之、贈書幕府、請捕宗設返袁璡等、是日、將軍義晴贈明主于書及物答之、請返邦人在留者、併求勘合印信、北條氏綱免鎌倉東慶寺領課役、九月三日、詩歌會、柳本波多野兵入京師、九日、和歌會、十三日、詩歌會、十七日、先是柳本賢治圍攻伊丹城、不能拔而去、至是三好元長亦攻之、城主伊丹元扶遂不屈、十九日、將軍義晴與細川高國、發守山泛湖至坂本、二十六日、連歌會、二十八日、先是後土御門帝例年忌辰、遣公卿於般舟院、淹其法會、至是停之、給資寺僧修之、二十九日、詩歌會、冬十二月二日、飛驒國司姉小路濟俊卒、弟重繼嗣、養濟俊子秀綱爲子、尋重繼改高綱、六角定賴率兵會坂本、六日、朝倉敎景率兵會坂本、七日、將軍義晴自坂本獻物、八日、連歌會、十日、詩歌會、十三日、諸國兵

會坂本者數萬人、是日、將軍義晴與細川高國率諸軍入京師、義晴陣若王寺、高國于神護寺、六角定賴于東福寺、朝倉敎景于建仁寺、帝遣使幕府勞之、十四日、諸公卿造將軍義晴、管領細川高國陣、賀其入京、十七日、藥師寺備後守移陣于五條、二十日、連歌會、二十三日、仁和寺覺道法親王薨、二十四日、將軍義晴徙陣于東寺、細川高國于唐橋、六角定賴于下鳥羽、朝倉敎景渡桂川、縱火于桂西岡、焚民舍、二十七日、京師火、晦、先是三好元長圍伊丹城、聞將軍義晴、細川高國入京師、牒柳本波多野氏、解伊丹圍、是日至山崎、十一月朔、貴布禰社火、二日、詩歌會、三日武田元光部將粟屋右京亮率兵入京師、是日、陣六條法華堂、以八幡宮司忌放生會、是日、命誠飾之、十五日、以貴布禰社災、廢朔五日、十九日、三好元長轉自山崎陣西院、柳本賢治、波多野孫右衛門等、屯五條六條七條、絕東寺後、是日、朝倉敎景子景紀、與畠山義宣部將

遊佐河內守、戰于川勝寺口、破之、斬百餘人、元長兵更進擊敎景、敎景遂敗、死者八十餘人、尋幕府與感狀于敎景父子、細川高國亦贈書慰勞之、二十五日、先是大友義鑑聞部下栂牟禮城主佐伯惟治、與肥後守護菊池義國、筑後妙見城主星野親忠通謀、將攻府內、自率兵二萬、攻義國親忠、使部將臼杵長景攻惟治、惟治遣使分疏訴寃、義鑑不聽、長景益攻之、惟治嬰城拒戰、既長景僞議致城、惟治與其子千代鶴、俱如日向、至三河內、長景使人追躡、是日、惟治終自殺、尋千代鶴亦死、二十六日、月次詩歌會、田樂、二十八日、先是本田董親、新納忠勝叛島津勝久、率兵入桑原、攻八幡宮司調所恒房、恒房時在國衙留守桑畑崎田等拒之、恒房聞馳歸、是日、董親等縱火焚之、恒房遁奔鹿兒島、董親遂掠其地、既忠勝納書神祠、付鵝眼一萬、二十九日、月次和歌會、朝倉孝景兵六千入京師、是日、陣東寺、十二月朔、幕府下德政揭示、先是丹波

口之戰、幕府喪利、京師騷擾、土一揆乘隙蜂起、强請下其命云、二日、築墻壁于四足門前、三日細川高國黨畠山稙長、筒井順興、越智某、率兵入京師、是日陣四條五條、五日、怪雲見、七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九日、會津黑川火、十四日、幕府與三好柳本氏兵屢挑戰、是日、戰于六條及西院、互有死傷、十六日、赤松晴政應幕府命、率兵至山崎、十七日、阿波丹波兵侵掠京師、公卿避害于宜陽殿、是日、勅柳本波多野氏制之、十九日、宇都宮火、二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六日、細川尹賢陣悲田院、畠山稙長自建仁寺、徙因幡堂、柳本賢治黨赤井某陣二條法華堂、是日、稙長與波多野兵、戰于五條、斬數十人、是歲、先是少貳氏族馬場賴周、惡其舅筑紫滿門陰通大內氏、誘殺之、滿門子尙門怨望、謀報復、至是遂依大內義興、城筑紫遷五所八幡祠于山城小山莊、疫、

享祿元年戊子、春正月朔、停節會、三日、大雪、七日、避方忌于別殿、

將軍義晴避方忌于東福寺、十五日、柳本氏兵斬三好氏兵于立賣、是日、幕府令市人有諸兵鬪爭者協力防之、十七日、先是諸國兵援細川高國者聚京師、至是高國黨六角定賴、朝倉敎景等度不可支、與三好元長議講和、元長佯聽之、諸將罷兵、各歸其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楊弓、二十四日、公卿賀正東福寺、二十八日、細川晴元講和也、柳本賢治、三好政長不悅、是日、二人拔軍走和泉堺、乃譖三好元長于晴元、二十九日、詩會、二月五日、畠山稙長、越智氏、筒井氏等、罷兵歸其邑、六日、三好元長赴堺謁細川晴元、晴元信柳本賢治等讒、意竟不釋、十日、奏樂、帝御箏、十六日、詩歌會、十七日、帝遣使于因幡堂藥師、禳厄年、二十二日、水無瀨宮法樂和歌、二十五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七日、奏樂、三月五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六日、伊勢國司北畠晴具、任參議、朝倉敎景率兵歸越前、十日、詩歌會、十八日、細川晴元和議將破、諸兵助三

好元長者赴堺、二十八日、內侍所神樂、夏四月二日、北野法樂、帝御箏、將軍義晴移陣相國寺、細川高國、六角定頼等從焉、七日、修法會于宮中、資後柏原帝冥福、十日、將軍義晴避方忌于東福寺、十七日、詩歌會、五月朔、先是伊東祐充、新納忠勝互爭彊、至是祐充將攻忠勝于梅北城、戰于冷水、不利、北鄉忠相時陣城尾、二人並乞援、忠相欲援新納氏、家臣諫之曰、新納氏不顧同宗之義、動輙侵我財部院、今克伊東軍、則乘勢擊我必矣、不如與伊東氏拜兵擊之、以挫其鋭、乃我邑其免乎、忠相從之、破走忠勝、進至梅北城下而還、十日、詩歌會、十四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攝津丹波諸將應細川晴元、京師兵多逃、細川高國度和議既破、事不可爲、與細川尹賢走近江山上、十七日、甲斐洪水、十八日、連歌會、二十五日、尾張祐福寺請爲勅願寺、不許、後又請之、終許之、幕府以朝倉孝景爲御供衆、二十八日、將軍義晴避京師如坂本、六角定頼

從焉、六月十日、奏吉書於朝餉間、應仁以後廢絶、至是復之、是夏、少貳資元讓家于其子冬尙、自率兵入上松浦、擊破松浦黨、返兵入筑前、將復太宰府、修舊業、大內義興聞之、啓狀于幕府、請伐資元、不許、秋七月四日、賜准大臣勸修寺致秀于左大臣、十三日、將軍義晴、細川晴元議分取京師地租、事不諧、十七日、西軍侵大覺寺、焚防舍、二十九日、自夏至秋、諸國旱魃、草木皆枯、勅諸寺祈雨、八月十五日、觀月宴、和歌會、二十日、改元、關白右大臣植家爲左大臣、內大臣久我通言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植通爲內大臣、二十八日、將軍義晴將歸京、議不協而罷、是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忠輔罷、九月六日、先是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奉命贈書武田元光、徵若狹御料租、是日、納去年半歲租、八日、將軍義晴自坂本徙朽木谷、朽木植綱傾心厚待之、十三日、詩歌會、十九日、勅權大納言鷲尾隆康傳神樂于少納言高倉範久、二十四

日、奏樂、晦、先是伊達植宗率兵入桃生郡永井、襲葛西氏、會葛西清氏卒、植宗乘之奪其邑、大內義興攻金山、金山之地、四面崖壑、巖壁壘累、不得迫圍、是月、撤陣而去、後七年間、攻圍二十一回、竟無勵戰、先是諏訪社大祝高家誘殺諏訪政滿、奪其邑、諏訪頼滿假武田氏力、欲恢復之、是日、與信虎入信濃、與高家戰敗績、後又戰遂復舊邑、閏月四日、詩歌會、十日、詩歌會、二十九日、連歌會、冬十月朔、日當食不應、五日、詩歌會、九日、丹波山國常照寺不請而建寺山上、高自舍利殿遣使撿之、譴其違制、十日、雨雹、大如梅子、翌日不消、雁兒鹿兎、當雹斃者無算、二十一日、十種香、二十三日、僧月舟進講杜詩、十一月二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進講伊勢物語、至十三日終、祭大黑天于宮中、五日、田樂、十日、詩歌會、歌舞、十一日、先是柳本賢治徇下大和、入河內、圍高屋城、城將畠山植長固守不屈、終講和、是日、植長致城賢治去、十六日、帝受古今集

于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二十五日、奏樂、是月、沍寒、宇治川竭、近江湖氷、十二月三日、三好元長被官入京師、四日、詩歌會、二十日、周防長門豐前安藝石見山城守護大內義興薨、年五十二、是歲伐尼子氏、入石見、遘疾而歸、遂薨、子義隆嗣、二十二日、權大納言一條房通兼右近衛大將、冬良之子也、二十六日、奏樂、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晦、柳本賢治與伊丹彌三郎戰殺之、將入京、三好元長被官鹽田若狹守等聞之、扼賢治于山崎、與之戰、賢治敗走河內牧方、是歲、大友義鑑率兵攻菊池義國于肥後、義國與赤星隈部等防戰不屈、既講和、京師多盜、

二年己丑、春正月朔、停節會、十一日、柳本新三郎質民妻子、督徵地子、地係一條房通有、房通家臣怒爭鬪、伊勢氏、仁木氏家臣和解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二日、祁答院重武陷帖佐本城新城、殺守將伊地知重辰、明日、又陷大田城、肝付兼演亦取加治木、二十

三日、先是細川高國如伊賀、說仁木義廣、圖恢復京師、義廣不聽、至是如伊勢、說女婿北畠晴具、亦不聽、二十四日、長尾八郎忌其族長尾景誠有權、竊使矢野某害之、二十六日、柳本賢治復入大和、攻殺赤澤幸純、二月七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十日、詩歌會、二十八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九日、帝觀春日驗記、帝賞花、晦、奏樂、是月、多田士賀正于朽木、先是畠山義宣遣南禪寺僧昌虎于明、求藥法、至是明使鄭舜功與昌虎俱來、贈書幕府、請大友氏人與明海賊混、以抄略邊海、禁之、幕府與書大友氏戒之、春、本願寺光敎部下下間賴秀、弟賴盛等竊謀、欲光敎爲國王、自爲將軍、往加賀、與三山坊主議、三山及四郡門徒等、傳其非義、不從、賴秀等怒謂、拒我命者、皆法敵也、乃起、侵掠波左谷、縱火斬戮、又掠石川郡、焚若林寺、而歸山科、三月、蝦夷起亂、蠣崎義廣擊平之、夏四月二日、智恩寺僧傳譽進講阿彌陀經、七日、修法會于航舟三味院、

資後柏原帝冥福、二十六日、以備後德雲寺爲勅願寺、前權大納言中御門宣秀還自駿河、張勸進猿樂于大宮、二十七日、柳本賢治復入大和、放火所在掠略、筒井順興賂之講和、五月二十五日、細川高國如近江、說恢復京師于兩佐佐木、亦不聽、至是欲說朝倉孝景、赴越前、二十八日、吉田城主牧野成命欲起兵並西參河、松平淸康聞之曰、先者制人、後者受制、遂出師、伊奈城主本多正忠迎降、正忠之先助秀居豐後木本多卿、因氏焉、子孫邑于尾張、尋徙參河、舉族仕松平氏、而爲城主者唯正忠、淸康大悅、並其兵進、縱火御油、成命望煙曰、是必岡崎兵、彼自送死、當邀擊殲之、濟吉田川、焚船毀筏、徑進決戰、岡崎兵不利、本多淸重戰死、佐野與八請退、淸康不肯曰、彼勝而驕、可破也、乃進戰、與八謂衆曰、軍勢危矣、是我屬致命之秋、遂力戰死之、淸康叔父信定等力戰遂破之、斬成命、進攻吉田、陷之、明日轉兵攻田原城、城主戸田正光出降、

淸康還吉田城、留十餘日、撫納降附、成命族傳兵衞曾以送款命守吉田城、凱旋岡崎、東參河悉平、淸康之赴田原也、會飲于伊奈、本多正忠獻盤、殺藉用葵三葉、淸康視而悅、吾凱旋得此、自今以此爲徽號、六月六日、東福寺僧徒與稻荷社人爭鬪、射其神輿、九日、住吉法樂和歌會、二十日、帝受箏權大納言四辻公音、因行灌頂儀、秋七月三日、旱魃、勅諸社寺祈雨、七日、七夕和歌會、十一日、柳本賢治將伐藤森神木、乞勅許、十四日、柳本賢治、松井越前督徵京師地子錢、二十八日、太白守月、八月二日、鹿子木親員請修藤崎八幡宮、勅許之、十日、三好元長怨懟細川晴元信讒疏斥己、歸阿波、十四日、先是上杉憲政以尙幼、養足利憲寬、嗣山内、家臣不服、至是憲寬欲攻上野安中城、上杉朝興止之、不聽而發、家臣西某、小幡某、立憲政攻憲寬于安中、破之、憲寬移陣程田、十六日、柳本賢治、高畠甚九郎、三好政長等、嗾三好元長不在、圖攻伊丹

元扶于伊丹城、是月、幕府臣十七人背將軍義晴出奔、十六日、先是細川高國如越前、乞恢復京師于朝倉孝景、不聽、去說尼子晴久、亦不聽、至是如備前、依浦上村宗、村宗弒其主赤松義村、擅其領邑、欲列爲諸侯、如朝倉氏、乃說高國以意、高國諾之、村宗悅應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八日、建仁寺僧常菴進講古文眞寶、十一月八日、攝津地震、二十一日、柳本賢治等陷伊丹城、伊丹元扶托其次子千代松于家臣野間七郎、與同族三十餘人死之、十二月九日、大雪、二十三日、大内義隆敍從五位上、二十六日、島津勝久部下樺山信久、伴久乘修盟約、二十八日、先是北鄉忠相取本田親尙邑曾於郡、親尙銜之、是日、出兵曾於郡春山原、與忠相戰、不利、

三年庚寅、春正月三日、先是北條氏綱使遠山某略武藏、與上杉朝興相挑吾名蜆坂、是日、朝興破之、進取小澤瀨田谷兩城、迫江

戸城、焚氏綱營、收兵河越城、七日、東山正法寺火、九日、盜入伊勢知續寺、放火焚之、十三日、西村秀元遣刺客弑其主長井長弘、長弘親族怒將殺秀元、秀元脱圍而走、匿土岐賴藝之側、齋藤長井一族相訴、請殺秀元、賴藝憐、使常住寺僧日護爲謝、乞助命、衆雖憤怒、君命不能拒、遂從之、有長弘遺孕、秀元鞠養之、徙居今須城、襲長井氏、稱正利、十八日、大内義隆請造營松崎天滿宮、勅許之、二十日、遣大外記清原業賢于杤木、以將軍義晴任權大納言、叙從三位、内侍所神樂、皇太子方仁點眉涅齒、二十三日、和歌會、二十六日、猿樂、是月、大内氏部下有馬晴純、攻後藤純明于住吉城斬之、二月二日、詩歌會、三日、雷、楊弓、四日、大内義隆獻寶刀及馬、六日、奏樂、七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悦、十日、先是近江敏滿寺火、請重建寺院、勅許之、二十一日、柳本賢治張勸進猿樂于京師二條街、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七日、僧某爲妙心寺

住持、是日、入院、勅使萬里小路惟房涖焉、是月、將軍塚鳴動、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千句連歌會、自是日至六日、五日、前内大臣正親町三條實望薨于駿河、十日、賜觀花宴于親王以下侍臣、二十六日、梶井堯胤法親王薨、夏四月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一日、松井越中守課棟別錢於山城十一郷、十五日、肥前僧某欲入明國普陀落山、請上人號、勅許之、二十三日、神宮法樂和歌會、二十八日、奏樂、是月、先是大内義興欲擊少貳資元、請命幕府、不許、義興死、義隆嗣、復請之、遂允之、於是義隆使筑紫代官杉興連、率兵侵肥前、筑紫尙門、朝日賴貫先鋒、資元在筑前、聞之返、兵入于冬尙勢城寺城、興連進取基肆養父諸城、陣三根郡、五月十日、柳本賢治、伊勢貞忠、松井越中守等、欲奉迎將軍義晴于京師、諮足利義維、細川晴元、三好政長、皆不聽、賢治剃髮謝之、十二日、延仁寺僧常慧進講古文眞寶、二十二日、月次奏

樂、是月、織田大和守率兵入京師、六月九日、北野社法樂奏樂、十一日、賀茂川水溢、十二日、上杉朝興在河越城、欲雪前恥、率難波田彈正、上田藏人等、軍府中、北條氏綱聞之、命子氏康邀擊、是日、戰于小澤原、大破之、氏康善使兵、進退有度、是時北條氏威武益振、工商聚小田原、明臺州人陳外郎族亦來、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先是赤松氏部將三木城主別所就治、與依藤某爭封疆、擁兵乞援于柳本賢治、賢治發兵俱攻依藤于其城、是夜、浦上村宗遣刺客殺賢治于營中、部下大亂、城兵出擊敗之、秋七月三日、伊勢貞忠出奔、七日、七夕詩歌會、奏樂、遣前權大納言中御門宣秀、庭田重親于若狹、將徵歲貢、守護武田元光僅納三月額、八日、前關白尙經薨、廢朝三日、北畠晴具部下古市某、上野某等、率兵巡規京師、十一日、春日社法樂奏樂、十四日、細川高國部下内堀二郎、與三好元長兵戰于六條河原、敗死、十五日、還

長尾宮于假殿、二十七日、先是別所就治攻依藤某、浦上村宗乘虛掠略播磨、至是攻小寺、三木、有田城、悉取之、先是島津忠昌使族忠明守大口城、備相良氏、菱刈氏、相良義滋屢攻不利、至是義滋與菱刈重州合兵來襲、忠明戰死、重州終取大口城、八月七日、帝受戒于元應寺長老某、十五日、少貳資元聞杉興連、筑紫尙門、朝日賴貫侵肥前、命其將龍造寺家兼拒之、是日、興連破少貳軍、進及田手繩手、家兼臣鍋島清久父子橫擊衝其陣、斬賴貫、尙門、興連遁還太宰府、資元賞家兼功、加賜河副地、家兼亦褒清久、以孫女嫁其二子清房、並與其地、十八日、遣青蓮院尊鎭親王于若狹、復督徵歲貢、守護武田元光不奉詔、二十七日、浦上村宗援細川高國、率兵入攝津、是日、前軍陣神咒寺、細川晴元部下高畠甚九郎據于伊丹城、池田筑後守于池田城、藥師寺國盛于富松城、備之、九月三日、帝感夢、行春日社詩歌會、九日、重陽詩歌會、十七

日、遷長尾宮于正殿、十九日、細川高國、浦上村宗發兵圍攻池田城、二十二日、高國村宗兵襲藥師寺國盛于富松城、國盛逃告急細川晴元、晴元命山中遠江守與和泉兵援國盛據大物城、二十五日、建仁寺僧月舟進講三體詩、冬十月二日、勅立入宗長仍舊管掌禁庫、六日、上杉某與長尾爲景戰、十九日、細川高國與伊丹城將高畠甚九郎戰富松南破之、甚九郎部下死者三十餘人、殘兵遁保伊丹、高國遂入富松城、晦、北野社法樂連歌會、十一月三日、細川高國黨內藤彥七、中條某、內堀某等陣東山、明日據勝軍山、六日、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進講蒙求、高國攻伊丹城、城將高畠甚九郎等拒高國進攻藥師寺國盛、山中遠江守于大物城、國盛出降、遠江守以下戰死五十餘人、細川晴元怒國盛反覆、尋殺其妻子于堺、高國軍勢大振、十八日、和歌五十首當座會、二十四日、盗入大覺寺、傷准后性守、明日遂寂、晦、和歌百首當座會、十二

月十一日、近江兵引在東福寺者還其國、柳本賢治餘黨探知之、來襲政、火于法性寺旁近、上杉玄蕃、香川某以下、不支而退、二十日、一條房通與九條稙通爭東福寺所轄、不決、是日、勅稙通管之、二十一日、細川高國取瀧野城、斬六十三人、晦、皇子二宮薨、柳本氏餘黨屢出兵于勝軍山、相持不決戰、是日、內藤彥七、粟屋孫四郎出賀茂川原對持、不戰交綏、是歲、松平清康攻宇理、松平親次拋南門、信定繼之、清康趣北門、城主熊谷直利出城接戰、前軍敗績、親次力戰死之、信定拔甲不動、親次信定從子、驍勇善戰、衆皆惜之、清康從山上望見、大悲、路阻不能赴援、遂前薄城、親犯矢石以督戰、拔柵乘墉、重長固拒不下、日暮收軍、清康讓信定曰、一旦之急、胡越相拯、今至親而陷死地、君立視其斃、又獨何心、信定赧然不能答、衆爲語曰、親次死榮、信定生辱、初清康戒群臣猿樂落合嘉平先至、誤就信定席、信定至、使人謂之曰、子胡猥就我席、當

亟去、嘉平驚謝將起、再促之、嘉平怒曰、我非不去、何督責之急、我君在上、群僚滿座、我頸可斷矣、席不可讓也、堅坐不動、樂畢、清康無所問、或請戮嘉平以謝信定、清康曰、群士皆父祖所愛養、叔父宜體此意、今也驕而無禮、廣座辱之、嘉平若怖勢退縮、我且罰之、以警偸懦、彼之崛彊、宜在所善、遂召嘉平賞焉、信定銜之、至此遂有貳志、初清康僕岩瀨者殺人、清康愛其勇、宥死逐之、時在城中、宵縱火爲內應、遂拔城、賞祿岩瀨、重長走保高力、稱高力氏、遂來降、陸奧辨慶石入京、置之京極律院、先是北鄉忠相取本田親尚曾於郡、命其族久利守之、親尚欲復之、屢戰不利、至是得祁答院氏援來攻、久利不支、致城去、親尚遂復之、尋忠相率兵圍西城、親尚來援、忠相引去、

四年辛卯春正月朔、停節會、六日、木澤長政、柳本神次郎、揭德政榜于京師、十一日、先是細川高國黨內藤彥七、中條某等、據勝軍

山東福寺、長政、神次郎等在京師、屢戰不決、是日、長政等放火攻之、彥七等邀戰、既交綏、十九日、和歌會、二月朔、將軍義晴自朽木移葛川、七日、義晴自葛川移堅田、十四日、內侍所神樂、十五日、小田政治與江戶通泰戰于鹿子原破之、十七日、將軍義晴自堅田至坂本、二十日、詩歌會、二十一日、細川晴元召三好元長、是日、至堺謁晴元、晴元大喜、命拒高國、高國村宗列營天王寺及今宮、神戶、渡邊、將攻堺城、二十二日、先是內藤彥七、中條某等數出兵相持未戰、是日、復出兵、木澤長政、柳本神次郎等擊却之、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八日、細川高國兵圍攻高畠甚九郎于伊丹城、甚九郎致城入池田城、晦、詩會、三月二日、歡喜天法樂連歌會、五日、內藤彥七等復出兵、與柳本木澤等戰于京師、克之、明日又戰、兵威大振、六日、細川高國兵攻池田宗久于池田城拔之、七日、柳本木澤等聞池田城陷引兵去京師、勝軍山兵入守之、十

日、細川高國、浦上村宗等、欲攻細川晴元于堺、進兵于中島、住吉、晴元兵擊破之、高國兵轉陣天王寺、村宗等陣野田、福島、十六日、秋月城主秋月種時卒、子種方嗣、二十五日、細川晴元族之持率兵八千來會晴元、晴元兵威大振、之持義春子也、夏四月六日、六角定賴與淺井亮政戰于箕浦、克之、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八日、安藝新莊邑主吉川國經卒、子元經嗣、二十一日、內侍所法樂連歌會、二十五日、柳本黨一宮某攻吉祥寺、細川高國黨藥師寺國盛將入京師、細川晴元兵拒之山崎、五月二十三日、晴元黨兵自丹波將入京師、內藤彥七防之保津城戰死、二十八日、勅大內義隆、告諭泉涌寺勸進之事於其領國、義隆獻書奉命、二十九日、盜入內侍所、竊物去、閏月十三日、奏樂細川澄賢、香川中務陣筑島、三好元長陣住吉、兵凡一萬五千、迫天王寺、挑戰于細川高國、細川之持別擁兵八千、護晴元于堺、十六

日、建仁寺僧常庵進講古文眞寶、二十二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綱如駿河、二十五日、地震、赤松晴政應高國徵、來軍神咒寺、以浦上村宗殺父義村、欲復仇、陰送欵細川晴元、約內應、聲言救高國、於是播磨兵皆叛村宗屬晴政、六月四日、晴政射村宗營、營中驚、三好元長進擊大敗之、斬村宗、村宗驍將島村彈正奮戰、與元長兵相搏、投水而死、斬首二千餘級、高國從士近藤盛久代高國戰死、高國得其隙、奔尼崎、匿染戶甕中、五日、法樂樂會、六日、高國黨燒東山城、逃、八日、三好一秀追蹤捕獲高國、細川尹賢遁富田寺、高國自殺于廣德寺、年四十八、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七日、彗星見、命諸社寺禳之、秋七月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先是伊東祐充外祖父福永祐禺專權橫恣、諸將士皆惡之、變其部下于東興滸、時有流言、落合兼由等將攻都於郡城、祐禺懼誘殺兼由、諸將士益怒、以稻津重由爲將、將淸君側、是日、與祐禺黨戰

于犬馬場、克之、祐禺黨告以爲逆、重由等遂退去、既祐禺逼重由及右松祐秋等自裁、重由黨多逃、祐充叔父伊東祐武御之、十八日、左馬頭足利政氏卒于古河、子高基嗣、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揚弓、二十四日、木澤長政攻殺細川尹賢于富田寺、二十七日、松平信忠卒、八月十五日、觀月詩歌會、二十日、細川晴元寵三好政長、及畠山義宣臣木澤長政、政長等用事、讒三好元長、義宣怒長政背己、是日、圍攻長政于飯盛城、晴元率兵援長政、義宣解圍而去、二十二日、千句和歌會、二十三日、島津忠良與頴娃左馬亮盟、九月二日、關東管領上杉憲寬讓職于憲政、居宮原、改足利晴直、五日、避方忌于別殿、七日、住吉社神馬斃、社務訴之于朝、論以無代馬、十三日、觀月和歌會、二十日、幕府下書賀茂社、社領如故、二十六日、本願寺徒下間筑前、與弟民部至加賀、誘其宗徒作亂、朝倉孝景聞之、遣族敎景、其府堀江景忠攻之、能登畠

山氏將遊佐神保等、出兵于境上應之、敎景大敗宗徒于湊川、退陣寺井、翌日大雨水漲、宗徒乘之、怒其黨石川玄任通朝倉、攻破之、梟其首于路傍、詐揭朝倉氏將士名、能登越中士見之愕潰、敎景兵亦走、敎景制不聽、遂旋兵、富樫泰高亦棄城依朝倉氏、十一月三日、山內俊安城沼澤、曰丸山城、九日、松平淸康攻三宅加賀守于伊保城取之、使族家範守之、十一日、先是相良長定爲其族瑞堅所逐、在筑後、至長唯嗣家、遣使復歸、是日歸來、西淡路殺之法壽寺、十七日、筒井入意課段錢于奈良寺院、十二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勅奏神樂于春日社七夜、是年、會津稔、甲斐痘瘡流行、

天文元年壬辰、春正月朔、停節會、五日、遣大隅民部丞於若狹、督徵御料租、民部丞得五箇月租避、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讚岐地震、二十二日、三好元長族三好一秀等、率兵入京師、攻柳本神二

郎于三條第殺之、以報伊丹元扶之怨、細川晴元大怒、元長薙髮謝罪、稱海雲、因晴元弟政之訴、寃不釋、元長懼據界浦南莊、晴元密使三好政長、木澤長政圖之、二十三日、典藥頭和氣業家殺栗間八郎、逼正親町實胤第、事連元長部下、群起訴之、勅物色業家斬之、是月、細川晴元請行成、將軍義晴避京師、晴元任官領、元長佐晴元居界浦專政權、義晴之在朽木也、足利高基自古河使使請冠其子、受足利將軍偏諱如故事、因命曰晴氏、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兵力稍張、高基惡害之、勸北條氏圖御弓、二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八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私行釋奠、十一日詩歌會、十四日奏樂、二十日、月次奏樂、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三月二日、賞花、六日、歌人宗長死、八日、奏樂、十三日、細川之持諫細川晴元請宥三好元長罪、不聽、之持憤悒避阿波、十九日、式部卿伏見邦高親王薨、是春、會津大雨、甲斐菜蔬不

熟、先是享祿中、今川氏豐住名護屋城、織田信秀居勝幡城、爲清須奉行、每與氏豐以好連歌親交、相互納詠句於筐以相通、或時洪水、小田井河水溢、使者不得通、且流失其筐、氏豐憾甚、謂信秀曰、雅交遺人且有流失之憂、願移居於我郭中、以慰情矣、信秀諾、而赴名護屋、時會合盡娛興、遂是歲春、先是氏豐授一室信秀于柳郭中、信秀淹留旬餘、披窻時對牙城、有謀色、人或恠、密告氏豐、謂爲招風矣、不敢以爲意、是月、信秀稱有疾、士卒來往者多、會火起於今市場、延燒入城、砲聲發中、信秀部下士皆帶甲、急襲牙城、氏豐士卒狼狽、死傷者多、守禦力屈、氏豐乞救走京師、信秀乃徙居焉、威名震近國、信秀嗜武喜士、士多歸之、夏四月七日、修法會于宮中及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三日、因兵革無警衛、二十九日、青蓮院尊鎭法親王張猿樂、皇子方仁、准后勸修寺藤子臨焉、五月五日、賀茂競馬、八日、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十八日、

彗星見、二十七日、大雷、震淸水寺、二十九日、地大震、近江水溢、漂沒田園、六月十五日、先是畠山義宣、三好遠江守、筒井順興等合兵、攻木澤長政于飯盛城、長政與三好政長謀、白細川晴元求援本願寺光教、光教赴大阪、嘯集門徒、得三萬餘人、是日、衝飯盛圍、大敗義宣軍、遠江守以下死者二百餘人、義宣脫身走高屋城、十七日、光教長政追躡高屋城、義宣奔石川、亡匿佛寺、長政索捕殺之、二十日、細川晴元使本願寺徒攻三好元長于南莊、元長使其妻携子範長逃阿波、會有叛者誘敵、元長與足利義維入顯本寺、長政復圍之、元長自殺、其族三好一秀、鹽田若狹守等八十餘人死之、義維將自裁、晴元遣人止之、移四條道場、元長生四子、範長、之虎、冬康、一存、範長嗣、幼名千熊、稱孫次郞、初範長母娠、出三好川浴七夜、祈曰、男乎執天下之權、女乎爲天子之后、既而產範長、狀貌魁偉、有權略、後細川之持薦範長於細川晴元爲宰、二十五

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秋七月朔、天草尙種等攻上津浦治種、相良義滋使族將六郞左衛門等援治種、是日、擊尙種破之、六郞左衛門死之、四日、豐後守護大友義鑑敍從四位上、義鑑掠略近國、名赫于一世、富顯于九州、遣商船于西洋、令交易有無、蠻船所載、咸珍玩奇器、耶蘇徒來航者、蓋剏于此時矣、七日、詩歌會、十七日、大和一向宗嘯聚、縱火于奈良、與六方衆徒戰、衆徒敗奔高取城、興福寺塔頭延燒數百家、二十九日、改元、以皇再從姪邦輔爲親王、勸修寺寬欽爲法親王、八月五日、先是本願寺光教與細川晴元有隙、率兵擊堺不利、是日、復攻北莊、爲木澤長政所敗、死者數百人、後三日、晴元兵追躡大阪、光教敗績、其將下間刑部少輔等戰死、一向宗徒攻池田筑後守於池田城、不利引還、七日、柳本黨山村正次等巡邏京師、八日、先是尼子經久第三子鹽冶興久、因龜井安綱請意宇郡地、不聽、興久怒謀反、龜井重綱、米原小平內諫、

不肯、發兵據佐陀城、經久大驚、督兵攻城、是夜、城兵今岡彌五郎等、乘風雨衝經久陣、悉戰死、興久聞敗、轉兵攻末次城、爲尼子國久所敗、脫身奔備後、依山內直通、重綱小平內奮戰死、十日、六方衆徒在高取城、一向宗徒攻圍連日、城主越智民部少輔擊却之、與筒井順興、小田切春次等、兩道進擊奈良、大敗衆徒軍、乘勝追躡奈良、蕩焚寺院、既大乘院尋圓、一乘院覺譽、居間和解之、是日、山村正次等率日蓮衆徒、巡視京師內外、焚毀所在一向宗寺院、十一日、六角定賴出兵阪本、明日移陣見松寺、十二日、太神宮法樂和歌會、十五日、觀月詩歌會、十六日、彗星見、十七日、本願寺光敎將大町某、與柳本黨中井某戰于澁谷口、不利、死者數百人、十九日、一向宗徒攻富田敎行寺、戰于西岡、大敗、死者數百人、二十三日、一向宗徒與奧村玄蕃、越智民部少輔兵、戰于吐田、大敗之、玄蕃以下死者八百餘人、二十四日、柳本信堯、山村正次、六角定

賴等、迫山科本願寺、縱火奮擊、光敎禦戰不支、出奔大阪、其將下間兵庫助降、會津及蝦夷自春不雨、至是月、九月五日、命諸社寺祈禳彗星厄、七日、細川晴元兵巡視芥川、九日、重陽詩歌會、十二日、細川晴國兵陣鞍馬口、十三日、觀月和歌會、十九日、筑前宗像氏延攻大內義隆目代河津隆業于西鄕、敗死、義隆賞隆業戰功、管糟屋郡八十町地、二十五日、帝受圓頓戒于二尊院惠敎、大織冠像破裂、二十八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土御門帝冥福、細川晴元將藥師寺備後守等、與一向宗徒戰于山崎、大敗、中山某等戰死、明日、宗徒攻堺、不利、死者數百人、是月、先是甲斐守護武田信虎部下信本某等、援諏訪賴滿、與信虎戰于鹽河原、不利、至是招聚諏訪氏餘黨、據浦城、信虎攻下之、秋、十河一存與寒川元政戰于長尾、破之、一存容貌魁偉、有膂力、人目曰鬼十河、至耳後、抑髮作額、人呼曰十河額、後世抽鬢露顚、蓋自此始云、元政臣

鴨部神內左衞門弟源治、自幼仕一存、一存謂源治曰、汝爲寒川舊臣、對主挽弓、向兄縱矢、非人之道也、汝速去與兄俱死生焉、源治不肯、強而後曰、然則拜命矣、我兄弟如臨戰、對君擊劒者、必我儕耳矣、請賜離盃、一存許可、攬淚而去、臨戰鴨部兄弟及從者五十餘人奮擊、神內槍刺一存、一存揮刀截槍、終斬神內、源治又殺數人而鬪死、一存戰克凱旋、摺鹽於槍裂、藤葛裹創而歸、人莫見其創痕者、一日當浴、以白布捲腕而浴、唯一見耳、細川晴元令一存及元政講和、冬十月朔、細川晴元兵巡視京師、八日、北野法樂千句會、十四日、細川晴元兵發京師如丹波、十七日、一向宗出兵于山崎、二十日、以京師騷擾、將軍義晴傳旨鎭之、足利義維出奔、是日、細川晴國去若狹如丹波、依波多野晴通、二十九日、左京大夫大內義隆兼周防介、敍正五位下、是月、先是豐後守護大友義鑑攻星野親忠于筑後妙見山城、連年不決、親忠乞援于義隆、義

隆命太宰府代官杉興連援之、少貳資元聞之、與龍造寺家兼等入筑後、援大友氏、進攻興連于筑前岩屋城、興連報急山口、於是義隆使陶興房援興連、義鑑以下解圍遁去、興房興連破資元兵于多多良濱、乘勝欲救親忠、入那珂郡、爲宗義盛、橫岳資誠等所破、仁保將監以下死者六百餘人、興房遁歸筑前、義鑑亦還府內、留部下臼杵三郎右衞門于筑前、隱岐甲尾城主京極清政族將宗林等謀自立、與清政戰、互有勝敗、清政乞援于尼子經久、是月、清政與援將森脇長門守等、合兵與宗林父子戰于背市、斬之、乘勝取中村自那隅等諸城、隱岐盡歸清政、是月、奈良一向宗復興、應本願寺光敎、十一月九日、鎌倉有光彌天、十三日、山城民以屢罹兵革、乞減貢租半、細川晴元令禁之、既東山十鄕民乞以旱魃減其貢租、十八日、以乏費用、新內侍局出宮、二十三日、勅幕府督徵山科七鄕民公邑滯租、二十七日、筑肥城主島津忠朝、都城城

主北鄉忠相、貞幸城主北原兼孝、合兵攻伊東祐充于高城、大破之、城將八代祐豊遁走石山、越兼孝兵追躡斬之、是月、細川晴元揭禁令于觀心寺、十二月朔、冬暖如春、三日、上杉朝興殺藤王丸、五日、入來院重朝攻平佐城取之、尋付地于諏訪社、十日、土匪起唱德政、典鋪羣起刼之、放火所在、十四日、堺浦火、延燒四千餘家、迄明日而消、十五日、大雪、以乏費用、停觀雪宴、二十三日、細川晴元部下攻富田敎行寺、火之、池田氏、伊丹氏、亦合兵燒夷島下郡一向寺院、悉殺宗徒、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是月、以乏費用、停內侍所神樂、是冬、會津大雪、是歲、旱、伊達植宗城伊達郡西山、移治焉、攻三春城主田村某、葦名盛舜攻長沼、實國降之、先是江戶通雅滅古德氏、其族小幡義淸怨之、是歲、義淸浴磯濱、通雅子通泰、乘虛取小幡城、使死士刺殺義淸、朝鮮別那軍歸化、賜僧宗忠于佛照大鏡禪師謚號、香川勝雄斬大蛇于安藝阿生山、

二年癸巳、春正月朔、停節會、一向宗徒攻細川晴元部將松井越前守于尼崎大物城、越前禦戰死之、三日、保安寺住持仁尊尼寂、十六日、地震、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月次詩歌會、二十九日、崇恩寺以失後鳥羽帝神像、就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請御物再造之、二月五日、關白植家罷、內大臣九條植通爲關白、前關白尹房爲准三宮、八日、衆星流半空、動搖墮地、九日、北條氏綱募緣武藏上野諸將、造營鎌倉鶴岡八幡社、十日、本願寺宗徒攻細川晴元于堺破之、晴元出奔淡路、光敎移保堺、十一日、關白內大臣植通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一條房通轉左近衛大將、十四日、帝召智恩院佛像觀焉、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七日、修不動小法于淸涼殿七日、十八日、法華宗徒巡視京師、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八日、前權中納言園基富薨于加賀、晦、將軍義晴下書細川晴元、細川之持、細川澄

賢再起師進擊攝津、三月七日、法華宗徒巡視京師、九日、京師多盜、命山科七鄉民、增加北門警衛員、十一日、將軍義晴下書于寺町三郞左衛門、褒其忠節、仍待細川晴元渡航、致力于軍陣、十四日、關白植通發遣告文使于多武峯、十七日、多武峰大織冠像破裂、二十日、三宅右衛門尉、鈴木重辰等、攻松平淸康屬城岩津、淸康以兵二千擊敗之、斬首五十餘級、淸康將松平勝茂信茂等死之、松平親次有戰功、自是人稱曰鎗三郞二郞、淸康一日慨然言於將士曰、我家與足利氏族、旦相敵、爲其所剪滅、側跡屈勢、以至於此、今仇家衰亂、天下之事可知矣、冀藉汝衆之力、糾合義兵、樹幟皇都、得一雪累世之耻、今我東有今川氏、西有織田氏、先攻織田氏以開西上之路、宜勵兵峙糧、以俟吾令、衆奮躍聽命、淸康嘗夢有文在其掌曰、是且而杳、衆無能解者、有僧楔外者曰、以折字占之、是字爲日下人、日下一人而握之、大柄在手也、吉莫大焉、然握而未

啓、不在其身、或在後嗣也、淸康大悅、爲建海龍禪寺、二十三日、權大納言鷹司忠冬兼右近衛大將、兼輔之子也、紀伊日前宮火、二十四日、賜宴于所生准三宮勸修寺氏、皇叔父青蓮院尊鎭法親王、梶井彥胤法親王、皇叔母大聖寺覺鎭女王以下公卿、二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島津忠朝等與伊東氏兵戰于三俣破之、二十九日、先是一向宗徒攻伊丹城、守將伊丹親興捍禦不屈、是日、木澤長政率法華宗徒、衛伊丹城圍、大破一向宗徒、斬首五百餘級、縱火島下郡村落還、先是南鄉主將桑波田孫六叛島津忠良、屬島津實久、是日、覘其虛、襲殺桑波田河內守、桑波田式部少輔等、取其城、改永吉、晦、和歌會、夏四月三日、禪林寺宏善進講佛經三日、六日、細川晴元自淡路抵攝津、入池田城、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法華宗徒火聲門師村、十一日、北條氏綱修理鶴岡八幡社、十三日、無雲雷、既下霰、大如木槵子、二十六

日、先是細川晴元遣兵攻本願寺光教于堺、光教敗城大阪據之、至是晴元更使木澤長政等、率法華宗徒攻大阪、五月十日、法華宗徒巡視京師、六角定頼出兵于勝軍地藏山、十一日、大雨洪水、十二日、北畠晴具、土岐頼藝、細川晴元、獻馬于將軍義晴、二十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一日、佐倉城主千葉勝胤卒、子昌胤嗣、二十八日、帝受戒于元應寺光円、晦、先是細川晴國出自丹波、陣高雄、栂尾、是日、細川晴元與法華宗徒擊之、不克、收兵京師、六月十八日、藥師寺備後守等率法華宗徒、與細川晴元兵戰高雄、栂尾、大敗、備後守等死者三百餘人、二十日、晴元與本願寺光教講和、法華宗徒還京師、二十三日、彗星見、細川晴元將粟屋孫四郎等與細川晴國戰于妙見寺、孫四郎傷、明日、又戰于法華寺、互有殺傷、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秋七月三日、細川晴國兵復入京師、七日、七夕和歌會、二十三日、法樂連歌會、二十七日、先是里見義

通臨終、以其子竹若幼、舉國事授弟實堯、待其長傳之、至是竹若年二十、名義豐、疑叔父實堯無意授國、召其下謂曰、先公早棄國家、孤心煢煢、久在此間、先公易簀之日、托吾於叔父曰、兒年十五、宜傳國、今吾年二十、而彼殊無傳我之意、汝曹以爲如何、堀内新左衛門、本間刑部左衛門、中里源左衛門等、欲除實堯立義豐、交謂曰、郎君所以不得立者無他、稻村公意已屬久留里公子、實堯子義堯矣、郎君不若速行大事、義豐意乃決、木曾修理介、楠六郎左衛門進諫曰、方今海内殽亂、四隣覦間、當是時、骨肉相殘、自亡之道、臣請往說之、若其不從、乃誅之未晩、義豐不聽、即夜傳令、擐甲馳出、會實堯納涼城上、宴酣、從容謂左右曰、吾以姪幼受遺託而事故紛紜、未遑授焉、今姪方長、國内又安、汝等宜擇吉日、衆咸感喜、適鉦鼓聲聞、人馬數百、布陳城外、於是始知變、上下擾亂、義豐乃令衆呼譟登城、城兵拒戰、衆寡不敵、正木安西以下十餘人力戰死

之、實堯自殺、年五十三、義豐既殺實堯、徙居稻村、慮義堯來攻、分兵守宮本、勝山、加茂坂諸城以備之、實堯黨正木時綱等、奉實堯子義堯據百首城、乞援北條氏綱、數與義豐戰、八月朔、日有食之、風雨、十日、安藝人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叛歸毛利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十一日、一向宗徒作亂於攝津御園、三好伊賀守擊敗之、十四日、朝倉孝景獻皇太神宮廐費、是日、幕府與書嘉之、島津忠良既攻取永吉城、島津勝久謀復之、忠良在田布施聞之、即遣貴久及次子忠將守永吉城、身守帥田壘、勝久將平田清宗以三百抵野頸、忠良以精騎五十擊其軍後大破之、二十日、先是富樫泰高爲一向宗徒所破、其黨走依朝倉氏、請救、景給三千貫、泰高等數請復國、孝景不聽、至是與其黨入加賀擊宗徒、不克還越前、明年復入又敗、二十四日、前太政大臣實淳薨、二十八日、日向守護伊東祐充卒、先是外舅福永祐胤專權、祐充舉

兵討之、不克而罷、是謂日州若者亂、至是卒、九月二日、祐充叔父祐武忌祐胤專恣、欲防害、不果、既而祐充卒、未葬、是日、祐武舉兵、逼祐胤父子自殺、悉夷其族、六日、河原林某與一向宗徒攻三好氏黨篠原某於越水城取之、七日、幕府奉勅督徵山科七郷民歲貢、八日、細川晴元入京師、九日、重陽和歌會、十二日、豐後守護大友義鑑入朝、因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奏請、贈左大臣足利義澄官爵未富而即世、今將軍爲其子、願請贈官位、而以慰冥魂、將軍義晴聞而悅、倶奏請之、勅許之、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十六日、先是大內義隆獻太刀于幕府、是日、幕府贈太刀答謝、二十三日、三好伊賀守、三好久助等、攻越水城復之、守將河原林某走中島、二十七日、地震、奏樂、二十九日、毛利元就叔從五位下、任右馬頭、冬十月八日、有流星、十八日、月次奏樂、二十一日、細川晴元黨赤澤藏人與細川晴國、波多野晴通戰于丹波敗死、二十二日、晴國兵

至山城西院、與晴元黨法華宗徒戰、二十四日、先是越後居多社
野兵燹、是日、長尾爲景納書、待戰捷約更造、二十九日、獻喜天法
樂連歌會、十一月朔、以三河大樹寺爲勅願寺、賜勅額、九日、避方
忌于別殿、十二日、上杉朝興侵北條氏綱領邑大磯、平塚、十四日、
木村宗信掠六條七條等地、代官柳本虎滿丸訴之幕府、幕府與
書東寺、不用宗信命、十六日、伊東祐武既殺福永祐長、取都於郡
城、故伊東祐充弟祐清、祐吉、以福永氏出、恐禍及己、航海東走、之
日智屋、財部城主落合民部少輔迎之、與荒武三省等謀、是日、攻
都於郡城、逼祐武自殺、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二日、伊
東祐武黨欲奉其子左兵衛佐爲主、不果、左兵衛佐走倚米良石
見守、聚兵攻都於郡、祐清不支、復走日智屋、二十六日、造東宮於
萬里小路第、十二月七日、細川晴國兵發丹波至山城西岡、與細
川晴元兵戰、明日晴國兵陣內野大宮、九日、以皇子方仁爲親王、

十三日、伊東祐清率兵三萬餘、發日智屋陣野別府、伊東左兵衛
牒財部、出都於郡城對峙、財部城主落合民部少輔僞應之、臨期
不敢發、左兵衛遂敗歸、民部少輔迎祐清於已城、既穗北、三納、諸
城望風皆降祐清、是日、祐清襲都於郡城復之、左兵衛逃入內山
城、尋奔薩摩、十九日、方仁親王始讀書、二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
二十二日、方仁親王加元服、二十三日、勅奏神樂於春日社七夜、
二十四日、權中納言庭田重親薨於奈良、島津貢久黨松尾守將
山田有親、以日置降島津忠良、鎌田刑部左衛門、阿多加賀守等
潛之、是日、忠良誅有親於伊作、既知其寃、優恤其子有德、二十五
日、法華宗徒放火焚西院梅津等、皇女大聖寺喝食得度、二十六
日、梅宮火、方仁親王自小御所移萬里小路新殿、是月、先是大內
義隆部將陶興房、將擊大友義鑑、少貳資元、先入筑後拔義鑑屬
城久留米安武、轉兵於西筑前、徇下諸城、合兵入肥前向神崎、時

資元冬尙在多久梶峰城、家臣馬場賴周、橫岳資誠等迎之勢福
寺城、令江上元種護衛、據綾部中津城、待興房、興房進侵略椒岳
諸所、至是興房擊取綾部朝日山城、賴周等奔勢福寺城、澁川義
長戰死朝日山城、冬、信濃人侵參河、松平清康曰、彼跋大雪涉重
嶮、當乘疲亟擊、親以步騎一萬邀之、信濃人大敗、追北斬獲三千
餘人、殘卒皆降、清康屢克、威武日盛、尾張美濃國人多服從、是歲、
祇園民燹建仁寺、武田信虎府中城火、是時信虎愛次子二郞、頗
有易嫡之志、勝千代知之、深自韜晦、故爲癡騃狀、與二郞角材技、
輒出其下、或佯墮馬、爲人扶起、諸將皆侮勝千代、信虎有良馬、號
鬼騧、勝千代意欲得之、乞諸信虎、信虎佯答曰、汝未能騎、明年汝
年十四、我將加汝元服、而老及以累世所傳兵器、悉讓與於汝焉、
勝千代曰、兒年猶幼、寶器何爲、唯所冀欲得良馬慣馳驅、而致戰
功而已、信虎性素强暴、乃怒罵曰、汝不欲則可讓二郞、違我旨者

皆放逐焉、由是父子不協、今川義元夫人勝千代姊也、是歲贈蛤
於母氏、令勝千代見、勝千代令侍臣揀其大者、其者並藉之筵二
枚、長尺許、使左右算其數、有三千七百餘、諸士執謁、試問其數、或
曰二萬、或萬五千、勝千代曰、不用多寡、如有兵五千、則從意所適、
時年甫十三、

三年甲午、春正月朔、停節會、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六日、廣田社火、
二十八日、西宮社火、失其神寶、明年本願寺光敎得之、返付西宮
社、二十九日、月讀宮火、閏月三日、以廣田社及梅宮火、廢朝三日、
六日、先是眞幸城守將北原兼孝、號援伊東祐清、率兵三千、陣諸
縣郡綾、窺伊東氏釁、祐清謝之、請班兵、兼孝不肯、請割地、祐清
許之、使攻取三股高城城、兼孝喩高城城將落合兼任致城、兼任
不聽、兼孝移攻之、兼任以計止兵、竊送欵於北鄕忠相、約內應、是
日、忠相抵高城城、兼任開門內之、城兵皆降于忠相、尋三俣諸城

皆棄守遁、島津忠朝、北郷忠相、新納忠勝、北原兼孝、分有三俣地、
十一日、當座和歌會、是月、先是大友義鑑屢伐星野親忠、不得志、
因訴幕府乞命、幕府命大內義隆、島津勝久等代之、親忠拒戰不
下、義鑑恥煩其兵、勵部下攻之、遂拔其外城、親忠嘗通款于大內
氏、義隆因居間和解之、諸將皆收兵、義鑑與少貳冬尙尋盟而歸、
二十四日、當座和歌會、二十八日、盜入萬里小路秀房第、掠物、遂
及儲皇親王、詔秀房臣出防之、二月二日、奏樂、十九日、伊東祐淸
臣長倉能登守、欲私廢祐淸、招祐淸弟在黑貫寺、蓄髮名祐吉、奉
內宮崎城、祐淸怒、遂逃爲僧、二十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九日、甃濠
于禁垣東南、備群盜侵掠、課役一條、正親町、烏丸、橘、辻子市人、令
權中納言山科言繼董之、三月三日、將軍義晴遣使佐竹義篤、爲
京師恢復聲援、義篤終不果、銀山城主武田光和卒、無嗣、老臣品
川左京、香川光景等議、立光和姪信實爲嗣、既左京與光景相惡、

光景走邑、據八木城、左京隨攻之、不克、平賀隆宗、熊谷信直將援
光景、左京怖解圍去、武田氏家臣多離散、左京終奉信實走若狹、
依武田元光、六日、安房淸澄寺火、二十日、勅修弘法大師七百回
忌曼荼羅供于東寺、權大納言正親町實胤、權中納言勸修寺尹
豐等涖焉、二十一日、先是法華宗徒有伐一向宗徒之功、至是就
木澤長政、請守治山科東山地、事聞、朝議以山科七郷民充禁門
守衞、下詔幕府停之、幕府終弗許其請、是月、先是紀伊湯川莊湯
川直光不從畠山尙順命、尙順怒、逐之沒其地、至是野邊六郎左
衞門亦不奉其命、尙順欲逐之、野邊據城抗之、尙順召其臣遊佐
長敎于河內、擊之、湯川直光應野邊、合兵襲尙順、尙順敗走淡路、
尋病死、子植長在高屋城、聞之、率和泉河內兵入紀伊、伐野邊湯
川、遊佐長敎厭植長恇弱、時其不在、與木澤長政、齋藤山城守等
議、立植長弟石垣長經爲畠山家督、植長進退失據、落魄根來寺

側、是春、甲斐饑、夏四月六日、里見義堯視義豐備稍弛、乃會將士、
謂曰、去歲義豐枉殺我父實、不同天之讎也、宜亟復讎、惟以時勢
不可、因循至今日、吾且明早出軍、鳴其罪討之、汝等勉旃、卽夜勒
兵、天明至磯村、安房兵納款者來告曰、義豐兵問道草山來襲久
留里、宜轉大軍於山中邀擊、義堯曰、善、乃轉兵、自平久里而進、翌
早果値之瀧田、義豐兵驚擾、擊破之、追至狐塚、大戰稻村城外、克
之、義豐夜出、襲義堯營、義堯豫備之、擊大破之、遂入城縱火、義豐
自殺、時年二十一、其臣錦田孫六等死之、義堯既殺義豐、盡夷餘
黨、歸久留里、而意色不樂、將削髮老焉、將士交諫曰、自古將帥剃
髮者、雖等各異、不祥者多、所謂淸盛高時是也、或憾無威望、剃髮
修佛、君今威武奮揚、恐傷國勢、義堯曰、義豐我父仇也、不得不復
也、然彼我家嫡統、今嫡廢庶立、吾所不安、宜毀形自貶、以視吾不
德耳、終授國嗣子義弘、削髮號泰叟、而軍國謀議、躬親決之、分遣

諸將守勝浦池和田諸城、國內彌治、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
資後柏原帝冥福、二十八日、元應寺僧良秀進講觀音經、三日、晦、
時九州擾亂、互相侵奪、朝廷詔大內義隆討平九州、義隆發兵征
之、秋月、原田、菊池諸族、望風皆降、是日、朝廷賞義隆、敍從四位下、
五月十六日、先是陶興房陣肥前神崎郡三津山、攻少貳冬尙于
勢福寺城、不拔、恐龍造寺家兼援至、分兵攻家兼于佐賀郡水江
城、城兵能戰、興房兵不利而退、二十日、自春至夏、諸國疾疫流行、
是日、勅諸社寺祈禳之、六月八日、將軍義晴娶前關白近衞尙通
女爲夫人、二十九日、義晴至坂本、時畿內大亂、不得入京、晦、浦上
氏臣島村豐後守、稱村宗遺命、襲宇喜田能家父子于砥石城、能
家自殺、興家逃去、豐後守取砥石城、獨專權、夏、先是尼子經久逐
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毛利元就亡狀、初大內義興臨終、
召義隆及陶興房、持長等遺言曰、我輔足利氏、定京畿、領防、長、豐、

筑、而東定安藝、不見西服、龍造寺、大友諸族、獨憚尼子氏未附、毛利元就有雄才、當今我與尼子氏爭鬪、其權在元就去就、聞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誘爲我援、愼勿失其懽心、吾嘗德彼、豈不記之、興房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於是元就絕尼子氏、欲屬大內氏、謂我宗世與大內氏盟約、懇交有年、以幸松丸夭亡、故苟且通尼子氏、謀保社稷、然彼屢欲覆我宗、非所以保社稷、不如還舊屬大內氏矣、乃與宍戶元源、山內隆通互盟約、而遣兒玉就忠適山口、尋舊盟、義隆悅諾、秋七月十三日、有馬晴純時少貳資元不在、襲多久城、守將龍造寺盛家拒戰卻之、十四日、先是周防先鋒陶道麒拔朝日山、及綾部城、而進陣于御津山、圍城原勢福寺城、國中大半屬大內氏、少貳冬尚固守備、族龍造寺家兼後援、道麒亦不急攻、令所部曰、卒爾攻城、爲敵所後擊則危矣、先則制人、乃頒兵將侵佐賀、家兼聞之、使鍋島、納富、小川、福地、百武等擇選兵迎

戰于巨勢、犬童、若宮原、鍋島淸久力戰最勵、周防師退屯御津山、道麒廻謀、再欲攻佐賀、是日、烈風暴雨、潮水溢陸、田里浸沒、周防人望見相悅、謂不用兵箭而溺敵、是天利我矣、大張宴、歌舞耽遊、是日、家兼修築子城于水江、功未半、會風雨、踴躍曰、是乃天助也、戰勝之術有伐不意耳、乃携選兵三百、終夜馳到御津山下、周防軍濫醉困臥、不識之、家兼遽發、閧縱火掩擊、獲一千餘級、道麒僅免入圍部城、少貳冬尚賞家兼功、加采地、十六日、下賀茂社務鴨祐氏私冐神領、是日、罰祐氏、處改易、以賀茂祐春代之、十九日、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左少辨萬里小路惟房蒞焉、是月、毛利元就率兵二千入備後、攻宮直信、會直信卒、子元盛尚幼、老臣丹下與兵衞以驍勇聞、固守不屈、元就數攻之、斬與兵衞、元盛終致城降、是月、前關白尙經薨、八月三日、大風雨、先是幕府命木澤長政、三好政長伐一向宗徒、是日、長政等拔谷城、十日、洪水、十一日、多武峰

大織冠像破裂、三好伊賀守、三好久助叛細川晴元、降本願寺光教、據椋橋城、晴元兵陣北中島、與之戰、二十一日、將軍義晴遣使若狹、促武田元光父子入京、贊復京之議、二十五日、信濃淺間山鳴動、二十八日、細川晴元入京師、陣相國寺、九月三日、將軍義晴自坂本入京師、館建仁寺、明日、館南禪寺聽松院、夫人近衞氏亦至、六日、幕府奉神馬于皇太神宮、十六日、先是備中三宅國秀伐琉球、爲島津氏所破戰死、至是國秀餘黨、欲報其仇、島津氏部下伊周村右與造琉球警之、冬十月二十日、三好政長合伊丹池田兵、攻三好伊賀守、三好久助、伊賀守等邀戰于潮江莊西田中、破之、既木澤長政諭伊賀守、降細川晴元、二十五日、島津勝久既復守護職、斥勳舊、寵嬖臣末弘伯耆守、小倉武藏守、與之飲博、不恤政事、舊臣川上昌久等十六人連署、就島津實久諫之、勝久不聽、昌久等終殺末弘伯耆守、勝久懼走禰寢、是月、大內義隆聞陶道

麒失兵而忿、親自率師三萬濟九州、陶、杉、仁保、相良爲先鋒入筑前、攻城原城、累日、少貳冬尚力竭犇蓮池城、城主小田覺派存舊誼、迎入牙城、守備嚴戒、國人犬塚尚茂、尚家、木吉增景等加焉、師攻之、長江廻城、一能當千、不拔、義隆遣西肥人波田隱岐守於水江、謂龍造寺家兼曰、我奉幕府之命、鎭平西陲、少貳獨恣兵威、國家之亂、更無寧期、足下與少貳氏有舊、且爲國耆老、宜諭少貳從武命、令戢干戈也、冬尚如服、則我爲執復采地矣、家兼憫少貳氏不祀、赴蓮池慰諭冬尚、冬尚諾、大友義鑑亦與大內氏講和、義隆留興房於太宰府、凱旋山口、十一月、朝倉孝景遣使獻劍馬于幕府、賀將軍入京、二十一日、關白內大臣植通罷、出奔攝津、是月、權大納言三條公賴如周防、連年荒擾、倉廩虛耗、仕者亦得祿秩、百官皆請解職、散逸四方、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四日、前左大臣二條尹房復爲關白、二十八日、內侍所神樂、晦、大內義隆遣使乞神

道傳授于神祇大副平野兼永、侍從吉田兼右沮之、二人爭請朝裁、朝議禁兼永私傳、使兼右傳之、是歲、先是、鹽谷興久叛其父尼子經久、兵敗走備後、依其舅甲山城主山内直道、經久遣兵攻之、不能拔、至是說直道以利害、致興久、直道未應、興久終自殺、結城政勝臣多賀谷家重謀自立、政勝伐之、家重邀擊敗之、仙道大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奈良天皇二

天文四年乙未、春正月二日、東國灰降、五日、將行即位禮、徵賚于
諸國、大內義隆獻二十萬匹、是日、賜書賞之、北條氏綱、今川義輝、
朝倉孝景、本願寺光教亦各獻之、十一日、命陰陽頭賀茂在富行
身固、准三宮勸修寺藤子薨、十二日、停准三宮勸修寺氏曰豐樂
門院、十四日、大風雷雨、十八日、以豐樂門院薨停行即位禮、二十
三日、葬豐樂門院于般舟三昧院、二十六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
院、資豐樂門院冥福、二月五日、大風、日華門倒、十八日、以痘瘡流
行、勅石山寺轉讀大般若經、二十三日、帝誦法華經、資豐樂門院
冥福、是月、美濃洪水、流亡數萬家、溺死二萬餘人、甲斐大風、三月

五日、將軍義晴獻禽、十一日、帝受戒于安樂光院長悅、以資豐樂
門院冥福、十三日、前大納言勸修寺尙顯還自石見、十六日、阿蘇
惟豐兵與伯耆武顯兵戰肥後益城郡、武顯兵敗、棄豐福城遁、相
良義滋兵入守之、後義滋致城伯耆氏、十八日、若狹守護武田元
光遣使獻物候起居、二十六日、帝受音樂秘訣于前大納言四辻
公音、是月、毛利元就率香川光景、熊谷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
攻高野城、城將高野山休意乞援赤松晴政、拒禦嚴備、會城中飮
渴、牙城旣竭、二郭未盡、中間有深谷、執繩繫瓢、運水於牙城、元就
命桂元澄、元澄素善强弩、乃縱射雁股矢、斷其繩、元就賞令稱能
登守、而城中勢屈、終乞降、元就並其兵、又徇下數城、夏四月三日、
島津勝久自禰寢還鹿兒島、誚川上昌久擅殺末弘伯耆守、命自
裁、又遣兵攻川上城、昌久妻督衆拒戰、不克拔、五日、幕府請山國
代官權中納言萬里小路秀房、及兩奉行以下有曲事改易之、勅

糾彈之、罰兩奉行已下、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
冥福、八日、贈故將軍義植太政大臣從一位、二十二日、修法會于
般舟三昧院、資豐樂門院冥福、幕府聽越前守護朝倉孝景乘塗
輿、二十六日、帝誦法華經、資後柏原帝及豐樂門院冥福、二十八
日、賀茂社復神事神樂、五月二十一日、贈故美濃立政寺住持二
松于禪師號、二十二日、伊勢國司北畠晴具遣使獻物候起居、六
月朔、定即位期爲明年二月三日、修日華門、七日、足利高基與足
利義明戰、十二日、本願寺兵與細川晴元兵戰、敗績、十三日、賜旗
于長尾爲景、十六日、大內義隆給吉川興經于豐後築城郡高塚、
舊田、角田三莊、十九日、將軍義晴手寫觀世音像獻之、二十九日、
諸國旱魃、勅諸社寺祈雨、秋七月朔、波多野晴通率兵三千入京
師、陣廬山寺、五日、筒井城主筒井順興卒、子順昭嗣、十二日、水戶
城主江戶通泰卒、子忠通嗣、二十日、即位調度成、令權大納言三

條西公條等點檢、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前參
議持明院基春薨于美濃、是月、前權中納言油小路隆繼薨于美
濃、八月朔、將軍義晴獻刀馬、勅奉馬于內侍所、三日、大水、七日、帝
覽廬山寺寶器、八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十四日、幕府修法會于
相國寺、資義澄冥福、先是都城將北鄕忠相併伊東氏邑三俣地、
兵威大振、至是與飫肥守將島津忠朝、合兵侵志布志守將新納
忠茂邑末吉松山梅北、伊東氏、北原氏乘虛侵忠相邑、尋遣兵志
和地、放火城外報之、十五日、連歌會、十六日、修紫宸殿、二十二日、
今川氏輝與武田信虎搆兵、北條氏綱援氏輝、是日、與信虎部下
小山田備中戰于都留郡郡內、敗之、斬首一千餘級、信虎終講和、
上杉朝興竊小田原虛、出兵焚掠所在、氏綱返兵與之戰、旣赴川
越擊之、二十八日、前左大臣三條實香爲太政大臣、因復大臣節
會、舊制拜大臣者、行大饗禮、謂之大臣節會、長享以後、廢而不行

焉、二十九日、遣東坊城長淳于備前、徵御料租、是月、菊池氏族叛、大友氏義鎭令戸次鑑連伐之、與城赤星隈部等戰于車返、鑑連驍勇絕倫、育士恤民、恩惠備至、九月朔、將軍義晴獻鴈、三日、大內義隆獻日華門修造資萬匹、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六日、將軍義晴獻物、若狹守護武田元光獻鴈、十三日、和歌會、十七日、武田信虎與諏訪賴滿會于堺川、賴滿祝諏訪社寶鈴于信虎、十八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一日、大內義隆獻刀馬于帝及方仁親王、晦、先是島津勝久命川上昌久自裁、昌久黨懼禍及己、黨島津實久、實久率河邊兵侵鹿兒島、放火所在、勝久乞援北原肝付諸氏、祁答院重武、北原加賀介、肝付兼利率兵來援、是日、重武等敗實久兵、追擊至谷山、實久兵在谷山本城者、與福本兵橫擊重武軍、敗之、兼利戰死、重武等收軍而去、既實久入鹿兒島、使人責勝久違約、勝久謝之、實久復還谷山、冬十月八日、左兵衛佐足利高

基卒于古河、子晴氏嗣、十日、島津勝久走帖佐、依祁答院以謀恢復、島津實久入鹿兒島、自居守護職、二十三日、從四位烏丸光康因幕府乞進位階、幕府爲奏請、不許、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恐悖幕府意、切陳其情、遂許之、因令幕府爾後勿爲公卿請官爵、是月、今川義元聞參河人吉良義鄕通織田信秀伐之、義鄕弟荒川某降、導義元兵擒義鄕、信秀專其政於尾張、勢威甚熾、數侵參河、卒爲義元勍敵、十一月七日、權大納言一條房通罷左近衛大將、土佐國司權大納言一條房冬兼左近衛大將、十二月四日、左大臣近衛植家爲准三宮、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宣爲內大臣、公藤之子也、五日、先是守山城主織田信光畔尾張、送款于岡崎、松平清康謂衆曰、我先擊尾張、夷織田氏、然後舉美濃、勸近江、席卷而西、觀兵於京畿、於是勒兵萬人、自將入守山、時叔父信定居上野城、稱疾不從、欲乘虛作亂、衆心危懼、而清康志益銳、將士咸諫曰、守山

雖降、反覆難信、進有織田之勁敵、退有信定之陰圖、腹背受害、其危弗測、請止西伐、待時而動、清康曰、守山建異、立誅夷之、織田若出、一舉可擒、信定之謀、不足介意、且叔姪至親、借有小嫌、終將和解、初安祥之區區、以寡擊衆、猶且所向無前、今欲有事於中原、大舉踰境、未加一矢而徒歸、士氣沮敗、納侮四鄰也、我意決矣、乃部署將士、刻日渡清須、國老安部定吉從軍、數以書最信定、有流言、定吉與信定通謀、輿論洶洶、人不自安、定吉乃謂子正豐曰、衆嫉我寵、造作語言、主公必察、然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我即被戮、宜藏帥澤、俟時雪冤、縱不見察、慎勿怨望、若廢我言、死且不瞑、正豐憂懣累日、是日、軍中馬逸、衆大駭、清康視之、正豐奉刀以從、謬謂定吉已被殺、惶急拔刀弑之、植村氏明自傍斬正豐、上下惶駭、不知所爲、定吉聞之將自殺、松平信孝素信其忠良、遮止之、時長親尙在、群臣護喪歸、請定吉處分、長親察其無罪、特宥之、清康度量絕

人有勇略、及死人皆痛惜焉、子廣忠嗣、年甫十歲、令定吉補之、十日、左大臣近衛植家罷、十一日、以明年二月行即位禮、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逆修豐樂門院冥福、尾張國主織田信秀聞清康變、率兵八千來侵、岡崎兒兵八百、以季父康孝爲將、迎伊田、植村氏明先進、高力重長及子長安戰死、信秀戰敗、請和而去、森山之變、氏明在側、立擊正豐誅之、將士聞變馳至、氏明曰、賊已誅、吾死無所恨、唯有殉耳、將士相謂曰、足下復主公讎、其功大矣、雖然僕等亦若在公左右、不必讓功於足下、足下獨幸侍側者、蓋有神助也、刎腹殉公、則僕等非不能、今徒死於此無爲、且僕等死亦在近、足下欲殉則殉之、氏明曰、死期在近者果何謂也、曰、僕等死期不出十日、何則織田信秀聞我喪、必率大軍來侵我國決矣、今若與足下共殉公、則誰爲郎君放一箭者、僕等期死在此時、遲死於足下幾十日耳、足下若欲殉則殉之、氏明聞之曰、吾誤矣、吾亦與諸君、

同死耳、終護喪歸岡崎、至是信秀果來侵、諸將士出戰大破之、氏時時年十六、二十二日左京大夫大內義隆請為大宰大貳、有故不許、二十五日、皇女大聖寺尼薨、二十八日、松平信定寵于長親、遂圖自立、厚結岡崎士、將士多附之者、安倍定吉懼、奉廣忠奔伊勢、信定遂立居上野、自結織田氏、定吉密與弟正定、及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酒井忠次、石川清兼、石川數正、成瀨正義等通謀、請援於今川氏、二十九日、先是少貳資元致勢福寺城於大內氏、講和、至是大內義隆命陶興房、遂資元父子、悉收奪其封地、資元走多久、子冬尙赴蓮池、依小田資光、當是時、義隆襲周、長、豐、筑、石、藝、備七州守護、毎有軍旅、陶道麒執麾統衆、專任外事、日夜勤勞、至是併得少貳氏封邑、義隆以為自足、於是酒醼喫茶、賦詩詠歌、頗緩武事、又毎歲遣商船於明、貯聚珍器、茶寮玩具、在京師界津者、以大價沽求之、嬖臣相良武任寵過日渥、莫言不聽、將士為之側

目、或有諫者、弗聽、是歲、甲斐咳疫流行、土岐氏部下宮川安定築城大井莊、曰大垣城、相良氏臣上村賴興殺其弟長種、

五年丙申、春正月朔、因諒闇停諸節會、十七日、修不動小法于清涼殿、祈即位行禮無事、今川義元因將軍義晴請奏、以武田信虎子勝千代、敘從五位下、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義晴賜偏諱、更名晴信、信虎不悅曰、汝自今已後、倚賴義元、我不管、晴信唯而退、信虎御下苛刻、賞罰不常、國人苦之、因此晴信陰與老臣飯富虎昌、板垣信形等謀、密結義元、義元常欲專甲斐、而信虎婿翁也、且強亢不為下人、乃欲廢信虎立晴信、而信虎不覺也、二月十四日、奉幣伊勢、告以行即位禮、二十五日北原兼孝遣兵、襲北鄉忠相邑安永、忠相擊敗之、二十六日、帝即位、踐祚已來、連年兵革不熄、國用匱乏、不能行禮、至是始得行大禮、幕府命木澤長政護衛、三月朔、勅修營宇佐八幡宮、七日、島津實久使町田久用守伊集院城、

島津忠良遣人誘之、不肯、會久用赴鹿兒島、不在、忠良責久、次子忠將、率兵千餘騎襲拔之、十日、將軍義晴子菊幢生、二十六日、三好伊賀守在掠橋城、分兵守河邊郡西難波、中島一向宗徒、與富田中務合兵攻之、三好氏兵敗入掠橋城、宗徒又攻次屋城、伊丹親興棄城走、伊賀守亦走大和、依木澤長政、先是南部晴政卒、無嗣、支庶八戶彈正、北信愛等與諸老議、或謂以九戶政實弟實親為嗣、信愛不可曰、有信直在、何求他之為、議乃決、迎立信直、信直繼家、葬晴政於聖壽寺、歸途有賊、縱銃掩擊、信直兵微、避入川守舊第、及日暮賊益迫、信直自前擊卻之、九戶實親嘗欲奪宗家、逮信直立、怏怏竟挾異圖、七戶家國黨之、是月、勸信直觀射于馬場野、信直暨原族俾十七人赴觀焉、實親欲襲、不遂、事漏、信直遽歸三戶、實親赴馬場野也、途過三戶城下、信直縱銃狙射實親、斬戮其徒、於是懷貳者畏憚、來服者多、實親兄政實又附宗族陳謝、信

直曰、罪之疑不問、乃赦焉、夏四月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四日、先是西山城主伊達植宗與老臣議、撰定條例、是日、與老臣加誓書、名曰塵芥抄、十七日、授上野長柄社于正一位、駿河守護今川氏輝卒、同母弟義元嗣、初氏輝無嗣、老臣議立為善德寺僧者某、名義元、義元庶兄僧良眞怒不得立、與外祖福島某起兵、據高天神城、義元伐殺之、二十六日、將軍義晴修假館成、徙焉、會津黑川火、五月十六日、廷議大內義隆功、任太宰大貳、聽昇殿、賜菊桐徽號、遣權中納言廣橋兼秀於周防就拜之、義隆兼七州守護、專管領山陽及鎭西事、尼子晴久聞之、謂其部將曰、義隆奉勅專中國鎭西兵權、然我終不能為之麾下也、乃率兵三萬餘、次青野梟、義隆怒曰、我奉勅專征伐、而晴久方命興兵、非叛而何、宜速發兵討之、乃使陶隆房等逆擊、自將兵一萬繼發、會晴久嬰疾引去、義隆旋軍、六月三日、前右大臣久我豐通薨、八

日、伊東祐吉卒、先是祐吉兄祐清、憤長倉能登守將立祐吉爲守護、雍髮遁世、至是立爲守護、二十一日、先是大崎義直臣新田賴遠據其邑新田叛、義直伐破之、氏家太郎左衛門、古川持纊、擧兵應賴遠、義直不能夷、自赴伊達西山、乞援伊達植宗、植宗與義直、率兵三千、攻古川城、是日拔之、持纊自殺、尋攻太郎左衛門于磐手澤、終講和、二十五日、太政大臣實香罷、二十八日、會津洪水、二十九日、大和長谷寺火、夏、島津勝久自帖佐赴眞幸、依北原氏、島津忠良與貴久議迎之、勝久不肯、秋七月二日、幕府以有叡山僧徒與法華宗致紛擾之兆、遣使徵武田元光、朝倉孝景兵、九日、大友義鑑與筑後生葉郡地二百町于龍造寺胤久、二十三日、島津勝久賞入來院重朝功、與百次城、二十七日、先是比叡山僧花王院某、說法于一條烏丸觀音堂、誹毀法華宗、法華宗徒上總人松本久吉在聽中、與花王院某論宗旨、某辭屈、久吉褫其法衣去、山

徒聞之大怒、欲殺久吉、追躡不及、山徒訴幕府、請停法華宗號、改日蓮宗、不許、山徒益怒、至是欲伐法華宗、嘯集諸國末寺檀徒、六角定賴率兵三萬來援、山徒兵凡六萬、入京師、縱火、燬日蓮徒二十一寺、延燒上下京、神社佛宇多灰燼、斬獲日蓮徒三千餘人、餘皆潰散、此役、平野社預正三位卜部兼永、右近衛權中將小倉公右爲亂兵所殺、二十九日、木澤長政、三好伊賀守、三好政長、合兵擊一向宗徒于中島、破之、自五月至是月、甲斐霖雨、疫疾流行、八月十一日、先是肝付兼興、攻飫肥城將島津忠朝屬城串良、新納忠勝爲兼興、絕飫肥之援、忠朝與忠勝約、與串良城于其次子、乞救、城兵忠勝諾不救、城終陷、忠朝怨之、至是攻忠勝邑志布志、十九日、將軍義晴修法會于東山淸水寺、弔戰死者、義晴與本願寺光敎講和、二十七日、月讀宮修造成、二十九日、先是故細川高國將三宅國村、奉高國弟晴國、黨一向宗、與細川晴元戰、爲木澤長

政所破、晴國走堺津、至是國村迫使自裁、國村遂降晴元、九月二日、幕府定申次七人、裁決政事、四日、少貳資元在多久城、陶興房圍之迫自裁、年四十八、十日、先是松平廣忠至遠江、次懸塚、安倍定吉如駿河借師、於是廣忠入牟呂城、駿河師衛送、國人多往歸焉、松平信定聞之怒、是日攻牟呂、大久保忠俊從信定在軍中、密射書于城中、約內應、信定知衆心不附、懼戰不克、乃宣言、我是太公子、孺子惡與我爭國、然奸人或貪緣、以圖不軌、此擧特懲之耳、且孺子至親、我豈有意害之、遂收兵還上野、乃講和與將士誓、最猜忠俊、令三作載書、又大誓國人、於是信定意解、十四日、北條氏綱寄地于鶴岡八幡社、爲祈禱料、二十三日、島津勝久遣伊集院忠朗拔伊集院大田原壘、二十四日、細川晴元入京師、是月、相摸洪水、冬十月二十九日、陶興房旣平肥前筑前、置戍凱旋周防、閏月七日、松平廣忠去牟呂城赴駿河、依今川義元、八日、右大臣久

我通言罷、二十一日、關白尹房罷、二十六日、先是詔幕府擯斥日蓮徒、是日、帝修日吉社法樂和歌會、祈法華宗徒討攘之成功、十一月朔、日南至、前左大臣近衛植家爲關白、准三宮、以貞敦親王子熙明爲親王、十七日、賜大德寺住持古嶽于正法大聖國師號、二十二日、權中納言久我晴通爲獎學院別當、源氏長者、十二月七日、先是島津忠良連拔伊集院諸壘、石谷城將石谷梅久、其子忠榮、密送款于忠良、島津貴久覺之、召梅久及忠榮子忠梅于鹿兒島爲質、更遣大寺資安、與忠榮俱守石谷城、是日、忠榮內忠良兵殺資安、肥後盛治父子爲貴久守竹山谷口壘、引兵圖忠榮于石谷城、忠榮遁歸忠良、梅久忠梅亦逃鹿兒島、梅久途爲盛治所殺、十一日、將軍義晴自南禪寺假館移伊勢氏第、二十七日、先是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野口城、城主平賀成賴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

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營其兵曰、勿釋甲、勿御鞍、食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唫之曰、風雪如此、何嚮爲、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成頼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爲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成頼、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當留止措置後事、今不然、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初以晴信爲不慧、至是始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益粧愚色、二十八日、大宰大貳大内義隆兼左兵衞權佐、是月新納忠勝、樺山信久修盟約、是歲安藝頭崎城主平賀興貞、與其父弘保有隙搆兵、大内義隆、毛利元就出兵援弘保、尼子晴久援興貞、明年弘保興貞講和、島崎忠幹與玉造宗軒戰于行方郡南鄕、宗像社大宮司宗像氏續制髮讓職于氏

男、前關白尚通遣使島津氏部下新納忠勝、告窮乏乞賑濟、先是九州沿海之民、數侵明邊境、浙江尤甚、明主使蔣海胡節志等來豐後、請嚴加禁止、至是蔣海移文對馬、復謀禁賊民、島津勝久奔豐後、島津氏將士立貴久爲主、貴久爲人寬弘恤民、國内大服、北畠晴具薙髮稱天祐、晴具威武稍震、遣兵伐鳥羽城主下之、小濱、安樂、島浦、的屋、相差、國府、甲賀、波切、濱島、和具、越賀等志摩國人、大和吉野、宇智郡又服、紀伊、熊野、新宮、尾鷲、十津川黨、伊賀名張、阿賀等郡皆靡服、

六年丁酉、春正月六日、大内義隆叙從四位上、其族大内隆豐及原田隆種等叙從五位下、七日、公卿諸將賀正幕府、島津忠良陷竹山壘、殺肥後盛治、十二日、二星合、十八日、妖雲見、十九日、將軍義晴及世子菊童參朝、獻太刀、二十二日、會津示現寺火、二十六日、和歌會、二十七日、彗星見北方、二十八日、會津大林寺火、是月、

多賀谷家重與小田政治謀、將攻結城氏、政勝乞援足利晴氏、晴氏遣部將壬生某、梁田某等赴援、政勝逆擊家重軍、敗之、斬首三百餘級、政勝每讀孫吳書、且好曹洞禪、時人稱曰優婆塞、二月七日、先是島津實久屬壘福山、大迫等、皆望島津忠良風出降、忠良貴久擊鹿兒島、進至大迫、實久悉衆逆戰、忠良黨園田實明擊其軍後、實久敗走川邊、九日、勅立入某、仍舊管禁庫、十一日、本田董親遣東條出羽守侵鹿兒島、破壞諸社諸寺、三月三日、北鄕忠相攻新納忠勝屬城岩川、擒二千餘人、七日、毛利元就攻尼子氏屬城生田取之、十二日、島津忠良與島津實久戰於紫原、夏四月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一日、鎌倉鳴動、十九日、六角定頼以女嫁細川晴元、二十六日、伊東祐清叙從四位下、將軍義晴賜諱字、改義祐、二十七日、先是上杉朝興疾病、遺言子朝定及臣三田萩谷等曰、我與氏綱父子接戰已十四回、每戰

必破、深以爲辱、我歿後莫作佛前供養、唯征伐彼以鎭國家、是日終瞑、年五十、子朝定嗣、年甫十三、益圖相摸、卒而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先是少貳氏與大内氏講和也、龍造寺家兼說資元致城、終以爲大内氏所迫自殺、於是小田覺派建議起兵、將伐大内氏、家兼固執不可、覺派譏家兼于少貳冬尙、曰家兼通周防、冬尙意疑之、覺派亦危懼、四月、遂率兵攻水江、家兼邀戰木原邑、小田政光援覺派、來橫衝、家兼殆危、支族胤榮、家門、鍋島清久、清房馳到、戮力奮戰、終克之、追躡抵蓮池、冬尙佯爲不知、命令行成、五月二日、先是島津實久移加世田、是日、與島津忠良講和、尋忠良將說實久交換其采邑、益固和、實久不聽、與祁答院重武謀復開釁、十一日、鎌倉地震、十四日、足利義明攻眞里谷某於百首城、進至峰上、某恐講和、義明收兵小弓、六月朔、是時松平廣忠在駿河、岡崎將士密謀迎之、大久保忠俊、林忠満等、潛告岡崎留守

松平信孝、信孝曰、是我志也、但信定防我甚嚴、故未發耳、君等努力、謀即泄、君等皆不免、則誰復圖之者、今日之議、我且避之、倘事不集、我必繼之、迺稱疾請浴有馬溫泉、遂如京師待報、是日、忠俊等先復岡崎城、五日、豐受太神宮禰宜等、奏請更造神殿、十四日、先是武田信虎以女嫁今川義元、北條氏綱以不利其已、屢發兵侵駿河、是日、又戰斬數百人、二十五日、義元納松平廣忠于岡崎、先是安倍定吉奉廣忠依義元請納焉、義元許諾、至是參河舊臣奉廣忠還岡崎、親戚群臣皆集賀、長親聞廣忠入謁曰、兒我適曾孫、國人孰敢建異、信定亦當善事之、信定不得已入謁、信孝亦歸、定吉從廣忠間關流離、竭力保護、竟全社稷云、定吉深羞爲逆家、自絕其嗣、姊有身、出嫁井上氏、生子清秀、冒姓、清秀子主計頭正就以童子出身、累遷列國老、世封侯、人以爲福善之應矣、秋七月、上杉朝定奉父之遺命、挑北條氏綱、氏綱將兵七千、直赴河越、去

城五十餘町而陣、相待五日、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縱、氏綱終大破朝定、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彈正忠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之、是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豐前守來奪朝成、效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信濃守、因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奧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呼我、我回轡而鬭、皆隨馬、吾擒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爲所虜矣、山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甲

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賞罰明覈、常類于此、二十日、難波田彈正忠奉其主朝定、欲復河越城、氏綱聞之、轉兵攻松山、彈正逆戰不利退、氏綱放火城下、以族綱成爲河越城代、收兵小田原、氏綱威聲布遠近、武藏下總諸城、往往降附、獨足利義晴結里見義弘、與氏綱爭强、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抵鎌倉、毀鶴岡祠、抄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赴擊破之、二十三日、氏綱氏康連署、仍舊以武藏足立郡地付鶴岡八幡祠、八月朔、細川晴元叙從五位下、任右京大夫、十日、幕府以六角定賴爲近江守護職、十五日、上敷免城主岡谷香丹卒、子清英嗣、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前內大臣三條西實隆薨、廢朝三日、號逍遙院、實隆練達典故、又善和歌、所著有雲玉集、逍遙院裝束抄、高野參詣日記等、當是時、書籍猶匱、實隆自謄寫史記、薨年八十三、十日、普法寺充清爲石清水八幡宮檢校、十三日、先是諏訪賴茂攻鹽尻城、

放火燒吉田赤木、是日、遂取城、是月、大友義鑑攻日向高城、山田新介拒守、島津貴久赴援、義鑑戰于白坂、十一月三日、將軍義晴第二子義昭生、畠山在氏付大和宇智郡須惠莊地于觀心寺、十三日、在氏揭禁榜于觀心寺、仍舊管掌寺領、二十六日、勅大和當麻寺、更造堂宇、二十九日、皇太神宮瑞垣王門火、十二月朔、先是毛利氏與大內氏講和、元就遣子隆元於山口爲質、十九日、隆元加首服、義隆加冠、義隆賜諱字、至十年辛丑在山口、義隆禮遇甚厚、元就和既成、遣密使于家臣赤川十郎左衛門、光永中務少輔、嘗質尼子氏在富田者退去、尼子氏兵覺之、追及大東、中務返戰死之、六日、地震、九日、松平廣忠元服、十三日、先是權中納言一條房冬罷左近衛大將、是日、內大臣西園寺實宣兼左近衛大將、十六日、皇太神宮神殿鳴動、二十一日、前左大臣近衛植家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忠冬爲右大

臣、忠冬兼輔之子也、二十二日、伊東義祐居城佐土原火、義祐移宮崎城、二十四日、島津勝久以本田董親為向島地頭、與嶽藤野等地、酬其勞、是月、彗星見、是歲、疫病流行、

七年戊戌、春正月三日、先是島津貴久欲為守護、謀于北鄉忠相、島津忠朝等、忠朝等應之、告新納忠茂、忠茂與其父忠勝議不可、至是忠相先伐新納氏、取其財部院、尋忠朝忠相等、分兵連陷大崎以下數城、七日、復白馬節會、帝不臨、八日、右大臣鷹司忠冬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公頼兼右近衛大將、公頼實香之子也、十日、將軍義晴參朝賀正、十三日、將軍義晴子菊幢饗義晴、張猿樂、二月二日、北條氏綱率兵攻玉繩、陷葛西城、轉向岩村城、放火民家、還、五日、將軍義晴放鷹山科、九日、皇太神宮殿大壞、怪異屢見、禰宜等請更造神殿、是日、諭旨幕府、幕府不能辨其費依違答之、十七日、伊勢貞孝赴山崎、迎細川晴賢入京師、二十六日、幕

府因興福寺事、令木澤長政殺大和士戒重將監、是月、大內義隆遣使朝鮮、求大藏經、尋亦求朱註五經及漏刻器、龍造寺家兼欲重修法華經萬部、會聚衆僧于城中、七日了一千部、家兼遂祝髮號剛忠、三月五日、復縣召除目、是日至七日、細川晴元城山崎、八日、大內義隆遣使幕府、候將軍起居、十五日、會津黑川城火、延燒諏訪社、十六日、猿樂師金剛大夫請張勸進能于幕府、幕府許之、十八日、轉讀萬部經于嵯峨釋迦堂、二十六日、將軍義晴張猿樂、二十七日、先是豐受太神宮禰宜連署請神殿更造、不報、至是再奏請之、二十八日、贈故准大臣廣橋守光于內大臣、春、甲斐屢暴風傷麥、人多餓死、夏四月七日、修懺法講于宮中及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三日、島津貴久、與相良義滋父子會佐敷、五月二十三日、近江高山堀箇城陷、六月十九日、遷春日神于假殿、二十四日、室町火、二十八日、賜下總葛飾郡牛御前于勅號、是月、

長尾為景率兵侵信濃、村上義清拒戰敗之、大內義隆任兵部權大輔、秋七月二日、先是朝倉孝景父子獻物幕府、謝為相伴衆、至是幕府賜刀答之、八日、大雷、十二日、前曾根城主稻葉通貞卒、十六日、幕府遣使于武田元光、求元寺某、鎮若狹騷擾、十七日、尼子晴久攻赤松政村于小鹽城、國人弘岡某等應之、政村不支走高砂、是日、小寺某明石某亦叛、迫高砂、政村遂逃淡路、乞援阿波細川氏、二十六日、北鄉忠相島津忠朝等、既陷新納氏數城、進攻志布志城、新納忠茂告急于島津貴久、貴久不能救、權使與之和、忠茂遂致城、與母俱走佐土原、依伊東氏、忠朝與市木于忠勝居焉、是月、大內義隆入備後、圍山名氏政于神邊城、國人多變心、城遂陷、氏政自殺、八月十三日、松平廣忠聞西條城主吉良義堯通織田信秀、襲岡崎、乞援于今川義元、義元命部下發兵五千餘來援、遂擊義堯斬之、降其餘、二十六日、畠山彌九郎襲封、獻物幕府謝

之、是日、幕府賜刀答之、九月朔、土岐氏老臣稻葉山城主齋藤利良卒、無嗣、土岐頼藝命長井正利繼齋藤氏、居稻葉山城、改名秀龍、稱山城守、秀龍每侍頼藝左右、預聞國事、能採衆心、倚頼者多、八日、細川晴元課段錢于山城諸邑、幕府諭止之、十三日、權大納言飛鳥井雅綱設蹴鞠會于其第、二十四日、猿樂、二十八日、東大寺以募大佛殿修繕費、請將軍義晴加印、二十九日、義晴臨細川晴元第、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先是足利義明兵威大振、足利晴氏畏、密謀北條氏綱、氏綱亦思不利己、竟欲除之、與子氏康率兵發小田原、義明預與里見義堯等陣國府臺、是日、大戰于臺下、義明與弟基頼將兵迎之、義明馳突敵軍、皆靡、乃留俟後騎、中飛箭死、氏綱遂大敗之、斬首二千餘級、義明子義純弟基頼戰死、義堯僅以殘兵走、義明臣佐佐木源四郎等逃還小弓、放火城中、扶幼兒匿安房、氏綱盡並其地、土人後崇義明靈、稱社家神、氏綱再

造鶴岡祠、七日、須走某夜襲上吉田、二十九日、以災異奉幣于皇太神宮、十一月十日、細川高國遺黨起丹波、京師騷然、三好甚五郎、高畠甚九郎等、率兵向之、是日、陷八木城、二十七日、櫻井城主松平信定卒、子淸定嗣、於是岡崎人心始安、十二月十八日、島津忠良欲攻加世田城、出陣諏訪原、城兵襲其不意、敗之、忠良走入諏訪神祠中以免、二十日、大雪、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九日、島津忠良復欲攻加世田城、求策於群下、於是春成久正以阿多人小底兵衞往、密覘形勢、城下多兇黠、往往成群、小底兵衞夜巡陂澤、打起兇黠、使諜城中聞之以爲寇至、登陴爲備、旣而無寇、若是者連夜、狃以爲常、不復爲備、忠良聞之、是夜與貴久向加世田城、將發宴士卒、忠良謂士卒曰、此行也、吾欲死加世田城、汝輩欲生還者、勿往、夜半襲加世田本城、分軍爲三、第一隊向船待口、第二隊向大手口、第三隊向搦手口、先拔三丸、城代大山宮內少輔

與飛松久友交刺而死、是歲、將軍義晴謁皇太神宮、芳賀高經叛宇都宮俊綱、據兒山城、小田政治遣使誘降之、遂囚高經等三十餘人于小田、造長谷寺觀音、轉讀萬部經于嵯峨釋迦堂、

八年己亥、春正月朔、島津忠良進攻本丸、城代阿多某開門納之、又圍新城、拔二丸及三丸、斬守將市來中村以下三十餘人、高城城主鎌田政眞及大寺越前守率川邊山田兵、救加世田城、島津貴久忠將擊却之、忠良以新納康久爲加世田地頭職、引兵還田布施、四日、幕府猿樂、五日、大內義隆敍正四位上、八日、將軍義晴避方忌、十二日、義晴參朝賀正、十三日、幕府世子菊幢謁義晴賀正、十四日、三好範長率兵入京師、是月、大內氏將陶興房與吉見賴信以私怨相刺而死、賴信義隆姊夫也、義隆性文弱、賴信以義隆比平宗盛、興房惡之、遂生隙也、初興房子義淸、爲人慧敏有才、常侮義隆、目爲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興房以爲有異志、藥殺義淸、

養其妹婿問田紀伊守子爲嗣、是爲隆房、興房歷事義興義隆、數有功、自興房死、大內氏亂矣、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武田晴信定法令五十七條施國中、二月三日、幕府造將軍居館、四日、幕府連歌會、八日、先是菊池義國其子則治、會相良義滋于隱峯城、至是則治又與義滋會八代、尋義國亦來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晴避方忌、三月十三日、島津貴久敗島津實久軍于紫原、取谷山城、苦辛城主平田宗秀依伊集院忠朗乞降、貴久許之、進攻神前城、二十四日、城主島津忠悟納質議和、二十八日、島津忠良率兵向川邊、鎌田政眞以高城降、又下平山城、使新納康久並守之、十七日、將軍義晴及世子菊幢、詣鎭守八幡宮、晦、相良義滋造渡唐船成、名市木丸、觀之德淵、是月、水谷正村從結城政勝與上杉氏兵戰于武藏大串、斬首四十餘級、正村時年十七、稱彌九郎、居下館城、左眼重瞳、甫七八歲有膂力、輕捷超衆、能射御、十歲決斷理非、夏四月

四日、幕府修法會、資義植冥福、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八日、赤松政村得阿波細川氏援、發淡路、圍明石某城降之、尋入三木城、十一日、遷六條八幡神于正殿、將軍義晴蒞焉、十四日、大覺寺義俊爲准三宮、五月十六日、炎旱、鎌倉八幡社僧祈雨、是月、先是淺井亮政移京極高峯于小谷城中、以令江北諸郡、高峯厭乞歸舊城上平、至是許之、亮政遂讓家久政而老、六月二日、三好範長請河內十七所代官于幕府、七日、造岡城主松平眞淸卒、十四日、陸奧三戶城火、二十日、左大臣西園寺實宣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三條公賴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公彥兼右近衞大將、公彥季孝之子也、二十一日、以鴨光雄爲鴨社祝、二十六日、諏訪賴滿與小笠原長時平、晦、先是北條氏綱奉幕府命、欲效力于國事、至是幕府嘉其志、遣使賜鷹、閏月二日、東寺僧爭寺務職不止、幕府令遵舊規補其職、勿

所偏私、三日、大村純前獻刀及馬貢、謁將軍父子、十三日、先是三
好範長父元長、遭其族政長讒、爲細川晴元所殺、範長深抱舊怨、
晴元猶庇政長、範長怒發兵、將與晴元政長戰、是日、幕府與書止
之、使木澤長政諭之、範長答以無怨幕府、十六日、將軍義晴、及夫
人近衛氏俱移八瀬、避京師騷擾、朽木植綱脊竊入柳營、扶世子
菊幢、又移八瀬、植綱奉待、幕府用度不給、資糧告乏、依湖上諸侯
以自存云、細川晴元、細川元常避京師、陣高雄、十七日、島津貴久
擊島津越前守、新納忠苗等、下市來鄉平城、又攻本城、入來院重
聰來賀其捷、留子重朝助貴久、十八日、若狹武田元光遣使候京
師動靜、幕府命伊勢貞光等與書元光及越前朝倉氏、能登畠山
氏、效力于國事、二十日、先是幕府命六角定頼調和細川晴元內
訌、至是定頼遣使于高雄說晴元、幕府亦遣僧慶雲院某諭之、二
十五日、以京師騷擾、無賴漢刦行人剽物、幕府命三好某、柳本某、

殿遂捕之、二十七日、入來院重朝進至大日寺口、與本城兵戰、不
利、樺山幸久、島津忠俊等來援、遂敗城兵、斬貴久弟忠辰、是月、村
上義清侵若神子、諏訪頼茂掠蓼原、甲斐將飯富虎昌、板垣信形
擊走之、秋七月八日、將軍義晴允有馬賢純請、賜偏諱、任修理大
夫、十五日、將軍義晴允南部安政請、賜偏偉、二十五日、細川晴元
自高雄轉嵯峨、尋移山崎、若狹小濱商家婦產兒、一身三頭、二十
八日、三好範長兵撤西岡山崎等陣去、是月、明商船至周防、大內
義隆得其珍器異玩大悅之、日夜設宴饗其人、八月二日、尼子經
久攻府野、毛利元就遣兵救之、三日、佐賀城主龍造寺胤久卒、子
胤榮嗣、五日、陸奧耶麻郡土匪起、至十月鎭、十日、權大納言一條
房通爲內大臣、冬良之子也、十三日、足利菊幢還自八瀬、十七日、
京畿及諸國大雨洪水、十九日、將軍義晴與書朝倉孝景、請進覽
尊氏肖像、義滿書幅及累世感狀等、益效力國事、二十四日、先是

幕府揭德政令于京師、典舖連署乞止之、細川晴元除京師、特欲
行之西岡諸邑、幕府諮詢之六角定頼、至是遂止其令、二十五日、
雨月並見、二十七日、毛利氏與尼子氏戰于江川、二十八日、島津
貴久既拔平城、益迫本城、甲木野城將川上忠克納質乞降、貴久
許之、翌日、本城城主新納忠苗、及島津越前守降、貴久圍本城、忠
苗善守、六十餘日不能拔、是日出降、群臣皆欲甘心於忠苗、島津
忠良曰、臣爲其君、職耳、何可誅耶、乃赦之、樺山幸久來賀戰捷、貴
久與幸久于松浦二俣、島津忠俊于赤水、並賞其功、九月朔、日有
食之、三日、鎌倉八幡社鳴動、五日、細川晴元命三好政長下德政
令于京師近郊、十日、先是入來院重朝取百次城、至是取隈城及
宮崎、十一日、幕府與書六角定頼促入京、調停細川三好、十三日、
六角氏部下進藤某、永原某攻芥川城、十五日、將軍義晴避方忌、
大內義隆遣使幕府、候京師動靜、十七日、毛利氏兵與尼子氏兵

戰于安藝戶坂、廣瀬佐久間全孝出兵于牛村、二十一日、先是那
須高資與其父政資搆兵、至是佐竹義篤、小田政治、宇都宮俊綱
等援政資、攻高資于烏山城、城堅不拔、會小山高朝應高資、侵宇
都宮、結城晉川諸族亦助之、竟不得志而退、二十六日、細川晴元
自山崎還京師、翌日、謁將軍義晴、晦、今川義元與遠江久津部鄉
地于松井兵庫助、秋、諸國蝗、穀不實、冬十月四日、六角定頼入京
師、館相國寺萬松軒、是日、定頼謁將軍義晴、尋其子義賢亦至、七
日、佐竹氏支族部垂義元私殺重臣小貫伊勢守、久米義住發兵
伐義元、是日、攻部垂城、不克死、十日、細川晴元饗六角定頼父子
于其第、既定頼亦饗晴元、十五日、幕府獻神馬于皇太神宮、六角
定頼子義賢任左京大夫、十八日、將軍義晴及菊幢臨六角定頼
旅館、二十二日、東條城主吉良持廣卒、養子義安嗣、二十八日、細
川之持率阿波讚岐兵入備中、與尼子氏兵戰、敗、二十九日、幕府

獻神馬于春日社、是月、贈智恩院始祖法然于光照菩薩、延曆寺僧徒爭之、既止其勅、十一月朔、尼子晴久因家例與宗族宿臣議曰、頃歲元就叛而附義隆、發兵調略藝備郡縣、殆爲渠之有、今而不伐、則必爲後患矣、衆同之、僉謂元就僅一城主耳、伐之不難矣、經久掉頭曰、元就今雖微少、材武善用兵、且大內氏爲之援、未可以力取、不得已則宜先徇備石、以形勝制之、經久弟幸久亦諫止之、晴久曰、今而不取、彼武稍張、他日必爲禍根、彼亦有窺我之勢、不如速擊滅之、乃祖耄矣、衆議遂決、使別所助四郎佯唱罪放逐、爲細作適安藝、助四郎往吉田、逃譯乞仕、元就許容、使之近待、一日元就謂老臣曰、頃聞晴久將來攻、彼若自石州經津賀口出多治比而陣青光井山、則周防通路斷、我甚勞思、願自備後口而軍甲山、則我謀略速成矣、僉對曰、然、彼若自備後口入、則退山口、宜謀再擧也、明年夏、助四郎脫去、歸以報、晴久竟決意出師、五日、足

利菊幢詣義政東山祠堂、十一日、三好範長入京師、十三日、土佐國司前權大納言一條房家薨于土佐、年六十五、子房冬嗣、應仁之亂、房家從父教房避亂于兵庫、遂徙于土佐、當是時、守護細川氏寖微、國郡不靖、房家遷居中村故壘、衆推稱之御所、後憑將軍義政、得補國司、修築中村城、領一萬七千貫邑、國人來服、有七大夫五屬、補政域內輯穆、所謂七大夫者、長曾我部、本山、吉良、太平、香宗我部、安岐、津野七氏是也、東小路、西小路、入江、飛鳥井、白川五氏、謂之五屬、其餘士臣五十一人、土豪四十五家、相屬治畑、是爲土佐一條祖、十五日、將軍義晴張猿樂、饗細川晴元、六角定賴父子、十七日、義晴及夫人近衛氏、世子菊幢、俱如近衛植家第、十九日、赤松政村遣使就伊勢貞孝、乞候將軍起居、義晴嘉之、使貞孝傳旨、是日、政村再遣使獻物幕府、二十日、政村叙從五位下、任左京大夫、義晴賜偏諱、改晴政、二十五日、晴政率兵入和泉堺、陣

海會寺、尋至兵庫、二十八日、北野社成、遷神于正殿、十二月三日、將軍義晴與世子菊幢俱臨細川晴元第、九日、高島城主諏訪賴滿卒、孫賴重嗣、十五日、甲斐大風洪水、二十五日、伏見邦明親王入仁和寺得度、名任助、晦、畠山在氏託木澤長政、獻刀一口于幕府、陳歲晚禮、長政亦獻刀、是月、島津貴久獻鳥銃於將軍義晴、是歲、彗星見、饑、幕府遣僧周良于明、求勘合印、醫吉田宗桂從之往、

九年庚子、春正月朔、東寺弘法大師像水出、竹田塔亦水出、十日、帝受太元咒法于理性院嚴助、十三日、足利菊幢謁父義晴賀正、十九日、幕府遣代詣使于石淸水、二十六日、先是讃岐兩瀧城主安富筑前守與虎丸城主寒川元隣爭疆、發兵擊之、不克、至是再侵其邑、戰于長尾、寒川兵大敗、走保晝寢城、是月、武田晴信使板垣信形攻海尻拔之、命小山田昌辰守焉、村上義淸聞其寡兵來圍、晴信自將擊走之、二月三日、大友義鑑子義鎭遣使幕府、獻物

候將軍起居、是日、幕府與書答之、四日、幕府連歌會、八日、有馬晴純子軍童丸因大友氏雜掌、乞賜將軍偏諱、九日、松平廣忠將侵尾張、出次鳴海、放火所在、會織田信秀聞將侵三河、慮安祥城兵寡難支、命松平利長、松平忠次、松平康忠等、助城主松平長家共守之、引兵還岡崎、十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細川晴元設千句連歌會、二十八日、鞍馬寺僧欲募緣修繕資、乞幕府求將軍加印、是月、村上義淸自備海尻敵、遣淸野高梨等四將、焚掠小荒間、甲斐人多田三八獻策曰、敵兵犯雪入吾境、報海尻役耳、明日彼全軍引去、揚言曰、吾能報甲斐、是辱我師也、請今夜襲擊、褫其膽、晴信從之、信濃軍潰走、三月五日、將軍義晴以生日遣代詣使于近江三大寺、八日、義晴參朝賀正、九日、醫半井明英赴明、欲講其術、稟旨幕府、幕府以勘合印在大內氏、就謀之、既止其議、特允之、十四日、先是佐竹氏支族部垂義元私殺小貫伊勢守、久米義住伐

之、不克死、至是佐竹義篤發兵攻部垂城、義元折戰、度不免與子竹壽共自殺、小場義貫、上遠野秀長等亦死之、幕府番衆伊勢片山平三郎、爲隣郷田能村某、治田某所侵、同僚親姻合力救之、與戰、是日、禀幕府乞賜其令、二十四日、大內義隆任伊豫介、二十五日、刈屋城主水野忠政出兵福鎌、放火所在、是月、以惡疫流行、勅祈禳太神宮、七日、是春、飢饉、死者數十萬、都下棄尸者毎日六十人餘、天下大疫、死亡無算、夏四月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九日、大雨洪水、十二日、先是幕府允伊豫河野彈正少弼請爲相伴衆、是日、彈正獻物謝之、二十一日、以去歲水災、今年惡疫、勅欲改元、諭旨幕府、幕府憂費用不給、答以年號必不諱議遂寢、二十五日、葦名盛舜獻鷹于幕府、幕府與內書答之、二十九日、幕府以新館築地成、褒細川晴元董工功、併嘉細川元常關其事、五月七日、梶井彥胤法親王薨、十二日、自春至夏、諸國疾

疫、人多死、細川晴元設法會欲禳之、禀旨于幕府、是日、命五山僧侶修祈禳法于內野經堂、十五日、幕府令諸侯徵禁闕修繕、及義教百年祭資、二十五日、先是幕府因相國寺請、與書尼子經久、召僧妙安於出雲、妙安還京師、是日、謁將軍義晴、是月、武田信虎侵信濃、取佐久郡、六月四日、牛頭城主千葉興常卒、子喜胤嗣、六日、先是伊勢禰宜奏請更造兩宮、朝議以其無資不果、既私說六角定賴、定賴特獻內宮資、外宮未得其資、更遣人于織田信秀說之、信秀應之、至是獻資若干、信秀率兵三千餘攻安祥城、松平廣忠使松平康信等援之、守將松平長家出門出戰、不利、長家及康忠、林政緣已下數人死之、松平利長、松平忠次等雖苦戰、城終陷、既松平忠倫以佐崎降信秀、酒井氏、大原氏、今藤氏等相率降信秀、十三日、北畠晴具獻法會資三千匹于幕府、尋畠山義續亦獻五千匹、並謝禁闕修繕資、十四日、佐竹義篤任左馬權頭、敘從四位

下、十七日、疾疫未止、勅欲修祈禳法、徵資幕府、幕府課京師富商、獻錢三千匹、自是日祈禳禁中、六日、是日怪雲自西亘東、至十九日消、二十二日、設法樂和歌會于祇園社、禳疾疫、二十四日、幕府修法會于相國寺、資義敎冥福、是月、尼子晴久欲伐毛利元就、使國久等先入備後試之、國久等攻祝山城、不利、遂引還、是夏、京師及諸國洪水、秋七月四日、松平廣忠率兵攻圍水野忠政于刈屋城、忠政固守不克拔、解圍去、明日、廣忠部將榊原忠次病創死、十二日、將軍義晴入第二子某于一乘院、女子某于三時智恩寺、約爲僧尼、是日、行生靈儀、將軍義晴因大友義鑑請、賜其次子八郎偏諱名晴英、十三日、不豫、命諸社寺祈禳之、十六日、細川晴元獻舞踊于幕府、備世子遊觀、二十日、幕府揚弓猿樂、公卿諸將會焉、二十六日、將軍義晴參朝候病、肥後上代城主鹿子木親俊卒、二十八日、贈故權中納言勸修寺政顯于准大臣、八月十一日、諸國

大風雨、神社佛閣多倒、十三日、病愈、尋幕府獻物賀之、二十六日、尼子晴久率尼子幸久、國久、出羽隆綱、平野久利、牛尾信通、神西乘通、亀井秀綱、赤穴國重、三刀屋德長、佐波隆連、南條元次、小鴨元伴、津森氏興、村井助盛、日野孫左衞門尉、古志豊綱、熊野兵庫助、本庄經敬、敬與、福間大炊助、高橋直則、宇山久乘、松田久盛、池田氏貞、川添常重、鹽冶五郎左衞門尉等、五萬九千餘騎、發富田、將攻毛利元就于郡山城、蓋元就叛尼子氏之後、屢破雲兵於備藝間、攻沒其數城、是以晴久怒伐之、九月二日、幕府賜內書及太刀于晴久、三日、先是伊東義祐部將穆佐城主長倉上總介、與弟能登守據城叛、義祐將伐之、乞援北鄉忠相、上總介亦請、忠相不聽、上總介乃請島津忠廣、忠廣許之、率兵來會、是日、與義祐戰于火柱、大敗、能登守戰死、上總介逃走三俣、四日、尼子晴久自石見出抵淀、發斥候探地理、歸報曰、郡山城乾方有甲山、去城可數町、

下視城中、特有宍戸元源在其後耳、從祖父幸久曰、元源者與元就親昵、請熟慮焉、又曰、坤方有青光井山、晴久曰、我嘗有所聞、遂弗聽、乃問城兵多寡、曰、臣聞元就嘗修道路、架船橋、積蓄秣、芻舍各設置酒肉、恰如待大賓云、晴久意疑、士卒危疑、懼有謀計、於是晴久避本路、東涉桂川、藉陣于青光井山、元就謂衆曰、我軍既克矣、敵陷我術中、陣于青光井山、乃部署八千人、嚴戒、晴久亦見之戒嚴、不輙發、徒遠圖耳、因伯兵萬餘、進屯白大豆峠、備藝國人鬪、急來援、小早川正平、天野隆重、宍戸元源、熊谷信直、三吉隆信等數千騎、次于住吉山東、以壓因伯兵、福原貞俊據鈴尾寨、爲聲援、元就倚胡床、齎酒瓶、親自薦士卒、悉問族名、盟死、守禦益嚴、六日、朝霧四塞、雲人尼子幸久、佐波隆連、本莊敬興、赤穴氏重、牛尾信通、三澤爲俊、三刀屋德良、古志豐綱、神西通兼、龜井秀綱、平野久利、池田氏貞、川添常重等兵三萬、縱火攻太郎丸山寨、薄門、城

兵福原貞俊、口羽通良、兒玉就忠、兒玉就方、桂元澄三千餘騎、開大門、從敵後突擊、雲師措寨支戰、會渡邊通、國司元相、坂元祐、杉元家、粟屋元親等三千騎、從後門出、縱横奮擊、獲首三百餘、遂擊卻之、雲人褫氣、遠圖以竢糧盡、是曰、太郎丸合戰、九日、風雨暴烈、元就曰、今日重陽節、雲人必祝、脫甲解弦矣、可襲其虛也、乃令渡邊通、門田就顯、井上元有、渡邊延、兒玉就光一千餘騎發、又使飛落小二郎、率徤夫二百、夜赴擊、小二郎遣徤夫二三十、濟多治比川、剽雲師而退、伏兵河東蔽陰、又兮部要高橋直則陣、縱火、直則忿、悉兵追躡、城兵踰水而退、雲師乘機半濟、渡邊通督伏七百鬨然發擊、門田就顯、井上元有等助通掩擊、會河流洪漲、兵多溺沒、晴久揮麾縱騎、救直則、元就自樓上望見曰、我軍得勝、遲緩則爲彼被遮、急赴援焉、國司元相、兒玉黨、粟屋黨、井上黨、三戶一族八百騎、馳驅擊雲師、揚軍而還、是曰鎗分口合戰、十二日、尼子幸久、

本莊經敬、敬興、三刀屋德良等一萬餘、從太田口、列竹束而偪城、城兵志道廣良、兒玉就忠、口羽通良、國司元相、桂廣景、粟屋元通、元親、元好、岡光良、井上春忠、有景、中原就久、內藤元茂、兒玉就秋、福原就俊、波多野源兵衛尉、兒玉就英、佐藤光治、末國光氏、三戶元久等拒擊、雲師遺竹束而走、城兵挾之禦備、雲師死傷者多、幸久憤怒、將進攻城、敗卒離散、城兵追尾、死者五百餘人、城兵死者僅十四五人、十四日黎明、雲人以師數萬、自榆分口進、城兵渡邊通、門田就顯、山縣就相、井上就兼、元有、就良、就在、末國光氏、三戶元久、井上六郎右衛門尉、波多野源兵衛尉、庄原木工助、赤川就秀、志道就良、井原元尙等一千三百餘邀戰、渡邊通獲本莊經敬、雲人死傷者四百餘、晴久怒曰、衆軍爲寡兵被敗數回、將士之過也、自把榆驅騎、左右淤泥、且路狹險、進退失度、躑躅不果、城兵疾入保、晴久嚙牙而罷、二十三日、晴久建牙營于青光井山、部將龜

井秀綱、森脇氏利、三刀屋久扶、福山光定等、移陣于風越山相合宮崎、熊丸城兵中村豐後守、中原就久、井上資忠、元有等七百人擊破之、是日、伊勢貞孝設楊弓戲于其第、誘朝倉景孝、本鄉光泰會焉、光泰辭以失儀、獲譴于將軍義晴、義晴怒不改其行、欲誅之、停貞孝景高出仕、光泰畏遁去、二十六日、尼子部下井原久行率五千餘騎、侵掠豐島、城兵粟屋元恒、佐武善左衛門、羽仁藤兵衛、及小早川正平援將梨羽景宗五百餘騎、戰于豐島、斬久行、是曰豐島地合戰、二十九日、木澤長政入大和、攻十市遠忠、興福寺僧徒恐兵士暴横、訴幕府、請鎭靜、尋幕府與敎書于長政、及筒井順昭、越智某調停之、冬十月九日、先是尼子晴久之發兵也、恐山名祐豐乘其虛、使吉田光倫兄弟以二千餘騎守伯耆、祐豐遣武田常信、南條隆守、山田重正等六千騎、侵伯耆、光倫告急晴久、晴久使族將國久豐久赴援、是日、常信分兵爲二隊、與之戰、豐久衛常

信陣、不克死之、國久聞之奮鬪、常信終不支敗死、十一日、尼子誠久率一萬餘兵、侵吉田鄕、放火民家、元就伏兵於三日市常友藪陰、親督麾下、傾祇園谷、前鋒赤川左京亮、長尾縫殿丞等、濟多治比川、尼子先隊三澤爲幸、龜井秀綱、米原廣綱、川添常重等、望元就旗幟、馳騎挑戰、先隊邀鬪、戰將酣、兩路伏兵爭起、大擊誠久、破之、井上元繼殲爲幸、誠久遂潰走、斬獲頗多焉、築首塚云、是日、土取場合戰、十二日、赤松晴政上書幕府、請爲播磨守護、幕府諮問其可否于六角定賴、十四日、以從四位下賀茂祐忠補下鴨社務、十七日、重建嵯峨西芳寺、前權中納言冷泉爲和還自駿河、二十六日、關白植家將以其子某入慈照寺、爲附弟、爲將軍義晴猶子、二十九日、先是六角義賢擊長野種藤于伊勢、是日收兵歸、是月、細川高國義子氏綱起兵阿波、圖晴元界浦、晴元使召三好範長、範長挈持隆兵有威權、以父故深怨晴元、不肯出兵、其弟義賢諫

之、乃發兵至兵庫、守越水城、三好政長迎範長與俱擊氏綱、十一月二日、先是鹿苑院住持某請退寺于幕府、幕府許之、使普廣院住持代之、鹿苑院衆徒不服、襲普廣院、是日、遂行入院儀、將軍義晴涖焉、八日、信濃諏訪社鳴動、九日、畠山在氏免河內通法寺仍舊段錢及臨時課役、二十一日、鎌倉八幡社成、遷神于正殿、北條氏綱定八幡社條規、二十三日、左大臣西園寺實宣罷、二十八日、北條氏綱以女嫁足利晴氏、二十九日、武田信虎以女嫁諏訪賴重、是月、幕府行世子菊幢乘馬始、先是朝倉孝景所獻金五千匹供其費、根來寺僧徒就幕府、請追贈開祖覺鑁于大師號、勅許之、島津貴久講犬追物、後屢講、十二月三日、先是毛利元就請援于大內義隆、義隆使陶隆房、笠井正盛等、率一萬餘來救、是日、次山田中山、與尼子氏抗衡、以大雪休戰、尼子幸久諫晴久曰、城堅援至、我師亦雖多客戰、且糧食不完、寧長圍而莫接戰、不加戰師養

兵馬、再來伐焉、晴久曰、今見後援至、班師、則人以爲怯矣、逆命在天、莫再言、而不聽、或野州老耄之恇策、不足用也、五日、三星相犯、近江牛頭天王爲祟、居民流涙、勅授正一位、十一日、毛利氏將宍戶元源擊尼子氏兵于宮崎長尾、敗之、是歲、山名祐豐部將但馬林甫城主長信行、與橡谷城主鹽谷左衞門爭地、左衞門讒構信行于祐豐、祐豐乃召信行、左衞門恐事發覺、要途殺信行、取林甫城、結城政勝部下水谷正村殺多賀谷家重老成田主馬、朝倉孝景攻遠藤常慶于美濃篠脇城、不克、伊達晴宗幽其父植宗於西山、先是植宗以相馬顯胤孤軍入岩城、奪其女嫁晴宗、德之、欲割予其邑、晴宗不可、遂幽植宗、遣人告顯胤、顯胤遣十野肥前竊迎植宗、肥前往西山、擁植宗而出、入掛田、

十年辛丑、春正月二日、叡山僧閉壁舉燧、三日、毛利氏兵與尼子氏兵戰于相合、大內氏兵亦戰于青山、五日、先是賜紀伊根來寺

開祖覺鑁于大師號、叡山僧徒不服、將擁日吉神輿强訴、事聞幕府、幕府諭止、不肯、後遂停大師號、七日、以伏見貞敦親王子貞齊爲親王、九日、六角義賢獻白鷳于將軍義晴、十日、義晴入朝賀正、十一日、六角定賴獻鮒于義晴、大內義隆將陶隆房、杉重政、內藤興盛移陣于天神山、將與尼子晴久戰、明日、毛利元就遣使約戰期、十二日、右大臣鷹司忠冬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房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爲內大臣、公條實隆之子也、島津貴久講犬追物、十三日、毛利元就率兵三千出城、迫尼子氏營、與晴久將高尾豐前、黑正甚兵衞戰破之、斬首五百七十餘級、是日、陶隆房設疑兵、誘晴久兵、間道衝中堅、晴久殆危、左右殊死而戰、尼子幸久率千餘兵颺言曰、比丘尼下野守、老後死戰、可以爲後鑑也、執槍奮鬪、毛利兵爲辟易、幸久獲大內氏援將深野與房、遂戰死、幸久智勇、數諫晴久、不聽、幸久爲人溫柔、人呼曰比丘尼殿、至是

死之、人皆惜焉、十四日、晴久聞大內義隆親率大兵來援、已到岩國大驚、昧爽撤軍而歸、高尾久重以兵五百殿、城兵追尾、戰于宮尾、稍退于津賀、是時積雲埋路、留次三日、而還富田月山城、備藝石國人多反、而送款于義隆、初未接戰、元就曰、冀得見敵首、兒玉就英侍傍、乃退、裹劒於囊、適敵陣、擬漁者鬻魚、雲人爭出求魚、就英伺虛馘一士、取而歸獻之、元就陽怒逐之、陰美其能、是役也、元就二子元春歲甫十二、請從軍、元就以其幼、故令非上元有拖遺歸、元春恚、拔刀將斬元有、元就見而奇之、遂携赴師、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二日、畠山在氏、木澤長政、獻太刀于將軍及世子賀正、二十六日、天台座主覺胤親王薨、是月、少貳冬尙被羅登獨徘徊水江、郡中人誰何、對曰、冬尙也、請見老翁、龍造寺家兼乃引見、冬尙曰、我今爲大內氏所倒、領邑業將墜、偏索國中、惟有卿存、願補我令興復家業、若不聽、則委身於白刃、以報怨於泉壤矣、家兼諾、副

人送之勢福寺、使二男家門爲之執事、以江上尙種、馬場賴周爲之補佐、賴周中野城主也、少貳氏一族也、頗有威望、子政員爲龍造寺家純女壻、賴周猜忌家兼、謂冬尙曰、家兼陽服陰通大內氏、有自立之志、是月、武田晴信率兵入信濃、巡視海口海尻兩城、布政諸郡而歸、二月十日、幕府連歌會、二十二日、北條氏綱定伊豆般若寺條規、二十四日、幕府許三宅國村于毛氈鞍覆白傘袋、三月十七日、內大臣三條西公條罷、二十七日、以紀伊總持寺爲勅願寺、二十八日、權大納言三條公賴爲內大臣、是月、先是千葉喜胤與族胤連爭地數戰、有馬晴純乘其弊侵千葉氏邑、龍造寺家門說喜胤胤連止兵、與少貳冬尙連和、防有馬氏侵掠、喜胤因養冬尙弟胤賴爲子、胤連亦養龍造寺氏臣鍋島淸房次男彥法師、是月、上總人秋元景朝、自小糸移深谷、屬上杉氏、後與岡谷淸英、非草左衛門尉、稱深谷三宿老、是春、甲斐饑、夏四月五日、陶隆房

攻嚴島社司佐伯興藤于櫻尾城、城兵斬興藤父子降、隆房悉誅其兵、二十六日、田村隆顯屬伊達氏、二十九日、關白植家罷太政大臣、五月二日、靑蓮院尊鎭親王爲天台座主、七日、銀山城主武田信實聞尼子晴久敗、與尼子氏援將牛尾遠江守俱棄城走出雲、信實兵尙據城拒戰、毛利元就與宍戶隆家俱攻之、城兵靑木某等三百餘人殊死戰、不能拔、熊谷信直、香川光景諭降之、置于銀山麓伴氏邸、降兵終計不免又反、元就遣隆家信直等擊平之、十三日、武田信虎與諏訪賴重、村上義淸合兵攻海野幸隆、幸隆敗走上野、依上杉氏將長野業政、是月、六角定賴修造土山坂上田村祠、六月十日、造豊受太神宮假殿、十四日、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往駿河視女、實與義元謀、欲令晴信赴駿河抑留焉、將發、命晴信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我往而召汝、汝遄來、乃使晴信居甘利虎泰邸、以信繁爲留後、而自適駿河謀之、晴

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虎昌謀、使人致意義元、義元時其來留而不返、晴信遂據甲府、悉收臣子質子、信虎無如之何、諸宿將莫不頫首聽命、信虎後客于駿信、亡慮四十年、晴信終身不通問、國人亦無異議、識者深惜晴信之逆、而稔信虎之虐云、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淸、

靑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眞可謂亂世哉、臣殺君者有之、子殺父兄者有之、兄弟相鬩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輒、其滅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而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蠶之爲利、而不知其國爲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爲害也、

先是北鄕忠相居三股院高城城、數出兵侵北原兼孝邑志和地、至是兼孝與伊東義祐合兵攻高城、忠相兵在梶山勝岡者、來救

襲兼孝軍後、兼孝兵嚴拒之、城兵乘之夾擊大破之、尋忠相出兵
志和地、兼孝擊敗之、十七日、越前氣比社成、遷神于正殿、左少辨
勸修寺晴秀涖焉、是月、赤井勝光卒、上野人也、屬上杉憲政、住靑
柳城、與忍、深谷、桐生爭疆界、每戰克之、眞下、富岡、片見、富田等來
隸焉、秋七月四日、長野業正發兵入信濃、陣小縣郡長窪、武田晴
信、村上義淸歸罪諏訪賴重、避其鋒、賴重懼講和、業正轉兵入佐
久郡、蹂躪依田信守葦田鄕、還上野、信守終降賴重、十五日、細川
晴元進拍子物于禁中、十九日、伊豆相摸守護北條氏綱卒、年五
十五、先是氏綱奉勅齎卽位料黃金二十版、歷海路自伊勢抵京
師獻之、詔任右京太夫、敍從五位下、關東士民望氏綱風、歸者日
衆、畿內西國商賈、亦往々避亂來寓、小田原日益殷實、莽氣與上
國相通、東國道士歲詣大峯者、過界浦見鳥銃于市、持歸獻之氏
綱、關東之有鳥銃、自北條氏始、後益召致銃工及根來寺僧善銃

者、以助兵威、嫡子氏康立、氏康十二歲時、家士等習練銃術、氏康
每驚愕、衆或嘲笑、氏康慚愧、把刀將自殺、左右爭奪之、傅臣淸水某
曰、古諺云、猛士驚物、驥駒不得不駭鼠、繼父能武、族大兵驍、氏康
曉暢軍事、長射馭擊劍、兼存風雅之志、當是時、上杉朝定勢力削
殘、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駿河今川氏、甲斐武田氏、皆通好於憲
政、憲政驕惰、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政、政多偏私、憲政耽遊
宴、蓄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微北條氏曰、彼小家
耳、何能爲、老臣長尾景春獨以爲患、先是本間近江、井俣左近以
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令管內禁射鹿、菅野上原犯禁、吏不
敢告、本間井俣邑其傍、相雜射獵、乃爲人所告、失邑屛居、景春乃
召之授計、佯遣仕氏康、以伺察之、二人赴小田原、因多目氏請曰、
山內公疏忠近佞、臣等獲罪至此、縱令得免、不願仕也、願得仕君
公、多目頗疑之、且收充行伍、居歲餘、二人亡歸平井、具狀告景春

曰、臣等熟視氏康爲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而用刀
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士有功則進之、故
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爲致死、我將士皆陰通款、其不通者
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其相隙則吾家之
慶也、景春以二人所言告憲政、因與朝定和、令國內禁奢華、講武
備、錄將士子弟、乃復二人邑、菅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
憲政曰、早雲伊勢乞兒也、倚今川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之裔、
何足爲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
有山內、山內公號令、遠及陸奧出羽、麾下將帥、富三倍小田原者、
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乞兒子孫是怖、遣間諜詗消息、獨不顧隣
近之嗤乎、本間井俣背旨獲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
臣聞氏康喜歌詠比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
其下常相恐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齏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

公威德、非一日、何必借人力爲、與扇谷和、所損甚多、君毋聽焉、憲
政大喜曰、意玄誣我、遊嬉如初、將士通款氏康者、爲二人所告大
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斥二人、從而毒殺之、
又納諸家臣賂、建議曰、名族之嗣弱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
恩者多矣、憲政聽之、又擧高野僧善弓者蘇之曰、何遽下根來法
師也、憲政歲入漸減、其兵漸弱、而親往擊氏康、旣命駕而旋止者
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二十七日、日向守護伊
東義祐任大膳大夫、波爾杜瓦爾國船漂到豐後神宮浦、所載者
二百八十人、佛來釋古者傳鳥銃於豐後云、二十八日、木澤長政
修笠置城居焉、是月、准三宮二條尹房還自加賀、信濃御射山鳴
動、諏訪城主諏訪賴重、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相議曰、信虎見逐、
二子必爭國、今戮力乘其隙、甲斐可獲矣、於是合兵一萬、出韮崎、
晴信聞之、以兵六千拒之、自辰至未四合、勝敗不決、會甲斐留守

原虎種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被弊甲、執竹槍、人執一紙旗、皷譟而出、信濃軍顧之驚擾、晴信乃以麾下掩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七百餘、小幡虎盛四戰先登、被七創而馘十餘級、繫于鞍流血染馬體、尾鬣皆爲赤、見者稱之曰萬人之敵、初晴信好讀書、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擲卷曰、此徒苦腦人者也、終不復讀、及克信濃軍、寢生驕侈、事宴樂、耽詩賦、有詩曰、題便面雁圖、水綠山青欲雨初、數行鴻雁度長虛、天涯高處要通信、定可蘇卿胡地書、惜落花、擔外紅殘三四峯、蜂狂蝶醉景猶濃、遊人亦借漁翁手、網住飛花至晩鐘、日夜與僧侶孌童周旋後庭、群臣希見面、竊相告曰、僅得一捷、意惰至此、何以成事矣、板垣信形深患焉、稱疾不出、潜延僧善詩者、學詩數旬、乃請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强請而可、信形乃賦詩一章、晴信意疑、再試、又賦、問曰、汝諳題乎、信形請他、又賦三章、晴信驚曰、未聞汝學詩、對曰、臣學之既三旬矣、曰、汝奚精練如此、曰、

君學詩、爲臣不可不學、晴信稱之、信形問曰、學詩幾何年可得蘊奧乎、曰、漸入佳境、信形進曰、上有好、下有甚焉者、奚獨臣而已哉、君尙棄文好武、執又不好武、因大諫曰、先君無道、爲君所逐、君而無道、豈莫復逐君者耶、如以臣言爲不順、則請遄賜死、晴信感悟、乃召信形於寢室而盟之、而斷詩賦、務撫循將士、習練武事、察吏之貪廉、以黜陟之、居一年、士民尙廉讓、趨公戰如歸、軍勢大振、八月朔、細川晴元已下、賀八朔于幕府、六角定賴、畠山義續、十市遠忠亦獻物賀之、十日、京師大風雨、殿閣官舍多頹破矣、筒井順昭率士卒來護、獻物、後稱其功、任法印、十四日、出雲國造千家高勝就毛利元就、乞神領安堵、元就與之證書、十七日、筑前麻生兵部少輔獻內侍所修造資錢三萬匹、大友義鑑次子晴英賜將軍偏名、是日、獻物謝之、十八日、御靈祭、市人等爭鬪毀神輿、二十一日、將軍義晴張猿樂、是月、畠山長繼傲惰輕慢、侮弄諸士、或諫之、不

聽、遊佐長敎、木澤長政、齋藤山城守等、厭兇暴弑之、又邀畠山稙長於根來寺立之、置高屋城、河內大亂、大友義鑑會少貳冬尙于筑前、修舊好、筑前曲淵城主曲淵氏助至太宰府、就杉隆連請從大內義隆軍、隆連諭守其封疆、九月六日、攝津一庫城主鹽川政年、與故細川高國黨結據城起兵、細川晴元命三好政長、三好範長伐之、伊丹親興、三宅國村並援之、政年乞援木澤長政、齋藤山城守等並應之、遊佐長敎不肯、黨政長、迎故主畠山稙長于紀伊、與政長範長等終圍一庫城、長政使弟右馬允率兵救之、三好政長子某戰死于有馬郡、十二日、前左大臣西園寺實宣薨、二十六日、豐受太神宮假殿成、神宮禰宜欲行遷宮儀、乞資于幕府、幕府不能給、會日向守護伊東義祐謝官位恩、獻金于將軍及世子、幕府議充遷宮費、是日行儀、二十九日、木澤氏援兵來救一庫城、三好範長以衆寡不敵、放火越水西宮、河原林某守西宮松城、範長

召兵淡路、攻西宮松城拔之、是秋、毛利元就及子隆元赴山口、謝來援、冬十月朔、木澤長政、三宅國村、伊丹親興連署訴三好政長於將軍義晴、時細川晴元在嵯峨、義晴遣伊勢貞忠、視晴元召還之、二日、義晴賜尼子晴久于偏名、改今名、三日、京師火、四日、細川晴元至自嵯峨、五日、木澤長政復遣使于幕府、有所申告、細川晴元執將斬之、使者遁歸、六日、先是宇都宮城主宇都宮俊綱臣芳賀高經叛、俊綱擒之、至是誅之、十三日、木澤長政上書幕府、請出兵衞京師、二十日、細川晴元臣武裝巡行京師、二十四日、舟橋宣賢進講論語、二十九日、木澤長政擧兵逼京師、細川晴元避北岩倉、欲奉將軍義晴、義晴不聽、晦、義晴拉夫人近衞氏、及世子菊幢、避慈照寺、明日、赴近江坂本、是月、伊東義祐欲復祖父讎、擧兵伐薩摩、拔鬼陽野、日井、新山等諸城、多獲其良、遂屢交兵、連歲不決、十一月四日、六角定賴遣家臣永原重隆于坂本、候幕府、供將

軍仕用、木澤長政督大和河內兵、攻三好氏于原田城、長政聞、三宅國村降細川晴元、伊丹親興亦謝罪欲降、解圍還河內、六日、土佐國司權中納言一條房冬薨、八日、細川晴元至坂本、謁將軍義晴、問一日還岩倉、十二日、朝倉孝景以書候將軍起居、堺浦人將遣船舶于明、大內義隆請幕府止之、十三日、出雲守護尼子經久卒、年八十四、經久初起於富田七百貫地、蠶食得雲隱因伯四州、至是卒、有三子、長政久、先父卒于阿與之役、是爲晴久父、次國久、季興久、孫晴久嗣、十八日、細川晴元請木澤長政追討之命于幕府、是日、幕府下教書于晴元、且命山名豐定、仁木義廣出兵援之、十九日、將軍義晴命六角定賴與書于長政、命大館常興副書、二十日、定賴謁義晴、二十五日、能登守護畠山義續遣使候將軍起居、二十六日、九州探題澁川義基介大內義隆遣使于幕府獻物、請任官及將軍偏名、併請追伐肥前諸將之命、幕府許任官偏

名、不聽追伐之命、是日、義基敘從五位下、任左衛門督、仁木義廣弟民部少輔率兵至、放火笠置城下、二十八日、民部少輔請謁將軍、仁木氏兵攻笠置城、不利而退、二十九日、六角定賴還近江、晦、仁木四郞依大覺寺義俊、請爲左京大夫于幕府、是日許之、是月、木澤長政揭榜于賀茂社、禁部下軍人侵掠、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晴在阪本、遣參議山科言繼慰問之、義晴贈太刀于言繼謝之、七日、朝倉孝景獻物幕府、賀歲末、八日、細川晴元欲擊木澤長政、至攝津芥川城、十日、島津忠廣、北鄕忠相、禰寢淸年、伊地知知重、本田董親等十三人、合兵攻樺山幸久于生別府、島津貴久使伊集院忠朗將兵救之、北原兼孝、肝付兼續亦援幸久、十一日、能登畠山義續獻海鼠腸鯖子各五十樽于幕府、十四日、畠山稙長在紀伊、將入河內伐畠山在氏、將軍義晴與內書講和、十五日、大和猿澤池水變赤、二十日、幕府以伊賀伊勢兵入大和、揭榜禁軍人鹵

掠、猪苗代盛光復叛、蘆名盛舜遣兵擊降之、二十一日、細川晴元以攝津亂稍屬平定、遣使于坂本、促將軍歸京、二十五日、靑蓮院尊鎭親王贈書于將軍義晴、訪起居、是日、義晴答書謝之、二十六日、畠山義續遣使于坂本、候將軍起居、獻靑銅二千匹、二十七日、大內義隆敘從三位、義隆嘗招致文臣、學風雅、權大納言藤原資宣、權大納言廣橋兼秀以有職、權中納言藤原基雅以詠曲、冷泉入道紹惠以衣冠、大外記舟橋良雄以官務、小槻伊治以儒、前關白尹房、內大臣三條公賴、權大納言飛鳥井雅綱、從二位藤原親世以和歌、春觀花於淸水、秋賞紅葉於法泉寺、或蒐螢於石川、詠雪於氷上山、歌鞠管絃、四時逍遙、無不窮盡、山口多廷臣避亂者、義隆遂欲遷帝都于其國、新制坊里、開三條九陌、殫極壯麗、而明人常互市焉、崇佛敎、不恤政事、大起土木、營宇佐箱崎嚴島諸祠、冷泉隆豐諫曰、先公總兼文武、輔足利氏執京畿政、爲天下武門

之魁、今君不傚先公、而廢武備、崇佛敎、臣恐四隣乘隙而起、禍不可測也、義隆納之、是月、以無資用、停內侍所神樂、

十一年壬寅、春正月七日、前關白左大臣兼輔爲准三宮、細川晴元至坂本、賀正于將軍義晴、伊勢貞孝赴若狹、十五日、六角定賴臣三雲資胤陣北白川、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前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花山院忠輔薨、二十二日、尼子晴久遣使候將軍起居、北鄕忠相出兵刈北原氏領地麥、後又屢刈之、互有爭鬪、二十五日、帝遣于近臣因幡堂藥師、及七觀音、禳厄年、松平廣忠率兵抵鳴海、放火歸、二十九日、歡喜天法樂詩歌會、是月、對馬守護宗貞康、其子彥七、並請將軍偏名、於是貞康改晴康、彥七更義親、尋獻物于幕府謝之、二月朔、先是大內義隆遣商船于明、至是義隆獻其所齎貨物于幕府、二日、當座和歌會、三日、肝付兼續與禰寢淸年有隙、攻取其屬城日向高岳、又侵掠百引房、九日、神宮法樂千首

和歌會、明日又行之、十日、幕府以有斬殺人于街頭者、告示禁令五條、十一日、幕府以唐船所齎貨物、賜朝倉孝景、六角定賴、武田元光、尋賜之于北畠晴具、細川晴元等、十二日、連歌會、十三日、和泉守護細川元常以封地騷擾、乞暇赴鎭、十九日、權中納言山科言繼、左大辨町資將至坂本、候將軍起居、二十一日、幕府課京師市人有倉庫者于祈禱料、二十五日、連歌會、關白植家、六角氏臣三雲資胤轉陣于白川、明日、蒲生定秀亦來陣、二十八日、地震、近江坂本最甚、二十九日、坂本火、是月、相馬顯胤與伊達晴宗戰于逢猥川破之、三月朔、內侍所神樂、四日、月次詩歌聯句會、六日、攝津島上郡芥川御料民不納貢租、勅幕府督徵之、八日、歡喜天法樂詩歌會、遊佐長教誘殺齋藤山城守父子、村上義淸與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木曾義高合謀、悉信濃兵、侵甲斐、武田晴信召諸將問計、板垣信形曰、衆寡難敵、宜乞援駿河、晴信不可曰、借兵

隣國、以克敵、是示弱於四方也、智者不爲焉、且義元德之、視我如屬國、是招其侮、吾豈忍爲哉、以予度之、彼雖合從、其心不一、破之不難、我意決矣、汝等勿復言、乃浚溝高壘、佯爲防禦之備、義淸等議曰、彼防備雖嚴、衆不及我半、今我與諸君引兵、自武川若神女兩道進、府城豈可能保、九日、進次瀬澤、晴信曰、吾衆視四敵不足、視二敵有餘、寧以有餘、赴二敵、乃使飯富虎昌向賴茂、甘利虎泰、板垣信形向義淸、身自以麾下繼之、會霧雨晦冥、便出其不意擊之、義淸賴茂大敗走、長時義高聞之自潰、十日、畠山在氏聞畠山植長至、走赴信貴城依木澤長政、是日、將軍義晴與書植長、賀其入國、十二日、筒井順昭依六角定賴、獻刀馬于幕府、謝襲封、十三日、畠山植長率紀井兵入高屋城、是日、植長揭榜河內金剛寺、禁軍入侵略、十五日、興福寺學侶與春日社人諍鬪、十七日、木澤長政率兵五千、攻高屋城、細川晴元、畠山植長等以兵八千邀戰于

太平寺、斬之、信貴尼上嶽兩城兵、燒城遁、獨飯盛城不下、十九日、細川晴元遣使杉本、致木澤長政首、是日、將軍義晴與書賞之、二十日、細川晴元兵圍飯森城、二十一日、奏樂、二十四日、細川晴元遣使於坂本、獻物謝其賞攝津平定之功、促將軍歸京、二十六日、左大臣應司忠冬爲關白、二十八日、細川晴元自攝津入京、以木澤長政亂既平、迎將軍義晴于京師、是日、義晴至自坂本、館相國寺、前關白植家倶至、是夕、義晴遣伊勢貞孝入朝獻物、二十九日、遣權大納言廣橋兼秀于幕府、賀將軍入京、賜太刀、千葉喜胤患惡疾、自刄死、養子胤賴嗣、尼子晴久之敗還也、藝備石三州國人通信於大內義隆、請曰、若有事則得爲前鋒、義隆將起師、杉重規諫曰、夫雲石之地、海道嶮難、深雪埋路、不可涉也、河流漂逸、運糧不便、請俟初夏雪消之期而發、義隆可之、是月、義隆發師、陶晴賢、吉見興賴等爲先鋒、陣于藤掛七尾、義隆次于大野門山、友田

興藤、及子廣就在櫻尾城、不懼大軍、嚴戒守備、晴賢等圍攻踰月、遂拔之、興藤縱火自殺、廣就遁走、五日、市城弘中下野守進兵薄壁、令人刺廣就、城陷、閏月二日、關白忠冬罷、左大臣、三日、右大臣一條房通爲左大臣、前内大臣三條西公條爲右大臣、七日、先是種子島主種島惠時、與其次子直時有隙、直時乞援禰寢氏、禰寢氏出兵援之、惠時長子時堯與之戰、既禰寢氏返兵、至是惠時乞援島津貴久、貴久遣新納康久和解父子、十日、幕府以工事費用多、遣使越前朝倉孝景、能登畠山義續徵之、十一日、將軍義晴以歸京師、遣細川尹隆于近江、賞六角定賴來坂本周旋之功、十八日、畠山植長贈刀于幕府諸臣、謝入國恩、二十日、先是村上義淸等會葛尾城、議再舉、發見兵二千五百、焚掠若神女、還陣平澤、以俟後繼、武田晴信聞之曰、敵兵盡萃、擊之多損、我士乃從穴山信良、板垣信形等數將、以三鼓發府城、平明過若神女、出中逵、平

澤、直擊信濃軍、復走之、二十一日、朝倉孝景獻造營資三萬匹于幕府、二十三日、松尾社火、二十六日、幕府修將軍居館、命大館常興已下、出徒助修築役、二十八日、先是島津忠廣、北鄕忠相、本田董親、肝付兼演等、合兵攻樺山幸久于生別府、至是滯邊高松城主北原祐兼、援幸久攻玉利壘、本多董親遣兵救之、祐兼兵逆擊破之、島津忠良與子貴久、率兵援樺山幸久、軍加治木鄕段土村吉原、與北原祐兼謀攻加治木、祐兼在札立、是日、自來吉原約戰期還、加治木城兵與祁答院肝付兵要擊之、祐兼大敗、忠良乃收兵還、嘛、島津忠廣攻肝付兼續邑蓬原、乞援北鄕忠相、忠相遣次子忠孝助之、兼續擊破之、夏四月六日、大內義隆寄嚴島社于管絃料、七日、畠山在氏請宥木澤長政弟右馬允罪于幕府、八日、幕府令禁除錢貨缺損外、厭些少毀瑕、澁滯通行、及貴買其缺損錢、犯者不問權門勢家、處嚴科、沒收其家屋財產、將軍居館成、是日、

義晴移焉、細川晴元入謁、十日、北條氏康使大導寺重興建鎌倉八幡社大鳥居、是日、會衆僧轉讀一切經、初氏綱有所祈請而有驗、故欲建以賽之、不果而卒、於是氏康承其宿志云、又修營淺艸觀音堂、重興督其事、十四日、赤松晴政遣使賀將軍入京、獻物、二十日、先是波多野晴通、三好政長攻丹波宇津城、是日徹圍、二十二日、幕府諸臣邑在攝津丹波者、比年以騷亂爲人所掠奪、前關白稙家與細川晴元議、欲復之故主、因使諸臣錄上其邑事故、二十九日、松平淸定伐襲岡崎城、松平忠廣擊破之、五月二日、先是大內義隆聞京畿騷擾、欲効力上書幕府、至是其書達京師、幕府報書嘉焉、五日、賀茂競馬、六日、北原兼孝構寨于其邑志和地烏越、北鄕忠相遣兵壞之、尋兼孝復修之、二十一日、足利菊幢詣栗田口天王社、二十四日、幕府賞朝倉孝景獻造營資金、賜刀、二十五日、幕府修築新館、前關白稙家爲致力、將軍義晴賜鞍馬謝之、

二十七日、先是若狹守護武田元光子女在京師、至是歸其邑、幕府給驛券、是月、先是伊達晴宗幽其父稙宗也、稙宗女壻相馬顯胤、葦名盛氏、田村隆顯等居間和解之、既晴宗復幽之、相馬顯胤自赴掛田、數解諭晴宗、不聽、至是顯胤盛氏等伐晴宗破之、入城救稙宗、携還小高、顯胤軍掛田也、其弟宗胤守富岡城、竊懷異圖、家臣黑木彈正亦叛、侵掠宇田郡、至是顯胤凱旋自掛田、誘宗胤執拘之、彈正出降、既顯胤誘殺彈正父子、六月七日、大內義隆欲攻尼子氏屬城赤穴城、與諸將議未決、熊谷信直弟信續以手兵二百迫城放火民家、城將赤穴光淸戰敗死、十三日、內大臣三條公賴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今出川公彥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實通兼右近衛大將、實通公胤之子也、幕府許芥川孫十郎于毛氈鞍覆白傘袋、十七日、先是住吉社相撲會、奏樂並廢絕、至是勅復之、十八日、幕府宥伊丹親興罪、親

興入京謝之、北原兼孝遣兵將侵北鄕忠相邑勝岡梶山、忠相亦出兵、將侵兼孝邑志和地、偶遇之平江、忠相兵擊破之、是日、島津忠廣出兵于平坊、忠相出兵援之、二十四日、以相撲早雲寺爲勅願寺、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四日、武田晴信攻諏訪賴重、賴重據桑原城拒戰、遣弟某乞援于村上義淸、晴信聞之、陽解圍、使板垣信形詐講和、是日賴重致城降、明日赴甲斐、信形乃命姪萩原某誘執之、尋賴重自殺、家人胥議推支族蓮市爲主、據險起兵、欲以復仇、北鄕忠相出兵與北原兼孝兵戰志和地、是日、島津忠廣出兵、援忠相不及、九日、先是細川晴元檢覈幕府諸臣釆邑爲人所掠奪者、復之故主、是日、將軍義晴嘉之賜鷹、十六日、延曆寺六月會、左中辨廣橋國光蒞焉、二十日、將軍義晴如近衛氏、二十一日、以足利義勝百年忌辰、義晴詣等持院、二十七日、先是大內義隆使諸將攻赤穴城、城將赤穴光淸拒戰不屈、是日、光淸中矢死、至夜

城兵終致城去、二十九日、義隆移陣由木、尋移三刀屋峰、八月朔、將軍義晴父子獻刀馬、畠山植長與家臣遊佐長教率兵鎭和泉亂、二日、北郷忠相出兵刈北原兼孝邑木野牛谷楠手禮禾、兼孝擊却之、十日、織田信秀以騎五千攻參河、松平廣忠乞援今川義元、義元遣將大原以三萬人援、與戰于小豆坂、織田氏兵寡、日暮將退、駿參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織田造酒允下方左近、岡田助右衛門佐佐政次、弟孫助、中野又兵衛七人、揮槍衝突、今川氏辟易退、信秀全軍乘之、今川兵終敗還、世稱謂小豆坂七本槍、十一日、會津大風、十二日、將軍義晴狩于郊外、二十日、先是北郷忠相、島津忠朝、北原兼孝取伊東氏邑諸縣郡三股院分領之、忠相使其子忠親居都城、自在高城、侵伊東義祐邑、義祐患之、與北原兼孝結欲除之、數出兵刈忠相采邑禾稼、忠相甚苦之、會伊東氏臣有通忠相者、告其謀、至是義祐兼孝又出刈禾、忠相忠親合

兵擊大敗之、斬獲七百三十人、二十四日、齋藤秀龍攻其主土岐賴藝于革手城、賴藝不能拒奔尾張、賴織田信秀、初賴藝子太郎惡秀龍專恣、與揖斐光親等謀、將除秀龍、不成、秀龍謂賴藝曰、御曹子及揖斐光親、密謀弑逆、御曹子歲未壯、光親勸誘、將簒家國、君請圖之、賴藝疑惑未果、光親亦謂賴藝曰、秀龍輕蔑世子、侵侮親族、矜誇君寵、忘失昔時卑賤之軀、非義悖禮無不至、請賜渠而甘心矣、賴藝信秀龍言疑光親等、密欲除之、林道政、杉山政道、佐倉忠正、貝野吉重等諫曰、自古信讒行殺、後悔者最爲不尠、請勿浸納焉、賴藝依違、秀龍屢窺間、浸潤譖愬、賴藝意遂決、太郎傳村上藝重、國島隆重、中島正宣等、迎入太郎於村上邸、護衛焉、秀龍聞之、遽勸賴藝發兵襲之、藝重等拒戰、大敗秀龍軍、織田信秀、佐佐木定賴、朝倉義景等和解之、幽太郎於村山邸、秀龍猶執國柄、威權日盛、賴藝勢彌耗弊、於是秀龍起兵、急襲革手城、賴藝頃年擅

用秀龍、疏斥宿臣、衆心離畔、及事急、來從者僅二千餘人、秀龍兵二萬餘人、自二十一日攻戰四日、殺傷相當、賴藝遂敗、繼與七人逃、抵岐禮郷、秀龍追逼、有河村圖書者、送書於山本藝與曰、請擬賴藝死、則罷兵去矣、藝與乃積薪于井野磧投火、相呼曰、賴藝已歿今葬焉、衆乃散、秀龍終代土岐氏領美濃、後薙髮號道三、是月、南蠻船漂著大隅種子島、其後弘治永祿之際、來舶薩摩及二肥二豐諸處、九月五日、大内氏將冷泉隆豐與尼子氏兵戰大根島、六日、先是大内義隆將兵入出雲攻尼子晴久、至是赤松晴政致書幕府報之、九日、和歌會、十三日、十市兵部少輔、筒井順昭出于河内飯盛城、十四日、織田信秀刈水野忠政邑小川禾、收兵歸尾張、十六日、伊達植宗與其子晴宗戰、二十五日、多武峰鳴動、二十六日、三好範長率兵將入大和、松永久秀等既至山城、明日兵去、是月、六角定賴與北畠晴具與戰破之、使子義賢侵伐伊勢、冬十月

三日、細川晴元如丹波、二十六日、將軍義晴賜白川晴廣偏名、是月、武田晴信復出諏訪郡、村上義清、小笠原長時率步騎萬三千、拒大門嶺、晴信以原虎胤、小幡虎盛爲先驅、戰酣、身以麾下横擊、遂大破之、十一月十三日、島津貴久與本田董親講和、十三日、細川晴元至自丹波、是月、大内義隆晴持並移陣于高津馬場、尋次馬潟正久寺、十二月朔、皇太神宮假殿成、遷神于正殿、六日、先是島津貴久救生別府、不利返兵、島津忠廣等兵益攻之、樺山幸久守孤城不屈、貴久喩幸久去之、幸久因獻策、請與生別府于本田董親、貴久許之、是日、與董親、幸久移谿山郡谷山、十六日、北郷忠相攻北原兼孝屬城野野三谷城、陷之、使北郷信濃守守之、先是伊東氏出兵爲兼孝成鳥越寨、至是棄去、二十日、先是太田原資清謀伐其宗家那須資房滅之、大關増次密告之資房、資房怒、將誅資清、資清懼、僻處去下野、至越前、以朝倉孝景相解、復國、資清

啣怨於増次、至是終誘殺之、増次無嗣、後資淸以長子高増繼大
關氏後、二十三日、足利菊幢參朝、二十四日、先是織田信秀取安
祥城、置兵戍之、又欲取上野城窺之、是夜襲城、城將內藤淸長與
其姪正成拒戰、正成時年十六、善射、殪敵數十人、遂擊卻之、後復
來攻、又擊破之、二十六日、松平廣忠生男於岡崎、高祖長親見之
曰、此兒奇質、必揚名於天下、令酒井正親石川淸兼舉之、因故事
命幼名竹千代、寔家康、是歲、甲斐饑、從三位平松資遠赴土佐、今
川義元使其將小笠原彈正守高天神、北條氏康免鎌倉建長圓
覺東慶三寺課役、上杉憲政納願文于鹿島社、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奈良天皇三

天文十二年癸卯、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節會、八日、夜明恒星不見、二十四日、先是北原兼孝使部下白坂左衛門尉守山田城、會城中有叛者、北郷忠相輙取其城、無幾兼孝擊復山田城、忠相大怒、是日、遣桂木某、安藤某攻拔之、使族將忠茂守之、二十六日、伯耆武顯兵侵小川、相良義滋擊走之、是月、大內義隆軍哇地山、召諸將議戰、田子兵庫曰、請徙牙營於經羅木山、以薄富田、毛利元就曰、富田以險固、恐度其兵不下一萬五千、是可計取、不可力爭也、不如距城三五里、多築壘塞、見隙而進、可以制勝、陶隆房等不從、勸義隆進入出雲、義隆恃衆欲急攻富田、進軍經羅木

山、二月十日、內侍所奏樂、十四日、名護屋城主織田信秀遣其臣平手政秀于京師、獻築地修理費四千貫文、二十日、小野崎親通卒、子通載嗣、是月、前右大臣久我通言薨、三月十四日、授近江參河邊社于正一位、大內氏將勝間田孫七、兒玉四郎兵衛等、攻菅谷口、互有殺傷、既平賀隆宗、益田藤兼攻洞光寺、尼子氏將尼子誠久、敬久、兄弟來救、周防兵不利、吉川興經赴援、橫擊走之、義隆遣秋山某等守富田川北、毛利元就將兵二千、與之夾河陣、二十五日、先是伊達晴宗父子各結黨相戰、至是晴宗攻其弟亘綱宗于掛田殺之、晦、伊東義祐攻島津忠廣于鵜戶城拔之、擒忠廣將柏原備中守等、既忠廣欲與義祐講和、遣僧好意于豐後、就大友義鑑謀事、不諧而罷、是月、毛利元就在宮尾、大內義隆使南方親定、秋山親吉出陣富田川北、會霖雨水漲、富田城兵大西十兵衛、本田豐前守等乘機擊之、親定親吉禦戰不支、元就曰、吾祖嘗騎

渡劫川、況此一衣帶乎、直亂流赴救、奮戰走之、時陶隆房專橫、計皆決于己、義隆不能制、諸將解體、武田晴信欲周立城砦以守四界、乃求精其術者、板垣信形薦山本康時、稱勘助、其先出于源義光、義光曾孫義定、始稱山本氏、遠孫某食參河牛窪、後爲今川氏所奪、其孫曰康時、以母老不出仕、躬耕隴畝以供養焉、一日入山採薪、忽逢猛猪、白手搏之、誤傷右目、母死後、就尾形某學兵術劍法、悉極奧秘、而周游天下、欲試其術、過播磨、適與劍客橋本柳巴相對、克之、弟子數十人、憤怒來圍、康時拒之、殺傷二十餘人、遂傷左足、彎不良行、然其名因此以顯、今川義元徵之、視眇目痿躄而不悅、諸老臣亦皆侮易之、寄食九年、不見調、晴信一見與語大悅、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幸、歷數日而後、召問駿河國俗、長坂次弘諫曰、令晴幸謀事、恐爲駿人所啗、晴信曰、我聞先人有言、善籌策者近之、設令駿人雖誹謗我、不管焉、遂屬卒二十五人爲步卒

將、是歲、晴信以其謀取信濃九城、夏四月十一日、伊達晴宗黨砂金常久擊最上義守兵却之、進迫掛田、十二日、毛利元就攻鹽谷口、將收兵、城兵出戰、元就反戰卻之、十四日、北條氏康命覺圓寺、募緣修理錢、十六日、筒井順昭攻簀川某、拔其二城、某據本城禦戰不屈、是月、先是武田晴信誘殺諏訪賴重、使板垣信形守下諏訪城、至是小笠原長時督兵攻之、長時將仁科盛明降武田氏、晴信聞警出陣上諏訪、長時與戰大敗、其良多死之、長時弟信定援長時不及期、陳相澤駒澤、信形來攻、信定擊走之、收兵伊奈、五月二日、先是伊達晴宗將大原飛驒守敗植宗黨相馬顯胤、掛田俊宗兵于石母田、斬首三百餘級、晴宗黨岩城重隆亦進兵迫掛田、至是植宗子葛西晴胤、大崎義宣叛晴宗出陣國分、晴宗乃勗飛驒守及柏山某等進擊于袋、三日、淨土法華兩宗論法流得失於鎌倉、北條氏康執法華宗徒流之、五日、松永久秀遣使招降北小

路守將飯田直基、直基不應、嬰城爲戰備、七日、大內義隆久頓師于富田城下、糧食漸乏、尼子氏叛將三刀屋久扶、吉川興經、本非越中等、見其有敗兆、再降晴久、義隆測不可其爲、撤軍下湯谷、遂從白潟歸、嗣子義房自湯谷上船、衆爭船、義房覆沒、義房義隆姊夫土佐國司一條房家子也、義隆養以爲嗣、任周防介、時年十一、毛利元就兵亦多殪、軍殆危、渡邊通曰、事既逼、公自間道入山內、勸元就去、自稱元就、奮鬪而死、三戶、井上、兒玉、赤川等皆奮戰、元就因得脫入備後、山內隆通護送歸于吉田、小早川正平等死之、元就召通子長曰、是役微通也、余幾危矣、乃矢曰、有江氏則有渡邊氏、於是備後、安藝、石見諸城復附尼子氏、十一日、先是日向都城城主北鄕忠相、略伊東氏廚城高城、梶山、山之口、勝岡、財部、野野美谷、山田、獨志和地城猶不降、至是忠相與其子忠親等督諸軍攻之、城兵力盡出降、六月晦、伊勢兩宮神官相戰、二本杉助四

郞等死之、秋七月九日、先是水戶城主佐竹義篤應伊達晴宗、與植宗黨相馬顯胤戰于久保田、是日、又戰于白川關山、大敗、其將大澤義尙、高久義貞等死之、十日、先是大和越智某攻細井戶、筒井順昭黨破萬歲某兵、是日、順昭發兵將擊越智氏高屋城主畠山植長居間講和、一條房基攻高岡郡主津野基高、基高部下戶田長右衞門尉等、邀擊于大野見敗之、十二日、刈屋城主水野忠政卒、子信元嗣、十四日、尼子晴久乘勝欲略石見備後、率兵入石見、攻久利城、城將久利淸六兵衞棄城奔山口、晴久進攻佐波隆連于三高城、據堀江川險、城兵禦戰連旬不下、晴久乃還師、取邇磨郡銀山、收兵富田、十六日、右大臣三條西公條罷、二十一日、會津城主葦名盛氏、率部將種橋藤十郞等、攻伊北橫田某破之、轉攻川原田某于伊南城、某據宮澤壘拒戰、藤十郞敗死、二十五日、先是故細川尹賢長子氏綱、承高國後、欲爲管領、與玉井某等舉

兵、據槇尾寺、細川晴元出陣芥川、將擊之、是日、氏綱部將上野源五郞、遣玉井某、攻晴元黨香西元成于堺、爲松浦某所敗、二十八日、內大臣三條爲賴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今出川公彥爲內大臣、二十九日、大和炎旱、猿澤池涸、是日始雨、是月、先是鞠谷城主鞠谷信高、暗愚不閑軍國事、信讒疑鞠谷信茂、信茂部下中尾城主後藤信安、笹子城主鶴見信隆等黨之、戕信茂于笹子城、無幾信孝罹病死、既劔持河內郤其養子鶴見三郞、以信安子龜若丸爲嗣、授其來地、信隆怒襲河內第焚之、信安報讐于大多喜城主鞠谷友信、友信乞援北條氏康、至是氏康遣族將氏種、與千葉氏兵攻信隆于篠子城、信隆奮戰死之、八月十六日、細川晴元遣部將三好範長、擊細川氏綱將玉井等于和泉、走之、二十五日、波彌杜瓦彌人百餘人、乘一大舶、來種子島、繋纜西村小浦、船長二人、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孟太、其人深目高鼻、言語不通、明人

汪五峰從而來、以杖畫砂、諭以西蠻求互市之意、所齎有鐵砲、島主種子島惠時與時堯觀之、謂此物可以爲軍國之利用矣、乃從蠻客求之、獲其二、又使家臣篠川小四郞受火藥法、根來寺杉坊聞時堯之獲是器也、不遠千里而來、求之甚切、時堯以其一與之、明年蠻客復至、使金兵衞淸定受製造法、命鐵匠造此器若干、和泉堺浦人橘屋又三郞寓種子島、善學此器、比其反也、時人號爲鐵砲又、畿內畿外從學其術者漸衆、又種子島家臣松下五郞三郞流抵伊豆、五郞三郞善鐵砲、以授州人、爾後鐵砲遂行於天下、鐵砲一名鳥銃、或稱種子島、大友義鑑大會冶工、首廣其製、伊豫河野氏欲究其精、尋邦人聞有基督敎、赴麻剌甲、面其敎師左宇爲惠衣、終航印度受洗禮、本邦傳基督敎、自是始、其後大友義鎭深崇奉之、自是其法浸盛、是月、先是松平廣忠有疾、松平信孝如駿河代賀正、初廣忠之復歸岡崎也、信孝與有力、信孝恃功而擅、

威福已出、祖叔父親長卒、無嗣、信孝蓋有其室、弟康孝卒、亦無嗣、信孝又併其室、廣忠皆不能禁、老臣安倍定吉等議曰、内藏氏恣谿壑之欲、富軼公室、一旦構難、豈易制哉、前日内膳以多邑終爲巨害、不可不鑒、及信孝如駿河、勸廣忠除之、卽命收信孝邑、悉逐其人、信孝聞變馳還、至則無歸、奔駿河訴之、今川氏詰參河將士、將士告故、不能强焉、信孝奔輪田、依松平忠倫、欲擧兵爭國、初長親分大久保忠員、忠久、及宿臣子弟數十人以屬信孝、於是忠員等議曰、吾儕以君命隷内藏氏耳、今豈從其反乎、迺相率逃歸、信孝益窮、終降織田氏、酒井忠尙復叛、以上野潜應信孝、九月八日、内大臣今出川公彥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晴良兼左近衞大將、晴良尹房之子也、簀川某等掠略奈良財物、筒井順昭遣兵禁之、十九日、先是伊達植宗攻佐久間小屋取之、至是攻大笹生目兩城、破其外郭、斬獲數十人、進迫西山城、植宗黨相馬顯胤

亦自掛田出攻之、晴宗固守不戰、二十四日、北條氏康下書、免相模石雲寺徭役、是秋、自春至秋、東國疾疫、冬十月十二日、細川氏綱出軍攝津喜連抗全、既聞玉井某敗報收兵、二十四日、津野基高使部下戶田長右衞門尉守大野見城、十一月二十一日、北條氏康授書于鍛田中務大輔、二十五日、先是能登守護畠山義統嗣立、老臣游佐續光專恣、族臣飯川義宗憂之、密告義統、義統乃與義宗俱就長續連家謀事、鞍川淸房與其子筑前、應續光出兵天神河原、續光知其奸發覺、出七尾走淸房陣、是日、長綱連、溫井景長、率兵衞天神河原、續光淸房不戰走、綱連景長追躡、大戰于石塚二宮、斬淸房父子、續光脫走越中、是月、讚岐雨瀧城主安富筑前守卒、十二月十一日、津野基高使桑河內源左衞門守大野見城、是月、修宇佐祠、是歲、有年、右大臣三條西公條如三河、大内義隆敗于富田也、備後神邊城將山名理興降尼子氏、義隆發

兵攻之、理興禦戰不降、赤松晴政起兵、攻浦上氏凾城、浦上宗景自將拒之、宇喜多直家始從軍、獲甲首、宇喜多氏、本姓三宅、兒島高德之裔、至能家、事浦上村宗、爲備前砥石城主、村宗敗死後、與島村氏、輔其子宗景、能家年老、子興家庸劣、爲島村氏所襲、能家自殺、興家與子八郞逃倚阿部善定、善定妻以其女、生忠家春家、及興家死、託八郞於妻娣爲尼者、八郞年十五、癡騃肖父、其母流涕曰、使爾僅得爲尋常人、則我請之吾君、爲挈鞋奴、八郞低聲謂曰、兒非實然也、祖君爲島村氏所害、先考不得復讎、呑恨而歿、兒欲繼其志、恐爲島村氏所忌、故僞自晦耳、母大喜、乃乞哀宗景、召八郞、至是從軍有功、宗景賜食邑三百貫、命名直家、

十三年甲辰、春正月朔、停小朝拜、四日、奏樂、五日、太宰大貳大內義隆兼侍從、十日、足利菊幢入朝賀正、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七日、聖天法樂連歌會、二月二日、猿樂、九日、連歌師周桂死、十六日、內

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前參議正親町三條公兄還自駿河、二十五日、雨雹、北野社法樂連歌會、是月、伊勢山田火、延燒六千餘家、尼子晴久率兵三萬入伯耆八橋城、既發兵于因幡、大崎兵望風潰奔、晴久轉攻鹿野城、殺守將鹿野某、尋攻降諸城、會母氏疾而還、三月十二日、月次奏樂、十四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三日、畠山氏將河內守護代游佐長敎叙從五位下、任河內守、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夏四月朔、避方忌、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五日、歡喜天法樂連歌會、二十日、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前參議中山孝親如關東、二十二日、薩摩地震、二十九日、前關白准三宮尹房如備後、先是鞠谷氏將後藤信安與鵜見信隆不協、攻殺信隆于笹子城、至是鞠谷信秋欲擊信安、報信隆讎、請救于里見義堯、義堯與信秋等合兵攻中尾城、時北條氏援將福室帶刀在城中、防戰力盡自殺、信安棄城走、義堯部將正木時忠覺擒

殺、六月三日、圓月出、十二日、北條氏康定鶴岡八幡社條規、二十日、讃岐壓大風、二十三日、丹波守護波多野晴通、與幕府臣飯尾上野介爭鬪、細川晴元居間和解、二十七日、避方忌、是夏、山田忠成獻市成地于島津貴久、貴久與之肝付兼續賞軍功、先是入來院重朝、與北郷忠相、本田董親等起兵、侵掠城邑、島津貴久屢戒飭重朝、不聽、至是遂與之絕、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先是將軍義晴與細川晴元講和、是日、近江守護六角定賴率兵入京師、七日、以觸穢停七夕會、使諸公卿詠進和歌、九日、大水氾濫宮墻、四條五條橋墜、自東寺至四家、泛舟往來、諸國洪水、人畜多死、二十一日、細川晴元部下侵水無瀨、二十二日、將軍義晴召細川晴元、六角定賴賜宴、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詩歌會、二十七日、太神宮法樂連句會、奏樂、二十八日、尼子晴久率七千餘人入備後、攻三好廣隆、毛利元就遣其將福原貞俊、兒玉就忠救之、是日、與晴久

戰府野、不利、廣隆發城兵擊晴久軍、大敗之、二十九日、筒井順昭攻柳生某於小柳生城、陷之、八月三日、六角定賴參朝獻刀馬、十一日、細川晴元命藥師寺與一、鎦殺三好氏被官和田新五郎於一條戻橋、又以幕府世子保傅侍女將放火將軍居館、是日併殺六條河原、十二日、先是織田信秀屢侵美濃、稻葉山城主齋藤秀龍乞援于朝倉氏、是日、孝景族敎景與秀龍合兵擊信秀、信秀敗歸尾張、十五日、歡喜天法樂連歌會、二十二日、松平長親卒、年九十二、織田信秀聞喪、遣族敏宗帥騎三千攻安祥、敏宗軍敗、信秀怒、親將攻安祥、拔之、松平忠倫以佐崎降、信秀城上輪田、令忠倫守以迫岡崎、二十六日、前關白准三宮尙通薨、大友義鑑部下朽網親滿叛、義鑑襲府內城、清田親忠力戰卻之、親滿轉將取高崎城、守將吉弘右近、古莊舍人助克拒、親滿遂據其二城、佐伯惟常聞變、來自杵築、先登擊親滿、諸軍繼進、右近遂斬親滿、九月九日、

重陽和歌會、十日、尼子晴久付伯耆氣多莊地于杵築社、十三日、當座和歌會、十六日、遣權中納言烏丸光康於肥後、敍正四位下阿蘇大宮司宇治惟豐于從三位、獻禁闕修理費、惟豐以亂後衰耗、輙不能奉詔、先是筒井順昭遣使于北小路城、說城主飯田直基講和、是日、順昭以妹嫁直基子賴直、是月、先是水野信元據刈屋小川二城、背今川義元屬織田信秀、松平廣忠聞之曰、我憑駿河之誼而得復國、其舊不可讓也、乃與水野氏絕婚、至是欲令夫人大歸刈屋、抵十八町畷、夫人謂護送士淺羽金田曰、余有所思、汝等棄余於此地、應還岡崎、二人對曰、臣等受命護送、何爲從命矣、曰、吾兄野州心極强狠、汝等倘詣彼館、安得生還、今吾雖大歸、有竹千代在、何有異乎、必應有再會之期、今使汝等死、則憤怨爲仇、不可有親睦之秋、慰諭再三、二人終拜命、招邑人謂曰、斯是下野殿之女弟也、汝誰能保衛以奉送刈屋、猶不去、僅遠五六町顧

見刈屋兵士百許人馳駈追來、二人率卒皆免歸、松平家廣夫人亦信元妹也、同歸于刈屋、信元怒捕其人殺焉、冬十月八日、綾小路室町及粟田口火、二十日、結城政勝部下水谷正村、讓家弟勝俊、薙髮號蟠龍齋、城芳賀郡久下田、與宇都宮氏部下眞岡城主眞岡某數挑戰、二十二日、先是京極六郎忤將軍義晴旨、義晴命六角定賴、北畠晴具等擊之、朝倉孝景諭降六郎家臣淺井亮政、是日、六郎力竭自殺、二十三日、千句和歌會、是月、尼子晴久族國久、率兵五千入備後、攻沼田城、乃美隆興等、奉故小早川正平子繁平拒戰、不能拔、尋國久轉兵入美作、擊浦上宗景屬城高田、篠吹、伊王山居之、時赤松晴政在置鹽城、待宗景救高田等、欲乘虛取天神山城、宗景牒知、不敢出、其黨多降國久、國久收兵出雲、內裏記錄所修理成、十一月朔、會津大風、二日、參議町資將如豐後、五日、先是織田信秀獻禁中築地修理費、松平廣忠貢御料田租、

朝議將發使答之、以美濃尾張參河騷擾不果、至是托聯歌師宗牧東游下女房奉書、十一日、遣田口越中守、大澤掃部助于播磨備前徵御料貢租、十二日、當座和歌會、十九日、將軍義晴蒞細川晴元第、二十二日、先是少貳冬尚將馬場賴周、感龍造寺氏遂不利少貳氏欲除之、屢說冬尚、冬尚信之、竊遣使于有馬晴純、多久宗時、及上松浦諸將佯背少貳氏、家兼不覺陷計、受冬尚命分遣一族將士攻諸城、家兼子家純、孫周家、擊宗時取梶峯城、周家入守之、族盛家等、圍上松浦獅子城不拔、置守兵備之、是日、自向大河野城、城主鶴田直出兵逆擊、盛家奮鬪而死、是月、先是竹原城主小早川與景、屬大內義隆戰死、其子繁平失明、因家臣相議、請毛利元就三子隆景、元就固辭不肯、至是義隆亦慫慂之、元就遂聽之、小早川氏出於伊豆人土肥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是月、南蠻耶蘇之徒、始到薩摩勸以天守敎法、

閏月十七日、避方忌、是月、島津貴久與伊地知式部大輔盟誓、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晴張蹴鞠會、八日、修不動法于淸涼殿、七日、十三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一日、怪雲見、二十三日、先是遠江井伊邑主井伊直盛家臣小野道高、與直盛族直滿不和、道高讒之今川義元、是日、義元誘殺直滿于駿河、二十五日、小野鄉民與山科鄉民爭鬪、是月、大友義鑑遣使于日向、說伊東義祐與島津忠廣修睦、不諾、是歲、松田某等侵浦上宗景封邑、宗景築砦于乙子村、擇守者、無應者、宇喜多直家自請往守之、先是北條氏康攻取長窪、今川義元怒曰、彼世被我祖先恩、今乃忘恩背義、我且伐滅之於是遣使上杉憲政、上杉朝定、約發兵圍長窪、織田信秀侵參河陷安祥、伊達植宗與子晴宗數戰不決、一條房基攻高岡郡主津野基高、基高乞援長岡郡主本山茂宗、茂宗遣其族新助等救之、與房基戰、基高出兵襲擊房基于井田鄉、旣房基率大兵攻大見城、

基高部下戶田某逆擊卻之、遣僧壽光于明、明主以違例不納、島津忠良貴久與伊地知某盟、筑紫人井上某獻鳥銃于武田晴信、甲斐饑、

十四年乙巳、春正月朔、停小朝拜、四日、幕府謠曲始、五日、大內義隆敘正三位、義隆旣領七國守護、位踰父祖、恃富强耽宴遊、軍國之事、悉委於長臣陶晴賢、毛利元就察其有異圖、一日謂義隆曰、自古奪人之國者、皆出其大臣、故明君能御將士、不假威權於下、若威權下移、君雖授職與祿、不爲君賜、雖有君與無君同、故大臣有私者、不可任以事、方今大國之爲體甚危、願用心察下情、躬細務、定長久之計、義隆不以爲意、七日、幕府田樂、十日、足利菊幢參朝賀正、十七日、將軍義晴如前關白植家第、十八日、三毬打、觀者二萬餘人、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將軍義晴放鷹郊外、二十三日、將軍義晴狩東山、先是龍造寺家兼所分遣兵皆敗還佐賀、家

兼歸入佐賀城、無幾西肥國人群起、合圍佐賀城、自中津川而東、八戶、高木、神代、姉川、本吉、小田、江上、犬塚、馬場、橫岳等、皆起來薄城、馬場賴周單騎入城、見家兼謂曰、方今西肥征伐之舉、全非伐有馬、或告卿通周、是以冬尚忿、與國人謀滅卿宗族也、不如致城而避銳於筑後、使家純以下赴筑前、其他我能保衞、以可解冤也、家兼深慮未應、賴周去、再送書曰、我與卿親昵、更莫有異謀、爲懇請免三子死、故使家純、家門、純家退筑後、周家、家泰、賴純到陣營、可以謝焉、麾下僉言、賴周虎狠、雖姻族無信、遽出城徒曝屍於路上、寧守城而決安危矣、家兼不可、遂聽賴周、是日、使子家純、家門、孫純家如筑前、是夜出城而宿河上、又孫周家、家泰、子賴純三人、欲赴少貳陣、入于和泉邑玉泉坊、家兼時歲九十餘、與孫子相別去、賴周父子大悅、與神代勝利謀合、遣兵五百、急圍河上宿發鬨、家純等憤賴周詐謀、與堀江、方田江等百餘人、竭力死戰、勢窮、三

人倶入社內自殺、從者皆殲、賴周又發兵於和泉邑北祇園周家等黎明發途、到祇園原、伏起、左右掩擊奮鬪、從者福地、石井、河副等戮力支戰、鍋島淸久聞家兼下城、使野田越前守赴陣、到乃周家等旣去越前、鞭馬追到祇園原、冒矛戟以告淸久言、而與周家等三人血戰死之、賴周獲六人首級、罵辱良久、冬尙使小田政光鎭佐賀城、家兼脫走筑後、聞孫子六人遇殺、悲憤絕食三日、謀誅賴周報仇、淸久又與千葉胤連戮力、謀復仇、家兼遣納富、堀江等到肥前、募國人到河副莊、國人鹿江兼明與女壻南里囿有憫家兼老憤、欲迎倶謀議、艤兼明船、募邑人、併家丁一千餘、及酒殽送之、家兼大悅、二十四日、將軍義晴又狩吉田山、二十五日、武者小路火、二十六日、伊東義祐攻島津忠廣於飫肥城、不利、又攻鬼城不克、退屯慾梭、二十九日、儲皇親王宮奏樂、二月六日、命繪師土佐光茂、畫記錄所戶障、七日、將軍義晴狩八瀨、前關白植家、大覺

寺義俊、細川晴元等從焉、十三日、連歌會、十八日、帝嘗約以權大納言德大寺實通爲大臣、至是實通請之、以其將赴越中不許、二十一日、朽木植綱如近江采邑、二十五日、細川晴元行連歌會于其第、二十九日、伊東義祐間道直衝飫肥城、城兵拒戰、不克拔、返兵攻鬼城、是日陷之、先是馬場賴周託少貳冬尙命、與牛頭城主千葉胤賴謀、逐千葉胤連、奪晴氣城、胤連出奔于筑前、至是歸城、冬尙與胤賴合兵攻之、胤連不能拒、棄城出奔于肥前白石、冬尙欲移胤賴于晴氣、自居牛頭、命賴周修理之、是月、武田晴信使弟信繁及板垣信形西出諏訪郡、連甫邀之相戰、隨馬長坂次弘斬之、遂進攻居館城陷之、於是一郡悉定、海內痘瘡流行、三月朔、奏樂、三日、權大納言柳原資定如周防、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七日、張勸進能于相國寺、將軍義晴與夫人近衞氏微行觀焉、十二日、太神宮法樂奏樂、十三日、畠山四郎謝襲封于幕府、十六日、月出

無光、十八日、島津忠廣與北鄕忠相議、至伊集院、立島津貴久爲守護職、偶參議町資將至薩摩、前關白植家託之、贈貴久于衣冠、二十一日、猿樂、二十四日、龍造寺家兼歸國、鍋島淸久擧族來會、入餘江無量寺、擧旗、急進襲佐賀城、小田政光周章棄城而奔蓮池、家兼卽入城、二十五日、權大納言德大寺實通如越中、二十六日、左大臣一條房通、左近衞權中將持明院基孝至自土佐、是月、薩摩地震、夏四月三日、膽峰城主相良義滋、養子晴廣、並叙從五位下、義滋任宮內少輔、晴廣右兵衞佐、將軍義晴與二人偏名、左大史小槻伊治齎宣旨赴之、晴氣城主千葉胤連與龍造寺家兼起兵、設伏小城、馬場賴周嘗輕侮胤連、使子政員率兵三百、濟森川來擊、會伏兵起、政員敗北、野口參河守追躡獲政員、佐賀兵進攻祇園山、當是時所賦役丁皆爲千葉氏遺民、各執鎌荷鋤、縱橫奮擊、賴周不能拒、將走山內、到川上山、衆見而謂斯人也、屢戾義、

澱血穢社壇、是我神之讎敵也、嘯集群起萃擊、賴周僅脫去、隱匿革坊、爲加藤彈正所誅、家兼途與其首遇、或謂賴周對公謀逆、請酬焉、家兼曰、狂人走、則不狂亦走、我奚爲狂乎、乃載之膝上謂曰、汝有何恨耶、謀滅吾宗矣、我若欲報仇、則雖臨尸不飽、然是所不忍也、送之於水上山弔祭焉、賴周士樂王寺隼人欲復主仇、來水江、家兼擒之、自解其縛謂曰、可仕、隼人涕泣曰、雖恩人又仇也、設令雖奉仕、復讎之志、旦暮不可諼矣、願速就戮、家兼嘉節義、召其子祿焉、家兼使千葉胤連復舊邑、論功頒賞、胤連千葉庶流也、世居晴氣城、祖父曰胤資、少貳政資弟也、政資與大內氏戰敗脫走晴氣城、而憑胤資、大內氏兵來圍急、胤資遂拒戰死、政資奔多久梶尾城、父曰胤勝、與嫡家矛楯、胤連繼父、以鍋島淸房二男彥法師爲養子、五日、右大臣三條公賴如越前、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九日、先是長尾爲景賀正上保、因請伐越

中、上杉定實特命宇佐美定行援之、初越中人椎名泰種、神保良衡、各據其城、遙爲上杉顯定聲援、及顯定戰死、爲景擊下之、會一向賊起加賀、二人黨之、復叛、於是爲景率諸軍入越中、使定行攻唐人兵庫于松倉城、拔之、獲山下左馬助、斬首二百餘級、爲景率兵八千、攻放生津城、權大納言德大寺實通、及王臣九人與兵士拒禦、是日城陷、實通等死者七百餘人、使定行守松倉、而躬引麾下兵、進栴檀野、泰種等多設阱於路上而逆之、佯敗走、爲景追北益進、誤陷阱井、泰種良衡麾衆返攻、獲爲景殺之、爲景軍大敗、死者十七八、定行聞警、樹旗城外以收散兵、旣而追兵奄至、擊走之、欲班師、又有尾擊之虞、便開倉庫出貨穀、悉與之百姓、百姓喜惠、大備弓槍、護送爲景軍、以得免、爲景四子定景、景康、景房景虎、長子定景少入京謁將軍義晴、乃賜偏名、更名晴景、威望日重、於是立爲嗣、長尾邦景五世曰俊景、世居三條、聞爲景敗死也、據城而

叛、府將胎田爲秀者、本越前人、爲朝倉氏所逐、來奔越後、爲景寵之、以其長子秀忠爲黑田長門後、次子秀孝爲金津外記後、並冒其姓、俊景嘗喜爲秀威名、厚賂之、爲秀深德之、於是與二子秀忠秀孝舉兵府内、遙爲應援、徑突入城中、晴景初聞俊景叛也、與定實相議、傳檄諸郡、將討之、而變起倉卒、狼狽失措、僅以身免焉、二弟景康景房皆爲賊所殺、季弟景虎繼妻出也、幼而精悍有膽略、爲景陰慮嫡嗣不利、遣春日山寺、欲以爲僧、景虎不屑學僧事、日與山童爲戰鬪狀、寺僧訶終不可爲僧、即遣歸、爲景爲秀之亂、乃遁走至武城門、監門山岸莊助匿簀床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送春日山寺、以託寺僧、寺僧亦危之、遷栃尾淨安寺、遂匿其乳母夫本莊慶秀家、上杉定實之始聞此變也、急發軍馬、掩擊賊徒、大破之、賊將爲秀奔歸俊景、俊景大喜、使爲秀秀忠守河西、而置森備前於黑瀧、山下某於新山、世良某於苅羽、野本大膳

於村松、篠塚宗左於安田、座王堂利景於菅名、森岡某於新潟、以守焉、而躬率所部數千人、以黑田秀孝、八條某爲先鋒、劫略古志三島諸郡、軍勢大振、明年景虎欲適府城見兄晴景、謀伐叛賊、患道路梗塞、同從士十四人、爲行脚僧狀、行縢穿鞋而出、途過米山下、仰望之曰、此所謂爭地者乎、登而瞰視府内、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行見晴景謀事而去、至栴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慰寃魂矣、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州、周視山川城池之形勢、悉圖寫齎歸、遍告本庄慶秀以其志、慶秀嘉美、以說宇佐美定行、與共贊其謀、定行其先曰祐道、仕源賴朝、祐道子孫分處豆勢尾河及北越、皆稱宇佐美氏、足利義滿時、宇佐美祐益奉足利氏滿命、從上杉房方於越後、後數世、乃定秀無子、養伊豆宇佐美定興子孝忠爲嗣、孝忠生定行、世爲枇杷島城主、長尾爲景之弑上杉房能也、定行援上杉定實爲主、後定實與爲景和、定行猶不屈、迎

立顯實據松山城、永正大永之際、與爲景抗衡、大永元年、上杉憲房爲媒、定行與爲景行成、及憲廣嗣立、足利高基授軍配團扇於定行、上杉氏之不殄、時因定行之功云、定行一見景虎、歎曰、公子可輔也、自是深相結托、情好日密、長尾俊景聞景虎在栃尾也、謂胎田爲秀等曰、晴景怯懦不足爲患、獨景虎少有雄才、且甚得衆心、盍二傑翼之、非先取栃尾、國府未易圖也、於是連出兵栃尾、皆不利而還、太田城主佐竹義篤卒、子義昭嗣、十五日、遣近臣代詣歡喜天、十六日、龍造寺家兼與村中城主龍造寺胤榮合兵、襲少貳氏屬城千布、陷之、十八日、從三位清原業賢、左大史大宮伊治赴西國、島津貴久與本田董親于大隅東鄕等地、二十四町、二十日、權中納言烏丸光康至自周防、二十六日、近江三津川橋成、是月、大内義隆禁部下盛饌、五月朔、日有食之、五日、賀茂競馬、六日、細川氏綱黨上野元全陷山城井手堡、尋元全父元治以兵八百

軍槇島、放火傍近、八日、細川晴元獻鷂于將軍義晴、十五日、畠山植長卒、無嗣、游佐長敎立植長弟政國爲嗣、武田晴信入信濃、次小諸、十九日、諏訪留守板垣信形急遽來告曰、小笠原長時、木曾義高、與伊奈諸豪合謀踰嶺、將進攻鹽尻、晴信即日發小諸、二十三日、邀長時義高戰于鹽尻破之、伊奈兵在嶺上、信形欲尾擊之、姪荻原某曰、伊奈黨必有深謀矣、軍去而未徹營、兵亦在焉、不可測也、信形笑曰、彼惡能當我、兒輩莫敢多言、既而日沒、雨大至、敵三面來襲、信形大驚、急分兵二隊、前後當之、遂大敗、亡騎士二十餘人、步卒百五十餘人、軍中相語曰、信形不用諫、終以取敗、罪譴必至矣、信形大悔、閉營待罪、晴信召之謂曰、陷敵謠謀、而不取大敗、卿老兵之力也、莫以介意、使爲將如故、二十四日、細川晴元率兵一萬赴于宇治、擊細川氏綱黨平之、二十五日、詩歌連句會、是日、田原七卿罹兵燹、三好黨橫行縱火、大法寺木幡皆罹災、二十

六日、細川晴元收宇治兵、三好範長兵屯三室戸大鳳寺、放火所在鹵掠、範長揭榜於醍醐禁之、六月二日、先是關白忠冬私課稅于近江栗津今市市人、市人訴之、朝廷數下書諭止之、忠冬抗辯不奉命、督責益甚、是日、止忠冬職、以左大臣一條房通代之、免右大臣三條公頼、以內大臣今出川公彥代之、權大納言二條晴良爲內大臣、六日、但馬守護山名祐豐、獻太刀馬金幣于將軍及世子、七日、前關白植家行和歌會于其第、十日、炎旱祈雨、十四日、祇園會、三條市人爭鬪、殺雜色松井某、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命權中納言山科言繼等曝涼內侍所古記、島津忠廣族忠隅斫伊東氏鵜戸山寨、放火、後伊東氏出兵古市、放火民家、刈禾報之、是月、武田晴信攻伊奈郡福與城主藤澤頼親不拔、至是講和、晴信收兵歸甲斐、是夏、會津蝗、秋七月五日、陸奧探題大崎義直叙從五位下、任左京大夫、九日前右大臣三條公頼至

自越前、十一日、祇園大路火、十二日、張宴于議定所、十三日、先是相良義滋族相良治頼叛、事覺逃日向眞幸、至是密歸八代、義滋遣兵圍之、治頼走豐後、十五日、復蓮宴、將軍義晴詣相國寺等持院、二十日、旋風、二十二日、避方忌于記錄所、二十四日、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右中辨勸修寺晴秀莅焉、二十五日、細川氏綱黨內藤顯勝據丹波關城、掠傍近、波多野晴通乞援三好範長等、是日、範長政長赴援、顯勝棄城走、二十八日、前關白植家行和歌會于其第、細川晴元、細川元常等會焉、二十九日、八瀨大原大雨雹、八月三日、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右進講日本紀、六日、將軍義晴詣一乘院、八日、島津貴久既與入來院重朝絕、重朝不悛、至是貴久攻其郡山城拔之、九日、奏樂、將軍義晴臨大館晴光第、十三日、帝受神道於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右、十五日、畠山晴熙遣使獻將軍及世子于刀馬、十九日、蝦夷德山城主蠣崎義廣卒、子季廣嗣、二十一

日、連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晴放鷹郊外、是月、先是北條氏康侵掠今川氏邑、義元與上杉憲政約、將攻北條氏、復其邑、聖護院門跡道增如駿河和解之、不聽、至是攻氏康于吉原、武田晴信來援義元、氏康不利、退拒長窪城、會使者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氏之衝、是必爭之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城、父正成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模、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授之三千騎、令守河越而還、長窪圍亦解、氏康還侵地、與義元講和、圖憲政、九月二日、細川晴元、細川元常如丹波、三日、前參議持明院基規如周防、六日、將軍義晴詣清水寺、十三日、朝倉孝景獻鷂

于幕府、十九日、行大德寺入院儀、左中辨廣橋國光莅焉、二十日、松平廣忠自將擊尾張兵于清畷、走之、追至安祥、與城兵戰大敗、殆不免、本多忠豐大久保忠俊等力戰卻敵、忠豐死之、廣忠得脫、取忠豐金扇馬表、置之牙營、以旌其忠、松平信定子清定據上野叛、廣忠、初酒井忠尙與石川淸兼、酒井正親有郤、忠尙譖二人於廣忠、廣忠密察其姦詐之、忠尙懼而退居、廣忠以其世臣特貸之、及淸定叛往歸、廣忠攻上野不利、二十四日、詩歌連句會、冬十月朔、歡喜天法樂奏樂、二日、詩歌連句會、四日、幕府以結城七郎爲作事奉行、三好政長使僧讀經萬部于北野經堂、九日、前關白忠冬復督貢粟津市人、求課錢、朝廷下書忠冬、貢其侵御料、因下市人于綸旨依舊、幕府亦與證書、十日、北條氏康祈戰捷于鶴岡八幡社、十五日、京師火、二十七日、先是上杉憲政與上杉朝定大舉圍河越、曰、此行必剪滅小田原、圍城數重、意期必取、北條綱成固

守不下、於是憲政朝定並遣使古河、請出師、曰、師幸得捷、納將軍于鎌倉、晴氏娶北條氏綱女、以故氏康亦遣使說晴氏曰、聞明府出師伐我、我不知其罪、且隣國相伐、明府何與焉、願明府勿救之、晴氏欲其兩解、依違答之、憲政又遣難波田憲秀、小野因幡說之曰、將軍從氏康之言、議止出師、臣竊以爲過、何也、瑞泉君已來、世典關東兵權、長春君已後、鎌倉失守、喪亂至今、管領輔將軍、欲復舊業、而將軍以姻戚之故、重伐氏康、夫早雲氏綱擅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模、遂及武藏下總邊傍、使公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爲公方、則不已也、彼今日亡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侔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辱臨軍陣、則衆知所嚮背、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條氏、復君

于鎌倉、而駢首仕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氏曰、善、乃盡其士衆、是日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越歲、四絕其饟道、二十八日、曇華院主某寂、二十九日、歡喜天法樂詩歌會、是月、武田信濃領下、廳南人十人許、巡鹿島日光、而過久下田、與土人相諍、土人爲傷、城主水谷正村忿、遣驛卒援土人、擒殺廳南民梟之、剏其二人耳鼻逐郤、乃歸報信濃、慍曰、水谷氏以吾爲怯乎、乃發兵將襲久下田、結城氏聞變、發騎兵三百來援、正村分隊備羅郭北門、又覆兵於法善寺誘敵、信濃將兵千餘來挑、乘機踰池沼而進、覆起斷後路、戰將關正村及結城援兵夾擊、獲首二百級、信濃終敗走、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太神宮法樂當座和歌會、八日、歡喜天法樂詩歌會、十三日、正三位舟橋宣賢進講中庸、十二月二日、避方忌于記錄所、二十一日、畠山政國獻太刀馬金幣于將軍及世子、謝襲封、二十三日、島津忠廣臣鄉原地頭羽島越後守宇

宿小次郎、以地降伊東義祐、二十四日、當座和歌會、二十九日、公卿武臣賀歲末於幕府、細川晴元不至、將軍義晴不懌、細川元常往說晴元、及夜晴元參賀、是歲、武田晴信之殺諏訪賴茂也、賴茂有女年十四、容色美好、晴信欲納爲妾、板垣信形、飯富虎昌、甘利虎泰皆以爲不可、山本晴幸竊謂三人曰、大守威武日揚、四隣莫能爭雄、諏訪將士何能爲、今聞納故君之女、則將士胥悅以爲萬一生子、使外孫繼絕、則諏訪氏可以興、彼必傾心事太守、與本州士無異矣、三人頷之、晴信遂納之、將士果大悅、相率來服、明年生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爲嫡嗣、使勝賴承賴茂後、賴茂娶武田氏生一男子、男子自幼懷復讎之志、一日伺晴信午睡抽劍將進刺之、晴信驚悟、誡爲僧、名長笈、居一條寺院、後長笈欲依今川義元達素懷、竊走駿府、過甲州、河內甲兵物色捕之、趣晴信、晴信遂殺焉、龍造寺家兼請僧讀經一千部、以滿萬部、又免所貸

邑民米銀、前關白左大臣尹房之周防、前關白內大臣植通之播磨、前右大臣三條公頼、前權大納言飛鳥井雅綱之越前、前權大納言冷泉爲和之駿河、自餘廷臣遁去、陸續不絕、諸國饑、
十五年丙午、春正月朔、停小朝拜、六日、權大納言一條兼冬兼右近衞大將、房通之子也、十九日、和歌會、遣侍臣七人祈禳歲厄于藥師堂、二十三日、歡喜天法樂和歌會、飫肥城主島津忠廣養子賀久死、忠廣更養北鄉忠相子忠親爲子、長尾景虎聞長尾俊景復大舉來寇、飛羽檄報府城、見晴景引見兵千餘騎來援、宇佐美定行、只見經淸、長守連、長尾房景、以下將士應募來城守、是日、俊景分兵一萬五千爲二隊、前陣渡口、城兵僅三千、亦分爲二隊、晴景景虎各將一隊、出城守前後二門、時宿雪猶四五尺、寒風裂膚、堅氷合鬚、景虎傳令、燒竹木以照身、飲酒以養氣、既而敵軍涉河、諸將請擊、景虎曰、敵軍氣銳、未可、已渡上岸、復請焉、曰、渡者未過

半、未可、益進皆入河、曰、可擊、親執枹鼓勵軍、本庄慶秀、宇佐美定行引衆突衝、敵兵新涉水、手足不能揮槍、足皸裂不得良走、遂大敗走、溺死無算、敵先鋒戶屋因幡、松尾八郞戰死、是時前門戰酣、喊聲震天、景虎既克、不顧北者、直反旌旗向前門、使慶秀定行疾擊敵後、敵軍大驚擾亂如沸、俊景大怒、執槍親鬬殺數十人、景虎將士莫能當之者、長守連望見馳來、欲延槍刺之、俊景揮刀斬槍、一躍擊殺之、宇佐美氏臣塚田某、僞爲敗兵、從其後、俊景不省、乃乘其不意、刺腋下殺之、敵軍悉散、於是胎田爲秀、黑田秀忠、金津秀孝、野本大膳、篠塚宗左等、大喪氣勢、而懼誅不敢降、保守如故、二十四日、宇都宮尙綱率兵攻水谷正村于久下田城、正村擊却之、二十八日、關白房通罷左大臣、晦、前右大臣三條公頼爲左大臣、是月、長尾晴景乃集近府諸將、議討叛人、遂遣神保昌綱於京師、因大納言廣橋兼秀、奏請討叛賊詔旨、二月十三日、六角定頼

受幕府命、張猿樂於禁內、二十三日、修護摩法於淸涼殿、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連歌會、三月三日、命細川晴元以下武將賦和歌、四日、內侍所神樂、五日、以薩摩一乘院爲勅願寺、十日、右大臣今出川公彥罷、楊弓、水筒江城主龍造寺家兼卒、嫡孫隆信嗣、隆信幼名長法師、母氏娠有瑞、在襁褓伶俐、家兼見之曰、使此兒歸佛、則可感九族生天之果也、七歲從季父僧豪覺爲僧、稱中納言房、家兼臨死遺囑曰、中納言房宏才有量、必可復興我宗、宜令還俗、也、乃嗔、松平廣忠近士岩松八彌醺、入廣忠寢、爲逆不成、廣忠拔刀逐之、八彌走出、植村氏明入過橋上、相搏墮濠、松平信孝提槍來臨濠曰、子縱之、我刺之、氏明曰、縱則逸、併我刺之、信孝猶豫、氏明遂斬八彌、十三日、內大臣二條晴良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秀房爲內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一條兼冬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近衞晴嗣兼右近衞大將、秀房賢房子、晴嗣

植家之子也、十五日、儲皇親王詣鞍馬寺、出羽森山城主飛驒季定作亂、伊駒尋季發兵伐之、栃崎季廣赴援、城遂陷、二十五日、左大臣三條公頼罷、二十六日、前右大臣今出川公彥爲左大臣、二十七日、龍造寺胤榮遣使于大內義隆通好、義隆贈書、以胤榮爲肥前代官、二十九日、當座和歌會、春、大內義隆親講大學序、使權大納言藤原資之、藤原兼親、官醫武田定桂、更日設會、巡講經書、令小槻伊治、舟橋賴賢質其疑義、先是義隆聞賴賢祖父宣賢藏四書五經諺解、而贈錢五萬匹借寫之、以爲講說之助、亦好和歌、就資定舉件件問內大臣三條西實隆、筆書官位不審問答、是號多多良問答、又彫刻聚文韻略、潛溪集、夏四月朔、詩歌會、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二日、前關白左大臣忠冬薨、二十日、先是北條氏康聞河越圍急、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俟我而決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八、

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即爲敵所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毋遽出決死也、辨千代乃往、諾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上諸城、在者裁八千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幷晴氏兵、凡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逆、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間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間諜者、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否如何而已、古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吾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興廢之決、在此一擧、汝將士其一心協力、惟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尙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引

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小田原兵縱橫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殺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近江單騎止戰、本間驍幹魁偉、繫九燈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闇主之闇也、與小田原將大導寺駿河守鬪、授之九燈曰、吾毋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仕北條公、乃死、大導寺自是以九燈爲記幟云、天明、上杉氏麾下諸將、聞氏康兵寡、則大悔憤、欲乘其疲再戰、返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內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黃八幡也、即敗走、綱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籠菅野上原、不衰、將士益離心、二十五日、雨雹、五月七日、權大納言三條西實澄、權中納言四辻季遠如遠江、十三日、足利晴氏使宇都宮尙綱伐那須尙綱、率兵二千、

次喜連川、早乙女坂、那須高資與太田原綱清、大關高增、伊王野資信、千本通長等、率兵三百、發烏山邀戰、尙綱敗死、尙綱部下笠間幹綱士滿川民部謂幹綱曰、主斃軍潰、與衆敗走、永爲弓箭汚辱、臣請代君死、自冒幹綱名、單騎入敵軍、奮鬪而死、六月朔、伊達晴宗棄西山城、奔白石城、依白石實綱、植宗復西山城、三日、植宗黨二本松義氏攻晴宗黨本宮宗頼于本宮城、宗頼奔依岩城重隆、田村清顯部下下枝治部亦投岩城、十日、大友義鑑遣兵侵西園寺公廣領邑、公廣將法花津則延、土居清宗擊郤之、二十七日、春日社行下遷宮式、遣左中辨廣橋國光蒞焉、秋七月五日、長谷寺法樂連歌會、甲斐洪水、七日、七夕和歌會、十五日、甲斐大風、損禾、十七日、小谷城主淺井亮政卒、年五十二、號休外、子久政嗣、二十七日、內大臣萬里小路秀房罷、權大納言一條兼冬爲內大臣、二十八日、武田晴信率兵入信濃、攻村上義清領邑、中澤彥次郎

以岩村田岩尾兩城降于晴信、八月六日、明人來京師、謁細川晴元、十一日、武田晴信帥師二萬入佐久郡、攻笠原清繁於志賀城、村上義清與室賀氏滿、內山清宗等襲武田氏營、城兵見之突戰、大敗武田兵、武田氏兵轉放火城西、清繁率精騎百餘奮戰遂死之、晴信擒城中老幼去、義清追躡戰于大井原、十六日、細川晴元出陣嵯峨、二十三日、黃雲四塞、草木人面皆黃、命諸社寺祈禳之、二十五日、鷹峯城主相良義滋卒、子晴廣嗣、將軍義晴右細川氏綱、與畠山政國謀討細川晴元、政國尙順子、承兄植長後、世據河內高屋城、至是遣其臣遊佐義教與氏綱及大坂僧徒連兵北鄉、晴元使三好範長拒之、不利、徵兵阿波讃岐淡路、九月三日、範長弟冬康從淡路、十河一存從讃岐來援、氏綱長教等攻大塚城、範長與政長救大塚、攝津人三宅某、池田某、並叛應氏綱、獨伊丹親興不背、三好兵連戰不利、範長引還、大塚城陷、六日、松平廣忠又

攻上野、謂衆曰、向我侮取敗、今彼必驕、可禽也、乃分兵爲二隊、前隊薄城、松平清定援戰、廣忠以後隊急擊破之、大久保忠世年十五、力戰有功、淸定忠尙皆降、廣忠寘淸定于櫻井、赦忠尙令守上野、十日、細川晴元兵安宅冬康、伊丹親興等、至尼崎、進攻池田城、放火尼崎返、十二日、將軍義晴之東山、館慈照寺、十三日、細川氏綱黨上野元治率兵入京師、攻細川晴元于嵯峨、三好政長來援、擁晴元遁丹波、十八日、畠山兵攻芥川城、三好政長援之、不利、城兵致城去、二十八日、造春日社、先是久松俊勝與大野邑主佐治爲貞戰有年、是秋、松平廣忠和解之、冬十月六日、先是上杉憲政之敗還平井也、城中怖畏氏康武威、假不謂伐小田原、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勸憲政曰、聞武田晴信與村上義淸戰、死傷者千餘人、有武備者皆在信濃甲府兵寡、且晴信罹病危急、請今發兵伐武田、則得甲斐必矣、然則我勢皇張、氏康應歸降、長野業正諫

曰、是所謂無名軍也、頃年我武衰頽、信任姦邪、政事曲折、衆各懷危懼、中心不輯和、河越之敗、雖曰天運也、實因謀略之淺陋、我爲怨讎者、特氏康耳、宜征小田原爲先務、今措先務、侵伐無辜、不義之舉、憲政不聽、業正大怒拂衣而去、憲政以倉賀野黨爲先鋒、率金井秀景、上田政友、忍、深谷、白倉等兵二萬、出碓氷嶺、依田常善告急於晴信、晴信時病瘧、乃使穴山信良守諏訪、而板垣信形督師邀之、中途、小山田信成、日向是吉爲副、是日與東軍戰于嶺上、破之、斬首千二百餘、晴信聞之、謂信方雖勝、我若不出、東人必窺隙矣、力疾繼後、至輕井澤、飯富虎昌、小山田昌辰、眞田幸隆等、亦自信濃來會、憲政將兵一萬六千、踰嶺交戰、自未至酉、復敗、獲首四千三百級、甲斐兵死者二千百四十三人、於是命信形守碓氷嶺、收軍還甲府、冬十月七日、幕府行德政、京師市民蜂起、强訴朝廷、幕府出兵護衛禁門、十日、先是筒井順昭屢攻越智貝吹等諸

城、是日與貝吹城主某講和、收軍還、大和平、二十二日、三好之康率四國兵來堺、二十七日、尼子晴久謝襲封、獻金千匹、是月、將軍義晴城東山、課役近鄉農夫、借其貢米、是月、三好之虎將阿波兵二萬來援、三好範長兵大振、範長更名長慶、稱筑前守、十一月三日、先是村上氏部下須田親滿等胥議曰、臣等與室賀滿氏相謀入佐久郡、如攻眞田幸隆海尻城、及內山壘、得其一則佐久諸豪得機力、爲我利大矣、義淸曰、善、乃令親滿爲部將、高梨利治、淸宗、淸秀等爲之副、其兵五千餘、圍海尻城、三面相薄、衆寡不敵、幸隆佯乞降、迎入敵將內山淸宗等於牙城、率兵出郭外、與親滿約、從左右十餘人、俱赴更科、半途雪深不得前、是夜幸隆竊脫歸海尻、縱火於二郭、殺四門守者、覆兵數處、吶喊格鬪、淸宗等忿、勵衆苦戰、死者三百五十餘、遂棄城脫走、一舉復城、十二月朔、板垣信形撤輕井澤陣、還甲府、三日、伊藤義祐叙從三位、十一日、以明年正

月豐樂門院十三回忌、修曼陀羅供於般舟三昧院、內大臣一條兼冬罷左近衞大將、十八日、將軍義晴欲冠其子、以京師騷擾、携赴坂本、十九日、義晴於日吉祠官家冠其子、名義藤、六角定賴爲假管領加冠、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近衞晴嗣轉左近衞大將、二十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兼右近衞大將、是日、辭大將軍、以左馬頭義藤爲征夷大將軍、叙從四位下、以土匪擾亂、遣權大納言廣橋兼秀於坂本、就拜、義藤時年十一、二十二日、義晴義藤臨六角定賴旅館、定賴張猿樂饗之、二十四日、義晴義藤還京師、是歲、今川義元遣兵與松平廣忠將酒井忠賀等、攻戶田康光于今橋城取之、使大原資良守之、小高直幹說小田政治、請擊大椽慶幹、政治遣其子氏治攻之、氏治招諸將、諸將不應、氏治直幹轉攻手賀景幹、玉造正重、慶幹遣兵援景幹正重、迎擊長者原、氏治走還、慶幹取小高城、使族秀幹守之、會津不雪、臘月梅開、我邊民侵

明境界、

十六年丁未、春正月朔、停小朝拜、十一日、上野元治將私收京師地子錢、幕府令捕之、鹿王院僧爲救解、乃宥之、十九日、和歌會、先是島津忠廣城鄕原、使羽島越後守守之、越後叛降伊東氏、是日、忠廣攻鄕原、斬獲甚多、二十五日、將軍義藤、前將軍義晴參朝、二十七日、歡喜天法樂和歌會、二月朔、五社法樂、三日、加賀白山噴火、五日、連歌會、十四日、聖天法樂詩歌會、左大臣今出川公彥罷、十七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右大臣二條晴良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兼冬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衞晴嗣爲內大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藤任參議、兼左近衞大將、二十日、三好長慶、三好義賢等、攻原田城、是日、城主某請和致城、二十一日、武田晴信遣馬場信房、秋山晴近、拔伊奈三砦、二十三日、伊東氏兵攻飫肥城、二十五日、車駕幸將軍義藤室町第、是月、村上氏將室賀滿氏、與武田

晴信戰于大井原、是後甲斐兵數侵村上氏境、滿氏每逆擊破之、大內義隆遣貢船于明、三月十九日、太宰大貳大內義隆兼兵部卿、二十一日、高野山西塔成、二十二日、三好長慶、之虎、冬康等、入攝津攻三宅城、是日、三宅國村請和致城、二十九日、將軍義藤擁其父義晴出京入北白川城、准三后植家、聖護院、大覺寺兩門跡、大納言烏丸光春、日野晴光、中納言高倉永家、日野資將、從三位賀茂在富等、公卿諸將九百餘人從焉、是春、大友義鑑至京師謁將軍義藤、爲九州探題、叙從三位、任左馬頭、夏四月朔、細川晴元攻北白川城、縱火于吉田淨土寺、眞如堂、鹿谷、北白川、城中兵寡單、固備不出、晴元僞請行成、二日、雨雹、大傷人、十日、細川晴元還軍攝津、十二日、武田晴信入信濃、焚掠小笠原木曾二氏邑還、二十八日、毛利氏兵與尼子氏兵戰五箇龍王山、先是長尾晴景遣使于京師、獻長光刀駿馬、及錢三千緡于幕府、奉賀足利義藤任

將軍義藤喜賜手書答之、尋柿崎景家背婦翁胎田爲秀歸于晴景、山本寺常孝據不動山壘、擊能登越中豪族走之、於是晴景稍生驕傲之心、以爲定覇匪難、御下嚴酷、政多不法、諸將士皆恨之、多歸心景虎者、或告晴景曰、本庄慶秀、宇佐美定行等爲姦謀、欲廢主公立景虎、晴景大怒、召兵諸郡、將攻橡尾、景虎聞之泣曰、先考就木、醜名猶存、我以其子抗兄、復負不弟之罪、天下後世謂之何、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請自此遁矣、定行諫曰、綏靖天皇如何君也、曰、賢帝也、曰、唐太宗如何、曰、賢主也、曰、二帝之爲賢、世皆知之、而其殺兄即位者、何也、是無它、上有神器之重、下有萬民塗炭之不釋、其勢有不得已者也、今夫府君之敗德、擧世無不知焉、況又信細人之言、欲推刄同氣、是非保社稷之主也、顧先公在天之靈、亦必不與於此、盍趣決意以踐二帝之迹、且夫應仁以來、將軍失勢、徒擁空名以爲天下之共主而已、是故無歲

不干戈、無人不介冑、是誠英雄奮臂闢境之秋也、豈有徒抱執小操而蔑棄大業之理哉、以愚觀公、明達不拘、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法令嚴明、賞罰必行、以此從事、雖天下之大、猶有不足爲者、況於定覇於一方也乎、古人有言云、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不易之論、而先公之夙心也、公今以子繼父之志、其爲孝不亦偉乎、景虎意從之、乃修城積穀、部署悉定、是月、晴景遣族政景大擧圍橡尾城、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黃昏將引去擊之可也、既而日昃、政景果却、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會晴景躬引大兵來救、景虎曰、衆寡不易敵、使彼分其勢則可矣、迺佯城資充、小島忠一逆之、慶秀沿山出其右、晴景分兵欲以當之、景虎與定行循海而西、將絕其後、府軍大動、景虎麾衆擊皷、三面齊進、遂大破之、府兵死傷十二三、力不能支、從西走、景虎追之至米山下、按兵而止、定行曰、盍速驅

景虎曰、窮寇不可追者、是已、綏之走不顧、急之還致死、況彼在高
我居卑、是亦危矣、乃徐行驅之、及府兵走下剖瓶坂、使定行等以
輕鋭躡後、府軍驚擾潰走、道隘士卒如束、爲木石所擊殺者、幾不
知其計、晴景單騎遁走、遂保府城、景虎圍之、數重、諸城堡皆屬意
景虎、擁兵不救、於是城兵罷倦、氣勢日蹙、政景等皆降、景虎乃謂
上杉定實其事以聞、還兵栃尾、時年十八、定實謂左右曰、是蛟龍
已、一旦得風雲、終非地中之物也、五月、毛利元就與尼子氏兵戰
坪生、天草尙種、相良晴廣會佐敷、六月二十三日、幕府令山城攝
津丹波關吏、勿征多田院僧徒出入、二十五日、細川晴元攻芥川
城、是日、城主藥師寺與一棄城走、遂攻池田城、城主池田筑後守
降、二十七日、遷春日神于假殿、是月、武田晴信定賦役田畝等制
五十五條、先是龍造寺胤榮爲少貳冬尙所攻奔筑前、既而赴周
防訴之大内義隆、至是義隆命胤榮伐冬尙、秋七月七日、七夕和

歌會、千葉邦胤爲其臣鎌田萬五郎所弑、子千鶴丸、生僅六歲、群
下如小田原乞命、北條氏康謂、千葉佐倉者介敵境、最爲樞地、令
臼井城主原胤成徙居佐倉城、駐千鶴丸於小田原以爲質、千鶴
丸後稱重胤、十二日、細川晴元之退攝津也、北白川城壁守禦惰、
是日、晴元急復攻北白川城、六角定賴及子義賢來援、上下驚駭、
根亦竭、十九日、前將軍義晴、將軍義藤自焚城奔東坂本、畠山政
國、游佐長教入援京師、路遇敵軍敗走、先是、吉川興經嬖大鹽某、
羣下怨之、吉川經世、森脇祐有相謀、殺大鹽、至是遂廢興經、議曰、
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爲嗣、乃請元就次
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主、嗣吉川氏、吉川氏出於駿河吉川友
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元
就以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
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

悔之、元春哂曰、然、吾業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
以人不取而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爲吾出死力、此間將士執出
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爲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
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鋭、二十一日、三好義
賢、畠山上總介等、與細川氏綱、遊佐長教戰于舍利、大敗之、乘勢
將入河内、二十五日、權大納言日野晴光來說行成、二十九日、前
將軍義晴、與細川晴元、六角定賴講和、閏月三日、晴元出陣于龍
安寺、五日、晴元攻細川國慶于高雄山、國慶走丹波、晴元遂焚神
護高雄二寺、及栂尾堂塔坊舍蕩盡、六日、又出兵于竹田、焚新御
堂僧坊、是月、龍造寺胤榮假大内氏兵入肥前、少貳冬尙出兵逆
戰、八月五日、胤榮與冬尙戰于米田原、七日、太田資正爲上杉氏
守岩槻城、抗北條氏康、是日、其將上原出羽守降氏康、八日、葦名
盛氏出兵長井、十一日、三好義賢、畠山上總介等入河内、陣若林、

畠山政國、遊佐長教等在高屋城、日日出兵戰、十二日、毛利隆元
任備中守、是歲、受元就讓嗣立、而不敢自專、機務軍謀、悉奉元就
指麾、小早川隆景幼而警俊、年十三、質於周防、居三年而歸、密白
元就曰、大内氏必傾覆、義隆驕逸無度、陶晴賢驟諫不納、却疏遠
之、相良武任阿諛逢迎、因事譖晴賢、義隆寵任之、國人皆惡其奸、
親附晴賢者衆矣、兒察之、晴賢内懷不平、必不利於君、大内氏之
亡可立竢矣、元就頷之、元就有三子、長隆元、次元春、次隆景、元春
隆景少時、冬日戲爲雪戰、二人手下各四人、摶雪爲丸、以決勝負、
元春奮進、連投團雪、隆景不能抗、已而隆景又請戰、隆景豫設伏、
率二人進戰、元春又奮戰直前、隆景少退、元春進戰益疾、時隆景
所伏急起、橫投團雪、隆景亦還戰、元春不能抗、元就竊瞷之曰、他
日二子成長、以長子爲中軍、二子爲先鋒、北地人勇而寡謀、南國
人肆戰尙計、征北國用元春、南國用隆景、後如其所計、大拓其國、

云、十五日、以武藏石神井村三寶寺、復爲勅願寺、是月、先是土岐賴純亡在越前、至是假朝倉氏兵入美濃、病卒於陣中、是歲、織田信長始將兵抵參河、縱火於吉良大濱而歸、信長信秀子也、幼名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名護屋、置吉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青山與三右衛門、內藤勝介傅之、甫十三、加首服、命名信長、稱三郎、幼跌蕩、喜武事、令學書不敢務、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餡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一日齎錢數十緡、聚合群童、把竹刀擬刀槍、分與錢而謂、能屬我者與之、乃取二三授之、而分部伍整列、馳驅相鬪、得克而悅、悉其餘制與焉、聚近士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一丈八尺或二丈一尺槍、九月三日、織田信秀略美濃、焚數所、五日、今川義元遣天野景貫、松平廣忠、攻田原城主戸田康光、拔其城、二十二日、織田信秀進縱火於稻葉山城下、齋藤秀龍避銳不戰、迨日暮、信秀戢兵、秀龍乘機

發、鬪追躡、隊伍散亂、獲織田信康、定信等十餘人、卒千餘人、收軍于稻葉山、二十八日、松平信孝將攻岡崎、至亘河原、松平廣忠逆戰不利、鳥居忠宗死之、以亘賜忠宗父忠吉、忠吉八世祖忠景、與粟生顯友者、事新田義貞、及敗、與匿于亘、至忠吉與粟生某、俱仕清康、織田信秀帥師至輪田、營築十六砦以逼岡崎、岡崎危急、是月、村上義清遣使越後、通好于長尾景虎、冬十月六日、細川氏綱將細川國慶率兵入京師、細川晴元遣兵逆擊破之、國慶敗死、十六日、千葉胤連與龍造寺族率兵攻城原城、少武冬尚不能防禦、是日、走筑後、是時胤連據松尾城、族長胤賴城牛尾據之、競勢抗衡、長尾景虎爲村上義清起兵、侵武田晴信軍于小諸、十九日、景虎與晴信遇于海野平、景虎年尚少、晴信聞其名頗憚之、命山本晴幸爲陣、布置嚴整、首尾救應、悉合法度、景虎使前鋒挑戰、勝負相當、既而日過中、有二騎出陣指揮、歛兵而退、問之則景虎及其

軍師宇佐美定行也、甲斐將士爭欲追躡、晴幸固止之、晴信亦引還、是日、甲軍死者百三十餘、越軍死者二百六十餘人、明日晴信召諸將、問景虎方略如何、晴幸對曰、臣恐料之、景虎合兵七千作圓備、先使前鋒來戰、其意欲以其麾下直攻中軍決一死也、而見我陣完固、馳突無所施、故輙收兵去耳、自此以往、彼必多方以怒我、怒而輕進、則陣不能整、則爲彼所乘、正墮其計、宜靜以待之、徐圖其利、諸將皆服、是爲甲越結兵之始、織田信秀命上和田城主松平忠倫攻岡崎、松平廣忠聞之、遣筧重忠佯降、忠倫刺殺之、是月、武田氏將甘利備前子藤藏年十四、爲下諏訪留守、夜襲小笠原氏營、殺九十餘人、和田伯耆與伊奈兵戰、破之、取三千貫地、十一月十七日、先是織田信秀使織田播磨守守大垣城、齋藤秀龍圍之、信秀聞之、率兵入西美濃、攻竹鼻、而掠略稻葉山下、秀龍望烟乃收兵、歸井口城、十八日、島津忠廣臣日高某、以目井城降伊

東氏、伊東兵乃入目非城、二十日、清須城主織田信廣宰坂井大膳、河尻左馬允等、起兵焚古渡城下、信秀在美濃、聞之馳還、與信廣相戰數回、平手政秀誡大膳等曰、一族交戰、受他邦之侮、不如行平以親輯矣、迄明年春遂成云、二十二日、伊東氏兵攻南鄉新城陷之、城主北鄉忠直等死之、十二月十三日、伊東氏兵入飫肥、陷隈谷城、是月、松平廣忠乞援今川義元、義元徵質、乃以竹千代應之、生六年矣、與諸將士質二十八人東赴駿河、後母戸田氏、田原城主憲光女也、時以道路多梗、取途于田原、會憲光陰通款尾張、佯以好迎、館潮見坂、馳使告尾張曰、公欲取參河、則莫如奪是質、信秀大喜、遣其將林正成等赴田原、以錢五百貫賜憲光、岡崎人森平太者爲正成部卒、來館舍戒曰、戸田氏以郎君爲奇貨、公等未之知乎、因告以故、衆不信、且曰憲光來說曰、此至駿河多大川、雨而暴漲、不易行焉、今幸天霽風息、不如由海路、衆從之、護竹

千代上船、正成乘別船從其後、既發、轉柁至熱田岸上、有兵與從船相招、衆僉疑懼、不知所爲、天野康景年甫十一、在竹千代傍、覺變、乃請其僕曰、平太之言信矣、比上岸、汝亟混敵兵走歸、具白所見、今猶可脫走、如事已定、渠必物色、不可復舉動矣、已而上岸、正成納竹千代於加藤圖書家、康景僕走歸告、故上下大驚、康景之先、亦新田氏遺臣也、已而信秀使至曰、吾得駿河任子、卿畔今川而與我講和、則送還任子、不然則非貴息利、廣忠答曰、尾張參河搆兵多年、奸人奪質以奇貨、非吾志也、與今川定約其事甚重、吾曷以一子故失信隣國哉、生殺在卿之意、非吾所知也、信秀怒、錮竹千代於天王坊、備其艱苦、義元聞廣忠言、感其志、益議救之、竹千代生母水野氏再嫁尾張人久松俊勝、與熱田近、遣家士平野久藏、竹內又六郎存問之、給以衣物、金田正房密謀竹千代復歸、事漏、信秀怒、殺正房梟之、是歲、長曾我部國親攻一條氏屬城大

津拔之、一條房基怒、攻國親於岡豐城、國親出戰敗、房基、國親幼名千雄、父兼序之所殺也、國司一條房家憫而撫之、及其七歲、每令侍左右鞠養、一日房家上高樓避暑、戲謂曰、汝千雄能得自腰戶上飛于前庭、則令復汝姓氏矣、其言未終、千雄稱唯、翻身而下、房家憐愛其志、開諭本山、吉良、大平等、令復舊領三千貫食邑、加元服、稱名國親、改宮內少輔、入豐岡城、肥後隈本城主菊池義武、爲大友義鑑所攻、奔筑後、尋筑後肥後諸豪相謀、將納義武、肝付兼盛據橫川城叛島津氏、葦名盛氏、伊達晴宗伐相馬顯胤、顯胤拒擊郤之、顯胤與伊達氏戰于高兒原而還也、過同慶寺、手書陣亡將士姓名、付僧弔祭、歔欷流涕、士卒咸感動、明船來伊豆下田、十七年戊申、春正月十一日、刑部卿錦小路盛直薨于相模、十七日、犬山城主織田信清、樂田城主織田玄貞合兵、將攻末盛城、織田信秀逆擊敗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四日、島津忠廣、伊東義祐

鬪爭數年、於是大友義鑑復遣使、說忠廣義祐和解、義祐不肯、二十六日、松平廣忠將野野山政兼、以今川義元命入尾張、拔大高城、尋尾張兵攻復之、政兼戰死、是月、長尾氏將高梨源三郞屠新山城、二月七日、帝受戒、八日、長曾我部國親擊吉良宣經等、欲復父仇、宣經聞之、會津野大膳、大平主殿等二十人、約緩急相援、十三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十四日、武田晴信既陷志賀城、休兵小室、先是村上義清爲眞田幸隆多失騎兵、今亦被取志賀、於是義清大怒、欲悉兵伐晴信、諸老將皆諫曰、信玄數勝、其鋒不易當、今急擊之、勢必生變、而諸郡渝志、更科以北非君之有也、臣爲君謀、姑避其銳、結好隣國、以爲援、而後圖之、必無不克矣、義清益怒曰、去年納豎子之欺、亡精兵若干、今復爲猾賊所奪屬城、義清雖不肖、清和之冑、奚得忍容束手乎、兵之利鈍、不在衆寡、我意決矣、遂將步騎七千、營鹽田原、幸隆請爲前鋒、晴信知義清憤恚不許、

命使爲右軍、板垣信形將前軍、與義清兵戰、破之、督部下兵、乘勝逐北、與後軍相去懸遠、矜功志傲、踞胡床、檢所獲首級、義清偵知、卷旗而返、急擊之、信形大驚、兵不暇援、義清兵以槍叢刺、竟斃之、義清軍復振、整陣而進、栗原某與隊將五人赴援晴信、亦見事急、同弟及飯富虎昌等四將邀擊破之、義清率精兵七百、馳突晴信陣、所向披靡、後軍馬場信房、內藤昌豐橫擊走之、室住豐後、眞田幸隆、遮其走路、義清單騎揮刀、親與晴信鬪、晴信被創、既而義清墮馬、士卒擁之而去、是日接戰互有勝負、晴信雖喪驍將而終得勝、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二十八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是月、肝付彈正少弼攻廻城取之、艤兵船將入薩摩、島津貴久發舟師戰于牛根津、三月九日、旗雲見自巽亘乾、十三日、先是清水城主本田董親暴橫、群下叛去、是日、其族本田親知據姬城、與上井城主約、將攻清水、董親怒攻姬城、城兵擊郤之、十五日、淺井久政殺老

臣大橋秀元父子、久政爲人剛戾、不恤軍事、荒于畋獵、拒諫信讒、疏斥耆舊、士民離畔、嗣子幼穉、皆懷憂懼、秀元數諫之、久政怒、欲誅秀元、密謀叔父政信、小關之役、政信與秀元爭功有隙、因勸久政殺秀元父子、初亮政之起兵、秀元與伊部爲利首應之、功最多、爲利死後、秀元獨掌政、及其見殺、諸將無諫者、亮政臨死以久政托之、是以秀元因事規諫、無所回避、久政遂疏之、又聽讒言、欲召殺之、秀元與其子詣二郎赴小谷、道詣長政、指畫軍政而就死、十九日、織田信秀率兵入三河、至安祥、今川義元以臨濟寺僧大原將兵數千、朝比奈泰能、岡部長教爲副救之、松平廣忠與援軍合、與織田信廣戰于小豆坂、敗之、酒井正親獲尾張將鳴海大學、信廣退奔、援軍追之、信廣之兵津田孫三郎、織田造酒丞等還鬭、衆乘之競進、大敗駿河兵、岡部長教橫擊尾張軍、又敗之、信秀使信廣守安祥城、而還尾張、二十二日、朝倉孝景卒、年五十六、薙髮號

宗惇、子延景嗣、頗有才學、亦信佛說、龍造寺胤榮卒、無嗣、老臣相議以支族胤信爲嗣、二十三日、前權中納言東坊門長惇薨于長門、二十四日、北原兼守、澁谷良重等、乘本田董親敗、放火其邑、二十五日、島津貴久遣伊集院忠朗、樺山幸久擊董親、二十九日、太神宮法樂、是春、伊達植宗與須田備前守、箭部主稅等戰于館岡及牛庭、夏四月五日、村上義淸、小笠原長時等遣兵于諏訪、放火下宮、十日、勅日光山泉徒及結城政勝、修造大內、十四日、歡喜天法樂詩會、十五日、將軍義藤覲日吉祭、松平信孝來攻岡崎、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石川淸兼等伏兵射殺之、松平廣忠泣曰、盡生致之、廣忠復擊破尾張兵于重原、遂攻八草與中條氏戰于鶻原破之、又擊梅坪城主三宅右近破之、織田信秀自將七千餘來、至西野、岡崎兵堅壁不出、信秀侮之進次柳河、岡崎兵設伏雨射、長坂信政先馳走、信秀大敗走、信政素以勇著、廣忠嘗曰、長坂每戰

血於槍、因呼曰長坂血槍、二十四日、當座和歌會、先是三好義賢畠山上總介等、入河內陣若林、攻遊佐長教等于高屋城、是日、相和罷兵、義賢等還堺、四國兵皆罷歸、五月朔、一條西洞院火、六日、細川晴元誅池田久宗、八日、歡喜天法樂詩歌會、十日、當座和歌會、十四日、詩歌會、二十一日、太神宮法樂、二十二日、伊集院忠朗、攻本田董親于淸水城、不克、二十四日、襲淸水新城取之、二十八日、幕府奏請管山科七鄕、聽之、先是伊達植宗與子晴宗搆兵數年、是月、前將軍義晴與植宗令和解、六月七日、義晴及將軍義藤自坂本還京師、以細川晴元復爲管領、起第二條、義藤移焉、十日小笠原長時入諏訪郡、與武田氏兵戰、十一日、島津貴久與盟誓於北鄕忠相、十四日、將軍義藤觀祇園會于四條道場、二十日、先是神邊城主山名理興、背大內義隆通尼子晴久、義隆發兵與毛利元就、陶隆房等圍之、屢與城兵戰、是月、伊東義祐薙髮、號三

位入道、秋七月七日、義祐兵攻飫肥城、城兵出戰于八幡馬場、十五日、武田晴信兵擊小笠原長時、陣于鹽尻嶺敗之、進陣村井、十八日、將軍義藤、前將軍義晴臨細川晴元第、二十九日、少貳冬尙復勢福寺城、是月、村上義淸與武田晴信戰于小田井原、八月八日、伊東義祐築壘於堰尾、晦、伊集院忠朗攻日當山壘取之、遂攻姬木城、本田實親、島田民部少輔爲內應、以城主本田親知降、是月、長尾景虎出兵於越中、先是土岐賴藝爲齋藤秀龍所攻、奔依織田氏、信秀善遇之、因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是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口、秀龍自謂我已得美濃、欲倂隣國、然信秀勢彊、其子信長亦有度量、我與彼睦、則四方無敵耳、不若與講和、乃請以女妻信長、信秀以比年兵興、上下疲弊、遂許之、秀龍乃迎賴藝居揖斐、九月六日、伊集院忠朗復攻本田董親于淸水城、城中甚窘、忠朗等念董親勳舊、勸降、董親從之、會島津忠良至宮內、救董

親罪、召見其子、十一日、武田氏將小山田出羽守攻田口壘、爲村上義淸兵所圍、是日、晴信自赴救、擊義淸兵敗之、二十六日、連歌會、是月、伊達植宗老、子晴宗嗣、冬十月四日、本田董親復叛、島津忠良怒攻之、董親不克拒、九日、奔莊內、十四日、島津貴久至淸水、論功行賞、貴久居淸水城、施恩惠、撫民庶、遠近悅至、日向之地、半爲島津氏有、獨伊東氏虎踞山東、常有呑噬飫肥之志、二十二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八日、先是三好長慶父元長與三好政長爭權、遂死界浦、實政長所爲也、長慶欲殺政長報其仇、時政長有寵於細川晴元、以故猶豫未發、乃訴晴元曰、臣父祖世爲國盡忠、當先公辭世、君年尙弱、先臣元長輔君滅高國、以報先公之仇、乃爲政長所讒殺、今縱不加誅、豈可使其預事、宜速解其兵權、不然、臣不能復戴君也、晴元忌長慶威權、右政長、長慶益憤怒、三好政勝又背、與政長通、據榎並城、晴元遣兵加之、長慶怒曰、晴元援政

長、益出援兵、我兵亦立氏綱、與晴元絕、幕府亦不棄政長、則我擁立義榮耳、義榮義維子也、當是時、黨長慶者、河內一州、攝津人三宅、芥川、入江、茨木、安威、池田、原田、河原林、有馬、鷄冠井、物集女、丹波人內藤、播磨人衣笠、和泉人松浦、阿波讚岐淡路國人等也、京師大擾、十一月五日夜、伊東氏兵襲飫肥新山城、城兵擊卻之、既又來襲、九日、松平重弘據山中城、屬織田氏、松平廣忠攻之、重弘棄城走、十二月七日、島津忠廣兵襲伊東氏井手平營、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二十七日、關白房通罷、左大臣二條晴良爲關白、是月、大內義隆敍從二位、幕府命諸國守護地頭、以四十町爲一里、令築塚、下奉行於五畿七道、是歲、織田信秀毀古渡城、城末盛移居焉、畠山義忠遣使于朝鮮、伊達晴宗臣鹽田倘義家臣等背晴宗擊平之、又田手宗光通有馬氏據城反、明年五月、和解、菊池武經驕恣嗜殺、將士怨叛、逐武經、分取其地、國中大擾、御

舟城主甲斐宗運素歸心於大友義鑑、請往攻、至是義鑑令長子義鎭將兵伐肥後、以宗運爲鄕導、攻合志親爲於竹迫城降之、遂攻下宇土、津守、木山、八代諸城、肥後平、義鎭乃令弟義武冐菊池、代鎭肥後、

十八年己酉、春正月朔、停小朝拜、十一日、三好長慶在越水城、發兵放火于伊丹城下、十七日、犬山樂田兵攻龍泉寺下柏井口、放火、織田信秀擊破之、十九日、遊佐長敎率河內兵爲越水城聲援、是日、六角定賴亦爲細川晴元傳檄聚和泉伊賀兵、二十四日、三好政長率多田兵放火于池田市場、晦、地震、二月九日、幕府以伊東義祐爲相伴衆、十二日、越水兵復攻伊丹、放火于近邑、十五日、先是成羽城主三村家親與猿懸城主穗井田實親有隙、家親將攻實親、乞援于大內義隆、義隆使毛利元就助之、元就及隆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一千五百發吉田、是日、次井原邊、當是時、

家親實親接戰之半、元就遣兵橫擊實親、會伊達某、石賀某爲實親後援、要擊元就後軍、毛利軍敗走、家親逃入城、元就欲再戰、衆諫止、十八日、三好長慶與遊佐長敎會于堺、謀攻中島榎並兩城、榎並政長子政勝所守也、二十六日、長慶陣尼崎、安宅冬康率兵會焉、遊佐長敎陣十七箇所、三月朔、日有食之、三好長慶出兵中島、攻細川晴賢于柴島城、三好政長適來在城中、與出拒、長慶擊大破之、晴賢政長退保榎並城、長慶遂入柴島城、是日、細川晴元將三宅國村以三宅城黨長慶、晴元遣香西元成攻拔其城、是時長慶弟之虎掌細川持隆兵、冬康爲淡路安宅氏後、一存爲讚岐十河氏後、三弟各以其兵羽翼長慶拒晴元、三好氏勢益盛、六角定賴遣部將數人于京師、衞護幕府、百百某從士與上野某從士鬬爭、一色晴具負重創尋卒、三日、末盛城主織田信秀卒、年四十二、子信長嗣、弟信行稱勘十郞、嘗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

往拜位前、覩者甚衆、信長先進、撥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信行、有西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六日、岡崎城主松平廣忠卒、年二十四、廣忠嘗放鷹於郊、其臣近藤某與佃人共插秧、見廣忠至、泥其面混佃人、廣忠知之曰、彼非近藤耶、命近臣召之、近藤不得止、以汚水洗面、脫蓑蔽把刀佩之、被泥染衣來謁、左右皆竊笑之、廣忠謂曰、予國小、汝等俸祿非薄、不能備人馬武器、而今辛苦如此、實可愍惻焉、佃田雖賤業、壯時勿厭、予與汝等前爲勞苦、後居逸樂可也、言終泣然淚滿眶、左右亦流涕、訃至熱田、竹千代哀慕如成人、廣忠卒群臣聚議、或曰、與尾張和、速迎世子、或曰、駿河强大、宜修舊好、徐計迎之、議未決、今川義元聞喪曰、織田氏擁孤兒臨參河、參河必附之、急遣其將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崎、將士皆附駿河、十一日、伊東義祐迫飫肥城、城主島津忠廣請援于島津貴久、貴久時在淸水、聞急

遣伊集院忠朗助之、十五日、足利晴氏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十九日、岡崎諸將議曰、今安祥爲敵有、密邇岡崎、不可不取、是日、發兵攻安祥、織田信廣堅拒、本多忠高等死之、岡崎兵無利而退、乃告駿府、今川義元重發駿遠二州之兵、以僧大原朝比奈泰能等爲將、期以仲冬至岡崎、是月、盜殺慈照寺某、先是備前砥石城主宇喜多大和、有貳心于其主浦上氏、宗景命宇喜多直家討之、直家發兵圍砥石城、不利退、大和來攻乙子城、直家擊郤之、爾後連年攻擊、是春遂滅之、宗景使島村貫阿彌守砥石城、直家以功徙奈良部城、使弟忠家守乙子城、夏四月朔、細川晴元將攻攝津諸城、自往乞兵于六角定賴、三日、伊集院忠朗、島津忠親合兵陷伊東氏柴每辻營、斬獲甚多、并出平等諸營望風解走、五日、淺井久政將海津政元、與其族海津政義有隙、政義竊通佐佐木義時、久政聞之、遣淺井政澄等與政元俱攻政義於大溝城、合戰數日、

政元政澄遂敗、伊黑城主法泉坊俊長和解之、弭兵、十二日、土佐國司一條房基薨、十四日、甲斐地震、十七日、修理大內北垣、二十六日、細川晴元發京到攝津、入鹽川城、筒井城主筒井順昭遁世、入叡山、二十八日、細川晴元遣兵放火西宮、淡路兵在尼崎、夜遁入越水城、二十九日、三好政長與伊丹親興放火河邊郡焚尼崎、是月、權中納言町資將出奔伯耆、武田晴信引兵次諏訪、分諸將伐伊奈及深志、木曾、高遠城主保科正直望風來屬、小笠原長時聞警出禦、甲斐將小幡孫二郞年少善戰、斬敵將丸山肥後、驅被敗創、原虎種與長時戰破之、斬首百五十級、長時走依村上義淸、晴信併其地、留馬場信房戍之、長時將士多降晴信、獨犬甘平瀨二城不下、後爲信房所陷、夏四月、芳賀高綱代宇都宮廣綱、率兵二千五百、次早乙女坂、那須高資以大關高增爲先鋒邀戰、高綱軍敗、殆危急、那須兵乘機追躡、高增堅制止而罷、異日高資問其

故、對以古歌、（久母波美那、波良比須天多類、阿幾可勢遠、未都能許之天、都技乎彌留可難、）臣以此歌志往歲伐高綱、我武已揚、今彼爲廣綱軍代來弔戰、衆必謂宇都宮氏與我戰、彼必敗矣、是非臣所意、實畏天命也、方今北條氏康山東粹一、武勇超衆、將掌握八州、將士歸服者多、其未護我者、以有宇都宮結城小山等故家也、往日之戰、倘擊高綱、則宇都宮氏武備衰弊、氏康亦得間、竟爲我仇敵、然則以蘆名爲後敵、氏康爲前讎、則吾敗亡不遠、是以我制止云、五月朔、三好政長遣兵攻東富松城、不克而退、二日、香西元成攻芥川城、三好長緣邀戰總持寺西河原、却之、五日、三好政長率兵抵三宅城、七日、長尾景虎遣新發田長敦攻野木大膳、篠塚總左衛門于安田村松兩城、殺之、九日、岸和田兵衛大夫、木澤左京亮等入河內、陣北庄、三好長慶、遊佐長敎等遣兵擊敗之、二十八日、細川晴元自一藏城入三宅城、三好長慶聞之曰、敵萃二城、是自送擒也、將分兵攻三宅榎並、二十九

日、島津貴久陷清水城也、大隅將士相率降、獨加治木城主肝付兼演、與蒲生某等相結不降、是日、遣伊集院忠朗、陣黑川崎、兼演等對壘相戰連日、六月十七日、三好政長欲復中島城、自帥兵三千陣江口、以待近江援軍、十河一存、安宅冬康出兵陣別府川絕其糧道、諸將請先六角氏未至攻三宅、長慶不從、二十二日、備後人三吉時直嘗通信於毛利元就、率五百餘騎來援、是時、穗井田實親誇勝不還城、又不聞成羽、布陣于原野在帷幕、解鎧脫甲、置酒醼飲、時直與元就胥議、啣枚卷旗、歷間道、將襲實親陣、其斥候報之、實親曰、何爲夫然、是必國人來應矣、敢不驚、是以元就時直須兵一千餘爲三隊、三面發鯨波、擊其不意、實親惶駭不知所爲、士卒散亂、死傷者多、實親僅脫走、三村家親亦出城追躡、斬獲最多、實親遂乞降、元就乃令時直守猿掛城、而凱旋于吉田、草刈衛繼以高山城降、宇多多直家遣使納欵於元就、二十四日、十河一

存以三百兵、攻細川晴元于三宅城、破柵踰壘、城垂陷、一存曰、使晴元自殺、非阿兄意、乃留兵備之、乃勸長慶與長政轉師與攻政長于江口、政長糧盡且有叛者、力屈、遂敗走河內、途爲追兵所殺、從者死傷一千三百八十人、子政勝棄榎並城走、晴元棄三宅城、與左右十餘人、經丹波潛入嵯峨、恥敗不入京師、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晴遣伊勢貞孝于嵯峨、召晴元、是夕晴元還京師、時六角義賢屯九條、進藤貞治陣山崎、長原太郞自西宮將援晴元、聞敗引還、狼狽入桂川溺死者多、義賢聚散兵、退於北白河、二十七日、晴元義賢奉將軍義藤、前將軍義晴避兵東山神樂岡、准后植家、內大臣近衞晴嗣、聖護院道增、大覺寺義俊、三寶院義堯、大納言久我晴通、細川晴賢、細川元常等從之、二十八日、奔東坂本、以常在寺爲行營、是夏、毛利元就携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謝吉田之援、熊川、香川、飯田、山田諸族從行、義隆大喜厚饗之、養內藤興盛女、

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時隆房久執政權、義隆寵臣有相良武任、姦佞有才、初爲僧後蓄髮、特寵擅威福、衆畏之、無敢忤、隆房惡之、揚言曰、彼徒識文字耳、何解武事、再與我事則當先殺彼而後自殺也、武任聞之、欲以女妻隆房子長房以解怨、請之義隆、未得允、武任乃深結義隆夫人乳母新少將、少將爲說其女之賢於夫人、令白之義隆、聽武任所請、於是義隆乃使人謂其意隆房、隆房大恚曰、爲我兒婦者、杉、內藤、若右田氏而可、如還俗僧則非偶也、於是始有反心、武任聞之怒、乃以女妻右田左馬、左馬陶氏宗家也、武任因謀排陷隆房、以左馬代之、因說義隆曰、周防德地三千貫、本爲奈良東大寺興福寺屬邑、隆房請而爲己邑、是爲政不公、請返其邑如故、更予隆房以長門阿武郡、隆房益憤怨、內藤興盛、杉重政、嘗受足利氏眷遇、許用傘氈鞍帕、武任說義隆禁之、二人以故怨義隆、與武任有隙、隆房因與二人結、謀除武

任、秋七月九日、三好義慶入京師、發號施令、十五日、復如攝津、留松永久秀宿衞京師、於是久秀始强、久秀三好家人也、仕長慶爲老臣、二十七日、明船漂到伊勢、八月二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十五日、連歌會、十八日、武田晴信率兵入上野、放火二連而還、安中春綱等、與諸豪合謀、以兵九千追躡、原虎種、馬場信房等返戰破之、斬首五百三十人、於是議攻安中松枝兩城、會板垣彌二郞使人來告曰、小笠原長時出下諏訪、或傳通越後軍、九月、晴信急赴諏訪、長時已去、晴信駐軍諏訪、二十四日、三好政長之敗死、諸城皆潰走、獨伊丹親興守伊丹城、三好長慶築長圍攻之、二十七日、長慶部將今村紀伊守冒占御料、權中納言山科言繼遣辭于長慶禁之、二十八日、權中納言四辻季遠如甲斐、九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先是大內義隆使毛利元就兵攻神邊城、久而不拔、是夜、城主山名理興遁走出雲、義隆乃遣其將守神邊城、七日、帝聽法談、八

日、遣權中納言唐橋國光於坂本、賜酒於前將軍義晴、九日、和歌會、二十七日、故內大臣三條西實隆十三回法會、帝親題實隆薙髮時詩歌各一于其畫像賜之、先是宇都宮尙綱誅其老臣芳賀高經、逐其子高照、高照依那須高資、是日、高資與尙綱戰于喜連川、尙綱敗死、芳賀高定奉尙綱幼子尙廣據眞岡城、後高定使千本資俊誘殺高資、又誅高照、冬十月十四日、大僧正三寶院義堯如山崎、面三好長慶、二十日、近江兵入坂本、二十五日、先是松平廣忠遣天野孫七郞刺廣瀨城主佐久間九郞左衞門、是日殺之、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晴城中尾山、是日起功、是月、細川氏綱收山科七鄕地、與松永久秀、織田信長聞今川義元出兵、慮安祥兵寡難守、遣兵援之、僧大原謀曰、設伏邀援兵、則城兵尙出救、我以多兵夾擊破之必矣、十一月八日、尾張援將將入安祥、伏兵遽起邀擊、城兵出救之、駿河軍三面夾擊岡崎兵本多廣孝、酒井忠次等五十三人、揮

槍奮擊、衆軍競進、織田信廣素驍勇、先衆力戰、而寡不能敵衆、外郭遂破、信廣窮蹙、繼保牙城、信長聞告、急馳救之、至鳴海、見狼煙起、意城已陷、按轡不進、大原遣使謂信長曰、安祥既破、信廣命在旦夕、若欲生之、當以岡崎之質易之、不然立殺之、信長怒不答、林正成、平手政秀皆諫、乃許之、九日、尾張駿河會盟笠寺、信廣西歸、竹千代得歸岡崎、竹千代居十餘日、往質駿河、酒井重忠、天野康景、平巖親吉、阿部正次、高力清長、植村氏明等二十四人、養卒百餘人從焉、義元置之于宮崎、給以穀千石、使來島正資監焉、遣其兵守參河諸城、以松平重吉、鳥居忠吉監租賦、輸之於駿河、諭將士曰、竹千代猶幼、我當權領國務、俟其長返予、參河將士懼失其食邑、竹千代聞之、遍賜書曰、采地一切不異先考之時、將士皆安堵、自是每有兵戰、驅參河人爲先鋒、平時命以賤役、將士不敢辭勞、獨願嗣君早還國、竹千代在宮崎、供給菲薄、衣食不足、鳥居忠

吉家素富、常送錢帛、十日、前左大臣三條公頼、權中納言持明院基規俱如周防、十四日、關東大風、二十三日、今川義元兵攻上野城拔之、二十四日、島津貴久將伊集院忠倉、焚肝付兼演等營、營中驚潰、兼演等降、二十五日、和歌會、是月、武田晴信造營下淺間社拜殿、又修諸城堡、十二月四日、前將軍義晴放鷹于滋賀山、旣罹疾、先是伊勢人加太獻良鷹于義晴、義晴愛之、屢放鷹、十二日、和歌會、十三日、先是興福寺東大寺相鬩、是日、遣權中納言山科言繼等和解之、晦、先是長尾晴景以病將老、以嫡子猿千代年幼、使弟景虎襲家、景虎固辭、晴景更使景虎輔猿千代攝國事、是日、景虎自栃尾移居府內城、是歲、葦名盛舜及伊達氏擊最上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五終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奈良天皇四

天文十九年庚戌、春正月朔、將軍義藤、前將軍義晴在阪本、諸將賀正、是日、義晴病稍間、及晩復劇、九日、日中有二流星西行、都鄙皆覩、十一日、三好政長滅而後、城寨皆陷、伊丹親興獨據伊丹不屈、築對城于森本、垣富、前田、御影塚、小屋、日夜接戰、於是三好長慶次富松、將攻伊丹、二十五日、和歌會、是月、吉川元春移日山城、二月十二日、豐後國主大友義鑑爲其臣津久見美作所弑、義鑑性剛暴好內、疎義鎭而愛少子藤妙、藤妙母有寵、欲立其子爲嗣、結髮臣入田親眞爲援、親眞數稱藤妙賢、於是義鑑將廢義鎭、召其老齋藤播磨、小佐井大和、田口藏人、津久見美作議之、四人諫

曰、世子聰明無過、廢長立庶、非禮也、義鑑弗懌、起入內、是夕復召四人、田口、津久見辭以疾、齋藤、小佐井入見、義鑑殺之、田口、津久見聞之惶急、卽夜合謀、突入臥內、弑義鑑及藤妙母子而自殺、義鎭適浴別府溫泉、聞變馳歸、令戶次鑑連、齋藤鎭實擊親眞、親眞奔肥後、投宇治惟豐、惟豐其妻父也、謂曰、汝不能死君難而求活於吾、吾安得私汝、乃斬親眞、來獻其首、義鎭命梟之於市、義鎭嗣、義鎭少好畋獵、性麤暴數手刄人、嘗作大刀長四尺餘、其傅某諫曰、此刀雖大、所斃不過數人、夫人君鋒刄之利、有銛於斯者、仁慈以撫民、德惠以勸衆、上下輯睦、闔國悅服、以此征國、何國不服、以此陷陣、何陣不摧、此之謂人君之鋒、君夫逞意一劍、徒事斬伐、此匹夫之勇、非主將之任也、義鎭大怒遂誅之、其後驕暴滋甚、老臣臼木鑑速、吉岡宗歡等憂之、條其過失諫之、義鎭悔悟、自是兇暴頗止、十六日、前將軍義晴使細川晴元、六角定賴督促中尾城建

築、二十六日、上杉定實卒、先是定實下命、援長尾景虎、攻夷叛徒、景虎出軍、加地春綱、色部長實等十二將、來會、徑攻三條城拔之、誅胎田爲秀、遂議移兵於黑瀧新山、會定實病訃至、景虎及諸將引兵還、是日、定實卒、無子、以弟景義爲後、居上條如故、二十八日、將軍義藤遣書景虎、許用白傘袋毛氈鞍覆、景虎遣神餘親綱獻刀及青銅謝之、是月、上敕免城主岡谷清英創建清心寺於菅場、先是一谷之役、岡部忠澄獲平忠度、被重賞、乃營墓其邑中、手殖櫻于墓後、以資其冥福、世稱曰忠度櫻、及清英創建寺、好忠度死節、圍其墓於寺域、歲時供奠不怠、騷人賦和歌供焉、三月五日、太神宮法樂連歌會、六日、大雪、七日、中尾城成、先是將軍義晴夢吟義政曾所詠萱草歌、而命結城國緣以城築造營之事、覺而語侍臣、皆曰、吉也、然萱草厭亂歌也、且國緣死、既數年也、故人知其遂不起矣、義晴雖病篤、欲速入城、六角定賴諫之、不聽、黑齒剃爪、促

裝、命駕、侍臣諫曰、不是養生之道、義晴曰、古人有言、衣錦歸故鄕、汝等勿復言、是日、移穴太新坊、九日、賜大德寺前住持大林于佛印圓證禪師號、十三日、細川晴元、佐々木定賴兵燒西洞院、二十八日、伊丹親興與三好長慶和、盟于尼崎本興寺、前將軍義晴聞之、不果移新城、下令城中、告戒守備、是月、小笠原長時欲復深志城、與武田氏兵戰野野宮、大敗之、既據中洞山、夏四月三日、初菊池義武爲大友義鑑所逐、退居筑後、聞今茲二月大友氏有內亂、欲修宿怨、還據隈府城、其黨西牟田親氏、三池親員、溝口鑑資等、起兵筑後應之、是日、攻大友氏將田尻親種於鷹尾城、親種血戰郤之、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五日、遷松尾神于正殿、二十八日、和歌會、是月、島津貴久還付加治木鄕于肝付兼演、五月朔、前將軍義晴病篤、召新城守將上野信孝、伊勢貞孝、三淵晴員、飯尾信堅、託以佐義藤、繼先業、攝津元造、大館晴

元亦與遺命、四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足利義晴薨于穴太山中、年四十、諡萬松院、贈左大臣從一位、天文年間、幕府公料、山城攝津所在、僅十七所、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爲之守護、長慶暴橫、輕侮侯伯、久秀貪戾、蔑如將士、侯伯士庶相與怨望、各議奪公田、而欲屠戮長慶久秀、與田、四手井、有富、鹽津、池田、安見、畠山、波多野、三淵等、在畿內爭戰巷鬪、一日弗熄、義晴日夜憂悶、遂成病、使三好、松永、細川之徒、頒士卒、據諸壘警衛、亦各恣暴橫、相攻擊、命令無一所施用、終迄不起云、七日、移義晴柩于慈照寺、十一日、將軍義藤徙于比叡辻資泉寺、細川晴元、六角定賴等、因伊勢貞孝告義藤曰、穴太爲境、迫近敵地、且非堅固地、宜遷陣坂本、不出五旬、納旗于京師、加之故右大將殿駐蹕于此也、道路相謂曰、居鳴呼憂死坊、穴太新坊與鳴呼憂死坊、國音相近、不祥莫甚焉、豈非讖耶、將軍盍速移陣、義藤對曰、故右大將殿使諸將守城曰、定賴已爲援軍之約、於防

寇何有、定賴若食言、則我父子進馬、一舉決勝負、言猶在耳、且夫先賢有言曰、父讎不共戴天、宜與士卒同志、建功一戰、若夫不克得勝、致命父祖、曝屍戰場、且今日之計、可進而不可退矣、士卒聞之踊躍、然諸將皆不樂行、義藤不得止、退屯于資泉寺、二十日、飫肥城主島津忠廣卒、二十一日、葬足利義晴于慈照寺、閏月五日、大雷雨雹、大友義鎭遣興導寺某、佐藤刑部少輔于筑後、助田尻親種守鷹取城、又遣吉岡長增、志賀親泰、小泉親元于肥後、爲伐菊池氏之計、六月二日、蘆名盛氏率兵到中地、田村隆顯降、四日、大雨洪水、二十一日、凶徒火東山靈山僧坊、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五日、法樂發句會、秋七月朔、民部大輔龍造寺隆信任山城守、二日、將軍義藤始聽政務、五日、小笠原長時獻劒馬于幕府、賀襲職、七日、和歌會、十三日、毛利氏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容忍數十年、於是

誅之、二十三日、蒲池鑑盛與田尻親種合兵、攻三池親員于三池城、親員不能支、棄城奔肥後、筑後平、二十八日、佐竹義昭與江戶忠通戰于戶村、敗其臣和田重爲力戰有功、是月、武田晴信屢出兵、剽掠伊奈及中洞近傍、八月二日、大雨洪水、三日、長谷寺法樂和歌會、十五日、太神宮法樂詩歌會、九月朔、武田晴信遣穴山信良于鹽尻、原虎種于花岡、飯富虎昌于碓氷嶺、以守四境、而自將攻戶石、甘利虎泰、橫田高松爲先鋒、村上義淸引兵六千來拒、弓銃已交、須田、井上、卷島諸城皆應之、甲斐兩先鋒敗死、甲軍動、山本晴幸馳行見晴信曰、戰已如此、君何所爲、晴信曰、分兵三隊、竭力以決雌雄爾、晴幸曰、臣觀敵軍、其鋒太銳、不可以力過、但使其右顧必克矣、晴信曰、戰酣、吾兵且猶難左右、況敵乎、晴幸曰、臣請假後隊兵試之、晴信曰、諾、於是晴幸率五百騎、左旋出、義淸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晴信乃合全軍、挑擊破之、晴幸急馳虎泰陣告

捷、虎泰士卒素慣兵機、逐北頗有斬獲、晴幸遙視之歎曰、將死而軍不潰者、和漢無此矣、虎泰平素指揮可以觀也、甲斐兵士、雖死傷甚多、而遂得勝、舉軍而歸、人謂是日微勸助、則甲軍悉潰矣、明日返軍、賞晴幸功、加賜封邑、食八百貫、尋晴幸如駿河、謝寄食恩、嚮笑侮者、交口稱譽、義元亦甚悔之、四日、太神宮法樂和歌千句會、九日、和歌會、十三日、天台座主尊鎭法親王薨、十五日、武田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于保福寺口、大破之、旣長尾景虎聞出海野回兵、相持數日、景虎引去、大內義隆有事于氷上祠、陶隆房欲乘此時除相良武任、陰聚兵、武任聞之大懼、走訴義隆曰、聞隆房與內藤興盛、杉重矩等謀殺臣、其實圖君也、請君備之、義隆驚急徵兵、城下民大騷、荷擔而走、重矩與盛知謀泄、獻誓書謝之、義隆遣使責讓隆房曰、聞與武任脩怨、何不以聞而橫爲私鬪、是謀不軌也、隆房佯驚謝曰、無是事、恐有讒搆者、義隆又使人責之曰、汝集

兵何故、對曰、臣以永上祭事集家僕耳、豈有他乎、興盛重矩亦陳謝、義隆不復問、武任不自安、夜遁入龍福寺、削髮爲僧、遂奔筑前、諸將怨武任者、皆陰應隆房、隆房與興盛重矩謀曰、事既至此、主公豈終釋然哉、不如及禍未至而圖之、因義隆嬖臣安富源內請曰、臣不自度、與君寵臣生釁、自分誅戮、不圖蒙寬假、今臣之仇已出奔、臣之願足矣、願乞骸骨、屛居私邑若山、法衣參禪、不復干豫人事、義隆許之、冷泉隆豐諫曰、隆房還邑、是謀反也、一去難復制、臣請俟其入辭刺殺之、義隆不聽、野上正忠憂義隆失政、數諫之、亦不聽、乃削髮遁於高野、先是戶田憲光乘岡崎虛、襲吉田取之、是歲、今川義元出兵伐吉田下之、二十六日、遷杵築神于正殿、二十七日、毛利元就遣熊谷信直、天野隆重伐吉川興經、信直與兒玉元長等五人到布川、遂殺興經、是月、今川義元爲北條氏康請武田晴信曰、北條氏與上杉氏爲三世讎、君之所知也、北條氏欲

明年大舉決戰、願君勿先入上野焉、晴信陰欲以其爲羽翼、陽應之曰、此吾心也、卒許之、冬十月九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公朝兼右近衛大將、實宣之子也、十一日、帝受戒于泉涌寺聖讚、十九日、妙法院堯尊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日、三好長慶兵與細川晴元、六角定賴兵戰于五條、十一月十九日、三好長慶連下伊丹富松諸城、悉定攝津、率兵入京師、陣阿彌陀峯、分兵屯三井寺、二十三日、放火大津坂本、晴元部下拒之、不克而敗走、既將軍義藤遁堅田、二十四日、長慶還攝津、是月、陶隆房馳人於豐後、謂大友義鎭曰、臣爲義隆所疏斥、寃將至、故密與同志謀廢立、如事熟則奉貴族一人以保社稷、臣等戮力翼戴、請願假我援兵、義鎭喜而諾之、十二月十九日、皇妹入大聖寺爲喝食、島津貴久自伊集院徙治鹿兒島、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是歲、北條氏康令關東八州專用永樂錢、僧周良及醫吉川宗桂還自明、毛利元就三子

隆景嗣小早川氏、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隆景美姿儀、沈斷有謀慮、

二十年辛亥、春正月朔、停小朝拜、長尾景虎遣高梨滿義攻新山、誅黑田秀忠、五日、先是大內氏臣相良武任亡在筑前、是日、武任因筑前守護代杉興連、疏陶隆房罪、請義隆誅之、八日、三好日向守拜觀禁苑、十二日、楊弓、鬮碁、二十日、松永甚助、今村紀伊守、欲侵古北小栗栖、加暴於其民、二十一日、先是宇都宮尙綱與那須高資戰、敗死、至是尙綱遺臣芳賀高定啗高資族千本資俊、以利、誘殺高資、二十四日、市人與幕府士爭鬭、二十八日、和歌會、二十九日、聖天法樂和歌會、晦、將軍義藤在堅田、伊勢貞孝等相謀、是夜將密奉還京師、事覺、貞孝逃奔京師、先是大內義隆麾下久村繁安、與香川光景私鬭、繁安敗奔備後、既招尼子氏兵、將取大內氏屬城在備後者、是月、繁安爲光景所捕、義隆命斬之、徇蒟牙天

主敎師去山口、是月至京師、既又去如平戶、遂再赴山口、大內義隆善遇之、多士民奉其敎者、二月七日、三好長慶入京師、屯石原、近江人須佐美某等通款長慶、將夾擊細川晴元、是日、長慶使松永甚助等入志賀、六角氏兵逆擊卻之、某等乃不發、十日、六角定賴從將軍義藤于朽木、十五日、小笠原長時詣村上義淸、謀軍事、二十二日、近江中郡北郡應三好長慶、六角義賢、細川晴元徙湖西、二十四日、長慶及伊勢貞孝兵復攻志賀、二十五日、聖天法樂連歌會、二十六日、三好長慶兵又攻志賀、還陣志賀山、明日引去、近江兵尾擊之、二十八日、近江兵放火獅子谷粟田口等、與三好氏兵戰、二十九日、聖天法樂和歌會、是月、武田晴信削髮號信玄、初晴信慮國家安危、自以周易筮之、遇震之豐、晴信曰、自新羅公數十世於我、是個豐大之時、不可不愼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夫物極盛大則必衰、自然之理也、可不

恐而懼乎、今我欲毀貌以塞過盛之道、不亦善乎、乃薙髮、諸將亦傚之、原虎胤號清巖、小幡虎盛號日意、山本晴幸號道鬼、長坂光弘號釣閑、眞田幸隆號一德、村上義清遣高梨貞賴于越後、三月二日、三好長慶兵攻山本某于岩藏、焚其館舍、七日、伊勢貞孝訪長慶、長慶饗之、是夜有將焚長慶館者、長慶捕之、十三日、宮中將張猿樂、以京師騷擾及其費不辨止之、十四日、伊勢貞孝請享長慶於私第、松永久秀、岩成左通、及一二支族陪從、播磨人佐野十兵衞、大野三郎二郎、警衞床下、饗待應禮、入夜醼飲數刻、酒酣衆霑醉、幕府士進士賢光挺刀、進刺長慶二刀、左右驚起救之、三郎趨斬賢光、十兵衞前執貞孝、長慶曰、莫然、當是時、大津成來告曰、六角氏大擧既入大津、長慶遽遣久秀拒之、久秀率兵六千而發、割半屯于白川、頒半作三隊、令覆日岡、粟田口諸處、江兵聞長慶遇殺、京師擾亂、混部伍馳來、不意遇覆於途、忽潰散、或走山科藪

下、迨辰刻、兵士追擊之、長慶欲避兵于八幡、走到鳥羽、聞捷、梟首於五條磧而歸、遣兵三千於大津備焉、山本某乃縱兵焚掠諸街、香西元成、柳本某、三好政勝在丹波、聞之、亦遣兵京師、焚貞孝館、十六日、長慶親見四方使者、示無異、是日、山本等兵又出、三好弓助擊破之、二十二日、詩歌會、二十七日、三好長慶收京師地子錢、晦、當座和歌會、春、北條氏康令族綱成爲先隊、帥兵二萬屯武上國境神流川、太田資正、長野業正等阻撓之中途、接戰三日、資正得利、相軍色搖、氏康自揮麾進陣頭、諸部得機力鬭、福島康成年十八、善戰獲首十三級、資正等健鬭不撓、初持兩端者、於是瓦解、軍遂潰、退保平井、陶隆房謀襲山口、義隆略不加意、冷泉隆豐、佐和隆連、天野隆良、說義隆曰、隆房反形已露、宜急召杉重矩、內藤興盛質其妻子、彼必背隆房爲我用、且若山城內有約內應於臣、臣請襲若山出其不意、君若不速決、恐爲彼所先、重矩等應之於

內、我內外受兵、其敗可竢、義隆不從、隆豐切齒曰、大事去、晴房家人深野康澄、宮川房勝諫隆房曰、我先君道麟、殺嫡子而保社稷、擧州感歎、忠誠無倫、今君爲其嗣、起兵謀逆、不忠不孝之極、那得免天誅乎、切冀罷議、隆房曰、事已至茲、黨與亦衆、欲止不能、汝等尙輔予以樹軍功、二人反覆諫諍、隆房卒弗聽、二人俱不去座而自殺、夏四月二日、園城寺僧徒焚山科安禪寺、夜遊佐長教遭害、二十六日、長尾景虎遣宇佐美定行、攻黑瀧拔之、誅金津祐高、越後悉平、秋七月十四日、細川晴元將三好政勝、香西元成等、入京師陣相國寺、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等、縱火四面襲擊、政勝等敗走、延燒相國寺、堂塔僧坊悉灰燼、二十一日、明船漂到越前、二十三日、先是長尾景虎聞上田城將長尾房長謀反將伐之、以房長陳謝止之、至是再欲伐之、房長驚怖、遣子政景奉誓書謝無它、景虎乃以其女兄妻政景、是月、北條氏康將攻平井、上杉憲政錯愕、

遣人問計於太田資正、資正答曰、自古巨室之傾、智力不能扶之、今以臣鑒、則麾下將士能敵氏康者、雖千之一亘得也、而叛者益多、棄他謀議、莫如賴越後景虎、景虎勇且義、彼而保天命則得擧於四海必矣、彼若諾、則臣等南北合謀、令氏康屈撓在掌中、惟懷臣若得步騎一萬、則奚爲說北越、今雖盡敗不過三千、無如之何而已、使者反命、日夜評議、衆皆膽落、依違弗果、巷說且起、四民騷擾、擧懷危懼、諸士亦憤怨戾命、或謂兵起襲菅野第、上原光定、菅野憲賴亦遁走、老稚奔叫、婦女泣陌、憲政遽促軍、見兵不過五百、僉愈懼、謂走岩櫃乎、犇蓑輪乎、苦慮百端、夜與左右百許人出途、而謂山岡外記雖有白倉姻親、彼不欲與亡國之主、但憾景虎雖義氣出我宗而既二世、親好亦疎濶、不如駐龍若以竢北越之信矣、乃使憲勝赴岩櫃、憑資正、自經猿坂、抵佐原、入龍峯寺城、遣長尾某計頭于越後、懇請、讓與管領職及統下諸國于景虎、又說北

城長國曰、佐原寡單、氏康來襲、則恐不脫矣、景虎乃與諸老議、使齋藤彈正、甘糟景持從憲政于佐原、警衞焉、景虎迎入憲政于春日山、厚禮饗待、憲政讓管領職、及錦旗、綸旨、系圖、幕等於景虎、約爲猶子、景虎寘憲政于次郭、附廚食糧三百貫、憲政入道號立山、憲政去平井、託龍若丸於乳媼族馬方新介、九里采女居守平井城、采女遣人邀長井景盛、八月八日、聖護院道增赴關東、將軍義藤使橫瀨成繁從之、十三日、常陸府中城主大掾慶幹卒、子貞國嗣、十五日、聖天法樂和歌會、是夜、觀月宴、十六日、織田信長與清須兵戰于海津、自辰自巾、下方貞淸、柴田勝家等善戰、遂獲坂井甚介、里部源助等五十餘人、八月、長曾我部國親攻山田城拔之、獲城主山田丹波守、毛利元就欲討隆房罪、而力不足、權屬大內氏、如初、隆房素憚元就、欲使蹈危險、乃命元就擊備藝諸將屬尼子氏者、元就屢出戰、破軍拔城者數矣、九月朔、先是足利氏使者、

及大友氏使者並來山口、大內義隆合饗兩使、命猿樂、適有告變者曰、陶隆房叛、將來犯、於是上下大擾、義隆急修守備、兵來僅六千、召內藤興盛、杉重矩、不來、冷泉隆豐請先誅二人、義隆曰、彼非黨賊者、義隆母與興盛妻、重矩母、並爲姉妹、義隆特寵任興盛、益食邑、以故不之疑也、冷泉隆豐憂懣、與黑川隆像、岡部隆景交說曰、事急矣、請背城力戰、不克、君自爲圖、臣等以死從之、義隆猶豫未決、衆咸欲出城避賊、佐波新助進曰、去將何之、唯當死社稷而已、勿爲賊所辱、嬖臣安富源內、淸四郎、素有異志、勸義隆棄築山館、保法泉寺、義隆從之、遽徙法泉寺、冷泉隆豐、天野隆良等、不之知也、方修守備守四門、聞義隆已遁、愕然、廼追赴法泉寺、時兵皆逃亡、僅餘千騎、且日隆房與興盛、重矩、以五千人來攻、縱火築山、館舍殿第、及市巷民屋皆灰燼、燄烟蔽天、賊勢益熾、燒武任等第宅、前關白尹房爲請和、隆房不肯、四郎勸義隆赴筑紫、義隆乘夜

而遁、尹房、及前左大臣三條公賴、權中納言持明院基規、左近衞中將藤原良豐、前左兵衞佐藤原範遠、冷泉入道宗紹、刑部大輔氏久等、避亂來寓者、盡遇害、尹房子三位中將信房、爲義隆義子、從義隆、四郎路逃走、爲賊追殺、源內降賊、義隆自瀨戶崎航海赴筑紫、沮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是日、義隆囑其子義尊、及信房於寺僧異雪、作絕命詞自殺、年四十五、隆豐燒寺匿其屍、拒戰矢盡、廼入經堂割腹死、黑川隆像、岡部景隆、天野隆良、右田隆次等死之、異雪奉義尊信房而走、爲賊所追、義尊時年十二、問曰、大人何在、從者對曰、昨死于大寧寺、義尊泣曰、兒如何獨生、顧其傅小幡義實曰、吾請與大人與死、不得命、僥生至此、有遺憾、汝可絕我命、義實卽刃義尊而自殺、信房亦死、佐和隆連爲賊所遮、與義隆相失、走石見、士匪並起、力戰斬數十人自殺、隆房旣滅大內氏、盡並其地、相良武任據花尾城、通毛利元就、吉見正賴議回討逆計

策、隆房聞之、謂衆曰、如武任爲我怨敵、先天文十八年歲且、因多多良氏佳例、我父子列在義隆左右、座食饗膳、祖先以來、以爲永式、然武任爲官仕進、次曰、君臣之禮、不可犯也、更裂饗膳脚以分焉、我父子酷失面目、謂何爲傳之於後代矣哉、乃去歸若山城、大儀且猶此、況於諸事乎、不可不顯戮也、至是遣野上隆忠兵五千于筑前、攻花尾城、武任支戰勢竭、一日出壁而戰、筑前人麻生千手、秋月從後門入縱火、武任術盡、悉刺妻子、自割腹而死、城陷、義隆夫人名貞子、內大臣萬里小路季房女也、義隆朝京師、國有寵妾、貞子贈書及衣物、訪其間寂歌云、（彌乎都美天比登乃以多差曾志良禮計留巨比之可利計里古愛之加）（類雜本）妾感其實情、遂請義隆、每往給事、起居甚愼、或時泣下、歎請曰、設令君就國、再被恩寵、對夫人省身、則惟恐蒙天譴矣、請剃髮爲尼、貞子固制止、給侍如故、隆房遣杉行並、江良與經於京師、依三好良慶曰、義隆棄武備、修佛道、廢家職、耽詠歌、撫愛佞媚、不恤

國政悖戾無道、四民咋離、隆房等不忍見國家傾覆、屢諫爭不
用、故討伐義隆及讒臣、庶幾赦隆房罪、致忠於王室、事聞、朝廷惡
隆房罪、將誅使者、二人密聞夜走歸國、是役也、燒失明勘合印、貿
易遂絕、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前關白房通爲准三宮、四日、聖天法樂、
初陶隆房之圖難、使人說毛利元就黨己、啗以佐東郡、元就卻之、
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
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武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
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
柔弱、覬釁而動、元就從之、是日、攻大內氏屬城頭崎、城主平賀隆
保自殺、致城、元就取其地與平賀廣相、五日、大友義鎮率兵入肥
後、攻下諸城、是日、攻隈府、菊池義武奔薩摩、不納、乃投相良晴廣、
義鎮遂倂肥後、菊池氏亡、有子曰犬房、菊池氏老田島宗以取犬
房奔薩摩、依島津義久、犬房後改武重、稱肥後守、與佐佐成政戰

死之、先是伊集院忠朗擊伊東義祐、拔目井鬼城等諸城、至是義
祐遣兵復攻取鬼城目井、八日、聖天法樂、十一日、毛利元就攻明
神山拔之、冬十月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先是龍造寺
臣土橋榮益忌其主隆信悍厲、欲廢隆信立支族鑑兼、通大友氏
爲外援、隆信屬大內氏、至是大內氏亂、國人馬場、横岳、小田、犬塚、
八戶、神代、姉川、高木徒慕少貳舊誼、潛謀將襲佐嘉城、是以一族
庶臣、各懷異圖、隆信廻慮、欲鎮平之、或諫曰、四隣皆敵、蕭牆悉仇、
雖廻百計、恐叵得矣、由乃祖之故蹤、適筑後、謀恢復、則達志必矣、
於是隆信携孥乘舸、抵筑後、蒲池鑑盛振威于郡邑、且有武量、嗜
和歌管絃、聞隆信脫來、乃馳人通款輸糧、隆信大悅、與鍋島清房
等八十餘人、寓居于原野忠俊一木邑邸、鹿江、石井、古賀、南里、德
永、副島、御厨、村岡、宮吉等故舊、憫隆信潛居、皆送資糧、晦、聖天法
樂和歌會、十一月、長井景盛督兵三千、入平井城、繕補壁隍、調練士

馬、以定部署、景盛者景春之子、嘗從事於父、鍛熟武事、當時山東
與太田資正並稱勇傑、衆皆憚焉、景盛留衞上杉憲勝朝興族也、
朝興卒時、以憲勝託憲政、憲政爲猶子、適憲政棄平井、憲勝遁出、
適于武藏、憑太田資正、資正迎入溉淚曰、故扇谷殿不明、而賜死
於曾祖道灌、時臣未脫胎中、兄三郎竭力殺讒人曾我、未幾患腫
而歿、遺囑臣曰、莫忘祖先讎、道灌遺誡亦復如斯、汝不似父兄質
性短急、我甚爲憂、設令雖遺訓、臣何敢使君昆弟得高枕耶、父祖
仇不俱戴天、不料今日相見、臣不背遺訓、乃遣人探平井動靜、聞
景盛保護、置而不質、先是天主教主去山口、如豐後、大友義鎮崇
信之、然爲釋徒所排擊、是月還印度、十一月二十四日、葦名盛氏
加首服于猪苗代平太郎、名盛國、先是宗像氏男死大內義隆難、
家臣畏陶隆房、不敢立氏男孤、遂承隆房意、殺氏男子、迎黑川隆
尙子鍋壽丸于周防、是月、立爲社務、曰氏貞、十二月十四日、授

陸奧伊佐須美社于正一位、是歲、相馬盛胤臣木幡清盛、靑田信
濃守並有權威、信濃欲除清盛、己擅權、讒清盛于盛胤、盛胤信之
殺清盛、尾張藤馬城主丹羽氏秀、攻其宗家岩崎城主丹羽氏識、
織田信長援之、氏識逆擊敗之、先是鍋島清房子彥法師丸爲千
葉胤連養子、至是辭歸家、實信生也、葡萄牙商船來豐後、獻大礮
于大友義鎮、伊東義祐與島津氏戰者十年、於是行成、分大隅有
之、岡崎臣鳥居忠吉携子元忠如駿河、令仕竹千代、時元忠歲甫
十三、竹千代悅遊戲、以鵙擬鷹、使元忠習之、不協意、忿倒諸椽下、
忠吉爪牙之臣、齒超七旬、竹千代愛慕、稱曰祖爺、左右憚忠吉、諫
曰、此兒老臣忠吉所鍾愛、然自參州携至、以給事公、宜愛過焉、忠
吉聞之、溫顏謂左右曰、使公爲常人歟、應爲吾曲意愛兒、今毅然
不顧、痛加教戒、器度不凡、異日嘗爲一世英主、吾耄矣、恐不及見、
子輩及吾兒之祉、其可涯乎、蠣崎季廣與東西蝦夷講和、置瀨田

內波志多尹於上國、爲西夷酋長、知內知吉茂多尹爲東夷酋長、定夷地貿易制、

二十一年壬子、春正月朔、日當食不應、停節會、二日、近江守護六角定賴卒、子義賢嗣、十二日、揚弓、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四日、聖天法樂、二十八日、先是將軍義藤爲三好長慶所攻在近江、六角義賢遣楢崎某於攝津、謂長慶曰、將軍孫於公、越在畿外數年、公武多矣、不丞講和、恐天下有議公者也、長慶使僧日良白義藤曰、臣不敢犯將軍、特怨右京大夫右宗三耳、今宗三旣死、使大夫削髮、立氏綱代之、以反大夫子總明丸、則臣請謹戢兵矣、和議即成、是日、義藤還京師、細川晴元以其子總明爲質、薙髮稱一淸、自竄田晦跡、其徒八十人成尭從焉、奔葛川、遂奔若狹、是月、先是陶隆房弑大內義隆、殺相良武任、至是其事皆知、出杉重矩等讒、攻重矩于大崎、重矩奔長門、入長興寺自殺、初重矩與青景隆時、俱憎武

任、然其力不能爭抗、故間之隆房、隆房作逆、二人戮力扶翼、及義隆亡也、頗悟二人所間、陳謝之、佯爲悔、弑殺歸科於二人、隆時病而先死、至是遣兵討重矩、重矩不戰而自滅、二月十一日、飯盛城中萱堀等遇殺、二十二日、水無瀨法樂歌會、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詩歌會、二十六日、細川氏綱與其弟藤賢入京、謁將軍義藤、里見義堯欲徇武相、屢略郡邑、北條氏康使族綱成與千葉利胤講和、保守生實有吉城、二月、義堯率兵圍有吉城、數旬未拔、綱成設計禦備、乞救於小田原、是時綱成部下朝倉能登守、在福島勝康宅、聞急促兵而馳到、義堯兵望見謂、武總援軍至矣、乃收兵、綱成出城追蹤、不克而歸、高坂昌信、甲斐伊澤人春日大隅子也、稱源五郎、年十六、武田晴信喜其姿美召仕、不歷三旬、擢爲近侍、舉止渾出人意之表、以賤踰貴、傍人媚嫉、指摘不少、然昌信不散蕩意、取以爲戒、戰兢不怠、惕勵益勤、從軍數有功、寵遇日渥、是歲、擢爲

百五十騎將、明年出爲小諸城代、三月朔、命細川藤賢守衞禁裏、三日、陶隆房迎大友義鎭弟晴英、嗣大內氏、晴英後改義長、隆房改晴賢、薙髮號全薑、初義鎭危疑曰、隆房行弑、山口旣灰燼、無所據城居、猶有元就在、彼奚不伐逆徒之爲矣、隆房力不能與元就抗衡、一戰則必敗矣、義長强請曰、今不應彼請、則人或謂懼元就而拒之、與元就戰而死、則爲骸上美目也、至是爲大內氏家督、四日、將軍義藤詣義晴廟、五日、義藤如近衞氏第、九日、先是三好長慶部將今村紀伊守冐占御料、權中納言山科言繼贈書幕府、禁之、十日、太神宮法樂、十一日、細川氏綱及藤賢並敍從五位下、氏綱任右京大夫、藤賢右馬頭、二十九日、將軍義晴參朝、晦、三月盡和歌會、先是大內氏臣菅田越中守、尾和備後守等、守槌山城、通尼子晴久、是月、毛利元就奉大內氏命、遣兵攻陷之、長尾景盛去平井城、於是城中相繼脫走者多、會北條氏康使偏將來攻、馬方

新介、九里采女、送龍若于小田原、以城降、氏康曰、孺子雖幼、宿敵之子也、莫敢赦焉、乃斬之、惡采女新介等不義、悉斬以梟一色松原、太田資正聞景盛去遽然、遣中村伊勢守附兵迎龍若于平井、而聞到平井一日前就虜、檢城中惡徒濫入、掠奪資財、伊勢奮怒、搜索九里馬方等餘黨三十餘人、悉斬殺梟首、報之越後、景虎悅、謂領太田氏莊者、雖犬猫能嚙人、資正繼父居岩槻城、剃髮號三樂、愛狗多蓄養、初攻松山城拔之、爲子城、置岩槻狗數十於松山、蓄松山狗于岩槻、衆或謗焉、當松山土匪起、或謂北條氏康圖攻松山、城中欲報之、道路梗塞、乃封書于竹筒、緊狗頭放遣、須更達岩槻、資正披閱、即發兵赴援、土匪弭散、是月、長尾景虎與武田晴信戰于常田、長尾政景破甲斐六隊、小山田昌辰戰死、甘利昌忠、馬場信房等代戰、政景兵死者七百餘、甲斐兵死者三百七十人、夏四月七日、應先帝聖忌經供養、十二日、細川藤孝敍從五位下、

藤孝故賴之弟賴有九世胤也、父曰元常、務大和守三淵宗薫子、是爲藤孝、或傳、藤孝義徵遺腹子、爲宗薫所育者也、長多才能、十三日、一色藤長叙從五位下、十七日、鳴海城主山口教繼、其子教吉等、叛織田信長通今川義元、是日、信長率兵陣三山、敎吉邀之赤塚、合戰終日、互有勝敗、日暮交綏、二十三日、皇孫生、是月、長尾景虎以長尾鍊忠爲先鋒、齊藤朝信爲後拒、率直江兼續、柿崎景家、川田親章兵八千、抵松井田、以安中春國廣盛爲嚮導、圍平井城、日夜攻之、北條長綱拒備、會城中疫痢、兵疲勢屈、宵遁走松山城、景虎取其城、與國人盟、將攻足利晴氏于古河、此時太田資正與里見義堯通謀、千葉利胤爲氏康妹婿、頻年警衛古河、與里見氏爲宿讎、聞義堯通于越後、遣使于小田原、勸氏康令出旗於神流川、自率騎兵六千、先氏康經中武藏、濟荒川而到村岡礦、候守谷、中川、梁田、一色等來會、景虎在平井聞報曰、千葉者累世將種、

且爲北條姻族、我嘗欲試戰、未鎭東上野、故不欲深入總地、幸而利胤出軍、是我所欲也、渠必與氏康謀、併兵而來耳、擇太田資正爲先鋒、長野業正次之、踰境川、利胤黨深谷、本庄、高山等、次河岸、將沮焉、景虎乃令甘糟景持擊卻之、而到村岡礦、會赤井法蓮、富田重正、長尾景村、佐野昌綱、長沼宗俊等、率兵五千餘來援、景虎使之代資正業正、原胤繁邀戰、色蕩、越後隊長長尾政勝、齋藤朝信等、左右夾擊、利胤麾下設樂、鏑木、佐和、椎津、宮川等防禦力戰、利胤自奮擊、被創二三處、馬殪危急、椎木小左衛門代利胤稱千葉介、與衆血戰而死、利胤僅脫歸、是戰獲首二千餘級、而聞氏康帥二萬發小田原、持戰遣歸傷者于平井、召長尾謙忠等、屯藤岡川南野、以備氏康、氏康中途回師于小田原、是月、雨雹、五月六日、法樂詩歌會、二十四日、先是三好長慶入丹波、攻波多野晴通于屋上城、長慶部將芥川孫十郎、及池田小川等通晴通、圖將擊長

慶、長慶聞之解其圍、是日、還水越城、是月、長尾景虎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六月三日、八幡法樂、五日、三好長慶謂晴元雖幽居、殘黨猶多、總明丸雖弱、久居京師、且丹波人擁之、變不可測、他日爲我宗之蠹害必矣、乃迎總明丸寘之越水城、十一日、島津貴久叙從五位下、任修理大夫、二十七日、將軍義藤賜諱字于島津忠良、忠良乃改義辰、後改義久、是月、武田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于小室、長時軍敗、退中洞、晴信亦還諏訪、將軍義藤賜偏諱於朝倉延景、改義景、任左衛門督、秋七月七日、長尾景虎奉上杉憲政命、遣宇佐美定行、攻拔瀧山、殺城主遠山甲斐守及兵卒一千餘人、十八日、葡萄牙天主敎波留陀左留可期於與其徒二人來豐後、謁大友義鎭、獻印度總督書及贄幣、義鎭乃許設館布其敎、旣某與其徒在山口、某謀、遣一人于印度、報狀、義鎭因致書總督、請敎師、又爲某建天主堂、由是國中多奉敎者、山口亦盛奉其敎、二十

三日、毛利元就入備後、攻宮光晉于志川瀧山城、二十六日、安禪寺喝食宮得度、是月、朝倉敎景歲七十九、勢力尚不衰、率兵入加賀、分爲三隊、玄蕃助景連攻津葉城拔之、黑瀨掃部允攻南鄕城、福岡五郎左衛門攻十定城死之、遂拔其城、堀江景忠率兵一千餘、攻大聖寺後門拔之、明日縱火于江沼郡、而陣菅生村、八月五日、聖護院道恒贈書伊達晴宗、諭將軍義藤歸京、遣使賀之、十六日、坂井大膳、坂井甚助等、與織田伊賀守、織田右衛門尉謀、叛織田信長、信長與織田孫三郎合兵、戰海津敗之、伊賀等致城入清洲城、十七日、先是越後諸將議曰、一國無主、非所以鎭衛社稷安定國人也、景虎勇略絕倫、所宜尊戴以爲主者、非斯人而誰也、相與來請、景虎曰、自値旃檀野變以降、暴寇外鬩、叛賊內起、恐社稷隕墜之不暇、故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然是誠非我心之所安也、幸今因諸君力、功成事立、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遂爲僧

以明吾志、乃剃髮爲僧、號謙信、是夜遁赴高野山、宇佐美定行、長尾政景等大驚、馳至關山而及、百方止之、景虎曰、吾厚受國恩、縱赴水火、不可辭也、唯以不肖之才、荷上將之任、雖令而不行、焉能治其下也耶、諸將皆曰、不奉承君令者、有如日、乃奉誓書、卒歸府城、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國中震慴、二十六日、將軍義藤觀猿樂于北山、先是細川晴元在葛川、此日如守津、是月、太宰帥恒直親王薨、加賀賊超勝寺、及石川徙和田、燕木等、分兵來挑、朝倉敎景逆擊破之、獲首六百八十級、九月朔、伊達晴宗族懸田俊宗、叛形稍露、晴宗論贈書于中名平右衛門、不黨俊宗、九日、重陽和歌會、前關白左大臣兼輔薨、十三日、不豫、十八日、懸田俊宗寇伊達晴宗邑、晴宗將擊之、本宮宗頼贈書和解、晴宗不肯、二十六日、細川氏綱贈書于晴宗、促賀將軍義藤歸京、冬十月二日、尼子晴久兵入備後、毛利元就率兵擊之、三好長慶入

京師、三日、長慶火西岡、五日、詩歌會、將軍義藤遊龍安寺、二十日、香西元成等與內藤備前守戰丹波桑田郡、二十五日、伊勢貞孝率兵將入丹波、發京師至西岡、二十六日、幕府出兵嵯峨、二十七日、將軍義藤城于靈山、二十八日、先是伊藤義祐溺佛、建寺院鑄大鐘、自爲僧徒業、於是家臣落合源左衛門諫之、義祐大悔悟悛之、細川晴元兵自丹波入山城、至長刀坂、幕府兵在嵯峨者擊卻之、三好長慶圍丹波河瀨城、二十九日、晴元兵至蓮臺野、幕府兵陣舟岡山、既約戰期、晴元兵不戰去、十一月十三日、三好長慶率兵自丹波還、至嵯峨、遂還攝津、建仁寺火、十五日、那須資房卒、十七日、長谷寺法樂、二十七日、細川晴元舊臣等放火西岡、陣嵯峨、今川義元女嫁武田義信、二十八日、晴元舊臣香西元成等、入京迫靈山城、火五條口、與幕府兵戰清水坂、晦、安見美作守率兵入京師、晴元兵退丹波、是月、小笠原長時將二木豐後、二木土佐家

臣、通武田晴信、豐後等捕之、斬其族十六人、里見義弘率大兵圍鞠谷信政於椎津城、北條氏兵助信政拒守、義弘急攻之、不下、會安房兵繼至、義弘使生兵迭攻、喊聲震地、城兵大潰、信政縱火自殺、斬首五百級、初信政之降於北條氏、北條氏使人招萬喜頼定曰、苟與信政合謀、圖里見父子、則割與御弓氏故地、頼定弗肯、勸義弘討信政、至是下總諸城復屬里見氏、十二月朔、三好長慶入京師、三日、尼子晴久敍從五位下、四日、島津貴久與島津忠將、忠親、忠俊、北鄕忠相、忠豐、樺山幸久盟、五日、先是三好長慶部下今村紀伊守、冒占御料、權中納言山科言繼屢贈書于幕吏禁之、紀伊守不肯、於是請將軍義藤與書長慶諭之、十七日、芥川孫十郎頼長慶、降細川氏綱、二十八日、左大臣二條晴良罷、伊勢國司北畠具敎任參議、二十九日、武田晴信遣使謂小笠原長時曰、信濃悉歸我麾下、卿雖孤守、不可久保矣、幸有同族之親、若屬麾下、則

復故邑矣、長時對曰、祖先雖同胞、武田爲兄、小笠原爲弟、我累世朝禁闕、服幕府、不與國人齊、我今雖微、屬彼麾下、則是辱祖先也、弗聽、長時據中洞三年、國郡皆服晴信、且絕外援、與宿臣議、是夜長時棄中洞奔越後、頼長尾景虎、景虎善遇之、先是晴信屢侵掠長時疆埸、其麾下犬飼左衛門勇且智、驅土民令健步、與之併二千許、伏於鹽尻山中洞壑之間、縱銃拒之、晴信强擊之、則鳥散、欲過則復聚如故、晴信要之、一日親自覘撿山谷、令下條伊兵衛伏谿間、而爲將從本路過者、敵兵拒戰、晴信擊破之、犬飼迴出壑而去、下條伏起、犬卒逃走、自是踰嶺無敢拒者、長時日蹙、至是奔越後、先是龍造寺隆信爲土橋榮益所攻、在筑後、於是鴨打胤忠竊謀迎隆信、隆信航海將濟、蘆刈胤忠兄鴨打胤賢等、欲要擊之、隆信復還筑後、齋藤秀龍攻土岐頼藝于大桑城陷之、頼藝遂逃上總、憑同族萬喜頼脩、頼脩邀之、構館令婢妾仕養焉、頼藝遂患眼

爲盲、剃髮號宗藝、小野寺輝道與横手佐渡守戰、輝道死之、二十二年癸丑、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五日、伊勢國司北畠具敎叙從四位上、十四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十八日、揚弓、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關白晴良罷、二十二日、右大臣一條兼冬爲關白、二十三日、聖天法樂和歌會、二十五日、將軍義藤以皇女某爲猶子、二十六日、關白右大臣兼冬爲左大臣、内大臣近衞晴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公朝爲内大臣、公朝實宣之子也、二十八日、三好長慶入京師、與伊勢貞孝裁決庶政、晦、右大臣近衞晴嗣罷左近衞大將、閏月朔、内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西園寺公朝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久我晴通兼右近衞大將、晴通通言之子也、三日、懸田俊宗臣庇服助三郎、今村長門歸伊達晴宗、五日、伏見貞敦親王饗細川氏綱于其第、八日、三好長慶與將軍義藤有隙、是日、去京師赴淀、十三日、伊東義祐侵飫肥、島津忠親擊卻之、織田信長

放縱日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敢獻、信長怒、逐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靦息於人間哉、乃爲書切諫、其一曰、正己心而後正人、不然則良心不發、良心不發則國家不可治也、治世長民之術、與今日異矣、設令才藝卓絕、度量不宏則四民弗從、每事從寬則其福自厚、君之心則億兆之心也、可以周武爲鑒、其二曰、君能通曉萬機、無偏無黨、公道之求、是乃大本也、大本者所謂義與理而已矣、雖然偏則衆不服、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請察之、賞罰雖曰如車兩輪、重賞輕罰、古之法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君之心爲天下之心、則忠恕亦在其中、其三曰、登庸善人、夫衆之所稱武勇果敢耳、何足尙矣、未聞有能達文道深慮憂國之士、譬如縱鐵丸鏁矣、武勇果敢、奚足爲萬世治法乎、殷擧伊尹、周擧呂望、願登庸憂國之臣、令侍於左右、欲平治天下、則莫如兼用

文武也、其四曰、君言行悖戾、對祖先不孝、請速改焉、不然恐覆滅宗祀矣、其五曰、如欲統御天下、則可磨心於大忍也、智謀義勇亦皆然、賢良之臣則天之賚也、可傾心信任、臣竊願、君之度量當包四海、顧親近智謀諫爭之臣、以疎斥姦佞邪惡之小人、以能治天下、信長雖稍納其言、行檢未脩、政秀謂我苟爲輔臣、諫爭不聽、有如無也、遺書澤彥曰、余之言不用、今以死諫、是日遂自刄、馳人告信長、信長大驚馳馬來視、政秀氣息纔通、執信長手曰、臣年六十餘、殘軀不足惜、唯冀君之改過耳、言畢而死、信長驚惋自咎、屛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勵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十四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十五日、先是三好長慶部將今村紀伊守、侵占御料、幕府數諭長慶奉還、長慶不肯、至是幕府又遣澤路筑後守於山崎、長慶將與幕府講和、乃答曰、將入京師奉命、十六

日、三好氏部將入京師、護幕府、二十三日、和漢聯句會、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大内義長叙從五位下、任左京大夫、是月、將軍義藤遣一色藤長、杉原孝盛於越後、謂長尾景虎曰、往歲鎌倉成氏、私誅上杉憲忠、而來君臣矛盾數年、乘其弊、北條長氏蠶食豆相二州、今逮氏康三世、跋扈八州、漸服其威望、頃聞景虎爲兵部大輔、憲政猶子、通迹徒征討之策、景虎英傑、稱徧天下、宜興隆廢家而鎭平山東、景虎拜首曰、憲政漂泊當國、讓管領職於臣、委以上杉氏再興之事、臣不得辭、是以去年發軍於西上野、収其累世居城平井、憲政聊慰意、不圖寵命爰臻、他日勵武平治東陲、而入洛執拜趨之禮、奉管領補任之命也、因厚饗兩使、獻馬及臘燭于幕府、贈白銀五百兩於藤長孝盛、景虎謂諸將士曰、吾坐受官爵、而以國難之故、未得入朝、以報萬分、恐非人臣之義也、二月、假路諸國、[illegible]兵二千、由北陸入京師、十日、連歌會、二十日、細川晴元除兵

出京師西北遁、三好長慶兵擊走之、二十二日、長慶入京師、屯東寺、從兵甚盛、二十六日、細川晴元餘黨據五臺山、與長慶兵戰鳴瀧敗績、是日、長慶謁將軍義藤於清水寺、收幕臣通款于晴元者、上野信孝以下六人質子、與義藤講和、二十七日、今出川火、長慶攻晴元餘黨於高雄山、是月、長慶叙從四位下、先是參河人管沼定繼、吉良義安叛通織田氏、是月、今川義元自將略參河、攻東條擒城主吉良義安、會北條氏康窺虛來侵、義元之入參河、慮氏康必來侵、請援武田晴信、至是晴信入援、與氏康先軍相拒、義元尋班軍、三月八日、將軍義藤與長慶和破、義藤乃入靈山城、十六日、細川晴元餘黨蜂起于畑、長慶遣松永久秀擊走之、二十四日、帝聽法談、前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名薨、是月、將軍義藤聞毛利尼子歷爭石見、挑戰不決、石見人多屬意於元就、而慮中國擾亂聯起、遣使者和解之、夏四月二日、帝觀獅子舞、八日、權大納言兼右近

衞大將久我晴通罷、星犯月、又二星合、將軍義藤母近衞氏惡三好長慶、故長慶與義藤不協、近衞氏兄久我晴通要之、諫近衞氏、不聽、晴通憤懣、是日、不經奏請剃髮、十日、長尾景虎入朝、詔征其四隣拒命者、又勅獻修宮費、景虎遂謁將軍義藤、五月歸國、十二日、毛利元就遣兵破江田寄國營、十八日、詩歌會、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尾張人山口弘家叛織田氏、而歸今川氏、使其子弘高保鳴海寨、自據居中村、義元大悅、築笠寺砦、使戶部政直守之、侵掠郡縣、齋藤秀龍以織田信長之婦翁、欲一見、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傍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爲茶筅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紈緱刀及大瓢、健卒八百人、弓銃朱幹鎗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蟲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入寺、入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

丹波守、堀田道空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道空進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接見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目送信長者數里、既別、猪子兵助進曰、上總介畢竟是癡子、秀龍歎曰、吁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婿引出物也、信長時年十九、齋藤氏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信長曰、吾非有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信長乃誑之曰、美濃二將、通款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擧燧、吾每夜出望之、未擧也、夫人憂恐、密爲告之秀龍、秀龍驚、即誅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五月五日、遣中納言廣橋國光于靈山城、賜將軍義藤于藥玉、七日、毛利元就兵戰于高表、八日、大友氏老臣小原鑑元據南關叛、義鎭發兵討之、是日、鑑元手刄妻子、出城力戰而死、

十二日、鳥羽左兵衞侵占御料、是日、勅幕府奉還之、旗返城主江田隆連、背大內義長、通尼子晴久、義長遣毛利元就伐之、晴久自赴救、是日、兩軍戰于萩瀨、晴久敗、既而還軍山內、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藤賜鐵砲于横瀨成繁、二十八日、連歌會、六月二日、横瀨成繁獻鷹將軍義藤、義藤賜劍、且許用毛氈鞍覆白傘袋、三日、祈雨、四日、避方忌于別殿、九日、三好義賢弑其君阿波守護細川持隆、先是足利義冬潛居阿波、持隆與三好族議曰、義冬沈淪多年、我意甚憫之、欲爲起兵使復大任、衆意何如、皆無有異議、唯義賢弗聽、持隆以謀不成深恨義賢、竊謀殺之、持隆侍臣四宮與吉兵衞通之於義賢、義賢賂持隆左右以請舞、威而後潛伏兵士於勝瑞傍、使與吉勸持隆、逍遙于北蹟、持隆庸劣不識有其謀、是日出而過見性寺前、伏兵四起、蔫然合圍、左右星合彌三郞、蓮池淸助奮擊捍鬪、持隆入見性寺自殺、二人俱殉死、持

隆子眞元、初持隆夫人者、大內義興女也、無故大歸山口、其妾岡本氏美姿、鍾愛生眞元、義賢擁立之、令稱掃部頭、奪岡本氏以爲已妻、謂曰、弑持隆者爲避害也、對幼主聊無有異矣、足利義冬憫有變、謂義賢曰、我以與持隆有外戚之親、故久寓于此、持隆既歿、我將去之周防、義賢不許、寘之於平島、如故、自移居勝瑞城、狹眞元專恣、南海、又迎取義冬、母抑留不遣、義冬不能去國、眞元徙居穴吹城、幕府嘗親交義冬、故義賢亦敬重之、是歲、義賢剃髮號實休、年二十七、十三日、奏樂祈雨、十九日、奏樂復祈雨、二十二日、月次和歌會、秋七月二日、長谷寺觀音法樂和歌會、三日、芥川城主芥川孫十郎背三好長慶、長慶自將圍之、七日、七夕和歌會、奏樂、十日、伊達晴宗討部下違命者、是日、晴宗遣書結城晴綱、擊走入其邑者、十一日、多賀谷家重卒、子重政嗣、十二日、斯波義統子義銀出漁于萱津、織田廣信窺城中人單微、急起兵襲牙城、義統部

下森武正等、拒鬪而死者三十餘人、義統力屈、縱火而自殺、廣信奪清州城、義銀聞變疾馳走名護屋、倚賴織田信長、信長寘諸天王坊、又義銀弟義永就虜于清州、潛奪之、俱居之於坊、十四日、細川晴元率兵至長坂舟岡、幕府兵及安見美作守備之、十八日、避方忌于紫宸殿、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等攻清州、清州兵拒戰于三王口、敗、勝家進擊斬織田廣信、及河尻、原、雜賀、八坂、高北、古澤、淺野等三十許人、廣信弑君僅七日而亡、信長大悅、二十一日、還春日神于正殿、二十三日、毛利元就攻高杉城陷之、城主祝甲斐守死之、二十五日、天台座主堯尊親王罷、龍造寺隆信欲入佐賀城、率蒲池鑑盛等兵、進鹿江崎、所在將士多應之、隆信合諸軍、攻高木鑑房于飯盛城拔之、鑑房走八戶城、二十八日、先是將軍義藤納上野信孝等說、與細川晴元合、將擊三好長慶、是日、內藤彥七、香西元成、三好政勝等入京師、謁義藤、義藤自將先攻其圍將

小泉山城守于西院、城堅不克拔、義藤歸、其弟彥七等陣北山、二十九日、晴元至北山、彥七等抵幕府、與大館晴光、上野信孝議軍事、晦、無品應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將軍義藤率彥七等、復圍西院、放火西七條鳥羽、將邀擊三好長慶來援、長慶不來援、義藤令諸將急攻西院、諸將遲疑、終日不戰、八月朔、長慶聞細川晴元擁義藤攻西院、留將士、備芥川城、自率河內、和泉、大和、攝津、紀伊兵、來攻靈山城陷之、斬守將松田監物、進入京師、義藤、晴元、畏其威風、不敢戰、義藤、晴元奔杉坂、五日、晴元奉義藤移于龍花、八日、龍造寺隆信攻八戶城、城將八戶宗暘走山內、隆信遂入佐賀城、小田政光走保蓮池城、十三日、權大納言高倉永家、聞三好長慶殁、收從將軍義藤者采地、徵還京師、幕府諸臣亦多遁還、十五日、連歌會、十六日、不豫、半井明英供御藥、織田信長及信光、與清州兵戰于海津、破之、自此信長屢攻清州、十八日、細川晴元舊臣等、

與鹽川伯耆守結攻池田、爲芥川後援、三好長慶兵擊走之、二十一日、詩歌會、葦名盛舜卒、子盛氏嗣、二十二日、芥川城糧盡不能守、芥川孫十郎致城走、據三好義賢于阿波、二十四日、鎌倉風雨地震、鶴岡堂社破壞、二十五日、三好長慶入芥川城、二十七日、詩歌會、晦、將軍義藤移館朽木、是月、伊東義祐出兵復逼飫肥城、島津忠親割東鄉地三百町乞和、義祐容之、還兵山東、長尾景虎猶在平井城、巡視上野那境、自桐生將踰佐野、天明、率逞兵二千、過新田領廣澤境野、抵足利八幡、路途狹隘、不辨地理、左右皆山壑、蹂踐田圃、荒暴黍稻、金山健步長金井左衛門佐爲斥候、在廣澤茶磨山塞、聞景虎行軍出雨宮、立騎於阜塊而見景虎、先驅柿崎景家遣人詰其無禮、對以姓氏曰、我警衛此山塞、由是到足利橫瀨長尾氏邑也、請禁侵暴也、景虎冷笑曰、對我無禮、不可不誠、乃遣健夫令犯其塞、左衛門返騎逃神明杜、追急遂鬪死、使景家獒

其衆、獲首級梟之足利境岡崎山、而抵佐野、昌綱迎接、入栃木城、歷三日、携昌綱弟綱千代、而歸平井、令西上野人攻金山城、城兵能拒、自暗澤就東路、夜襲之、不利而退、武田晴信攻村上義清于鹽田破之、義清與高梨政頼、須田親滿、島津親久等、自信濃奔投越後、初武田晴信連攻義清等、盡略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謀以爲可敵信玄者、唯長尾謙信、乃往請謁、言曰、僕等爲信玄所侵掠、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一下手救援、景虎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托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讎、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足下與信玄數交戰、彼用兵如何、曰、信玄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而其行軍不貪程頓、能可十里而五里、若可五里而三里、視之其父信虎、如相表裏然、景虎曰、信玄以守爲主、此所以要勝於後、其意專在于拓地也、

吾則異此、遇敵輙戰、但以枉鋒爲辱爾、於是下令國中召兵曰、八千衆足以使焉、何用有餘矣、九月三日、三好長慶遣松永久秀等、攻波多野晴通於屋上城、九日、重陽和歌會、十三日、觀月宴、十八日、細川晴元遣香西元成、三好政勝等援屋上城、擊松永久秀等走之、進攻八木城、松永甚助入城拒之、二十五日、將軍義藤獻初雪、冬十月八日、龍造寺隆信攻小田政光于蓮池、政光擊破之城外、竟入其城、尋政光請和、隆信許之、還于佐賀、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九日、先是出雲兵戍三若城、毛利元就築壘攻之、是夜城兵遁走、二十五日、連歌會、二十六日、龍造寺隆信攻水江城、逐其族鑑兼、鑑兼走筑後、是日、鑑兼獻誓書謝罪、隆信許之、捕其首謀土橋榮益誅之、是月、毛利元就攻旗返城、江田隆連力竭竟棄其城走、依尼子晴久于山內、十一月七日、中納言廣橋國光奉勅、遣書三好長慶責問今村紀伊守御料冒占之事、速還納之、十四日、

太神宮法樂聯歌會、二十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長尾景虎治兵小田濱、遂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進至河中島、面筑摩河而陣、晴信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幸、原虎胤、小幡虎盛等四人覘之、返報曰、騎卒凡在一萬左右、而兵氣甚銳、以臣等度之、利在不戰、彼遠來、主客異勢、兵雖甚衆、氣不能無盈虛、宜以長計屈之、晴信從之、兩軍夾水而陣、景虎挑戰、晴信不出、相持二十七日、景虎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无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我戰、晴信答曰、公庇義清、眞爲高義、然事係同族、非他人所與知焉、晴信雖不肖、少解兵事、公欲戰則自公始、景虎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卽夜傳令、以七隊合爲圓陣、平明度橋而進、晴信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越後先鋒長尾景秋、安田順易、奮進突第一陣、

晴信乃縱左右來救、景虎分兵渡上流、將斷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越後軍益進、景虎鳴金止之、遂引還、是日、甲斐將横田源助、板垣三郎、及駿河七將皆死、越後軍亦多死傷、明日、晴信遣使贈首級三百許來言曰、忠死之元在馬蹄下、不忍坐觀、敢謹送致旗下、景虎笑曰、是離親以親之策耳、遂納葬之、後四五日、景虎望敵營見爨烟盛起曰、敵必以夜來襲、不可不備、下令定部署、及日沒大雪、明日班軍、景虎謂諸將曰、竊觀信玄、天下莫斯爲强、非以兵威挫折之、必有窺虛之患、終不可得伸志於加越、進幟京畿、欲明年復出河中島、唯憂資不給、爲之何如、諸將對曰、國亂以來、佐渡及莊內、會津、並絕貢賦、今復之、軍得不乏、而佐渡有金礦富饒倍他、請自此始矣、景虎曰、善、於是遣兵伐平之、旣景虎報捷于將軍義藤、先是景虎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遣使言能登國主畠山義則曰、君與吾先子失歡、未知其故、我將欲奉不腆之弊賦、往

問其罪、義則大恐請降、景虎乃以女兄妻之、而子養其弟義春、賜氏長尾、稱彌五郎、義則先義兼、源義家第三子義國孫也、養和中、義兼發畠山重忠子義純爲嗣、更姓畠山、義純六世孫曰基國、爲足利氏管領、基國次子滿則爲能登守護、義則即滿則五世之孫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甲山城主山內隆通通款于毛利元就屬部下、十一日、聖秀女王入曇華院爲尼、十二日、賜大德寺僧徹岫于普應大滿國師號、十五日、北條氏康下書淨智寺、寄二貫文地、充其修造費、又勵寺僧學文字、二十四日、避方忌于長橋局、

是歲、飽浦某與加地某爭境相戰、加地某遂敗走京師、長尾景虎將攻忍城、由金山徙軍、成田長泰、守備戒嚴、忍城之南面池沼、東西小徑斜通、深隍懸崖、石壁聳立、景虎進騎到佐間口、城兵上樓縱銃、景虎不爲意、巡視城兵大呼曰、怯矣哉、大將何見總角矣、景虎回轡、城兵引銃連發、皆不中、城兵呼曰、英雄可崇、請過焉、於是

景虎徐徐而去、宇佐美定行諫曰、往時八島之役、義經投弓於海、游馬取之、增尾兼房諫云、胡爲爲一小器、遺千鈞之軀乎、犯矢石而與西夫爭、不可謂勇、景虎曰、苟欲生則死、欲死則生、吾守節者、雖水火不能燒溺、明日越後軍薄湟際、接銃矢、大石道俊馳入謂曰、北條氏既發小田原來援、景虎乃收軍還、飯沼賴清反景虎、飯沼氏世屬長尾氏、及賴久戰死滑川、其妻納家人波多野源太爲後夫、更名賴清、初賴清通黑田秀孝、景虎乃遣使詰之、賴清不服、於是使直江實綱討滅之、盡賜其采地以賞之、武田氏將原虎胤驍勇、以一當百、衆目謂鬼美濃、武田信虎愛其勇剛、授諱字、稱美濃守、迨晴信樹功數回、是冬、淨土僧與日蓮徒爭宗意、晴信謂虎胤曰、汝所歸依日蓮徒、稱念佛謂無間法、憎忌之、他日汝轉宗門、虎胤不肯、晴信强、虎胤不奉命、晴信怒逐虎胤、虎胤去仕北條氏、氏康愛其勇猛、擬渡邊綱云、後亦歸仕、武田晴信聞太田彌助於

刈屋原城、城固不拔、甘利忠昌部下米倉重繼、集工多造竹束爲楯、避銃矢、昌忠一隊先衆薄城、遂拔之、而後以爲軍用、自重繼始、頃年、我國人侵朝鮮沿海者甚多、薩摩、肥後、長門爲最、次則大隅、筑後、日向、播磨、攝津、紀伊、豐前、豐後、和泉、種島等也、伊豫人能島、來島、因島氏族、載艨艦侵掠海濱、號西南日本、咸揭八幡宮幟爲標、因稱曰八幡船、初大內政弘時、屢侵伐朝鮮全羅道、朝鮮王不得拒而乞和、託信印約期來往、計船舶多寡、畀資財、據海港相遇交易歷歲、而後親狎欺侮、終迨用兵云、我邊民犯明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燒劫縣市、

二十三年甲寅、春正月朔、停諸節會、十三日、先是毛利元就將發兵討陶晴賢、召諸將會議、皆以衆寡不敵難之、小早川隆景曰、晴賢天下罪人、以兵力則天下勁敵、今私討之、是私鬪耳、彼將何畏、不如奏之天子、奉詔剪討、元就大悅、遂用其策、乃上書曰、大宰大

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之、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是日、賜征討勅書、十八日、揚弓、伊東義祐徙自佐土原徙治都於郡、十九日、和歌會、二十六日、聖天法樂和歌會、二十九日、詩歌會、是月、陶晴賢使弘中隆兼攻原田隆種于高祖城、不克、龍造寺隆信遣使大內義長修好、請其諱字、名弟家信曰長信、是月、今川義元入參河下鴨原、遂入尾張、欲攻小川、築砦于村木、使松平長勝守之、下寺本城、小川守將水野信元乞救於織田信長、駿河軍不利村木陷、二月朔、關白左大臣兼冬薨、五日、避方忌于長橋局、十二日、將軍義藤改名晴輝、是月、北條氏康侵駿河、今川義元乞援武田晴信、晴信乃出次富士川、是月、或謂陶晴賢曰、宗像氏男寡婦猶存山田、驅衆舊好謀恢復、迎大友氏族配女子、將殺氏貞、晴賢怒、令人殺寡婦、三月二日、右大臣近衛晴嗣爲關白、三

日、北條氏康自率兵陣天香久山、與武田晴信兵戰于刈屋川、互有勝敗、既善德寺僧、臨濟寺僧居間平之、於是三家約婚、於是約嫁氏康女于今川氏眞、晴信女于北條氏政、義元女于武田義信、和成各引兵還、十五日、和歌會、二十四日、島津貴久與穎娃右馬亮盟、二十五日、千句發句會、伊勢國司北畠具敎任權中納言、叙從三位、二十六日、太神宮法樂詩歌會、尼子晴久率師伐美作、浦上宗景邀戰于高田、再戰克之、宗景退保天神山城、晴久前入播磨、拔十七砦、會士匪起、收師而還、是月、長尾景虎出軍魚津、與板倉政慶戰、略岩瀨滑川、是春、上杉憲政贈書長尾景虎、將讓上杉氏及管領職、景虎辭之、特受其偏諱、稱政虎、夏四月十一日、關白右大臣晴嗣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公兄爲內大臣、公兄實望之子也、十二日、三好長慶入丹波、陷諸城、二十三日、和漢連句會、二十五日、和歌會、二十六

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二十八日、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公兄罷、是月、細川晴元將人見香西等據明石城、與赤松晴久相持、五月朔、嘉年城主嘉年中務少輔與陶氏搆兵、吉見正賴助之、晴賢怒發兵攻陷之、是日、晴賢自將入石見、攻正賴于三本松、毛利元就遣其將二宮隱岐守援正賴、四日、伊勢貞孝命三好長慶修築城溝、十日、北野社法樂詩歌會、十二日、先是陶晴賢率兵圍三本松、是日、毛利元就擧兵討晴賢、與晴賢兵戰於藝州石道五日市、斬首數十級、乘勝直入佐東、降金山城、櫻尾、草津、仁保島諸城、不戰而降、晴賢聞之、與正賴平而歸、十五日、元就入周防、與陶氏兵戰于小瀨御庄、二十五日、和歌會、是月、白山燬火、長尾政虎出師于河中島、與武田晴信抗衡、毛利元就欲討陶晴賢、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殲之、於是元就

巡視嚴島、築城、六月五日、元就與陶氏兵戰于明石、大破之、十日、長尾政虎入信濃、欲掠略淸野宿、武田晴信令馬場信房備之、十二日、政虎不戰而去、颺言攻虛空藏山寨、而艱險阻班師、飯富虎昌欲尾擊之、小幡虎盛曰、未可、彼必有謀、初村上氏家臣樂巖寺光氏値敵反間、君臣不和、鹽田原之役、義淸爲武田氏所破、光氏死戰以救焉者三、義淸因自悔、欲與光氏赴敵決死、光氏諫之、使走越後、而與和田修理、布下某、由利某相謀、詐降甲斐、約爲內應、政虎進淸野、聞光氏等事覺被誅、縱火鼠子驛而還、十二日、和歌會、十三日、避方忌于長橋局、十六日、細川元常卒、子藤孝嗣、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詩歌會、三好長慶復侵掠丹波、是夏、蝦夷大水、秋七月朔、島津貴久與伊地知重興盟、二日、毛利元就兵擊佐西郡未服者、悉平之、四日、和歌會、七日、和歌會、十五日、陶晴賢攻吉見正賴于三本松、久不能下、又聞佐東佐西諸城盡屬毛利氏、大

懼、使宮川房長率兵七千向之、元就分部諸將、是日、大戰、折敷畑、房長敗死、二十四日、武田晴信出兵信濃、二十七日、避方忌于長橋局、是月、北條氏康女嫁今川氏眞、八月朔、小田氏治信菅谷勝貞議、殺其臣信田範宗、十三日、甲斐大風、長尾政虎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十五日、武田晴信入貝津、十六日、政虎至河中島、部署諸軍、村上義淸爲先鋒、川田軍平、石河房明、本莊繁長、高梨賴治爲中驅、宇佐美定行爲左軍、松本大學、松本內匠爲右軍、政虎自以麾下居中軍、柿崎景家、北城長朝、毛利廣利、大關親益爲後軍、本莊慶秀、中條藤資、新發田長敦、大崎高淸等二十四人各率一隊爲遊軍、晴信又出河中島、高坂昌宣、小田切刑部爲先鋒、眞田幸隆、保科正直爲中驅、晴信以麾下居中軍、山本晴幸、飯富昌景、跡部信春等爲大監軍、左右之、一條賴宗、逸見秀親爲右軍、南部喜雲、飯尾淨嘉爲

左軍、海野常陸、望月石見守爲後軍、仁科上野、須田相摸等爲遊軍、騎卒凡二萬餘、夾筑摩川對壘、十八日、政虎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自卯至未、十七合、迭有勝敗、晴信遙望曰、敵中軍寡單、由後襲之、一擧可以擒也、乃潜下令、分三百騎、張絙數條於犀川上流、衆緣而渡、伏旗皷、經葦蘆中、直衝中堅、中堅大亂潰走、晴信大呼勵衆、直襲政虎麾下、麾下潰走、越後將宇佐美定行、渡邊翔橫擊破之、擠之于河、晴信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袍騮馬、白布裹面、拔刀來呼曰、信玄何在、晴信躍馬亂流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擧刀擊之、晴信不暇拔刀、以所持團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擧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淵中、晴信纔免、武田信繁聞晴信危、與從士僅十人、進騎士突入北軍、縱橫奮擊、無不一當十、進斬

數十人戰死、是日、兩軍死傷各二千餘人、而晴信被創、夜收兵退、晴信初未知騎士爲何人、問之捕虜、則政虎也、二十二日、權中納言今出川晴季兼右近衛大將、公彥之子也、二十五日、伊勢貞孝獻瓜、二十八日、將軍義輝獻雁、二十九日、先是蒲生範清背島津氏、是日、祁答院良重、菱刈隆秋、入來院某等、合兵攻加治木、肝付兼盛逆戰于綱懸川、累日不決、晦、長谷寺觀音法樂連歌會、是月、小笠原長時竊至京師、將有所謀、留二木重高仕武田晴信、躬去越後、歷信濃之伊勢、暫居榎倉武國家、九月朔、三好政康助有馬重則、出兵播磨、與三木次郎戰、取其數城、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二日、島津貴久伐帖佐、以救肝付兼盛、十八日、島津忠將以舟師復擊帖佐、二十六日、行神樂于春日社、七日、二十九日、毛利元就兵伐能美島取之、晦、島津貴久破帖佐蒲生兵、是月、武田晴信攻降洗馬某、遂斬之府下一蓮寺、其從者二百十三人悉鬪死、折

敷畑之軍敗也、陶晴賢軍議、令天野慶菴爲反間授策遂之、慶菴走如吉田、告以竄所逐、元就召見曰、我久絕周之音問、可得聞乎、對曰、折敷畑之敗、全薑失勢、將卒衰弊、雖然猶陽視其强、頃聞出師乎、岩國橫山、公如赴擊、殲之必矣、元就謝曰、我亦雖欲之、先江良房榮來送欵、且投盟書、故約以周防一州許之、竢彼報而發、然頃絕信、唯恐謀漏乎、乃以其載書示焉、慶菴驚怖、元就又曰、汝如岩國、爲我誘全薑、親作書與之曰、如事成者恩賞任所請、全薑如濟嚴島、斷海路、我軍窮矣、汝戮力莫使全薑渡海、慶菴乃抃躍而去、具狀告晴賢、晴賢甚悅、是時元就作詭書寄房榮曰、足下與我約、謀滅全薑、莫變約云、封函之附使价、謬到小方、達之於晴賢、晴賢解函見書、一驚一怖、未辨信僞、意竊疑房榮、房榮不識之、房榮報曰、嘗聞元就起自小邑、旣有昇天之勢、武兼勇、後必大起、不如弭敵討之議、通信與謀治國、則是萬全之術、晴賢危懼、遣弘中

隆包適岩國詰責之、房榮紿自殺於琥珀城、元就聞曰、渠陷我計中、自毀長城、有馬三好兵與三木氏兵戰、拔別所氏城寨七處而歸、冬十月二日、岩剱城潰、明日、島津貴久入置酒城中、四日、北條氏康陷古河城、放足利晴氏于波多野、初氏康滅兩上杉、獨晴氏率其餘黨不與氏康通、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莫有貳心、以禦弓氏之强武、氏綱啣密旨、不日滅之、遠近稱其勳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說、河越之役、憲政促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疑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兵死、則獻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其直、天將鑒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於是將兵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六日、勅以飛驒國禪昌寺准龍翔寺、十二日、三好長慶至淡路、與安宅冬康、三好義賢、十河一存會洲本議事、十二日、帖佐兵侵加治木、十

三日、島津貴久還鹿兒島、十五日、先是毛利隆元遣人送書於少貳冬尙曰、我征伐全豫、進入防長、鎭平焉、卿其徇豐筑、宜復家業矣、時冬尙在筑後、得書大悅、更名時尙、潜到東肥、入綾部城、與馬塲、横岳軍議、將發兵、會龍造寺隆信將徇東肥、以神代勝利、江上武種爲先鋒、次串田宮鬪之、是日、進師圍綾部城、時尙拒禦兵敗、退保山浦城、馬塲鑑周據中野城、隆信轉師攻山浦城、筑紫長門守、石動、村田、立石等拒戰數日、長門守先衆乞降、城中援斷力盡、時尙終走筑後、綾部鎭幸、犬塚鎭直、姉川信安等皆降隆信、隆信併兵攻中野城、宗筑後守、横岳下野守等後援、隆信不克而去、江上武種入仁比山、神代勝利入山岡、時尙與馬塲横岳等議乞援于大友義鎭、十八日、毛利元就寄渡川福田地若干於杵築社、十九日、島津貴久使二子忠平入居岩劒城、忠良還鹿兒島、二十二日、避方忌于長橋局、二十五日、詩歌會、毛利氏兵攻伴田壘破之、

二十九日、和歌會、先是武田晴信子義信、初出軍信濃大捷、木曾義昌、知久四郎左衛門皆降、是月、晴信放知久于大島、毛利氏兵擊陶氏黨在西條者平之、十一月朔、先是毛利元就忠尼子國久强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爲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啣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得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糵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及子誠久、敬久、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誠久有數子、自盡而死、季子孫四郎生僅二歲、乳母懷而逃、七日、地震、盜入內侍所、十一日、赤松義祐將攻明石城、三好氏兵來援之、相持未戰、晴政有弟曰佐用中務、晴政殺之、奪其邑、中務臣佐野十兵衛去仕尼子氏、請伐播磨、先導、

晴久以山中幸盛爲將、伐播磨、拔駒山城據之、與赤松氏戰、是月、長尾政虎出兵攻三國寨、北條氏康使族綱成、及富永政家、多米長宗等騎兵萬二千、歷久留里領浦田城、抵西郷陣于日合、松葉、葛原、里見義堯使賴定、及正木時綱、忍垂美作守、山本左京亮等、步騎四千邀戰、綱成兵田中、美作守等兵六百、濟浮渡川、向大門口、正木晴義把戟三合、不利入保獅子郭、明日、晴義等出大門口、隔水接戰、獲敵二百餘人、相兵踰水横擊、皆擊卻之、十二月三日、天智帝國忌、六日、避方忌于長橋局、二十六日、鬼城火、兵器糧食悉燼、島津忠親兵欲乘虛取城、伊東氏所置守將河崎左馬助拒卻之、是月、武田晴信女嫁北條氏政、是冬、蝦夷大雷、天文中田丸家人池山伊賀守與山岡黨反、襲其主具忠、具忠自刄、晴具怒、自將兵攻山岡黨于山上城殲之、令具忠子具安襲田丸氏、天文季年、先是山東多通用永樂錢、頃間北條氏臣山角定信、笠原康朝

議曰、凡錢品雖多、以永樂錢爲最、自今而後止他錢、山東一統用永樂錢、庶民可得便也、乃命分國、書高標、以布令、而後用永樂錢、去鐚錢云、是歲、毛利元就卽欲營金山城以老焉、子隆元固請而止、軍國之命令、出元就如初、本願寺光教寂、子光佐嗣、我邊民犯明嘉興、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奈良天皇五

弘治元年乙卯、春正月朔、停節會、四日、知久四郎左衛門尉潜匿
理性院、是日、入京師、十三日、三好義賢將攻明石城、陣大山寺、三
好長慶亦至、城兵乞降、許之、十六日、楊弓、十八日、先是今川義元
侵參河、拔鳴原砦、築村木砦、斷小川城粮道、水野信元告急、請救
織田信長、是日、信長請援齋藤秀龍、秀龍遣安藤範俊等援之、信
長留之名護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織田信長率兵至熱田、
二十二日、海上風濤、楫師謂難渡海、信長曰、在昔源義經衝風波
于渡遂福島、以得捷勝、今日不可以不渡、自熱田直破風濤、達境
川、入小川城、見水野信元、二十三日、蒲生範清等兵、詐通欵于島

津貴久、誘擊於北村、貴久軍甚危、其族忠將來救、貴久乃班軍、二
十四日、織田信長攻村木、降之、送歸駿河成兵、明日、徇略寺本城
邊而歸、二十七日、安藤範俊還美濃、語齋藤秀龍以信長渡海攻
城之狀、秀龍曰、可恐、不可爲隣、二十八日、島津貴久至溝邊、北原
兼守來侵、貴久擊敗之、二月六日、貴久祈戰捷于宇瀨祠、十二日、
聖天法樂和歌會、十八日、六角義賢謁日吉社、二十日、若狹雨泥、
二十七日、三好長慶攻三木城、城主別所某乞和、是日、長慶還京
師、朝廷議伊勢兩大神宮修理、定山入祭木造始等日時、喪亂之
久、營繕過期百五十年于此、有比丘尼再興之、所謂山入者、入飛
驒伐山木以爲材用也、二十八日、尼子晴久寄高濱鄉地于杵築
社、是月、龍造寺隆信與神代勝利、會倉町家俊邸、隆信饗之、勝利
疑有其毒、不敢食、和破、既勝利陣千布壘、備隆信、隆信潛使小川
筑後守刺勝利、事漏、隆信襲其壘焚之、勝利退山內、六角義賢欲

徇伊勢、遣小倉參河守率兵三千、攻千葉城、千葉城在朝明郡、伊
勢四十八氏酋千種忠治據之、視武、拒戰而不屈、參河遣人乞成、
轉兵攻神戸部下澤木參河守于柿城、三好長慶還攝津、義賢歸
阿波、三月二日、帝受圓頓戒于二尊院良純、島津貴久兵與澁谷
良重戰于別府川、四日、圍碁、八日、肝付以安遣其子兼盛攻帖佐、
城主澁谷良重擊敗之、追至山田、兼盛發伏返戰、大破之、十九日、
將軍義輝授偏諱于伊達總次郎、名輝宗、二十七日、島津忠將與帖
佐兵戰、大敗之、追至高尾城、二十九日、陶氏兵攻毛利氏屬城仁
保島及開田城、是月、伊達晴宗任左京大夫、叙從四位下、爲奧州
探題、南蠻人氏宇志倶智齎製鳥銃、是月至京師、謁將軍義輝、命
佐佐木義秀、居之近江友村、傳其術、伊東義祐兵與島津忠親兵
戰于中尾、互有勝敗、龍造寺隆信率兵攻江上武種、神代勝利、武
田晴信引兵入木曾、築砦藪原、將攻福島、會長尾政虎、政虎圍旭

城、晴信乃使栗原信盛、多田滿頼留守、踰猿嶺歸、命諸將陣桑原、
躬以步騎七千陣其後、既而兩軍縱騎互陵踏、忽有飛雲如車輪、
散北軍之上、政虎仰瞻急收軍、晴信聞之笑曰、彼視我軍嚴整不
可犯也、設言返軍、可謂老兵者矣、相持十餘日、交綏、北條綱成兵
藤澤播磨守、率兵二千次葛原、城兵濟川接戰、冬木丹波守擊播
磨、相模兵敗走、追躡到栗坪、岡田備後制止長驅而收兵、是春、毛
利元就嚴島城成、先是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
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及成命己斐豐後守、新里宮內少
輔二人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尾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
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陷、吾
計莫失於此、元就陣于佐東、陶晴賢及弘中隆包次于岩國、數縱
細作伺動靜、元就頃間召瞽者、令談平家、每謂左右曰、全蓋如濟
嚴島攻宮尾、則我莫防禦之術、欲拒之、未得其計、屢有悔色、瞽者

晴賢之間也、乃達之於山口、夏四月二日、島津忠將攻帖佐諸城取之、澁谷良重走祁答院、四日、長門阿武郡男女一萬三千人咯血暴死、十日、足利義冬如周防、依大內義長、義長居之小原、十一日、保木城主野間隆實屬陶晴賢、通吉田形勢于山口、毛利元就率兵攻之、隆實乞降、許之、十九日、先是清洲老臣坂井大膳竊謀族甚介等、死傷者多、我力獨不能扶翼廣信、不如與信光和平相約、我住北樓、使彼居南樓、南北併心、以輔廣信、乃相盟乞和、而謂迎信光于其城、與廣信爲兩守護、織田信長許諾、是日、織田信光入清洲城而居南郭、明日、坂井大膳與其兄大炊助來謁、信光急執大炊助誅之、大膳恐而奔去、織田廣信又聞變將走、左右圍繞勸自殺、弗果、信長嘗命令發狼烟、望見烟火急發兵、稱廣信罪、馳驅與信光分隊薄牙城、城中兵士皆殲、廣信獨遁出、天野佐衛門把槍追刺之、森可成馘之、信長徙居清洲、迎斯波義銀、寘諸牙城、國

人悅服、是月、毛利元就屠矢野千手山、長尾政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戶神山、先是北條氏康率師一萬五千、陣于厩橋城、謀伐佐野、足利、靑柳等、使倉內城代猪服則直、攻大胡山上二城、大胡信綱出降、山上氏秀棄城走、五月十三日、陶氏兵攻白砂要害及嚴島城、城兵拒戰、明日、毛利隆元來援至草津、陶氏兵引還、二十八日、知久某爲其族與四郎宮下勘六所殺、是月、元就攻御莊下之、長尾政虎抵平井、軍議、大胡信綱遣使曰、請先鎭平江戶、而歸佐野足利之便路、政虎使長野業正、長尾謙忠壓厩橋城、自踰利根川、侵伐上泉、拔桐生、桐生直繼屬下善戰、逐山上成兵、令大胡民部左衛門保焉、將發桐生、以道路險阻、轉屠仁田山家連城、而收軍于平井、會佐竹義昭遣横倉則惨約和親、政虎喜、令千坂憲淸答其好、而入越中、攻魚津城拔之、擊殺父爲景仇板屋政廣、六月八日、毛利元就將巡視嚴島城、航海、敵船來襲、擊破之、二十六日、守

山城主織田信次漁松川渡、會信長弟季孝單騎過之、信次部下洲賀才藏射殺之、信次知其季孝、棄守山城走、織田信行馳至守山、放火民屋、信長聞之、鞭馬急馳、飲馬于矢田川、犬飼內藏來告、信次逃去、城中無人、信行先來放火、信長曰、我弟而單騎來往、豈無白龍豫且之難乎、雖存而吾不齒、還淸洲、以其城與其弟信時、是月、大風、秋七月七日、伊東氏鬼城兵欲誘島律氏飫肥城兵、出刈稻、飫肥兵見之馳至新山、鬼城兵襲其虛、捕北鄕圖書助還、陶氏兵復攻嚴島城、十日、陶氏將三浦房淸攻仁保島城、城將香川光景擊卻之、十六日、勅常陸不動院、勿用他宗衣躰、十九日、武田晴信與長尾政虎戰川中島、二十三日、朝倉敎景怒土匪及本願寺宗徒橫奪所在、率兵侵加賀、攻津葉諸城拔之、二十五日、澁谷良重、蒲生範淸襲帖佐、島津忠將自飫肥來擊卻之、是月、毛利元就屠吉和山里土匪、拔友田高森城、八月十三日、加賀一向宗徒攻

濱手等、朝倉敎景擊敗之、十九日、會津大風雨、地震、是月、長尾政虎聚諸將議大擧南征、直江兼續諫曰、連年出軍、士民疲奔命、一旦有流移變、雖悔亡及、況休兵馬僅數月、宜收熟稼、約食蓄穀、養士氣、而俟來年擧事、亦未爲晚也、願君熟思焉、政虎黽勉從之、武田晴信復陣藪原、而使五將閼御嶽、又遣兵福島城主木曾義高郎日獻封內狀圖出降、晴信喜曰、義高自知力微、未及交鋒鏑早出請降、其志可愛矣、乃以女妻其子義昌、食邑如故、使山村良利、千村良重隸焉、先是有術客稱爲加藤者、嚼火囓刀、呑舟及牛馬、出入不由戶、其所往來、靡不尊崇者、長尾政虎召試之、坐有一人諫曰、此妖妄幻惑衆心、非可近者、術客不顧、直取爪子於懷、而下之地、乍生、乍華、乍結子而熟、乃請曰、願爲明公削瓜、援刀一揮、諫者首應手而墜、政虎驚呼曰、此姦賊也、即令收之、未幾、夜得間遁去、而歸于甲斐、武田晴信奇其術、賜衣俸以爲弄臣、一夜晴信寢

而不寢、適見有闕寢門者、呼左右捕之、則術客也、晴信覺其刺客、親推刻之、果長野氏世臣也、遂命斬之、九月五日、伊東義祐擊飫肥、破南鄕、遂拔目井城、八日、先是朝倉敎景伐加賀僧徒、而議和、以手取川爲界、會獲病、朝倉義景遣其族景高等代之、敎景乃還、是日遂卒、義景乃令其子景紀承後、敎景剛銳善用兵、歷仕三世、屢定大難、及死世惜之、九日、重陽和歌會、十四日、今川義元遣乾城將天野景貫、攻大給山中、十九日、大風壞屋、二十七日、三好長慶遣其族政康、攻波多野晴通于屋上坂、細川晴元等援晴通、擊政康、引兵還、是月、朝倉景高放火那谷寺等、三好長慶遣兵攻八上高城、行成而歸、陶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刄而可取、晴賢曰、

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救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曰、某對元就有宿憾、以兵徼故弗果、庶幾憑明府之威靈、遂宿懷、元就憂明府渡海斷舟路、是故師如涉嚴島、則元就必赴救、某乘其隙襲吉田、得利必矣、載盟書以送焉、晴賢大悅、乃決意攻嚴島、建牙塔岡、燒民舍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楯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遣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蹶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

必也、元就語隆元曰、吾冒艱險擊大敵、生死難期、汝宜留後以經營家國、對曰、渡海將士皆死亡、則雖使翁在、當難克其後、況不肖乎、不聽、乃使宍戸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出羽元實、熊谷信直、天野隆重、阿曾沼廣香、三須隆經、香川廣景、杉原盛重、山田重政等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元就曰、全薑旣渡海、能島久留島者如何、隆景曰、先遣浦兵部也、言未畢、兵船數百達廿日市、元就廼遣宗勝、贈粮鹽酒殽慰焉、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二十八日、元就徙軍于池御前火立、二十九日、池御前神主乘蛤舟、奉幣嚴島祠、元就兵士擬神人倶渡海、敵兵數人出、問元就舉動、對曰、陶殿不攻草津廿日市、而涉嚴島、是乃毛利氏敗亡之兆也、元就雖軍火立、將退陣于草津矣、晦、元就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

望見以爲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旣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奕尾、問浦名、對曰、博奕尾鼓浦、元就曰、奕乘鼓、皆搏擊、必勝之兆也、直出塔岡背、小早川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冬十月朔、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噪、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塡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遏走者、皆爲不聞而走、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弘中隆包以兵三百、與吉川元春相戰、鋒刄頗銳、元春軍屢爲被破、元春怒、親自揮槍而進、靑景某、波多野某兵三百助隆包、橫支元春、元春殆危、熊谷信直、天野元定來救、元春擊靑景等破之、隆包

退龍馬場、據懸崖禦戰、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晴賢欲聚散兵而戰、三浦越中守勸晴賢退去、隆景追蹤及之、羽仁越前守及其弟將監率騎兵三十餘、自樹陰突出拒之、出羽元實邀戰、遂斬越前兄弟、隆景猶逐晴賢、敗卒群起遮隆景、元春代隆景伐破之、隆景馳騎而追、大和伊豆守率七千騎要戰、力鬪數回、存者僅二十人、香川光景當之、元就令曰、勿殺焉、光景乃擒伊豆、隆景復起逐急、越中督騎二百據青海苦捍戰、時隆景部下四散擊敵、左右軍微、越中殊死奮鬪、隆景親自揮槍接戰、赤川之助遙望見、驅援隆景、橫衝越中、越中部兵爭逼隆景、隆景部下七草井、山縣、內海、南、井上等死之、隆景最危、元春聞軍急馳至、中營士內藤等繼至伐之、越中兵皆殪、越中亦戰罷、且中矢二創、猶挾槍而進、二宮某當之、槍刺越中、內藤某馘焉、晴賢隊下士二百襲隆元營、隆元及諸部夾擊悉殲焉、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

求舟、不復覩一隻、遂自殺、有士三人猶從、以紫染衣裹其首、藏之幽谷、二士交刃而殉之、伊香賀某獨謂我常侍左右、如死於此、則爲敵所獲矣、乃去數町、出海濱而自殺、晴賢夫人稱某大方、初諫晴賢渡海、弗聽、大方與家士五十餘人、啜神水盟死、據富田土居寨以竢報、及十月朔、敗聞繼至、士卒狼狽、迨小林常永歸到、大方自問軍勝敗、慚悔、子長房不及期、將馳驅赴戰、衆俱諫止、二日夕、衆勸徙、與令還若山城、途至花尾、自裁于輿中、從者五十三人皆殉焉、三日、虜晴賢僕乙若、問晴賢生死、乙若乃導到塔岡、獲晴賢首、及伊賀民部、山崎隆方等殉死者首七級、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晴賢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八日、元就移陣岩國、葬晴賢首于洞雲寺、此役所獲首四千七百八十餘級、捕虜八百五十、重見通種就虜、請死、元就宥死、諭歸仕、通種不從、强之、固辭曰、臣素河野庶族、去邦遂屬全薑、義不可不死、不識全

薑存否、誤就虜、今何面目生仕哉、元就嘉節義、更賜死、求其子二人祿焉、

賴襄曰、兵有形、有勢、有機、形生勢、勢生機、機者難見而易變者也、隨時而變、隨處而變、如勢與形、必有大而可見、確而不變者、因其形而制其勢、因其勢而決其機、是將之智也、故智將之所爲、或有不謀而合、則其形勢同也、故其機亦同也、吾觀永祿元龜之際、有三大戰、毛利氏有嚴島之戰、北條氏有河越之戰、織田氏有桶峽之戰、此三戰者、皆所以著威令天下、以興其業者也、毛利氏織田氏皆以三千、破敵之三四萬、北條氏以八千、破敵之八萬、世徒稱其以寡敵衆勝於難勝、而不深究其所以勝者、蓋所以勝之機同也、機之所以同、則由於勢與形之同、何以言之、夫陶賊擅防長筑、以壓毛利氏之安藝、今川義元略駿遠參、以逼織田氏之尾張、兩上杉氏有七州、以蹂北條氏之相模、

以强臨弱、客攻主守、其形同也、以形言之、强者勝、弱者負、攻者有餘、守者不足、然而不足者慎、有餘者驕、驕則怠、慎則奮、則勢也、則其勝負之機、將相換矣、雖然、以弱敵强、以不足對有餘、不可徒奮鬪而克也、於是、制其勢以決其機、夫有餘者、利於分、不利於合、分則整、合則亂、而不足者反之、彼分其勢、更迭攻我、我何以堪之、是以置城寨於要衝之地、以梗敵路、使敵合衆戮力、於此、則吾所與鬪者約矣、是因形以制勢也、譬若投擲于地、以聚群蟻、敵衆散漫、蔽地而來者、其勢至此省蹙焉、則吾可以乘其亂衝突而破之、是因勢以決機也、然可擊之機、其間不容髮、急則未及其機、緩則已過其機、過不及於機、則機之可以勝者、或足以自敗、是則所謂隨時與處而變者矣、是故毛利氏北條氏之用緩、非緩也、織田氏之用急、非急也、其爲不失機一也、

又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

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効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孰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掲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

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擧朝義、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瀏漢室、奮討强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士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二十三日、改元、二十四日、前權中納言町資將薨于伯耆、二十八日、毛利元就遣兵于伊賀地、擊土匪平之、倉懸城將杉隆康通大內氏、元就率兵攻之、隆康戰死、是月、朝倉氏將山崎某、吉家某、將放火安宅、一向宗徒備之、山崎等知不可犯引還、宗徒伏兵擊之、長尾政虎歷三國峠出猿京、是時北條氏康在倉內城、政虎抵沼

田、出徙步挑戰、爲是地也、拘利根川片科川、深泥粘土、不可戰、適政虎有疾而罷、閏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武田晴信與長尾政虎戰于旭城、時二國兵結不解者五年、士民苦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遣岡部令綱爲之周旋、政虎將有事於越中、由是和成、二十九日、武野紹鷗卒、界浦人也、屬從右大臣三條公賴者十四年、公賴爲奏請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後辭仕、屏居于界浦、周遊于四方、修禪學、好和歌、嗜茶爲業、遂得數寄之名、名一閒居士、子宗瓦、十一月八日、賜毛利元就于周防等七州、補山陽西海二道探題、二十二日、初齋藤秀龍勸妾於土岐賴藝、賴藝悅、寵遇、名呼三吉野、及賴藝所逐、有身、秀龍奪爲妾、而擧男、乃義龍也、秀龍收爲己子、衆實以爲然、義龍及稍長、每歎母氏之賤、母氏誠令就乳母、乳母以實告、義龍竊問計於日野根弘就、弘就諭誠義龍、撫臣民、衆屬心于義龍、秀龍欲廢嫡立庶、義龍亦念復仇、長井道利亦竊相之、

義龍身長六尺五寸、其坐膝高一尺二寸、掲扇不及、加以一束手、有膂力、勇銳超群、外如愚惑、內實穎悟、暗察人情、能探衆心、伊賀範俊、竹腰道珍、稻葉長通、氏家直元、併心扶翼、與長通弘就議、久稱疾不愈、長通招龍元龍之于稻葉山下邸、義龍乃令弘就殺二弟、撞鐘急促同志者、其響通遠近、秀龍每好夜話、及鷄鳴漏盡、是夜亦然、侍坐者聞急鐘驚騷、秀龍曰、義龍反矣、乃促兵士、陣長良川、將擊義龍、義龍邀擊東岸、秀龍敗入北野城、二十六日、名護屋城主織田信光爲部下坂井孫八郞所殺、信長遣林通勝守其城、明日、矢島四郞右衛門尉殺孫八郞于熱田、十二月十二日、賊放火高田城、奪其財產、是月、豐田五郞左衛門尉據齋宮城、暴掠所在、船江城主本田美作守遣中西淸右衛門擊斬之、是歲、細川持隆臣芝原塞主久米義廣、密欲討三好義賢以報讎、與舊僚佐野、野田、仁木、小倉等相約、狙義賢、細川氏故舊會者二千餘、芝原與勝

瑞相違里餘、義賢預爲之備、義廣議曰、兵法避實伐虛矣、勝瑞已有備、不如伐一宮矣、夜急襲一宮成助于其城、成助敗走、成助義賢妹夫也、義廣收其家室以爲質、屯芝原而募兵士、義賢聞而恚、率阿波兵二千餘、與義廣挑于中富、黑田、涉水接戰、斬獲頗多、義廣奮勵血戰、力盡終自刄、其子龜壽猶幼、乳母抱而遁匿播磨、今川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以參河松平眞乘爲前鋒、大久保忠俊、忠員、忠世、阿部忠政、杉浦勝吉、鎭貞、鎭榮、血戰有功、世稱蟹江七本槍、長尾氏部下村上美作通甲斐、事覺而被誅、小笠原長時就三好長慶、請將軍義輝、以長時爲弓馬師範、賜高安郡地、關白晴嗣改名前嗣、龍造寺隆信攻神代勝利于谷田城、取之、勝利走依原田了榮于筑前、少貳時尙在綾部城、馬場鑑周等來屬、琉球王尙淸卒、子尙元嗣、我邊民侵朝鮮、拔達梁、殺守兵、又我邊民侵明邊境、遂至南京、焚安定門、竟亦敗退、疱瘡大行、

二年丙辰、春正月朔、停節會、芥川城火、松永久秀移金剛輪院、六日、前關白房通爲橘氏是定、權中納言久我通興爲源氏長者、九日、圍碁、揚弓、香會、十五日、德川竹千代在駿河、加元服、名元信、稱次郎三郎、元信之拘于尾張也、或彩籠閉小禽以獻焉、巧作百鳥聲、元信辭而郤之、左右問其故、元信曰、此禽好傚他聲、必不能自鳴者、不足賞也、及在駿河、年甫十歲、時五月五日、出游阿倍河原、觀兒童石戰、一群百五十人、一羣倍之、觀者爭就其衆者、元信在僕背、命就其寡者、僕怪問故、元信曰、衆者自特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今川義元聞之曰、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僧大原義元庶父、爲淸見寺主、輔義元視軍國諸事、有膽略、善戰、元信從請書史、受兵法焉、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三日、彗星見東方、二十七日、十一面法樂連歌會、二十九日、連歌會、是月、赤井濕景築館林城、徙治焉、濕景通長尾政虎、廢靑柳城、更城大袋、地利不便、

欲相地更徙治、過舞木寺院、村童繫縛狐兒弄之、濕景憫、畀錢乞縱遣之、及夜歸、路傍有人蹲踞曰、謝今日再生之恩、且謂大袋不祥之地、願爲鄉導視勝地矣、乃從其言、到館林相地、山川林澤形勢皆稱宜焉、於是經營成徙焉、因名尾曳城、建社祀之、以爲鎭守、二月八日、陶氏餘黨蜂起于山代中須、毛利元就遣坂元祐、粟屋元通擊平之、十一日、三好長慶定法令七條、揭示各所、十二日、猿樂、十三日、地大震、十六日、吉田社鳴動、二十日、以今川義元命、松平義春代松平元信統師、攻奧平貞友于名內城、死之、元信聞之、濺淚歎惜、左右感動、嗣子家忠尙幼、家臣松井忠次忠而有勇、且爲姻戚、故使忠次傅家忠領其兵、二十四日、織田氏將日近定直攻今川氏將粟生永信于秦梨子城、奧平貞勝遣兵救永信、是月、松平元信使松平好景攻板倉重定於中島、走之、三月朔、武田晴信取伊奈郡信濃粗定、七日、勅諸社寺禳彗星、十八日、先是毛

利元就將攻山口、入周防、陣岩國、聞尼子晴久窺其後、遣口羽通良于備後、說山內隆通扞尼子氏、晴久怒、發兵攻隆通、隆通捍禦不撓、晴久不能急拔、而抗衡歷月、元就謂隆通善拒、則晴久不得入國、是日、元就謂吉川元春曰、余雖兵寡、入周防屠義長不爲難也、汝分兵如石見以要晴久來路、旣晴久將入石見、病不果、島津貴久自將入大隅、伐蒲生範淸、城險不拔、是日、乃攻松坂壘、又不克、二十五日、長尾政虎入信濃、武田晴信聞之、慮貝津寡兵、出二千五百騎爲後拒、自將二萬三千繼之、政虎欲先攻貝津、斥候報曰、甲斐旣發後拒、乃止、政虎乃轉軍、傍山陣犀川西、晴信渡筑摩川、夾犀川對壘、政虎謂諸將曰、兵法有之、隘塞山林、所以少擊衆、吾今將用之、諸君宜聽我處分、於是前犀川後戶神山而陣、相持十餘日、政虎遣小島忠一往約戰期、忠一膂力絕倫、嘗府城修橋、橋材長亘三十人所舉、忠一單身扛之、晴信聞其名、試使嗾獒

焉、忠一遽然捕之、摺顱骨而殺、甲斐人以其力如鬼神、呼之鬼小島、政虎夜望敵陣曰、燎焰照天、兵馬聲多、必將來襲、及其未至、疾擊之、老賊可禽也、會天大霧、急傳令、中分八千騎爲二隊、以宇佐美定行、村上義清等九人爲先鋒、而躬率其一隊繼之、晴信與山本晴幸等謀、分六千、授客將保科正直、海野常陸等、命曰、迂道度戸神山、乘夜出敵後、鼓譟進、吾合軍夾擊之、乃可逞焉、正直等迷路、夜半未得達、政虎諜知之、勒兵襲晴信不意、甲斐軍不覺、及金鼓起大驚、飯富昌景等力戰防之、政虎自揮槍勵衆、突進掩擊、斬山本晴幸、及板垣、一條、初鹿、諸角、小笠原六將、殺數百人、而天明、正直等始達越後營、則不見隻騎、而河中戰聲如雷、正直大呼曰、事急矣、單騎而馳、衆繼之、經突越後軍後、晴信見之、返旗夾擊、越後軍敗走、新發田長敦、本莊繁長留戰支之、越後軍得間、合諸隊退、甲斐軍追擊逼犀川、越後軍輪轉返戰、甲斐軍不得進、後軍來

助之、乃倒隊而退、甲斐軍復且尾擊、定行植幟渡口護之、中條藤資、竹俣朝綱等、大閧爲聲援、遂得濟、甲斐兵亦不尾擊、明日交綏、二十七日、先是大內氏屬許斐岳城主占部尙安、爲大友氏將立花鑑載、奴留湯融泉等所攻、棄城走大島、是日、尙安族尙持乘夜攻許斐岳城復之、二十九日、先是朝倉氏與加賀僧徒搆兵數年、將軍義輝遣大館晴光、武田信堅於加越、諭兩國令和解、朝倉義景聽命、約以女嫁本願寺子光慧、於是朝倉景澄率兵歸國、加賀四郡首逢田肥前守來謁義景、是月、里見義弘率舟師入三浦郡、北條氏戍將梶原備前守等擊卻之、長尾政虎謀擊北條氏康、太田資正爲政虎說山東諸將曰、關東將士、自古屬源氏、北條平氏也、胡爲附之、政虎既受憲政讓、是則關東管領也、不遺累世之親好、而宜屬之樹勳功也、於是成田長泰等屬者多、初足利義滿戡定海西九國、又與明國修好、及季年、西陲姦民托互市、擾明邊

境、勢寖披猖、動輒長驅深入、明人怖之如虎、至以南倭北虜並稱、明主棣諭義滿禁戢、義滿發兵掩捕、悉焚舟艦、致書送俘、明主發使幣璽書褒揚、然西陲無管、海寇不絕、及足利氏衰、郡盜公然遠掠、而不能控制、至此明復大苦我寇、其官省乃使行人鄭舜功齎書來曰、中華與日本講和已舊矣、近曾失親斷交、且賊船屢來侵掠邊境、希禁遏剽掠、令黎民安處、故書以諭之、今也復舊好、完交睦矣、舜功抵博多、當是時、大友義鎭統領西海、故以爲日本國王、賂印書、諭述其意、義鎭曰、我只西陲一侯、非國王也、方今我邦戰爭紛擾、豪傑割據、不聽王命、故難達朝廷、且頃年兵亂、各爲守備、不遑出兵于他邦、惟是海島寇賊所爲而已、非加制止之限也、乃遣歸、義鎭以達幕府、幕府與三好長慶等議、三淵藤賢曰、方今我邦戰爭之際、構難於他邦、恐不可矣、先義滿時、八幡船掠略異域、細川賴之恐破懷遠之親、命能島、村上等爲之備、卑西南諸島、以

爲西海警衞、令禁遏盜賊、如今諭彼等禁制之乃可矣、於是下令於三島及南通種等、發舟艦、悉點檢海船、收帆別錢、巡歷諸道海津、糾賊船、嚴禁八幡賊船、幕府答書、謝鄭舜功遣歸、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日、結城政勝謁皇太神宮、歸路過小田原、面北條氏康、以將伐小田氏治乞出兵、氏康諾、是日、政勝入常陸攻小田氏屬城海老島、氏康遣遠山直景、富永政家率騎五百赴援、壬生、鹿沼、宇都宮、那須、毛呂氏等亦會、政勝督諸部而進、氏治自赴救海老島、大敗、走菅谷政貞所保土浦城、十八日、毛利氏兵與陶氏餘黨戰于鶯頭及下松、二十日、毛利隆元攻須須萬城、城主山崎伊豆守等防戰、隆元不利、明日還兵岩國、先是齋藤秀龍在鷲山、義龍據稻葉山、聚兵士、國人質子皆在稻葉山、是以國人多屬義龍、而附秀龍者寡、勢威不敵、相尋釁日、秀龍進屯于長柄中瀨、前隊林通政、道家定重等、與義龍前軍林正道相戰、秀龍軍敗、退北野、而

入城田寺、是日、再戰于中瀨、初秀龍發軍、義龍迎戰、左右前後、隊伍嚴整、毫不踰矩、奇正協衛、秀龍自阜上望、驚歎曰、今見彼指揮、雖老武所不及、我唯決死于今日耳、始我非惡義龍、以彼爲庸劣、欲以少子代之、是我不明也、歎息良久、義龍使部下再進戰、遂大敗之、秀龍欲逃入城田寺、抵鶴山、義龍士長井道勝殪秀龍、將馘、察爲秀龍繼之、小牧道家曰、何繼敵矣邪、自後斬秀龍、秀龍年六十三、從兵離散、義龍檢首罵曰、乃翁莫恨我、是翁自所取也、乃棄之長柄川、道家取收埋其屍、是稱齋藤墳、初秀龍贈書于織田信長曰、卿若出援來救、則以國附卿矣、信長諾、乃出軍于多羅、不及還、義龍使牧村主水等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織田信安遙應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信長兵僅八十三騎、乃驅清洲市人、伐竹爲槍、列于軍後、敵以爲大兵來也、退去、秀龍初貧、家無擔石之蓄、及祿仕、僻居陜室、嘗嗜槍、柄長三間、部廊梁九尺、長

二間、不可藏槍、餘穳一間露擔外、土岐氏放鷹于郊、鷹飛息餘穳、土岐氏問姓字、稱揚武備、予祿百石云、是月、三好長慶新架宇治橋、吉川元春入石見、御郡邑、而築島屋尾黑岩二城、以備尼子氏、五月二十六日、名護屋守將林通勝、密與弟光春、柴田勝家謀、欲殺織田信長、立其弟信行、信長覺之、是日、與弟信時往名護屋詗之、光春耳語通勝曰、是天幸也、宜速行大事、通勝不忍發、饗待如故、信長歸、砦于名塚、令佐久間盛重戍焉、尼子晴久帥師三萬、以本莊久利爲先鋒、攻福屋隆久于松山城、毛利元就亦使宍戸隆家攻溫泉津城、而軍長園、晴久謂我雖拔松山、令長雄滅亡、是非武也、乃去松山、割師二萬、爲溫泉津後援、與隆家抗衡、自率五千涉江川、軍太田莊、長雄得力固拒、會長雄部下水屋瀨城主水屋因幡守子長宗、時歲十二、在備後神邊、隆家擒之、以誘降、因幡悲欷、勸長雄乞降、而弗納、因幡終自殺、其徒五百餘人、擁長宗入赤

城、攻溫泉津城、城中挫銳奪氣、歷日士卒散走、長雄不得保禦、遂乞降、晴久退屯太田莊、敵乘勝追躡、會江川水漲、日且暮、不能濟、晴久旋師于出雲、二十七日、遷賀茂別雷神于正殿、遣久我通興臣竹內季治、管丹波山國鄕御料、松永法雲率兵從之、是月、毛利吉川二氏兵破尼子氏兵于銀山、先是松平元信臣管沼定村、與林左京謀攻其宗定繼于田嶺城、不利、是日、定村乞援今川義元、復攻殺之、六月三日、大友氏將齋藤小左衛門尉通毛利氏、義鎭遣立花鑑連夜襲其城、斬之、四日、修仁王經于小御所、七日、先是織田信長叔父守山城守織田信次臣洲賀才藏誤殺信長弟季孝、信次懼出奔、既信長老佐久間信盛與信次老角田新五郎、坂井喜左衛門謀、請信長以信長弟信時爲守山主、信時寵喜左衛門子孫平次、疎新五郎、是月、新五郎反襲守山、信時不能拒自殺、信長乃宥信次罪、召還、復與守山城、長尾政虎抵平井、里見義堯

遣使者曰、北條氏康今在東上野、請發師伐之、我亦略取三浦地矣、政虎諾、既政虎促河西先方、及岩槻、佐野、足利等、與氏康對抗北武數日、氏康引歸、政虎亦收軍于平井、是役、太田資正爲魁軍、或言資正通北條氏、政虎僅與十許人、赴資正陣、雜談戲笑、資正庶長子資時時年十三、侍坐、政虎舉扇招之、執其手曰、健矣哉童、當爲我子矣、令認我營也、乃携而歸、悲說忽止、秋七月十日、松永久秀張猿樂饗三好長慶、是月、畠山氏臣安見直政入大和、攻布施某、畠山時澀等往救布施、直政引還、八月四日、參河人奧平貞勝以作手城叛屬織田氏、築砦于雨山、使其族貞能守之、今川義元遣松平元信臣菅沼定村等兵攻雨山、貞勝赴救、駿河兵疾攻下之、定村死之、十七日、島津忠親入日向、攻肝付兼續于大崎、破之、殺三百餘人、二十四日、柴田勝家、林光春各將千騎、急攻名塚、佐久間盛重告急於淸洲、織田信長卽率見兵七百赴援、時雨霖、

小田井河水溢、不可涉、名塚亦危急、信長勵聲曰、大學設死、則我何顏得對諸士乎、乃奮揚而濟、使織田信房等當勝家、而自與光春戰、信長兵不利、隊將森可成謂信長曰、今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驕色、信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愈乘勝、縱其麾下兵、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槍鏦殺光春、遂轉赴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勿使勝家逸、勝家大怖、終走歸末盛城、信長遣兵追尾、獲首二百餘級、信長母六角氏愛信行、與之俱居末盛、乃召村井盛持、島田所介于淸洲使之、爲信行乞恕宥其罪、令信行作誓書、勝家、通勝、皆被僧服、來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已、吾前背德悖謬、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乃遣守名護屋、如故、此役信行士宮井勘兵衞射前田利家右眼、利家下、騎把槍、刺勘兵衞、猶不拔矢、而馘首於信長、信長感悅、予食邑三百石、利家尾張荒子人、幼名犬千代、

爲人豪邁、沈毅寡言、仕信長、十四歲、初從軍獲首級、九月九日、輦下小兒悉咳逆、死亡者多、因卜之、謂貴布禰神之祟也、是日、勅貴布禰社禳之、二十二日、毛利隆元復攻須須萬城、是月、大友義鎭麾下小原某、本莊某、反據其城、義鎭怒、命立花鑑連攻殲之、是秋、龍造寺隆信、筑紫廣門、皆通好于毛利元就、先是豐前諸城分屬大內大友、及大內氏亂、各謀獨立、是秋、大友義鎭自將入豐前、陣龍王、分兵攻長岩、松山、馬嶽諸城、豐前盡定、置兵妙現嶽及龍王、歸府內、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島津貴久復攻松坂壘、拔之、斬守將中原以下百餘人、晦、前關白左大臣房通薨、是月、六角義賢遣其將小倉實春於伊勢、攻千種城、城主千種顯季拒戰、實春不利、旣講和、義賢以其老後藤賴房弟、爲顯季養子、三好長慶奏請修補宮闕、傳令于輦下、暴征家徭、以給費用、武田晴信以秋山晴近爲伊奈郡代、使小山田昌辰守尼巖城、使高坂昌信代昌辰

守貝津城、誡昌信曰、貝津當越後之衝、而謙信方今英傑、要當屬望於此、汝我心膂、非汝誰能與彼爭鋒、固守勿有怠心、益騎三百、率川中島諸豪、食邑九千貫、諸將皆榮昌信、昌信爲人沈勇好謀、察機遠慮、不履危、不臨難、世諺所謂逃彈正、里見義堯使義弘爲督師、正木時忠、秋元民部少輔、小川豐前守等、軍艦八十餘艘、發稻村浦高野島、而濟三浦、繫艦於城島、相模戍將梶原景宗、北見時忠、山木常信、古尾谷重長、三浦茂信等、馳人告急於小田原、宮永政家等率兵艦來援、義弘與戰于海上、破之、及日沒收兵、期明日、是夜烈風暴雨、吹歸兵艦於安房、義弘時居佐貫城、剽取三浦四十餘鄉、是秋、北條氏康在倉內城、長尾政虎馳至沼田、自十月抗衡、先鋒健步接矢丸、未及交戰、政虎患熱疾、引軍而回、十二月九日、村岡右兵衞與宮城城主留守顯宗絕交、侵其境、伊達晴宗與諧右兵衞褒之、先是北條氏康陷古河、置足利晴氏父子于波

多野、是月、氏康與晴氏和、加晴氏子于首服、請將軍義輝偏名、名義氏、爲奏請敍從五位下、任左馬頭、乃移義氏于葛西谷、旣又徙下總關宿、義氏北條氏出也、十七日、駿河大雪、是月、京師疱瘡流行、兒童多死、是歲、織田信長庶兄津田信廣、與齋藤義龍謀、將取淸須城、事覺不果、是後信廣屢與信長戰、終力竭降、織田氏將柴田勝家、及荒川賴季率兵二千、攻福釜寨、酒井忠次、大久保忠勝等固拒、勝家被傷、戰不利而歸、松平元信謂今川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鄉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元信曰、僕年齒尚弱、願暫居第二郭、使前處守山田新左衞門在牙城、以爲觀國之翼矣、義元悅、謂諸老曰、思慮深厚、如老者之言、我酷感之、佗日爲氏眞之翼矣、廣忠如存、其悅可察也、元信於是始歸岡崎、參河老父聞而大喜、爭出迎之、初義元相約、竢元信成長、悉復諸臣食邑、然今猶以月俸而已、掠領郡邑租稅、

以爲已有、是以岡崎諸臣爲餌、屢侵略敵境、而親族諸臣、驍戰不顧殞命、僉期元信復歸也、然義元猶寘新左衛門于牙城如故、未逮諸士俸領還附、於是士民憤惋、鳥居忠吉雖衰、進握元信手曰、臣老矣、不能効驅馳、特爲郎君謹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目之、因嗚咽而泣、元信亦泣、忠吉復指示積錢曰、臣所蓄累于他、擱十緡作豎積累如斯、莫敢毀濫、元信善之、他日又命如斯云、及元信定侯位、國計軍須、無所匱缺、得以展力拓業者、忠吉之功居多、時山田氏猶在牙城、元信居子城、長尾政虎聞之曰、德川氏年甫十五、用智如斯、後世可畏、寔良將之器也、當是時、淺井久政與江南人接戰、屢不利、江南諸豪亦各據城砦、無敢應命者、或時久政與六角義賢戰敗、歸咎於舊勳將佐曰、卿等耄矣、赤尾清綱對曰、行兵猶放鷹也、第在主將之指揮耳、臣等雖老、筋力未衰、先君若在不復如此老耄矣、詞直氣

壯、久政無如之何、初龍造寺周家蚤卒、其子長法師年尚幼、鍋島清房妻死而鰥、周家寡婦使謂清房曰、卿喪室氏而孤居、妾媒以送箕箒之妾、迨入與相見則寡婦也、清房驚怪、乃謂清房曰、嗣子幼而孤、無依撫者、卿父子非常之人、希妾育之、以爲嗣子昆弟、請勿訝、乃相偶云、我邊民侵明浙、直還入琉球、琉球王元發兵邀擊殲焉、

三年丁巳、春正月朔、停節會、五日、織田信行享諸將士于末森城、而不及柴田勝家、勝家推而就座、信行恚、不交一語、十五日、松平元信改名元康、今川義元以其族關口義廣女妻之、元康獻馬于將軍義輝、義輝賜手書及佩刀、二十二日、聖天法樂和歌會、河內安見美作守子某謀反、事露、二月四日、祈禱連歌會、宇喜多直家修其居城、九日、法樂連歌會、十六日、武田晴信出兵信濃、十七日、留守顯宗降于伊達晴宗、十八日、長谷寺法樂連歌會、是月、皇太

子患痲疹、左馬頭足利義氏叙從四位下、任右兵衛佐、三月三日、毛利元就與其子隆元將萬騎發岩國、攻須須萬城、城帶泥淖、元就人持簀與席、以傅城下、投簀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鏖殺其兵、四日、神樂、八日、毛利元就隆元合軍、圍若山城、數日拔之、殺守將陶長房、元就使其將長屋小次郎守之、自進向山口、旣大內義長將毛利與三、野上內藏助、帥兵來攻、小次郎嬰拒、會降卒在城中者縱火應之、小次郎逃去、城復爲敵有、元就得報、急遣將逐二人、遂毀其城、九日、聖天法樂連歌會、十二日、賜妙心寺祖惠玄于本有圓成國師號、毛利元就移軍松崎、遣別將取氷上、進迫山口、伊東義祐築砦于東光寺、島津貴久遣兵攻之、互有勝敗、十三日、大雪、十四日、聖天法樂連歌會、十六日、和歌會、二十二日、猿樂、先是毛利元就與諸子伐大內義長、別遣元春、將兵入石見、是日、元春陷永安城、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兼于三隅城、元春隆景說曰、藤

包智勇、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隙、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二十三日、權大納言花山院家輔爲內大臣、忠輔之子也、二十五日、北野法樂連歌會、二十八日、六角義賢復遣小倉實春侵伊勢、攻柿城、神戶城主神戶具邦率兵來救、實春乘其虛拔神戶、據之、後具邦攻復之、實春逃歸千種顯季、二十九日、發句會、是月、神邊城主山名理興卒、無子、毛利元就思其嘗有功、已使理興族山名盛重繼其家、是春、先是尾張諸士往往送欵于今川義元、義元乃使其將葛山備中守等守笠寺城、使松平元康松平信一守品野城、夏四月朔、日有食之、避方忌于別殿、先是三月中旬、毛利元就發細作、識察山口擧動、帥師抵浮野、以宍戶隆家、福原貞俊、志道廣好、口羽道良爲前鋒、使小早川隆景、及楢崎信景、古志豐綱、有地就信爲後拒、元就隆元爲中軍、周防人戍松崎者鷲頭政朝、朝倉弘房、望風而潰、先隊追薄佐波川殲之、右田砦守野田長房、右田

隆次迎師而乞降、令南方就正守之、而到佐波山嶺、姫山守將宍道隆慶亦降、使福原貞俊守之、所在城寨皆潰走、大內義長、內藤隆世遂棄山口、而逃長府、入勝山城、元就入山口、須人撫綏四近、除苛政、安新附、復神社、修佛刹、鎭市巷、隆元隆景勸追伐、元就曰、凡我兵略不乘勝、熟慮大內氏勢今雖偪、此名族也、不可輙滅、遠慮近測而後發矣、而令市川經好、渡邊元、赤川元助率兵一千餘、遣赤馬關、以備豐後、長屋元定、福原俊親、椙原信景、熊谷信直等四千餘騎副之、攻勝山城、城兵善拒、圍數日、貼書于箭鏃、射於城上曰、元就於義長卿無遺憾、所置宜任意、唯內藤隆世不可免也、隆世曰、臣死君全、素所願也、請檢察、二日、使兼重元宣莅之、隆世自殺、義長出移居于谷內長福寺、三日、貞俊追而圍之、遣人勸自裁、義長曰、我悔爲貞俊被欺、不與隆世共死也、乃沐浴而自殺、杉重允、安田長重、橋爪守隆、吉弘長正四人殉之、貞俊傳義長隆世

首于松崎營、先是元就遣使於大友義鎭曰、令弟義長危在旦夕、若欲之懸、護送焉、義鎭曰、我嘗與彼不協、如其死生、非我所與也、惟欲紹鷗瓢簞茶器耳、於是元就取其器送焉、五日、新建小殿、八日、遣日前國懸社、九日、先是北條氏康遣人甲斐、謂曰、頃年長尾謙信觀兵于山東、依管領氏故舊、諸豪皆持兩端、太田資正侵武藏、長野業正掠上野、並隸謙信、西上野北武藏人、皆通越後、屢侵略我邊境、我以是內外疲弊、卿如出師于西上野、侵伐白井蓑輪、而保河西、我擊平平井、岩槻、佐野、足利、俱廻籌策、討伐太田長野、則上野武藏可得而定矣、晴信諾、以子義信爲先鋒、率騎兵萬三千、進軍于甄尻、是日、長野業正爲魁將、小幡、勝田、安中、白倉等騎二萬、戰于甄尻、業正在陣頭督戰、甲斐先隊披靡、業正揮旄呼曰、我軍有利進擊矣、甲斐師整隊進戰、國人遂敗、業正勢撓、自殿返鬪數次、遂收軍、晴信進圍蓑輪、陣修法寺、業政剛勇拒戰、甲斐師

死傷不尠、會政虎出于信濃、解圍轉師、與政虎相抗川中島、不戰而去、十二日、毛利元就凱旋岩國、割郡邑行賞、防長二州悉平、備後豐筑諸豪、亦往往送欵者多、十四日、法樂連歌會、十五日、島津貴久與諸將攻北村營、殺菱刈重豐、進攻蒲生範清于蒲生城、範清力屈、致城走祁答院、祁答院氏遣使請赦範清、許之、蒲生氏偪强、久歷年所、至是乃下、群臣將甘心焉、貴久曰、以怨報怨、其怨不已、以恩報怨、其怨則止、且殺已降、不祥、不許、十七日、六角義賢以細川晴元女爲猶子、嫁本願寺光佐、十九日、千句發句會、二十三日、詩歌會、二十四日、宗像神社災、二十七日、新建黑戶殿、二十八日、和歌會、立賣町火、延燒四百餘家、二十九日、將軍義輝修法會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是月、宗像氏貞攻麻生鑑益于山鹿城、鑑益自殺、氏貞移有其城、五月十日、聖天法樂和歌會、是月、長尾政虎收軍而入高井郡、經鳥井嶺、欲入平井城、伐靈山桐生、出旗于

河原、土地險隘、屢難出兵、不有利、是時、政虎與斥候二三騎、廻視數里、桐生兵謀狙射、擇銃手三人、令伏山陰、政虎被牛首、騎連錢班馬、率兜小島家正、山吉豐守、宇都親朝、城意安前進、與伏相距數町、有一武夫、自間路出俯伏曰、臣籠澤景次也、此地險隘、請勿叨擊、君每輕騎巡視、不虞變難測矣、臣嘗歎、今果將有變、是以報、政虎悅、遽命搜伏兵斬之、賞景次、六月十二日、聖天法樂和歌會、十九日、歌諺、二十日、地大震、是夏、豐前諸城主叛大友義鎭、義鎭將兵攻長野吉辰、野中鎭種降之、諸城乃望風降、秋七月六日、大旱、祈雨、八日、武藏小机城主笠原越前守卒、占部尙持與多賀隆忠戰、隆忠敗死、十二日、戶田氏輝卒、子氏光嗣、十八日、細川晴元獻鱸魚、織田信長張躍戲、後津島人獻躍戲于清洲、盡善美、信長大悅、毛利元就又謀並豐前筑前、陰招鎭西諸豪、筑前秋月文種、原田隆種、肥前筑紫惟門、素屬大友氏、文種隆種皆漢劉季之裔、

惟門太宰少貳賴兼之後也、三家皆以門地自負、大友氏將士以其勢徼、待之甚倨、三家常忿怨、至是陰送款於毛利氏、大友義鎭聞之、遣戸次鑑連、高橋鑑種、臼杵鑑速於筑後、秋月文種邀拒、是月、戰彌須郡破之、文種走保秋月城、三將進圍之、文種將吉野某送款、導納大友兵城中、是日、文種自殺、子種實走依元就、其將大橋豐後出降、大友兵已陷秋月城、遂分兵並進入肥前、縱火基肄養父諸郡、遂攻惟門、惟門戰敗走九千部嶺、保五箇山第一峯、已而察勢不可敵、焚城寨十一處、從今津航海、奔安藝、憑元就、龍造寺隆信乞降、於是二豐筑前肥後屬大友氏、威震九州、二十六日、千句發句會、七月、武田晴信攻長野業正於箕輪、城堅不拔、八月二日、伊勢國司北畠具教敘正三位、四日、不豫、遣使于伊勢祈平愈、六日、將軍義輝獻鮭魚、九日、島崎利幹卒、二十五日、長尾政虎出信濃、武田晴信聞之、旋軍陣川中島、遙望越軍、謂諸將曰、謙信爲

背水陣、此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不可不誡也、堅壘不出、遣偵候間覘、還報曰、積薪如山、必持久之計矣、晴信曰、非也、彼將深夜放火、誘我兵以擊之耳、及暮復報曰、北兵荷擔掃營、諸將皆請追擊、晴信曰、謙信與我攻戰數歲、雌雄未決、今復大舉來犯、豈無故而還者、是亦詐術耳、是夜越營火起、甲軍不動、平且火熄、望之悉被甲持戟、隊伍齊整、諸將咸服晴信、晴信設伏山間、縱馬敵陣、出輕卒驅之、越軍亦不出、於是謀曰、越兵見我退、必擊、我乘之急返、疾戰彼不暇成列、破之必矣、明日、退軍上野原、政虎果悉兵逐之、晴信旋軍健鬭、自卯至未五合、晴信遂敗、政虎亦班軍、二十六日、大風、攝津播磨海潮濫溢、溺死無算、自五月迄是月不雨、八月、武田晴信復出師于箕輪、縱火芟稻而歸、是月、千葉利胤卒、有二子、長胤富性慈仁、次親胤、性暴戾、嘗傳千葉氏承嫡統者、體現日月二疣、累世相襲、至是胤富以無疣故、退居公津

城、親胤雖爲二男、以有疣得繼立、然資性狹惡、喜怒亡道、親族臣庶、彈指離叛、九月二日、左大臣近衞前嗣罷、右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左大臣、內大臣花山院家輔爲右大臣、前大納言廣橋兼秀爲內大臣、兼秀守光之子也、五日、天皇崩、年六十二、稱後奈良院、殯深草法華堂、當是之時、喪亂日久、天子弁髦、賊勢猖獗于京畿、足利氏威令、一無所施、大內供御、屢告乏絕、公卿邑入、百官廩祿、皆陵削不給、往往解職、寄寓于諸國、留者至餬口民家、朝廷衰耗極矣、是以海內分裂、罔攸統一、豪傑競興、各自建國、其尤彊梁者、三十餘家、細川三好松永之族、盤互畿內、延及紀淡阿讚、駿今川氏併遠參、尾織田氏與齋藤氏分濃、相北條氏跨豆武毛總、里見氏有房、佐竹氏有常、葦名南部最上氏、分轄奧羽、上杉氏朝倉氏對據三越、武田氏兼有甲信、波多野氏在丹、畠山氏在能、北畠氏在勢、佐佐木氏淺井氏割江、赤松山名浦上之族、連結于但因播作

二備之間、尼子氏據雲、以統隱伯備石、毛利氏保藝、以取周長、一條氏與西園寺氏分司土豫、大友伊東島津龍造寺氏、棊峙西海九國、戰爭攻奪、海內無虛日、足利氏亦隨亡、天地剖判以還、皇統之厶歷、生民之塗炭、未有若此之甚也、帝恭默終世、時或博戲歌詠、以優遊全其身矣、龍造寺隆信將兵夷諸城主不降者、進攻谷田城、城主神代勝利戰敗、走歸高祖城主原田隆種、是月、先是溫井紹春爲畠山義則所弑、其子景隆等走加賀、得兵三千、擊義則破之、既敗北、是月、又擊破之、是時尼子晴久入備後、數攻山內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既而陶氏餘黨起攻鶴峯、毛利元就將萬人往平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日、許斐氏任叛宗像氏貞、攻氏貞將占部尙持于許斐城、尙持出兵逆擊殺之、遂進圍立花鑑載于立花城、至十一月三日班軍、十六日、三好長慶出兵丹波、攻拔龍寶寺城、毛利隆元既滅大內義長而凱旋、隆元歸之

後、晴賢餘黨起處處、十一月十八日、隆元復率衆擊之、防長悉平、是月、元就作書與隆元元春隆景言、國族輯睦之道、三子永爲寶訓、勝間田成道擒間田妙壽於安藝殺之、大友義鎭發兵攻杉重吉於松山城、拔之、轉攻三賀嶽、及佐野等諸城、先是八戶宗暘叛龍造寺氏、隆信率兵攻之、宗暘走山內、憑神代勝利、隆信進兵、居山內而歸、或時隆信謂諸老曰、我欲得勝利而甘心、小川筑後曰、臣能獲焉、時勝利居千布城、筑後獨赴、潛浴室狙之、會勝利置酒、侍婢入室、遽驚以告勝利、卽招筑後、勸酒、嘆賞其志、謀飲辭歸、尋勝利還山內、隆信修春日山城、令筑後及左近守之、勝利廻計策殺左近、筑後大怒、是月、率兵到金布嶺、勝利進兵、筑後迎接戰死之、隆信怒、發閱而攻山內、勝利戰屈而奔筑前長野、以明年正月、復歸山內、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正親町天皇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帝第一子也、母吉德門院萬里小路榮子、參議右大辨賢房女也、永正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十八年十二月、著袴、天文二年十二月、爲親王、始讀書、尋冠、弘治三年九月、後奈良天皇崩、十月二十七日、天皇踐祚于土御門殿、關白前嗣、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西園寺公朝、右大臣花山院家輔、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今出川晴季並如故、十一月朔、皇子誠仁入見、二日、先是織田信行之乞和也、信長許之、既信行不悛、城龍泉寺、與岩倉城主織田信安謀、將略取東郡、又密通今川義元、柴田勝家數諫、信行疏斥之、勝家往清洲告其反、信長乃稱有疾、使

村井盛持告母六角氏曰、我有疾今將死、欲讓家于信行、母氏悅、告信行、信行卽至、將入信長臥內、信長伏力士三人斬之、不成、信行走將遁入母氏寢室、池田信輝要擊諸廊下斃之、三日、占部尙安等攻立花鑑載于立花城、高橋鑑種援之、尙安等解圍去、七日、島津義虎與東鄕澁谷二氏戰、敗績、十六日、陶晴賢餘黨深野某等擧兵、土匪起應之、毛利隆元擊降之、十九日、武田晴信爲其女祈安產于富士淺間社、二十二日、火葬大行天皇于泉涌寺、二十五日、分藏御骨于深草法華堂、伏見三昧院、是月、毛利元就出兵徇郡縣、伐土匪皆平之、備後亦平、而後與尼子氏交兵抗衡、連年不解、十二月二日、元就令諸將禁兵士鹵掠、諸將連署奉命、武田晴信定甲斐一宮二宮祠官條規、十日、皇太子誠仁臨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第、經宿還宮、二十二日、北畠具敎獻物、併賀年始、八朔歲暮並獻賻、二十三日、陶晴賢、內藤隆世等餘黨作亂、內

藤隆春、杉重良擊破之、既賊復起、毛利隆元將兵伐平之、是日、隆元班軍吉田、宇都宮尙綱之戰死也、壬生綱雄取宇都宮城據、尙綱子廣綱時尙幼、脫走于眞岡、依賴佐竹義昭、義昭憐之、至是爲擧兵、自率一萬八千、分作三十六隊、陣于乙面原高山、與綱雄戰、竟克之、使廣綱復宇都宮城、二十九日、修法于宮中、晦、皇子誠仁移居于別宮、高橋鎭種、其先與秋月氏同祖、中世光種、建武中、相足利尊氏、與仁木一色爲筑紫之三檢斷之一員、光種初補職、子孫相襲、築高橋城、世繼職邑、又城巖屋、寶滿而居之、迨大友氏與三檢斷子孫大衰、廢職、或爲被官、迄天文季年、仁木一色嗣絕、光種七世長種、僅保祀耳、蚤死無嗣、家人屋山、北原、福田、伊藤等相議、請大友義鑑曰、高橋氏無嗣、故家將絕、願得公族一人爲後、義鑑乃使支屬一萬田親敎繼之、改名鑑種、稱三河守、武勇多材藝、義鎭愛材武、遇待甚渥、益采邑寶滿、巖屋田二千餘石、是歲、守

巖屋城、統知筑前國事、毛利元就密遣人于西州、說有憾于大友氏者、諭爲內應、先是義鎭耽溺鑑種兄一萬田某妻、託罪殺某奪妻、鑑種恚恨、遂欵于元就、長尾氏將柿崎景家、將兵入越中、與神保某戰、敗走越後、佐竹義重與多賀谷政經合軍、攻海老島城、拔之、殺城主平塚山城、六角義賢出兵伊勢、造日前國懸社神庫、室崎城主石川筑後守、與牧野成繼鬪殺之、後成繼子成里殺筑後守、復其讎、本願寺光佐使勝興寺管北陸諸寺、明人王直誘我邊民侵明、明將胡宗憲擊擒之、大友義鎭、大內義長遣使于明修好、西敎師波留陀利左我期等、自豐後赴肥前平戶、宣布耶蘇敎、受洗禮者千三百人、既爲釋徒所忌害、避難于博多、大旱、飢饉、餓莩相望、

永祿元年戊午、春正月朔、以諒闇停諸節會、五日、修理番衆所、八日、避方忌于皇太子誠仁宮、二十一日、授賀志社神于正一位、二

十二日、立花鑑載攻宗像氏貞、占部尙持逆擊古賀原却之、二十
七日、問田氏遺臣起兵、襲毛利氏將中村二郎左衞門于瀧山城、
城兵擊却之、是月、大庭賢兼降于毛利元就、二月三日、三好長慶
加細川晴元子信良于首服、五日、松平元康在駿府、今川義元謂
元康曰、西參河卿累世所領、將士多與織田氏、盍伐之以取其地、
元康大悅、還岡崎、盡會宗族將士議戰、寺部城主鈴木重教叛屬
織田氏、故先伐之、時元康年十七、酒井正親、石川淸兼爲前鋒、縱
火外郭急攻之、重教出戰、本多重次先登、其一子二弟皆死、元康
勵衆奮前、斬首百餘級、重教力屈出降、織田氏部將佐久間某據
廣瀨城、元康又攻之、信長使津田兵庫來援、大久保忠世與鬪斬
之、參河兵大呼逼城、松平淸善麾衆曰、左右皆敵寨、不可深進、歛
兵而退可十町、嚴隊顧見、寺部鈴木氏、舉母板倉氏、丹下中島等
諸寨、出兵伺間、將擊參河軍、石川淸兼請元康曰、邦君始臨陣、兩

戰兩勝、斯已多矣、宜全勝養威也、乃凱旋岡崎、二十五日、前左大
臣三條實香薨、二十六日、齋藤義龍任治部大輔、二十七日、吉川
元春入石見、次出羽、出羽元實、福屋兼正率兵來會、步騎合三千、
以嫉元就之至、本莊經光與小笠原長雄謀、乞援于出雲、併兵八
千來襲、元春邀戰出羽、自揮麾奮擊走之、先是石見豪族吉見、出
羽、都野、刺賀、羽根、祖式等納欵於元就、欲剗平一州、於是出師、尼
子晴久聞之、率師三萬餘、次于太田、元就次于出羽川本、當是時、
安富長安遣僧謂國人曰、頃聞毛利殿來伐、我嘗通尼子氏、莫敢
有異謀、請來我迎之、益田藤兼憑元春通信於元就、元就令元春
對謂曰、若取證見與、相俱盟矣、於是藤兼對長安曰、我聞足下爲
雲欲與藝師戰、我亦欲之、嫉晴久之至、請來併兵以待焉、長安乃
去城而赴、藤兼謀殺長安、以其首來歸、遂屬元就麾下、先是元就
使刺賀長信、高畠長秀守銀山山吹城、本莊經光攻而陷之、長信、

長秀犇湯野津、而俱自殺、經光分兵戍山吹城、及巢居高櫻城、二
十八日、改元、左大臣西園寺公朝罷左近衞大將、三月七日、松平
家次守品野城、織田信長築砦逼之、日夜攻擊、家次悉力拒守、是
夜、潛出兵襲砦、尾張兵驚擾、家次進擊斬將士五十餘人、獻捷於
駿河、後松平信一代守、又襲敗尾張兵、武田晴信之貝津施國政、
淸野某請降、納之、長尾政虎西征越中、小出城主二宮兵庫、在中
陣叛、政虎自若不動、麾前後軍夾擊、遂斬兵庫、進至二躬、椎名神
保以下將士相議曰、謙信天資勇銳、將士精悍、固不易敵也、吾今
勒兵堅守、彼欲戰不得、攻亦不能、其勢必勞矣、然後撰精銳據要
害擊之、可以逞矣、於是互質子弟以堅守焉、越軍攻宮崎不拔、又
放火諸邑挑戰、皆不出、諸將說政虎曰、拔金山魚津、其它不攻自
下、政虎曰、不然、敵徒戮力固守、而攻之未拔、援兵四集、前後受敵、
此危道也、弗若旋軍姑緩之、彼必生輕我之心、一生輕我之心、武

備必弛、然而乘之、蔑不克矣、乃收兵還、八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
大將今出川晴季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久我通興兼右近衞
大將、通興時通之子也、九日、遣右兵衞督卜部兼右于若狹、督促
通租、十日、皇子誠仁臨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第、十二日、修
理內侍所、十九日、肝付兼續與北鄕時久戰恒吉鄕、敗之、二十四
日、杉原盛重攻日和城、寺本玄蕃允拒戰、尋盛重遣人說下之、是
月、毛利元就使刺賀山城守、高畠源四郞守山吹城、本庄經光絕
其糧道、吉川元春納糧、途遇伏兵、擊破之、城兵亦出戰、經光敗走、
夏四月朔、小笠原長雄聞日和城將降于毛利氏、遣兵攻之、不克
而退、七日、修曼陀羅供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十日避
方忌于別殿、十一日、梁田政信納關宿城于足利義氏、北條氏康
遣書褒之、代以古河城、並許交換其采地于便近、十二日、松平元
康之駿河、告戰捷于今川義元、義元賞其功、遺佩刀、還付山中三

百貫地、與其部下松平重吉于褒狀、既而本多廣孝、石川清兼、天
野景隆往請義元曰、小主人漸長、復歸願如約、義元諾未果、十五
日、足利義氏詣鶴岡八幡祠、十六日、山內俊政及其弟俊範、襲松
本圖書于岩谷城取之、圖書訴菅名盛氏、盛氏將出兵擊山內氏、
俊政兄弟懼降、是月、武田晴信還自信濃、島津貴久使子義久將
兵攻蒲生城、城主菱刈某自殺、城陷、五月二日、京師訛言起、士民
運資財奔東西、三日、將軍義輝發朽木陣坂本、七日、義輝獻劍
馬賀踐祚、八日、皇子誠仁臨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第、十二
日、又臨、三好長慶率兵警護京師、備將軍義輝來攻、十四日、禁垣
壞、假加補理、十五日、先是武田晴信使長延寺僧實了于長尾氏
議和、政虎亦遣人相報、謂曰、我與卿非有世讎、唯以使義淸復國
也、其所請迄今可謂盡矣、庶幾與卿面謁議無異、我嘗有仇于越
中能登、擊之以欲釋先考宿憾、又如憲政欲使歸平井、以與卿挑

戰、皆未果、更以筑摩川為境、而相迭親交焉、晴信諾、即以是日為
期、隔筑摩川兩陣相望、限以從者五人、各置胡床、上騎而出、政虎
先下騎倚床、晴信曰、許卿馬上相見、政虎大怒、復上馬而去、遣人
讓之曰、我自梶原景時、累世綿綿、且為憲政襲為管領職、卿武田
氏在幕下、狩富士之日、為我梶原次官、卿奚無禮也、晴信對曰、武
田者幕府親族、而梶原者家隸也、適遭幸而得咫尺幕下、何足以
為榮、憲政昏懦、滅宗棄子、卿代之自稱管領、而乃謂我無禮、卿實
未知禮、卿年尚壯、能可認忍字也、政虎益怒、由是和議遂敗、相持
七旬、引軍而去、十六日、勅晴信使信濃文永安養兩寺還付于其
本寺理性院、晴信不奉勅、二十日、鞍馬口火、二十四日、毛利元就、
小早川隆景、吉川元春併師萬二千餘、攻小笠原長雄于溫湯城、
元春分兵攻赤城而拔之、合師圍溫湯城、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
殿、二十八日、織田信長與織田七郎左衛門戰于浮野、破之、二十

九日、地震、是月、大友義鎭遣肥筑國人及所部兵三千餘、圍小原
宗意於其城、宗意捍戰、死傷者多、大津山資冬當諸地利、自後門
先登乘之、宗意殺妻孥、力戰而死、城陷、義鎭使資冬還居其城、六
月二日、三好長慶築砦于將軍山、拒將軍義輝入京、四日、義輝移
陣如意嶽、七日、三好長慶火將軍山砦退京師、義輝進次之、八日、
長慶遣松永久秀兵燒如意嶽城、九日、義輝兵與久秀戰于白川
口、敗續、松任修理、本鄉新九郎等死之、二十三日、菅原種長與左
少辨藤原宣長爭楮座稅、訴而不克、棄官出亡、此月、因行寺火、島
津義久與肝付兼續戰于西谷口、佐竹氏臣坪井內膳正率兵攻
小田氏治臣菅谷政貞、北條治國率兵二百邀戰于府中擊卻之、
氏治與信田重氏、行方貞久議、將攻太田資正于片野城、閏月五
日、將軍義輝兵與三好長慶兵戰于東河原、七日、長慶出兵近江、
十三日、皇子誠仁臨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第、十六日、幕府

不知有改元詔、仍用弘治號、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下書幕府、
諭示詔書沮滯、二十四日、松永久秀獻金千匹、二十五日、彗星見、
是月、遣僧以雲于豐後、徵即位費用于大友義鎭、秋七月二日、雨
雹、十日、尼子晴久及子義久率師三萬、圍攻山吹城、城主刺賀長
信、高畠長季、兵僅五百、乞救於毛利氏、吉川元春、宍戶隆家、率兵
三千後援、城中糧乏、元春送糧、晴久先鋒須佐高矢城主本莊久
利久次竊聞之、伏兵於部府山中、悉奪之、長信長季不能阻禦、終
出而降、晴久命斬二人、移久利為銀山山吹城主、而進抵新原、與
元春隆家對陣接戰、頗有利、十二日、先是織田信長平夷分國、昨
者一州大半雖歸屬、丹羽郡岩倉城主織田信知、與齋藤義興謀
合將作亂、斯波氏族、及智多、石橋、吉良等黨之、信長聞之、使森可
成、坂井政尙、瀧川一益、飯尾定宗等、戰于浮野、頗有利、一益近江
甲賀郡大原人也、善射銃、往尾張仕織田氏、信長愛其智勇、擇為

除長、每戰列先鋒、是日、信長自率兵二千餘、欲攻岩倉、到浮野原、族信清又率兵一千餘、出犬山城來加之、而城兵三千發鬨、喚呼邀戰、信長令弓銃手橫擊走之、追至城下而還、信長南行、信行北行、城兵視信行兵寡也、出城尾之、信長返援、夾擊大破之、十四日、三好長慶私收京師地子錢、十八日、以兵亂停御靈祭、十九日、毛利元就攻小笠原長雄于溫湯城、尼子晴久欲援之、江川漲不得涉、轉攻毛利氏部將福屋隆包于松山城、不拔引還、長雄力竭降元就、二十四日、將軍義輝遣兵放火山科野井、三好長慶遣其黨與之戰、追至勝軍山還、是月、長尾政虎自津川口侵伐會津、與其將猪苗代盛國戰、大破之、葦名盛氏乞和、乃還所侵地、相約曰、戮力鎭平東國、八月朔、避方忌于皇子誠仁宮、二日、將軍義輝獻劒馬、五日甲斐大風、十三日、以除服在近、遣太宰權帥山科言繼于伊勢國司北畠具敎、調進御服、十四日、將軍義輝獻雁鮭魚、二十日、

武田信景獻鮭魚、勅賜劒報之、二十四日、大串武藏叛足利晴氏、晴氏命結城政勝誅之、政勝使部將多賀谷政朝等擊斬武藏、二十五日、島津貴久獻緞子、是月、武田晴信祈戰捷于戶隱祠、納其修繕費、三好義賢率阿波讃岐兵入讃岐、三好康長聞幕府出師將討三好長慶、率兵發阿波、九月五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奈良帝冥福、十八日、朝倉義景獻金、二十三日、毛利元就縱反間離間福屋隆包臣屬、隆包殺其將重富兼雄、福屋行勝等、附尼子氏、二十六日、追尊所生萬里小路氏曰皇太后、二十九日、齋藤龍興獻扇、冬十月四日、武田信景獻雁、二十日、先是三好義賢攻金倉寺、兵會者一萬八千、進入多度郡、香川氏世居多度郡天霧山、步騎六千餘禦備、日夜支戰、是日、義賢焚善通寺、遂行成、二十三日、肝付兼續攻志布志、島津忠親擊敗之、先是長尾政虎會諸將議大舉入關左、或曰、北條氏康好用奇兵、政虎曰、吾聞奇正迭

發、豈有窮極、彼能用奇、我反用正、是月、起兵入上野、拔廐橋、沼田、名和、白井諸城、遂復平井據之、十一月四日、避方忌于皇子誠仁宮、伊東義祐陷新山城、殺守將知良見忠幸、島津忠親請援于島津貴久、貴久遣北鄕忠孝援之、與義祐大戰中尾、敗績、十日、江上武種據城原、與少貳時尙通、拒龍造寺氏、隆信遣兵與之戰本吉、部將小田政光敗死、隆信親進破武種、攻淸福寺城、二十七日、先是六角義賢奉將軍義輝、軍于如意嶽、松永久秀拒之、累戰不決、相持數月、義賢就三好長慶行成、强而後可、是日、義輝乃復歸京師、居相國寺、長慶來見、於是京師稍安、細川氏綱復爲管領、長慶執細川晴元、幽之芥川、使氏綱居淀、以護京師、晦、畠山高政惡安見貞政專橫、欲殺之、士民以背者多不自安、讓家其子貞政、遁岩室城、是月、長尾政虎巡視東上野、築與澤砦以迫金山城、橫瀨成繁乞和、桐生直繼、澁川義勝、小山政昭、壬生綱房、宇都宮廣綱等、

相尋乞和、皆許之、迨歲暮收兵於平井、十二月三日、將軍義輝移居本覺寺、十一日、北畠具敎部下秋山遠國據神樂岡叛、具敎遣安保忠定、磯田敎清擊之、不克、尋親攻降之、十八日、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各歸其邑、十九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北畠具敎獻雁、將軍義輝避方忌于長妙寺、畠山貞政謁之、行加冠之儀、二十三日、以邦輔親王子尊朝爲猶子、將軍義輝納藤原氏爲夫人、二十七日、島津貴久使其族人各以封邑爲氏、是月、三好長慶獻魚鳥于幕府、賀歲末、是冬、島津貴久攻肝付兼續、伊東義祐出兵援兼續、是歲、先是鳴海城將山口弘定畔附今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于村木、織田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城將戶部政直驍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政直善書、使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贋作政直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政直殺之、義元嬖臣淺田某譖山口弘定有反心、亦怒

殺弘定父子、伊勢國司北畠具教以其二子藤教、爲長野藤定養子、工藤氏族黜具教、長尾政虎發使京師、告東伐之事、且請攝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己輔之、如北條氏故事、先是河野通直與宇都宮豐綱交兵、積年不解、國司西園寺公廣不能制、於是通直遣使安藝、愬小早川隆景、送款乞救、京畿騷亂、公卿避亂于諸國者多、蘆名盛氏敍從五位下、任修理大夫、小野崎政通卒、大旱、稔、我遂民寇明疆界、

二年己未、春正月朔、行四方拜及諸節會、秋月種實請兵于毛利元就、急襲古所城、遂大友氏守兵、因復歸其國、遂取博多、虜西教師波留陀左留、宗徒奪之走豐後、十日、公卿僧徒參賀幕府、十一日、少貳時尚喪邑、依其弟千葉胤賴于晴氣城、千葉胤連請援于龍造寺隆信、攻拔之、胤賴敗死、時尚被疵遁入勢福寺、胤賴子胤誠逃于山內、愬神代勝利、江上武種終降隆信、時尚勢蹙自殺、胤

連遂取小城郡、大友義鎭乘亂發兵、遂南肥、有馬晴純應之、將滅千葉氏、併采邑、率族人先驅、將圍小城、胤連率退兵、阻支諸丹坂、乞援於佐賀、隆信發騎八百救援、十七日、觀舞樂于淸涼殿、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奏樂、是月、甲斐雪水、大沒民舍田圃、小田氏治與結城氏部將多賀谷政朝通謀、將攻結城政勝、政勝逆擊破氏治、進攻政朝于下妻、長尾政虎始稱上杉氏、織田信長復攻岩谷、縱火于郊外、侵二郭、附柵、而斷糧路、逾三月、城中勢屈、遂棄壁遁走、城陷、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織田信長入京、謁將軍義輝、三好長慶亦入京師、館安國寺、六日、皇子誠仁臨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第、七日、先是毛利氏獻即位費、是日議即位事、九日、賜宸筆于將軍義輝冊藤原氏、義輝獻劔馬謝之、十一日、贈故權大納言正三位日野內光于左大臣從一位、十二日、武田晴信侵河中島、淸野某等降、十六日、以權中納言勸修寺晴秀爲武家傳奏、十

九日、皇子誠仁謁祇園社、遂觀花于智恩院、北條氏康使氏政率師三萬五千、分隊爲二、攻椽木城、佐野昌綱剛勇不撓、防禦盡術、上杉政虎聞警、自督退兵八千、距椽木五里、藉陣營、自出候敵、稱昌綱算兵不屈、歸營誡衆曰、設令雖碎敵營殲氏政、令昌綱死城陷、則猶不後援也、爲世指笑、不若懸退於天、衝敵入城、爲弓箭美譽、乃使長尾政勝藤景等對敵、是日黎明、不擐甲冑、而黑棉胴服、白綾掛包、騎驪馬、把十字槍、擇精兵、各以白布抹頭、士卒僅四十五人、過相模陣前、北條綱成等相呼曰、謙信謙信、皆避之、無敢支捂者、昌綱令混甲數十騎邀之、執轡攬淚謝之、氏政綱成等議、久陣則必有變矣、收軍於古河、越軍及佐野兵追擊、獲敵首一千三百七十餘級、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宇喜多直家既壯、剛愎有智略、欲篡于浦上宗景、宗景疑島村豐後、中村備中有異圖、備中直家妻父也、爲沼城主、直家因媒糵謀除二人、乃以豐後

反書獻宗景、且自訴曰、先臣能家、盡忠國家、彼乃橫殺之、臣顯上爲國家誅反賊、下爲祖父復讎仇、宗景曰、聞汝婦翁亦與謀、汝豈知之乎、對曰、臣固聞之、然不以私親廢大義、請並誅之、宗景許之、直家乃建策曰、臣誅備中、既舉燧、君因急馳使命豐後曰、備中謀反、命直家討之、汝速赴援、如此則彼必單騎來會、臣一擊斃之、於是直家僞獵沼城下、遂過備中、宴飮留宿、豫伏兵城外、夜皷譟攻之、斬備中舉燧、宗景乃趣豐後赴援、豐後馳來會、兵屬者僅七騎、直家擊殺豐後、盡斬從兵、遂攻砥石城下之、宗景割二人邑賞直家、直家徙沼城、使其臣守砥石城、威權無比、其富軼浦上氏、從是攻略自專、不復稟命、而浦上氏勢削弱、武田晴信之深志祝國政、松永久秀受幕府命、率兵二千、攻稻妻城、主將奧田甚助禦戰、久秀家人淨島安左衛門、潛後門陰隅入城、縱火城中、會烈風怒起、延燒屋舍、甚助不能禦、率兵二百、出衝久秀中軍戰死、城陷、幕府

以城授久秀、三好長慶與細川晴元雖矛楯、遇其子信良猶修君臣之禮、其實以爲質子也、長慶使信良與三好長緣、率騎兵二千餘、保芥川城、先是畠山高政嘗悖幕府之命、潛匿紀州、頃間幕府惡三好義賢驕橫、竊赦其舊科、令伐義賢、長慶亦欲伐紀伊、構岸和田城、募兵于讚岐、使弟冬康爲之將、兵二千戍焉、高政嘗以與細川三好氏有宿憾、故驅集紀伊土豪、及雜賀、熊野、根來衆徒、一萬五千騎、二月揭旗于廣浦、將攻岸和田、長慶乃使一存赴援岸和田、且募阿波讚岐兵、於是香川景則、奈良元行、香西元載、安富盛貞、寒川信家等兵五千、抵岸和田、義賢亦率篠原長房、伊澤越前守步騎七千餘、到界浦、三好康長、遊佐長教、督河內和泉兵八千、進陣久米田、高政率遊佐安見及根來僧徒等一萬五千、先攻岸和田城、冬康拒戰、義賢督兵來救、高政昆弟與之戰于久米田、終獲義賢大克之、三月三日、公卿將士參賀幕府、六日、前右大臣

三條西公條進講帝範、十日、細川氏綱、小笠原長時謁將軍義輝、十五日、上杉政虎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島十餘日、不戰而還、十七日、結城政勝遣其將多賀谷將監攻灰汁津城、城將羽賀朝行、氏江吉晴降、二十六日、蹴鞠會、二十七日、龍造寺隆信攻馬場鑑周於中野城、鑑周出降、以弟源二郎爲質、授其舊邑、轉攻橫岳鑑貞于西葛城、橫岳賴次來服、神保、三根、養父、基肆悉臣屬、勢威益熾、隆信遣使於山內、諭神代勝利曰、我與卿矛盾年久、未決雌雄、請接戰于河中郡、以決安危、勝利諾、是月、松平信一代松平家次戍科野、織田氏兵攻科野、信一擊敗之、又夜乘風雨斫其營、尾人乃退、信一獻俘于駿河、夏四月四日、武田晴信定衛士條規、六日、松山城主吉田義辰、背毛利氏通尼子氏、毛利隆元遣三村家親攻之、踰月城中糧盡、義辰戰敗自殺于河邊川、家親備中人也、爲成羽城主、豪勇有智略、併備中美作、勢威頗振、九日、島津貴久報

書于琉球王、修舊好、十日、今川義元國富兵强、遠參豪傑、率屬麾下、岡崎之兵數告捷、威名大振、武田晴信、北條氏康各求和好、義元驕泰、以爲唾手可以得天下、將徵駿遠之兵、出擊尾張、織田信長聞之、築城堡、守要害、使水野帶刀、山口守孝、拓植玄蕃據丹下城、佐久間信盛、其弟親盛據善照寺城、梶川正織據中島城、佐久間盛重據丸根城、飯尾定宗、其子信宗、織田玄蕃、據鷲津城、山口左馬助據中村城、其子九郎二郎據鳴海城、左馬助叛信長、誘大高沓懸二城守將屬義元、義元使鵜殿長持守大高沓懸二城、岡部元信守鳴海城、先是義元部將葛山播磨守、三浦左馬助、飯尾豐前守、淺井小四郎據笠寺城、掎角尾張諸城、是月大高乏糧、告急駿河、是日、義元使松平元康納糧、元康英氣方銳、謂衆將士踴躍相從、幾及一千騎、急進軍陣于大高左右、伺間將納糧、信長出兵鳴海海邊、詗察城衆、參河軍以爲信長邀糧道、使鳥居信元、內

藤義教、內藤正成、杉浦勝吉等偵之、義教正成等曰、敵嚴兵絕我糧道、獨勝吉曰、敵不欲戰、可速納糧、義教正成詰之、勝吉曰、敵脫欲戰、則當下山而陣、今見我軍還陣山上、是不欲戰也、元康然之、乃令酒井正親、石川數正等、向寺部梅坪二城、縱火民屋而誘敵、鷲津丸根二城、見煙起馳救之、乘間元康麾下八百爲三隊、乃驅駄達大高、部伍嚴肅、邪可犯、而近砦守者、以壁已空、皆傍觀不能枝梧、乃收兵還、義元聞之曰、龍種也、世稱之曰大高納兵糧、淸水權之助在大高城、尾擊敵兵有功、十二日、觀猿樂于內庭、召三好長慶賜酒、長慶獻劍馬謝恩、十四日、肝付兼續與平山忠智戰于志布志、斬之、遂取松山城、武田晴信禁惡錢及新錢通用管內、二十七日、勅幕府使美濃守護齋藤義龍輸供御田租、上杉政虎欲赴京師、遣使於甲斐曰、我得述職、以國托卿、請勿侵分國、肯否、武田晴信對曰、諾、勿勞心、乃以三月發越後、以直江實綱、柿崎景家

為前驅、齋藤朝信、河田親章為後拒、步騎總三千、自北陸道如京
師、途過越中、椎名泰種、神保宗重、陣三日市、遣古川若狹、西澤主
水、要擊諸黑部川、景家進戰破之、泰種等恐引還、既到京師、松永
久秀囑三好長慶、不許詣京師、而寘諸大津、是日、長慶導政虎詣
幕府、獻越後布、良馬、金銀、將軍義輝更補關東管領、比三管領、賜
錦直垂、聽朱䩠、文褒書、復與朱柄傘、白傘袋等、加相伴衆、所謂三
管領者、山名、細川、斯波三家是也、當是時、長慶與其臣久秀威權
並熾、政虎欲折辱之以示威、會外出、途逢長慶下吏數人於途、不下
馬、乃命從士咸捕斬之、潛啓義輝曰、長慶久秀凶悍跋扈、天下知
之、妄加姑息、後必至不可制、君若聽臣、則即日殪之、以除幕府之
害、義輝曰、卿逆旅之客、彼畿田之主、部下在邦域、恐其不克、政虎
曰、臣與彼會、而以口論相諍、遂斫之、雖咫尺之兵、不能如之何矣
耳、義輝危而不聽、政虎曰、然則臣當就國、渠等叛逆之機已芽、若

有變遣賜書、臣入直誅之耳、義輝心竊倚賴焉、二十八日、尼子義
久寄犬田箸浦等地于日御崎社、是月、幕府以齋藤義龍為相伴
衆、是月、織田信長侵畧美濃、陣加賀美野、齋藤龍興出師陣于新
加納、既交綏、五月朔、將軍義輝遊賀茂、上杉政虎參朝、賜御劍名
五虎、許用菊桐章、二日、義輝避方忌于寶鏡寺、留二日、四日、義輝
自寶鏡寺詣萬松院、是日、還二條第、伊勢國司北畠具教獻鶴賀
新正、六日、六角義賢欲取佐和山城、部將蒲生定秀議定軍士賞
格、十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三日、勅幕府追徵御會費用于河內、毛
利隆元上備中平定狀、二十四日、以豐受太神宮有穢、勅幕府發
奉幣使、二十五日、權大納言橋本實澄如駿河、二十九日、先是畠
山高政為其臣安見直政所逼、奔紀伊、直政代守高屋、河內盡附
之、三好長慶欲伐直政、根來僧徒應直政、是日、長慶遣十河一存、
松永久秀擊根來僧徒逆戰、一存等兵敗引還、是月、上杉政虎出

兵于越中、椎名泰種、神保長衡等請和、將軍義輝使僧巢林院遣
書於吉川元春、與尼子氏和、毛利氏不可、六月九日、祈雨、十六日、
伊藤義祐復攻飫肥、島津尙久赴援、忠良亦遣兵援尙久、是日、與
義祐戰不利、奈良原賢死之、十七日、先是淺井長政幼有祖風、老
臣或語亮政戰狀、輒傾聽不倦、慕亮政軍法、諸將竊歸心、久政惡
長政、置之淸水谷、諸將乃朝於淸水谷、久政尋召還長政、當是時、
六角義賢勢强盛、久政以其難抗、終屬義賢、義賢納義賢宰平井
加賀女妻長政、長政既壯、恥屬六角氏與陪臣婚、乃出其妻、加賀
忿悲、勸義賢攻湖北、至是義賢來攻高宮城、守將高宮賴勝叛降
義賢、久政自將拒之、是日、戰鳥井本敗績、長政之出其妻、久政怒、
不予視長政、長政年十五、元服稱備前守、勸久政出兵、擊義賢于
高宮、欲復侵地、久政弗聽、長政有將帥之器度、部下皆謂眞亮政
孫也、高門戶必在斯人、二十五日、尼子義久命日御崎祠官嚴督

宇龍津民、收買入港米穀、二十六日、三好長慶入河內、攻安見直
政、直政逆戰、互有勝敗、松永久秀亦入大和、是月、武田晴信出兵
松本、又使其將飯富昌景、甘利昌忠、馬場信房略飛驒、江間常陸、
白倉筑前出拒之、昌景築砦其境上、長坂次弘等戍之、是夏、大旱、
祈雨諸社寺、秋七月七日、奏樂、十四日、六角義賢遣平井加賀、後
藤但馬等擊淺井久政、拔其大尾城、久德左近、高宮三河、新庄駿
河、並叛久政屬義賢、久政怒殺左近駿河質、十五日、箸尾為綱入
箸尾城、二十二日、三好長慶進入欠郡、與安見直政戰破之、是月、
毛利元就次于仙山、攻本莊經光于山吹城、累旬不屈、隆元隆景
相議請曰、初松山城雖淹滯、赤川等諸士奮鬪遂拔之、如斯城何
難之有、急襲之、元就曰、軍慮雖有據、余所測異之、若二子計策、諸
部合圍拔之必矣、頻年余起兵所嚮必取、入此國也、或降或否、如
越中亦非不識余武者、而固拒不屈、可謂勇者也、故不忍殪之、欲

措而去、乃班師、經光果追尾、隆元、元春、隆景、宍戸隆家擊郤之、淹留祖式數日、會有南瀬院者、與經光相善、元就召謂曰、越中軍略、西州無倫、若山吹城麾下壯者、皆謂可屠也、然余歎惜渠勇武、棄耻旋師、全爲彼武也、南瀬院曰、越中如聞斯語則或服矣、元就曰、必莫漏焉、南瀬院去報之於經光、經光遂頼元春乞降、望請爲征雲先鋒、晴久傳聞收軍、八月朔、左衛門佐結城政勝卒、子明朝嗣、尋卒、姪晴朝嗣、二日、三好長慶攻高屋城拔之、安見直政走飯盛城、隨而圍之、直政脫身走大和、長慶復畠山高政于高屋城、納細川氏綱于淀城、八日、葦名盛氏遣兵殺佐柄某、大河原某于大槻城、盡取仙道七郡、二十一日、今川義元命其將朝比奈筑前、代鵜殿長持守大高城、二十五日、武田晴信班布其部內僧徒約束、二十六日、三好長慶部兵陣大和、侵略春日社田、勅幕府禁之、是月、將軍義輝造新第於近衛筑紫惟門復歸舊邑、左近大夫本山梅

慶卒、九月二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後奈良帝冥福、賜大德寺僧宗套謚號、曰正覺普通國師、六日、小田氏治乘結城政勝喪、率飯塚美濃守、赤松則實等進攻結城、小山高朝據其城、告急於麾下、與戰、水谷治時子正時率騎二百、馳驅力戰、高朝把麾勵衆而戰、眞壁氏幹、羽石盛長等橫衝之、氏幹剛勇有膂力、衆呼曰鬼眞壁、時氏幹把長棍、棍長一丈餘、栽鐵狼牙、作六角、振力奮擊、氏治兵爲之辟易、田野、榎本、久下田等追躡獲首百六十三、發閧邀擊、氏治失利而歸、因是北條氏之地、盡爲結城氏之有、十三日、千葉胤誠卒、子勝利嗣、二十五日、隼人正佐野豐綱卒、二十六日、大友義鎭遣兵攻毛利輝元將仁保隆慰于門司城、隆元使小早川隆景赴援擊郤之、二十九日、多武峯大織冠廟成、是日、遷神于正殿、晦、帝御小御所觀菊、是月、龍造寺隆信略筑後諸城、武田晴信帥師二萬五千、出西上野、侵略安中、松枝、圍箕輪城、據榛名山址、堡

壁、與圍、兵食充溢、守將長野業政勇且智、士卒剛健、禦備肅整、師死傷者多、而聞北城長國、用土邦房、自平井來援、上杉政虎又出師、遂班師、冬十月六日、畫師越前守狩野元信卒、年八十四、正信子也、甫四五歲、好畫、若禽獸草木、介蟲器什、每觸見悉摸其眞、人稱謂奇兒、迄十歲、近侍將軍義政于東山殿、以畫被寵遇、而後歷覽諸國名山勝地、臨寫景趣、比還京師、土佐氏嗣絕、元信爲土佐守光信女婿、故爲畫所預、任越前守、歷仕將軍義澄、義植、義晴、敘法眼、世稱古法眼、二十六日、上杉政虎歸越後、是月、赤井瀬景卒、十一月十六日、定即位日時、北條氏康課伊豆國民每戶米一升、修繕大御堂、二十日、勅釋楠木正成黨南朝罪、列其裔河內守正虎于仕籍、是月、豐後守大高坂經久卒、十二月七日、雷、甲斐大雨雪水、溢沒人家、十二日、奉幣伊勢告即位日時、十三日、大雪、十八日、將軍義輝授其偏名于三好義長、十九日、義輝避方忌于長妙

寺、二十一日、若狹守丹波氏淸卒、是歲、島津貴久與肝付兼盛、頴娃山城等結盟約、島津忠親爲伊東義祐所侵、不能抗、授末吉于貴久、梅北于北鄕時久、小田氏治修片野城、又築壘于寶經山、樂佐竹義昭、大友義鎭許西教師請、建病院于府內、西教師宇伊禮良自豐後入京、謁三好長慶、受布教允狀、將軍義輝榜京師、許市民受教、今川義元使松平元康擊西參河之敵、故又出兵攻寺部、梅坪、舉母、伊保等城、以所得邑頒賞諸士、衆咸悅謂、似乃祖淸康英武矣、是歲、元康又如駿河、葦名盛氏遣富田滋實、平田舜範等於仙道、殺佐柄大河原于大槻城、盛氏勇且智、累世布武、威勢稍張、及山東長沼首逆獻、二本松、四本松、須賀川、泉、三春、津川、山內皆通信、相馬盛胤以牛越爲盛氏冠子、結城義親爲女壻、伊達晴宗乞婚、盛氏爲子盛興娶晴宗女、於是盛氏欲取葛西、大崎、南部、稗貫、結好於足利義氏、北條氏康、掠略白河、關西、芦野、醫王野、鍋

懸、長尾爲景横死而後、稍掠略越後、盛氏威武(鑑)振、國人屬佐竹
氏者、屢爭境界、結城治綱與二階堂輝行、攻朝川城、不克而敗走、
盛氏怒、與子盛興率兵圍朝川城、船尾隆直、赤坂朝光等後援、盛
氏收兵而還、我邊民優朗、疆疫疾流行、
三年庚申、春正月五日、將軍義輝遊平岡、七日、結城晴朝與簗田
政信、援足利義氏、守關宿城、拒上杉氏、會晴朝部下多賀谷政經、
疑其貳心、要擊于途、晴朝破之、入結城、擊却政經等、未幾與政信
和、十五日、御清涼殿、親即位冠服、十七日、三好長慶與其子義長、
參賀幕府、二十一日、長慶任修理大夫、義長筑前守、二十七日、即
位于紫宸殿、將軍義輝命三好長慶列諸侯、二月朔、日有食之、四
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松永久秀獻資用、久秀任彈正少弼、六日、將
軍義輝參朝、三好長慶扈從、十日、長慶歸芥川、松永久秀譏三好
義賢有異圖、長慶怒欲誅義賢、三好康長諫止、十五日、朝議毛利

元就隆元獻即位資、元就任陸奥守、隆元任大膳大夫、敍從五位
下、授菊桐章、十七日、將軍義輝遊伏見、十八日、帝受史記于式部
大輔菅原長雄、二十日、甲斐大雪、二十一日、和歌會、二十九日、葦
名盛氏與佐竹義昭戰于松山、破之、是月、松永久秀揭禁令於河
內金剛寺、毛利元就攻取松山、遂誘降本莊常光、定石見、已而入
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爲先鋒、縱火岩坂、常光屢功
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
何有於我、不若速除、乃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吉川元春任駿河
守、三月朔、朝倉義景獻金、三日、島津貴久獻犬追物書于幕府、是
日、將軍義輝行之大原野、六日、淺井長政大徵管內兵、攻淺妻及
大尾、六角義賢不敢援、長政急擊下二城、新莊駿河出降、長政置
戍還佐和山、十日、六角氏部將高宮勝義來降、請攻久德城自効、
長政遣兵助勝義、義賢拯久德城、至愛智川、長政屯高宮川備之、

勝義疾攻拔城、城將久德左近自殺、長政使駿河守高宮還入佐
和山、十一日、長政與義賢戰于宇曾川、義賢走箕作、長政遂攻肥
田城、城將高野瀨越中迎降、置守諸城而歸、十二日、前權大納言
藤原尹基爲武家傳奏、十三日、修法會于長講堂、資後白河帝冥
福、十五日、毛利元就率師數萬、經石見入出雲、尼子晴久率師三
萬、邀挑于原、或脅晴久遣野木源三斥候、源三往敵營、潛探動靜、
元就發數千騎自南面、將夾擊源三在其東面、欲報、路塞、元就嘗
設長圍、畜狗百頭、其隣狗亦多、源三嘗善狗吠、於是擬狗吠三聲、
營中及鄰狗皆傳吠、晴久察有變嚴戒、敵察而罷、至是晴久命守
備使中尾信濃守守大道加室城、三澤兵部少輔于三澤鍋坂城、
松田藏之助于白鹿城、村井越中守于稚鍋城、本多豐前守兵五
千于野本莊、迄四日、本莊久利叛、率一萬餘兵入野本、縱火于白
潟、豐前守禦戰、久利不利而去、尋吉川元春督騎兵八千、圍三刀

屋城、小早川隆景攻高瀨城、毛利隆元薄稚鍋、縱火邑里蹂躪、植
田越中、藏人、及三刀屋藏人、米原平內左衛門等、皆降元就、十九
日、島津貴久以其子忠平爲族忠親養子、二十二日、皇子誠仁親
蹴踘于賀茂、二十三日、彈正大弼山名豐定卒、子豐國嗣、二十六
日、葦名盛氏與結城義親相議、率騎兵三千、出次小田倉原、將伐
那須鹽谷二郡、那須資胤率兵入白川、盛氏與戰于革籠原、義親
兵鈍、那須先鋒大關高增將敗、資胤弟福原資經來援收兵、義親
嘗與那須矛盾、是役超衆奮戰、資胤又募兵、資經高增爲先鋒、岡
本大和守、秋元越前守、鹽屋丹波守等、騎兵千七百、抵小田倉、是
日接戰自己迄未、那須兵失利、資胤又傷、聚散兵於阜丘、謂資經
曰、我將死、汝退謀恢復、資經不從、強請死、互讓移晷、會下那須三
輪土豪募黨來救、資胤得機奮戰、盛氏義親終敗走、佐瀨源七死
之、那須兵追躡、縱火於革籠原驛而去、二十七日、常御殿棟折、明

日勅幕府修理、二十八日、三好長慶謁將軍義輝、是月、大友義鎭遣吉岡長増増高等、略筑前豐前諸城、幕府行德政、夏四月二日、大友義鎭遣兵攻筑紫惟門于侍島、惟門走保一宮、大友氏攻之、不克、四日、星犯月、六日、深谷城主上杉憲賢卒、子憲盛嗣、淺井久政狂暴益甚、疆土日縮、人人自危、老臣安養寺經世等、以久政放廢不在、擁長政入小谷、遣人謂久政曰、君無將帥之量、堺界日側、是故衆議決立長政爲主、君其退老焉、久政雖憤怒、莫部下共謀者、不能相拒、而赴竹生島、八日、三好長慶如淡路、三好義賢側疑謝罪、長慶與之講和、尋還芥川、十三日、修仁王經于清涼殿、祈禳災異、二十五日、祈禳災異于太神宮、五月五日、織田信長侵三河、燒吉良實相寺、八日、以治部大輔今川義元爲參河守、子氏眞叙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九日、和田兵衛大夫弟喜兵衛、以高崎城密送欵于上杉氏、約內應、政虎率兵出、會喜兵衛謀漏出奔、遇之

島川、告狀、政虎大怒、躬自斬之、而謂出兵于此、無爲而回、則人必誹謗我、我有所忌、馳到高崎、親揮槍薄前門、直江實綱・大關親益等、內薄突破二城戶、迄牙城、政虎以兵寡衆憊、命焚羅城、引兵而還、十三日、政虎定府內條規、十五日、幕府以毛利隆元爲安藝守護職、十七日、今川義元以嗣子氏眞爲留守、自將駿遠參三國兵四萬五千攻尾張、十八日、佐久間盛重・飯尾定宗馳使清洲、告織田信長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且攻兩城也、義元至池鯉鮒、使松平元康攻丸根城、城兵爭出、元康曰、彼寡於我、當守而戰、是決死也、我撓以弓銃、乘機拔之可也、既而前鋒戰酣、麾下繼之、遂斬盛重、貲氏信先登、遂拔其城、駿河將朝比奈泰能亦拔鷲津、義元既取諸城、以大高當敵衝、欲得一勇將守之、問之於衆、衆曰、松平藏人其人也、乃使元康守大高、義元一朝拔鷲津丸根二城、其心益驕、按行敵寨、以爲爾蟻垤可一蹴而倒矣、遂自進

陣桶狹、信長得盛重定宗之報、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特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敎、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而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馳、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宮鳴甲于龕中、信長高聲顧軍士曰、是神助我也、戰勝必矣、衆皆踊躍、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先鋒佐佐隼人等、遙見信長旗、進與義元前軍鬪敗死、駿人獻其首、義元笑曰、尾張人當殲、於是役、尾張兵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

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勵聲曰、汝輩且聞我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政綱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皷、循山馳、至於桶狹、瞰視義元營、距前軍十町餘、特勝果不設備、張宴酣飲、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尾張兵皷譟、斫營而入、營中大驚擾亂、義元蹶牀揭幕叱之、桑田某內進薄義元、親兵殺之、服部忠次以槍鏦義元、義元拔刀斫槍幹、擊其膝、毛利秀高進刺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大潰、信長追擊、今川部下義元叔父蒲原氏政・姪久能氏忠、及淺井政敏・三浦義就・庵原元政・吉田元好・葛山長嘉・江尻親良、伊豆元利・岡部長定・藤枝氏秋・朝比奈秀詮・齋藤利澄・庵原忠春、

牟禮泰慶、富塚元繁、井伊直盛、關口親將、山北正信、溫井實雅等驍士五百八十三人、夫卒併二千五百餘人死之、義元時年四十二、信長乃賽熱田而返、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馬前、凱旋淸洲、論功行賞、授政綱以沓懸邑、賞過獲義元者、人以此稱焉、信長以此名聞天下、大高、沓懸、池鯉鮒、鳴原四城皆解走、獨鳴海守將岡部元信嬰守、信長使佐佐成政攻之、不下、信長感其勇壯、使人說降之、元信曰、返主公喪則致城、信長義之、送義元首、元信致城退、將入參河、謂其衆曰、吾無功而退、心甚媿焉、今敵新勝而驕、欲乘其不備拔一城以藉口、乃陰使人覘刈屋城、城將水野信元在小川、其弟信近留守、元信急攻刈屋、斬信近、而信元來救、元信廼收兵歸府中、松平元康在大高、將士說曰、今川公既死、我獨爲誰守、不若全兵而歸也、元康曰、當審其實、然後班師、急遽解走、而事若出謬傳、則貽笑天下矣、水野信元私使淺井道忠來告曰、信

長獲義元、將遂復諸城、宜乘夜速去、元康曰、水野雖我舅氏、而敵部將也、未可輕信、遣人偵之、報曰、信矣、衆爭勸還、元康曰、夜行恐失道、宜竢月出、彼能來、我亦能戰、頃之月出、乃整兵東還、土匪爭起、本多信俊數返戰、達于今村、將入岡崎城、以爲義元在時、未有還我之言、今幸其死取之、不義也、駐軍于大樹寺、三日、駿河戍兵棄城去、元康曰、彼棄而我取可矣、二十三日、遂入城、元康六歲出國、十四年而得復歸焉、士民讙呼、國內諸城主來謁者相踵於門、二十六日、長曾我部國親與本山茂辰有隙、襲其屬城永濱城取之、茂辰赴援、國親逆戰破之、二十七日、左兵衛督足利晴氏卒、子義氏嗣、小幡信貞、上野人也、世居國峯城、稱山城守、初屬上杉氏、時長尾景孝、景家、芝田行成、及同族景信等戮心、援長野業正、拔蓑輪城、永祿初年、與同族景純不協、密屬甲斐、是月、信貞浴草津溫泉、景純伺其還起兵、奪國峯城、信貞携妻孥奔甲斐、晴信大悅、

築寨於信濃上野國界、名之南木、令信貞守之、信貞妻者、業正女也、晴信曰、我聞卿偶長野氏、請離折之、更擇良家、我媒妁、信貞辭曰、臣遭讒背業正、今被恩得復城邑、比命於鴻毛、欲酬恩、況於餘事乎、荊妻結婚已二十有七年、產子女多、嘗逢業正旨、屢嘗艱苦、臣未見有失矣、若離婚則可憐、無所歸、無所依、遂路巷爲丐嫗、衆指嘲臣必矣、設令雖忤旨請辭、晴信感其志、以信貞女配支族信元、矢島義滿與仁賀保明重、瀧津刑部戰于出羽、村上氏部兵叛延、武田氏兵掠高井水內二郡、義淸誅叛兵、請援于上杉氏、擊甲斐、上杉政虎禁軍民暴掠居多社、六月二日、織田信長率兵擊齋藤義龍、與其將丸茂市橋等戰于美濃、八日、今川氏眞賞岡部元信鳴海守城之功、還付其舊邑、十四日、帝受伊勢物語于前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十五日、信濃守長曾我部國親卒、先是本山梅慶修造長濱支城、而缺匠工、不果、國親聞之、說誘下匠工福富右

馬允曰、汝往請修、能練工、得使我入城乎、右馬諾、國親卽把刀傷右馬、右馬犇到長濱、梅慶聞其爲名工、迎入令造城壁、右馬爲建城門、巧作拔其一轄、則總轄綏而柱礎轉倒、且能諳內外地理以報焉、是月、國親發兵三百、以右馬爲嚮導、抵長濱、逾城壁、從外拔轄、壓倒城門、遂乘之、城兵不能拒、守將大窪治定棄城走木津賀、梅慶聞變、發朝倉城而抵木津賀、明日達長濱、是夜、國親子元親涉登瀨、到長濱、與梅慶兵戰破之、斬獲百餘人、梅慶子式部少輔出浦戶城、到若宮、吉良親定與之戰、復克之、結柵于若宮前、斷浦戶通路、歷五六日、國親寬攻口、令式部逃于朝倉、而召右馬行恩賞、至是國親暴病、召元親遺言曰、吾欲復父讎、而志不能遂、汝謹勿忘、言訖而絕、年五十四、士卒迷惘、乘尸而歸、元親直乘其艇馳達長濱、老臣泰泉寺豐後怪問其故、元親曰、先考嘗以爲念、會暴卒、故我代而欲戰歿、然未如把槍之規矩、汝其誨焉、豐後曰、銜目

與腹也、又問爲將者先行矣、抑爲後行乎、曰、臣聞將帥者、不懸不逃、是以不先驅也、本山欲復長濱、率千許兵來、元親僅三百邀戰、隊伍殆崩、敵兵薄、元親、元親把槍刺其二人、於是所逃散士卒、聚擊敵、追到于潮江、斯地有城、亦本山所部也、元親謂進取之、或諫曰、兵疲勞恐不可矣、世諺不謂乎、勝而締冑緒云、元親弗聽而曰、我有所思、僉可從、進到城門、敵無一人、遂取焉、將士問其所計、對曰、潮之戰、北敵不入斯城、而直犇于朝倉、故我以爲守者懷異圖矣、如然則我之利也、將士皆服、元親弟親貞之子吉良親實、驍勇多力屢有戰功、吉良宣義之姪爲僧、名信西堂忍性、性怜悧、聽南村梅軒之教、意歸正、講釋孝經論語、以激勵士風、親實從學、波川玄蕃、一宮飛驒、長曾我部掃部等相謀、招士夫之有氣概者數十人結交、交立課程、討論考究、由是元親遂尙儒教、內置黌舍、以信西堂忍性爲師、月中六日、士夫雲聚、讀書講武、學術漸風動、元

親屢攻本山氏、當是時、一條氏衰、元親託復讎、陰有兼幷之志、略取隣疆、一條氏不能制、十八日、上杉政虎獻邑、請充宮殿修理費川、先是松平元康將兵、攻擧母、梅坪、廣瀨、廣瀨兵拒于拂楚坂、岡崎兵奮擊走之、遂攻沓懸、縱火城下而還、城兵追躡、大久保忠俊殿而還、鳥居元忠有首功、元康欲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遊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奚用功狀爲也、信長謂信元曰、吾旣獲義元、以爲子之甥、當不戰而降、今乃强項如此、子當取以來、信元不能辭、是日、出兵攻岡崎、元康邀戰于石瀨、兩軍皆相識、故接戰尤厲、松井忠次傷股于銃、進斬其銃卒、明日戰刈谷下、交綏、十九日、將軍義輝自本覺寺、移近衛新第、賜劒馬賀之、公卿將士亦往賀、二十七日、帝受古今和歌集于前權大納言三條西公條、二十九日、畠山高政召還安見直政、爲河內郡代、三好長慶怒、與弟義賢謀、率兵攻直政、是月、左京大夫北條氏康老、子氏政嗣、是夏、

炎旱、祈雨諸社寺、秋七月二日、以上杉政虎獻御田、勅權大納言藤原國光遣人于越後賜物政虎、政虎獻土宜謝之、三日、三好義賢破畠山高政兵于玉櫛、進陣藤井寺、四日、大風、十日、上杉氏將宇佐美定勝在野尻城、與武田氏將栗田國時戰于牟禮荒町、破之、進入慈光寺、奪阿彌陀佛像、後國時以八百貫地償還之、定勝年十五、定行之子也、十四日、幕府士與小川民爭鬪殺六人、幕府罰其士、二十三日、安見直政出兵于大窪、三好長慶擊破之、二十四日、松永久秀攻畠山氏將井上若狹守于井上城、筒井順昭率兵援之、久秀擊破之、八月朔、將軍義輝獻劒馬賀八朔、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六日、三好長慶與畠山氏兵戰于石川郡、破之、木澤大和守降、七日、蘆名盛氏與佐竹義昭戰于白川、八日、將軍義昭賞毛利元就獻卽位料、賜錦直衣、十四日、安見直政出兵于堀溝、三好長慶擊破之、二十三日、織田信長率兵與齋藤氏將丸毛兵庫

頭、長井甲斐守戰于西美濃、交綏、二十五日、武田晴信定府中八幡祠官條規、二十八日、井上若狹守致其城于松永久秀去、二十九日、三好長慶進兵攻畠山高政于高屋城、是月、北條氏康築足柄城、一條兼定復蓮池城、逐本山茂辰守兵、遂復高岡郡、松平元康復攻寺部、擧母皆拔之、進至山中、攻醫王山塞、久松俊勝先登、敵以槍鏦其肩、俊勝擧刀截槍幹、入塞縱火、衆繼之、遂取塞、元康乃使人於義元子氏眞曰、公爲先公一戰、僕請先焉、不答、氏眞昏懦、嬖臣三浦義鎭、義鎭生父小原鎭實、並專國政、讒元康有異志、氏眞又視岡崎勢寖熾、有猜之心、蘆名盛氏與佐竹義重戰、鹽田輔高等死之、九月九日、畠山高政將貴志丹下等、與三好氏將伊丹雅興戰東河原、敗走、十五日、三好長逸敘從四位下、十九日、先是上杉政虎與長尾政景、宇佐美定行議、欲建幕府於山東、自爲管領而討小田原、遣使於京師、請依故事擁公子、以鎭關東、將軍

義輝弗聽、卽奉關白前久子尙丸、尙丸年幼亂、詔父子義輝許可、使大和孝宗護送之、是日、發京師、道澄法親王、左兵衞督平時秀、刑部卿入道永紘、及家司進藤長秀等陪從焉、旣抵春日山、大友義鎭率師攻門司城、仁保隆慰拒戰、毛利隆元在岩國、聞急進抵防府、遣小早川隆景于赤馬關、冷泉元豐、浦宗勝副之、隆景促戰期、元豐將戰、宗勝抑止、不聽、前而與大友氏兵戰、死之、宗勝僅免、二十六日、淺井久政使其將今井權六、島若狹襲大尾城、使磯野秀昌出兵援之、秀昌兵誤殺權六、軍亂引還、是月、上杉政虎擁上杉憲政伐北條氏、攻沼田厩橋諸城拔之、關東將士多降、武田氏將小幡信貞誘上野諸城、屬武田晴信、唯安中、松枝、蓑輪三城猶屬上杉氏、長曾我部元親遣吉田周孝等、攻木山氏屬城井口、神森諸城陷之、元親賞周防功、與井口城、先是島津貴久略大隅、下松枝、蒲生諸城、已而伊東義祐陷新山城、新山在日向、爲島津氏

屬城、守城知良見大和、伊地知美作等死之、是月、貴久聞義祐將襲飫肥、遣次子忠平守飫肥、義祐工藤祐經裔也、祐經子祐時任日向地頭、使族人往治之、祐時玄孫祐持、屬足利氏、徙日向、自是世據日向、以其與島津氏接壤、終爲仇讎、畠山義則部下溫井景隆、三宅長盛、平式部丞、長連龍、遊佐美作守等、各割據、侵掠郡縣、不從義則命令、是月、義則奔越後、長續連等擁子義隆、稱修理大夫、武田晴信督師一萬、自餘地嶺、踰碓井、下仁田、抵松枝、安中、招納所在國人、和田、高山等來降屬軍、是時兒玉支流、武藏宮原莊倉賀野黨十六人、相會議拈鬮、今井秀景率兵來歸、列先鋒、板鼻之戰有功、晴信賞令更族倉賀野、稱淡路守、爲十六騎隊長、與以甲一領、而晴信去蓑輪、進師板鼻、業正率白井蓑輪兵、拒戰于廣野、不利、甲斐師乘機而擊、業正部下欲點地形而止戰、未得其便、進退維谷、有土肥實吉、年甫十六、揮槍反戰、竟獲追尾者三四、

軍交綏焉、武田晴信搆塞於飛驒境、使木曾鄕人守之、江間常陸爲之監、是秋、飛驒兵急襲塞、戍兵拒戰、山村良候時年甫十七、自把槍、獲敵首級、晴信賞予采地三百貫文、冬十月四日、幕府遣伊勢貞孝于薩摩、諭島津貴久與伊東義祐講和、五日、淺井久政夫人如竹生島、見久政勸和解、諭長政邀入久政于小谷、搆別邸寘焉、安見直政乞和畠山高政、尋行成、八日、香西越後守、山中新左衞門等、出兵炭山、爲飯盛城聲援、三好長慶遣兵迎擊破之、十五日、根來僧徒等援高屋城、長慶逆戰破之、二十七日、畠山高政、安見直政力屈致飯盛、高屋兩城于長慶、遁界津、是月、淫雨傷穀疫疾、人多死、初毛利氏連年出兵略石見、於是平之、夫石見之爲地也、山峽多而小塞連險、進攻則蟄而禦之、旋師則出而躡之、會赤松氏遺士安積宗澤罷仕、而間居明石、宍戸隆家遣人招之、不到、隆家自往迎來、令見元就、元就待遇最渥、一夕談及石州國事、問

曰、雖國小也、我兵多損傷而已、因地之利、人心剛戾、今猶弗服、爲之何如、宗澤對曰、如命則以十制一、猶不得克之、治則慮亂、亂則謀治、君能識之乎、元就拍掌曰、是也、石見則爲余之有矣、乃與隆家議、以姪妻其巨魁星合某、締親、其邑五萬石餘、先衆歸服、未踰年而一州悉平、大和人有富伊勢守、四手井某等起兵、攻松永主殿于大淀城、松永久秀以兵千三百赴援、夾擊、敵隊伍散亂、死傷者多、伊勢奮鬪、力屈戰死、士卒敗走、久秀獲首三百五十餘級、幕府賞賜感章、是月、上杉政虎奉前關白前久、抵上野、以平井城淺陋、入桐生城、攻小幡日向于高津城、屠之、萩谷太郎左衞門望風以木澤城而降、又使新田、足利、小俣、警衞桐生城、殊命諸將會盟和好、令本莊繁長爲先驅、攻郡收城、那波宗久子宗安、剛勇善鬪、繁長亦銳士、時年十七、自先登揮槍勵衆、遂獲宗久、宗安走、乃令北城長國守、爲桐生警衞而攻福島賴季于廐橋城、賴季乞和而

歸小田原、令長尾政勝等保之、又使善宗次等拔伊勢崎城、政虎自以大胡信綱爲嚮導、令柿崎景家、及宮部長實、本間資久等、自沼田莊倉內城後門、攀戶神山、投擲木石於臼根川、放矢丸攻擊、猪股範賴力竭乞降、走小田原、森下、那胡桃、小河、岩櫃等城寨皆次降、利根吾妻二郡盡平、又轉軍初木、拔飯野女淵城、轉入北武藏、勢如風雨、至羽生、上鋪免城主岡谷清英、與秋元景朝以五百騎捍之、長尾顯長請擊之、政虎不聽、進攻忍城、此地前門路狹隘、左右泥沼、不可涉、廻長野口、焚民舍而出埼玉村、登丸墓山地藏堂下瞰、縱火於城外、及下忍持田渡口、將以水灌攻之、成田長泰送質乞和、回軍、太田資正亦拔松田、腰越二城、深谷、本莊、鴻巢豪族皆歸服、而後壞棄平井城、而修厩橋城、頒賞新故將士、於是迎憲政於厩橋、居之牙城、而已在二郭、掌軍事、十一月十三日、三好長慶移于飯盛城、三好義賢于高屋城、是日、萬歲城降松永久秀、

二十四日、澤日收城降于久秀、久秀遂移信貴城、久秀築信貴城、城頭建闔樓、構天主樓、初作多門、畿內諸豪贈賄相繼、或贈串柹、串長三尺、以爲例、久秀收其串、當修壁之用、每事用心瑣細、總如斯、是月、成田長泰榜鎌倉妙本寺、禁軍民暴掠、十二月朔、本願寺光佐獻物、七日、雷、十日、前關白前久與甞橫瀨成繁、賞其功勞、十二日、上杉政虎奉告武田晴信罪狀于信濃八幡社、幷祈信越兩國平定、二十四日、修理大夫尼子晴久卒、子義久嗣、是月、福屋隆包背毛利元就、導尼子氏兵、攻福光城、守將吉川經安擊卻之、元就聞報攻隆包闔城中村、矢上取之、上杉政虎榜鎌倉妙本寺、禁軍民暴掠、我邊民侵明、刼潮洲、破永寧城、陷寧德縣、是歲、松平元康初出兵于東參河、略其故地、群臣或諫曰、前有織田强敵、今若伐東面、以今川爲敵、恐不可矣、元康曰、氏眞恇弱、不足怖、吾取東參河不服者、欲割土以報功臣也、乃築中山塞、使松平信一守之、

攻長澤、鳥屋根城、氏眞令小原鎭吉援之、城主糟屋善兵衛亦出兵拒戰、來攻中山、信一善戰擊卻之、進侵鳥屋根城下、城中窘迫、又拔廣瀨、高橋城、獲守將三宅右衛門大夫、松平清善初屬今川氏、送女子爲質、寘諸吉田城、是歲、元康與駿河絕、清善從焉、吉田城主小原鎭定禀氏眞命、串殺任子於城下、稱竹谷松平、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二

永祿四年辛酉、春正月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三日、三好長慶入京師、居梅津長福寺、上杉政虎率兵攻古河、關宿、河越諸城、柿崎景家屯鳴瀨、侵掠朝日山城下、成田長泰防禦焉、織田信長欲試畿甸將士之强臆、稱詣熊野、從士僅八人、擬巡國者而西上、覘見京畿、是時也、當三好松永之徒跋扈之日、淹留界津、以校量西士、齋藤義龍竊聞之、擇刺客十二人、令窺其隙、信長察知其有謀、一日親自往其旅寓、客皆戰慄畏怖而逃去、尋信長入河內高屋城、見三好長慶、而請以尾張易畿甸之地、長慶將聽之、松永久秀、松山松謙諫止焉、二十四日、三好義長賀正幕府、幕府以義長爲相伴

衆、二十八日、義長、松永久秀並敍從四位下、義長改名義興、二月朔、日有食之、幕府許三好長慶、其子義興、及松永久秀、用塗轝桐章、既又許久秀乘採輿、四日、久秀以受幕府徽章、請改姓源氏、聽之、六日、福屋隆包請援尼子氏、與其部下守松山城、毛利元就攻拔之、進破中村、逼音羽城、隆包走依尼子義久、義久不納、復走投松永久秀于志貴城、七日、松平元康與水野信元戰于石瀨、十三日、治部大輔齋藤義龍爲左京大夫、二十一日、三好義賢攻香川氏、拔其城、二十三日、將軍義輝召三好義興、讌其第、二十五日、命公卿諸僚、賦和歌三十首、納北野祠、晦、太田資正揭禁榜于小佛谷關、是月、以飛驒國司姉小路嗣賴任參議、時兵革相踵、朝臣任國司者、往往爲土豪所滅、唯飛驒伊勢土佐三國僅存云、水野信元復侵掠參河、松平元康出兵戰于石瀨、石川數正與小川兵高木清秀接槍、二人知名之士、雌雄未決、岡崎軍與小川之兵、爭戰

方酣、本多忠眞、植村氏明、松平忠次等、各有戰功、忠眞接槍、一日七次、被創猶鬭、人皆稱之、小川兵終敗走、元康發兵、攻廣瀨、伊保二城、板倉重定黨信長、據中島鄉、鈔略村里、元康以松平好景爲將擊之、重定不能禦、退保岡城、元康進兵攻之、重定奔東參河、元康賞好景之功、與中島長良二邑、先是吉良義安爲東條持廣養子、在東條城、義安弟義昭在西尾城、與今川氏眞爲親戚、義安娶清康女、爲元康外戚、故氏眞懷疑、留義安於駿州藪田邑、移義昭於東條、使牛窪城主牧野成定守西尾城、將攻岡崎、元康發兵、攻東條、西尾二城、松平好景及弟康定、奮戰有功、元康還岡崎、段嶺新城、武節三城之主菅沼小法師、長篠主將菅沼貞景、設樂貞通、西鄉正勝、菅沼定盈等、叛氏眞降岡崎、二月二十三日、三好義興遊鹿苑寺、有人來告曰、幕下設殽酒、欲迎宴義興、乃詣柳營張讌、已而義興新卜地立第街、大治其邸、三月三日、北條氏康聞上杉

政虎東伐、命其將太平淸九郞砦甘繩備之、四日、星犯月、結城氏部將水谷勝俊與多賀谷政朝有隙相鬭、結城晴朝和解之、八日、上杉政虎大擧欲攻小田原、北條氏康聞之、會諸將問計、諸將或言發兵逆擊、或言發江戶河越兵、前後夾擊、衆議不一、氏康曰、謙信慓勇絕倫、其鋒不可當、如嬰城固守、持久以困之、待其銳氣稍衰、破之必矣、乃遣使甲斐乞援曰、關東諸將士爲太田資正所誘、多屬上杉謙信、聞謙信以三月大擧入于關左、氏康禦之不利、君亦不可得安也、今共戮力合謀、一擧鏖謙信、則二國兵勢張、而掎角之形以成矣、成敗之機在今日、不可不思也、晴信聽之、乃使高坂昌宣出北越、以牽其勢、別使初鹿野忠次、靑沼忠吉等、二千五百騎援小田原、自亦踰碓氷、將諸軍陣輕井澤、以爲聲援、政虎將發厩橋、或以星變告、乃問宇佐美定行、定行曰、臣聞之、凡星變以方占、今星見于相模分野、北條氏當之、政虎曰、大抵占語、好吉諱凶、

不可用、且使彼凶我吉、天時弗如地利、相撲未可伐也、太田資正唱曰、八州城寨如有磨鏃挽弓者、悉拏戮莫有攸赦、勇鋭雷動、小幡、大石、見田、白倉、藤田、長尾、三浦、岡崎、宗龜寺、那須、清黨等、悉衆來附、二日間會者七萬餘人、於是政虎抵松山城、撿點所會、諸將七十六人、歩騎總九萬六千、及新附兵士一萬七千、號十一萬三千、自關戸分路、經武藏野、所在城寨、望風靡偃、不從者皆蹂躪、颺言曰、屠小田原、滅北條氏、在此一舉、因稱關東管領、欲因故事修拜賀禮於鶴岡八幡祠、然近郡皆隸小田原、慮氏康遮路、故先議進攻、政虎陣高麗寺山趾宿礦、先鋒旣到大磯小磯、左右後隊禁列山野、松杉變爲旗幟、太田資正、小幡憲重、長尾忠景、由良義綱等爲前驅、進迫小田原、城將松田憲秀拒之途、資正先驅縱兵馬、作筏涉酒勾川、士卒爭先、瞬息皆濟、憲秀退入城、北條氏遣死士狙擊政虎、籠澤采女向有故去越後、仕小田原、時在城中、知其謀

出告焉、政虎乃發卒伍捕獲四人、謂之曰、爲君忘其身、汝亦忠臣也、縱還、遂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謙信慓悍無前、而恐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政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城兵乘高下木石、互多殺傷、政虎脫胄、以白布裹頭、執朱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晴信在輕井澤、飯富虎昌曰、謙信精甲一萬、關東屬軍不下十萬、勢盛兵衆、北條氏若不得克、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轉兵三增嶺、以出其不意、直擊彼中軍、得勝大善、卽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晴信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亦非氏康輩所企及、雖然志大器小、出令過嚴、如夫寬裕容人、臨事而爲謀、弗及氏康遠

矣、以此觀之、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當是時、忍、小幡、長尾、白倉之徒、通小田原、陽會合、以謀狙擊襲中營、政虎明敏、爲不知、密諭甘糟景持、遷近衛殿下營於楯無山、使定行及上村甚右衛門、爲之警備、親自以直江實綱柿崎景家、爲左右翼、前到蓮池門前曰、敵若出則相繼進、決雌雄于刹那矣、城兵不敢出、政虎扣轡於池邊、喫茶、城中連發銃矢、相拒三十間餘、傷射向袖而已、猶自若、服三點、顧視寬悠無事、左右從者、丸數摺鬢髮、莫一人俯伏者、命次隊縱銃、閉塞出郭樓櫓、而歸中營、景持及北條伊豆、長尾政景等、爲後拒、部伍肅整、懷貳者不能窺隙、資正亦還騎、謀誘白倉丹波到中軍、而禁錮之、定行說政虎曰、吾兵雖衆、新附過半、其實難用、況今城堅、我深入久頓、一旦有變、噬臍無及、請姑去之、以俟再舉之期也、從之、預定部伍、長尾政景等諸老皆拜命、新發田治長年甫十五、離次曰、恐不可矣、政虎怒曰、兒奴不恭、

治長避席謝曰、臣請得賜暇、驅入城爲氏康先鋒、追躡擊破最易、不踰酒勾川、而賜君之首在臣掌中也、政虎稱揚度量、更定隊伍、使治長爲殿、氏康不敢尾擊、政虎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關白前久、而政虎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行拜賀之禮、是日、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座次不決、訴於政虎、政虎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政虎佯尙丸分隊伍、列鐘鼓而解陣、兵勢恰如岫雲帶雨起暮山、忍城主成田長泰立馬祠前、政虎叱曰、曷爲不恭、長泰稱源賴義故事不伏、政虎怒曰、卿於賴義爲外戚、抗禮亦宜矣、今受我節度、惡得不下馬、遂命從士曳下之、長泰恚曰、我亦一城之主、五百騎之將、豈辱至此哉、不告而去、諸將相視、亦各率部下解散、事發遽卒、蟻羣豪族、或厭政虎粗暴、一時瓦解、皆犇歸其城寨、麾下一萬七千士卒、除列

稍亂、或相殺、政虎欲東入武藏府、未二三里、長泰與相撲將大石
定重、中條出羽守、合兵一萬、自江戶城發、追尾到府中、殺傷頗多、
政虎令委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躙而過、歸到厩橋、覇業是以
壞矣、關白前久、及上杉憲政憂之、使太田資正、長尾景扑求和於
諸將、憑里見義弘、佐竹義昭、宇都宮廣綱和順之、故太平復故、然
結城、小山、千葉、小田、及西上野、北武藏國人等不應、十三日、將軍
義輝參朝、右京亮津輕守信卒、子爲信嗣、十六日、長曾我部元親
賞其部下堀九郎左衛門戰功、又增吉良茂辰、堀內源左衛門等
祿、分守諸城、十八日、今川氏眞遣其將小倉內藏助、援北條氏、追
躡上杉政虎於高麗郡、內藏助殿其軍而歸、十九日、將軍義輝狩
炭山、留三日、二十四日、和漢聯句會、二十六日、將軍義輝遣使召
三好長慶于飯盛城、長慶來謁、義輝與細川晴元平、二十七日、毛
利元就隆元、會小早川隆景於高山、二十八日、和歌會、晦、將軍義

輝臨三好義興立賣町新第、藤原國光、高倉永相、勸修寺晴秀、藤
原雅教、細川氏綱、三好長慶從行、義興經營盡美、松永久秀導其
事、義輝雖喜、心念晴元、爲言、長慶曰、舊誼不可忘也、六角義賢糾
合細川氏遺臣、據地藏山、畠山氏遺臣亦擁高政起兵、紀伊河內
兵多應者、長慶聞警、使義長屯梅津、久秀屯西院、以拒六角氏、冬
康守岸和田、以備畠山氏、更命義賢據界城、爲應援、高政與根來
僧徒入河內、陷三箇城、是月、松永久秀遣兵攻澤城取之、先是今
川氏眞使吉良義昭守東條、牧成定守西尾、牧清成守牛窪、以備
參河、三月、松平元康伐義昭、不克、以東條近中島、令松平好景當
之而還、三月、小笠原貞慶儁有才、長時鍾愛、自幼不離側、累世射
馭法悉傳焉、貞慶年少、從父漂寓、是月、與父及賴貞適京師、憑三
好長慶、謁將軍義輝、是時權大納言久我晴通招賴貞、令馭駿府
所產沛艾驥、賜高安莊爲給料、授射馭法於幕府、閏月二日、武田

晴信禁軍人入諏訪社伐木、四日、星貫月、十日、勅幕府修築禁垣、
十五日、和歌會、十六日、雨灰、上杉政虎遣書簗田政信、盟推戴足
利義氏、二十一日、幕府遣伊勢貞孝于高尾城、以三好義賢爲相伴
衆、二十九日、月次和歌會、將軍義輝復遣聖護院僧于毛利氏、與
尼子氏和、夏四月五日、星貫月、六日、朝倉義景行犬追物于大澄
濱、八日、星又貫月、北條氏康氏政、賞今川氏將小倉內藏助、烟彥
十郎河越守城之功、與內藏助綱代郷地、授彥十郎褒狀、酒井忠
尙在上野城、吉良義昭出兵攻之、十五日、松平伊忠奉命救上野、
義昭聞好景分兵於上野、襲中島城、時好景在深溝城、馳入中島、
與義昭戰破之、好景乘勝逐北至善明堤、斬獲頗多、義昭見好景
兵少無後繼、自土呂城遂悉兵來鬪、好景縱橫馳突、樅絕鞍搖、下
馬步戰、中矢而死、時年四十四、弟忠次及板倉好重等三十餘人
皆戰死、好景信光五世之孫、非啻長於武事、兼善和歌、以韞聞、

人皆惜之、元康以其子伊忠爲嗣、居深溝城、二十一日、菅沼貞吉
定盈等、以其城邑、背今川氏眞、屬松平元康、二十四日、避方忌于
別殿、二十五日、今川氏眞賞部將小倉內藏助與上杉政虎戰高
麗郡之功、與褒狀、是月、織田信長以斯波義銀、與吉良義昭會盟
上野原、信長率兵入參河、攻梅坪以保二城、上杉憲政祈戰捷于
鹿島社、五月朔、將軍義輝詣賀茂、民部大輔十河一存卒、四日、將
軍義輝詣萬松院、五日、賀茂競馬、六日、三好長慶迎細川晴元居
普門寺、給以富田莊、七日、武田晴信軍河中島、仁科某、海野某等、
疑有二于上杉氏、殺之、以晴信第二子龍寶爲海野氏後、龍寶幼
失明、時年十八、以五郎信盛爲仁科氏後、年甫五歲、海野仁科氏、
並信濃豪族、十一日、美濃國主左京大夫齋藤義龍卒、年三十六、
子龍興嗣、十三日、織田信長徇西美濃、十四日、長井甲斐守、日比
野下野守、率兵六千餘、自洲服出對之、信長部下千五百餘、分爲

閏月三隊、踰泥田而相戰、柴田勝家、森可成等、竭力奮擊、終獲二人斬獲三百二十餘、縱火納兵而歸、先是近江俳工到美濃甲斐守與下野守、選倡童二人、以爲弄臣、此役二人戮力拒鬬而死、先是前田利家忤命蟄居、桶狹間之役、取頸三、信長猶不許、是役獲頸二、信長許召見、先是肝付兼續、伊地知重興、禰寢重長等叛島津貴久、是月、兼續等襲廻城取之、十九日、不豫、二十三日、織田信長築砦于洲股、使族信益戍九條衆、時梅霖日久、洲股川洪水溢岸、絕通路、齋藤龍興在非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是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常通、牧村政倫等攻九條、信益撰水練者、告急信長、信長即赴援、至河則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信益爲先鋒、擊走政倫、與常通鬬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常通聲、交刺於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

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二十四日、凱而歸洲股、龍興嗣而後、小牧道家、野木治左衞門相諍威權、忿鬬而死、初龍興暗弱、二人有勇智、隣境憚之、不侵邊境、及其死也、每戰失利、國勢日衰、恭龍興有妹、稱馬場殿、匿諸山下、美姿儀、信長遣人乞納以爲妾、龍興不聽曰、吁信長爲道三氏之女壻、實爲姨姪、雖夫人歿後、不可爲也、況爲妾乎、乘時勢變態無狀、彼素武衞倍臣、我奚聽之哉、或告諸信長、信長聞而恚、嘗通西方四人衆、所謂不破道貞、安藤範俊、氏家直元、稻葉長通、胥議曰、先君道三以國託信長、不幸而歿、今考國家興廢、政務錯亂、爲他之有必矣、不如迎信長以果道三之宿志矣、日根野弘就聞之、謂弟彌三右衞門曰、西方國人叛而通信長、將謀龍興、然則滅亡在邇矣、不如憑淺井氏決戰、與長井道利議、令龍興閑居於邊地、置長政于稻葉山、假武力、我儕兄弟爲前鋒、伐尾張、得勝必也、乃遣人請長政、長政與父久政、及、

室老議、赤尾美作曰、佳瑞也、獨能試問日根野心服、而可決也、乃副人探之、弘就載盟書送焉、是月、命伊勢神宮祈禳月星合災、六月朔、震白山殺人、五日、越中人神保正親、椎名某等、背上杉政虎、陰通織田氏、遣人於越後刺政虎、政虎覺殺之、七日、奏樂、信濃守大塚政成卒、無嗣、迎部下小山小次郎承後、菅沼隆成攻殺之、取其地、十九日、松永法雲等率兵入若狹、與武田信景戰敗還、二十日、將軍義輝有病、勅慰問之、二十二日、箕輪城主信濃守長野業政卒、業正臨終遺言子業盛曰、我多年不顧軀命、對敵于四面者、無他、欲再起上杉氏也、而不能、命也、我如不起、則築瘞於一里塚、莫建塔婆修佛事、汝亦對敵必勿降、以死殉社稷、言畢而卒、年七十二、業盛與藤井元忠議秘喪、二十三日、島津貴久義久、攻肝付兼續、伊地知重興、禰寢重長于廻城、二十五日、詩歌會、是月、武田晴信攻割嶽城取之、織田信長攻齋藤氏屬城小久地城、遂城小

牧、美濃諸將多納款、是時、松田元成據西備前、撮所元常以龍口城、屬毛利元就、宇喜多直家欲先取瀧口以孤其勢、遣兵攻之、不下、仍使近臣岡剛介詐得罪出奔、仕元常、覗間刺殺元常、直家因急攻瀧口拔之、大友義鎮圍香春、七月拔之、上杉政虎由三國嶺出梭師谷、進吾妻川、放火二十餘村、三國嶺者、高峻三四十里、重巖復澗、淺深莫測、以故北條氏康不慮其出于此、一軍大驚、宇佐美定行拔沼田、擒見田藏人而出、相摸軍後弓銃亂發、大破之、復白井平井二城、遂圍厩橋、城主由良信濃獻城請降、乃使長尾謙忠守之、班軍、毛利元就之入周防也、大友義鎮旁觀不救、欲坐併豐前筑前及周防凶、豐前郡邑多應安藝、義鎮乃出兵轉戰、累年未定、於是再規進取、是月、令其族戶次鑑連等出兵于豐前、拔其數城、自春至夏饑、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奏樂、十二日、肝付兼續率兵攻竹原、殺島津忠將、島津貴久擊破之、尋遣使于島津忠

親、召忠平于飫肥、十四日、大友義鎭遣田原鑑連攻賀具某于香春嶽拔之、十八日、義鎭遣使召宇佐大宮司宇佐公建出兵、公建不肯、義鎭怒、燒其館、既與之平、二十一日、京師兵革滋起、賀茂社司奉神體安紫宸殿、遣兵守衞賀茂下上社、二十二日、以京師騷擾、勅庭田重保高倉永相、浚東南溝、二十四日、修築禁垣、二十五日、移官庫禮服于禁中、避兵燹、二十八日、六角義賢擁細川晴元二子晴之、城勝軍山、圖討三好長慶、畠山高政起兵應之、進屯岸和田、長慶遣子義興陣梅津、與義賢相持、義賢率兵二千陣神樂岡、松永久秀來攻、義賢選射手三百、憑林射之、飛矢雨下、久秀兵多死、遂引去、初明應中、有伊賀人日置豐秀者、以善射聞、後事高賴定賴義賢、學射豐秀、盡其術、豐秀弟子吉田豐稔、其子豐經皆善射、後之言射藝者、皆以此爲祖云、二十九日、以京師兵亂、命灰方某守衞皇宮、又結竹柵於淨花院報恩寺二宮北、是月、松平元

康欲攻牛窪、使設樂甚三郎爲之備、駿河別將糟屋善兵衞、小原藤十郎、據長澤城、剽掠近邑、元康使松平信一、石川家成攻之、不克、親將三千餘騎攻牛窪、歸過長澤、令士卒曰、長澤城兵邀我歸途、則山路嶮隘、進退失據、宜分兵爲二隊、一隊過山下大路、一隊屬我麾下、過南山、時長澤城中火、山下兵望見之、謂山南兵拔城縱火、急馳登、麾下兵亦競進、兩隊合一、勢不可當、信一家成亦謂元康來援、爭先而進、城兵恇擾悉亡去、本多忠眞刺敵騎一人、顧姪忠勝馘之、忠勝時年十四、答曰、童子非因人成事者、進擊騎一人、獲首級而還、渡邊守綱擊藤十郎斬之、元康褒之曰、藤十郎今川家之驍兵、今汝獲之、功莫大焉、善兵衞棄城走駿府、城遂陷、忠眞白元康曰、平八雖幼、膽氣可用、元康悅焉、八月二日、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於義賢、禁其部下侵擾禁闕、八日、勅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禁部下侵擾禁闕、十一日、以京師兵亂、以玉冠及禮

服唐櫃、送前內大臣藤原久秀第、監護之、十四日、三好義賢除金剛寺寺田臨時課役等、十五日、齋藤龍興乞哀于織田信長、退于河內長島、美濃平、丹波長谷城主赤澤加賀守、獻俊鷹于信長、信長喜曰、甚荷厚情、然理天下、且乃當受之、人皆笑其大言也、後果不過十年而入洛、十六日、大友義鎭攻宗像氏、宗像氏貞于嶽山城、不克、明日又使其將立花鑑載等攻宗像氏屬城吉原里、亦不克、十八日、伊藤義祐叙從三位、十九日、勅幕府警外隙、二十二日、勅松永久秀、使灰方某警衞宮門、上杉政虎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康遣人甲斐、請晴信北侵越後、以牽其勢、晴信乃令高坂昌宣入信濃、陷鱷城、直江實綱與子兼續出大田切、守險、昌宣擄掠諸邑、遂焚村上氏祖廟而去、政虎聞之、怒且笑曰、聞以直報怨、未聞焚廟以報怨也、是月、政虎會諸將議曰、信玄背約、侵掠吾地、罪不可不問焉、諸君宜爲我立策、諸將各書其策、使宇佐美定行定其三策、以

獻、政虎覩上策曰、深哉深哉、然信玄必覺之、未可用、於中策曰、正奇相備、然連年所施者、未可用、至下策則曰、在彼意外、可用矣、以步騎一萬三千入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二十六日、晴信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雨宮渡、以絕其歸路、北軍不動、越後將士皆說曰、利在速戰、政虎不肯、居三日、晴信收兵入貝津、以瞰政虎歸、政虎自若也、晴信曰、謙信蓋俟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弊邀戰、謙信可擒也、過十餘日、越後諜者報曰、甲斐兵夜出貝津南行矣、政虎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信玄老將知兵、進退不可忽、彼蓋爲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諜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政虎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留村上義淸、高梨政賴於西條山、張旗幟、連篝火、

以爲疑兵、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二千騎陣筑摩河岸、備貝津
後距、是月、毛利元就經略石見、攻福屋隆兼、大友義鎭乘其虛、令
吉弘統連、大友鎭貞率兵萬五千次于小倉、攻毛利氏將仁保就
定于門司城、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宍戸隆家、福原貞俊、口羽通
長、志道廣良等、督兵二萬八千、爲門司後援、兒玉就英率舟師到
蓑島、奪敵船八艘、尋襲花尾城、六角義賢以蒲生賢秀、近藤山城
守爲先鋒、兵總二萬五千、出軍于野良田、淺井長政使百百內藏
助、磯野秀昌、下野若狹守兵五千爲先鋒、自將六千騎、戰于野良
田、內藏死之、長政悲、下令進軍、使安養寺繼世、今村掃部助勵衆
力戰、賢秀隊下勢人千艸某死之、長政督逞兵、競擊義賢中軍、義
賢敗走、長政部下死傷七百餘人、獲首九百二十級、西教師宇伊
禮良至堺浦、城主某父子受洗禮、九月九日夜、上杉政虎躬將一
萬、啣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遏武田氏斥候十七人、盡斬之、進壓晴

信軍而陣、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晴信俟報至、曉未辨人色、見政
虎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晴信不暇易其
陣、以弓銃力拒、政虎常憾向斫晴信而不遂、欲必決死、自抽牙兵、
前逼晴信麾下、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晴信脫走、政虎
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政虎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政虎旣克、
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
十人、政虎執槍親鬭、本莊繁長、大河駿河在河上、聞警來救、復擊
走義信、駿河戰死、日沒交綏、政虎背犀川陣、山吉親章曰、貝津敵
夜出乘我疲、甚危、宜急收兵、政虎不肯、背犀川陣、明日次善光寺
三日、遣使晴信、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晴信皆弗聽、政
虎侵入河中島數回、終不攻海津、高坂昌宣亦不敢動兵、及晴信
出軍對抗、昌宣每侍奇兵、不專戰、或引私屬掠北越地、政虎亦避
焉、

賴襄曰、武田上杉二氏、用兵之才相敵、北條氏、織田氏、共不及
也、而四氏角立於元龜天正之際、而不相下、其攻守形勢、請得
嘗論之、蓋我邦地勢、自東北來、故東北高而西南卑、其幅員亦
隨而豐殺、奧羽山脈至於甲信、重疊沓蹙、如人有脊梁、而關東
八州依其東、越倚其北、海道諸國帶其南而西、爲尾濃、爲京畿
西國、大抵甲信之腰膂耳、八州幅員尤豐、北條氏據之、越次焉、
上杉氏據之、海道又次焉、織田氏據之、而不得甲信則不成國
者一也、北條上杉織田共不成國、而武田氏奪三氏所以成國
者、以自國焉、山岳所重疊沓蹙、雖不及關東海道之土沃兵衆、
然其所處在於脊梁、憑高四瞰、我利於出、敵難於入、是武田氏
所以能介立三氏之中而不屈、不唯以其用兵之無敵也、而用
兵之與敵者、獨上杉氏、故與之爭信地、欲奪彼之國以成我國、
如兩蛇爭穴蟄蟠、相持者數十年、是以北條氏織田氏在其左

右、得以保其國也、二氏之國、與武田氏相爲腹背、二氏居其夷、
而仰據險之武田氏、所以能支者、不唯以其土沃兵衆之故、勝
之也、以有上杉氏窺武田氏之後、故彼不得輕出深入也、上杉
氏之土沃兵衆、不及二氏、猶武田氏也、而其所據險、不及武田
氏、而用兵之才同焉、是以數下兵八州、又數圖美濃、所以不能
終取之者、亦以武田氏窺其後也、故武田氏與上杉氏、爭天下
之脊而不決、北條氏不能以其間取奧羽、而織田氏以其間取
京畿、高卑之勢、難易異也、是以織田之土地甲兵益致強大、至
三倍北條、及三氏主帥相繼沒死、乃東南先滅武田氏、得取甲
信、豐臣氏繼之、因以服上杉氏、而平北條氏、北條氏上杉氏不
得甲信、素不能成國、而武田氏獨據甲信而已、猶得以雄壓之、
況以甲信以西之全力、而奪甲信之險、甲信以東、至越至八州、
遂至於奧羽、無復有立草者、宜矣、是海內之勢、所以成混一也、

否則自卑向高、自殺向豐、安能得克哉、

又曰、言兵於我邦、期乎武田上杉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冶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慴四隣、雖魏唐之强大、不能加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樸爲文、鍥强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逗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輙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衞、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如何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爲群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冶、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

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俟何、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鬭、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並伺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不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鬭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

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眞僞、其法可得而詳論、

十一日、菅沼定盈築砦于西鄉高城、西鄉正勝在藥師堂故踪堂山、但捍駿河兵、是夜、牧野清成及成定爲避來攻、正勝子元正禦戰死之、定盈等健鬭擊卻之、多獲其馬、十三日、吉良義昭之族荒川義虎、與義昭不相善、就酒井正親乞降、元康聽之、義虎迎正親於荒川城、合兵攻西尾城、牧野成定不能拒、退保牛窪、正親入西尾城、將攻東條、義昭部將富永景通陣于藤波畷、欲攻小牧寨、本多廣孝與正親合兵防戰、小笠原三九郎、松井忠次出精塚津平衆救之、成定之兵須瀨宮內進擊正親、揮槍鏦殺之、使從兵取其首、富永景通引滿射廣孝、廣孝以槍刺景通、獲其首、景道義昭勇將也、自其戰死、義昭兵挫、敗走入城、岡崎兵攀壘壁急攻之、義昭

力盡而降、元康使之居岡崎、元康賞正親之功、賜西尾城、元康賜城群臣、是爲其始、給富永景通采邑於本多廣孝、津平邑於松平忠次、各賜書褒之、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守東條城、賞荒川義虎之功、以元康異母妹嫁之、景通本姓伴、爲著姓、富永、大伴、設樂、山岡、瀧川、皆爲同族、景通裔復伴氏、仕池田氏、龍造寺隆信陣于西山田、欲誘神代勝利而伐焉、勝利募山內兵、抵八田原、進兵陣于仁王門、令子長良及八戶宗暘等對于宮原、二男兵部大輔于南大門、三男清三郞于都戶城、會有叛者、殺清三郞於陣中、同士相擊、隆信兵望見擊破都戶陣、進到南大門、兵部迎戰于宮原、宗暘亦接戰、馬烟蔽天、鬨聲蕩地、長良終走、士卒多斃、僅免入山內、兵部就虜、隆信移陣於保原、悉誅生虜、宗暘亦被傷、勝利入山內、弓折矢竭、不能保禦、終走波佐美、有馬義直憫之、使大村純忠援之、迄十二月、山內遺士再迎勝利于山內城、二十八日、六角義賢兵

侵略鳴河東、放火于民屋、齋藤龍興使其將長井隼人正攻佐藤紀伊守于加治田、築砦于堂洞、織田信長赴援、攻破堂洞、明日龍興隼人正等、三千餘人來攻、信長兵纔七八百、故整陣成列、出輕卒如欲進戰者、而使傷痍士卒先退、而後班兵、冬十月二日、以故內大臣三條西實隆二十五年忌辰、賜其子公條祭資及阿彌陀經、附以御製和歌、十日、大友氏將田原親賢攻門司城、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等擊親賢破之、十五日、葦名盛氏行德政于會津、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右大臣三條西公條進覽嵯峨帝宸筆般若心經、二十二日、公條進講古今集、二十四日、尼子義久以宇龍浦寄于御崎社、二十六日、六角義賢兵與三好長慶兵戰于京師、田原親賢復攻門司城、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等擊卻之、是月、佐竹義昭擊結城晴朝、復南鄉、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與大友氏將田北鎭定、本莊信光、今江盛之等、戰于里目、破之、再戰于八幡、

殺傷相當、先是隆景率師一萬、入門司城、豐人屢來攻、禦擊卻之、豐人猶陣松山、其隊長田原左京亮陣于荒島不去、浦宗勝議曰、敵戰負而不去、是乃蘇軍之謀矣、不如擊之、迺督村上武慶、來島通康、因島吉充、村上景親、武滿吉鄉、吉繼、末長景盛、木谷景忠、包久景勝、生口景守、財滿就久、白川隆次等、海路將帥、兵三千、軍船一千餘、十一月朔、日暮、發赤馬關、到今井津敵陣、納炮烙於萱舟、掛碇於敵船風面、高呼售薪芻、宗勝計其期、二日黎明、急襲敵船、令炮火亂發、獲首三百餘級、敵船悉灰燼、進奪今井津糧倉、得穀數千石云、武田晴信祈戰捷于松原祠、五日、田原親賢等解門司城圍、是夜大友氏陣營俄然焚篝火夥矣、福原貞俊望見曰、敵去矣、當尾擊也、其部下末國元光先衆馳驅、諸隊繼之、多獲首級、豐人遂棄神田松山城而走、天野隆重駐守松山城、九日、雷、十二日、勅幕府催徵舟木供御田貢租、二十四日、松永久秀攻勝軍山城、殺

城將永原安藝守、進攻六角義賢于神樂岡、互有殺傷、是日、三好義賢與畠山高政戰于和泉、二十八日、赤松則綱任式部少輔、則綱獻物于幕府、謝恩、是月、六角義賢與松永久秀接戰數回、就三好長慶行成、福屋隆兼以松山及晉明中村等城而畔、誘土匪作亂、先是門司之戰、豐軍敗走、小早川隆景率所部追擊、時月落路暗、縱火於山溪而進、大友義鎭單騎遁、走于常見坂、會馬斃、隆兼望見被左折絲套、著錦直垂而佇立者、意謂義鎭矣、迺進我騎替、與兵五十人、送諸松山城、而遂事漏、毛利元就聞之歎曰、有仁而且義、隆兼傳聞、畏怖夜奔、遣子隆助於出雲、乞援於尼子晴久、晴久悅、帥師三萬、入石見、排壘於福光、令牛尾久盛兵八百援松山城、隆兼且乞救於豐後、掠郡邑、分兵戍中村寨、先是松山城主北條氏邦放廐板橋、太田資正率兵三千、以間宮隼人、高梨三右衛門爲先鋒、東南攻松山城、北條長綱等防戰、資正擊獲長綱子雅

樂助、急進乘壁、城將笠原新五郎等、携氏邦妻孥脫去、城陷、柿崎景家聞捷來會、進擊氏邦、氏邦被創、犇藤澤、資正使上杉憲勝守松山、自與景家縱火于鳴瀨、觀兵而還、至是北條氏康、氏政、帥師三萬、圍攻松山城、憲勝乞救于岩槻資正、亦乞援于越後、上杉政虎以深雪埋路不果、亦乞援于安房、時里見義弘頓于三崎、不得赴援、憲勝拒禦竭力不屈、十二月八日、幕府以毛利元就隆元列相伴衆、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畠山高政遣部兵襲高屋城、復之、斬守將三好政成、二十七日、鑁阿寺及足利學校火、北條氏攻松山益急、松山城地險要、糧食充溢、國人豪强、竭力守禦、相兵奮勵、遂拔維郭、北條綱成縱火焚郭、城中猶不撓、相模兵令擴夫毀石壁、竟破二樓、城中殆危、毛利元就使小早川隆景、宍戶隆家、帥兵六萬、攻中村寨、會深雪埋路、迄明年二月、城中糧竭、尼子晴久令湯信濃守攻福光城、吉川元春後援、與晴久相抗、是

月、薄城、福屋隆助出城而戰死、松山城中士卒逃走、福屋隆兼不能禦、備遂棄城、歷濱田而犇富田、是歲、織田信長遣使于上杉政虎通好、今川氏眞闇弱、嬖三浦義鎭、疎斥舊臣、日夜耽樂、怠於政事、無報讐之志、信讒屢疑松平元康有貳、故元康欲與之絶、織田信長聞之、以爲與元康講和、戮力以擊氏眞、則覇業可成也、時水野信元自刈屋抵清洲、說信長曰、元康雖臣甥、以氏眞之故、數與臣鬪、而氏眞猜忌、積不相能、氏眞憤之、欲滅參河、元康雖年少、而天資剛鋭、介二大國間、以微力圖自立、其志非易測焉、渠縱實與駿河絶、勢必不肯來附、今力爭之、恐費歲月、公不若枉意與之連和、使渠當東面、而公專畧其西、覇業成矣、信長大悅曰、是得我心、信長召將佐謂曰、我世與岡崎爲仇讎、雖數挑戰、勝敗未決、今欲與岡崎連和、我征西方、使元康征東方、則大得志矣、乃使瀧川一益如參河、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遣使元康勸之、元康召諸將

議之、酒井忠次曰、今欲以一國之兵、敵氏眞信長兩將、非國家之計也、氏眞無復讎之志、而溺於酒色、不恤士卒、其亡可翹足而待也、與信長和親、則保國之利莫善於此、元康曰、駿河今雖有小釁、其若舊好何、諸將皆曰、往年義元雖似扶助廣忠公、實欲滅之、公幼爲質在駿府、參河賦稅、義元皆收之、每有徵發、必以參河之兵爲先鋒、不顧其死亡、及公成長、或爲丸根前驅、或爲大高留守、使我犯難以餌敵兵、推義元之志、可謂敵國、非與國、忠次議是、但室家在駿河、未可遽告絶、是可以謀取之已、氏眞遽絶我、必不加害焉、元康頷之曰、臨難隕命、固士之常、然吾幼穉、譜第之士多戰死、是終身之憾也、因流涕悽楚、諸將亦洒泣、感其言、乃使數正報一益、信長大悅、遣其宰林通勝及一益、會數正及高力清長于鳴海、定尾參國界、收丹下、鳴海、沓懸、廣瀨、舉母、梅坪、大高、刈屋、岡、寺部、長澤、鳥屋根等戍兵、還清洲屬城寨於岡崎、元康使植村氏明告

與信長平於守城諸將、酒井忠尙在上野城、聞之恐其質之死于駿河也、乃來說曰、信長爲隣國、一旦與之和固可、公必勿往尾州會之、夫人耶君在駿府、信長不可必信、請審圖之、元康曰、汝言固善、然既與信長定約、食言不可、須以汝所置駿府質與吾妻子同生死、忠尙不懌而去、鳥居元忠、本多廣孝、平巖親吉等進曰、將監必應氏眞而爲亂、不如殺之以錮後患、元康曰、將監之言、不爲無理、亦未必叛、舍之勿殺、忠尙稱疾不出、亦無反形、元康遣使清洲、約與信長盟、信長大悅、修橋梁、張治具、水野信元亦來會、元康率石川數正、其叔父家成、酒井忠次、植村氏明、天野康景、高力清長等百餘騎如清洲、信長使林通勝、瀧川一益、菅谷長賴等迎之熱田、元康憩于正滿寺、少焉入清洲、觀者喧騰、本多忠勝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勵聲曰、參河元康來此、汝輩何無禮也、衆皆讋服、信長迎元康于羅城、延入牙城、禮接敦篤、植村氏明持元康之刀從焉、

衞士呵之、氏明瞋目曰、吾植村新六也、捧主人刀、何渠叱乎、信長揮衞士曰、我聞新六之名久矣、汝輩不之知、勿怪矣、座定、信長謂元康曰、和親既成、喜莫踰此、當作水魚之歡、以兩旗定天下、元康拜謝、其盟誓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松平爲之屬國、松平有天下、織田爲之屬國、有違斯盟、明神殛之、信長厚饗元康、遺長光刀吉光短刀、賜行光刀於植村氏明曰、汝今日舉措、如樊噲在鴻門、禮畢、元康出、信長送之郊外、使通勝一益長賴送之熱田、元康還岡崎、翌日、信長使通勝長賴往岡崎謝之、氏眞聞元康出盟大怒、遣使岡崎切責之、酒井正親使成瀨藤五郎往駿河、就氏眞寵臣三浦義鎭陳曰、寡君自先人時蒙故治部大輔君大恩、今奈何忘之、故以竹千代爲質、以屬隷於貴國、寡君縱令忘大輔君之恩、安無父子之情、且參人子弟妻孥在駿焉、從寡君企凶謀、然則寡君雖有倍叛之志、國人誰與之、是以足見寡君之決無貳

也、且寡君欲報大輔君之德、國小力微、不得展其志、故向數使使
啓主公、若有復讐之擧、弊邑請受先鋒之命、請已再三、寡君特抗
兵與織田相仇怨、已三年、而主公曾不之顧、如此則復仇之擧、不
知其期、寡君自度國力微弱、在勁敵之間、何以得待主公之大擧、
故今姑絲織田氏之請、休兵蓄銳、以爲可勝、豈有他乎、主公果有
大擧之命、寡君必爲先鋒、以報舊恩、敢不如素約、氏眞意乃解、松
永久秀破壞眉間寺、築城砦、蓋名盛氏誅其部下富田監物主膳
等、盛氏攻長沼實國、實國降、盛氏築城于岩崎、少貳元盛入高野
山爲僧、大隅肝付兼續叛據廻城、島津貴久發兵攻之、與兼續戰
于竹原山、貴久弟忠將死之、貴久怒、益兵疾戰破之、兼續脫走、貴
久留兵守廻城、召還忠平、使島津忠親代守飫肥、先是宇喜多直
家招降松田元成、妻之以女、國中望風而降、遂略美作、美作豪族後
藤元勝據三星城、直家修好、以元勝爲壻、由是美作諸城多屬直

家、至是浦上宗景憤爲直家所逼、欲討之、請援於毛利氏、直家聞
之、發兵襲天神山、宗景潰圍走室津、直家自立爲國主、治岡山、僧
光佐號顯如、任權僧正、叙法印、織田信長嘗相石山地形、謂是可
以城焉、乃使人謂曰、請見致石山交換之地、宜由所請、其必給資、
造立伽藍、光佐以迹似見逐、依違未對、其徒曰、吾法之闡揚拔新
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寸移、光佐遂辭之、信長
恚曰、然則予以力取焉耳、當是時、一向支派蔓衍諸國、六角定頼
亦助之、堅田慈敎寺爲江西旗頭、信長嘗恚之、迫請地城、光佐遣
下間仲之乞行成、信長弗聽、西敎師等置天守堂于京師、及府內、
山口、博多、平戶五所、奉敎者甚多、更招其徒于印度、增置敎員、疾
疫流行、人多死、我邊氏使明疆、
五年壬戌、春正月十日、六角義賢遣兵擊三好義興、十二日、不豫、
十八日、伊東義祐攻島津忠親于飫肥城、忠親力竭降、和歌會、將

軍義輝使大和晴完代詣石淸水宮、二十二日、細川氏綱、三好義
興等、賀正于幕府、二十三日、石山本願寺火、延燒二千餘家、二十
五日、堺浦火、延及數百家、二十七日、長曾我部元親命吉松光勝、
擊大垣內領主伊達某殺之、取其采地、二十九日、蒲生定秀攻降
種村三河守于八佛手城、是月、北條氏康遣人甲斐謂曰、松山城
者我邑也、太田三樂恣攻奪之、爲此地也、當東山北陸之要樞、故
今將復之、發師則三樂必乞援於越後矣、願出師旅、以徇北武、爲
我外援、如得志、則他日不請師晴信諾、二月四日、松平元康攻西
郡城拔之、斬城將鵜殿長照、擒其二子、先是今川氏眞聞元康與
織田氏和、大怒、欲殺其妻子質駿河者、元康將石川數正竊謂、郞
君在駿河、無有護衞、今川氏狂暴、其危弗測、一朝見殺、而無一士
人殉死、是邦之辱也、乃欲往待度、元康弗聽、留替潛行、氏眞居恒
重長照、而酷愛其二子、及二子就俘、痛惜弗措、數正乃因關口親

永、請易質、氏眞許之、數正馳人報之、元康大悅、送二子于駿河、數
正奉夫人關口氏、世子信康而歸、信康關口氏出也、年甫四歲、旣
而氏眞悔之、怒殺親永、譜第將士皆往、念子原迎之、相謂曰、甚矣
氏眞之戇也、以長照子換公子、我福而彼禍、其無識可知也、先是
元康寓居駿河、今川義元取岡崎將士之妻孥爲質、或送之駿河、
或納之吉田城、及元康與氏眞絕、氏眞擁松平氏將士質以誘降
之、將士無一人應者、吉田城主小原資良爲懲將來、捕松平淸善
女、松平家廣少子、及菅沼定盈、西鄕正勝、水野藤兵衞、大竹兵右
衞門等子姪弟妹十一人、串於城下龍念寺前殺之、元康聞之哀
痛、於是尾交益固、而駿怨愈深、二月八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
日、三好義興與六角義賢戰于京師、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
七日、三好長慶兵侵京師、是月、北條氏康遣族氏邦攻長尾謙忠
于廐橋、上杉政虎危之、命太田資正、及宇佐美定行二子定勝勝

行、助謙忠守厩橋、三月五日、以京師騷擾、勅慰問將軍義輝、畠山高政以二萬人圍三好冬康于岸和田、城中兵寡、告急三好義賢、義賢使篠原長房赴援、守岸和田、自將萬人、出陣久米田、長房望見出城戰、不利、敵兵進犯義賢陣、義賢拒戰被創死、軍大敗、冬康棄城走、飯森時長慶方會客爲聯歌、聞敗自如、松永久秀入援、諫長慶速出兵、長慶曰、討賊之事、一委汝等、吾何必出也、六日、三好義興奉將軍義輝及慶壽大夫人避六角義賢于八幡、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退陣于山崎、義賢率兵入京師、陣淸水坂、放火今出川及東洞院、七日、義賢遣吉田某三雲三郎左衛門等警衛宮闕、九日、地震、十二日、鍋田勝與波多鎭戰肥前、克之、二十九日、和漢聯句會、土匪唱德政、揭榜于松尾祠、又揭嵯峨釋迦堂大門、是月、井伊谷城主井伊直親臣小野但馬、怨直親潛往府中譖之今川氏眞曰、直親與織田松平通謀、氏眞怒欲誅之、新野親規與直親

交最親、諫氏眞曰、臣能知直親之爲人、非敢反者、事若覈實、則臣滅之、乃使人以情問、直親大驚曰、先臣直盛、死桶峽之役、則織田氏不獨先君仇也、今織田松平合好、臣何苦事不共戴天之仇乎、親規具以聞、事遂寢、直親將如府中分疏其事、而憚多兵似犯上、從者僅二十餘人、途經掛川、城將朝比奈泰能不知其寃、旣奉意其襲駿府、出三百餘兵擊之、事出不意、直親不能辨別、竟戰死、氏眞沒其采邑、有子幾二歲、稱萬千代、氏眞欲殺之、親規爲之請命、氏眞聽焉、親規悅鞠育之、尋親規戰死、引間其妻撫養遺孤、氏眞又欲殺之、妻恐潛送僧寺匿之、妻再醮松平淸景、養遺孤於其家、後兵部少輔直政是也、武田晴信與嫡子義信、帥師一萬八千、經餘地嶺而發、使飯富昌景攻箕輪城、次日赴會師于松山、北條氏康與晴信合兵攻松山、斷其水路、資正力不能敵、告急越後、氏康度援兵至、攻擊甚急、守將上杉憲勝力防、弓銃雨下、武田氏部將

甘利昌忠先登、攻松山城、遂降之、氏康使上田暗礫齋及其子朝廣守之、是役、昌忠部下米倉種繼子某中銃、血墜臟內、臚脹將死、醫曰、宜飮驄馬溲、某曰、食汚物而病不治、爲人所笑、不飮、昌忠到其舍候病、乃酌馬尿親飮半盃、而與某云、良藥雖苦、卿宜飮之、爲忠孝全命也、某謝而飮之、下血數升、即平愈矣、政虎率步騎八千、將援松山、到石戸渡、聞城已陷、大怒瞋目按刀而罵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資正懾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穀器伏兵馬簿、且曰、憲勝質子二人、猶拘留岩槻、政虎稍和曰、汝似無過、雖執質子提斬、無由宥我怒、乳臭孩兒當赦死、汝歸則致二兒於那波、乃與斟酒問曰、敵軍幾何、曰、凡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政虎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則豚犬耳、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又問、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距此十里許、有碕西城、成田長泰弟家國、及長野對馬兵

千五百守焉、政虎曰、可矣、雖家國無宿憾、爲長泰弟、則非莫故、諸爲先驅、乃抵三本木渡、命資正令架舟梁于利根川、旣濟、毀舟過晴信氏康軍前、遣使于松山、謂曰、聞兩公攻松山、道程寢遠、援兵不及焉、深愧之、今將伐碕西以報之、兩公幸見要、不答、乃圍碕西城、家國頗勇悍、禦戰二日、政虎自候之、登高阜望見、牙城與中郭之間有沼、架橋往來、會見婦人被白衣、出中郭而入牙城、映夕陽像浮沼水、意謂以中郭堅固、寘婦女、戰士必在牙城及羅郭耳、乃下令整旅、伏兵於路、使本莊繁長、黑川爲盛、夜自前門、新發田長敦、五十公野弘家、竊率兵縛提燈於一長竿、乘筏經外郭、沿沼附中郭壁際、竢前門發喊、點火東郭、併喊聲、婦女老孩、驚噪奔走、中外城兵、望中郭挑火、以爲中郭已陷、繁長等發銃迫城門、敵兵褫氣、奪路而走、伏兵起、死傷者多、繁長登前門、長敦入中郭、遂傅牙城、竢明、家國依資正乞降、送從子泰高于資正營、政虎許之、予邑

如故、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皷譟、政虎免冑下馬、徐行而還、氏康謂晴信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政虎乃歸厩橋、休兵馬、三日、復起攻館林城、令新田足利兵爲先登、守將毛呂秀忠降、乃使長尾顯長自足利徙館林、兼有足利、而進攻小山秀綱祇園城、此城也、東爲前門、北爲後門、雖平地也、隍塹三重、西南險岨高聳、堰入思川、兵食不乏、竭力禦備、國人追躡、政虎益發兵攻之、秀綱弟秀朝乞和、行成送質子、政虎解圍、而謂結城之地、距此十里程、直欲伐之、前軍既抵大塚、秀綱重朝諭結城氏乞成、夏四月三日、先是宇津賴重冒占供御田小野庄等地、至是勅六角義賢嚴責之、賴重不奉命、十一日、土匪破壞正法院、十三日、松平元康以松井忠次、爲東條定番、佐松平家忠、十六日、土匪刼掠壽寧院、十九日、日吉祭、以神人等嗷訴、留神輿于琵琶湖濱七十日、二十一日、帝受古

今和歌集於前右大臣三條西公條、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九日、島津義久與穎娃山城盟、是月、六角義賢揭榜於京師、行德政、北條氏康贈米六千苞於武田晴信、謝其援攻松山城、今川氏部下飯尾致實以引馬城降織田信長、氏眞遣新野親規攻拔之、親規戰死、上杉政虎攻莘田某、時田某於越中降之、武田晴信携子義信、如小田原、晴信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晴信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梗概、晴信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且知氏政他日承父之後、終不能成、信房曰、氏政勇敢類父、何以言之、晴信曰、向者有馱麥過營前者、氏政指問之、左右曰、麥也、曰、盍炊以供賓、余聞之、始知其爲誠大國公子、且謂之曰、凡調麥之方、打之、簸之、礱之、晞之、舂而又舂之、浸水而炊之者兩次、然後始得食之也、今郎君欲直食之、何其太

早計也、夫氏政之痴騃、調麥之方、尙不辨之、焉能通下情、苟不通下情、雖勇敢、豈得能享國哉、上杉政虎伐佐野、城兵乞降、守將佐野宗綱年幼、令本莊繁長爲城代、回軍厩橋、本山梅慶父子歷保朝倉一城、長曾我部元親逼之、父子棄城去、據瓜生野保川隈、五月八日、毛利元就隆元、寄野間地於杵築社、十日、伊東義祐使北原氏臣馬關田右衛門佐殺其主民部少輔、取眞幸院城、北原兼親等出奔、與樺山孝久謀、襲馬關田城拔之、終復眞幸院城、十九日、三好義興松永久秀等、將兵八千援飯森城、與畠山高政戰于敎興寺、大破之、斬湯川直光等、取岸和田及高屋城、高政遁堺、於是畿內悉屬長慶、長慶使族康長保高屋城、六角義賢聞高政敗、引還近江、二十六日、亂兵焚矢田寺、二十九日、以帝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禁中、是月、上杉政虎令河田親章、加治景英賜長尾謙忠死、謙忠者爲景弟藏王山城主爲重子、而政虎族弟也、自弱

事政虎、忠勇無比、屢樹殊勳、爲肱股老臣、軍國大小、無不預聞、委任爲厩橋城代、頃年驕侈、發自立之志、私通小田原、自去年而來、雖見松山急難、不敢救、埼西之役、命前鋒、又稱疾不出、於是政虎數其罪狀、其一、在當城、使三樂爲山根嚮導、其二、柿崎和泉與成田相抗鳴瀨、半歲竟不拔之、卻送糧于敵地、其三、小田原陣中、與成田謀懷貳、其四、遣家人戶部某於甲府、歸而後夷其族、是憚聞之證也、乃殺焉、使宇佐美定行悉殲其從者、又遇戮者妻孥、離散邑里者、悉尋問、割畀金銀米錢、又謙忠子二人並幼、與其母潛邑、諸老曰、可殺、政虎曰、其孤何仇我爲、如然則天命也、其孤奚罪之有、廼予金放之、後兄稱右馬助、弟稱左京亮、並仕景勝、死于加賀市橋城云、是夜大設酒食、犒勞將士、以北城長國爲厩橋城代、以厩橋兵士附屬焉、北城長國柿崎景家、率兵將攻朝日山、成田長泰遣弟紀伊守於小田原乞救、北條氏康自率騎一萬、侵伐厩橋、

長國等奏朝日山而歸陣于片田對抗、太田資正欲取忍、掠略鳴瀨、長泰告急、氏康措厩橋、歷中道出武藏、次于町原、抄略郡邑、資正歸入城、爲之備、氏康分部將二人兵五百、遣鳴瀨、將班師、諸老或諫、弗聽而曰、我如强惱三樂長國等、則謙信奚爲得不出師矣、方今鄰邦無巨室、故我意欲併八州、然不謀哉、逆而與謙信相抗衡、致危戰可謂謀之拙也、我不强則彼亦不來、是以我不求焉、六月二日、六角義賢與三好長慶講和、退兵坂本、堀越氏延據見付城叛今川氏眞、小原鎭實擊之、氏延力竭自殺、菅沼定盈亟虛復野田城、三日、北原兼親一族宮路某據栗野城、北原伊勢介據横川城、應伊東義祐、島津貴久遣其子忠平歲久等擊伊勢介殺之、拔其城、宮路某降、兼親、兼親獻其城于島津氏、七日、雷、雨雹、毛利元就、隆元、遣僧佛知獻劒馬賀卽位、九日、前右大臣三條西公條進講禁秘抄、二十二日、將軍義輝至自八幡、二十三日、熊野本宮

火、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遣參議萬里小路輔房、賜太刀于三好義興、太刀及金襴于松永久秀、島津貴久與樺山幸久盟、是月、松平元康攻牧野成定于富永城、武田晴信以其子勝賴嗣諏訪賴茂家、爲伊奈郡代、稱族伊奈、居高遠城、甲斐將穴山信良使僧于越後謂曰、信玄頻年有廢嫡立庶之志、靜機已發、願以義信爲明公義子、梅雪亦候越後、甲斐部將數人亦屬意於義信、如聽之、則從更科東北、盡可屬麾下、諸老以聞、政虎召使者曰、因義信之便宜、奪信濃之策、我不敢、我如欲之、則何借他力乎、義信年弱、梅雪何故出斯浪言耶、義信若窮蹙而來、我何拒之乎、對子緇衣令得歸、乃遣歸、明人漂到平方濱、命送還之其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毛利元就叙從四位上、毛利隆元叙從五位上、申貢獻卽位費之功、上杉政虎遣使納供御田租金、七日、和歌會、奏樂、九日、三好義興、松永久秀獻劒金謝恩、十日、北條氏政令弟氏

邦將秩父鉢形兵、攻毛利丹後守于足戶寨、丹後乞救于厩橋、北城長國令和田某等率兵赴援、宇佐美定勝是春從師于東國、留厩橋、率兵令赴援、是日、途遇相模軍于上尾、與之戰、奮戰而死、十六日、篠尾高春毀伴堂金剛寺兩城、再築篠尾城、二十日、正木時忠攻里見氏部將糟谷大炊助于一宮取之、遂與義弘有隙、構兵相戰、既講和、二十一日、丹波土匪起、竹內下總守出兵鎭之、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六日、深溝城主松平長勝死、子信長嗣、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嵩山城主奥山貞澄叛今川氏眞屬織田信長、氏眞怒遣兵攻拔其城、上杉政虎再興國分寺五智如來堂、毛利元就群議征出雲、或謂晴久病篤也、元就弗憚曰、我欲伐出雲、莫敢所匿、然稱晴久有疾、若謂之我幸也者、惡郤焉、他日無謂之者、是秋元就帥師二萬餘、次于赤穴、而聞敵舉動、進營于大野、隆元次于掛屋、隆家次于三刀屋、元春、隆景傍中營、本莊經

光、及子與元勇而侈、爲前鋒軍于白潟、與出雲人接戰、殺傷相當、而陣于島根郡、元就遣人召、令移陣於大野邊、命殺經光、與元、石見悉平、元就進徙營於洗骸、違富田五里、以懸崖爲壁、通河水作隍、閉備據之列十餘寨、欲不戰而屈之、故禁攻略、嚴守禦、割鮮犒師、高會歌呼、又邀四道博士、及和歌、聲樂、鬪香、蹴鞠等、專門朝士、至自京畿界浦、日夜演習、以視暇豫、諸士卒禁叨出、以爲長圍之勢、使隆元赴岩國備防長、松田久盛爲出雲守白鹿城、其兵二千餘、違洗骸可一里、或宵來襲、出羽元實陣、元實拒鬭、進附城際、元就馳人制止焉、元就慮白鹿城得援、使隆景及口羽通良等備城良面、以禦後援、尼子倫久率兵八千赴救、隆景邀擊、殺傷甚多、元春、貞俊請趣援、元就作色曰、余當所誡乃是也、他營勝負非可管、睽制而止、隆景戰于波倶羅馬潟、將敗、士卒輕浮、隆景怒自揮槍進騎、直衝倫久部下、得機競擊、遂戰克走之、使兒玉就方率舟艦

備海濱、以捍援兵、斷漕路、或奪粮舟、嚴戒、山陰山陽侯伯諸豪、往
往來通好送款、諸城降附相望、富田孤立、轉運難給、城中大窘、八
月二日、關白前久與上杉政虎不協、還自越後、是日參朝、六日、幕
府以毛利隆元爲備中備後兩國守護、十五日、相馬利胤率兵擊
佐竹氏、佐竹氏部下志保非尾張逆戰破之孫澤、斬十一將、二十
一日、大覺寺門主義俊權大納言四辻季遠、權中納言藤原雅敦
等至越前、朝倉義景設曲水宴於阿波河原饗之、皆以爲亂世之
一興也、詠歌竭歡而罷、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伊勢貞孝等應六
角義賢、率兵焚掠京師、二十八日、幕府揭德政榜、二十九日、以帝
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以京師騷擾、遣權中納言藤原晴
秀慰問幕府、是月、根來寺衆徒與畠山高政等、俱攻岸和田城、武
田晴信譴責義信、義信不服、義信勇而得士心、既爲世子、晴信自
以逐父也、恐義信亦傚之、庶子勝頼有寵、讒間乘之、大善寺僧高

天等調和不熟、晴信以勝頼及爲諏訪軍代、義信憤恚、晴信滋怒
相絶、九月朔、立花鑑連破毛利元就兵于苅田、九日、重陽和歌會、
將軍義輝獻雁、十日、不豫、十一日、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等、率兵入
京師、擊伊勢貞孝父子殺之、今川氏眞命朝比奈泰長夜襲西鄉
正勝五本松城、正勝敗死、正勝子元正在月谷城、聞變馳援、見父
已死、赴駿河軍死、泰長又拔月谷城、元正弟清員、見執過萬丈谷、
奪敵所執袪、投深谷遂脫歸、因菅沼定盈告狀、元康命承父兄後、
辭曰、元正有遺孤、願使彼繼家、然童稚未習軍旅、臣代其役、元康
義而許之、十七日、島津忠親襲飫肥城復之、明日降酒谷諸城、十
八日、長曾我部元親攻本山茂辰于朝倉城、不利、是秋、加賀土匪
起、戾朝倉義景命、加能越三州相誘競動、或黨一向作亂、初弘治
中、朝倉敎景擊賊而相約、以手取川爲境、收半州租稅、尋群國兵
革不熄、土匪競起、義景受命、與一向徒和輯、配女於本願寺敎如、

悉遣附加賀地于本願寺、而後加賀僧徒背本願寺、不納賦於大
坂、光敎子光佐往越前訴之、義景遣人諭之、不應、專搆寨於柏野、
杉山、倉橋、千代等、侵掠郡邑、橫奪行旅資財、國人亦怨之、義景乃
使朝倉景行、及青蓮華景基、眞柄直隆、僧隨轉等屬焉、率兵入加
賀、而陣于月津御幸塚、諭土匪曰、違盟約、不輸穀糧于大坂、或惱
行旅、恣橫、其罪不容誅也、石川郡尾山賊酋坪坂伯耆陳謝曰、願
修往日之誓、請明日、而景基等嚴戒竢期、十九日、毛利隆元補長
門守護職、二十日夜、加賀土匪群起、急來攻、青蓮寺景基、眞柄直
隆邀戰、直隆軀幹魁偉、能用大刀、臨陣奮揮、敵望而避之、號鬼眞
柄、其子隆基、及隨轉、皆驍勇有膂力、俱進殪八十餘騎、大破賊、賊
徒皆降、於是加賀、能登、越中、從風而靡、武田義統以若狹來屬、二
十九日、松平元康又攻八幡、酒井忠次爲前鋒、二連木、牛窪、佐脇、
八幡之敵、據赤阪拒之、敵將板倉重定急進鬪、岡崎兵多死傷、重

定乘勝來進、渡邊守綱、石川正總等爲殿、矢田作十郎失馬、爲敵
所圍幾危、守綱留戰救之、作十郎得馬而歸、御油至赤坂、守綱返
戰擊敵凡十、接槍三、時人稱其勇敢曰槍半藏、元康聞前軍敗、疾
馳救之、重定見元康之旌旗將退、岡崎兵突戰、近藤傳二郎擊重
定誅之、敵兵潰走不能入八幡佐脇、而皆逃奔牛窪、二連木、故八
幡佐脇二寨、一時悉陷、織田信長復發師、攻稻葉山、齋藤龍興伏
兵於幽地夾擊、織田軍敗走、木下藤吉聚邑民、作擬兵、加諸森可
成隊、敵將日根野弘就大驚、懷危懼而入、信長亦歸清洲、藤吉尾
張愛智郡中邑人也、享祿天文之際、村民有彌助者焉、彌助無子、
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
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其母挈日吉、轉
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爲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
耕邑人爲議納爲繼父、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邑傍光明寺、欲

使爲僧、日吉機敏而不曉誦梵、每聞人談武事、輙傾聽之、慨然歎曰、僧乞丐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乞丐爲、於是游嬉任意、與人諍、輙毆擊之、欲使僧厭苦己、僧遂議逐歸其家、日吉恐繼父怒己也、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擊殺群僧、僧頗懼、乃託事辭謝、予衣物禮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不能共存、復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後以讒去之綱家、當是時、織田信長攻略四疆、與助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郎、瞯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擎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輙從之、如此者數、信長寢

覘近之、會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歎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奬勵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既而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徙小牧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輙見叱斥、衆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爲意、

獨欲深結於信長、信長之士前田利家、淺野長吉與藤吉好、淺野養中邑人杉原七郎兵衛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肯、強之不已、長吉患之、藤吉權謂之曰、子舍之、吾已通之矣、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苟然子盍速婚媾、吾爲子媒焉、藤吉亦不甚辭、遂因柴田勝家請信長、見允、藤吉家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盞相酬、妻知其非常人也、事之甚謹、信長嘗閱兵河洲、戲以藤吉爲將、藤吉部勒指麾之、如老兵法者、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某失其刀笄、意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密懸金購之、有一卒來鬻刀笄、藤吉驗之、乃盜刀笄者也、即執縛之、候信長還、携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故、藤吉具對曰、臣唯貧、故爲人所意、信長憫之、爲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患薪炭費多、命藤吉司之、藤吉自燒火撿爐、以算一日用、推察歲用、則三分之一而足矣、因試之數事、皆効、然未使將兵也、藤吉私制一旗、集少

年自從信長覘之、怒其妄、命斫其旗、藤吉意色自如、長吉後改長政、是月、葦名盛氏禁管內釀酒、冬十月十五日、地震、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當是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松永二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織田信長既克今川氏、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淸十郎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萬里小路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頹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而以臣視之、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鬮鏡室決計、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二十四日、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二十八日、到清洲館

道家氏、會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曰、朕聞汝偉略、爲日多矣、今朝廷衰絀、姦宄縱横、汝幸養威力、以圖王室、若能肅淸輦下、修整宮闕、興廢滯、振乏絕、使庶尹百司、各得其所、以策不世之勳、則予一人以懌、因賜御用合香暨衣一稱、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瀧川一益、菅谷長頼、堀秀政等、諭以勅宣、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而患甲斐相摸兵窺其後、二十九日、以帝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禁中、十一月朔、織田信長攻岩倉城、城將織田七郎左衞門力屈致城而去、信長毀之、二日、立入宗繼、磯貝久次發淸洲、還京師、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十二月五日、將軍義輝遣使越後、賜偏名于上杉政虎、名輝虎、毛利元就殺族本莊常光于旗屋、二

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三好義興使幕府揭德政榜、布告之遠近、出雲守護尼子晴久卒、晴久與毛利元就構兵數歲、其屬國皆爲元就所幷、僅有出雲半國、兵力益弱、子義久嗣、大友義鎭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元就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義鎭使戶次鑑連、齋藤鎭實、吉弘鑑理、以二萬人拒之、至立石原、分兵爲二、鑑連循安達山西出柳浦、鎭實、鑑理次魚野、鵜野約待前軍已合、踰山擊敵後、已而鑑連與隆景遇、令弓手亂發、每矢刻己名、東軍頗動、鎭實等踰山鼓譟、夾擊破之、隆景走保門司、隨而圍之、隆景弃城逃、追擊壓之海、東兵爭船、覆溺死者無算、隆景僅免、隆元還屯岩國、留天野隆重守神田城、於是豐前筑後復屬大友氏、大友氏威震鎭西、義鎭薙髮號宗麟、冬、義鎭兵圍豐前松山城、隆元歸自雲州軍防府、遣將士援之、元就在雲州病、隆元至誠告神、請代其身、納書嚴島神祠、既而元就瘳、是歲、佐竹義重擊相

馬盛胤、復多珂郡地、大塚隆成讓龍虎城于其子親成、老菅俣城、佐竹義重率兵擊親成、親成與弟成舜拒戰破之、伊東義祐攻北原氏黨大河平隆次于大川平城、隆次擊却之、島津忠平賞隆次功、與鍋灰等地、又築今城、使隆次守之、宗像氏貞自白山城、移蔦岳城、北條氏康率兵攻岩槻城、城兵擊却之、長曾我部元親與田祿于諸士、島津貴久遣書印度副王、謝傳其西教、大村純忠迎西敎師登禮衣于豐後、受其洗禮、六角義賢老、子義弼嗣、義賢薙髮稱承禎、榊原長政次子曰龜丸、幼而沈靜好學、讀書於大樹寺、善筆迹、於是成童、松平元康召而祿之、是爲式部大輔康政、康政系出於仁木義長、子孫居伊勢之榊原、因氏之、其裔淸長徙參河、仕松平氏、爲康政王父云、越中人高木左傳來越後而服事、居無幾、上杉輝虎謂左右曰、吾見左傳色動神慴、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安知非刺客姦人哉、乃下吏推問、果爲神保氏刺客、遂誅之、明船始

到長崎津戶町、及五島、平戶、薩摩等浦津、潛交商、歷年漸增、益經時月不絕云、

皇朝編年史卷之八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三

永祿六年癸亥、春正月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將軍義輝避方忌于畠山義繼第、十日、佐倉城兵密通長曾我部元親、是日、主將本山茂辰火城移一宿城、尋移本山城、十一日、帝受護身法于前大僧正嚴助、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一日、松平元康攻牧野成定于牛窪城降之、二十三日、幕府侍所開闔松田盛秀卒、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先是毛利元就得銀壙、就幕府請充調、詔許之、勅旨嘉之、爾來每歲貢獻、以爲恒例、松永久秀率兵攻多武峯、僧徒拒戰、久秀不克退、是月、尼子義久遣卯山久信、牛尾幸清等攻毛利氏屬將三刀屋久祐、久祐防戰于地王峠却之、大友義鎭使謂義久曰、

請交擊安藝、滅毛利氏、以分其地、義久喜修好、神代勝利自大村復歸本山、武田信虎怒今川氏眞過己無外祖禮、欲如京師、乃使人謂晴信曰、義元戰歿、四年于今、氏眞闇劣、無報仇之志、而政事一任嬖臣、淫戲無度、汝宜先取之、猶豫不決、將爲德川氏所有、且曰、我寓食駿河、已二十六年、初徙而明年、舉一男、稱上總介、介亦娶婦生男、今茲甫十歲、余太愛之、視兒猶信玄、名曰勝千代、義元嘗使上野介列隊長、我養老於彼、氏眞繼立、視我日淺、我嘗嫁女於菊亭家、故欲赴京師、如然上總介及勝千代莫可依託、請眷顧、晴信曰、是翁之所諾、而弗應、二月朔、高野僧傷侍從卜部兼和于途、二日、命大僧正道澄誦讀仁王經于宮中、三日、宇津賴重、柳本某等率兵自丹波入京師、放火民屋、幕府遣兵擊郤之、七日、武田晴信聞長野業正死、悅謂我取上野矣、帥師三萬五千、軍于天神原、攻一鄉山城、斷水路、城主安部之友繼火糧備、誤延燒城舍、多

傷者、城陷、八日、奏樂、九日、以幕府請、奏神樂于禁中、祭太神宮、祈天下安寧、三日、十日、島津貴久、擊伊東義祐于三山、敗之、十二日、武田晴信圍攻國峯城、內藤昌豐爲先鋒、附提燈於馱馬、人手齎松炬、登高阜、發鬨、城將小幡景純望之大驚、棄城脫走、使小幡信貞守之、十五日、晴信攻新堀城、城將不支、放火自殺、進次于部原、乞糧於延德寺、不從、晴信怒破寺、奪糧、因運其銅瓦於甲府、作石壁、進攻牧野英一于河內城、菅野間之孝于鹽川城、皆拔之、又攻與平、馬庭、白倉、天引、上野等四十二城、二十三壘、悉陷之、使飯富虎昌等攻松枝、小幡信眞等攻安中、內藤昌豐、飯富昌景、小山田昌國攻簑輪城、安中景繁以城降、令守其城、屠松枝、殺安中春綱、令小宮山昌友守松枝城、那波宗安攻鷲坂長信寨、長信在簑輪、士卒不能防禦、遂陷、安藤九郎左衛門出簑輪進擊、戰死于白岩、山青柳宗高亦拒戰、信眞擊破之、白川光一等、與宗安戰、藤井友

忠、高濱業方等兵五百、出自簑輪、斫昌豐陣、晴信親攻簑輪城、長野業盛力拒不下、二十三日、從五位下楠木正虎敍從四位下、二十五日、北野法樂和歌會、二十六日、武田晴信合松枝安中兵二萬、攻箕輪城、長野業盛老藤井友忠與武田勝賴戰死之、城中死傷者多、業盛勢竭終自殺、時年十八、青柳忠家、下田昌勝、寺澤範安等殉死、城陷、和田友綱、白倉宗任、高山兼重、倉加野能村、上戶友光、和田成住等皆降、晴信遂取上野七郡、以內藤昌豐爲箕輪城代、又築石倉寨、以爲高崎城之援、備廐橋城、北條氏康與用土新左衛門于采地安堵狀、二十九日、小田氏治與大椽貞國戰于三村、破之、是月、毛利元就、隆元等出兵大野、攻降尼子氏屬城、大友義鎭遣兵圍攻松山城、天野隆重固禦、毛利隆元爲之聲援、次于赤間關、將軍義輝聞元就與義鎭搆難、奏請遣大僧正道澄于安藝、權大納言久我通典于豐後、令行成、隆重讓松山城於豐人、

而還、以義鎭女嫁元就嫡長孫幸鶴丸、附豐筑于大友氏、門司城爲毛利氏所管、彼是互收師、松平元康遣松井忠次、攻拔嵯峩寺寨、飛驒豪族白谷宗長、納款于甲斐、三月朔、前管領細川晴元卒于富田、年四十九、子延元嗣、二日、柳本某等復入京師、十三日、以後白河帝忌日、遣權中納言山科言繼于曼珠院、祭之、二十二日、細川右馬頭率兵入京師、放火于市街、池田山城守殺其族勘右衞門等、二十三日、那須資胤與其部下大關高增有隙、率兵攻之黑羽城、二十四日、使左中辨萬里小路輔房諭多武峯僧徒與松永久秀和、二十五日、伊勢貞孝餘黨掠內野、二十六日、式部卿邦輔親王薨、二十八日、尼子義久還付端中田扇田等地于日御崎社、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臨時神樂、晦、畠山高政部將神保定誠、與高野僧爭地、戰于學文路、高政遣使和解之、松平元康自將與駿河將小原鎭實戰于小坂井、破之、上杉輝虎出上野、攻拔伊勢

崎城、北條氏邦出兵沼田、宇佐美定行與次子勝行擊走之、長曾我部元親兵三千餘、徇土佐郡、攻吉良駿河守于吉良峯城、駿河出奔讃岐、元親使弟親貞冒吉良氏、爲其家督、遂徇香美郡、郡主香宗我部景好以香宗土居、初拒元親、及駿河出奔、懼而乞降、養元親弟親泰爲子、部下多來服、二家並舊七大夫之宗也、於是並土佐香美二郡、織田信長率師攻犬山城而不利、議再攻、守將信淸謂、今我幸而雖得克之、他日必至亡身矣、不若棄壁而去、乃與從者議、密去奔甲斐、士卒離散、信長卽取其城、悅而歸、與諸將議曰、我徇近江而入京師、執謁幕府、佐久間信盛進曰、可也、請速焉、曰、義賢義弼者、不足以爲慮、唯長政而已、如擊之、則兵士多傷、遣妹女嫁渠、修好以啓行路矣、乃遣不破道貞於小谷、求婚、長政乃從焉、春、信長嫁妹長政、信長攻稻葉山城、放火城下、齋藤龍興逆戰、信長不克引還、信長與松平元康約、以女妻世子竹千代、夏四

月二日、震東寺、四日、曉月見東方、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九日、東大寺火、十一日、會津遷新宮三社神于正殿、十四日、復以幕府奏請、遣左大辨柳原淳光于多武峯、與松永久秀請和、僧徒不肯、十八日、齋藤龍興獻御服料絹、二十九日、民部大輔上野信考卒、是月、伊東義祐與相良義陽和、上杉輝虎入北總、攻臼井、與相摸援兵戰、走之、五月三日、星貫月、五日、賀茂競馬、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毛利隆元輔周防長門守護職、二十三日、尼子義久更以宇龍浦寄日御崎社、二十九日、以誕辰奏神樂于內侍所、是月、甲斐大風、傷麥、松永久秀與篠尾高春、小和泉秀元等、將攻多武峯、旣久秀稱病不出、事遂不果、六月朔、松平元康放鷹近郊、抵深溝、城主松平伊忠邀而饗之、元康賜鷹曰、長澤要地也、武田信玄所窺、守彼城者、無過于汝、爲吾往守之、加伊忠于采邑、守長澤城、備武田氏、十日、北條氏政課東三浦久良岐等郡、

每五年、修理玉繩城、二十日、蒲生貞秀攻小倉良親于觀音寺城、降之、先是六角義賢臣後藤綱宣、子但馬、父子並用事、威權過六角氏、義賢子義弼心不能平、密命其臣種村實高、建部采女正、說綱宣父子入謁、刺殺之、其族擧兵叛、攻義賢義弼於觀音寺城、縱火外城、蒲生賢秀綱宣女婿也、從義賢拒戰、國內多叛應賊、賢秀勸義賢徙己邑日野、召父貞秀、貞秀率兵來迎、護義賢義弼入日野、賊兵來攻、擊卻之、至是遂復觀音寺、蒲生氏出於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鄕、世食近江蒲生郡、因氏焉、秀鄕遠裔貞秀、削髮號智閑、文龜中、細川政元族澤藏軒略近江、近江多屬焉、獨智閑不從、據日野城、澤藏軒率二萬餘人來圍之、智閑堅守、澤藏軒知不可力取、斷其汲道、久之城中困、智閑僞爲浴馬、使國人盛米于斗、灌注馬背、敵見之、謂水不乏、乃解圍去、智閑預出兵、扼其歸路、夾擊破之、智閑歿、次子高鄕、高鄕子貞秀、貞秀子賢秀、倶事六角氏、二十

五日、北野法樂和漢聯句會、二十八日、以故邦輔親王女為猶子、是日、入安禪寺為尼、是月、將軍義輝遣醫知苦院道三于出雲、療毛利元就病、秋七月二日、將軍義輝修六字護摩法於近衛第、三日、命大僧正義堯募貲其宗徒、更建上醍醐寺諸堂、七日、奏樂、十八日、上杉輝虎修五壇法於極樂寺、祈戰捷、二十二日、小笠原長時行百手射、二十四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五日、大友義鎭讓家子義統、老于丹生島、將恢復少貳氏、募兵肥筑、有馬晴純、大村純忠、後藤貴明、平井經治等應之、攻千葉胤連于小城、龍造寺隆信赴救、拒擊純忠等于丹坂、走之、晴純聞之引還、二十八日、隆信攻經治于須古城、不克、二十九日、大友義鎭遣兵于橫岳某、宗某等、備龍造寺氏、是月、天使留安藝數月、又喩毛利氏與尼子氏平、元就疏上不可和者十事、辭戚、天使不能強而歸、松平元康為攻吉田城、築寨於小坂井、牛窪、親按行之、城主小原資良出兵陣于小坂井、

渡邊守綱、蜂屋貞次等力戰敗之、八月朔、將軍義輝獻劍馬、因賜香盆及檀紙、常陸甲斐洪水、四日、先是毛利隆元次于岩國、鎭撫防長、而享聖護院門主道澄於永興寺、聞元就有疾、馳經都山、不入城、桂元澄等請入城見世子、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且今聞嬰病、吾何意眷顧孺子哉、到佐佐部、以八月五日戒期、三日夜、和智誠春要而饗之、赤川元助諫曰、軍期在邇、恐不可矣乎、隆元弗聽、而往受饗、是日無病暴卒、年四十一、隆元孝友謙遜、夙受元就讓、其後總管五州、常謂毛利氏至家君、其盛踔絕前世、物盛必衰、天之道也、吾不及家君遠矣、如當吾世以致傾覆、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乎、是以事事奉元就意旨、不敢自專、戰勝地大而愈益惴惴、其在岩國、大友氏密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訃聞洮悵、親臣宿將皆患元就不起、元就自若曰、隆元之死、悔未滅敵、余雖老勵力以慰彼靈、與供佛、不如屠戮敵也、汝等努力、隆元

子輝元時甫十一歲、在郡山城、聞喪、謂傅臣曰、大人卒逝、偏依征伐出雲、我雖幼赴師、以遂先考之遺志矣、衆攬涙議、喪畢如師、吉川元長從行、元就悅曰、眞吾孫也、十二日、以高雄神護寺罹兵燹、是日勅再建之、十三日、毛利元就圍尼子氏部下松田久盛于白鹿城、久盛與尼子氏將牛尾久信夜出襲元就營、元就擊破之、十五日、和歌會、十八日、大友義鎭聞龍造寺隆信攻須古城不能降、檄有馬鎭純等襲佐賀城、隆信聞報還救、二十二日、奏神樂于內侍所、禱三好義興病、伊東義祐出兵飫肥、掠外浦、島津氏守兵遮擊之、伊東氏兵走據目非城拒戰、義祐遣兵援之、全軍還、二十三日、織田信長攻稻葉山、日根野弘就請齋藤龍興為先鋒、發兵於路、擊津田信成、村井盛持、大破之、信長收師、弘就亦戰罷收兵、及龍興去國、弘就及弟彌次右衛門為漂客、往憑淺野長政、二十五日、地震、三好義興暴卒於芥川城、或曰、松永久秀忌義興才望、鴆

毒之、長慶弗知也、長慶取弟一存子義次為嗣、長慶深悼義長死、怱怱廢務、久秀益無所憚、二十六日、神祇權大副卜部兼右建天滿宮于神樂岡、讃岐大旱、自四月至是月、上杉輝虎將兵一萬五千伐越中、拔松倉小出二城、神保宗重、椎名泰種、與江波參河合兵來防、輝虎宣言軍中曰、江波參河實為先考之讎、我欲必獲之、汝等勉旃、衆奮戰、宗重泰種敗走、遂捕參河及其族十六人、盡斬之、梟首于旃檀野、祭告父靈、修城堡塹壘、置戍還軍、九月二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後奈良帝冥福、五日、又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十日、毛利元就攻熊野久忠于熊野城、放火民屋、及日暮元就引軍去、久忠追躡、元就擊卻之、斬熊野出雲守、十一日、先是元就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久盛能拒、元就召金工數百口於石見銀山、鑿自郊外、數月遂達牙城、城兵拒之穴中、是日、福原元明把松火先驅、與敵身日久盛相遇穴底、相謂曰、今古無倫、一槍可接、

元明捻十字槍刺久盛、赤川安近、粟屋元忠、兒玉就近、粟屋元綱、井上光俊、波多野元信、粟屋新三郎、三戶元顯、幷有景繼進、皆與城兵接槍、唯新三郎傷死、此之謂穴仕寄十槍、尋城兵轉巨石、落焉、乃截其汲路、久盛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毛利氏兵見之、以爲水不乏也、十二日、奉幣于太神宮、十七日、伊勢國司北畠晴具薨、年六十一、子具教嗣、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遷豐受太神宮于正殿、自永享六年百三十年、尼子義久聞白鹿城急、使弟倫久將萬騎援之、衛小早川隆景陣、毛利氏諸將請援之、元就不聽、及日晡、倫久將去、元就縱衆進擊、倫久大敗、二十九日、參河有淨土眞宗寺三、曰佐崎上宮寺、曰針崎勝鬘寺、曰野寺本證寺、撫知士庶、崇奉其法、根據盤結、時松平元康築砦佐崎、頗乏糧食、是日、岡崎老酒井正親使菅沼定顯借糧於上宮寺、寺僧不聽、乃奪之、僧發怒胥議、謂我斯三刹、自始祖以來、爲守護不入之地、然菅

沼所爲暴戾、不可不戒、乃檄三寺、合衆得千餘人、攻菅沼氏、刧剽而去、定顯訴之、元康乃命正親捕其首謀、斬以徇、僧徒益怒、秋、三好康長與松永久秀議、迎足利義冬于周防、是月、畿甸賊起、稱德政、而剽掠市街、松平元康更名家康、元康今川義元所命、今與氏眞絕、故改焉、冬十月朔、蒲生貞秀居六角氏與其臣後藤氏間、講和、使後藤綱宣次子綱明承其家、義賢復歸觀音寺城、酒井正親遣使本證寺、責犯其國法、僧徒不服、大招聚門徒、將士係其宗、若欲救親戚、修仇怨者、往往歸之、書牌授之曰、進足往生極樂世界、退足墮落無間地獄、由是其志彌堅、吉良義昭據東條、荒川義虎、松平家次據櫻井、松平親光據大草、酒井忠尙據上野、誘芝山定好、本多正信等十餘人叛、蜂屋貞次、渡邊守綱等八十餘人、據勝鬘寺、大津半左衛門、大塚甚左衛門等、據本證寺、太田吉正、戶田忠次等十餘人據上宮寺、土呂寺亦其宗門、大橋傳十郎、佐馳甚

兵衛等七十餘人、據寺皆叛、各舉烽燧、首尾相應、事起倉猝、四境騷擾、家康大驚、分兵守諸城、酒井正親守西尾、酒井忠次塞上野傍、大久保忠俊守輪田、松平伊忠守深溝、本多廣孝守土井、松平清善守竹谷、松平家忠守形原、松平信一守藤井、松平親俊守福釜、石川家成、數正、本多忠眞、忠勝、植村氏明、內藤家長、鳥居忠吉、松井忠次、天野康景、柴田康忠、平巖親吉等百餘人在岡崎、日與賊兵戰、十日、將軍義輝詣南禪寺、十一日、酒井正親、松平家忠等、與一向宗徒戰野寺土呂等、十三日、石川家成等、圍一向宗徒于上野城、十六日、根來寺僧徒請和三好康長等、是日、盟堺浦止戰、二十日、有馬義直與後藤貴明戰于潮見坂、尋講和、二十四日、松平氏將松平忠次、佐松平家忠築壘于幡豆、逼吉良義昭于東條城、家康賞其功增采邑、二十九日、毛利元就攻白鹿城、拔其小高丸砦、城中糧竭、是日、城將松田久盛、牛尾通利等與部兵出降、元

就命送還之尼子氏、壞其城、先是元就諭城中曰、舉族降、則本領如故矣、久盛等相議、或謂應之、久盛妻尼子經久女也、攬淚曰、先是元就與我兄晴久約成、未幾矛盾、則後車之誡也、卿等如有智慮、則盍思焉、欲去者去、吾雖婦女、不忍降敵受辱、願死城中以報祖考之恩矣、衆同之、郤使者、元就下令、圍攻曰、擊降者加刑矣、盍放生虜於是城中、傳聞、是夜遁去者過半、明日三面合圍縱火、衆求一面遁路而走、松田舉族悉殲城中、初尼子義久遣兵救白鹿、元就下令莫當援兵、急薄城、至是城中糧乏、遂陷云、松浦隆信攻東甚介、松川某等于飯盛城、城堅不拔、土井兵攻野羽、夏目吉信衛計謀、潛匿倉廩、入兵衛乞救於松平伊忠、伊忠分兵圍倉廩、其狀乞處分、家康謂方今殺之、如刺籠禽、敢勿殺、吉信悔非、感服寬仁、每日拜佛、欲請爲君死節、先是成瀨正義、與僚友忿爭、擊殺之、[illegible][illegible]逃于遠州、至是聞亂、挈妻子來歸岡崎、請赦其罪、家康宥之、

木多廣孝守土井爭戰衆曰、廣孝以非淨土眞宗無黨敵之嫌、然當是時、非其宗門者、亦乘間伺釁、多爲寇攘、故廣孝搴長子彥次郎於岡崎、輸其無貳、家康嘉之、賜名彥次郎曰康重、家康遣人勸諭戶田忠次歸順、忠次拜命、逃出其壘、謂衆曰、我賜使命、今適岡崎、嘗莫有恨君、非爲宗徒、唯懇募入壘耳、全非脫出失狹間者、嘗能諳地理、屠壘不可踰、三日、若有留者、我欲試一死、衆曰、唯意、但拔壁難矣、曰、我必屠殲焉、乃告別而去、焚外柵而到岡崎、家康召問計、忠次對曰、守備固嚴、麾下老兵多擄彼黎、君師縱銃多、不鉛丸者、故巢穴死傷者少、家康愕曰、汝所思何若、曰、臣嘗識、彼下水樋口宏濶、遣細作於此、縱火襲之、則悉殪焉、請使酒井忠次兵屬臣、彼一部皆以鉛彈、是以賊皆懼焉、乃命忠次遣之、賊聞之改修城門、使岡崎兵錯誤、戶田忠次不之覺、夜抵城門、欲導岡崎兵、迷不得入、酒井忠次怒欲歸、戶田忠次更導之、入自後門、攻破第一

柵、進攻第二柵、城兵知戶田忠次之豐、發銃中其首鎧、忠次仆、酒井忠次引兵而還、松平信一與土呂鍬崎賊戰、賊銃射左眼、信一不顧、起而固鎧甲、將逐其敵、敵恐怖逃走、衆目曰、今景政、石川家成、簡井與右衛門雖爲其宗門、不與僧徒、盡忠力戰、故其宗族亦皆悛志、屬麾下、今川氏將鵜殿藤太郎據上鄉城、松平清善攻之、迭有勝負、既而清善兵敗、家康出師援之、屯名取山、使甲斐諜者襲城、敵兵恇擾、乘虛急攻之、城兵不能支、藤太郎及弟藤助戰死、城遂陷、家康戢兵還岡崎、十一月十日、毛利元就攻尼子義久于富田城、築長圍、十一日、寬欽法親王薨、十二日、前內大臣萬里小路秀房薨、廢朝三日、二十五日、針崎賊攻輪田、大久保忠俊邀戰于小豆坂、家康馳救大破之、阿部忠政善射、渡邊守綱與筧正重皆傷、水野忠重追蜂屋貞次、貞次揮槍返之、忠重卻、家康親進迫之、貞次卻、松平金助進而詬之、貞次曰、吾畏主公、豈畏汝哉、鏦殪

金助、將鏦、家康呵之、貞次怖而走、本多忠勝年十六、執槍進、貞次曰、去矣、忠勝曰、不似汝之言、猶進、貞次感其壯勇曰、吾過矣、乃去、筧正吉追平巖親吉、射中其耳、將鏦、家康又呵之、亦怖而走、二十七日、大久保忠俊進攻鍬崎、陣于伊田、大久保忠世與本多正重、以銃相擬、忠世先發、正重傷走、賊議曰、爭戰不決、宜分兵於妙國寺、扼其歸途、夾擊陷之淖中、蜂屋貞次忠俊婿也、痛其覆滅、獨騎低回寺前、忠俊悟之、引兵還輪田、是月、武田晴信出兵上野、北條氏政助之、攻本莊繁長于栃木城、繁長力戰不支、棄城走、富田城糧乏、但馬因幡諸將通尼子氏、運送軍器兵糧、吉川元春等邀擊之弓濱、奪之、尼子氏將山中幸盛等、率兵攻泉山、守將杉原盛重擊卻之、富田城兵據野白山、逐毛利氏採樵者、元就遣兵取之、近江坂上土匪唱德政、焚琵琶湖民家、十二月二日、地震、前右大臣三條西公條薨、廢朝三日、公條繼父業、才兼和漢、世稱漢學過父、

國學不及之、嘗校實隆所選源氏細流抄、稍損益之、改曰明星抄、行于世、十一日、修護摩法于禁中、七日、二十一日、以貞康王爲親王、又靑蓮院尊朝爲法親王、右京大夫細川氏綱卒、武田晴信、北條氏政合兵圍上杉氏將北城長國于厩橋城、上杉輝虎來援、二將解圍去、二十七日、圓覺寺火、是月、松平家康與宗徒馬場小平太等戰於作岡太平、天野康景斬小平太、閏月朔、松永久通敘從五位下、任右衛門佐、六日、將軍義輝以本國寺請爲門跡、勅諮問延曆寺、七日、松平家康賞本多廣孝、松平忠次、東條戰功、增采地、與忠次于松平氏、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太田資正有四男子、長曰資房、娶大石信濃守女、次曰政景、繼梶原氏、資房性遲鈍口訥、不習公儀、或謂政景堪承箕裘、母氏密悅、時諷資正、資正意信之、竊通使于越後謀之、資房聞議之室老栢原源太左衛門、河名部越前共忿曰、岩槻者嫡傳之城、且梶原氏平氏、皆出婦人姦計矣、

乃與三戶駿河守議、竊間隙會資正往安房、老臣遣人於小田原、
請使資房配氏康女、團麾下、幽政景、送婦人為質、資正聞變、將歸
城、氏康使富永某途阻撓之、資正走忍、憑女婿成田氏長、遣河名
部與一于岩槻、取政景、資正從輝虎適越後、政景應佐竹氏招、往
常陸、資正亦自越後徙常陸、佐竹義重善待之、以眞壁氏幹女配
政景、居新治郡柿岡城、以片野地授資正、擢為部將、壓小田氏治、
北條氏康攻池和田城、拔之、多賀政方戰死、又招酒井胤治、胤治
叛屬小田原、國人土岐等復叛、多適氏康、里見義弘威武雖稍衰、
猶與北條氏抗衡、安房及二總能保有焉、名越屋城主志佐純正
卒、部下立其弟純元、歸純正子純量于外家有馬氏、有馬政純率
兵攻名越屋、將納純量、純元乞援其舅松浦隆信、擊卻之、西園寺
公廣攻一條康政于土佐、康政乞援其舅大友義鎮、擊破之、印度
西教師不呂惠衣茂無津期無藏禮衣津、至肥前、大友義鎮有馬

晴純、大村純忠等迎之、建禮拜堂于其邑、我邊民侵明疆、為明將
俞大猷等所破、
七年甲子、春正月三日、松平家康築砦佐崎、勦賊、賊燒作岡太平
民屋燒之、水野信元來岡崎、賀正、家康見煙起、謝信元、上馬而出、
信元不忍去、以其卒至渡河地、家康欲使上輪田兵當針崎、而直
至小豆坂、與賊遇、近藤新一郎射中家康鐙、家康怒、直衝賊軍、信
元斬其隊長三人、賊兵波切孫七郎走至大磐坂、家康親揮槍椿
之、孫七郎僅脫去、家康斂軍還岡崎、七日、太田資正憾上杉輝虎
東伐不終功也、欲襲江戶城、遣使于安房、說里見義弘、與太田康
資陣于鴻臺下、利根鬼奴二水落合、張營于西南、義弘亦率弟忠
弘、及正木時綱、時忠、薦野清成、勝山種豐、武田信榮、鞠谷信高等
騎兵六千、與太田氏兵二千布陣、城將遠山丹後守諜知、急修守
備、而馳使報小田原、北條氏康聞之曰、里見太田者、山東巨豪、吾

不可不親伐、乃會豆相武等兵、率子氏政、氏照、氏邦、氏時、及綱成、
松田憲秀、秀植、大導寺政繁、垪和綱可、伊勢貞運、多米長宗等、騎
兵二萬、以綱成為先鋒、憲秀為二軍、遠山直景、富永政家、剛勇超
人、相謂使人先、我豈之恥也、直景自行德、政家自小松川先發、遣
人報之、先鋒綱成許可、憲秀難之、綱成哂曰、我今承先鋒、以不可
讓地、夫軍陣者、以我功不專、以贏為要、胡為與彼豈爭伍乎、里見
太田驍將也、二人者我士隊長也、臨敵陣、必有所觀矣、直景等進
陣于市河、資正康資下令、操登山北兵於山顛、是時原胤繁麾下
高坂胤辰、率兵二百、來加直景陣、八日辰刻、直景攀坂路、義弘前
軍正木時綱連發銃矢、直景兵多傷、而退保于眞間繼橋、時綱追
擊破之、相人清水太郎左衛門有膂力、揮樫長棍、奮擊太田資康
執鐵棍馳驅敵陣、求清水而不得、乃擊殺十八九人、直景進騎資
康乃揮鐵棍、直擊首、兜鍪碎而首縮胸中、直景女婿川村修理亮、

豎高城治部等進戰、房兵又援資康、亂擊奮鬪、修理治部目正木
時綱、左右相進、時綱少退、斬二人、加藤朝明等亦從進、獲富永政
家、山角四郎左衛門等、及士卒千餘人、相兵敗走、氏康聞而憤怒、
踰水藉陣、對鴻臺而竢合期、綱成議、分氏政及裨將、經葛西濟市
川上伽羅女伎瀨、迴出鴻臺東、捲旗銜枚而狙機、義弘及資正、資康、
誇勝張讌、守備頗怠、相兵窺見、揚旗於眞間樹陰、縱鬨掩擊、會烟
雨驟至、北風暴起、濛茫不辨咫尺、前軍亦發譟、東西來襲、義弘遽
下令禦戰、事發不意、上下周章、義弘、資正、揮麾奮勵、正木、武田、鞠
谷等、亦各勵勇防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樫薙刀、手斫三十
騎、綱成躬自把戟苦戰、黃八幡背標寸裂、甲亦被三箭、前部死者
三十餘人、戰殆危、其子氏繁來救、氏政憲秀等親力戰、房兵前後
遇敵、悉敗績、義弘親自揮刀、斬三騎、傷五人、流矢射馬、馬號嵐驄、
折膝、乃下鞍步立、安西伊豫守令義弘騎我馬、代義弘力戰而死、

義弘遂逼上總、資正與氏康中軍戰、被創二處、猶未退、相人清水又太郎與資正相搏、遂僵資正、將馘而不能、資正徐曰、有喉輪在、外而斬、又太郎歎勇剛、將解喉輪、適資正士二人馳到、曳又太郎、使資正獲其首、資康亦被創數所、涉市川上瀨而歸、岩槻正木時綱率兵二十許、猶未退、敵數百來圍、時綱揮刀斬先迎者四人、鍛刀屈曲、而又斬敵、總二十二人、追義弘後而奔上總、時綱三浦道寸子也、年十二三、能御悍馬、逮十八歲、里見義堯會將士設醮、譚及和漢、義堯曰、西土有孟賁者、嘗抽牛角、我邦未聞有之、時綱作色曰、臣請試焉、乃命牽牛於庭上、左右執牛角、平易押卻焉、正木義時亦奮戰、與相人山角伊豫守相搏、折右腕、遂被殺、義弘族民部少輔義員及勝山種豐、蔦野清成、秋元將監、加藤左馬允、長南七郎、鳥居、佐貫、多賀等、死者二千餘人、十一日、土呂、針崎、野寺賊合攻上輪田、大久保忠俊、忠世、防戰被創、賊兵披靡、針崎賊見之、

出勝鬘寺援戰、松平家康聞之、單騎赴援、踵馳者三十八騎、中根利重前擊賊、與渡邊守綱遇而傷、鵜殿康高戰死、賊黨渡邊高綱進逼家康、其甥內藤正成侍側呼曰、事已至此、不能恤私親、乃射仆之、賊兵豨突而進、家康甚危、賊黨土屋重治謂儕輩曰、吾以爲門徒敵主君、今見其危、豈忍乘之乎、吾寧墮地獄矣、乃倒鋒戰死於家康馬前、會日暮、兩軍交綏、家康還脫其甲、得二銃丸、命收重治尸、葬于上輪田、十六日、將軍義輝參朝、十九日、和歌會、將軍義輝使細川藤孝代謁石清水宮、二十五日、深溝九八郎、青山虎之助、密啓家康曰、臣等嘗入佐崎寺中、燒其營、公勒兵攻寺、則必大捷矣、家康聽之、二人夜潛入寺、賊覺之、擊殺二人、時人以爲其志雖壯、無內應者、事故不成、二十六日、上杉輝虎以那須資胤爲前驅、圍佐野昌綱於栃木城、又使本莊繁長、川田長親、大國賴久等八人、劫掠古河、熊谷、鴻巣、栗橋、幸手、關宿、小山、壬生諸城、北條

氏康督兵先救昌綱、至祇園城、輝虎逆擊破之、氏康退兵關宿、城中聞之、兵氣大沮、昌綱不能支、終納任子請降、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先是佐竹、宇都宮、多賀谷、益子等、連署遣使、謂上杉輝虎曰、小田天菴、黑子敗軍之後、通小田原、而還住小田城、多氣貞國、江戶通房、千葉利胤等、及相馬治胤相約應援、而議復出軍、頃歲小田武威、頗雖衰微、故家也、且天菴亦有器局、累世士卒、勇銳者多、保有家國、庶幾明府出師、滅天菴、則我儕永交和、莫有異心矣、輝虎乃率長尾、新發田、柿崎等八千餘、冒雪發軍、人用橇、敵編竹於地逆馬、聞者莫不震慴、由宇都宮氏家、抵小田領、陣山王堂、此地山巒雖低而深泥、隔一小河、東面有方三十町曠野、輝虎陣于此、氏治聞之、率逞兵三千、過大島、酒寄、濟筑輪川、抵山王堂芝野後、渡河、而屯稚尾村南、是日、輝虎督軍、縱銃矢、凌淤泥接戰、氏治先鋒菅谷政貞、信太

賴範等拒戰、越後軍競擊、氏治濟筑輪川而退、馬渴、飲之河上、越後兵追尾射之、不傷、還小田城守禦、會連署諸將來會、併兵圍城數日、氏治力盡將自殺、賴範苦諫、氏治逃藤澤城、賴範代氏治自殺、城陷、輝虎授之多賀谷、眞壁、明日旋軍于厩橋、尋歸越後、氏治亦遂成復小田城、二月三日、松平家康以如來寺僧叛應上宮寺、籍沒其寺田、授松平信次、六日、奏樂、八日、松平家康乞援水野信元、擊一向宗徒于八面寨、斬馬塚平大夫、信元兵亦戰鷲塚、斬鈴木彌兵衛、九日、使應胤法親王讀百座仁王經于小御所、七日、十三日、松平家康使石川又四郎、根來十內等、詗針崎形勢、賊伏兵、及候騎過、伏起邀之、十內戰死、又四郎等被創而退、針崎賊以矢田作十郎爲將、侵岡崎、家康密戒銃隊曰、賊所以困我者、以有矢田也、彼屓勇每先士卒、宜狙擊之、及戰交矢田中丸斃、餘賊潰走、自是賊衆沮喪、互相悔責、勸本多正信、蜂谷貞次、正信固執不聽、

貞次就大久保忠俊、謝罪請降、忠俊因說家康曰、方今群雄割據、天下大亂、大并小、彊凌弱、務欲辟土地恢疆圉、而講第舊臣、不知君臣之義、黨比亂賊、甘爲仇讎、當此時、鄰敵乘弊來侵、則其危非測、不若容其自新、使各效力、家康聽之、貞次乃與衆議、請三事、其一將士降者祿秩復舊、其二寺院僧侶亦皆依舊、其三魁首減死罪一等、家康曰、所請皆允、獨魁首不可赦、忠俊固諫曰、臣一門去年以來、日日爭戰、不惜捐軀、或隕命、或傷夷、公念其忠義、則願降沛宥、以易臣之恩命、使歸順之士爲前鋒、攻上野城、勦吉良荒川、而略西參河之地、則疆土日拓、而基業鞏固矣、水野信元亦數爲請、家康勉從之、十九日、北條氏康禁江戶城軍人樵伐入籠竹、二十一日、張樂于禁中、薦天照太神、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七日、公卿以下、賞梅花于小御所、賦和歌、二十八日、松平家康召蜂谷貞次、渡邊守綱以下于上輪田、徵盟賜書焉、悉赦之、

使石川家成率鍼崎降將赴土呂、呼而諭之曰、君等大逆、罪不容誅、但以水野氏爲若懇謝哀求、特從寬典、降者一切赦之、蔑有所問、賊皆投兵而降、佐崎野寺相繼皆下、乃使之先鋒、攻東條、吉良義昭請降、不許、義昭奔近江、又攻荒川、義虎奔河內、松井家次、酒井忠尙皆降、家次信定孫、家康以其三世圖不軌、欲誅之、忠俊固請而免之、家次尋卒、忠尙雖屢叛亦宥之、乃檢四寺及士人爲戎首者、若本多正信等、皆滅死逐之、家康使水野分長守上野城、封內悉平、是時、織田信長伐美濃、方與齋藤氏連兵、不能來援、家康國事殆急、而今川氏眞酣荒廢政、亦不能乘此弊云、是月、毛利幸鶴丸冠、將軍義輝賜諱字、名輝元、又賜屋形號、龍造寺隆信與平井經治戰、拔須古城、圍經治于高城、既講和、三月六日、太白犯月、七日、地大震、十日、賜三鈷寺僧故宥空于謚號、曰行服和尙、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四日、以皇族師秀爲親王、修理大夫島津貴

久任陸奧守、其子義久任修理大夫、叙正五位下、十六日、雷雨雹、十八日、竹中重治襲稻葉山城取之、重治美濃人也、稱半兵衞、父重元稱遠江守、居磐手城、重治沈勇溫毅、多智慮、世比之楠木正成、幼而繼父、怡如魯擬、人未識才幹、每慢侮、仕齋藤龍興、其老安藤、氏江、不破等輕侮之、是歲、重治年甫十九、或出入稻葉山城門、有樓上尿者、重治徐拭之、歸謂舅安藤範俊曰、某屢遇戮辱、義不可忍、因欲襲城、請賜援兵、範俊掉頭曰、愚矣、我當謀之、未得其機、而況子癡鈍、不能必矣、固誡而遣歸、重治弟重矩爲任子在城、爲龍興寵遇、會有疾、令其人看病、及日晚、重治收甲杖於櫃、使銳士舁之、到城門、謂門者曰、贈饋於病者也、而入牙城、遽帶甲掩擊、重治執刀而進、獲龍興老齋藤飛驒守、銳士皆揮劍槍力擊、事發倉卒、城中不識敵爲誰、周章脫走、死傷者多、龍興亦狼狽、僅從水門潛出、重治撞鐘、範俊聞鐘聲、以爲重治所爲矣、馳驅至城門固鎖、

得、聞實於門外、而重治謝龍興曰、臣非謀逆、惜室老驕慢、代君顯戮焉耳、重治既取城、歸服者多、織田信長遣人謂曰、請戮龍興、以國所投、頒半州封卿、重治弗懌曰、我素非叛、惟糾家臣之罪耳、以我邦授人、而貪祿邑、我所不爲也、不應、明年遂還附龍興云、氏家直元、美濃人也、稱常陸介、剃髮號卜全、居大垣城、與稻葉良通、安藤範俊、並稱曰西美濃三人衆、屬齋藤氏、是歲、直元與良通範俊相議、二人曰、方今鑑國之興亡、不若知政之中不中、及賢愚擧措、得與不得、今熟視龍興之所行、疎斥諫臣、親昵佞幸、不義不順交至、未有如斯而不亡者也、聞信長守義勇兼智、倚斯人以存社稷、撫屬下、亦可矣、直元曰、然、而不諫而去者不義也、乃諫言三事、曰、咨詢爲君之道於眞儒、請行焉、曰、小人弄權、國家之鴆毒、宜用良劑、曰、察隱惡試微善、眞心於至誠、以明賞罰、佞幸郤讒、三人龍興怒之、三人乃遣人送款於織田氏、稻葉良通、父曰通則、居下田城、

牧田之戰、通則及五子皆戰死、時良通生八歲、在長良崇福寺、爲喝食、其母氏爲寡、能撫士卒、及良通爲十七歲、母氏迎入、出帳床、躬自焚粥、食衆曰、他日奉喝食、如先考之世、莫令部下懷異心、而以可報舊怨也、乃下令奮激出而擊父讎、使喝食還俗、名良通、稱彥六、良通爲人豪强、勇武超倫、居曾根城、移岐阜淸水、稱伊豫守、西美濃三人衆中良通爲其最、先是美濃人日根野弘就兄弟、遣人于淺井長政曰、龍興無將略、將幽之、願迎大旗、以伐尾張、長政與宿臣議、佯使求盟、弘就乃載盟書而送之、於是淺井長政令醒井小足守佐和山、寘父久政及井口千田于小谷、自將兵六千餘、以磯野秀昌爲前鋒、次垂井、赤坂、縱火于群邑、龍興與諸臣議、子道利曰、試出輕兵嘗敵、而後謀和平、俱伐尾張、得捷必矣、牧村政倫、日根野弘就曰、自故入道殿、與淺井氏接戰、未決雌雄、試鋒刄而後決後事、政倫等爲先鋒、弘就道利等繼之、兵總六千餘、爲禦

備、長政追抵御會寺川、將涉、赤尾美作制曰、齋藤氏能練武、其人不乏、無謀之戰、不可爲也、乃命先鋒秀昌、縱兵三百、屯于御會寺、政倫亦出輕兵接矢丸、近江兵亦突戰、永井甚允勸政倫、進兵接戰、秀昌督二千餘兵涉水、二陣繼之、政倫等戰屈、收兵而退、死者百七八十人、而後對抗歷日、弘就説道利、遣使乞成、長政悅諾、六角義賢乘虛欲取佐和山、永原新左衞門諫之、弗聽、發兵一萬四千、縱火進圍攻佐和山、城兵告急於小谷、久政以兵寡故、遣福壽菴乞救于朝倉義景、義景諾而未發、乃馳人告長政、長政令赤尾淸綱等裨將四人、騎兵五百、歷美濃而旋軍、牧野、野村兵僅出追蹤發銃、三田村國定、大野木秀俊禦戰、兵氣益沮、淸綱傳令、與野村直元反戰、終涉御會寺川而還、秀昌兵二千餘、入佐和山、先隊揭旗于摺針嶺、義賢聞之、驚曰、長政旋軍何其速矣哉、遇夾擊則無利矣、乃潰走、秀昌追躡、獲十二三騎而罷、先是筑後國人幸世

變、往往自立、罔攸統屬、大友義鎭既與毛利氏平、海北無虞、乃圖南勤、是月、發師入筑後、與秋月種實一戰而不利、再戰而乞和、轉攻麥生城、城主重種不戰而服、進圍草野某于嶽城、龍造寺隆信出兵援之、壁固踰月不拔、義鎭自帥師赴攻之、遂陷之、次攻猫尾城、速水實久禦備不撓、義鎭命斷其糧路、實久出城而奮戰、擊破先鋒、而後請和平、於是國人盡來屬、郡縣盡平、義鎭漸驕恣、多內寵、日事宴樂、好歌舞、戶次鑑連憂懼、欲諫之、以其在內不得見、於是選少女習踊舞、義鎭聞之曰、渠素惡歌舞宴樂、今而如此、豈使予視之矣乎、鑑連因獻舞女、義鎭欣然召見鑑連、鑑連因諫曰、先公怠政、失撫御之道、致疆內怨叛、其鑒不遠、今毛利氏門司之敗、日夜伺我、君嘗不以爲慮、日宴樂深宮中、臣切恐不獨外患乘之、雖疆內亦不可保也、願以先公爲戒、因涕下、義鎭感悟、明日七夕出受賀、群臣皆悅、義鎭畜猴、有入見者、卽飀嚙裂其衣、衆甚苦之、

義鎭視以爲樂、鑑連聞之、把鐵扇入見、猴至、揭扇撲之、衆驚怕、無敢言者、鑑連正色曰、臣固聞君之愛弄此獸也、群臣莫不厭苦者、而君視以爲樂、臣聞之、玩人喪德、弄物喪志、不可不戒也、義鎭赧然、是月、上杉輝虎攻千葉國胤將原上總于臼井城、國胤遣椎津主水正、椎名孫九郞、北條氏康遣松田康鄕、共援上總、擊輝虎破之、筒井順慶弑其父順政、丹波國七歲之女產兒、松平元康既定西參河、出兵東參河、春、毛利輝元擊尼子氏兵于岩倉寺破之、夏四月朔、雷雨雹、三日、地震、七日、小笠原重廣、安元等、降松平家康、家康與之寺部織濕兩城安堵狀、本山茂辰棄本山、據瓜生野、長曾我部元親攻之、茂辰送妻子于元親、奔阿波、依三好長治、長治與之食邑、既某毒殺茂辰、八日、不豫、十三日、以故式部卿邦輔親王子常胤爲猶子、是日、常胤入妙法院爲僧、十七日、姉小路火、毛利輝元語保傅曰、吾雖幼弱、欲往雲州展定省之志、且爲先鋒以

激厲諸將、時元就攻尼子氏、在雲州、聞之大悅、召輝元、吉川元長時十八歲、從行、輝元請攻富田、乃使輝元爲先鋒、元就在後、是日、攻小森門、尼子義久敗退、斬首百四十七級、二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小笠原康允以幡豆、牧野定成以牛窪、戶田重定以楡木、皆降岡崎、乃築砦于一宮、使本多信俊將兵六百守之、以逼吉田、田原、是月、武田晴信遣飯富昌景入飛驒、攻降江間常陸、常陸納弟右馬爲質、而白倉宗長屬越後不降、於是中分一國、各領其半、毛利元就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先取富田麥、敵兵出要之於岩倉、毛利輝元望見乞戰、元春、隆景、宍戶隆家、馳人謂曰、敵雖衆、多皆是土匪、不足以爲西敵、若三兄弟不可莫旗幟、請俟其出期、元就亦制止、兩川及諸部共進戰而歸、輝元頻乞戰不罷、元就命以福原貞俊爲左軍、志道廣良爲右軍、令粟屋元好、國司元相傳焉、兒玉就近、內藤六郎右衞門執轡、使輝元爲前鋒、將發、元春請

使其子元長爲後拒、元就親自督中軍、進攻富田城、義久率騎兵七千餘、自尾小森口、其弟倫久六千餘、自上鹽谷口、秀久六千、自下鹽谷口邀備、元就豫議謂、余當尾小森口、擊義久矣、果如其言、輝元競進、天野元定、及隆重、貞俊、廣良等、先登援槍又戰、輝元望見曰、莫使渠等死、親揮麾而前、部伍不顧後隊、貞俊左擊、廣良右衝、交双亂戈、城兵戰撓、卻十町餘、輝元把戈而追擊、元就遣元重、兒玉元良、制止戰、元春及藝人與秀久戰、殺傷相當、倫久備于菅谷口、隆景及備人當之、倫久覆兵于藪陰、急起奄擊、隆景麾下浦宗勝、豐島某等血戰奮鬪、長元信、楢崎信景、古志豐綱、三吉隆信繼之、遂戰克之、元就嚴制追躡、隆家爲殿、元就命退于淨安寺、三日而還師于洗骸、隆景殿、倫久爲隊長、追尾遽急、隆景曰、當斯際、我欲露尸於陣頭、廻騎、左右諫止、不聽、宗勝固諫、猶不聽而曰、我若退則子等悉敵餌矣、我亦不忍遺棄士卒也、乃揮戟邀戰、統下

爭返、奮伐挌鬪、勢頗沮、倫久乘機競進、隆景左右死戰、殺傷甚多、會隆家、及熊谷信直、山內隆通迭返、騎赴援、擊卻之、元就曰、堅城勍敵、未可力爭也、乃退次洗骸、五月朔、日有食之、太田資正率兵三千五百攻松山城、上田政廣乞援于小田原、邀戰、資正失利、僅免歸下谷、終夜遁騎警戒、政廣欲夜襲、察有備而去、五日、賀茂競馬、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賜藥玉于將軍義輝、九日、三好長慶信松永久秀讒、殺其弟安宅冬康於飯盛城、冬康稱攝津守、居岸和田城、兼保由良、須本、岩屋等城、嗜歌能書、號一舟軒、是歲、長慶臥病、久秀譖冬康以謀反、與三好政康得議、是日、使刺客殺之、冬康慈仁有義、常厭長慶廢務歎老、或初冬籠蓄金鐘兒、贈長慶于中島所居曰、夏虫雖孱弱能蓄則迄冬月、得保生、而況於人乎、又每讀書、雖軍旅不廢、詠歌述懷、以耳之遍乎、志留勢布若乃阿蘇母宇之左良寸波具馭寮璨止毛志羅之遠、十三日、二連木城主戶田主殿助叛今川氏眞、屬松平家康、家康

賜之采地及松平氏、既家康與吉田城主小原資良大戰于下地、互有殺傷、幕府傳勅於上杉輝虎、武田晴信、北條氏康講和、輝虎奉命、十五日、毛利元就獻金銀、北條氏政攻小山高朝秀朝於祇園城克之、與結城晴朝講和、更進攻佐野宗綱、宗綱與上杉氏援兵俱擊氏政兵卻之、晦、吉田火、伊東義祐攻島津氏部下大河平隆次于今城克之、隆次戰死、今川氏眞部將小原資良收將士質、欲略參河、將士皆屬家康、不受其指麾、二連木城主戶田重貞、築砦三所而納欵、家康使鵜殿八郎三郎守喜見寺砦、小笠原安元守糟塚砦、重貞母爲質在吉田城、重貞謀欲出之、佯與資良欵狎、數入城雙六、重貞家士野野山某、盛殽饌於匱、使擔夫舁至城下、撤蓋示門者曰、重貞爲博賭設酒食、欲以此時取母汚衣、歸而澣濯、請勿怪、門者諾、重貞與資良博而酣飲、野野山某伺間、納母於匱中、蒙以衣物、門者不之怪、輒得過、重貞騎士迎於中路、護衞而

還、重貞告別資良、縱出門縱火城下、馳歸二連木城、家康以其有約、出屯御油驛、見煙起、至下地邑、重貞來謁、家康稱其謀略、增加采地、資良連攻二連木、重貞戰死、家康嘉重貞之忠、以弟甚平爲嗣、小原資良築砦於佐脇八幡、使三浦左馬助守之、以爲吉田牛窪二城之藩屛、家康使本多信俊將兵六百、守一宮砦、氏眞將兵一萬餘、以援吉田、分五千餘圍一宮、自將五千餘、屯佐脇八幡、使武田信虎將八千、備岡崎援路、信俊告急、或諫曰、氏眞雖懦弱、其臣堅剛、且聞其師三萬、比我殆十倍、又聞氏眞分作二隊、使信虎禦我、砦彼計甚熟、今入其術中、恐不可、請熟圖之、家康曰、人以信義爲道、令人守城、當敵來攻危急、則不可不救也、若及其危懼敵多衆、如殺爪牙、我所不忍、爲臣代君、君救臣、是乃人道也、豈貪生失信義乎、乃將二千餘人赴援、聲信虎過佐脇八幡二邑間、至本能原、氏眞見其隊伍嚴整、畏縮不敢出兵、家康直進至一宮、欲與

氏眞決戰、敵避其精鋭、解圍退于牛窪、信俊出城尾擊、敵兵敗走、其夜家康陣于一宮砦、引間城主飯尾豐前、在氏眞營、竊通款於家康、稱疾夜歸引間、及過新井白須賀、縱火燒驛舍、流言信虎亦通參河、氏眞大駭、翌日家康反旆、又過氏眞之營前、其鋒甚鋭、氏眞竟不能戰、引去而歸、世謂之一宮後詰、信虎尋犇京師、依其婿左近衛大將今出川晴季、晦、伊東義祐攻今城陷之、城主大河平隆次以下九十餘人死、伊東兵死者五百餘人、六月五日、但馬守江戸忠通卒、十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松平家康將兵攻吉田城、酒井忠次爲前鋒、小原資良雖堅守、而孤立無援、勢日窮蹙、忠次使本多忠次議和親、資良從之、乞質、家康許之、以異父弟松平康俊、及酒井忠次爲質、資良大喜、携質還駿府、是役、本多忠勝時年十七、與敵兵牧野宗次郎接槍、是日、第一槍、蜂屋貞次耻爲第二槍、捨槍拔刀斬敵二人、河井正德放鳥銃斃之、從者走告其母、

母曰、我子怯邪、曰、奮勇而死、母曰、死于戰場、固士之常、若我子怯懦、爲人所誘、則雖生不如死、今我無所憾矣、時人稱之、二十二日、家康賜吉田城於忠次、判東參河事、今川氏眞使朝比奈元智據田原城、家康使本多廣孝攻之、廣孝進戰取其郭、元智力屈、致城而去、家康賜田原城于廣孝、二十四日、上杉輝虎祈戰捷于彌彥社、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八日、寶德菴火、秋七月二日、洪水、四日、修理大夫三好長慶卒、年四十三、長慶自喪子義長、悲哀恍惚、不復省事、又殺弟冬康、既而知其無辜、恨悔、由是疾益劇、至是卒、子義繼嗣、自長輝執細川氏權、至長慶四世專京畿政、至是而衰、三好政康、康長、及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久秀與之謀秘喪、義繼弱、其族與久秀左通爭權、府政大亂、三好義賢之死久米山、子長治嗣、年幼、其臣井澤某、篠原某專其政、五日、上杉氏部將宇佐美定行與長尾政景溺而死、政景居上田城、勇敢善鬭、

輝虎猜忌、寘之野尻城、備晴信、定行爲相備、政景性倔彊不受命、恃功驕恣多放縱矣、五月會有告其謀反者、輝虎乃召諸親臣密議誅之、定行諫曰、政景叛情未著、今俄誅之、不啻速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姉夫之名、輝虎不聽、定行曰、如然則臣有一謀、不令上田起、又不汚世評而獲焉、乃辭歸柿崎琵琶島城、迄六月季、通野尻誘政景觀魚湖中、嘗謀船匠穿舟底脫柄、與政景及左右數人俱溺死、政景年三十九、定行七十六、輝虎乃收政景室氏及子義景、景勝及二女爲子、定行遺一封書曰、臣嘗諫君、弗聽、故拋老軀與政景俱溺死、請莫遣臣之後、如置之、則政景之徒不服、惟歸罪於臣一人、輝虎歎惜、遂沒入宇佐美氏邑、而陰祿其子勝行、令鐵安朝代守上田、輝虎以柿崎景家爲前鋒、與晴信抗衡川中島、數日後、甲斐軍適來夜攻、景家拒戰、獲首五十餘級、甘糟景持、黒川爲盛率逞兵七百餘、分作二隊、踰下流襲甲斐軍、

斬獲甚多、越後兵死者僅十九人、是夜晴信途贈黄綿帽、越後士大賀時泰卒拾得之、七日、奏樂、十八日、島津忠親與肝付兼續戰于櫛間、廣瀨宗城背飛驒國司三木自綱、屬武田晴信、俱攻千光寺、焚敗堂塔、二十九日、將軍義輝謁日吉社、櫻井城主松平家次卒、八月朔、將軍義輝獻劍馬賀八朔、足利義氏祈關東靜謐于鶴岡八幡社、二日、先是齋藤氏將稻葉良通、氏家直元、安藤範俊、送欵於織田信長、信長許之、乃聲言伐參河、會兵小牧山而曰、有敵于美濃、乃率而西行、上瑞龍山、以瞰龍興居城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惶駭而降、龍興不能拒、乞和避城、三將來謁曰、君來何速也、蜂屋頼隆、不破道貞、丸毛親吉、遠藤慶隆、遠山友政、原元治、金森長近、西尾光敎、加藤光泰、竹中重門、伊藤盛景等皆來歸、龍興子道利、自近江往攝津、三好氏及一向之亂、舉兵應之、皆不得志、遂奔越前朝倉義景善遇之云、信長旣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

岐阜、會有獻佳膺者、信長郤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爲未晩也、七日、伊勢言、白鳩群集豐受宮東南之檐、而榴墜、因占之、十日、祈豐受宮之災于諸社寺禳之、十一日、上杉輝虎慮長尾宇佐美二將新亡、有敵國侮、引兵出信濃、巡視疆上、武田晴信復出對營、二國諸將交說其君曰、所爭僅四郡耳、而彼此構兵十二年、此我二人者、爲鷸蚌、而以漁人之利與隣敵、恐非策之得者、今爲二國謀之、莫若各出一力人、使鬪之、以四郡歸勝者也、輝虎晴信二人皆然之、使者三反決議、晴信使安間弘重騎而出、其軀長大超衆、輝虎擇長谷川基連相搏、基連短矮、雙騎相搭、抱墜馬、弘重强力壓基連、基連拔刀刺弘重腨下、馘之、甲斐軍動、欲進兵而戰、晴信制曰、變約非夫也、高井、水內、埴科、更科四郡屬越後、獨以貝津屬甲斐、是日、輝虎使義清政賴復其故邑、遂築精舍於春日山、號不識菴、悉牌諸將死難者、歲時弔祭焉云、十二

日、輝虎獻越後布、十五日、和歌會、葦名盛氏解管內釀酒禁、二十四日、將軍義輝獻鮭魚、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輝獻雁、二十九日、松永久秀獻御膳、九月朔、武田信繁獻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九日、重陽和歌會、十一日、將軍義輝浴湯山溫泉、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禁中、酒井忠尙復貳、潜以上野附駿河、是月、酒井忠次、本多廣孝討上野、內藤信成尙少、先登有功、忠尙部下士憎其反覆、皆出降、忠尙奔駿河、愧作成疾、尋死云、冬十月四日、吉德門院忌辰、帝齋戒、六日、三好義繼擊近藤彌次郞敗之、尋攻吉田如意于山本山城、城堅不拔、旣以蒲生氏援兵來、義繼引還、十五日、日待和歌會、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遷水無瀨之橘于紫宸殿、二十二日、猿樂、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禁中、十一月五日、佐竹義昭入小田城、十日、帝疾愈、十一日、以

故內大臣萬里小路秀房小祥忌辰、賜其子權大納言惟房宸筆阿彌陀經、及御製和歌、十二日、今川氏眞攻二連木城、城將戶田主殿助戰死、撫子、松平家康以其弟甚平爲嗣、襲領采地、十五日、足利義氏揭禁令于覺園寺、十七日、島津義弘自眞幸院、徙飯野城、備伊東氏、十九日、島津義久與北鄉時久盟、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十二月朔、武田晴信寄惠林寺于香火田、及修繕費、二日、以故右大臣三條西公條小祥忌、賜其子權大納言實枝于佛經、十四日、以故式部卿邦輔親王子師秀爲親王、二十一日、皇子誠仁涅齒、二十四日、命陰陽頭安倍在富禳明年厄、二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六日、大阪火、二十九日、將軍義輝獻物賀歲尾、是冬、義輝造營新第于室町、課特稅于攝津上下郡、戶金貳分、物情囂然、命進藤山城守、松永主殿助董其役、是歲、以甲子循例當改元、因兵革不果、毛利元就入伯耆、並南條元次、行松盛正兵、絕富田糧

道、會盛正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毛利氏、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彥四郞焉、妙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松平家康將兵攻御油城、守將某使善射者乘高而射、岡崎兵不得進、家康命內藤正成射、正成放三箭、其二箭入樓櫓、鏑內藤四郞左衛門七字于箭、敵還其箭請又放一箭、家康抳之曰、敵必有密謀、汝勿射、正成不從命、出隊將射、敵兵擁盾路側、將候其進鎗之、正成放箭、箭穿盾、直洞其甲殺之、城兵大駭退走、武田晴信遣使者于岡崎修好、大友義鎭取筑後七城、相馬義胤會伊達元宗擊北目氏敗之、元宗又要義胤擊金澤拔之、遣藤橋紀伊守戍之、二本松義國爲葦名盛氏所殺、子義繼嗣、與佐竹二階堂氏爲親族、田村淸顯來襲高倉、義繼自出救擊敗之、追北復破之、淸顯僅免、朝

倉義景復遣侵伐、族景恍等與粟屋勝久部兵戰于佐田、頻年義景兵威稍殞、加賀能登越中國人皆雌服、若狹守護武田義統以緣族因敦賀城人朝倉景恒送款、於是近江西北服從北條氏康攻池和田城、城將多賀藏人戰敗奔安房、龍造寺長信攻梶峰寺拔之、島津貴久遣其子義久攻肝付氏兵于櫻島、有馬鎭純築天守堂于越巢、招西教師登禮衣、登禮衣有疾、使阿留迷衣陀代宣布西教、我邊民侵明疆、

八年乙丑、春正月朔、諸將及西教師不呂惠衣賀正幕府、十六日、朝倉義景上供御田租金、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九日、將軍義輝詣三寶院、師秀親王入仁和寺爲僧、是月、上杉輝虎殺部將長尾藤景景治、武田晴信捕嫡子義信下獄、義信勇敢善戰、將士多歸心、晴信忌之、欲以庶子勝頼爲後、勝頼素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昌景謀、昌景亦有代兄虎昌之志、乃使人誣言義信與虎昌共有異

志、晴信一日屏人問之昌景、昌景促膝謂曰、二人之心、衆人亦皆知之、兄弟恩雖不輕、沿父義甚重、且臣不營私害公、故敢以實告焉、因泣數行下、晴信默然、遂幽囚義信、誅其親臣長坂源五郞、曾根周防等數十人、賜虎昌死、而以其部兵屬昌景、改氏山縣、初晴信娶內大臣三條實望女、生三子、長義信、次信之、次勝童、最後娶諏訪氏、生勝頼、有寵、義信不平、遂謀叛云、二月二日、松永久秀獻御膳、三日、貝合、四日、東坊城盛長第火、八日、避方忌于別殿、命陰陽頭安倍在富修法禳帝歲厄、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八日、將軍義輝狩西岡、是月、田村淸顯率兵二千餘擊小平修理于中村、不利、會佐竹義重、石川昭光來援小平、淸顯退入守山、三月十四日、將軍義輝觀花于鞍馬寺、十五日、神代勝利卒于畑瀨城、神代氏累世、震威于筑後、及蒲池西牟田起、神代氏衰、去國移肥前、勝利年弱仕千葉氏于小城、練修武伎、得弟子四百餘人于山內、

終奪其地居焉、子長良守千布城、及勝利死、長良聞訃悲哀、龍造寺隆信遣人陽乞成、長良以爲信、載盟書、是夜隆信急襲千布、長良不能拒、棄城而走畑瀨、其臣福取大藏稱長良代死、長良終走筑前、憑大鵰宗秋、宗秋憐善遇之、二十四日、島津義虎殺天草越前守于長島城、取其地、二十八日、將軍義輝謁大原野社、二十九日、會公卿于禁中、賦送春和歌、是月、村上義淸移于其子國淸根知城、松平家康盡定參河、乃置奉行三人、掌國內政刑、以本多重次、高力淸長、天野康景充之、家康曰、夫妻雖不親睦、產子而和、偕勿忘、重次性剛直、淸長慈愛、康景愼重、能居寬猛之際、相寬和猛、政事大行、境內悅服、時人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天三兵、重次稱作左衛門、淸長稱與左衛門、康景曰三郞兵衛、家康欲伐遠江以取之、問菅沼定盈、對曰、以謀可取也、菅沼二郞左衛門者臣族、近藤石見守、鈴木三郞大夫舊識也、以斯三人爲嚮

導、自井伊谷入、則遠州可略、若功成則請賞三人、家康許可、東參河將士知今川氏眞不足馭衆、多屬家康、西鄕清員、菅沼定盈在野田、白井某在下條、長篠作手、段嶺之將士、就此三人、相踵降附、長篠作手段嶺謂之山家三方、參河悉平、上杉輝虎患瘧疾、近邦誤傳輝虎病死、或謂狂癡自殺、夏四月三日、村雲火、五日、有盜入禁中、將軍義輝臨細川藤孝第、六日、命六町町及山科民守衞北門、八日、內侍所神樂、勅幕府警衞禁闕、修築皇后東垣、十二日、使幕府傳勅書于毛利元就、徵銀山礦稅、十六日、課賀茂神官浚東南湟、不奉命、勅督促之、五月朔、幕府奏請以三好義繼爲左京大夫、伊東義祐攻島津氏屬城新山克之、斬守將日置忠光、五日、遣權中納言勸修寺晴右、賜藥玉于將軍義輝、六日、松浦隆信率兵逼飯富城、東齊忠等擊卻之、十六日、不豫、二階堂晴泰敍從四位下、初足利義維子義榮在阿波、圖入京師、欲引三好長慶爲謀主、

長慶不聽、至是說松永久秀、三好長緣、三好政康等、使圖義輝、久秀許諾、時義輝惡久秀專恣、密謀除之、使使召上杉輝虎、久秀等聞之大懼、會有流言、義輝將有所討、上下危懼、義輝方治第修壁浚溝、以備不虞、然門扉未成、三黨相謂曰、時不可失也、於是久秀與其子久通、及三好長緣、政康、岩成左通等、擁三好義繼、率千餘人、佩一竹枝爲號、潛入京師、佯稱詣清水寺、又謀紓其備而逼之也、佯奉訴狀、因幕府近臣進士晴舍納之義輝、義輝母慶壽夫人謂義輝曰、刼而訴者師直宗全故事爾、今亦且聽其請、以計無事、晴舍往復再三、十九日、久秀等急圍二條第、縱發矢砲、府中大驚、義輝謂左右曰、敵者爲誰、沼田上野介馳登門樓、呼曰、夜擊者誰矣、一兵前曰、君陰謀已發覺、三好代官松永彈正來攻也、沼田入報、慶壽洒涕謂曰、變遽至、將軍須免、渠等所訟獄、枉應其意、以保社稷矣、時宿直之士不多、畠山九郎、一色秋成、上野輝清、大館岩

丸、結城主膳正、沼田上野介、彥部晴直、弟孫四郞、高木右近大夫、小森左京亮、河端左近大夫等、三十餘人、格鬭斬數十人、或謂奉將軍而走矣、雖然賊黨圍繞四面、門戶梗塞、進士晴舍憤怒曰、悔爲賊誑、使君疑我、乃力鬭而死、餘衆謂義輝曰、賊勢甚偪、不可遁矣、希賜一盞而快死、義輝卽薦酒、細川隆是被女衣起而舞、義輝壯之、當是時、府兵在京師者、聞變聚于三樹里、或曰、速救之、或曰、衆寡不敵、救無益也、時治部藤通、弟福阿彌、與沼田某奮曰、吾有死而已、提槍馳至府門、呼曰、吾欲與將軍共死、願使得入、賊不許、乃佩竹枝混賊而入、則義輝會衆訣飮、憫三人者、欲使脫去、曰、汝出呼三本木兵來、三人者辭曰、命之他人、須臾不可離側也、義輝爲絕命辭、書之姬人衣袖曰、足利氏運命窮於此、出傳家寶刀十餘口、更取出鬭、刀皆缺折、藤通、福阿彌、輪阿彌、武田信景、杉原晴盛、朝日新三郞、攝津糸丸、谷口民部丞、西川新右衞門、西田彌四

郞、松井新次郞、西面左馬允、心藏主、金阿彌等先進、禦戰擊鬭、死傷者多、卻賊一隊、尋義輝將再戰、細川隆是、荒川晴宣、二宮彌二郞、寺司與三郞、飯田賴次、木村小四郞、松原小三郞、粟津甚三郞、同仙千代、臺阿彌、松阿彌、慶阿彌、竹阿彌等諫止之、各進擊戰、多斬戮賊兵、義輝猶將出、慶壽控袂强而抑止、揮而出奮擊、賊辟易、久秀勵衆縱射、肉薄而登、義輝親自發庫、散金銀珍寶於庭上、賊爭先掠奪、義輝因蹂躪殺傷過當、而我兵終皆死之、義輝猶奮戰、賊不敢逼、賊池田某自扉陰跳出、刈義輝足、踣之、賊堆集仆障於其上、攢槍弑之、脫夫人近衞氏、宮人欲把慶壽手出亡、慶壽不肯曰、鄕隣有急難、往而救之、是人之情也、今一家鬭死、獨可保生受辱乎、急投火而死、從死者十八人、池田傷目于障、後終盲爲廢人、行乞于市、京師人指以爲弑逆之報也、義輝薨時年三十、謚光源院、義輝弟二人俱爲僧、一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久秀等行弑逆、而

後遣平田和泉詭謂曰、三好謀逆、侵伐二條殿、對君莫敢有異議、請趣京師、彼奚可不尊崇哉、乃與之出、到夷川街、平田自後刺弑之、從人四散、侍士美濃屋小四郎歲十六、把刀斬和泉、立報讎、併殺五六人而自殺云、一曰覺慶爲一乘院主、賊又遣兵守覺慶、斥其從者、獨縱細川藤孝給仕焉、覺慶與之密謀、乃以其策佯稱疾徵醫、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宗賢宿直數日、託覺慶疾瘥、夜賜酒於守兵、守兵皆醉臥、宗賢乃扶覺慶而逃去、入春日山、覺慶悲棄乳母、宗賢還入、又携來、藤孝又俟于此、從徑甲賀山走近江、賊守者既覺、四追之、不及、二十一日、三好義繼使其族長逸參朝、奏事變、二十四日、義繼遣兵士殺義輝妾小侍從于智恩院、三村家親攻後藤勝元于三星城、守喜田直家遣馬場次郎四郎援勝元、兩軍交綏、是月、松永久秀毀洋教寺院、逐其教師、是月、立花鑑載以立花城畔大友氏、原田親種應鑑載入城同守、大友義鎭攻昭立花

城、鑑載自殺、親種遁走、尋請降、許之、六月三日、先是朽木輝高獲譴于幕府、是日、勅釋之、五日、前權中納言高辻長雅、大內記東坊城盛長、有罪屛居、是日、以三好義繼、松永久通請釋之、先是三好長慶之死也、以義繼尙幼、遺命三年秘喪、未周歲而難作、其徵兵以長慶令、故時人皆曰、長慶弑君、事久不白也、

佐佐宗淳曰、大樹之方顚也、非朽索之所維也、況天下之大亂也、豈庸才之所治耶、足利義晴孩提播遷、雖爲細川常桓所立、輔弼非其人、繼之以細川晴元、六角義賢、是皆不及乎凡庸之才、任之何所濟耶、三好長慶之明敏、若用之不疑、則畿內不足治、然却以爲敵、豈不過慮、義輝嗣立之初、雖任長慶、首施兩端、懦弱無斷、然長慶之忠、終身不貳、及其卒也、遂遇弑逆之禍、可不謂之自取虖、

七日、贈故將軍義輝左大臣從一位、九日、遷豐受大神宮于假殿、

幕府葬義輝于等持院、十九日、陸奧探題左京大夫伊達植宗卒、子晴宗嗣、晴宗尋老、子輝宗嗣、右近大夫丹羽氏識卒、子氏勝嗣、二十一日、命小野鄕番衆警衛禁闕、二十九日、有星交飛南北、是月、武田晴信率兵入越中、攻椎名泰種、降之、上杉輝虎率兵入佐渡北內、足利義榮發阿波至攝津、三好義重揭禁令于若宮八幡祠、秋七月五日、三好義繼等歸飯盛城、七日、和歌會、大友義鎭遣佐田薩摩守、糸永越中守、攻長野筑後守于小倉城、是日、義鎭與書二將、褒其戰功、十七日、伊達晴宗部兵攻蘆名盛氏岡城檜原、守將穴澤新十郎等擊卻之、十九日、地震、二十六日、大雷、二十八日、細川藤孝等奉一乘院主覺慶奔近江、依和田惟政、松永久秀在京師、悉免京師地稅及商稅杣分等、又放幕下侍臣隱匿者、盡出列籍、雖下令然無一人敢出從令者、久秀與三好長緣、三好政康等爭權有郤、三好康長與長緣等謀除久秀、迎三好義繼入高

屋城、久秀聞之、與畠山高政合謀守多門城、先是北城長國發兵攻石倉寨、殺其戍、而令外甥阿在神六郎爲部將守之、又攻高崎城、將伐和田業繁、武田晴信聞其報、是月、自督師赴箕輪、而圍石倉、僅二鼓拔之、殺神六郎及戍兵、使馬場信房更加修繕、令曾根七郎兵衛守之、加兵于高崎城而旋軍、上杉輝虎侵上野國和田、武田晴信遣原虎胤子彥十郎援之、城兵一千、彥十郎定部署、奮防、輝虎不利引還、晴信善之、使繼橫田備中後、稱橫田十郎兵衛、輝虎入加賀、擊若林長門守、燕木右衛門等平之、進入能登、覺慶會本願寺光佐與輝虎和、八月二日、荻野正直擊松永久秀弟內藤備前守斬之、徵小野番衆守衛禁闕、一乘院覺慶遣書輝虎、圖與復幕府、六日、江美城主蜂塚右衛門尉背毛利元就、復屬尼子義久、元就遣杉原盛重襲攻拔其城、右衛門尉自殺、十二日、北條氏康課田名民、修理玉繩城壘、安藝修理大夫乞援一條兼定、攻

長曾我部元親于岡豐城、元親擊破之、進圍其城、修理奔阿波、先是北條氏康、氏政、率師二萬、以上田暗礫齋爲前鋒、攻太田資正于下谷城、越後隊將柿崎景家、北城長國以兵七百來援、資正使二將及芳賀大賓寺俱守城、自將兵二千五百屯郭外、接戰敗回、是月、氏康父子分師濟島瀨、進覘兵於瓶橋街口、將退、川田親章等追躡、輝虎繼之、將士逐北而出、氏康不能退去、轉部隊禦備、氏康旋中軍挑戰、輝虎督精兵三千、伏旗迴經而前、急起奮擊、相模軍潰走十餘町、獲首四百八十餘、部下死者百五十餘云、尋使景家長國與資正俱轉兵、攻忍城、輝虎軍于御膳嶽、氏政率兵後援、距御膳嶽二里餘、徒張疑勢而已、資正等屢縱火掠略、邑里荒蕪、成田長泰力拒、迄九月、自火城、走小田原、輝虎迴師越後、一乘院覺慶徙矢島、依六角義賢謀復歸、於是會者大館宗貞、三淵秋家、仁木義正、一色松丸、藤長、沼田宗兼、上野淸信、和田惟政、飯河信

賢、曾我助乘、奈良中坊、龍雲院等、宿直警衛、是月、大風雨傷稼、九月三日、權大納言中院通爲爲内大臣、通胤之子也、是日、薨于加賀、毛利元就遣三村家親攻吉田肥前于大江城、取之、尼子氏將牛尾彈正等來援、家親擊卻之、四日、先是神代長良族迎長良于三瀨城、至是長良乞援大友義鎭、義鎭遣其將吉弘鑑理、田北鑑生等合力擊龍造寺氏、十三日、賞菊于禁中、二十日、毛利元就築經羅木山、瀧岩、原山三寨、斷富田糧道、或刈稼劇苗、所在置關設戍、執城中逋逃、輒斬之、因榜於城下曰、亡者降者、無少長必戮、城中恇怖、無一人出者、蓋欲亟竭糧食也、然義久宿臣守山久兼營富資財、臨是役、營買取但丹若州等穀蔬、自出雲入杉浦、運之富田城、元就後聞之、置戍於守山、禁船舶出入、及是時、城中受圍既七年、食盡糧絕、外無救援、人人危懼、元就料城中已餒、乃悉撤關戍、更其榜曰、亡者不追、降不拒、皆從寬典、於是雲人爭潰、久兼

竭力拒備、嬖人大塚與三右衛門譖之義久曰、久兼懷反心、義久遂殺久兼及其子兼貞、於是舊臣宿將已下、皆怨恨、降遁相踵、城兵熊谷新右衛門、原宗兵衛謂義久曰、臣等佯降元就、窺間而刺之矣、義久許可、二人往乞降、元就召見、此日老臣等侍左右、威儀儼然、熊谷初決意刺元就、至此不能發而退、元就召近臣曰、熊谷有逆心、急捕縛按之、熊谷臨縛曰、欲殺元就報尼子家厚恩、及入見威儀儼然、心爲之褫、不能發而止、請速刎僕頭、元就聞之曰、寔勇士也、乃宥之、是日、城兵山中幸盛日率數人巡視城外、益田藤兼士品川三郎右衛門擬步卒、出山下河邊族之、幸盛出臨河岸隔水、三郎呼曰、我待足下久、請決雌雄矣、幸盛諾、揮刀而臨水、三郎挽弓而進、幸盛亦驅、雲人秋宅菴之助縱射折三郎弓、鳥打三郎拔刀共鬪水中、斫幸盛股、幸盛蹶躓、三郎壓之、菴之助從後曳三郎、令幸盛馘焉、二十一日、賜僧佛惠于佛惠正續禪師號、是月、

一乘院覺慶至越前、館龍門寺、冬十月八日、波多野晴通、柳本某等應三好長逸等陣長坂、松永久秀遣竹内秀勝于京師禦之、十日、命磯谷久治警衛立入宗繼所管倉庫、十九日、竹内下總擊波多野晴通于京師破之、二十日、徵賀茂番衆警衛禁闕、二十二日、故將軍義輝遺臣磯谷久次、伊勢貞助等、擧兵據糺林、松永久秀與三好義繼議、率兵千六百攻山中、磯谷豐後守、及十乘坊律師、田中人渡邊入道、伊勢伊賀守等、率兵三千二百陣鴨河東御手洗、隔水接戰、豐後等分隊進擊、久秀軍敗、死者二百七十餘人、僅免歸、乞援於義繼、豐後等議、乞救於六角義賢、義賢乃遣人構寨於鴨河東、令永原壹岐守率兵戍焉、久秀縱火夜襲之、壹岐督兵分隊防禦、久秀不克、走月輪西、二十六日、還附三好義繼權寄禁中故將軍衣箱于松永久秀、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日、勅權中納言藤原雅敎修理禁垣、先是一乘院覺慶與書島津貴

久義久謚忠節、是日、細川藤孝以書告貴久父子、是月、上杉輝虎入加賀、焚掠松住、金澤、小松等、福山肥後攻三村家親于法性寺、焚民家、家親逐擊破之、斬肥後、十一月三日、右京大夫佐竹義昭卒、子義重嗣、十三日、先是織田信長將有事美濃、而恐甲越議其後、因傾意結二國、歲時幣帛項背相續、使無東顧之憂、晴信雖知其意、且納之、至是信長遣使求婚、晴信許之、是日、以其養女妻武田晴信子勝賴、後生信勝、立爲嗣、使勝賴護之、十五日、三好長逸、政康等、與族康長等謀、率兵迫三好義繼于飯盛城、移之高屋城、討松永久秀、十八日、久秀攻筒井順慶於筒井城、取其城、順慶走布施城、二十六日、順慶放火高田鄉、是月、一乘院覺慶移居安養寺、朝倉義景來謁、置酒宴飮、十二月二日、誓願寺與圓福寺相訟、帝親聽焉、九日、避方忌于別殿、定持院火、十五日、井戶十郎放火古市、筒井順慶遣中坊駿河擊之、二十日、今川氏眞聞部將飯尾

致貢竊以引間應松平家康、誘殺之駿河、二十一日、三好長逸等陣乾脇、松永久秀遣兵禦之、二十六日、久秀與長逸戰于京師大和間、互有勝敗、晦、故飯尾致貢部下江島安藝守、加賀守、以引間城屬松平家康、家康與二人以致貢采地、是歲、武田晴信與織田信長連和、圖今川氏、原田親種復背大友義鎭、襲臼杵鎭富、取柑子岳城、鎭富攻復之、親種走高祖城、遂保高良山、義鎭使其將臼杵鑑連、田北刑部等、助鎭富攻之、城久不降、鑑連陰計殺親種、取其城、松平家康攻寺部城、主鈴木重教棄城遁、家並伊東義祐築砦于前山、西敎師宇伊禮良布西敎于京師、我邊民侵明疆畿、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正親町天皇四

永祿九年丙寅、春正月朔、尼子義久信讒殺其老宇山久信父子、十一日、夜赤松政秀有恨於浦上宗景、以三百餘騎急來襲、時坐客盈堂、張宴酣飲、事起不意、狼狽不能出戰、獨宗景父子力戰、父村宗死之、宗景出奔備前、宗景妻某揮薙刀親斬敵兵、戰疲、伏刃而死、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二日、地震、二十四日、伊達晴宗部兵襲葦名盛氏圍堡檜原、守將佐瀨玄蕃擊卻之、時寒威凜烈、積雪埋路、敵兵墜壑死者多、斬首五百餘級、二十七日、一乘院覺慶受誥將賀正于矢島、是月、三好康長將攻伊勢國司北畠具教、國人本多平八郎應之、具教怒殺其質、武田晴信以其嘗歸天台宗、禁婦

女、絕帶肉、造毘沙門堂、修護摩灌頂、稱法性院大僧正、陽謝遂父之罪、陰修好于叡山、蓋欲議入京也、二月四日、松永久秀與筒井順慶戰于大和、互有勝負、既久秀收兵還多聞山、五日、先是毛利元就使三村家親圖宇喜多直家、家親入美作、攻三星城、直家遣兵赴援、家親引去、是春、家親復入美作、屯興善寺、是日、直家使遠藤又次郎及弟喜三郎狙擊家親、遠藤兄弟夜銃殪家親、內外噪擾、乘隙走三町餘、偶遺銃、恥他日誹謗、再入携銃而歸、又次郎阿波人、嘗居成羽、直家召用之、至是以功授其姓宇喜多、稱河內守、喜三郎稱修理、各給食邑、既而家親子元親與岡山城主金光宗高等連和、乞援於毛利氏、將來攻、直家聞之、亦遣使毛利氏、因其所寵僧惠瓊請和、且約賂以備前之半、毛利氏許之、直家城明禪寺、以備三村氏、十二日、畠山高政、松永久秀等、帥衆七千陣遠里小野、三好義繼使安宅冬康攻久秀黨于瀧山城、十三日、高政進

入河內、義繼逆戰不決、交綏、十七日、義繼與高政戰于上芝、大破之、松山安藝守、松山彥十郎、中村新兵衛降義繼、既彥十郎叛去、一乘院覺慶蓄髮、改名義秋、是日、獻劍馬、奏請行內侍所神樂、二十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一日、北條綱成授寺田安堵狀于最明寺、二十四日、葦名盛氏攻横田城、虜横田某、二十六日、松永久秀取波多野晴通尾上城、置其姪孫六、是日、晴通率舊部來攻、絕其汲路、城中大困、別所長治講和、晴通復城、送還孫六于尼崎、二十八日、有馬義貞陣藤津、西鄉純堯叛應龍造寺氏、義貞引兵還、後復與之和、是月、島津貴久薙髮、號伯囿齋、先是讓守護職於義久、至是薙髮以資先將軍之福云、三月朔、不豫、結城政村爲伊勢守、子政久兵部大輔、十九日、修皇太神宮、是月、上杉輝虎攻由良成繁于金山城、城堅不拔、轉圍桐生城、又攻高崎城、不能克、是春、明商船漂到相模、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一日、

織田信長獻劍馬及金、二十日、北條綱成寄語妻社神田于最明寺、掌其修理、二十一日、足利義秋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毛利氏兵與尼子氏兵戰于富田城下、敗績、二十六日、三好長逸、筒井順慶等、圍松永久秀屬城筒井城、既解圍去、五月五日、武田信虎在京師、寄書子晴信曰、客歲三月、信虎謁將軍、將軍置酒賜歡、及辭也、親起送我、我請向來家嫡執謁之禮、立爲永式、幕府許可、可謂榮也、汝宜載系譜以示後昆焉、將士相告曰、先公狂暴、年七十流寓他邦、而遺舊惡、欲利其子、是則天倫、九日、牧野成定卒、子康成與其族成清爭采邑、訴之於岡崎、其辭直、家康賜書及名字、悉授舊邑、使水野信元逐成清、少貳政興據河久保、龍造寺隆信謀之、使其將納富信貞視地勢、神代長良與信貞有隙、擊殺之八溝、隆信屬將小田鎮光勸隆信與政興和、不聽、十日、三村氏舊臣三村五郎兵衛欲報其主家親讐、攻宇喜多直家于沼城、不克、死之、十

三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三日、松永久秀率兵會畠山高政于堺、二十四日、久秀攻三好義繼于高屋城、不克退、毛利氏部將平賀隆祐攻富田城、不克、既諸將多出降、城中震恐、晦、源重保篝火、是月、上杉輝虎出兵越中、攻神保長氏于杣山城、又遣其將上杉義春、攻揖美助五郎于小出、取其城、武田晴信爲其女北條氏政室、祈平産于淺間社、氏政與氏輝氏邦、帥師二萬、頓于堀上山、將攻多賀谷政經下妻城、隔鬼奴川相戰、進薄城際、政經使大寶社神人乞和、彼是止矢丸、明旦城兵出襲其不意、相兵死傷、或溺河水者多、失利而還、六月朔、三好義繼、長綠、政康、長逸、岩成左通、池田勝政、及淡路攝津兵、迫堺挑戰、畠山高政、松永久秀力竭請和、義繼許之、是日、兩軍引還、八日、降霜、松永久秀黨多羅尾源太等守筒井城、至是致城去、筒井順慶復歸之、十一日、三好義繼等迎足利義榮于阿波、是日、至兵庫、十六日、肝付兼良攻北鄉時久於岩

川城、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葬三好長慶、初長慶之死也、義繼尙幼、以故秘喪、至是始葬焉、秋七月七日、和歌會、十日、關白太政大臣植家薨、十三日、足利義榮命篠原長房攻松永氏部將沼間右衛門尉于越水城、是日、右衛門致城去、既長房布陳尼崎別所難波東西等處、齋院、淀、勝龍等諸城守兵、望風解去、十四日、三好長逸、岩成左通率兵入京師、聽斷庶政、十八日、長逸獻劍馬、二十一日、勅長逸禁宇津賴重冒占供御田小野鄉、二十二日、北條氏政仍舊寄地田於圓覺寺、二十九日、上京火、上杉輝虎攻和田城、八月二日、三好氏黨池田勝政放火伊丹親興領邑、三日、足利義秋以謀誘殺三好氏兵于坂本、六日、和漢聯句會、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四日、篠原長房攻松永氏黨細川藤賢於中島城、藤賢不能支、依石山本願寺光佐請降、長房許之、取其城送還藤賢于石山、十五日、賞月宮中、命臣僚上和歌、忍城主成田長泰愛二

子泰高、欲讓家長子氏長、怨之、長泰造別莊於郭外、每往醼樂、是日、携梅阿小筑往焉、宗族羣臣胥議、令氏長徙居牙城、鎖門置戍、以拒長泰、長泰鑽門闕、由陰樋入、城兵守水門者、把槍刺之、長泰嘗學劍法於塚原卜傳、口啣其槍、從牽而出、門者大驚、棄槍走去、長泰入牙城、上下錯愕、龍淵寺僧請和平、長泰移居龍淵寺、北條氏政遣使長泰、謂曰、氏長大逆不孝、不可不誅、我欲起師戮氏長、使卿保社稷、長泰於是謂我內亂、使彼殺氏長、則采邑盡爲彼之有必矣、使氏長有之、宗祀永不殄、亦族臣之惡矣、乃自剃髮入道、號蘆伯、而引見使者曰、我年老、不堪軍務、以家已讓與氏長、請辭、乃遣歸、猶未與氏長相見、先是長泰攻羽生城而不利、氏長率兵赴圍攻之、金山岩槻援兵縱戰、先鋒數不利、弟泰高代肉薄而登、敵兵力竭求和、守者歸金山、氏長令成田大藏大輔、櫻井隼人佐戍焉、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也、驍勇絕倫、其祖安幹學技擊於香

取人飯篠長威、安幹授之其子新左衛門、卜傳從父受業、弓馬刀槍無不皆講究、尤妙技擊、神出鬼沒、人莫能窺其術、時下總有梶原長門者、善揮薙刀、時或斫飛燕、截伏雉、常謂人曰、吾必斫左手及右、而斬頸、乃揮刀斫燕雉、皆如其言、人皆莫不悚慴、卜傳與長門較技於武藏川越、卜傳弟子皆危之、卜傳云、夫薙刀刄欲長、若刄短不爲用、彼所用薙刀、刄纔尺餘、何足恐、及臨場長門提薙刀出、卜傳所帶刀二尺餘、已而較技、卜傳一擊斷其薙刀柄、又擊殺之、卜傳又嘗在蒲生氏家、時有恨卜傳者、伏屏風後、伺卜傳過、突然躍出斫之、卜傳却避、立挺雌刀、一擊斃之、因是其名大著、將軍義輝引以爲師、學其術、後辭去遊歷四方、門人弟子受業者數十百人、北畠具教、細川藤孝、二人受其秘方、原虎胤、山本晴幸等、亦大服其術、就決其疑云、卜傳西遊歸濟矢走渡、同載數人、中有一壯士、長身黑鬚、高談若左右無人、仍以擊劍自負、卜傳坐睡爲不

聽、已而謂曰、君談論、僕亦已領之、然至以劍法自負、僕所不解、僕亦少時勤苦學劒、然不以勝人爲主、唯慮不負於人耳、士人曰、言何謙也、所學何流、卜傳曰、不負人、以無手勝人也、士人曰、果爲無手勝、子之所帶何爲、卜傳曰、是乃以心傳心之二刀、而斷我慢之鋒、祈惡念之萌也、士人曰、然、請與子嘗較技、子能無手而取勝耶、卜傳曰、我心之劍者、活人劒也、然對惡人則變爲殺人刀、士人聞之大怒、謂棹人曰、速達彼岸、我將決勝負、卜傳目棹人曰、陸則往來頻繁、恐驚衆目、乃指辛島前一島曰、至彼、令人見無手勝流、仍促棹人、舟達島、士人挺長刀、躍上岸、罵曰、來、斷子頭爲二、卜傳曰、少頃待之、無手勝流以靜心爲主、乃高褰裳、脫雙刀、付棹人、因躬操棹僞爲撐岸躍上岸之狀、反推舟、舟開離岸、士人見之呼曰、何不上岸、卜傳大笑曰、何用上岸、盡泅而來、所謂無手勝者是也、士人不勝憤怒、呼曰、怯哉、速回舟、卜傳不答、距岸一町、開扇招曰、此

劍法之秘、若欲學之、請期他日、舟遂達山田村、卜傳既老欲讓其後、有三子、皆克繼父業、卜傳欲嘗三子能、一日置木枕於齋帳上、開齋輙墜、先召長子、長子視察齋外有物、手承木枕入座、卜傳又取置之如前、又召次子、次子至開齋、枕果翻墜、按刀入座、又置之如前、召三子、三子至開齋、枕墜未至地、挺刀斬之、而入座、卜傳怒曰、汝等見木枕動心者何、嘉長子預知備之、乃諸後於長子、且曰、我有一刀法、唯授之一人、前我傳之於伊勢國司、汝往受之、遂死、十七日、足利義榮遣兵攻松永氏黨于瀧山城、絕汲道、城將力竭、致城而去、二十二日、修理大夫多賀谷重政卒、子政綱嗣、二十四日、佐竹義重部將東政義、及宇都宮兵三千、攻烏山、次治部內山際、那須資胤兄弟率兵一千挑之、千本秋蠅齋、葦野意教齋等邀戰、宇都宮兵敗走、秋蠅齋乘機、與政義戰于千東臺、政義軍敗、將自殺、秋蠅齋遣使諭和降、政義乞降而歸國、自

是稱千束臺、曰降參峯、福原資經岡本右兵衛允等、率兵八百來侵大關高增居城黑羽、時高增兵寡、金子資備淨法地義明等善拒、那須兵肉薄破城門、高增竭死力防禦、會高增弟太田細淸來援、那須兵收軍而去、足利義秋使大覺寺義俊贈書于十市遠勝、協力圖恢復、二十九日、義秋在矢島、遣使求援于織田信長、信長諾不果、松永久秀聞義秋在矢島、誘六角義弼、欲殺之、義弼諾、事頗漏、是日、義秋去六角氏、乘舟於山田浦、賦曰、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慰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過行達若狹、自本濱歷今津而入小濱城、細川藤孝、上野淸信從來、倚賴武田元次、議征伐三好等逆徒、元次迎入雖揚義兵、國小勢微、不如意、尋遣武藤上野介、大館晴忠於越前、託朝倉義景、義景領之、入江殿火、是月、三好松永黨以二條第灰燼、權寘足利義榮於富田普門寺、而三好黨聞織田信長大擧西上、時尋問義榮而已矣、閏

月八日、織田信長與齋藤氏兵戰、敗績、九日、以太神宮寶刀失、勅史局上勘文、三好長逸等出兵片岡、十一日、奉幣神宮謝寶劍失、十三日、武田晴信如箕輪出兵、剽掠新田足利還、十五日、和漢聯句會、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九日、上杉輝虎遣兵屯沼田、武田晴信命其部下嚴守要衝之地、二十三日、祈晴於諸社寺、是月、長宗我部元親攻蓮沼城、城主大平權頭力竭自殺、城陷、九月朔、足利義秋遣使越前、求援於朝倉義景、義景遣族景鏡迎之居金崎、五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奈良帝冥福、桐生重繼部下伊東右近等憤重繼傳山城出羽津布久刑部專橫、借兵上杉氏、攻桐生、由良成繁遣兵援重繼、擊大敗之、九日、重陽和歌會、霧島嶽噴火、人多焚死、十八日、奏樂、二十三日、足利義榮入越水城、二十四日、先是織田信長踰洲股河用兵、數不得志、因會諸將、謀築壘于河西、以一將守之、諸將人人自危、莫敢當者、信長密謀木下藤

吉、藤吉對曰、孤壘斗入敵地、我兵必不欲征、卽往、不諳其地形險易、一敗莫復往者、不若因其土人用之、臣嘗寓美濃、與其豪俠大盜相識、宜誘爲我用、因屈指擧其姓名、得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枇原甚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族千二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矣、誰將此者、曰、臣願當之、信長許之、小六尾張蜂須賀人、以推攻剽奪横于鄕里、又能爲人排難解紛、以故多歸之者、於是發卒築壘、敵將守近邑者、以八千人出而阻之、尾張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授藤吉以甲士五百戒而遣之、藤吉乃招衆所識者、壘兵凡可三千、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吉不肯出、卽夜聚其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爲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乃令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二三十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言以主公意嚮、不行危道、莫以爲大功、自固而養士、吾所不爲也、公等勉

之、衆踴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大譟、藤吉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至、乃効首虜於信長、信長賜藤吉一旗、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二十五日、筒井順慶率兵入京師、山田某、井戸某等、與松永久秀兵戰多聞城西、二十八日、順慶受戒于成身院宗慶、晦、和歌會、久留島通康使一條康政領邑美間鄕、康政乞援于長曾我部元親、元親遣其部將江村親俊救之、是月、伊丹親興背松永久秀、降足利義榮、北條氏康、氏政、軍于松山城、分兵攻皆川城、皆川俊宗拒戰、不利而退、又使堺和綱可等攻館林城、一日暴風雨、城兵夜出而斫陣、是夜由大袋山松明二三百、將遮後路、綱可等大驚、城兵乘機掩擊、殺傷甚多、東明見其蹤、牛馬朽骨、或獻畜爪痕、草茅狼藉、蓋其趾而到、則館林稻荷祠頭、存屯勢之體云、冬十月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三日、足利義榮獻劍馬、五日、以邦輔親王子最胤爲猶子、尋入梶井寺爲僧、十五日、和歌會、二十日、上杉輝虎聞

由良成繁攻伊勢崎、將率兵援之、與武田晴信戰于金窪原交綏、二十二日、相淡聯句會、二十六日、島津貴久、義久、忠平攻伊東義祐屬城三山、城將率拒、忠平被創、不克引還、二十八日、武田晴信以馬場信房爲槇島城代、是月、長尾義景卒、弟景勝嗣、足利義秋遣大覺寺僧正義俊於越後、諭上杉輝虎、謀復歸京師、十一月三日、正三位舟橋良雄薨于周防、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五日、上杉輝虎納供御田貢稅、又獻馬及鎧、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毛利元就攻富田七年、是日、尼子義久、倫久、秀久兄弟三人出城、尼子氏滅、先是尼子氏舊臣宿將已下降者相踵、城中不過數百人、元就嚴禁戰伐、唯芟田取麥而已、五月元就患瘧、月餘不復、元春隆景以元就年高、恐有變、私議講和、以告元就、元就曰、往歲故幕下勸余和輯、余不肯、聖護院門主道澄淹留、猶議之、元春隆景迎道澄、謂曰、義久去城出降、則減死一等、請其諒之、道澄通召尼子氏

臣立原久綱告諭之、久綱說義久與衆議、僉曰、守城七年、外絕救援、內竭糧食、不如保命俟期、義久頷可、於是義久暨弟倫久、秀久出降、宿臣立原久綱、三刀屋德良、森脇氏貞、山中幸盛等七十人、跋涉而從、抵杵築、猶請從、元就不聽、贈酒殽厚饗而遣之、德良氏貞相謂曰、於武無敢所恨、且賜享之誼、雖死不忘、然今吾儕皆累世宿臣、棄君而去、非無遺憾矣、俟時應報、藝兵聞之、請追討、元就曰、義士也、不可、元就送昆弟於安藝長田、丞杵築社、凱旋安藝、吉川元春獨留矯革弊政、鎭撫殘黨、先是山陰山陽侯伯諸豪往々來通好送款、於是中國悉平、十二月七日、足利義榮去越水城、移富田普門寺、篠原長房代守之、諸將各歸其邑、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四日、前關白左大臣晴良爲准三宮、二十八日、足利義榮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二十九日、松平家康叙從五位下、任三河守、復德川氏、是歲三浦時忠攻葛西壘取之、守將遠山甲斐守

逝保江戶城、旣原上總介出兵村田川、時忠擊敗之、斬部將上屋
某、武田晴信出師于碓氷嶺、由良成繁率兵陣于板鼻、而戰于碓
氷川、而後上杉輝虎、及佐竹義重陣于羽生、黑川、沼田等、與足利
政氏相戰、成繁守備金山、輝虎收兵而去、追擊獲首三百餘級、里
見義弘令佐貫城主加賀伊賀守侵略三浦地、
十年丁卯、春正月三日、大小豆雨鹿島社、五日、初美濃豪傑大澤
二郎左衞門據守留馬城、爲織田信長所患、木下秀吉以計降之、
携謁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服不可必、不若速
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
刀而召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留爲質、
大澤卽亡去、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十二日、大覺寺僧正義俊
寂、十九日、和歌會、是月、今川氏部下、鈴木重教棄其釆邑、奔于駿
河、二月五日、先是吐田遠長殺興福寺僧徒、僧徒怒將擁神木擧

兵攻遠長、尋講和、九日、毛利元就聞醫曲直瀨正慶治國之要、正
慶作鑑戒九條答之、正慶字一溪、通稱道三、京師人、幼從浮屠、寓
相國寺、落髮曰等皓、能誦三體詩東坡山谷之集、長而遊足利學
校、得文伯者師之、博通群書、時田代三喜獲李朱之術、周游四方、
正慶見之柳津、喜其說從而學、三喜乃授以秘訣、術成反京師、人
爭乞治、全治無算、元就在出雲島根疾篤、招正慶、正慶往而處劑、
危證頓除、十日、池田坂本諸士、修法會于眞如堂、賽故將軍義輝
冥福、十七日、佐竹義重應那須上莊士豪所請、使長倉義當爲將、
茂武左馬助等陣烏山東、大川非山麓、前流水、布備爲此地也、後
高山峻峨、前有洪河急流、且霖雨、駛水泄岸、或誇言曰、烏山兵雖
出不得濟矣、守備稍弛、是日曉、那須資胤以秋元佐渡守爲先鋒、
大久保民部少輔次之、踰水急擊、事發不意、士卒狼狽逃攀後樹、
義當與上莊士爭殿、金丸資滿雖地戰、未審地利、義當雖客戰、能

諳險易、故義當爲殿、資胤望見曰、上莊鼠輩、他日必來服矣、勿多
殺、佐竹兵士勿令漏、乃大掩擊之、義當傷而退、霖瀝不歇、河水益
漲、常陸兵二百備下流、將縱火、民部佐渡等濟水先登、民部歸依
僧泉藏坊、淩水而濟、民部乘馬將漂溺、泉藏坊游到、取馬前蹄濟
岸、常陸兵見之、辟易盡退走、初自交兵六年、戰爭不止、金剛壽院
僧瑜來往修和議、二十一日、北條氏政率兵三千入上總、軍三船
山、宣言將攻久留里、里見義弘在佐貫城、使和田甚介等往覘之、
報曰、敵軍銳甚、宜設伏及其深入、以本軍夾擊、必有利、義弘從之、
使正木大膳以二百騎伏於八幡山、自將出拒、里見右京爲先鋒、
義堯居守、氏政前軍冒右京陣、接戰交綏、義弘按兵不動、氏政兵
相謂曰、豎子懲創前役、畏縮膽落、且其軍無正木氏兵、知己走矣、
乃反旆縱兵進戰、於是大膳自山中馳出大呼曰、正木大膳在此、
雙手揮大刀、擊其後、敵兵大駭、義弘自揮白柲薙刀奮進、義堯率

城兵繼之、夾擊大破之、斬其前軍將太田、藤澤等、殺傷千五百人、
氏政與數騎脫身逃、二總諸城復屬里見氏、二十五日、納御製和
歌于北野社、二十六日、先是三好義繼與三好長逸等有隙、去高
屋城入堺、是日、義繼與松永久秀講和、初足利義榮之入也、因久
秀及三好長緣以成事、義繼不與謀、及義榮嗣位、長緣政康並見
寵遇、義繼心不平之、至是竊與久秀通、毛利元就取富田而擇其
主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隆重請以元就四男元秋爲將、自
爲傅之、以元秋歲尙幼强隆重、隆重請三事、其一曰、置目代以布
敎令、二曰、置士土監以修繕城郭、三曰、置檢田吏以撫綏新附士
族、元就可之、還軍安藝、旣與義久食邑於久佐、義久薙髮號友林、
以慶長十五年八月卒、倫久剃髮號瑞閑、秀久俱以壽終、倫久子
元知爲義久養子、子孫稱佐佐木氏、世仕毛利氏、元就旣拜大內
尼子二氏邑、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

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世稱兩川、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織田信長遣瀧川一益伐北伊勢、攻畧諸城、伊勢國人各自割據、莫敢禦戰、明智光秀隸一益、與丸毛長濕平塚爲質、伊藤盛景等、率兵入員辨郡、有僧勝惠者、與光秀相識、爲誘國人上木九郎左衛門、木股隱岐守、持富右衛門尉下之、先是北畠氏族木造雄利、初爲僧好武、見本宗疑衰、勸兄具康及家長柘植堅成、謀作亂、竊通一益、一益以告信長、信長時之、命一益伐之、上杉輝虎居厩橋城、欲略山東、將攻河越城、北條氏政出援兵救之、三月十日、足利義秋使大覺寺僧正義俊遺書上杉輝虎、景勝、謝其贈遺、並與北條氏政和、求興復幕府、十八日、朝倉義景聞其部將堀江景忠煽動加賀民起亂、遣兵討之、景忠迎戰、互有殺傷、一向僧眞孝講和、遂景忠、是春、多賀谷政經遣兵攻畧小田氏屬城、三村元親讐宇喜田直家、將報父讐、遣

兵取其屬城明禪寺、留兵而去、直家使人說明禪寺守兵曰、降有賞、否則屠之、城兵不肯、告急元親、直家即發兵、疾攻拔之、而元親未之知也、使莊元祐、金光宗高等援明禪寺、自將兵經赴沼城、欲襲其虛、元祐等途過明禪寺敗兵大駭、直家使弟忠家邀擊之于三棹山、斬元祐、元親顧望明禪寺煙起、始知城陷、乃轉兵來戰、直家陣高屋、前軍將明石景親岡剛介邀擊、不利卻、忠家既破宗高等、還衝元親陣、景親剛介返之、直家進麾下、三面合擊大破之、元親脫走、宗高及中島大炊等皆降、國中悉定、夏四月十一日、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先是自堺移信貴城、是日、又入多聞城、三好長逸等追躡之、進陣奈良、十四日、猿樂、二十一日、上杉輝虎攻本願寺徒下間賴純于尾山城、賴純戰甚勉、輝虎嘉其勇、講和引還、二十四日、三好長逸、筒井順慶等攻松永久秀黨于天滿山大乘院山、二十五日、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勅常福寺慶學、祈寶祚長久、是

月、上杉輝虎入上野、攻由良成繁於新田城、先是成繁與佐野昌綱爭疆、輝虎命長尾景長和解之、居少間、成繁破約、復犯佐野氏界、因有此舉、武田晴信與北條氏康援新田城、輝虎入厩橋、而掠略四近、閱數月不已、若狹守護武田義統卒、子元次嗣、國人內藤筑前守據天筒、逸見昌清據高濱、粟屋勝久據佐柿、熊谷直澄據井碕城、各割據背元次、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督軍艦數百兵一萬餘、涉美津濱、松山城主宇都宮豐綱欲禦之、以兵一千餘出美津濱、毛利氏先鋒井上春忠、桂元澄登陸競擊、豐綱遂敗走、毛利輝元次于佐東櫻井、爲聲援、元春、隆景、及宍戸隆家抵道後軍議、與土佐援兵戰、得首若干級、五月朔、島津氏將柏原宮內攻伊東相模、伊東大炊等于耳田砦、大炊等擊卻之、先是島津氏與伊東氏交兵有年、至此二氏互遣使講和、暫止兵、二日、岩成左通、池田勝政入東大寺、陣念佛堂、二月堂、大佛殿、松永久秀分兵據戒壇

院、十七日、池田勝政屯西方寺、三好政康屯西坂、岩成左通屯氷室山法雲院、並進逼多門城、松永久秀放火社寺拒之、勝政進襲擊、爲久秀所敗、十八日、武田晴信入飛驒越中、江間輝盛、椎名某迎之、晴信命管理兩國事、二十五日、戶田忠重死、子康長嗣、德川家康授松平氏、命戶田吉國補佐之、賜他姓之人松平氏、是爲其始、二十七日、家康爲子信康娶織田信長女、信長使佐久間信盛送女岡崎、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是月、德川家康遣內藤信成于越後、贈上杉輝虎及其部將于物、宇喜多直家遣戶川秀安、略備中、拔芝塲城、六月十六日、延曆寺僧徒大敎坊與福仙坊爭、福仙據勝軍地藏一乘院、大敎坊與近江人進藤永原等攻一乘院焚之、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是月、太田資正以子資勝赴越後、謁上杉輝虎、輝虎疑留二十餘日、武田晴信巡視信越國境、命馬塲信房擇置堡砦形勝、松永久秀築多

門城、修門廓、使士卒棲息焉、後世築城之法、取以爲規矩、呼曰多門、食邑總三十萬石、屬下岡國高以逢坂、古市景治以古市、晉田豐春、高山廣賴、入江盛重、及子政重以高槻、岩成春之、海老名友清以片岡、友清子友久、森正友以平野、森正次以狹山相應援、三好政康、三好長逸、岩成左通、率兵抵南都、陳東大寺、久秀發兵累戰、未決、秋七月四日、奏樂七日、賜七夕宴于公卿、大友義鎭威武稍揚、四隣慴服、長臣高橋鑑種、筑前笠邊城主而實一萬田彈正弟也、義鎭沈溺淫色、聞彈正妻艷美、殺彈正奪其妻而爲妾、鑑種忿怒、叛大友氏、修寶滿山城、蓄糧、分其兵守巖屋城、秋月種實其父之亡、家人大橋豐後守携走周防山口、憑毛利氏、漂泊有年、陰圖恢復、來往豐後、伺釁、鑑種招納、約爲父子、使乞師於安藝曰、我舉兵大友氏必來伐、汝以藝師至夾擊之、筑紫惟門子廣門在安藝、去還肥前、招聚遺臣、攻三條城以應鑑種、大友義鎭聞之、大驚

曰、廣門作亂固宜、鑑種智勇超衆、君臣之義、蓋亦聞之、且我遇之厚、何故反也、豈其被讒而懼、抑又有謂、諸吏抑之不通、宜遣使者問之、諸老皆曰、君常以鑑種爲有材、待以殊禮、是以驕恣、蔑視臣等、且其爲人小有才、無忠貞之節、然臣等所言、每不見用、鑑種君之所寵任言之、卻以取咎、是以不敢、今果叛、且鑑種有覬而不得通、宜親來申理、反據城叛、此不過啓藝自封植耳、請速發兵伐之、不聽曰、反果信、必有報者、姑待之、居三日、宗像、麻生、大鶴、小田部等飛檄至、言鑑種反、多召集無賴、四出剽掠、是野一間亦反、保寶滿、義鎭意彌疑之、使吉良五兵衛問鑑種曰、卿何所苦而叛、對曰、筑前肥前、政令之所不及、君無與知而可矣、豐後將士有願屬安藝者、我爲代請、使者反命、義鎭悔怒、諸老豫閱兵峙糧、以待使者還、義鎭乃使戶次鑑連、臼杵鑑速、吉弘鑑理擊之、是日、大戰于寶滿山下、敵鋒甚銳、兵卻者二、鑑速親督戰、十時惟忠等奮戰、有敵

一人引弓射鑑連、距可三步、內田鎭竝以身蔽障、中矢死、鑑連免、鑑種兵遂敗、退保巖屋寶滿、鑑速由巖屋城後山、急襲、城兵三千餘死傷略盡、餘皆走下山、衆追擊之、鑑種爪牙足達兵部死之、城陷、鑑連鑑理圍寶滿城、城地險峻、以六月以來完繕、雉堞牢固、弓銃亂發、經六旬而不陷、豐後兵死者甚多、度急難拔、退軍山下、義鎭使齋藤鎭實將兵八千伐筑紫廣門、廣門軍園部、伏精兵於林叢、殊出兵五百進戰、而陽走、敵乘勝進來里許、伏起銃丸雨注、死者二百餘人、間注所鑑豐將七百餘繼進、又敗、死雄特島、鎭實聞前軍敗、單騎馳至、廣門已收軍、保五箇山、鎭實退次園部、相持、鎭實急來擊、廣門戰敗、終乞降、予榮門、及太田、高橋、波多等皆納質於太宰府、十三日、島津義久與樺山幸久盟、二十三日、松永久秀與三好長逸等戰于東大寺、長逸燒戒壇院、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七日、松永久秀出兵西岡、放火所在、是月、武田晴信見今川氏眞

荒淫、信讒、疆日削、懼德川家康倂之以偪己也、與諸將議曰、岡崎武威日盛、而駿河老將皆怨望、駿遠二州必爲岡崎之有、坐生大敵於肘腋、非計也、我嘗與義元有舊、欲出援爲駿河拂之、衆皆曰、可也、七月、乃遣使駿府曰、今東參河已叛駿河、而德川氏疑强、卽以東參河見與我、且出師、以除君害、以姻好之故、敢布腹心、氏眞不悅曰、彼豈援我乎、是欲伐我也、我豈墮其術中耶、使者復命、晴信哂曰、豎子必失國不久矣、與其使他人得之、不如我自取耳、遂與氏眞絕、遣山縣昌景於岡崎、通好家康、請倂力滅駿河、定遠州之界曰、大井川以西屬岡崎、以東至駿河我領之、家康許之、八月朔、公卿獻太刀賀八朔、五日、前內大臣藤原兼秀薨于大和、六日、帝受戒于法性寺僧某、十五日、秋月種實之乞師於安藝也、毛利元就使兵二千援之、種實將之、航海至柳浦、疾馳一晝夜、入秋月城、故舊來會、種實使三百人適太宰府、請大友氏將臼杵鑑速曰、

僕非敢叛也、先人有罪絕祀、今西州不靖、若有間田幸賜一所以奉宗祀、鑑速笑曰、我當使人報之、謝使者歸、種實將招安藝師共救寶滿、鑑速與鑑連鑑理謀、使吉岡鑑忠齋藤鎭實軍太宰府、以遏寶滿、三人將兵二萬餘、伐種實、與戰於甘水長谷山、自巳至申七合、日暮種實退保城邑、是日、鑑速等冒矢石以登城遂陷、種實挺身走古所山、鑑連等屯休松及觀音岳道場山、以逼古所山、種實鑑種屢遣使於安藝、告急乞援、而豐前筑前國人多送欵於安藝、相告曰、聞安藝師且至、邑內無以應者、姑歸修守備、城井長野千手宗像杉麻生等稍稍叛去、義鎭聞之、命諸將還屯筑後、以備毛利氏、二十二日、德川家康喜小笠原貞賴、重廣等通好、預約襲領舊邑、並加其部下褒賞、二十三日、皇女某薨、二十四日、住吉社鳴動、是月、織田信長使瀧川一益攻北伊勢、尋自將入桑名、攻楠十郎于楠城降之、進攻高岡、主將山路種常拒戰、會聞齋藤氏舊將

氏家直元等謀亂、留一益還岐阜鎭之、九月三日夜、秋月種實悉兵襲臼杵鑑速於觀音嶽、吉弘鑑理於道場山、舉軍潰、士卒鳥散走、千手小熊城兵乘勝逐敵軍、不能破小郡、籌火相持、鑑連兵止百二十餘人、躬親搏戰、秋月兵衆、鑑連欲出兵取之、滅火吹笛傳呼、陽出敵後、因其恟懼擊破之、天明聚潰卒益進力戰、追北至古所山下、恐斷後退、次人次原、是戰一族鑑堅、親繁、親宗、鑑比、及十時惟忠、由布惟清等死者五十餘人、五日、根來寺僧徒攻松永久秀屬城幸田、不克、尋攻烏帽子形城、又不克、十日、宗像氏貞與立花氏兵戰于飯富破之、多聞城兵與三好氏兵戰敗歸、二十四日、織田信長揭崇福寺及北加納鄉樂市場於禁令及條制、是月、朝倉義景遣其族景鏡于若狹、迎足利義秋、義秋去適越前、冬十月朔、勅三好長逸、岩成左通禁細川延元侵奪內藏寮率分田、六日、北條氏康帥衆三萬五千、攻上杉輝虎於厩橋、輝虎固守不出、乃

縱火城下、治兵於門下而去、以報小田原之役、時武田晴信將兵二萬、爲氏康後繼、遂解兵而去、濟利根川、會暴風雨大起、飛沙揚石、二氏兵走入營、諸將相告笑曰、謙信若乘風雨尾擊、吾軍殆危矣、彼怯怖不出、亦我幸耳、晴信曰、謙信驍勇多權略、豈論衆寡者、其相誡而不出、固有深意也、十日、松永久秀夜斫東大寺陣、事發不意、三好政康等皆敗績、特池田勝政固陣嚴戒、政康等散兵復聚禦戰、久秀怒縱火燔營、餘焰熾盛、延燒東大寺盧遮那佛、政康等軍遂潰、中村新兵衞奮戰死之、十三日、武田晴信定部下衣服兵器及從軍條例、十六日、命前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使于安藝、因罷其加茂傳奏、以權中納言藤原晴秀代之、十九日、不豫、勅諸社寺禱平愈、武田晴信殺其子義信、衆皆寃之、妻今川氏大歸于駿河、氏眞滋怒、二十日、三淵藤英與三好久介戰于炭山死之、二十一日、松永久秀黨松山彥十郎等復送欵于三好長逸等、彥十

郎兄安藝守怒不謀其己、更欲黨久秀、長逸等遣兵逼安藝守于飯盛城逐之取其城、二十五日、伊東義祐使米良筑後守三山島津忠平率兵攻之、筑後善拒、忠平不克引去、十一月九日、地震、帝復遣右中辨勸修寺晴豐于岐阜、立入宗繼從焉、詔織田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汝武、擬降密敕、囑以征討、汝存心王室、不憚跋陟、聞已平尾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督徵美濃尾張兩國供御田貢稅、因賜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淸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詣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十五日、長曾我部元親與書高野山觀音院、其寺田在土佐者、許仍例襲領、二十日、足利義秋與書由良成繁與諸國將士協力恢復幕府、二十一日、朝倉義景遣其族景鏡、迎足利義秋于一乘谷、馳使招前關白晴良於京師、織田信長欲爲義昭討三好松永等以立威名於天下、而慮甲斐軍絕其後、不自安、及織田氏死也、乃送四子秀

勝爲質、且欲爲嫡子信忠娶晴信女以固交、使人來請焉、諸將皆曰、信長狡詐、見利卽變、故詭辭誘我、其言不可信也、晴信曰、我豈不知其爲人、而今者與之結者有故也、譬如黠農之待隣奴、經界不甚正、彼已感吾恩、必不害吾稼穡也、遂納織田氏請、是日、信長遣族掃部助於甲斐、娶晴信女、今川氏眞聞之怒曰、信長爲先考之仇、信玄吾外叔父、與之結姻、抑何心已、二十四日、菱刈隆秋背島津氏、貴久率兵擊隆秋馬越、拔其城、隆秋據大口城、二十七日、松永久秀揭榜于興福寺、及春日社、禁軍人橫暴、是月、細川眞之、三好長治去越水入堺城、津田某在伏見城應久秀、大友義鎭召歸諸將、獨戶次鑑連守西陲、十二月二日、武田晴信以大井左馬允爲箕輪城代、五日、權中納言山科言繼請足利義榮復其采地大宅鄉等、十五日、足利義秋令朝倉義景本願寺光佐講和、毀二境城壘、二十五日、義景饗義秋于一乘谷城、二十七日、三村元

親乞援毛利氏、擊宇喜多直家、欲復仇、直家恐、告元親通三好氏、圖毛利氏、元就信之、是日、遣兵圍元親屬城國吉、城將手政親棄城還松山、是月、一條康政攻多田城、北畠具敎館於飯高郡細頸、又築補大河內、使信孝居焉、織田信長置赤黑兩保呂隊、以其部下材勇七十九人充之、龍造寺隆信招降松浦氏部將波多、草野、鎭永等、伊東義祐城三山、將襲飯野、島津貴久使長子義久攻三山、不利、冬、復使義久及次子忠平攻之、破外郭、守將米良筑後隨機防禦、義久忠平乃引兵還、先是菱刈某叛據大口城、應相良氏、貴久伐之、忠平爲先鋒攻馬越城、斬城將井手籠駿河、遂攻湯尾橫川下之平城、曾木守將皆遁走、相良義揚將八千人援菱刈氏、貴久令新納忠元守市山城、宇喜多直家使其人通信穗井田元資、以無嗣子、請元就六男元淸爲繼、

十一年戊戌、春正月朔、津田城守將某、應松永久秀、與三好三黨

戰、斬其部將木澤紀伊守、二日、毛利輝元率兵攻三村元親于備中、拔其所屬鬼身杠葉手城等、進圍元親于松山、元親奮戰不克、遂自殺、輝元下諸城、平備中、十一日、三河守德川家康任左京大夫、十二日、伊東義祐及肝付良兼攻島津忠親于飫肥城、北鄕時久軍酒谷、島津義久等次馬越援忠親、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島津義久、忠平攻菱刈隆秋于堂崎、不克退軍曾木城、二十一日、島津忠親與伊東義祐戰、破之、伊東氏將落合右衞門大夫戰死、二十八日、足利義榮遣使于京師、獻劍馬賀正、是月、權大納言久我通俊罷右近衞大將、通俊通與也、先是小田氏治降上杉輝虎、至是復叛、輝虎率兵攻之、里見義堯來救氏治、輝虎逆擊村田川破之、尋引軍還越後、武田氏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今川氏眞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輝虎聞之、寄書晴信曰、聞氏康氏眞困公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

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甲斐人深服其義、二月八日、遣使富田、以左馬頭足利義榮任征夷大將軍、十一日、和歌會、奈良大阪堺一向宗徒、請岩成友通將建其道場于島芋峯、興福寺僧徒拒之、以嘯聚相訟不果、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九日、奏樂、二十一日、北鄕時久輸糧于飫肥城、伊東義祐邀擊破之、乘勝圍酒谷壘、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是月、織田信長復舉兵入伊勢、國人千草信濃守、宇野右馬助、赤堀越中守、後藤市正等悉出降、進攻神戶城、城主神戶友盛能禦戰、信長度其難猝下、請和、相約以三男信孝爲友盛嗣、友盛養高野可夕女娶之、繼家、使幸田彥右衞門爲之傅、岡本太郞左衞門等副之、於是其族峯筑前守、鹿伏兎右京亮、國府佐渡守等又服從信長、以神戶黨爲先鋒、將攻安濃城、城屬長野具藤、守將細野藤敦驍悍力拒、分部政寂、河北光正等竊議、乞降於信長曰、長野氏者、鎌倉

之世、工藤祐經之二子祐長、賜安濃郡、而後雲林院、草生、分部、家所、細野、河北、中尾、乙部等爲其一族、以三引兩爲徽號、騎五千、子孫相傳、至祐則無嗣、迎國司北畠氏二男具藤爲嗣、具藤恇弱、不堪家務、羣下疎離、與親族不協、願請織田公援助、以存其宗祀、信長許可、而使弟信包爲其嗣、於是雲林院出羽守、草生與市右衛門、家所主馬助、中尾權頭、乙部勘解由等皆降、使二人招藤敦、不從、或讒藤敦懷貳、具藤怒、將誅藤敦、藤敦聞之乃叛、攻具藤於鑪鞴城、具藤逃歸、多藝、信包繼長野氏、稱上野介、娶神戸友盛姊、眞之別府上野城、使織田掃部助爲安濃津城將、瀧川一益守蟹江、引兵而去、三月二日、勅再興閼加井坊、五日、帝受戒僧某、八日、朝倉義景母武田氏叙從二位、十四日、十市遠勝、三好康長、篠原長房盟、尋攻森屋城、取之、二十三日、先是島津義久將攻菱刈隆秋、隆秋屢出兵殺傷義久將士、是日、隆秋復攻曾木城、不克、轉攻市

山城、島津氏將新納忠元逆戰、却之、二十五日、先是松永久秀分兵陣興福寺、三好長逸等築壘屯其西、日夜戰不止、至是久秀兵自燒氷室城引還、是日、三好義繼去多聞城、入津田城、與久秀議、送欵足利義秋、及織田信長、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七日、課諸國造東大寺毘盧舍那佛、是月、德川家康略遠江、久能城主久能宗能宗强而地險、高力淸長度其力取勞衆、緩頰說之、宗能乃以久能降、二俣左衛門以二俣淺原勘解由以高藪、松下之綱以西家降、大澤基胤部將尾藤主膳、村山修理、據堀川城、家康攻之、松平信一、榊原康政爲前鋒、康政先登被創、大久保忠鄰年甫十六、斬敵得首級、信一康政竭力奮鬪、城遂陷、家康班師、命山本成行築見附城、成行相其地形、不宜築城、故家康改引間曰濱松、修築城郭、是月、家康攻宇津山城、守城小原資良知其難敵、棄城去、瘞消石於城中、及前隊入城、消火暴發、皆大驚、然無死傷者、足

利義秋遊于南陽寺、賞櫻花賦和歌、朝倉義景設宴、夏、四月七日、長安總與河村兵庫助盟奉本山貞茂、十五日、式部卿貞康親王薨、二十一日、足利義秋元服、改名義昭、朝倉義景加冠、前關白晴良理髮、二十四日、當是時、筑紫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毛利氏、大友義鎭使戸次鑑連等、以二萬餘騎攻之、毛利元就使兩川、及宍戸隆家等、將五萬人援之、元就次長府、高橋鑑種來見、元就慰勞之、以令爲嚮導、謂曰、遣元春等、分爲三部、抵小倉中房原、欲攻神田、松山、馬嶽何如、答曰、有三嶽、立花二城、最爲險要、不如先此二城而入、南豐也、元就可之、會立花鑑載與原田親種謀叛大友氏、鑑載能直裔、宗匡六世孫也、世爲立花城主、屬大友氏、至是屬毛利氏、是日、鑑連等以兵三萬攻立花城、鑑載與安部民部等、併兵一萬力拒、鑑連揮兵先登、城兵潰散、鑑載自殺、餘兵走名島、乃使臼杵進士等守立花城、尋鑑連軍野田、欲盡誅國人與秋月高

橋者、國人聞之、皆走寶滿秋月、又降親種、與之高祖城、尋親種復背義鎭、襲臼杵鎭富取柑子岳城、鎭富攻復之、進陷高祖城、親種走保高良山、義鎭使其將臼杵鑑速等、助鎭富攻之、城久不降、鑑速陰計殺親種取其城、二十五日、先是上杉輝虎伐小田原無功、而後潛兵革、貯資糧、不事攻戰、保厩橋、橋倉二城、備東上野侵略地、以覦時機、北條氏康謂氏政曰、我與謙信搆兵十年、能察其志、義人也、且我既老矣、量力處之、莫如與彼和也、氏政然之、招富田大中寺僧虎溪於湯本早雲寺、議其策、而諭皆川俊宗、佐野宗綱、令修和好、虎溪俊宗來往于橡木、使修驗金剛院、荒迫龍齋爲使者、以佐野士遠藤織部正爲嚮導、會新發田長敦、山吉豊守、以達氏康旨、且謂和議成則以小子質焉、輝虎悅許之、氏康使遠山景政、坂部岡紅雪、金剛院來春日山、相交盟書、是日、氏康送子三郎于越後、爲其養子、輝虎曰、既已和好、何用質焉、即爲子耳、讓故名

稱景虎、以政景之女景勝之妹妻之、寘春日山第二郭、寘景勝第三郭、寵秩相匹、預約以越後及越中半授景勝、以能登佐渡附景虎、先是宇都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乞援毛利元就、元就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兵數萬人入伊豫、拔二城、攻豐綱于大津城、豐綱亦乞援長曾我部元親、元親將萬人援豐綱、軍于柳原、元春乃令宍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句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湯谷久豐兄弟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後元就更造營嚴島社殿、謝汚穢、上杉氏將本莊繁長據本莊城以叛、先是輝虎與諸將語、及川中島役、曰、義信小豎無足爲者、然乘不意、則自爲勇、非輝虎出一臂力、幾危、繁長與長尾藤景潛相告笑曰、是皆我二人者救援之功也、奚有於公乎、輝虎聞而惡之、遂命繁長誅藤景、而其意未解、繁長自危而叛、輝虎乃遣上杉義治、新發田治長等討之、繁長陣河上、而自度水戰不利、

急收兵還、義春追之、繁長顧呼曰、彌五郎勇壯可感、然强薄人、人亦豈無手段耶、是非良圖、宜速收兵、遂入城固守、輝虎傳命作距圍以逼之、五月五日、賀茂競馬、八日、地震、九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七日、朝倉義景饗足利義昭于一乘谷城、前關白晴良援件之、尋義昭亦宴義景于寓館、二十日、北條氏康遣兵圍多賀谷政經于下妻城、佐竹義重陣筑波郡、爲政經聲援、遂擊北條氏兵却之、二十三日、陸總持寺爲勅願寺、祈寶祚延長、二十五日、地震、二十九日、篠原長房、三好政康等去大和還河內、是月、島津義久與山野于相良某講和、吉川元春攻宮山城、長野通勝以三嶽城叛應大友氏、兩川遣兵攻小三嶽、獲通勝叔通宗、陷其城、上杉輝虎毋某氏卒、六月二日、三好長逸入京師、尋岩成左通及其徒皆入、筒井順慶築城石切、課其役夫于奈良、八日、伏肥城將島津忠親援絕食竭、弃其城奔櫛間、伊東氏兵進攻櫛間、十五日、島津義久與北

鄕時久盟、二十一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二日、大雷、二十三日、遣權中納言山科言繼于三好長逸、請禁其部下山中藏人橫奪木幡關、二十九日、三好康長、圍細川藤賢于信貴城、藤賢危困、就本願寺光佐請和、奔石山、先是足利義昭數勸朝倉義景、促征伐之師、對曰、是舉也、不容易、須先傳令於東北諸侯、謀略調諫、而後一舉而可爲也、設令雖經多年、臣斯護衛、不敢惰怠、勿勞意、於是義景與景健、景行、景恆、景鏡、景連、景氏、景盛、景綱、及臣山崎吉家、前波景定、託美行忠、河合宗清、櫻永元忠、印牧能俊、魚住景固等、群議恢復之計、會堀江利義得三好松永諜狀、誘土匪、魁首鏑木右衛門據松任城、竊謀族義景西上之後作亂、義景聞之、分兵一萬爲留後、親率師二萬三千、若狹兵三千五百、將發、或謂六角義賢表裏無信、倉卒發師、他日之變、不可測焉、議不決累月、是月、義景長子阿君死、義景居喪哭慟過度、殆廢寢食、待義昭甚疏、稍遺忘

武事、義昭知義景不足託大事、訪察近國諸將、欲得一人、莫如織田信長者、乃欲往託焉、使卜人大華筮之、遇臨之節、大華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是之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於是義昭潛遣細川藤孝、上野淸信、就織田信長、諭意曰、我欲舉兵誅賊復宗、勢微未遂意、庶幾假卿威力、以果宿志、信長方計西上、大喜曰、是武臣之面目也、何爲辭焉、然事之成敗、姑舍焉、願寄大旆於弊邑、是臣之所望也、乃使不破河內、副二人赴越前迎義昭、且使淺井長政同行、尼子勝久入隱岐、國人服從、勝久誠久子也、父兄之難、勝久生僅二歲、奶者懷避匿得脫、入備後德分寺、晴久大索不得、既長爲僧、居京師東福寺、爲人勇悍趫捷、多膂力、潛修武技、不事戒業、逮尼子氏亡、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久綱等奔京師、困踧歷年、竊圖恢復、是歲、聞毛利氏與大友氏交兵、謀曰、元就耄老將死、兩川在筑紫、不得輒還、此機可乘、乃說勝久還俗、擁以爲主、糾合

舊臣、得數百人、勝久率之適但馬、舊守護山名豐國爲募海賊船、是月、納諸隱岐、是夏、琉球貢船漂到片浦、島津貴久具船送還、秋七月七日、和歌會、奏樂、十六日筒井順慶代三好爲三守豆山、十九日、伊東義祐拔櫛間、守將島津忠親奔莊內、義祐取飫肥、肝付良兼取櫛間、是月、足利義昭發越前、朝倉義景使族景恒、前波景定送之、淺井長政淸管內地、迎之余語莊、送至美濃藤川驛辭去、二十二日、信長遣和田惟政、不破光治、村井貞勝、島田秀滿等迎之、館立正寺、二十七日、信長迎謁、獻刀馬鎧香絹錢等、又贈左右、各有差、供億甚備、義昭使細川藤孝、上野淸信謂信長曰、三好松永行弑逆、足利氏殆不血食、我悲之、流寓至此、依卿力得再興祖業者我願也、卿其努力、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內耳、幕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爲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莫以館爲也、十市遠勝移筒井平城、尋質其女于三好氏、送之木津城、八月朔、將

軍、義榮獻劍馬賀八朔、先是衛藤尾張與立花鑑載誓同死生、及戰敗、棄鑑載而走、爲人所笑、病之、欲拔立花以雪前恥、嘯集散亡、與原田親種、淸水左近合兵、二日黎明、進攻立花、主將告急於戶次鑑連、鑑連與臼杵鑑速俱率兵赴援、鑑速等背城以戰、兩軍皆疲、交綏、敵更出衝鑑連陣、鑑連督兵圍之、臼杵鑑速、吉弘鑑理鼓譟薄敵後、親種等知不免、殊死戰、鑑連合兵作六隊、小野鎭幸爲先隊、更進戰、敵兵死傷殆盡、獲尾張、左近走、親種喪馬步鬪、有人與騎而走、遂入高祖城、立花已平、鑑連使奴留湯主水、津留原掃部頭守立花、鑑連留統筑前陣、鑑速、鑑理移軍于太宰府、復攻寶滿、秋月種實聞左近敗、懼乞降、以弟元種爲質、千手、長野、宗像、原田諸族皆降大友氏、五日、織田信長大會將帥于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衆各修兵備以竢我令、乃盡散遣之、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七日、織田信長自率數千騎至澤山、先是信長以妹妻

淺井長政、且約和曰、美濃近于我、我且擊取之、然貴國有意、宜自取、自今而後、事必相議而行、長政以爲信長有意定中原、特患我塞其路、所以請和者、欲以我爲先鋒攻湖南也、江南已平、次必及越前、越前舊恩、豈可背乎、諸將皆曰、誓約而和、何不可、於是長政對使者曰、以君之威、天下不足定也、越前朝倉氏與僕有舊、請勿加兵越前、則從命、信長如約、和成、至是長政將兵往而會于澤山、饗信長、信長贈遺甚厚、信長又使使六角義賢、說以順逆、三好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畬啗義賢義弼以利曰、竭力以拒信長、曠日彌久、我以大軍爲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反、義賢竟不聽、六角部下野村高勝叛而來屬、信長乃謀攻湖南、約期而去、路次柏原成菩提院、長攻預命其臣遠藤直繼、淺井繼殿供帳、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卽夜直繼馳至、說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視織田公擧動非

常人、後必爲君患、今其從者皆在外、宿衛者僅十餘人、臣一人足以辦之、然後君擧兵攻岐阜、一擧而定也、長政曰、人方依賴我、而欺殺之不義、直繼曰、後君必悔矣、信長乃歸美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內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

靑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爲之計未爲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纖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欲斃之於鼎俎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起、自有天命、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得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十日、伊東義祐招相良某、不應、義祐與菱刈隆秋屯兵于桶比良、逼島津氏屬城飯野、島津貴久擊卻之、十八日、十河氏將田原衛門兵衛攻松永久秀屬城富野、拔之、二十七日、和漢聯句會、是月、武田晴信咒詛上杉輝虎於神佛、織田信長揭禁令於瑞龍寺、土

佐國司一條兼定伐伊豫、圍村上吉繼于鳥坂城、先是西園寺公
廣、宇都宮豐綱、與河野通直矛盾、二人邀兼定將滅河野氏、長曾
我部元親又遣松村備後守兵三千援豐綱、侵掠奧郡、吉繼驚遽、
乞援河野通直、乃率兵三千趣援、與兼定抗衡、宍戶隆家亦以兵
三千助通直、小早川隆景帥五千次之、累日不決、毛利元就令曰、
疾攻屠公廣豐綱而懲截其根蔕也、於是隆景隆家轉師攻大洲
城、公廣豐綱閉之、曳兵而去、一條氏軍不振、隆景部下浦宗勝夜
襲兼定營、能島來島亦助戰、兼定軍敗、終縱火而去、公廣豐綱益
屈、元親侵掠宇和喜多郡邑、公廣豐綱與黨之、通直兵三千、來島
船軍二千、併攻興居島城、晉田直之保大洲城、自督兵二千禦衛、
會隆景隆家來圍攻之、壁固、直之乞援於元親、元親元避毛利氏
鋭稱病不出、宇都宮臣岡松佐渡守、東條修理亮、諫使豐綱乞和
致城、率妻孥走安藝、元就命徙豐綱于備後山中、西園寺公廣亦

納欵于毛利氏、伊豫悉平、權令通直爲守護、隆景隆家凱旋、九月
朔、日當食不應、三日、三好康長、筒井順慶、攻松永久秀于多聞山、
旣引去、三好黨聞織田信長出師、分部戒嚴、三好義繼守室町、三
好康長于淀、松永久秀父子于北白川、岩成左通于勝龍寺、細川
氏元、及三好康政長保、于芥川、松山松誰于高槻、三好政勝于茨
木、細川藤賢于小清水、篠原長房于瀧山、池田勝政于池田、遊佐
長教于長野、十河存保于碧田、藥師寺貞春等于岸和田、伊丹親
興于伊丹、荒木村重于尼崎、安宅冬康于由良、野口久經于岡崎、
三好長治于勝瑞、一宮成助于一宮、井澤賴俊于切畠、新開道善
于富岡城、細川眞之等護衛普門寺、以備防禦、七日、地震、織田信
長將美濃尾張伊勢兵三萬騎發岐阜、十一日、先是那須資胤與
其部下大關高增搆兵數年、是日、資胤使其子資晴、往與高增和、
先是信長遣人參河乞師、是日、德川家康使松平信一以二千餘

人抵信長營、淺井長政將兵會于澤山、六角義賢義弼居觀音寺
城、修箕作和田山等十八城、以和田山當美濃之衝、最固其壘壁、
守以精兵、欲待敵至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諜知其計、乃使美濃
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是日、信長與長政攻觀音寺箕
作兩城、十二日、佐久間信盛、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等爲先鋒、故緩
攻之、漸至城下、則奮擊突入、城固不拔、信長忿曰、如斯小城、徒費
時日、甚無謂也、不若措此速入洛、信一聞之、冒矢石而進、大呼曰、
參河松平信一先登矣、諸隊繼登、自申至夜、城遂陷、建部信勝、吉
田賀重死之、初信長不悅援軍不多、且信一爲人短小、笑之、信一
恚之、私誓不拔此城不可復生也、六角氏將蒲生賢秀聞箕作急、
請赴援義賢不聽、賢秀憤惋曰、臣在此無益、不如歸拒敵死、乃辭
還其邑日野、信長其夜陣于箕作山、明將攻觀音寺城、義賢義弼
夜棄城遁、匿伊賀山谷、餘黨皆降送質、岩成左通援義賢至坂本、

聞觀音寺陷引還、信長三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爲政國中、招
聚逃亡、唯賢秀保日野城、以死自矢、信長嘉其節、神戶盛友往說
之、賢秀出而降、令復其食邑、十四日、信長遣不破光治、迎義昭於
立正寺、十六日、三好政康率兵去陣西京、二十一日、帝親御內侍
所、祈天下靜謐、信長至柏原上菩提院、翌日至桑實寺、二十二日、
以京師騷擾、徵山科及上下賀茂番士警衛禁闕、二十三日、足利
義昭使其將細川藤孝、和田惟政率兵入京師、是日、織田信長見
義昭于守山、義昭懌、謝成功之速、使長政守觀音寺、二十四日、柳
本某自丹波來、放火京郊、二十五日、足利義昭獻雁、簪尾爲綱、十
市遠勝、放火所管地井戶堂、二十六日、織田信長濟湖陣于三井
寺極樂院、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黨驚懼、棄京師去、細川晴賢、京
極高吉、荒木村重、朽木貞綱等、嘗與三好黨不和者、悉送欵歸降、
二十七日、義昭渡湖水陣三井寺光淨院、二十八日、織田信長入

京師、帝遣參議萬里小路輔房等迎勞之、粟田口信長稽首謂輔房曰、臣屢辱過寵、不勝悚懼、幸爲臣謝、立入宗紀又從輔房至、信長指所服戰袍謂之曰、是嚮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京師士民固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曰、信長至矣、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氏養卒有與賈人爭價者、輒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聞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內、遣柴田勝家、蜂屋賴隆、森可成、坂井政尙等將萬人涉桂川、攻岩成左通于勝龍寺城、斬五十餘級、獻之東福寺、二十九日、信長移軍於靑龍寺、以陣于寺戶寂照、左通望見大懼、以城降、晦、信長陣于山崎、三好長逸等、與將軍義榮奔阿波、信長乃以左通爲先鋒、攻三好政康于芥川、篠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潰、乃奉義昭於芥川、是月、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康相見于厩橋、小笠原長時避亂往越後、依

輝虎、權中納言藤原晴在、參議高倉永相、獲譴于足利義昭、屏居、織田信長揭示加納市場條制、冬十月二日、幕府揭禁令于多田院、武田晴信許西巖寺襲領長沼地、課之兵役、信長遣兵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城、明智光秀諭勝政降、三好義繼、松永久秀亦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綏撫、且彼族疆大、不如含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止、攝津河內皆平、分河內于畠山高政、三好義繼、分攝津于伊丹親興、池田勝政、和田惟政、令松永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

靑山延于曰、久秀之行弑逆、天下之所惡、罪不容於死、方其來降也、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庶足以伸大義於四方、如是則天下之人、孰不奮勵以應之、一擧而天下定矣、奈何慮其疆盛、而宥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厥亦有所自也、

六日、遣參議藤原輔賴于芥川、賜足利義昭太刀、織田信長酒肴、八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榮發疔暴卒于阿波、年三十一、松永久秀遣子久通、攻筒井順慶于筒井城、順慶敗走窪城、織田信長命和田惟政、細川藤孝、援久秀、攻窪城拔之、順慶走宇多郡、尋乞降、順慶有膽略、糾合郡邑、竟併半國、信長知其可用也、乃許之、悉予其所併、順慶亦深結納、諸軍進攻井戶若狹守于井戶城、若狹守請和止兵、尋攻降諸城、佐久間信盛鎭之、諸將引還、十二日、織田信長命柴田勝家等揭榜于京師、嚴禁軍人擄掠、十四日、足利義昭自芥川還京師、館本國寺、尋移故管領細川氏綱第、十五日、地震、十八日、以左馬頭足利義昭補征夷大將軍、任參議左近衞中將、敘從四位下、織田信長敘從四位下、任左兵衞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得克强賊、敢據以爲功、以辱顯爵、乃敘從五位下、任彈正忠、二十一日、信長獻雁、二十二日、將軍義昭參朝、獻劍馬謝恩、

明日、勅賜劍馬酬之、義昭賀成事、欲張散樂十三曲于其第饗信長、陞補副將軍、若管領、信長固辭不受、且曰、方今兇賊幾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時也、諸軍士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也、乃省爲五曲、卽日釋兵、撤畿內關塞、以便行旅、遠近悅服、松平信一從者、與織田信包從者諍、濃人尾人相擔將襲信一、信一令士卒豫備弓銃而竢之、衆懼而去、信長聞之忿曰、對參河援軍、苟有啓鬭爭者、斬以徇焉、衆懼而退、信長見信一曰、卿嚮昭箕作、今亦鎭衆、雖男小也、膽大生毛矣、賞功以桐華章戎服、信一辭歸、信長復賚鳥銃、謝其勞、二十三日、信長揭禁令于奈良、課制札錢千貫、尋課矢錢二萬貫于堺南北市民、五千貫于本願寺、二十四日、信長請歸國、二十五日、將軍義昭病信長有功無賞也、爲書褒之、賜重藹徽號、呼信長曰父、用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又就山城和泉河內攝津國、令撰取所其欲、信長辭不受、請置大津堺于代官、義昭諭

和田惟政、伊丹親興、池田勝政、協和奉戴幕府、二十六日、信長留
細川藤孝、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村井定勝、警衞幕府、細川晴賢、
明智光秀、津田敏久、野村高勝等、爲本國寺警備、而歸岐阜、二十
八日、地震、是月、上杉輝虎遣使武田晴信、求和、晴信徵其質、輝虎
怒絕之、尼子勝久屢侵略郡邑、求救於宇喜田直家、直家出兵助
之、於是備前備後美作皆應、勝久軍勢大振、毛利元就分兵所在
策應、隱岐爲清叛勝久、燬米子、勝久遣山中幸盛、立原久綱擊平
之、十一月三日、武田晴信與今川氏眞有隙、絕駿甲兩國通路、免
本栖民諸課役、飛驛逸見駿河守與栗原右馬助、戰于吉坂山、克
之、又與武藤上野介戰于笠原交綏、五日、毛利元就使吉川元春
小早川隆景、大舉擊大友氏、是日、攻三嶽拔之、斬城將長野通勝、
九日、松永久通攻十市遠勝於大西城、取之、十六日、關白前久罷、
以前關白晴良爲關白、二十八日、先是龍造寺隆信使小野鎭光

遷多久城、長信爲蓮池城代、隆信已併蓮池、降大村、松浦、有馬等、
勢益振、大友義鎭以爲不速誅、禍害及蕭牆矣、乃令熊本留守菊
池鎭成爲將、督木村、國崎、大鶴、古莊等兵一萬五千、濟地栗津、侵
掠三根、基肆、養父三郡、而軍今山、臼杵式部軍高尾、薄佐賀、隆信
遣太田、賀江二人佯降、詗鎭成曰、隆信收諸豪妻孥爲質、諸豪皆
爲其所脅、不得去、城中士夫三萬、急攻恐傷兵矣、隆信頗用兵、然
兩憚豐後師、不能輙出、不若持久以壓之、力屈氣阻、其必自降矣、
鎭成以爲然、居二旬、隆信母氏桂銀、夜詗隆信曰、敵將年弱、殆雖
精勇、迄今懈怠、夜間出兵、曉襲則得捷必矣、隆信曰、高尾兵恐躡
我後路矣、桂銀曰、今山敗則高尾懼矣、無能爲也、隆信乃擐甲上
騎、是日、寒威甚、隆信途呼曰、疾賚粥、充士卒食、還乃倍償焉、半夜
到境原、從者一萬八千、黎明揭旗鼓譟掩擊、鎭成未起、一軍驚擾、
不戰而走、鎭成自度不免、與親臣十四人入妙光寺佛殿自殺、死

者九百餘人、傷者無算、初隆信之出也、桂銀令城中老穉、每手執
火繩、出東門外、式部老將、常出斥候、望見報曰、敵出、遽守備、遂不
至、明日式部聞今山敗、憤其所賓、進攻城、兵多逃亡、頃傅城、裁二
千、隆信逆戰、迄夜半、遺族家信、率兵歷牛島、出敵後、式部力戰、從
兵勢蹙、身被數創、不能復鬭、脫甲把兩刀、貫腹死、隆信封埋尸首、
日臼杵墳、是月、關白前久遯于幕府、奔薩摩、幕府毀其第、充之
勝軍城修造材料、伊東義祐軍楠比良、島津忠平設伏、誘義祐兵
擊破之、篠原長房弟日置某、通三好義繼、將殺長房、事覺遁堺、十
二月十二日、初今川氏眞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聲色、不恤國事、
邦俗每中元、士女麗服、設場拍舞、嬖人三浦義鎭好之、以薦氏眞、
氏眞大悅、盛行之、國中靡然成風、競出新樣、殫極奢侈、士民男女
擾攘無別、氏眞日夜飲賞、接冬而罷、年甚一年、民間往往廢耕織、
士大夫窮者或鬻甲仗鞍馬、以給其費、其不之爲者、目爲詭異、百

方陷之、上下解體、愁怨載路、桶峽之役、舊臣朝比奈葛山等、不能
死難、逃歸者二十餘人、皆羞杜門不出、由是新進用事、政權盡歸
鎭寶父子及資久、舊臣嫉之、懷攜武、疆土日縮、財用不足、義鎭爲
急賦斂、摘諸將小過、沒收食邑、以給其用、諸將益憤怨、叛者相繼、
武田晴信遣間者伺察、還報曰、氏眞淫戲無度、委任三浦義鎭、義
鎭乘勢弄權、視諸將與家奴無異、有少忤意、中以峻法、中外靡不
怨望者、晴信曰、可矣、彼可擊而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使穴山
信良送書於參河將酒井忠次曰、期已到矣、不可失、是月、將入駿
河、卿亦遂約宜收遠江地、家康諾、於是晴信帥師二萬五千、入駿
河屯空總、氏眞將兵一萬五千、軍清見寺、分兵使庵原安房守、據
薩陲山、朝比奈政貞、葛山備中、瀨名某等十八將、拒八幡平、政貞
等陰通晴信、拔營而走、諸軍皆潰、安房弃薩陲山退、與氏眞合、氏
眞麾下逃亡、餘八十騎、乃走入府中、會群臣議戰備、無出一語者、

重臣朝比奈兵衛大夫先逃、其餘悉叛去、武田氏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進逼臨濟寺、氏眞惶懼、弃府中、竄于土岐山家、入懸川城、依朝比奈泰能、甲斐將士、爭赴金帛財物之府、昌景先入駿府、縱火、城壁燒燼、晴信欲攻懸川、而慮北條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悉收國人質子、送之甲府、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晴幸交、召問要地可城者、對曰、以寡敵衆、莫如興津與久能、山本氏亦嘗言焉、乃城之、遣辨士寺島甫安、說氏康父子曰、駿河爲國也、據山枕海、誠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吾既取之、請分駿河、富士川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信玄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之所寄跡、且爲姻戚、吾必復氏眞、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初義元作書誡氏眞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鷄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而覆宗必矣、氏眞不以爲意、至是果驗、先是氏眞使岡部正綱守駿府牙城、安部元眞

守第二城、晴信謂正綱以寡單拒我衆而不撓、其志可嘉、一將難得、萬卒易得、遣僧鐵山履卑詞招納正綱兄弟、於是正綱往屬、晴信大悅、授十倍地於正綱、初食邑三百貫、迄是三千貫、且附騎士五十、爲之隊長、令守淸水城、招元眞、元眞不應、然勢孤不能守、與其子信勝退居食邑安部谷、晴信怒、購伊丹邑民、擊元眞父子、元眞戰敗、僅率妻孥、至濱松降、家康遣兵援之、元眞再經山路至田代河內二邑、擊土匪却之、家康褒之、氏眞臣三浦與二郎、執岡崎之質松平康俊、及酒井忠次女致之晴信、晴信大悅、幽于甲府、進兵欲取駿河、氏眞將由比淺原齋藤等、據伊久見山、小原資良、其子三浦義鎭、堅守花澤城拒之、長谷川二郎右衛門與其族二十一人、據藤枝城、故晴信不得輙入駿府、義鎭受氏眞之寵、義當生死以之、在懸川城、而以與城主朝比奈泰能不相善、故與氏眞訣、據花澤城、忘公徇私、時人譏之、十三日、相模守島津忠良卒、中條二郎

右衛門、淵富鄕右衛門殉死、其餘願殉者十餘人、遺言弗許、忠良相貴久、撫民人平寇賊、功勞居多、讀大學及六韜著伊呂波歌四十七首、死年七十七、德川家康略遠江、出屯大井川上、欲以菅沼定盈及其臣今泉延傳爲嚮導、取井伊谷、定盈曰、井伊谷爲要害之地、同族忠久、近藤康國、鈴木重吉、井伊谷之豪也、召此三人頒給采邑、則不戰而得井伊谷、此上策也、家康善之、進至井伊谷、賜誓書及采邑、皆屬麾下、謂井伊谷三人衆、家康得遠江其功居多、

安積覺曰、有爲之主、經略四方者、必資州郡之豪傑、審其形勢、然後得以拓疆狥地、恢其基業也、漢光武得耿弇以爲北道主人、發漁陽上谷之兵、乃能破王郎、勦赤眉、竟建中興大業也、織田信長得美濃三士以爲前驅、乃能逐齋藤龍興、取膏腴之地、得以殄滅淺井朝倉而掀建覇業也、神祖得井伊谷三士以爲嚮導、乃能徇遠江之地、據山河之固、得以扼甲斐之咽喉、數與

武田信玄爭鋒、卒能斃勝賴而取駿河、立爲根本之地、蘇之覦之、遂定禍亂、快弘基業、必藉豪傑之士、而菅沼定盈言聽計從、

神祖竟得三士之力、君臣之際、可謂美矣、

武田氏將秋山晴近遣使久能城、招久能宗能、宗能不從、晴近怒陣于平尾村、攻久能城、宗能據鼻闕淵拒之、家康使酒井忠次諭宗能、從懸川之役、故拒晴近之使、晴近乃移營于見付、家康使奧平貞勝、菅沼滿直、菅沼正員等與之鬪、不利、晴近乘勝至引間、欲略遠江、乾城主天野景貫引兵會晴近、家康遣使責晴近曰、吾在引間、欲平定遠州、汝何敢爲梗、須速引去、不然吾將擊汝、晴近懼戢兵歸伊奈、久能宗能使其子千菊丸質於岡崎、歸久能、家康褒之、賜書授舊邑、別賜食邑於千菊丸、十五日、以皇子誠仁爲親王、十六日、關白前久罷、前關白左大臣晴吉復爲關白、十八日、先是飯尾致實以引間通志於德川家康、見殺駿河、臨發誡家人江間

安藝及加賀曰、我如駿河、有變則以城致岡崎、謹而勿遺、其妻固守遺旨、拒敵乞於家康、而未達、以城降于駿河、謝罪降氏眞、加賀密告家康曰、氏眞自戮飯尾豐前、猜疑不輟、急攻引間、故不得已、乞降以紓一朝之難、非敢懷貳、願亮之、家康聽之、加賀告之安藝、安藝以爲賣我爲己、深憾之、遂招加賀刺殺之、加賀從士小野彥右衛門立殺安藝、家康屯安間頭陀寺、彥右衛門馳价告之、是日、家康入引間城、鎭其黨、與高天神城主小笠原氏興、馬伏塚城主小笠原長秀、觀望今川武田兩將成敗、未決適從、家康命小笠原安元、及其族大膳亮、伊豫守、招諭之、安元往高天神、氏興欲屬晴信、携質赴甲府、遇諸途、安元諭使納款、與俱至岡崎、家康嘉其功、加給采邑、十九日、誠仁親王冠、今川氏眞屬將富士兵部少輔據大宮城、不降武田氏、北條氏政與書褒其忠節、新約授采地、二十二日、德川家康逼懸川城、城兵出拒、家康擊敗之、二十七日、家康

燒懸川城下、攻之、二十八日、家康搆寨於懸川四旁、歸于見付、織田信長還岐阜、京師兵寡、先是將軍義輝遇弑、而三好笑岸爲族首、武威布遠近、於是與釣閑、長綠、左通、義房等、胥議、信長擧義昭復職、是我黨之巨害也、不如乘此虛、襲本國寺、而擁後難矣、群議歷日、部下奈良左近、吉成勘助進曰、長議消日、非策之得者、請急襲彼不意、衆議乃決、以兵寡乞援於定宅冬康乃長房、十二月、讃兵未至、招聚幾何漂客、齋藤龍興、長井道利、藥師寺某諸亡命、來會者萬餘人、二十九日、公卿以下賀歲尾、是月、遣權中納言山科言繼於岐阜、傳勅旨于織田信長、大友義鎭伐宗像重繼、毛利元就帥師援之、自是義鎭與元就搆兵、累年不決、宇喜田直家欲除松田元成、密謀之伊賀久隆、久隆亦直家婿也、與元成有隙、因說直家、襲元成於金川城、殺之、後久隆亦見殺、伊藤義祐將二萬人屯篠嶺、分兵攻飫肥、島津貴久使子忠平守曾木城、相良菱刈、入

來院、祁答院諸族、合兵來圍曾木、忠平擊敗之、已而貴久與伊東氏和、頃歲洪水、參河矢矧橋墜、老臣或議曰、斯橋也長大、架費鉅萬、且今戰國、不若無橋爲固、德川家康曰、此橋奕世記錄所載、萬邦皆識、而今厭費不架、令行旅徒勞、非人君之道、設雖費鉅多莫吝焉、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五

永祿十二年己巳、春正月朔、三好一族伺織田信長不在京師、自阿波入攝津、松永久秀、岩成左通等叛應之、會兵於界浦、二日、進攻家原城陷之、三日、星晝見、三好黨縱火于大坂牧方、進入京師、陳東福寺、四日、三好笑岸、釣閑、長保等、自本國寺前門、藥師寺貞春等自後門、松永久秀、岩成左通自八幡山崎、合兵急襲將軍義昭、時寺中兵寡、義昭欲遁去、細川藤孝諫曰、援軍之至、必在近矣、慭逃出而勿遺誹謗於後世、義昭猶不決、曰、君如不安、則獨徹行可去、臣假君姓字而死耳、義昭恥而止、細川晴賢、仁木義正、大館晴忠、三淵藤榮等分部、固備戒嚴、力戰不撓、野村高勝馳驅勁勵、

賊勢益熾、護衛皆殊死捍禦、僧徒說賊曰、公等陷寺、則伽藍爲兵燹所燒必矣、故明朝待公方出寺、公等宜置伏待之、賊以爲不聽之、則僧兵大起、便解圍退陣七條、以待明、三好義繼聞急督兵三千、五日黎明、發若江宿、入八幡址、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等、到芹河邊、來加者五千餘人入援、高槻城主入江左近、初降信長、而應三好爲三、親興等經神內、梶折、及忍成寺、越原、芳賀谷、自爲先進、勝政繼之、荒木村重爲殿、左近出兵而不能尾、義繼陣于向日明神、三好義繼、久秀、左通等、兵三千餘、分作二隊、與義繼戰、義繼戰罷、走嵯峨、親興等僅與二十餘騎、馳驅將戰、伊丹勘左衛門制止、族諸部至、與寇戰、野村高勝亦出夾擊賊、勘左衛門死之、親興被疵三處、族兵死者五十三人、終擊克之、和田惟政率兵抵西岡、先義繼而進、令部下曰、汝輩與池田伊丹俱來、乃單騎馳入本國寺、內藤五郎兵衛自丹波入援、笑岸釣閑等潰敗走稻荷伏見、長緣等聞

笑岸急揚兵而至、乃軍散、遂收兵而歸、六日、變報至岐阜、織田信長時嘗食、卽投箸起、跨馬、時馱馬者相爭喧嘩、信長下馬悉親擧以試之曰、皆無輕重、急可馳、從者僅十騎許、七日、遣萬里小路輔房于本國寺、問將軍義昭安否、先是武田氏將秋山晴近出兵于遠江、攻久能宗能、德川家康遣使武田氏、責違約、八日、晴信復書謝之、時家康欲攻懸川城、自將八千餘騎次吉田、命三奉行下令三章、禁軍士剽掠、家康屯橋輪法華寺、時晴信與北條氏康父子戰、晴信軍于駿府、家康遣使謂晴信曰、今川氏眞在懸川城、我拔之不難、然則以大井川爲界、如前約、公須取駿河、晴信諾曰、遠江公須略而有之、豈敢倍約、家康乃毀見付故城、浚隍崇垣、將逼懸川、今川氏將朝比奈兵衛尉守引間、百姓毀岡崎兵縱屑入城、幾三千人、流言參河大兵充塞懸川引間、欲屠人民、故遁至此、兵衛尉大駭、是日、棄城走入懸川城、諭百姓迎岡崎兵、家康聞之、遣石

川數正、天野康景於引間、灑掃城郭、綏撫百姓、移入引間城、十日、織田信長馳至京師、謁將軍義昭于本國寺、營諸國兵後至者五萬、松永久秀、岩成左通復降、餘悉逃入海、信長乃論功行賞、盡毀賊黨邸舍在洛者、初令畿內豪戶納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責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獻金二萬貫、先是大居城主天野景貫爲今川氏城守、是日、今川氏眞與書其國將奧山兵部丞賞節義、加賜采地、十一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大友義鎭聞龍造寺隆信誘高橋鑑種、秋月種實等、通毛利元就、遣戶次鑑連、臼杵鑑速、吉弘鑑理攻隆信、尋義鎭率軍至高良山、五州兵咸會、遣人諭隆信、令降、隆信不肯、乃進師掠略蓼神崎、進于姉村境原、距城里許、隆信不敢出、乃與鍋島信生檢城中、一族他氏僅十九人而已矣、乃召泰長院震龍、令卜、隆信謂曰、方今人心蕩搖、皆將脫去、汝宜裁斷、震龍卜曰、守則吉、去則凶、信生踊躍曰、

夫卜筮天地之理也、不可危疑、衆心未識、我惟守城決死、報讎於泉壤矣、乃抽刀截席三回、隆信亦應之、十四日、織田信長定幕府條制、十六日、德川家康圍今川氏眞于懸川城、陣藤山、十八日、北條氏康、氏政援氏眞、率軍至三島、武田晴信陣久能山、使其將武田信豐進據薩埵山、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今川氏天王山守將日根野弘成、攻德川氏將久能宗能于金丸山砦、宗能敗走相良義陽、菱刈隆秋、請和于島津義久、德川氏將小笠原氏興、擊今川氏將小倉資久于袋井川、不克、與平信光援資久有功、二十日、今川氏眞潛遣使於久野八左衞門營、勸其族、約夜夾擊參河軍、因啗以利、久野宗能弟宗益、宗憲、叔父宗政等皆應之、招宗能勸叛、宗能不從、翌日氏眞又遣使刻期、約明夜襲營、宗益等議欲殺宗能立功、八左衞門以爲宗能吾宗世嫡、委質岡崎、既定君臣之分、殺之不祥、乃執氏眞之使、報宗能、宗能抵家康之營告狀、家康以

松平忠正、植村氏明等爲援、守久能牙城、宗能守羅城、遂擊宗益殺之、逐宗憲宗政等、二十二日、夜、家康策氏眞出兵、以大須賀康高、大久保忠世等爲將、伏兵於懸川城門側、氏眞不知宗益被殺、夜深出兵襲營、伏起邀擊、城兵拒戰、黎明力屈而退、內藤正成等尾擊入城、日根野兄弟力戰禦之、城兵伺間、閉門不出、德川氏諸將歛軍而退、二十三日、城兵出陣于天王山、菅沼信濃等擊走之、二十六日、北條氏康使其族氏規、大導寺政繁率水軍、自將陸軍、將挾擊武田氏薩埵山營、水軍阻風不至、氏康進破山上營陣之、武田晴信留山縣昌景守府城、將衆萬八千軍于興津、相模軍屯薩埵、晴信曰、吾能知氏康爲人、非無智計、遲重少決、每事失機、士卒雖多、亦何能有成乎、遂相持曠日、會夜寒風起、晴信飮將士酒、問曰、能耐寒乎、曰、雖耐、晴信曰、平地飮酒、猶不耐寒、況山上乎、寒可知矣、敵必下在其麓矣、潛使人伺其陣營、果無人、乃遣卒奪糧

仗而還、後相持不戰、上杉輝虎入武藏、小田原役、忍城主成田長泰背輝虎、輝虎乃築堡砦於皿尾、以木戶玄齋爲守將以蒞焉、既而長泰死、子氏長嗣、玄齋稍有怠心、氏長知之、潛贈金帛傾意結之、玄齋竟以女妻氏長、輝虎聞之大怒、圍皿尾、連發巨銃、盡壞樓櫓、玄齋驚走遁忍、輝虎從圍之、城據山枕沼、堅不易攻、輝虎慮爲一城徒曠日、放火諸村落、移兵羽生、攻拔之、進圍須賀、城兵聞越後軍至、恐怖遁去、闃乎無人、遂入上野、攻山上陷之、二十七日、織田信長獻雁、是月、將軍義昭再遣聖護院門主于毛利氏與大友氏和、二月七日、德川家康令將士守諸砦、還軍于見付、課士人築城、又遣本多忠勝、戶田忠次徇下都築濱名等城、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六日、將軍義昭參朝獻太刀、二十七日、織田信長爲義昭、經營二條故址、課畿內及二丹、若狹、播磨、伊勢、參河等十四國將士從役、使村井貞勝、島田秀滿董役、館于妙覺寺、

躬親監視、以至成、士臣或執畚鍤云、是役也、淺井長政夫卒嘗役、或戲弄夫卒、發怒爭鬪、羽柴秀吉制止之、義昭和兩家乃止、長政遽歸小谷、信長悲之、由是終生隙、長政竊懷異圖、與六角義賢和睦、又與朝倉義景通謀、密爲之備、使朝倉景鏡戍刈安、長濱城塀二郎守鎌羽、黑田長兵衞守本鄕、大野木秀俊、三田村國定、野村元直守橫山城、信長病京師耗廢、朝儀衰歇、念所答昔歲朝命首欲修造皇宮、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僧日乘等諭之曰、應仁已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聚廢、凡居王土爲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擧之志、兵亂倥偬、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當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迫、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三月二日、勅以信長爲副將軍、信長固辭、三日、信長使公卿錄上其采地爲武人所掠奪者、稍還與之、五日、德川家康聞遠江將士等爲亂、復攻懸川城、是日、城兵出戰、松平伊忠、本多忠勝等奮戰敗之、六

日、織田信長遣兵尼崎、課市民于矢錢、市民拒命相爭鬭、兵士怒放火市街、興福寺南大門有狼食人、七日、德川家康戰於西宿、城將朝比奈泰能等、拒戰不退、伊藤治部、伊藤掃部等、將校三十六人死、遂敗走、城兵死者百八十人、參河兵死者六十餘人、參河兵乘勝列竹柵、環而攻之、城兵乘船數艘、到懸塚浦、欲邀參河軍後、家康使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等急擊之、斬獲頗多、今川兵走衂遁去、泰能說氏眞曰、疆內盡叛、孤城無救援、是坐待亡也、臣明日出城決戰、突敵中軍、不利卽死之、請君乘間奔相摸、徐爲後圖、岡部正綱曰、非計也、爲主公盡忠、何在一死、不若與德川氏和、依北條氏以爲計、氏眞乃遣朝比奈泰勝於石川家成、酒井正親之營乞和、八日、家康使淺原主殿謂小倉資久曰、某幼爲尊翁所扶持、不敢失舊誼、讒者所間、遂至交兵、今信玄欲併駿河遠江、公若以遠江見附某、某當與氏康謀納於公駿河、不然信玄取遠江亦如

駿府、氏眞狐疑、小倉資久固勸之、乃遣資久於家康之營、資久齎家康誓書抵城、氏眞意解、懸川形勝之地、糧食充牣、家康慮其反覆、築砦數所、作手段嶺長篠三將據金丸山、酒井忠次據河內、小笠原氏興據小笠山、久野宗能據久能守之、家康將還岡崎、氣賀殘黨又起、氣賀北吳石邑有大川、賊壅瀆洩其水爲要害、屯聚一千六百人、謂之堀川、賊徒相議、欲邀家康歸路、家康不之知、僅十七騎而過、賊見其兵寡、不以爲家康、及石川數正殿而過、賊始覺之、悔其不出擊、家康發岡崎、將兵攻之、賊堅守不降、地勢險隘難急攻、自吉美邑取海路、至宇布見邑、陣于濱松、堀川城枕海、潮盈則賊乘船出入、潮退則巉巖峭壁、陸路纔一面、是日潮大落、參河軍齊攻、殺賊過其半、家康命諸將、脅從百姓、必不至爲大亂、不可屠戮、赦殘黨六七百人、家康以石川數正子正俊爲宰治之、寇賊屏息、八日、奏樂于禁中、薦供石淸水宮、十八日、相良氏將深水賴

兼殺島津氏將蒲池越中、和議復破、菱刈某攻島津義虎于羽月城、義虎請援于義久、義久使肝付兼盛援之、二十日、勅將軍足利義昭、命織田信長復大原野社神田、二十三日、信長令近畿諸國、不用交易米、而用錢、事遂不行、大友義鎭在高良山、宴樂陟日、戶次鑑連諫之、又請自進與龍造寺隆信挑戰、隆信不應、二十七日、將軍義昭嫁妹于三好義繼、犬塚尙重與其族鎭直有隙、尙重襲擊鎭直、鎭直族家虎等又攻尙重于蒲田城殺之、春、上杉輝虎陷武藏下野諸城、夏四月六日、戶次鑑連、吉弘鑑理誘犬塚氏族放火龍造寺氏領邑、遂迫其城、毛利元就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山陽山陰兵、攻大友氏屬將立花親續于立花城、元就携輝元往長門、遙爲聲援、大友義鎭聞立花急曰、是腹心之患也、乃命戶次鑑連與佐賀行成還師、是時龍造寺隆信邀拒、月餘不決、吉岡鑑忠僞作書、遣隆信將古館某、八重某、如與有約者、射之敵營、或得

書以獻隆信、其將士交相疑、隆信懼請和、義鎭還軍府內、十二日、大澤基胤據堀江城、其部將尾藤主膳、村上修理據堀川城、德川家康遣兵攻之、降基胤、屠堀川城、十五日、二條第成、設濠塹、峻門牆、飾池臺、聚花石、周以諸侯邸、是日、將軍義昭徙焉、織田信長及諸將獻物賀之、尋各歸其封邑、信長惡入江左近、三木主馬反覆殺之、武田晴信給錢穀於孕石主水佐、守甲府、十九日、晴信城江尻、淸水、使其族信光等守之、二十三日、織田信長留木下秀吉、守京師、歸岐阜、初義昭請信長曰、爲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鎭京師、信長曰、諸將擇以進、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秀吉也、衆大驚、秀吉旣拜命、卽日詣足利氏、面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辨、三好氏不敢犯、衆妬之、譖其自用太過、信長斥不納、尋修大內、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工焉、信長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否、何論新古乎、信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

之、

青山延于曰、方今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擧、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寒微、十數年間、列爲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其材略哉、

家康欲休士馬、引兵歸見附、使岡崎兵遞守河田、笠町、久能、曾我山砦、家康欲築城於鎌田原、使山本成行經營之、差役丁、遠州土豪濱名賴廣、後藤佐渡、氣賀土豪新田友作等未服從、賴廣家士諫曰、家康爲當時名將、濱松皆服、不如速降、點丁供役、賴廣從之、勸佐渡俱降、佐渡騎而過營前、家康怒使殺之、賴廣懼罪亡去、其族大谷政賴、其弟賴次、據濱名城阻命、家康遣本多忠勝、戶田忠

次、親濱名都築二城、二人復命、二城皆據險要、攻之難輙拔、家康遣使諭之、二城降、使忠勝忠次戍濱名城、城兵多爲其與力、使本多信俊戍都築城、佐渡所據日比澤城兵亦降、新田友作失援、棄氣賀出奔、二十五日、賜耶蘇敎僧伴天連于綸旨、先是德川家康旣取遠江、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以兵卒二千、出島田、取糧食于城東郡、遭遇藤枝、會家康率從士五百人巡視疆上、見之大怒、使人謂昌景曰、我與汝主約、以大井川爲界、何爲於此、昌景睹其寡兵、心動、託諍鬪反襲、家康以麾下就要地、奮擊却之、遂入懸川、長坂次弘謂晴信曰、昌景以私鬪破公事、其辜可誅、晴信沈吟曰、余別有所思、姑舍之、不果、時晴信與氏康相拒薩埵山、累月不決、家康已怒晴信之偸盟、乘虛攻駿府、守將昌景棄城遁、晴信以爲前有小田原之兵、後有岡崎之軍、前後受敵、進退必危、召內藤昌豐問計、昌豐曰、患眼者、灸于脚心輙愈、又召馬場

信房問之、信房曰、臣嘗見啄木鳥食蠧魚、必先啄其背、晴信默然久之曰、信然、二十八日夜、晴信遽自興津收軍還甲府、北條氏康亦使諸將守蒲原、大宮、新田、善德寺、興國寺、中筵、韮山、新莊、深澤、山中等十餘城、還小田原、是月、織田信長傳幕府旨于朝倉義景上京、義景狐疑、謂是奸謀矣、遂不從、信長恚、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進營于揸合、攻立花城、頒兵備南豐後援、修壁築樓、守備嚴戒、作長圍逼城、毛利輝元出軍長府、五月五日、大友義鎭遣柳川左近、戶次鑑連等將兵七萬援立花城、與毛利氏兵戰不利、六日、義鎭大擧陣高良山、十一日、織田信長還岐阜、十三日、皇女大祥寺尼某薨、高橋鑑種據寶滿城應毛利氏、大友氏兵圍之、吉弘鑑理、臼杵鑑速等亦出兵陣多多良濱、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擊之不克、十六日、鑑種出寶滿城、會毛利氏軍于立花城外、先是松永久秀取大和諸城、攻越智伊豫守于布施城、是日、攻井戶十郎于井戶

城、十八日、毛利氏軍圍立花城、逆擊大友氏援兵、却之、城中糧竭、守將立花親續懇吉見正賴請降、兩川許之、送致其兵于大友氏陣、取其城、二十六日、今川氏眞與德川家康和、付懸川城于家康、家康使松平家忠護送氏眞至戶倉、授之北條氏、氏康使其子氏規、大導寺政繁、松田憲秀等來迎、家康爲送糧食、二十九日、以誕辰張宴于宮中、晦、幕府授寺田安堵狀于多田院、是月、南朝時准后北畠親房子右大臣顯能、爲伊勢國司、子孫繁衍、世襲其任、乘世亂頗封殖焉、七傳至中納言具敎、庸劣不振、其子信意尙弱、立之而老、木造具政素爲具敎所疎怨望、其臣柘植與成與僧源淨院俱勸具政通欵於織田氏、具敎聞之大怒、遣兵攻木造城、弗殺柘植氏質子、視之城中、城兵不下、閏月三日、北條氏政以其子國王、爲今川氏眞養子、四日、氏政與狀三島社祠官、仍舊寄社田、二十二日、德川家康賜懸川城于石川家成、守之、先是家康中分參

河將士爲二、以酒井忠次、石川家成爲旗頭、西參河諸將屬家成、東參河諸將屬忠次、二十三日、織田信長與狀于東寺、寺領如故、井免課役、六月朔、大友義鎭留諸將還府城、十三日、吉野僧徒與多武峯僧徒戰、燒龍門鄉、十六日、先是遣權大納言三條西實澄于關東、諭諸將罷兵講和、是日復命、十九日、德川家康攻天方通綱于天方城、降之、進攻山內大和于飯田城、屠之、二十日、武田晴信出兵駿河、放火富士山麓、入伊豆侵韮山山中、是日、焚三島、陣加波鳴島原、昌勝曰、水色不常、必有變、晴信不信、會大雨波漲暴漲、士卒犇與國寺、而陣大宮、旌旗器仗多漂流、北條氏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敗走、而奇昌勝之先見、當是時、氏康悉國中之兵守駿河、其留小田原者、不過十之二三、晴信諜知、議乘虛搗小田原、高坂昌宣諫曰、關東諸州率屬北條氏、今攻之、皆與爲敵國也、況謙信在後伺隙、吾軍深入、而一有蹉跌、前功悉廢、不若待

時再舉事、晴信弗聽、二十二日、將軍義昭任權大納言、敘從三位、二十三日、尼子氏遣臣山中幸盛、立原久綱、奉尼子勝久爲主、入出雲取新山城、進攻毛利氏將天野隆重於富田城、隆重佯納降、誘擊尼子氏兵於城下、破之、二十四日、命仁和寺任助法親王、轉讀仁王經於宮中、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於北野社、二十六日、大納言三條某還自甲斐、是月、毛利元就聞尼子勝久變、遣歸伯耆石見諸將、各守其城、高瀨城主米原綱寛背應勝久、勝久乘勢敗銀山兵於原手、既隱岐爲淸背勝久、山中幸盛、立原久綱、擊三保關走之、秋七月朔、朝鮮國醫師季一德來筑前、見宗像氏貞、二日、大友氏將古澤左馬、姬島閑齋攻穗田元淸營、元淸擊卻之、三日、將軍義昭還附加茂社神田、武田晴信攻今川氏將富士兵部少輔于大宮城、兵部固拒、十餘日不拔、是日、北條氏政送書致城去、七日、和歌會、奏樂、十日、使立入宗繼管倉庫、免其居宅地子錢、十

一日、左京大夫伊東義益卒、北條氏邦兵與武田氏兵戰三上谷、十五日、但馬守長尾政長卒、十七日、山中幸盛、立原久綱設伏兵將擊天野隆重、隆重諜知之、擊破之、十八日、一向宗徒建道場於楢原御所庄、東大寺衆徒拒之、破却道場、鑄造東大寺毘留舍那佛像、毛利氏兵掠鳥飼村、戶次鑑連擊却之、是月、北畠具教聞織田信長將來攻、大修守備、以大河內城爲根據、廣坂、龍華庵、凪谷及七尾、七谷置備、使長野具成守多藝、波瀨具利、本田親康守船江、橫山如忠守今德山、岩內光安、六多比兵部少輔守八田、田丸具安守田丸、天華寺廣高守曾原、藤方具俊守小森、藤方將監守上野、大宮含忍守淺香城、步騎合萬五千、八月朔、織田信長遣伊丹親興、池田勝政于但馬、攻山名某降之、三日、山名氏遣臣藤井皓玄起兵、應尼子氏、攻杉原盛重留守前原肥後于神邊山、取其城、楢崎三河助肥後還擊走之、復其城、十日、武田晴信與大井小

兵衞于采地、守箕輪城、十一日、先是長曾我部元親攻安藝國虎、破其屬城金岡、姬倉、失流等、遂圍安藝城、國虎力竭、是日自殺、元親取其城、安藝氏滅、元親以其弟香曾我部親泰爲安藝城主、於是元親幷土佐五郡、獨津野氏據高岡郡、屬一條氏、二十日、織田信長親帥師七萬、將攻北畠具教、率諸將發岐阜、二十三日、入伊勢、次木造城、會議方略、以拓植堅成爲嚮導、縱火民家、進攻八田城、守將大多和兵部少輔堅守、織田氏兵不敢迫、信長遣使阿坂城議和、大宮念忍不肯、二十六日、信長使木下秀吉等攻含忍于阿坂城、含忍及其子吉行拒戰、吉行射秀吉左腋、秀吉怒、攻之益急、會城中有叛者、以水灌火藥、城兵不能拒、含忍請降、致城去、阿濃津等城壘悉陷、諸屬下皆聚於大河內城、北條氏政令垪和伊豫守守與國寺城、又與書由良成繁、約與上野一國、二十八日、織田信長部署諸將、圍大河內城、軍城東桂瀨山、城據山臨壑、東帶

大河內川、北畠具教分兵守要害、德川家康賞久能宗能功、與其族宗益等沒收地、二十九日、大友義鎭遣其將田原親堅、攻彥山衆徒、衆徒據嶮防之、親堅敗還、是月、上杉輝虎出兵越中、攻神保長純、先是能登畠山義則與諸老臣不協、會義則出獵、老臣遊佐美作、長對馬、溫井備中等、潛相謀曰、此眞行大事之時、不可失也、乃閉城不內、義則出奔越中、一國大亂、輝虎臨之鎭其亂、是時諸老臣旣立義則子義隆、由是不問罪、留上杉義春治之、當是時、輝虎運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慴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云、毛利元就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率大軍入筑前、宇喜田直家欲乘其虛復侵地、是月、使忠家將兵五千攻備中、於是松山、齋田、鳴輪諸城懼而降、已而元就使其子元淸將一萬人入備中、諸城復叛應毛利氏、獨齋田城主植木秀長不降、

來告急、直家將兵一萬赴援、拒毛利氏、秀長自城中出夾擊卻之、織田信長以今濱田一萬石授木下秀吉、九月朔、尼子勝久授日御崎祠官于其社田安堵狀、二日、將軍義昭獻法華經阿彌陀經、又附三鈷寺寺田、北畠氏將本田親康夜襲織田氏將氏家直元丹生寺陣破之、獲首三十六級、尋親康棄船江城、入大河內城、圍城歷日、敵兵一人靠桂瀨山松樹、向城罵詈、城中惡之、擢大和人善射者猪木野彌三郎、相距四五町縱射、洞敵于松樹、信長嘉其技、附書於其箭射送焉、五日、修法華懺法、資後奈良帝冥福、八日、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良通、攻大河內城西郭、守將日置大膳、安保大藏等擊卻之、九日、瀧川一益、燒夷多藝城、十日、島津義久遣其族家久、部將新納忠元、攻相良義陽屬城大口破之、義陽致城乞和、是日二氏交質、義久使忠元守大口城、十三日、先是吉岡鑑忠說大友義鎭曰、毛利氏久屯客地、兵疲糧盡、方今天漸寒、彼

且運衣食、我預扼周防長門海路、奪敵糧船、遣一將入周防擣其虛、必有利、義鎭曰、誰將者、對曰、大內輝弘可、輝弘大內義隆叔父也、與義隆有隙、亡歷抵諸國、遂來奔、義鎭善待之、妻以女、於是義鎭遣兵、扼海路、使輝弘將兵三千航長門、到秋穗白松、將入山口、議曰、直進斫元就門司營矣、僉曰、先入山口而斷藝長之路、族而戰可矣、乃進兵、毛利氏士井上就貞屯山口、聞輝弘到、迎戰于關根嶺、就貞拒戰而死、輝弘遂入山口、陣築山龍福寺、召募近國土匪、煽起應之、十六日、德川家康使松平淸宗助石川家成、守懸川城、是秋、畠山高政與其部下遊佐河內、安見美作不協、棄高山城走紀伊、河內美作立高政弟昭高爲主、武田晴信將攻北條氏康、出軍于武藏、使子勝賴攻北條氏照于瀧山城、冬十月朔黎明、城兵三百出而拒戰、小山田信茂率一隊衝其左、令一隊廻山左、相兵見之將卻、信茂進其三隊、發銃奮擊大破、相兵錯亂敗走、獲首

二百五十一級、先是晴信發甲府之日、使馬場信房備越後、守牧島寨、信房以爲晴信此擧、謀議三軍、異尋常軍、不會斯軍、難建功矣、使騎七十駐守牧島、自率五十騎、馳到松山營、晴信喜、附之勝賴信豐、令攻瀧山城、晴信陣于榛島森、衆進拔瀧山羅郭、攻入二郭、氏照自櫓上望見、防禦支戰、勝賴躬自把槍、進薄櫓下、與師岡山城接槍、勝負不決而去、信房前乘二郭、甲斐衆繼進、城兵奮勵拒戰、甲斐師旣罷、勝賴又橫衝、城兵力戰、敵入城而禦備、晴信聞之曰、師未到小田原、而若喪勝賴信豐、則無益也、乃命揭兵而進、侵掠府中、高井戶、世田谷等、行歷藤澤、大磯、三日、到前川國府津、酒勾、會酒勾川水漲、先鋒踟躕、使初鹿野昌次試之、昌次進騎先濟、師悉渡、小田原城中當謀議守備、北條綱成、北條氏邦守甘繩、北條氏忠、松田憲秀等守足柄新田諸寨、而北條長綱、大導寺政繁等相議曰、先是上杉氏帥師來侵者再、守禦堅固、不敢出戰、是

故遂疲勸而解去、今又甲斐師經長途而來、糧食匱乏、不日而弭散矣、不如固守而不戰、悉戍兵守備嚴戒、四日、先魁內藤昌豐、小山田昌行、眞田信綱、安中景繁等、進薄四門蓮池、發喊、三浦兵乃出城而接戰、昌豐部下各爭先而進、城中下令制止戰、悉入城、而後莫敢出者、時縱銃矢相挑而已、晴信巡海濱、自早川口、徙營于風祭、昌豐分士卒縱火街巷、信房受晴信命而巡視、歸報曰、憲秀邸距城下、火不延焉、晴信曰、留渠邸宅、則他日必受誘矣、信房乃馳赴焚焉、而晴信自謂大軍爲長圍無益也、欲拂陣而又慮城兵追躡、颺言曰、詣鶴岡社、氏康聞之曰、彼退則勿必追焉、比到鶴岡、夾擊而鏖之耳、是日、將軍義昭與狀于東寺、寺田仍舊織田信長合圍大河內城、踰月不能下、百方誘降、城兵無應者、於是四絕糧道、欲以疲城兵、北畠具教宰鳥屋尾具弘豫慮糧不給、令軍中糝草木、具教身與士卒同食、以故食不乏也、信長頗屈、使拓植堅成

約書於矢、射以遣之城中、勸講和、使織田忠寬入城諭之、是日、具教令朴木隼人佐會之行成、請以其二子信雄爲養子、以女妻之、讓家老坂內、許之、伊勢平、信長使瀧川一益、津田掃部管政務、下令悉撤保鄣、毀關鑰征、以便商旅、已而具教以女配信雄、使居大河內、具教退居三瀨城、三瀨城在宮川上、大杉山巒立、與熊野十津川、吉野川上連綴、崄岨不易攀、具教豫設計策、避于此云、於是信雄食南伊勢十萬石、信孝居神戶城、食北伊勢五萬石、信長又使弟信包居伊賀上野、亦食五萬石、信雄幼名茶筅、信孝幼名三八、皆庶出也、是役蒲生賢秀子氏鄕從信長軍有功、初氏鄕之謁信長、年甫十三、信長曰、之子眼光射物、非常人、可以爲我壻、信長每與諸將談兵、氏鄕輙侍座、傾聽不倦、稻葉良通見之歎曰、蒲生氏兒不凡、後必顯、至是信長以女妻氏鄕、遣歸日野、六日、信長謁伊勢神廟、先是毛利氏部將香川光景、牛尾太郎左衛門等、守高

田城、尼子氏遺臣三浦元高應山中幸盛、乞援宇喜多氏、發兵圍之、元就遣香川春繼援光景、是日、大戰于城外、破之、是夜武田晴信揚師而退、勝賴殿、命內藤昌豐護輜重、昌豐辭、晴信曰、汝不聞謙信攻小田原事乎、失輜重以取敗、故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此亦重職、非汝不可、莫敢辭焉、抵丸子川、相摸兵或追尾、四五逐之而去、歷風祭久野、而渡丸子川、聚兵于飯泉而守、隊伍自友田濟中津川、踰牛窪坂而臨三增嶺而退、氏康嘗發細作於甲府、便聞其歸路自三增、令氏照氏邦氏繁等、率武相兵二萬餘、歷荻野海道、抵志田山、陣于三增嶺、栗澤深澤而竢甲斐軍退、晴信亦自諏訪森到三增、途執土民、聞敵有備曰、氏康躬自來、我且勝之矣、況於偏裨哉、乃令小幡信貞等殖除備敵、使淺利信種等自栗津進、以昌豐、小山田昌行、眞田信綱、小笠原信嶺等八隊、作遊軍、廻路到志田澤、各傳軍令、進旌旗、八日、既攀嶺岨、而相模軍相

共望見、競來接戰、北條綱成先驅、信種與之戰、中銃而斃、監軍曾根昌世率信種部兵而苦戰、信豐及勝賴信房等、皆奮擊殺傷、相模軍亦力戰、甲斐師不利而退、昌景遊軍、自間道出敵背擊之、相模軍陣營中間、有栗澤深澤嶮難之地、不得相救援、向背攻擊、不能拒持、晴信又進中軍而馳、夾擊之、相模軍敗績、氏輝單騎止戰、大石遠江守諫曰、是豈公之死處乎哉、臣請代之、遂戰死、氏輝得間走、馬中箭而斃、師岡山城守授其馬、以免焉、下谿涉中澤磧、走田代榛原山、氏政率師一萬餘、到荻野海道、聞軍悉失利而敗走于小田原、晴信自二路根、涉山王瀨、達三增上道三里許、退石瀧山、効斬首三千七百六十九云、收師于郡內、憐惜信種死、埋屍築墳弔焉、晴信入府城、謂高坂昌宣曰、汝向者諫我、今果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晴信嘉其忠讜、九日、葺理內侍所屋、十一日、織田信長入京師、謁將軍義昭、告伊勢平定、義昭賞之、與國光脇差、十三日、

信長參朝賜酒、信長獻物謝恩、十五日、毛利元就以尼子氏大內
氏餘黨起兵、召還豐前諸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宿將議、將
班師刻期、福原貞俊曰、若旋師、不如方今引軍矣、以明日則卑隸
恐混擾、請擇立花守將、兩人難其人、乃擇坂元祐、浦宗勝爲之守、
宍戶隆家曰、孤城當大軍、徒令二人死矣、副以桂元重、遣使于大
友陣曰、自國有難旋師、或請追尾、戶次鑑連曰、彼不畏我軍衆多、
送使告歸、令一小隊守城、可謂義兼勇、必勿追焉、是夜乘風雪、兩
川收兵、隆家殿、士卒多凍死、迨葦屋津、師總三萬、舟艦不給、求得
漁艇數百、遂航赤馬關、天明豐人始識之、追躡不及、大友氏將校
請鑑連曰、暴師數月、屢苦乏絕、恐難堪寒、且退次宿戶、俟明春、鑑
連曰、某死有益於國、臣節終矣、誓不退也、遂不言歸、十七日、織田
信長還岐阜、二十四日、先是織田信長以織田於長丸、丹羽長秀、
佐久間信盛、村井定勝、森可成爲奉行、掌京畿政、可成收延曆寺

莊園、僧徒訴之朝、朝議令信長還付、二十五日、毛利元就令吉川
元春伐大內輝弘、元春與子元長、率兵一萬餘發長府、經前伐輝
弘、輝弘兵聞之怖而潰、士卒離散、不能保築山、僅與數百騎南走、
輝弘所屬國人、或散走、輝弘欲還豐後圖再舉、秋穗三田尻所繫
兵船、皆望風逃脫、至浮野將入富田龍門寺、當是時、元春前鋒既
逼後、會杉元家率兵在椿嶺、進退窮谷、士卒遁走、於是據茶臼山、
遣人於元春陣、請致死以救士卒、元春聽焉、輝弘遂自殺、土匪弭
散、輝弘初爲僧、後還俗、事將軍義輝、賜諱字、佐竹氏麾下眞壁久
幹與小田氏治戰二館、大破之、氏治走入土浦城、久幹進取小田
城、於是陸奧人新地、大里、烏碕、白石等、及山東所在國人、以城塞
來服者七十九處云、二十六日、將軍義昭遣池田勝政、伊丹親興
等、援赤松晴政、攻浦上內藏介殺之、二十八日、毛利元就率諸軍
歸吉田城、是月、織田信長徹近畿諸國關門、龍造寺隆信殺其部

下鴨打新左衛門、大塚某、松永久秀與筒井順慶戰並松、破之、進
取筒井城、既片岡春利、井戶十郞等援筒井順慶復之、浦上宗景
爲宇喜多直家所弒、有子幼、直家又殺之而奪國、浦上氏亡、十一
月二日、賜阿彌陀經於權大納言三條西實澄、奠其父故右大臣
公條七年忌辰、四日、修法禳怪異及地震、十五日、大友義鎭遣兵
攻高橋鑑種于寶滿城、鑑種聞吉川元春等去大懼、因吉弘鑑理
乞降、義鎭許其罪、予小倉城、至是鑑種臣高橋越前等、請義鎭以
吉弘鑑理次男鎭理爲高橋氏後、守巖屋寶滿、島津義久以曾於
郡小窪寄霧島神社、二十一日、豐人圍立花城、坂元祐等固禦不
屈、立花親續、吉弘鎭種贈書開諭再三、大友義鎭亦遣使盟約、元
祐等遂致城、半途設讌、與豐人相別還長門、義鎭使戶次鑑連守
立花、二十三日、北條氏康課豆相武三國民、修理小田原城、二十
七日、權大納言九條兼孝兼右近衛大將、植通之子也、晦、改造春

日社、前關白前久戾幕府之命、出奔晦迹、是月削職、十二月六日、
先是諜人報曰、相模兵戍駿河者、聞三增敗、棄守還救、武田晴信
急引大兵入駿河、芳松、松田等、望風潰走、一鼓拔九城、北條氏時
在蒲原城、衆寡不敵、兵氣疲頓、氏時謂部兵曰、乃等宜各自逸去、
予止死爾耳、衆皆請從死、晴信使人說降氏時、氏時不聽、是日、晴
信自度其不可力取、陰與勝賴合謀、佯稱攻府城、引兵而去、氏時
瞰之、虛壁追擊、小山田昌辰反戰、勝賴轉軍於道場山、徑乘虛取
城、夾擊敗之、獲氏時、斬首七百餘級、此役也、麾下之士落合、吉田、
初鹿野三人、善戰、傳堞、落合誤墜、背旌爲敵所拾、有聞覺之、徑進
斫其敵、奪旗而歸、身被十三創、左手皆損、不敢屑云、七日、晴信進
攻駿府城、又取之、十九日、島津義久以本多刑部少輔納腸田姬
城、約代谷山地、二十七日、先是波多某死、無子、其宰日高資與波
多寡婦有隙、將殺之、資子喜乞援松浦隆信、寡婦亦乞援龍造寺

長信、長信先至、擊喜破之、喜走壹岐、告急隆信、是日、隆信遣兵救之、既而波多重與弟正襲喜、喜悟反擊殺之、二十九日、毛利元就遣兵于富田、援天野隆重、是歲、島津貴久遣兵、擊相良義陽於戶上嶽麓、破之、菱刈氏乞降、致城徙平城、貴久使新納刑部守大口、已而伊東義祐長子義益軍田原山、與相良氏謀攻飯野、得疾暴死、義祐悲哀、由是勢大沮、赤松氏出兵圍姬路、小寺孝高軍于青山、一戰得克、獲首三十餘級、孝高稱官兵衛、七歲入寺、學書、性不好詞華、而愛射御、十四歲喪父、慟哭超人、十七八歲學和歌、欲專通習歷代諸家撰集、僧圓滿諫曰、今國郡屬兵虞、城邑與敵接境、而抛兵書耽歌學、孰以爲是乎、若不得已待止戈之日學之則如何、於是盡廢、才智高邁、勇敢剛毅、恭謹寡言、與父佐小寺氏居姬路、後改族黑田、信長使明智光秀伐丹波、攻黑井城、赤井直政以城降、葦名盛氏遣兵三千七百、助佐竹義重、與北條氏康戰于下

野、德川家康欲移于引間、城惡、乃撤之、改築其西南、外船始至長崎、先是外船往往至堺府、及筑前博多、豐後府內、而長崎地形、尤便于湊泊、於是多就焉、以互市云、我邊民侵明惠州、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六

元龜元年庚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島津義久以大隅羽坂名、松木門地寄正八幡宮、十二日、將軍義昭獻鶴、十三日、織田信長獻鯨肉、十六日、駿河之亡也、小原資良其子三浦義鎭獨守華澤不下、是日、武田晴信攻華澤拔之、資良義鎭逃投高天神、以其城主小笠原氏儀有舊也、義鎭途與資良相失、遇土人誰何、告以實、土人皆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乃悉奪衣馬、捶擊幾死、旣而裸體被笞、至高天神、請原其罪、屬德川氏麾下、氏儀以爲家康與氏眞搆怨、皆資良父子所爲也、殺之必得家康之歡心、併父子殺之、義鎭臨死、輾轉號呼曰、剝刖唯命、願免一死、刳手捽頓之地、以斷

其首、聞者彈指、氏儀棄尸、以餧野獸、獻首濱松、家康惡其舍舊好而濫殺之、苟爲迎合之計、不之賞、時人亦皆薄氏儀、當是時、晴信威震遠近、織田氏自美濃、江間氏自飛驒、椎名氏自越中、六角淺井小倉三氏自近江、朝倉氏自越前、北畠氏自伊勢、皆使使卑辭重幣、以通好、其餘阪東豪賊陸續欵附、亡算、晴信造金幣、行諸管內、衆便之、雖四外國多用之、武田氏富强、冠于天下矣、十八日、毛利輝元將攻尼子氏屬城多久和、至津賀、城將福山光定等棄守走、是役輝元初獨總軍事、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從焉、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二日、朝倉義景獻金賀正、二十五日、將軍義昭獻雁、是月、京師有怪異、宇喜田直家遣兵、與尼子勝久將秋上綱平入備中、下高山松山諸城、毛利元清將兵爭備中、元清斬松山城將庄高資、諸城潰逃、植木資富在齋田城、驍勇防戰、時人號曰鬼植木、元清使人說降、資富來謁、俄而意變、叉咋、挺劍相擊、資富斬八人、

衆畏沮、無近者、元清親與資富格鬪、蹶殪、陷爐中、資富叉元清、有鎌衣不殊、左右扶拯、斬資富、備中復屬毛利氏、初北條氏康以復今川氏爲名、因欲併駿河、於是知甲斐難力爭、乃罷兵、給氏眞以早川之田、營第于早川置之、使爲寄公、德川家康修築引間城、功竣、隍壁深固、樓堞壯麗、見者以爲關東第一壯觀、改名曰濱松、家康移居新城、使世子信康居岡崎、武田晴信取藤枝、德野、一色等寨、令馬場信房修築藤枝、信房固精築城、甚得守禦之要、更稱田中城、迨二月、自田中徙陣于江尻、二月二日、織田信長奏修理皇居、令村井貞勝、僧日乘監之、是日事始、將軍義昭參朝、毛利輝元揭禁令于日御崎社、澁谷某以隈城降島津義久、義久分與其地于部下、十一日、地震、明日復震、十三日、武田晴信賞上井尻別田村民深澤城之役致力、免其諸課役、十四日、毛利輝元陷多久和而追躡也、尼子勝久倚險要擊、福原貞俊督衆奮戰、遂擊破之、而

攻牛尾塞、輝元揮麾進、衆一鼓拔之、敵犇富部、山中幸盛等猶據中山砦捍禦、輝元命進營于鎌倉山、尋攻富部子城拔之、森脇氏直逃走、是日、積雪埋路、旗旌不明、木原元定、轄勝之斥候而歸報、敵未去、元春隆景謂衆曰、太公嘗誡此役也、輝元代督師、士庶奮勵、視勇威于敵、莫令部下損傷、輝元曰、敵移陣未久、若延期則彼糧充隊定、輙不可敗矣、不如急掩擊焉、杉原盛重離次曰、善、是乃祖公之言也、直騎而先驅、輝元命分爲三隊、自三道而馳、敵亦分部相當、銃矢迭發、敵鋒頗銳、師旗色搖、吉川元長奮怒、自把檜麾衆而前、元春隆景亦勵師大呼、遂擊克之、幸盛等奔于新山、十八日、武田晴信揭禁令于光源院、織田信長遣使晴信江尻營、與德川家康結好、十九日、晴信命江間堅淸與佐竹義重通欵、二十五日、星犯月、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九日、織田信長欲討朝倉義景不應幕府之命罪、發岐阜、晦、入京師、會集諸軍、誅興福寺僧

良願等於般若野、是月、一條兼定戰捷之後、約與高岡地于二宮左衛門尉、北條氏康遣兵攻上杉憲盛于深谷城、岡谷泰繁奮鬪拔槍、敵遂退、泰繁時年十六、織田信長遣人於濱松、賀二國平定、且請援兵、家康使酒井忠次如美濃請師期、三月朔、信長參朝、二日、島津義久贈書于琉球王尚元、修舊好、七日、地震、明日又震、尋命陰陽頭安倍在脩禳其災、德川家康將兵一萬餘騎入京師、營言覲於京畿、八日、命權僧正堯助修愛染法于禁中、禳天變、十六日、織田信長獻鱒魚、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勅將軍義昭、還付關白晴良占領權中納言勸修寺晴右采地于本主、義昭以晴良有幕府恢復之功、不奉命、二十三日、毛利輝元敘從五位下、任右衛門督、二十九日、織田信長參朝、是月上杉輝虎與羽持某、朝尾持忠戰于鴻巣、持忠敗死、羽持某走志津嶽城、輝虎遣部將圍之、自歸越後、毛利輝元攻熊野城、城將熊野兵庫據險固守、西

鄕純尙與大村純忠有隙、遣弟深堀純賢攻長崎、殺西教師婁婁登佐留等、既純忠亦率舟師攻深堀城、報之、佐竹義宣遣坪井內膳、宍戶友秋、攻小田城、自三月迄九月不拔、春、波爾杜瓦爾人到肥前平戶、求以互市、留錫於彼杵海口、兼演其敎法、今長崎卽是也、夏四月朔、將軍義昭張樂于新第、會織田信長及德川家康以下諸將、領義昭奏請進信長官爵、信長固辭、是日、敘正四位下、五日、松永久秀取井戶城、毀之、十四日、上杉輝虎陣沼田、武田晴信遣高坂昌宣伺其動靜、十七日、毛利輝元攻尼子氏部下牛尾久時於三笠山、殺之、尋取小倉、高瀨、手崎等城、勝久兵出戰、勝間不利、輝元進攻山中幸盛于新山、勝久兵勢大蹙、初織田信長削諸國寺祠食邑、延勝寺邑在美濃、本屬朝倉氏、以其地遼遠、附之延曆寺、充香火資、亦見奪、僧徒上狀訴之朝廷、朝廷勅信長返之、信長聽命而不果返、僧徒憤恚、遣使義景、請攻信長、及信長爲義昭

城二條、召義景入朝、義景不肯、山崎吉家諫曰、君之祖先、本起陪臣、賴慈昭公庇、累世顯達、榮萃一門、奈何肩其德、且信長雖多詐、而有奉上之名、天下方嚮應、既幷十州、其部下勇猛雖出、臣以時勢計之、信長未易圖也、願君速赴京師、義景遲疑不果行、信長與諸將相議、將軍義昭既繼職、諸侯國人各來執謁、或遣使請盟、朝倉義景無禮不盟、征之何如、柴田勝家、森可成俱曰、義景嘗與長政有舊、先告長政而發師、曰、長政於義景、唯舊故耳、今我既爲姻家、縱雖不告、彼豈挾異心邪、遂決北伐、時民間相驚言、信長來攻、義景懼、與本願寺及延曆寺僧徒合謀、修守備、置兵金崎、手筒二城、築壘于木目、及中河內、椿坂、以爲應援、二十日、信長治兵發京師、到坂本、整旅、經入瀨、椽生、朽木越、到熊川、國人松宮玄蕃叛武田氏而來服、使坂井政尙戍熊川、京極高吉、後藤賴基、陣今津西、而抑備敵寨、而信長自栗栖越達新莊、以栗屋勝久爲嚮導、大友

義鎭憤去年圍佐賀城不克、再驅分國兵、出軍于高良山、戶次鑑連等三人、措秋月而會之、鑑連及高橋鎭種陣于城東阿禰境原、少貳政興、馬場橫嶽、犬塚鎭家布陣于春日西、限牛津川、多久、波多、後藤、大村、西鄕等應募從軍、小田鎭光亦率兵會之、陣于水上、龍造寺隆信與鴨打、德島、倉町等議、二十二日、自與鍋島信生率兵三千餘突出奮戰、豐師猶未退、神代長良、八戶宗暘將斷隆信歸路、轉擊卻之、而隆信謂信生曰、我今宵欲襲阿禰寇、而伐高良山何如、信生曰、今以羸兵當大敵、不克必矣、敵如乘城、則雖悔不及、俱收兵、豐師遠圍歷月、二十三日、改元、准三后覺恕爲天台座主、二十五日、織田信長會德川家康于敦賀、師都十萬、信長先鋒木下秀吉攻手筒山、池田信輝、柴田勝家繼之、城堅不拔、森可隆死之、參河師自南急進乘壁、諸隊繼至薄之、猶不撓、信長命燒氣比社而逼、自辰迄未刻、終陷之、守將寺田采女出戰死之、城兵死

者一千三百七十餘人、先是淺井久政聞信長伐越前、謂長政曰、往年與信長約、莫擊越前、信長許諾、故使長政結婚、然渠變前約、動兵於越前、我竊探彼意、討義景之後、必來寇我矣、我家嘗與越前戮力、今臨危不可不援、遠藤直繼諫曰、織田氏已并畿內、其勢難當、不如遣一將會師講和、長政曰、信長之斯舉、非敢私忿之所致、以越前不順武命矣、久政大怒、長政遂從父之言、應義景、自據小谷、使橫山高長守橫山、阿閉貞秀守山本山、磯野秀昌守長濱城、與義景通謀、待美濃師深入越前之地、自鹽津刀禰取陸路、自長濱米原湖上、以欲斷其後路、近江人多叶應之、二十六日、信長攻朝倉景恒于金崎城、景恒欲陷信長於死地、與長政夾擊殲之、使僧佯乞降曰、請爲嚮導、信長信之、報曰、中務來降、則吾取越前甚易耳、引壇城亦降、乃使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將兵入若狹、收武藤上野介任子、時有徒步來自江州報曰、淺井長政負約、

與義景通謀、信長聞譖不信、飛報三至、懼欲遁、義景出兵綴之、信長且怒且驚、謂諸將曰、我將死于此役而已、乃邀家康問計、家康曰、亡何也、長政雖勇而見事晚、必未扼歸路、請公遄入京師、如義景則留一猛將與某合力、必不能尾也、信長大悅、乃謂諸將曰、誰留拒義景者、衆相目不敢答、木下秀吉進曰、願命臣、信長壯之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十騎、以助秀吉、乘夜而趨若狹、家康及秀吉殿、景恒出而追尾、秀吉擊卻之、二十八日、義景使別將逐之、將及、家康躬親放鳥銃捍之、內藤正成連射斃六騎、渡邊守綱還鬭擾之、越前兵潰走、逐北斬首幾三百級、越兵尾擊信長之陣、死者千餘人、遂圍秀吉、其勢甚危、家康至金山顧之曰、秀吉若死于此、則我有何顏再見信長、回轡、令步卒放鳥銃、厲兵先衆而進、我軍悉還、血戰數合、敵兵大敗、秀吉脫圍、全軍而還、家康引兵至黑濱、毛屋七左衛門將兵邀之、家康又進兵奮激破之、敵悉逃去于須

加濱、家康整隊伍、徐登海石榴嶺休兵、時秀吉來見家康曰、今日之殿、其功全在公之援助、深謝之去、家康見諸軍擾亂、度與信長之兵錯雜、則退軍必難、別求鄉導、經木野、其夜宿松原、是日、祭八幡神于禁中、祈信長戰捷、二十九日、信長引兵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被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請往質之、卽有他故、刄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脫甲撤兵、以饗信長、初足利氏之衰也、世臣宿將皆跋扈、動輒作亂逐主、獨元綱父植綱、一心奉戴、終始不渝、於是元綱亦不墜家聲、世人美之、秀吉與家康殿而退、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在若狹、不能歸、家康分兵救之、皆達于朽木、行擊土匪、家康經久久子氣山、至若州西津及小濱、從卒和田加兵衛若州之人也、故爲先導、宿向島達興寺、住持僧德元曰、聞朽木信濃守黨于朝倉六角、塞朽木谷、土匪多羅尾四郎大夫、日詰淨泉等邀今津、恐前路艱難、故使德元爲先導、經根來谷及

針畠、出城州鞍馬、至京師、賜黃金若干於德元、以還之、晦、信長入京師、將歸美濃、長政聞之、遣使越前曰、信長在京師、其留守者皆羸弱、公乘虛直赴美濃、擣其巢穴、彼必棄京師自救、我據澤山要其歸路、破之必矣、義景召將士議之、將士皆危之、山崎吉家曰、兵尙奇、不出意表、無以成大功、且小谷公以我故絕織田氏、豈可不答其德、不聽、長政歎曰、我悔從父之言黨義景而絕信長、家名盡于此矣、是日、一色義員藤長應信長命、發舟師于丹後、將擊越前、至是罷、伊達輝宗部下中野宗時叛、輝宗遣兵攻之、宗時走死會津、北條氏康攻深澤城、武田氏將駒井昌直堅守、氏康不能拔、立原廣綱守高麗城、糧竭、新山兵將運糧、吉川經家、岡元良擊之海濱、毀其糧船、吉川元春攻三笠山下之、進拔熊野城、而次于平田、會戰驟克、伐郡邑叶者、往往下之、五月四日、織田信長獻瓜、六日、明智光秀、丹羽長秀、取徑于針畑反命、稻葉良通使其臣齋藤利

三守江州道路、土匪蠭起、放火守山來攻、良通擊之、斬獲甚多、八日、賜物村井定勝、賞監皇居修理之功、九日、地震、織田信長將擊淺井長政入近江、命部將森可成、守滋賀宇佐山城、十三日、信長至永原、使佐久間信盛守永原城、柴田勝家守長光寺、木下秀吉守長濱、中川八郎右衞門守安土城、以備越前及近江、十八日、德川家康自京師還濱松、信長更求援于家康、俱將擊淺井氏、十九日、佐竹義重使太田資正守小田城、二十日、織田信長聞敵兵要于鯰江市原、乃以蒲生賢秀等爲鄉導、由千種越路歸、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狙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愕欲索之、信長不許、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而歸、明日歸岐阜、長政切齒曰、怯夫誤機會、二十六日、內侍所奏樂、是月、島津貴久遣使於京師、賀將軍義昭襲職、又與書本田親年、賞其戰功、北條氏康乞援上杉輝虎、輝虎遣景虎及新發田治長、上村

某兵六千赴援、與甲斐兵戰于潟澤口、氏政亦率師一萬五千、與晴信相抗于西上野、上村某與甲斐兵接戰數回、相兵不救、某怒、縱火于邑里而歸、六月二日、織田信長遵勅旨、禁立人宗繼所有田圃及宅地課役、四日、六角義賢使其子義弼攻柴田勝家于長光寺城、勝家固拒、義賢亦來、增兵圍攻、不克、義賢密餌居民、問城中險易、或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下也、義賢悅乃分兵斷水路、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義賢怪之、試使平井某來請和、平井請盥手勝家、勝家悟了之、盡城中所貯水、以盛銅盤、使人擔之、命使者盥漱畢、命瀉其餘水於庭而無吝色、平井覘之色然歸報、勝家令士卒曰、敵既知城中水乏、久難保矣、乃設讌、盡飲所蓄水、自揮薙刀、以其鐓鏦破水甕、激勵盟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六角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義賢遂敗走石部、獲首七百八十、報捷于岐阜、信長褒賜食邑三萬

貫、時人呼曰襲破柴田、初信長以勝家爲先鋒將也、固辭不受、再三强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近江驍將堀次郎、樋口兼益守釜川城、信長欲誘降之、命木下秀吉、使竹中重治說二將曰、子守城者欲何爲、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爲何人乎、曰、爲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爲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焉、欲乘其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爲之立功、爲士者固如此乎、二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能識重治爲人、命隷秀吉、參謀軍務、時年未壯、秀吉引爲腹心、每事咨諏、重治傾心結納、爾後秀吉累勳覇天下者、重治羽翼之功居多、六日、松永久秀攻福住城、尋攻郡山城、多斬獲、斬飯田神十郎等、八日、朝倉景鏡聞樋口兼益降棄城走、十七日、織田信長率

兵三萬五千入近江、十八日、池田勝政殺其族豐後守周防守、豐後周防黨逐勝政、遣使三好三黨、約攻京師、本願寺光佐亦潛通三好氏、十九日、織田信長率兵至北郡、以堀次郎、樋口兼益爲先導、進小田村、長比刈安諸壘望風解走、二十日、將軍義昭親臨軍、將討淺井長政、既不果、二十一日、織田信長進攻長政于小谷城、放火其城下、陣虎御前山、二十二日、信長移營于龍鼻、議攻城策、佐久間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乎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返、令佐佐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爲殿、柴田勝家曰、此諸兵不滿千、盡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大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汝等先去、乃自引近臣三百騎返助三人、三人辭之、迭殿而退、城兵尾擊、三人且戰且郤、遂全軍而歸、淺井長政謂諸將曰、明朝敵當退而攻橫山、我以淺井玄蕃將一千人尾之、我又以兵三千繼之、必得志、我逐北

至横山、諸將並起應之、信長可擒也、諸將皆欲待朝倉氏援、長政曰、義景速來乎、則可、不然則信長斂軍機、疾攻下横山、悔何及、久政固止之、二十四日、信長果引兵向横山、城將大野木秀俊、三田村國定、野村直元、野村直次等、告急長政、二十五日、長政率八千餘兵、赴于大寄山、遣使趣義景、義景不敢出兵、使者三反、二十六日、義景使族景健將一萬五千先往、同長政陣于大寄山、眞柄直隆等屬焉、是日、德川家康將步騎五千發岡崎、池田勝政、三好義繼入京師、二十七日、家康至江北、信長大悅、家康與信長議、欲速攻城、城兵頻告急、長政議曰、龍鼻距此五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今夜進陣於野村三田村、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進曰、臣嘗遊美濃、爲稻葉氏客、視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直繼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雖敵兵、與信長決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

佐久間在乎、皆答曰、在、信長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議戰、家康謂信長曰、戰期在明日、請對强敵一面矣、信長曰、隊伍既定、願固備、族諸部有弱者、馳援焉、曰、僕齡如越三十、則只命之從、苟爲壯年、且遠路來會戰、與人混合、僕所不欲、如不聽則曳兵而歸矣、曰、然則當朝倉、可加援兵、令誰可矣乎、曰、僕邦小兵微、每得練寡單、不能指揮多衆、且以未識其情者爲相備、似不可也、朝倉設令雖十萬、我兵足衛焉、信長强曰、只恐使卿獨對北人、遺嘲於天下、卿素不特我援、我當識焉、庶幾以一人爲合備、以拒世之謗矣、曰、然則可稻葉良通也、良通薙髮號一鐵、雅有勇名、信長召良通曰、汝爲德川所識拔、榮莫大焉、因取一槍、贈家康曰、相傳是爲鎭西八郎箭鏃、公源氏冑、請朝其以此指揮、家康喜而受之、分兵爲四、酒井忠次等爲先鋒、石川數正等爲次隊、家康自爲中軍、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爲左右翼、稻葉良通爲後

拒、部伍既定、信長乃勒軍爲十三隊、以坂井政尙爲先鋒、池田信輝、蜂屋賴隆、佐久間信盛、森可成遂列次繼之、羽柴秀吉爲中軍前隊、津田敏久、林通勝爲後拒、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是日、將軍義昭將臨信長軍、不果、二十八日黎明、信長遣候騎偵之、長政兵可八千、陣于東、景健兵可一萬五千、陣于西、信長馳遣使謂家康曰、昨夜既定軍議、然吾所深憾者、淺井父子也、吾親擊之以洩餘憤、請卿擊朝倉之兵、家康曰、諾、酒井忠次諫曰、我所約已定、易之必亂、家康曰、越衆而强、江寡而弱、舍弱取强、吾所願也、既兩軍過姉川、淺井氏將磯野員正爲先鋒、坂井政尙、池田信輝與戰不利、北軍益進、朝倉景健縱兵百餘先濟、向參河軍、本多忠勝請家康曰、彼欲擊我横、我當逆戰、家康曰、否、命忠勝馳擊、大久保忠憐、安藤直次踵馳擊走之、景健以全軍進、家康前鋒卻、次隊承之、戰于河中、大塚又内攬敵槍相挽、遂奪而殺之、内藤正貞遣槍

敵中、回馬取之、松平忠次爲敵射貫左手、拔矢反射殪之、次隊卻、敵進直逼家康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家康怒、奮槍指麾、縱左右翼夾擊之、眞柄直隆揮大刀冒陣大呼、殪數十騎、參河兵披靡、勾坂式部挺身而進、以槍鏦之、直隆直擊其冑、冑碎而仆、式部弟及其奴來救、斃直隆、信長前鋒阪井政尙二千餘、陣于姉川上、近江將磯野秀昌、率高宮參河、大宇大和、山崎源八郎、寺田信濃等八千餘騎、渡水進戰、政尙兵敗、政尙其族百餘人皆死、池田信輝繼之戰、被創而退、木下季吉繼之戰又敗、長政乘勝急擊、信長十三隊、長政破其十一、進逼麾下、家康見其危、馬上揮槍、勵衆以救之、擊長政陣、大敗之、後拒稻葉良通横擊之、長政之兵戰疲矢竭、見越前兵敗、皆潰走、追北至大崎、長政走小谷、南軍既大勝、獲敵驍將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濃參兵死者千餘人、横山以下諸城皆解走、越前兵二人、狙擊家康、爲加藤喜左衞門、天野康景所殺、

遠藤直継提首級、潛混敵兵、狙擊信長、竹中重矩覺之、擊直継殺之、信長陣于龍鼻、召俘因安養寺經世問曰、我軍始雖失利、終能大捷、乘其勢直攻小谷城如何、經世恐其見疑、詭對曰、長政雖悉衆而出、父下野守其兵不下三千、今欲以疲兵攻新兵、未見其可也、信長然之、木下秀吉急馳馬來、言信長曰、請臣指揮諸將、乘勝攻小谷城、則立可拔之、信長笑曰、藤吉膽大、故態又發、秀吉固請曰、今不取之、後必悔之、信長終不許、秀吉不喜而去、信長釋經世歸小谷、城中所有老羸不過二百餘兵、信長攻之、則不能守、久政父子得保小谷三年而後亡、經世之力也、信長使母衣騎傳令收軍、論戰功、大賞家康功、贈奇珍重器及長光刀、副以書、目以武門棟梁、東諸侯聞此役也、深服家康壯武、稱爲海道第一、初稲葉良通屬織田氏、信長知非其心服也、將殺之、一日饗良通於茶室、良通入室、有三士接伴、勸良通讀軸話贊、良通曰、是韓退之之詩

也、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伴士問其意、良通審說解了、信長隔障聞之、乃排戶入曰、我嘗聞汝梟勇、不知有其文字也、不意文雅如此、今日之享、實非饗汝、欲使士刺之也、今好汝文才、而滌黑心、汝亦永爲我臣、命三士出匕首以視之、良通謝曰、臣亦豫備今日有計、欲得敵一人而斃、懷出匕首、措信長前、信長嗟歎焉、信長嘗欲使紀伊人雜賀孫一郎、及若右衛門歸降、遣人不報、且未知使者存否、再使良通赴說、兄弟諸從與來執謁、信長問曰、始使者何如、對曰、殺之、曰、何故殺之、曰、其人步騎衆多、未嘗通一言、騎入城門、稱織田使者、言詩色驕、臣察將有虜戮之機、故殺焉、曰、何故不殺稲葉乎、曰、其體大異前使、先可五六里、愁遣人云、奉使命來焉、臣自樓上望見、鞍馬質朴、所從不過數人、下騎城下、僅率三人、整威儀徐徐而入、臣感其有禮節、自開門迎之、乃就坐聞命、義理明晰、形容肅敬、竊見布褌微垂服際、知守儉用財於武之

人也、化其良士之風而服從、是臣不殺之謂也、信長歎笑、磯野員正近江人也、父員吉、永正中、城佐和山居之、員吉死、而員正嗣、隸淺井氏、姉川之戰、敗率餘兵、退入保佐和山、信長進師、重圍員正、員正據險固防禦、信長命築對寨於百百村彥根山南北、使羽柴秀吉、市橋長勝當焉、而巡撫郡邑、是日、西大路火、是月、武田晴信至簑輪、北條氏政在秩父、請援于上杉輝虎、輝虎率師來曰、我與氏政併師、與信玄戰、勝之則恥也、負則恐貽謗於後世矣、不如不戰也、乃收師而去、氏政亦歸、秋七月四日、織田信長入京師、獻捷于幕府、頒號令於天下、七日、奏樂、八日、信長歸岐阜、徳川家康亦歸濱松、十三日、星貫月、十七日、佐竹義重賞舘某戰功、稱大和守、二十五日、三好康長、長逸、齋藤龍興、細川延元、藤賢、池田筑後守等餘黨、陣天滿森、松永久秀、久通、出備信貴山、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筒井順慶入十市城、尋出兵攻略大和三好氏黨定宅甚

太郎率兵至兵庫、是月、三好長緣康長等、自阿波入攝津、築砦中島浚溝列柵、爲固守之計、織田信長將兵三萬伐之、陣天王寺、三好義繼、畠山昭高、池田勝政、伊丹親興來會、三好政勝望風降附、八月朔、先是徳川家康遣使于上杉輝虎修好、村上國清贊成、輝虎悅納之、是日、遣使酬之、先是今川氏眞素與輝虎通好、勸家康修聘、三日、足利義氏命相承院新城鎭靜固、豎士服從、九日、和漢聯句會、十一日、佐竹義重取大山田城、十三日、安宅甚太郎與池田豐後守餘黨、俱攻伊丹城、城兵擊卻之、十七日、三好康長、長逸等、擊三好義繼、畠山昭高于古橋、敗之、大友氏兵圍攻佐賀城數月、諸部懈弛、飲宴耽娛、戶次鑑連屢諫不聽、義鎭弟親貞率騎兵三千赴小城郡、或廻兵船于津口、迄八月、接戰數回、是日、親貞到大願寺、諸部競進、鍋島信生告之隆信、使納富但馬守兵二千餘陣于於保邑、與親貞對抗、十八日夜、遣細作于今山、歸報曰、將驕

兵懈、衆心不和、守備不整、信生意決夜擊、十九日、但馬與親貞戰、不利而退、日黃昏、信生說隆信、僅十七騎出城而進、但馬亦擇退兵、涉水御牧、屯于於保邑而竢、信生携五十餘騎許、抵新莊、伊藤家秀驅士民迎信生於勝樂寺、勸餉、伐竹木造紙幟、謀濟森川、土民馳加者三百、到藤折、鴨打、持永亦來加、二十日未明、攀嶮岨到北嶺、親貞陣燒篝警備、士卒醉臥、信生望見杏葉記號曰、我嘗欲得杏葉以爲記號、如得志則取以爲章矣、乃率七百餘人、鳴鼓發鬨、但馬亦合鬨奮擊、親貞所部騷亂、信生進兵勵戰、隆信近侍成松刑部少輔潛伏山谿、親貞踰山將走、途爲刑部所獲、豐師敗績、小田鎭光不能保城而奔筑後、肥筑諸部皆弭散、義鎭命築長圍、使戶次鑑連守于立花、高橋鎭種于巖屋、小田部承叱于荒平城、大鶴宗秋于鷲嶽城、臼杵新介于柑子嶺城、以爲肥前之厭備、秋月種實、筑紫廣門、嘗通隆信、與鑑連鎭種等對抗累月、織田信長

傳將軍義昭致命、喩結成、諸軍皆罷歸、是日、信長發岐阜抵橫山、二十一日、大風拔屋敗稼、三河遠江尤甚、德川家康令三奉行巡視、賙恤有差、百姓忘落、三好長逸等陣天王寺、松永久秀、竹內秀勝軍高安備之、二十二日、鍋島信生拔多久城、獲城將小田鎭光妻及子鶴王還、二十三日、將軍義昭告急織田信長、信長率兵入京師、部署諸將討三好三黨、二十五日、信長發京師陣牧方、二十六日、信長進陣天王寺、三好一任來降、二十七日、將軍義昭獻紫葉、二十八日、德川家康世子竹千代加首服、稱二郎三郎、織田信長授諱字、名信康、時年十二、家康在濱松城演猿樂、使宗族將士、及參河遠江百姓縱觀之、晦、將軍義昭率兵發京師、陣攝津中島、是月、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還吉田、吉川元春留守神西城、山中幸盛乘隙圍井上某于羽倉城、元春來援、擊卻之、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兵一萬、據野田福島、先是三好一族會議于勝瑞曰、桂

川之役、雖頗得利、陣營不整、諸部分散、遂取敗、再戰宜擇陣地、或謂攝津中島內野田福島者、西南連大海、淡路四國、通路最便、其餘三面以淀水爲涯、四面皆沼田也、不如卜此地矣、於是據之、織田信長自將討之、九月三日、將軍義昭移中島城、根來僧兵三木別所、及畠山氏將玉木某率兵來援、四日、桐生城主桐生重綱部將伊藤右近尉等、悉新進用事、叛誘上杉氏將萩田備中守來攻、由良成繁遣兵援重綱擊卻之、五日、松永久秀攻筒井氏屬將片岡春之于片岡城、春之潰圍走達摩寺、八日、石山本願寺光佐舉兵與三好三黨通、送糧餉于野田福島、織田信長築砦于樓岸川口備之、石山卽大坂、九日、是時光佐移書五畿及紀伊越前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壁壘、以自守焉、四方末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人、信長度其難猝倒、聲言攻野田福島、移軍天滿、縱火于天神祠拜殿、移陣營於森中、師總六萬云、城中皆識曰、信長縱令雖大軍攻

圍、分隊以列陣矣、城兵必莫出門戶、示弱以歷日、則東道兵士機屈倦長圍矣、如急攻則擊之壁際、捍禦無撓、十日、信長令諸將湮野田福島城濠、架浮梁于中津川、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爲處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爲恥、遽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酷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爲業、貪嗔殺生爲戒、今而如此、固當可勝歎哉、

十一日、奏樂于禁中、薦熱田社、十二日、織田信長及將軍義昭陣海老江、攻野田福島城、城兵請降、不許、十三日、本願寺光佐攻樓岸川口兩寨、應野田福島、十四日、石山兵五千、取杜口禾、織田信長縱兵擊之、石山兵多出銃手、信長兵奔、佐佐成政傷、福富貞次

死之、石山兵乘勢競來、陣將崩、將領多死、信長兵潰走、石山軍乘之、前田利家揮槍大呼、手殪數十人、石山兵辟易而去、世傳前田堤上一槍云、十八日、信長再與石山兵戰、復敗、十九日、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遣使說朝倉義景曰、信長方困於攝津、公與我乘間建旗京師、與三好齋藤夾擊信長、破之必矣、義景辭之、族人景鏡強請出援、本願寺光佐亦遣使請援、於是長政、義景、合兵三萬、軍比叡衞、將焚坂下、是時森可成與織田信治守宇佐山、是日、長政自辛崎、義景自河野、併兵將圍宇佐山、可成伏兵於路、出而陣、遣輕兵挑戰、長政及義景分隊爲三、景鏡侮可成兵寡、亂隊伍進擊、可成誘之要地、發兵掩擊、景鏡敗走、長政大怒奮擊、可成欲入城拒之而不能、與信治及尾藤源內、靑地泰貞等返戰、可成斫敵亡騎、被傷數處、遂戰死、信治及源內等亦皆戰歿、可成初仕齋藤氏、去仕織田氏、織田氏挫駿河、勦美濃、可成皆與有力焉、

死年四十八、長政等進攻宇佐山、留後武藤等能拒、義景使景鏡上叡山、與山僧俱守大嶽、韋津、野路、田上僧徒等、並起斷勢田橋、扼信長歸路、二十日、將軍義昭奏遣權大納言山科言繼、權中納言柳原淳光于本願寺、傳勅于光佐、欲令罷兵、不果、朝倉景健、淺井長政、放火大津馬場松本、二十一日、過逢坂、縱火醍醐山科、迫京師、六角義賢舉兵應之、軍于益順、二十二日、信長聞警大愕曰、吾籍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恥也、二十三日、令攝津河內諸將備三城、而還救之、三城兵大起尾之、奪舟於江口渡、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亂流皆濟、整陣徐退、石山兵追尾、柴田勝家、前田利家、佐佐成政等擊郤之、勝家直馳入京師、馬上廻街衢呼曰、我君直過大津、滅寇不日矣、輦下肅然、在京士人皆如大津迎信長、信長感勝家智計、下加茂番衆鄉民、警衞禁闕、二十四日、遣權大納言山科言繼慰問將軍義昭及信長、

信長出軍大津、景健長政驚遁靑山、遂上叡山陣、義昭陣于將軍塚、信長于宇佐山、圍長政等于比叡山、遣人濱松乞師、德川家康使石川家成、酒井忠次將二千餘騎赴援、屢與六角義賢戰、信長使人說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二者不聽、他日必縱火赭山、盡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信長素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黷貨黨賊、然以敵兵尚盛、優容之、二十五日、信長圍山麓、築壘于香取屋敷、穴太、田中、唐崎、使諸將守之、島津義久遣喜入季久於京師、獻刀馬黃金於幕府、二十八日、三好長治、篠原長房等率阿波讚岐兵、軍尼崎、攻河原林三河守、拔其城、斬三河守、是月、大友義鎭與龍造寺隆信戰、不克、因講和罷兵、隆信乃擊有馬義貞、戰于杵島郡、義貞破入橫澤城、隆信分諸將守要害、秋、長島一向宗徒應本願寺光佐、織田氏將瀧川一益攻之、不克、椎名神保族起

越中、據富山城、上杉輝虎宥木戶玄齋罪、復職祿、武田晴信進師于伊豆、到韮山、北條氏政將兵邀之箱根山中、晴信前到箱根驛、與氏政先隊戰、獲首六十七級、晴信引兵下山、將至駿河、氏政追躡至三島、列陣于五十隊、晴信分部下二萬三千作二十一隊相挑、相隔可五里、諸將請戰、晴信曰、時既日昳、而昏黑在目、且在敵地、未熟險夷、萬一有躓、多亡士衆、不若待詰旦之全也、且颺言曰、此役幾氏政而入小田原者必矣、會氏康疾作、是宵氏政回師于小田原、安喜修理亮乞救一條兼定、兼定遣兵三千援安喜氏、攻長曾我部元親、元親發兵拒之、戰未酣、敵後隊懼而騷、元親急擊破之、遂攻安喜郡、分兵自間道襲敵後、夾攻大破之、修理亮自殺、元親使親泰守城、築砦於奈半利、置戍而歸岡豐、冬十月三日、相摸守北條氏康卒、年五十七、氏康陽柔陰剛、賞罰明斷、能識人、智勇絕倫、馭下寬緩、能得衆心、故能殄滅勁敵、竟幷八州云、氏康攻擊

四方、大小三十六戰、往往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頼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而安焉、都下之殷贍、天下無比、器皿繼布、莫弗具矣、遠邇輻湊、相爲貿易、雖異俗殊方、亦慕風來聚、明人深美都會之盛曰、我邦無及也、遠矣、多提家歸化者、以故明錢充布國中、氏康好其永樂錢、以禁停他錢、此時列國多破錢、動開爭端、唯氏康管内無其憂云、嘗與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略、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民皆以廉讓相尙、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足利義氏爲創一院、酬其諡云、讓國務於氏政、而後試問其所樂、對曰、揀吏以分能否、氏康曰、善矣、然其業武人之恒也、或諸士擇主者、及與鄰國相戰、居常不愛士、不惠民、則去而之他邦、求明主而事之、是故愛士惠民、將帥之任也、生飽煖之家、而不知下情、雖有功勞不賞、乃懷怨恨、人心如畔離、則臨變雖甘言加之、有誰

致服焉、是故平素不遺寸功、褒稱勵薦、名稱調議、必莫倫士卒之功勞、氏康一日喫飯、氏政爲伴食、氏康見之、涙盈眶曰、我家吾一世而絶、氏政及近臣皆失色、氏康曰、今見氏政方食、以羹注飯二次、凡人不論高卑、一日再食、自然熟知、今注羹分量猶且不記、焉得辨士彊弱、斷決軍事、予一日瞑目、隣國來侵、亡滅無日矣、後果然、氏康嗜和歌、先有武藏野紀行、又詠閑居、那可那可耳幾與女奴仁波婆千梨母奈之加勢爾爲加須流耶麽邊志太以保、有七子、長氏政嗣、次氏輝、出養大石武久、初武久屬上杉氏、爲瀧山城將、更來服、以城讓氏輝、改名瀧山、爲八王寺、終復本姓、併有八王子、榎本、古河、栗橋、小山五城、次氏邦出養于藤田邦房、併有鉢形、箕輪、沼田三城、次氏規併有韮山、館林、三碕三城、次氏忠併有佐野、足柄二城、次氏光有小机城、次景虎、北條氏時死、無後、景虎嗣其家、轉養于上杉輝虎、五日、尼子勝久攻毛利氏部將河口久氏于末次城、吉川元春率兵來援久氏、擊卻之、更

進取勝久屬城高瀨、神西城將棄守出奔、山中幸盛以部兵七百入守之、織田信長遣菅谷長頼、佐佐成政、言於北軍、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何、請一戰以決勝負、朝倉景健等不答、願請和、不許、六角義賢糾近江土兵、將夾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佐和山來援、行破土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爲義賢至、至則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北人深入至此、自送死耳、請擊之、莫使一騎還、信長大喜、二十日、淺井長政、朝倉景健部兵、放火一乘寺、試樂寺等、二十二日、一向宗徒取三牧城、細川藤孝等攻復之、本願寺光佐攻高屋城、三好長逸等攻烏帽子形城、並敗退、二十五日、幕府慰勞島津義久使臣喜入秀久、賜書及劔于義久、是月、富山城主神保氏春誘一向宗徒、攻上杉輝虎屬城魚津、小井手兩城、輝虎聞之來、自上野攻氏春于富山城、是月、立原廣綱率兵攻手碕、岡元良等擊卻之、吉川元春督兵攻新山、

數日而退、土佐國司一條兼定殺其老臣土居宗算、初兼定暴戾、臣庶怨畔、宗算作書諫曰、夫夫婦者、人倫之大綱、君不庸臣言、出夫人宇都宮氏、可謂淺慮矣、今又欲娶大友氏、約送適子、是藉力於寇、彼行將奪吾封、且元親已蠶食數郡、君專事醼樂、宴飲鴆毒、不可不戒也、君所好、長劍異服、固非祖先之制、今以擊劍輕捷爲務、而不修修身齊家之學、是亡國之基也、方今四海騷擾、雖一金可以爲軍須之備、然頻年大起土木、費耗居多、臣聞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可不戒哉、使鷹驅犬、耽漁獵、不顧民苦、昔晏子諫景公以流連荒亡之禍、不可不省焉、佞人讒臣、因內謁執權、倖祿踰人、勢壓功臣、賢人在野、無辜號天、以故麾下之士多叛而通元親、願退佞讒、進賢能、宜召老儒講學、治以文、亂以武、文武如車之兩輪、不可偏廢也、君使臣以禮、養民以仁、是兵家之要、將帥之任、伏願君納臣言、改過、兼定弗聽、遂殺之、宗算勇武、熟練兵事、上下倚

賴、及其見殺、國人舉懷危懼、當是時、長曾我部元親領東五郡、幡多高岡二部屬一條兼定、以淀川爲界、初吉良親貞自弘岡來、謂元親曰、拔一條氏屬城蓮池、元親曰、吾宗族嘗依先君恩、得保社稷、天道可懼矣、親貞曰、臣當天譴、任我處置、乃召史作元親書、贈兼定臣佐竹信濃守、弟左京進招之、信濃時守蓮池、後屢通音信、或招蓮池戍兵漁獵、親昵數月、親貞與戍兵平尾新十郎、土居治部大夫、沖彌藤次相睦、一日饗三人、謂之曰、國司家爲文臣、不慣弓馬、疎攻伐之道、他日衰弊、不能復保盛大、武人以立身輝宗爲譽、庶幾歸元親、謀後榮矣、坐客皆諾、相盟期刻、十一月六日夜、親貞弟香曾我部親泰率兵逼蓮池、新十郎等關門迎之、又取戸波城、兼定大怒、遣人譴元親、元親陽與親貞絕、獻誓書謝不知、十六日、朝倉義景率兵援淺井長政、陣上坂本千野等、織田信長架舟橋于勢田、二十一日、長島一向宗攻織田信與于小木江、殺之、二

十二日、六角義賢與織田長信講和、二十五日、堅田居守猪飼甚介、馬場孫二郎、居初又三郎等、遣人於信長、請得除長以斷越軍後路、信長議之、莫敢應者、坂井政尙請赴、信長悅許之、令安藤右衛門、桑原平兵衛副之、是日夜乘船竊渉堅田、逐敵奪粮、通字佐山寨、敵細作報之、朝倉義景乃遣族景行等兵三千、自陸路阿閉貞吉兵七百自水路、夾擊堅田陣、政尙奮勵死戰、兵寡不敵、從死者四百餘人、寨陷、政尙與前波景當戰所殲、丹羽長秀、羽柴秀吉聞急馳到大津、不及、二十七日、左衛門佐龍造寺鑑定卒、二十八日、將軍義昭移陣于三井寺、晦、朝倉義景族東鄕正經竊議和平、因將軍義昭而行成、信長弗聽、是日、義昭親抵園城寺、居間三國、是月、上杉輝虎遣長尾景連于岐阜、謀夾攻武田氏、信長應之、趣與越後連和、而與甲斐聘問如故、凡信長使者歲中七來、晴信二歲一報之、德川家康質子異父弟松平勝俊、逃甲斐歸于濱松、跋

渉氷雪足指皆墮、家康哀憐厚撫之、十二月朔、武田晴信爲宗蘊尼寄香火田于圓光院、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七日、一條火、延燒勸修寺、大祥寺、及小御所、十三日、織田信長與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相持近江不決、帝遣權大納言三條西實枝、中納言滋野井冬隆于坂本下詔平之、信長不得已、與義景長政交載書、十四日、信長解兵抵勢田、十五日、越軍下山還、將軍義昭歸京、十八日、信長還岐阜、二十八日、武田氏將秋山晴近入美濃、襲明智城主遠山宗叔斬之、是月、北條氏政使人乞和武田晴信、晴信欲許之、諸將諫曰、氏康新亡、士民喪氣、宜速擊之、小田原陷、雖謙信不能支、關左諸豪、皆不招自降、其他諸州可席卷而得焉、遭難遇之時、而失機會、不亦惜乎、晴信曰、足利將軍失威、姦徒竊命、吾欲出兵東海、而後西進旗皷於京師、以信大義於天下久矣、前有醫診我脉、謂君將有篤疾、在五年後、恐不可救也、而今吾專經營關東、中道疾作、

不翅曠歲月、志亦終不可成也、且信長以詐術誓仕我、陰命家康當我、而已自取易取之地、坐致强大、其姦謀甚可惜也、今先攻家康、信長必出援之、而後伐之、軍亦有辭、而信長與家康之伎倆、老夫粗覺之、可一舉而破也、竟與氏政和、使其納質、又廢氏眞、以表意、氏眞懼走德川氏、當是時、將軍義昭與信長相隙、乃以書諭晴信輝虎來圖之、信長聞之大懼、聘問益厚、是歲、里見義弘城岡本、三年城成、令長子義賴守之、樹柵海瀕、懸賞募土人、以備北條萬喜二氏、織田信長以丹羽長秀爲若狹守護、領半國、以其餘頒予國人、所謂逸見昌淸以高濱、内藤越前以西津、香川左衛門大夫以鳥羽、熊谷直澄以三方、山縣下野以藤井、白井光胤以賀茂、粟屋勝久以佐柿、松宮玄蕃以瓜生、寺井源左衛門以吹縄、武藤景久以石山、通欣保城邑、多賀谷政經攻小田氏治于小田城、不利、轉攻氏治屬城谷田邊、城將尾上主殿走牛久、龍造寺長信攻有

馬氏部將鶴崎源太左衛門尉于女山、取其地、龍造寺隆信欲伐有馬氏、陣于杵島郡、有馬晴純迎戰于佐留志、小田、大町、晴純不利、退保横澤城、隆信轉攻犬塚城而取之、初犬塚尚茂、犬塚鎭直在蒲田江、號東西犬塚、尚茂闘少貳氏、鎭直隷大友氏、隆信以妹妻尚茂、與兩犬塚和平、然尚茂猜忌鎭直、與隆信親昵、託享宴殺鎭直於私第、鎭直一族恚、攻蒲田江城、尚茂擧族皆殲、隆信乃使犬塚鎭家守蒲田江城、大友氏將高橋鑑種與鎭理爲父子之約、鑑種剃髮號宗專、鎭種本名鎭理、實吉弘鑑理二男、爲鑑種義子、冒高橋氏、改今名、爲寶滿巖屋城代、領豐後三笠郡、剃髮號紹運、居巖屋城、時年二十三、後使子直次居寶滿城、西域人傳耶蘇教、大友義鎭命清田鎭忠、田原紹恩試聽焉、紹恩深善其敎旨、而歸白義鎭、義鎭賞譽不容口、義鎭終被詿誤、大崇信之、自是耶蘇遍國中、初咒詛之擧也、義鎭惡道釋所爲、而欲以時除其徒、至此毀碎神

社佛宇、雖帝王之祠、父祖之廟、一切燬之、以故邦家多妖、義鎭疾、

大臣死喪相繼、德川氏臣鳥居忠吉死、年八十四、子元忠、

纘[illegible]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蓋亦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覇、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游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爲我邦地脈、自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臀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臀、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背、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擧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咋、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

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爲根本、而置府京師、筑紫、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爲、舍彼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鎭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啓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家之敗者、非失形勢故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呑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爲八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拜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尤廣、其次爲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抖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拜信濃、飛騨、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後、拜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耕戰、帶甲數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擧宇內之心、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背、以横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

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臀、固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夷、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旣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耶、夫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一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目以足利氏之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遷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跡、有足紀者、吾故列叙之、詳其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鑒焉、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七

元龜二年辛未、春正月四日、地震大雪、五日、德川家康叙從五位上、六日、大和三輪市場火、十日、河內平野火、十一日、德川家康任侍從、北條氏政重建三島社、十九日、和歌會、是月、神戶友盛挈妻如岐阜賀正、織田信長誣以謀反、拘而幽之於日野、初友盛豫約以關盛信子盛義爲嗣、故信孝之嗣、非其志也、居常怏怏不樂、狙信孝有過、關氏屬又懷貳、信孝悲以告信長、信長稱遇養子信孝無狀執之、既而釋之、擧邑讓予信孝、友盛善馭術、上杉氏士曾田宇平次、變姿擬圉人來仕、二年悉得其術而去、信孝殺其族山路正國、收高岡城、使巽父兄小島兵部小輔鎭之、神戶士百二十餘

人、由是流涙、其餘四百八十人仕信孝、城內、川西、太田、高田、竹岡等是也、二月七日、貝合、毛利氏部將杉原盛重擊尼子勝久部將平野久基于淨滿原斬之、山中幸盛聞變、攻盛重于尾高城、盛重又擊却之、二十四日、淺井氏部將磯野員正、以佐和山城降織田信長、移高島、長政怒磔員正母質小谷者、既大尾朝妻城皆降信長、信長以佐和山城五萬石授丹羽長秀、與柴田勝家並爲信長股肱、世稱一雙、新莊駿河亦叛降信長、淺井氏勢益微、木下秀吉慕柴田丹羽二人勇武、並請族字、稱族羽柴云、兵庫頭松平親廣死、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六日、武田晴信掲禁榜于源長寺、二十九日、松平家廣死、子家忠嗣、是月、武田晴信至駿州田中城、按行遠州小山、築能滿寺城、晴信引兵次于大宮、築壘沼盛、使大熊某守之、日多遜、中山、牛尾等寨悉陷、部下或降、藥師進迫尼子勝久于末次、勝久奔新山、先是勝久分兵、欲自備入藝、

益求救於宇喜多直家、直家助之、攻備中諸城下之、於是元就令穗井田元淸赴備中、伐諸城降敵者、悉復之、勝久及直家之軍不能爭、田村淸顯復圍小平攻之、小平修理走石川、三月五日、先是武田晴信率兵築相良、是日、進攻高天神城、城主小笠原氏儀據險拒守、其族貞頼重廣入援、晴信令曰、氏儀姉川之役、顯勇著名、欲與我抗衡也、與彼相對、莫定陣地、陽此陰彼、彼出乃退、彼入則進、使彼屈撓、然則不傷兵而決勝耳、內藤昌豐如其言、歷日氏儀勢屈、欲出戰、昌豐進薄城際、急射弓銃、氏儀不能出、晴信稱昌豐善用兵、當是時、晴信兵威益熾、密與淺井長政、朝倉義景通信、且與延暦寺僧相約、欲取參遠抵尾勢濃江、以長政義景爲羽翼、列營于比叡而圖京師、進師于乾、巡視懸川久能、松永久秀使其將竹內秀勝擊柳本、十八日、尼子氏將秋上久家遣其部下羽倉元陰攻毛利氏部下福頼元秀于米子城、城兵出戰、不利、明日、元陰

進攻神津、杉原盛重逆擊斬之、二十四日、北條氏康與佐竹義重戰沼尻小川臺、國人多服佐竹氏、北條氏政怒自率師侵掠下野、義重乃將兵擊之于佐野地、贏輸未決、氏政不得志、常陸下野之地、服佐竹氏、於是義重初有併呑南郡之志、初與陸奥接境者、石川、岩城、赤館等也、迨永祿天正中、義重掠略南郡數十箇處、石川晴光其子昭光、世居石川郡、其族政光、其子朝光居赤坂、與義重講和、義重欲使之爲臣、遣支族義久誘之、朝光不從、政光弟赤坂右馬介、屢勸政光、不聽、父子遂據城不服、義重以義久爲前鋒赴攻不利、而後政光父子、終稱臣來服、又畑梅香齋以鹿子畠枝左衛門尉以中石井、森大膳以棚倉城、其餘白石相模守、淺川次郎左衛門、上遠野美濃守等、及石川一族藤田光兼、其弟澤井光祐等、皆送欵來服、義重使和田安房守、謀擄結城義親、以養女配之、使二男喝食丸約爲之義嗣、令義親歸守白川城、先是朝川大和

守、愼義親就擒、乞援于二本松義繼與鹿子畑義總謀、率白川遺
士、併騎兵五百餘、欲夜襲白川城、赤城朝光聞之、告佐竹義久、義
久以告義重、遣宇留野源太郎、及武藏重綱、岩城援兵白土隆貞、
分爲三隊、三面入朝川地掠略、進攻城陷之、大和逃走、義總遂乞
降、二本松義繼、及金上盛滿入和平、令屬麾下、二十六日、武田晴
信命管內大工村民、供兵役、是月、今川遺臣衆黨侵掠掛塚、德川
家康遣本多忠勝、大河內政綱擊破之、上杉輝虎攻魚津城主椎
名秦種、取其城、與川田長親海部城主海部左近將監襲長曾我
部元親弟島親益于奈佐、斬之、元親重建高賀茂祉、春、甲斐將秋
山晴近略東參河、誘段嶺之城主菅沼刑部之臣城所道壽、作手
之城主奧平貞能之臣山崎善七郎、使刑部貞能屬晴信、晴近陣
于設樂郡、菅沼定盈、設樂貞通、西郷清員等攻之、晴近引去、天野
景貫出兵攻長篠城、城主拒之、景貫子景厚先衆渡水而進、與城

兵接槍、士卒互多死傷、菅沼道滿戰死、晴近圍長篠城、道壽又勸
長篠城主菅沼正貞之臣菅沼滿直、說正貞降于晴信、晴近遣道
壽於野田、說菅沼定盈屬晴信、定盈却之、刑部族信濃守屬家康、
伊賀守三照及新九郎降于晴信、定利出段嶺流寓、竟依定盈仕
家康、近江獻兩頭龜、夏四月三日、大風、七日、先是足助土匪蜂起、
將襲岡崎城、德川家康遣青山義門、阿知和玄鐵等擊走之、是日、
遠江土匪通武田晴信、亦將攻岡崎城、義門玄鐵又擊敗之岩津
村、義門追躡戰死、九日、小田鎭光在筑後、龍造寺隆信併造其婿
人書、詐誘鎭光、鎭光兄弟得書而悅來、掩擊鎭光于納富信景第、
弟發光于鍋島信生第、小田氏絕、十五日、武田晴信降足助城主
鈴木重直、使下條信氏守其城、淺香井、足利、大沼城等、皆望風屬
晴信、晴信轉兵至東三河、遣山形昌景等攻菅沼定盈于野田砦、
定盈棄砦走保野田城、二十九日、晴信帥師二萬三千、侵掠參河、

德川家康聞二連木急、親自督騎五千、將赴援、出途聞城陷、入吉
田城、晴信乃遣其子勝賴、及山縣昌景騎兵八千圍吉田城、酒井
忠次督兵出城而拒戰、明日復戰于郊外、忠次與甲人廣瀨景房
接槍再回、晴信察家康在斯城、由山路退去、是月、葦名盛氏與佐
竹義重對抗于南鄕、相馬盛胤、石川照光居間講和、五月二日、先
是將軍義昭以關臼晴良子義演爲猶子、入三寶院爲僧、是日、義
演參朝、六日、淺井長政與本願寺光佐謀、圍堀二郎于箕浦城、又
分兵攻羽柴秀吉于橫山城、秀吉留兵自出援箕浦城、與僧徒戰
下長澤破之、既還師于橫山城、長政兵引去、大友義鎭崇信耶蘇、
捌建幾利支丹寺、壞神祠佛刹、家國衰弊、戸次鑑連諫曰、頃年國
政無度、每戰失利、郡國將士、及兒童離不彈指者、請棄邪歸正路、
義鎭壓之、稱壓肥後、寘鑑連于立花、言曰、卿嘗所請、以老城爲我
守之、鑑連遂徙居立花城、後改族稱立花云、九日、松永久通、竹內

秀勝等攻淀城、既引還、十一日、諭武田晴信、獻財、充天台座主覺
恕給俸、十二日、織田信長怒一向之徒黨淺井氏、親將師五萬陣
于津島、佐久間信盛等一萬餘自中路、柴田勝家等二萬餘自多
藝山麓、縱火以視武威、而遣人諭曰、汝宗徒等不奉守護命令、專恣
暴橫、莫追計算矣、若速不來服、則我必擧戮焉、其徒相議曰、趣則
必遇殺矣、赴而死、拒而死、是非無生路矣、不如快死而俱到安樂
界矣、乃推下間三位房爲魁帥、諸島五十餘邑老幼、充斥水陸競
進、信長見寇勢不可當、將曳陣、寇要之險隘迫擊、會霖雨起、騷股
川洪水溢岸、佐屋桑名長島、四面變爲海、美濃師不諳地理、沈溺
溝塹者多、日晩拒擊島口、勝家返騎擊之、寇乘輕舸于太田河、要
險發砲、士卒死傷者多、躬亦傷左股、寇奪勝家幣騎標、颺言曰、勝
家納降、勝家聞忿怒、反擊將死之、從者毛受照景斫寇、復得騎標
而歸、安藤範俊又傷敗退、氏家直元勵士卒力戰、寇能諳地理、分

合出沒追至、直元危戰、屬下種田正鄉等勸直元退、殊死奮戰、直
元稍退、到太田邑邸、初市橋長勝、丸毛親吉軍太田鄉、直元遣人
曰、請偕收兵矣、太田甚兵衛在小稻葉槧、通寇擊長勝親吉、二人
敗先走、直元及正隣、且戰且退、甚兵衛與寇圍直元、直元舞槍奮
鬭、雨脚滋降、不辨咫尺、謬陷泥淖墜騎、遂爲寇爲馘、諸部悉潰、信
長不悅而班師、松永久秀父子攻交野城、城主安見信高固守不
屈、久秀歸多聞城、十七日、以故將軍義輝七回忌辰、賜法華經于
將軍義昭、二十五日、北條氏輝攻下妻城、多賀谷政經逆擊却之、
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勅東坊院募緣延曆
寺根本中堂日供費用于諸國、晦、三好長逸等攻畠山昭高于高
屋城、是月、香西宗心率兵攻加陽城、城主某逆擊殺之、多賀谷政
經攻谷田部城下之、使多賀谷政伯守之、五月、北條氏輝、梁田正
氏侵掠都邑、來攻下妻城、政經設伏、與子重經邀戰破之、獲首三

百四十三、氏輝正氏兵敗、蹈鬼奴川下流而走飯沼、六月五日、勅
僧慶岳祈延祚長久、十一日、將軍義昭養故太政大臣植家女爲
子、嫁筒井順慶、十二日、武田晴信揭禁榜于甘棠院、禁軍人刼略、
箬尾爲綱與十市常陸戰于南柿森城、十四日、陸奧守毛利元就
卒、元就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料
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
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
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
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隆景之言、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
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于郡山城、年七
十五、稱洞春寺、贈從三位、元就有宏度重節義、沈勇不撓、雖蹈危
難臨大敵、羽檄頻馳、矢石交前、神色不動、擧止如常、好古講學、又
善和歌、有遺集一卷、其奉己也素朴、無聲色之好、居常不安寢、臥

牀置筆札、從覺視案牘、書機務、明旦施行、其不怠如此、其接人也、
雖卑賤者、假以顏色、使盡所言、將士受命奔走、冒危遭艱、幾得免
者、皆意罷仕以終天年、及歸見元就、皆幡然謂、如復用吾、水火不
辭焉、有岩木道忠者、島根之役負傷、元就日再遣使問之、一日元
就親訪診脉、視創曰、中有膿、乃使醫視之、醫乃欲下鍼、元就斥之
曰、汝不知治創、命退之、躬開創口、吮膿、附以膏藥、不日而愈、道忠
流涕感謝、元就曰、汝勿以予爲德、是非勇者志、夫爲將者之愛士、
猶飢人於食、且如吮膿、自古有之、予今日得少報汝忠義也、後數
日有戰、道忠先登獲首級示元就、與其友辭訣、再馳入敵軍、殪三
騎、遂與敵相刺而死、元就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
治亂者、求友於千歲之上、卽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
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儒臣法橋惠齋對
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

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輙誡之曰、吾聞侮其人者、
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就之用兵、變化
如神、大小戰凡二百二十餘度、未嘗敗衂、其初在吉田藝州三十
七豪之一耳、旣滅陶氏管領五州、又滅尼子氏、遂爲十州主、

青山延光曰、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擧之、可謂久矣、然兵鋒
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
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
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
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不乘釁、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
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頓衰、元就子隆
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
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
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佗、以寬惠收人心耳、

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
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
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苦、恤其孤
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非不深、唯其民日離
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
由矣、應仁以來、天下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轢、
以詐相傾、而未有能收民心者、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就
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從大內氏攻
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
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卽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
苟歸我、則兵鋒何緣而挫、財用何緣而匱、糧食何緣而竭、國人
何緣而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嘗
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中幸盛之雄

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卽所向無前、勝久曾不
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
復思尼子氏者、豈偶然哉、
先是尼子勝久聞元就疾、入伯耆、拔諸城、山中幸盛據末石、四出
鈔略、及聞喪、勢頗猖獗、於是元春自奮曰、殲賊以慰先考之靈、其
功德愈於供佛飯僧矣、二十日、元春乃帥三澤爲虎、三刀屋久扶、
南條元次、杉原元盛等兵六千餘進勦、入伯耆、先是大山衆徒經
悟院應勝久、元春欲伐之、幸盛聞元春入伯耆、據末石城、謀合將
夾擊、元春悅、聲言入伯耆、而圖末石、薄城壁掩之、幸盛計窮而乞
降、元春命囚之、將誅、宍戶隆家、口羽通良强乞寬其死、幽諸尾高、
當是時、杉原盛重有病不從師、聞幸盛降緩其死曰、渠必犇矣、置
人于葛松三棚、捕幸盛、通勝亦急遽送其書於元春、而幸盛自創
股、稱患痢、伺守者出、逸自圊犇美作、初武田晴信、上杉輝虎、皆通

使於元就、欲夾攻織田信長、輝虎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
辭疾不答、二十三日、陸奧守島津貴久卒、年五十八、子義久嗣、平
田純貞遍歷六十六州、以資貴久冥福、明年歸國、自投海中而死、
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修理等、來圍加久藤城、義久使弟忠平
赴援、敵已破城退、次岡尾平、不設備、忠平潛兵、出栗野橫川間、掩
擊大破之、敵驍將柚木崎丹後、以槍狙鏦忠平、忠平馬驚而蹶、槍
汰冑上、忠平兵來遮、攢槍殪之、獲加賀、修理等、斬首二百級、二十
四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祠、夏、北畠信
雄率兵至船江、擊天花寺小次郎于曾原城、拔其城、搆商館于長
崎、當時稱南蠻者是也、秋七月二日、波多氏寡婦又乞援宗氏、攻
日高信助于壹岐、信助逆擊破之、七日、七夕宴、奏樂、十六日、武田
晴信寄藤澤保野田於淸淨光寺、二十五日、日屋政賴叛德川家
康、屬武田晴信、家康收其封邑濱名鄕、分與戶田忠次、本多信俊、

二十六日、織田信長令市原野民還所其私占賀茂社田、是月、信
長遣使於家康曰、聞信玄數侵貴國、某當赴援以報去歲之勞、而
以西事殷、未之果也、顧濱松當敵衝、宜避徙岡崎、家康謝曰、某當
徐計之、使者出、家康笑謂近臣曰、織田氏何言、吾而去此、當蹈折
刀劍、不復用焉、信玄武力何足畏哉、葦名盛氏復與佐竹義重戰、
或與田村淸顯、數侵掠石川朝川地、八月四日、松永久秀攻筒井
順慶屬城辰市、守將井上國秋拒之、順慶來援、久秀擊大破之、五
日、筒尾爲綱、越智玄蕃頭等、攻久秀屬城森屋取之、又率兵攻筒
井城、斬守將森藤五郎、取其城、十二日、免嵯峨民御厨所供御人
課役、織田信長獻金充供御料、十五日、賞月于宮中、十八日、織田
信長出師於江北、陣於橫山、二十日、大風、二十一日、尼子勝久聞
吉川元春進圍新山、去屯籠岳、元春追擊燬新山壘、前攻籠岳、勝
久不能保、逃香賀桂島、兒玉就英率船艦追尾、勝久畏縮、遂奔隱

岐、山名濕豊以但馬、山名豊國以因幡、初卽尼子氏其亡也、送欵于安藝、而勝久之難、復與之通、及勝久出亡、元春欲圖二州、自出雲出師、與元長入因幡、豊國迎降、進入但馬、濕豊亦降、分兵徇郡邑、皆爭乞降納質、留止數月、不血刄而二州畢平、二十五日、不豫、二十六日、織田信長圍淺井長政于小谷城、放火近邑挑戰、長政不應、信長返軍、長政兵追擊、柴田勝家入横山城、二十八日、勅德川家康獻東大寺毘留舍那佛再鑄資、是月、武田晴信出師欲略尾濃參遠、定部下兵器、從軍條例、武田高信遣其子高久等攻鹽谷肥前守于阿勢井城、城兵拒之、田公時伴來援、高久等軍敗被殺、北條氏政與佐竹義重相持土浦、義重兵襲岩井村敗走、上杉輝虎攻梅尾城拔之、城主神保宗重出奔、令長尾景隆守小出城、筒井順慶再入筒井城、九月朔、織田信長遣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丹羽長秀等、攻新村資則于新村城拔之、前攻小川城、小川孫

八郎出而降、移陣于常樂寺、先是筒井順慶築砦于奈良近傍、是日、率兵入砦、屢攻多聞城、既使慈明寺左門、福須美兵衛等留主其城、還筒井城、三日、信長遣兵攻金森城、城兵納質請降、五日、勅僧慶秀祈賽祚長久、六日、許願行寺僧樂譽著香衣入禁中祈賽祚長久、七日、筒井順慶兵攻松永久秀屬城山田拔之、九日、重陽和歌會、十二日、初武田晴信欲窺京畿、密納欵於幕府、與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暨叡山僧徒連結、將以圖美濃、織田信長聞之益怒、彌惡山僧、陣勢田、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諫曰、自桓武帝創建此寺、幾千年於此、爲王城之鎭、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豈何沮我耶、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歲略攝津、兩城將陷、長政義景擧兵窺吾後、吾舍兩城而還、棲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梗王師、此非

國賊乎、今而不行芟鋤、乃貽患於天下也、且聞彼犯其律、茹葷蓄妾、束閣誦咒、安在其鎭王城也、圍而燔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是日圍叡山、燔中堂及二十一社、斬僧徒及婦女千六百人、山谷爲空、和爾城主和爾氏條、嘗屬淺井氏、望見延曆寺猨烟、率手兵三百赴援、與明智光秀遇中路、光秀士妻木範賢、奥田景弘横衝之、族弟光忠獲氏條、信長悅、以滋賀郡賜光秀、城坂本居之、食邑十萬石、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皷鬼門鎭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崚嶽創巨刹、竊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葵牙、徒侶三千、勢踰王公、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擧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拥梟磔、朝廷不能制焉、使列聖肝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嘆、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剗除、不亦快

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嫉惡之所覃、爲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與於是、君子苟非采之、可矣、

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織田信長還岐阜、二十一日、信長令丹羽長秀誅高宮右京亮于佐和山、以其通大坂也、二十二日、松永久秀部將竹內秀勝死、二十四日、越智伊豫守使一尾源介殺越智民部少輔、二十六日、內侍所法樂和歌會、二十八日、中務少輔朝倉景恒卒、是月、伊東義祐築砦眞幸、使其弟加賀守守之、武田氏將山縣昌景率兵侵參河、將軍義昭竊遣松原道友、尼子新左衞門于甲斐、曰、予先依信長之功、得復職位、彼亦盡禮敬、我倚賴之、然頃間擊滅三好黨、而檀擧被官任所司、蠶食畿內及丹播、

迨今蔑如幕府、輕蔑餘喫、悖禮戾義、將加顯戮、願卿爲我舉旗誅之、何幸加焉、謙信嘗領諾、卿其諭彼而爲援、遣伐信長、晴信乃導道友于毘沙門堂、謂曰、我嘗築此堂、學顯密二旨、唯佛敎爲要、久廢軍旅之務、躬旣著僧衣、爲修護摩、而祈念幕府武運而已、夫謙信者武人也、受命必有所爲矣、我不能也、饗使者、贈以馬、使者歸、而後謂僧仙海曰、勸盞設殺、二使食畢拭手於薦席、足利氏禮典廢棄、幕府不久保矣、秋、國東豪族羽根、吉良、及野根、甲浦兵士謀合、出陣于羽根、長曾我部元親聞之、率兵赴戰于羽根坂、遂擊克之、室津、津呂、東寺、三津志、伊奈等皆降、元親頻年用兵伐異己者、盡滅舊族、併土佐六郡、冬十月朔、葦名盛氏禁管內釀酒、武田晴信揭禁榜于阿熊村、禁軍人橫暴、五日、筒井順慶饗將士於筒井城、賞其戰功、與物、尋贈興福寺僧於物、八日、德川家康遣饗書於上杉輝虎、約與織田信長連和、十日、修法華懺法於宮中、資贈皇

太后榮子冥福、十四日、細川藤孝更修築勝龍寺城、二十日、三好長勝一任等、率兵陣住山、將軍義昭遣細川藤孝、三淵藤英等擊之、且請援于長野植藤、使其族細野藤敦援之、藤孝等放火住山民家、與長勝兵戰破之、十一月朔、織田信長命村井貞勝、僧日乘等、造營皇居、至是其功竣、初應仁而來、朝廷衰耗、畿內諸道悉亂、宮闕之頹廢極矣、茨墻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闃如無人、信長大起功役、至是始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舉缺典、繼廢職、甄品流、振滯淹、衣冠流落者、往往復舊、蠲關征、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欲置供御之田、而恐寇賊侵奪、乃貸米於都民、收其息以供經費、二十日、伊地知智亘叛其主島津義久、引肝付兼亮、侵鹿兒島、轉攻帖佐、平田歲宗禦之、兼亮等引去、是月、織田信長遺金鞍于武田晴信、求甲州漆、晴信與三千桶、北條氏政亦遣使修好、佐久間信盛、明智光秀、

與筒井順慶議講和、順慶就乞降于信長、信長許之、十二月朔、信長遣使于甲斐、曰、冀與德川氏連和、乃贈品物、晴信謝贈遺、而辭講和、十五日、皇孫和仁王生、二十日、織田信長以下京壺底地子錢、給曾我兵庫頭、德川家康聞將有甲斐兵、勒兵次吉田、二十八日、晴信逸楡木、本多忠勝、大河內政綱夜斫其營、二十九日、晴信逼吉田、知家康有備而罷、家康又見其部伍嚴整、不敢接戰、毛利輝元獻銀、筒井順慶復筒井城、是歲、松永久秀誘興田秀尙、興福寺僧、據山田多門等城、叛將軍義昭、義昭遣細川藤孝、三淵藤英等攻拔之、伊達輝宗與相馬氏兵戰于淺川、龍造寺隆信遣鍋島信生等、攻江上武種于城原城、降之、武種乞隆信子家種爲子、讓其城、尋遣信生于神代長良、講和、長良聽之、養信生子家長爲子、津野定勝部下逐其主、立其子勝興、降長曾我部元親、定勝走伊豫、居應林城、旣佐川、黑岩、葛原等諸城主、相尋據元親、先是大友義

鎭允西致師登禮衣、請居高佐、至是建寺于府內及臼杵、居其徒弟、先是織田掃部受信長旨、略南伊勢諸城、曾原城將天花寺小次郎拒之、掃部攻曾原不下、潮田長助城四五百森、拒織田氏、信長遣北畠具房攻曾原、某拒戰死、城乃下、具房養妹爲子、以配信雄、北畠具教剃髮號不智齋、城三瀨自徙、而信雄勢日熾、具教竊嘆否運、欲待時舉兵、先是畠山昭高爲三好黨被掠奪領邑、漂泊有日、明智光秀竊令昭高族就定誘昭高、發兵于河內、昭高諾、乃召募溫井、安見、甲斐庄等舊故士二百餘人、修築安見新七郎所據交野故壘保焉、信長運輸兵粮器仗、遣平馬加賀守、馬淵主馬助爲之援、松永久秀等聞而攻之、歷旬不拔、久秀等退保高屋城、對抗之、葦名盛氏結城義親、與佐竹義重構兵不解、相馬盛胤與石川昌光謀平之、令北條氏入下妻、義重退去、盛胤收兵、毛利元就之死也、小早川隆景輔其孫輝元、龍造寺隆信遣鍋島信生與

隆景謀爲隆信使者、如京師、請平西海、將軍義昭嘉其志、下命令鎭九州、令信生更稱飛驒守而歸、從是隆信愈驕、専恣征伐、威武益震、信生每從功多、而後隆信彌誇勇暴橫、信生屢切諫、隆信陽賞功、陰嫉忌、

三年壬申、春正月九日、佐竹義重攻那須資胤于那須敗績、十日、勅織田信長還納三關地、信長奉命、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德川家康率兵至大井川、按行疆域、酒井忠次、小笠原氏儀渡伊呂瀨、陣島田川上、十九日、家康歸濱松、武田晴信遣使誣曰、卿以天龍川爲界、分領東西、今出兵於大井川、何侵我疆場之爲、晴信欲生事以爲兵端、家康怒其詐謀、益與之絕、和歌會、肝付兼亮以船師襲小村、島津氏兵拒戰、斬岸良將監等、二十一日、武田晴信聞織田信長燒比叡山、諭久遠寺僧徒以身延山爲比叡山、欲代以中野地、僧徒不肯、晦、前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爲准大臣、是月、織田

信長子信忠、信雄、信孝冠、橫山城將羽柴秀吉如岐阜賀之、淺井長政乘虛襲其城、留守竹中重治克防、秀吉聞變馳反、與城兵夾擊却之、宮部繼潤、近江醒井人也、初登叡山、投行榮坊、剃髮爲僧、性好武嫌佛、每讀兵書、調練軍備、衆有膂力、竊云歸江北、號善祥坊、淺井長政慕其器度、招之、爲宮部寨守將、以備信長、秀吉說降之、至是繼潤率兵襲國友城、城主野村兵庫頭邀擊繼潤、繼潤還、宮部龍造寺隆信與子鎭賢陣櫛田宮、招筑紫鎭恒橫岳鎭貞等、不應、西園寺公廣攻土佐、閏月四日、和淡聯句會、遊佐信敎謀弑其主畠山昭高、不果遁去、五日、夜大風雨雹、有光怪、六日、此時有甲越講和之說、北條氏政恨乞援於武田氏、試其信僞、晴信出兵援氏政、上鋪免城主岡谷淸英邀擊相兵於倉賀野、破之、於是上杉輝虎贈書淸英、賞其戰功、且示與甲相戰之方略、倚托坂東處分之事、七日、前權大納言勸修寺尹豐爲內大臣、十三日、內大臣

勸修寺尹豐罷、二十日、地震、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日、地震、越中人椎名泰種書報武田晴信曰、聞濱松與北越通好、載誓書以約互相援、竊爲君危之、宜速爲之備、晴信始不自安、是月、猿澤池變紅、北條氏政遣北條氏邦、太田氏房等攻小山秀綱于祇園城、不拔、轉攻宇都宮廣綱部下多劫房興、廣綱遣赤垣高經、戶祭房相等援之、氏邦、氏房引兵還小田原、二月八日、命諸社寺禳災異、二十日、島津義久出兵廻市城、攻肝付越後、殺之、尋破境及二河、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是月、伊賀吉野土匪襲畠山昭高岡城坂合部、守兵二見某、辻元傳助等拒戰却之、先是武田晴信、上杉輝虎遣使于安藝、修好于毛利氏、至是吉川元春遣其部下佐佐木定經報之、三月五日、北條氏邦使朝見伊賀守守根小屋城、以備上杉氏、織田信長出師於江北、七日、信長縱火小谷山本城下、淺井長政不肯出、三好義繼與松永久秀父子謀

合、與畠山次郎接戰、將攻安見新七郎于交野城、久秀構壘於高屋、使山口六郎次郎、奧田參河守戍之、十一日、信長聞之、親率兵到膳所、而聞軍敗、歷大津、松本、戶津、坂本、攻田子氏久于木戶城、高島高秦于田中城、而不決、乃築附寨於二處、令明智光秀、中川八郎左衛門、山岡友景等爲之守備、十二日、信長歷比良越入京師、陣妙覺寺、尋移陣八幡、遣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等畿內兵三萬餘、攻高屋城、城兵乘風雨棄壁避去、十六日、筒井順慶、箸尾某等、巡視統內地、尋入京師、二十三日、遣使愛宕社、奏百度神樂、二十四日、將軍義昭賜武者小路地于織田信長、令畿內及近國造營其居第、信長固辭、不許、細川延元、岩成左通降信長、本願寺光佐亦贈物講和、二十七日、吉川元春敍從四位下、任侍從、其子元長敍正五位下、是月、筑紫廣門等城朝日山、備龍造寺隆信、隆信先鋒執行種直攻取之、城兵走入山浦城、夏四月二日、廣門與隆信

盟、納綾部數城講和、尋隆信賓執行稙直功授采邑、七日、姉小路自綱叙從四位下、任太宰大貳、其子宣綱叙從五位下、八日、織田信長獻鵠、十三日、三好一任等與細川延元有隙、一任等築壘于占部與之戰、十四日、先是淺井長政使新莊法泉守伊黑城、日根野弘就謂長政曰、信長用兵如神、早不戮玉泉坊、兵禍必到矣、既法泉降織田氏、抄掠所在、是日、長政遣海津信濃守攻伊黑城、法泉逆戰不克、棄城出奔、十五日、遊佐信教密與三好義繼、松永久秀謀、弑其主畠山昭高于高屋城、初昭高入高屋城、信教謂以己女婚之專權、然昭高惡信教累世恣横、與織田氏結婚、欲滅信教族、事頗漏、信教將發兵襲昭高、昭高臣保田知宗諫曰、請疾去、昭高曰、須死而不死、卻辱祖先也、廼與左右捍禦、擊賊、兵卻之、當是時、部下皆離散、各在各邦、勢不繼、遂中射而死、信長遣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等率兵討其罪、拔高屋城、信教出奔、義繼據于若江、

久秀于信貴、抗信長、十七日、以日吉社罹災停祭、十八日、以僧某爲妙心寺住持、是日入院、右少辨廣橋兼勝涖焉、二十日、避方忌于別殿、小俣城主澁川義勝爲長尾政長妹婿、屬上杉輝虎、頃年由良長尾與桐生共屬古河、今又應北條氏招、是夏、俱適小田原、窺其隙、四月、晉宗次及萩田備後守、率兵次于鏡野三堀、分作二隊、麾下菱山、中島來攻小俣城、留後家長籾山出羽守胥議曰、我逞兵皆從君于小田原、以微兵對抗、最爲難、不如避城而俟君之還再得焉、城代石井尊空大怒曰、我君累世之城壁、無故避去、非武夫所爲也、衆意未知、吾舉族殲于此地矣、衆同是議、兵總百五十人、出羽率一隊、陣于笛吹嶺、尊空自率一隊、登鷄足寺嶺、設石弩陷穽、而防禦嚴戒、敵入中島、縱火侵掠、出羽乃發矢銃拒戰、或出衍敵、及未刻城垂陷、會烈風暴雨、不分咫尺、晉宗次與士卒觸巖石而斃者多、餘衆退入伊勢崎、尊空馳人乞救於金山、是時由

良宗得瘧疾、長尾顯長發兵來援、抵渡瀨川、洪水漲流不能涉、尊空遣人報捷、援軍引還、事聞小田原、義勝迺歸城、慰勞士卒、行賞三日、二十四日、仁和寺任助親王乞更造貫志莊丹生社、二十八日、上杉輝虎聞武田晴信出參河、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遙爲德川氏聲援、武田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輝虎歎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椎名神保氏、尋晴信入北越、掠明高山下返、以報此役也、是月、輕井澤首塚鳴動、西園寺公廣出兵伐一條兼定、兼定乞救于豐後大友義鎭、欲因圖伊豫、四月、豐師伐豫救之、公廣懼而收兵行成、許之、仍留數月、略諸城、半國服從、乃引還、琉球王尚元卒、子尚永嗣、五月二日、朝倉義景遣密使于三好氏、織田信長捕之、焚殺一條戾橋、四日、伊東義祐遣弟祐安等攻島津忠平屬城加久藤、忠平自飯野來援、擊敗之、斬祐安等、先是有癩子、嘗於死苦村彥六左衞

門家、朝出暮還、夜則讀書、彥六異之、覘其所之、或計道里遠近、或察地形險易、彥六殺之、果伊藤義祐間諜也、因檢其屍、漆身爲癩者也、五日、賜藥玉于皇孫和仁、七日、星犯月、八日、織田信長將攻筒井順慶、順慶獻金講和、十三日、地震、十四日、織田信長部兵侵高島、放火民家、朝倉義景救至、不及去、十九日、信長歸岐阜、二十日、以春日神木枯、命諸社寺禳災異、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是月、大風雨雹、陸奧洪水、六月朔、日有食之、地震、十五日、上杉輝虎使諸寺僧徒修仁王經法、祈管內安寧、二十六日、奏樂、二十八日、澁川義勝乞援由良國繁、長尾顯長攻晉城、城中頃日之戰、士卒多死傷、無禦備者、世臣齋藤右近等擁宗次子春松丸、逃去廐橋城、義勝乃入晉城、是月、武田晴信按遠參地圖議戰略、部署將士、秋七月三日、織田信長聞敵間諜擬商人來往大坂、使細川藤孝逮捕之、五日、帝受戒泉涌寺僧某、七日、和歌會、

奏樂、十六日、三好長治母小少將、與其部下篠原自遁姦、篠原長房諫自遁、不聽、長房退居上櫻城、自遁誣以謀叛、是日、長治遣森飛驒守、井澤右近攻上櫻城、長房自燒其城、奮戰死、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一日、織田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陣雲雀山、遣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羽柴秀吉、丹羽長秀、蜂谷頼隆、縱火刈禾、獲敵首二百餘、信長長子信忠、幼名奇妙、始被鎧從軍、明日信長令羽柴秀吉別攻阿閉貞秀于山本山城、貞秀逆戰、不利、長政懼、請援於朝倉氏、信長以城險難拔、欲築長圍困之、壘虎御前山、長政數遣使促義景、義景不輒出、南軍已築虎御前及八相山、秀吉等守之、既而義景使朝倉景鏡率五千餘、赴援小谷、尋義景率景鏡景胤等三萬二千餘、陣梁瀨、信長曰、及其未陣襲之、莫使安營也、秀吉等乘夜更襲之、北人患之、池田隼人叛、爲內應發覺、義景斬以徇、諸將叛者相繼、軍中恟恟、長崎大乘狙射信長、不中、會將

軍義昭使來、諭弭兵、二十二日、佐竹義重、及田村清顯、攻葦名盛氏、結城義親、清顯兵大敗、既盛氏義親請和、義重引兵還太田、二十三日、織田信長出兵於越前境、放火與語木本、二十四日、放火大吉寺、二十五日、中務卿貞敦親王薨、二十七日、織田信長築壘於虎御前山、二十八日、土佐大風、淺井長政屢求救於越前、曰、河內長島賊徒蜂起、尾濃路塞、軍士疲勞、若出軍合力、則鏖尾濃軍、計日可待也、於是義景自將一萬五千、發越前、二十九日、軍高山大嶽、織田信長遣輕卒襲義景營、奪旌旗器械、每人獲首二三、士氣大奮、八月朔、將軍義昭獻劍馬、山中幸盛再舉兵于因幡、據桐山城、進城國府甑山、說山名豐國、將討其叛臣武田高信、高信聞來攻、幸盛擊破之、豐國援幸盛、圍高信于鳥所、高信講和致城而去、豐國欲祿幸盛、幸盛知不足其與有爲、去往京師、七日、木曾義昌使其將山村良侯入飛驒、江間輝盛來襲、良侯奮擊斬其驍將

槍和田次郎左衛門尉、姉小路秀綱亦與土匪古畑孫助戰敗死、是日、武田晴信與書良侯賞其功、八日、朝倉氏部將前波吉繼等、叛降織田信長、信長賜單衣及鞍馬、九日、朝倉氏士富田彌六、戶田與次、毛屋猪介來調、皆賜物、毛利輝元寄地於出雲大社、是日、與證狀、十六日、信長遣使于朝倉義景請戰、不答、信長使羽柴秀吉守于虎御前山、宮部繼潤于宮部城、十八日、攝津土匪應三好氏攻細川延元于中島城、敗績、將軍義昭命信長急息兵歸、十九日、信長及奇妙率兵入橫山城、尋歸岐阜、二十日、德川家康遣使越後、是日、上杉輝虎贈書菅沼定盈、植村氏明答之、二十三日、多聞山鳴動、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八日、松永久秀其子久通、率兵攻木津城、守兵擊破之、是月、武田晴信遣日向宗英于淺井長政、約滅織田氏、細川藤孝與遊佐信教戰于正覺寺、三好義繼等援信教、朝倉義景移陣于高山大嶽、織田信長帥師

八萬、抵虎御前山、援矢丸、和平復破、九月九日、重陽和歌會、十日、濃越接戰于山址、十七日、賜宴公卿、賦觀菊和歌、二十二日、奏樂于宮中、薦石淸水宮、二十六日、島津義久欲攻肝付兼亮、陣于早崎、義久弟歲久襲小濱壘、走其守將伊地知美作、二十七日、不豫、二十九日、島津義久遣北鄕時久、攻肝付兼亮、破其管內月野泰野、是月、大神宮司渡邊常長奏請更造月讀宮、冬十月十日、武田晴信料上杉輝虎阻雪不能出、則將兵三萬五千赴遠州、使山縣昌景率五千騎、出東參河、會于遠州、以天野景貫爲鄕導、攻多多羅飯田二城陷之、進攻久野、久野宗能堅守、甲斐軍陣于袋井見付間、家康聞之、使大久保忠世、本多忠勝、內藤信成等、將兵四千赴之、三將過見付驛、陣于三加野木原、西島邊、覘敵形勢、晴信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指麾其兵、進自袋井林下、其勢難敵、內藤信成曰、敵大兵也、濱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此、我兵甚寡、今日之敵、

不可得志、若交鋒失利、則難再戰、乞援兵於信長、待之而戰、可也、不如退軍、然其相去甚近、我退則敵必乘之、言未畢、甲斐軍分兵斷遠軍後、勢甚危、本多忠勝乃使從兵大衆彥市帥步卒數十、至見付驛、取民屋所有薪芻戶扉茅席之類、積一言阪路頭、如丘陵、騎鳥銃于竹林、待甲斐軍到、縱火放鳥銃、忠勝善用槍、所愛一槍名曰蜻蛉、於是忠勝戴鹿角冑、提蜻蛉、單騎馳入兩軍之間、兩軍乃開、退兵三町餘、甲斐兵急起追之、大久保忠世、忠佐等、力戰拒之、忠勝全軍而還、家康懌曰、微平八我兵殲焉、時參河兵蒙唐首、信長所貽也、甲斐人爲之語曰、家康有過分者二、唐首也、平八也、晴信自見附移軍江臺島、使其子勝賴、姪信豐、及穴山信良、攻二股城、馬場信房率小田原援兵等四千餘騎、備其援路、二股守將中根正照、松平康安等、堅守拒戰、家康赴援、渡天龍川而陣、甲斐軍部伍嚴整、不可輕戰、故收兵而還、信豐信良相與謀曰、城

守完固、急攻則損吾士卒、此城東帶小流、西臨天龍、以轆轤取河水、今絕其汲道、則可不血刃而拔、乃結筏繫縛材木、從上流放之、壅遏水路、城兵果乏水大困、正照乞降歸濱松、勝賴使依田下野據二俣城、東參河諸將畏其兵威、先是山家三方將、既降晴信、唯菅沼忠久、菅沼定盈、守野田城不下、山縣昌景、秋山晴近、自信濃赴參河、陣于遠州井平、宇津山砦最爲要地、甲斐軍連營、以絕濱松之援兵、家康欲擇勇將守之、諸將無敢應者、松平清善獨奮請往守之、家康稱其勇、賜一千貫采地、濱松諸將勸家康、借援兵於織田氏、家康不欲之、諸將曰、信長領數州地、有兵數萬、而累乞援軍於我、我主公僅領駿遠二州、三四年來、雖與信玄爭戰、未嘗乞援於信長、今而一請何不可也、家康從之、遣使岐阜告之、二十七日、武田氏將秋山晴近、天野景貫侵參河、晴近招田峯城主菅沼貞吉、作手城主奧平貞能等降之、進陣竹廣、菅沼定盈、設樂貞通

等擊却之、景貫攻長篠城、城主菅沼正貞拒戰、互有殺傷、既晴近遣人招正貞及定盈、正貞降、定盈不應、是月、會津行德政、武田晴信進至刑部、陣前山、德川家康使松平清善守宇津山寨、松平忠正、設樂貞通援野田、上杉輝虎居富山及七砦、斬二千餘人、越中悉平、織田信長使羽柴秀吉、磯野員正、守虎御前山、朝倉義景率兵到引壇踰刀根、先鋒已迫木下柳瀨、信長收師、越前人進攻虎御前山、秀吉拒備不屈、十一月三日、長政與義景謀、欲破織田氏長圍、攻宮部壘、爲秀吉所破、義景築寨于丁野山、使堀江甚介、中島宗左衞門守之、四日、將軍義昭獻雁、十二日、飛驒國司姉小路嗣賴薨、子自綱嗣、十四日、武田氏將秋山晴近攻岩村城降之、初岩村城主遠山景任娶信長姑、無子、後養信長子勝長爲嗣、是冬景任死、勝長尚幼稚、故織田氏與家人守城、據險不拔、晴近遣使謂曰、我嘗爲鰥、願配偶婦人、戮力撫育幼兒、以保門冑、夫人許諾、

晴近入城醮夫人、執勝長送甲府、推稱織田氏納質、信長恚甚、近邵多圍晴信、晴信令大島爲元、座光寺貞房等二百五十人爲之援、信長又命排壘於十八所、固備禁戰、十八日、地震、十九日、松永久秀燒掠片岡、二十日、武田晴信遣日向宗英於大嶽陣、修好於朝倉義景、織田信長贈書上杉輝虎、告與晴信絕交、二十六日、晴信招大圓寺希菴、不應、遣刺客殺之于岩村、是月、織田信長遣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援濱松曰、信玄善用兵、若來挑戰、請堅壁勿出、家康從之、由是兩軍相持、踰月不戰、晴信既陷遠州數城、威震遠近、關西將士多歸心者、故晴信欲自遠江出參河、歷美濃耀兵京畿、能登畠山氏宿臣遊佐美作、長對馬、溫井備中等、鴆殺其君義隆、以七尾城降織田氏、廷臣與北面士論訟、佐久間信盛、村井盛持不能裁斷、信長親自決之、以廷臣之言爲是、北面士就織田右馬助歎請求得利、信長忿疎右馬助、羽柴秀吉與越

前人戰破之、斬獲二百餘級、十二月三日、朝倉義景去小谷還越
前四日、公卿獻酒饌、賜宴侍臣、二十日、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襲
中島城、城主細川延元出奔于堺、二十二日、先是武田晴信率兵
四萬餘騎、移陣三方原、縱火濱松城外邑里、欲自井伊谷出長篠
而過大田邑、德川家康聞之、大怒曰、信玄引兵過我城外、是蔑私
也、可出擊之、尾張三將諫曰、信長固戒臣等、信玄老將也、且將大
軍、公欲戰、必當止之、請爲信長抑怒、家康曰、往年信玄耀兵、薄小
田原城門、而北條氏康不敢出戰、擧世笑其孱弱、今敵蹂躪我郊
野、而不放一矢、非丈夫也、卿等强諫、則吾抖擻山林、而付軍事於
信康、辭氣激烈、然三將固諫不已、家康不得已、悒鬱彌日、是日、晴
信移師于濱松北大菩薩、議曰、德川氏海道第一、且尾張援軍一
萬、我客戰也、士馬俱罷、雖有一利、非全勝、不如旋師于刑部矣、將
發、勝賴及馬塲信房、山縣昌景殿、遠軍出而覘之、或投石礫、甲兵

反投、城兵相踵而出者數百、甲使輕卒致師佯走、遠軍逐之、爭騁、
家康與援師出軍于味方原、晴信謂敵地戰也、且有尾張之援、岡
崎、山中、吉田在中途、見我軍罷勞來攻、則疲兵不可當、壯、前途有
大河險路、踰之難矣、我自弱歷戰、未有敗、迨年老取敗、甚所恥也、
不若無戰、乃使勝賴信房支格而回、信房昌景馳入中軍、曰、敵出而
追躡、墮我術中、可速反旆而戰、小山田信茂之兵上原能登告信
茂曰、濱松之兵、布陣甚薄、尾張援兵、旌旗動搖、有敗走之色、戰必
勝、信茂馳告晴信、晴信使室賀行俊往偵之、亦如能登之言、晴信
遂回軍、以勝賴昌景及山家三方兵爲先鋒、高坂昌宣、小幡信眞
爲右軍、小山田信茂、馬塲信房爲左軍、武田信豐、穴山信良爲二
軍、小山田昌行爲右翼、原胤長等爲左翼、信連及一條信龍、仁科
盛信爲後拒、米倉重繼司輜重、濱松兵八千餘騎、分爲九隊、酒井
忠次、石川數正等、進爲前隊、小笠原氏儀、本多忠勝等繼之、榊原

康政爲麾下前鋒、尾張援軍瀧川一益、與柴田康忠、大久保忠世
合隊、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相並而陣、鳥居忠廣爲軍監、日加晡、
忠廣白家康曰、敵鋒精彊、布陣甚堅、戰必不利、請戢兵、家康叱之
曰、汝往勇而今怯、忠廣曰、勇怯臣所不知、輸贏君所不辨、家康使
渡邊守綱往、亦曰、忠廣之言是也、家康聞之曰、譬有人入我閨中
蹴枕、誰敢臥而不較之哉、勝敗在天、須決一戰、諸將皆決死而不
敢復言、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帥步卒進、石川數正陣前、放鳥銃、
晴信使步卒二三百登丘阜、摘礫擲尾張之援軍、中如雨、以挑其
怒、平手汎秀果怒曰、是以我爲嬰兒也、急起而進、甲斐軍圍擊之、
汎秀敗走、數正與小山田信茂戰、信茂敗走、逐北斬首二百級、馬
塲信房代信茂而進、忠世忠勝康政進鬭、信房敗走、家康麾下兵
擊山縣昌景、昌景敗走、甲斐兵七隊將悉敗、濱松兵乘勝追擊、武
田勝賴以奇兵橫擊麾下之兵、昌景亦還鬭、晴信使米倉重繼棄

輜重橫擊濱松軍、武田信豐、穴山信良、相繼邀濱松軍後、急攻之、
晴信鳴鼓徐進、其勢如山嶽、濱松軍悉敗績、家康切齒勵衆、口正
沫出、還擊三四、濱松軍三百餘人戰死、佐久間信盛不戰而走、平
手汎秀直犯甲斐陣而死、家康知其不利、引而還、甲斐軍追躡、家
康決意必死、將進鬭、夏目吉信扣家康之馬諫曰、勝敗兵家之常、
此非大將隕命之時、宜速歸城以圖後擧、策馬使走、畔柳武重不
離家康左右、吉信謂之曰、我留而戰死、子善護我君入城、武重請
同一死、吉信固强之、武重愿從而去、吉信揮槍、殺敵二人、與從士
二十餘人皆戰死、水野正重爲後騎、敵進則正重留拒之、正重危、
家康回轡救之、濱松城中聞軍敗沸騰、高木廣正獲兇首者首、家
康使廣正貫首于刀鋒而徇曰、甲軍戰敗、吾獲信玄首、衆傳聞乃
定、家康召大久保忠世賜旌旗、建犀幾以集敗兵、敵意大將在此、
競赴之、日既夕、寒風侵膚、飛雪撲面、師大敗績、家康遂得入濱松

城、城門閫、昨柳武重大呼使開之、家康賞武重賜腰間扇、下馬杖
槍、慨然曰、晶信玄將入井伊谷、尾而擊之、則豈不敢勝、遺憾可勝
言哉、都築秀綱妻豫賚粥以餉士卒、家康悅、賜衣服賞之、既而敵
兵踰至薄城、瀧川一益守鹽谷口、戸田忠次守山手口、家康使天
野康景植村氏明警衛城門、鳥居元忠守玄默口、元忠將閫扉、家
康命開之曰、閫則敵以我爲怯、易乘其弊、開則使敵不測、且納城
兵後至者、命大啓四門、設燎、遂入呼餐、食畢而臥、鼻息如雷、馬塲
信房、山縣昌景來攻、元忠開門力戰、甲人見門闢、將入、馬塲信房
曰、敵新敗而啓門自如、恐有伏兵乃止、入夜敵兵引去、達旦設屯
火以備濱松軍衝突、家康召諸將問守禦術、大久保忠世進曰、敗
兵不振、敵愈侮我、請集諸部鳥銃以刼敵營、家康許之、蒐城中銃
手、得十六人、忠世及天野康景、近藤秀用率銃手、五更赴犀碊、發
銃刼穴山信良營、甲斐軍驚譟、多陷犀碊深谷而死、晴信之營不

勳、徐曰、雖勝而可畏、濱松之敵也、二十三日、晴信檢所獲首級於
犀碊、凡三百餘級、甲州將佐請乘勝攻濱松城、高坂昌宣曰、不可、
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擧必援、相持數月、謙信乘間入寇、則
我不得不返救、北條氏政觀釁而動、何以禦之、晴信從之、引兵去、
家康登井樓望之、召富永孫太夫曰、甲師歸乎、對曰、必去矣、軍後
無輜重、竈上無煙、非持久之師也、果如其言、二十四日、晴信歛軍
至刑部、休士馬、將迎新歲、馬塲信房謂晴信曰、前日之戰、濱松之
兵、至於奴隷、無不搭鬭、觀其屍、向我陣而斃者俯、背濱松而倒者
仰、此皆戰死之屍而非逃走者、向使主公與家康和、結以婚姻、以
爲先鋒、則天下何足圖乎、石川家成在懸川城、聞濱松兵敗、帥兵
至、家康大悅、是役也、濱松兵悉苦戰、知名之士、死傷頗多、本多重
次馬斃步鬭、敵數騎競進、重次揮槍、刺殺騎士、乘其馬而歸、重次
豫備守城之虞、多儲軍糧、及是役衆皆賴之、家康登高望見甲軍

部伍整齊、歎曰、信玄使令將卒、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雖古名將、
不能遠過焉、其人可惡、吾又不欲其死也、晴信味方原之捷、次刑
部、北畠具敎使鳥屋尾具弘送盟書曰、倘有事於天下、請以船軍
爲援矣、晦、小田氏治在藤澤城、子守治居小田城、太田資正與眞
壁道夢議、誘佐竹多賀谷謂曰、小田城中隊長、或來送款、預約以
年暮夜發兵、內外相應矣、是日、資正父子、及資康、道夢、及姪掃部
助、松本信濃守、佐竹多賀谷兵來屯小田城外、以候其應、莫敢對
者、衆怪問資正曰、前日檄書吾所僞也、實非有內應、今方城中因
例醼會、守備必緩矣、急襲攻之、則一擧可屠、請努力、衆皆諾、急逼
壁際、發鬨相乘、資正部下益戸勘解由、高橋上野介等先登、乘前
門、事起不意、不堪禦備、上下周章、狼狽散走、守治極力厲拒、莫敢
守備者、徒騷擾而已、守禦術窮、僅脫身走木田餘城、資正置戍去、
是月、織田信長疾足利義昭之失政、義昭忌信長之功烈、而內相

惡、義昭陰圖除信長、信長條陳義昭過失、諫之曰、昔者光源公、失
政廢職、懈王事、天譴立至、信長以此戒將軍、將軍不肯留意、因循
其覆轍、其失一也、以私慾求賄賂於四方、其失二也、捐弃賢俊、信
任姦回、懲勸失所、其失三也、幕府未定之時、賊徒犯將軍、故築二
城以備寇賊、將軍欲去之他徒、以搖人心、其失四也、無辜被貶黜、
吁嗟之聲、遍于道路、頃日信長爲將軍討近江攝津、撫綏其士民、
將軍御以非法、其失五也、小泉氏犯法、其罪非太重、而將軍利其
貨財、矯法以籍沒其家、其失六也、朝廷欲改元、將軍愛費用非可、
其失七也、不計國家之永久、不欲敦化之敎朴、徒以苟且而送歲
時、其失八也、天下天下之天下、固不可偏私矣、將軍秉重職、以善
使衆、衆報之以善、以惡使衆、衆報之以惡、甚于影響、將軍闇然不
察其機、其失九也、將軍既居銓衡之地、撰擧可以得人、德澤可以
加萬民、果能莅道者、長不墜社稷也、凡多智數者、巧舞文、文學者、

能納諫、阿諛者、飾其容、忠讜者、正其言、貪利者、心必呑、驍勇者、色不撓、以是取之、萬無一謬、然將軍不敢鑑之、其所簡拔、不稱其任、其失十也、烏丸氏有罪、將軍一寵異其子、斯有何功、至之、孝子悌弟、或未被寸恩者、罪人之子、受斯濫賞、其失十一也、濫禾穀爲金錢、緩急闕兵餉、其失十二也、新仕者、未給秩祿、而猝委之以樞要、其失十三也、幕府將校、不備兵甲、內爲遁逸之計、其令然者、實因將軍、其失十四也、峻法重稅、以成都下之驗擾、施及四邊、其失十五也、舍史籍、以不通曉古今之治體、其失十六也、不芟除稗政、不蕩滌邪法、勢素不行、其失十七也、將軍已體此等之事、而自未悟其失、信長爲將軍不取焉、雖失諸既往、何爲不自新以銷禍於將來邪、信長不忍視幕府之顚覆、敢以聞、義昭見其書、且愧且怒、先是椎名泰種、神保長氏族魚津某、小出某、據富山城、上杉輝虎攻之、互有勝敗、至是輝虎終取其城、革名盛氏下令管內、釋酒禁、是

冬、松永久秀與子久通、降于織田信長、信長使山岡景隆守多聞城、既久秀竊附三好氏、信長誚之、久秀謝罪、信長曰、彼非無智勇、然能以辨佞惑人、不可不除也、佐久間信盛曰、人惑而後彼能惑之、我無惑、彼素不能惑之也、君既不惑于彼、以用彼智勇、亦何害、信長乃釋久秀、是歲、小早川隆景使部卒守佐賀山城、宇喜田直家遣花房職之攻取之、織田信長新截黃絹造旗旆、貼永樂錢紋、令諸將各任其意、製旆貼章、號曰騎驗、是際好鷹、或遣遙海東郡、過一邑、有老嫗、悲泣路傍、問其故、對曰、妾家累世所傳田疇、爲里長被掠奪、今既倔飢餓、欲獻信長、歎曰、是乃我罪也、歸城召丹羽長秀命鞠治、長秀往尋問故老、得其實、復田疇於老嫗、且悉收里長田園以賜之云、元龜中、大村純忠始開長碕市港、爲蠻船之便、壓靖國難、興隆家聲、日前社假殿成、眞田幸隆攻白井砦取之、西敎師可步良留謁織田信長於岐阜、信長饗之、尋還京師、至嵯峨、

受洗禮者六十人、既而如豐後及肥前、武田晴信攻深谷大沼、岡谷泰繁揮槍拒鬪、晴信引兵還、島津義久使弟忠平將兵一萬、略日向、伊東祐兵邀防之飯野、忠平不利、伊東將米良某槍搓忠平、從兵救之得免、薩兵遂敗走、日兵易之曰、我一挺可以當島津氏千兵、明日、伊東先軍將福永某、野村某、解甲不備、忠平諜知、返軍急攻之、二將駭走、薩兵擊大破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正親町天皇八

天正元年癸酉、春正月朔、織田信長使不破道貞賀歲首於幕府、將軍義昭稱病不見、左衛門佐村上義清卒于根知城、年七十三、子國清嗣、四日、北畠具教潛遣鳥屋尾石見於武田晴信、勸入京師、六日、肝付兼亮率兵侵末吉、島津義久部下北鄕時久等邀擊于住吉原、破之、七日、將軍義昭遣上野秀政于刑部、賜書武田晴信、與織田信長、德川家康媾和、以信長有乞也、晴信不奉命、晴信送平手汎秀首于信長、以責其負約而援家康、信長遣人分疏曰、敝邑有事於四方、家康每以賦從、今其求援、寡人不敢不力、以全善鄰之誼已、敢忘前好、晴信益怒、是日、晴信發刑部入參河、八日、

松永久秀至于岐阜、謁信長、獻名刀二口、九日、不豫、十一日、武田晴信率兵三萬五千、攻德川氏屬城野田、菅沼定盈援將松平忠正與守、甲斐兵蒙竹栅、用龜甲車、以鑿城脚、外部已破、僅保牙城、告急濱松、家康自將救之、甲斐軍不可犯、退次吉田、使小栗重常乞援于岐阜、信長畏不敢出兵、相持數日、城中有善尺八者村松芳休、善銃者鳥居三左衛門、芳休夜上樓吹尺八、甲斐兵數騎、來城外聽之、標竿而去、三左晨起見之曰、聞信玄喜音、得非是乎、密定準安銃、遂夜使芳休復吹尺八、敵復來聽、銃發墜一騎、且日甲斐軍傳言、信玄有疾、定盈力盡屈、使謂甲斐軍曰、城中水竭、士卒乾涸、定盈忠正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晴信陽曰、得城不用死、乃率衆而出、設伏擒二人、囚于長篠、誘降之、二人不屈、初奥平貞勝、菅沼正貞、菅沼忠榮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至是貞勝等請晴信曰、願以吾曹四人所置濱松質、易定盈忠正、晴信許之、告狀濱松、

家康諾之、十七日、晴信遣書織田信長、數其五罪、絕好、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七日、織田信長上書將軍義昭、訴武田晴信九罪、由是二國相惡如水火、二月二日、德川家康與盟上杉輝虎、贈名刀、四日、觀雪宴、十三日、毛利輝元納銀山貢稅、佐竹義重入下野、擊皆川廣照、取其十一城、是日、還兵宇都宮、十四日、德川家康遣使於上杉氏、請出兵於信濃、十五日、武田晴信、德川家康、各以騎兵二千、護送質子、易之廣瀨河上、木寺宮往年淪落、潛匿遠江入野、與家康通和好有年、頃聞應晴信而作亂、本多重次遣兵攻之、木寺宮率其屬走京師、十六日、晴信罹疾、使山縣昌景據野田城、引兵去、陣于長篠、修築城郭、遣兵戍作手城、二十四日、將軍義昭忌織田信長、竊欲圖之、會聞甲斐兵出遠江、密募兵士、欲乘其弊以討滅信長、遣吉良英長于甲斐、依賴晴信、將夾擊、晴信諾、細川藤孝諫之、不聽、信長聞之、使島田秀滿、村井貞勝、僧日乘謝且請盟、弗

許、遂決意舉兵、遮瀨田橋、據石山寺為寨、令仁木義正、上野秀政、荒井政次、杉原友之、光淨院等兵五千餘守之、大館信堅、一色氏直、磯貝久次、渡邊築長、和泉信全等兵三千餘于堅田、細川晴賢、岩成廣之、番頭義之、諏訪義直、山口和之等于淀城、招募漂客浪士、二十六日、信長遣柴田勝家、明智光秀、蜂屋賴隆、丹羽長秀等于草津、自矢橋航湖、抵粟津、膳所、勝家率兵二千五百經田上、濟供御瀨、薄石山、山岡光淨院先出而降、衆爭潰、而勝家入石山寨、島津義久與盟書於禰寢重長、二十九日、賴隆、長秀、聞敵在堅田、亦自湖上出堅田南邊、逼城壁、光秀自艮涉水、縱火焚樓櫓、會北風猛烈、城兵周章、光秀揮麾急附壁、先登乘城、獲首虜三百餘、殘兵逃走、城壁灰燼、是月、原田親種據高祖城、臼杵鑑賢來攻破之、親種走保高良山、終為深川十郎所殺、親種多養士、已死而後、父隆種因收殘兵、還高祖城、與秋月種實謀、據城自保、小田氏治子

守治攻太田資正、復小田城、三月二日、佐竹義重遣書大掾貞國、謀倶擊小田氏治、不聽、十二日、由良國繁將攻桐生重綱于桐生城、長尾顯長曰、佐野宗綱後援如之何、藤生紀伊守曰、臣有所思、乃贈書於桐生臣彥部加賀守等、約內應、使矢部內匠助等爲部將、率兵三百五十、出陣于境野原、桐生兵屯于正蓮寺、拒戰、悉死之、城中無守禦者、重綱走佐野、城陷、令橫瀨勘九郎爲之城代、十三日、池田氏爲與東寺寺田民爭鬪、十五日、武田晴信陣發大寺、與織田信長戰交綏、晴信留秋山晴近、守岩村城、移陣鳳來寺、使使於小谷、謂淺井長政曰、我先入京師、伐信長、卿亦率師會之、長政大悅、約其期、於是晴信轉兵參河、連略牛窪、長澤等、築壘宮崎、授武田勝賴、穴山信良兵一萬、絕濱松援路、自督諸軍、次平谷、將攻吉田、德川家康使平巖親吉攻武田氏屬城天方、石川家成可久輪、酒井忠次鳳來寺、守城皆不能支逃、六笠一宮望風潰走、十

六日、山縣昌景攻吉田城、將酒井忠次、松平伊忠等善拒、十八日、島津義久、禰寢重長、攻肝付兼亮於大姶良、敗之、二十四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五日、織田信長自將西上、二十九日、到大津陣園城寺、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逢坂納款、信長召問之義昭所以異圖之發、且其與謀議者、晦、義昭遣兵圍村井貞勝邸、是月、武田晴信移軍長篠、德川家康使其子信康行擐甲禮、攻足助城、城主鈴木彌兵衞棄城走、野頸米良美濃、肥田木三郎兵衞等、叛島津義久、遁去、義久移其城于城尾、使新納某守之、是春、先是本庄繁長據本莊城、叛上杉輝虎、至是力竭削髮出降、自號雲林齋、織田信長幽關盛信於日野、大友義鎭攻龍造寺隆信三井城、隆信請和、許之、於是義鎭服鎭西七國、而島津氏伊東氏未附、夏四月二日、信長整旅入京師、布陣于東山、縱火所在、觀兵、親在智恩院、進師令圍二條城、再遣三使、謝謂曰、信長對幕府、更無疎意、然或謂

頃年悖旨、故石山與田土匪築壘構難、是以我前鋒居二渠、營輔戴幕府、恢復大任、悉臣所竭力、然今浸潤膚受、怨起於蕭墻、頃日屢閱隙、臣所未識、願熟慮其精誠之心矣、義昭遽見三使曰、自今盡聽卿所言、信長乃見義昭、懇請其改自新、義昭黽勉聽從、信長拜謝、行成而返、四日、京師火、五日、以京師騷擾、權停稻荷祭、織田信長獻蜜柑、七日、勅關白晴良、權大納言三條實澄、參議庭田重通、使將軍義昭及織田信長和解、是日、信長引兵還屯百濟寺、遣佐久間信盛、蒲生氏鄉等、攻佐佐木義弼于鯰江城、八日、詔義昭禁罷兵士於六町街、十一日、追行稻荷祭、織田信長焚百濟寺、豫知義昭圖再舉、密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將軍必再舉、必阻勢多矢橋、汝伐佐和山木、造兵艦十餘艘、乃歸岐阜、尾張人有梶川高盛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愛其勇、與以善馬曰、緩急以此樹功、高盛感喜而退、十二日、大膳大夫武田晴信卒、年五十三、晴信自度

不起、召諸將屬後事、使勝賴攝國事、以竢信勝長、誡之曰、吾死之後、勿妄動兵、唯脩國政、寇至禦之、寇去守之、吾死天下獨有謙信而已、一旦以國託之、彼一受汝托、必不與鄰國合以侵汝也、又扼險要以備信長、至如氏政、則不足深慮也、言畢惛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諸將以遺命秘喪、以晴信弟信綱貌肖晴信、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暮見四方使者、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雖鄰國、不審其死生、靡有來犯者、晴信曰、凡人不可無學、夫學非讀書而已、以學其道謂之學也、每語臣子曰、凡軍勝以五分爲上、七分爲中、十分爲下、問故、則曰、五分生勵、七分生怠、十分生驕、晴信學占氣法、通曉、然嘗不拘攣、一日與信濃人戰、有凶氣、晴信不以爲憂、因備整旅、乘敵之虛擊克之、而謂馬場信房曰、不可賴占氣、今日如斯、信房曰、凶氣雖辨彼是、曰、於傳以爲我、故其戰殊加戒愼、是以得全勝也、凡軍

旅之事、唯以締結爲主、卽是也、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晴信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晴信開拓四疆、終得信濃上野各四十餘城、參河十城、駿河九城、伊豆遠江各四城、美濃一城、飛驒越中各二寨、晴信每侵略他邦、不割予之諸士、授甲信內肥沃田邑、加增諸士食祿、以青沼忠吉、小堀伊勢爲郡代、每有新附者、寬賦稅、撫養民、是以隣國雖有離畔者、終晴信世、雖一邑莫再叛者云、晴信善知人、其臣有岩間大藏左衛門者、本爲猿樂師、晴信擢爲士、其人體格壯大、資性怯懦、晴信領常陸江間地、置諸士於此、以大藏爲監察、一日命增江間士某祿、某不受曰、某無功受賞、非臣所知、或亦出大藏推擇、決不能應命、於是晴信欲察大藏勇怯、用之於軍、七戰七遁不獲一級、晴信曰吾聞昆崙山金、

鍛鍊之至、變爲鐵、人亦如此、使怯變爲剛、在吾任使、他日臨戰緫大藏於盾、置之彈丸飛矢間、遂無所傷、大藏於是翻然而悟、性命在天、運不竭、矢丸不能傷、此後每戰有功、人皆賞晴信善任使、晴信用兵紀律嚴明、先謀後戰、臨機決勝、晴信之治府、鄙陋不設雉堞、唯單隍環府、而墻壁崩剝、晴信不介意焉、且甲斐無一城、晴信常謂人曰、宜以人成坑池、成障壁也、以恫待人、人咸臣也、以逆待人、人咸敵也、遺命我死三年之後、須歛以甲冑、沈諸諏訪湖中、而後發喪、諸將相議、至沈尸湖中、終不忍而止、晴信嘗造肖像、懼其爲敵所毀、故作火焰形、以擬不動像、其防患周密如此、有五子、長義信、次信親、失明、號龍寶、爲海野氏後、次勝賴、次信盛、爲仁科氏後、次信貞、爲葛山氏後、

青山延光曰、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爲、未嘗不正、奸雄所爲、

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爲英雄、其不爲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鼎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尙、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己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爲此信玄之所以爲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爲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爲惡、固有深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旣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鷙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旣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爲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

國、非惟制一國、雖隣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所爲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察其術、吾請言之、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觀其行事、果一可觀耶、彼將以爲人傑、果不足觀耶、彼將以爲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廼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雕蟲篆之間也亦明矣、而況於鄰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爲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爲驕惰脆弱

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十五日、深谷城主上杉憲盛及北條氏政平、先是上杉氏屢與北條氏戰爭不止、於是氏政使弟氏邦議和、憲盛使岡谷清英、秋元景朝、井草左衞門尉、涖其盟、是爲憲盛爪牙將、是月、小田氏治率兵擊眞壁氏幹、太田資正子康資、及梶原資國、率兵援氏幹、戰于乙幡、氏治遂敗走、眞壁道夢追擊、景國視氏治敗走、不管敗兵、返驅至小田、日已沒而昏黑、扣城門曰、凱陣也、城兵以爲氏治歸城矣、開門而迎之、景國麾兵亂擊、城中驚遽騷擾、遁走者多、遂拔城、氏治走藤澤城、資正遣景國等攻之、下妻城主多賀谷重經與豐田治親、戰于蠶飼川敗走、菅谷政貞與小田氏治議、遣使于信田重成曰、我有憾于氏治、請與卿結義相應援矣、重成悅諾、會于手野

鄕、盛設燕飮、政貞俟其醉而如厠、刺殺之、發兵五百、襲土浦城而拔之、據保焉、朝倉義景遣吉家景固等兵三千、入若狹、侵掠粟屋勝久佐柿城下、芟麥禾苗、縱火邑里、構寨於中山而歸、五月五日、賀茂競馬、十四日、德川家康自吉田至長篠、巡察敵城、二十日、織田信長抵佐和山、伐多賀山田山木、造舟、長三十步、橫七步、刻日成之、二十六日、靑蓮院尊朝法親王詣高野、是日陛辭、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經於宮中、是月、橫山與虎御前、相違三里餘、織田信長弘修道路、爲其警備、令宮部繼潤父子戍其城、平塚爲廣等于八相山、梁田政辰等于虎御前山、先是朝倉義景聞信長入京師、出軍於敦賀、至是班師、武田勝賴許管內社寺襲領其寄附田、交附印券、會津旱、六月二日、震賀茂、德川家康調察二股城、築一屋城山二寨、以備武田氏、歸濱松、九日、權大納言萬里小路惟房爲內大臣、秀房之子也、是日薨、二十五日、和歌會、是月、武田

勝賴賂枌於北條氏臣中山家範、酬高天神援軍之勞、秋七月三日、將軍義昭將再擊織田信長、三淵藤英諫之、不聽、使前權大納言日野輝資、參議高倉永相、及伊勢貞忠、三淵藤英等、戍二條第、使細川晴賢戍淀橋、山本對馬守靜原、渡邊宮內少輔一條寺、是日、義昭出京師、據宇治槇島、報至岐阜、信長乃發岐阜、馳抵佐和山、五日兵艦工成、來告、六日、信長冒風雨乘其兵艦、夜濟朝妻渡、七日、信長達坂本、歷志賀越、進薄二條、縱火街衢、烟焰漲天、京師人大驚曰、織田公豈飛來耶、信長疾攻二條、陷之、日野輝資、高倉永相等、遽驚出質而乞降、明智光秀亦拔靜原山、一乘寺寨望風而潰、十日、信長賞細川藤孝首納欵、授以長岡地、藤孝改氏長岡、十九日、信長分兵向槇島、下令曰、此行殲之、自陣柳山、遣稻葉良通、伊賀範俊等將二萬人、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萬人、渡五箇莊、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

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夫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郞也、勿使剛勇丈夫餧於敵、衆競繼之、良通麾之從之、與信盛秀吉合擊、奪柵縱火而入、攻中島、守將松井康之禦戰死、城陷、併兵圍槇島、乘二三郭而爇之、義昭窘窮、奔普賢寺、求減死、信長不忍加害、顧信盛秀吉曰、汝等能圖之、二人乃奉義昭、徙于河內若江、詔削義昭官爵、令細川昭元守槇島、良通來白曰、臣爲梶川所先、意甚憾焉、恐其單進致死也、故繼之、信長幷賞二人、於是織田氏遂代足利氏、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蔭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旣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爲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爲不厚也、啓數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

伐之衆、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
人據大位、寇且自至、況乃速之乎、
賴襄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擾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
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
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
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相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
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偶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
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
驁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彎弓東向者、何
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
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授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
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莫以預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
使一姓得跨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

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終之鎌
倉爲上杉氏所覆、室町爲細川氏所弱、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
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
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
可裁抑、一有所間、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
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
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擊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
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
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
由其篡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
禮制、築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
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
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

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賴襄曰、噫、是助足利氏爲
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
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
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賴朝是也、有欲并有
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也、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
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
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
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
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
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
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傚攝籙淸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
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
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

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
而今又欲舉而褫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
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
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儓、以次相僕役、而莫
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親皇之爲耳、豈能
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耶、假使足利氏如或
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
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
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
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囂然、莫或寧
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擁大封者也、既與之以
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
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

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豈非計之失者哉、
十九日、德川家康攻武田氏將菅沼正貞于長篠城、以火箭燒子
城、正貞保牙城、家康因築于熊山山中二砦、令酒井忠次、菅沼定
盈守而還、二十一日、織田信長還京師、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免
京師地子錢、及諸賦役、恤鰥寡、收錄忠孝篤學有技藝者、以都下
罹燹、修繕廬舍、民以安集、二十二日夜、信長巡警皇宮、二十四日、
肝付兼良兵襲島津義久于早崎營、弟家久力戰却之、二十六日、
明智光秀率兵二千圍木戸城、瀧川一益踰比良而攻田中城、信
長進師于白鬚社前、田子久氏、新莊貞光以木戸、高島高泰、磯野
秀昌以田中皆降、致城而去、信長加封高島郡及木戸田中二城于
光秀、併滋賀郡領焉、二十七日、先是岩成左通守淀城、和田惟政
據芥川、應義昭、是日、信長去京師、抵高島、遣長岡藤孝攻淀城、左
通以膂力聞、藤孝士下津權內勇而善泅、格左通、故退至河橋、相

搏、墜水、殲之而出、城乃陷、荒木村重素以豪雄聞、部兵皆驍、義昭
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
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
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榜賞格曰、獲惟政者、賞勳
應其請矣、時中川清秀隸村重、見其揭示、自批點取首者、衆嘲笑、
其夜子刻果獲惟政首而歸、村重怪問、對曰、私計鬪戰明日、殺傷
必多矣、我命運偪旦夕、不如棄軀獲彼、彼極練武、試淀水淺深、必
可自探焉、其甲可認、雖不能、我武亦不朽矣、故先彼涉水、覆岸邊
柳陰而候、惟政果來、狙殲之、凌水而免歸矣、初清秀點名而歸、告
故於妻、語別、妻乃薦酒以餞贐云、池田城主池田勝政、觀望不至、
及事平也懼、棄城遁高野、其統下諸豪多屬村重、村重併池田有
之、伐其不服者、悉滅之、二十八日、改元、東大寺僧徒聞織田氏兵
至、誦百部經、禱其退去、是時四隣頗聞武田晴信死、北條氏政馳

使告之上杉輝虎、輝虎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
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
景、高坂昌宣、內藤昌豐等、交說勝賴請和輝虎、勝賴不聽、問至濱
松、重臣咸賀德川家康曰、信玄少嫻兵法、三軍顧指、所向無敵、吾
常欽慕、言信玄我師也、今也溘然就木、良可惜焉、蓋人無敵國外
患、則驕奢淫佚、酒於沉、色於耽、法令敗亂、親携民畔、國恒亡、苟有
外患、則惴然唯懼、法令或弛、爲隣國所併、是以國恒興、由是觀之、
敵將死、豈可悅哉、七月、勝賴欲出兵于美濃、四將皆諫曰、不可也、
有先君遺命在、宜待敵襲來戰、又弗聽、非勝賴剛愎而已、寵臣長
坂次弘、跡部勝資、欲使勝賴立威名天下、乃勸以西征、故信房等
止之不能禁、會德川家康圍長篠、勝賴不遑出美濃、乃止、上杉輝
虎遣略二毛、人皆聞其威名、不敢出、山中幸盛立原久綱謁織田
信長、奉其主勝久、將復舊封、毛利輝元遣使于織田氏、請不納二

人、信長陽諾陰助幸盛、輝元更遣僧惠瓊于織田氏、信長厚遇之、
黑田孝高入京師、始謁信長、將辭歸、信長密謂曰、他日我伐中國、
必以卿爲先鋒、如何、孝高拜命、先是三好長治母岡本氏與篠原
自遁姦、其子紫雲嘗有智勇、扶翼長治、諫父不聽、岡本氏恚恨、讒
之於細川眞之及長治、禁遏出仕、紫雲退居河島、長治與嬖幸議
曰、紫雲懷恨幽居采邑、疾不誅則恐有後患矣、乃募兵使十河存
保爲將、以兵三千攻赤澤城、與紫雲軍戰于河島、紫雲軍敗入上
櫻城、存保進圍、迄七月、紫雲乘曉霧突出血戰、紫雲父子與從者
皆死、長治淫虐驕恣、親族疏忌、遂至鬪爭、八月二日、佐竹義重攻
小田氏治、取宍戸戸倉兩城、四日、織田信長歸岐阜、八日、淺井氏
將山本山城主阿閉淡路守降織田氏、信長帥師復入近江、攻長
政于小谷、丹羽長秀、瀧川一益、攻雲雀山、守將淺見大學送款、長
政不覺、自將赴援、柴田勝家、木下秀吉擊其後、長政急引兵退、西

軍競進、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城中益困、告急朝倉氏、義景欲赴援、時頻年勞兵、國用費弊、諸將皆不欲行、義景不懌曰、小谷亡、一乘得獨存乎、十日、義景悉發國中兵、自將二萬赴援、次田神山、先鋒朝倉景鏡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良通助勝家、燒尾守將淺見對馬因阿閉降于織田氏、十二日、信長軍燒尾城、使子信忠守虎御前山、乘風雨夜攻大嶽、守將齋藤刑部丞、小林彥六左衞門乃降、信長命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攻丁野、守將玉泉坊又降、十三日、日根野弘就殺淺井七郎于下野榮而去、赴虎御前山、遂歸織田氏、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遣使高月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陣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

動、山崎吉家與淺倉景行等說義景退軍敦賀以觀其變、義景不肯、士卒聞之、火營逃亡、義景遽自刀根山退、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綏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有先驅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戲曰、吾欲先登、爲諸君所先、乃聯轡疾馳、義景至柳瀨、吉家曰、事急、君第亟去、臣請留死、朝倉景氏扶義景上馬夜遁、士卒狼狽、委甲走、信長追及于刀根山、斬其褊裨二十三人士卒二千、吉家及子吉次吉延等皆死、義景度不脫欲戰死、景近景信說義景馳入木目城、士卒猶一千餘、義景義綱猶欲驅敗兵一支戰、而景綱遂謂、禦戰我所不知也、鞭馬而走、至是兵卒多離散、不破光治士擒印牧彌六左衞門來、信長問軍始末、應對詳悉、辭氣不屈、信長曰、壯士、命使仕、曰、多年有怨于主、然今日同僚多死、不忍懷二心、遂自殺、金松又四郎執甲首、以謁信長、跣而踝血、信長勞之、手取芒

鞋一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柄、以備闕乏、今而有用矣、信長乘勝而前、連戰及敦賀、望風潰者十有餘城、徵諸將質子、義景出木目、倉皇就道、追兵來迫、行忠景行等留戰死、義景脫圍走、晝夜兼行、是役齋藤龍興戰死、初龍興失國在攝津、三好氏及一向之亂、舉兵應之、不得志、遂奔越前、至是戰死、日根野弘就聞龍興在越前陣、意欲使歸屬、竟從木下秀吉先登力戰、未得其所在、而聞氏家行隆士宮川但馬與龍興戰獲龍興、及長牛隼人兄弟赴見悲泣、問其死於生虜、答曰、龍興戰死、隼人苦諫、且恨弘就懷貳、慚悔殊甚、兄弟攬淚曰、惜矣哉、其心如發前三日、則不到此極矣、乃乞其首厚斂焉、初龍興與父義龍不協、應接每悖禮、一日龍興入見、義龍坐右有熟柿盛盆、攫擲罵曰、已奴者已奴者、時龍興著白衣、柿碎散染衣、色如潑血、識者以爲凶兆也、至是死、年二十二、十五日、日暮義景與數騎還一乘谷、欲先殺孺子愛王而死于城、滯江

長逸說曰、城中兵寡、不可守、臣邑金津距府中十里、間有黑龍、足羽、鯖江之險、願君徙焉、朝倉景鏡後至、素有異志、曰、不如徙臣邑亥山、其險足以守、且平泉僧徒素戴君、牛首西谷可以通加賀、願君亟決計、義景從之、火城而走、築山淸左衞門年八十餘、謂其妻曰、自我英林公五世雄北陸、豈可無一人死城者、吾荷國恩、不忍復視息人間、乃刄妻子自殺、十六日、義景欲遁大野郡、率景鏡、景近、景信等十餘人而出、使母氏廣德院、及子愛王匿亥山東雲寺、十七日、義景寄書於平泉寺、乞救、僧徒憚信長不從、當是時信長猶在敦賀、將班師於湖北、木下秀吉諫曰、方今彼疲且孤、固天亡越之時也、今不取爲他日之憂矣、不如乘此弊屠殲焉、信長曰、有長政在後、先之而後取越矣、秀吉曰、江人不足爲慮、臣豫爲之備、請勿失期、信長曰、可也、乃發敦賀、十八日、信長入府中龍門寺、分兵大索、悉誅亡虜、平泉寺僧徒縱火於一乘谷、延燒社閣、朝倉氏

累世貨賚悉灰燼、稻葉良通貨土人、得義景所在、誘降景鏡、十九日、景鏡遣人勸義景曰、東雲寺懸隔不便、請徙居六坊矣、是夜義景携母子、遷山田六坊、從者僅八人、二十日、稻葉良通使篠尾靈泉寺詣景鏡曰、速殺義景來降、則全首領、若不然併孥戮矣、景鏡懼、率兵二百、急圍六坊賢松寺、發閧射銃、遣人謂曰、信長已知君所在、請自爲圖、義景始知爲其所誑、怒曰、奴輩敢爾、我死必爲厲鬼誅之、言未終、兵卒濫入、義景唱偈曰、七顚八倒四十年、無他無自四大空、引刀自刺、景信走入刎之、亦自殺、義景年四十一、景近欲狙擊景鏡、犯陣求之、不獲、還自殺于義景屍側、景鏡擒母氏及愛王、併義景首、據亥山城、是日、祈禱病災于諸社寺、德川家康許嫁女于奧平信昌、增其采邑、二十一日、木下秀吉、稻葉良通、以前波吉繼爲先導、圍亥山城、或訴景鏡不義無道、請誅之、秀吉曰、渠雖亡道、忠于我、誅有忠者、則他日塞來降之路矣、乃請宥景鏡、武田

氏將擊奧平貞能于瀧山、貞能迎擊敗之、家康遣本多廣孝助攻作手、二十四日、景鏡以義景首及愛王獻之信長、信長使丹羽長秀殺母氏孺子、而梟義景首京師及岐阜、誅黨類撫降附、爲政國中、以降將前波吉繼爲越前守護代、明智光秀、津田九郎次郎、木下勘右衛門爲奉行、時光秀等居北莊、課役國中、百石高當黄金八鎰、士民困苦、初義景走大野、託二女子於福岡石見守、石見擁之遁途石見遇殺、加賀人奪二女走大坂、二十五日、本願寺光佐聞織田信長入越前懼、與書紀伊宗徒乞來援、二十六日、武田信豐遣土屋直村等援作手、奧平貞能以兵寡退保宮崎、織田信長引兵還虎御前山、二十七日、使木下秀吉登粒羅岡、絕淺井長政父子兩城之間、二十八日、信長攻久政、其部下兵士或傷或走、無禦戰者、久政遂自殺、時年五十、福壽菴、鶴松大夫殉焉、京師大坂大風、二十九日、信長進旗于岡嶽而圍小谷、使不破道貞謂曰、所

以與子交兵者、以朝倉氏故也、今義景既誅、無憾于子、苟致城保無他、長政對曰、國破家亡、何面目立天下、唯欲速死耳、道貞强再三、長政附夫人及三人女子送信長、信長再使道貞請面謁、勸曰、苟降封之大和、長政不聽、道貞解諭不止、親臣或請行成保社稷、長政對曰、久政無異、則我亦許諾、信長陽報久政未死、長政信之、九月朔、僅與從者出城、將到信長營所、會久政從者報其死、長政悔且怒、入赤尾清綱邸而自殺、年二十九、稱養源院、自亮政舉兵至此三世、五十八年而亡矣、有二男三女、長萬福丸城陷之日、木村貞之狹而走、無幾就擒被斫、次乙若丸、小川清長、中島直武抱遁長濱、後爲僧、女子皆從母氏、長女後寵于豐臣秀吉、生秀頼、中女嫁京極高次、季女嫁豐臣秀勝、秀勝薨後、更配德川秀忠、城陷、城兵無一人逃者、淺井石見守、赤尾美作守爲擒、信長責石見曰、汝勸而主負約、使吾數年不安枕、石見罵曰、我主不倣君欺詐、以

故至此、信長殺之、美作亦不屈死、德川家康攻長篠城、武田勝頼分師爲二隊、侵掠參遠郡縣、本多重次、與榊原康政、大須賀康高、守濱松城、胥議、是日分爲三隊、襲武田信綱于森、破之、重次曰、勝頼如聞敗、必來援、世諺曰、勝而肅冑緒、速歸矣、果甲將穴山一條山縣等、合鞍鐙馳驅、到乃重次等已還兵、四日、先是佐佐木義賢子義弼據鯰江、應小谷、濃人亟伐不下、是日、織田信長令柴田勝家攻鯰江、義弼逃、近江平、義賢匿石部、木下秀吉距淺井朝倉二氏有年、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營畿內、信長乃以淺井氏故地十八萬石賜秀吉、授降將磯野員正、阿閉淡路等于邑有差、五日、帝受戒於泉涌寺僧某、是日、行經供養於清涼殿、六日、信長班軍岐阜、八日、長篠城中器械糧食悉焚、終不能守、守將室賀滿正、小泉忠季等、出奔甲斐、德川家康使松平伊昌守之、將還濱松、馬場信房、武田信豐等、欲東南夾擊以邀歸路、家康聞信房在鳳來寺、

親往擊之、欲誘出平地決戰、而積松葉縱火、佯爲燒營而遁、伏兵其側、甲軍望烟皆謂、燒營而遁、信房戒士卒曰、煙氣白、非燒營者、此必有謀、不可輕出、終不出兵、穴山信良、山縣昌景出遠州、陣于鵜飼山梨、以爲長篠聲援、家康使大須賀康高、榊原康政、大久保忠世、本多重次擊之、信良昌景聞長篠城陷、家康還濱松、大駭、揭紙旗於陣營中、夜遁去、武田信豐、土屋昌次、亦失其謀、引去、濱松將士相謂曰、信玄死未數月、甲軍再失利、勝賴之武不足畏也、十日、織田信長獲佐佐木義賢客杉谷善任、生埋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報千葉越狙擊之怨、十六日、長曾我部元親頻年用兵、伐異己者、鏖滅舊族大夫、迫兼定讓國于子內政、兼定薙髮奔豐後、依大友氏、元親陽以兼定子內政爲主、元親既自立爲國主、求好於織田氏、宇喜多氏、以自固、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得國、出乎篡逆、一傳爲信長、若宇喜多

直家、長曾我部元親、皆當身爲之、今也三國締交、臭味相投、古所謂同惡相求、如市賈、豈不然乎、一時凶燄、似不可當焉者、然佗日信長當身而亡、直家元親皆一傳而亡、前後之揆、甚矣其一也、好還之天、可弗畏也與哉、

二十日、武田勝賴屢窺參河、終不能得志、募鳳來寺民兵、導其軍、植村泰忠知其謀、告濱松、德川家康召本多正重、渡邊半兵衞等謂曰、鳳來寺與敵接境、不可使賊遁入敵地、須生擒致之、半兵衞與弟黑右衞門謀、擒賊魁首、歸濱松、家康褒其功速成、二十一日、勝賴納誓於二宮祠、祈戰捷、馬塲信房、山縣昌景等、患長篠破陷、復進兵次鳳來寺、甘利晴吉次筑手、奧平貞勝世居筑手、族大而多士、及晴吉至、使貞勝守外城、貞勝之畔而降甲斐也、其子貞能不欲、雖通志于濱松、而不能違父命、從屬甲斐、至晴信卒、知勝賴非將帥之器、密圖復歸、會家康令本多廣孝密招諭之、貞勝聽命、

甲人深猜貞能、責其任子、貞能曰、勢弗可辭、乃送任子、而戒期於本多氏、及期或如玄瀬、告諸武田信豐、信豐試召貞能、勝賴遣城道壽監視、貞能馳至玄瀬、途戒從者曰、縱令有變、未見我首、愼勿動、入見信豐、訊以或說、佯驚曰、是敵間耳、請勿輕信、信豐共圍棋、從容畢局而出、道壽復招而饋焉、亦入而食、道壽故使人呼於門曰、作州以反誅、從者夷然微笑、信豐意解、貞能回、乘夜出奔、晴吉追尾、反擊却之、家康遣本多廣孝及松平伊忠逆焉、是日、甲人發兵五百追之、貞能信昌率兵二百、戰于瀧山破之、與廣孝攻筑手、及晴吉戰、復破之、勝賴怒殺其任子、二十四日、織田信長出軍於北伊勢、抵大柿城、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六日、奏樂、織田信長擊長島賊、屠別府片岡、是月、德川家康以奧平信昌守長篠城、武田勝賴將襲懸川、遙視郭外、守備嚴整、察不可拔而退、參將內藤家成遣二士伏日坂、携銃狙擊勝賴、馬塲信房得其

一人味岡定之殺之、勝賴出兵遠江、以備久野懸川、自率驍騎陣于見附、縱火焚村里、涉天龍川、將攻濱松城、濱松卒有入勝賴營盜馬者、捕得之、問城中虛實、對曰、城堅兵精、上下輯睦、未易猝攻、衆聞而沮、勝賴慮衆心不一、不能深入、歷社山、出山梨、陣于須雲原、將佐聞濱松有備、請班師、勝賴曰、大兵壓境、無功而還、將之耻也、命武田信豐、馬塲信房築城於諏訪原、使室賀滿正、小泉忠季守之、引兵還甲府、德川氏部將小笠原淸有伏兵于藥師山、將誘滿正擊之、以城兵不出止、長曾我部元親欲平東灘、發岡豐、羽根、吉良、西寺、室津等黨聞之、西擊尾僧山、元親擊走之、進降羽根、吉良川、室津諸城、冬十月六日、織田信長使柴田勝家、瀧川一益圍攻近藤氏城、勝家令鑿金卒鑿地爲隧攻之、近藤氏出降、八日、信長陣東別所、伊坂、萱生、赤堀、田邊、桑部、南部、千草、中島諸族皆降、山本和之據靜原獨不降、明智光秀謀取之、獲和之、信長築矢田

城、以瀧川一益爲主將、北伊勢悉平、十五日、陸奥守島津勝久卒、先是適莊內、依北鄕氏、求復鹿兒島、事不諧、乃適豐後、依大友氏、至是卒、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北條氏政附與東勝寺地于圓覺寺、二十日、二宮某爲仁和寺任助弟子、二十五日、織田信長歸岐阜、長島賊乘風雨、出射手三千、依阻險要擊之、會日沒、林光時殿戰死之、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是月、吉川元春子元長陣長篠尾、將攻但馬、山名祐豐出質請和、織田信長贈物于上杉輝虎、結好、以其妹嫁神保長純、謀略越中、輝虎聞怒曰、長純以義春兄、不告我、娶敵國女、何也、此亦爲信長所誘已、信長聞之懼、事輝虎益厚矣、而陰唱越後將士以利、往往有送欵者、輝虎復覺之、憤其反覆、富田長秀從信長攻長島一向徒有功、意謂得封於越前半國、然信長不敢賞、長秀鬱憤、構恨於前波吉繼、吉繼懲曰、長秀及與力毛谷猪介、增井甚內等、食邑過其分、請滅焉、信長納之、乃收長秀府

中城、減食邑、長秀益憤懣、吉繼稱播磨守、更族桂田、名長俊、長俊侈而虐、國人多咋、尋長俊患眼爲盲、十一月朔、武田勝頼定部下從軍制、四日、織田信長入京師、陣妙覺寺、五日、足利義昭犇紀伊、館由良寺、八日、內侍所神樂、十日、勅三刀屋彈正、許用毛氈鞍覆等、織田信長入朝、十一日、遣左大辨藤原經光、賜信長于香木、德川家康定天龍川渡船制、給宅地于船主、免諸課役、十四日、織田信長使村井貞勝獻鶉及蜜柑、勅賜貞勝緞子、十五日、武田勝頼授于矢野景貫采地安堵狀、與其子又四郞于二百貫文地、十六日、織田信長獻雁鯉、信長與賀茂社司、仍舊管貴布禰、先是信長諭松永久秀、令伐三好義繼、久秀拜命、潛遣人于若江、誘義繼老臣三人叛其主、是日、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圍若江、義繼部下多羅尾右近、池田丹後、野間左吉等、應信盛攻義繼、義繼察不可拒、登前門樓上、自剖腹攪腸投擲、令遊佐與傳相之、與傳把刀臨曰、

冑阻頸、義繼延兩手緩冑、搣之、與傳縱火殉之、城陷、信長歎曰、勇矣哉、足以爲將、只惜不知大義爲逆賊、有二子、並幼、長子從父死、次子脫出、後幽居若江、以壽終、自長房起阿波、至義繼十四世、三百八十四年而亡、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信長歸岐阜、久秀子久通請侍衞麾下、信長曰、渠父暴戾、衆俱所知、奚得列麾下耶、佐久間信盛爲強請、而後可、三好氏之亡、廚人坪內某囚於織田氏、菅谷市原二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爲廚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內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每品咤食曰、佳味佳味、天下良工也、卽日赦而祿之、坪內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若以爲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爲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歷仕幕府、助天下和

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信哉、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皇妹安禪寺喝食剃髮爲尼、是月、上杉輝虎書諭織田信長、信長答書分疏、輝虎親見使者、作色謂曰、汝歸告汝主、輝虎欲以明年之秋、往見於矢石之間、使者失色、出門走歸、先是北條氏政攻簗田晴助于關宿城、不克、至是大擧攻之、上杉輝虎、佐竹義重救之、既兩將不和、引兵去、太田資正攻小田氏治、取藤澤城、菅谷正光率兵攻掛馬治左衞門、岩田彥六于土浦城、殺之、毛利輝元令攻國吉城、平野右京棄城而走、松山、先是越前一向徒投間煽動、遙應大坂、朝倉氏遁臣競起城守、加賀人亦應之、越前大亂、朝倉景鏡、及七郞、景健等往京師謁信長、信長命改族、七郞稱織田、景鏡稱土橋、景健爲安居、予舊領、十二月二日、信長獻串柿、還岐阜、十一日、織田氏將不破道貞、與瀧川一益相擊、初一益有女、道貞子氏次欲娶之、一益辭

曰、我欲擇門地令配偶、若不破寒族、我不欲、道貞聞之謂、我今雖隷信長、淸和裔胄、國著姓也、未聞彼父祖來由、信長特登庸之士也、今乘勢而輕侮我、不可忍耐也、是夜往一益家擊傷之、十二日、信長獻氷蓋、十三日、敕丹羽長秀督催若狹供御料歲貢、十四日、遣左大辨大炊御門經光、賜懸梅枝花袋于織田信長、島津貴久義久陣比良床、攻肝付氏將安樂備前于牛根城、二十一日、武田勝賴與書小佐野越後、寄富士淺間兩社于社田、是月、龍造寺隆信出兵松浦、攻略諸城、神代長良波多鎭等迎降、進攻獅子城、守將鶴田越前不能拒亦降、隆信使龍造寺河內等入監守其城、是歲、先是伊東義祐與島津貴久交兵積年、義祐丞克悉平大隅地、竟割薩摩半、既而義祐貴久相尋皆卒、伊東祐兵柔懦不競、島津義久剛武國始强、累戰盡復侵地、遂取大隅、入日向、與祐兵戰大破之、獲其良二十人、伊東氏遂衰、武田勝賴攻上杉憲盛于深谷、

岡谷泰繁揮槍奮鬪、勝賴不能克去、參議藤原親氏還京師、多田社鳴動、

賴襄曰、應仁以還、七道分崩離折者、極矣、百戰之餘、英雄之才蜚出、最成强大者五氏、毛利氏在西、武田上杉與北條氏在東、而織田氏居中、土境兵力、莫大相過、而獨稱織田氏以爲繼足利氏宰天下者、何哉、以先據京師號令四方也、先據京師號令四方、足利氏之所以成霸也、及其衰且亂也、徒存其名、莫肯復奉其令、而天下耳目所屬、心意所嚮、猶在於此、是以東國群雄、其志無不欲樹幟耀兵於京師者、特以其所居隔絕、非多經人國不可達、地勢不便、故莫之能遂也、獨織田氏之國、與京畿聲氣相通、而扼東國之襟喉、故塞他人入京之路、而已先入京、既入京矣、以兵守畿甸、而遂西嚮其鋒、西道之雄、亦不能禦、不唯以其才過人也、地利便也、猶異時細川三好氏居攝阿、故數得

志京師也、大內義興嘗一用防長之兵、擁將軍義植以入京師矣、留焉七年、逡巡引去、而細川氏仍執京政、亦以其國遐遠、寄泊京師、糧餉不給爾、今織田氏之擁義昭入京師也、又猶大內氏之爲也、不肯留而去、去而復來、未嘗困乏、又未嘗失機會、而終代執其政者、地利便也、義昭既被廢、西依毛利氏、而毛利氏出兵東嚮、與織田氏抗、非亦欲襲大內氏之爲也乎、毛利元就雖既沒、其二子之才有過義興、無不及、而遂不能遏織田氏西下之鋒者、亦以其地勢自卑向高、有所不可焉爾、不唯地勢然也、有時勢不可者焉、何則天下之心目、非嚮足利氏也、嚮京師也、義植之時、猶可也、至於義昭、既爲織田氏所立、又爲其所廢逐、如木偶芻狗之故敗者、挾之而來、欲爭旣據之京師、烏可能哉、故曰、時勢有不可也、武田氏長尾氏又與毛利氏、遙爲應援、欲夾攻織田氏、是亦不知時勢也、以地勢論、此二氏雖隔絕京

師、處其不便、然視高下之勢、正與毛利氏反矣、而不能加於織田氏者、二氏內自相爭、而不暇及焉、故雖有地利、不知用也、如織田氏則不然、斷然廢義昭而不顧者、知時勢也、知京師四戰之地也、不肯離其巢穴、棲託於此、以蹋義興之轍、又知東國之不易仰攻、是以舍之、而先攻易攻之毛利氏、務大其土境、强其兵力、然後東面治之者、知地勢也、知當時群雄之所不能知、所以能繼足利氏宰天下也、饒使其所居、處地勢之便、不知用其利、而避其不利、又不知時勢之可否、則何能致此乎、則果其才然也、曰、如其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非不如武田上杉乎、曰、雖然、自知用兵之才之不如武田上杉、而不與爭、使彼相爭而不暇及我、而我先爲彼之所欲爲、是其才所以過武田上杉氏也、

二年甲戌、春正月朔、近畿將士盡賀正于岐阜、織田信長賜之酒、

酒、酒三行、謂衆曰、我有佳肴、請佐飲焉、令左右取一函來置之座
上、衆閱目、信長觴柴田勝家、手開其蓋、則義景長政首也、塗以金
粉、諸將皆笑曰、有此好下物、何辭滿酌也、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爲
二患所礙數年矣、卿等爲吾積勞累苦、以得致誅斃、因各賜刀劍、
極驩而罷、佐佐成政留而白曰、臣無似、從諸將之後、叨被洪恩、不
知所報、唯願君不自足焉、遂定四方也、信長大悅、執成政手入室
內、與談政治、侍史武井夕菴自傍贊之曰、不圖成政能爲此言、君
勿忽焉、信長厚賜二人、二日夜、德川家康召諸士、令俊人奏謠曲、
是稱謠初、立爲永式、三日、曼珠院准三后覺恕寂、龍造寺隆信攻
草野鎭永于鏡城、鎭永敗走筑前、依原田信種、既信種與隆信和、
請倉町三平爲養子、松浦隆信亦與隆信平、壹岐人日向、及五島
宇久等皆乞成、肝付氏兵、救牛根城、將取花園尾、島津忠良等擊
破之、陣其地、山中幸盛與毛利氏將大坪一之等戰于雁金山麓、

敗退、五日、德川家康叙正五位下、六日、佐竹義重率兵侵略結城
義親管內、尋與地于大縫伊賀守賞其戰功、七日、有光怪、八日堺
南莊火、十一日、織田信長使明智光秀代山岡景隆守多門城、十
五日、筒井順慶還自岐阜、十八日、島津忠良攻牛根城、降安樂備
前守、會伊東氏兵來援、不及、轉攻禰寢城、守將喜入秀久擊却之、
十九日、和歌會、富田長秀募土匪於志津莊中郡兵總十萬八千、
是日、急襲一乘谷、桂田長俊不能拒、明日終自殺、城陷、二十一日、
長秀進攻明智光秀等于北庄、安居景健、景胤、居間講和、光秀歸
岐阜、長秀震威國中、二十三日、波多野玉泉坊藉織田信長命專
斷平泉寺寺務、其兄寶光院怒、募土匪擊殺之、二十四日、富田長
秀與其黨魚住景固父子有隙、誘殺之、二十七日、島津義久自早
崎還鹿兒島、初秋山晴近之守岩村也、織田信長修串原、鶴井、明
智、飯峽等十餘砦以備之、武田勝頼侵美濃、拔今見、馬籠、大井、中

津川、瀨戸崎、串原等十八寨、是日、勝頼遂圍明智城、遠山與助拒
守、是月、最上義守與子義光相戰、伊達輝宗遣小梁川盛宗助義
守、攻寒河江取之、尋自將繼之、上杉輝虎遣使于武田氏、將夾擊
織田信長、勝頼不應、二月五日、織田信長使美濃尾張軍爲先鋒
進發、五日、與信忠將兵六萬救之、甲斐將山縣昌景以六千騎、
廻鶴田山邀之、信長不戰而去、昌景追尾、與助棄城遁、勝頼欲乘
勢攻飯峽、馬塲信房等諫曰、先公每誡曰、軍勝五分爲上、今已五
分、猶何貪乎、勝頼不聽、長坂次弘、跡部勝資勸之、遂攻拔飯峽、軍
勢大震、於是信長使河尻鎭能守高野城、池田信輝守遠利城、十
八日、富田長秀侵掠郡邑、土匪又迎七里參河爲魁帥、掠略邑里、
土橋景鏡棄大野境寺遁、一揆充溢郡縣、將襲府中、長秀逆戰、會
小林吉隆叛、自後銃殺長秀、河北一揆攻溝江長逸于金津城、十
九日、長逸富樫介政親等皆死之、二十一日、筒井順慶如岐阜、謁

織田信長、二十三日、十市常陸臣藤田左近據內膳城叛、常陸擊
斬之、二十四日、右大臣花山院家輔罷、權大納言九條兼孝爲右
大臣、兼孝植道之子也、織田信長信忠還岐阜、二十五日、納御製
和歌于北野社、是月、德川家康遣使越後修好、龍造寺隆信先鋒
納富但馬守、攻後藤惟明于横邊田、其父貴明、平井經治來救、鍋
島信生、龍造寺左馬頭擊敗之、三月四日、星犯月、命諸社寺禳之、
五日、先是武田勝頼至伊奈、視祖父信虎、將迎歸、信虎卒然問勝
頼母、長坂次弘對以諏訪頼重女、信虎聞之、辭色忽惡、又問諸將
姓字、至高坂昌宣生父則以春日大隅對焉、奮然曰、大隅者伊澤
農耳、信玄妄擧田夫子何事哉、乃抽刀曰、此刀是我祖宗傳來、嘗
手斬者數十人、以視勝頼、小笠原慶菴進曰、敬拜異刀、乃奪刀收
鞘、諸將見其狂暴如此、僉諫勝頼館其地而還、是日卒、年八十一、
八日、筒井順慶等到京師、十日、山中幸盛唱聚出雲伯耆兵、攻私

部城、城將大坪一之留守善拒、龜井茲矩等放火所在、一之歸自安藝、夾擊走之、入私部城、十二日、織田信長發岐阜、抵佐和山、十四日、柴田勝家在多門城、定奈良制法、十六日、上杉輝虎入西上野、諜德川家康、攻武田氏城邑在參河遠江者、家康以設樂長篠、險且要樞、修築其城、十七日、織田信長入京、館相國寺、十八日、信長任參議、敘從三位、二十日、大村純忠與西鄉純堯戰于芊瀨村、敗之、二十三日、織田信長以足利義政故事、奏請截東大寺黃熟香、勅使中納言飛鳥井雅敎、右中辨日野輝資監之、二十七日、信長如奈良、入多門城、二十八日、披寶庫、截香一寸八分、三分之、信長自取其一、分賜其二於諸將、武田勝賴揭禁榜于壹蓮寺、是月、大友義鎭送佛郎機于立花鑑連、織田信長使姪信澄爲磯野秀家嗣、荒木村重攻伊丹勝興于伊丹城、拔其城、改築之、從治焉、改名在岡、鹽川國滿爲勝興妹壻、與勝興斷姻、與池田結成、保多田

城、村重引中川淸秀、高山長房爲腹心、長房據高槻、淸秀于茨木、從弟元淸于花隈、能勢十郎于能勢、荒木平大夫于三田、阿部仁右衞門于大和田、村重子村次于尼崎、一國服從、威振近國、信長命村重、令備石山一向寇、龍造寺隆信復攻後藤貴明、平井經治來援、夾擊隆信、不克、走入須古城、既鍋島信生誘經治弟直秀、遂經治、隆信與貴明和、西肥悉平、是春、木下秀吉以小谷雪深、更築今濱、徙焉、改長濱、德川家康城野田、使菅沼定盈守之、夏四月朔、織田信長還大坂、急攻石山、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歷龍田越、到安倍野、天王寺、生玉、柴田勝家、丹羽長秀、荒木村重等、到尼崎、長柄、石山、本願寺家士下間大進等、禦備野田、福島、樓岸等、三好釣閑、下間仲孝、賴廉等分部據守之、信長復使佐久間信盛戍天王寺、明智光秀于住吉、而親軍于界津、攻圍旬餘、三日、本願寺光佐與三好康長謀、攻中島城、拔之、信長遣兵攻之、不能克、六日、德川

家康將攻乾城、屯瑞雲、會霖雨食竭、家康退次御倉、大久保忠世、水野忠重殿、城主天野景貫追躡、麾下死者二十餘人、家康聞銃聲、引兵返戰、敵兵散走、玉井善太郎中丸、蹣跚後至、家康見之曰、吾今聞後軍銃聲、始知有警、汝爲敵所傷邪、立下馬授之曰、汝騎此馬來、善太郎固辭、遂從家康得退、忠世忠重還戰救衆、杉浦久藏被傷不能退、忠世授馬久藏、徒步而退、忠世使奴執背旗、敵出奪之、忠世斬敵取其背旗而還、榊原康政奮擊、獲首數十、家康收兵、入天方城、十一日、織田信長遣筒井順慶于河內、攻土匪、明日、親將擊之于玉造、不克、十三日、六角義賢去石部城、依武田勝賴于甲斐、十四日、足利義昭將復舊業、遣使于薩摩、求援于島津義久、先是土橋景鏡在大野境寺、避土匪于平泉寺、本願寺光佐命杉浦法橋攻景鏡、生是斬之、二十八日、大村純忠遣兵拔松浦隆信屬城井手平、又攻廣田、隆信來救、擊走之、二十九日、武田勝賴

遣山縣昌景等攻野田城、會土功未竣、斥候歸報甲斐兵既到、定盈入圍、諷諭不出、山口五郎作入諫、乃出盥漱、起居如常、謂左右曰、我不焚寢室、爲敵取哂、有誰能火之、且取應而來、矣乎、中山與六應聲馳歸、縱火屋舍、取應而來、定盈走入西鄉、與六時歲十六、殿戰而死、昌景進追之、定盈及西鄉家員擊卻之、是月、上杉輝虎攻桐生金山兩城、由良國繁防戰退之、伊達實元攻二本松義繼屬城八丁目、陷之、五月五日、賀茂祭競馬、社司請馬於織田信長、信長假以二十匹、極善美、十一日、先是北條氏政攻梁田晴助于關宿城、是日、晴助致其城去、據佐竹義重、十二日、武田勝賴攻高天神、城將小笠原氏儀告急於濱松、德川家康求援於岐阜、信長曰、勝賴踰境遠侵他鄉、是自招禍也、我往與卿併擊獲之必矣、勝賴亦曰、待織田德川兩師於此快戰、是我素願也、乃擇精兵攻城挑戰、家康亦戒嚴、以待援師、至十九日、武田氏部將眞田幸隆死、年

六十二、子信綱嗣、長曾我部元親定式目、其一曰、神社佛宇破損者、訴其地代官領主、可加修理及祭祀、不可濫古法、其二曰、三史五經七書、常就師以可習學、其三曰、弓馬劍戟鐵砲捕術之藝、是武士之業也、自幼稚隨師、宜習傳之、各考其器、以可熟達一事、多技則術不精、其四曰、雖爲散樂諸舞蹋鞠茶事技藝、略可相嗜、對他鄉遺址、最可爲戮辱、其五曰、諸士衣服飲食土木、皆可用質朴、其六曰、撫育黎民、若劫衆者、宜罰之、古語云、得衆乃得邦、失衆則失邦、可尙淸廉、其七曰、國人貲財田園、可任父遺言讓狀、其八曰、旗下諸士、不可抱持他國人、其九曰、勿與四隣結徒黨、勿私爲婚姻、其十曰、部下隊長、及諸吏嫁娶、聞評定人、可受我令者也、曰、國中道橋堤、如破壞則乘加修補、勿令煩勞行旅、五刑之中除死刑、其餘爲科代、可令修築、曰、海濱所在城郭、恒當備兵艦、雖少隔者、亦可蓄船具、曰、城門中莫用輿馬、曰、府內勿長履、惟僧醫暨六十

以上、十歲而下、及婦女不禁、如雜人可用半足、曰、不擇貴賤、有家務度量者、皆訴之、夫國有善人、則其國以殷、家有爭子、則其家以齊、是先哲之金言、不可不愼誡也、二十八日、織田信長還岐阜、六月朔、刑部大輔里見義堯卒、年六十三、子義弘嗣、十四日、織田信長信忠、帥兵二萬餘騎發岐阜、十七日、至吉田、武田勝賴聞援軍至、薄城急攻、城兵堅守不屈、勝賴昭利誘之、氏儀終叛、引勝賴兵入城、大河內政局獨不屈、勝賴怒囚之、十九日、信長至今切渡、聞城陷、還至吉田、德川家康往謝之曰、藉公餘威、得以保國至此、信長勞之曰、卿爲我守東面、以拒武田氏、使吾毋東顧之患、吾得以速定京畿、卿之功也、乃令左右四人擔二革袋、盛以黃金、以賜之曰、薄以酬將士之勞、乃還、勝賴賞氏儀、給一萬貫地、使岡部與綱、横田尹松守高天神城、東郡悉平、家康怒殺氏儀任子、二十三日、大友義統與采地于志賀民部大輔等、二十七日、織田信長信

忠還岐阜、二十八日、足利義昭自紀伊徙于堺館顯本寺、是月、二本松義繼乞降于伊達輝宗、許之、秋七月三日、後藤惟明與父貴明有隙、圖弑逆、貴明避難宮野、是日、惟明攻宮野、貴明擊却之、五日、千葉久胤卒、六日、三淵藤英自殺坂本城、長岡藤孝弟也、七日、七夕和歌會、十三日、一向宗徒據長島、織田信長信忠、率師抵津島、信忠自一江、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稻葉良通、蜂屋賴隆、自賀島、北畠信雄自南勢、將舟艦八千餘艘、長野信包自安濃津、三男信孝、及瀧川一益自矢島、到桑名、林通勝自大野、歷海路、等進擊之、與賊戰于小田松樹渡、皆破之、分兵移營于御妙、信忠及九鬼嘉隆以艨師繼之、賊巢分在五所、篠橋、大鳥居、唐戶島、中江、大島、皆依山帶水、津田信廣、伊賀範俊等攻篠橋、勝家良通賴隆等大鳥居、信包通勝等唐戶島、信雄信孝大島、信盛父子中島、信長親攻長島、二十日、荒木村重與一向宗徒戰于中島、互有殺傷、二十

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武田勝賴歸甲府、大會諸將、賜酒賀戰捷、是春、取美濃十八砦、此役拔高天神、取城東郡、頗有誇色、高坂昌宣擧觴、謂長坂次弘曰、此宴是武田家滅亡之宴也、次弘曰何言耶、曰、先君有遺命、唯以保守爲要、然今特勇數侵敵境、狃勝伐功、不納老臣之言、不察時機、叨與强敵爭雄、是取敗之端也、故我識此役之勝、亡國之兆、內藤昌豐亦云爾、衆僉喩二人、昌宣遂諫勝賴曰、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可勝、今君反之、狃勝輕敵、黷兵無厭、民勞國悴、構怨四隣、今而不戢、禍敗將至、且信長家康結爲兄弟、而君欲以一國之力、當二雄數十萬之師、其危不可言也、以臣觀之、如今日計、以東美濃送信長、還附城東郡於家康、與二將連和、伐北條、併山東、則天下無敵矣、次弘曰、豈廢入畿之勢、而勞力於邊陲哉、勝賴從之、佐竹義重與北條氏政和、明船搭載象虎來博多、八月二日、德川家康再築馬伏塚城址、使大須

賀康高守之、備武田氏、康高改馬伏塚名横須賀、家康賜小笠原氏儀采地于康高、上杉輝虎出軍越中、攻神保長純于木船城、轉攻若林勝盛于小山城、聞畠山氏舊將遊佐時教、長重連等、據七尾城通織田信長、此日進攻之、時教禦之鳩塲、上杉義春、直江實綱等擊破之、獲首六百餘級、時教入城堅守、乞援織田氏、是夜、大鳥居敵乘風雨遁、柴田勝家等追擊、斬殲男女二千人、截其耳鼻、盛之一船、送致長島、三日、先是信長使樋口三郎兵衛守木目城、一向宗徒攻之、三郎致城去、是日、木下秀吉追斬之、送首信長、旣本願寺徒下間賴純來管越前、十二日、篠橋敵輸城入長島、敵徒防戰三月、軍實不支、餓死過半、十五日、津輕爲信擊瀧本重行、不克、十六日、和歌會、島津義久部下交告入來院重豐有異圖、重豐納采地、呈誓書、明無他志、二十二日、上杉輝虎贈書于德川家康、修好、二十五日、和歌會、足利義昭遣使北條氏政、上杉輝虎、武田

勝賴、戮力謀討織田信長、皆諾之、葦名盛氏行德政于管內、田村淸顯及葦名盛氏、出軍白河郡、與佐竹氏戰于寺山、斬首五百級、九月七日、武田勝賴侵遠江、大雨連日、天龍川大漲、不得輙涉、勝賴進自目附、陣于河上、濱松將士大久保忠世、榊原康政等、可三十騎、出候形勢、甲斐軍板垣某兵五騎、進將涉河、候騎躍馬入河、欲逆擊之、甲斐兵不得涉而還、候騎直前、向勝賴陣、甲斐軍朝北奈駿河兵三騎、進入河、勝賴詢土屋昌恒、曰、板垣之兵不能涉、而三士欲涉、其志在必死、使渠就死、是吾恥也、乘塵而進、昌恒疾馳涉水、甲斐軍二萬餘、絕流爭進、水爲之溢、下流頓淺、山縣昌景一軍先涉、濱松候騎急退、與後軍合、馬塲信房與昌景並進、陣于羽柴上間、待衆軍至、家康率七千騎、分爲九隊、親將四千、陣于小天龍、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等三千、陣于下流、欲待敵涉小天龍而橫擊之、甲斐將校、視其陣不可犯、不戰而返、而勸勝賴旋軍、勝賴歷

伊奈還甲府、家康召忠次曰、今日軍容、無汝謀略、則敵必踰水矣、可謂汝有三曈也、九日、重陽和歌會、十日、島津義久與北鄕時久盟、十一日、上杉輝虎陷七尾城、殺遊佐時敎等數人、織田信長使柴田勝家、木下秀吉、以兵一萬八千援七尾、至御幸塚、聞城陷引還、信長猶使使謝罪輝虎、十三日、和歌會、輝虎旣陷七尾城、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輝虎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淸、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幷得能州景、遮莫家鄕憶遠征、令將士好詩歌者和之、遂移陣柴山、爲政國中、能登國世爲畠山氏舊封、輝虎意謂以能登與義春、國人竊聞之悅、胥謂彌五郎殿復封、則我儕之榮也、來屬者多、乃命義春守荒山、使有阪備中、長澤信濃、村田與十郎等、守七尾而歸、十八日、織田信長聞三好氏餘黨據萱根城、通本願寺宗徒作亂、遣長岡藤孝、佐久間信盛等擊之、宗徒等逆戰、藤孝敗之、拔根萱城、二十二日、山中

幸盛、立原久綱等、攻安藝將毛利淨意于鳥取城、淨意棄城走、山名豐國以己舊城請入之、勝久寘豐國于牙城、自保二郭、私部城主大坪一之諫豐國非義、不聽、一之奔安藝、豐國磔殺其質子、二十六日、流言島津義久族義虎叛義久、義虎就喜入季久訴寃、又使其族忠陽等來訴、義虎又與天草越前有隙、義久和解之、二十九日、長島敵出城乘船而去、織田信長豫伏弓銃手於堤側擊鏖之、餘衆可八百、大怒棄船裸身直突入中軍、信長叔父信次、庶兄信廣、弟秀成、從弟信成迎戰死之、敵走大坂、信長遂燔殺三城男女二萬人、臭聞數里、乃以長島賜瀧川一益、食北伊勢五郡、小瀨淸長、津田信成臣也、會臥病于家、淸長僕奔歸曰、主公戰死、淸長聞之蹶起、手執大刀、騎馬不甲而馳、家僕二人夾之馳、入敵陣曰、主君敵安在、僕曰、彼騎而負母衣者是也、淸長睨視、急馳擊其胄、敵墜馬死、淸長曰、主仇已復、迺馳而歸曰、予若病死、實可憾、唯當

從主君於黃泉、竟伏刃而死、淸長食五百貫、家極貧、好酒、嘗柴田勝家領蒲生郡、招以三千貫、淸長辭之、聘迎再三、淸長怒曰、雖祿徹軀老、世列長臣、嘗聞長臣者不鬻躬也、惟非吾爲然、凡爲人臣者、以義爲心、以淸爲意、不從、至是死之、長曾我部元親攻一圓但馬、安岡彈正、室津政長、降之、浮津守將某棄城而走、元親使北村閑齋守之、先是伊達輝宗攻岩城親隆于高貫、取其城、使部將長尾越前守之、至是親隆遣其將大塚親成等、逐越前、復之、最上義守與其子義光和、是秋、北條氏政築砦于湯田村、使風間孫右衛門、石塚藤兵衛守之、多賀谷政經與子重經夾擊敗之、冬十月五日、島津義久收部下菱刈重廣采地、更與神殿村地、十四日、德川家康聞長島一向宗殘徒航海投武田氏、使寺島鉞之亟擊之、鉞之亟戰死海上、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是月、平井經治攻弟直秀于須古城、殺之、復其城、十一月三日、長曾我部元親重建白髮社、

七日、元親部將小島出雲、中脇美作殺安宗城將安宗貫刻、元親授其城于美作、十五日、伊丹親興棄伊丹城走、荒木村重取入城、二十四日、陸奧地震、二十八日、武田勝賴付西山寺于寺田安堵狀、祈武運長久、是月、先是佐竹義重與葦名盛氏戰于南鄉、至是結城晴朝勸二氏和、義重收軍還、織田信長割尾濃、讓信忠、龍造寺隆信攻須古城、士卒多死傷、遂圍累日、閏十一月五日、北條氏政禁鶴岡八幡社田佐佐目、仍舊他村民伐採其竹木、十九日、越前一向宗蜂起、將擊下間賴淸、賴淸遣若林長門擊大敗之、二十七日、有犬入宮中、祈伊勢賀茂禳之、十二月十三日、一條內政敍從五位上、任左近衛少將、長曾我部元親嫁女內政、築大津城移之、以吉良親貞守中村城、琉球王遣僧雪岑於鹿兒島、遺方物修隣好、二十日、龍造寺隆信攻須古城、平井經治燒城自殺、隆信使弟信周鎭須古城、後予小邑于經治子、族稱野村云、大窪寺火、二

十一日、織田信長寄神田于賀茂社、二十三日、志岐鎭經使正興寺僧贈物于島津義久、賀其戰捷、勸伐天草氏、不聽、二十四日、松永久秀薙髮號道意、二十五日、月次和歌會、二十七日、武田氏部將河井助九郎向坂甚大夫襲德川氏部將平野繁定于加茂村砦、繁定擊殺之、二十八日、德川家康免今切新居兩村諸賦課、令從渡船役、晦、下總守小山高朝卒、是歲、織田信長召見西敎師宇留加牟、創建寺院于京師居之、宇喜多直家與三村元親交兵累年、元親族大兵强、直家修好乞師于毛利輝元、輝元使小早川隆景援之、會戰踰年、伊地知兼興、肝付兼亮降島津義久、納地致誓書、義久亦授誓書、山名氏政築出石城、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五終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正親町天皇九

天正三年乙亥、春正月朔、津輕爲信攻瀧木重行于大光寺城、重行不能支、致城去、既尾崎喜藏、新屋源次郎亦降、五日、足利氏之季、兵革累年不戢、東海東山街路斷缺、不造橋梁、不修山徑、杜絕來往、盤旋人馬勞苦、織田信長命坂井文助、篠岡八右衛門、高野藤藏、山口太郎兵衛四人曰、正二月之間、非農桑之期、汝等爲奉行、修畿內道路、出金五百兩、米五百石、充用、四人測遠近、置驛舍、大道廣四間、支道三間、改迂迴、塡汚池、鑿岩石、除高低、道傍植行樹、津梁關門、皆有畫一之法、四閱月成功、信長爲政嚴酷、然令行禁止、吏民一切奉法、銖兩之姦、不得有容、闔境無盜、外戸不閉、暑

月行旅憩林樾者、皆舍橐而唾、人以爲亂世一奇矣、十七日、信長獻鯨肉、是夜、德川氏部下天野康景婢夢連歌、康景以爲克甲斐之兆、明日獻之家康、二十日、家康因命連歌會、著爲恒例、十九日、和歌會、二十七日、奏神樂于內侍所、禱典侍某氏病、二十八日、北條氏政禁伐採最明寺竹木、伊東義祐侵伐志布志櫛間、二十九日、避方忌于別殿、是夜雷雨、二月五日、山中幸盛攻若佐城、城將草刈三郎左衛門邀擊交綏、既陰山某等夾擊、幸盛奮戰、郤之、收兵烏取、六日、織田信長獻鵠、北條氏政揭禁榜于王子祠、八日、足利義昭困甚、去堺如備前、宇喜多直家不禮、依毛利輝元于備後、輝元館之鞆津、令統下侯伯往執謁、門復見鞍馬、十五日、德川家康放鷹城下、見一童子容貌秀俊、問之、對曰、井伊直親孤子萬千代、育於繼父松下淸景、家康曰、仕我否、曰、謹奉命、乃載歸、遂賜其舊邑井伊谷、使菅沼鈴木近藤三氏附之、萬千代寔兵部少

輔直政、十九日、奏樂、二十一日、以妙法院性胤、梶井宮惟常、伏見宮邦良、並爲親王、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七日、織田信長如京師、佐竹義重使車忠次率兵援太田資正、攻土浦城、守將小田氏治善拒、城兵江戸崎監物叛、誘敵薄城、忠次陷薄攻之、是日、氏治命衆防敵、坐廣欄誦法華經、畢而自殺、櫻井豐之助介錯而殉焉、氏治年四十二、氏治子守治、與菅谷政貞等十六騎、衝圍而遁、織田信長嫁女于筒井定次、二十八日、德川家康以長篠城賜奥平信昌、信昌修壍壘、嚴守備、家康悅曰、信昌雖少可任也、乃使松平伊昌等佐之、是月、佐竹義重攻結城義親白川城、取之、使其弟善七郎守之、織田信長封明智光秀于丹波、任意取焉、使長岡藤孝爲鄕導、光秀率兵三千、與藤孝父子會入丹波、龜山城主內藤忠行族人迎曰、忠行去冬暴死、請以城從、光秀乃入龜山、國人並河易家、四方田政孝、荻野、波波伯部、尾石、中澤、酒井、加

治等、相尋降、久下、釋迦牟尼佛等、棄寨而入鬼城及高見城、過戸城主福井貞政、未服、遣族光俊伐之、貞政族政照吉行等、禦戰不屈、會宇津右近大夫將援貞政、率兵來、藤孝等邀擊斃之、八上部城主波多野經高亦欲後援、聞右近死而罷、貞政力屈、出城戰死、城陷、三月三日、信長入朝、館相國寺、帝遣權大納言勸修寺晴右勞之、尋賜硯屏、四日、奏樂于宮中、薦太神宮、十一日、織田信長遣兵毀壞千町弁、十五日、島津義久講犬追物、後屢講、十六日、遷皇大神宮於假殿、今川氏眞遊寓畿甸、歎覩織田氏盛大、不復念深讎、遂如京師、貪緣謁信長于相國寺、遺百端帆花瓶千鳥香爐、二十日、信長聞氏眞善蹴鞠、乃招延臣三條、烏丸、高倉、飛鳥井、廣橋、五辻、庭田等諸氏于相國寺、使之對戲、氏眞欣然而往、聞者醜之、或謂變鞠爲武、不亡家國、氏眞側髮號宗誾、先是龍造寺隆信攻横岳鎭貞于西島城、降之、取安武鎭則貝津城、是日、攻三池鎭實

於三池城、鎭實致城乞和、隆信進軍肥後、小城宗全、城親冬等、風靡下、既蒲池鎭廣亦降、隆信凱旋佐賀、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織田信長以塙直政爲大和守護、二十五日、御靈火、二十八日、石淸水法樂會、織田信忠叙從五位下、任出羽介、織田信長嫁養女于權大納言二條昭實、深谷城主上杉憲盛卒、子氏憲嗣、是月、德川家康攻乾城、不利、大久保忠佐、大河內政綱等創、長曾我部元親擊崎濱土匪平之、斬其魁源內左衛門、大坂一向徒築大和田以掠渡邊神崎、荒木村重兵與之戰、不利、村重怒率兵與敵戰十般川、大破之、進奪其大和田天馬二寨、敵恇不敢出、村重遂築吹田、尼崎、華隈、能勢等寨以自備焉、宇都宮廣綱、壬生義雄、與那須資淸戰于薄葉原敗績、自是而後、喜連川而西、泉山田等諸寨悉叛、而屬那須氏、是春、上杉輝虎修理春日山城塹壘、明商舶至豐後貿易、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織田信長命村井貞勝、丹羽

長秀、償還廷臣采地賣于人者、悉復其舊、三日、霜、五日、德川氏計吏大賀彌四郎起自胥徒、至掌二十餘邑稅務、竊懷異圖、與小谷甚左衛門、倉地平左衛門、山田重英三人謀、通款甲斐曰、寡君每至岡崎、必使臣啓門、公能潛師而來、則城可得也、世子信康雖守岡崎、而城中所有、皆濱松將士之質、而鬪兵甚寡、將士聞城陷、則眷戀妻孥、皆無鬪志、而來降必矣、縱有不降者、不過二三百人、豈能保濱松哉、勝賴大喜、刻期襲參河、重英中悔、自首信康曰、儻疑臣言、請遣人就臣室內聽其謀、重英招大賀定反計、信康密遣人聽之、盡得其實、急報之濱松、倉地小倉知事覺逃、捕斬倉地、終執大賀、窮治服罪、乃反接馬上、徇之濱松岡崎、先磔其妻子、然後生埋之地、斷手指擢足筋、以竹鋸徐斷其首、七日而死、小谷奔甲斐、勝賴率大兵入參河、陣宇理、聞大賀誅死怒、侵二連木、家康信康戰于蘆原郤之、六日、前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久我通堅薨于

堺、織田信長發京師南巡、七日、修後柏原帝五十回忌宸法會、八日、織田信長率兵攻三好康長于高屋城、城兵禦戰不下、信長令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丹羽長秀、塙直政放火山谷、刈麥苗、十日、先是島津義久贈書琉球王尙永、責其倨傲、至是尙永使僧南叔金大屋子來聘、貢方物、義久饗之城中、十二日、武田勝賴世以多知晴信死、是日、始發晴信喪、修葬儀、畢詣諏訪社、累傳所從龜甲鐵折、抵高遠渡橋、無故而梁折、僕隸二人墜死、十二日、織田信長移軍住吉、十三日、頓天王寺、兵凡十餘萬人、十四日、迫大坂、薙麥苗、十六日、頓遠里小野、又刈麥苗、十九日、織田信長攻十河因幡守、香西元成于新堀城、殺因幡擒元成、是日、高屋城將三好康長降、河內悉平、信長命塙直政毀高屋城、已下、明日、凱旋京師、帝遣權大納言勸修寺晴右賜劒、二十一日、武田勝賴圍攻奧平信昌于長篠城、二十七日、織田信長發京師歸岐阜、二十八日、毛利輝

元貢白銀、二十九日、多聞城兵與筒井氏兵戰于大安寺門前、晦、奈良山樹木枯、是月、織田信長卑辭厚禮、事上杉輝虎、猶事晴信、於是使佐佐伊豆守于越後曰、勝賴今出侵遠濃之地、請與伐之、輝虎對曰、武田氏頻年悖戾、故竊者多、其亡無日矣、我如欲伐之、則一旅而足矣、如信玄我亦不辭、孱兒恇弱、相共斃之、我所不欲也、他日勝賴如與卿爭地、兵力强梗、則我亦鳴一鼓以試雌雄耳、不聽、五月朔、勝賴進陣醫王山、使武田信豐、穴山信良環長篠城攻之、更築鳶巢山、使武田信實守之、六日、龍造寺隆信與松浦隆信尋盟、徵其兵、俱攻大村純忠貝瀨城拔之、純忠降、深堀純賢、西鄉純堯等聞風來附、武田勝賴將攻吉田城、德川家康屯吉田外郭、欲待勝賴兵至而戰、世子信康軍于法藏寺、勝賴率兵一萬陣于小川、濱松諸將以爲敵兵倍我、不宜野戰、不如還軍入城、嚴其守備待敵至而決戰、家康從之、酒井忠次爲殿、甲斐前鋒山縣昌

景率五隊長躡家康軍、忠次還鬪、戸田一西與甲斐軍廣瀨景房、大津土左衛門、與三科形幸援槍、孕石源右衛門、小菅五郎兵衛、助形幸而鬪、抵暮解去、明日景房又出、忠次援戰于吉田街口、凡三、互以言相證、甲斐軍助景房競進、水野忠重、渡邊守綱等三十餘人、奮擊爭勇、景房盤馬收兵、徐徐而去、衆稱其勇、甲斐軍放銃、中忠重左臂、忠重右手執槍、指揮士卒、勝賴日夜攻長篠城、奧平信昌、松平信昌、勵衆固守、家康欲救之、使小栗重常乞援於岐阜、信長許之、而不出兵、奧平貞能自往固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爲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許之七日、帝學筆于前權大納言四辻季遠、賜劍馬、先是吉川元春遣南條元續等、攻荒神山城、取之、山名豐國復叛尼子勝久、請援于毛利氏、勝久使龜井茲矩守私部城、與山中幸盛去鳥取、保鬼城、是夜、幸盛援將牛尾大藏左衛門襲擊鳥取營、不利、十一日、奧平

信昌出城接戰、焚其攻具、十二日、又擊敵却之、柴田勝家歸長拵城、遣使十市常陸請出兵鄕導、十三日、二階堂盛義與石川昭光戰于大寺城、不利、松平圖書助等死之、織田信長以騎卒五萬發岐阜、戒其軍曰、人持材與繩、乃詣熱田社祈戰捷、是夜、甲斐軍圍長篠城、攻薄瓢丸甚急、城兵拒戰、甲斐兵死傷甚多、然壘壁破壞、終不可保、故棄薄瓢丸退入第三城、甲斐兵益修攻具、鑿地道、環塹柵、攻擊連晝夜、十四日、信長至岡崎、徇奧平信昌使者曰、城兵日夜望大施來也、信長慰勞遣歸、而縱反間曰、信長方患京畿北國、不能來援、勝賴大喜、信昌謂衆曰、糧匱雖支數日、孰能出趣援兵者、衆相顧莫敢應者、鳥居勝高稱强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不濟未可知、幸而得達、擧燧前山以爲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詞、夜縋而出、明旦擧燧前山、城兵皆悅、十五日、勝高聘抵家康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備、所欠者糧耳、

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代士卒之命、家康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明日出、因留勝高自從、辭曰、城中延領遲報、臣不忍也、夜馳歸、十六日、信長抵牛窪城、鳥居勝高至長篠城下、將踰柵入城、爲敵邏兵所執、十七日、信長抵野田原、武田勝賴召鳥居勝高詰問城中之狀、答曰、守備不匱、於其人器杖矢丸有餘、所欠者糧耳、然亦足以支旬日、而吾主公處分已定、織田氏亦上途、援兵數萬將至、今而城中延領待報、吾不忍遲緩、卒遂踰陣營、誤受縛、死生唯命、勝賴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勝高曰、諾、乃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勝賴美其守節、意欲活之、軍吏曰、罪不輕、宜法、則磔勝高、勝賴益嚴防備、張索藻上、以防城兵逃出、十八日、信長進軍設樂極樂寺、信忠屯御堂山、家康陣高松、木下秀吉、瀧川一益、丹羽長秀等、陣于荒海原、別將十三軍據高而

陣、奧平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城猶足堅守、請勿輕進損兵、敵若急攻、當鳴鐘報之、使鈴木金七齎往、夜踰濠、以短刀截索、泅而來達、家康遽遣以告信長、初勝賴營于道盧寺山、使將佐攻長篠城、聞援軍至、分騎兵二千、使小山田昌行、高坂源五郎、室賀行俊督之、備長篠、又分一千、以武田信實爲將、三枝守友、名和無理之助、五味與三兵衛、飯尾彌四右衛門屬之、守鳶巢山城、參河卒小栗某奔在甲斐、於是爲勝賴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多忠勝、忠勝携謁家康、授之密謀、使歸告勝賴、以援軍易與狀、勝賴大喜欲戰、馬場信房、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信茂、原胤長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彼去吾出、彼來吾入、然則敵必競追尾、要之信濃險地阻戰、如是則二國之士民疲奔命、而我英氣常有餘、然而乘斃擊之、不勞而必克矣、長坂次弘曰、自叢祖而來、未聞遇敵卻者、今更退乃損家聲也、信房曰、然則急攻城、肉薄而登、

城中設一發、鳥銃五百、則吾兵殪者五百、彼再則既迫城、五百亦傷、以千死之、城亦可得、得城而退、足以藉口、次弘曰、我損一騎、彼加千騎之强、是豈徒傷衆乎、信房曰、急拔城、請君據之、以中軍爲後拒、令諸部爲先驅、昌景昌豐及臣三人、踰河挑戰、以爲永陣之計、而取轉漕于信濃、則我聊無所憂、彼乃五畿之兵、或劬勞、信長必去矣、次弘曰、信長奚爲拂陣矣乎、彼若浪戰則何如、信房曰、然則極死而戰、次弘曰、彼而戰我而始、其理一也、跡部勝資大言曰、望敵旗幟而不戰、非武也、二子之來天幸也、一戰夷兩敵、在于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遁走耳、勝賴納二嬖言、誓無栖而決戰、諸將退請其人曰、今日之戰必不聞收螺也、於是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土屋昌次等諸將、巡視淸田邑、俱駐馬於泉下、執手欷歔家國之泯滅、借掬泉水飲盟死、後世因稱淸田水宴、勝賴自率諸部、渡瀧澤川、進二十餘町、陣于原上、

分爲十三隊、背水而陣、馬場信房、眞田信綱、其弟昌輝、土屋昌次、穴山信良、一條信龍、合六隊、對大宮前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明智光秀爲右軍、武田信綱將內藤昌豐、原胤長、安中景繁、和田業繁、五感、永倉、白倉、松本等、對所陣柳田瀧川一益等爲中軍、武田信豐將山縣昌景、小笠原信嶺、松岡某、小山田信茂、跡部勝資、甘利信康、小幡信眞等、對正樂寺前竹廣家康之兵爲左軍、勝賴之麾下、前隊望月義勝、武田左衛門、亦對家康之兵酒井忠次、本多廣孝相謂曰、今誘勝賴陷于死地、我軍必得勝矣、十九日夜、信長發候騎偵敵、歸報曰、兵衆而整不可犯也、二十日、信長又遣數人覘敵、復如前日、一軍失色、信長召諸將議之、家康亦赴焉、信長謂家康曰、勝賴者卿宿敵也、欲取勝則郤有過矣、有過則余雖得志無益也、顧今日柔懦如佛、莫管軍事、吾必使敵如練雲雀、當是時、諸將氣沮莫敢言者、酒井忠次進曰、臣使人間覘敵兵、寡羸敗兆

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喜曰、怯夫之噫、草木皆兵、我聞左衛門勇智、海道無雙、今料敵如此、事無足慮者、乃大饗士、賜杯于忠次、使傳之于信忠曰、聞汝善撈蝦舞、爲我一爲之、忠次起舞、衆叩箙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讓、臣請今夜間道遶出敵背、襲鳶巢壘、縱火敵營、以褫其氣、而大軍乘之莫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大敵在前、惡用此迂廻之計、忠次忸怩、諸將皆退、信長聘人追忠次反曰、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宜速發、顧如毋鄉導何、忠次曰、臣卽爲鄉導、請賜監吏、信長乃使金森長近、佐藤六左衛門、青山新七郎、加藤一左衛門從之、附兵五千、家康使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其子康重、松平淸宗、牧野康成、松井忠次、菅沼定盈、西鄉家員、阿部定次等三千人助忠次、約曰、至則舉燧、忠次不歸營而發、乘夜踰嶮、五更達壘下、以俟天明、伊忠謂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主公、家忠

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絕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飲而去、是日、北條氏政揭禁榜于總寧寺、二十一日昧爽、忠次舉燧、大喊逼壘、伊忠力戰死之、城兵武田信實、三枝守友、和田兵部、名和無理之助、五味與三兵衛、飯尾彌四右衛門、高坂源五郎等、奮戰皆死之、壘陷、尾張參河兵覩火大喜、甲斐軍顧而動、信長分銃手三千、爲三隊、瀧川一益、木下秀吉、丹羽長秀、銃手一千守第一柵、前田利家、佐佐成政、銃手一千、守第二柵、福富貞次、塙直政、野野村幸政、銃手一千、守第三柵、令曰、敵來勿濫發、至五步十步間、每一千銃遞放之、進退隨敵、勿使彼暫休、中軍遊軍、左右前後、各嚴守備、禁不聽號令而出柵外、又賜兜鍪於河尻秀隆、至信忠之營、戒之曰、愼勿浪戰、每三十步設一口、又每三十步豎列柵、以防甲軍馳突、或見誚之、家康曰、侮敵者必敗、織田氏結柵者、非怖而設之也、我亦倣之、乃列柵軍前、每三十步設一口、又每三十

步竪列柵、以防甲軍縱横馳突、選善銃者三百人、以大久保忠世、弟忠佐、爲前鋒、出于柵外以監之、本多忠勝爲軍監、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耻也、忠世曰、然、白家康、家康聽之、成瀨正一嘗在甲斐、記敵旗幟、家康召之、指甲斐軍問曰、左者爲誰、曰山縣昌景也、問其右者、曰馬場信房也、問其中者、曰公族也、既而信長率司銃五人、出柵十町、發巨銃于敵中、挑戰而退、甲斐軍魚貫而進、山縣昌景三千、鳴鼓進戰、參河兵齊放鳥銃、甲兵不沮、左右馳突、忠世忠佐周馳健鬪、信長望其背旗徽號、使人問家康曰、一人以蝶爲徽、一人以黑餅爲徽、其督衆如臂使指、敵乎我乎、家康對曰、蝶爲兄、黑餅爲弟、皆僕家舊臣也、信長歎曰、德川氏何多佳士也、昌景兵小菅五郎兵衛、廣瀨景房、三科形幸、挺衆力戰、甲斐兵被創稍退、參河兵乘勢競擊、昌景血戰十三次、大喊而進、濱松銃手三百齊發、昌景之兵、死者過半、昌景銃射右腕、不顧把

麾於左指揮、左亦傷、啣麾于口死戰、一人叩馬曰、若隕命亂兵之中、何以異下士、宜早罷更圖焉、昌景曰、臨軍敵死、士之常也、策馬直逼家康、本多忠勝知其爲昌景、令銃手狙擊之、終中腹墜馬、部兵志村光家收其首而去、武田信綱相繼而進、前隊銃手齊發、信綱敗走、原胤長、小山田信茂、跡部勝資、望月義勝、安中景繁等競進、又敗走、小幡信貞、武田信豐、甘利信康等、相繼欲破柵、大久保忠世、忠佐、石川數正、內藤信成等、令銃手曰、敵鋒甚鋭、宜阻溝塹、待其近而齊發、甲斐兵三百餘應銃聲而斃、餘衆敗走、佐久間信盛兵五千、瀧川一益兵三千、各出而陣于柵外、家康遣使扼之、二人不聽、家康告之信長、信長卽令二人退陣于柵內、使未至、馬場信房見左軍敗、擊信盛一益之兵、信盛不能支、退入柵內、死者四十三人、信房奪信盛初所布陣之岡阜、整隊竪旗、以休士馬、尾張軍銃手一千齊放鳥銃、瀧川一益兵三千、出擊甲斐兵、內藤昌豐

一千、急馳突之、一益亦退入柵內、木下秀吉、丹羽長秀、指麾銃手、千銃齊發、眞田信綱、弟昌輝、土屋昌次兵五千、攻第三柵、家康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横擊、可以克也、信綱昌次麾衆急進、前軍三千、鳥銃一時齊發、信綱昌次不顧死傷、馳馬衝突、前田利家、塙直政、福富貞次、野野村幸政、引入柵內、千銃齊發、甲斐軍死者如麻、本多忠勝、平巖親吉、鳥居元忠、大須賀康高、石川數正、榊原康政、松平忠正等、踴躍陷陣、甲斐軍大敗、初昌次欲殉晴信之死、高坂昌宣諫止之、至是自呼姓名戰死、信綱與從兵破柵競進、重創而死、渡邊政綱獲信綱首、參河軍夾擊、甲斐兵五千殲焉、馬場信房未被一創、猶欲決戰、招勝賴麾下兵原胤長、小山田信茂等兵數千來前、佐佐成政白信長曰、敵中軍旗幟搖動、敗兆既見、請以一軍益前鋒、信長使湯淺直宗命瀧川一益曰、勝賴將潰走、宜急勦之、直宗進戰斬敵、使母衣士命諸軍鼓譟佐

軍勢、數萬軍士大喊、聲震山谷、參河軍亦競進爭擊、室賀行俊請勝賴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甲斐諸軍遂大潰、奧平信昌、松平伊昌、出長篠夾擊、和田某謂信房曰、子盍退、信房曰、未知君之存否、予焉得猥退、卽使人馳白勝賴曰、事不可爲、君速去、臣請死之、勝賴麾下三百、血戰殆盡、勝賴敗走、信房力鬪九合、初七百兵、今存者僅八十騎、止戰盡亡其騎、然軀少不傷、自登高邱、視勝賴去已遠、回騎于長篠橋頭、目送甲斐兵敗走、眞田昌輝來問兄信綱死地、信房與昌輝極目勝賴敗旂而曰、君今過猿橋、更無他虞也、謂殘兵曰、卿等臨危不携離、其勞苦至、今爲訣、若歸見都城之父老、幸致予意、皆曰、死生從子、信房乃號於敵曰、我馬場美濃守也、宜斬以受重賞、終不抽刃而授首、年六十二、初甲斐四邊多事、而大臣當矢石、原虎胤被創五十三、小幡虎盛被創四十、山本晴幸被創六十三、自餘將校、大率如斯、獨信房無一創、諸戰功者

二十一、得大捷者九、嘗小山田氏謂信房曰、何方能克、信房曰、古人有云、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又問曰、足下平常所志何如、曰、效死先進、苟捷、輒早退矣、一日諸將論天下豪傑、及上杉北條織田德川四氏、德川國最小矣、信房曰、可懼、唯德川也、非三氏之比、織田雖大、封其臣過分、所謂尾大不掉者、必自災之道也、後某如其言、信房召儒士講書、儒士曰、昔者諸葛亮在隴畝、劉備詣亮、凡三往、而後得見、有爲者可不爾乎、偶甘利氏使至、信房鄭重勞之、儒士怪問曰、子以國老禮下士、奚太渥也、信房曰、劉備以國主、既如彼、予以人臣、庸可不如此乎、儒士愧退、內藤昌豐見勝賴退去既遠、還戰而死、昌豐躬執戈戰、搏鬪、非其所長也、故獲首級僅九、然以練達軍策、而列老臣、功烈不減諸將也、士卒欽戴昌豐、樂爲之所用矣、昌豐出守安房、大得士人歡心、而敵徒不敢侵掠矣、長坂次弘、跡部勝資先逃、勝賴之走也、初鹿野昌次、土屋昌恒、二人

騎從、勝賴馬疲不進、笠原康正乃下馬進之、勝賴曰、我上騎、則汝死、對曰、命因義輕、乃返戰死、勝賴謂昌次曰、典厩所被紺地金泥母衣、先考賜我、遺命授之典厩、銘四郎勝賴、今棄之、爲敵所獲、吾恥也、昌次馳還告信豐、對曰、使我兵青木信立齎之、棄串纒母衣于頸、今授汝、昌次取之進于勝賴、勝賴挿腰間而去、昌次往來問、追兵頻至、勝賴駐馬待之、時夏月暑劇、勝賴脫兜鍪、昌次持之、所謂武田重器諏訪法性之冑也、昌次疲頓不勝其重、稟勝賴棄之清田畷、小山田彌助從後來取之而還、勝賴大敗、遺所傳舊旗而走、原田彌之助拾而揭之、忠勝臣梶金平、取其旗追躡、罵曰、武田軍兵、縱惜其身、焉有棄所傳旗而逃去者乎、旗奉行顧曰、所棄旗已舊、故棄之、揭所新造大旗逃、金平大笑曰、旗則爲舊捨之、馬場山縣內藤等、武田家古老忠臣、是亦爲舊捨之乎、敵兵無言而逃、家康後聞之、大稱金平之敏云、是日、自卯至未、戰凡五十八合、甲

斐兵死者一萬餘人、其宗族將領二十餘人死之、武田氏宿將精兵略殲於此、其諸城在參河者皆解走、信長收軍、不敢窮追、家康到謝軍門曰、今日之役、不知所謝、信長曰、卿兵最力戰、以得此捷耳、家康因請乘勢遂入甲斐、前田利家、木下秀吉亦勸之、信長不可曰、我兵疲矣、吾且養力再擧、初勝賴使高坂昌信守貝津備越後、昌信豫慮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駒場、勝賴慚悔曰、我不廢之一戰大敗、多亡爪牙、今對汝何顏、噓不自堪、昌信曰、老臣奚爲不諫、曰、諫諍已三回、我恐拒之、豈爲老臣之罪耶、昌信曰、如然則諸老之不忠也、君不聽、則率諸隊長切諫、猶不納、則皆當自殺、然則君雖奮激、與誰出師乎、雖亡故老、不失衆、則再擧可謀、今戰沒者、皆我舊僚也、欲獻而退、昌信嘗蓄旗旌及鎧甲槍、盛慓矢箙之戎器多年、以備不虞、今盡補缺、飾軍容而歸、不異晴信凱旋之時云、二十五日、信長還賽熱田社、納神馬、振旅而還岐阜、稱烏居

勝高之忠烈、厚禮葬焉、家康親往岐阜謝、信長亦謝曰、卿之君臣、以寡擊衆、爲吾扞東面數年矣、不則吾安得定京畿哉、今勝賴一敗褫氣、不能復出頭、卿宜取駿河、遂及甲斐信濃、吾亦當相助焉、因見扈從將士曰、長篠將何不來、蓋謂忠世也、忠佐在側對曰、家兄有故不得拜趨、信長曰、吾子兄弟、長篠之戰、可謂絕類逸群矣、手賜衣服、織田信忠入長篠城、獎奧平信昌拒守之功、家康賞信昌之功、加給長篠、段嶺、吉良、田原、及遠州數邑、又賜大般若長光刀、召信昌之族七人、重臣五人、褒獎其功、

中井積善曰、甲候驕盈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兵者曰、長篠城邑斗入甲地、向使甲候收兵而還、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擧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買禍、失策爲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詎莫

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

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經、是月、先是宇喜多直家與小早川隆景、駐備中粟月、陷保障五六處、餘衆走松山、是日、進攻松山、城兵無敢禦備者、穗田元親力知不可抗、與弟實親自殺、城陷、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鎭備中、蠻船漂著宗像郡江口濱、令博多富商交貿土宜、收金銀、經營宗像三社、宗像西鄕城主香月隆光自殺、河津攝津守掠略城邑、而屬大友氏、此城也宗像糟屋二郡之境、或構讒曰、攝津密通宗像氏貞、戶次鑑連乃使對島鎭幸等圍攻西鄕城、攝津自殺、其子修理進遁走鞍手郡原田、就氏貞臣吉田二郎左衛門乞屬宗像、氏貞諾、予之水田五十町、六月朔、織田信忠、北畠信雄並叙正五位下、二日、德川家康攻二俣城、築砦於毘

沙門堂、鳥羽山、和田島、蜷原、逼之、守將依田信守信蕃出兵城外、隔小川而拒戰、城兵朝比奈彌兵衛先衆而進、斬濱松兵松平彥九郎、彥九郎妹夫內藤家長射殺彌兵衛、其弟彌藏邀戰、家長又射斃之、城兵競出欲擊家長、濱松軍擊破之、城兵縱火郭外、退入城、明日、信蕃送其箭曰、誰與用此箭者、非源爲朝、是平敎經、家康喜賞家長、二俣城固守不下、使大久保忠世守蜷原砦以當之、五日、地震、會津城主葦名盛興卒、其父盛氏養二階堂盛義子盛隆爲嗣、八日、避方忌于別殿、一條兼定入朝獻物、九日、佐竹義重遣澁井內膳等、攻結城義親、義親部下大塚親成、班目兵庫助防之大拱關、內膳奮擊破之、義重命守棚倉城、十一日、德川家康陣八幡山、命松井忠次、榊原康政、攻武田氏屬城田中、不利、十九日、二股城主依田信守卒、子信蕃嗣、大久保忠世、榊原康政、乘喪攻之、不拔、二十日、織田信長修理多聞城、使塙直政董其役、二十三日、

伊勢國司北畠具敎讓職養子信雄、老三瀨、國人稱曰大御所、信雄移居田丸城、曰中御所、具敎初娶六角義賢女、而生信意、信意肢體肥大、人稱肥滿御所、具敎疏斥不愛、且僞於信長、而授國於信雄、心不能平、欲憑武田氏、以其師除信雄、二十四日、德川家康以榊原康政、本多忠勝爲先鋒、攻朝比奈泰方于光明城、泰方不能支、致城去、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二十六日、織田信長如京師、有不成人、居濃江界山、常乞食往來、傳言其祖嘗殺源義經母常盤於此、而子孫世不成人、土人呼猿、信長愍之、手賜木綿二十端、命山中人撫育之、二十七日、信長入朝、館相國寺、公卿將士參賀、二十八日、前關白前久還自薩摩、寺島某起兵于越中、抗上杉輝虎、輝虎遣直江實綱擊平之、二十九日、織田信長獻甜瓜、是月、信長家康並遣使于越後、告長篠役大捷、夏、明商船來臼杵、秋七月二日、大塚親成、班目兵庫助、欲復棚倉城、陣釜子、城將

澁井內膳乞援于石川昭光、是日、內膳戰城外、交綏、三日、蹴鞠會、勅織田信長觀之、賜宴于淸涼殿、進其官爵、信長固辭、因奏請曰、臣將校爲臣効力、使臣奏功、今臣獨辱顯爵、而不及此輩、臣意竊愧之、於是以木下秀吉爲筑前守、明智光秀日向守、塙直政備中守、川尻鎭吉肥前守、其餘任官有差、先是西海豪姓多絕而無嗣、信長欲使諸功臣繼之、乃命各冒其姓、明智光秀冒惟任氏、塙直政原田氏、梁田政辰別次氏、丹羽長秀惟住氏、信長謂信忠及諸將曰、我他日得混一海內、則使汝輩實稱其名也、當是時、織田氏之國、橫塞天下衢路、以東國廏馬贈遺西國、以西國虎豹贈遺東國、得贈遺者、各以爲信長已略有其地、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六日、京師民爲信長張猿樂于妙顯寺、信長及諸公卿往觀之、七日、和歌會、奏

樂、十一日、德川氏部下福釜城主松平親俊死、子康親嗣、家康信康攻諏訪原城、主將今福丹波、室賀下總堅拒之、鳥居元忠銃傷股、創愈爲跛、本多忠勝力戰有功、家康起土山構棚樓圍之三旬、十三日、織田信長獻鶴、信長奏請營公卿及羽柴秀吉等五將第邸于皇宮東南、許之、十五日、信長命山岡景隆、木村次郎左衛門、修理勢多橋、是日、信長還岐阜、長曾我部元親部下桑名丹後守、襲野根城取之、城將惟宗國長逃甲浦城、明日、甲浦城亦潰、元親使丹後子親勝守甲浦城、二十日、德川家康攻諏訪原城、守將今福丹波、室賀下總逆戰、互有勝敗、二十二日、皇孫生、尋夭、是月、宇喜多直家與安藝師圍備前常山、獲三村高德、備中悉平、遂定疆埸而還、播磨人小寺政職、赤松範房、入京師謁織田信長、是月、信忠遣佐久間信盛、與奥平信昌攻武節城取之、以信昌爲守將、稻葉良通入道號一鐵似齋、八月四日、天台眞言宗徒、爭服飾相訟、勅

江戶重通使兩宗僧徒和解、信長亦與書諭之、九日、越前餘黨安居景健、下間秀敏、阿波賀三郎、若林長門守、三宅權丞等、與一向徒作亂、據龍門、虎杖、木理、鉢伏、火燧、水津、河野諸城、以遙應大坂、織田信長將伐之、令金森長近、原元治自根尾發途、擊土匪入秋生篠、俟遠藤慶隆、遠山友政自郡上歷長瀧入穴馬谷、十二日、信長發岐阜而抵敦賀、師總八萬、朝倉遺族向久家、堀江利茂來降、信長使丹羽長秀、瀧川一益等二萬、自木目、佐久間信盛、安藤範俊等一萬、自板取、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佐佐成政、七千五百、自杉津而進、十五日、大雨杜絕津路、信長召羽柴秀吉曰、敵必不設備、汝潛以舟師取河野浦、擊其不意、遂破龍門、則木理諸城、不攻自破矣、乃以光秀等助之、夜發敦賀、秀吉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二城火起、木理諸城顧視之、皆棄守潰走、諸將進擊大敗之、柴田勝家、稻葉良通、戶次政次、徇加賀、檜屋、大聖寺等諸城皆

下、長近元治等自德山入居三城、而丹波若狹將士、以兵艦數十隻來會、縱火沿海、十七日、信長乃進踰木理嶺、至龍門、安居景健、景胤、斬敵帥下間秀敏等乞降、不許、誅之、景健從士山內新左衛門、金子新之丞父子、伏刄殉之、信長恤三人妻孥、十八日、柴田勝家、惟住長秀、津田信澄、屠鳥羽城、分兵搜索殘黨、無男女少長皆斬之、自十五日迄十九日、斬首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俘獲四萬人、加賀越前十餘日而定、三好氏臣一宮成助、通款於長曾我部氏、元親自將略阿波、初元親弟親房有疾、就醫京師、路泊海部、爲其戍將海部越前所殺、至是欲先攻海部以修宿憾、進陣夫喰、越前邀拒、元親擊走之、遂攻海部、越前棄城走、日和佐、椿泊皆降、使香曾我部親泰守海部、爲南郡軍代、二十日、武藏大水、二十二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擊尼子勝久入伯耆、是日、山名豐國與牛尾大藏左衛門謀、攻勝久屬城私部城、城兵出戰卻之、二十三日、

織田信長移軍一乘谷、稻葉良通父子、惟任光秀、羽柴秀吉、長岡藤孝、戶次政次、進略加賀、報至、二十四日、諏訪原城將今福丹波、室賀下總、拒守力屈、夜潛逃入小山城、家康謂諸將曰、諏訪原甲軍所來往于高天神之要路也、且與田中城僅隔大井河耳、意必敵自田中來侵、勝賴亦伺隙來攻、誰能爲我守此城者、衆未對、松井忠次請守、乃與名字、更名康親、稱周防守、加給榛木河尻二邑、名城曰牧野、以武田氏比殷紂也、使牧野康成與康親戍之、家康拔光明諏訪原二城、遂攻小山、酒井忠次諫曰、我既得二城、自餘諸城不戰來降、今我師暴兵疲、不可不戒、勝賴剽悍過父、我攻小山必來援之、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取敗之道也、松平康親曰、長篠之敗、甲斐精銳殆殲、勝賴不能出救、小山既陷、則高天神不攻而潰矣、石川數正亦強之、家康從之、遂攻小山、數正康親爲先鋒、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等力戰、二十五日、毛利輝元寄恩賜蘭奢待于

嚴島社、大山義景與石塚義衡等有隙、發兵攻義衡不克、二十七日、上杉輝虎自將掠略加賀越中、進圍松任、方是時、織田信長以五萬衆討朝倉氏餘黨、拔河野等八城、南越粗定、及得松任之報也、卽轉軍陣御幸塚、以柴田勝家、羽柴秀吉爲先鋒、相進至小松、輝虎聞之、疾攻拔城、斬城將燕木高秀、贈首信長曰、明公遠進大旆、以欲解城兵倒懸之厄、可謂愛心之至矣、然城已陷、守將授首、吾亦未如之何已、聊奉寄之以慰其勞、若欲爲死者報、請明日爲期、信長許諾、乃設八伏、乘夜退軍細呂木、明日天未曙、輝虎進軍、敵營閴乎無人、諸將請追擊、輝虎曰、信長梟勇、豈徒遁者、必有深計、收兵松任城、二十八日、信長進兵于豐原、堀江景忠、小黑西光寺等出降、築檜屋大聖寺二城、加賀平、是月、土佐國司一條內政家臣宮地政勝叙從五位下、德川家康遣酒井忠次、奧平信昌于岐阜、謝長篠援軍、織田信長賞二人功、賜刀劍衣物、褒信昌之勇、

自今宜呼曰武者助、九月二日、信長略定加越、返至北莊、大論戰功、封一色義道于丹後、令戸次政次守檜屋大聖寺二城、以鎭加賀、分越前三郡、賜前田利家、佐佐成政、金森長近、原元治、不破道貞、武藤宗左衛門等、以其餘八郡、盡賜柴田勝家、城北莊足羽使居焉、身自經畫之、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攻私部城、元春三子經言歲甫十五、望城曰、冀試一槍、其傅小坂曰、援槍者、步卒之業、非隊將所爲也、經言曰、若父兄乃然、如我詎揮槍素其所也、是夜、城兵出襲、經言擊退之、而後攻擊連日夜、三日、城將龜井茲矩力盡致城而去、十四日、織田信長令瀧川一益、原田直政、惟住長秀、假構營于北莊足羽山、越前加賀諸士來謁如市、十五日、元春部下杉原盛重等、攻尼子勝久于鬼城、勝久不能支、棄城入宮吉城、盛重等進攻之、勝久奔但馬、諸城望風潰、因幡悉平、武田勝頼聞德川家康攻小山、怒曰、何輕我之甚、我雖摧敗之餘、豈不能敵、乃募

兵二萬、自將援小山、屯大井河上、家康曰、果如左衛門言、乃議退軍之路、內藤信成曰、過山而徑去、富永孫大夫曰、循山而退、則似畏敵、不如沿河向敵而去、家康從之、城兵追躡、十七日、甲斐軍挑戰、渡水而陣濱松軍、至伊良崎岡、欲沿河而左、甲斐軍在其後、信康請家康曰、自小山至此、前敵而去、故兒在前軍、今在軍而北向、則敵在我後、願兒爲殿、家康以年少不聽、信康固請而殿、勝頼欲待家康軍下岡戰、高坂昌信諫曰、敗軍之後、未歷百日、敵得機圍城、今見援兵解去、是君之榮也、乃引去、松平康親夜襲武田氏屬城田中藪田、城兵拒戰、互有死傷、勝頼又屢出兵攻牧野城、十八日、勝頼入小山城、引兵還甲斐、家康又還濱松、二十日、前關白前久忤織田信長、奔薩摩、二十三日、織田信長下越前國法制於柴田勝家曰、越前北陸之要扼、而當上杉氏之衝、吾選於諸將以命汝、汝其勉之、夫守國之道、不當徒恃勇武、當恩威並施、以服民心、

乃申條制曰、毋厚賦斂、毋征關市、毋侮士民、毋偏訟獄、毋遺武備、毋喜游田、皇人之邑、爲亂賊所掠者、當據印劵還付、國內閑地、歸我倉廩者、以待功勞之士、不當徒費、凡我所令、有不便者、輒來爭之、我將改焉、因命不破道貞佐佐成政前田利家等、與勝家相檢察、以爲國政、是日發北莊、二十六日、還岐阜、是月、信長揭榜于竹守村、禁軍人橫暴、是秋、武田勝頼遣使越後、連和請滅織田氏、上杉輝虎諾之、徵質、勝頼不肯、冬十月三日、織田信長前日遣使於陸奧求鷹、是日得五十足、十日、信長如京師、十二日、抵佐和山、廷臣二名來迎于佐和山、詔聽昇殿、超拜右大臣、信長固辭、館妙覺寺、十七日、田結是義詣大原山垣屋某襲取其城、是義返戰敗死、十九日、伊達輝宗贈鷹馬于織田信長、信長以虎豹皮絹帛酬之、二十一日、本願寺光佐遣三好康長于織田氏、請和、聽之、是日、光佐遣使贈物來謝、赤松氏滿、姉小路自綱等、前後來謁、二十三日、

信長與金剛寺于寺田安堵狀、更免其課役、二十八日、信長召京師及界浦名茶事者十七人於妙覺寺、翫古器、使千宗易點碾茶、賜之、是月、惟任光秀、長岡藤孝、出兵丹波、攻赤井景遠等於黑井城、互有勝敗、詔以日蓮徒除諸宗門列、島津義久獻犬追物、二日、十一月朔、權大納言今出川晴季罷左近衞大將、織田信長與畫北畠信雄、諭澤某、秋山某、還付所其橫奪宇賀志莊、西殿莊地于春日社、四日、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九條兼孝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一條內基爲內大臣、內基兼冬之子也、參議織田信長爲權大納言、信長從弓部百人、入拜謝、因賜宴於御前、東西諸國交使賀之、六日、信長寄西院地于若王子、七日、權大納言織田信長兼右近衞大將、信長與地於立入宗繼、十一日、先是肝付兼亮母惡兼亮通伊東義祐、逐之、擁立其弟兼護、至是遣牧瀨宮內少輔、告與伊東氏絕于島津義久、織田信忠敗武田勝賴於長篠、轉

兵入美濃、圍岩村城數月、守將秋山晴近善拒、十日、城兵夜襲水晶山營、毛利秀賴、河尻鎭吉、禦戰不利、森長一、不破道貞、力戰卻之、信忠兵服部某誑諭城兵曰、晴近部下龜井善六嘗通晴近室氏、衆皆彈指焉、善六懼、遂犯敵營死、部下莫出其右者、是以勢日撓、十三日、信長聞勝賴來援岩村、急還岐阜、二十一日、晴近力盡出降、信忠捕晴近等、送之岐阜、信長磔之於長良川、晴近臨死詈曰、我與信長爲姻族、殘忍何爲如斯、可覩彼之終也、切齒乃瞑、姑氏著紛服、以錦囊盛一茶器、來謂曰、貽名器於信長、信長怒投茶器於石、碎裂之、抽刀手殺姑氏、城兵遠山二郎三郎德林三右衞門等悉戰死、勝賴空歸甲斐、信忠使鎭吉守岩村城、二十四日、八木豐信遣書吉川元春、報明智光秀招撫但馬、二十八日、織田信長讓家於子信忠、相地安土、議築城、假移佐久間信盛第、是月、信長遣使于越後、請和上杉輝虎、不聽、十二月七日、肝付兼護與伊

東義祐絕其族肝付治郎左衞門奉兼護嫂伊東氏在志布志、義祐遣河崎駿河等取伊東氏向櫛間、築丸孤雲拒之、二十三日、勅遣迎院僧天翁重建其堂塔、二十四日、織田信忠還岐阜、此役武功無倫、詔任秋田城介、先是德川家康築對城于鳥羽山、安倉山口、蛇原、三十原、和田島五處、逼二股城、守將依田信蕃善拒、勝賴諭避銳歸甲斐、不聽、勝賴親作書招之、會城中食乏、信蕃命多造土苞、積蓄以視衆、或張猿樂、鼓舞士心、至是食全竭、不能守、就大久保忠世請成、家康許之、刻期會雨、信蕃謂蓑笠損軍容、竢雨歇天霽、而後致城、是日、與忠世會於二股川上、互還其質、信蕃完軍入高天神城、家康賜二股於忠世、使阿部忠政副忠世戍之、二十五日、近衞前久至出水館於專修寺、先是佐久間信盛與水野信元有郤、岩村之役、城中食盡、秋山晴近糴刈谷、信盛聞之、使流言曰、信元與甲斐通、遂譖信長曰、信元糶糴岩村、請君備之、信長遣

人刈屋、廉問其實、信元懲、遣家臣一人、副信長之使、以訟其冤、兩使在道醞酒鬭死、信元懼而犇岡崎、信長怒使人謂曰、必殺之、家康寘諸大樹寺、爲囚請宥、不聽、令石川數正告信元曰、疑似之迹難白、而信長盛怒不可回焉、是日、信元自殺、信長以刈屋封信盛、信盛悉逐水野氏、信元季子生二年、國人或匿之、及長穎悟、土井利昌者、收爲義嗣、室大炊頭利勝、二十八日、織田信長讓天下政務於子信忠、與星切刀及珍器等、親携茶器出寓于佐久間信盛第、是月、大友義鎭二子受洗禮于西教師加武羅留、是歲、丹後守護一色義通無度、國人離畔、織田信長又以丹後封長岡藤孝、使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爲之援、藤孝進入丹後、義通部下皆脫走、駐守者僅一百許、三好康長與松永久秀不協、長慶歿後、遂相背、屢戰于京師、而久秀還大和、乞降于信長、其意欲滅三好氏握兵權、信長素不信、康長竊察之謂、吾降信長仇、久秀則必見信任、乃赴

降、盡欵而雌伏、信長頗信之、康長寄書于阿讃諸士曰、各固修城壘、可候信長南伐、阿州岩倉城主式部少輔者康長子、大西覺用者康長姪也、或守其城、或避去、讃岐人香川信景、香西信清、安富盛貞等、皆送欵於信長、是以信長倍信康長云、信長贈馬于大友義鎭、德川家康使安部元眞攻武田氏所築伯耆塚砦、拔之、又拔八荒山砦、鉢形城主北條氏邦攻上杉氏憲於深谷城、岡谷秦繁揮槍奮鬭却之、伊達輝宗叙從四位下、任左京大夫、最上義光與輝宗有隙、田村淸顯、四本松久吉等、攻朝川城、赤坂朝光要擊、不克、奔入成田城、淸顯等追躡圍之、城兵逆擊敗之、三浦邦時攻土岐彈正少弼于萬木城、彈正邀戰、互有殺傷、戶根信俊殺牧野左衛門、俄其子賴寬賴明擊信俊報讎、一條兼定再入伊豫、遣御莊越前守、法華津則延等侵土佐、據栗本城、篠田宗岡、津島宗雲來屬、長曾我部元親邀戰于渡川大敗之、取栗本城、既元親使入江

左近將兼定于津島、阿蘇惟豐依禁闕造營功陞從三位、是時惟豐住矢部陣內、稱濱屋形、西鄕純堯與松浦隆信合兵攻大村城、城主大村純忠擊敗之、福永丹波、野村備中、終叛伊東氏通薩摩、部下往往叛、兵威稍衰、先是島津義久再略大隅、伐肝付兼續破之、至是復攻兼續拔茶園丸、兼續乃降、大隅平、明使來豐後、贈虎四隻、象一隻、孔雀、鸚鵡、麝香於大友義鎭、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正親町天皇十

天正四年丙子、春正月五日、織田信忠叙從四位下、北畠具教使鳥屋尾石見守如岐阜賀正、織田信長留使者不見、石見怒、將出去、信長列幣於庭、把薙刀出、呪使者而入、不接一言、石見退曰、我君終不免、自是猜隙益深、十日、信長獻鯨肉、十二日、村井貞勝獻雁、十三日、波多鎭部下鶴田越前率兵入多久、相浦右衛門尉等邀戰死之、十七日、織田信長大築安土、惟任光秀總之、惟住長秀董役、課畿内及尾張、美濃、若狹、越前、十一州之卒、二十四日、和歌會、二十八日、波多野宗貞佯與織田信長媾和、請討其部下赤井景遠、信長遣惟任光秀擊之、景遠邀光秀襲其不意、光秀敗入坂

本、二月六日、龍造寺隆信修築須古城、將伐有馬鎭純、以犬塚鎭家爲前鋒、攻横澤城、守將深町美作棄城奔有馬、原十郎五郎亦棄鹽田城而走、會波多鎭等應有馬、攻鶴田因幡于獅子城、多久守將龍造寺長信率兵援因幡、大破鎭、進取貴志城、鎭遂降、隆信以鎭家爲森丘城守將、七日、武田勝頼聞德川家康取二俣城、招集甲斐信濃上野之兵、欲侵遠江、上杉輝虎率兵至沼田、欲略西上野、勝頼聞之、不得南出、是日、輝虎遣書酒井忠次曰、勝頼發信濃上野之兵、援二俣城、吾欲牽之、出屯沼田、須今月十六日縱火西上野、自濱松出兵、不失其機、則必有利矣、家康築城於横須賀、使大須賀康高守之、以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見勝吉屬之、十六日、織田信長獻枝柿、二十三日、安土城成、信長移焉、使子信忠居岐阜、以菅谷行清、福富貞次爲之傅、二十四日、武田勝頼與書龍雲寺、統轄落令慈壽諸塔頭如故、免其租及諸課役、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

于北野社、權中納言柳原淳光還京師、二十六日、小御所奏樂、織田信長獻鶴及雁、是月、伊賀保舉久擊矢島、大井滿安逆擊、舉久戰死、舉久臣菊池、上門、布施、小松等、奉遺孤二郎丸爲後、是爲舉長、三月二日、一向僧徒攻木津某于木津、拔之、七日、多門山鳴動、妖雲見、十日、左大臣西園寺公朝罷、十三日、佐竹義重與書于大山因幡父子修好、十六日、祈諸寺、十七日、德川家康納今川氏眞於駿河、命松平家忠、松平康親在牧野城、掌駿河政令、擁護氏眞、原田直政巡視多聞山、二十一日、先是松永久秀攻十市常陸于平城、是日、常陸致城遁河内、久秀使塙小七郎守其城、二十四日、雹、二十七日、武田勝頼與書大日方佐渡、諭從軍制、二十八日、大關高增入黑羽城、二十九日、前關白前久至鹿兒島、諭島津義久與鄰邦平弭兵、義久不肯、館于寶持院、是月、上杉景虎省北條氏政于小田原、本願寺光佐築石山城、嘯聚紀伊、加賀、越前門徒、

與武田上杉毛利三氏相結、將伐織田信長、上杉輝虎大舉入越中、攻椎名泰種于蓮沼城、神保氏春于富山城、泰種遣姪又市於於甲府、乞援于武田氏、勝頼欲援泰種、高坂昌信諫曰、長篠以來、軍無鎭重、是以東西屬城多爲織田德川所略、今又欲與謙信抗衡、是復招一大敵、雖克不利、矧土民瓦解、以此當四面之敵、亡滅可立而待也、乃使板垣兵及越中人神保治部赴援、泰種併兵八千、屯于八幡、輝虎帥師一萬三千、分除陟鵜川接戰、泰種及甲斐兵敗、終進拔其城、泰種死之、氏春走守山城、輝虎令川田長親守松倉城、主管國事、長曾我部元親略伊豫、宇都宮元綱部將菅田直之據大津城、與佐久間安房相攻、元綱方與河野氏構兵、不能援直之、直之來乞援、元親遣兵助直之、攻安房於鍛冶城、殺之、八幡城望風而潰、令直之守二城、安土牙城成、織田信長移治焉、遂命築羅城、武田勝頼出軍遠江、欲納糧於高天神城、德川家康聞

之、出屯横須賀、使松平康親伏兵於瀧坂鹽買坂之險邀之、勝頼避不由鹽買坂、自勝坂沿海至高天神城、眞田昌幸將兵一千、直過鹽買坂、德川信康自岡崎馳至横須賀、以待敵至、勝頼不戰而退、家康軍移于芝原、甲斐兵小菅五郎兵衛、小笠原氏儀、攻横須賀、守將大須賀康高、筧正重等邀擊、互有勝敗、家康慮勝頼襲懸川、使大久保忠世、本多廣孝備之、勝頼去芝原可三里而陣、家康欲戰、內藤正成諫曰、三形原之敗在此、乃止、勝頼欲戰、高坂昌信諫曰、長篠之敗在此、不肯、遂從步騎三十餘人、欲巡視新城攻之、昌信執轡止之曰、敵軍乘勝、兵氣甚銳、其鋒難當、一旦有緩急、退駿府亦不可及焉、請速班軍、勝頼笑曰、向者二敵戮力來、今則一敵已、何有於我、昌信擊地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乃交綏、越後將士說輝虎曰、勝頼與信長家康連戰皆破、力竭算窮、吾掉後手、甲斐可定、此天賜我也、今不取將爲兩雄

所有、不亦惜乎、輝虎曰、當信玄之時、數戰不能取之、今乘其衰運取之、勇者所不爲也、且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我豈忍爲之乎、不聽、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內侍所奏樂、德川氏部下中島與五郎、邀擊武田氏兵艦于相良浦、敗死、七日、修法會于般舟三昧院、資後柏原帝冥福、八日、先是彥山僧徒驕暴甚、大友義鎭屢諭戒之、不從、陰通秋月種實、義鎭怒、遣淸恩鎭忠、上野鎭俊、將兵逼降之、不肯、是日、鎭忠鎭俊攻彥山、放火上風、山徒卻保佛來岳、鎭忠等圍之、山徒力竭夜遁、九日、前關白前久觀犬追物、十二日、又觀、前久留鹿兒島累月、島津義久爲和歌及連歌會、爲設游觀、有笠掛、關狩、馬追、觀馬、矢魚等事、十四日、織田信長命荒木村重、惟任光秀、築砦于野田、森口、天王寺等、迫大坂本願寺、光佐亦築砦于木津、難波、絕舟路、二十六日、住吉社罹兵燹、二十七日、結城義親部將佐藤忠秀、與保住大學謀、邀遊井內膳于棚倉城、事

起不意、內膳棄城走、班田廣基兵捕內膳女子、廣基遣歸之、二十八日、武田勝頼與書杉浦紀伊、出兵援本願寺、二十九日、織田信長入朝、帝遣參議藤原實彥賜名香、柴田勝家平加越二州遺賊、使毛受家照報捷於信長、信長悅、以加賀與佐久間盛政、從三位和氣明名還京師、五月二日、織田氏部將原田直政、三好康長等、率根來寺僧徒攻木津城、不利而退、直政進戰、敵發鳥銃數百、直政中丸而死、敵兵竟圍天王寺、佐久間正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堅守拒之、梶川彌三郎從在城中、數出力戰、時溝壁未成、乃剝殺牛馬、張其皮代壁、以扞矢石、三日、敵縱火燒天王寺、七日、信長聞急方浴、浴衣上馬、與百餘騎赴援、至若江、兵聚者三千、分爲三隊、命先鋒於荒木村重、村重辭、信長曰、然則廼公爲之耳、乃雜輕卒、指麾而進、敵矢丸如雨、信長傷足、怒而益進、城兵望見其旗大喜、開門出戰、夾擊破敵兵、敵兵猶布陣不退、信長欲出戰、諸將諫

曰、衆寡不可敵、俟我兵盡來然後戰、信長叱曰、機可失乎、合兵爲二隊、復擊大破之、追北至大坂城門、斬首二千七百餘級、乃整軍以備敵返襲、築壘十所以環大坂、使佐久間信盛統之、八日、修理大夫多賀谷政經卒、子重經嗣、十日、織田信長使筒井順慶管大和、十二日、修不動護摩法于清涼殿、武田勝頼與書小尾新四郎、諭從軍制、十三日、大白晝見、十八日、雷雨雹、二十三日、武田勝頼授安堵狀于聖應寺、二十九日、以誕辰轉讀大般若心經于宮中、是月、織田信長揭禁榜于太田、相馬盛胤攻略伊達氏近邑、將侵伊具郡、輝宗迎戰于東根、六月五日、織田信長凱旋若江、六日、德川氏部將酒井正親死、其疾革也、家康臨其第手賜藥、問所欲、正親指二子重忠忠利曰、臣無所欲言、但願二子竭忠、以不墜家聲也、正親有吏材、預聞家國事、與本多重次聽訟、有訟不克者、大望重次、使吏諭之、不止、重次曰、是亂吏治、傷風俗、捕而戮之、有誹正親

者、正親會衆語之故、且曰、若殺之、後無議吏者、吏何以知其過、家康直重次、詰正親、有神谷與七郎者、始委質、家康約賜祿千石、朱章未下、神谷過正親於道、下馬而待、正親不知而過、神谷忿、後相遇輒不爲禮、家康聞之、以爲神谷質直、能勤職事、今以其不禮老職逐之、人人危懼、將曰正親譖之、又宥彼不敬、則老臣威權似有缺、不如變豫約減秩與八百石、則神谷必自去也、乃草朱章、正親適入謁、言神谷剛直、擧止不凡、願優賜秩祿、家康叙所見、正親驚曰、此乃臣所以賞神谷也、臣蒙寵遇、執政柄、群臣莫不畏敬、惟神谷不屈、氣節過之、倘使感恩、其臨大事、致死力明矣、願賜二千石、家康曰、然則如約可也、正親懇請、諸老臣參酌之、請賜千五百石、家康從之、召神谷賜朱章、且告之故、神谷感泣而退、赴正親謝不敬之罪、其後果累軍功至步將、家康常謂執政曰、汝等當以正親爲法、八日、織田信長還安土、二十五日、納御製和歌于北野社、

十六日、前關白前久發鹿兒島、島津義久贈遺甚厚、先是本願寺光佐贈書及扇于義久、是日、義久致緘于北小路大膳謝之、是月、北條氏政命弟氏輝率兵入下總、據天神砦、攻多賀谷重經于下妻、重經乞援佐竹義重、義重遣佐竹義昌與重經合擊敗之、義重欲取奥州山東之地、率師次南郷、葦名盛氏亦起兵、使結城義親爲前軍、與義重抗衡、相馬盛胤、石川昭光、胥議入媾於兩陣、義重初不肯、聞氏政發師下妻、聽和平、收軍而還、義重叙從五位下、任常陸介、相馬義胤娶深谷國分氏、國分氏乞師擊伊達氏、實來誘之、盛胤率兵到産流川、國分氏遣使來迎曰、克伊達氏之後、三分其地、君取其一、我輩願得其二、盛胤曰、吾來爲君輩耳、非敢貪地也、既而其徒合兵來襲、盛胤大怒曰、已矣有死耳、麾入其陣、今村三郎、桑折十郎諫之、挽回其馬首、軍潰多死者、柴田勝家初娶飯尾信宗女、去冬病死、信長使佐佐成政諭勝家、以淺井長政寡婦

小谷君配勝家、夏、北畠信雄聞熊野人堀內氏善竊奉其致旨、謀恢復、以加藤甚五郎爲長島城守將、與赤羽新之丞戮力、拔三鬼城、熊野兵蜂起攻三鬼城、甚五郎退保長島、新之丞反、長島城竟陷、秋七月朔、織田信長築天主閣、閣凡七層、布邸第于山下、使明人造瓦、一從明樣、先是松永久秀崇天主教、起城樓于志貴以祭天主、天主閣之設自此始、三日、佐竹義重攻結城義親屬城棚倉、侵掠釜子而返、七日、和歌會、奏樂、相馬義胤與伊達輝宗戰于妙賀山、破之、十三日、毛利輝元遣兒玉元助、粟屋元宣等、以船七百、輸糧于大坂、兵船三百護送之、織田信長使眞鍋貞詮、沼野伊賀等、以舟師三百拒之木津、元助元宣破之、斬貞詮伊賀、遂納糧而返、十五日、吉良親貞卒、子親實嗣、是月、德川家康出兵於乾、攻樽山砦拔之、使安部元眞戍之、進攻勝坂城、天野景貫據潮見坂之險拒之、家康軍不利、苦戰却敵、家康使大久保忠世登石嶺放大

銃、景貫不能禦、退保鹿鼻城、地勢窄狹、家康慮損兵、收兵還濱松、常陸兵攻棚倉、芟禾、藤井內膳德班目廣基、命除廣基食田以酬前誼、農夫傳聞、樹麻殼以爲標、一無所損、常陸兵侵掠過棚倉到釜子而罷、結城義親聞之、遂殺廣基兄弟、常陸兵復取棚倉赤館、八月四日、織田信忠叙從四位上、上杉輝虎出軍飛驒、姉小路自綱、三木大膳出降、攻江馬輝盛于高原城、降之、割其地與白屋筑前、賞鄉導之功、二十一日、島津義久與弟忠平、攻伊東義祐屬城高原、守將伊東勘解由乞和致城而去、義久留其將上原尚近守之、尋班軍鹿兒島、初伊藤義祐勇決、綜練軍事、雄張一時、自長子義益死、志氣頓衰、奢侈近群小、猜疑尤甚、將士不自安、至是伊藤氏益削弱、後藤貴明惟明父子相鬩、並乞援龍造寺隆信、隆信聽貴明、遣其將納富能登攻惟明、惟明敗走伊萬里、伊萬里家俊逐之、遂走早岐、貴明乞隆信子家信爲嗣、隆信亦養貴明子家忠爲

子、長曾我部元親聞阿波三好氏有內亂、將侵伐之、會一宮成助
遣使乞援、元親督兵五千、進攻數城、詎成而還、頃年一宮成助擊
三好長治、南郡土豪多來納款于元親、元親率兵歷矢倉海部、入
仁宇山、桑野、掠略南二郡、城鰡山、令土豪守之、桑野吉明爲之隊
長、以香曾我部親泰爲城代、寅茂木城而歸、九月十一日、武田勝
賴揭禁榜于平田寺、十三日、觀月和歌會、十六日、織田信長獻雁、
是月、上杉輝虎入加賀、一向宗徒要之栗殼險、輝虎擊破之、進攻
小松、龍造寺隆信攻伊萬里家俊于伊萬里城、家俊乞和、養龍造
寺氏將鍋島信房子茂成爲嗣、自五月至是月、霖雨洪水、織田信
長以毛利輝元保護足利義昭、與之絕、將伐山陽、欲以別所長治
爲前鋒、令謂曰、定封播磨、其餘因功頒賞、長治聽命、收國人質子、
遣使請爲先鋒、黑田孝高見羽柴秀吉、載盟書報曰、自今以往、我
與卿約爲兄弟、秋、織田信長使高濱城主逸見遠昌伐武田氏、遠

昌會疾篤、其子信濃守代、父與武藤景久戰、中銃斃、軍潰、遠昌憤
怒、率白井民部丞、畑田修理亮等、攻佐分利谷、與景久戰而克之、
燬石山寨、景久傷死、遠昌進攻小濱、縱火焚邊邑而歸、武田氏怒
起兵攻遠昌于其城、遠昌終病死、焚高濱城、信長乃以若狹十萬
石封丹羽長秀、使粟谷、熊谷、松宮等爲與力、令治小濱城、信濃孫
辨之助、時年九歲、家人携到安土、請復其邑、信長糺問其人、爲景
久所侵奪、不聽、去依明智光秀于丹波、是秋、加賀一向宗徒蜂起、
攻織田氏將戶次政次于大聖寺城、政次擊卻之、宗徒益起、遂圍
大聖寺、政次告急安土、信長更遣佐久間盛政代政次、令柴田勝
家援之、盛政拔御幸塚小松諸城、宗徒走入尾山松任城、報捷安
土、信長大悅、法印楠友閑諫曰、主君聞北國之捷、喜溢眉宇、臣竊
以爲過矣、欲定海內、莫先於仁政、今專事殺戮、殘害生靈、非所以
懷萬民也、信長嘉納、冬十月朔、肝付兼護遣其族兼名、新納忠氏、

藥丸孤雲等、擊伊東氏兼名戰于南鄉、敗績、退據福島城、伊東氏
兵圍之、島津以久、鎌田政近、聞之赴援、伊東氏兵引返、九日、德川
家康襲今川氏眞於濱松城、先是武田勝賴使岡部丹波守、相木
市兵衛、孕石主水、大河內傳左衛門一千餘人、代高天神城兵而
戍之、以江馬右馬允、橫田尹松監之、十二日、肝付兼護納其封邑
櫛間、志布志于島津義久、使其族征久、鎌田政近等守之、賞北鄉
時久功、與恆吉永吉等地、皇孫興意王生、十五日、尾張守畠山高
政卒、姪貞政嗣、是月、田村淸顯怒葦名盛氏與佐竹義重和、攻其
屬城片平取之、盛氏憤擊淸顯、淸顯邀擊久保田破之、十一月四
日、織田信長入朝、館妙覺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等來謁、十一日、
德川家康發濱松、至懸川、十二日、家康移軍于橫須賀、十三日、織
田信長敍正三位、十五日、德川家康還濱松、二十一日、右大臣九
條兼孝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內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織田信

長爲內大臣、信長固辭、不許、賜信長于御衣、先是權大納言勸修
寺晴右、權中納言大炊御門經光等、得譴于信長屏居、是日赦之、
二十三日、信長獻金及物謝恩、又給攝家淸華諸氏于秩祿、二十
四日、甲斐軍又至田中城、信長與興福寺于安堵狀、收朱印錢、二
十五日、信長還安土、北畠具教與信長惡、居常怏怏、兩家將士交
相凌轢、信雄近臣嘗入第捕鳥雀、北畠氏臣鞭辱之、信雄愧憤訴
之信長、信長怒、命織田掃部、紿拘具房、誘北畠舊臣藤方具俊、長
野左京、圖具教、啗以邑、授印書爲證、是日、藤方等潛兵詣三瀨上
謁、具教不覺、延見藤方等、左京直取榻上槍刺具教、驚起避之、將
拔刀、左右有內應者、膠其鞘、刄不脫、具教瞋目睨曰、吾常疑汝有
異圖、果然、左京遂弑具教及幼兒二人、近臣大橋七兵衛等十四
人死之、族坂內萬助等十三人皆遇害、具教時年四十九、藤方慶
由悔歎其子具俊不義、自投水而死、具房素不得愛於具教、且爲

信雄義父、以故免死、因於瀧川一益家、信雄將攻多藝、先遣二剌客、剌守將北畠政成、政成有膂力、引碁局投之、腦碎斃、一人逃走、擲小刀殺之、大宮大之丞等、聞難來集、分守四門、誓以必死、日置大膳叛降信雄、與左京來攻、政成令士卒拒之、自倚精兵、欲襲田丸城、會羽柴秀吉將三千人、攻破櫻嶺口、兵競入、大宮等死之、政成血戰、屢射殪敵、敵兵益進、部下兵死傷略盡、乃入城自殺、舉族死之、初具教弟東門院、聞北畠氏難、憤激潛出南都、抵伊賀、蓄髮、稱具親、密招義故、圖恢復、於是北畠氏舊臣峰森諸族應之、奉具親於森城、築壘于鐵中、守之、信雄使瀧川勝雅等攻鐵中、具親兵力拒、死傷甚多、二十六日、信長還安土、甲斐兵入高天神城、二十七日、參河軍陣于見付驛、甲斐軍去國安、退入駿河、參河軍亦還、二十八日、上杉輝虎入能登、敵又赴援、復破之、敵固守、輝虎以敵堅時寒、置戍而去、德川家康貽書輝虎、謀夾擊甲斐、輝虎報曰、歸

路當徑出上毛以迫甲斐焉、既而敵一萬要其歸路、會大雪士卒皆凍、爲敵所敗、是月、武田氏將高坂昌信遣書上杉輝虎、請無出兵于信濃上野、龍造寺隆信率兵向有馬、西鄕純堯等禦之、隆信分兵攻大村純忠于大村城、純堯純忠互相應援、隆信不能克返兵、十二月五日、三好長治暴虐失民心、細川眞之起兵于仁宇山討之、十日、織田信長放鷹于吉良、十五日、織田信雄誅其將織田忠寬、十七日、織田信忠任左近衞少將、二十一日、島津義久巡視大隅城邑、還鹿兒島、二十二日、織田信長獵吉良、二十七日、修理大夫有馬義貞卒、子義純嗣、德川家康以長女嫁於奧平信昌、家康侍女永見氏有身、失旨出依姑夫氏、月餘而雙生、其一不育、其一幼名曰狄麻呂、世子信康取而撫之、於是三年、一日家康如岡崎、信康承間出見之、家康乃令本多重次護視焉、寔中納言秀康、武田勝頼出屯于金谷峯城、德川家康陣小夜中山、其夜勝頼引

兵去、紀伊賊據雜賀、和泉人應之據貝塚、增築保郭、張雄日甚、西洋人來豐後、貢大礮、大友義鎭得之大喜、名曰國崩、國人以爲不祥、其後其傳遂廣云、又來伊豆、請北條氏印約交易、明人傳造瓦術、是歲、大旱、葦名盛氏行德政、

五年丁丑、春正月二日、織田信長還自吉良、五日、織田信忠敍正四位下、十一日、土佐國司一條內政任右近衞中將、十四日、織田信長入朝、館妙覺寺、帝遣權大納言飛鳥井雅敎賜太刀、信長獻太刀及馬、信長召畿內諸士、命國政、二十日、和歌會、二十二日、武田勝頼娶北條氏政妹、二十五日、織田信長還安土、二十七日、一條內政敍從四位下、是月、松永久秀遣使上杉輝虎、謀夾擊織田信長、輝虎諾、輝虎寄書榊原康政、益固前盟、二月二日、雜賀三緘徒、根來杉坊等、皆來降于織田氏、細野藤敦叛織田信包、信包欲誘殺之、藤敦知其情、遂出奔、五日、上杉輝虎遣川田長親於越前、

攻中條長兵衞餘黨板持美濃守于宮野城、斬之、遂拔其城、七日、武田勝頼與采地于岡部丹波守、朝比奈松千代、九日、畠山貞政與雜賀根來僧徒、城貝塚、中野、千石堀、應大坂、織田信長欲擊之、是日、入京師、信忠、信雄、信孝、率尾張、美濃、近江、伊勢兵從之、十三日、信長發京師、陣八幡、先鋒進至眞木島宇治橋、十四日、內侍所神樂、十六日、織田信長歷若江、抵香莊、貝塚敵望風皆遁、二十一日、奏神樂于內侍所、三日、二十二日、水無瀨法樂、織田信長進自佐野、軍信達、分兵爲二、使佐久間信盛、羽柴秀吉進自山道、攻雜賀、僧徒柵小雜賀川拒戰、瀧川一益、惟任光秀、自淡輪口進海濱接戰、遂圍中野城、一宮、十河、太田垣等、皆棄寨而走、門河城主米良四郎左衞門尉、譴責高妻孫三郎、孫三郎大憤、憑土持氏來攻、城兵擊斬孫三郎、走土持氏、是日、土持氏亦來攻、不克、二十六日、前關白前久還自薩摩、二十八日、織田信長進至淡輪、中野城潰、

信長使信忠守之、晦、發淡輪檢察軍事、三月朔、信長命瀧川一益、長岡藤孝、惟任光秀等、攻鈴木持久于雜賀、二日、信長移軍取鳥八幡祠、遣堀秀政、不破光治等進攻根來口、五日、多賀谷重經攻豐田城、豐田治親邀擊破之、八日、相良義陽遣使島津義久、修好、十二日、左大臣九條兼孝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公維兼左近衛大將、公維實通之子也、村井貞勝役京師市人、修築皇城四方牆壁、十七日、最上義光與天童賴澄有隙、率兵攻天童城、賴澄部下延澤信景善拒、義光不能克、返兵、既義光賂書信景招降之、賴澄聞之、棄國依國分盛氏于宮城、義光年甫十六、從父義守浴高湯溫泉、有賊數十人、夜襲旅寓、義光自斬賊酋、傷二賊、賊懼卻走、義守悅授家傳篠切貞宗刀、二十一日、土橋平治、鈴木持久等、贈警書于織田信長、請撫、駐兵于雜賀、許之、乃築砦于佐野、使佐久間信盛等守之、二十三日、信長抵若江、二十五日、筒井順

慶還于筒井城、二十七日、織田信長還安土、二十八日、三好長治起兵、欲擊細川眞元、陣荒田野、部下一宮成助、伊澤賴俊叛、擊其後、長治敗走、遂自殺別宮浦、一族康俊諫長治、稍被疏斥、聞長治自殺、悲惋自刃而死、既長治部下矢野三成、擊伊澤賴俊殺之、阿波大擾、先是大西覺養以大西降長曾我部氏、質其弟上野、既而叛附三好氏、諸將請殺其質、元親曰、質子何罪、釋之、上野感激、請自効、至是元親以上野爲鄕導、攻大西、覺養致城而遁、以其邑予上野、尋召還覺養、城羽久地、置成、遂登雲邊寺、寺而伊豫、讚岐、元親慨然指之曰、豫讚在我掌中矣、是春、肝付良兼與伊東義祐戰于福島、島津義久來救、良兼、義祐引兵去、織田信雄攻北畠具親于森城、具親不支、脫身走備後、依毛利氏、信雄捕其殘黨誅之、顯能以後、凡九世而亡、夏四月朔、毛利輝元贈書上杉輝虎、謀夾擊織田信長、四日、權中納言柳原淳光出奔、尋停其官職、是月、結城

晴朝與北條氏政絕、請援于佐竹義重、義重與宇都宮廣綱等謀應援、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彥紹等作亂、越中多應之、上杉輝虎聞之怒曰、亦爲信長誘耳、初平氏之亡、源賴朝嘉長谷部信連勇、賜邑於能登、子孫世居之、以長爲氏、重連其後也、新館山城謂相馬盛胤曰、產流之敗、如亘理元濃相扼、事未可知、宜及今取亘理、以河爲界、伊達氏雖大無如之何、盛胤以爲然、出兵焚亘理屬邑、伊達輝宗次新地以援亘理、義胤軍駒峯、輝宗不戰而退、是月、上杉氏部下毛利名左衛門、殺直江實綱于春日山、將刺輝虎、登坂角內捕毛利斬之、實綱無子、輝虎以樋口兼續爲實綱養子、嗣其家、六月四日、筒井順慶毀多聞城、十日、武田勝賴以千代塚等地、與林藏人勵軍務、十一日、長曾我部元親及僧日順、定桂昌寺法令、江戶重通殺小幡知貞、海老澤彈正忠於大洗磯前社、小幡氏遂滅、十九日、伊東義祐率兵侵湊村、島津忠長來援大戰、互

有勝敗、二十日、龍造寺隆信陣伊萬里、下上松浦、下松浦、置弟信周于有田城、是日、隆信轉攻大村純忠屬城貝瀨、城兵拒戰、不利、純忠在大村城、待高來援兵、不至、乃乞和、隆信許之、以純忠女約爲二子江上家種妻、是月、上杉輝虎命上杉義春爲先驅伐越中能登諸寇、先是里見義弘與北條氏政、構兵數年、至是講和、請氏政女爲子義賴妻、佐竹義重亦効質子于氏政、於是氏政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秋七月三日、伊達晴宗賂廳于織田信長、七日、七夕和歌會、十日、結城晴朝命山川讚岐守、侵掠管谷和賀、古澤經光邀擊和歌原、遂戰死、十七日、讚岐諸將攻毛利氏屬城元吉、毛利氏部將援之大破其軍、二十四日、北條氏築陣飯淋城、將擊佐竹義昭、二十九日、大掾貞國卒、子清幹嗣、會園部助九郞背清幹、通江戶重通、清幹怒之、築砦田木谷、逼小川城、是月、下尾佐渡守、木開山城守、據水畑城抗上杉氏、輝虎遣黑川實爲等攻降之、取

佐渡、豐田治親臣飯見大膳經治親于私第、迨酒闌、縱馬騷擾、刺治親、誡之、降多賀谷氏、重經惡其不義、縛首而徇焉、治親弟氏親、據城拒備、會雨霖、鬼奴川、鐙飼川、水漲、截堤泄水於城、城中衛盡、氏親自殺、重經以子荒千代為豐田城主、上杉輝虎圍七尾、長重連使弟恩光寺僧宗顓乞援于織田信長、閏七月三日、伊達氏贈鷹于信長、六日、信長入朝、十二日、勅信長加冠近衛信基、十三日、信長發京師還安土、十五日、武田勝頼令一蓮寺教育子弟若學成之後、忘師恩不守寺法者、比丘尼處死刑、阿黨比周者處追放、二十日、元吉城主香川義景通款小早川隆景、長曾我部元親遣長尾某攻圍之、義景乞援於隆景、是日、隆景遣弟穗田元清、及浦宗勝、破長屋某、元清還安藝、宗勝轉入播磨、放火所在、與黑田孝高戰而歸、德川氏部將松平忠正死、弟忠吉嗣、八月朔、日有食之、八日、上杉輝虎竊謀與松永久秀夾擊織田信長、略越中能登、使

加賀、是日、柴田勝家將兵赴北國、瀧川一益、羽柴秀吉、惟住長秀、齋藤新五、氏家元政、安藤範俊、稻葉良通、不破光治、前田利家、佐佐成政、金森長近等入加賀、渡添川手取川、焚小松、木折、阿多賀、富樫四邑、秀吉與勝家有隙、不告而還、信長譴不許見、十一日、先是明智光秀入丹波、國人不服、至是信長遣羽柴秀吉等援擊平之、十七日、松永久秀據大和、遙送款上杉氏、請其西上、又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初久秀之降也、信長不許曰、彼智勇有餘、而奸佞無比、飢則伏、飽則起、彼已亂足利氏、亦欲亂我家乎、佐久間信盛曰、彼事暗主、乃能如此爾、得主公駕馭之、何能為也、宜且撫納之、以示天下廣可也、從之、德川家康嘗謁信長、見一老人侍側、問其為誰、信長笑曰、此松永彈正者也、此夫為人所難能者三、弒公方一也、叛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俯伏流汗、意不自安、久秀有釜鐺名平蛛、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於是與諸將俱戍

大坂、是日、遂叛去、據志貴城、信長遣宮內卿法印楠友閑、往問其意、久秀不答、乃殺久秀質子二人、他日家康語人曰、彈正罪惡、世舉所識也、雖然信長金崎退口、至朽木谷、渠決死馳探虛實、是事如眞則可默、二十一日、琉球王遣天界寺修翁于鹿兒島、贈書及物、以賀三州平定、二十四日、勅堯助大僧正、募緣諸國、重建岩間正法寺、武田勝頼率師二萬、至横須賀、德川家康出擊之、勝頼引還、勝頼使穴山信良入遠江、攻山梨、家康親出拒之、信良敗走駿河、雜賀餘黨猶未殄、織田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擊之、使羽柴秀吉代信盛守天王寺、大坂兵來攻、秀吉使中村一氏、堀尾吉晴擊破之、長曾我部元親出陣桑野、遣使足利義助、告獻其舊邑、伊東義祐孫義賢繼家、稱左京亮、九月朔、岡谷泰春戰死于上野猿境、清英之子也、八日、一宮成助軍高崎、復還一宮、安宅正行遮之、戰且原敗退、矢野三成在桑原、聞之、乃還勝瑞、既三成攻成助于一宮、

成助敗走大栗山、十一日、武田勝頼使三浦右馬助攻樽山寨、守將安部元眞與其子信勝、悉力拒守、右馬助敗走、二十日、石清水宮鳴動、二十四日、下總下野諸將背北條氏政、屬佐竹義重、氏政自將侵下野、義重出兵、建營岩舟山麓、氏政弟氏照、使中山家範奪據之、江戶重通、大掾貞國與援義重、抵小山、北條氏將石原主膳擊其後、重通貞國返戰不利、二十七日、織田信忠欲伐松永久秀、率兵發岐阜、明日至安土、二十八日、彗星見北方、逾年不滅、二十九日、織田氏兵至大和、向井正重屬武田氏、守興國寺城、北條氏兵攻之、正重堅守、不能拔、是月、里見勝政及弟勝安歸桐生、築砦于高津戶、謀擊桐生重綱、復父仇、上杉輝虎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長重連、遂長驅入加賀、攻一向宗徒、皆降之、攻小松、安宅、大山道諸城、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躬潛居前驅中、以指揮諸軍、輝虎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

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輝虎大笑曰、信長巧於奔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蹈墜之水耳、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煙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荘、遂退入長濱、衆請伐神保、輝虎掉頭曰、信玄嘗以六分勝爲全、今我一日而拔七尾、獲重連兄弟、遣人遂西軍、是我十一分之勝也、且伐神保取越中者、是十八分之勝也、天道缺盈、若信玄則拔七尾、且豈可對大聖寺敵耶、是乃我所不及信玄也、不聽、冬十月朔、織田信忠將數萬騎、討松永久秀、長岡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別攻森秀光、海老名勝正于片岡城、藤孝二子忠興、興正、猶幼、先登得首級、諸軍從之、遂拔之、三日、信忠圍信貴城、縱火城下、光秀藤孝等、自片岡來會、柴田勝家築壘于御幸塚、大聖寺、使佐久間盛政等守之、諸將引兵還、五日、命僧祝祈禳彗星、八日、奏樂宮中、薦石清水宮、十日、織田信忠合圍志貴城、松永久

秀潛遣使雜賀大坂、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喜曰、是天授也、乃令死士二百、僞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比及二城、信忠鼓衆齊登、二百人呼噪應之、信忠遂入壁、久秀于天主閣、使人謂曰、降則肆赦、久秀曰、設令雖碎骨、復不見信長、乃取嘗所愛平蜘釜、茄子茶盒、擲碎之、竟入火自殺、年六十八、岩成春之、入江政重、松永永種等殉焉、季子春松嘗質信長、城陷而後梟六條磧、久秀能畜松虫、歷三年猶存、逮將自盡、命左右灸百會、或嗤之、久秀曰、我每憂中風病、如臨死期病發、則人心謂怯矣、多年武勇、一時泯滅、故今禦病欲快死耳、灸畢而自殺、信忠之來伐、彗星見艮方、人呼曰松永星、或謂曰、君之亡矣、彗星見、久秀哂曰、我何得爲天帝見知邪、子久通稱右衛門佐、元龜中、築多門城居焉、信貴城之將陷也、久通從父請自殺、久秀諭以刺信長乃脫走、將走石山、途就擒終被殺、衆彈指而謂、久通棄親怯矣

哉、信長聞曰、何爲其然、渠守父誡、必有所思矣、信長嘗謂久秀曰、卿有勇且智、惜矣哉有一瑕、久秀問之、弗答、強而不息、信長屏左右曰、卿昧爲大諸侯之道矣、久秀乃挾異謀、使三好氏族滅亡、遂及其身云、初久秀之降也、謂左右曰、濃人質性殘忍、遂不可知保終否、然勢不得不降也、至是果如其言、久秀以慧黠仕三好長慶、長慶器之、引帷幄而參畫軍政、長慶闢廣境宇、久秀之功居多、久秀貪黷褊忌、少忤意者、皆中傷之、以蔽欺其主、而平常好內、四方漁色、烝報無不至矣、長慶死後、奪其孀、雖部下之婦、聞其美輒取之、人醜之、至其死、衆相謂曰、天命不助姦夫、果信矣、十一日、修仁王經于清涼殿、十二日、織田信忠入京師、館妙覺寺、十四日、龍造寺隆信攻西鄉純堯于諫早、純堯乞援有馬晴信、晴信以神代等應隆信、在其間、不能往救、純堯孤立、拒戰不屈、純堯弟深堀純賢居間講和、終會盟、隆信以純堯子純尙爲婿、改名信尙、純堯老小

野城、既純堯族悉與隆信和、十五日、織田信忠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先是大納言三條西實條傳詔、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輙受、請告之信長、然後奉受、強之、不肯、使者還報、天子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舉殲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是日、信忠入朝拜謝、是役也、筒井順慶最有功、信長賜之大和、信忠發京師、覲安土、還岐阜、十六日、修百座仁王經于清涼殿、二十日、武田勝頼侵遠江、屯大井川上、德川家康陣馬伏塚、信康來守濱松、勝頼按視小山高天神等城、不戰而退、二十一日、信康聞勝頼引去、還岡崎、二十三日、家康還濱松、織田信長遣羽柴秀吉伐播磨、先是秀吉私與其諸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內猜忌、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臣敢請養次郎爲子、讓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輙獻君、臣請其餘耳、信

長乃以少子秀勝爲秀吉義子、當是時、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宇喜多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欵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爲之鄕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遂決意西征、以秀吉爲西征大將、使略山陽山陰、以償其敗於北陸之罪、且使取播磨自封、是秀吉入辭、信長授以儀衛唐傘曰、功成則擧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唐傘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河內守矢部、善七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既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微勞、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

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於是將兵數千、入播磨、主于御着、小寺政職中悔、走歸毛利氏、黑田孝高與其父職隆居姬路、迎說秀吉曰、臣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爲根本、西而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予孝高以宍粟半郡、二十四日、德川家康大饗將士、二十五日、上杉輝虎命制法、輝虎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已敗死、欲班軍、乃遣信長書曰、信玄已死、公則委四郞於家康、而自居安土、蓋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敵樂戰、未親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擧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十端、信長延見使者曰、爲吾返報越後公、公之勇略、天下無敵、信長何敢與公角、明年若見過弊疆、信長盡脫刀劍、獨挿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京師、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酬以帛五十端、厚饗而遣之、使者復

命、輝虎哂曰、信長姦雄、甘言以怠我耳、問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郞、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是月、北地略定、退次水橋、發號布政、而後歸越後、間日傳檄、大發越後、加賀、能登、飛騨、信濃、上野、佐渡等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京畿大震、信長使使甲斐曰、我與公有舅壻之好、雖我女已歿、信勝者我之出也、向者我與公以絲髮之嫌、聊交兵鋒、互亂懿親、徇不堪永歎也、爾今已後、損前故修舊交、亦非先考之志耶、頃者聞謙信以明年三月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公直指越後事克其地唯公所取、勝賴謂左右曰、我敗于長篠、更復從敵言、豈無所慙哉、遂絕其使、使使越後曰、信長許我以甲信三越、竢乃公與信長交鋒之際、起師侵伐越地焉、雖然吾長篠一敗之後、與彼絕、乃公如進旗、則願爲腋秘以伐之、則不可令屯蹤矣、亡考有遺囑、他日請從、乃公指揮矣、輝虎答曰、我以明年三月望而發、以兩旂合伐、我所不欲、卿唯伐

參河、我自越後矣、北條氏政亦使使、請明年會期、二十八日、羽柴秀吉在播磨、遣使安土、告期十一月略定諸城、信長與書賞其功、秀吉又入但馬、攻山口諸城、取之、惟任光秀、長岡藤孝、入丹波攻諸城、八上城將波多野秀治堅守不屈、龜山城兵力竭乞降、藤孝轉兵攻過野諸城、拔之、波多野氏自元弘建武而來、與赤井、久下、長澤、割據爭權、應仁之後、波多野氏最顯、遂令三氏服、保有一州、嫡宗居八上城、是稱東波多野、庶流居氷上城、稱西波多野、秀治居八上城、弟秀尙居龜山城、德川家康次虺冢、甲斐兵不戰而罷、是月、織田信長會衆僧討論敎法、十一月三日、筒井順慶歸筒井城、賞諸士戰功、五日、德川氏部將植村氏明死、氏明以童子出身、既長以壯武聞、丞有戰勳、織田氏嘗目以樊舞陽、武田氏亦嘗評一世豪士、以氏明爲參河之雄、上杉氏亦愛其勇、屢通書、死年三十七、子家次嗣、七日、當是時、織田信長患輝虎西向、日夜謀所以

禦之、上杉氏將柿崎景家守能登、會上國賈人買馬、景家利其賁價、敗使人鬻之西土、信長聞而喜曰、可以間也、乃求馬及佳隠給直十倍、自書謝之、景家貪利、每求必給焉、或以爲通欵織田氏、乃告之、輝虎大怒、遣本莊繁長捕之、景家自殺、景家天稟强力明辨、當過善光寺街頭、有演史家、輙察其爲姦人、捕之鞠訊、果得武田氏通村山美作書、輝虎乃收美作斬之、十三日、織田信長入朝、十四日、星變、十五日、島津義久講犬追物、十六日、織田信長叙從二位、十七日、香宗我部親泰贈書于日和佐城主日和佐肥前守等、招之、至是肥前等來降元親、元親城畑山、置戍而還、十八日、織田信長參朝、遂狩東山、二十日、左大臣九條兼孝罷、右大臣一條內基爲左大臣、內大臣織田信長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昭實爲內大臣、昭實晴良之子也、二十七日、羽柴秀吉欲經略中國、請信長劵書、信長不許、會秀吉平但馬、報捷安土、信長乃下劵書、委秀

吉以中國事、秀吉攻上月城、進圍福岡野城、城屬宇喜多直家、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黑田孝高逆戰、秀吉赴援、令隊將堀尾吉晴進擊、兵少卻、秀吉自後呼曰、今日始與中國兒戰、勿貽濃尾之羞、我兵奮前、擊走直家兵、返軍復圍上月城、城兵斬守將上月景利而降、福岡野城聞之棄去、秀吉使山中幸盛、立原之綱、加藤彥四郞、神西三郞左衞門等、二千餘人守上月、二十九日、權大納言德大寺公維罷左近衞大將、內大臣二條昭實兼左近衞大將、十二月朔、上杉輝虎軍議、以明年三月望發師、次日武田勝賴以萬五千發、上杉景虎爲之相備、自參河届長篠、進入濃尾之間、北條氏政以三萬五千、自參河會濃尾之境、三日、織田信長發京師還安土、五日、陸奧探題左京大夫伊達晴宗卒、子輝宗嗣、織田信長以多門山與筒井順慶、十日、德川家康叙從四位下、織田信長獵吉良、令菅谷長賴守安土、以不動國行刀、乙御前釜授之、戒曰、秀吉

來則與之、家康命諸將士饗信長、十一日、伊東氏將福永丹波守守野尻城、島津氏將上原尙近僞作丹波叛書、以間伊東義祐、義祐果疑丹波、丹波忿怒、因尙近送欵於島津氏、夜導其兵入城、伊東氏戍兵驚走、是日、島津義久馳入野尻、內山城將野村刑部、紙屋城將米良主税等皆降、義祐窮蹙、與孫義賢奔豐後、因大友氏、島津氏遂取日向、十三日、義久誘殺伊東大炊助于本莊、十五日、織田信長放鷹于吉良、十六日、相良義陽贈腹卷于島津義久、以賀日向之捷、二十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三日、織田信長還安土、二十八日、織田信忠覲安土賀歲末、二十九日、德川家康任右近衞權少將、是歲織田信長命伊達輝宗、使擊上杉輝虎、輝宗覘其隙不出兵、大友義鎭遣相良義元于島津義久、義久贈書及馬報之、葦名盛氏攻福原、田村淸顯出兵擊却之、蒲池鑑成讓柳川城于子鎭漣、老蒲池館、

賴襄曰、國之所以治亂興廢、可知已、所以興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廢且亂、出於其相遠、無和漢古今一也、當國之創業也、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歡然無間、而天下治、及其久也、則不然、上之人、有其位負其權、以驕其下而不恤也、甚則蹂踐之曰、吾天子也、吾關白也、彼武人賤吏耳、而武人賤吏、終覆天下而奪其權、是王家之所以變爲源氏、爲足利氏也、曰、吾將軍也、吾管領也、彼陪臣輿儓耳、而陪臣輿儓、終覆其天下而奪其權、是足利氏之所以變爲織田氏、爲豐臣氏也、其變者天運也、而必由人事而變、當其未變也、上尊下卑、如天地然、尊者日驕逸、卑者日勤勞、驕逸者愚、而勤勞者日智、智之極者、足以取天下、而愚之極者、不足以保其身、人事然也、愚者常在上、以役智者、不能久而不變、則天運然也、細川斯波畠山三氏、爲足利氏之管領、而關東之管領爲上杉氏、斯波氏先亡、畠山氏亦微、而細川氏

與上杉氏張於東西、其宗族各分爭相食、槩皆庸才、無大相過、是以更數世、莫或勝肩、而細川之臣三好氏、上杉氏之臣長尾氏、乃有雄傑者、足以制其主、專其權於一時、而終籠罩一切而掃蕩之者、出於斯波氏之臣、繼其墜緒、而成其大業者、又出於其臣之臣、蓋天厭天下之亂、顧足利氏之不足撥此也、故生此等人、以輔天子而治天下、不得曰足利氏之陪臣與僕也、不然、陪臣與僕何以能爲右大臣爲關白乎、及至於此、嚮之所螻蟻視之者、我仰其鼻息之不暇、蓋竊歎曰、此位唯我家可爲、而至彼爲之、豈非大變乎、不知其變者乃不能不變也、天也、雖然變至此極、而不變者存焉、何歟、曰、最下者、反居最上、而其上一等、終不可冀、是我國之異彼殷周秦漢唐宋明者也、嗚呼、是何自而然哉、曰、祖宗不敢有其位、躬臣虜之勞、體現隷之心、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如此者、七八百年、雖殷周之積德、未至於是、況

於漢以下、其膏澤彌滿海宇、淪萬民之骨髓、而不知焉、唯天知之、是以雖不得已而收其實、而終存其名、而不變爾、故變者、天也、不變者、亦天也、譬若千金之家假貸邑里、薄息不責者、年歲邈遠、雖其家道頽廢、契券不明、而耄倪相告、胥仰其家、以爲不可負、無佗、天爲之保證也、故受知於天深者、久而不絕、受知於天淺者、未久而斷、彼我皆然、如我王家、深之至者也、而如織田豐臣氏、則淺之至者、乘不能不變之運、以得不能至之位、乃復欲負此以驕天下、所以天忽予之而忽奪之、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正親町天皇十一

天正六年戊寅、春正月朔、行節會、應仁以還、兵革相踵、朝儀廢闕、有時行之、苟且假設、不能具大禮、今茲織田信長考訂禮典、而諸節慶儀、悉復舊、觀者感歎、信長饗信忠、及羽柴秀吉、楠夕菴、長岡藤孝、林通勝、長谷川丹波守、惟住長秀、惟任光秀、瀧川一益、荒木村重、市橋長勝、長谷川宗仁等十二人於若宮親饗之、終率以登天守閣曰、所以就此城者、卿等力也、二日、土持親成遣使島津氏、修舊好、三日、十河存保入勝瑞城、爲兄三好長治嗣、存保稱河內守、居堺浦、長治死後、國人三好越後守、矢野駿河守、河村左馬允等、載盟書迎存保于堺浦、既存保攻一宮成助于一宮城、成助奔

大栗山、六日、織田信長敍正二位、天草鎭尙等遣使島津氏、賀日向捷、十日、信長獻鶴、十三日、以前權大納言中山孝親爲准大臣、康親之子也、十五日、武田勝賴獨坐便殿、見二馬頭于階下、乃呼土屋昌恒指示焉、昌恒走求其處、忽不見、聞者恐其亡國之兆也、十六日、准大臣中山孝親薨、織田信長放鷹于淸洲、德川家康至岡崎城、十七日、米良彌次、福永新十郎、謁島津義久、是日、義久賜地福永丹波守、丹波辭不受、十九日、和歌會、二十日、前內大臣正親町三條公兄薨、二十三日、前左大臣今出川公彥薨、門河城主米良四郎左衛門、鹽見城主右松四郎左衛門謁島津義久、二十五日、義久與土持親成、土持榮續于地、榮續贈甲冑謝之、織田信長還安土、二十九日、安土諸士留岐阜者失火、信長怒不移安土、命毀焚其家屋、乃皆移安土、是月、羽柴秀吉大築姬路、尼子勝久因秀吉求入出雲、山中幸盛、立原久綱等謀、獻尼子氏舊傳松虫

簪於信長、募兵二千、自京師適播磨、秀吉命令守上月城、伊藤義祐賴大友義鎭乞復國、二月三日、織田氏將磯野員正背信長出奔、信長收其邑、與津田信澄、四日、大雪、九日、吉野人斬磯貝久次、獻首安土、信長褒之、十二日、島津義久以有豐後兵入日向之報、遣戍兵、十三日、岩屋城主菅平右衛門屬毛利氏、輝元乃遣兒玉內藏大夫守其城、既內藏疑平右有叛心、竊還安藝、告其狀于輝元、遣香川廣景守之、佐久間信盛兵往攻之、廣景擊卻之、十四日、島津義久以山田有信爲高城地頭、川上忠智財部地頭、義久附采地于鞍馬寺、十五日、葦名盛氏臣大槻政通、山內重勝等、將擊盛氏、盛氏發兵擊誅之、十八日、德川家康修築濱松城、二十一日、伊東氏將米良四郎右衛門圖復日向、乞師于大友義鎭、是日、義鎭遣兵援之、二十三日、羽柴秀吉復率兵出播磨、二十九日、織田信長觀相撲于安土、是月、尼子勝久患糧乏、且聞宇喜多直家師

將出、棄城而退、備前兵復入守之、羽柴秀吉迺率兵二萬、至加古川、圍之數匝、守者乞降、秀吉悉縛而焚殺之、秀吉以城當備前美作之衝、難其守、山中幸盛勸勝久以請、許之、勝久果集遺臣、以騎二千戍之、直家乞援毛利輝元、欲復上月、三月三日、伊東義祐臣長倉勘解由左衛門收散卒、據石城、六日、織田信長放鷹于奧島山、七日、德川家康欲攻田中城、率兵陣懸川、八日、織田信長還安土、家康移營于大井川上、九日、家康圍田中城、井伊直政年十八、每戰必先衆、人稱其勇敢、前夜雞鳴、酒井與九郎、內藤義致、熊谷小一郎、小栗忠政潛緣壘壁、欲以先登、城兵豫出而伏郭外、比四士至、伏發邀擊、四士健鬭却之、家康怒其犯軍令黜之、松平家忠、榊原康政等、爭先攻城、守將一條信龍擊却之、十日、家康入牧野城、十三日、家康遣兵攻小山城、關東管領上杉輝虎卒于春日山城、年四十九、此時北陸諸國兵、應上杉氏檄雲集、輝虎自臨簡閱、

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是日遂卒、輝虎爲治傷於嚴、任意殺戮、人不自安、然性廉而重信、善用兵、是以開拓土境、併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及上野下野各半州、出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奥二郡、威令遠布、四隣畏憚、輝虎體短小、左脛有氣腫攣筋、居每不甲、著黑棉布胴服、被鐵小彎笠、終世莫用麾及團扇、僅不過一兩回、恒採三尺許青竹、以指揮衆、平素須諸士擬商賈齎蠟燭鰍魚等土物、遣五畿七道、窺人情地形、審問自記、常認得、是故諸州守護俶懸、臣士能否、國郡廣隘、地理險易、士卒多寡、莫一不識焉、臨軍急欲裂諸部、則親自入騎於部伍之中、縱橫從其馬驅環、左右分列、自成隊伍、當是時、擧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能就、其緊密率如此、武田晴信與輝虎數戰不得志、於是咒詛輝虎、以祈其死、其後輝虎抵信州戶隱山、見其文、笑曰、武門之大恥也、詔祠官曰、汝以爲而家寶、晴信將與輝虎和、使長遠

寺僧某往說焉、輝虎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與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刄瘢乎、曰在、在於面、輝虎歎曰、昔川中島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鏦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旣傷死也、今尙無恙耶、乃出絲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與左衛門、世謂之返感狀、輝虎嘗會諸士、令石坂檢校彈平家曲、聞鵺之章、泣下曰、壯矣哉、鳥羽帝時有妖恠爲祟、義家候階下、鳴弦唱我名字、妖懼而去、祟忽消、賴政射鵺、墜而猶搖、隼太刺之九刀、我熟思、義家弦音卻妖恠、賴政射鵺刺殺焉、年之相距、四十有六年、武之衰如此、我亦後賴政四百五十一年、弓箭之道、實墜地矣、輝虎佞佛、歲時每修法會、持戒終身、因以亡嗣、逮輝虎病發、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景虎非上杉氏胤、先公雖養爲子、其實任子已、强立爲主、北條氏必因以幷吞北陸、吾曹皆爲之臣僕、景勝乃上杉氏胤、且親姪也、宜立、於是遣上杉義春、竊迎景

勝於上田、來入內城、侍輝虎病、分親信守諸門、及疾篤召景虎、景虎時居春日山次郭、將入城、門者不納、旣而輝虎卒、左右皆謂、景虎在郭內、直擊之容易而已、景勝曰、彼與先公有約、隙自我不可啓、

賴襄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國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强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斷撲爲文、鍥强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擧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趣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衞、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如何耳、至戰國、此

兵各爲群雄所分領、日淬月厲、逾用逾勁、而其撫摩鍊治、致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卽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卒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次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

酬、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槩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弗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眞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

青山延光曰、世之論謙信者、或惜其失於猛、余以爲不然、天地之間、尤猛者爲雷、雷一下擊、無物不碎、似過者、然積陰凝結而未散、雷一震焉、而群蟄皆奮、萌芽皆發、是天地亦不得不用猛、至於人何獨忠守猛、顧其所爲如何耳、謙信固猛將矣、唯猛故欲攻則攻、欲援則援、欲殺則殺、決然而決、奮然而行、懺鋭壯烈、毫無顧慮、故其所爲固不能無過舉、而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

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累世不能無變、而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府開府鎌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爲易制、而在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鎌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宜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爲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有上杉氏、無佗、獷悍之俗、徒知戰鬪唯彊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弒其主、而人不以爲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爲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爲尤甚、縱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爲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爲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幷其姓氏職名授謙

信、夫東北之不知有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爲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爲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惟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爲天下之所不能爲、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崛強之俗知畏重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爲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援人也、不取其猛於援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

猛豈可少哉、

十四日、織田信長遣長岡藤孝、惟任光秀于丹波、擊土匪、又援光秀、攻波多野秀治于八上城、城固不拔、光秀留兵圍之、皆班軍、十八日、先是德川家康修牧野城、是日成、家康還濱松、島津義久還鹿兒島、是日、三池地頭某背島津氏、攻縣、結城晴朝將大塚吉久、率兵攻石川昭光臣矢吹薩摩守于淺川城、竹貫三河守等擊卻之、吉久等死之、十九日、有流星、二十二日、島津義久捕伊藤氏臣飯田肥前守、木脇越前守等、令自殺、二十三日、織田信長入京師、羽柴秀吉攻平山、所在侯伯皆赴會、別所長治遣族賀相、及三宅治忠參軍議、秀吉問策、治忠對曰、方今毛利氏、武假西州、兩川智勇獨步山陽、國驍兵衆、況有賓主之差異、不如整旅固備、探敵虛實而進師、秀吉不聽、治忠曰、兩川能撫部內、士卒壹一、我師烏合之衆、何勝之有、不戰而勝、良將之策矣、秀吉哂曰、濫稱敵之美、怯

戰戒嚴、我所不採也、我意決矣、乃命將發、二人歸報曰、窮探秀吉之意、信長之詐謀已顯矣、今將我爲先鋒、侵伐中國、而後滅我、不若速飜議、與毛利氏合、別所治定曰、先則制人、速發兵縱火、襲彼轅門、則獲秀吉必矣、別所甚大夫曰、有一國一郡、不賴救援、而欲入敵境、徇別郡、則以輕捷爲利、所謂夜擊胡襲是也、今信長揭旗於天下、雖亡如彼隊長三五輩、便不足爲憂矣、自我挑戰、退則追尾、進則據城、縱橫衝擊、令罷勞、則彼他國我自國、糧盡兵倦矣、乞援於藝、乘其虛掩擊、則可獲秀吉、而後入京師、設令一日揭旗於王畿、曝尸於畿甸、是武夫之望也、赤松圓心據苔繩城、用斯謀、實元弘之佳兆也、議遂決、與秀吉絕、聚兵修壁、併送書於信長曰、長治爲西討之鄕導、毛利氏雄藩、且兩川熟軍機、勝敗急難決矣、爲進退易度、修繕城郭、信長以爲實、來往歷日、修城全成、大募國人、又通謀於毛利氏、頒部將定守備、使櫛田左京進守志方、神吉民

部少輔守神吉、淡河定範守淡河、梶原平三兵衛守高砂、長井四郞左衛門守野口、衣笠豐前守守端谷、而長治、及治定、友之、賀相、上月、中村、高橋、服部、後藤、長谷川、神澤、大村、光枝、上原、魚住、加古、加須屋、來野、垂井、飯尾、藤田等、皆守三木城、秀吉聞而曰、吾以長治爲鄕導、不意長治有反心、然亦何畏哉、乃召別所重棟問曰、小寺明石叛矣乎、曰否、曰汝亦反乎、重棟流涕盟曰、臣嘗所不識、特失面目耳、秀吉曰、是賀相之所爲矣、汝寄書於長治、以可試其情、重棟乃馳使開諭再三、長治不聽曰、與毛利氏同盟多年、信長雖逆懇欵、對藝侯不可背約、擧族欲死城、懸首于信長鋒頭以爲念耳、於是秀吉議攻三木城、而軍士不多、問黑田孝高曰、何處可處乎、孝高曰、書寫山可也、何則僧坊惟多、粮米不匱、入彼寺逐僧徒、待信長之援兵而已、秀吉可之、乃入書寫山而居焉、寺僧竄匿、秀吉令兵士曰、寺僧有何咎乎、其必愼莫傷害之、二十八日、秀吉督

諸軍攻三木城下、令曰、我不見長治首、不班師、諸士勉哉、分兵攻野口城、先是小笠原長時在越後、是月如會津、依葦名盛氏、先是鎭龍造寺隆信欲攻有馬鎭貴、率兵入高成郡、將士多屬者、於是鎭貴亦乞和、約以其姉嫁隆信子鎭賢、隆信乃還佐賀、尋隆信入筑前、重松對馬守等降、先是天童賴澄爲最上義光所攻、奔依國分盛氏、賴澄與家臣草刈將監等謀、欲擊義光復國、於是義光遣戶部三郞左衛門殺將監、德川家康率兵入駿河、持舟兵出遮之、本多忠勝擊破之、夏四月朔、別所長治襲細川莊、參議冷泉爲純、子爲勝防禦、爲純戰死、依藤某聞急赴援、則館舍燒亡、父子已歿、某悔來遲自殺、土人感其義、合葬三人、樹松四五株、名曰冷泉塚、或曰依藤塚、播磨人迄今稱之、三日、羽柴氏兵二萬攻野口城、三日三夜、守將長井四郞左衛門力竭出降、四日、關白晴良罷、織田信忠將北畠信雄、織田信包、神戶信孝、津田信澄、瀧川一益、惟任光

秀、蜂屋賴隆、惟任長秀、五畿及尾張、美濃、近江、若狹兵、赴于大坂、五日、琉球王遣使于島津氏、賀日向之捷、七日、織田信長遣神保長治、治越中、令佐佐長秋助之、九日、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織田信長罷、十日、信長遣瀧川一益、惟任光秀等于丹波國、荒木氏綱于園部、降之、光秀留部兵守之、諸軍還京師、十二日、大友義統率兵攻縣、領主土持親成、奔豐後戰死、其子彈正忠奔長門、十五日、毛利輝元親將次松山、令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勒諸將進軍猿山、分兵圍上月城、宇喜多直家謂今以此師伐秀吉易矣、秀吉乞師於信長必矣、然則藝師之敗、可立而觀、兩氏存亡、今在斯一擧、我居間以決、是則令吳魏戰、蜀執其中之策也、陽稱病、使弟忠家、及戶川達安、花房職之等、率兵萬五千會師、師總七萬、山中幸盛乞救于秀吉、秀吉留諸將當三木、自率兵萬二千、赴援上月、陣高倉山、元春隆景以大兵故分其兵爲二、其一者攻城、其一欲與秀

吉戰、秀吉馳人告急信長、信長遣荒木村重與秀吉合援之、兵總四萬、隔熊川而陣、持重不肯出、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遣使請吉川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調之、會小早川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爲未晚也、因致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十七日、德川信康如濱松謁家康、十八日、還岡崎、二十二日、信長還安土、二十六日、有報曰、毛利、吉川、小早川、宇喜多諸氏、圍山中幸盛于上月城、中國兵軍于大龜山、羽柴秀吉頓于高倉山、以隔熊見川、無由援城、二十七日、信長

入京師、欲親征、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蜂屋賴隆、惟任光秀、惟住長秀等皆諫曰、播磨地險城堅、不可猝攻、臣等先往察地形上方略、暫止親征、二十九日、一益光秀長秀等上道、是月、長岡藤孝、惟任光秀入丹後、擊一色義有破之、義有保弓木城、沼田平八郎欲復其舊邑、率兵攻上杉氏屬城倉內、城將藤田信吉擊破之、平八死之、武田勝賴出師于飯山、龍造寺隆信遣子政家、率兵二千攻隈府城、赤星道半降、而逃竹迫城、政家又攻竹迫城、道半捍禦不拔、隆信併肥前筑後、猶欲得筑前、會筑前脇山人重松對馬守、及大敎房等六十餘人來納欵、隆信命築內野寨、使執行越前守爲守、西肥人松浦直及伊萬里廣來服、肥前悉平、五月朔、織田信長以信忠爲將、率兵萬五千、使往援秀吉、二日、抵兵庫、四日、德川家康率兵出駿河、攻武田氏屬城田中、大須賀康高等先登、火其外郭、吉川氏將山名盛重攻上月城、六日、盛重遣兵擊羽柴秀吉陣、

織田信忠陣加古川、使其先鋒向敵城、十一日、武田氏部將高坂昌信死于海津城、年五十二、土屋昌次嘗問昌信曰、待士之道、何如而可、勵之以武耶、必好鬪爭、敎之以仁耶、必廢武事、昌信曰、今磨礪刀劍、利其鋒刄、將以殺人、然不作之鞘、則不可佩矣、無鞘而佩之、則非唯鏥澁不可用、必致損傷矣、若既磨礪之、又恐其缺損、不利鋒刄、則不能斷割、今夫勇而好鬪者、此無鞘而佩刀者也、仁而廢武者、此磨刀而不利鋒刄者也、故待士之道、如用刀劍而後可矣、長篠之役、舊將良佐殆殲、昌信獨存、見國勢日蹙、謂勝賴曰、請以駿河賜氏政、行成、保有甲信上三州、是一策、嘗聞氏改有妹、請娶之、厚親、是二策、徙木曾義昌於小幡、小幡信貞於木曾、是三策、使步卒將領衆、擺馬場內藤山縣等子弟、盡予秩祿、給事左右、臣下如死、則予小祿於子弟、令被官屬下配他隊、是四策、賜死於穴山、此五策者不納、則禍害必臻矣、弗聽、唯娶北條氏、置眞田信綱後

而已、長坂次弘、跡部勝資二人益專橫、而請託公行、昌信深憂之、告二人曰、傳不云乎、招舉姦枉、抑排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根、今殆之、危矣哉、子等改則止、不改則府朝之亡、可翹足而待、二人不改、昌信當軍發慮、或二三策、乃至五七、雖不必登庸、有補亦不尠、懷累卵之憂、未嘗一夕安眠、遂以致病、至是死、子昌貞嗣、十二日、大雨洪水、十三日、織田信忠將出播磨、時以大雨水漲、不果行、上杉景勝之嗣立也、弟景虎爭之、景勝憤、是日、逐景虎、景虎自焚第、走憲政北川館、北城城主北城長國說景勝曰、君與景虎兩雄相爭、則信長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唯願以越後上野予景虎、君取能登越中、伐加賀越前領之、不亦可乎、景勝恚曰、汝誑我弭兵、引相兵欲爲景虎援臂哉、長國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普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勗之、保輝虎遺業、將士感激力守、十八日、

奏法樂舞樂于石淸水宮、二十日、安房國主里見義弘卒于岡本城、五子義頼義重、邦時、義俊頼俊、義頼嗣、義弘勇而慈仁愛民、初岡本城之成也、自巡視、有植木道側題和歌就視之、諷郡宰福原信濃貪殘剝民之狀也、乃召信濃按治得實、褫職放之、百姓悅服、稱義弘曰萬年公、義弘卒也、遺命分邑與其二子、義頼奪之、家臣東平安藝守等、憤其不慈、據久留里千本二城舉兵、既義頼平之、二十一日、修不動法於淸涼殿七日、二十四日、羽柴秀吉遣竹中重治于京師、報八幡山城主明石親景歸欵于信長、信長大悅、賜黃金百枚于秀吉、白銀百兩于重治、二十七日、信長如安土檢洪水、二十八日、先是上杉景勝與景虎搆兵、葦名氏臣小田切治部少輔等乘其亂、與上杉氏臣梅尾某通侵越後、是日、戰于雷城敗績、先是佐竹義重率兵攻壬生城、壬生義雄乞援于北條氏、氏政發兵攻今宿陷之、是日、義重解壬生圍、陣鬼奴川、既復攻壬生城、

吉川氏兵捕上月城間使、羽柴秀吉使鈴木某背毛利氏、德川家康復伐田中、亦不得志而罷、是月、織田信長更遣信忠、信雄、信孝、信包于播磨、率諸將繼之、兵凡十萬人、吉川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合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諜之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卽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宇喜多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五日、修春日社、十日、織田信長復入京師、十四日、信長觀祇園會、是日、信長與領知于近衞前久、十五日、羽柴秀吉單騎馳抵京師、言於信長曰、藝師築長圍爲久屯之計、我師與彼對峙、徒勞兵力耳、而非上策、不如曳師、信長可之、於是信長令退上月陣、先下神吉志方等、後攻三木城、秀吉

卽還播磨、傳令諸將、信長遣近臣大津傳十郎監軍、十八日、上杉景虎乞援于北條氏政、武田勝頼、十九日、島津義久聞大友義鎭出兵、憂龍造寺隆信屬大友氏、贈書修好、二十一日、織田信長歸安土、是日、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羽柴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吉川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宇喜多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二十六日、九鬼嘉隆奉信長命、造鐵艦、將至大坂海、敵船要之雜賀浦、嘉隆擊破之、奪三十餘艘、既達堺浦、羽柴秀吉不能解上月圍、且以有信長命、去高倉山陣書寫山、二十七日、與諸將合兵攻神吉城、二十八日、大戰、藝軍乘勝進至山下、二十九日早晨、秀吉等引兵去、織田信長命津田信澄等相兵庫高砂間地、置

戍兵、晦、金山城主由良成繁卒、子國繁嗣、成繁遺言曰、我金山城也、山頭有水、四邊有林、艮抱渡瀨、南横利根、可謂堅城也、糧食不竭、矢丸不匱、則守禦雖歷二紀、又非所爲難、雖然勿賴嶮侮敵、由良長尾骨肉之親、勿遺和鄰國、諸侯伯縱厚幣雖招、勿必往、勿諫群下、頑恐悉民、勿數小科、堂塔破壞勿措、勿侵公田、去邪守道、主臣偕莫背我遺戒、至是卒、是月、大友義鎭屯縣、夏、長曾我部元親掠略讃岐、攻齋藤下總守于藤月城陷之、置戍而歸、聖通寺山城主奈良勝政、告變于十河存保、存保將兵三千、又募香川兵、與勝政圍藤月城、守將青野重行棄壁而遁、城陷、勝政乃入城修隍壁、令新月彈正戍之、秋七月二日、明船到三崎港、與北條氏貿易、三日、德川家康命松平家忠、築橫須賀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以大兵圍上月城數重、羽柴秀吉察孤城難守、使龜井茲矩諭曰、後援已去、城堡無救、我甚惜其投死、願明日黎明突圍突出、我亦計

機赴援焉、茲矩入城以告、山中幸盛仰天大息曰、是天不顧尼子氏、我熟視西師、將剛陣整、以寡單衝之、所擒必矣、秀吉亦强欲救、則死傷不尠、方今城中士卒盡欲與主家、我爲貪生、使衆就死、是將校所耻也、特欲我死於敵手而拯衆、是我所願、請爲吾辭、茲矩雖强、不可、茲矩還報、秀吉憐惜、遣竹中重治于餝磨營、乞救於信忠、而不果、幸盛與勝久議、託罪於神西通兼、願赦勝久及兵士之死、則舉城以降、元春隆景不聽、是日、勝久自殺、通兼及池田久規、加藤經盛死之、幸盛以手兵五十、張疑勢、結藁成人、置之雉堞間、以抗元春等十萬兵、旬有餘日、至是出兵士城陷、立原久綱奔近江、幸盛佯復出降、將刺元春、元春豫約予周防德地邑三千石、卽往、途到松山下兒部川、被殺、年三十四、幸盛出雲鰐淵人、生月餘能步、八歲殺人、自幼勇彊、力兼十夫、背黶爲朏形、其成適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義久入伯耆、攻

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秋上久家、父曰綱平、仕尼子勝久、有郤、去仕毛利元就、久家訪幸盛曰、僕無顏見於君、積年結交、欲共死生、吾父有所思、合力於毛利家、是後不得再會、實爲遺憾、向者欲竭忠於主公、今則已矣、故來序別、幸盛從容曰、然、尊公屬毛利乎、士者以義相合、不合則去、僕與君爲斷金交、今不忘交義來訪、其志何深切、然尊公已叛、君亦從之、僕不敢爲恨、乃借傾離盃、自明日而可爲擊久家君計、君亦可運擊此幸盛謀、是皆所以爲其主、非爲私仇、縱明日爲戰塲塵芥、至於交義、不可相忘、共把手哽咽而別、尼子氏有部兵四萬、撰雄豪十人、幸盛爲其首、毛利氏圍富田也、幸盛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相持、元春部將遠藤元貞擊幸盛、幸盛鬪傷其馬、馬佚、元貞墜、幸盛不殺、班師、幸盛馬蹶、元貞乘敝來薄、幸盛顧鏦元貞、却之、元春曰、孰擭鹿之介者、品川半平曰、予能、元春曰、果勝鹿、則狼也、命稱狼之

介、更名勝盛、幸盛一戰斬之、世人稱揚之、幸盛哂曰、是一人之敵也、奚足稱美、退寨于富部、元春隆景圍富部、自春至秋、幸盛食竭、請糴京師、未至、隆景令人齎輸穀五百苞酒十樽、魚若干尾、幸盛厚賄答謝、營之弗疑、軍吏曰、無乃毒乎、盖少試焉、幸盛曰、隆景安厭人、則與士卒分饌醉飽矣、幸盛母某氏慧敏有知能、敎育常擇亮直有益者遊戲、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雖狗盜雞鳴之客、來乃衣食之、施恩垂慈、欲從己子之指揮、故每出役、朋友相救如骨肉、母氏常諭幸盛曰、凡出戰損軀赴難、戮力報主、則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勿忘人臣之恭本、幸盛常服膺云、幸盛每祈七難八苦於神、人怪問之、幸盛曰、非處艱難苦、心志不能爲大事、故祈焉、以故雖百挫千折、少不撓、以興復尼子氏爲心、至斃而後止矣、秀吉謂信忠曰、上月無援而陷、是元帥之過矣、信忠曰、然、我酷耻吾子、速拔三木而雪此耻已、五日、里見義賴臣正木憲時反、

襲濱萩沓脩城拔之、聞援軍發岡本、遽收兵歸大多喜、嚴設守備、義賴發細作誘邑民眞里谷又四郎潛入城刺殺憲時、時堯義賴二子也、憲時亡而後襲正木氏、築鳥山城居之、又修岡本城、爲三浦之備、剛勇有膂力、挽强弓、馭悍馬、房總傳稱、婦女幼童、怖如鬼神、憲時父祖皆稱大膳大夫、與萬喜氏輔里見氏、累世立功、自二氏叛里見氏衰、六日、島津忠長等攻石城、守將長倉祐政擊郤之、十一日、武田氏兵岡部貞幸等出橫須賀、大須賀康高設伏將伐之、貞幸等知之退、自間道、十六日、先是織田信雄攻神吉城、是日入木城、斬城主神吉長則、城遂陷、其族神吉長則乞命入志方城、使羽柴秀吉守之、二十日、島津義久與北鄕時久盟、二十二日、先是島津氏軍攻石城、於是米良四郎右衛門等乞援于大友氏、二十九日、德川家康嫁其妹于松平康長、是月、北條氏政率兵入下野、與皆川兵戰于太平山、八月朔、先是琉球使僧天界寺抵鹿兒

島、是日歸國、宇喜多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欲送欵焉、戸川秀安子質於毛利氏、直家忠之、召將士議去就、秀安進曰、信長既定畿內、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必歸織田氏、宜就織田氏、直家曰、奈汝兒何、對曰、臣豈以一子易國家之計、願君速决、直家悅、會界浦藥商小西彌九郎者、養于岡山賈人、其生父齋得老於京師、其家資富、秀吉徵時、數館其家、與彌九郎親善、直家因以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爲請信長許之、彌九郎寔攝津守行長、秀安廉直、有勇智、仕直家爲室老、時同僚岡平內長船又三郎爭權、秀安流涕曰、三老不和、主家之弊也、鄰邦人皆克知直家表裏、如有議事、則取秀安盟誓以爲信、出雲人福山光定謂伯耆國主南條元續曰、信長威權盛熾、莫敢抗者、卿何背之、招亡國之禍哉、宜請降以全宗、元續悅、與小鴨元伴議、送欵於羽柴秀吉、事泄、吉川元春謂山田重正曰、汝往諭元續悛貳、殺光定、可令勝乘、重正乃赴羽衣石、誅光定

因諫、元續怒、與元伴併兵、將圍重正、重正奔安藝、元續乃盛修守備、直家已潛通織田氏、於是稱疾愈、往見毛利氏、吉川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卽席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小早川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啓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僧惠瓊、請元春隆景、乘勢徇播磨、足利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林山、直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二日、明石景親遣弟勘二郎潛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三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適惠瓊爲毛利氏使京師、而還過岡山、直家要而執之、求質、毛利氏素寵惠瓊、乃還其質、島津義久與北鄕忠虎盟、毛利輝元等謀復足利義昭于京師、遣使于島津義久求助之、先是米良四郎右衛門乞援于大友氏、是日、義統遣書米良、以出軍在近、督警其守備、五日、南

部宮內少輔獻贈十足于織田信長、七日、德川氏部將松平家忠代酒鄕家員守牧野城、八日、家康命家忠修牧野城濠、橫須賀守將大須賀康高與甲斐軍戰高天神城下國安河、敗之、十日、織田信長獻供御邑、德川氏臣木原吉次等、斬武田氏諜笹田源吾、先是織田信孝攻志方城、是日、城主櫛橋家治降、乃移軍圍三木城、十一日、織田信長以惟任光秀女嫁長岡藤孝子忠興、十五日、信長觀相撲、使堀秀政蒲生氏鄕等相撲、山內一豐圍三木城陣加古川、是夜、城將石野氏滿出襲之、十七日、織田信忠自播磨還岐阜、十九日、德川家康以出兵于駿河、參河兵來會濱松、二十一日、家康及信康帥兵攻小山城、二十六日、松平家忠發兵于田中城、二十八日、武田氏斥候至牧野城、二十九日、德川家康與糧米于松平家忠、是月、長曾我部元親與十河存保戰于中富川、存保敗入勝瑞城、元親圍之、存保乞和、許之、送讚岐虎丸夷山城主武傺

新右衛門聞存保敗軍、棄城奔、一宮成助亦來降、元親誅之、九月四日、德川家康涉大井川、使前軍步卒暴田中禾稼、城兵出拒之、平巖親吉之兵援戰、後軍踵至、甲斐兵退入城、參河軍至遠目持舟、石川數正爲殿、持舟城主出而尾之、數正還戰走之、參河軍還過田中城下、家康謀曰、吾直引兵而還、則彼必躡之、吾佯爲攻城、則彼不暇守禦、安能出戰乎、乃過城而過、城兵果嚴守備不出、家康入牧野城、六日、家康命三河將士修築牧野城、令松平家忠等攻今木城、是日、家康還于濱松、信康于岡崎、九日、織田信長觀相撲、十一日、足利義昭依毛利輝元圖恢復、於是與書于島津義久求助之、十五日、織田信長遣近臣于大坂、監諸壘、先是里見勝政及弟勝安、欲復父讎、在高津戸砦、是日、由良國繁發兵攻之、勝安戰死、明日勝政亦自殺、先是梶原政景攻木田餘城、陷之、小田氏治奔依菅谷範政、範政發兵復木田餘、進攻小田城、旣木田餘不

能守、復爲佐竹氏有、是日、義重遣夫卒毀其城、十七日、先是島津義久出日向至野尻、是日、使島津征久等復攻石城、十九日、島津忠平至自飯野、會義久于野尻、石城被圍十餘日、糧食已盡、汲道又絶、二十四日、織田信長入京師、尋南巡大坂、獵于阿部野、信長遣齋藤新吾略越中、大田保城兵椎名小四郎聞之棄城走、二十八日、東國地震、二十九日、徳川家康命鈴木八郎右衛門領其開拓地、晦、織田信長至界浦、觀戰艦、石城主長倉勘解由左衛門棄城奔豐後、是月、織田信澄、惟任光秀、長岡藤孝等、入丹波攻長澤義遠于小山城、義遠自殺、尋攻高山馬堀等下之、宇喜多直家信讒殺伊賀久隆、其子與次郎降毛利氏、明智光秀援長岡藤孝伐一色義通、義通出田邊城可二三里、將逃但馬、藤孝及明智光春追躡薄之、義通據中山城拒戰、與從者三十八人悉死焉、藤孝取田邊城、光秀令荻野重基據宮津塞助之、織田信長令九鬼嘉

隆率白船黑船、繫大坂河口杜糧路、大坂城中糧盡、再乞救安藝、輝元乃使浦宗勝、村上景廣運糟、二人擊毀敵船、輸糧于城中而歸、冬十月朔、信長召嘉隆習水戰觀之、賜黄金衣服酒肴於嘉隆、信長還二條城、四日、先是齋藤新吾入越中、擊河田豐前守、椎名小四郎破之、是日、報捷信長、先是島津義久下石城、是日、發野尻還鹿兒島、五日、織田信長觀相撲于二條城、六日、先是信長遊于堺浦今井宗久及宗易、宗及、道叱、佐久間甚五郎等茶亭、是日還安土、八日、徳川氏臣大須賀康高等出國安川、與高天神兵戰破之、九日、伊東氏臣長倉勘解由左衛門密謀欲復日向、不果、十四日、織田信長放鷹於長光山、十九日、武田勝頼出屯駿河、二十日、先是伊東義祐依大友義鎭乞復其邑、於是義鎭將伐島津氏、會諸將議之、齋藤鎭實諫曰、自明公連戰挫毛利元就、元就常憤之、若明公擧趾遠涉者、元就必爲來寇也、內有元就之寇外爲島津

所躡、亡乃胡尾失步乎、盍深慮焉、義鎭曰、義祐爲我屬者有年于此、而見其敗不扶、於義何如、余未聞不義治國家者、諸將曰、人生四十九爲凶、君當之、一不可也、寅歲人孟仲冬行師不吉、君犯之、二不可也、千里出大兵者、糧芻難給、三不可也、不按圖籍而懸軍深入、四不可也、島津氏善用兵、以逸待我勞、五不可也、請君宜以明年出軍、義鎭曰、用我七州兵、制彼二州、何不可之有焉、自將至日向、諸國兵來會者七萬人、立牙于務志賀、使田原紹忍攻高城、齋藤鎭實、吉弘鑑理爲先鋒、諸軍濟年川、島津義久弟家久、助城將山田有信拒守、遣使來請和曰、我聞大兵來圍所以爲伊東入道也、雖然薩豐非有讎、請割飫肥千町獻之、紹忍欲請義鎭許和、臼杵鎭次曰、彼非畏我者、無故求和、是欲紓我兵以俟援、不然謀乘我惰掩擊也、新田左中將之於赤松氏、可爲明鑑、紹忍猶執和議、鎭次怒曰、公陷敵術中、今見其敗矣、吾固以身許國、不能從

公等苟免也、遁拔刀而出、以部兵百五十騎向高城、諸軍從而攻城、二十三日、釋迦牟尼佛楓原等據鬼嶽城侵近邑、惟任光秀率兵擊之、楓原等戰死、尋光秀欲擊赤井宗夏陣金山、宗夏聞之夜襲光秀陣、光秀敗還龜山、三納人叛殺其地頭伊地志式部大輔、及麾下數人、明日又陷平野城、攻都於郡城、城兵擊破之、殺五百餘人、二十五日、島津義久聞高久急欲救之、將步騎二萬五千發鹿兒島、二十七日、義久軍到紙屋、義久先遣伊集院忠棟等戍佐土原、徳川信康聞武田勝頼出兵、抵濱松城、二十九日、家康出兵見附、武田勝頼渡大井川入遠江、夜半高天神城兵一人欲犯陣逸去、渥美勝義擊殺之、頸繫勝頼密書、勝吉得之獻家康、是月、中村一氏叛別所氏而降、據中村城、羽柴秀吉分兵援之、別所賀相治定等、率兵八千攻之、秀吉分兵援之、賀相治定等棄一氏而與秀吉援兵戰、秀吉前鋒擾動、弟秀長自後隊進擊、三木兵潰、秀吉

繼進、遂大破之、賀相走治定死、長治築一城于丹生山、運入毛利氏之糧、秀吉急攻之、於是入其糧于三木城、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爲救三木、艤數百艘之船、到明石魚住、秀吉築三十餘砦、絕三木魚住之糧路、十一月二日、武田勝賴移營于小山相良、德川家康信康將兵八千餘騎、屯馬伏塚、三日、先是荒木氏士人有罹於大坂者、監吏以告曰、村重與大坂有私、信長不信曰、村重微者也、吾擢以爲攝津守護、何苦而反、母乃訛傳耶、惟任光秀疾村重以新進躋績出己右也、力媒蘖之、是日信長入京師、使松井友閑、萬見仙千代詰之、村重驚愕、欲面陳謝之、部下皆曰、縱雖逢赦、遂弗得全矣、則不如早起事、不聽、輕裝抵山崎、光秀馳書止之於途曰、主公怒不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爲、村重乃還、據伊丹城叛應毛利氏及石山、欲與三木城夾攻秀吉、兵庫華隈諸城皆爲村重守、德川家康移陣總社山、諸卒陣山下、勝賴欲攻橫須賀城、愕家康

梗其通路、不敢進、甲斐將小笠原氏儀、小菅五郎兵衛、取海路至城下、筧正見出城拒之、勝賴分軍爲十七隊、與家康隔江而陣、泥濘不可涉、相對數日、信康夜潛渡江、覘勝賴之營、歸白家康、欲擊之、家康不聽、敎以據險之敵不可輕擊、大須賀康高出兵與勝賴戰、勝賴退入高天神城、四日、武田氏斥候偵橫須賀城、六日、九鬼嘉隆與毛利氏水軍戰于木津浦、破之、先是島津義久至佐土原、聞高城急、是日、進軍欲援之、會大雨止、九日、織田信長欲擊荒木村重、將兵出攝津、部署諸將向敵城、初高槻城主高山長房崇信耶蘇宗、黨大坂一向徒、與村重通謀、拒信長、至是信長召伴天連、使長房納款、許弘汝敎、不則悉逐之、伴天連大喜、告長房、長房乃降、十一日、豐後兵聞島津氏兵來援、解高久圍、郤夾耳川而陣、齊藤鎭實、吉弘鑑理馳使務志賀、請進麾下、田原紹忍沮之、二將再馳使說曰、我軍雖衆、烏合之兵、其心不一、無他奇道、難以制勝、敵

欲待我濟川逆戰、我退屯臼杵、與彼相持、遣一將自肥後徑赴薩摩襲其虛、則彼顧而潰、我因追擊、勝可必也、義鎭不從、赴諸將進戰、命鎭實覘義久之軍營、而鎭實馬蹶、墮水、時寒甚、鎭實命酒、酒冷、卽譴軍吏曰、酒素爲取暖、盍溫、對曰、薪炭並絕、鎭實曰、用鞍、曰、重器也、勿用、曰、不則余死、匪死之惜、恨匪死所也、遂烘鞍溫酒、佐伯宗天告部下曰、予撰于衆、爲先鋒、何榮加之、寧進死不爲退生、角隅石宗聞之、謂宗天曰、子萬一蹉跌、全軍氣沮矣、勿輕擧以誤大事、盍請濟師、宗天曰、師克不必在衆、石宗望氣、指示曰、敗氣也、持重勿戰、宗天曰、予未解天文、唯知以身徇國而已、將訣去、石宗曰、子何弃予之速也、予亦與死、於是諸將分兵爲二、鎭實爲左先鋒、鑑理爲右先鋒、鑑理以舟渡上流、鎭實騎渡下流、島津兵邀戰、大友先鋒擊郤之、諸軍盡渡、鎭實先衆進戰死、左右軍合兵擊義久、義久退陣犢馬場、十二日黎明、復戰、勝敗未決、臼杵鎭次、鑑理

等、直衝義久麾下、麾下擾亂、偶暴風吹旗飛砂、紹忍將後隊、性素恇怯、以爲義久來擊大懼、乃策馬走、諸軍顧而大潰、義久乘勢追躡、島津家久、山田有信出城夾擊、大破之、獲吉弘鑑理、角隅石宗等十一將、斬首三千餘級、追北擠之耳川、溺死無算、紹忍僅免歸、謂義鎭曰、義久鋒銳不可當也、相共曳兵而歸、石宗練習兵法、義鎭師事之、石宗之名、著西土、衆聞其死、莫不悼惜、薩摩人葬其首、爲建祠矣、尋義久遣島津征久等、濟耳川、略日知屋鹽見等地、於是鎭西豪傑背大友氏、島津氏軍威大振、大友氏耳川之敗、城親政絕好大友氏、將通島津氏、肥後人擧兵攻親政于熊本城、城兵擊破之、島津義久遣鎌田尾張守助親政、會相良義陽將攻島津氏屬城大口、城將新納忠元固守、十二日、武田勝賴去高天神、退駿河、十五日、瀧川一益、惟任光秀、惟住長秀、蜂屋賴隆、氏家元政、安藤範俊、稻葉良通、羽柴秀吉、細川藤孝、武藤某等、攻伊丹城、城

兵出戰、十五日、信長移陣于郡山、十六日、高山長房至郡山、謁信長、信長乃自脫衣衣之、與名馬、封芥川城、厚賞賜件天連、十七日、德川家康發兵懸川、勝頼軍復陣島田、十八日、島津義久既破大友軍、獨三納城不下、是日、義久遣兵攻降之、以家久爲佐土原城主、大友義鎭屯縣、自秋涉冬、及高城之敗、罷師而去、義久遣兵戍縣、遂召土持彈正於長門、使居之、既義久還鹿兒島、織田信長陣摠持寺、移太田鄕軍、逼茨木城、十九日、龍造寺隆信率兵入筑後、筑後人多來屬者、戶原紹眞、蒲池鑑廣等不從、隆信乃攻紹眞、河崎鎭堯援紹眞、擊隆信、隆信軍不利退、二十四日、織田信長抵部根山壘、遣使茨木城、諭中川淸秀、降之、先是朝廷勅毛利輝元、及本願寺光佐、與織田信長和、至是信長止之、二十五日、武田勝頼引兵還甲府、二十七日、織田信長移陣古池田、中川淸秀來謁、信長父子賜之物、二十八日、信長進陣小屋野、瀧川一益、惟住長秀、

到于兵庫、放火燬民屋佛寺、斬殺土人、羽柴秀吉聞村重反、潛如師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開諭再三、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村重臣河原林治冬請殺秀吉、村重曰、渠重交契、輕身來、殺之不義、且我成否奚係渠存亡、告之秀吉、秀吉曰、壯士也、召而觴之、且脫腰刀而與焉、村重曰、子唯一刀奈之何、曰、吾非以刀劍仕織田氏者也、一坐服其膽勇、村重迺厚禮遣之、執手揮淚以別、秀吉更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以示絕、孝高不屈、秀吉乃歸三木、別所長治與村重通、自間道潛出、二人皆乞援於毛利氏、毛利氏方患宇喜多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築淡河丹生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晦、德川家康還濱松、信康還岡崎、是月、戶次鑑連使內田鎭高使日向、歸路爲龍造寺隆信所殺、高橋鑑種背大友氏、將舉兵、其子鎭種諫止之、十

二月朔、龍造寺隆信自筑後轉入筑前、秋月筑紫諸族來屬、獨戶次鑑連、高橋鎭種、爲大友氏城守、隆信度不可容易攻、還兵、三日、荒木氏臣大矢田守將安部二右衛門、與芝山源內謀、降織田氏、四日、瀧川一益、惟住長秀、火兵庫一谷、回陣塚口、備伊丹城、八日、織田氏將堀秀政、萬見仙千代等攻伊丹城、城兵力戰、仙千代死之、十日、先是足利義昭與書于島津義久、伐大友氏、是日義久復書曰、幕府因輝元使僧來、辱賜內書、使伐大友氏、謹聞命矣、當與龍造寺謀之、抑前日與大友氏戰於日向、殺五萬餘人、豐筑軍士氣奪膽落、不能復振、毋爲過慮、十一日、織田信長移陣于古池田、十三日、前左大臣九條兼孝爲關白、是月、織田信長合兵圍伊丹城、焚其郭而入、四面蟻付而登、村重拒卻之、水野重次死之、近江人或把槍乘墉、後無繼、城兵萃擊之、其人投槍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但有老母、鄕里貧困、無他兄弟、我今日而死、母明日而餒、我欲

以徼功賚饒糲、不知無繼誤進至此、冀免一死、得以終養、辭色惻愊、衆相視而歛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金使人送出諸門、問其名居、不告而去、信長忠力取勞師、乃下令爲長圍、列郎堡、斷其餽道、公子信孝、惟住長秀、蜂屋頼隆、蒲生氏鄕等守塚口城、弟信包、次子信雄、瀧川一益于毛馬城、池田信輝父子于倉橋、中川淸秀、古田左助于原田、稻葉良通、氏家行廣、安藤範俊于刀根山、族弟信澄于芥川、鹽川國滿于池田、信忠兵于賀茂岸、大津傳十郎于高槻、福富貞次、野野村幸久于茨木、高山長房于一屋、安部仁右衛門于大矢田、羽柴秀吉、佐久間信盛、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赴播磨、築壘于道場河原、三本松、備三田城、土木事畢歸來、十五日、惟任光秀赴丹波、攻波多野氏、二十一日、信長發古池田、入京師、二十五日、還安土、先是大友義鎭欲擊秋月種實等、出在生葉、既聞田原親貫叛、還豐後、長岡藤孝臣松井康之在平島砦、本願寺

僧徒來圍、康之擊卻之、大友氏敗績于耳川、龍造寺隆信、秋月種實、筑紫廣門等叛、交擊大友氏、戸次鑑連聞敵攻寶滿立花、與高橋鎭種俱入保、初辛未年統筑前事、至是八年、始城守、初義鎭領九州探題、蠶食七國、威服鎭西、驕肆益甚、好色悅佞、賞罰猥濫、又好耶蘇教、毀神祠、破佛寺、衆心離散、民皆思亂、龍造寺隆信初屬義鎭、至是徇肥前筑後、義鎭將士多屬焉、聲勢大振、冬、伊賀人竊地某降織田信長、請爲鄕導、初信長以伊賀定爲信雄封國、予丸山城於瀧川雄利、令鎭之、是歲、鑄新錢、龍造寺隆信遣秀島宗周於柳川爲質、隆信遣田原尙明于備後、禮足利義昭、大西上野下重清、使父覺養守之、已而爲十河存保所攻而降、阿波諸將復通三好氏、長曾我部元親聞敗自將自大西攻重清、存保率香川香西等、舉兵來援、元親擊走存保、元親遂攻岩倉、岩倉屬三好康長、時康長在河內、子式部留守出降、元親取質而去、康長訴之織田

信長乞救、信長移書元親曰、阿波讚岐伊豫皆我之隸、勿敢犯、果犯者吾必滅汝國、元親不聽、使大西上野說伊豫河江城主妻鳥氏降之、新居西條宇摩三郡皆降、讚岐齋藤政賴亦以藤目屬元親、元親使二將助齋藤氏守藤目、已而十河存保、奈良勝政、將兵六千攻藤目、二將棄城走大西、元親自將援藤目、敵兵善拒、殺傷過當、一晝夜攻拔、兵死者七百人、復政賴、

七年己卯、春正月朔、避方忌于紫宸殿、五日、九鬼嘉隆久軍堺津、是日、到安土賀正、織田信長厚勞之、就國、八日、皇孫生、名胡佐麻呂、九日、長岩城主野中鎭兼叛大友氏、攻戍垣鎭家于田島城、鎭家逆戰、不克、走依賀來統直于大畑城、統直援之、力戰破鎭兼、鎭兼出質乞和、十一日、豐後國主大友義鎭傳家于子義統、老于臼杵、以義統猶弱、親決軍務、十八日、筑紫廣門、秋月種實、合兵攻嚴屋城、守將屋山三助擊卻之、二十日、內大臣二條昭實爲右大臣、

權大納言三條西實枝爲內大臣、實枝公條之子也、二十日、德川家康狩于吉良、二十二日、內大臣三條西實枝罷、二十四日薨、實枝世父祖之業、學兼和漢、能和歌、三世至台司、世榮之、所著有三內口譯、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今出川晴季爲內大臣、公彥之子也、德川家康還濱松、是月、上杉景勝欲取阪戸、上杉景虎亦危之、命其腹心本庄慶秀、北城長國、上杉憲景、更番往守焉、景勝聞之、伏荻田主馬椿某於蓮池、以圖三將、長國不覺、單騎還北川、二伏起於左右、刺之、長國厲色叱之、著鞭脫走、主馬覘其槍尖血痕、喜曰、丹後必死矣、明日長國果死、亡幾憲景慶秀相尋病死、由是衆心沮散、多降景勝者、景虎勢蹙、二月六日、別所長治令諸將侵羽柴秀吉營、秀吉逆擊大破之、十五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十八日、織田信長入京師、館二條第、德川家康令松平家忠監濱松城修築、二十日、賜練香于信長、結城義親寄金山地若干於近津社、二十一

日、信長放鷹于東山、二十二日、信長賞三條市人宗巡孝、與米百石、免課役、二十五日、北野社法樂和歌會、田原鎭忠遺書于伊集院忠棟、勸與大友氏和、二十七日、先是浦部城主田原親貫背大友氏、義統攻之、親貫嬰城固守、是日力盡自殺、戸次鑑連在筑前、致書于豐後國老、極諫其君義鎭、武田勝賴下書龍雲寺、嚴禪侶法規、二十八日、織田信長放鷹于東山、是月、羽柴秀吉以風雨夜、襲取丹生山城、淡河定範以其甲數百守淡河、聞之曰、羽柴必來、乃穿塹布蒺藜、樹鹿砦以待、秀吉果使弟秀長率兵五百攻之、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蹂、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江見又四郎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乃命加藤光泰築寨以絕其糧道、城中始窘、毛利輝元怒宇喜多直家貳也、率師三萬伐美作、直家懼而乞救於秀吉、秀吉辭曰、三木役事未間、姑竢敵及國而

後往、安藝師拔大寺畑、小寺畑等五城、守者皆奔去、望風而潰者
四城、直家不敢出、安藝師徇備中而還、島津義久遣新納忠元、梅
北宮內左衛門、本鄉能登兵六萬三千、入肥後合志、山本、隈部親
永遣其子親安、守山鹿城村、富田家治于永野城、多久宗免、古莊
秀家等于鷹巢城、自督兵四千三百、據隈府城拒禦、能登攻城村、
忠元攻長野、鷹巢、宮內攻隈府、踰年而不決、三月二日、織田信長
放鷹于賀茂山、島津義久以天草鎭尙爲尾張守、四日、織田信忠、
北畠信雄、神戶信孝、入京師謁信長、毛利氏臣杉重吉降大友氏、
高橋鑑種背大友氏、攻之簑島城、重吉拒戰不克、五日、織田信長
信忠巡視伊丹園、戒以持重、留止歷月、遊獵尾多田、稱寬入民廬
舍、而問其所疾苦、或以示暇豫、踰月四民安業、來往行客、當極暑
初凉、倚山野便地、竢風露宿、更無畏懼者云、十四日、織田信長放
鷹于多田谷、秋月種實與筑紫廣門、攻高橋鎭種於巖屋城、森鎭

實擊郤之、大友義鎭遣志賀道輝赴援、守巖屋、種實出兵石坂、道
輝與安樂平城將小田部紹叱、鷲峰城將大鶴式部、擊種實、麻生
元重、宗像彈正、田原鑑尙並叛、斷道輝軍後、鎭種救道輝、擊破種
實於石栗嶺、戶次鑑連亦出兵、擊彈正等走之、道輝乃還巖戶、既
而廣門攻安樂平及鷲嶽、鎭種赴援拒之于御笠、十六日、種實軍
八嶽、宗像、原田率兵會之、小野鎭幸、米多比鎭久等、兵二千擊之、
種實更出生兵力戰、敵兵多死、野上連貞等力鬪死、鎭幸鎭久馳
救之、種實兵要擊之、吉田連正、田布惟信等對戰、種實兵遂敗走、
種實將圖巖屋立花、以綾部駿河等爲先鋒、將兵四千餘、軍柴田
磧、種實自率兵一千餘、與鑑連鎭種、夾河接戰、衆寡不敵、欲退入
巖屋、種實兵追北到白川、治部謂曰、日且暮、不諳地理、深入是危
道也、弗聽、益進、鎭種旋兵二千、斷後路、大叫襲之、軍遂敗、終夜走
還彌水、種實猶有數郡、據古所山爲固、以高山嶮絕常居杉本邑

城、令福武美濃守、下淵、內田善兵衛守彌永、板並左京守阿彌陀
峯、喜津瀨因幡守、左右良、木村甲斐守池田、熊江越中、芥田惡六
兵衛守益富山、江利內藏助守笠木、其餘烏嶽長尾皆置戍、十八
日、上杉憲政以爲景虎妻爲景勝妹、男道萬爲姪、有兄弟叔姪之
姻、和可成矣、乃親携母子、僅從數騎赴府城、堡將霧澤左京見之、
徑發徒卒來圍、盡擊殺之、憲政死年五十二、景虎走保鮫尾城、二
十一日、德川家康定大樹寺法式、島津義久寄水田三町于彥山
社、二十四日、先是北條氏政發兵一萬、入三國嶺、進陣猿京、武田
勝賴將兵二萬陣飯山、並援景虎、景勝大懼、齋藤朝信說景勝曰、
氏政自東、勝賴自西、有掎角之勢、吾衆未戰自困、今說勝賴以厚
利交必離矣、夫如是縱不爲吾用、可無加害、而氏政疑其貳心、豈
得獨距境、然則封內事何足憂乎、景勝然之、以東上野昭勝賴、先
以金萬兩、又賂其嬖臣長坂次弘、跡部勝資、各金二千兩、又約以

妹嫁景勝、次弘勝資交說勝賴曰、援景虎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
北、將及於君、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遂引
兵東歸、氏政聞之不敢動、於是上杉義春攻鮫尾甚急、城將飯森
澄之、片貝能連背景虎翻攻之、是日、景虎力竭自殺、年二十八、氏
政大怒、與勝賴絕、城廣木、大佛、令猪俣範直、諏訪部定勝守之、以
備甲斐、自高坂昌信死、二嬖專權、勝賴出兵四境、幾無虛月、云、甲
斐人潛相告曰、館君犯此不義、國將亡、國人稱邦君曰館君、先是
輝虎管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上野、下野、各半州、出
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奧二郡、及此役起、織田信長令其將略取加
賀、能登、越中、飛驒之地、而景勝以景虎之事急、未遑防禦、以故國
疆少縮矣、二十五日、勝賴侵遠江、出陣國安、德川家康陣馬伏塚、
二十六日、家康令戶田康長代松平家忠守牧野城、二十七日、島
津義久使其臣山下筑後聘琉球、修舊好、家康進至袋井、是日、武

田勝頼去國安、二十九日、渡大井川而退、家康還濱松、晦、織田信忠還岐阜、先是信忠將令諸部進圍三木城、羽柴秀吉諫曰、城兵屢雖敗、猶有死衆保守、壁固湟浚、未易殄滅矣、如一鼓殲之、我師多傷、多傷則他日與毛利氏對抗不可專矣、惟視我武時出兵使彼畏縮則糧竭兵老、自斃立而可竢也、且聞毛利氏軍國多事、後援不繼、臣試計光秀所征、丹波有波多野、赤井族、急不力擊滅彼徒如乞師于輝元、與光秀對捍、則光秀敗必矣、伊丹亦有兵、翳人與村重併軍、或通紀伊土匪及石山一向徒、以丹波人爲鄉導、自愛宕山入京師、則實我大患也、不如先收師速征伐丹波、信忠從之、是月、龍造寺隆信攻三池鎭實于三池城、鎭實不能支、乘風雨夜遁、隆信使鍋島信昌攻小代親傳于小代城、親傳拒戰、不克、終乞降、長連龍入能登穴水城、會者百人、於是遣間撿見與十郞、攻有坂備中于七尾城而不克、紀伊人鈴木因幡者、與連龍有舊、自

越來、欲令和曰、諸部自陸、連龍自船路與會七尾、連龍兵石黑大膳等胥議曰、若往七尾恐有變、不如戮因幡而去矣、連龍曰、從者皆由陸、令彼等遇殺、則獨雖免無益也、遂到七尾、與備中會于法道寺、又無異而別歸、從石動山赴越中、大膳曰、臣察敵機似懷貳、願冒君姓氏而殿、連龍弗聽曰、我爲殺汝而忍生耶、強請而不止、會有人來告曰、敵已迫七尾、連龍避入石動山、大膳帶甲而竢、敵遂不追到、馳而追及、俱適越中、倚頼神保氏春、後年連龍仕前田利家、以勇聞、春、長曾我部元親略讚岐、圍財田城、城主財田佐兵衞衝圍出戰、橫山源兵衞與格鬪斬其首、財田臣小森某、刺殺橫山、奪主首投之火中而逃、橫山子源三郞又追斬小森、獻其首、元親賜以父邑、元親出師於伊豫、侵伐宇和喜多二郡、縱火掠略、先是河野氏頻年兵威大衰、元親老久武內藏助屢勸伐之、元親其以有毛利氏親姻故、弗聽、於是以內藏爲先鋒、圍河籠城、城主河

原淵源八兵衞禦戰、不利而降、多田攝津守亦降、宇都宮氏老菅田直之以大洲城出質歸降、乞援拔八幡鍛冶屋城、河野通直怒、率兵七千陣于大津莊、令來島通康、村上武慶、因島吉充等兵三千、軍艦三百、經大津宇和路、抵土佐奥屋、縱火殺戮士民、掠奪貲糧、拔內城目黑二城、元親聞變、令波川玄蕃允赴援直之、而班師、香川信景據讚岐四郡、元親使大西上野因信景弟僧景全招降信景、信景以四郡屬元親、且請養一子爲嗣、元親大喜、乃使二男親和繼香川氏、遂攻羽床氏降之、西讚岐悉屬元親、夏四月七日、德川家康第三子長麻呂生、寔秀忠、以土井利勝爲近侍、織田信長戲演習鬪隊于古池田、戲畢放鷹、遣織田信澄、堀秀政、前田利家、不破直光、佐佐成政、金森長近、原某、及越前兵于播磨、龍造寺隆信返軍筑後、攻蒲池鑑廣于山下城、鑑廣拒戰不下、十日、惟任長秀、筒井順慶、及山城軍來會、十二日、織田信忠、信雄、信孝、信包

等赴焉、十五日、惟任光秀獻駿馬于信長、信長返與供自用、十七日、多賀谷重經遣良馬于信長、信長贈黃金及衣服答之、十八日、信長遣森長康、中西權兵衞、賞鹽川國滿政績、與白銀百枚、先是信長放鷹攝津、問民疾苦、有老農對曰、伯耆殿家政淳直、我輩樂業也、於是賞焉、長康可成子也、稱蘭丸、年十三仕信長、幼而慧、日夕侍左右、信長嘗有事命書記、長康從傍謂曰、事急也、宜徐書之、長康從信長于東司、執其刀、刀鞘有刻、私算其數、信長覷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刻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長康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長康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信長感賜其刀、信長嘗命長康發寢室懸戶、長康先把竹杖索其戶上、有物發而取之、乃碗水也、嘗有僧謁于信長、盛密柑於盤獻之、長康持至、將見於信長、信長見之曰、汝持之危矣、勿顚、中途而仆、密柑狠藉座上、信長曰、

果然、翌日人謂長康曰、昨日過頭、豈不苦心乎、曰、否、吾不少以爲苦、何者主公已危之、而善持之、是公言不中也、故頭以不虛公言也、信長嘗閟前室紙障、長康諸而往、則障閟矣、乃緩開而緊閟之、令有聲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閟矣、信長曰、砉然有聲者何、長康跪對曰、君命臣閟之、若視其既閟而徒歸則君之命廢、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故謹開而閟之、使佗人聞其聲、欲實君之言也、信長一日放鷹、入憩民家、時適地大震、人人皆驚出、信長自若、長康獨在側、震止、信長卽起、長康諫曰、公之一身、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愼、而擧止如斯、實可怪、向臣欲勸公出外、然恐以臣爲怯、故不敢諫、信長感動、至是偶遇日渥、二十一日、伊丹城兵出侵稲葉典通壘、鹽川國滿、氏家元政擊卻之、三木城兵侵織田信忠陣、信忠兵擊却之、二十三日、惟任光秀獻織田信長于隼雛、武田勝賴出陣江尻、遂進次國安、德川家康會諸將于濱松、自出陣袋

井、既勝賴引去、二十六日、織田信長又演習鬪隊于古池田、織田信忠在三木、築六壘進攻小寺政職于五著城、二十七日、前權大納言烏丸光康爲准大臣、是日薨、冬光之子也、二十八日、織田信忠侵略野瀨郡、刈麥、二十九日、前關白左大臣二條晴良薨、信忠謁信長于古池田、陳三木戰狀、請信長暫歸國、明日還岐阜、是月、北條氏水軍與武田氏兵戰于浮島原、武田氏兵力戰破之、伊藤義祐父子、知大友氏不可賴、逃之道後、依河野氏族大內榮運、長曾我部元親帥師二萬、復入宇和喜多、侵掠郡邑、攻三瀧、甲森城陷之、以久武內藏助有武略、爲伊豫總督、宇和郡三間鄕有土居金山、岡本、深田、高森等數寨、相連救援、內藏調略、潛擇人廻間路、擊敵不意、取岡本牙城、其二郭所戍兵不屈、固禦、土居淸義聞急馳援、伏銃手誘擊、於是內藏等戰死者多、元親使其弟親直代統其兵、更稱內藏助、遠圍歷日不解、敵遂棄城而去、望風潰者數城、

御莊越前守築里城、綠城、猿越、新城等拒備、是時長曾我部右衞門大夫在宿茂城、十市備後守于吉奈城、備後廻計策、攻猿越城、右衞門愧所先、急起兵攻綠城下之、互相抗數月、越前糧竭力罷、遂出質乞降、是月、元親率兵五千餘、攻羽床資載于那珂郡高篠鄕、資載乞和平、鷲山城亦降、梶原景國據小田城、侵略近境、多賀谷重經率兵八百、與景國戰於山本而不決、迄十一月收之、五月朔、織田信長申令諸將所守、入京師、三日、修築禁垣及小御所成、信長還安土、四日、德川家康攻田中城、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渡大井川戰、武田氏兵善拒、連戰不決、交綏、五日、惟任光秀攻波多野氏族于丹波、久不能下、羽柴秀吉告信長益出兵、更令弟秀長赴焉、是日、與波多野宗長、宗貞大戰于八幡山破之、宗貞驍勇、部下小野木雅樂助等奮戰、秀長部下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進擊破之、宗貞退守氷上城、六日、北條氏政狀由良國繁、仍舊

管深澤五覽田等地、十三日、避方忌于紫宸殿、十六日、島津義久寄水田若干町于伊勢神宮、十九日、羽柴秀長攻久下城、波多野宗長使宗久赴援、當此時、西丹波諸城悉陷、所保久下與氷上城耳、會土匪群起、縣邑擾亂、波多野宗貞獨歎惜宗室衰頽、擇還兵五百、出郊外、與秀長戰、縱橫奮鬪、秀長命衆合圍、宗貞檢點部兵、猶有三百餘、皆傷、携入城、與久下越後守俱自殺、城陷、秀長進薄氷上城、遣使勸歸降、宗長厚饗使者而曰、我子宗貞先我死、我何惜一命、可遺醜於後世乎、送使者於城下、而後自殺、二十七日、淨土僧靈譽與法華僧日光論法旨于安土、事聞遠近、畿何近國、兩宗門徒、男女少長、會聚安土、城下騷擾、菅谷貞賴、堀秀政、長谷川秀一、矢部善七郞警衞非常、日光辭屈不能答、褫僧衣逐之、初安土臣建部紹智、大脇傳助、崇信法華、惡靈譽、請信長召日光論難、信長惡其生事、遂誅紹智傳助及僧不傳、二十八日、北條氏政修

築小田原城、是月千葉利胤遇弑、衆迎立胤富爲主、當是時、宗室稍微、權臣執國命、千葉氏故有四老臣、曰原、曰圓城寺、曰木內、曰鏑木、而圓城寺出奔、有滋千葉、而後爲三老、原氏爲親族、高城胤則、酒井康治、酒井重光屬之、胤則以小金、康治以土氣、重光以東金、勢皆强大、是以山東俚諺、鼈下勝上者、曰千葉之原、原之高城兩酒井云、龍造寺隆信令田尻鑑種攻和仁城、城主和仁大膳亮防戰、不克、終降、隆信乃使田尻鎭貞守和仁城、島津義久欲從四位下、新納忠元率兵三千、略肥後、拔河內城、築名群城、義久欲伐相良義陽、自督兵入肥後、攻葦北水股、弟忠平攻德群、島津幸久、樺山則久攻輕石尾、侵伐郡邑、義陽率兵赴援、不克、退守八代鑓城、六月二日、明智光秀攻八上城、波多野秀治、秀尙、拒守不屈、光秀遣使於城中曰、我受信長令、入此國也、非敢爲簒奪、歸順者悉撫綏、令保本領、先雖勸講和、不應、方今西丹波旣平、宗長父子死

術、卿等雖有百千防術、何其得全乎、徒與城絕家名、速抵轅門歸順、則爲守護職、莫敢有違矣、乃送盟書勸降、兄弟猶疑不應、光秀再送母氏爲質、且令荒木行重往說、兄弟意解、是日出城、欲見光秀于本目陣、光秀伏兵于中途、擒兄弟、悉殺從者、檻送之安土、且欲奪母氏、欺誘城兵、城兵不聽曰、我君兄弟得歸城、則可送光秀遣人於安土、請宥兄弟死、信長不聽、四日、遂磔殺于慈恩寺、城中聞之忿恚、詈光秀部將曰、汝僞虜我君兄弟、猶巧言無慙、頃聞兄弟已被戮、故自殺以從君于泉下、今令汝母歸、宜收焉、光秀悅竢其報、城兵挾母於樓上曰、今送焉、二人共執母氏脛逆釣以斷其體、光秀大怒、肉薄而登、悉殺城兵、怒猶不解、迄猫狗悉寸斷云、十三日、竹中重治卒、年三十六、秀吉之出師于播磨也、重治每從、知莫不言、任遇日盛、是春嬰疾、就醫京師、數月而不瘳、因言我卽不起、寧殞身于行間矣、乃力疾復詣平山營、至是死、秀吉痛惜、重

治雖莫斬首捕虜之功、如文教武策、衆服之、每有閑暇、好讀書、智略絕倫、其甲則漆馬皮、以棉糸威之、揭一角爲胄前標號一谷居常著棉襦、每臨軍陣、雖不令、士卒自奮勵、一日軍議、子重門尙幼、起而復坐、重治叱曰議未了、汝何處往、對曰、尿、重治忿曰、軍議重事、曷在座不尿耶、秀吉及勢稍張、顧自智不及重治、內私憚忌、重治亦識察、欲及三木陷遁世、預設僧具、遺書寫山僧、逝諸高野、以竢城陷、會病不瘳死、重治死後黑田孝高獨爲秀吉謀主、子重門嗣、十四日、島津義久遣劍馬于天草鎭尙、十六日、北條氏政與書大覺寺、免諸課役如舊、十八日、織田信忠赴安土謁信長、二十日、信長入京師、使青山與三持鵰三聯、暑衣若干遣伊丹慰問諸將、夏、常陸兵拔河東田城、而攻關和久新地山、河東田朝貞等屯山王森拒戰、常陸先鋒造江內膳陟逢隈川、薄新地山、將入白川、白川義顯聞急、遣兵馳戰、時梅霖不霽、交綏、結城義親亦聞敵自釜

子入、抵關山下合戰坂、自督兵到引月橋、尙慮和久之危、大塚小八郞時年十八、請斥候、往覘之、與敵候騎遇、獲之、又見敵伏兵于千騎谷、走還報之、義親分兵、一出合戰坂、一出雙石口、會戰于引月橋、不利、將走、忽有二童子來、敵亦以爲救兵至、遂潰、追北斬首三百八十級、人以爲神助、常陸兵陣河岸、水漲流、大塚宮內左衛門宵襲敵陣、常陸兵涉水而走、追擊之、常陸兵尙次柵倉赤館、議襲白川、義親軍議、佐藤忠秀遣大塚和知等、涉逢隈川、與山王森軍、夾擊敵、圖新地山者卻之、然敵至益衆、漸逼白川、義親不能拒禦、避之鵜生、乞救會津、佐竹氏、佐竹氏入白川、葦名盛氏、岩城常隆來謀行成、以柵倉予佐竹氏、先是流治行獻駿馬于義親、義親大悅、令針親利御之、晉生隼人諫曰、臣聞駿者走一刻二十里、君特雖善馳、臣庶莫繼者、如之何、義親曰、可、乃卻焉、龍造寺隆信與秋月種實、筑紫廣門、同叛大友氏、使其族家晴、及鍋島彈介將兵數千入、

柳川、與城主蒲池鎭連謀、將攻諸家屬大友氏者、種實廣門多築寨於境上、欲侵贄瀨立花地、戶次鑑連、高橋鎭種、又築砦於東山龍城、置戍、種實廣門兵挑戰、鎭種與相持未戰、原田隆種與委奴郡兵應隆信、將攻鷲城、安樂平二人聞之與謀、鎭種拒禦廣門種實、鑑連獨與隆種戰、及敵兵出早良、鑑連親將軍藍原、隆種釋安樂平、渡早良河、逆戰於鳥飼、勝負未分、小田部紹叱、大鶴式部、合兵八百進戰、弓銃亂發、隆種欲分兵防之、軍素無紀律、騷擾、戶次鑑連麾衆曰、敵敗、急進擊之、紹叱式部自山上橫擊、隆種軍大敗、走入委奴、追北過河至野外、鑑連退戍博多砦、是月、秋月種實、筑紫廣門、率兵三千、軍太宰府、以薄巖屋、屋山種連告急、鑑連自將、由山道出御笠、會鎭種于北谷、定軍議、率兵千五百當種實、鎭種兵千當廣門、日午鏖除下山、種實廣門遁走、俱縱兵追之、薦野增時父子兵三百、屯觀音寺、要擊之、廣門走基肄、種實走夜須、秋七月

六日、織田信長觀相撲、七日、又觀、十六日、德川家康遣酒井忠次、奧平信昌于安土、贈良馬于信長、十八日、出羽大寶寺某遣使贈駿馬及鷹于信長、十九日、惟任光秀攻宇津城、城兵逃走、遂進攻赤井直正于鬼城、築砦置守兵、信長惡井戶才助不信、命信忠殺之、二十一日、龍造寺隆信攻河崎鎭堯于生駒野城、鎭堯遁走、其族二十餘人死之、二十四日、賞惟任光秀平宇津之功、賜鎧馬及香袋、二十五日、陸奧人遠野孫次郎贈白鷹于織田信長、出羽人前田薩摩守亦親來贈鷹、是月、武田勝賴出兵於西上野、攻沼田城、藤田信吉、河田伯耆守等、棄倉內、踰三河嶺、奔越後、進拔森下、那胡桃、猿原、小川、岩櫃、中城、新城、尻高等諸寨、進入廐橋城、令族弟信豐爲將、小幡信眞信秀等爲之副、率騎三千、攻廣木城、城築未全、敵兵七八百率拒、信豐兵多死傷、勝賴料猝不可克、命旋軍、德川家康遣書于伊達輝宗通好、惟任光秀、長岡藤孝及忠興、

攻波多野氏餘黨于峰山城、平之、遂攻一色義定于弓木城、義定據險不下、光秀藤孝慮多傷士卒、媾和、富士大宮老杉時時烟起、自春至秋不已、武田勝賴召吉田守警問之、對曰、公忌之否、神人一也、人忌則神亦應、人不忌則神亦然、勝賴曰、我不屑瑣祟、然四海之中、寇我者特信長耳、謙信既死、景勝孱弱、非我敵也、東有氏政、西有輝元、地廣兵衆、然用兵皆劣其父、敵不足懼、我今枉屈信長、則彼亦和從、是所以保國家、我若識之、設令我死不可屈彼、家康既睦信長、氏政如服信長、則我攝中間、不滅而何爲、神已知之、我亦知之、既知之則亦何忌之有、神色自若、起入寢、左右相呵莫敢言者、八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織田信長賜淨土僧靈譽貞安等于銀各若干、三日、德川家康至岡崎、放世子信康于大濱、初家康夫人關口氏、性妬悍、與家康不諧、離居岡崎、稱築山殿、世子信康爲人剛厲、少不如意、輒手刃之、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等、驟諫不

悛、往年退軍伊良崎、信康爲殿、勝賴不能出躡、信康自矜其勇、每事多不法、信康妻織田氏亦妬、失愛於關口氏、關口氏短之信康、於是寵益衰、關口氏有疾、與醫減慶姦、減慶甲斐人也、遂欲弑家康立信康、與甲斐通、共滅織田氏、令減慶如甲斐請焉、勝賴悅許之、關口氏密爲其備、恐信康弗從也、未發也、是月、侍女漏洩其謀於織田氏、織田氏馳人告之信長、且疏信康十二罪曰、信康雖未與逆謀、然其人如此、異日之變、不可測也、會忠次聘焉、信長特延忠次示而問之、忠次證成之、十罪皆實、信長不及問其二、忠次勳舊重臣、而家康姑夫、信長信之益怒、乃曰、子歸謂子君、事勢如茲、不可不決意、忠次經岡崎不入、信康疑有變、不自安、忠次還以告、家康大驚曰、事既至此、宜信長之欲殺之也、信康傅平巖親吉在座進曰、世子材武無比、今罪未暴白而遽殺之、後必悔焉、臣爲傅亡狀、願斬臣首以謝信長、使謂世子實無罪、言甚切至、家康泣曰、

殺汝而事可濟則可矣、不然併喪良臣、悔更甚矣、方今四海皆敵、
所倚惟信長而已矣、若失彼助、則吾宗不得保、宜以恩愛滅宗祀、
我所不欲也、弗許、於是放之、使竢後命、四日、戸次鑑連送糧于荒
平城、援小田部紹叱、大鶴宗周、龍造寺氏兵要擊之、宗周戰死、德
川信康造岡崎哀訴、不聽、五日、德川家康如西尾城、令松平家忠
守之、六日、織田信長觀相撲、七日、德川家康至岡崎、使松平上野、
榊原康政守之、松平家清、鵜殿八郎三郎守北端城、九日、柴田勝
家攻略阿多賀本折等地、惟任光秀攻黑井城降之、報捷織田信
長、信長與書勞之、德川家康遷信康于堀江城、十日、幽二俣城、使
大久保忠世監之、十二日、家康還濱松、令本多重次守岡崎城、織
田信長遺書于島津義久、與大友義統媾和、十三日、避方忌于紫
宸殿、十五日、宗像氏貞、麻生元重、杉某、原田親秀軍于箱崎、戸次
鑑連邀擊破之、別令戸次鎭榮、蔫野增時、潜軍襲麻生氏居城上

松陷之、二十二日、織田信忠出陣古屋野、堀秀政從焉、二十九日、
德川家康使野中重政、殺其妻關口氏于小藪邑、是月、宇喜多直
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吉川元春將兵赴援、至則去矣、乃退
屯富田、初羽衣石城主南條宗勝爲尼子氏所逐、因毛利氏得復
歸、深德之、從元春于師、數有功、臨死囑曰、忘毛利氏恩者、非吾子
孫、及子元續、艷織田氏日大、密送欵、其族人山田直重諫之、不聽、
元續欲殺之、直重奔毛利氏、元續乃盛修守備、於是元春轉攻元
續于羽衣石、杉原盛重爲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
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羽衣石砦之、元續出戰乃敗、
織田信長大賚于三木、伊丹、天王寺屯戍將士、明智光秀攻赤井
直正於鬼城、羽柴秀吉使脇坂安治援之、安治卽緩圍入城、諭直
正、直正時患疔腫、延安治於病牀、謂曰、子稱使者來、得非刺客乎、
安治曰、非也、我爲足下、通秀吉之意耳、足下勇武、今雖患疔、捍禦

大敵意不少挫、可敬服矣、但所惜者、信義何如而已、今爲波多野
氏、執義死守、是似信而非義、足下於波多野氏、非有君臣之義、族
又異也、食邑亦祖先所傳、而非彼所與也、而爲彼滅族、豈不不孝
乎、所以我爲足下惜之也、直正曰、存亡盛衰、武門之常也、我得波
多野氏懇欵、盟約重於泰山、波多野氏見滅、信長則我讎也、不聽、
安治歎曰、可謂鐵膓心矣、聞足下用雌雄貂革、爲背標、今若滅宗、
誰能傳之、僕慕足下武名、望之久矣、願得之、顯著足下英譽、以達
我志、直正曰、是我祖宗所傳、親自不可託敵手、雄革乃我背標也、
卿宜殺我而得、如雌革容卿請、安治謝而歸營、其夜直正使姪忠
家贈雌貂革於安治、次日光秀合圍、直正禦戰移刻、城兵皆死、安
治執槍進、直正病甚、不復能戰、遂爲安治所𢦤、安治得雌雄貂革、
以傳于後、直正稱右衛門尉、年甫七歲、聞有怪物夜惱人、潜往斬
之、熟視石佛像也、衆目稱惡右衛門、而後以金塔爲兜前標云、直

正吾嗣、有但馬人比賀美者、食邑二萬石、據嶮拒禦、直正屢攻不
克、一日讀書、至攻地而不攻人之文、曰、是也、乃誘敵於曠野奮戰
終斬比賀美、奪其邑、大友義統自率兵陣筑後、將與龍造寺隆信
戰、隆信遣使于毛利氏乞援、大津山資冬與蒲地鑑廣會謀、入筑
後、屯于瀨高、龍造寺家治與之戰白鳥數日、資冬與小代伊勢守、
攻高良山下之城、後親與與資冬戰、被斬、當是時、原田隆種益强、
威及鄰國、屢出兵攻相子嶽城、城中糧盡、戸次鑑連遣兵納糧于
草柴、相子嶽城、隆種兵出候、便擊之、至生松原、斬獲頗多、島津義
久使族伊勢守圍攻相良義陽士深水宗方于水股城、尋義久與
義陽行成、九月朔、龍造寺兵與蒲池鑑廣戰于矢原、互有殺傷、二
日、伊丹城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荒木村重遁留將士守
城、與左右數騎宵出奔尼崎、遂如華隈、告急于毛利氏、輝元以道
路梗塞不能援、四日、羽柴秀吉至安土、謁信長、告納宇喜多直家

降、乞朱章、信長怒其專制、遣歸播磨、五日、北條氏政以朝比奈泰勝爲使、乞和德川家康曰、卿能講和、吾當通好信長、東西夾擊以滅勝賴、家康然之、遣使告信長、信長諾曰、卿先與氏政平、然後圖勝賴、六日、秋月種實攻寶滿城、戶次鑑連、高橋鎭種、出陣吉木、連戰不決、種實遣書于筑前寄力衆、促來援、九日、和歌會、十日、別所長治聚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辭以道梗、乃進舟艦送糧、安藝人報三木、約斫敵營、乘其擾以納糧、是日、安藝士生石中務爲隊長、紀伊人土橋平三、渡邊藤左衞門等爲鄕導、夜襲平田寨、守將谷衞好奮鬪而死、擧烽火以報、別所賀相率兵三千迎糧、秀吉親督兵與賀相大戰于大村、長治驍將魚住源吾健鬪、秀吉前軍迅、堀尾吉晴、脇坂安治、競進擊之、安治斬源吾、秀吉麾衆乘之、長治族甚大夫、三太夫、左近、光枝小太郞、櫛橋彌五三等十人、及士百餘皆死、秀吉悉衆追躡、益急、淡河定範傷而退、顧見有追者、僵地佯

死、追至欲馘之、定範猝起殪數人、衆驚散、定範笑曰、我今實死、乃自殺、賀相脫走、僅取其糧三分之一、而得入城、是日、城中死者士七十三人、卒八百餘、城中大懼、秀吉又築附寨、迄南八幡山、西平田、北長屋、東大塚、違三木城僅數町、構井樓、結柵、張巨綱于河底、選戍糾出入、日夜嚴戒、衞好美濃人也、仕信長、此役從秀吉、衞好築寨於賀伏坂、違城數里、出士卒接戰、有敵三騎、率衞好、衞好揮槍皆刺、令從者馘之、復有二騎來、接槍復刺之、自朝迄日午、接槍再回、城兵據險固守、不輙陷、秀吉曰、大膳平素勇膽、爲老革矣、衞好恚曰、城險兵雄、遽難拔焉、秀吉赫怒按刀、衞好亦握劍相抗、竹中重治、蜂須賀家政開諭、送衞好於陣營、其夜秀吉親携酒肴來謝曰、今日之戰功、實拔羣也、我愧前言、請他日解憾、懇欵竭信而去、至是戰死、年五十、子衞友、十一日、織田信長入京師、途聞三木捷報、作書以與羽柴秀吉、賞其功、北條氏政賂應于信長、十二日、

信忠分兵赴尼崎、逼七松、築營壘二、令鹽川國滿、中川淸秀等守之、自還古屋野、十三日、信長納丹波山岡供御田于宮如故、乃賜宸翰嘉賞、是日、北條織田德川三家盟成、約曰、武田侵伊豆、則德川出兵駿河、侵遠江、則北條出兵上野、侵美濃、則德川北條並向甲斐、使織田毋東顧也、勝賴出陣黃瀨川、與氏政相持、大須賀康高設伏三峯山、自率精兵攻高天神城、十四日、先是兵庫富人常見保家出錢千貫、佐名檢校、至是事露、織田信長將處死刑、檢校哀訴、乃收贖金二百枚、架宇治橋、十五日、德川家康旣誅妻關口氏、然信長意未解、是日、終使信康自殺、信康臨死顧曰、我有過失、無由解謝、惟恨遺叛逆之誹於後世、遺貌今旣自盡、子等以此一事、宜明白家君、而伏劍、顧渡邊正成命介錯、正成悲泣不能起、天方通綱憐苦楚、强起相焉、死年二十一、家康聞之曰、半藏雖勇、遭信康死期、勢脫乎、當然矣、初家康歷遷移信康、世咎忠世輩不曉

家康意也、後家康觀猿樂舞滿仲者、泫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亡夫、左右皆泣、酒井忠次、大久保忠世、在座汗泚額、刮席、不敢仰視云、戶次鑑連、高橋鎭種、及志賀道輝謀、擊原田隆種、鎭種駐守岩屋、以備秋月筑紫、鑑連率兵過生松原、入委奴、別遣兵乘輕舸、與木村鑑實合攻高祖城、道輝由日向坂前、先是大友氏遣由比紹鐵、朽網宗歷、略上座、秋月種實聞之、率數千人軍麻氏良城、宗像氏貞有故不能出、鑑連道輝夜半傳發、隆種聞之、欲誘兵深入以擊之、不置兵于坂道、特發千餘兵、拒道輝于日向坂、自督兵、以原田林慶等爲先鋒、軍上原山上、鑑連已入委奴、行焚民舍、不見敵、進薄高祖、小野鎭幸、由布惟信等、望見山上敵、進與戰、隆種以千餘兵屯左阜、皷譟橫衝之、鑑連先隊不利、敵尾擊、兵潰走、至姪濱、道輝亦爲波多江比等所敗、登大西山、休兵馬、鑑連背十六町河而陣、隆種連追、薄姪濱、敵或謂後有水、彼疲

極、潮且盈、請擊、林慶不可曰、今擊之、彼必致死、不如待潮涸、增時、鎭幸、謂鑑連曰、潮若涸、罷卒爭走、追其未涸、戰必克、鑑連曰、善、下令曰、潮方盈、不殲敵則不免、乃督兵二千、皷譟齊進、敵乘勝鋒鋭甚、鎭幸等戰死、卒皆力鬪、遂擊敗、追北過長尾山、林慶逃至上原村反戰、鑑連兵夾擊、獲林慶、其兵二百皆殲焉、散兵走高祖、追躡薄城下、縱火而還、是月、鑑連鎭種、合兵出鞍手、縱火焚杉城下、誘種實出戰、種實聞豐後師軍企救田河、將攻高橋元種、將兵赴之、不得共戰、大鶴鑑尙守津久見嶽、多賀隆忠餘黨仍保高宮嶽、爲種實所誘、皆反、鑑連鎭種召道輝、出將夾擊之、鑑尙因道輝乞降、鑑連命斬之、種實軍柴田、鑑連鎭種兵軍針摺、夾河交射、旣而進戰河中、衆寡不敵、鑑連等欲退入巖屋邑城、種實兵追至耳川、日將暮、或諫種實、不聽、鎭種使惟信等、自間道出敵後、大呼擊之、敵騷擾、死傷且盡、鎭種建旗幟數千於二日市、針摺間、種實望見、以

爲豐後師至、夜走還彌永、十六日、織田信長遣青地與右衛門于伊丹陣、賜瀧川一益、惟住長秀于馬、又以法華僧所納金若干、分賜伊丹三木久屯之將士、十七日、橫須賀守將大須賀康高伏兵高天神城下三峰山、欲誘出城兵擊之、城兵果出、伏發擊破之、康高部兵久世廣宣射敵多斃之、一矢洞貫敵兵、中松樹而止、後城兵送其矢、阪部廣勝斬城兵中根鄕左衛門、其餘康高之兵、多獲首級、敵敗走入城、武田勝賴率兵一萬六千、出駿河、築沼津城、使高坂源五郎守之、撤貝津成、北條氏政聞勝賴出兵、將三萬餘騎、軍三島、勝賴軍于黃瀨川、是日、家康發濱松至懸川、伊賀人下田甲斐守與其黨相反、欲屬北畠信雄、以遂己意、竊遣使請征伐、不順者、自爲先導、信雄告諸信忠、信忠乃使林通勝、安藤範俊赴援、二人將兵三千、抵松坂、屬信雄、信雄乃分部下爲三隊、取路於塲尾、名張、宇多三口、以進兵、國人服部、桃田等、邀戰于險要、拒戰頗

銳、柘植三郎左衛門死之、信雄不利而退、保大河內城、通勝範俊爲後拒、不及臨戰而還、信長大怒、書譴信雄、十八日、信長招攝家淸華、及細川昭元于二條第、張蹴鞠會、德川家康入駿河、酒井忠次諫曰、深入敵地、後險隘而前勍敵、其危不測、不如按兵瀨戶、以待東軍之變、家康曰、吾與氏政有約、不可中變、且二人相持、而我乘其弊必有利、遂進軍左田中城、沿海而東、陣于二山、忠次駐軍瀨戶、十九日、家康使松平家忠、牧野康成、攻持舟城拔之、縱火焚城、松平康親進至由井倉澤、勝賴聞家康軍至由井、欲決戰、遣使謂氏政曰、欲戰即戰、吾當渡黃瀨川以決雌雄、吾聞濱松之兵出在由井倉澤、今欲還軍與彼決戰、卿欲躡後、固吾所欲也、氏政對曰、吾爲按行部屬出兵、非求戰者、卿宜與濱松之兵戰、吾不與也、勝賴留武田信豐、高坂源五郎於沼津城、以備氏政、急引兵陣于川成、二十一日、織田信長赴伊丹、二十三日、天草紹白遣劍馬于

島津義久謝恩、二十四日、織田信長親赴池田、巡視諸所柵壘、二十五日、大雨、富士川水漲、激浪溢岸、武田勝賴單騎涉水、從兵溺死者二百餘人、德川家康欲逆擊之、石川數正、大須賀康高諫曰、田中城在我後、輕戰敵地危道也、家康然之、還至藤枝、暴稻而去、甲斐兵望烟失色、勝賴曰、吾以孤軍前後受敵、而交戰不撓、不愧爲先君子之子也矣、是夕勝賴至駿府、聞家康旣去、憤歎曰、長篠之役、不可戰而戰、竟取敗、是役也可以戰、而不得戰、此命之窮也、可奈何、時日暮暗黑、不辨咫尺、內藤信成揭提燈于長秘、馳呼曰、君在此、衆乃止、濟大井川、上伊呂瀨、而入伊呂營、甲斐兵不及追而罷、暴雨不霽三日、河岸崩壞、響如雷震、衆眠遽覺、相謂敵到、騷擾讙呼、大久保忠世巡諸隊制止、二十七日、避方忌于紫宸殿、二十八日、織田信長將還京師、宿茨木、聞下京馬塲街婦人略賣婦女捕斬之、二十九日、有加賀一揆通大坂者、正親町實彦捕送之

信長、信長殺之、晦、德川家康入諏訪原城、是月、吉川元春使子元長・廣家、取羽衣石・禾、親督兵一萬五千繼之、次鳥山南條元續邀戰於長瀨川、敗績、元春逐北、燬郭、列寨置戍、元續及弟小鴨元伴勢撓、乞援於羽柴秀吉、秀吉率騎八千抵鎧嵩、與元春對抗歷日、而聞小早川隆景率師數萬到雲州島根、運糧於羽衣石・岩倉、收師于姬島、元春乘機逼城、元伴棄岩倉而走京師、元續出降、元春惛其反覆、伴與親交、元續每好跳舞、元春擇壯者試歌舞數日而遣使謂曰、請送我歌舞、以備卿之慰、我亦欲觀卿之跳舞、元續悅、刻期日、元春送跳者百、警衛二百于羽衣石、元續携奴子下庭觀之、迄太鼓曲畢、衛兵及跳者揮刀縱斬、元續狼狽而走城遂陷、麻布元重、宗像彈正、原田鑑尙復出兵筥崎、戸次鑑連邀拒之、潛遣一將夜涉多多良川、襲焚上坂城、俘元重妻子、元重・彈正遁望烟走保許斐城、元重陰乞降、鑑連使其焚城爲內應、彈正覺之殺

元重、鑑連與高橋鎭種擊鑑尙、彈正、彈正奔鑑尙降、志賀道輝誅之、秋、初大友氏滅菊池氏、取肥後、自高城之敗以後、威名稍損、國人離叛、於是伯耆顯孝據宇土城、親賢據隈本、略飽田託摩、河尻等地、而親賢請鎭將于島津氏、於是義久遣佐多久政・川上忠智、戍隈本城、冬十月朔、德川家康還濱松、八日、織田信長還安土、九日、家康襲今川氏眞于濱松城、島津義久報書天草紹白・土持久綱納誓書于義久、十五日、瀧川一益密遣佐治新介於上﨟塚城、招中西新八郞諭之曰、而主怯懦、棄若輩去、若爲怯主致死曷若降織田氏以樹功名哉、中西乃諾、與卒將星野・山脇・隱岐・宮脇等謀啓敵兵、敵兵乃入、大有所殺獲、得放火市街、鵯塚守將野村丹後守乞降、不聽、丹後遂自殺、十九日、德川家康出陣懸川、二十日、上杉景勝娶武田勝頼妹、二十一日、大須賀康高要擊勝頼兵于河上破之、勝頼下書孕石和泉守、開墾藤枝鄕鬼岩等地、二十四

日、惟任光秀至安土謁信長、告丹波丹後平定、德川家康進軍牧野、二十五日、北條氏政帥兵六萬陣三島、與武田勝頼隔黃瀨川相持、爲織田氏聲援、家康進軍于駿河、放火諸所、戸田康長代松平家忠守牧野城、二十九日、神保越中守遣良馬于織田信長、晦、信長許宇喜多直家降、直家乃令其族基家抵織田信忠營謝之、龍造寺氏臣修行越前・太田兵衛侵筑前、筑紫廣門援之、大鶴式部・小田部紹叱拒戰、不克、高橋鎭種擊修行等卻之、與廣門相拒月餘、聞秋月種實將攻巖屋、乃還兵、廣門追躡、戸次鑑連赴援擊廣門走之、十一月四日、自足利義昭之敗、二條第久廢、織田信長屢入京、謙讓不敢館焉、是歲、命修之、於是乎成、是日、入京師請獻皇太子、松平家忠設伏伊良崎待甲斐軍至、擧燧爲應、鳥居元忠步卒濫縱火近地、愆期、家康怒究之、捕步卒斬之、七日、家忠又伏兵瀧坂急擊甲斐軍、獲首級、奪輜重、家康襃之、九日、織田信長屢

放白鷹于近畿、是日市人供酒、十一日、德川家康出陣懸川、十二日、家康軍馬伏塚、十五日、家康旋軍濱松、十六日、織田信長避二條第館妙覺寺、十九日、伊丹城代荒木久左衛門遣使於瀧川一益曰、勢力共竭、不能守城、幸赦妻孥、則往說村重令致尼崎花隈矣、一益許之、久左赴華隈、村重聞而杜門而不納、久左亡跡而逃、城兵離散、能勢・三田等城寨皆降潰、村重妻幽伊丹城、哀歎詠歌以贈村重、村重答歌相悲、黑田孝高復歸、織田信澄入伊丹城、二十日、德川家康令諸將各歸其城、吉川元春・元長奉書杵築社禱戰捷、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二日、誠仁親王具儀仗徙御于二條第、二十四日、甲斐軍出田中屯國安、二十七日、織田信長放鷹于北野、大友義統叙從五位下、任左兵衛督、松平家忠陣于見附備甲斐軍、是日、甲斐軍去國安入駿河、家康引兵還、是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復輔輝元入備中、攻忍山城、城將宇喜多信濃守告急、

宇喜直家令岡平內等赴援、不克城陷、信濃死之、龍造寺隆信遣江上家種、原田信種等兵五千、攻小田部鎮通于安樂平、城中兵寡且飢、鎮通自殺、城陷、筑紫廣門又與高木、石田等、攻鷲嶽、城兵不能禦、致城而去、於是大友氏盡失西島岩戶地、廣門益强、修晉名林、立神山二城、置戍、以欲取那珂郡、又置戍於天神山、不動城、以圖岩巖寶滿、十二月三日、織田信長召諸將士于妙覺寺、頒布帛有差、十日、信長自至山崎、處斷荒木氏事、留寶寺數日、聞石清水宮木樋朽腐、命鑄銅代焉、十三日、信長命惟住長秀、瀧川一益、蜂屋賴隆、檻送荒木村重族三十餘人于京師、轢殺其婦女子弟百二十餘人于尼崎七本松、焚殺婢妾僕從五百餘人、十四日、信長入京師、十六日、信長命不破直光、前田利家、佐佐成政、金森長近、原某徇荒木村重族三十餘人于京師、斬于六條河原、十六日、信長奏請修營石清水宮、十七日、信長張猿樂、四日、慰勞將士、賜

米若干石于京師市人、十八日、信長參二條殿、獻金銀絹布、十九日、信長還安土、賜米若干石于安土市民、二十三日、島津義久授安堵狀于北鄉左衛門、南條元續、元淸、攻毛利氏宇津吹壘、敗退、晦、先是許斐氏貞族氏備據許斐城、杉連正、麻生、江刺等、援秋月種實、侵伐糟屋、戶次鑑連遣兵襲氏備許斐城、城中大愕騷、敵直登、縱火、城屋灰燼、擒氏備妻孥、置戍而去、氏備聞變還救之、山路險遠、久之始至、鑑連兵已奪城、氏備奔德重、氏貞大悲曰、爲敵奪邑、當橫屍城門、遁走苟免、何得爲士矣、乃竄氏備及其士百餘人於大島、鑑連修許斐寨、置戍、次年氏備在大島、謀復許斐、使服部與九郞爲卓隸、往許斐、仕監門家、甚謹、監門旦夕開閉親臨視、既而天寒稍怠、以鎖七屬與九郞、開閉已終收之、與九郞因刻木摸鎖七、送氏備、命工製之、氏備使人佯擬旅客、往見與九郞、以所造鎖七託之、約以歲除夜、至期、氏備將百人而發、會雨雪甚、進抵城

下、覆樹石間、及城中就寢、與九郞開門納其兵、縱火、氏備兵素能諳曲折、大呼亂擊、城兵多殪、氏備去年除日失城、今年是夜遂復焉、是月、織田信長以攝津賜池田信輝、令與其二子之助輝政俱攻華隈、終拔之、三木城中糧食全竭、宰馬又食死者肉、三好式部少輔遣使于森飛驒守、矢野駿河守、三好越後守、佯謂曰、土佐成明日將退去、願假兵追擊之、三人乃率兵到岩倉、式部伏兵于岩淵、柳原、與武田上野介謀、夾擊之、飛驒、駿河、越後等、格鬪皆死、式部送款于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失三驍將、勢益衰、元親賞式部、先是東條關兵衛以桑野城屬元親、攻富岡城、城將新開道善堅守、元親使中內兵庫赴援、遂下之、於是元親幷阿波七郡、威震四國、自居浦戶城、使子信親居高知城、元親出師于伊豫、自春涉冬、轉戰輒克、取城十有餘、又每侵伐敵地、縱健步、令刈禾覆苗、其刈禾之法、使仆其一畦、則除左右、各爲枕畔云、與居島城主宇都

宮豐綱、及西園寺公廣講成、白木、土居、金山、岡本、高森、坂島、岩井、森等、悉納質送款、河野通直、來島通康亦行成、唯德居據守其島而不服、元親亦不侵、京師多盜、是歲、小笠原貞慶如若松見其父長時、長時悉授世傳文書、佐竹義重出陣宇都宮、略小山榎本小泉等地、伊達輝宗爲其子政宗娶田村淸顯女、龍造寺政家、家種、帥師二萬征伐肥後、城親冬、赤星宗家、隈部式部大夫、甲斐宗運、大津山資冬等、皆來執降禮、宗家獨有沮色、命收任子、當是時、島津義久亦欲併肥豐、抵肥後、與政家行成、載書曰、肥豐二筑屬龍造寺氏、日隅薩島津氏、嘗所有、伐大友氏、取豐後、保之、割肥後互有之、約爲九州兩主、使家晴居南關而凱旋、

皇朝編年史卷之九十八終

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印刷
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發行

皇朝編年史第九卷奥附
定價金貳圓五拾錢

著作者　岡谷繁實
東京市本所區緑町一丁目八番地

發行者　柴田勝文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印刷者　長谷川辰二郎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印刷所　神田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電話本局一九五九番）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一番地
皇朝編年史發行所
（電話本局一九五九番）

柳原紀光 撰

續史愚鈔

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東京經濟雜誌社鉛排本

續國史大系第壹卷目次

續史愚抄

卷第一

龜山院上卷

卷第二

龜山院中卷

卷第三

龜山院下卷

卷第四

後宇多院上卷

卷第五

後宇多院中之上卷

卷第六

後宇多院中之下卷

卷第七

後宇多院下卷

卷第八

伏見院上卷

卷第九

伏見院中卷

卷第十七

後醍醐院前記上卷

卷第十八

後醍醐院前記下卷

卷第廿二

光明院下卷

卷第廿三

崇光院

續國史大系第壹卷目次畢

龜山院（正元元年—文永十一年）

[illegible]院　自文永九年二月御政務

皇居冷泉富小路內裏唐門在富小路面因號富小路殿　富小路東冷泉南二條北京極西

五條大宮內裏元大宮院宮五條北大宮東南北二町東西一町　當時依無五條東洞院內裏世只稱五條內裏也

文應元年十二月　日迁幸

富小路內裏

弘長元年　月　日還幸

二條內裏元一院宮

同二年二月十二日迁幸

五條大宮殿

文永二年五月七日行幸

二條万里小路殿一院宮

同年八月廿四日行幸爲假宮

五條大宮內裏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迁幸

二條內裏

同四年冬迁幸

五條大宮殿
同五年　月　日迁幸
同七年八月廿二日火
二條万里小路殿一院宮
同日行幸爲假宮
二條內裏
同年九月七日迁幸
大炊御門万里小路殿萬里小路東大炊御門南富小路西冷泉北歟
同十年四月十八日迁幸
同年十月二十日火
二條內裏
同日迁幸
三條坊門殿元院宮或作押小路烏丸殿同所
同十一年正月廿五日行幸依可有讓位也
一院後嵯峨院　御政務或稱本院　後號法皇
文永五年十月五日御落飾
同九年二月十七日崩

仙洞二條富小路殿二條南富小路西萬里小路東押小路北坊二條万里小路以東中央

冷泉万里小路殿元新院宮

正元二年四月一日幸

同月十二日火

嵯峨殿龜山殿同

同月八日幸

二條高倉殿門在高倉面押小路北東洞院東二條南高倉西

同年四月十九日幸

冷泉万里小路殿

弘長元年幸之若翌年正月

禪林寺殿白川殿同

文永元年十一月三日爲新造移徙幸之

二條万里小路殿

文永五年六月爲御所幸日火

三條殿坊門殿元院宮地

同七年八月廿一日爲新造移徙幸之

嵯峨殿

同九年正月十七日依御悩幸之

新院 後深草院 後號院
仙洞冷泉万里小路殿宮門在萬里小路面冷泉北萬里小路西高倉東大炊御門南
三條坊門殿三條坊門北押小路南東洞院西烏丸東
正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幸之
冷泉富小路殿元皇居
弘長二年　月　日幸之
六條殿四洞院四六條北堀川東
文永八年　月　日幸之
同十年十月十二日火燒殿
冷泉富小路殿
同八年　月　日還幸

龜山院

後嵯峨院第三皇子
母大宮院姞子　入道前太政大臣實氏女
實治三
建長元年五月廿七日　降誕

同年八月十四日　立親王御當歳御名字恒仁

同五年十月廿九日　着袴御年五

正嘉二年八月七日　立太子御年十雖非後深草院皇子依後嵯峨院勅定有冊立

正嘉三
正元元年八月廿八日　元服御年十一

同年十一月廿六日　受禪

後宇多院　（文永十一年—弘安十年）

自巻第四
至巻第七

主上　後宇多院

皇居二條内裏二條南押小路北高倉西東洞院東

弘安元年閏十月十三日火

万里小路冷泉殿新院宮

同日行幸爲假宮

万里小路入道前内大臣通成三條坊門宮小路第

同年十一月八日行幸爲假宮

万里小路大炊御門内裏万里小路東大炊御門南宮小路西冷泉北

同年十二月　日遷幸

內大臣家基近衛殿新院假宮
同六年正月六日行幸爲明
冷泉万里小路殿一院元宮
同年二月廿五日行幸爲假宮
二條內裏
同年十月二十日遷幸
本院
後深草院或稱一院
仙洞富小路殿富小路東冷泉南二條北京極東
六條殿六條北西洞院西六條坊門東堀川東
文永十二年四月十三日爲移徙暫幸依新造也
建治三年七月十四日火
富小路殿
六條殿自六條西洞院移造于正親町高倉雖非六條猶稱六條殿也長講堂亦移同所
弘安二年三月　日爲新造移徙暫幸之
持明院殿室町院宮今上立[illegible]北新町西俗稱安樂小路件邊也安樂光院亦在同所
同年　月　日幸之
富小路殿

同年九月日還幸

新院 龜山院　御政務

仙洞押小路殿 押小路南三條坊門北烏丸東東洞院西

建治二年閏三月廿一日火

龜山殿 嵯峨殿 同

禪林寺殿 白川殿 同

已上時々幸之

常盤井殿 京極西大炊御門北富小路東春日南或作中御門南誤矣

建治二年　月　日幸

同三年七月十五日火 或作十月五日

離殿 近衛大政所第後爲新陽明門院宮在一條堀川以北

弘安元

同四年正月幸歟若前年

万里小路冷泉殿 萬里小路西冷泉北高倉東大炊御門南

同年八月　日幸

常盤井殿

同年閏十月十三日幸

万里小路殿

同年十一月　日還幸
常盤井殿大宮院御同座
弘安二年冬幸之
同五年十二月五日火
万里小路殿
同四年　月　日還幸
龐殿
同五年　月　日幸之
內大臣家基近衛第近衛北室町東烏丸西鷹司南
同年十二月五日幸爲假宮
万里小路大炊御門殿
同六年正月十二日暫幸之
四條前中納言隆行春宮万里小路第
同年二月廿五日幸爲假宮
万里小路冷泉殿
同年十二月廿三日還幸
三條万里小路殿按女房下町局宿所歟

同七年八月十一日依新造暫幸之大炊御門高倉殿女房京極局宿所

同年十月二十日爲新造移徙幸之万里小路殿冷泉

同月廿四日還幸

禪林寺松下殿在禪林寺殿上方因此後以禪林寺殿稱下御所

同十年七月二日爲新造移徙幸之時々爲御所

後宇多院

龜山院第二皇子

母京極院佶子故入道前大左臣實雄女

文永四年十二月一日　降誕

同五年六月廿五日　立親王御名字世仁御年二

同年八月廿五日　立太子

同六年十月十九日　着袴御年三

同年十二月二日　御髪剪ソキ

同九年八月九日　母儀京極院崩無御服依御年六也

同十年十二月六日　御書始御年七
同十一年正月廿六日　受禪御年八

正應三年二月十一日御落飾

仙洞常盤井殿（宮門在京極西大炊御門北冨小路東春日南）

六條殿

土御門殿（按女房宿處及新造歟）

永仁四年正月十三日爲移徙幸之

常盤井殿

同月　日還幸

中院（龜山殿或稱院）　後號法皇

正應二年九月七日御落飾

仙洞万里小路西殿（門在高倉面因稱西殿歟万里小路西大炊御門南高倉東冷泉北）

禪林寺上中下等宮（中殿永仁三年四月造營成歟）

三條万里小路殿

永仁二年正月十四日火

新院　後宇多院

仙洞二條殿（二條南押小路北東洞院東高倉西）

万里小路南殿（門在冷泉西因號南殿歟中院完家中也）

弘安十年十二月　日幸之

二條殿

正應元年九月七日遷幸

万里小路殿

永仁五年　月　日幸

伏見院

後深草院第二皇子

母玄輝門院愔子（イン）山階入道前左大臣實雄女

文永二年四月廿三日　降誕

同八年八月廿三日　着袴御年七

（文永十二）建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立親王御名熈仁　御年十一

同年十一月五日　立太子

同二年六月廿五日　御書始御年十二

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元服御年十三

弘安十年十月廿一日　受禪御年廿三

卷第九　伏見院中（正應三年―永仁元年）

主上 自正應三年三月御政務 伏見院

皇居富小路殿 冷泉

春日殿 玄輝門院宮 正應三年三月十日假行幸

富小路殿 假皇居 同年六月十九日遷幸歟

本院 御政務 後深草院 正應二年十一月御落飾 或稱一院 號法皇本院

仙洞常盤井殿

法皇　院　龜山院

仙洞禪林寺殿 白川殿 同之

新院　後宇多院

仙洞二條殿 冷泉南東洞院東角四

万里小路殿 冷泉

卷第十　伏見院下（永仁二年―同六年）

主上 御政務 伏見院

皇居富小路殿 永仁五年四月十八日火

卷第十一　後伏見院　（永仁六年―正安三年）

永仁六年冬遷幸

新法皇 後深草院

仙洞常盤井殿

冷泉富小路 元舊居

正安元年　月　日幸

法皇 亀山院

仙洞禪林寺殿 同白川殿

万里小路西殿

院 後宇多院

仙洞万里小路南殿

二條高倉殿

正安三年　月　日幸

新院 伏見院 御政務

仙洞二條高倉殿

冷泉富小路殿

永仁六年冬幸之

常盤井殿

正安元年　月　日幸之
同　二年三月九日火
冶泉富小路殿新法皇宮爲御同坐
同日幸之

後伏見院

伏見院第一皇子
養母永福門院鏱子入道前太政大臣實兼女
母准后從三位藤原朝臣經子五辻入道前宰相經氏女
弘安十一年二月三日　正應元　降誕
同年八月十日　立親王御名字胤仁御當歲
正應二年四月廿五日　立太子御年二
同三年十月廿三日　着袴御年三
永仁二年六月廿五日　御書始御年七
同六年七月廿二日　受禪御年十一

卷第廿二　後二條院上　（正安三年―乾元元年）

主上　後二條院
　皇居二條高倉殿
法皇　一院　後深草院
　仙洞冷泉富小路殿中院御同坐
皇　院　龜山院
　仙洞万里小路高倉殿四殿一院御同坐
　二條烏丸第女房第新造移徙
　　正安四年八月廿七日臨幸之
御政務
一院　後宇多院
　仙洞万里小路冷泉殿法皇院御同坐
　伏見殿新宮
　　正安四年八月五日爲移徙臨幸之
中院　伏見院
　仙洞冷泉富小路殿法皇一院御同坐
持明院

正安四年四月廿六日爲移徙幸之
新院 後伏見院
仙洞二條富小路殿
冷泉富小路殿 新法務中院等御同坐
正安四年　月　日幸之

後二條院

後宇多院第一皇子
養母遊義門院 姈子 後深草院皇女 或作准母
母　西華門院 基子 岩倉前内大臣具守女

弘安八年三月一日　降誕
同九年十月廿五日　立親王 御名字邦治 御年二
永仁六年六月廿七日　元服 御年十四
同年八月十日　立太子
正安三年正月廿一日　受禪 御年十七

卷第十三　後二條院中　（嘉元三年―同二年）

主上　後二條院

皇居二條高倉殿

假皇居万里小路冷泉殿元一院御所嘉元二年六月十四日遷幸

法皇　一院　後深草院嘉元二年七月十六日崩

仙洞富小路殿新院御同座

法皇　院　龜山院

仙洞万里小路高倉殿西院　一院御同座

常盤井殿嘉元元年冬爲移徙幸之

一條高倉第女房第　同二年十一月二日爲移徙幸之五日還幸

治政務
一院　後宇多院

仙洞万里小路殿冷泉　法皇御同座

假仙居同西殿高介　嘉元二年六月十四日以万里小路冷泉殿爲假皇居因幸之

二條高倉殿元皇居也嘉元二年七月幸歟

中院　伏見院

仙洞持明院殿

富小路殿嘉元二年十月　日幸之　爲御所新院御同座

持明院殿同年十二月　日遷幸

新院後伏見院

仙洞富小路殿二條　法皇一院御同座　後中院御同座

卷第十四　後二條院下（嘉元三年―延慶元年）

主上後二條院 德治三年八月廿五日崩

假皇居万里小路冷泉殿

皇居二條高倉里內東洞院 嘉元三年七月十日遷幸

法皇龜山院 嘉元三年九月十五日崩

仙洞常盤井殿

龜山殿嘉元三年七月廿一日幸之

一院御政務 後號法皇後宇多院 德治二年七月廿六日御落餝

假仙居二條高倉殿

仙洞万里小路冷泉殿嘉元三年七月十日遷幸

今林殿在西郊 爲遊義門院御所被新造德治二年二月廿四日爲移徙暫幸之

大覺寺殿 德治三年八月二日幸之今度被造

中院　院　伏見院
　仙洞持明院殿
新院　後伏見院
　仙洞冷泉富小路殿德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火
　　常盤井殿德治元年十二月廿九日幸之
　　今小路殿德治二年月日幸六七月戦

卷第十五　花園院上（延慶元年—正和元年）

主上　花園院
　皇居正親町殿土御門東洞院
　　二條万里小路殿延慶元年月日遷幸[illegible]
法皇　後宇多院
　仙洞万里小路殿
　　假仙居大覺寺殿在西郊
院御政務　伏見院
　仙洞持明院殿

常盤井殿延慶四年正月十五日幸之　新院御同座
持明院殿同年三月二日遷幸
新院　後伏見院
仙洞今小路殿
常盤井殿延慶四年正月十四日幸之

花園院

伏見院第二皇子
母顯親門院季子山階入道前左大臣實雄女
後伏見院御猶子
從母廣義門院寧子竹中入道前左大臣公衡女
永仁五年七月廿五日　降誕
正安三年八月十五日　立親王御名字富仁御年五
同日　着袴
同月廿四日　立太子
乾元二嘉元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御書始御年七
德治三年八月廿六日　踐祚御年十二

卷第十六　花園院下（正和二年―文保二年）

主上（法皇政務）　花園院

皇居二條富小路殿　押小路北　富小路西　二條萬里小路　御同所

富小路殿　文保元年四月十九日遷幸

土御門殿　文保二年二月遷幸

法皇　後宇多院

仙洞大覺寺殿　正和五年二月廿五日中御所火　而猶御座同寺中

常盤井殿　文保二年二月幸之

院（御政務）　伏見院　後號新法皇　正和二年十月十七日御落髮　文保元年九月三日崩

仙洞持明院殿

新院（自正和二年御政務）　後伏見院　後戒冊院

仙洞常盤井殿

持明院殿　新法皇御同座歟

今小路殿　正和四年幸之歟

持明院殿　文保元年幸之

卷第十七　後醍醐院前記上（文保二年—元亨三年）

主上（自元亨元年冬知政務）　後醍醐院

皇居富小路殿（冷泉南二條北　京極西）

法皇（[illegible]政務）　後宇多院

仙洞常盤井殿（在大炊御門京極　元是式部卿恒明親王第也）

大覺寺殿（元亨二年幸之）

院　後伏見院

仙洞持明院殿（新院御同座云増鏡及嘉暦元年紀同）

新院　花園院

仙洞土御門殿（東洞院）

持明院殿（文保二年幸之　院御同座）

後醍醐院

後宇多院第二皇子

母談天門院忠子入道前内相師繼女

弘安十一　正應元年十一月二日　降誕
乾元元　正安四年六月十六日　立親王　御名字尊治　御年十五
乾元二　嘉元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元服　御年十六
同日　叙三品
同　二年三月七日　任太宰帥　御年十七
徳治二年五月十五日　兼任中務卿　御年二十
延慶元　同　三年九月十九日　立太子　御年廿一
文保二年二月廿六日　受禪　御年卅一

巻第十八　後醍醐院　前記下　（正中元年―元弘元年）

主上　御諱尊治　後醍醐院
皇居　宮小路殿　冷泉南二條北京極西
笠置寺　行宮　元弘元年八月行幸也
法皇　後宇多院　元亨四年六月廿五日崩
仙洞大覺寺殿
院　後伏見院　稱本院及一院

仙洞持明院殿新院御同座三坍鏡及燕曆元繼座記同

六波羅館北方或作南方假仙洞新院御同座　元弘元年八月幸之

常盤井殿新院御同座　同年九月幸之

新院　花園院

仙洞持明院殿院御同座

六波羅館院御同座　元弘元年八月幸之

常盤井殿院御同座　同年九月幸之

卷第十九　光嚴院（元弘元年―正慶二年）

主上　光嚴院

皇居土御門殿東洞院

六波羅館北方　已下行宮院新院御同座　正慶二年三月十二日行幸

太平護國寺在近江　同年五月十日行幸

御政務院　後伏見院或稱本院及一院

仙洞常盤井殿新院御同座

六波羅館北方　已下假仙居主上院新院等御同座　正慶二年三月十二日幸之

太平護國寺同五月十日幸之

新院　花園院

仙洞常盤井殿院御同座

六波羅館北方　已下假仙居　主上院新院等御同座　正慶二年三月十二日幸之

太平護國寺　同年五月十日幸之

先帝　後醍醐院

假宮笠置寺

六波羅館南方　元弘元年十月三日幸移之

隱岐國分寺同二年三月七日幸遷

伯耆船上山大山寺正慶二年閏二月廿六日幸之

光嚴院

後伏見院第一皇子

母廣義門院寧子竹林院入道前左大臣公衡女

正和二年七月九日　降誕

同年八月十七日　立親王御名字量仁(或カズ拾芥抄)御當歲

正中三
嘉曆元年七月廿四日　立太子御年十四

（嘉暦四）元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元服御年十七

（元德三）元弘元年九月二十日　踐祚御年十九

卷第二十　後醍醐院後記　（元弘三年—延元元年）

主上　後醍醐院

行宮伯耆船上山大山寺

皇居二條富小路殿元弘三年六月五日遷幸

延暦寺行宮　建武三年正月十日行幸

花山院第入道前右大臣家定第 假皇居　同年二月二日遷幸

延暦寺同年五月廿七日行幸

一院

後伏見院　元弘三年六月廿六日御落餝
後稱法皇　延元元年四月六日崩

假仙居近江太平護國寺院先帝等御同座 已下同

仙洞持明院殿元弘三年五月廿八日遷幸

院

花園院　建武二年十一月廿二日御落餝
後稱新法皇

假仙近江居太平護國寺一院先帝等御同座 已下同

仙洞持明院殿元弘三年五月廿八日遷幸

此外六條殿建武三年五月廿七日幸之
石清水同年六月三日幸之
東寺同月十五日幸之
持明院殿同年八月十五日遷幸
光嚴院
光帝
後伏新院
假御所近江太平護國寺一院院等御同座巳下同
持明院殿元弘三年五月廿八日幸之
此外六條殿建武三年五月廿七日幸之
石清水同年六月三日幸之
東寺同月十五日幸之
押小路烏丸第同年八月十五日幸之

卷第廿一　光明院上（建武三年―康永二年）

主上　光明院
皇居押小路烏丸殿二條大納言良基第假皇居
東寺行宮　建武三年八月廿二日行幸

一條室町内大臣經通第同年八月廿二日行幸爲假皇居

土御門東洞院殿建武四年九月二十日還幸 暦應二號正親町云々按土御門北東洞院東正親町南稱公四

法皇 花園院

仙洞持明院殿後院御同座

萩原殿自暦應中爲御所歟五年御座則矣

院四段坊 光嚴院

仙洞押小路烏丸第以泉殿暫爲假仙居 第二條大納言良基

東寺假仙居 建武三年八月廿二日幸之

持明院殿 法皇御同座 同年十二月十日還幸

先帝 後醍醐院後號新院 暦應二年八月十六日崩 幸吉野後爲南方主

假御所山門

入道右大臣家定花山院第建武三年十月十日還幸其後爲假仙居

大和吉野以吉水寶城二寺爲御所云 同年十二月廿一日潛幸

南方主 後村上院

宮 吉野

光明院

後伏見院第二皇子

母廣義門院寧子竹林院入道前左大臣公衡女

光嚴院御猶子

元亨元年元應三十二月廿三日　降誕

同二年二月十三日　立親王御名字豊仁 御年二

建武三年八月十五日　元服御年十七

同日　踐祚

卷第廿二　光明院下（康永三年—貞和四年）

主上　光明院

皇居土御門東洞院殿

法皇　花園院

仙洞萩原殿

院御政務　光嚴院

仙洞持明院殿

南方主　後村上院

宮　吉野貞和四年正月廿五日火

穴太在吉野郡　同年　月　日渡給

卷第廿三　崇光院　（貞和四年—觀應二年）

主上　崇光院

皇居押小路烏丸殿關白良基第假皇居

土御門殿貞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遷幸　觀應二年正月十四日行幸

持明院殿假皇居院新院等御同座　同年八月下旬遷幸

土御門殿　同年七月十四日行幸

持明院殿兩院宮

法皇　花園院　貞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崩

仙洞萩原殿御殿坊

院　光嚴院

仙洞持明院殿後新院御同座

新院　光明院

仙洞土御門殿

持明院殿貞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御幸後無還幸爲御所院御同座

南方主　後村上

宮　大和穴大アナホ　後正平七年改號爲賀奈字云

崇光院

光嚴院第一皇子

養母徽安門院壽子花園院皇女

母　陽祿門秀子八條前内大臣公秀女

建武元年四月廿二日　降誕

同　五年八月八日　着袴御年五

同日　立親王御名字益仁　後被改興仁

同月十三日　立太子

貞和三年正月廿六日　御書始御年十四

同　四年十月廿七日　元服御年十五

同日　改御名字爲興仁本字或作今年十一月廿八日御改名宣下云不審讓位宣下爲興仁

同日　受禪

歴史懸抄　崇光　三十三

僞主

後村上院（正平六年—同七年）

南方主 後村上院

宮

大和穴太（アナホ）奥 在吉野 正平七年正月日改號爲加奈生（カナフ）

住吉神主國見館 行宮 同年二月廿八日幸爲

八幡法印定清坊 同前 同年閏二月十九日幸

加奈生 同年五月十一日還幸

先帝 崇光院 被奉尊號後稱新院

假皇居持明院殿 院御所 新院御同座已下同

八幡陣 正平七年二月廿二日幸

河內東條城 同年三月三日幸

大和加奈生 六月二日幸

本院 光嚴院 正平七年八月八日御落飾 號法皇本院或號新法皇

院 光明院 正平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御落飾 號法皇

已上與先帝御所同

後村上院

後醍醐院第八皇子（或作第七）
母新待賢門院廉子（左中将（或作右）公廉朝臣女）
嘉暦三年　月　日　誕生
元弘三年十月二十日　下向陸奥（童躰六歳）
（延元四）建武元年五月二十日　立親王（七歳名字義良在國後被改憲良）
（延元元）同三年正月十四日　至坂本行宮（九歳）
同年三月十一日　元服
同日　叙三品任陸奥太守
同月廿四日　再下向陸奥
延元三年二月廿八日　歴諸國至吉野宮（十一歳）
同年閏七月廿五日　發吉野爲向陸奥也
　而九月十一日於海上遇難風不計至伊勢（停向陸奥）
同四年三月　日　歸吉野宮（十二歳）
同年八月十五日　渡左大臣（経忠）吉野第如形踐祚
同日　自先帝（後醍醐院）被渡三種神器

同月十六日　後醍醐院崩

同年十月五日　如形即位於吉野宮也

(延元五)興國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如形有大嘗會十三歲

正平三年正月廿五日　去吉野宮依兵火也廿一歲

同年　月　日　遷宮于吉野奥穴太(アナホ)正平七年正月　日改號爲賀名生

同六年十月廿四日　如元弘初天下事可在聖斷由武家言即與北朝有御和睦廿四歲

同年十一月七日　被奉廢北帝皇位崇光院

卷第廿四　後光嚴院上　（文和元年—延文二年）

無政務
主上　後光嚴院

皇居土御門里内東洞院東土御門北正親町南高倉西

美濃小島行宮文和二年六月十三日經山門行幸

土御門殿同年九月廿一日還幸

近江武佐行宮同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行幸

土御門殿同四年三月廿八日經山門還幸

當時號稱法皇今訂之
新法皇　光嚴院　或稱法皇本院
離宮大和賀名生　法皇新院御同座
河内天野　同上　文和三年冬遷御
伏見殿　廣義門院御所　延文二年二月十八日還幸入御法皇御座

當時號稱新法皇今訂之
法皇　光明院　或稱法皇院
離宮賀奈生　新法皇新院御同座
天野　同上
伏見殿　廣義門院御所　文和四年八月八日還幸

新院　崇光院
離宮加那生　新法皇法皇等御同座
天野　同前
伏見殿　延文二年二月十八日還幸廣義門院御同座

僞位
南方主　後村上院
宮　賀奈宇
吉野　文和二年六月　日還給

天野 同三年　月　日遷給

後光嚴院

光嚴院第三皇子

准母徽安門院壽子 花園院皇女

母　陽祿門院秀子 入條前內大臣公秀女

曆應元 建武五年三月二日　降誕

文和元 觀應三年八月十七日　元服 御名字彌仁 御年十五

同日　踐祚

卷第廿五　後光嚴院中　（延文三年—貞治二年）

御在坊 主上　後光嚴院

皇居土御門里內

新法皇　光嚴院 或稱法皇本院

假御室小倉殿號 小倉山在嵯峨　延文三年　月　日自伏見 法皇御座遷御新被搆之

法皇　光明院 或稱法皇院

假御室伏見殿 非廣義門院御所 則被撥御室

時々以保安寺及深草金剛院爲御室

宇治殿 延光三年月日遷御 新被撥之

新院　崇光院

假仙居伏見院 廣義門院御所 御同座

菊第 右大將公直第 或稱今出川殿　延文四年三月廿八日 幸此後大略爲假仙居

四位
南方主　後村上院

宮　河内天野

觀心寺 在同國　延文四年十月　H 遷給

攝津住吉 社司 御　同五年九月　日 遷給

卷第廿六　後光嚴院下　（貞治三年—應安四年）

四段抄
主上　後光嚴院

皇居土御門里内

柳原殿 藤中納言忠光卿第 爲假皇居　應安四年三月 廿一日遷幸

新法皇　光嚴院　貞治三年七月七日崩于丹波

假御室小倉殿
丹波常照寺 在山國 貞治 年 月 日遷御
法皇 光明院
御室宇治殿
伏見殿 貞治三年暫爲御所
南山城 應安二年 月 日遷御新被擇之
新院 崇光院 後稱院
仙洞伏見殿
樹亭大略御座此御所
南主 後村上院 貞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崩于住吉
宮 住吉
吉野 新葉集正平廿四年[illegible]坐吉野宮經年又幸彼山云
兩所不定大略坐住吉
新主 後龜山院 不加長慶院按新葉集自後醍醐院三代云
宮 住吉
吉野

卷第廿七　後圓融院上（應安四年—永和元年）

主上 新院崩後御政務 後圓融院

皇居土御門里内 正親町東洞院

法皇 光明院

御室南山城

本院 崇光院 或稱院

仙洞伏見殿

今出川殿 菊亭同 元前右大將公直第

兩御所間多御座伏見殿歟

新院 御政務 後光嚴院　應安七年正月廿九日崩

仙洞柳原殿 元藤中納言忠光卿第

南主 後龜山院

宮　吉野

後光嚴院皇子 第一或第二

後圓融院

母崇賢門院仲子贈左大臣藤原實女　實者石淸水祠官女

延文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降誕

應安四年三月十五日　着袴御年十四

同月廿一日　立親王御名字緒仁

同月廿三日　元服

同日　受禪

卷廿八　後圓融院下（永和二年－永德二年）

主上御諱後圓融院

皇居土御門里內

一中園殿洞院大納言公定第也　爲假皇居　永德二年四月九日遷幸

法皇光明院　康曆二年六月廿四日崩于長谷寺大和

御室南山城

大和長谷寺

本院崇光院

仙洞伏見殿

室町殿花御所元宰相中將季顯第也　永和三年二月十八日火
賜左大臣義滿傳領而遷本院

兩御所兼御座但多以伏見殿爲御所

南主　後龜山院

宮　吉野

夫本朝之紀也。舊事紀至三代實錄。是奉
勅所撰述也。爾後有新國史之撰。一號續三代實錄。而今不傳也。其他不聞有
勅撰之舉。只有家乘野史在耳矣。豈得無妄誕怪譎乎。予慨嘆于此久矣。慨嘆之久。蓋有宿緣焉。
先考寬寶延曆中。爲武家傳奏。以故每年奉
勅。赴東武征夷大將軍麾下。庚辰九月歸京。道中罹疾。竟薨于家。得年五十。遺言不肖紀光曰。
本朝之紀。三代實錄以後。有新國史之撰。而泯滅不存。豈非一大闕事耶。願予家長保中。奉
勅爲紀傳之職。而應仁中併是職。雖然死灰不復燃乎。故用意歷年。獨奈官事鞅掌未遑纂錄成編。俾汝遂予素志。謹以勿違。中有遺誡和歌二首。不肖紀光時年十五。謹奉遺囑。留意于此。官務餘暇。不論朝野。遍探秘策珍書三十年。所考定纂錄。遂得成編。題曰續史愚抄。編成日懷舊泫然。感極而書。

寬政三年庚戌七月

此一篇者。紀光卒父光綱之遺訓。錄本書纂修之原由。所傳於子孫也。今冠于卷首以爲序。

義光附識

叙

余が五世の祖權大納言紀光學を好み。常に中朝以降正史選述の擧なく。百練抄後殆ど通史の編纂なきを憂ひ。多年諸家の記錄。社寺の舊記。朝野の群籍逸編にして。史蹟の參驗に資すべきものを苦捜博稽し刻勵纂修して續史愚抄を作れり。龜山天皇正元元年より後桃園院安永八年に迄る。年次凡そ五百二十一年。冊を成す總て八十一冊。續貂の擧と雖ども豈に食間沐隙の業ならんや。手錄の稿本子孫愛藏す。故なきに非ざるなり。頃者經濟雜誌社國史大系の刊行あり。古今に亘りて正史野乘の史籍大綱となるものを裒輯せり。社主田口博士續史愚抄を以て其續集に收めんとし。山田安榮君を介して其意を傳へらる。余曰く。凡そ物の材となり不材となるは。其應用の如何にありて其價値の崇卑も亦判ずべし。譬ば稀世の珍帙寶冊も。庫鑰を堅くし秘惜して敢て人に視さざれば。徒に蠹魚の好餌に供するのみにして又何の用を爲さん。世の藏書家と稱する者往々終生珠を擁きて。瓦礫の用をだに爲さしめずして財物亡殄の呰を招く。豈に哂ふに堪ふべけんや。續史愚抄は世上旣に傳寫數本あり。余嘗て之を家本に對校せしに。精粗一ならず。闕畧譌謬尠しとせず。田口博士も亦之を憾とし。訂刊を余に需めらるるに至る。然りと雖ども一たび其請を諾して。之を學界に貢獻し。攷史材料の綱系に奠ぐも。果して稗益する所あるや否を識らず。其眞價の如きも江湖具眼の士の公評を俟たんのみ。倘し夫れ此書にして學界に小補ありとせば即ち紀光苦修の本意に報いる所以にして。余紀光と隔世の喜を共にする所なり。刊本成るに及び。家本を公行する主旨を錄し。謹

みて江湖に諗ぐ。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

伯爵柳原義光

續國史大系第一卷

經濟雜誌社集

續史愚抄卷第一

散位正二位藤原朝臣紀光編集

龜山院上卷

正元元年（正嘉三）　大歲己未

◎十一月大○廿六日甲午。雨雪。日中止。於二冷泉富小路殿一受禪。（十一。春秋）以二前太政大臣一（兼平。）爲二關白一如レ元。及准二攝政一。公卿昇殿。勅授帶劍。牛車如レ元宣下。上卿右大臣。（實雄。）殿上人禁色雜袍如レ元宣下。上卿權大納言。（師繼。）自二冷泉萬里小路殿一（新主御所。）有二劍璽及內侍所渡御一。已上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於二舊主御所一補二院司一。前太政大臣（實氏。）爲二執事一。（○百練抄、歷代最要抄、五代帝王物語、皇年代私記、皇代曆、一代要記、卅鈔、兆京記、洞院二十卷部類、同六卷部類、御遊抄北、閑太曆北（自和田九三、御覽三七十）、歷代編年集成）○廿九日丁酉。賀茂臨時祭延引。（○百練抄北）

◎十二月大○一日己亥。（○長曆、仁部御記、百練抄、公相公記）○二日庚子。有二政始一。（踐祚後。）上卿土御門中納言。（定實。）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被レ定二即位由奉幣大祓等日時一。上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宣）。（或作二經業一。）大祓雖レ被レ擇二日時一。近曾不レ被レ行レ之。（官中之者。）被レ奉二太上天皇尊號于舊主一。即有二御封頓給已下宣下一。上卿同前。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有二新院廳始一。（○百練抄、高輔朝臣記、增鏡、洞院兩部類）○四日壬寅。被レ定二即位日時一。（行事所始。遣二高御座一日時。擬侍從已下等。）上卿左大臣。（公相。）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宣）。資（宣）於レ陣仰下即位

式可作進由於一上者。即位行事所始。官方左中弁光國朝臣。藏人方藏人賴憲已下着行。奉行資平被渡宮坊印於外記局。左大臣公相。拜賀着陣。扈從上達部五人。前驅殿上人、人。○百錬抄、公相公記、洞院二十部類○五日癸卯。有開關解陣。譲位後。上卿土御門大納言。通成。於御殿。叡覽禮服。上卿關白。兼平。土御門大納言通成。已下上達部二人參仕。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平。新日吉小五月會也。自五條室町火起。東限河原。北到四條燒亡。○仁部御記、百錬抄、一代要記○八日丙午。即位由被告申伊勢奉幣發遣。上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平。資平仰行幸々路已下事於上卿。天皇行幸神祇官。上達部右大將公親。已下七人司々等供奉。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有新院御隨身所始。○百錬抄、洞院廿卷部類○十日戊申。日吉臨時祭。使右少將基兼參向。○百錬抄○十一日己酉。左大臣公相。直衣始。○百錬抄○十三日辛亥。被行坊官賞。除目執筆左大臣公相。新院幸一院御所。脫屣後初度也。二條萬里小路殿。先覽馬。次出御。御車寄關白。兼平。公卿左大臣公相。已下十一人。殿上人藏人頭右中將通持朝臣已下八人供奉。藏人宮內大輔資平爲人數。頃之還御。有御贈物比巴。自大宮院笛。次於新院御所萬里小路西。大炊御門南。冷泉北。高倉東。有御布衣始。及北面始。或北面始異日云。此日一院立御車於路。覽御幸始云。○百錬抄、洞院部類六、成記、關太府記○十七日乙卯。此日。被行賀茂臨時祭。非支使某刑部卿沙汰云。參向。此日。新院爲移徙。幸三條坊門押小路殿。烏丸東。洞院西。○百錬抄、洞院部類六○十九日丁巳。中宮公子。新院妃。廿八歲。被定院號。爲東二條院。上卿左大臣公相。已次公卿右大臣實雄。已下八人參仕。新院被獻尊號御報書。被辭申由也。一院大宮院御同車。幸新院御所。奉行院司高輔朝臣。即還御。○洞院部類六、百錬抄、椒女院傳、五代帝王物語、女院傳○廿日戊午。自公家被返獻壺切御劍于一院御所。○百錬抄○、日、、。

十禪師者依武士妨弁大炊御門宮小路邊云

東二條院幸一院御所。（二條北。萬里小路西。冷泉南。高倉東。）頃之還御。（○増鏡、）○廿五日癸亥。有官廳巡見。被行即位除位儀。（御前）執筆左大臣。（公相。○百練抄、執筆抄、公卿補任）○廿八日丙寅。晴。天皇（春秋十一。）即位。因先行幸太政官廳。於陣有召仰。上卿左大臣。（公相。）次出御。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十六人。（或作二十五人。）及司等供奉。關白（兼平。）在後壓。已上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宣。（爲供奉人數。）儲御所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次被行登極禮。（吉時。）內弁左大臣。（公相。輕服。）外弁公卿新大納言資季。已下六人參仕。宣命使中院中納言。（雅忠。）官方行事左中弁光國朝臣。右中弁成俊朝臣。藏方奉行資宣。事終酉刻行幸還宮。一院新院御同車。立御車於路次覽還幸儀。（○増鏡、兼平公記、仁部御記、百練抄、歷代最要、歷代編年、皇年秘記、五代物語、洞院部類二十卷、一代要記、天祚禮祀職掌錄、紹運錄、武家年代記、座主秘記）◎今年無京官除目。又即位敘位延引。（○執筆抄、妙槐抄）

（文應元）正元二年　大歲庚申

◎正月大○一日己巳。供御藥。新院供御藥。陪膳左大臣。（公相。）節會。（○民經記、實衡公次第記、或記、清別勘、東寺鈔）○二日庚午。供御藥。新院供御藥。（○實衡公次第記、或記）○三日辛未。供御藥。新院供御藥。（○實衡公次第記、或記）○四日壬申。有園城寺三摩耶戒壇宣下。（口宣。）上卿權大納言。（師繼。）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妙槐宣下抄、歷代最要、五代物語、東鑑、一代要記、皇年秘記、座主秘記）○五日癸酉。敘位。執筆左大臣。（公相。）已次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八人參仕。入眼上卿土御門新中納言。（定實。）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今夜。延曆寺僧徒上日吉七社神輿于山門中堂。是依憤園城寺戒壇事爲入洛云。（○妙槐記、一代要記、執筆抄、座主秘記）○六日甲戌。早旦。日吉神輿入洛。弁寅十禪師八王子客人祇園波利女等四基于冷泉富小路皇居陣頭。（西門下云。）北野二基于一院仙洞（萬里小路殿。）西門。京極寺（新所見）一基于新院仙洞。（三條坊門。）僧徒退散。因仰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

祇園神輿依同坊并途中云

被レ迁ニ入陣頭之日吉神輿三基于祇園社。北野神輿于本社。〈京極寺神輿(無所見)亦被レ迁ニ于本社一歟。〇一代要記、歷主記、歷代宸要、東鑑、六年私記、歷代編年、武家年代記、歷主秘記〉〇七日乙亥。節會。依ニ神輿在京一被レ停ニ國栖坊家立樂舞妓等一。內弁某。外弁一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參仕。〈〇行類抄、一代要記、歷代編年、或記〉〇八日丙子。女叙位依ニ神輿事一延引。〈或說。春日神木入レ京時。被レ停ニ叙位一云。〉御齋會始。依ニ神輿在京一被レ停ニ音樂一云。後七日法始。阿闍梨僧正實瑜。〈二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兼惠。〈〇歷代編年、長者補任、太元抄、妙槐記〉〇十一日己卯。縣召除目延引。依ニ神輿事一也。〈〇執筆抄〉〇十四日壬午。御齋會竟。無ニ內論義僧事等一。後七日法結願。無ニ加持香水一。已上即位後。未レ被レ行ニ御祈始一故云。太元法結願。有ニ御遊御會始一。御所作笛。〈御年十二。〉拍子前源宰相。〈有資。〉所作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二人參仕。此日。山門僧徒參ニ一院御所一。愁ニ訴戒壇事一。即可レ被レ仰ニ合關東一旨賜ニ院宣一。按察使顯朝書下云。〈〇長者補任、太元抄、御遊抄、東鑑、歷主秘記、關太將記(顯朝記)〉〇十六日甲申。節會。垂レ簾不ニ出御一。依ニ神輿事一。被レ停ニ國栖舞樂等一。〈〇歷代編年、或記〉〇十七日乙酉。重賜ニ一院々宣于山門一曰。戒壇訴事被レ仰ニ武家一間。可レ開ニ愁眉一者。僧徒不ニ承伏一。彌蜂起云。〈〇一代要記〉〇十九日丁亥。依ニ延曆寺訴訟一。可レ召ニ返園城寺三摩耶戒壇官符一宣下。〈口宣。〉上卿權大納言。〈師繼。〉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亦自ニ一院一賜ニ院宣于山門一。奉行院司經業。〈而ニ下院宣一。〇一代要記、歷主秘記〉〇二十日戊子。被レ召ニ返園城寺戒壇官符一。因寺門僧徒大離散。〈廿三日離散云。〉〈〇一代要記、歷代宸要、東鑑、長者補任〉〇廿一日己丑。日吉神輿三基自ニ祇園一歸ニ座本社一。〈山門僧徒奉迎云。〉先レ之。坐ニ延曆寺中堂一。日吉四社神輿歸座。〈〇歷代編年、東鑑、一代要記、歷主秘記〉〇廿四日壬辰。無品尊守法親王〈妙法院。號ニ高橋一。土御門院第二皇子。〉薨。〈五十一歲。〉院御弟。雖レ爲ニ御叔父一。無ニ廢朝及錫紵着御事一。〈或作ニ十八日廿三日薨一。〇紹運錄、門跡傳、歷代宸要、關太將記(貞和三箇九一作十月廿三)〉〇廿六日甲午。此日。被レ行ニ女叙位一。〈被レ行ニ即位女叙位一。〉執筆左大臣。〈公相。〉清書上卿權中納言。〈爲氏。〉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〇妙槐記、經業卿記〉

○廿九日丁酉。新院幸一院御所。（今年初度。）即還御歟。（安家抄、）◎二月小○一日己亥。（○長暦）○六日甲辰。被發遣日吉祇園北野等三社奉幣使。（依神輿入洛也。）爲大宮院御産御祈。被行佛眼法於東寺西院。阿闍梨前大僧正行遍。（○歴代編年、東寺記）○十三日辛亥。始行大宮院（一院妃。）平産御禱七佛藥師法於今出川殿。（女院御産所。）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座主秘記）○廿九日丁卯。大宮院於今出川殿降誕皇女。初夜儀。御遊拍子右大弁宗雅朝臣。（於御産所。然一院御同座。）七佛藥師法結願。阿闍梨有勸賞。◎三月大○一日戊辰。日蝕。一院御灯依蝕延引。可爲三日歟治定。而依御産事。亦被停之。（○長暦、新仰類記、史正、（同元九）後愚昧記）○六日癸酉。大宮院御産七夜有御遊。（○御遊抄）○七日甲戌。貞良親王（一院皇子。母大宮院。）薨。（五歳。）（○一代要記）○十一日戊寅。山門僧徒切斷日吉大宮聖眞子客人等三社神輿柱。是十禪師神輿一基。依汙穢可被造替。自餘六社。不可有造替之旨被勅之間。欝懐之企云。（○座主秘記）○十三日庚辰。賜一院宣院宣于山門曰。去十一日所壞之三神輿。爲社家沙汰令修覆。式日祭禮不可有延引者。○十四日辛巳。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始行縣召除目御禱某法於本坊。（○座主秘記）○十五日壬午。相撲記曰。昨今日赤。四條院石淸水行幸日（嘉禎三四廿三。）有此變云。（○東鑑）○廿四日辛卯。爲告即位由。被發遣山陵使。（○歴代編年）○廿五日壬辰。相撲記曰。地震。（○東鑑）○廿七日甲午。被始行縣召除目。執筆左大臣。（公相。）（○執筆抄）○廿八日乙未。除目中。（○執筆抄）○廿九日丙申。除目竟。入眼。（○執筆記、補記）◎四月大○一日戊戌。平座。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宰相已下參仕。一院自今出川殿還御冷泉殿。（○長暦、妙槐記）○三日庚子。一院皇女（去二月廿九日誕生。）爲行始。自今出川殿渡給正親町院（覺子。土御門院皇女。）御所土御門殿。上達部權中納言爲氏。已下五人。殿上人左中將實冬朝臣已下、人等從之。於一院殿上被

定二皇女五十日雜事一。上達部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已下五人參仕。奉行院司左兵衞佐親朝。○妙槐記 ○六日癸卯。新院爲二方違一幸二鳥羽殿一。（一品琮子內親王御同車。院御年十四才。）御車寄冷泉中納言。（資村。供奉人。）殿上人中、將信家朝臣已下三人供奉。○妙槐記 ○八日乙巳。山科祭也。因二公家仙洞被一レ停二灌佛一。於二出家院宮一者如二恒例一。安喜門院灌佛。公卿權中納言。（爲氏。）室町院左衞門督。（兼具。）等參仕。被レ行二小除目一。一院幸二龜山殿一。被レ始二不斷法華讀經一。○妙槐記 ○十一日戊申。松尾祭。弁已下參向。（上卿不二參向一之祭也。）平野祭。有二同臨時祭使一。々少將基兼朝臣參向。宣命奏。上卿權中納言。（爲氏。）有二御禊一。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妙槐記 ○十二日己酉。今曉（子丑剋。）萬里小路殿（冷泉北。大炊御門南。一院御所也。御二坐龜山殿一也。）燒亡。放火云。（去年閑院皇居燒亡。今年又有二此火一。辛酉迫在レ近故歟云云）○妙槐記、一代要記、東鑑、歷代最要、皇年代私記、園太曆要（文和三三五）○十三日庚戌。改元定也。先有二條事定一。（攝津國司申二雜事八箇條一。）上卿右大臣。（實雄。）已次上達部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九人參仕。次被レ行二改元定一。上卿已下同上。改二正元一爲二文應一。依二代始一也。詔書吉書等。二條大納言。（良教。）奉二行之一。年號勘者三人。文應號文章博士在章擇レ之。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妙槐記、一代要記、歷代最要、歷代編年、元秘別錄、皇年代記、元秘抄、武家年代記、如是院年代記 ○十四日辛亥。新院東二條院（御同車。）幸二龜山殿一。（一院自二去八日一爲二御所一。）上達部中院中納言（雅忠。御車寄。）已下三人。殿上人相保朝臣已下四人等供奉。新院與二姬宮一（琮子內親王歟。）有二草合與一。姬宮負態。新院乘二御船一之間。於二釣殿一奏二歌曲一。所作上達部右大臣（實雄。）已下五人。殿上人二人。（去十二日冷泉仙洞回祿。而依二洛外一不レ被レ憚乎云。○妙槐記）○十五日壬子。吉田祭。○妙槐記 ○十七日甲寅。後一條院國忌。新院自二龜山殿一還御。今夜。日吉八王子三宮神輿中有二血肉一。（件神輿。今春所二振棄一物也。）依レ無二造替一有二此事一歟云。即出二神輿于彼岸所一者。社家言。○妙槐記、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十九日丙辰。於二二條殿一（一院別御所歟。）有二皇女五十日儀一。公卿右大臣（實雄。）已下十二人參仕。無二御遊一。（依二日吉神輿汚血事一）

也。

一院大宮院（御同車。）渡御。一院自龜山殿（今日還幸。）一院無出御。（坐殿中。）新院出御。奉行院司左兵衛佐親朝。今夜、歲星犯天江第四星六寸所。（○妙槐記、歷代編年）○二十日丁巳。今夜。上為方違行幸五條殿。先有召仰。上卿權中納言。（爲氏。）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七人司々等供奉。即還御。來廿三日日吉祭。依神輿血穢延引事宣下。（口宣。）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奉行藏人宮內大輔資平。（○妙槐記、同宣下抄、座主記）○廿二日己未。被行賀茂祭警固。上卿權大納言。（師繼。○妙槐記）○廿三日庚申。日吉祭延引。（子細見上。）今日。日吉十禪師神輿一基被造獻。（今春依入洛也。）賀茂松尾社司進葵桂。（○妙槐記、管見記、一代要記）○廿四日辛酉。賀茂祭。近衛使右少將顯名已下參向。（先被召使於御前如恆。）於北陣叡覽行列者。奉行藏人頭右中將通持朝臣。一院新院為御見物幸棧敷殿。一院御幸奉行院司權右中弁雅言朝臣。新院御幸奉行院司右中弁忠方。（○妙槐記）○廿五日壬戌。有解陣。此日。一院幸新院御所。（三條坊門殿。）密儀。（○妙槐記、濟洲樹日）○廿六日癸亥。被行小除目。上卿權中納言。（爲氏。）○廿七日甲子。代始始行三壇法。如意輪法。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不動法。無品仁助法親王。（圓滿院。）延命法。僧正房圓。今日各仰代始護持僧歟。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座主秘記、護持僧記）○廿八日乙丑。一院幸石淸水宮。（午剋出御。）公卿土御門大納言（通成。）已下六人。殿上人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已下十一人供奉。奉行院司權右中弁雅言朝臣。入御高坊有御禊。次於拜殿有御奉幣。又有里神樂。御經供養。次武內社若宮等御巡禮。於藥師堂有御參籠儀。（○妙槐記）○廿九日丙寅。被行大嘗會國郡卜定。上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次公卿左衛門督（基具。）已下三人參仕。悠紀近江國甲賀郡。主基備中國英賀郡。大嘗會檢校行事等治定。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妙槐記、家抄）○三十日丁卯。昨今一院於石淸水有御宮廻。

○妙槐記 ◎五月小○一日戊辰。○長曆、東鑑 ○四日辛未。一院自ニ八幡ニ還御。○或記 ○五日壬申。日吉小五月會延引。僧正房囚辟ニ東寺長者法務等ニ。○東寺長者補任、一代要記 ○九日丙子。新日吉小五月會延引。○吏、歷代編年 ○十二日己卯。一院恒例評定。○中光記 ○十四日辛巳。勘解由小路前中納言。經光。可レ進ニ大嘗會悠紀風俗屏風等和歌ニ旨賜ニ宣旨ヲ。右中弁成俊朝臣奉行。主基方被レ仰ニ九條三位ニ。行家、○中光記、家抄 ○十八日乙酉。僧正實瑜補ニ東寺長者ニ。知ヲ行法務ヲ。○東寺長者補任 ◎六月大○一日丁酉。○長曆、東鑑 ○七日癸卯。祇園御輿迎如レ例。是日乞ニ當社神輿三基新造ヲ。一基一院廳。二基伊賀越前兩國功云。○座主秘記 ○八日甲辰。豐受太神宮禰宜等言。依ニ鹿幾穢ニ。自ニ今日ニ不レ供ニ二宮朝夕神饌ヲ者。祭主隆蔭朝臣奏ヲ達之ヲ。○妙槐記、宣下抄 ○十日丙午。一院皇女百日。有ニ御遊ニ。付哥右大弁宗雅朝臣。○御遊抄 ○十四日庚戌。祇園御靈會。○座主秘記 ○十五日辛亥。祇園臨時祭。一院御惱。瘧疾。○一代要記、東鑑、座主秘記 ○十九日乙卯。被レ造ニ獻日吉神輿六基ヲ。此内十禪師二基者今更被レ調云。依ニ一院御願ニ。右大臣實雄。賜ニ左馬寮ニ。令ニ沙汰ニ者。○皆見記目、歷代編年、座主秘記 ○二十日丙辰。於ニ嵯峨殿ニ爲ニ一院御惱御祈ニ。被レ始ヲ行五壇法ヲ。中壇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勸仕。此外大法秘法被レ令レ修之。○一代要記、座主秘記、仁和寺記抜萃 ○廿四日庚申。被レ行ニ日吉祭ニ。○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廿五日辛酉。爲ニ一院御惱御願ニ。被レ獻ニ御劒於石淸水ニ。○歷代編年 ○廿七日癸亥。一院御瘧疾落居。賞ニ法印道淨ニ直ヲ任僧正ニ者。御驗者。嵯峨殿五壇法結願。○歷代編年 ○廿八日甲子。被レ始ヲ行七佛藥師法ヲ。阿闍梨天台座主尊助法親王勸仕。一院御惱御祈。○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七月小○一日丁卯。○長曆、東鑑 ○五日辛未。有ニ日吉小五月會ニ。豐受太神宮禰宜等言。今日有ニ犬生レ子穢ニ。因不レ供ニ二宮朝夕神饌ヲ者。後日祭主隆蔭朝臣言上。○一代要記、妙槐記、宣下抄 ○十五日辛巳。一院御瘧病再發。○東鑑、一代要記 ○十六日壬午。內宮假殿迁宮。僧日、

遂作ニ安國論一卷一献ニ武家入道平時頼一。〇神宮記、將軍家譜 〇廿一日丁亥。新僧正道淨或作ニ道性一。又加持落ニ一院御瘧病一。上御門院皇女禎子内親王。仙華門院姉宮也。按ニ紹運及帝子傳一、土御門院皇女三所。但一代要記載ニ皇女七所一。御名字不レ詳。薨。〇東鑑、一代要記 ◎八月大〇一日丙申。外宮禰宜等言。今日有ニ犬生レ子穢一。因不レ供ニ二宮朝夕神饌一者。後日祭主隆蔭朝臣言上。〇長曆、妙槐記下抄、東鑑 〇三日戊戌。被レ行ニ小除目幷僧事一。上卿權中納言資氏。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〇吉黄記 〇五日庚子。大風雨。自レ晡至ニ戌刻一。壞ニ人家一。京畿諸國同。相撲記曰。有ニ地震一。〇吉黄記、東鑑、如是院年代記作ニ十四日一 〇七日壬寅。新院於ニ三條坊門殿一被レ始ニ御精進一。依レ可レ幸ニ石清水宮一也。〇經親卿記 〇九日甲辰。新院幸ニ石清水宮一。脫屣後初度。先有ニ御禊一。次出御。公卿左大臣公相。已下十一人。殿上人左中將相保朝臣已下十七人。被レ略ニ一員舞人一。建久寬元例。社頭事。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〇經親卿記、吉黄記、歷代編年、一代要記 〇十日乙巳。新院自ニ八幡一還御。先入ニ御鳥羽殿一。次還ニ幸三條坊門殿一。一院於ニ棧敷殿一有ニ御見物一。〇經親卿記 〇十五日庚戌。石清水放生會。上卿中院中納言雅忠。已下參向。〇秘抄 〇十六日辛亥。新院又被レ始ニ御精進一。依レ可レ有ニ賀茂御幸一也。〇經親卿記 〇十八日癸丑。新院幸ニ賀茂下上社一。脫屣後初度。先有ニ御禊一。次出御。上達部左大臣公相。已下、、人供奉。社頭事。奉行院司藏人治部大輔經業。及レ曉還幸。今日道虛日代日也。依レ有レ例不レ被レ避之。一院於ニ棧敷殿一有ニ御見物一。〇經親卿記、吉黄記 〇廿三日戊午。有ニ新日吉小五月會一。一院新院臨幸覽レ之。〇歷代編年、一代要記 〇廿五日庚。申勘解由小路前中納言經光。付ニ右中弁成俊朝臣一。行事。進ニ大嘗會悠紀方風俗屛風和哥一。〇中光記 ◎九月小〇一日丙寅。一院御灯依ニ御灸治一被ニ停止一。〇長曆、吉黄記、東鑑 〇八日癸酉。被レ行ニ小除目一。被レ付ニ叙位一。〇吉黄記 〇九日甲戌。平座。弁不參。〇吉黄記、園太曆 〇十日乙亥。被レ行ニ大嘗會御禊裝束司已下除目一。上卿右大臣實雄。〇吉黄記 〇廿三日戊子。前關白良實。息師忠元服。即有ニ正五位下禁

色等宣下。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或作八月、誤歟。○吉黄記、諸家傳八月 ○廿五日庚寅。被定御禊行幸供奉五位已上。同御前五位已上諸衛督代等。上卿内大臣。基平。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吉黄記 ○廿六日辛卯。御禊點地日時。上卿九條中納言。忠高。今夜有方違行幸。○吉黄記、行類抄 ◎十月小○一日乙未。○長曆、東鑑 ○三日丁酉。御禊裝束司着座。○中光記 ○九日癸卯。御禊河原點地。裝束司長官九條中納言。忠高。次官已下參向。勅使右少將顯名。○中光記 ○十五日己酉。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始御禊已下大祀御禱不動法於本坊。○座主秘記 ○十六日庚戌。行幸官司。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有女騎馬御覽。○中光記、吉黄記 ○二十日甲寅。有御禊行事召仰。於官司也。○中光記 ○廿一日乙卯。爲大嘗會御禊。自官司行幸河原頓宮。三條末。節下左大臣。公相。女御代藤原朝臣信子。右大臣實雄女。關白。兼平。及上達部新大納言國良已下四人司々等供奉。一院於棧敷殿被覽行幸儀。還幸官司之時。被卷棧敷殿翠簾者。○中光記、歴代最要、歴代編年、五代物語、皇年私記、御禊服飾部類、武家年代記 ○廿二日丙辰。自官司還御冨小路里内。先行幸一院御所。有大嘗會御習禮。○中光記 ○廿五日己未。大嘗會齋場所額色紙形。關白兼平。書進之。即被懸之。○中光記 ○廿八日壬戌。仁和寺舍利會有荒序。○躰源抄 ◎十一月大○一日甲子。○長曆、東鑑 ○三日丙寅。前太政大臣實氏。六十七歳、號常盤井。落餝。法名實空。園大曆及洞院部類等作五月廿三日。按以五月爲當歟。大祀御神事中出家不審。○公卿補任、諸家傳、園太曆要(所引三日)、洞院六卷部類 ○六日己巳。於一院有清暑堂神宴。拍子合。拍子本二條前大納言。資季。躰源抄作資季於衣笠大納言誤也。末前源宰相。有資。御遊拍子前源宰相。有資。無出御及御所作。○躰源抄作二十日。於六日御遊也。醍醐山上伽藍燒亡。○中光記、御遊抄、醍醐記 ○七日庚午。爲大嘗會御祈被發遣三社奉幣。伊勢。石清水。賀茂下上。被行大嘗會國司除目。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大嘗會點地。拔穗使入洛。○中光記、萬一記、公卿補任 ○十日癸酉。於新院御所押小路殿。有清暑堂

神宴。拍子合。拍子本二條前大納言。資季。末前源宰相。有資。御遊拍子前源宰相。有資。有出御御所作。琵琶。所作公卿左大臣公相。已下七人。殿上人等參仕。體源抄作六日誤歟。○體源抄、御遊抄、中光記 ○十一日甲戌。行幸一院御所。更有大嘗會御習禮。○歷代編年、中光記 ○十二日乙亥。上自一院御所直行幸官司。今夜於關白兼平。准攝政。第有清暑堂神宴。拍子合。拍子右大弁宗雅朝臣。○中光記、御遊抄 ○十四日丁丑。一院幸齋場所有御歷覽。五節參入。天皇出御帳臺。○中光記 ○十五日戊寅。被行大嘗會國司賞敍位。殿上淵醉。○中光記、公卿補任 ○十六日己卯。大嘗祭。行幸廻立殿。次御悠紀主基等屋。今度兩屋作事敗頂。被供神饌。官方行事弁悠紀右中弁成俊朝臣。主基右少弁忠方。藏人方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近江備中等國司引標山。一院新院立御車覽之。今日大祀御祈於廿二箇寺。廿一箇寺之上被加神金剛院。有御誦經。風俗屏風等和哥。悠紀民部卿。經光。主基九條三位。行家。勤仕之。○中光記、皇年代私記、歷代編年、歷代最要、武家年代記、大祀和哥抄、公卿補任、題林古今集 ○十七日庚辰。辰日節會。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中光記 ○十八日辛巳。巳日節會。於清暑堂有神宴。拍子本二條前大納言。資季。末前源宰相。有資。御遊前源宰相。有資。所作上達部左大臣。公相。已下六人。殿上人右大弁宗雅朝臣。付哥。已下二人參仕。已上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中光記、御遊抄、或記 ○十九日壬午。豐明節會。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中光記 ○廿二日乙酉。天皇自太政官廳還幸富小路殿。○中光記

◎十二月小 ○一日甲午。○長曆 ○五日戊戌。被行大嘗會女敍位。執筆二條大納言。良教。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中光記、妙槐記 ○八日辛丑。天台座主尊助法親王始行新院歲末修法於本坊。○座主秘記 ○九日壬寅。於晝御座有御讀始。菅三位長成。奉授史記五帝本紀。按式部大輔公良。號。因被列侍讀歟。○侍讀諸 ○十一日甲辰。月次祭。上卿權大納言。師繼。神今食。上卿同歟。○妙槐記

〇十五日戊申。寂勝寺灌頂延引。〇座主秘記、拾芥抄 〇十六日己酉。被行京官除目。一夜。執筆左大臣。公相。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聽牛車。〇執筆抄、座主秘記、青蓮院傳 〇十七日庚戌。於左大臣公相。第有明年辛酉。當革命否。宜仰紀傳明經筭陰陽曆道等令勘申由宣下。奉行藏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大臣召外記仰之。〇革曆類 〇廿一日甲寅。被行萬機旬。〇歷代編年 〇廿二日乙卯。從二位藤原朝臣佶子右大臣實雄。女。十六歲。去七日敍從二位。入內。〇或作十一月及十二月廿六日。〇女院傳、椒女院傳、一代要記(十一月)、五代物語(十二月廿六日) 〇廿五日戊午。從二位藤原朝臣佶子右大臣實雄。女。十六歲。爲女御。是日。寂勝寺灌頂。大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奉行院司左中弁國光朝臣。〇椒女院傳、增鏡、家記抄 〇廿八日辛酉。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奏牛車慶。〇座主秘記 ◎自今月迄幸五條里內。十二月。五條北。大宮東。南北二町。東西一町云。今年天下疫饑。宋僧普寧來。〇歷代編年、長者補任、武家年代記、將軍家譜

以上元

文應二年　大歲辛酉

◎正月大〇一日癸亥。節會。有出御供次第物。後入御。〇長曆、行類抄 〇五日丁卯。敍位。執筆左大臣。公相。已次公卿權中納言爲氏。已下四人參仕。入眼。上卿權中納言。爲氏。〇執筆抄、妙槐記 〇七日己巳。節會。內弁右大臣。實雄。外弁內大臣基平。已下參仕。奉行藏人治部大輔經業。〇行類抄 〇八日庚午。御齋會始。依無大極殿被行於八省歟。後七日法始。於眞言院也。阿闍梨僧正道勝。三長者。太元法始。被行於治部省歟。阿闍梨權僧正兼惠重服。因以代官僧寬伊令奉仕者。此日大宮院御入內。年始初度。于時大宮內裏。即還幸歟。〇長者補任、太元抄、歷代編年 〇十一日癸酉。縣召除目延引。於一院御所有恒例評定。公卿關白兼平。已下五人參仕。依辛酉年不可有朝覲行幸。可被行海若祭。五大虛空藏法等由有議。〇經光卿記 〇十二日甲戌。今夜盜入大學寮孔子廟倉。破壞七十二弟子畫圖。十餘舖者如形存。所殘六十餘舖者殆若亡云。〇歷代編年 〇十四日丙子。御齋會竟。

有内論義。於御殿歟。後七日法結願。有加持香水。已上爲五條内裏。太元法結願。有御遊御會始。御所作笛。拍子前源宰相。有資。〇長者補任、太元抄、御遊抄　〇十六日戊寅。節會。〇清外記　〇二十日壬午。一院新院幸石清水社。〇歷代編年　〇廿三日乙酉。內大臣基平。辭左大將。賜隨身兵仗。〇公卿補任、諸家傳　〇廿五日丁亥。內大臣基平。勅授帶劍。〇公卿補任、諸家傳　〇廿六日戊子。兩院自八幡還幸。〇歷代編年、武記

◎二月大〇一日癸巳。〇長曆、〇五日丁酉。被始行縣召除目。執筆內大臣。基平。〇叙除執筆抄　〇六日戊戌。除目中夜。〇叙除執筆抄　〇八日庚子。女御從二位藤原朝臣佶子右大臣實雄女。母從二位藤原榮子。冊爲中宮。節會。宮司除目及本宮儀如恆。御遊。拍子前源宰相。有資。今年辛酉御祈。陰陽頭賀茂在清朝臣於難波浦勤仕海若祭。〇御遊抄、五代物語、院號部類、[illegible]、革曆類、歷代編年、一代要記、歷代最要　〇十二日甲辰。左大臣公相。於里第給辛酉勘文於大外記師弘。〇革曆類、經光卿記　〇十七日己酉。改元勘者宣下。上卿左大臣。公相。奉行職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〇或作二十六日。〇革曆類、經光卿記　〇二十日壬子。今年辛酉當革命否於陣議定。上卿左大臣。公相。已次公卿右大臣。公親。已下十人參仕。次有改元定。上卿已下同。按察使顯朝早出。改文應爲弘長。依革命也。詔書赦。吉書如恆。勘者五人。奉行職人頭宮內卿資平朝臣。五畿七道諸神一階宣下。〇依辛酉也。〇革曆類、一代要記、歷代最要、歷代編年、宗雅卿記、元秘別錄、經光卿記、神樂因緣起、皇年私記、武家年代記、如是院年代記　〇廿一日癸丑。一院賜御劍於左大弁宰相。經俊。去夜辛酉定文清書早速賞云。〇歷代編年、經光卿記　〇廿二日甲寅。爲一院御願被供養法花經千部於淨金剛院。〇歷代編年　〇廿七日己未。左大臣公相。上表罷職。〇公卿補任、諸家傳　〇廿八日庚申。被發遣祈年穀奉幣使。上卿內大臣。基平。宣命辭別被祈辛酉事。〇革曆類　〇廿九日辛酉。改元後政始。上卿權中納言。爲氏。宰相已下參仕。今月季御讀經延引。〇經光卿記、行類抄

◎三月小〇一日癸亥。〇長曆　〇八日庚午。九條廢帝御女義子女王廿八歲。母順德院右京大夫某。有親王

及准三宮等宣下。次被定院號。號和德門院。○女院傳、[illegible]女院傳、一代要記、歷代編年、歷代最要 ○十一日癸酉。右大將公親。
有任大臣兼宣旨。○公卿補任、諸家傳 ○十四日丙子。一院被献尊號兵仗等御報書。依御重厄御年四十二。及辛酉厄合被辭申也。
御報書式部大輔長成。草。淸書左衛門權佐賴親。中使冷泉中納言。資村。院司。公卿右大臣實雄。已下六人參仕。奉行院
司按察使。顯朝。勘解由次官經任。○皇年私記、次第雜例 ○十五日丁丑。一院幸賀茂社。七箇日可有御參
籠者。○歷代編年 ○二十日壬午。爲辛酉御祈被行五大虛空藏法於宮中。○革暦類 ○廿一日癸未。一院
自賀茂還幸。○歷代編年 ○廿六日戊子。五大虛空藏法結願。○革暦類 ○廿七日己丑。被行任大臣節
會。左大臣實雄。元右大臣。右大臣基平。元内大臣。内大臣藤原公親。元大納言。右大將如元。内大臣公親。奏慶。次行大
饗。尊者新大納言。雅忠。依無拍子停遊。○公卿補任、諸家傳、御遊抄、一代要記、歷代編年 ◎四月大○一日壬辰。平座。奉行
藏人治部大輔經業。○行類抄、長暦 ○七日戊戌。有祭除目。○十六日丁未。警固召仰。○十七日戊申。日
吉祭。○十八日己酉。賀茂祭。○十九日庚戌。解陣。○廿八日己未。相撲記曰。午剋日蝕。色靑黄
赤白。○東鑑 ○廿九日庚申。關白兼平。辭職。前關白實經。前左大臣。有關白再詔氏長者隨身兵仗等宣下。○牛
車如元者。○五代物語、公卿補任、諸家傳 ◎五月小○一日壬戌。○長暦 ○八日己巳。於嵯峨殿一院被始行如法
經前加行。○歷代編年、一代要記 ○十一日壬申。爲辛酉御祈被行德政。新制廿一箇條或作三十箇條。宣下。○革暦類
○十五日丙子。自今日於嵯峨殿被始正懺悔。○一代要記 ◎六月大○一日辛卯。○長暦 ○七日丁
酉。於嵯峨殿一院自今日令書如法經於龜山殿弘御所。二部及四要品。給。後白河院文治御沐浴之後例也。林浙抄曰。是爲彼白河兩
法皇例者。按公[illegible]後白河[illegible] 兼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行正懺悔於本房云。○一代要記、林浙抄、紀抄、座主秘記、續古今集、[illegible] ○十日
庚子。於嵯峨殿於寢殿龜山殿同之。一院有如法經十種供養儀。自今日四箇日云。依此事今日

有レ免者。上卿別當。(隆顯。)新院臨幸。有二御所作一。(琵琶。)關白(良實。)前太政大臣(實兼。)已下上達部多着座。所作公卿前左大臣(公相。)已下六人參仕。(○一代要記、餘源抄、續古今集、蛙抄)○十三日癸卯。一院自二嵯峨殿一幸二石淸水宮一。令レ奉レ納二如法經一給。(○歷代編年、一代要記)○十四日甲辰。一院自二八幡一還幸。被レ納二如法經一部横川法華堂。四要品淨金剛院等一。前左大臣公相。女嬉子(九歲。或作十歲。大宮院御猶子。母從二位藤原藤子。)入內。(○一代要記、院號部類、增鏡、五代物語、帝王秘記)○十九日己酉。藤原朝臣嬉子(前左大臣公相。女。)爲二女御一。(○院號部類記、歷代皇紀)○廿五日乙卯。爲二辛酉御祈一被レ發二遣廿二社奉幣使一。上卿左大臣。(實雄。○歷代編年、華曆類)○三十日庚申。被レ行二春季御讀經闕請一。上卿一條大納言。(公持。○行類抄)◎七月大○一日辛酉。(○長曆)○三日癸亥。法勝寺御八講始。○五日乙丑。兩院幸二法勝寺阿彌陀堂一。一院御車寄關白。(良實。)公卿左大臣(實雄。)已下十人。殿上人藏人頭左中將忠繼朝臣已下十二人供奉。新院御方公卿內大臣(公親。御車寄。)已下八人。殿上人左中將相保朝臣已下十三人(右少弁資宣以下爲二人數一。)供奉。寺家事。奉行院司左少弁忠方。次新院還二幸押小路殿一。次一院還幸。今夜龜山殿(仙洞。)御車寄。御念誦堂隨身所中門廊等火。(○仁部御記、東鑑)○六日丙寅。爲二辛酉御祈一被レ行二五大虛空藏法於一院御所一。(二條殿以二寢殿一爲二道場一。)阿闍梨權僧正憲深。奉行院司權右中弁高輔朝臣。(○經光卿記、秘抄問答九)○七日丁卯。白河院御回忌。法勝寺御八講結願。此日出雲杵築社鳴。(○歷代編年)○十日庚午。洪水壞二粟田宮築垣一。(○仁部御記)○十三日癸酉。五大虛空藏法結願。此日。一院大宮院等幸二龜山殿一。暫可レ爲二御所一者。(○仁部御記、秘抄問答第九)○十四日甲戌。月蝕。相換記不レ見云。(○東鑑)○十八日戊寅。一院於二淨金剛院一爲二贈皇太后宮御忌一(通子。贈左大臣通宗女。一院母。仁治三年七月十一日崩。追贈皇太后宮。)被レ修二八講一。(年來於二坊城殿一。自二今年一可レ爲二此院一者。)奉行院司權右中弁高輔朝臣。(○仁部御記、[illegible]年私記)○十九日己卯。八講第二日。公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已下五人着座。一院大宮院

臨幸。上遊部左衛門督（非具。御出寄。）已下四人。殿上人藏人頭左中將忠繼朝臣已下五人（右少弁資宣立爲人數。）供奉。朝夕兩座閉食而還幸。今夜。上爲方違行幸二條殿（中宮御所。）及曉還御。（○仁部御記）○廿一日辛巳。有小除目。（○仁部御記）○廿二日壬午。贈后八講結願。（○仁部御記）○廿五日乙酉。於仙音寺昨今兩日有八講。（一院每年有御沙汰。故大納言二位追善云。（按西園寺太政大臣公經室歟））此日。着座公卿二條前大納言（資季。）已下九人。（右少弁資宣取布施。）奉行院司前右衛門佐時俊。一院有臨幸。（○仁部御記）○廿六日丙戌。被定春季御讀經日時。上卿左大臣。（實雄。）弁右少弁資宣。此次左大臣（實雄。）藏人所別當宣下。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左大臣（實雄。）奏慶。（○仁部御記）○廿八日戊子。被發遣祈年穀奉幣使。上卿內大臣。（公親。）宣命辭別被載辛酉事。（○革曆類）○三十日庚寅。被始春季御讀經。上卿一條大納言。（公相。）行事弁右少弁資宣。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仁部御記）

○八月小○一日辛卯。御讀經第二日。南殿引茶。（○長曆、仁部御記）○二日壬辰。御讀經番論議。（○仁部御記）○三日癸巳。御讀經結願。（被載辛酉事於咒願文。）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已次公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已下三人參仕。次被行佛事。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弁右少弁資宣。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仁部御記、革曆類）○十五日乙巳。石淸水放生會。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已下（弁右少弁資宣。）參向。（○秘抄）○廿日庚戌。被行立后節會。女御藤原朝臣嬉子冊爲中宮。宮司除目如恆。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高俊。本宮奉行藏人左衛門權佐賴親。今夜。前中宮（倍子。）令轉皇后宮。々司次第可轉上由宣下。（不被載目。載除者。）○廿一日於法勝寺被令百僧讀仁王經。依辛酉事也。（○仁部御記、歷代皇紀、歷代編年、增鏡、五代物語、一代要記、院號部類記、革曆類）○廿一日辛亥。梅宮社鎖亡失。因之被勘行御卜之日時。（消息。）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弁右少弁資宣。（○仁部御記）○廿三日癸丑。中宮被立八社奉幣使。告文右少弁資宣草。（儒弁草例也。○仁部御記）○廿四日甲寅。爲辛

酉御祈於中宮被修一字金輪法。(○革暦類)○廿九日己未。大風云。(○如是院年代記)◎九月大○一日庚申。一院大宮院東二條院等幸山階寺。(興福寺)為七大寺御巡禮也。(○一代要記、歴代編年、東大寺寶物記、長暦)○四日癸亥。一院幸法隆寺。公卿左大臣(實雄)已下九人。殿上人藏人頭左中將忠繼朝臣已下十二人(右少將資位爲二人數)。供奉。所々御巡禮。以三經院為御所。被覽寶物。(○法隆寺記)○五日甲子。一院令開東大寺三倉被覽寶物。(別無勅使)今日始被行赤山祭。依延暦寺申請也。(○東大寺寶物記、歴代最要)○八日丁卯。一院兩女院自南都還幸。(○一代要記)○十三日壬申。一院新院幸吹田。(○歴代編年)○、日、、雨風。自吹田還幸。○廿一日庚辰。始行今年辛酉御祈不動法於宮中。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座主秘記)○廿三日壬午。内大臣(公親)辭右大將。(○公卿補任)○、、日、、。宮中不動法結願。(○座主秘記)◎十月小○一日乙未。(○長暦)○廿二日丙辰。僧正定親補東寺長者。知行法務。(○僧正實瑜。此日辭替。長者補任)○、日、、。一院被講和哥於龜山殿。十首題。(○明題部類抄)◎十一月大○一日己未。(○長暦)○二日庚申。春日祭。弁右少資(位)參向。(○仁部御記)○十二日(廿三日歟)庚午。被講和哥。三首題。(野鹿。暮山雪。久忍戀。○明題部類抄)○十八日丙子。大原野祭。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弁右少資(位)參向。(○仁部御記)◎十二月小○一日己丑。(○長暦)○二日庚寅。右少弁資(位)申行政始。上卿已下參入。(資位所相語也。)右大弁光國朝臣於里第行饗。(大弁之後。)一院第十三皇子(八歳。母太納言局。西園寺太政大臣公經女歟。)為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資。入青蓮院三條坊。(○或作二十二日。又作二十月二日。恐誤矣。○仁部御記、座主秘記、青蓮院傳、同別傳)○六日甲午。被發遣宇佐使。代始。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使典藥助和氣。(直成)宣命辭別被祓辛酉事。(○革暦類、座主秘記)○、日、、。被講三首和哥。(題。河次。、、、。○續拾遺集)○九日丁酉。被發遣伊勢公卿勅使。代始。上卿左大臣。(實雄)使帥中納言。(隆行)被祓辛酉事于宸筆宣命。(○秘抄、革暦類、神宮記、歴代最要)○十三

日丁未。被レ講ニ和哥一。三首題。竹猶。山初雪。寄氷戀。或作十月一歟。○明題部類抄 ○十四日壬寅。前左大臣。公相。有ニ太政大臣兼宣旨一。○洞院部類六多 ○十五日癸卯。被レ行ニ任大臣節會一。太政大臣公相。元前左大臣。○公卿補任、諸家傳、洞院部類六多、園太曆(貞和二十五) ○、日、、、。被レ講ニ和哥一。三首題。曉霞。水鳥。恨戀。○明題部類抄 ○廿一日己酉。被レ行ニ京官除目一。一夜。執筆左大臣。實雄。○執筆抄、園太曆(貞和三) ○廿八日丙辰。被レ講ニ和哥一。三首題。遠山霞。野[illegible]待。歲暮戀。神仙門院諱子。後堀河院第二皇女。母藻壁門院。或作ニ中納言[illegible]。女一。御落飾。法名妙智院。御歲三十一。此日。熊野那智山火。○女院傳、女院小傳、明題部類抄、歷代編年 ◎今年行幸。還ニ御富小路里內一。一院自ニ二條殿一還ニ幸冷泉萬里小路殿一。○仁部御記前缺、長者補任前缺

弘長二年　大歲壬戌

◎正月小○一日戊午。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陪膳關白。良實。節會。○[illegible]、行類抄 ○二日己未。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三日庚申。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五日壬戌。叙位。執筆左大臣。實雄。宣仁門院彥子。法諱欠。四條院妃。洞院攝政女。崩。御年三十六。○執筆抄、女院傳、女院小傳、歷代最要 ○七日甲子。節會。內弁某。外弁右大將冬忠。已下參仕。○行類抄 ○八日乙丑。女叙位延引。御齋會始。後七日法始。阿闍梨權僧正隆澄。三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兼惠。今夕爲ニ方違一行ニ幸五條殿一。向レ曉還幸歟。一院幸ニ于六條殿一。新院于鳥羽殿一。其儀同。○按兩分歟○執筆抄、太元抄、長者補任、妙槐記、歷代最要 ○十一日戊辰。縣召除目延引。○執筆抄 ○十四日辛未。御齋會及後七日。加持香水於ニ富小路里內一有レ之。太元等法結願。○長者補任、太元抄 ○十六日癸酉。節會。出御。供ニ三獻一後入御。內弁左大臣。實雄。外弁右大臣基平。已下參仕。弁右少資宣。○仁部御記、行類抄 ○十七日甲戌。被レ始ニ行縣召除目一。執筆內大臣。公親。已次公卿皇后宮大夫雅家。已下四人參仕。奉行藏人頭左中弁成俊朝臣。○執筆抄、妙槐記 ○十八日乙亥。除目中夜。已次公卿權大納言師繼。已下五人參仕。關白良實。參入。一院幸ニ伏

見殿一。○妙槐記、執筆抄　○十九日丙子。除目竟。已次公卿土御門中納言定實、已下四人參仕。○妙槐記、樂所補任、執筆抄　○二十日丁丑。内大臣公親。上表罷ㇾ職。左大將基忠。有ニ任大臣兼宣旨一。今夜有ニ除目下名一。○妙槐記、公卿補任、諸家傳　○廿一日戊寅。此日被ㇾ行ニ女敍位一。執筆左大臣。實雄。奉行藏人中宮大進賴親。○妙槐記　○廿二日己卯。一院先幸ニ祇園稻荷等社一。次幸ニ石淸水宮一。七箇日可ㇾ有ニ御參籠一。大宮院亦幸之。○歷代編年　○、日、、。和歌御會始。題松契多春。○明題部類抄　○廿六日癸未、被ㇾ行ニ任大臣節會一。内大臣藤原基忠。元權大納言左大將。○公卿補任、諸家傳　○廿七日甲申。内大臣基忠。有ニ左大將還宣旨一。○公卿補任、諸家傳　○廿八日乙酉。一院大宮院等自ニ八幡一還幸。○歷代編年

◎二月大　○一日丁亥。釋奠。公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已次公卿右宰相中將伊頼。已下二人參仕。弁右少資宣。○提耀、仁部御記、外記記類聚　○二日戊子。内大臣基忠。奏ニ慶一。扈從上達部一條宰相中將公雄。已下三人。前驅殿上人十餘人。一院大宮院御方一。萬里小路殿。申次院司右少弁資宣。○仁部御記　○五日辛卯。大原野祭。上卿新中納言。經俊。弁右少資宣。參向。奉行藏人中宮大進賴親。○仁部御記　○七日癸巳。有ニ和哥御會一。題。朝山霞。雪中梅。讀師懷。哥仙公卿二條前大納言資季。已下四人。殿上人經定朝臣已下三人右少弁資宣爲ニ人數一。參仕。講師右少弁資宣。奉行中宮權大進經長。次有ニ御連句一。二十韻。新院幸ニ抑小路殿一。○仁部御記　○九日乙未。一院新院立ニ御車於路次一。被ㇾ覽下左少弁忠方向ニ南都一之行粧上。依ニ明日祭弁一也。○仁部御記　○十日丙申。春日祭。弁幷近衞使、少將定氏。皇后宮使權大進俊嗣。中宮使大進賴親等參向。一院大宮院幸ニ龜山殿一。暫可ㇾ爲ニ御所一者。○仁部御記　○十一日丁酉。列見。率川祭。○仁部御記　○十二日戊戌。有ニ御惱一。今夕遷ニ幸二條殿一。押小路北。高倉西。東洞院東。　圓融院御國忌。被ㇾ始ニ御入講觀喜光院修正一。○仁部御記　○十三日己亥。自ニ今日一官所宛。○仁部御記　○十四日庚子。勝光明院金剛心院等修二月。○仁部御記　○十五日辛丑。園韓神祭。寂勝

光院修二月。興福寺常樂會。有猊序。（○仁部御記、林源抄）○十六日壬寅。月蝕。法金剛院修二月。（○仁部御記）○十七日癸卯。轉輪院蓮花心院等修二月。（○仁部御記）○十八日甲辰。安樂心院御八講始。（五箇日。仁部御記）○十九日乙巳。被發遣祈年穀奉幣使。先被定日時使等。上卿花山院大納言。（通雅。）弁右少資宣。奉行藏人中宮大進賴親。使伊勢。（四姓。）石清水。（新中納言。通成。）賀茂。（一條宰相中將。公守。）松尾。（侍從三位。資平。）平野。（堀河宰相。高定。）稻荷。（前越前守以良。朝臣。）春日。（、、三位。正臣。）圓宗寺最勝會始。（五箇日。仁部御記）○廿一日丁未。安樂心院修二月。（○仁部御記）○廿二日戊申。後鳥羽院御國忌。（○仁部御記）○廿七日癸丑。一院於龜山殿被始恆例御懺法。（密儀。）上達部關白（良實。）左大臣（實雄。）已下五人參仕。一院今宮有御行道。（○仁部御記）○廿九日乙卯。權僧正道玄爲護持僧云。（加任。）奉行藏人左少弁忠方書下綸言。（○護持僧記）

◎三月小○一日丁巳。（○長曆）○廿六日壬午。天皇行幸石清水社。（代始。）行事弁右大雅言朝臣。（○一代要記、歴代編年、公卿補任、歴代最要、忠長朝臣記逸、武家年代記）○廿七日癸未。自八幡還御。次行幸鳥羽殿。（御所。一院兼爲。）有朝覲禮。雖雨下爲晴儀。御遊。拍子前源宰相有資。天皇御所作笛。（二條大納言良教。依笛御師範參仕。而無所作。天仁天治例。）新院臨幸。有御所作琵琶。（太政大臣公相。依御師範豈器奇歟。同無所作。延保建長例。○御遊抄、一代要記、歴代編年、關太府記（原本三十廿三））○廿八日甲申。上於鳥羽乘御龍舟。（○歴代編年）○廿九日乙酉。於鳥羽殿有御遊舞樂等。樂所等賜各一階。（上今夜還御。○歴代編年、樂所補任）

◎四月大○一日丙戌。（○長曆）○、日、、。有祭除目。（○樂所補任）○十五日庚子。今日可有賀茂行幸。而依雨延引。（○忠長朝臣記逸）○十七日壬寅。被發遣賀茂一社奉幣使。是被謝申去十五日行幸延引事也。（○忠長朝臣記逸）○廿日乙巳。天皇行幸賀茂社。（代始。○忠長朝臣記逸、歴代最要、歴代編年、一代要記、武家年代記）○廿二日丁未。警固。○廿四日己酉。祭。○廿五日庚戌。解陣。○廿八日癸丑。始行東二條院平産御祈藥師法於某所。（爲今出川殿歟。）阿闍梨無品尊覺法親王。（梶井。○經主記）

記

◎五月小〇一日丙辰。〇長暦 〇六日辛酉。爲大宮院日三條院可考御産御祈、於東寺西院被修佛眼法。阿闍梨前大僧正行遍。〇東寶記、座主秘記、御遊抄 〇十日乙丑。始行東二條院平産御祈七佛藥師法於今出川殿。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〇座主秘記、仁和寺諸拔萃 〇十二日丁卯。今日三箇日。於今出川殿行女院平産御禱冥道供。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〇座主秘記 〇十五日庚午。始行東二條院平産御禱普賢延命法於今出川殿。女院御所。阿闍梨無品尊覺法親王。〇座主秘記 〇廿一日丙子。卯剋日吉八王子宮燒。或作二十一日。六月〇皇代畧、皇年代畧、秘記、座主補任 〇廿五日庚辰。被始最勝講證義。東寺長者僧正定親聽陣中興。〇長者補任

◎六月大〇一日乙酉。〇長暦 〇二日丙戌。東二條院新院妃。生皇女於今出川殿。有御遊。七佛藥師普賢延命等法結願。兩阿闍梨有勸賞云。〇一代要記、御遊抄、歷代皇紀、座主秘記、仁和寺記拔萃 〇十三日丁酉。爲遊祇園神輿路行幸万里小路殿。一院御所。關白良實。及上達部殿上人已下供奉。〇關太暦勘三十二 〇十四日戊戌。祇園御靈會。是日。行幸還宮東。依南都衆徒訴、配流左衛門大夫大江頼重於太宰府。〇筑前。座主秘記、一代要記 〇十五日己亥。祇園臨時祭。〇座主秘記 〇十九日癸卯。皇后宮着帶。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加持帶。即自今日、始行藥師法於本坊。〇座主秘記 〇廿一日乙巳。今夜。日吉王子宮火。非八王子歟。又西塔釋迦堂本尊倒。左手折云。〇座主秘記 〇廿六日庚戌。藥師法結願。〇座主秘記

◎七月大〇一日乙酉。〇長暦 〇二日丙戌。太政大臣公相。上表罷職。並有勅答。〇公卿補任、諸家傳、關太暦勘三十八 〇十三日丁酉。皇后宮有御受戒。戒師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參内云。是日內大臣基忠。辭左大將。〇公卿補任、諸家傳、座主秘記 〇十六日庚子。內大臣基忠。賜隨身兵仗。〇公卿補任、諸家傳 〇廿一日乙巳。新院皇女五十日。有御遊。〇御遊抄

◎閏七月小〇一日乙酉。〇長暦 〇十四日戊戌。園城寺衆徒歸住。一昨年所令離散也。〇歷代皇紀

◎八月大〇一日甲寅。〇長暦 〇

七日庚申。賀茂別雷社上棟。○或記 ○十一日甲子。圓滿院無品仁助法親王土御門院皇子。母贈皇太后通子。今上御伯父。薨。四十八歲。○歷代宸要、園太曆裏書、和二年九月二日記、一代要記、三井血脈 ○十五日戊辰。石淸水放生會。上卿新中納言。經俊。宰相及弁右少弁資宣已下參向。○祕抄 ○二十日癸酉。皇后宮又受戒。々師天台座主尊助法親王。○座主祕記 ○廿一日甲戌。東大寺三倉開封。勅使右少弁資宣參向。是去年一院御幸時。袈裟被召出。而今度依有御夢想。如元被返納寶倉者。仙華門院曦子。土御門院第三皇女。母入道前中納言通宗女。崩。○或作閏七月。誤歟。東寺記、仙華門院御葬送。○歷代宸要、院號部類、兼仲卿記、東大寺寶物記 ○廿四日丁丑。故無品仁助法親王院。圓滿薨奏。廢朝三箇日。可停音奏由宣下。又天皇着御錫紵。依爲御伯父也。○園太曆裏、弘長二年九月二日記 ◎九月大○一日甲申。○是曆 ○三日丙戌。御灯停止。依仁助法親王仙華門院等事也。○兼仲卿記裏正應元九二、園太曆四 ○十三日丙申。有臨時御遊御會。拍子二條大納言。良教。兼御所作笛。○御遊抄 ○十八日辛丑。無品圓助法親王院。圓滿天王寺別當宣下。○諸記 ○十九日壬寅。新院幸吹田。○歷代編年 ○、日、、。行幸北山第。○行幸兩度記 ◎十月小○一日甲寅。主上有御惱。疱瘡云。○長曆、座主祕記 ○二日乙卯。爲御疱瘡御禱始行藥師法於宮中。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日、、。宮中藥師法結願。○座主祕記 ○十三日丙寅。爲皇后宮御產御祈被行尊星王法。阿闍梨良圓僧正勤仕。○祭文部類 ○十四日丁卯。始行皇后宮平產御禱七佛藥師法於一條殿。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座主祕記、仁部御記拔書 ○廿五日戊寅。於前關白兼平。近衛第講和歌。三首題。曉更時雨。庭上落葉。遇不逢戀。○和歌題部類抄 ◎十一月大○一日癸未。○長曆 ○八日戊寅。皇后宮御產。皇女降誕。有御遊。○增鏡、御遊抄 ○九日辛卯。七佛藥師法結願。阿闍梨有勸賞。○十四日丙申。皇后宮七夜。有御遊。○御遊抄 ○廿六日戊申。被寄阿闍梨三口于日吉社。今度座主尊助法親王皇后宮平產御祈賞也。○座主祕記 ○廿八日庚戌。親鸞上人範宴。又綽空。初爲慈鎭和尚弟子。後法然上人弟

子。（本願寺宗開祖。故皇后宮大進有範子。右中弁有旧朝臣孫。）寂。九十歲。（○大系圖、上人傳、年代記）◎十二月小○一日癸丑。（○長曆）○四日丙辰。一院皇女憘子内親王（母二條局。一院皇女。或作ニ大宮院一。若資母歟。或説准后云。不審。）卜ニ定齋宮一。（或作ニ翌年一。弘長三年。又作ニ綜子内親王一。誤歟。○一代要記、齋宮記、紹運錄、歷代皇紀、增鏡）○廿一日癸酉。被レ行ニ京官除目一。一夜。執筆右大臣。（基平。○執樂所補任）○、日、、。於ニ一院一被レ講ニ和哥一。十首題。（○明題部類抄）○廿六日戊寅。被レ行ニ下名一。僧正道勝補ニ東寺長者一知ニ行法務一。（僧正定親今日辭替。○公卿補任、長者補任）◎今年。自ニ一院一仰下可レ撰ニ進和哥集一由上於前内大臣。（基家。）衣笠前内大臣。（家良。）入道民部卿。（爲家。）侍從三位。（行家。）右大弁入道光俊朝臣等上。別雷社御前膳井川上鹿斃由。神主能經言。因遣ニ官使於件所一。令レ行ニ大祓濟祓等一云。新院幸ニ冷泉富小路殿一。（○長者補任、續古今集、拾芥抄、賀茂記）

弘長三年（大歲癸亥）

◎正月小○一日壬午。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陪膳關白。（良實。）節會。（○長曆、或記、園太曆、清別勘）○二日癸未。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園太曆、或記）○三日甲申。供ニ御藥一。一院供ニ御藥一。（○園太曆、或記）○六日丁亥。有ニ敍位一。執筆左大臣。（實雄。○執筆抄、妙槐記）○七日戊子。節會。出御。白馬渡後入御。内弁左大臣。（實雄。○行類抄）○八日己丑。後七日法始。阿闍梨權大僧都定濟。（四長者。權法務。）太元法始。阿闍梨僧正兼惠。皇女五十日。有ニ御遊一。（○長者補任、太元抄、御遊抄）○十一日壬辰。縣召除目延引。（○執筆抄）○十四日乙未。後七日法（加持香水於ニ三條里内一有レ之）云。太元法等結願。（○長者補任、太元抄）○十五日丙申。月蝕。（卯刻八分。○東寺）○十六日丁酉。節會。（○清別勘）○十七日戊戌。相模記。[illegible]夜當ニ乾巽ニ有レ光。（翌夜亦同。○東寺）○十九日庚子。一院新院等幸ニ石清水宮一。七箇日可レ有ニ御參籠一。此日。有ニ御經供養一。導師信超僧都。（○水早宸記、歷代編年）○廿日辛丑。爲ニ一院毎年御願一。被レ供ニ養五部大乘經於石清水社一。導師定圓僧都。（○水早宸記）○、日、、。有ニ和哥御會始一。題庭上松。（○明題部類抄）○

廿五日丙午。兩院自八幡還幸。新院入御五條殿云。(水早殿記)○廿六日丁未。被始行縣召除目。先於陣有召仰。上卿左大臣(實雄)。執筆同。已次公卿右大臣(基平)。已下六人參仕。關白(良實)。參入。已上藏人頭光國朝臣。(○妙槐記、執筆抄)○廿七日戊申。除目中。(○執筆抄)○廿八日己酉。除目竟。已次公卿皇后宮大夫(師繼)。已下四人參仕。清書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今夜。圓滿院無品圓助法親王(一院皇子)。參入二間。職事弁官指脂燭云。(○妙槐記、執筆抄)◎二月大○一日辛亥。(○長曆)○十三日癸亥。天皇爲朝覲行幸龜山殿。(一院兼爲御所。嵯峨殿同所。)爲御逗留。(○一代要記、蛙抄、歷代最要、歷代編年、增鏡、關太曆(文永三十二))○十四日甲子。於龜山殿御遊並和歌御會。今日。新院大宮院東二條院等臨幸。新院御所作琵琶。拍子前源宰相。(有資)。(○御遊抄、歷代最要、增鏡、歷代編年)○十五日乙丑。於嵯峨殿有船樂舞樂等。次於棧敷殿有御酒宴。公卿關白(良實)。已下、、人參入。又有和歌御會。題云。花契遐年。讀師前太政大臣。(公相。兼)講師右大弁雅言朝臣。御製講師按察使。(顯朝)。序者左大臣。(實雄)。(○歷代編年、御遊抄、增鏡、明題部類抄、新古今集、續拾遺集)○十六日丙寅。於嵯峨殿有蹴鞠御會。(○御遊抄、歷代編年)○十七日丁卯。今夜於嵯峨殿有御船遊。(○歷代編年)○十九日戊辰。於龜山殿有舞樂御覽。次行幸還御。自一院有御贈物。(梅遊技居爲。付延喜御手本。被副御製和歌者。○一代最要、歷代編年、一代要記、增鏡、關太曆(文永三十二)、歷代編年)◎三月小○一日辛巳。(○長曆)○四日甲申。入道前右大臣(實親。法名解脫)。薨。六十九歲。號白川。(○諸家傳)○、日、、。皇后宮(佶子)。離着御輕服。猶坐宮中。(大宮院中宮御時無退出者。)有議。先例或退出。(○關太曆(文和十)、宣秀卿記)○十九日己亥。皇女百日。有御遊。(○御遊抄)○二十日庚子。左大臣(實雄)。上表罷職。(○公卿補任、諸家傳)○廿五日乙巳。於東大寺大佛殿有行基菩薩舍利會供養儀。勅使參向。有舞樂荒序。(○體源抄)◎四月大○一日庚戌。(○長曆)○二日辛亥。右大臣(基平)。爲一上。(○公卿補任、諸家傳)○十日己未。入道無品性助法親王(仁和寺)。初詣高野山。(○或記)

嵯峨、此下恐脱殿字

○十五日甲子。吉田祭延引。延長元年已後無云。（○兼仲卿記、弘安七四廿二）○廿二日辛未。鬱固。○廿三日壬申。日吉祭。○廿四日癸酉。賀茂祭。○廿五日甲戌。解陣。◎五月小○一日庚辰。一院於嵯峨殿被始如法經懺悔。（○一代要記、増鏡、長暦）○八日丁亥。一院於龜山殿被始正懺悔。（○一代要記）○、日、、。此日。被行吉田祭。（○兼仲卿記、弘安七四廿二）○廿二日辛丑。一院於嵯峨殿被始如法經供花等。院司皇后宮大夫（師繼）奉行之。又被講三首和歌。（○林源抄、新千載集）○廿八日丁未。一院於嵯峨・令始書御經給。大宮院又書給。（○上東門院例。一代要記、増鏡）◎六月大○一日己酉。（○長暦）○三日辛亥。一院於嵯峨殿被行御經十種供養。次幸淨金剛院。關白（兼平）已下公卿殿上人供奉。為被納御經也。（○一代要記、蛙抄、増鏡）○七日乙卯。一院又為被納御經幸新日吉。新熊野。石淸水等社。（○一代要記）○十七日乙丑。相撲記。自昨冷氣如秋。人經綿衣云云。（○東鑑）◎七月小○一日己卯。（○長暦）○四日丙午。有六角堂供養儀。院司撿非違使等參向。（○感宮記）○十七日己未。相撲記。月蝕。陰雲不見。（司天宿曜兩道有双論云云。○東鑑）○廿七日己巳。有條事定。（、、關白已上三箇條。右大臣基平申行之。）上卿右大臣。（基平）已次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八人參仕。次無品綜子內親王（一院皇女。母大宮院。十七歲。或作二品。）有准三宮季服封戶等宣下。次被定院號。為月花門院。上卿已下同前。已上奉行藏人中宮大進賴親。於本所（一院御所。）補院司。々々先奏慶於一院御所。次列拜於大宮院。新女院御方云云。（○或記、女院傳、歷代宸要、權女院傳、歷代編年、紹運錄、荒暦（弘安七十四紀））◎八月大○一日戊申。（○長暦）○二日己酉。前左大臣（實經。前攝政。）有還任兼宣旨。中使藏人頭左中將忠繼朝臣向里第。（不設勅使座。）仰之者。先謙退云。（○公卿補任、諸家傳）○十二日己未。被行任大臣節會。左大臣實經。（還任。前攝政。○公卿補任、諸家傳、五代物語）○十四日辛酉。大風發屋。諸國傷稼。八幡山木二千餘株及高良社樹倒。壓死者二人。因明日

放生會延引。山門橫川僧徒依訴。上日吉聖眞子神輿於中堂。橫川初例也。○秘抄、歷代皇記、東鑑、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十五日壬戌。石淸水放生會依穢氣疑延引。○一代要記、秘抄、園太曆 ○十六日癸亥。放生會來九月十五日可行由宣下。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辭天台座主。依兩塔騷動也。無品最仁法親王中山梶井。有天台座主宣下。○或作二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恐誤矣。○青蓮院門跡、園太曆、座主秘記、座主補任、歷代編年 ○廿一日戊辰。新院初幸春日社。○歷代編年

◎九月大○一日戊寅。○長曆 ○五日壬午。紀伊熊野那智山遷宮。○歷代皇記 ○十三日庚寅。被講和歌十首題。月前問戀。月前旅行。月前祝。○續拾遺集 ○十五日壬辰。此日被行石淸水放生會。上卿新大納言。闕。宰相已下參向。○秘抄、園太曆 ○廿六日癸卯。齋宮愷子內親王入野宮。○歷代編年 ○三十日丁未。被講和歌三首題。○續千載集

◎十月大○一日戊申。○長曆

◎十一月小○一日戊寅。○長曆 ○三日庚辰。日吉神輿自橫川中堂歸座。○座主秘記 ○十二日己丑。此日。五節參入。雖可爲二十四日。自今被用初支干。今年被停五節風流棚。○歷代皇記、一代要記 ○十四日辛卯。新嘗祭。○十五日壬辰。豐明節會。內弁內大臣。忠雅。外弁皇后宮太夫。師繼。已下、人參仕。○行類抄 ○廿四日辛丑。紀伊熊野本宮燒亡。自別所火起。延神林於河原者。○武家年代記、歷代皇記、歷代編年、一代要記、王代年代記 ○廿五日壬寅。今夜寅剋。月犯房第三星。○相公四寸所。○東鑑 ○廿七日甲辰。去廿二日入道相摸守平時賴卒也。自關東有注進。○一代要記、東鑑、歷代編年、歷代皇記、如是院年代記

◎十二月大○一日丁未。○長曆 ○八日甲寅。爲天變御禱無品尊助法親王始行佛眼法於本坊。○座主秘記 ○十三日己未。入道無品性助親王十七歲。於觀音院有傳法灌頂。大阿闍梨准三后法助。○仁和寺[illegible]。或作弘長元年誤歟。○仁和寺傳、仁和寺[illegible]記、門跡傳 ○十九日乙丑。內大臣忠雅。辭兵仗。左大臣實經。前攝政。有兵仗宣下。○公卿補任、諸家傳、五代物語 ○二十日丙寅。始行五壇法於一院万里小路殿。御祈歟。按天變。中壇阿闍梨無品尊助法親王。○座主秘記 ○廿一日丁卯。被行

京官除目ニ。一夜。執筆内大臣。兼忠。〇執筆抄〇、日、、。被レ講ニ和哥三首ニ。題。河水。〇續古今集―。―。〇廿八日甲戌。於ニ右大臣兼平。第ニ有ニ明年甲子當ニ革令ニ否。宜下仰ニ紀傳明經筭陰陽暦道等博士ニ令中勘申上由宣下。〇大臣召ニ外記ニ仰レ之。〇貞享勘文

文永元
弘長四年　大歳甲子

◎正月小〇一日丁丑。供ニ御藥ニ。一院供ニ御藥ニ。所々拜禮。關白以下。新院等有之歟。一院拜禮。大宮院同。次小朝拜。節會。此日。先左大臣實經。前攝政。奏ニ兵仗慶ニ。於ニ一院ニ拜禮後。奏慶。准ニ太政大臣ニ云。〇長暦、五代物語、或記、關太暦記（見貞和五十二廿三）〇二日戊寅。供ニ御藥ニ。一院供ニ御藥ニ。此日。天王寺開門。是被レ付ニ當寺別當職于園城寺ニ訴云。〇或記、歴代最要、關太暦記（見貞和五）〇三日己卯。供ニ御藥ニ。一院供ニ御藥ニ。一院幸ニ新院御所ニ。冷泉院今年初度。即還御與。〇或記、關太暦記（見貞和五）、安家記〇五日辛巳。叙位。執筆右大臣。兼平。〇執筆抄〇七日癸未。節會。内弁某。外弁皇后宮太夫師繼。已下參仕。〇行類抄〇八日甲申。女叙位。執筆二條大納言。良教。御齋會始。後七日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實深。三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兼惠。〇執筆抄、長者補任、太元抄〇十一日丁亥。縣召除目始。執筆右大臣。兼平。〇執筆抄〇十二日戊子。除目中。〇執筆抄〇十三日己丑。除目竟。入眼。〇執筆抄〇十四日庚寅。御齋會竟。後七日法加持香水。於ニ二條里内ニ有之。太元法結願。〇長者補任、太元抄〇十六日壬辰。節會。〇清削勘〇十八日甲午。一院幸ニ石清水ニ。七箇日可レ有ニ御參籠ニ者。〇歴代編年〇廿四日庚子。一院自ニ八幡ニ還幸。〇歴代編年〇廿五日辛丑。山門僧徒動ニ座日吉八王子三宮兩神輿ニ。而依ニ座主抑留ニ即令ニ皈座ニ云。〇座主秘記

◎二月大〇一日丙午。〇長暦〇十二日丁巳。新院第ノ皇子常仁親王。母從二位成子。作ニ西園寺太政大臣公經。女ニ。或作ニ帝仁ニ誤矣。帝仁親王文永九年薨也。薨。四歳。〇紹運錄、女院已下名、源氏系圖〇十三日戊午。可レ有ニ革令定ニ。而延引。〇中光記〇廿五日庚午。革令定又延引。依ニ北野御忌ニ也。如レ斯事被レ尋ニ例云。〇中光記〇廿八

日癸酉。有仗儀。（今年甲子當革令否事。）公卿左大臣（實經。攝政。）前右大臣（基平。一上。）上卿已下十三人參仕。次有年號勘者宣下。次被行改元定。已上上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次公卿左大將（冬忠。）已下十人參仕。改弘長爲文永。依革令也。勘者六人。文永號。式部權大輔（在成。）撰申。（或作大輔。[illegible]）赦令。吉書奏（官方藏人右中辨資位奏之。）等如恒。已上奉行藏人頭大藏卿光國朝臣。（〇中光記、宗雅卿記、上卿故實抄、一代要記、五代物語、元秘抄、元秘別錄、皇年代私記、歷代編年、歷代寂要、公卿補任、深心院關白記、武家年代記、如是院年代記）◎今月。祈年穀奉幣延引。◎三月小。〇一日丙子。（曆。〇長）〇二日丁丑。改元後政始。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中光記）〇三日戊寅。依御服藥中被停御灯。（〇勘仲記、正嘉元九二）〇七日壬午。被發遣祈年穀奉幣使。（被減甲子事于宣命辭別。）上卿一條大納言。（家經。）使伊勢。（四姓。）石清水帥中納言。（經俊。）賀茂一條宰相中將。（公藤。）松尾式部大輔。（良頼。）平野侍從三位。（行家。）春日法性寺三位。（爲經。）奉行藏人右衞門權佐經業。（〇中光記、百寮勘文）〇、日、、。一院幸龜尾覽花。（宗俊。〇續古今集）〇十九日甲午。一院新院大宮院東二條院等幸賀茂社。七箇日可有御參籠者。（〇一代要記）〇廿三日戊戌。今夜延曆寺講堂。常行堂。妙見堂。鐘樓。法華堂。四王院。延命院。戒壇院。八部院已下等燒亡。（中堂文殊樓等免火。）頃日衆徒訴申兩條。（室町前大納言[illegible]及光範。依丹波庄事。可被配流。及天王寺別當者園城院師資二代職。而被寄寺門。尋可被付山門事。）聖斷陵遲之間。憤怒而放火者。（〇歷代寂要、歷代編年、五代物語、一代要記、武家年代記）〇廿四日己亥。兩上皇兩女院俄自賀茂還幸。依山門火事也。（兼廿七日可有還幸之由被治定也。〇一代要記）〇廿五日庚子。山徒上日吉七社神輿。大宮二宮聖眞子三宮四神輿入中堂云々。亥刻。山徒振奔日吉神輿（八王子十禪師。客人。）三基。祇園三基。北野一基。赤山。京極寺二基。矢立八王子。赤山神輿云。（已上十基。或作八基。）於皇居二條。高倉。東洞院。及赤山北野一院（冷泉。高倉。）祇園京極寺新院（或無之。）等御所。又令放火。武士與惡徒刃傷有死者。（〇一代要記、歷代寂要、歷代編年、武家年代記、座主秘記）〇廿六日辛丑。午刻。入神輿六基於祇園社。北野神輿還本

社。（赤山神輿入洛初例也。文應神輿入洛遣禁之間。以三十禪師神輿所施入云。○一代要記）○廿七日壬寅。被停付天王寺別當於三井寺之事。流室町前大納言。（實藤。）已上依山門訴也。（配流翌月也。○並一記以、歷代皇紀、公卿補任）○廿九日甲辰。山門僧徒又訴言三井僧徒。以桃僧正仙朝為和上。行三摩耶戒於金堂度沙彌事。而一院全不知食旨。再往以天台座主寂仁親王被仰山門者。早可被遠流仙朝山執申。（○歷代皇紀、歷代編年、一代要記、武家年代記）◎四月小○一日乙巳。（○長歷）○六日庚戌。依延曆寺訴有流人宣下。上卿帥中納言。（經俊。）此日。流室町前大納言（實藤。）于淡路。（○座主秘記）○十三日丁巳。日吉社羽蟻出現。（○天台座主別記）○十五日己未。祭警固召仰。日吉二宮寶殿鳴動。（○天台座主別記）○十六日庚申。日吉祭延引。依延曆園城兩寺合戰也。（○一代要記）○十七日辛酉。賀茂祭。日吉八王子社鳴動。（○天台座主別記、實躬卿記嘉元四八廿九）○十八日壬戌。解陣。日吉八王子十禪師客人三輿欲歸座本社。於西坂本惡徒切弃神輿。即捕惡僧渡武家。是日。赤山神輿歸座云。（○一代要記、座主秘記）◎五月大○一日甲戌。（○長歷）○二日乙亥。山衆徒發向寺門。自辰至午合戰。山門戰勝。園城寺金堂已下塔堂房舍不殘一宇燒拂之。頃日構城郭建戒壇故云。（○歷代皇紀、歷代編年、武家年代記、一代要記、五代物語、座主秘記）○三日丙子。山徒等攻落寺門。衆徒逃籠所々。（如意寺而已未落者。○一代要記、五代物語）○四日丁丑。自去二日三井三別所關寺及大津邊放火。六波羅武士及山寺兩衆徒又傷騷亂。（○一代要記、歷代皇紀、座主秘記）○五日戊寅。日吉小五月會延引。焚園城寺邊。追却寺門僧徒。爰當寺梵鐘者為一寺名物云。（○記云鐘）而衆徒周章遁去間。山門僧徒奪之。自湖上渡坂本云。（○一代要記、如是院年代記、武家年代記）○九日癸未。新日吉小五月會延引。○、日、、。被定神泉苑御讀經日時僧名。依炎旱也。（○吉續記）○廿一日甲午。於清瀧（在醍醐。）有請雨御讀經。（○祈雨御讀經記）○、日、、。神泉苑御讀經延引。（○吉續記）

○廿七日庚子。被發遣廿二社奉幣使。依甲子及山寺兩門爭戰事也。上卿右大臣。(奉平。○貞享勘文)○貞(?)長曆、歴代編年)○六日

◎六月小○一日甲辰。左少弁高俊率史已下向延暦寺。撿知講堂已下燒跡。(○長曆、歴代編年)○六日己酉。爲被避祇園神輿路行幸一院御所。(萬里小路殿。)至三十四日可爲御所者。賢所不渡御。行幸仙洞例也。(○兼仲卿記、見弘安十六七)○十日癸丑。御躰御卜。神祇官人直付内侍所。是當時主上御一院御所故也。(○兼仲卿記)○十四日丁巳。自萬里小路行幸還宮。祇園御靈會。(○兼仲卿記、異武記)○十五日戊午。祇園臨時祭。○ヽ日ヽヽ。更被定神泉苑御讀經日時僧名。(○吉續記)○廿二日乙丑。於神泉苑有祈雨御讀經。阿闍梨長者僧正道勝。(○長者補任)○廿三日丙寅。第一皇女(母皇后宮。僖子。三歳。)有眞菜(マナ)。(魚味同之。誕生後當二十筒月。行此事例也。見玉葉承安五年七月記。或廿二三五筒月行例。)無御遊。依山寺火及合戰云。(○歴代編年)○廿六日己巳。有彗星見東北。(寛元三年後云。○元一代物語、歴代最要)○廿七日庚午。金峯山藏王堂爲雷火燒亡。(○歴代編年)○廿九日壬申。爲祈雨於東寺灌頂院被修孔雀經法。阿闍梨長者僧正道勝。(○長者補任)

◎七月小○一日癸酉。(○長曆)○四日丙子。東寺孔雀經法結願。昨日依雷雨今日遂之。爲賞後日被寄阿闍梨二口於高野山。今曉。彗星見東。光芒三尺所。(○一代要記、長者補任)○七日己卯。彗星晨見。光芒稍大。及半天。(○一代要記、五代物語、法華取要抄(日蓮作))○九日辛巳。今上第一皇女(按。睍子内親王。或作睎子誤矣。母皇后宮。僖子。)薨。(三歳。○一代要記、増鏡、紹運女院已下名錄)○十六日戊子。於一院御所(萬里小路殿。)爲彗星御祈始行熾盛光法。阿闍梨無品尊助法親王。(○天台座主記、座主秘記)○十七日己丑。被定延暦寺法華堂常行堂等上棟日時。(○歴代編年)○十九日辛卯。山門兩堂上棟。(○歴代編年)○二十日壬辰。於宮中被始行五大虛空藏金輪等法。是當月咳病流布。及彗星出現御祈也。(○園太曆、貞和四九十九)○廿二日甲午。萬里小路熾盛光法結願。阿闍梨有勸賞。此日。春日神木遷御移殿。(○新宮大乘院僧正圓實—)

者ニ後日追ニ却圓實ヲ破ニ壞本坊ヲ衆徒等開ニ愁眉ヲ師木令ニ歸座ニ云。(宋世)此事在ニ文永五八十八ニ若附心追却歟。○關太暦迫(文和四十廿八同五九廿九)、五代物語、座主秘記 ○、日、、。爲ニ彗星御祈ニ被レ行ニ五壇法ヲ中壇長者僧正隆澄。○長者補任 ○廿八日庚子。於ニ一院御所ニ 猶里小路殿。爲ニ彗星御祈ニ被レ修ニ仁王經法ヲ阿闍梨定親僧正。○長者補任 ○廿九日辛丑。被レ行ニ軒廊御卜ヲ上卿内大臣。基忠。亥刻。春日山鳴動。去月今月世間疫癘流行。○關太暦迫(文和四十廿八五九廿九)、歴代編年、皇年私記 ◎八月大○一日壬寅。暦 ○長 ○二日癸卯。於ニ仁和寺北院ニ爲ニ病事御祈ニ被レ始ニ行孔雀經法ヲ○關太暦迫(文和四九廿九) ○五日丙午。天台座主無品最仁法親王爲ニ拜堂ニ登山。○座主秘記 ○六日丁未。被レ行ニ軒廊御卜ヲ依ニ春日怪異ニ也。釋奠。依ニ山寺火事ニ被レ停ニ宴座ヲ是日。無品尊助法親王始ニ行ニ一家御祈金輪法於本坊ニ○歴代編年、座主秘記 ○九日庚戌。自ニ一院ニ被レ立ニ山陵使ヲ使宰相。有ニ次官。成菩提院。鳥羽。安樂壽院。後白河。法住寺。後鳥羽。大原。土御門。金原。○皇年代私記 ○十日辛亥。山門法華常行兩堂成。即遷ニ本尊ヲ○座主秘記 ○十五日丙辰。石淸水放生會。上卿堀川大納言。基具。宰相已下參向。○秘抄 ○十七日戊午。一院依ニ御惱ヲ脚氣。頃日御灸治者。○一代要記 ○廿二日癸亥。彗星滅。按。五代物語自ニ六月ニ至ニ九月ニ不ニ絶見ニ云。○一代要記 ○廿六日丁卯。彗星又見。一院御惱增氣。○一代要記 ○廿九日庚午。脩明門院 重子。後鳥羽院妾。順徳院母儀。贈太政大臣範季女。母中納言教盛女。崩。八十三歲。或作ニ二十九日ニ○院號部類記、歴代宸要、一代要記 ◎九月大○一日壬申。暦 ○長 ○三日甲戌。御燈停止。有ニ齋宮群行ニ時此例也。河崎燒亡。○經俊卿記迫(正元九二)、歴代宸要 ○九日庚辰。齋宮愷子内親王禊。○一代要記 ○十日辛巳。齋宮群行。前内大臣家良。薨。七十二歲。號ニ衣笠ニ○公卿補任、一代要記、歴代宸要、増鏡迫、續古今集 ○十三日甲申。一院於ニ龜山殿ニ有ニ歌合ニ○新續古今集 ○十七日戊子。爲ニ華令御祈ニ於ニ難波浦ニ陰陽頭賀茂在淸朝臣奉ニ仕海若祭ニ○延享勘文 ○十九日庚寅。彗星滅不レ見。○五代物語 ◎十月大○一日壬寅。暦 ○長 ○十四日乙卯。爲ニ一院御願ニ被レ造ニ獻日吉七社神輿ニ依ニ三月入洛事ニ也。前右馬權頭敎朝賜ニ參河遠合用途ニ或作ニ二十五日ニ○管見記迫(正和四卅五)、一代要記、

撰拾遺集○十七日戊午。被始行最勝講。○一代要記○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廿一日。○廿六日丁卯。一院新院幸日吉社。被具一員。先入御大宮彼岸所。次俱幸社頭。有御奉幣。次御經供養。導師法印聖憲。次有御神樂。○歷代最要、一代要記○廿七日戊辰。兩院亦幸日吉社頭。次還幸。前天台座主無品尊覺法親王順德院第一皇子。母從三位藤原清女。薨於中山房。五十歲。○一代要記、門跡傳、歷代最要、座主秘記◎十一月小○一日壬申。此日被行日吉祭。○長曆、一代要記○三日甲戌。一院有移徙御幸禪林寺殿。○一代要記○五日丙子。今日有日吉小五月會。式日五月五日。○一代要記○八日己卯。於延曆寺有秋季授戒。戒壇院新造後初度也。去月廿三日作始。今月二日上棟。○廿九日庚子。有禪林寺御堂供養儀。導師聖憲法師。○一代要記◎十二月大○一日辛丑。○長曆○四日甲辰。今日有新日吉小五月會。流鏑射競馬如恆。式日五月九日。一院新院有臨幸。○一代要記○、日、、。被講和哥三首。題。――。寄松慶。――。○續古今集○、日、、。有賀茂別雷社造營。造替今年當四十八年。○賀茂社記○廿一日辛酉。被行京官除目。夜。執筆右大臣。基平。○叙除執筆抄○廿四日甲子。有下名儀。修復山門中堂十二神將云。○公卿補任、座主秘記○廿五日乙丑。菅贈太政大臣眞筆被納御廚子。○歷代編年

寬政七年八月十三日清書染筆訖

正二位藤（花押）

同十年三月四日內廿四枚清書同日比與

續史愚抄卷第二

散位正二位藤原朝臣紀光編集

龜山院中卷

文永二年　大歲乙丑

○正月大○一日辛未。日蝕。依レ雨不レ見。蝕御祈。長者僧正隆澄奉仕。拜禮小朝拜節會等延引。依レ蝕也。○長曆、基平公記、長者補任、歷代編年、歷代最要 ○二日壬申。此日有二一院新院等拜禮一。次小朝拜。節會。有二出御一。內辨皇后宮大夫。師繼。○基平公記 ○三日癸酉。一院幸二新院御所一。富小路殿。今年初度。即還御。大宮院御入內。頃之還幸歟。○基平公記 ○四日甲戌。新院幸二一院御所一。今年初度。即還幸。○基平公記 ○五日乙亥。叙位。執筆右大臣。基平。已次公卿皇后宮大夫師繼。已下五人參仕。入眼。上卿帥中納言。經俊。已上奉行藏人頭左中將忠繼。○執筆抄、基平公記、妙槐記 ○七日丁丑。節會。內弁右大臣。基平。外辨土御門大納言通成。已下參仕。○基平公記、行類抄 ○八日戊寅。御齋會始。後七日法始。阿闍梨僧正道融。二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兼惠。法勝寺修正始。新院幸レ之。即還御歟。一院立二御車於路次一見二御幸一云。○長者補任、或記、基平公記、太元抄 ○十一日辛巳。縣召除目延引。有二御遊御會始一。御所作笛。以二綺羅不一レ召二御笛一。自二御倚中一被二取出一云。拍子前源宰相。有資。○執筆抄、御遊抄 ○十三日癸未。有二詩歌御會始一。密儀。詩題欠。和哥題。早春松。法成寺修正始。○基平公記、明題部類抄 ○十四日甲申。御齋會竟。後七日法於二二條里內一。有二加持香水一。太元法等結願。一院新院大宮院等幸二石淸水宮一。自二今日一七箇日可レ有二御參籠一者。○長者補任、太元抄、基平公記 ○十五日乙酉。相撲記。地動。○東鑑 ○十六日丙戌。節會。內

辨權大納言。基具。○二十日庚寅。兩院大宮院等自二八幡一還幸。次幸二賀茂北野等社一。相撲記。雷
電雨ゝ雹。○基平公記、一代要記、東鑑 ○廿八日戊戌。被レ始二縣召除目一。執筆內大臣。基忠。已次公卿一條大納言家經。
已下六人參仕。奉行藏人頭右大辨雅言朝臣。○妙槐記、基平公記、叙除執筆抄 ○廿九日己亥。除目中夜。已次公卿
權大納言基具。已下七人參仕。○妙槐記、叙除執筆抄 ○三十日庚子。除目竟夜。已次公卿皇后宮大夫師繼。已
下六人參入。○妙槐記、叙除執筆抄 ○二月小○一日辛丑。○長曆、基平公記 ○三日癸卯。大原野祭。○基平公記 ○七日丁
未。春日祭使立。○基平公記 ○八日戊申。春日祭。辨及近衞使、中將則氏朝臣內侍等參向。○基平公記 ○九
日己酉。率川祭。○基平公記 ○十一日辛亥。大宮院幸二春日社一。自二今日一七箇日可レ有二御參籠一者。申
刻。筑前筥崎宮火。或作二十二日一。○基平公記、嗣興歷代編年、歷代寂要、皇年秘記、年代記 ○十三日癸丑。園韓神祭。一院幸二龜山殿一。暫可レ
爲二御所一者。○基平公記 ○十五日乙卯。興福寺常樂會。舞樂有二荒序一。陵王。○體源抄 ○十七日丁巳。大宮院
自二南都一還幸。○基平公記 ○十八日戊午。被レ始二後鳥羽院御八講一。年來於二安樂心院一被レ行レ之。而自二今年一爲二嵯峨殿太多勝院一者。奉行
院司右少弁經任。○基平公記 ○廿二日壬戌。後鳥羽院御八講結願。公卿關白良實。右大臣基平。已下四
人參仕。○基平公記 ○廿三日癸亥。御書所謂二之開一也。御作文。○基平公記 ○廿八日戊辰。被レ發二遣止雨奉幣使一。
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基平公記 ○廿九日己巳。一院自二龜山殿一幸二平野社廣隆寺淸涼寺等一。○基平公記 ○
三月大○一日庚午。○長曆 ○三日壬申。御燈。○基平公記 ○、日、、。被レ講二和歌十首一。題。○明題部類抄 ○七日
丙子。一院自二龜山殿一還二幸冷泉殿一。萬里小路。○基平公記 ○九日戊寅。被レ始二長講堂御八講一。後白河院。公卿右
大臣基平。已下五人二條前大納言良教。爲二人數一散位人迎逝歟。參仕。相撲記。亥刻。大地震。○基平公記、東鑑 ○十三日壬午。石淸水
臨時祭。使左中將實盛朝臣。公卿右大臣基平。已下三人參仕。御禊如レ恆。奉行藏人頭右大辨雅言

朝臣。前關白(兼平。)詣四天寺。(密儀。十五日歸洛。○兼平公記)○十八日丁亥。(十九日云)前權僧正澄覺(桃井。雅成親王子。或作王。)補天台座主。(廿五日有宣命云。)(十八日)入道無品家仁親王(桃井。)今日辭替。(○一代要記、歷代最要、天台座主記、兩記、門跡傳、歷代編年、座主秘記)○廿一日庚寅。有殿上議定。(去時宮燒亡遷替、及廢朝已下七箇條事者。可召諸道勘文。尤可爲廢朝。)公卿關白(良實。)左大臣(實經。前攝政。)已下、、人參仕。奉行職人頭左中將忠繼朝臣。○兼平公記　○廿五日甲午。春日社御神樂。(恒例。發御沙汰歟。見文永四年社司記。○兼平公記)○廿六日乙未。梅宮社司言。犬死于神供井。日者不知之。所備神供也。可堀改井乎。如何。以職人右衞門權佐經業被尋關白(良實。)右大臣(兼平。)內大臣(基忠。)等。右大臣(兼平。)申曰。如外記勘例可被准吉田社例決御卜者。○兼平公記　○廿九日戊戌。新院自頭日御惱。(雅猶。○兼平公記)◎四月小○一日庚子。○長曆　○七日丙午。被發遣石淸水一社奉幣使。(依宮崎宮火事也。)又被勘宮崎宮造替假殿已下日時。○歷代編年、戊記　○八日丁未。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始修長日如意輪法。去月廿七日爲護持僧。○座主秘記　○十三日壬子。始行七佛藥師法於萬里小路殿。(一院宮。)阿闍梨無品尊助法親王。○座主秘記　○、、日、、。萬里小路殿七佛藥師法結願。○座主秘記　○十六日乙卯。關白(良實。前左大臣。)辭職。(依辛酉不宜上表云。或作十八日及閏四月十六日。○歷代最要、東鑑、公卿補任、諸家傳)○二十日己未。警固。○廿一日庚申。日吉祭。○廿二日辛酉。祭解陣。○廿三日壬戌。新院第二皇子(或作第一。伏見院也。)降誕。母藤原朝臣佶子。(前左大臣實雄女。○吉年秘記、紹運錄、歷代最要、歷代編年、一代要記)○廿五日甲子。被行小除目。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奉行職人右大辨雅言朝臣。二條前關白(良實。)有兵仗如元宣下。○公卿補任、諸家傳、經光卿記　此日。一院皇子(十三才。母按察三位局。四條故入道大納言隆衡女。)入天台座主權僧正澄覺菩提院坊。○座主秘記　○、、日、、。於一院被講三十首和歌。○新拾遺集　◎閏四月小○一日己巳。○長曆　○十八日丙戌。左大臣(實經。前攝政。)有關白氏長者等宣下。(或作四月。○五代物語、東鑑、諸家傳、歷代最要、一代要記、公卿補任)○廿二日庚寅。關白(實經。)奏慶。(扈從公卿左大將冬

(忠已下二人。前駈殿上人藏人頭右大辨雅言朝臣已下八人。○諸家傳、公卿補任)◎五月小○一日戊戌。(○長曆)○五日壬寅。一院立御車於路次覽新大納言顯朝拜賀行粧。(○經光卿記)○七日甲辰。主上行幸大宮殿。(五條殿。)暫可為御所。(○歷代編年)○十、日、、。月蝕。蝕御祈。前權大僧都定濟奉仕。(○長者補任)◎六月大○一日丁卯。(○長曆)○四日庚午。一院新院等幸吉田泉覽御隨身七番競馬。(本書載公卿殿上人之五字于御隨身上。依有疑今除之。○歷代編年)○十六日壬午。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為拜堂登山。(○座主秘記)○廿二日戊子。關白(實經。)上表。(初度。)不許。(○諸家傳)○廿四日庚寅。有延曆寺授戒。春季延引云。(按。稱春季授戒者。四月八日授戒事也。○座主秘記)◎七月小○一日丁酉。(○長曆)○、日、、。為皇后宮御產御祈被修准胝及炎魔天法。已上阿闍梨法印觀俊。(○理性院記)○七日癸卯。一院被講七百首和歌於白河殿。(探題。作者入道前大納言(爲家)。見冬左京大夫顯家朝臣。執筆右大臣入道光俊朝臣出之。○新後拾遺集、續古今集、明題部類抄、續拾遺集)○十日丙午。為一院御祈。天台座主權僧正澄覺始行藥師法於本坊。(菩提院。)(○座主秘記)○十一日丁未。午刻皇后宮降誕皇子。(第一知仁親王也。或作新院皇子降誕誤矣。)初夜儀有御遊。(○御遊抄、理性院記、武家年代記、歷代編年作院皇子云)○十六日壬午。一條前關白(良)實。有內覽万機宣下。(○諸家傳、公卿補任)○十七日癸未。皇后宮七夜。有御遊。(○御遊抄)◎八月小○一日丙寅。(○長曆)○十五日庚辰。石淸水放生會。上卿一條中納言。(公藤。)宰相已下參向。一院於龜山殿有歌合五首。(題。、、、。未出月。停午月。海傾月。欲入月。)今日內宮立柱。(○秘抄、續千載集、續古今集、夫木、續拾遺集)○十六日辛巳。仁和寺入道無品性助親王被始行愛染王法。(○仁和附法記)○廿四日己丑。今夜上行幸冷泉万里小路殿。(一院御所。)有內侍所渡御。暫可為皇居者。一院幸禪林寺殿。(○洞院太曆記、國史九十二四)○、、日、、。於一院(於禪林寺殿歟。)有詩歌合。(○續古今集)◎九月大○一日丙申。(○長曆)○八日癸卯。有御遊御會。(臨時。)拍子中宮權大夫。(隆顯。)付歌笛等御所作。(○御遊抄)○九日甲辰。皇后宮皇子五十日。有御遊。(○御遊抄)○十三日戊申。一院於龜山殿(棲敍)

殿。有五首。野鹿。河月。山紅葉。不逢戀。絕戀。歌合。左右共於御前被講。左右中將具氏朝臣。右行家。從三位爲氏入道。爲講師。次有御遊。○新千載集、續千載集、新後撰集、增鏡、續拾遺集 ○十五日庚戌。前太政大臣實兼。落飾。六十四歲。法名叫覺。或作因性。○公卿補任 ○十七日壬子。征夷將軍三品宗尊親王。一院皇子。廿三歲。敍一品。任中務卿。○歷代編年、鎌倉將軍次第 ○十八日癸丑。左大將冬忠。有任大臣兼宣旨。○公卿補任

◎十月小○一日丙寅。○長曆 ○五日庚午。左大臣實經。關白。上表辭職。被行任大臣節會。左大臣基平。元右大臣。右大臣基忠。元內大臣。內大臣藤原冬忠。元大納言。左大將如元。有官次宣下。內大臣冬忠。行大饗。尊者皇后宮大夫師繼。有遊。拍子中御門宰相。宗雅。琵琶尊者。和琴主人。○御遊抄、公卿補任、諸家傳 ○十七日壬午。一院幸新院御所。富小路殿。次入御東二條院御所。次渡御菊第。入道前太政大臣實兼第。撰集春部二局。續古今集。未奏覽已前也。有御持參。令美乃宰相。資平。被令讀。次和歌并及御問答者。○水草寢記 ○十八日癸未。於二條院御所。今出川殿。爲御產御祈。被修七佛藥師法。阿闍梨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後菩提院三昧記 ○廿二日丁亥。被行京官除目。一夜。執筆左大臣。基平。○叙除執筆抄 ○廿六日辛卯。皇子百日。有御遊。拍子中御門宰相。宗雅。○御遊抄

◎十一月大○一日乙未。○長曆 ○十四日戊申。東二條院新院妃。於今出川殿御產。皇女。七佛藥師法結願。初夜儀有御遊。○御遊抄、一代要記、座主記、歷代最要 ○十六日庚戌。此日。主上自萬里小路殿。冷泉。行幸。還御五條殿。內侍所同渡御。○園太曆（自九十二廿四日） ○二十日甲寅。東二條院七夜。御遊如恒。○御遊抄 ○廿一日乙卯。新嘗祭。○廿二日丙辰。豐明節會。○、、日、、。內大臣冬忠。辭左大將。○公卿補任

◎十二月大○一日乙卯。○長曆 ○六日庚午。被勸越前敦賀郡氣比社修造日時。○歷代編年 ○七日辛未。關白實經。春日詣。○一代要記 ○十日甲戌。妙法院尊教。前太政大臣公相男。僧正歟。遂傳法灌頂。○家記 ○十一日乙亥。有彗星見東。長二尺許。○長曆 凡九日而不見。或作自二十六日不見。○一代要記、五代

物語、歷代最要、皇年私記、東鑑 ○十二日丙子。一院皇子十二歲。母大納言局某。於南山坊院。昔遊 得度。法名慈助。戒師天台座主僧正澄覺。或作三日。○背遊院御、同別記 ○十八日壬午。爲一院御祈、無品尊助法親王始行熾盛光法於熾盛光堂。○座主秘記 ○廿五日己丑。有尊勝寺灌頂。去三月廿四日式日延引歟。阿闍梨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座主秘記

○廿六日庚寅。奏覽續古今和歌集。撰者前内大臣。基家。入道民部卿。爲家。侍從三位。行家。右大辨入道光俊朝臣等也。元爲五人。而前内大臣家良薨。因今四人耳。序一院御製。或作前内大臣基家。眞名序前式部大輔。長成。此日先奏春部二局。周備可爲異日。或作翌三年冬奏。○拾芥抄、續古今集、五代物語、増鏡、撰集和歌抄、東野州分、系圖 ○廿七日辛卯。有彗星見西。各見。長二尺許。色白。經室壁等宿。凡至翌正月中旬不見。或作正月中見。○東鑑、皇年私記、五代物語 ◎今年續古今和歌集雖奏春部耳可、有竟宴、兼治定。而依天變延引云。○五代物語

文永三年　大歲丙寅

◎正月大 ○一日乙未。供御藥。所々拜禮。關白實經家。新院。一院。大宮院等歟。 一小朝拜。關白實經。已下公卿殿上人等參列。中次藏人頭右中將具氏朝臣。節會。○民經記、深心院記、清別勘 ○二日丙申。供御藥。○民經記 ○三日丁酉。供御藥。○民經記 ○五日己亥。敍位。執筆左大臣。基平。○執筆抄 ○七日辛丑。節會。○清別勘 ○八日壬寅。後七日法始。阿闍梨前權大僧都定濟。四長者權法務。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乘惠。○長者補任、太元抄 ○十一日乙巳。縣召除目延引。○執筆抄 ○十四日戊申。後七日法。加持香水。於五條内裏有之。 太元法等結願。○長者補任、太元抄 ○十六日庚戌。節會。○清別勘 ○廿三日丁巳。於萬里小路殿一院御所。爲彗星御祈被始行七佛藥師法。阿闍梨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振作。○公忠公記抄、座主秘記 ○廿九日癸亥。被始行縣召除目。執筆左大臣。基平。新院大宮院等幸春日社。可有御參籠者。關白實經。有宇縣儀云。○執筆抄、歷代編年 ○三十日甲子。除目

中。執筆皇后宮大夫。師繼。是日。七佛藥師法結願歟。○執筆抄 ◎二月小○一日乙丑。除目竟。執筆同昨夜。相撲記。雨泥。○長暦、東鑑、執筆抄 ○七日辛未。一院幸西郊。龜山殿。及法輪寺廣隆寺等。○歴代編年 ○八日壬申。一院幸松尾梅宮等社。○歴代編年 ◎三月大○一日甲午。○長暦 ○五日戊戌。相撲記。雨雹。大如李。占曰。春雨雹。兵起。五穀不熟。人民餓死。○東鑑 ○六日己亥。一院幸日吉社。有御經供養。導師法印信承。座主前權僧正澄覺已下有勸賞。奉行院司左少辨經任朝臣。御幸奉行歟。今度不設御所於社頭。御宮廻後還幸。或作二七日。○座主秘記 ○九日壬寅。被定筑前筥崎宮上棟日時。○歴代編年 ○十二日乙巳。續古今和歌集竟宴。先有和歌御會。歌仙公卿關白實經。已下十九人。殿上人藏人頭右中將具氏朝臣已下三人參仕。讀師前太政大臣。公相。講師具氏朝臣。御製讀師關白。實經。同講師侍從中納言。爲氏。次有御遊。拍子左中將公孝朝臣。去年冬以春卷而已可行竟宴之治定。而依天變延引。今春周備發鏡之。被遂之者。○御遊抄、増鏡、五代物語、玉葉集、續拾遺集、續千載集、新續拾遺集 ○三十日癸亥。被講和歌五首。題、春雜花。河落花。松間花。不逢戀。恨戀。○明題部類抄 ◎四月小○一日甲子。○長暦 ○八日辛未。延暦寺授戒。恒例。○座主秘記 ○十九日壬午。圓滿院覺仁法親王後鳥羽皇子。母舞女瀧。薨。六十九歲。號櫻井宮。○紹運錄、歴代最要 ○二十日癸未。警固。○廿一日甲申。日吉祭。○廿二日乙酉。祭。○廿三日丙戌。解陣。○廿七日庚寅。有蓮華王院供養。延長已後造立年久。導師東大寺別當僧正聖基。咒願東寺長者大僧正道勝。凡僧供養云。有舞樂。小部政多吹獅子。太鼓住吉樋神主國助打之。上行幸。自南門入御。一院新院御同車。大宮院等臨幸。自西棟令入給。又准后宮按、后宮歟。行啓云。或作二十九日。○一代要記、吹塵抄、東寶記、歴代編年、井蛙抄、歴代最要、五代物語、長者補任、僧官補任 ◎五月小○一日癸巳。日蝕。相撲記。陰雲不見云。○長暦、東鑑 ○十二日甲辰。天台座主前權僧正澄覺參内。御加持之次。奉授法華經云。○座主秘記 ○廿八日庚申。僧正隆澄補東寺長者。知行法務。前大僧正道勝

廿七日引當欠、蓋下條內宮遷宮記當入于此歟

今日辭替。〇長者補任　◎六月小〇一日壬戌。〇長曆　〇四日乙丑。行二法華會於延曆寺中堂一。今日依レ願歟。是講堂火後今年始行云。〇座主秘記　〇六日丁卯。爲レ被レ避二祇園神輿路一。行二幸万里小路殿一。一院御所。至二十四日一可レ有二御逗留一者。〇勘仲記(弘安十六二)　〇十日辛未。御躰御卜奏。神祇官人直付二內侍所一。當時皇居依レ爲二万里小路一無二仗座一故云。〇勘仲記(弘安十六廿)　〇十四日乙亥。祇園御靈會。於二万里小路殿一。一院御所。有二御遊一。主上御所作拍子。今夜。行幸還御。五條殿歟。〇勘仲記、御遊抄　〇十九日庚辰。流人室町前大納言實雅歸京。配所淡路。〇公卿補任　〇廿四日乙酉。相撲記。地震。〇東鑑　◎七月大〇一日辛卯。〇長曆　〇二日壬辰。今曉。歲星犯二五諸侯第三星一。〇東鑑　〇三日癸巳。法勝寺八講始。〇座主秘記　〇七日丁酉。白河院御忌。法勝寺八講結願。〇座主秘記　〇二十日庚戌。征夷大將軍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乘二婦人輿一入洛。自二鎌倉一被二逐歸一者。或作二八日及廿一日。依二此事一一院有二御義絕一云。〇歷代編年、增鏡八日、歷代最要廿一日、一代要記、東鑑、五代物語、鎌倉將軍次第、將軍家譜　〇、、日、、。無品尊助法親王始行二一院御腦御祈尊勝法於本坊一。〇座主秘記　〇廿四日甲寅。中務卿宗尊親王子惟康王。三歲。叙二從四位下一。或作レ上。爲二征夷將軍一。宗尊親王辭替。〇歷代最要、一代要記、皇年代私記、五代物語、將軍家譜、歷代編年、鎌倉將軍傳　◎八月小〇一日辛酉。〇長曆　〇十五日乙亥。石淸水放生會。上卿土御門中納言。定實。宰相已下參向。〇祕抄　〇十六日丙子。於二一院一被レ始二評定一。鎌倉騷動已後也。〇五代物語　〇十八日戊寅。大風。大學寮廟堂陰陽寮社壞。及延曆寺文殊樓被壞。中門廻廊等倒。總持院大破。又西國最被レ害云。〇一代要記、天台座主別記　〇廿七日丁亥。祭主大副三位隆俊有レ障。因以二權大副定世朝臣一宜レ令レ供二奉來月皇太神宮正遷宮一由宣下。〇口宣。上卿權中納言。伊頼。辨右中資位朝臣。〇廿八日戊子。禁裏有二犬死穢一。或作二廿九日一誤矣。〇開太神宮要記、內宮遷宮記　〇廿九日己丑。可レ有二內宮神寶發遣一。而依二穢氣一延引。〇遷宮記　◎九月〇一日庚寅。定二遣伊勢太神宮神寶發

遣日時一。當時宮中雖レ有レ穢。依レ有二延喜二。應和三等例一不レ被レ憚者。〇長曆、園太曆[illegible]元十五〇三日壬辰。仰下皇太神宮神寶使發遣可レ爲二來十日一。期日迫之間。越二驛家一縮二行程一可レ參向一。其間無二風雨一無爲可レ參宮一。御禱于伊勢上。行事右中辨資平朝臣。〇十日己亥。發二遣皇太神宮神寶一。依レ可レ有二遷宮一也。二十年一度造替也。〇十一日庚子。例幣。〇十六日乙巳。內宮正遷宮。造宮使神祇權大副大中臣爲繼朝臣。〇十七日丙午。伊勢神嘗祭如レ例。但發二御戶一之時。新調鏁根金折損。異日社司奏言。◎十月小〇一日庚申。〇長曆〇八日丁卯。行二某日時定一。伊勢事也。奉行藏人中宮大進顯親。〇十日己巳。內宮新調鏁根金折損事。有二軒廊御卜一。上卿權中納言。伊親。官占曰。關爭病事。寮曰。自二巽坤方一可レ奏二口舌動搖事一者。卽仰下可二祈謝一由于本宮上。〇、、日、、。前將軍宗尊親王。一品中務卿。自二六波羅北方左將監時茂館一移二土御門萬里小路一。承明門院舊跡。去七月雖レ有二御義絕儀一。此後密及二御對面一云。〇吾鏡、東鑑、追將軍家譜◎廿四日癸未。行二京官除目一。執筆右大臣。兼忠。〇經除執筆抄〇廿六日乙酉。有二下名一。〇親經抄◎十一月小〇一日己丑。〇長曆〇二日庚寅。定下可レ修二覆伊勢太神宮正殿鏁一之日時上。〇來七日時作治定。〇九日丁酉。修二覆延曆寺中堂本尊佛躰一。〇座主秘記〇十五日癸卯。新嘗祭。〇十六日甲辰。節會。◎十二月大〇一日己未。〇長曆〇五日癸亥。僧正道融補二東寺長者一。知二行法務一。〇僧正歷遷辭替。〇長者補任〇六日甲子。法成寺金堂上棟。關白實經。已下公卿等參會。〇歷代編年〇九日丁卯。新院皇女五歲。母東二條院。着袴。有二御遊一。〇御遊抄〇十五日癸酉。被レ行二小除目一。上卿侍從中納言。爲氏。今夜。有二內侍所御神樂一。〇外記記抄〇十九日丁丑。無品尊助法親王始二行熾盛光法於熾盛光堂一。〇座主秘記◎今年被レ行二御神樂於石淸水宮一。有二秘曲一。二條前大納言資季。唱二宮人一云。〇後年以二此恩一資高敍二從四位下一。〇水昂宸記、公卿補任

文永四年　大歲丁卯

○正月大○一日己丑。供御藥。所々拜禮。（關白實經。家。及新院。一院。大宮院等也。）小朝拜。關白（實經。）已下公卿殿上等參列。節會。（○長曆、一代要記、或記、行類抄、清外御）○二日庚寅。供御藥。（○或記）○三日辛卯。供御藥。（○或記）○五日癸巳。叙位。執筆內大臣。（冬忠。○執筆抄）○七日乙未。節會。（○清外御）○八日丙申。後七日法始。阿闍梨僧正隆助。（二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僧正兼惠。（○長者補任、太元抄）○十一日己亥。縣召除目延引。（○執筆抄）○、、日、、。一院幸北白川殿。（安嘉門院御所。）（○歷代編年）○十四日壬寅。後七日（於大宮里內。有加持香水。）太元等法結願。（○長者補任、太元抄）○十六日甲辰。節會。（○行類抄）○十八日丙午。蓮花王院修正始。一院新院等幸之。（晴儀。○一代要記）○十九日丁未。內大臣（冬忠。）上表辭職。（○公卿補任、諸家傳）○、、日、、。和歌御會始。題庭鶴。（○明題部類抄）○廿七日乙卯。左大將（家經。）有任大臣兼宣旨。（○公卿補任、諸家傳）○廿九日丁巳。被始行縣召除目。執筆右大臣。（基忠。）已次公卿皇后大夫（師繼。）已下八人。及關白（實經。）等參仕。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氏朝臣。（○妙槐記、執筆抄）○三十日戊午。除目中。（○執筆抄）

○二月小○一日己未。日當蝕而不見。蝕御祈。東寺長者僧正道勝奉仕。今夜有除目竟。已次公卿權大納言基具。已下參仕。入眼。（○長曆、長者補任、妙槐記、執筆抄）○二日庚申。春日祭。近衞使、少將某辨已下參向。（○新賢記）○三日辛酉。除目下名。有加任。（○妙槐記）○五日癸亥。左大將（家經。）參春日社拜賀。（依爲任大臣兼宣旨也。○新賢記）○九日丁卯。大原野祭。上卿一條中納言（公藤。輕服。）參向。此日。被講和歌五首題。（山霞。夕梅。花咲。忍逢戀。被忘戀。○園太曆延文五正廿三、明題部類抄）○十八日丙寅。始行金輪法於五條內裏。阿闍梨天台座主大僧正澄覺。（○座主秘記）○廿三日辛巳。有任大臣節會。內大臣藤原家經（元權大納言左大將。）即行大饗。尊者權大納言基具。有遊。拍子前源宰相。（有資。○公卿補任、御遊抄、諸家傳）○、、日、、。宮中金輪法結願。（○座主秘記）○廿七日

乙酉。內大臣家經。有大將還宣旨。（○公卿補任、諸家傳）○、、、、。蒙古國王贈書于征夷大將軍惟康王府。（或作前年。○歷代皇紀、皇年私記、將軍家譜（鎌倉）、武家年代記（裏））◎三月大○一日戊子。（○長曆）○八日乙未。御遊御會。（臨時。）拍子御所作。東二條院可幸熊野。因爲御代官前中宮亮末範參春日社。（蓋有子細歟。）新大納言（爲氏。）參同社。任權大納言拜賀云。（○御遊抄、補賢記）○十六日癸卯。於一院有尊勝陀羅尼供養。導師天台座主大僧正澄覺。（○座主秘記）○十八日乙巳。南都大風。春日若宮經所乾并北面壞。依古木折懸也。後日上奏。（○補賢記）○廿五日壬子。春日社恒例御神樂。（○補賢記）◎今春有詩歌御會。題春日望山。（按兩方題歟。○續拾遺集）◎四月小○一日戊午。平座。（凡以下出御爲句。）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宰相已下參仕。辨不參。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一院幸賀茂社。七箇日可爲御參籠者。（○吉續記、長曆、行類抄）○三日庚申。平野祭。上卿新大納言。（爲氏。）使治部權少輔兼俊。次被行同臨時祭。有御禊御拜等。宣命上卿新大納言。（爲氏。）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四日辛酉。梅宮祭。中宮使大膳亮資國參向。（上卿參向歟。未詳。○吉續記）○五日壬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第燒亡。（於文書者取出云。○吉續記）○七日甲子。一院自賀茂還幸。（○吉續記）○八日乙丑。有小除目。奉行藏人皇后宮大進光朝。（○吉續記）○十四日辛未。賀茂祭警固召仰。上卿新中納言。（公雄。或作新中納言。伊頼。○吉續記）○十六日癸酉。賀茂祭。近衞使、、將實時朝臣。（召御前如恒。）女使等參向。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十七日甲戌。祭解陣。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於一院被始行最勝講。奉行院司左大辨宰相。（雅言。○吉續記）○十九日丙子。一院幸龜山殿。（○吉續記）○二十日丁丑。於宮中被始不動法。（每月御祈也。）阿闍梨圓助法親王。（圓滿院。）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大宮院御入內。御車寄、、前中納言、、殿上人二人供奉。（○吉續記）○廿一日戊寅。一院最勝講

詫。〇廿五日壬午。來月日蝕御修法。幷宿曜道御祈等被始之。（御修法。阿闍梨尊道僧正道融。御祈珍譽已下四人。）奉行職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今夜。御書所御作文。文人關白（實經。）已下公卿殿上人等、人。講師大内記在守。〇吉續記〇廿九日丙戌。自延暦寺返送三井鐘。是文永元所押留也。今度自鎌倉以使節告示之故云。〇吉續記◎五月大〇一日丁亥。日蝕。藥師御讀經。先有僧名定。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奉行職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日蝕虧始卯三刻也。諸道言。但雨不見。〇吉續記、長勝〇四日庚寅。皇后宮行啓于公兼朝臣四條高倉第。先有召仰。上卿藤大納言。（爲氏。）本宮亮奉行宮司職人大進親朝。奉行職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次行啓。公卿藤大納言（爲氏。）已下二人。（宮司權大夫公藤。一人也。）供奉。〇吉續記〇十二日戊戌。詩御會百日滿足。被加御製都序。（先規稀云。）有披講。々師在匡朝臣。〇吉續記〇十四日庚子。爲祈雨遣職人則任掃除神泉苑。〇吉續記〇十五日辛丑。被發遣祈雨二社。（丹生。貴布禰。）奉幣使。先被定日次。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職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去夜雨。雖不潤。因猶有發遣。）〇吉續記〇十六日壬寅。雨。神泉勅使職人則任歸參。於殿上口賜祿。被始行最勝講。奉行職人左衛門權佐親朝。〇吉續記〇十七日癸卯。最勝講第二日。公卿二條大納言（具教。）已下四人參仕。〇吉續記〇十八日甲辰。最勝講第三日。公卿右大臣（基忠。）已下七人參仕。〇吉續記〇十九日乙巳。頃日盗損大學寮廟倉先聖先師九哲畫像。職人左衛門權佐親朝爲奉行遣撿使。（辨已下參向。）一院於嵯峨殿有如法經御作立。〇吉續記、座主秘記〇二十日丙午。最勝講結願。公卿内大臣（家經。）已下六人參仕。被定賀茂末社造營日時。上卿藤大納言。（爲氏。）奉行職人左衛門權佐親朝。〇吉續記〇廿三日己酉。一院於龜山殿有御如法經十種供養。公卿關白（實經。）已下二十餘人參仕。奉行院司權右中辨經任朝臣。依之被行免者。上

卿大炊御門中納言。（信嗣。）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廿五日辛亥。一院幸石淸水北野等社。被納御經。（毎年事云。）奉行院司權右中辨經任朝臣。亦一部被納橫川如法堂。（他日歟。○吉續記、座主秘記）○廿八日甲寅。東二條院可幸春日社而延引。（○新賢記）○三十日丙辰。被行小佛事。上卿大炊御門中納言。（信嗣。）奉行藏人左衞門權佐親朝。（○吉續記）◎六月小○一日丁巳。（○長曆）○三日己未。於宮中有一院御賀評定。公卿皇后宮大夫（師繼。）已下三人（新大納言入道・實家中納言爲三人數。）參仕。（○吉續記）○四日庚申。東二條院春日御幸又延引。（○吉續記）○五日辛酉。被發遣止雨奉幣使。（雖晴猶被立之。）先有日時定。上卿權中納言。（伊賴。）宣命右中辨資宣朝臣草之。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又有小除目。上卿權中納言。（伊賴。）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七日癸亥。東二條院幸春日社。（○新賢記）○八日甲子。吉田社怪異。（一二殿間頹落、懸瑞垣上。及中間動搖破損等事。）被行軒廊御卜。上卿權中納言（伊賴。）參仕。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不參。因後日（廿二日）上卿遣卜形於經長許。經奏可祈謝由被仰本社。東二條院自春日社還幸。（御卜日來不聞。而今接爲二八日。○吉續記、同續記、新賢記）○十日丙寅。御躰御卜奏。上卿右大將。（通雅。）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十一日丁卯。月次祭神今食等。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十三日己巳。今夜。爲方違行幸三條坊門殿。先有召仰。上卿內大臣。（實經。）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次出御。公卿內大臣（實經。）已下八人司々等供奉。（少納言不參。以次將爲代官。）一院於三條坊門殿棧敷被覽行幸儀。（○吉續記）○十四日庚午。祇園御靈會馬長。主上於棧敷殿有叡覽。（○吉續記）○十五日辛未。於三條坊門殿棧敷、主上先被覽十烈。（臨時祭走馬也。）次於泉殿有詩歌御會。向夜行幸還御。其後祇園臨時祭。使治部權少輔雅俊。宣命上卿大炊御門中納言。（信嗣。）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十七日癸

酉。又被ㇾ發二遣止雨奉幣一。先被ㇾ勘二日時一。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〇吉續記 〇廿一日丁丑。山門僧徒蜂起。閇二籠中堂一。〇吉續記(廿二日歟)、座主秘記 〇廿二日戊寅。兵部卿隆親。參二籠春日社一。七箇日歟。〇吉續記、同消息、祐賢記 〇廿四日庚辰。一院幸二仙音寺殿一。依ㇾ有二八講一也。僧正澄覺辭二天台座主一。〇吉續記、座主補任 〇廿五日辛巳。大僧正澄覺辭二天台座主一。依二衆徒閇籠事一也。兵部卿隆親子。童形。十歲。於二春日社一奉幣次舞二陵王一。明年一院御賀舞可二勤仕一間。於二社頭一始習云。〇吉續記、座主秘記 〇廿六日壬午。閇二北野社門一。自二山門一所ㇾ加二下知一也。〇吉續記 〇廿七日癸未。皇后宮入內。自二西條高倉第一歟。先有二召仰一。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次行啓。供奉公卿藤大納言爲氏。已下四人。本宮事皇后宮大夫師繼。奉二行之一。〇吉續記、同消息 〇廿八日甲申。有二御小弓一。內大臣家經。參入。〇吉續記 〇廿九日乙酉。節會。奉行藏人進士、、。皇后宮御着帶。々使權亮實盛朝臣。奉行宮司亮ゝゝ朝臣。〇吉續記、同消息 ◎七月小〇一日丙戌。〇長曆 〇、日、、。有二小除目一。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〇吉續記消息 〇十五日庚子。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有二天台座主宣下一。還補。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〇吉續記消息、座主補任、青蓮院傳、座主秘記 〇十八日癸卯。本院一院也。幸二龜山殿一。暫可ㇾ爲二御所一者。〇吉續記消息 〇二十日乙巳。天台座主尊助法親王爲二護持僧一。澄覺僧正辭替。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向二本坊一。青蓮院。仰ㇾ之。〇吉續記 〇廿一日丙午。渡二如意輪法于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坊一。〇座主秘記 〇廿二日丁未。樂所始。拍子御所作。於二宮中一被ㇾ始二行金輪法一。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今夜戌刻。春日榎本社遷二宮假殿一。〇吉續記、祐賢記 〇廿四日己酉。一院自二龜山殿一還幸。〇吉續記、消息 〇廿六日辛亥。被ㇾ定二大學寮廟像修補日時一。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修補行事右少辨經業。〇吉續記 〇廿八日癸丑。今月祈年穀奉幣延引。◎八月大〇一日乙卯。有二舞樂御覽一。密儀。舞人

直衆（十三歲。上下裝束退紅。）舞陵王。依叡感賜御衣。坊門三位（基輔。）取之。（○吉續記、長曆）○三日丁巳。又有舞樂叡覽。（於示門內地上舞。○吉續記）○四日戊午。北野祭。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被行軒廊御卜。（並有吉田社怪異云。）上卿權中納言。（伊賴。）奉行經長。（神祇官御卜。陰陽寮軒廊申之。）陰陽師中納言經俊。入勸修寺。（長者後初度。）一院新院幸入道前太政大臣（實氏。）第。有御見物。是日。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爲拜堂登山。（○吉續記、同消息、座主秘記）○五日己未。被發遣祈年穀奉幣使。（吉田社怪異被載宣命歟。別吉田社宣命歟。）上卿藤大納言。（爲氏。）奉行藏人左衛門權佐親朝。伊勢幣發遣間有御拜。（○吉續記）○七日辛酉。吉田社怪異。於本社可祈謝由宣下。今日。有舞樂御覽。（于時六條內裏。）有陵王荒序。（○吉續記、體源抄）○九日癸亥。又有舞樂叡覽。依別勅、少將敎顯（直衣。上結。）舞。舞人而舞地久。（○吉續記）○十二日丙寅。有鷁集內侍所上。大番者追之。次集殿上。（○歷代編年）○十三日丁卯。於藏人所有鷁御卜。（○歷代編年）○十五日己巳。石淸水放生會。上卿花山院中納言。（長雅。）宰相已下參向。（○秘抄）○十六日庚午。駒牽。上卿權中納言。（伊賴。）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龍蹄廿疋。御遊叡覽。）於今日。左女牛八幡宮放生會。有舞樂。行事上卿皇后宮大夫。（師繼。○吉續記、同消息、體源抄）○十七日辛未。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一身初參。（○座主秘記）○十八日壬申。春日社第三御殿鰹木之尻金物落。因後日社司言上及御卜者。（○新賢記）○十九日癸酉。今上第一皇子無品知仁親王（母皇后宮佶子。京極院。）薨。三歲。或作三十日。（○歷代編年、增鏡、御遊抄、紹運錄）○廿二日丙子。外宮上棟。○廿三日丁丑。於宮中被始行北斗法。阿闍梨圓助法親王。（圓滿院。）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廿七日辛巳。自今日御物忌。被發遣止雨奉幣使。先被定日時。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辨不參。（日時以前外記召之。去々年有此例云。）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軒廊御卜可被行之處。依官寮不參延引。（霖雨事有御卜。藏人所者。方角神爲祟。可有祈謝云。因今日可被行軒廊

口、恐當作結願

御卜一也。○吉續記、同消息。○廿九日癸未。北斗法口。今月季御讀經延引。◎九月小○一日乙酉。○長曆 ○三日丁亥。御灯。有二御禊御拜一。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 ○四日戊子。新日吉社彼岸所火。○座主秘記 ○六日庚寅。祭主三位隆蔭言二本宮殿舍御垣造替。六社及宮河洪水間。神事延引等事一。後日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奏聞。○吉續記、消息 ○九日癸巳。平座。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宰相已下參仕。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行類抄 ○十一日乙未。例幣。上卿內大臣。家經。宣命有二辭別一。太神宮御殿度々造替事。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 ○十三日丁酉。一院新院幸二吹田一。可レ被レ召二有馬湯一者。○歷代編年 ○十四日戊戌。一院幸二四天王寺一。○歷代編年 ○十五日己亥。主上御不豫間。有二御祈一。○吉續記 ○廿一日乙巳。季御讀經始。○內宮延宮記 ○廿四日戊申。季御讀經結願。有二僧事一。次被レ行二小除目一。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 ○、、日、、。祇園社有二小童死穢一。後日有二御卜一。○吉續記

◎十月大○一日甲寅。平座。○長曆、吉續記、消息 ○八日辛酉。一院御賀行事所始。以二吉續記一爲二其所一。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等着座奉行。○吉續記 ○十日癸亥。興福寺維摩會始。○十一日甲子。有二免者一。九人。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 ○十二日乙丑。前太政大臣公相。薨。四十五歲。午刻。號二冷泉又今出川一。因新院着二御輕服一。依レ爲二御外一也。中宮依二御輕服一退出給。或作二廿二日一誤。○公卿補任、増鏡、諸家傳、園太曆觀應三三四 ○十三日丙寅。興福寺維摩會。講師一乘院、、、。勅使權右中辨經任朝臣。○新賢記 ○十七日庚午。春日榎本社正遷宮。一院春日御幸延引。○新賢記、五代物語 ○二十日癸酉。皇后宮御産御祈。七佛藥師御衣木御加持。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奉仕。但御衣加持前權僧正道玄云云。○座主秘記 ○廿六日己卯。定考。上卿花山院大納言。師繼。被レ停二宴座一。依二前太政大臣事一也。被レ定二圓宗寺最勝會

日時僧名等一。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〇吉續記、同消息 〇廿九日壬午。出ニ御晝御座一。有ニ來年一院御賀定一。一院來年當ニ御年四十九一。而可レ有ニ御五十賀一者。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杜本祭。當麻祭。兩祭使一人兼レ之。當宗祭等使立。因宮中御神事。〇吉續記 〇三十日癸未。春日祭使立。〇或記 〇十一月小〇一日甲申。春日祭。近衛使已下參向。平野祭。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已下參向。又被レ行ニ臨時祭一。有ニ御禊御拜一。使兵部權少輔雅藤。宣命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杜本祭。當麻祭。〇長曆、吉續記、補賢記 〇二日乙酉。被レ發ニ遣十三社奉幣使一。先被レ定ニ日時使等一。爲ニ皇后宮御產御祈一也。上卿藤大納言。爲氏。辨右中辨資宣朝臣。石清水使平宰相。時繼。孫照祈年穀奉幣時。參議勤ニ當社使一例也。自ニ二條院御時一中納言勤ニ仕使一者。松尾平野等使源宰相。通持。伊勢幣發遣間。有ニ御拜一。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當宗祭。〇吉續記 〇八日辛卯。被レ行ニ京官除目一。一夜。執筆內大臣。家經。已次公卿右大將通雅。已下五人參仕。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〇吉續記、同消息、叙除執筆抄 〇十三日丙申。日吉臨時祭。有ニ御禊御拜一。宣命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〇吉續記 〇十六日己亥。一院新院幸ニ春日社一。有ニ御奉幣一。新院御幣役送。二條前大納言。資季。或作ニ十二月一。謬也。〇補賢記、五代物語 〇十七日庚子。一院於ニ南都法乘院一被レ供ニ養宸筆金字唯識論一。導師僧正尊信。大乘院。或作ニ菩提山前大僧正尊信一。〇補賢記、五代物語 〇十八日辛丑。五節參入。〇吉續記、同消息 〇二十日癸卯。新嘗祭。〇廿一日甲辰。豐明節會。〇廿二日乙巳。一院新院自ニ南都一還幸。〇補賢記、一代要記、五代物語 〇、、日、、。爲ニ皇后宮平產御祈一始ニ行五壇法及七佛藥師法一。〇廿六日己酉。賀茂臨時祭。有ニ御禊御拜一。使、中將公類朝臣。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〇吉續記 〇廿七日庚戌。臨時祭還立。公卿權中納言伊頼。已下三人參仕。〇吉續記 〇廿九日壬子。祭主三位隆蔭。與ニ一禰宜延季一相ニ論內宮石壺座事一。祭主隆蔭。所レ申無ニ

相違一。因延季可レ被下停二神事供奉官一勘中罪名上由宣下。上卿右大臣。〔基忠、於二里第一宣下。〕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同消息〕

◯十二月大◯一日癸丑。皇后宮佶子。第二皇子降誕。〔後宇多院也。御產所土御門殿。承明門院御跡。無レ有二行啓一。〕有二御遊一。自二公家一以二皇后宮權亮實盛朝臣一〔元永被レ用二權亮一例。〕被レ進二御劍於皇子一。禁裏仙洞御產所混合。因月次祭神今食御神事延引。自二八日一可レ被レ始者。五壇法。七佛藥師法等結願。有二免者一。不レ及二宣下一。〔◯武家年代記、皇年代記、吉續記、御遊抄、歷代編年、長曆、座主秘記、增鏡、一代要記、五代物語、歷代最要、紹運錄〕

◯五日丁巳。主上琵琶秘曲〔啄木〕御傳授。出二御於朝餉一。藤原孝經奉レ授レ之。〔◯體源抄、園太曆要延文元十一五〕

◯七日己未。皇后宮七夜。有二御遊一。〔◯御遊抄〕

◯九日辛酉。關白實經。上表。々使右少將經顯朝臣。勅答中使皇后宮權亮實盛朝臣。罷レ職事聞食者。可レ爲二隨身兵仗如レ元由宣下。上卿帥中納言。〔經俊。〕奉行藏人頭右中辨具房朝臣。本所事。奉行家司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左大臣基平。關白氏長者隨身兵仗等宣下。上卿奉行等同レ上。〔◯吉續記、公卿補任、諸家傳、五代物語、武記〕

◯十日壬戌。御躰御卜。上卿藤大納言。〔爲氏。〕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今日關白〔基平。〕拜賀已前。於二里第一覽二官藏人方等吉書一。〔◯吉續記〕

◯十一日癸亥。月次祭神今食。此日。日吉社二宮樓門廻廊有二死人一。因社頭三十日觸穢。〔◯吉續記、座主秘記〕

◯十三日乙丑。關白基平。奏慶。〔扈從公卿二條大納言以下二人。前駈殿上人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已下十九人。〕奉行家司勘解由次官棟望。〔◯吉續記、同消息〕

◯十四日丙寅。關白基平。直衣始。〔殿上人、中將公頼朝臣已下在レ共。〕〔◯吉續記〕

◯十五日丁卯。有二內侍所御神樂一。御所作笛。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吉續記、秘抄、資宣卿記〕

◯十八日庚午。被レ定二觀音院灌頂。尊勝寺灌頂。法勝寺大乘會。圓宗寺法華會等日時僧名等一。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奉行藏人權大進經長。關白基平。直廬宿侍始。覽二官藏人方等吉書一。〔官方右中辨資宣朝臣候レ之〕〔◯吉續記〕

◯十九日辛未。被レ行二小除目一。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佛名。皇子御祈始。奉行藏人

左衛門權佐親朝。（吉續記）○廿二日甲戌。有官奏。（吉續記）○廿四日丙子。於新院御所（冷泉小路殿）。有一院來年御賀舞樂御覽。依院宣、中將家長朝臣。、少將忠季朝臣（舞人着布衣云者。立雜歟）。舞之。公卿關白（基平）。已上四十三人着座。（林源抄、五代物語）○廿五日丁丑。關白（基平）。着陣。更被定法勝寺大乘會。圓宗寺法華會等日時。（先日治定日次。依延引也）。上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始行法勝寺大乘會。講師大法師忠源。（吉續記、同消息）○廿六日戊寅。東寺頂灌。上卿中院中納言。（通基）。宰相已下參向。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廿七日己卯。摠持院灌頂。大阿闍梨法印公澄宣下。（消息）（吉續記、同消息）○廿八日庚辰。關白（基平）。有內覽宣旨。（一代要記）○三十日壬午。追儺。上卿中宮權大夫。（隆顯）。宰相已下參仕。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有復任除目。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次有除目僧事等。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已上上卿同人歟）。有節折。（吉續記、同消息）◎今年冬。（歟）。自五條殿（至八月五條殿分明）。行幸。還御二條內裏。

文永五年　大歲戊辰

●正月大○一日癸未。四方拜。供御藥。節會。有舞樂。左右各奏三曲。（近年舞如形。今年如式而與。自鳥羽殿被渡舞樂裝束云。）（長曆、吉續記、宣秀卿記、或記）○二日甲申。供御藥。（或記）○三日乙酉。供御藥。有殿上淵醉。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奉行。）已下殿上人參仕。主上於上戶。有叡覽。此日一院幸富小路殿。（新院御所。今年初度。）御車寄關白。（基平。）公卿右大臣（基忠。）已下十五人。殿上人忠方朝臣已下二十餘人供奉。（右中將資[illegible]朝臣[illegible]二人歟。）奉行院司左少辨賴親。儲御所奉行院司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即還御。大宮院御入內。頃之還幸。（吉續記）○五日丁亥。敘位。執筆右大臣。（基忠。）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新

院幸二萬里小路殿一。一院御所。今年初度。即還御。○吉続記、執筆抄、妙槐記　○七日己丑。節會。○公卿補任、清外聞　○八日庚寅。御齋會始。後七日法始。阿闍梨權僧正齊助。二長者。太元法始。阿闍梨權僧正兼惠。已上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続記、長者補任、太元抄　○九日辛卯。一院新院等幸二法勝寺一。依二修正一也。第二日。一院御車寄兵部卿隆親。新院御車寄關白。基平。即還幸。○一代要記　○十一日癸巳。縣召除目延引。○執筆抄　○十三日乙未。於二一院御所一覽二舞樂一。有二陵王荒序一。兵部卿隆親。息兼舞レ之。○体源抄　○十四日丙申。御齋會竟。有二內論議一。後七日法。有二加持香水一。於二二條里內一也。太元法等結願。爲二節分方違一。有二行幸一。某御所一不レ詳。御齋會竟。被レ行二僧事一。上卿中院中納言。通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申刻。火起二四條坊門西洞院東一。到二河原北二條南五條坊門一者。六角堂。三條坊門殿等燒亡。○吉続記、同消息、基平私記、一代要記、長者補任、太元抄　○十六日戊戌。節會。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続記、同消息　○十八日庚子。蓮花王院修正始。一院新院御同車。臨幸。○一代要記　○二十日壬寅。今上皇子母皇后宮。五十日。有二御遊一。於二富小路土御門殿一有二其儀一。○御遊抄、増鏡　○廿四日丙午。一院御賀擬二御年四十九一。可レ有二五十御賀一者。試樂習禮。於二冷泉萬里小路殿一有レ之。兼可レ爲二昨日一旨治定。而依レ雨延二今日一也。新院兼臨幸。公卿關白基平。已下四十三人或作二卅九人一參會着座。舞人左左中將實冬朝臣已下六人。右右中將經良朝臣已下四人。童舞等也。舞人樂人等着二布衣一云。頗爲二嚴儀一。東二條院幸レ之。○一代要記、五代物語、増鏡　○廿六日戊申。於二禁裏一有二舞樂御覽一。○体源抄　○廿七日己酉。被レ始二行縣召除目一。執筆右大臣。基忠。○叙除執筆抄　○廿八日庚申。除目中。○叙除執筆抄　○廿九日辛亥。除目竟入眼。○叙除執筆抄　◯閏正月小　○一日癸丑。大宮院入內。御車寄花山院中納言。長雅。殿上人二人供奉。○長暦、吉続記　○八日庚申。一院於二禪林寺殿一有二舞樂御覽一。兵部卿隆親子舞二陵王荒序一。童舞。召二御前一賜レ祿。○体源抄　○十一日癸亥。始二行藥師法於宮中一。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

親王。（○座主秘記）○十七日己巳。於富小路殿（新院御所）。有舞樂御覽。一院大宮院等臨幸。及晚還幸。有御贈物。（琵琶。或作二十五日。○増鏡、五代物語）○、、日、、。宮中藥師法結願。（○座主秘記）○廿五日丁丑。新院幸一院御所。有舞樂。荒序。（○體源抄）◎二月大○一日壬午。（○長曆）○二日癸未。春日祭使立。奉行中宮權大進經長。（經服不參歟。○吉續記消息）○三日甲申。春日祭。近衞使某參向。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經服。○吉續記消息）○四日乙酉。於春日社有舞樂。陵王荒序。兵部卿（隆親）息舞之。（○體源抄）○五日丙戌。於春日若宮有舞樂。荒序如昨日。（○體源抄）○七日戊子。從太宰府遂蒙古牒狀二通。（當文永三年九月。）高麗狀一通（當文永四年八月。）等（牒狀。潘阜齎。高麗使副之。）於征夷大將軍惟康王。因昨日（六日）。就入道前太政大臣（實氏）。今日進一院御所。（以右兵衛督。○外記）依此事。來三月一院御賀事被停之。（蒙古高麗等使。去正月一日著太宰府云。○歷代編年、五代物語、歷代皇紀、一代要記、増鏡、東寺王代年代記）○十一日壬辰。列見。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消息）○十五日丙申。異國牒狀事。於一院御所有評定。自將軍惟康王獻神馬劍於賀茂社。（○歷代編年）○廿五日丙午。依蒙古事被發遣廿二社奉幣使。（○歷代編年）○三十日辛亥。被行小除目。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三月大○一日壬子。（○長曆）○十四日乙丑。此日。信濃善光寺伽藍已下悉火。但於本尊者纔取退去。（治承三年三月廿四日燒亡已後也。○一代要記、皇年私記、武家年代記、善光寺緣起）○十九日庚午。石淸水臨時祭。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經服歟。○吉續記消息）○廿二日癸酉。關白（基平）。有牛車宣旨。（或作二十一日。○諸家傳、公卿補任）○廿三日甲戌。爲異國降伏於東寺講堂被始修仁王經法。阿闍梨前大僧正道勝。（三十日結願。○東寶記）○廿五日丙子。無品慈助法親王（十五歲。青蓮院。）於大成就院遂受法灌頂。大阿闍梨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青蓮院傳、同別記、座主秘記（廿六日條誤也））○廿七日戊寅。諸道勘申異國事有仗議。公卿右大臣（基忠）已下、、人

參仕。（○歷代編年）○廿八日己卯。依住吉社怪異、被行軒廊御卜。（○歷代編年）○三十日◎四月小○一日壬午。一院新院幸賀茂社。（○長曆、歷代編年）○八日己丑。延曆寺授戒。（○座主秘記）○十三日甲午。伊勢公卿勅使神寶發遣。勅使右大將。（通雅、權大納言。）宣命被獻之。依蒙古事也。權右中辨經任朝臣下向相摸。爲一院御使。（五月十三日歸洛。○歷代編年、五代物語、神宮記、吉續記(五月)）○十四日乙未。警固召仰。○十五日丙申。日吉祭。○十六日丁酉。賀茂祭。○十七日戊戌。解陣。○廿九日庚戌。於中宮權僧正定濟始行金輪法。（○吉續記）◎五月大○一日辛亥。（○長曆）○四日甲寅。地震樹動。權天文博士泰盛朝臣占曰。公家御愼。及諸凶災可悲者。權僧正定濟兼所勤仕御祈。今日依地震事可修尊勝陀羅尼由被仰。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歷代編年）○五日乙卯。日吉小五月會如例。昨二宮遷殿邊有人頭。因有社議。但爲白骨之間不可有穢云。（○座主秘記）○六日丙辰。爲地震御祈、權天文博士泰盛朝臣奉仕天曹地府祭。勅使藏人邦房持向御撫物於館。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宮中御修法結願。（○吉續記、歷代編年）○七日丁巳。於宮中被始行本法北斗供。阿闍梨任遠法印。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八日戊午。二日並見云。（按、訛言歟。○和漢合運年代記）○九日己未。新日吉小五月會。一院新院等臨幸。（○歷代編年）○十三日癸亥。被行小除目。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十六日丙寅。內宮禰宜延季罪名。（與祭主三位隆蔭相論古物分配石稽座等也。）有仗議。上卿花山院大納言。（師繼。）已次公卿右大將（通雅。）已下六人參仕。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吉續記）○十八日戊辰。被發遣止雨二社奉幣使。先有日時定。上卿權中納言。（伊頼。）辨右中辨資（平。）朝臣。（草宣命。）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二十日庚午。被始最勝講。公卿關白（基平。）右大臣（基忠。）已下八人參仕。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

○廿一日辛未。最勝講第二日。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四人參仕。吉續記○廿二日壬申。最勝講
第三日。公卿關白基平。內大臣家經。已下七人參仕。吉續記○廿三日癸酉。最勝講第四日。公卿二條
大納言良教。已下六人參仕。吉續記○廿四日甲戌。最勝講結願。公卿關白基平。內大臣家經。已下十
人參仕。又被發遣止雨奉幣使。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廿八日
戊寅。延曆寺六月會始。○三十日庚辰。重又被發遣止雨奉幣使。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
人左衛門權佐親朝。吉續記◎六月小○一日辛巳。長曆○四日甲申。延曆寺六月會。勅使右少辨經業
參向。吉續記池○五日乙酉。雷落法勝寺九重塔。吉續記○十日庚寅。御躰御卜奏。上卿右大將。通雅。奉
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次被定就前筥崎宮造營日時。上卿同上。辨右中資平朝臣。吉續記○
十三日癸巳。行幸萬里小路殿。一院御所。先有召仰。上卿內大臣。家經。次出御。公卿內大臣家經。已
下十三人司々等供奉。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暫爲御逗留儀。吉續記○十四日甲午。祇園御
靈會馬長。於萬里小路殿弘御所主上一院有御覽。公卿兵部卿隆親。已下六人參仕。奉行院
司勘解由次官棟望。其後於兩主御前有十二箇條異見評定。關白基平。一條前關白實經。等參
仕。吉續記○十五日乙未。今夜丑刻。自万里小路殿行幸還御。公卿內大臣家經。已下七八人供奉。
此後有祇園臨時祭御禊御拜。宣命上卿一條大納言。公藤。宣命右中辨資平朝臣草之。使前因
幡守顯雅。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十七日丁酉。北野社僧群參于一院御所。訴言堂
社修造事。依請早可被令撿知旨。經奏聞被仰之。興福寺別當已下僧。及法性寺別當
已下等。參賀于關白基平。第。奉行家司勘解由次官定藤。吉續記○廿一日辛丑。一院評定。無出

御一。關白基平。已下參仕。○吉續記○廿二日壬寅。依二異國事一被レ發二遣山陵使一。先被レ定二日時使等一。仲朝奉行上
卿内大臣。家經。告文右少辨經業草レ之。奉行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使大和國池上。左衛門督。通朝。皇后宮少
進雅長宜。山階。天智天皇花山院中納言。長雅。前能登守高階泰遠。大内山。宇多天皇堀川宰相。具守。紀伊守橘兼朝。大内山御陵所不レ詳。因付二本寺仁和寺一。圓宗寺。後三條院左大辨宰相。經俊。散位源雅經。法住寺。後白河院新宰相中
將。具氏。散位源則有。大原。後鳥羽院別當公孝。左近衛將監源範兼。金原。土御門院宮内卿。資氏。散位源則雅。於二万里小路殿一院御所一。爲二一院御惱御祈一被レ始二行御
修法一。阿闍梨圓助法親王。圓滿院。○吉續記、花鳥餘情末摘花○廿四日甲辰。依二北野宮寺破損一被レ遣二實撿官使一
旨被レ仰。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以二消息一仰レ官。○吉續記○廿五日乙巳。今宮御年二。母皇后宮。後宇多院也。立親王宣下。
上卿右大臣。基忠。已次公卿花山院大納言師繼。已下九人參仕。皇子御名字世仁。式部權大輔在嗣勘進。勅別
當皇后宮大夫。定實。奉行藏人左衛門權佐親朝。親族上達部關白基平。右大臣基忠。已下十一人
列拜。○吉續記、皇年私記、歷代編年、州錄、歷代宸要、紹運錄、一代要記、拾芥抄○廿六日丙午。被レ定二外宮遷宮神寶行事所始日時一。次被レ發二
遣祈雨奉幣使一。先被レ定二日時一。已上上卿權中納言。伊頼。祈雨宣命右中辨資宣朝臣草レ之。奉行
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通冬卿記(曆應四六十三)○廿八日戊申。有二復任除目一。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
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廿九日己酉。一院節折。○吉續記●七月大○一日庚戌。爲二祈雨一神泉苑掃
除。勅使藏人長淸參向。○長曆、吉續記○二日辛亥。依レ有二小雨一。藏人長淸自二神泉苑一歸參。賜レ祿。○吉續記
○三日壬子。被レ定二神泉苑御讀經日時僧名等一。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權大進經長。此後
有二雷鳴微雨一。因御讀經先被二延引一者。○吉續記○四日癸丑。彗星見レ北。或作二十八日一。○皇年私記、歷代宸要○七日丙
辰。更被レ定二神泉苑御讀經日時一。於二僧名一者。先日被レ定之間。今度不レ被レ定。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
長。自二今夜一五箇日。於二神泉苑一有二御讀經一。孔雀經。阿闍梨權僧正齋助。行事辨左少辨賴親。奉行經

長。今日新院有御幸。(依御所不許。)一院有御見物。法勝寺御八講結願。(○吉續記)○九日戊午。今朝神泉苑御讀經結願。(雖不滿五箇日、昨日有雷雨故也。)盛舜助僧正於本坊猶可祈請者。又有勸賞。(○吉續記)○十七日丙寅。被定清瀧室生龍穴御讀經日時。上卿權中納言。(伊頼。)辨不參。(日時上卿仰史。)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兩法自今日可始旨。去十三日被仰。蓋先例也。清瀧者。醍醐座主權僧正定濟。室生者。興福寺別當僧正親頼勤仕之。)於宮中佛眼法。阿闍梨圓助法親王。(圓滿)院。異國降伏御禱。於延曆寺中堂七佛藥師法。阿闍梨座主尊助法親王等被始行之。已上奉行經長。關白(基平。)入宇治。(殿上人長忠朝臣已下九人在共。○吉續記、座主秘記)○廿三日壬申。依權僧正定濟申。清瀧御讀經今日不結願。五箇日延引事。以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被仰者。(元久元年六月二十日成賢僧正御讀經勤仕結願延引。及前後十三日例。○吉續記、座主秘記)○廿四日癸酉。山門藥師法結願。勅使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參向。(○吉續記)○八月小○一日庚辰。北野御輿迎。大藏省致狼藉由。後日執行等列參訴申。(○長曆、吉續記)○二日辛巳。關白(基平。)作文。(初度。)文人公卿二條大納言(良教)已下六人。殿上人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已下十九人。(右中辨資宣朝臣爲二人數。)地下在宗朝臣已下六人參會。題曰歡遊契万年。(情字。)民部卿(經光。)出之。讀師二條大納言。(良教。)下讀師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講師中務少輔在雅。奉行家司勘解由次官定藤。來廿五日立坊事治定。(○吉續記)○四日癸未。大宮院入內。御車寄四條前中納言。(隆行。)殿上人左中將實冬朝臣已下三人供奉。立太子定文奏聞。執筆權中納言。(伊頼。○吉續記)○七日丙戌。一院幸龜山殿。(○吉續記)○八日丁亥。釋奠。兼日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九日戊子。釋奠見參奏。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今日。令與奪藏人云。○吉續記)○十一日庚寅。大炊御門前內大臣(冬忠。)依病落飾。(五十一歲。○公卿補任、諸家傳)○十五日甲午。石淸水放生會。上卿中院中納言。(通基。)宰相已下參向。關白(基平。)有放

生會禊云。御作文。有出御。讀師一條大納言。(冬教。)講師修理大夫(或作權。)親業。(右中辨資宣朝臣獻詩。)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次被講和歌。講師及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其後人々取闕有詩歌百首合題。(河水似冰。田家見月。月爲秘戀。)又有連句連歌興。(○秘抄、吉續記、續拾遺集)○十六日乙未。駒牽。上卿權中納言。(伊頼。)辨右中資宣朝臣。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吉續記)○十八日丁酉。南都衆徒追捕僧正圓實。(大乘院。此事文永元年七月神木遷座時。後日有此事云。兩度歟。○歷代最要)○十九日戊戌。於禁裏有舞樂御覽。(○林源抄)○廿三日壬寅。園城寺三摩耶戒。法印寬乘爲戒師私行之。一院聞食召寬乘所職者。(○一代要記、座主秘記)○廿五日甲辰。儲皇世仁親王(御年二。今上第二皇子。母皇后宮。)有立太子節會。上卿右大臣。(基忠。爲皇太子傅。)御膳具勅使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御本所(一院御所。)奉行宮司藏人大進親朝。(○吉續記、皇年私記、歷代編年、歷代最要、增鏡、五代物語、東宮坊補任、公卿補任、諸家傳、一代要記、或記)○廿七日丙午。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加持一院御逆修本尊御衣木御衣絹等。(○座主秘記)○廿八日丁未。皇后宮行啓嵯峨。(准后御所云。按貞子。)爲被渡御邪氣云。(○吉續記)○廿九日戊申。延暦寺僧徒閉籠中堂。爲訴座主事。而爲一院御出家已前儀之間。老僧等宥之云。(或作九月。○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九月小○一日己酉。有小除目。奉行藏人頭左中辨忠方朝臣。粟田口入講。公卿春宮大夫(師繼。)已下五人着座。(○吉續記、長暦)○八日丙辰。被發遣遷宮神寶使。又被發遣止雨奉幣使。雖爲廢務日依有例有止雨奉幣。(永久五年八月廿五日。治承三年八月廿六日。○兼仲卿記(延慶十八廿六))○九日丁巳。入道前內大臣(冬忠。)薨。(五十一歲。腫物及痢。)號大炊御門又香隆寺。(○吉續記、公卿補任、諸家傳)○十一日己未。例幣。上卿內大臣家經。參行。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有御拜出御。(○吉續記)○十三日乙酉。有詩御會。(密讌。)文人權中納言伊頼。已下公卿殿上人等七八人參仕。講師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一院於白川殿覽

月。公卿殿上人多參入。有歌合五首題。……。(河水近月。嵐山紅葉。深夜待戀。恨不逢戀。○吉續記、增鏡、續後撰集、續拾遺集、續後拾遺集)○十五日丁亥。月蝕。(亥刻十七分。丑刻復末云。)陰雲不見。御祈。權僧正定濟勤仕。御讀經依爲御神事於陣外被行。先例也。不及僧名定。今夜寅刻豐受太神宮正遷宮。(○吉續記)○十六日戊子。關白(基平。)上表。(第二度。不許。)表使右中將宗親朝臣。本所奉行家司勘解由次官定藤。勅答右少辨經業(經服。有例。)草之。中使左中將茂通朝臣。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廿一日己巳。春宮七瀨御祓。奉行宮司少進雅藤。(○吉續記)○廿二日庚午。一院幸石清水宮。山門僧徒有訴。因諸堂閉門。(○吉續記、歷代編年)○廿三日辛未。一院幸賀茂社。(○吉續記、歷代編年)○廿六日甲戌。行幸万里小路殿。(一院御所。)先有召仰。上卿内大臣。(家經。)奉行藏人中宮權大進經長。今夜無還御。(○吉續記)○廿七日乙亥。更闌。自万里小路殿行幸還御。奉行同昨日。(○吉續記)○廿九日丁丑。自去八月三十日梶井僧徒閉龍山門中堂。以十二箇條訴經奏聞。而無勅許。但近日以有一院御逆修事。且遂亂所有猶豫也。又青蓮院門徒祭圍日吉社。(○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十月大○一日戊寅。日蝕。依此事平座被延引。(○長暦、兼仲卿記、[illegible]十三)○二日己卯。今日被行平座。(○兼仲卿記)○三日庚辰。一院被辭申太上天皇尊號。依可有御出家也。御報書左京大夫俊國朝臣草之。中使中宮權大夫。(隆顯。按此事不今日歟。更可考訂。)一院幸龜山殿。(晴儀。)可被遂御落餝者。(或作五日。○家平公記、後深草院宸記、五代物語、或記)○五日壬午。一院幸北野。平野等社。還御龜山殿。次有御落餝儀。法諱素覺。(以叡慮被定云。御年四十九。)戒師天台座主無品尊助法親王。(青蓮院。)唄師前權僧正房全。同公什。剃手權大僧都公遜。同圓禪。御願文民部卿(經光。)草。(清書關白基平。)公卿前關白(兼平。)關白(基平。)已下大臣四人着座。事訖。以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被申御落餝訖

由于禁裏者。自今日三七日被行御逆修於太多勝院。（亀山殿別院。）此日擬初七日有御佛供養。導師聖憲法印。公卿前關白。（兼平。）關白（基平。取御布施益送右中弁資宣朝臣。）已下廿六人參仕。已上奉行院司帥中納言。經俊。權右中辨經任朝臣。（此日二條前大納言資季。已下公卿三人爲相伴落防云。）新院大宮院東二條院等幸之。（○中光記、增鏡、五年私記、五代物語、一代要記、歷代最要、武家年代記、歷代編年、水平發記、如是院年代記、蛙抄、帥主秘記）○六日癸未。御逆修第二日。導師聖憲法印。（○中光記）○七日甲申。亀山殿（嵯峨殿同之。）御逆修。導師實伊法印。今日人々進物。（右中辨經任朝臣獻銀八兩。[illegible]。○中光記）○八日乙酉。御逆修。今日被擬二七日儀。導師實伊法印。（○中光記）○九日丙戌。嵯峨殿也。（亀山殿）御逆修。導師憲實法印。（○中光記）○十日丁亥。御逆修。導師聖憲法印。又有説法。（○中光記）○十一日戊子。嵯峨殿御逆修。被擬三七日。導師如昨。（○中光記）○十二日己丑。御逆修御佛供養。（日々儀也。）公卿關白（基平。）已下二十人參仕。（○中光記）○十三日庚寅。御逆修。導師法印聖憲。（○中光記）○十四日辛卯。御逆修。被擬四七日。導師法印憲實。（○中光記）○十五日壬辰。御逆修。導師聖憲法印。（○中光記）○十六日癸巳。御逆修。導師憲實法印。（○中光記）○十七日甲午。御逆修五七日儀。導師法印聖憲。公卿關白（基平。）已下廿七人參仕。有免者宣下。（四十七人。）上卿權中納言。（公光。○中光記）○十八日乙未。御逆修。導師實伊法印。（○中光記）○十九日丙申。御逆修。（○中光記）○二十日丁酉。御逆修第六七日。公卿關白（基平。）已下廿四人參仕。今日有御懺法。（○中光記）○廿一日戊戌。御逆修。導師法印聖憲。（○中光記）○廿二日己亥。御逆修。導師憲實法印。（○中光記）○廿三日庚子。御逆修御佛供養。導師聖憲法印。此日於亀山殿寢殿（日者於太多勝院有之。今日被移行此所。）被行之。又有曼荼羅供。大阿闍梨天台座主尊助法親王。讃衆二十口。度者使藏人頭右中將具房朝臣。公卿關白（基平。）已下廿四人參仕。御願文菅二位（長成。）草之。淸書近衞前關白。（兼平。）今日無品尊助法親

王傳遊院。二品宣下。綾小路尊性法親王、妙法院。之外。無先例者。○中光記、一代要記、門跡傳、傳遊院傳、座主秘記 ○廿四日辛丑。御逆修。導師法印憲實。○中光記 ○廿五日壬寅。龜山殿御逆修七々日結願。導師法印聖憲。○中光記 ○廿六日癸卯。新院自西郊嵯峨殿。還幸。○中光記 ◎十一月小○一日戊申。中宮嬉子御重服已後。不能入內。時儀不快歟。○長曆、增鏡 ○四日辛亥。一院御落餝後。於龜山殿有評定始。著御袈裟出御云。○經俊卿記 ○八日乙卯。山門授戒延引。中堂閉籠僧徒抑留云。○座主秘記 ○九日丙辰。關白左大臣基平。上表。能左大臣。右大將通雅。有任大臣召仰。奉行藏人頭左中弁忠方朝臣。被行京官除目。一夜。執筆內大臣。家經。○公卿補任、諸家傳、園太曆、道嗣公記二十五、叙除執筆抄、或記 ○十日丁巳。中堂閉籠僧徒向日吉社。舁取大宮聖眞子等二神輿。上于中堂。○座主秘記 ○十一日戊午。山門中堂閉籠衆僧與日吉社。舁取神輿二基。客人。聖眞子。○一代要記 ○十三日庚申。日吉祭。同臨時祭等延引。○座主秘記 ○十六日癸亥。法皇自龜山殿遷御冷泉萬里小路殿。御出家後初度。晴儀。公卿右大臣基忠。御車寄。已下九人。殿上人右中將公貫朝臣已下十人計供奉。右中將資宣朝臣爲二人數。奉行院司權右中辨經任朝臣。○中光記 ○十八日乙丑。五節參入。推參于法皇御所。冷泉萬里小路殿。雖無例爲殿上人所爲所令推參也。兼行議。於齋女御覽者。雖有永仁治例。今度被略之。○吉黃記 ○十九日丙寅。關白基平。前右大臣。薨。廿三歲。病惱。號深心院。○五代物語、公卿補任、歷代寂要、諸家傳、一代要記、歷代編年 ○二十日丁卯。新嘗祭。此日青蓮院座主門徒。迎日吉五社神輿于八王子三宮。警固云。○座主秘記 ○廿一日戊辰。節會。○廿二日己巳。行延曆寺十一月會於常行堂。今年無竪義。寺家沙汰云。抑當會古來無退轉故也。廿一日已前八ヶ日者。於中堂如形執行云。○座主秘記 ○廿四日乙未。行傳敎大師供於山門常行堂云。○座主秘記 ◎十二月大○一日丁丑。○長曆 ○二日戊寅。被行任大臣節會。內辨中宮大夫。雅忠。外辨花山院中納言長雅。已下三人參仕。奉行藏人

頭左中辨忠方朝臣。依昇進與奉行於殿入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左大臣基忠。元右大臣。右大臣家經。元内大臣。内大臣藤通雅。元權大納言右大將如元。内大臣通雅。拜賀。又行大饗。尊者中宮大夫。雅忠。有遊。拍子按察使。有資。有小除目。上卿權中納言。伊頼。奉行藏人皇后宮權大進光朝。○吉續記、御遊抄、五代物語、諸家傳、公卿補任、歷代編年、一代要記、歷代最要 ○四日庚辰。一條前關白。實經。前左大臣。辭兵仗。○公卿補任、諸家傳 ○六日壬午。中宮嬉子公相女。故前太政大臣。十七歲。院號定。號今出川院。或作文永六年正月十日詔敕。○院號部類二部、增鏡、歷代最要、歷代編年、一代要記(同六正十) ○十日丙戌。左大臣基忠。有關白氏長者内覽兵仗等宣下。皇太子傅如元。或作文永六年正月氏長者内覽等宣下詔敕。○五代物語、公卿補任、歷代編年、歷代最要、諸家傳 ○十五日辛卯。被行小除目。上卿新中納言。雅言。奉行藏人頭左中辨資宣朝臣。○吉續記 ○二十日丙申。有日吉祭及同臨時祭。御禊等如例歟。使左京大夫以良朝臣參向。○座主秘記 ○廿五日辛丑。無品尊助法親王止天台座主。或作廿六日。又沒收靑蓮院門跡。被授大僧正慈禪金剛壽院。院宣云。○靑蓮院傳、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廿六日壬寅。藏人右中辨經任朝臣。爲法皇使向前大僧正慈禪金剛壽院淨土寺。房。仰爲天台座主可管領梨本及靑蓮院等由。去今兩年僧徒閉籠中堂。依兩門不和。及一山之鬪亂。爲爭論之企。忽及沒收儀。即爲三千之貫首。宜致兩門管領之旨。自關東計申云。○座主秘記 ○廿七日癸卯。前大僧正慈禪有天台座主宣下。或作廿六日。○座主補任二部、歷代編年、一代要記、座主秘記 ○廿九日乙巳。前關白兼平。有兵仗宣下。二條前關白良實。前左大臣。辭内覽兵仗等。中堂閉籠僧徒返日吉神輿客人。聖眞子。二基於本社而退散。即又所安置于八王子三神輿各歸座云。今年延曆寺舍利會。一切經會。灌頂。佛名等退轉。未有事云。○一代要記、公卿補任、諸家傳、座主秘記

◎今年自二條殿遷幸五條殿。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044
SS□=14664044